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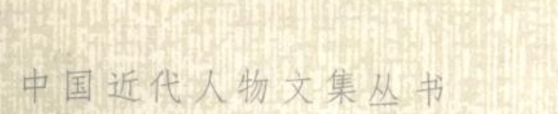
诗　文（上）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二册

诗　文（下）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第三册

书信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四册

按　语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五册

著译 日记 附录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一册 诗文（上）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二册 诗文（下）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三册 书信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四册 按语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五册 著译 日记 附录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全五册）

王　栻　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2印张・14插页・1201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册

统一书号：11018・1168　　定价：10.70元



一九〇五年严复第二次赴英后所摄，时年五十三岁。此影下端系严复英文签名。



一八七八年摄于巴黎，时年二十六岁。
严复有诗"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即此照。



直報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第四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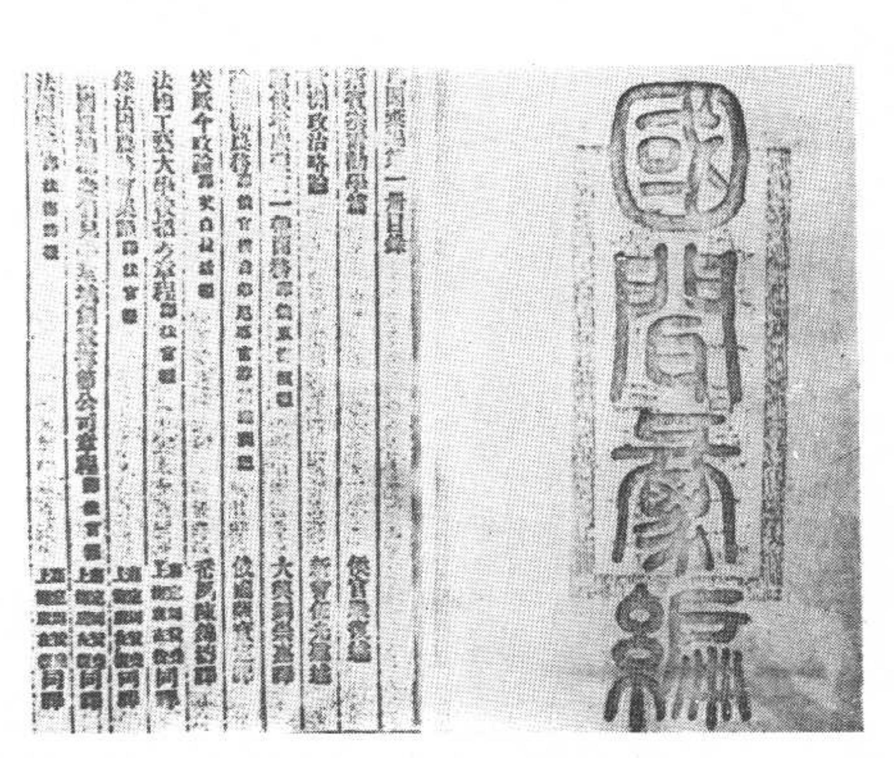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禮拜三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直报》所载《辟韩》。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闻报》创刊号所载《〈国闻报〉缘起》。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所载《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


國聞彙編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汇编》创刊号。

此系应京中诗人成多禄之邀而作，书于一九一六年。见本册《瘉壄堂诗集》。

此系严复晚年手迹。

前　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特别在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史中，严复占有显著的地位。严复生平活动的最主要时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国侵略者正在这个时期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仅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且还企图将中国彻底瓜分了。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并有初步发展。虽然它具有特殊的软弱性，但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严复正是代表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用以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1854—1895年），是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以前（1895—1898年）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维新变法理论家，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是他最进步的时期。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1898—1911年），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继续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在辛亥革命以后以至于死（1911—1921年），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却已成为一个顽固的老人。

严复的父亲是中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比较困苦。他不能象当时普通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

派所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他在学堂中呆了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以后又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里留学三年。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呆了二十年，所以，严复在甲午战争前，几乎一直过着海军学校的生活。他的同学回国后都在海军界任舰长等职（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与严复同批出国的同学），而他只是空守着天津这个学校。"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①。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同时，严复对李鸿章也是很不满意的。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所谓洋务事业能救中国。他始终认为，必须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他刺激很大。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这四篇论文系统地发挥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批判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他在当时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居然敢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认为国君都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当日很有权势并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就要弹劾他。

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原著者是英国

---

① 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学说最勇猛的捍卫者。严复借赫胥黎的著作，特别是进化论中人工淘汰的观点，发挥他自己要求变法自强，反对守旧复古的主张。在译文之后，还往往以按语方式，用自己文字加以补充说明。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898年，但在1895年便已译成初稿。这本书不仅在当时并且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那个暴风雨的时期，影响都是极大的。根据我们所知，清末就流传着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出版界所罕见的。当时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大家都抢着看。鲁迅先生说，他当日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虽然本家长辈严加训饬，但他仍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这本书使严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人物。使象康有为那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

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于严复之手，当日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社论，很有些尖锐泼辣的味道。譬如他在《道学外传》一文中，就对当日的所谓儒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严复说:你无论跑到那里，都会碰到这么一些自号为孔孟程朱之徒的读书人，"面戴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额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如果到他家里去，充其量只有《古文观止》及《纲鉴易知录》等几本书。如果问他有没有看报纸，他就说:"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如果你问他，不怕亡国吗？他就说:"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严复因而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

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实唯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才，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而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就往往出于其中。这些人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于日本？“岂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①严复不仅反对这种八股迂儒，而且认为那些自号博雅的人物所皓首致力的词章、书法、考据、程朱陆王之学，统统是“无用”“无实”的学问。这些学问，只能点缀太平，决不能挽救危亡，其甚焉者，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居今之日，只有提倡西学的一条路，就是说，“大讲西学”。他认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至于“西学”到底是什么？严复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③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

戊戌政变证明改良派的政治活动全部破产。改良派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严复却仍安稳地做他天津的水师学堂校长。为什么严复会平安无事呢？我们认为，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参加维新变法，“大讲西学”，但他只做宣传工作，而不愿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一起参加政治活动，更没有卷入当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才脱离一住二十年的天津

---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② 《救亡决论》。

③ 《救亡决论》。

水师学堂，而过着南北奔走随处嗷食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开会讲学，以后又到天津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都未抛心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要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三年中，他发表自己写作的文章还是次要的事。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与译《天演论》一样，他往往在译文后面加上自己的按语，用以发挥自己的见解。在戊戌政变后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他认为他的译书事业是救国大业，同时也觉得这些书译成之后"仆亦不朽矣。"①在这段时期内，陆续翻译出版的有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只译完前半部)，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合前译《天演论》一共为八部，以后商务印书馆汇编而名之曰《严译名著丛刊》。八部译书的字数，约近二百万字。他翻译的态度，一向是比较审慎的。这些书译完后，他的精力也已衰颓，进入晚年了。

他对于翻译工作是很自许的，他说他翻译时，每一个字都是费尽斟酌，"字字由戥子称出"。这也就是他翻译《天演论》时自己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他自信，"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这就是说，他自信如果把中西学术和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中西文字水平总起来说的话，自己是当时全国第一人。

在苦闷的时候，他也曾有所感慨："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1] 是的，我们也正要问一问，到底他辛苦写成的译著对国家，对人民有多少用处？有几部书如《原富》、《法意》，原著本是英法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是进步的，内中按语，也大多是进步的。就是《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其目的也仍在提倡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以与中国儒家的唯心论思想作斗争。但是，如翻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诠》时，其主要目的，就并不在乎与顽固派作斗争，而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他认为那些革命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因此要他们"何如稍审慎，而先潜于学之为愈乎！"其实，即在《原富》与《法意》等书的按语中，也可以找到有些条，其思想是很不健康的。但总的说来，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后辛亥革命以前这十三年的翻译工作，对当时社会，还是功大于过，其主要的影响与作用，还在与传统的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还是他在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斗争工作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在报刊的论文及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了顽固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筹安会"。我们也承认，他自己所说的筹安会之事"颇缘被动"，不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

---

[1] 《蹇斋賸墨》所录严复赠英华诗。

发挥淘炼而已。”[1]

中国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连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那种比较彻底一点的革命性都没有，而具有特别软弱的妥协性。这个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所联合组成的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也曾经战斗过一个时期，“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这个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他们“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2] 中国近代史中的严复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二）

现在再谈一谈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所根据的哲学思想。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说明一点。严复青壮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所阅读的书籍，所研究的学问，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学问为主，而同时期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不同，他们从小所受的是封建教育，所读的是孔子的书，他们虽然也仰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但他们不能阅读西文，不能深刻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他们只能读西方传教士所写的那些既肤浅又歪曲的作品，江南制造局等处所翻译的浅近的科技书，以及甲午战争前那些也到过外国，但只能一般了解外国情况的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一批改良派前辈人物的著作，再加上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地所亲眼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构成了他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了解的全部。所以他们维新运动的理论根据主要仍是根据孔子的思想，他们只是说，孔子是主张革新，主张变法的圣人，而不是主张守旧，主张复古的圣人。只因两千年来所

①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十三期。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六九〇页。

有的读书人都将孔子的书读错了，后代的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原意，所以这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才成为亡国灭种的根源。严复则不然，他知道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新学"或"西学"，是不能与代表传统封建主义的"旧学"或"中学"相提并论的，并加以牵强附会的。严复维新理论的根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与自然科学。他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此来反对封建思想的。

严复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严复的著作中，充满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有时激昂慷慨，有时几乎痛哭流涕。不过早期文字在措辞上更激烈些。且举一例：在甲午战争后期，清政府决定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严复曾发表《原强续篇》，强烈主张与日本作战到底，反对签约卖国。他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于〈和〉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他认为我们如果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整顿军队，就可以取得最后胜利。而日本方面，则已经山穷水尽，民怨沸腾，再打下去，就只能失败，我们万不可又以几万万两银子，作为赔款，送给他们，使之死灰复燃，转危为胜。又譬如，他对帝俄之侵略中国，也是极端痛恨的。他说："中国之大患终在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帝俄的专制政治充满着残酷与腐败，将来总有一天会失败。以后日俄战争发生，帝俄所以失败的种种原因，也正如严复文中所详细分析的。总之，严复的爱国思想是非常强烈的。其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正是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

第二，竭力主张民主。严复著作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民主思想。1895年他所发表的《辟韩》，是最早期也是最猛烈反对专制提倡民

主的文章。他承认“民”（虽然实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的概念）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君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几千年来专制君主及其公侯将相，本应该替老百姓服务，其实却都只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仍沿着戊戌变法时期的路子，提倡民权。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在晚年翻译《法意》的按语中，他仍说：“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至于严复提倡经济的民主，即提倡民间或民族资本主义的文字，无论在著作中或在翻译按语中，都随处可见。不过，我们要注意，严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赞成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主政治，而只想努力提高民智，以为只要民智提高了，就会自然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他甘愿埋头苦干，大量翻译西书，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第三，竭力提倡科学。严复所提倡的“西学”或“新学”，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学说，还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实验及实践，通过后天所得的经验，才可取得真理，才可使学术日益昌明，民智日益提高。他常引用赫胥黎的一句话：“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文字者，斯真学耳。”他认为中国人只要认真将科学的方法学到手，以此研究自然现象，就会有许多发明创造，就会民富国强。严复生平虽然没有翻译自然科学的书，但他非常注意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学中的归纳法，他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这一段时间内，还要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年老力衰，只得半途而废，但他终究不甘心，改译了一部简明扼要

的《名学浅说》，用以提倡科学及科学的方法，才算粗了了自己的心愿。

总之，严复的政治思想，扼要地说，就是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及科学思想。他正是以爱国思想作为出发点，竭力提倡民主与科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寻找祖国的光明前途。

那么，严复政治思想所赖以为根据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严复具有唯物论的观点，反对唯心论的观点，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的唯物论与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是不同的。因为古代的唯物论只是以常识为根据的朴素唯物论，而严复的唯物论已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当然不能和现在的辩证唯物论相比，但与朴素唯物论相比，不能不说是进了一步。

严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自然界一切物质及其变化都有因果可寻，都遵循着一定规律，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由于什么上帝意志的操纵。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用不着依靠"灵魂"、"上帝"等等东西来解释。所以，严复的唯物论，是以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就在他晚年的《庄子评点》中，他还是强调说："西人唯心派哲学，与科学家之唯物论大异，别为两派。唯物论谓此心之动，皆物之变，故物尽则心尽，所言凿凿可指，持唯心之说者，不可不深究也。"

第二，严复具有唯物论的经验论的观点，而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为民"作之君，作之师"，他们都是命定要做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严复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生而知之"的先验的知识。即如几何学中的公理，许多哲学家、科学家认为这总是先验的了，但他也不以为然。"科学之几何、代数，素称独为精确，遂谓其理（公理）之根于良知

(先验),不必外求于事物，则又不可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归纳法)，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于此可见……智慧之出于一本，无所谓良知(先验)者矣。”他又说：如果一个人对于“形(逻辑)、数(数学)、质(化学)、力(物理)诸学略有问津”，就知道“其论之无以易。”①我们可以说,严复的唯物的经验论观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及自然科学为根据的。

第三,严复有发展论的观点,而反对复古论的观点。他的进化论观点,有自然科学的根据,而中国传统的变化或发展论思想，只能以朴素唯物论为根据。

我们知道,当严复二十多岁留学英国时，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之后。英国及全世界正为这本书所发挥的进化论所震撼着,并且达尔文本人也还健在。严复一生受进化论的影响极大。他在1895年所写的那篇重要论文《原强》中，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这个学说的信仰者。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后,“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其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

第四,严复有“制天论”的观点,斯宾塞尔和赫胥黎都是庸俗进化论者,但他们的认识又是有差异的。斯宾塞尔主张“任天为治”,既然非洲、澳洲及亚洲等国家都是“劣种民族”,那么,根据“优胜劣败”的法则,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理所当然。赫胥黎则相信强者侵略弱者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他强调生物现象中的另一方面——“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控制“自然淘汰”,因而他强调“人定胜天”,反对斯宾塞尔的“任天为治”。严复的思想,更象赫胥黎，当日他所以选择赫胥黎的《天演论》,其用心正是要替变法图强、斗争抵抗的思想找到自然科学的根据。所以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

① 《穆勒名学》部乙按语。

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所以《天演论》全书结尾时，严复借赫胥黎的原文，警告人们，不可如佛教徒一样，"哀生悼世"、"徒用自弱"，应该"沉毅用壮"，"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要"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严复这里所谓"与吾古人有甚合者"，指的就是古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并且加以科学的根据，对当时中国人敲起警钟。他要大家下大决心，抛弃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思想，效法西方那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文化，积极变法图强，抵抗外国的侵略，挽救中国的灭亡。

总之，严复在当时新的资产阶级的"西学"与旧的封建主义的"中学"的斗争中，进行了积极的战斗，这对以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启蒙作用，这种历史的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　　　*　　　*　　　*

《严复集》的编辑，系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复集》编辑小组的集体工作。这项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组内成员调动频繁，六十年代初参加的有丁金平、胡大泽、陈运谟同志及孙述圻、殷勤等同学。七六年以后参加的有蔡少卿、童光华、史全生、黄征、周衍发、施一揆、孟昭庚、严仲仪及孙应祥等同志，研究生俞政、钱宪民、姚杏民、胡伟希等同志也参加了一些工作。吴白匋教授及宋志伊先生也在部分文字的校勘及辨认原稿的草书方面帮助了我们。

参加者大多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其中有的只担任过某一部分的工作。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近代史组外的孟昭庚及严仲仪同志，他们整理了《天演论》的原稿本、严复关于《古文辞类纂》、《王荆公诗集》的评语以及《庄子评语》。

但在各位同志中，花费工力最多的，还是最后参加此项工作的孙应祥同志。当日我们虽然搜集了四十多册的稿件并有所加工，

但仍是各行其是，体例紊乱，校勘也疏漏很多，直到孙应祥同志参加后，才在各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尽可能按原稿原刊，从头到尾重新做了校勘、分段和标点，并统一其体例。对原来的考订也逐篇加以审查和修改，对有些原来未加考审的又进行了考订，对原来未收集到的资料也进行了增补，补写了题解、注释。整整三年间，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才将这部集子整理出来。

我们水平都不高，一定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及不足之处，极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并帮助我们继续搜集严复撰译及有关严复的文字。

王　栻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编　例

一、本书收录了严复的生平著述。严复的译著，因另已刊行，本集只收其《天演论》一书和《鸦乘羊者》一文。

二、本书所收资料，分为诗文、书信、专著和按语四类，各类著述大体按撰写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原件未注时间者，则按考订的时间顺序编入；无法考订者，则附于该类之末。

三、本书所收资料，均注明来源。已发表的，注明书刊，手稿、抄件则注明保藏处所。

四、本集各件，均标点分段。凡肯定是误字，改正字上加〔 〕；衍文用〔 〕标明；脱字注于〈 〉中；缺字或字迹不清者，用□标出；有些缺字，以"当为某字"注于页末，以供参考。原作的夹注，一律排单行小字。

五、凡古体字、异体字，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改用通行字体。

六、本书附录收入了有关严复的碑传年谱，他人为严译名著写的序跋，师友评论译著的来函等；并有本书编辑后记一篇，详细说明材料搜集、考订与编辑经过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供读者参考。

诗文卷说明

一、本卷包括诗和文两部分，先文后诗。

二、严复的文集，过去以贡少芹、蒋贞全所辑《严几道诗文钞》收录的文字为最多，约八、九万字，但遗漏很多，校勘也不精细。现在搜集到的原稿、抄稿、报刊及他人著作中的严复诗文，较《严几道诗文钞》多出三、四倍，我们全部重加校勘、整理。还有几十篇文章——主要是登载在《国闻报》上具有社论性质但又不署名的那些文章，很多出自严复手笔，现将考定确系严复所作的列入正文，另将一些可能是严复所作，但又不能确考的，作为本卷附录。考订文字也一并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三、严复的诗，大部分已收入严复长子严璩编印的《瘉壄堂诗集》①，现仍按原集排印。我们又见到的集外诗词还有数十首，今补录其中的三首。

四、严复的女儿和严群先生先后寄给我们严氏家藏的《瘉壄堂诗集》两本。严璩对诗中一些人物作了注释。这些注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予以收录。两本诗集注释略有不同，我们以较详尽者为底本，再以另一本加以补充。凡严璩的注释，均加“原注”两字。至于其它书刊中所录的严复诗作，与本诗集所载偶有不同，但意义无甚出入者，不复一一注明。

① 瘉壄堂，严复手稿中均作瘉壄堂。



严复五十三岁摄



一九〇八年严复与甥女何纫兰合影

严复与陈宝琛书手迹

穰卿進士、卓如孝廉均鑒：啓者前寄一函，想經台照。昨從公度觀察獲讀大報，一時風行，於此見神州以內人心所同，為懷總千緒萬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僅振聵發聾、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歐洲，見往有一二人著書立論於幽仄無人之隅，遂一出而一時學術政教為之一斐變，此非天下之耳目而敏持之也，道在有以推陷廓清，力破餘地已耳。使中國而終無維新之機則已；苟二千年來申商斯高之法熄於此時，則時務報實為之嚆矢，甚盛甚盛。寄上滙票百元，到時乞與察入，付據區區之私不足道，聊表不佞樂於觀成此事之心而已。乎此敬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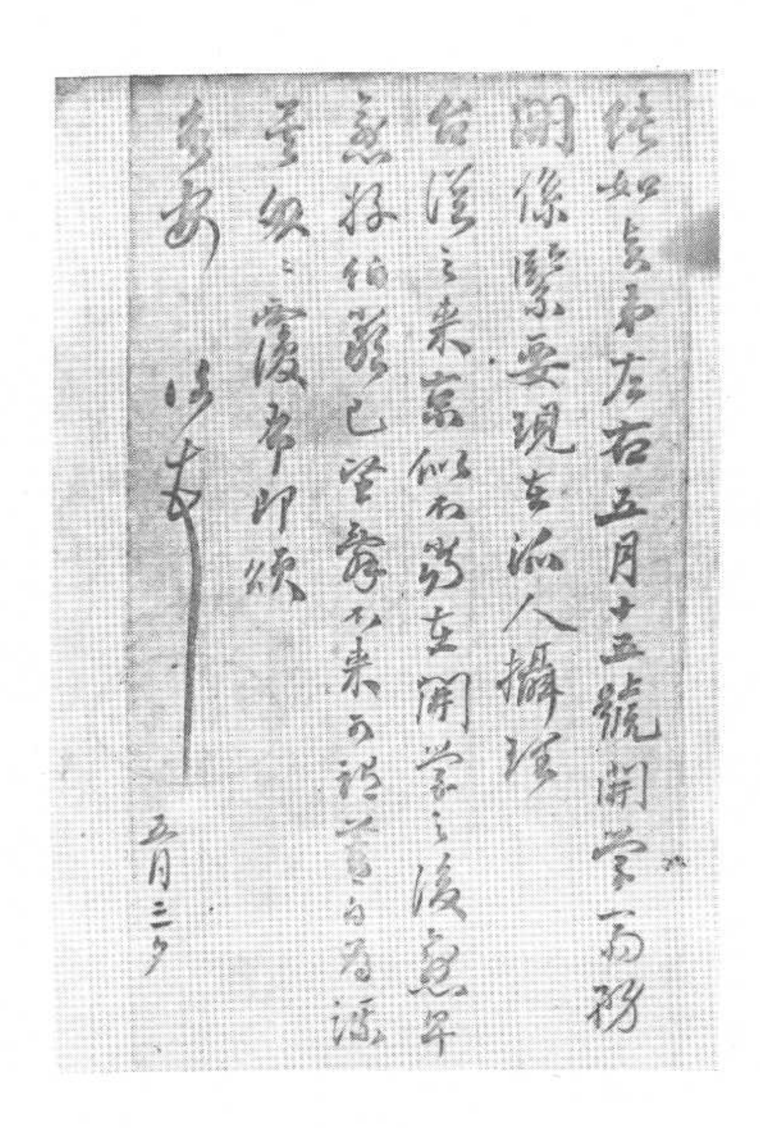
撰安

候官嚴復 八月十八日

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手迹

严复与汪康年书手迹

严复与张元济书手迹



严复与熊纯如书手迹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手迹

书信卷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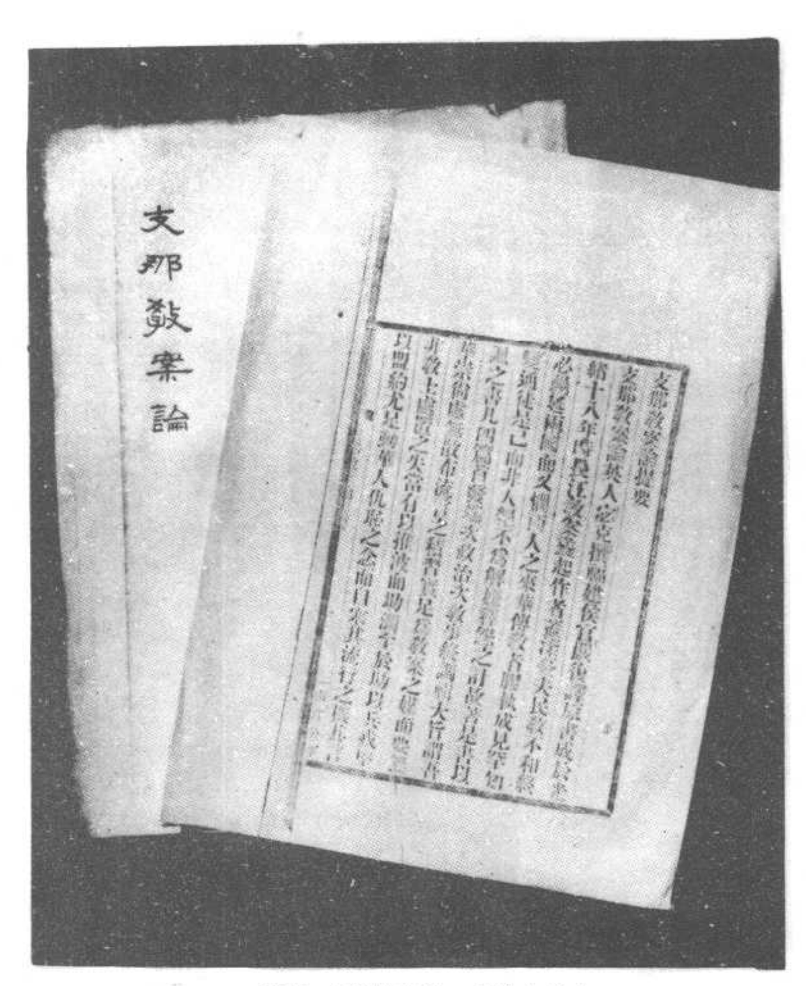
一、本卷包括与师友书信及家书两部分。

二、本集所收严复书信，有的已刊，有的未刊，各篇都分别注明来源。所收各函，尽可能根据原信或最早报刊所载作了校勘，其中严群先生所供稿件，均经严群先生校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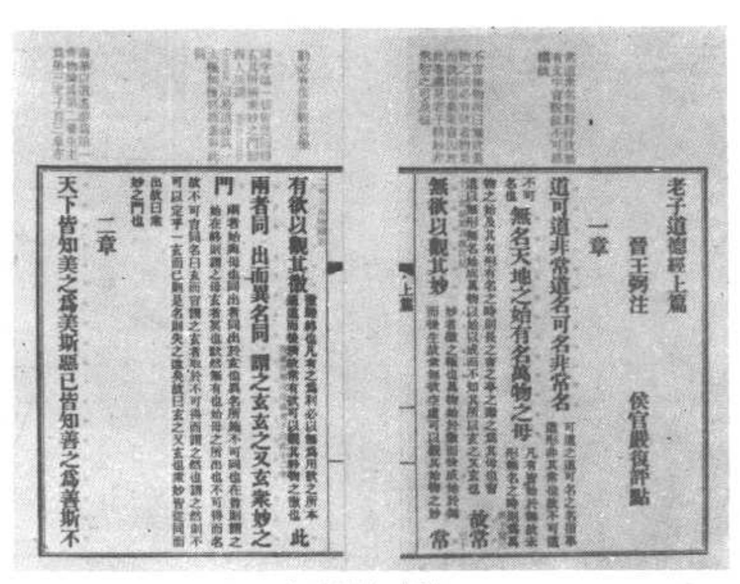
三、书信大都有月日而无年份，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了各书信写作的年份。考订文字注于各页末。原书月日，大体是严复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以前用农历，以后用阳历；民国以后，亦有用阴历者，但都注明阴历、夏历、廿四节气或朔、望、初几、闰月等字样，若仅填某月某日者，皆指阳历。严复给儿子严琥的信中说："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书，用新则纯用新，用旧则纯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用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学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严复自己写信时的规则。


斯密亞丹原富

严译《原富》，光绪辛丑(1901年)南洋公学本。



严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本。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王弼注　侯官嚴復評點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

無欲以觀其妙　常

有欲以觀其徼　此

兩者同　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老子评点》书影。



庄子卷第四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

《庄子评点》手迹。

王臨川全集卷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

因邪排擯忠直厥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按语卷说明

本册收录按语包括严复翻译按语和古书评语二部分。

严复生平主要的翻译，计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等十种。此外尚有《国计学甲部》、《计学浅说》及《有机天演》等未曾译完亦未出版的残稿。这些译著，大部分都有严复在翻译时所加的按语，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其中有的是评论，较能反映严复的思想；有的只是对文义的说明和对文字的诠释。今从中选录比较重要的按语三百六十余条，约十五万字。

古书评语有四种：《老子评语》、《庄子评语》、《王荆公诗评语》及《古文辞类纂评语》，今也选其比较重要的录入。

所录按语评语，凡意思完整的均未引原著文字；反之，则择有关部分录入，以便了解按语的意义。按语、评语中的讹误，我们也尽可能作了校勘，校勘文字，均置注中。



摄于译《天演论》时，年四十四岁。

赫胥黎天演論卷上

侯官嚴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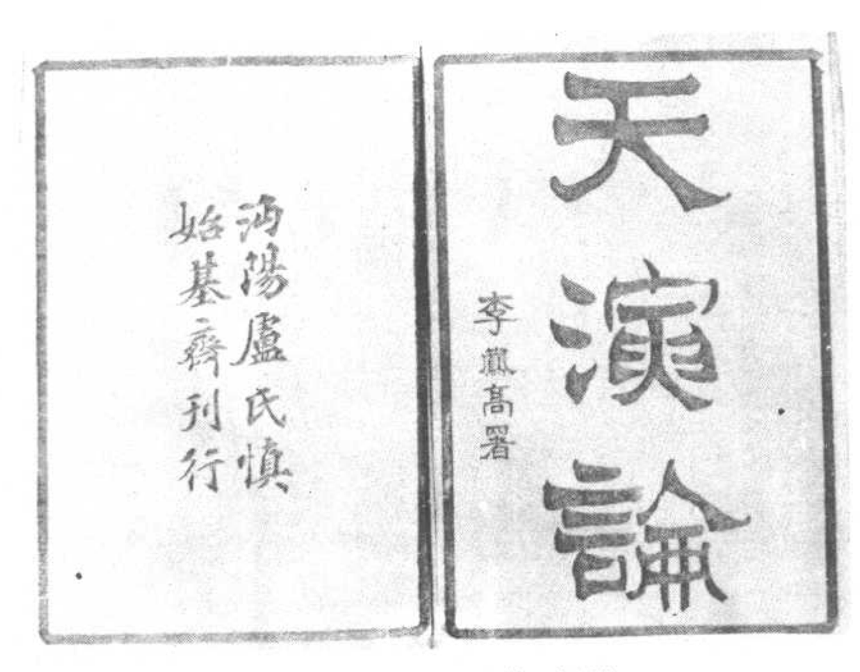
卮言一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窗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中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力未施其借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陁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

严译《天演论》手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闻汇编》第二册

所刊《天演论》部分内容。



严译《天演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慎始基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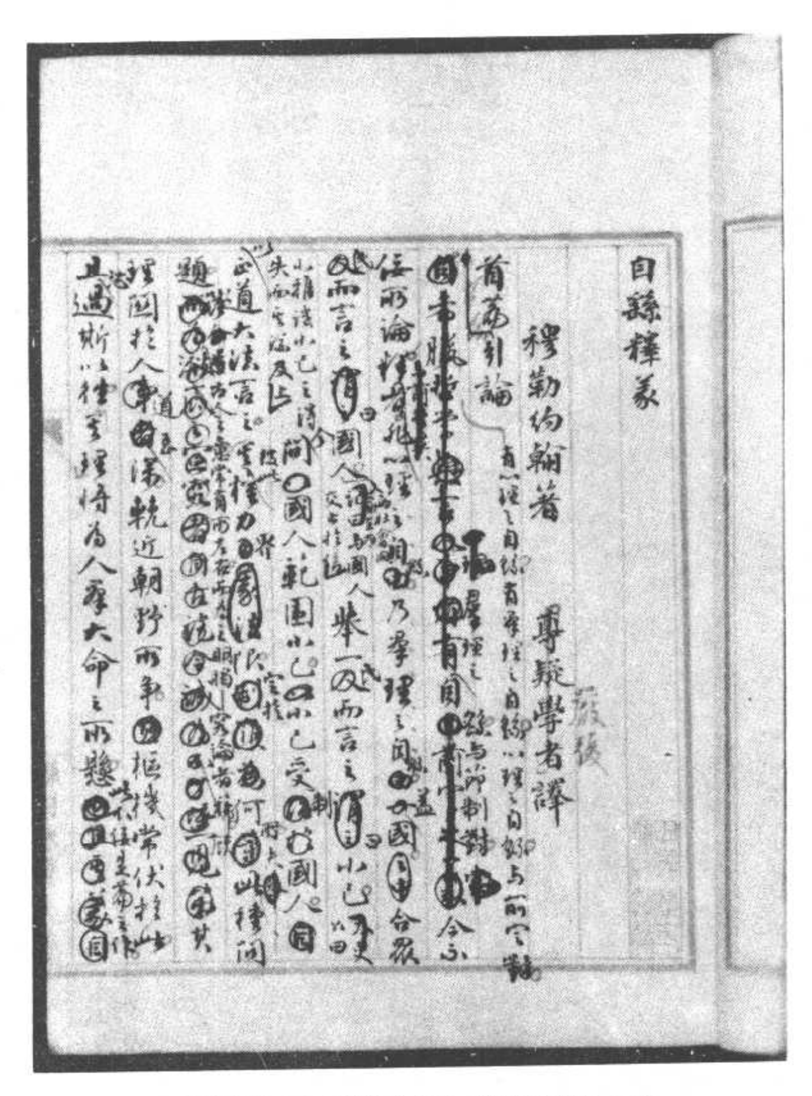


侯官嚴幾道先生述

赫胥黎天演論

呂增祥署檢

严译《天演论》，光绪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本。


自繇釋義
穆勒約翰著
尊疑學者譯
首篇引論

严译《群己权界论》(初译名《自繇释义》)手稿。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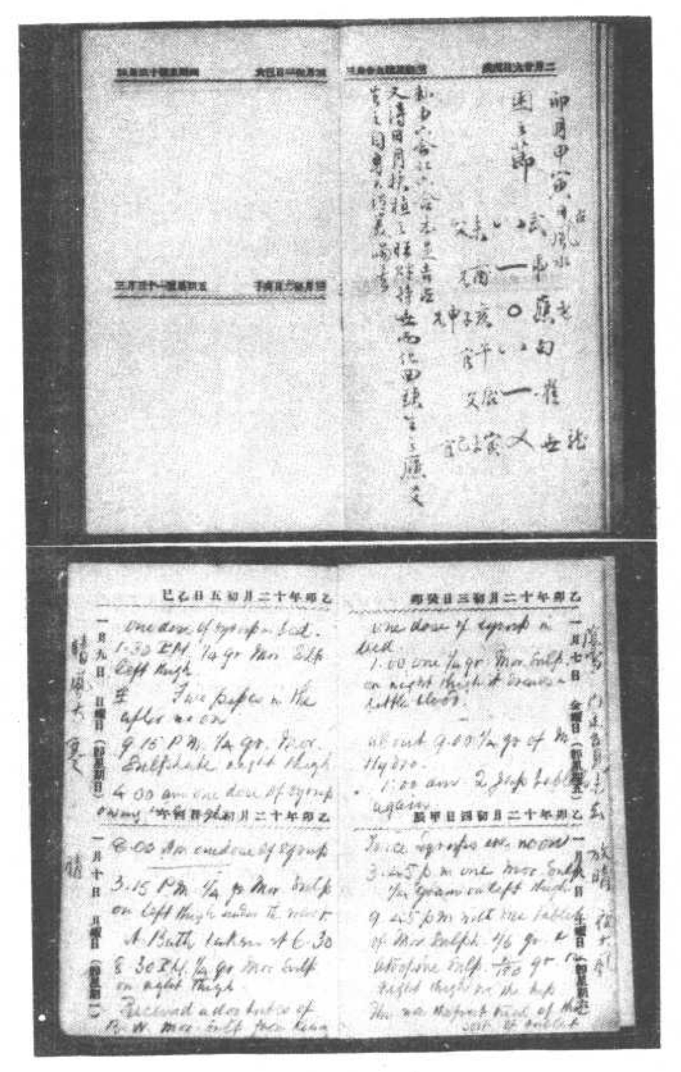
詁漢文英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英文汉诂》书影。



严复日记手迹

著译部分说明

本部分包括专著《政治讲义》、严译《天演论》及日记三部分。

严复的专著，有《英文汉诂》及《政治讲义》。《英文汉诂》是一部讲解英文文法的书，其序言及后言已收入本书诗文部分；正文本集不录。

严复的译著，主要的已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刊》。今只择录其较有代表性的《天演论》，其余均不重录。严译《天演论》手稿本至今尚未发表过，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它与通行本在文字上的差异，而且还可以看到严复思想的变化情况，故一并收录。

严复日记的情况，详见该部分的题解。

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有关严复的碑传年谱、别人为严复著译写的序跋以及师友来函等，颇有参考价值。

总 目 录

第 一 册

诗文卷(上)目录

第 二 册

诗文卷(下)目录

第 三 册

书信卷目录

第　四　册

按语卷目录

第五册

著译、日记、附录、目录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锼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

---

* 本文发表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四日至五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至十一日）天津《直报》上。今据《直报》原文。

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

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①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②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

---

① 《直报》原作"以"，今从《侯官严氏丛刻》本。

② 《直报》原作"以"，今从《侯官严氏丛刻》本。

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搆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汙，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①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

---

① 《直报》原作"以"，今从《侯官严氏丛刻》本。

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原　　强*

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

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裒〔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论者谓达氏之学，其彰人耳目，改易思理，甚于奈端氏之天算格致，殆非溢美之言也。其为书证阐明确，厘然有当于人心。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且其争

---

* 本文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至九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天津《直报》上。据本文末段说："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知为未完之作。一八九六年十月上海《时务报》要转载这篇文章，严复在复梁启超的信中说："今日取观旧篇，直觉不成一物……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但修改后的《原强》，《时务报》始终没有转载。此据《直报》原文，并将《侯官严氏丛刻》所刊的修改稿附录于后。

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处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不再传而其种尽矣。争存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或千余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卵学家所见之古禽古兽是已。此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达尔文氏总有生之物，而标其宗旨，论其大凡。

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翕散之由，尤为三致意焉。于五洲之治中，狉榛蛮夷，以至著号最强之国，指斥发麾，十九罄尽。而独于中国之治嘿如也，此亦于其所不知，则从盖阙之义也。锡彭塞殚毕生之精力，阅五十载而后成书。全书之外，杂著丛书又十余种，有曰《动〔劝〕学篇》者，有曰《明民要论》者，以卷帙之不繁而诵读者为尤众。《动〔劝〕学篇》者，劝治群学之书也。其大恉以谓：天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时久而曲折多，其利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是故不明群学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痛误，因循卤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

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七〔之〕学是也。炙〔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炙〔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呜呼!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则是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也。曩者天子尝赫然震怒矣,思有以更置之。而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洎廿四行省之督抚将军,乃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之任者。深山猛虎,徒虚论耳。夫如是尚得谓之国有人焉哉!兵连仅逾年耳,而乃公私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是财匮而蹈前明之覆辙也。夫一国犹一身也,击其首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若秦越之肥瘠。则是臣主君民之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蚁附蜂屯,授以外洋之快枪机炮,则扞格而不

操，窒塞而毁折。故其用之也，转不如陋钝之抬枪。而昧者不知，遂诩诩然曰：是内地之利器也。又有人焉，以谓吾习一枪之有准，遂可以司命三军，且大布其言以慑敌。此其所见，尚何足与言今日之军械也哉！更何足与言战陈之事也哉！夫督曰制军，抚曰抚军，皆将帅也，其居其名不习其事乃如此。十年已来，朝廷阙政亦已多矣。其谋谟庙廊，佐上出令者，与下为市翘污浊苞苴之行以为天下标准，且靦然曰：弊者，固中国之所以养天下者也。此其言是率中国举为穿窬而后已也。即目击甚不道之政，亦谓吾已无可奈何于吾君，或为天下后世所共谅。且此数公者，又非不知与乱同事之罔不亡也。正如息夫躬所言："以狗马齿保目所见。"苟幸及吾身之无亲见而已，而国家亿万年之基，由此而臬兀焉，非所恤矣，而孰谓是区区者之尚不余畀耶！至所谓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所视以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其于外洋之事，固无责矣。所可异者，其于本国本朝与其职分所应知应明之事，亦未尝稍留意焉一考其情实。是故有所论列，则嗱呓稗骀，传闻远方，徒资笑虐。有所弹劾，则道听涂说，矫诬气矜。人经朝廷数十年之任事，在辇毂数百里之中，于其短长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未有知。徒尚嗣嚣，自鸣忠说。而一时之论，亦以忠谠称之，此皆文武百执事天子缓急所恃以为安者，其人材又如此。至其中趋时者流，自命俊杰，则矜其浅尝，夸为独得，徒取外洋之疑似，以乱人主之聪明。而尤不肖者，则窃幸世事之纠纷，又欲因之以为利。求才亟，则可以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以居间以自润。凡此云云，其皆今日逆耳之笃论，抑为鄙人丧心之妄言也。

夫人才求之于有位之人，既如此矣。意者沈废伏匿于草野闾巷之间，乃转而求之，则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即竟谓之无，亦蔑不可审矣。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熙熙者徒人满耳。尚自谓吾为冠带之民，灵秀所锺，孔孟

之所教，礼义之所治，抑何其无愧而不知耻也。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眈眈〕，恐未及有为，而已为印度、波兰之续；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况乎其未必能遂然也。吾辈一身即不足惜，如吾子孙与中国之人种何！於戏！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其尚无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开〔问〕余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汉氏，南北猖猖，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湩酪者近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息肩于唐，载庶载富。及至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诺，威詟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产。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笃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汪秽，盖三百祀于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然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众，讵无噍类！而吾子耸于达尔文氏之邪说，一将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以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也哉？不然，何所论之怪诞不经，独不虑旁观者之闵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

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夫俄与英之间，壤地日蹙，其偪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咷，而吾子潦叹嫠忧，所贬君而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余应之曰：唯唯，客之所以祛吾惑者，可谓至矣！虽然，愿请间，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暗于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者之非异族。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北并乎锡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乎太平洋，西苞乎昆仑墟，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产也。其为人也，紫髯而碧眼，隆准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①]，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则亚非利加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矣。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坐所见隘耳。彼三代、春秋时，秦、徐、燕、越、吴、楚、闽、濮，胥戎狄矣，又乌足以为典要也哉！第就令如客所谈，客尚不知种之相强弱者，其故有二：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也。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详，骑射驰骋，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耐寒。故其为种乐战而轻死，有魁杰者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刑政礼乐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乃分。其文章法令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

① 痕都即印度。

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也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故及其敝也，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心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而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惇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盖已寡矣。善夫苏子瞻之言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其累胜以常自若，而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每身历其境而未之或知也。是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

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所谓耕凿陶冶，织纴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

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

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瞠〔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不终日之叹也，此岂徒客之所甚恨！石介有言："吾岂狂痴也者。"但天下事既如此矣，则安得塞耳涂目，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道之耶！且客过矣，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夫岂必"死者以国量平〔乎〕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是蚩蚩者长为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不至于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夫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其死，其存也不如其亡，贵贱苦乐之间异耳。

且物之极也，必有其所由极，势之反也，必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正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者之妙用微权，而非无所事事俟其自至之谓也。无所事事而俟其自至者，正《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耳，天固不为无衣者减寒，岁亦不为不耕者减饥也。客亦知之否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之穆哈蓦德，固以敢死为教，而以武健严酷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知虽无可言，而鸷悍胜兵尚足有以自立，故虽介两雄乎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侵月削，所存盖亦仅矣。若我中国，则军旅之事，未之学矣，又乌得以土耳其自广也哉！

虽然，使今有人焉，愤中国之积贫积弱，攘臂言曰：曷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则可以立致富强而厚风俗。然则其道何由？曰：中

国之所不振者，非法不善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有在，吾将遵而用之而加实力焉。于是督责之政行，而刺举之事兴。如是而期之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何则？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

乃又有人焉曰：法制者，圣人之刍狗也，一陈而不可复用。天下之势已日趋于混同矣，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如是而亦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且其事有不能以自行者，苏子瞻知之矣。其言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锡彭塞亦言曰："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无是理也。何则？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而昧者见其敝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殽，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苟曰：今之时固不然，则请无论其大而难明者，得以小小一事众所共见者证之可乎？曩者有西洋人游京师，见吾之贡院，笑谓导者曰：尔中国乃选士于此乎？以方我国之囹圄不如，其湫秽溷浊不中以畜吾狗马，此至不恭之言也，然亦著其事实而已。今无论辟治涂塈为其中以选

士者，上之人有不克也，费无从出一也。幸而费出矣，而承其事之司官胥吏所不盗蚀而有以及工者几何？其土木之工，所不偷工减料者又几何？幸而吏廉工庀矣，他日携席帽而入居于此者，其知此为上之深恩，士之公利而爱惜保全焉，不恣毁瓦画墁以为快者，又有几人哉？然则数科之后，又将不中以畜狗马。然则此一事也，固不如其勿治之为愈也。此虽一事，而其余可以类推焉。

凡为此者，士大夫也。士大夫者，固中国之秀民也，斯民之坊表也。圣贤之训，父兄之诏，此其最深者也。其所为卓卓如是，则于农工商以至皂隶舆台，夫又何说？往者尝见人以僧徒之滥恶而訾释迦，今吾亦窃以士大夫之不肖而訾周孔，以为其教何入人心浅也。惟其入人心之浅，则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乎不得辞也。何则？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痿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然此特鄙人发愤之过言，而非事理之真实。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语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相救如左右手。"特患一舟之人举无知风水之性，舟楫之用者，则其效必至于倾覆。有篙师焉，操舵指挥，而大难济矣。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

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夫自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而已矣。是何以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颜高之弓，由基用之，辟易千人，有童子懦夫，取而玩弄之，则绝膑而已矣，折壁〔臂〕而已矣，此吾自废之说也。嗟乎！外洋之物，其来中土而蔓延日广者，独鸦片一端耳。何以故？针芥水乳，吾民之性，固有与之相召相合而不可解者也。夫唯知此，而后知处今之日挽救中国之至难。亦唯知其难，而后为之有以依乎天理，批大郤而导大窾也。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

附：原强修订稿*

今之扼腕奋肸，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

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

* 本文据《侯官严氏丛刻》所刊的修改稿。修改稿与原本相较，不仅文字上有很大改动，而且补写了很多内容，增添了将近一半的文字。

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源远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训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矿学家所见①之古兽古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其证阐明确，犁然有当于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奥殚。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

① 《侯官严氏丛刻》本无"所见"二字，今据《严几道先生遗著》本校补。

之效。于五洲殊种，由狉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殚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蒇。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

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执因责果之事，惟群事为最难，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仅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

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

不观于圬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粘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捍风雨，卫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嵚崟㴸缺，小大不均，则虽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筑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洁，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犹人之所为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学原质，自然结晶，其形制之穷巧极工，殆难思议，其形虽大小不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则虽析之至微，至于莫破。其晶之积面隅幂，无不似也。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至如动植之伦，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其含生蕃变之能，皆于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赜，难与未尝学者谈。而其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

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愗，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

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观之，不过如是而已。

由是而观吾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使曩者款议不成，则畿辅戒严，亦意中事耳。当此之时，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张之，乃内之则殿阁枢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则洎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折冲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虚论耳。兵连不及周年，公私扫地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其财之匮也又如此。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则四支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犹秦越之肥瘠。合肥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非过语也。此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蚁附蜂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觊觎所支饷项而已。至于临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革之方。甚且不识方员古陈大不宜于今日之火器，更无论部勒之精详，与夫开阖之要眇者矣。即当日之怪谬，苟记载其事而传之，将皆为千载笑端，而吾民觍然固未尝以之为愧也。

夫阃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阃内之事则又何如？法弊之极，人各顾私，是以谋谟庙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翘巧伪汙浊之行以为四方则效。其间稍有意者，亦不过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马齿保目所见"，而孰谓是区区者之终不吾畀也！至于顾问献替之臣，则不独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乃至本国本朝之事，其职分所应知者，亦未尝少纡其神虑。是故有时发愤论列，率皆唵〔唫〕嗅童騃，徒招侮虐，功罪

得失，毁誉混淆。其有趋时者流，自许豪杰，则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荧惑主上之聪明。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间而自润。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亲见。仆之为论，岂不然哉？

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沉伏摧废，高举远引而不可接欤？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竟谓同无，何莫不可？然则神州九万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满耳。尚自诩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孔所教，礼义所治，诸君聊用自娱则可耳，何关人事也耶！且事之可忧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战之胜败，不足计也。使中国而为如是之中国，则当日中东之事，微论败也，就令边衅不开，开而幸胜，然而自有识之士观之，其为忧乃愈剧。何则？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战之败，何足云乎！今虽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尔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迄今者几何时，天下所振兴者几何事，固诸君所共闻共见者耶！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问余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汉朝，南北猖猖，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膻酪者盖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息肩于唐，载庶载富。而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诺，威儋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

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种。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笃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汪涉，盖三百祀于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是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总，讵无噍类！而吾子耸于达尔文氏之邪说，一则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以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也哉？不然，何所虑之怪诞不经，独不虑旁观者之冈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与英之间，壤地日蹙，其偪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咷，而吾子漆叹嫠忧，所贬君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应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虽然，愿请间，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晦于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之非异族也。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仑虚，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盐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也，碧眼而卷发，隆额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亚非利加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已。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或沦于非类。第就令如客所谈，客尚不知种之相为强弱，其故有二：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已。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

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繁，骑射驰骋，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乐战轻死，有魁杰者为之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礼乐刑政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偷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深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以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淳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摩而与汉物化者寡矣。苏子瞻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而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累胜而常自若，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虽身历其境而尚未之或知也。然则取客之言而深论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得谓异族制中国也。

至于今之西洋，则与是不可同日而语矣。何则？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文为吾民所远不及。故凡其耕凿陶冶，织纴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

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若用法而不至受法之弊，此其所以为可畏也。

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虽经累胜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与吾法遻，而吾法乃颓隳朽蠹如此其敝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何则？法犹器也，犹道涂也，经时久而无修治精进之功，则格扞芜梗者势也。以格扞芜梗而与修治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亦势也。此天演家言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俛然有不终日之势者，固以此也。嗟乎！此岂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亦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不至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

客谓物强者死徒，事穷者势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极也，固有其所由极，故势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之妙用微权，而非不事事听其自至之谓也。不事

事而听其自至，此《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尝为不织者减寒，为不耕者减饥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自谟罕蓦德设教以来，固以武健严酷死同仇异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学术法度虽无可言乎，而劲悍胜兵则尚足以有立，此所以虽介两雄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为存亦仅矣。此诚非暖暖姝姝偷懦惮事如中国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广也。悲夫！

虽然，论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亦仅畴其差数而已。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数者，皆西洋各国之所不能也。且岂仅不能而已，自彼群学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驰，去之滋远焉。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中国之古语云："富者越陌连阡，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唾弃粱肉，贫者不厌糟糠"。至于西洋，则其贫者之不厌糟糠、无立锥之地，与中国差相若，而连阡陌，弃粱肉，固未足以尽其富也。夫在中国，言富以亿兆计，可谓雄矣，而在西洋，则以京垓秭载计者，不胜偻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劳贤智胜于人人也，仰机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且也奢侈过深，人心有发狂之患；孳乳甚速，户口有过庶之忧。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

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无见。至盛极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百千人之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其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当是之时，虽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听其自至，浸假将复其旧而由其常焉。且往往当其补救之时，本弊未去，而他弊从然以生，偏于此者虽祛，而偏于彼者闯然更见。甚矣！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

往者英国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盘剥矣，而私债之息更重。瑞典禁贫民嫁娶不以时，而所谓天生子者满街。法国反政之后，三为民主，而官吏之威权益横。美国华盛顿立法至精，而苞苴贿赂之风，至今无由尽绝。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而吾孔子亦曰："为邦百年，胜残去杀"；又曰："虽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风而后可以行周礼。"古今哲人，知此盖审。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然则假令今有人于此，愤中国之积弱积贫，攘臂言曰：胡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则天下事数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几乎！然则其道将奚由？彼将曰：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俱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于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

与弱犹自若也。何则？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

于是又有人焉，曰：法制者，圣人之刍狗，先王之蘧庐也，一陈不可复用，一宿不可复留。宇宙大势，既日趋于混同矣，不自其同于人者而为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计，为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诚富诚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由是于朝也则建民主，立真相；于野也则通铁轨，开矿功。练通国之陆军，置数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强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

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薾〔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硗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矬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

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虽然，其事至难言矣。夫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以自存于侹儴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然而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物动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弱强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种，莫不以壮佼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而中土畴昔分争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为取天下先资。顾今人或谓自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

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杰之姿。彼古之希腊、罗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柏拉图所创学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言练身院属焉，而柏拉图乃以骈胁著号。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去岁日本行之，《申报》论其练及妇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

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然而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今即鸦片一端而论，则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至于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也，拘于习俗而无敢畔其范围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且曰：继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习者，犹热之去燎而寒之去褁也。夫何难变之有与！夫变俗如是二者，非难行也，不难行而不行者，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

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此其说不然。自不佞观之，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实矣，而中国尤实，异者不在虚实之间也。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而回观中国则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

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濬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

所以审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倦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忘，几何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今微论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为教之术，则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今夫“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难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惕朝乾，与吾之大人君子无所异。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此诚教中常义，而非甚瑰琦绝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

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簷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夫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尚如此。则彼饥寒逼躯，救死不赡者，当何如乎？后义先利，诈伪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闻者发

开民智
废八股
讲西学
另立选
举法，别
开用人之
涂

指，顾何待言！然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与？

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覥靦鞒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今夫中国之詈诟人也，骂曰畜产，可谓极矣。而在西洋人则莫须有之词也。而试入其国，而骂人曰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斗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辱，而较之畜产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硁硁小人，君子弗尚也。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

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寖衰寖灭，必无有强之一日决矣。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自甲午以来，海内樊然并兴者亦已众矣，其效何若？其有益于强之数与否，识时审势之士将能言之，无假鄙人深论者也。虽然，有一事焉，自仆观之，则为标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迂缓者也。其事维何？曰：必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则庶几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传》曰："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愿天下有心人三复斯言而早为之所焉可耳。

辟　　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

* 本文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天津《直报》上，并转载于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二十三册上，署"观我生室主人来稿"。今据《直报》。

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

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

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

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呜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专力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强梗欺夺？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谓是固与天壤相弊也者，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

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

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骛其余，所谓"代大匠斲，未有不伤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嗟夫！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骄，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①，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

① "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一句，《时务报》转载时改为"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以后各书所引，皆非《直报》原文。

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①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胠箧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原强续篇*

夫所谓标本并治者，岂非以救时之道通于治病者乎？盖察病而知致病之原，则其病将愈，唯病原真而后药物得，药物得而后其病乃有瘳，此不易之理也。

今日之东事，横决大溃，至于不可收拾者，夫岂一朝夕之故，而审其原者谁乎？方其未发也，上下晏安，深忌讳而乐死亡。当是之时，虽有前识，破脑刳心，痛哭阙下，亦将指为妖言，莫之或省。及其始发也，无责者不审彼己之情实，不图事势之始终，徒扬臂奋呼，快一发而不虑其所以为收。迨至事功违反，则共咤嗟骇荡。众难群疑曰："是必有强国焉阴助之耳，不然倭乌能如是！"又曰："是必吾国有枭杰焉为之谋主，不然倭又乌能如是！"又曰："是必我之居津要者与表里为奸，不然倭又乌以至此！"嗟乎！诸君自视太高，

---

① 《直报》原稿无"以"字，今据《侯官严氏丛刻》本校补。

* 本文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天津《直报》上，内容和《原强》并无紧密联系。

视人太浅，虚骄之气不除，虽百思未能得其理也。夫所恶于虚骄恃气者，以其果敢而窒，如醉人之勇，俟其既醒，必怯懦而不可复作也。夫以中国今日政治之弛缓不收，人心之浇薄自私与百执事人才之消乏，虑无起者耳。有枭雄焉，操利仗驱数万训练节制之师，胜、广之祸殆莫与遏。况乎倭处心积虑十余年，图我内地之山川，考我将帅之能否，举中国一切之利病，微或不知之。此在西洋为之则甚难，彼倭为之则甚易者，书同文而壤地相接故也。今乃谓其必待西洋之相助，与中国奸人之借资，诸君能稍贬此〔所〕谓人莫己若之心，庶有以审今日之乱源，而国事尚有豸耳。

悲夫！窃尝谓国朝武功之盛，莫著于高宗，而衰端即伏于是。降及道、咸，官邪兵窳极矣。故发、捻之乱，蔓延浸淫，几天下无完土。湘、淮二军起煨烬之中，百折不回，赫然助成中兴之业，其功诚有不可没者。然究切言之，则不外以匪之术治匪，其营规军制，多一切苟且因应之图，断然不足以垂久远。世人成败论世，且依附者众，遂举世莫敢非之。顾祖宗数百年缔造之远略宏规，所谓王者之师，至此而扫地尽矣！使今日而祖制尚有孑遗，则存其法而易其器，补其敝而师其心，则武备之坏，尚不至此，而军政尚可用也，惜乎今万不能。又窃尝谓百十年来中国之至不幸，其兵所相与磨砻者，皆内地乌合之土匪，即遇外警，皆不过西洋之偏师，扣关搪呼，求得所愿而遂止。致吾国君臣上下，谓经武之事，不外云云。而文人学士，不耻佞谀，相与扬厉铺张，其身受与侧听者，皆信为果然。故其病愈深痼而不可疗。今乃知未履之而艰，未及之而知，是唯度量超绝，决荡拘挛，极物理之精者为能，讲俗学者必不能也。

然而今日之事，诸君为我识之，螳螂捕蝉，而黄雀已从其后。今之胜我者亦将谓天下之兵皆若所遇于北洋之易欤；不言所攻者之甚瑕，独信攻者之实坚，举国若狂，中毒尤剧，虽有明识，将莫能救。继此以往，必有乘其蔽而覆之者。姑前言之，以为他日左验

而已。

彼之跳掷决躁，至今极矣。如是之敌，尚不知制为所以待之之术，公等又安用读书学道为哉！今夫倭者务胜好乱，傪然不终日之民也。然其谋则已大矣。其谋云何？曰："将兴亚以拒欧。"尝自论曰："吾东洲之英吉利也。"十余年间，变服式，改制度，初自谓与西之国齐列而等夷，而西人乃儿抚而目笑之，大失所望，归而求亲于中国，中国视之，益蔑如也。于是深怒积怨，退而治兵。蛇入鼠出，不可端倪。而我尚晏然不知蜂虿之有毒，般乐怠傲，益启戎心。是故推既往之迹，以勘倭之隐：使中国而强，则彼将合我；使中国而弱，则彼将役我。为合为役，皆以拒欧。其拒欧之中，则拒英为尤甚，其次乃俄。何则？英固西洋之倡国也，其民沈质简毅，持公道，保盛图，而不急为翕翕热者，故其中倭忌也尤深，而俄则亦实偪处此者也。故处今之日，无论中国之弱与强，倭之谋皆必出于战而后已。盖必战而后有以示我以其强，去我蔑视之心，以后有以致其所谓合与役者。

虽然，倭之谋则大矣，而其术乃大谬。夫一国一洲之兴，其所以然之故，至繁赜矣。譬诸树木，其合抱参天，阴横数亩，足以战风雨而傲岁寒者，夫岂一曙之事！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其民才未长也，其民力未增也，其民德未和也，而唯兵之治，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夫中国者，倭之母也。使中国日益蕃昌，兴作日多，通商日广，则首先受其厚利者，非倭而谁？十年以来，中国出入口之货籍具在，可覆案也。顾倭狠而贪，未厌厥欲。善夫西人之设喻也，曰：埃及人甲养神鹅，一日，鹅生卵，坠地化黄金，甲大喜，以为是腹中皆此物也，刲而求之，无所得而鹅死。夫使物类之繁衍，国土之富强，

可倒行逆施而得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灭者，则达尔文、锡彭塞二子举无所用著书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彼二子之所谆谆，倭之智固不足以与之耳。《黄石公记》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贼之政虽成必害。"今倭不悟其国因前事事太骤以致贫，乃日用其兵，求以其邻为富，是盗贼之行也，何西法之不幸，而有如是之徒也。故吾谓教顽民以西法之形下者，无异假轻侠恶少以利矛强弓，其入市劫财物、杀长者固矣。然亦归于自杀之驱而已矣。害农商，戕民物，戾气一消，其民将痛。倘军费无所得偿，吾不知倭之所以为国也。其与我不得已而起，民心日辑合，民气日盈者，岂可同日而论哉？是故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且三五百年间，中土无复振之一日。

夫倭之条款，众所宜知矣，姑无论割地、屯兵诸大端，即此数万万之军费，于何应之？倭患贫而我适以是拯之，以恣其虐我。是何异驱四百兆之赤子，系颈面缚以与其仇，以求旦夕之喘息，此非天下之至不仁者不为。今日款议所关，实天下之公祸公福。陛下仁圣，岂忍妄许。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是故举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於"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此中国之往事然，而西国之往事又莫不然也。唯始事而轻言战，则既事必轻言和。仆尝叹中国为倒置之民者。正为轻重和战之间所施悖耳。

为今日之计，议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天

子以天下为家，有以死社稷教陛下者，其人可斩也。愿诸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军实之求。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此时不独宜绝求和之心，且当去求助各国之志。何则？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废，则人虽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

救亡决论*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

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方其为学也，必无谬悠影响之谈，而后其应事也，始无颠倒支离之患。何则？其所素习者然也。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迨夫观风使至，群然挟兔册，裹饼饵，逐队唱名，俯首就案，不违功令，皆足求售，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则其荣可以夸乡里；又如是而领乡荐矣，则其效可以觊民社。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笔登朝，公卿跬步，以为通天地人之谓儒。经朝廷之宾兴，蒙皇上之亲策，是朝廷固命我为儒也。千

---

* 本文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五月一日至八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至十四日）天津《直报》。

万旅进，人皆铩羽，我独成龙，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许我为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我为儒，是吾真为儒，且真为通天地人之儒。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题，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习者然也。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术。揆皇始创为经义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岂不以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之科举，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无论试场大弊，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也。请第试言其无弊者，则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顾上既如是求之，下自当以是应之。应之奈何？剿说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缘是而侥幸，则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然此犹其临场然耳。至其平日用功之顷，则人手一编，号曰揣摩风气。即有一二聪颖子弟，明知时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夫所贵于为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矫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诡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贽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丘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国计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闱，其闱内外所张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见其实事，乃不徒大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言，实等诸济窍飘风，不关

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慄，议在后而不惊。何则？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而知其害者，果谁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扬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语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四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华人，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谓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而中国则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则尚志不闻，素餐等诮。十年之间，正恩累举，朝廷既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棫朴丛生，人文盛极。然若以孙文台杀荆州太守①坐无所知者例之，则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溃痈，靡知所届。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焉，固已晚矣。悲夫！

夫数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论者将谓八股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收之贤哲钜公，指不胜屈，宋苏轼尝论之矣。果循名责实之道行，则八股亦何负于天下？此说固也，然不知利禄之格既悬，则无论操何道以求人，将皆有聪明才智之俦入其彀。设国家以饭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见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之恒法，则诸公以为何如？夫

① 《直报》原作"孙伯符杀丹阳太守"，误。今据《侯官严氏丛刻》校改。

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论，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巇，又何可视为笃论耶！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寖微寖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张，不待议矣。顾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图功，将何殊播谷饲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饥寒之患。道则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其赊，其事若甚琐。朱晦翁《补传》一篇，大为后贤所聚讼。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讥。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字为训，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而先生谓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说得详闻欤？

应之曰：不亦善乎，客问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学阶之厉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见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夫八股之害，前论言之详矣。而推而论之，则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尚不止此。自有

制科来，士之舍干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学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訑訑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箠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谓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

蜂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返。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憍，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车已覆，后轸方遒，真可叹也！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怳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慆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慆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仆前谓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

《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者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豳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欤？

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涂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今设有人于此，自其有生以来，未尝出户，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于门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车之运转流行，道里之险易涩滑，岩墙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擿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鸩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置此子于肩摩毂击之场，山巅水涯之际，所不残毁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则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尤。以此傲人，羞恶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涂，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矿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

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裎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壕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联，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与扎营踞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笑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弇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

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募德酋数十人,洎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呜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源,如近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二洋其贫弱而亡久矣。《淮南子》曰:“栉者堕发而栉不至〔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

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惟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论，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也哉！

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阢，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痌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

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呜呼，其傎甚矣。

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建言有之[1]：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暑较今暑为短，天果不变乎？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江河外啮，火山内溯，百年之间，陵谷已易；眼前指点，则勃澥旧界，乃在丁沽，地果不变乎？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

---

[1] 自"建言有之"至本文完，为《救亡决论》第三，《直报》原有这段文字，而他本皆未转载。

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未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

中国秦火一事，乃千古诿遇〔过〕渊丛。凡事不分明，或今世学问为古所无，尊古者必以秦火为解；或古圣贤智所不逮，言行过差，亦必力为斡旋，代为出脱。如阮文达知地圆之说必不可易，则取“旁陀四陨”一语，谓曾子已所前知；又知地旋之理无可复疑，乃断《灵宪》地动仪，谓张平子已明天静。此虽皆善傅会，而无如天下之目不可掩也。至于孔子，则生知将圣，尤当无所不窥。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蔀障。且忧海水之涸，而以泪益之，于孔子亦何所益耶！往尝谓历家以太阳行度盈缩不均，于是于真日之外，更设平日，以定平晷，畴人便之，儒者亦然。故今人意中之孔子，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世有好学深思之士，于吾言当相视而笑也。

夫稽古之事，固自不可为非。然察往事而以知来者，如孟子求故之说可也。必谓事事必古之从，又常以不及古为恨，则谬矣！间尝与友论中国尚古贱今之可异，友曰：“古人如我辈父兄，君家如有父兄，事事自必諏而后行，尚古之意，正亦如是。”仆曰：“足下所以事事必諏而后行者，岂非以其见闻较广，更事较多故耶？”友曰：“诚然。”仆大笑曰：“据君之理，行君之事，正所谓颠倒错乱者耳。夫五千年世界，周秦人所阅历者二千余年，而我与若皆倍之。以我辈阅历之深，乃事事稽诸古人之浅，非所谓适得其反者耶！世变日亟，一事之来，不特为祖宗所不及知，且为圣智所不及料，而君不自运

其心思耳目，以为当境之应付，员枘方凿，鲜不败者矣！”友愕眙失气，然叹仆之说精确无以易也。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创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哆哆硕言，殆难缕述。此其所指之有合有不合，姑勿深论。第即使其说诚然，而举划木以傲龙骧，指椎轮以訾大辂，亦何足以助人张目，所谓诟弥甚耳！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釐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

是故西学之与西教，二者判然绝不相合。“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验，信斯奉之而已矣。“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教”崇“学”卑，“教”幽“学”显；崇幽以存神，卑显以适道，盖若是其不可同也。世人等之，不亦远乎！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

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若徒取散见错出，引而未申者言之，则埃及、印度，降以至于墨、非二洲之民，皆能称举一二所闻，以与格致家争前识，岂待进化若中国而后能哉！

虽然，中土创物之圣，固亦有足令西人倾服者。远之蚕桑司南，近之若书椠火药，利民前用，不可究言。然祖父之愚，固无害子孙之智，即古人之圣，亦何补吾党之狂。争此区区，皆非务实益而求自立者也。尤可笑者，近有人略识洋务，著论西学，其言曰："欲制胜于人，必先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克敌。彼萃数十国人才，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赀财，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者，何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精益求精，以还中国，虽欲私焉，而天有所不许也。"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今固不暇与明"学"为天下公理公器，亦不暇与讲物理之无穷，更不得与言胞与之实行，教学之相资。但告以西洋人所与共其学而未尝秘者，固不徒高颧斜目、浅鼻厚唇之华种，即亚非利加之黑人，阿斯吉摩之赤狄，苟欲求知，未尝陋也。岂二种圣人亦有何物为其所窃？不然，何倾吐若斯也！更有近〔进〕者，前几尼亚人，往往被掠为奴，英人恻然悯之，为费五千万磅之资，遣船调兵，禁绝此事，黑人且未即见德，古〔故〕固深以为仇。此种举动，岂英之前人曾受黑番何项德泽，不然，何被发缨冠如此耶？此更难向吾党中索解人矣！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虽然，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

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此吾《决论》三篇所以力主西学而未尝他及之旨也。善夫西人之言曰："中国自命有化之国也，奈何肉刑既除，宫闱犹用阉寺；束天下女子之足，以之遏淫禁奸；谳狱无术，不由公听，专事毒刑榜笞。三者之俗，蛮猓不如，仁义非中国有也。"呜呼！其言虽逆，吾愿普天下有心人平气深思，察其当否而已。至凡所云云，近则三十年，远则六十年，自有定论，今可不必以口舌争也。

《支那教案论》提要*

《支那教案论》，英人宓克撰，福建侯官严复译。原著成于光绪十八年。时长江教案蜂起，作者盖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通，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故著是书以讽之。

书凡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谓吾华崇尚虚无，散布流言之积习，实足为教案之媒；而要无非教士处置之失

---

* 本提要见《支那教案论》卷首。《支那教案论》原名《Missionaries in China》，英人宓克(A Michie)著，严复译。据严复长子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见本书附录)云：去原书出版当不远，约成于甲午战争前后，至于出版则在一八九九年以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具体年月未详(参考严复致张元济书札第一函)。故置《救亡决论》之后。

当，有以推波而助澜。至于助以兵戎，坚以盟约，尤足动华人仇耻之念，而自塞其流行之机。其言真洞见症结矣。

观书中所论，天主教士，不愿受法国保护。英国大牧师斯考德，谓教士在内地，契掌产业为不尽合公法。似彼教中人，未尝不深思远虑，而幡然欲变其计。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吾不谓教士之先知此意也。

方今时势艰难，外侮日逼，小民逞血气于前，而国家偿金币割土地于后。民愚吾不之责，而读书明理之士，独不当思患豫防，而谋所以纾君父之忧耶？至若断断然于夷夏之防，邪正之辨，是则非吾之所敢知，而亦恐为作是书者之所窃笑已。

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

呜呼！吾今而知英人开化之说为不可信也。夫所谓开化之民，开化之国，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一事之至，准乎人情，揆乎天理，审量而后出。凡横逆之事，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此道也，何道也？人与人以此相待，谓之公理；国与国以此相交，谓之公法；其议论人国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别是非，谓之公论。凡地球进化之国之民，其自待待人，大率由此道也。

乃本馆读西历十一月十八号路透电音，谓《太晤士报》深许德与中国交涉所用之权力，并愿英之举动与此相类。虽电音简略，该报所论，其详不可得闻，然其宗旨，大要不外乎武断灭裂，窃为英人不取也。

夫德人借端教案，突据胶澳，此不特以野蛮生番之道待吾中国，直以野蛮生番之举动自待而已矣。吾之与德，有和约之国也。

---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廿四日（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国闻报》。

山东，有官治之地也。假使为德人者，当教士遇害之后，控之县府，县府不理，告之督抚，督抚不理，达之总署，总署又不理，则作一书以相告曰：所贵乎官司者，谓其能保民之身家财产也，今不理，是不有其民也，而吾不得不挟兵力以自保其民矣。则虽踞吾山东之全地可也。今官吏方在缉捕，朝廷甫及闻知，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逼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此不过恃其一时兵力，乘我不备，掩而袭之，其与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之子，又何以异哉！

虽然，德人之背公理、蔑公法，忍而为此也，其亦有故矣。乙未辽东之役，步俄、法之后尘，而得吾之利益未足，旁观者又从而讪笑之，于是因贪成羞，因羞成愤，其阴鸷横决之思，若矢在弦，待激而发。幸有教士被害之事，度其君臣，必欣欣然作色相告曰：此吾索酬中国之机会至矣，时哉！时哉！不可复失。遂置一切公道于不顾，忽发野蛮之心思，露生番之面目，利之所在，虽大不义而亦蹈之。昔吾中国常以夷目外人，而外人不受，今若此，则又何以自解于恶名耶！

夫德之捐弃公道，惟利是视，犹曰：吾虽贻笑天下，而其所得者，尚足以自娱也，吾亦无恤焉。彼英人则固局外闲评，主持公论者也，乃亦从而附和称许，抑若以德之所为为可取法。嗟乎！向从欧美两洲人士游，莫不言地球开化之国，英为首称，而《太晤士报》馆又为其一时名士大夫所会合。今此论也出，则英之国民，其亦犹有野蛮生番之性也欤？

吾闻往者有英人商于希腊者，为钱财小数，与希人争殴，坏其房舍。英人控之英廷，英政府即派兵船数艘，守希口岸，索偿二十万镑，期年未了。各国报馆，群起而议英廷之失，英乃前后命使臣四人往希查考，后始得直，赔英金一百二十镑，事遂结。夫各报馆之讥英公论也，英廷之不自护其短，公道也。往者英人之以兵逼

希，与今日德人之以兵要我，其情事无以异也。乃昔之英人犹不自护其短，而今之英人，反护他人之短，则是英之民智转卑，民德转坏，其国家之治化，且视昔为退矣。由此术也，公理何在？公道何在？其犹能执牛耳而为西方之盟主乎？吾窃为英人不取也。彼德人则更无责焉耳。

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 *

吾尝闻英人之言曰，世之公例有三焉：一曰民未成丁，功食为反比例；二曰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而其三曰，群己并称，己轻群重。用是三者，群立种强；反是三者，群散种灭。今者吾论胶州之事，而独引此何？吾欲用其第三例故也。

印度之野有象焉，百千为群，居山林中，将出就水为饮与浴，必先有逻象焉。出而为逻，审无害者，而后群行。如逢敌仇，则逻象先死。美洲之野有犎焉，当其群居，牝犊内聚，牡者环之，外向，敌来且斗且警。禽鸟之中，则有雁奴，猎者非先杀雁奴，则其群不可掩也。是知舍一己以为其群，虽在飞走之伦，有如是者矣。至于人当何如？

始吾闻德人船入胶州，勒限四十八点钟，令章营退扎，而章果与退扎劳山之事，始而讶，继而悲。讶者何？讶德人久称开化之国，而行事类盗贼野蛮也。悲者何？悲章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当德人与之勒限时，章当应之曰："吾与若皆行伍人，义得相喻以理，四十八点钟，无所用也。吾为总兵，奉命守此，进止非所自由，上有皇上，下有抚军，皆吾所听命者也。汝力能得之于朝廷，抑能得之于巡抚，则令子下而吾丑退，不待两日之久也；如汝

---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国闻报》。

不能得此，而于我乎求之。我武人，知有战而已，尺寸之地，不能让也。今试问，若汝为将在非洲，奉大帅提督令，守一港汊，英舰忽入，勒汝让之，则汝固当让之耶？抑俟朝廷大帅有令而后进止耶？假汝不得自由，何为以是而求于我？汝以兵力相逼耶？则我带兵数十年，所求者正是一死所耳。今明告汝，章某未死，此军未破，胶州尺寸之地，非汝所得觊觎也”。云云。果令如是，则吾意德人虽甚蛮暴，然彼以武功立国，虽在敌仇之间，见义烈敢战男子，尚知敬爱，且行太无道，亦虑各国之议其后，其竟不敢相逼者，什有八九。又近来西人其欲逞志于中国也，往往先用试探之术，造端宏大，出语狂肆，一则以视中国受之之何如，二亦以观他国之动静。果其所求辄获，则在在皆彼利益，何乐不然。假其阻力尚多，彼亦退而变计。今德国去华数万里，千兵运费，至为不赀。且西法、东俄、非洲、南美，在在须无空隙，未见其能以不在理事，动辄干戈相见也。即使不然，德人不顾公法，不顾令名，而务欲逞志于我，我以主待客，以众待寡，未必其果不胜，且胜焉而彼亦不能遽以开衅在我相责也。万一战而至于败，败之极而至于死。夫既为兵官而死于战，上既不负国家付托之意，下可以见重于敌人，而壮国家之气。人谁不死，死而如此，又何不可？乃计不出此，依违之间，进退失据，事机之来，间不容发，及其既逝，挽之不留，惜哉！虽然，吾有以知章镇之不能也。盖若能如此，必其人有学问，有性情，又能得士卒之心，平居之时，训练已久，夫而后能应机而起，不失尺寸也。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吾故以知其不能也。

近又闻章镇往见德兵官，侃侃不挠，德人亦为之语塞。则后效之图，又吾人所属望矣。

论胶州知州某君*

本报第三十一号曾登一论，论胶州章镇让地之事。大旨言其不能力拒德人四十八点钟退出胶州炮台之约，无以张国威，遏敌萌，慰民望，而完其一身进退之大义。此论云云，不过平心而论，言丈夫既出而为官，即属以身许国，倘遇艰危，亦当统筹全局，不能专为一己计。官即甚卑、地即闲散，亦各有不可避之责，而况章镇在武员不可谓不贵，驻守胶澳地不可谓不重，而乃慑于一吓之威，而即置君国于不问乎？故本馆不能不发此公论也。乃今观于胶牧某君之所以自处，不禁叹昔之责章镇者为辞费而且过苛也。

夫某君之所为，既已历登前报矣，虽其事之虚实不可知，而山东友人之来函则如是，京师友人之来函则如是，天津官场之传说则又如是也。今姑从所传闻之情状而推原作此情状者之用心，真有令人不可解者。中国法制：地方官有守土之职，即不主兵，亦必以城池之存亡，为其一身之存亡，若城亡而身存者，则名教中人将待之以不齿。此尽人所咸知者，宁某君而不知之！今德国虽系与我有和约之国，其来也，亦未尝下旗宣战，彼此明示以敌人相待。然既未与吾政府相商，贸然而来，且毅然示章镇以几点钟退出，不退则以敌人相待。既以登陆，又复出告示，收关税、盖兵房，其欲居之不疑，据为己有者，已形乎词色之间。某君既膺民社，为国家守土之一吏，一旦见所守之土，骎骎乎属于他人，某君即官卑无权，万万不足以有为，然亦可知所自处矣。不自审度，而乃出此，将以此为报国耶？保民耶？其不然也明矣。以此为巴结德人耶？夫度德人之意，即州官不如此之恭顺，亦断不敢而杀之；州官即如此之致敬

---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国闻报》。

尽礼，德人亦未必大喜而予以升官发财也，则此举可谓大愚。抑以此为周旋德人，使之无事，而州官之位可以安稳耶？夫置名义于不顾，而但求一身之安稳，其心已可诛；况丑态远传，闻者作呕，其位亦断不能安稳也。则此举又不得不谓之背谬，而某君之用心于是真不可解矣。

虽然，吾知某君者，盖出其长技以应敌人，而并未尝有所作意于其间耳。何以言之？中国之州县官，非人所为，夫人而知之矣。上司重叠，皆得制吾之死命；同寮比肩，互相搏噬，以争腐鼠；其下则门丁胥役，幕友官亲，相为环伺，咸以本官为其发财之机器，而又不顾其机器之损坏。盖州县者，无人不可责备，即无日不有处分者也。彼其人者，观此地狱而顾若有所恋而不能去者何也？将有所求耳。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馅体，媚于优倡，排挤簧缘，幽于鬼蜮，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而其所以致此之由，远自入塾读书，父兄师长之期之者，不曰做官，即曰能干，盖以此期之也。及其入世既久，则见天下之穷通，竟以能如此与不能如此，为比例观之，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但觉临我而有威者，我即以上官之例待之耳。盖其请安、磕头、办差、乞怜之技，已与魂梦相连，随触而发，欲不如是而不能也。

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材。观人材之皆若此，可知不若此之人，其挫折困死于此世者，不知其几矣！故某君者，亦太平之能吏，特不幸遇德人而败露耳。吾于某君乎何尤！

拟上皇帝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世，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天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者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澳涊，顺敌所求，如偿逋然，画诺而已，求遂责解，相对欢欣，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

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

---

* 本文连载于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四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国闻报》，分九次登完，未署名。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国闻报》载光绪召见严复的新闻，知本文为严复所作无疑。兹将该则新闻摘录如下：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复）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馆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闻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

又，严璩所撰《侯官严先生年谱》云："未及进而政变作。"

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其所以待之之术，则所谓外患者，一见而不再见焉可也。不幸儆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于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夫甲午之役，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阏，人民之众，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之举动意向，莫不深诇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为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并兼，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和兰、丹麦、瑞士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讲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伤皆多，且难端既搆，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阴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而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

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深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返；而外患虽亟，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

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养、相保持之事矣。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散，种亦寖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云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兢[①]守其法以驯致危亡也明矣。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卢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义、比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云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其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

① 原作"兢"，《国闻报汇编》作"谨"，今从原作。

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祺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悟。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则天意可知矣。

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谓[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得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坌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属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

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将皆有池鱼之忧。伏惟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宗社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蒙、汉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践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所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

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匪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动。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审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深察时势，内政外交，皆瞭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且臣云今日吾国之富强与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徵之辞，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醜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

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方数万里之地，带河厉山①，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脩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绥百姓，而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率由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饥，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絜长度大之勍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谆〕良谨懿者，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立节槩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

① 原作“带河厉山”，《国闻报汇编》作“带山砺河”，今从原作。

乱萌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多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岁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乎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俛然不终日之势矣。嗟夫！此其为事岂仅祖宗之所不及知也哉！盖虽周孔之圣，程朱之贤，其论治道虑后世也，可谓详且审矣，然而今日之变，则亦所未尝豫计者也。

今夫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宗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著垂，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而今日外交之事，既为前人之所不及知，而未尝预计，则陛下之为治与诸臣之辅治者，将皆无所循效据依，以为一切因应之具。往者尝欲不察外情而纯任我法矣，顾外人不但不范我驰驱，乃常至于决裂，而吾国愈病。于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从彼，以苛求一顷之安。然而彼之欲常无穷，而曲意之为，将有时而必不可忍。于是陛下乃起而求折冲御侮之臣，与夫绸缪未雨之佐。而平居国既不以此养才，士亦未尝以此为学，则人才消乏之弊见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备，缮封疆，与一切可以建国威，销敌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费，动辄数百钜万，吾国度支，以之处平世则有余，以之图非常必不足，则财富匮乏之弊又见矣。夫人才之与财赋二者，兴事者之所必资也；而皆乏如此，则陛下纵欲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闻天下非〈求〉财之难也，而理财为难；又非求才之难也，而知才寔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斡济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

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古初者，非陛下与内之二三大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无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无以知此才而区其贤否，则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谈乱真者日以多，故陛下虽屡下明诏，督诸臣以荐举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缘虚声以为采，内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荐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实之际不可诬也。则不幸往往有败，败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转曰今之所谓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于吾事乃如此。然则天下固无才，抑虽才亦无益于吾事也。如此，则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国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于此之时，陛下欲自为其本，则事无旦暮之效，为之虽切，恒恐不逮于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标，则陛下在在无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难为也。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强已富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谓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阘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

臣居平尝论中国今日之法，虽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演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者审势相时，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糜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为可虑者也。迩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

者，亦不少矣。或云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云理财最要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而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蓍，则虽所费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此？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言，则积习未祛，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糜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去之尚遥。何者？将以为标，则救亡图存，事尚有亟乎此者；以之为本，则原始要终，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窃尝自忘其愚贱，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至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得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言焉，圣人择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惟陛下俯垂圣听而已。

臣所谓未变法所亟宜行三者：一曰联各国之欢。今夫欧洲各国之事，至纷纭矣。然而约而言之，大抵英、俄两大权之所举措而已。英最孤立，而俄则有法、德之连。其所以连者，以三国皆以倾英为谋故也。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与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海。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嫣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凭五洲之锁钥者也。馀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馀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

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而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至于俄之国势，则与英悬殊。英岛国也，而俄处大陆，地势平衍，跨有二洲，游牧农渔之利最富，陆师额设之多，甲于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领以西之部落，夫已蔚为雄国矣。然自大彼得崛兴以来，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波罗特海、白海皆冻，不足以蓄船；黑海宽矣，而内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则地中海东西两头，皆英人司其门户，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争、所死龂，不能入尺寸者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威自由之海口，而其国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威，一经两海，中间径六七千迷卢，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国如此，此可谓高掌远蹠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丽失怙，而我丧师。日本荐食上国，且有以妨俄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大业，此其势所不能不争者也。于是俄既以助我为名矣，则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则俄自知兵力之单，而引以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人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奥欲为纵矣。且使法人报德之志，日久而衰，则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适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国之大略也。

至于泰东今日之局，俄、日殆不可解之深仇。日于俄之助我也怨浅，于俄之以我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韩之所为，尤使日人噎媢不能出气。故乙未至今，两国伧儴，争为战备，简军峙粮，无一息之逸，吾沿海米价，为之昂腾。度日本之未与俄告绝者，恐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国也，往者泰东西有事，英

罔不执牛耳者矣。顾近岁以来，独若谦让未遑，不敢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军之费已重，属地过多，恐窭薮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规，民主者不甚以并兼为利，二也；为各国所妬娟者深，己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与各国日有违言，国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绩，备极崇闳，今即不争，已多厚实，争之而胜，增者无多；争之不胜，国荣顿减，故常以持盈保泰为事，五也；君王后享国六十年矣，即位以来，国之富强日臻，己之身名俱泰，为其前史所未有，当国者咸思保其晚节，不忍轻举，六也。以此六故，虽武备日脩，力足以与人争先，而无往不为持重，此客岁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闻其近月以来，稍稍变矣。变则英、日两岛国，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东略；而俄人不能为让，则东方战事始殷然矣。至既战之后，各国之离合错综，与其胜败之数，虽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国皆以日本为必危；去岁土希之战，论者又以希腊为宜胜，及其事验明白，皆异人言。是故事变之来，非臣愚所能豫决。而所决然可知者，则我必受其敝而已。盖外国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澜之安也，则蛟龙鲸鲲，翔泳奔突，奋迅悦豫于涛波之中，皆宽廓有余，而不足为患；及其聚为海啸，则浑乱荡潏，水之百怪，皆郁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而所冲之地，田庐民舍，罔不被灾者矣。是故目前东方之祸，苟有术以弭之，亟宜早为之所。

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皇帝陛下是也。设今者陛下奋宸断、降德音，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皇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持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民人。继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义所可许者，吾将悉许之无所靳。且吾将变法进治，俾中西

永永协和，惟各国之助我。而其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者，吾将与有义之国为连以御伐之。夫如是，则不待陛下词之毕，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伏惟陛下所遭之时，为中国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则陛下应机发业，亦当出于帝王所未尝为。陛下果采臣言，则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而扬其灵，下之有以拯神州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可已之兵争而弭其祸。陛下一举，贤于尧、舜、禹、汤、文、武远矣。此臣所不胜为陛下大愿者也。夫帝王会同，在西国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则有如是之效验者，在西国则为数见而不鲜，在中国则为旷古而非常也。至于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

二曰结百姓之心。臣闻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贾谊亦曰："圣人有金城，民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民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降至宋臣苏轼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结人心为本。此以见自古立国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国本或摇者也。其在一统无外之世，固为重矣，而处权均力敌之时，其重倍之。此诚今日陛下所宜戒儆恐惧而常目在之者也。伏惟圣清受命，自入关定鼎以来，首革有明之秕政，作则垂宪，加意优民，刑章赋役，尤所反复详审。盖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未尝用一虐刑也，未尝加一苛赋也，未尝兴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终身不知征税繇役为何事者。此其爱民之德，不徒远迈前朝，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夫国家惠保黎元，至于如此，而臣犹以深结人心戒陛下者，无他，善政经久，则习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规孔多，则吏为屯膏，而下乃疾视。而其尤患者，则在尊卑阔绝，上下之情不交。兵民亿兆，虽欲效忠致爱于陛下，而其

道莫由也。臣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日见相亲，抚循教训，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将贵君尊，势分相绝，招之以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资虽殊，而贪生之情则一。行陈之间，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已之恩义利害故也。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陈争先，虽挫而不溃也。至其次则衔恩顾义，不忍弃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亲矣，则其赏罚必明，所以顾恤其私者亦必至。伤残则有养废之廪禄，陈亡则其妻子无饥寒，夫如是，则亦誓死而勿去矣。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觊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陈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卤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夫以今日战事之烈，火器之威，其枪炮之利钝悬殊，将领之贤不肖相绝者，固无论矣。至于工力悉敌之际，则胜败之数，悉以士气之振苶，人心之坚脆为分。以后之兵，当其前二，摧枯拉朽，岂待言哉！外国知其然也，故其国主将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抚循士大夫为最急。德主于宫禁之内，特设武备学堂，亲选英俊少年，己为之师，躬行训练。而甲午之役，日本国主亦亲驻广岛，收恤伤亡，其皇后以中宫之尊，躬率妃嫔，为军士织带调药。呜呼，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夫今日中国之事，其可为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甲午之辽东，客岁之胶、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作为，民情之所见端，臣具有廉耻，为国讳恶，有不忍为陛下尽言者。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家

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难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慈石吸铁然，互相牵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之爱力全无，抵拒舛驰，而其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以此而当外洋，犹以腐肉齿利剑也。虽然，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也，亦自反其所以附民者而已矣。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为陛下惠养此民者，不过数千之州县而已，为陛下统辖此兵者，不过数百之将领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盗其刍者也，其不见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将领之可畏犹鬼神，生养不为之谋，穷屈无所于诉，而日夜厉以征求敲扑之事。民生是群，不知何所可恋；士从是军，不识为谁而战。则其忘陛下之帝力于何有也，不亦宜乎？且民既不知其国之可爱矣，则陛下虽岁筹无限之费，以庀新器，练新军，部勒止齐，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无事，常派大臣为之检阅，其巧密精练，皆可为无穷之美观；独至一旦有急，则相率以随前者之覆辙，此列御寇所谓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况其未必能及此也。议者将谓昔中国之兵亦尝强矣，不必如西人所为而后可用也。则臣应之曰：不然。盖事之利钝，起于相较，至于兵为尤然。战者，敌也，必经权奇正，事事可与人相敌，而后可以言战，而有一胜之可期。使其不然，则未战而败形已具。日者，中国之敌，非西人也。至于内乱，则草寇耳。与草寇敌，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军，在前则为精兵，在今则至不足道。犹用其制，必败无疑。何则？其所与校者异也。今者中国制度，固与外洋悬殊，君民之间，必不能如彼之轻简。然兵战之事，存亡所关，急宜略师其意，起而为之。臣之愚计，欲请陛下于臣前言出洋回国之便，亲至沿海各省，巡狩省方，纵民聚观嵩呼，瞻识共主；又为躬阅防练各军，誓诰鼓厉，振其志气。近事俄主即位加冕，与英国君王后金刚钻喜，皆游宴各部，听民纵观，亲加劳慰，其时举国之民，懽忭感泣，

人人有戴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夫中国之民，爱主之心亦犹是也，特陛下忽而远之，故隐而不见耳。一朝振之，其气百倍，敌国见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爱陛下，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为至计，不可忽也。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闻国家变法之时，其难有二：一曰抑侥倖之门；一曰破把持之局。侥倖者，自新进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旧而言之也。然而抑侥倖难矣，而破把持尤难。何以知其然也？国家当奋发有为之际，势不能不开功名之门，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侥倖者，中无所有也，而有意于天子之爵禄，于是则养交游谈，甚者或拜私门行苞苴以规进取。虽然进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则受者难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负乘而败，则必无幸矣。故抑之虽难而实易也。至于把持之局之难破，则自古而已然。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无君子。但使其人不知当世之务，不察理势之真，则奋其偏见，皆可与为治者力争，虽刑黜有所不顾，其所称引者，动缘祖宗之法制，贤圣之遗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故其持论，和者常多。及其既多，则虽以人君之权，有不能与其臣下争胜者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可谓英主之壮图，然与其臣公叔成诸人往复十余周而后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虽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时不得已之计也，乃一时为之助而匡辅者少，为之攻而排击者多，于是党论纷淆，而宋治亦终不振矣。然此犹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国如此。至于小人之把持，则其术尤工，而其害有不胜偻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于智虑之有所不周，意见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则出于营私自利而已矣。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

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捨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进也。且今者中国变法之难，不必改用西法而后尔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则虽经典之所载，祖训之所垂，不能据之以敌把持之势。

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谨圜法者，王者之大政也，著于礼经，载之会典。且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此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之所无。日者尝有人焉，欲为陛下立圜法矣，以一两五钱为制，色均权等，此法立则民无以滋其巧伪，而吏无以售其姦，而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顾何以事经部臣议复以为多所窒碍而万不可行乎？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与外洋议及加税，则英人常以为言，以谓吾不病中国之抽厘，所抽重轻，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货，必示以一定税则，然后可以操筹计赢，不至亏折。而中国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轻，毫无定制。夫取于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义也。且赋民无法，则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损至多。合天下而计之，则国财之耗于无形者不少。今陛下试取其法而整顿之，而观各省之督抚官吏以为何如？由此而推之，则陛下欲变科举考试之法，则必有收科举考试之利者以为不便矣。陛下欲废弓箭，用枪炮，毁沙艇，易轮船，罢漕运，收折色，讲河工，用西法，诸如此者，皆必有收前利者以后之变法为大不便。总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则把持愈多，而变之愈不易，不必问其为中法为西法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而近人之论李斯，亦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痛矣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为彼把持者之计亦短矣。譬之树之有虫，人一身之有蛊，聚

而嘬之，以为得计，而不念及其已甚，则树殭人亡，而已亦与偕尽。此庄周所谓濡需豕蝨者也。使其幡然变计，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则一身虽不必利，犹可以及其子孙。况夫处富强之国，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转移之间耳！

是以臣之愚计，以谓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利者，故虽至不得已而图改革，其于小人必有所龃龉而不安。历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伤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龃龉而变之不难，则古今安得有亡国哉？臣闻帝王之用心，与众庶异。众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贤之士，尚有忘己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则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栉者堕发"。然而栉不止者，所损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数人之私戚，而废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则变法为虚言。陛下果有意于讲变革、图富强，亦在断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陛下果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开，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陋，继今而言之。

鸦乘羊者*

羊徐行邱陇间。鸦踏其背而俯啄，状若甚适者。羊狼顾曰："吾知尔不敢以是施诸彼犬也。"鸦噪曰："然！微子言，吾亦自知之。吾方戴雄而乘雌。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何常，视所与接者而已矣。今子雌也，奚怪吾之雄乎？"羊欿然无以应，垂頟齧草，而与鸦相忘。伊术曰，"痛矣，鸦之为言也。先志有之：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讐也"。

《如后患何》按语**

严复曰：谢安石有言，有识者不异人意。观于前论，岂不然哉！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闺秀诣理之小说，傅胶鞔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枨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其所称中国得天之厚，皆实录无虚词，得有为者席之以兴，诚哉，其可畏也！

所谓现任大元帅者，盖乌里西子爵，其平居论中国之大可用同此。彼盖得于戈登也。昨又见他报载，俄国闺秀名鄂尔喀讷维考福者，论其国借旅顺口事，旨亦同此。且谓德人犯天下不韪，以规

---

*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国闻报》载有永福、力钟所译《英会计报论欧亚今日相关之势西历十二月二十五号》一文。文后有译者案，中云："吾师侯官严先生所译希腊《伊术寓言》有曰《鸦乘羊者》。……"，本篇即据此段引文辑出。此文当译于一八九八年二月或以前。严氏生平所译，大都为专著。此则系早期所译的短篇文字，有感于时事而发者，今附录于论文之中。

**《如后患何》系翻译文字，王学廉译，载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国闻报》。本文系严复在译文后所作的按语。

胶澳，恐他日者租限未满，以得去为幸也。之数公者，皆当世达人，或居中国日久，详审后发，必当灼有所见而后云然也。

西洋谶纬之家谓一千八百九十八为应谶之年，天下古今大变局将见于此；而中国如烧饼歌、黄蘖山人诗皆隐约有预言者与相应，然神道惝恍，纬谶支离，固格物君子所不宜道者。第以人事物理求之，则固数过时可治化之事。往者由亚而欧，由欧而墨，今者由墨而复西行入亚，此所谓凡动必复者也。二百年来之天运人事皆为其通而不为其塞。汽机电气既用，地球固弹丸耳。夫非澳二洲之内地鬲绝深夐，所谓天阏奥区，绝无通理，乃今者皆施缰索为移实之用；而谓五洲上腴如中国者，可深闭固拒以守其四千年之旧俗，虽至愚者，知其不然矣。故百余岁来，吾之外事皆抑之愈跃，塞之愈洞，惟不知大易随时之义，致如此耳。然而忧戚患难，皆所以玉汝于成。前论云云，必然之数，特吾党善为之，则其然也早；不善为之，则其然也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要不出此二言已耳。诸公以为何如？

有如三保*

今者执中国之涂人而强聒之曰：世法不变，将有灭种之祸，不又亡国而已。则强者必怒于形，弱者必怒于色；而黠者且目笑而存之，其心以为自中国驱夷无术，汉奸孔多，利在变法，取已成之制度，而纷更之，因势乘便，以规富贵，故为此不可知未曾有之危词，助彼族相恫愒。不然，中国以四百四十四万九千方米卢之地，开国自黄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孳乳寖多，而有三百四十一兆一十八万之民众；纵世运有盛衰，而天运循环，互为雄雌，亡国且不必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三、四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十六日）《国闻报》。

然,何所谓灭种者?此其说甚伟。使其果然,则吾辈与彼,均可式食式饮而听天下事之自至。夫人情乐逸休而苦劳动,利守旧而惮谋新,吾与若情一而已。且以一二人倡为危论,以扰天下优游暇豫之心者,天下之所恶也。且其甚为怪民,为妖言。彼且不恨外仇,而恨倡为是言以形其丑辱。以眇眇之身[1],集高墉而为群矢的,智者所不为。往者江浙之间,有五通神,淫祀也。天大雨淫潦,一狂生取其像横水中,为砅以过。俄而乡民至,大惊畏,跪起其像,拂拭之,复其位而去。其夕五通见梦曰:"吾为砅潦中,时日不利耳。尔何物?乃众辱我!罪死无赦!"遂病热死。今之从政者,大抵五通神。东西洋诸国为狂生,而持危言竦论痛哭流涕以道之者,则乡愚也。其见怪梦而责死,又胡疑乎!虽然,使其身蒙祸,而国势尊,民智进,虽灭死何足恨。独恨危身亡躯,于时事无丝毫补耳!夫人生于一群之中,犹大质之一点,其为力本微。昌言驾说,犯天下之所不喜,被讥弹,蒙谤议,甚且危身亡躯,是亦可以已矣。而犹强聒不舍者,盖其心以为民之于国,犹子之事父母也。孔子不云乎:"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此其被讥弹,蒙谤议,甚且危身亡躯而不见可悔者,守孔子之道而不敢畔云尔。

今夫灭种之祸,不睹事物之真者,咸不知其所谓。吾且不必本动植之事,取群学之例而言之,但取众人耳目之所睹听者而言之,已可见矣。今天下官民所交困者,非钱荒谷贵二事乎?吾辈试思:钱之所以荒,谷之所以贵,与夫钱荒谷贵之流极,则于时事之艰、种之难存,思过半矣。驱夷闭关之说既不可行,则中外之通,日甚一日,虽甚愚亦知之。既通矣,则中外食货,犹水互注,必趋于平,又无疑也。数十年来,泰西日本皆废银而用金,故其银为无用而价跌。彼跌之则我不能独腾,而吾银亦日贱,于是前之受银者,降至

---

[1] 原作"藐藐之身",今从《国闻报汇编》。

七八折不止①，而官始困矣。至于谷贵，则其祸尤烈。二十年以前，编户②之家，月得三千，有以资八口，至于今则养两人殆不足。夫如是，则前之三餐者，今则两餐矣；前之两餐者，今
且如颜鲁公举家食粥者有之，饥饿不能出门户者有之

吾尝闻化学家之说，物之焚也，皆以其质与养气合
有快焚，有慢焚。快焚者，火烈具举，顷刻灰烬是也；慢
木之槁腐，如铜铁之绣〔锈〕涩是也。二者迟速虽不同，
烬。由是推之，则世间亦有快饿死，有慢饿死。快饿死
鼠，粮食罄尽，转为沟瘠是也；慢饿死者，饮食不蠲，颇颔
潜削，乃成羸民，疾疫一兴，如风扫箨，男女老少，争归
诸君试闭目静念，今日谷贵如此，一府一县罹此祸者凡有
老迈者何以终天年，其幼少者何以遂其长养。而且仓廪不
日衰，争夺既兴，世且大乱。今者外国取通，尚不外沿海各
而粜贱卖贵，已足使吾民之病如此。设他日遍地通商，而吾
不知所以为待之术，则其祸当如何？则知吾灭种之说，非
词，而为信而有征者矣。悲夫！

于是闻吾说者，乃谓此所以海禁万不可开，和约必不可
惟抵死守吾驱彝之策③而已，庶有豸乎？此其所云，果能必济
非至策，固亦大妙；而无如观五十年来之国事阅历，使其人略有识解，应当知此法之必不可行，尝试为之，亡灭更速。且即使可行，亦非至策云者，盖即竭力而济，亦不过将此局面推之后来，且发迟而其祸更烈。天下之至不仁，莫若苟且自救，祸遗后人。地学家谓澳洲以夐远不通之故，其中动植诸物，皆比欧亚为后一期，如甘噶卢鸭嘴獭之类，前者虽有以自存，今者与旧洲忽通，前种皆站不住。可

---

① 原作"不至"，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遍户"，今从《国闻报汇编》。

③ 原"欧彝之策"，今从《国闻报汇编》。

知外物之来，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1]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厉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哉！又有一种自命智计之士，以谓周利则凶年不杀，故明知国势既危，其心之谋利益至，而能事又不足取外以附内，而徒侵夺于同种并国之中。以智侵愚，以强暴弱，民为质点，爱力全无，所谓自侮而后人侮，自伐而后人伐。如此者，皆灭种功臣，而他日乱世多财，自存无术，其亡更速，则置之不足道也。

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然天下无论何教，既明天人相与之际矣，皆必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贪他财为首事。而吾党试自省此五者，果无犯否，而后更课其精，如是乃为真保教。不然，则孔教自存，灭之者正公等耳，虽日打锣伐鼓无益也。且孔子当日，其拳拳宗国之爱为何如？设其时秦、楚、吴、越有分东鲁之说，吾意孔子当另有事在，必不率其门弟子，如由、求、予、赐诸人，向三家求差谋保；而洙、泗之间，弦歌自若，一若漠不相关也者；又不至推六经诸纬，委为天心国运可知。且《记》〔《语》〕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必不因四国为夷狄，而绝不考其行事，而谋所以应付之方。然则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且外人常谓以中土士夫今日之居心行事而言，则三千年教泽，结果不过如是，自然其教有受弊根苗，所以衍成今日之世道。然则累孔教，废孔教，正是我辈。只须我辈砥节砺行，孔教固不必保而自保矣。

本馆数日前接到泰西访事友人一信，今略陈之，则我辈凡为中

[1] 原作"疆立"，今从《国闻报汇编》。

国男子者，皆当愧死。信云：前有法兰西人名迈达者，为福建船厂雇为教习有年。娶一粤女为妇，伉俪甚笃。生二女一男，长者今过笄矣。迈归，挈之回法，入学皆通达。去岁自德占胶州、俄租旅顺之后，欧洲国论纷纭，皆云瓜分之局已具。是二女者，日夜流涕，至忘寝食。每日早起，有闻卖报纸过者，必讯其中有中国事否，有则必购阅之，阅已复哭。见其弟，则勖其努力为学，后日归华，为黄种出死力也。此固友人亲见之者，非谬悠之说也。其书后尚云：华人素斥西洋为夷狄，而不知此中人民，君民相与之诚。伉俪之笃，父子之爱，朋友之信，过吾中国之常人千万也，则其说狂而悖矣。嗟乎！诸公何必学孔子，但能以迈二女子之心为心，则不佞高枕无忧，有以知中国之不亡矣。因与客论保种、保国、保教三事而覼缕如此。

保教余义*

合一群之人，建国于地球之面。人身，有形之物也，凡百器用与其规制，均有形之事也。然莫不共奉一空理，以为之宗主。此空理者，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思之而不测。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之细，乃无一事不依此空理而行。其渐且至举念之间，梦寐之际，亦无心不据此空理而起也。此空理则教宗是矣。自非禽兽，即土番苗民，其形象既完全为人，则莫不奉教，其文化之浅深不同，则其教之精粗亦不同。大率必其教之宗旨适合乎此群人之智识，则此教即可行于此群中；而此群人亦可因奉此教之故，而自成一特性。故风俗与教宗可以互相固结者也。

中国孔子以前之古教，不可考矣。自秦以后，乃有信史。据史

---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七、八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九、二十日）《国闻报》，分为《保教余义》上与《保教余义》下两部分刊登。

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夫孔教之行于中国，为时若此之久，为力若此之专，即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之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旅顺、威海、胶州之割，关税、厘金、铁路、矿产之约，举国视之不甚措意，偶有言及者，如秦人道越人之肥瘠。独至春间，独逸营兵狼藉即墨孔庙之事，乃大哗愤。士夫固然，商贾行旅之徒，亦颇汹汹。欧人视之，相与骇笑，以为此与印度当日屈伏于英，曾不为耻，忽闻营中所给火药中有豕膏，以为此即破其教门，乃相率而叛，其情节正同也。虽然，西人即作是言，亦因此可以见支那信教之深，于国于种，未尝无益。且其言果确，则西人亦安得视我为无教之人，而夷之于非、澳之土族哉！

往见西人地图，每地各以色为标识，表明各教所行之地。一种以支那与蒙古、西藏、暹罗同色，谓行佛教。又一种以支那、悉毕尔与非洲、澳洲之腹地同色，谓行土教。问其何以为佛教？曰：验人之信何教，当观其妇人孺子，不在贤士大夫也；当观其穷乡僻壤，不在通都大邑也；当观其闾阎日用，不在朝聘会同也。今支那之妇女孺子，则天堂、地狱、菩萨、阎王之说，无不知之，而问以颜渊、子路、子游、子张为何如人，则不知矣。支那之穷乡僻壤，苟有人迹，则必有佛寺尼庵，岁时伏腊，匍匐呼吁，则必在是，无有祈祷孔子者矣。至于闾阎日用，则言语之所称用，风俗之所习惯，尤多与佛教相连缀者，指不胜屈焉。据此三者，尚得①谓之非佛教乎！问其何以为土教？则曰：遍地球不文明之国所行土教，有二大例：一曰多鬼神，

① 原作“当得”，今从《国闻报汇编》。

二曰不平等。支那名山大川，风雷雨露，一村一社各有神。东南各省则拜蛙以为神，河工之官则拜蛇以为神，载之祀典，不以为诞。时宪书者，国家之正朔也。吉神凶神，罗列其上，亦不以为诞。此非多鬼神而何？官役民若奴隶，男役女若奴隶，盖律例如此也，此非不平等而何？据此二者，尚得谓之非土教乎！是二说也，欧人所云然，支那人即欲辨之。恶得而辨之？平心思之，则实有尸之者矣！

孔教之高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春秋》则有大同之学。苟得其绪，并非附会，此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既不用孔教，则人之原性，必须用一教，始能慰藉其心魂。于是适值佛法东来，其小乘阿含一部，所说三涂六道，实为多鬼神之说，与不开化人之脑气最合，遂不觉用之甚多，而成为风俗。盖民智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矣。然则支那今日实未尝行孔教，即欧人之据目前之迹以相訾謷者，与孔教乎何与？今日支那果何从而明孔教哉！夫不读万国之书，不能明一先生之说也。

保种余义*

支那古语云：天道好生。吾不解造物者之必以造万物为嗜好也。其故何耶？此姑不论。但论其既好生物，则必有生而无死，而后可谓之好生。若云有生无死，则地不能容，故不容不死。不知同

---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十二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国闻报》。

此一器，容积既满，则不能再加，必减其数而后可。此我等之智则然，此所以成其为局于形器之人也。若造物则当不如是，使造物而亦如是，则其智能与吾等耳，吾何为而奉之哉！今若反之曰：上天好杀。正惟好杀，故不能不生。盖生者正所以备杀之材料，故言好生则不当有死，言好杀则不能不生。同一臆测，顾其说不强于好生之说耶？吾作此说，非一人之私言也。英达尔温氏曰："生物之初，官器至简，然既托物以为养，则不能不争；既争，则优者胜而劣者败，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既传，则复于优者中再争，而尤优者获传焉。如此递相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有官品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达氏之说，今之学问家与政事家咸奉以为宗。盖争存天择之理，其说不可易矣。

以今日之时事论，白人在一千五百年前，未出欧洲之境，而与黄人有大争数次，实系乎两族之兴亡，而其时黄人已不能得志于白人。第一次波斯亚答泽耳士起倾国之众以伐希腊，而为米地斯多基利所败。第二次蒙古遏底拉深入罗马境，而为那底亚所败。第三次阿剌伯耶昔第二逾比利牛斯山欲伏全欧，而为沙尔马的尔所败。第四次蒙古[1]成吉斯渡多恼河而西，以攻日尔曼，既胜矣，终惮欧人之勇，遂不敢复西。此数事者，白人有一不胜，则不能保全其自主，若一经服于他族，则失其独立不羁之气。白人之能有今日与否，未可知矣。而白人乃能联为一气，致死不渝，终不予其权于黄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二百年间之事，图书明备，见闻相接，然岂凿空之谈哉！

今数雄已灭，所存大东之数国而已。夫黄种之所亡于黑种、红

---

[1] 原作"第四蒙古"，今从《国闻报汇编》。

种、棕种者，岂智力之足抗白人哉！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故得须臾无死耳。合亚洲黄人号八百兆，而支那居其半，支那之人亦窃恃此以无恐，然吾窃虑支那之民虽众，未可恃也。夫支那有此生齿者，非恃其天时地利之美，休养生息之宜，以有此也。其故实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往往一人之身，餬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支那妇人，又凡事①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亟亟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而国家又从无移民之法，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

夫此群中均身体弱智识昏之人，则其人愈多，为累愈甚，于是虽有善者，必为不善者所累，而自促其生。积数十人或数百人以累一人，是不啻以勤俭自立之人，受役于遊惰无业之人也。而有志者先死，因而劣者反传，而优者反灭。然若优者尽死，则劣者亦必不能自存，灭种是矣。此与达氏之言相反。非相反也。盖前之说，论全球之进化；而此之说，乃一支之退化也。退之不已，可以自灭，况加以白人之逼迫哉！欧人近创择种留良之说，其入手之次，在于制

① 原作"凡人"，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限婚姻。其说也，白人尚欲自行之，况于支那乎！夫天下之事，莫大于进种，又莫难于进种，进与退之间，固无中立之地哉！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赞币而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积习已久，不可骤更，乃不得已而以书院济之，十八行省中，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之稍大者，亦往往有焉。书院之大者，岁糜数万金之款，聚生徒数百人；其小者，亦必有名额数十。月必有课，课必第其甲乙。官若师则视其甲乙以奖励之。若师若弟子，均有所事事，而学校之意遂寄于书院矣。木之老也，必荣其歧；事之弊也，必贵其式。有内阁而又有军机，有地方官而又有局所，其同一故哉！然书院之兴，虽较胜于学校，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而其不切于当世之务，则与八股试帖等。士之当穷居，则忍饥寒，事占毕。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过曰：得科第而已。应试之具之外，一物不知，无论事物之赜，古今之通，天下所厚望于儒生者，彼不能举其万一。即市侩贩夫，目不知书，而既阅历于世者甚亲，其识或出儒生之上。于是举世不见通儒之用，而儒术遂为天下病。况乎叔世俗漓，机械百出，当其伏处，苟能咿唔，作可解不可解之文字，尚能藏其拙也。一旦通籍，则尽弃其诗书乐礼之空谈，而从事簿书期

---

* 原载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十一日）《国闻报》。

会之实事。非独其事非所素习也，即其情亦非己所素知。在捷给者，或不难尽更其面目；其迟钝者，仍不免有平夙作诸生时之故态，而因以为仕病。盖章缝之道苦矣。有识之士，深维世变，见夫士气不振，官常不肃，学业不修，政事不举，一一均由于所学之非；乃相与慷慨叹诧而言曰：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而治毕举焉。斯言也，一唱而百和，凡为有志，莫不然之。虽然，以此论矫当世之论则可耳，若果见诸施行，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

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

然则将何为而后可？曰：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如谓政治之名位，则有实任之可见，如今日之公卿百执事然，人自能贵而取之；学问之名位，既与仕宦不相涉，谁愿之哉？则治学者不几于无人乎？不知名位之称，本无一定。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

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治事之官，不过受其成而已，国家则计其效而尊辱之。如是，则政治之家亦有所凭依，以事逸而名荣，非两得之道哉？且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①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方其未仕，仅观其言，即可信其能行；及其不能，则必以伪出之，而上不得已亦以伪应焉，而上下于是乎交困，天下古今，尝有始事之初，不过一念之失，而其末也，则弊大形，极天下之力而不足挽回，此类也哉！

论译才之难*

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涂，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京内外各学堂所习书，皆必待译而后具。叩其所以然之故，则曰：中国自有学，且其文字典贵疏达，远出五洲之上，奈何舍此而芸人乎？且大学堂所陶铸，皆既成名之士，举令习洋语，将贻天下观笑，故不为也。顾今日旧译之西书已若干种，他日每岁所出新译者将几何编？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

然此不具论。即译才岂易言哉！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

① 原作"起言"，今从《国闻报汇编》。

* 原载一八九八年九月一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国闻报》。

《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敝精神为之,不亦可笑[①]耶?往吾不信其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尔《进说》数段,再四读,不能通其意。因托友人取原书试译首段,以资互发。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乃悟前言非过当也。今本馆请并列之,以供诸公共鉴何如?

《昌言报》原译

第一论论进境之理

言进境者,至噤口敝舌而人云云而后可,考其进境何如也。

友人同段译稿

原进

夫世俗之言进也,说屡迁,而其义也混。有以滋长为进者,如国则指其民人之加多,与其幅帧[员]之弥广;有以所产之丰歉言进者,则树畜工虞之事是已;有时以所殖之美恶良楛言进,有时以操术之巧拙精粗言进,举无定矣。至于验德智之进否,则第人品能事之高下;言学问艺术之进否,则又视其思索之所及,与夫制作之所成。感物造耑,随地而易,盖不仅殽杂不章而已,谬误则太半也。夫言进有道,今既置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其形矣。则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将徒见其发现外缘之先后,而不悟有内因焉实为之本。外缘者是内因所呈露之端倪,有所待而后能变者也。是故彼论一国一群之进化也,徒诧于人民欲求之日得,居养之日优,抑其生命之日安,财产之不寇,与其优游多行,日以自由,而无所抑困;而不知是国与群之中,必其条理形官有其先变者存,夫而后乃有是之显效也。惟常

① 原作"不可笑耶",今从《国闻报汇编》。

智不离人见，而穷理因以不精。不离人见者，举两间之变境，皆自人之利不利而进退之。苟利斯以为进矣，苟不利斯以为不进矣。而不知求进理之真实，必尽祛人见，而后其变之性情体用可得言也。今有为地学者，不知地体之进有大例，不系夫生民之初、生民之后也，乃凡水土奠分草天本条之事，皆执民居、民食以验天演之浅深，于地学庸有当乎。故原进者，必就进以言进，而凡与进同时而并著，及夫利我之境，偶与偕行，皆不容稍杂于其际。能如是，则进之真可以见矣。

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此段所谓未祛人见，即庄周所谓其见未始出于非人，息之至深而后有此。《昌言报》一述一受，贸然为之，无怪其满纸唵〔唫〕呓也。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吾愿后生以为戒也。

西学门径功用*

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此即教学二事之起点。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耳。究之语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杨雄言："言，心声

* 本文是严复在通艺学堂所作的演说辞，原载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初八日）《国闻报》。题作《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

也；书，心画也。”最为谛当。英儒培根亦云：“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顾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情如诗词之类，最显者中国之《离骚》。理，凡载道谈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记事之文，亦用此以为求理之资，所谓由博反约、博文约礼皆此意也。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①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倍根言：“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佛所谓墙壁瓦砾，皆说无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

---

① 原作“分谓”，今从《国闻报汇编》。

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烫人也，今日见烛，手触之而烂；明日又见炉，足践之而又烂；至于第三次，无论何地，见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热者，即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且苟欲伤人，且举以触之。此用内导之最浅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烫人一语。其所以举火伤物者，即是外导术。盖外导术，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断，火能烫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烫人是断。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则试验印证之事矣。故曰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名学析之至细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须知格致所用之术，质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何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故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玄者悬也，谓其不落遥际，理该众事者也。玄学一名、二数，自九章至微积，方维皆丽焉。人不事玄学，则无由审必然之理，而拟于无所可拟。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故专事此学，则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则继之以玄著学，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玄著学，一力，力即气也。水、火、音、光、电磁诸学，皆力之变也。二质，质学即化学也。力质学明，然后知因果之相待。无无因之果，无无果之因，一也；因同则果同，果钜则因钜，二也。而一切谬悠如风水、星命、机祥之说，举不足以

惑之矣。然玄著学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如汽动则机行，气轻则风至是也，而无悠久繁变之事，而心德之能，犹未备也，故必受之以著学。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专门之物者也。如天学，如地学，如人学，如动植之学。非天学无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学无以真知宙之长。二学者精，其人心犹病卑狭鄙陋者，盖亦罕矣！至于人学，其蕃变犹明，而于人事至近。夫如是，其于学庶几备矣。然而尚未尽也，必事生理之学，其统名曰拜欧劳介，而分之则体用学、官骸学是也。又必事心理之学，生、心二理明，而后终之以群学。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夫惟人心最贵，故有志之士，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详。而人道始于一身，次于一家，终于一国。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而人生有群，又必知所以保国善群之事，学而至此，殆庶几矣。诸君子力富而志卓，有心力者任自为之，仆略识涂径，聊为老马之导，非曰能之也。

界说五例*

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

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

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

---

* 这段文字见章士钊《孤桐杂记》，载《青鹤》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章士钊说：“顷见某报载先生为王书衡所书《界说五例》”，可见本文前此已经在某报发表。《界说五例》文后题：“戊戌八月四日为书衡学兄作此，严复时在通艺学堂。”王式通字书衡。严复是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八月初三日曾到通艺学堂演说（见《西学门径功用》题解），四日当仍在该学堂。

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

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

《日本宪法义解》序*

《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卷，日本伊藤博文撰，金粟斋属桐乡沈纮译。既卒事，以序诿侯官严复。案其书凡七章，章各为条若干，为天皇者十有七，为臣民权利义务者十有五，为帝国议会者二十有二，为国务大臣枢密顾问者二，为司法者五，为会计者十有一，为补则者一，总七章七十三条。而日本维新之规，凡所以体国保民，纪纲四国，经纬万端者，具于此矣。斯大礼必简之义也。义解者，所以达宪法之恉，而明夫其用者也。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故是编者，谓之日本帝国宪法可耳，若以概欧洲立宪之制，则亦有舛驰不相比附者矣。此读者所要知者也。

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殊，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执其泽束虏使之法，挟天祖之重，出死力保持，求与之终古，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此为治之家所为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强之效，抑其末已。是故日本帝国宪法者，非明治维新之众之所能为也，日本通国之人实为之，

---

* 《日本宪法义解》日本伊藤博文著。中文有两种译本，一为丁德威译，日本秀光社印，无严复序文。一为沈纮译，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金粟斋铅印本，卷首有此序。

又非日本通国之人之所能为也，日本所席之旧治，与所遭之时世实为之。盖一果之成，固必有其无数因者，合而使之，必出于此。使见者而曰是某与某之业也，其于言治谬矣。

辛丑三月侯官严复序

译斯氏《计学》例言*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陋，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

然则何不径称计学，而名《原富》？曰：从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书体例，亦与后人所撰计学，稍有不同：达用多于明体，一也；匡谬急于讲学，二也。其中所论，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罗之言，于计学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学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云尔。故《原富》者，计学之书，而非讲计学者之正法也。

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

---

* 此系严复所译英国斯密·亚丹（Adam Smith, 1723—1790）《原富》（An T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 Wealth of Nations, 或译作《国富论》）中的译事例言，作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林严合钞》、《严几道诗文钞》及《现代十大家文钞》均有本文选录。今据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本。

于各家之著述者无论已。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至于泰西，则希腊、罗马，代有专家。而斯密氏所亲承之师友，若庚智仑，若特嘉尔，若图华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孙，若洛克，若孟德斯鸠[1]，若麦庚斯，若柏柢，其言论謦欬，皆散见于本书。而所标重农之旨，大抵法国自然学会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

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著，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马夏律诸书，则渐入外籀，为微积曲线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逐译，乃有以尽此学之源流，而无后时之叹。此则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后生可畏，知必有赓续而成之者矣。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

理在目前，而未及其时，虽贤哲有所不见。今如以金为财，二百年以往，泰西几无人不然。自斯密出，始知其物为百货之一，如

---

[1] 孟德斯鸠，南洋公学译书院本作“满特斯鸠”。按：严复在所译《法意》为他作的传记作“孟德斯鸠”。今据商务本改。

博进之筹，取前民用，无可独珍。此自今日观之，若无甚高之论，难明之理者；然使吾辈生于往日，未必不随俗作见，并为一谈也。试观中国道、咸间，计臣之所论议施行，与今日朝士之言通商，可以悟矣。是故一理既明之后，若揭日月而行。而当长夜漫漫，习非胜是之日，则必知几之神，旷世之识而后与之，此不独理财之一事然也。

由于以金为财，故论通商，则必争进出差之正负。既断断于进出差之正负，则商约随地皆荆棘矣，极力以求抵制之术，甚者或以兴戎，而不悟国之贫富，不关在此。此亦亚东言富强者所人人皆坠之云雾，而斯密能独醒于二百年以往，此其所以为难能也。

争进出差之正负，斯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过于英国者乎？有外输之奖，有掣还之税，有海运之条例，凡此皆为抵制设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且延缘而失美洲。自斯密论出，乃商贾亦知此类之政，名曰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于是翕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歌白尼、奈端之言天运，其说所不可复摇者，以可坐致数千万年过去未来之躔度，而无杪忽之差也。斯密《计学》之例，所以无可致疑者，亦以与之冥同则利，与之舛驰则害故耳。

保商专利诸政，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遏国中商业之发达，是以言计者群然非之。非之诚是也，然既行之后，欲与更张，则其事又不可以不谨。盖人心浮动，而身被之者，常有不可道之灾故也。已寘母本，不可复收，一也；事已成习，不可猝改，二也。故变法之际，无论旧法之何等非计，新政之如何利民，皆其令朝颁，民夕狼顾，其目前之耗失，有万万无可解免者，此变法之所以难，而维新之所以多流血也。悲夫！

言之缘物而发者，非其至也，是以知言者慎之。斯密此书，论及商贾，辄有疾首蹙额之思。后人释私平意观之，每觉所言之过，

然亦知斯密时之商贾，为何等商贾乎？税关屯栈者，公司之利也。彼以谋而沮其成，阴嗾七年之战。战费既重，而印度公司所待以撑柱其业者又不訾，事转相因，于是乎有北美之战，此其害于外者也。选议员则购推举、议榷税，则赂当轴，大坏英国之法度，此其害于内者也。此曹顾利否耳，何尝恤国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虽然，此缘物之论也。缘物之论，所持之理，恆非大公，世异情迁，则其言常过，学者守而不化，害亦从之。故缘物之论，为一时之奏札可，为一时之报章可，而以为科学所明之理必不可。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

斯密于同时国事，所最为剽击而不遗余力者，无过印度之英公司。此自今日观之，若无所过人者。顾当其时，则英公司之烨〔烜〕赫极矣，其事为开辟以来所未曾有。以数十百处污逐利之商旅，际蒙兀之积弱，印民之内讧。克来福一竖子耳，不数年间，取数百万里之版图，大与中国并者，据而有之。此亚烈山大所不能为，罗马安敦所不能致，而成吉思汗所图之而无以善后者也。其惊骇震耀各国之观听者为何如乎？顾自斯密视之，其驴非驴，马非马。上焉既不能临民以为政，下之又不足懋迁而化居。以言其政令，则鱼肉身毒之民，以言其垄断，则侵欺本国之众，徒为大盗，何裨人伦。惟其道存，故无所屈。贤哲之言论，夫岂斧于一时功利之见而为依阿也哉！呜呼，贤已！

然而犹有以斯密氏此书为纯于功利之说者，以谓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驯致其效，天理将亡，此其为言厉矣。独不知科学之事，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计也，固将非计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从而尤之，此何异读兵谋之书，而訾其伐国，睹针砭之伦，而怪其伤人乎！且吾闻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者机也。饮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即

群道之四维,缺一不行,群道乃废,礼乐之所以兴,生养之所以遂,始于耕凿,终于懋迁。出于为人者寡,出于自为者多,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藉令褒衣大袑者闻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则无怪斯密他日之悔其前论,戒学者以其意之已迁,而欲燬其讲义也。

《原富》本文,排本已多,此译所用,乃鄂斯福国学颁行新本,罗哲斯所斠阅者。罗亦计学家,著《英伦麦价考》,号翔赡,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其于是书,多所注释匡订,今录其善者附译之,以为后案。不佞间亦杂取他家之说,参合己见,以相发明,温故知新,取与好学深思者,备扬榷讨论之资云尔。

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专言荷京版克,以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又部甲后有斯密及罗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伦敦麦价表,亦从删削。又此译所附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则张菊生比部、郑稚辛孝廉于编订之余,列为数种,以便学者考订者也。

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已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覆,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嗟夫!物竞天择之用,未尝一息亡于人间。大地之轮廓,百昌之登成,止于有数。智佼者既多取之而丰,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啬。丰啬之际,盛衰系之矣。且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为是,行祸也而相以为福,祸福是非之际,微乎其微,明者犹或荧之,而况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其所以失亡者,已无艺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

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岁于兹矣。以天之道，舟车大通，通则虽欲自安于愚，无进于明，其势不可。数十百年以往，吾知黄人之子孙，将必有太息痛恨于其高曾祖父之所为者。呜呼，可不惧哉！

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八月既望
严复书于辅自然斋。

斯密亚丹传 *

斯密亚丹者，斯密其氏，亚丹其名，苏格兰之噶谷邸人也。父业律师，为其地监榷，死逾月而亚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抚遗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亲见其子成大名。而亚丹亦孝爱，终其身不娶妇，门以内，雍雍如也。亚丹生而羸弱，甫三岁，游外家，为埃及流匄所掳。寻而复归，入里小塾学书计。十四进格拉斯高乡学，十八而为巴列窝选生，资以廪饩，入英之鄂斯福国学。当十七稘中叶，英国国论最淆，教宗演事上无犯之旨。凡后此所严为立政宪法者，皆以谓叛上褻天之邪说而斥之。韩诺华氏新入英为王，英前王雅各党人，潜聚其中，阴谋所以反政者。以故国学师资窳怠，章则放纷。斯密遊于其间，独亹亹兀兀，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学术之基以立。既卒业，居额丁白拉，以辞令之学授徒，一时北部名流，多集馆下。于是而交休蒙大辟。休蒙大辟者，以哲学而兼史家，为三百年新学钜子。斯密与深相结，交久而情益亲。继而主格拉斯高名学讲习，其明年改主德行字，又时时以计学要义演说教人。盖斯密平生著作，传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德性论》次之，皆于此时肇

* 本文见南洋公学译书院版《原富》的卷首。原书首二卷出版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此文约作于是时。

其始矣。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鲁者，挟斯密以游欧洲，居法国者三十阅月。法人为自然学会，会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适副英使居巴黎，则介斯密游其曹偶，遂与拓尔古、格斯尼、摩礼利辈，皆莫逆为挚交，而斯密之见闻乃益进。

当是时，欧洲民生蕉然，大变将作，法国外则东失印度，西丧北美，内则财赋枵虚，政俗大坏。华盛顿起而与英争自立，两洲骚然。自由平等之义，所在大昌。民处困阨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归狱于古制。有识之徒，于政治宗教咸有论著。斯密生于此时，具深湛之思，值变化之会，故《原富》有作。虽曰其人赡知，抑亦时之所相也。归里杜门十年，而《原富》行于世。书出，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而同时英宰相弼德，于其学尤服膺，欲采其言，尽变英之财政。适与拿破仑相抗，兵连军兴，重未暇及也。然而弛爱尔兰入口之禁，与法人更定条约，平其酒榷，不相齮龁，则皆斯密氏之画云。夫兵者，国之蠹贼，而变法与民更始，非四封无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国债之积已多，洎连普鲁士，以抗拿破仑，海陆倥偬，斯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揞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则甚矣，道之无负于人国也。

居久之，斯密为格拉斯高国学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于额丁白拉刚囊门之某园。斯密于学靡所不窥，少具大志，欲取经世之要而一理之，道远命促，仅竟其二。《德性论》言风俗之所以成。其与同时哲学家异者，诸家言群道起于自营，《德性论》谓起于人心之相感。性岂弟，人乐与亲，与人言论，不为发端，俟有所起而后应之。机牙周给，强记多闻，举座惊叹。燕居好深湛之思，当其独往，耳目殆废。家本中赀，以学自饶，然勇于周恤，尽耗其产。死日独余楹书，以畀其外弟窦格拉斯云。

译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学》，见谓生民未有，必求其配，无

已，其《原富》乎？夫二书辞旨，奥显绝殊，而德人称之顾若此。或曰：斯密之游法也，去革命之起无几时，然于事前未闻一论及之。此以云先几之识，殆未然欤？嗟夫！此以见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亿一国之变，虽庸夫优为之，中以邀名，不中无谴。独至知言之士，一言之发，将使可复。彼宁默然者，知因缘至繁，无由施其内籀之术故也。不然，据既然之迹，推必至之势。理财禁民之际，一私之用，则祸害从之。执因而穷果，以斯密处此，犹畴人之于交食，良医之于死生，夫何难焉！虽然，吾读其书，见斯密自诡其言之见用也，则期诸乌托邦。其论四民之爱国也，则首农而黜商贾。顾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独一英国也。而死守稼律，联田主以旅距执政，乃农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变之不可知如此，虽在圣智，有时而荧。然则后之论世变者，可不谨其所发也哉！可不谨其所发也哉！

路矿议*

欧洲五十年以前无铁路。乃至于今，则如顿八纮之网，以冒大陆矣。若英伦，若法兰西，若比利时，国中铁路所经，不独都会也，村庄镇集，靡所不通。而美澳二洲，洎夫日本，起而从欧洲之后，所兴发以营造铁路者，费至不訾。由是产宏民富，民富而文明之治以兴。此其理无他，不过使市廛棣通，食货川流，尅捷程期，省节运费，化前者之跋涉险阻以为平夷利安已耳。总宇内之铁路，长

* 本文发表于《外交报》第十二期及第十三期，署名瑜壁堂来稿。此据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出版的《外交报汇编》第一册。该册选录此文，仅注明期数，未注明出版年月。据《外交报汇编》凡例说："本报月出三册，以旬之五发行。自辛丑至庚戌，适届十年，积之百期。"又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其专言外交者，有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所出《外交报》。"据此推知，本文发表的时间当在一九〇二年三月。

约四十五万弥卢英里本称，而新造者且岁增未已。夫比利时为国，广袤不足当中国之直隶，顾其铁路，乃有五千弥卢。而总中国境内所仅有者，六百弥卢而止。是故国无铁路，则通商惠工为空谈。而诸工业之中，其为所抑遏不兴者，于铁冶为尤甚。今夫铁，其诸金类之王欤？欧洲之富强，非黄白之多为之也，黑铁之盛为之也。第非铁路，则黑铁又乌从而盛乎？

方铁路之未大通也，欧美两洲所产铁，岁不过二百万顿而已。至今岁产乃二十倍此而有余。汉阳者，中国所独有之铁官也，其岁产仅二万五千顿。呜呼，可谓微尔！欧美产铁四千万顿，以银值言之，乃过一千兆两，其盛如此。虽然，铁非能徒盛也，其所以盛者，乃建造铁路以及诸铁功之故。惟今日实为天地菁华大泄之世运，百矿宏开，若煤铁诸金，皆无终閟者已。

今日宇内产煤，岁过七百兆顿。而中国拥最腴之矿，所岁出者乃不逾五兆，可知煤矿盛衰，与铁路最有关系。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脉络，则人身之气血不行，而枯瘘之疾至；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环球诸国，拥腴矿而不知开，绝利源而不知濬者，独此支那已耳。而其国上下，乃日以贫窭为忧，不亦异乎！虽然，支那，开化之国也。其民族非野蛮也，聪慧强力有余，所不能享天地自然之利者，无他，铁轨不施，销路不广。则虽发之，亦货弃于地故也。是故使中国而不求富强，则亦已耳。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而又于国家无大费。且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若以官办，抑以官督商办，皆将文例拘牵，断行觝滞，而度支烦费，又复不訾。故中国之办路矿，法当任公司之商业，而股分则杂华洋而兼收之。如是，则不独邱山之母财，有所从出，而办法亦可以期成。夫谓中国之路矿，宜中国所自为，此其言似也。顾居今之日，不独其势有不能，即使能之，亦未必为中国利也。何以言之？中国业路

矿者，工师无多，而其人之阅历尤浅，则所为审曲面势，欲无滥费，亦无堕功，使路矿一切之政，在在皆协于无弊者，殆非今中国人之所能也。且国中殷实商民，其情皆疑而不任，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企不可知之后利。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分乃可以踵至，此必然之理势也。夫谓母财出自外人，而彼为之指挥，则其利将在彼。此其说固然，然不知彼外人固利矣，而中国之利乃更大也。

故当轴此时之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外人固所重也，而华民亦不可以畸轻，匡翼劳来，惟力是视。钦设路矿总局所定章程，亦必主开通利源，俾民自由为宗旨，而保持中国固有主权之义，与不悖而并行。一公司之集也，总局予之以应得之权利，而相其立事矣。又为之立制防焉，画权限焉，意非为梗也，所以杜卤莽灭裂之为，使民间难得极重之母财，或沦胥于不可复，故总局于国中路矿，有给予承办之全权矣。而其中经营缔造之节目，总局亦有遥领监察之耽司，蕲使国家在在应入之岁征，不以办理之不善而坐耗。

全国之路矿既兴，此中所以善事之器资，所以成务之物材，所需最广，使物物必致之外洋，而长此终古，则中国之金钱可立匮也。故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中国地大物博，工巧民勤，诚得其术为之，数稔之间，不难致此。第此之发皇，必在干路既通之后。故朝廷宜先注全力于干路，以期不日之成也。至总局亦宜早定章规，以为诸路各矿暨诸要工所循守。惟所不可不知者，诸路各矿，地势不同，办法亦异。欲为一切整齐之法度，则势有不能。察其异同而酌其轻重，此又总局之专耽也。如征收矿利，使一格绳之，则在此或形其过重，功以不兴，在彼又觉其太轻，而与所收之厚利不称；故其为此，宜定一最高之额，不可复加，而后察专矿之情形，而为之裁减，此其大经也。

一路之造，一矿之开，皆察其情形，审其地势，而后有以督率监察之。然则总局所设官属，不綦众乎？曰：有其执简驭繁之术，则所设不必众也。盖当华洋商业报请领办之时，据其所条列者，夫已可得其大要。然路矿大臣所与筹议参酌者，则不可以无人。法宜置洋参议一员，其人系著名工师，于中外路矿之事，皆所洞悉，于欧美现行路矿办法，又所深谙。遇有报请领办之事，洋参议取其所知者详列之，以备路矿大臣之采择。勘其探察测量之虚实详略，计其后利之多寡腴瘠，以为国家征收分利之所凭依。又凡外国新章新法之施行，有关于路矿暨他工业者，彼皆博访而周谘之，以储为路矿大臣一日之施用。其于国中现行办理路矿之政，又时详考其利弊进退，以闻于路矿大臣焉。夫如是，则参议工师，其有裨于路矿总局者甚钜，而事之难者，亦可以徐筹其办法矣。是以自余之员属僚寀，可以不多，而所宜置者，特以验商民之呈请，理诸路之文报，与夫订立给办矿路之条约耳。总局之于各省，似毋庸派驻办专员，即以各省驻办之公事，畀之各省之藩司，已足周事。独功役既兴，而为其有关系之路矿，夫而后选派专员，以监理稽覈之。如此则公帑之费轻，而事机亦不以周折之多而觝滞。详见下总局官制图。

至中外商民，先事探查矿脉，测量轨道，原无事总局之特准，只须与其地州县官陈明拟行探察测量处所，州县照章为之保卫招呼，俾得探测周密。惟遇地方民人聚众阻挠，而州县官之权力不足者，可请之本省之藩司，藩司不能，乃请之总局，总局裁酌，代为设法。又州县官遇有华洋商民踩勘路矿之事，即应将其业已踩勘及拟行踩勘处所，报明总局，以备查考核对。及踩勘已周，其商民公司呈请领办专利等事，藩司及总局斟酌准驳，固宜一秉至公。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其呈请给予领办也，徒欲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此则给凭订约之时，所不可不慎者也。往常见某国之人，声称某某公司，如何殷实富厚，当事者

不察，与立甚优之约，然终无力举办，至欲号召股本，则声实不孚，乃以转售有力之家。而彼既得之，于一切权力，重复请益，缘此迟误工程，矿路之开，愈以无日。故此后总局所与订约之商业公司，宜切实查考，必真实有力声望素著之家，彼中自有头等路矿工师，为之察工议办，一也；既行订约之后，能保尅期商集股本，以之兴工，二也。至其压约保款之微钜，则以工程之微钜为差而订约之章程，为矿为路，自当有别。详见下领办路矿章程。

中国所造铁轨，应分两宗。其第一宗商兵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其所联络贯穿者，如京师及沿海沿江之都会。时平则为全国商途所辐凑，有事则为调发师旅所遄行。干路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盖各直省之工业待此而后进，商务待此而后兴，民生待此而后苏，而武备亦待此而后行，率然之势也。今者以邱山经费之难筹，不得已而事之以国债，而以其营造委之经商之公司。查目前所用，如芦汉、粤汉两路办法，最为尽善。因于中国国家，得至实之保质，费至撙节，而收利又为至多。其造路所需成本，由总局所准之公司为之招集。其数由于豫估，而公司有总局所派总办以监理之。其所借公债，长年计息，不过五分。订约干路开行十年，而后按年还母，至四十年而所举者尽。且其所还本利，皆出于本路之岁入，而与政府之度支无涉。其一切之机器物材，与夫粗细之车辆，凡可出于国中之自产者，皆将捨外而用中。而总局所设之参议工师，职在校勘图说，查验工程，期所造之路功，坚完而无糜费。路行之后，其岁入之利，皆归于公家，而另提成股以为公司之工费。全局办理，皆主于路矿大臣。表开行之时刻，定人货之票价，皆取决焉。如是而五十年，将全国之干路，尽属于国家，而无事于价购，故曰最善之法也。

其第二宗，是名支路。支路者，由干路分支，以联络僻远之州县，与乎矿功所在者是已。国家之于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

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总局事期简易，则稽其出入，视岁入之全利而为额征。其养路之费，每里岁作千两，凡余于此者，总局岁取其什一。其归还母本之法，亦如干路，于开行若干年以后，匀年分还。届五十年，国家坐而收之，有不足者，则为具价。其公司之工程，虽归路矿大臣所覈准，然所动母本，国家不为担保。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岁为二集，集则各路之华洋总办咸在，而路矿大臣为之首领。凡所行用铁路章程，与夫立之法令，使各路之利入无畸重轻，而商业泯竞争之势者，皆于此会议而定之。

如此，则一国之干支诸路，其纲维皆汇于总局，而国家无难筹不訾之经费；且于天下之铁轨，可时止而徐收之。此时一路方通，国家辄增一岁入之经款；而领办营造之商会，各得自由，通国之民业，又不期而自进，此诚上下交相益之道也。

至于矿政，其商民筹本探察矿脉一切经始之事，国家不必过而问之也。华洋之民，欲开某处某矿，则请之于本省之州县藩司，藩司以告总局，总局察其情形而准驳之。既开，则视其开采之如法。凡将开矿务处所，其州县则具图说以呈于总局。承矿之家，必能筹集股本，足敷首两年之用者，方准开办。其矿山如系民业，则自与契主商购，或承租之，总局亦不过问。独至争执涉讼，而非州县所能了者，总局乃予派员，秉公听断，使新旧二主，各不受亏。又如民有土田房地，因地中开掘，而地面受其影响之害，不可耕居，其应如何赔偿，亦用前法办理。如所开矿山，系官荒国产，则总局为之升科。矿产、煤、铁、五金洎诸矿质，免其内地税厘，而海关正税，按章缴纳。至各矿额征，其简径之法，固当以全矿所岁出之数为比例，然此大公至平之法，亦有时而不可行者。盖矿质之贵贱迥殊，而运费与市值各异，有时就地可以淘炼，有时发运乃其粗胚。如一律征之，则有畸重畸轻之弊。故各矿须另筹办法，而大较则以什一之征为经数矣。征什一者，则并其海关常税而免之。

至于他矿，其额征视每岁之净赢。净赢者，于每岁所得全利，先以百之七分为股东之官息，乃于所余之赢利，国取其百之二十五为额征，更以什一为本省之厘金，以什一为摊还之股本。矿之大者，总局则派驻矿专员，以监视其工程，稽覈其帐目。

承办矿山之权利，大较以五十年为常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而国家收回之时，为缴所未摊还之股本，足矣。

凡路矿大功，以国之不能尽举也，则畀其兴作之权利于公司。故公司与国，有交相利之道焉。公司图其事功，而国家为之保护，则相引弥长，而自然之利愈出。故路矿参议工师者，用其所学，以佐路矿大臣者也。先事，则相其措事之宜，既事，则课其功利之实，而路矿之庶绩可咸熙矣。

中国之路矿，法当分繁简之省分，而节次为之，炽然具举，非良法也。盖其地之广延如此，使数十百公司商业，散布其中，听各省之分治，则必棼；由一总局之统治，则不暇给。且母财最为难得，非历试而必效者，不可妄有兴作也。法当详思审处，立尽善之章程，而先行之于一省。俟其既验，其事皆信而有征，举国官民，无所疑虑，则利之所在，夫人而趋之矣。

夫直隶者，中国之王畿，而最重之省分也。已成铁轨，此为最长，而矿之兴办而得利者，亦较他省为众。其中矿脉地劳，经各国工师所踩勘，而知之尤真，故华洋之股，最为易集。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以联合内地都会沿海埔头为一气。即支路如有承造，亦当续开。盖铁路既已宏开，则请办内地各矿之公司，势当日众。如此则民生国计，自然发达，所收者不独路矿之正利也。一切相应而起之农工商，殆不可亿计。然而犹曰民生凋敝，府库不充，教化不振者，其谁信之！

路矿总局应设官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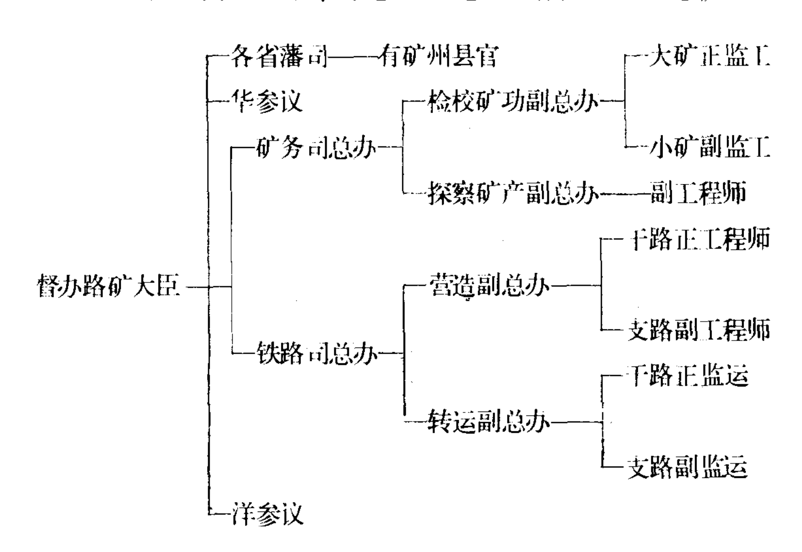
督办路矿大臣，除设华参议以主文牍簿书外，应置洋参议一

员，为之助理。其各省之路矿事宜，则以藩司为总理，而各州县皆有分任路矿之权责。于本衙门应分设矿务、铁路两大司，以总天下之路矿。

其矿务司，置总办一员，品视外务部之左右丞，而分置副总办二员以为属。其一主探查矿苗及承立矿约之政，而置副工程师一员，以供差遣踩勘；其一主检校矿功之政，于大小各矿所，分置正监、工副、监工等员，以为其耳目。

其铁道司，置总办一员，品如矿务司总办，分置副总办二员以为属。其一主测量营造之政，而置正工程师，以察国家之干路，副工程师，以察各处之支路。其一主转运委输之政，而有干路之正监运、支路之副监运，以为其耳目。

以上为路矿总局应设办事之官属。此外尚有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之议员，议员以诸路华洋总办充之，而路矿大臣为之议长。



右路矿总局官制图

路矿总局办理庶务章程：

一、探察路矿之政：凡商民公司，拟在国中开矿造道，其所办探察测量之事，毋庸呈请于总局，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如章防卫招呼，并知照地主名人，以利便其探察测量之事。如民人执意聚众沮挠，州县权力不足者，则请于其省之藩司。藩司又不为力，或为力而势不足，乃请之于京师之总局。凡呈请探察测量者，不准索费。

二、呈请领办之政：凡商民公司，呈请领办某处矿山，或某段铁路者，应赴矿路所在之本省藩司衙门。所有体察地方情形、公司财力及详立合约等，皆该司之事。凡商民公司，呈请领办矿路，须具图贴说，并出注册费库平银五十两于藩司衙门。如系跨越数省干路，其所经省分藩司，则以具报于总局。凡合约虽经藩司与公司订立，而未经路矿大臣奏准者，不准施行。

再藩司未与公司订约之先，须行切实查明该商于所请承办地段矿脉，是否已如法测量探察。而所集公司财力股分，是否宽绰殷实，足以兴功。而以其详具报于路矿总局。

三、领办铁路之政：凡承办干路之公司，既与总局订约之后，其测量营造车辆桥厂所动用之成本，皆由其措集，以贷之国家。凡所经用者，国家则为担保，不得过五分之长年息。路成开行十年，则匀年摊还其母本，摊之四十年而尽。每岁所分还之本息，皆取之于本路之岁赢。此等本息，即以本路之产业利益为之押质。其所用测量营造之工师，及其物料机器，皆公司所承雇购采。而路矿大臣，于此路有督率监察之全权，并派正工程师以经理之。其路开之后，所有办理转运之员，亦公司所分派，而总局则置总监运，以督率指挥之。凡本路之利入，皆归于国家。所首先开除者，养路修葺之经费及每年所应摊还之本息。所余之款，以其二成五为公司之酬劳。

至五十年之期，所摊还之本息已尽，则领办之约期亦满，公司之人员应悉罢退。嗣后本路之产业利益，悉与该公司无干。

当订约签押之日，领办公司须依所造铁轨之长短，每里存银百两，以为信守条约之质，号压约银。其银于约期满届之日，或全还，或不全还，临时另议。至于领办支路，则订约由其省之藩司。藩司于签押之先，为呈请于路矿总局，而总局为之具奏，请旨立案。其一切营造办理，悉照总局禀定章程。公司自行筹集成本，国家不为担保。所有购用民间田亩地产，州县官为之定其平价，以期两无亏损。其压约银办法章程，与领办干路者无异。

订约后予以两年之限，俾其筹集股本，开办工程。凡工程之保固年限，载之于约中。又开办之先，须具图贴说，呈报总局。总局派所设之支路副工程师，为之察视其工，综核其费用之帐目。

铁路开行一年后，综其岁入之全利，每里按提一千两，以为养路修葺之经费。于所余，取其什一为国家本路之额征。而股本未经摊还者，以七分为之岁息。此外盈余，作为百分，以十五分为本省之路捐，以二十五分为本路之公积，以十分为摊还之成本，而五十分为领办公司之净赢。

五十年期满，国家于公司所成之铁轨车辆，及一切属于本路者，得具价购收之。其价届时公集议定，但不得逾所未摊还成本之数目。约期未满之先，公司常有售卖本路之权利，但须预向总局陈明情节，并言所以愿售之故。而国家有尽先购收各路之利益。

四、领办矿务之政：各省藩司，所给予商民公司领办之矿地，须具详细图说，载明界限。其领办公司，于矿约签押之日，即应标立界牌，使人识认。凡界内之矿产，即为该公司之物业。约内载明探察矿脉之事，准以两年为期。该公司须将此两年所用成本，呈验切实。其压约银为数多寡，则视所领办者之大小重轻为差。未行开办之先，该公司须先自与民间掌业地主，交画清晰。若系官荒，即

应升科，其数由路矿总局核定。若系腴矿，应征矿产十成之一，而免其一切关卡税厘；次者应免厘捐，而完海关正税。此外尚有本矿额征，则以其矿之净利为比例。譬如某矿，其全年所收之利，除去：（一）治矿工作修葺之经费，（二）于未摊还股本分派七分之股息，（三）更提五分以为公积及添购机器之费，此外所有盈余，作为百分。以二十五分为国家之额征，十分为本省之厘捐，十分为摊还股本之匀款，而五十五分为公司之净赢。假如同一公司，而分领数矿者，不得以甲矿之赢利抵乙矿之亏折。

至五十年约期已届，如前用母本，业已摊还无余者，其矿与所有一切物材器用，即为国家之公产，毋庸发款购收；但母本未经全还者，国家则发款购收，如其所未还之数。公司治矿，于年限未满之先，准其转售他主；但须予向总局陈明情节，并言所以愿售之故。而国家有尽先购收各矿之利益。

总局于开办各矿，分别大小，而派正副监工分驻之，以监视其工程，稽察其帐目。其有旧矿向用土法开采者，与现定章程无涉。其向用西法开采者，总局为之专章，期于新旧不相冲突。此外商民公司所设工厂机局，其订约领办，以矿务章程为基础，而诸工情形互异，则别设专条，附于矿路大宗章程之后。

又路矿及各厂局，已订约开办矣，而以条款烦苛之故，利源因以不开，总局有一切更张补救之权，于以劝相劳来，以期利源之日广。

主客平议*

中国自甲午中东一役，而情实露，自庚子内讧，而情实瘉益露。盖不独列强之所以待我者，大异乎其初，即神州之民，所以自视其国者亦异昔。于是党论朋兴，世俗之人从而类分之：若者为旧，若者为新。夫二者若徒就其所论而观之，则若甚异而莫一合，至察其用意，则皆爱国一念之发中也，特时势事情有审不审耳。本报开既数日，搢绅先生、绩学钜子，频不弃而临存之，时时教以报事之所不逮，致足感也。日者二客见临，姓氏既通，伟论乃始，主人旁聆其言，窃有以窥夫时论大凡症结之所在。客既去，爰泚笔而录之报端，意或者亦海内之所愿闻也。

旧者曰：嗟夫！时至今日，世变亟矣，外侮深矣。而事之所以至此者，坐师不武，臣不力耳。而时务之士，乃病其政教。夫纲常名教，凡中国所恃以立国明民者，亘万古而不变者也。属者之不振，正纲常名教之不张。张则格苗贡雉之盛，可复见于今日。是故谋国之要，在于反经，经正而庶民兴，无余事矣。且吾不解夫世之所谓洋务与西学者，果何物也？吾《大学》之所教，始以明德，终以新民，固无一不止于至善。其为目自格物以至于平天下，金声玉振，何所不赅！世岂有外是为学者乎？就令有之，无亦杂霸功利之末流，可以幸一时之富强，而不可以致太平之盛轨。又况洋者吾雠，西者吾寇，寇雠之所为，安往而不祸中国？是宜深恶痛绝之不暇，奈之何又从而慕之？且扬熛推澜，使其物反加于吾先圣先王之上

* 本文发表于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大公报》。以后重登于该报（一九〇四年四月四日至九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编者说："本报当出版之始，登有《主客平议》一篇。嗣以海内外索此稿者甚众，但余报存已无多，不能应命，今特再将该篇排登报端，并以供未见此篇者之览阅焉。"

乎！方今阳九百六之运，道丧言庞，周、孔、程、朱之泽，不绝如线。子为中国人而被服儒者也，固宜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求有以维持之，使人道无至于遂绝。乃设淫辞而助之攻，意若谓是陈陈者，固不如早熸之为愈也。呜呼！其亦不仁甚矣。吾闻守己者之可以存己矣，未闻毁己从人者之能存己也。

新者曰：今夫国其盛衰废兴，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莫不有其所从来。故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盖先圣之创垂非一，要以维亿兆之治安；而泰西之法制多方，归于使种民之强殖。况今者全球云蒸，五洲趾错，物竞之风潮甚大，优者必胜，劣者必僵。今试取吾国之形以与彼族者较，则几几焉无一事不瞠然后也。溯自道、咸至今，徒以气矜之隆，其受创于异种人者，为前世所未曾有。则天之所以儆吾民者，可谓至矣。夫今不图奴虏灭亡之忧，势有所必至，仅失财蹙地云已哉！且墨守者之言过矣。政教立，所以为民，非民生所以为政教也。使循古勿变，而可驯致于强乎，则吾辈何必取高皇帝之法度而纷更之。诚情见势屈，知非更始不为功，则刍灵蝻涂，固无取再寝之眯，此虽管、葛生今，其为术不外是也。如曰是莘莘者皆先圣之所留贻也，宜死守而勿去，是则以国与民殉乎政教。顾国亡民散之后，政教亦无所托以为存，智者所图，固若是乎？故吾重思之，宁为更新之难，不为笃古之易。洋务西学，诚经世者所不可不讲也。不然，尊宗国而疾寇雠，吾岂异于人哉！

旧者曰：中国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治礼焉而已。而先王之宰制天下，亦无所谓经世者也，明礼焉而已。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至于三代之治，愈无所谓富国强兵者矣。盖至仁无敌，而治具既张，则民德归厚，先仁义而后利资，斯无假力征经营，自有以奠其国于磐石。熙皞之

民，耕三余一，鼓腹含和，无过庶过富之通患。惟至世衰道散，而希俗取容之士，始扼腕争言富强，如管仲之内政，李悝之任地，白圭之治生，商君之阡陌，孔僅之盐铁，桑羊之均输，大抵偷为一切之政以中伤君，而其究也，民俗彫敝，而国本之拨随之。故曰利也，常不如其害。嗟乎，彼西人今日所称富强之术，岂异此哉！且夫礼莫大于等威，故上天下泽，君君臣臣者，天之秩叙，而国之纪纲也。秩叙紊，纪纲亡，则民僭奢诪张，相率以从于无等之欲。故物力常屈于纷争，而世且敝敝大乱。当此之世，国虽有粟，得而食诸？子所称今日之西人，以言富强，则固富强矣，以言其治，则未至也。何以言之？彼数年之间，法兰西、美利坚之总统，皆死于非命矣；比者奥、意、德、俄之主，咸早暮慄慄于均富无政府之党人。如此而曰国治，得乎？寡昧无识之夫，徒震于彼族一再胜之威，不知吾立国之经，固自有其大且远者，乃嚣然欲举中国数千载之天经地义，弁髦弃之，旦而言平等，夕而说自由。有民权者，有民主者，甚且蔑君相之尊，指为一国之公仆，忘非后何戴之义，有用夷变夏之思。涓流可以断山，星火则以燎原，乃今者革命之谈，遍南北矣，夫拨乱反正可也，弃治从乱不可也。闻国治而后富强者矣，未闻倡乱以图自强者也，革命之谈，非倡乱耶？夫中国丁今时之厄运，谓之贫弱可耳。然尚足以肤立于列强相轭之世，得一二老成人为维持其纪纲，则庶几可以治，治则庶几可以强。乃使鲞气者起而乘之，将外之则海水群飞，内之则瞻乌靡止，于斯之时，彼眈眈环伺之敌，将并集于吾敝，则天下乃真亡耳，新若故奚择焉。

新者曰：有是哉，吾子之拘于所习也！今夫中与西之言治也，有其必不可同者存焉，中之言曰，今不古若，世日退也；西之言曰，古不及今，世日进也。惟中之以世为日退，故事必循故，而常以愆忘为忧。惟西之以世为日进，故必变其已陈，而日以改良为虑。夫以后人之智虑，日夜求有以胜于古人，是非决前古之藩篱无所拘

挛,纵人人心力之所极者不能至也,则自由尚焉。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虽然彼设等差而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天之生蒸民,无生而贵者也,使一人而可以受亿兆之奉也,则必如班彪王命之论而后可。顾如王命论者,近世文明之国所指为大逆不道之言也。且以少数从多数者,泰西为治之通义也。乃吾国之旧说不然,必使林总之众,劳筋力、出赋税,俯首听命于一二人之绳轭。而后是一二人者,乃得恣其无等之欲,以刻剥天下,屈至多之数以从其至少。是则旧者所谓礼、所谓秩序与纪纲也,则吾侪小人又安用此礼经为!且吾子向所谓富强者,富强此一二人至少之数也;而西国所谓强富者,举通国言之,至多之数也。法与美之总统不数年而皆死于非命,固也。然吾子之所谓乱者,政吾之所谓治也。何以言之?向使其事见于中国,则全局之危岌,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以逐此已失之鹿,民生涂炭,又当何如。乃在欧美之间,则等于牧令之出缺已耳,此非其治欤?嗟乎!二十世纪之风潮,不特非足下辈旧者所能挽,且非吾辈新者所能推。循天演之自然,而其效自有所必至。使天而犹眷中国乎,则立宪与革命,二者必居一焉。立宪,处其顺而易者也;革命,为其逆而难者也。然二者皆将有以存吾种。惟二者举无所为,夫而后眈眈之敌,有以承吾敝耳。足下前言,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于是大公主人乃起而解两家之难曰:美哉!二子之言。是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虽然,其皆有所明,而亦各有所忽。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遇而不然。彼中三尺童子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书,则于前数

者之义为尤悉。士生今日，使朝廷禁其读西书、治新学则亦已矣。若必读西书，必治新学，而乃取前数者之说而绝之，曰：此非西士之言也，直康梁之余唾耳。此何异以六经四子授人，乃大怪其言仁义，曰：此非孔孟之说也，直杨墨之唾余耳。公等有不大笑轩渠者乎！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顾汲汲然劝治西学，且曰西艺末耳，西政本也，不悟己所绝重者，即其最畏之说之所存，此真可为强作解事者殷鉴矣。然此不具论。窃谓国之进也，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故士之无益于群而且为之蠹贼者，惟不诚耳。倾巧险巇，于新旧二者之旨，本皆无所信从，而徒以己意为禽犊。遇旧则为墨守，逢新则为更张，务迎合当路要人，以苟一朝之富贵，则吾真未如之何也已。使皆出于诚，则心之不同，如其人面。旧者曰：非循故无以存我。新者曰：非从今无以及人。虽所执有是非明暗之不同，要之其心皆于国有深爱。惟新旧各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贻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虽然，士处此时，新旧固各任其自择，苟出于诚，其于群皆有一节之用，顾不佞所以为天下正告者。中国以一统之局，为其旧者三千余年于兹矣。乃今开关以与五洲之人类相见，则本屈伸相酬，无往不复之理，吾策新机之动，将必有不可思议者见于方来。公等惧其过而为祸烈欤？则莫若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争之犹可，若乃据一时之国柄，而逞其禁锢剿绝之淫威，则无异持丸泥以塞孟津，势将处于必不胜，而后此流血滔天之祸，有其尸之者矣，咎不必尽在新者徒也。吾所为旧言者止于此尔。

至于新者独无以云乎？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用之者数千年

矣，此中之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皆缘此义而后立。故其入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而坚，非有大力之震憾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且异族之来而与吾种竞者，仅五十年耳。先是则以谓横目之民莫我贵也，宇内治制，莫此优也。至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何足计乎？故一旦欲变其感情思想，则其势不能。当此之时，前识忧时之士，旷观千古，横览五洲，念吾民设长此而终古，则不足图存于物竞最烈之余。于是忧其笃古者，则进之以从今，起其受治者，而勗之使自立。此其意诚善也。独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劾者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夫牺牲何足辞，独是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奈何以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详，遂牵连流血以灌自由之树乎！是公等为已谋之未臧，而又使吾国受大损也，其亦重可悲矣，且其效于群又何如？昔英之革命也，实当胜代之季，法之革命也，近在乾嘉之间。至今考其国史，其醞酿之也皆百余年，而事后之创夷，国之唸吚呻吟者又百余岁，夫而后文明之终福获焉，则其难有如此者。且欧、美二洲之间，非一国也，所谓自由溥将而民权大重者，独英、美及中间数小部则然耳。西班牙不如是也，德意志不如是也，至俄罗斯则愈不如是。比者学子乡佣之蠢蠢，有明征矣。乃至即英、法诸先进之国言之，而其中持平等民权之政论者，亦仅居其大半。卢梭氏之《民约》，洛克氏之《政书》，驳其说以为徒长乱阶者，岂止一二人哉！夫泰西之民，人怀国家思想，文明程度若甚高矣，其行民权之说，尚迟而且难如此，公等试思，是四万万者为何如民乎？而期其朝倡而夕喻也。嗟呼！傲旧俗之余劲，与沮文明之潮力，二者贤不肖异，而皆不祥之金也。以其皆长杀机而拂天演之自然故也。

言未竟而新者进曰：使人力必不可以胜天，则日本以三十年之变政，而比跡列强，是何兴之暴耶？主人曰：日本殆天授，非人力也。彼固得其所权藉，而非他国所可当也。何以言之？其始也，有

夭皇与幕府对立之现势，使得阴行革命之实于反正之中，一也；其开通也，先于上位，故能用专制之柄，以偃维新之风，二也；有老大帝国之支那，以为其及锋之质，以一胜之效，而民气振焉，民志坚焉，凡此皆其所权藉也，故能三十年而成世史未有之丕烈。问吾中国有一于此乎？盖中国之湛痼，不亚于昔之法兰西，而政教之火烈水深，又不如其已甚，又无笛卡儿氏、贝礼氏、福禄特尔氏辈之导其先也。其幅员之广博，庶几乎俄罗斯，而风气之纯一，又远过之，独无大彼得之为君以新其国命。今者转弱为强之机，内之悬于两府，外之系于封疆。顾斯二途，后此二十年之间其能得人与否，几几可以预卜。方将资学校以培才，而今之所谓学堂者，特书院之变相耳，何能为乎？公等诚皇皇矣，然独弦哀歌，而无如其孤唱寡和何也？仆诚无以慰足下，特望忍之而已。斯宾塞尔不云乎："士必有宁静之智，而后有以达其宏毅之仁也。"

《学生会条规》序*

自沿海通商以还，中国始弛其千余年之条禁，纵其人民，使得与员舆之种族相见。以俗异言庞，情款不通，故自道咸以来，沿海诸边，往往多事。夫亚、欧虽壤连，地之相去十余万里，东西异朝夕，南北异冬夏，生民以来，莫能通也。一旦机关阖开，彼族乘十丈三樯之舶，赍年月之粮，凌涛波，揆星日，海渺勿迷，风兴无怖，历无穷之险，终集吾土，此非智勇兼集之民，固不办也。而愦者不察，徒负气矜之隆，欲以古之所以待夷狄者待之。优劣之差，终验于事

* 本文撰写时间及发表刊物均未详。此据《国闻报汇编》。《国闻报汇编》主要内容虽系辑选《国闻报》中的议论文字，但也附载严复在《国闻报》以外发表的"近著"六篇。《〈学生会条规〉序》即此中六篇之一。此文是为上海学生会所作，当作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自天津迁居上海之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国闻报汇编》出版以前。

实，此所以屡挫迭负，而至今犹未已者也。

今夫车数覆而尚循其辙者，必天下之至不仁而后忍之，使其略有人心，则莫不按节息驱，逥翔沈吟，以察其所以然。藉令其人年老力衰，犹必使年少聪明者，登高望其气，枕甓以寻其声，深求救败之术。何则？御之责重，而天下惟知情实者，然后有驭物之能，而祸败庶几免耳。此二十余年之间，各省之大吏钜公所以有种种学堂之设也。

顾彼之设学堂也，非诚重其学也；号曰培才，非果才之也。使学而成高者守匠弁，次者主象胥，若夫发纵指挥之事，彼固不吾任也，任亦不吾信也。而设淫辞者遂曰："学堂无才。"夫才不才，岂吾党之所得自为哉！孙宝有言，"士安得独自高"。赁舂庸保，古之人且躬为之，亦以其所遭逢异耳。虽然，彼其心则未尝忘天下也。惟其不忘天下，故其学则日讲，其德则日备，气节日以益峻，朋友日以益亲，彼曷尝以其所遭逢而稍易其心志乎！

嗟乎！以今中国之时势言之，吾于肉食者真无望耳。坐无所知，一也；无所知而自以为知，二也；保于所习，三也；为忮，四也；宁视天下之亡，不以易其身一日之富贵，五也。然则使天犹眷东顾乎，非吾党其谁与归，不悟其所系之重如此。乃以旦暮所遇之不齐，使其学或以荒，或以画，其志日以卑陋，以大近于不仁者之所为，是非绝可痛之事也耶？

海上同志诸子，慭然忧之，于是乎有学生会之设。勒为会规若干条目，具于左方，其大旨无他，期共保其发愤为学之初心，会文辅仁，相与砥砺切磋，以俟国家一日之用云尔。《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解者曰："野者无所求之地，故其同必诚，而大难有以宏济。"又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诗》曰："卬须我友。"又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孟子曰："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凡斯之义，皆公等之所餍闻，则今日

之事，当有以助我张目也。

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宾塞尔者，英之耆宿也。殚年力于天演之奥窔，而大阐其理于民群。盖所著之会通哲学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乃先为之肄言，以导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尝得其书而读之，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诚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则积拝月之勤，为迻译之如左。其叙曰：

含灵秉气，群义大哉！强弱明暗，理有由来。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鱼，操刃伤指。译《砭愚》第一。

执果穷因，是惟科学。人事纷纶，莫之掎摧。虽无密合，宁尠

---

* 《群学肄言》(原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英国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 一八二〇——一九〇三年)著，原书出版于一八七三年。严复所译，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译《倡学》第二。

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竞天择，所存者善。散曰幺匿，聚曰拓都。知微之显，万法所郛。译《喻术》第三。

道巽两间，物奚翅万。人心虑道，各自为桎。永言时位，载占吉凶，所以东圣，低徊中庸。译《知难》第四。

难首在物，是惟心所。传闻异辞，相为旅距。见者支叶，孰察本根。以槿议椿，如蝨处裈。译《物蔽》第五。

主观二义，曰理与情。执己量物，哀此心盲。简不逮繁，小不容大。滞碍僻坚，举为群害。译《智絯》第六。

忧喜恶欲，皆使衡差。以兹目眚，结彼空花。所严帝天，所畏魔蝎。以是言群，几何能达。译《情瞀》第七。

心习少成，由来学最。杨取为我，墨尚兼爱。偏至之德，所伤实多。曷建皇极，以救厥颇。译《学詖》第八。

民生有群，而傅以国。笃我忘人，爱或成贼。反是为粤，矫亦失中。惟诚无妄，其例乃公。译《国拘》第九。

演深治久，群有众流。以各争存，乃交相鲔。或怒涛张，或怨施夺。民德未隆，安往不剌。译《流梏》第十。

国于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独责元后。朝有政党，乐相诋谋。元黄水火，鉴蔀衡迻。译《政惑》第十一。

天人之际，宗教攸资。听神蔑民，群治以衰。举人代天，教又不可。释景犹回，皆有负荷。译《教辟》第十二。

夫惟知难，学乃殆庶。厉于三科，曰玄间著。玄以观法，间乃穷因。习著知化，乃凝于伸。译《缮性》第十三。

一神两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群义以明。群实大生，而生之织。欲观拓都，视此幺匿。译《宪生》第十四。

我闻佛说，境胥心造。化万不同，肇于厥脑。主道齐者，民情是因。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译《述神》第十五。

惟群有学，以因果故。去私戒偏，来导先路。盍勿孟晋，犹怀蘧庐。译此悬论，敢告象胥。译《成章》第十六。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檃栝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絯》，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迻，一视其人之所觧茩〔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

---

* 本文亦为所译《群学肄言》而作。参看《译〈群学肄言〉自序》题解。

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卩，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

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箇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箇人有箇人之天职。或谓箇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箇人也。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是故群学谨于其分，所谓名之必可言也。

斯宾塞氏自言，此书为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洁净，远不逮《会通哲学》诸书。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

又是书出版当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盖一世矣。其中所有讥弹之时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东方学者，闻见囿于一隅，于彼所言，将嫌渺不相涉。虽然，寓言十九，皆筌蹏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历古犹新，使学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则所论者虽取本国目前事实，犹无益耳。

不佞往者每译脱稿，即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

深处。盖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此译于戊戌之岁，为《国闻报》社成其前二篇，事会错迕，遂以中缀。辛丑乱后，赓续前译。尝以语先生，先生为立名"群学肄言"，未达其义，不敢用也。壬寅中，此书凡三易稿，岁暮成书，以示廉惠卿农部。农部，先生姪女婿也。方欲寄呈先生，乞加弁言，则闻于正月十二日，弃浊世归道山矣。呜呼！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

设员总译一人，以总司译事。凡督率、分派、删润、印行及进退译员等事皆主之。分译四人，分司迻译。其不住局而领译各书者无定数。笔述二人，以佐译员汉文之所不及。校勘二人，即以笔述之员兼之。润色二人，分司最后考订、润色及印书款式之事。图画二人，一洋一华，司绘刻图式。监刷一人，主刻刷印行之事。书手四人，司钞录。司帐一人，司支应及发行书籍。

局　　章

一、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浅深专科，立限付译。

二、教科书通分二等：一为小学，一为中学。其深远者，俟此二等成书后再行从事。

三、教科分门：一、地舆；二、西文、律令；三、布算；四、商功；五、几何；六、代数；七、三角；八、浑弧；九、静力；十、动力；十一、气质

---

* 本章程连载于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七、初八、初九）《大公报》。标题下署"严几道先生手订"。

力；十二、流质力；十三、热力；十四、光学；十五、声学；十六、电磁；十七、化学；十八、名学；十九、天文；二十、地气；二十一、理财；二十二、遵生；二十三、地质；二十四、人身；二十五、解剖；二十六、人种；二十七、植物状；二十八、动物状；二十九、图测；三十、机器；三十一、农学；三十二、列国史略；三十三、公法；三十四、帐录；三十五、庶工如造纸、照象、时表诸工艺；三十六、德育；三十七、教育术；三十八、体育术。

四、所有应译、拟译各书，总译应将译价并需时若干，约估开列，以凭分派。

五、译员分住局、不住局二等，住局者给月薪、缴日课；不住局者视所译之书难易长短，由总译拟估价目，立合同，约限若干月日缴稿。

六、译员住局者，到局之始，酌给月薪，俟译有成书，如果需时敏捷，文笔通达，即堪印行者，得按照原估书价匀算酌加，如原书估定译价六百金，该译员以三个月蒇事，而所食薪水止月百五十金者，于月薪外应予酌增，以资鼓舞而收速效。所加之数，临时裁酌。

七、译员领译之书，估价六百金，月食薪水百二十金而五个月不能蒇事者，其薪水摊算作减。

八、住局译员稿本每十日呈阅一次，由总译商改盖戳；其不住局者，分期寄稿。

九、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然二者均须一律。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

薪　俸

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分译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百二十两；又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百两。笔述兼校勘二员，月薪京平足银一六十两、一四十两。润色二员，月薪京平足银各○两。洋图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银○两；华图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银各○两。书记四名，月薪京平足银各八两。司帐一名，月薪京平足银三十两。

领译合约

具领译合约某，今由大学堂译书局领出某书，其西名系某，系何式书本，共若干叶，所有条约如左，情愿一一恪遵无辞，须至合约者。

一、是书译费若干两，分为三起收领。

一、领译时，一俟全书译至三分之二，一俟书完。

一、译期限若干月，过期不缴，每月扣全费二十分之一。

一、所译书分三期呈验，如译文讹谬无从改削者，即于第一期饬停，原书原款照缴。

一、如译者自请笔述润色，不得于定费外率请添给。

一、原稿须誊清缴局，以便考订付印。

一、译文中经总译签出应行订改之处，译者应改无辞。

一、原书有可行删节者，须先向总译陈明，方准从略。

一、书中所有名目，须另具册簿将华洋文开列，呈请总译鉴定。如有未妥，另行考订改正。

某年月日某谨具

章程条说

一、翻译书籍，谨遵原奏，专备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西国诸科

学为学堂所必须肄习者，分门翻译，派员办理，是为译书处。

一、翻译课本，拟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一、统挈科学课本分名、数两大宗，盖二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故称统挈也。名学者所以定思想语言之法律；数学有空间、时间两门：空间如几何平弧，三角八线割锥；时间如代数、微积之类，世谓数学为西学权舆，诚非妄说。但今所取译，务择显要用以模范学者之心思，且以得诸学之锁钥，至于探赜索隐，则以俟专门之家，非普通学之所急也。一、间立科学课本者，以其介于统挈、及事二科之间而有此义也。间科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此科于人事最为切要，而西书亦有浅深。今所译者，以西国普通课本为断，其他繁富精深之作，则以俟后图。一、及事科学课本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舆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西籍各有其浅深，今所译者，则皆取浅明以符普通之义。一、以上三科而外，所余大抵皆专门专业之书，然如哲学、法学、理财、公法、美术、制造、司帐、卫生、御舟、行军之类，或事切于民生，或理关于国计，但使有补于民智，则亦不废其译功。

一、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

一、各门课本，拟分两项办法：一、最浅之本，为蒙学及寻常小学之用；一、较深之本，为高等小学及中学之用。惟两项课本相因为用，详略之间，宜斟酌妥善，不当过涉重复，至精深宏博，西国各有专籍，大学各有专师，则所谓专门之学者尔。

一、蒙学课本及中学分班课本，西国皆有类函专书，俟办到后

急行分译成书，以便颁行各省。

一、译书处经已奏明办理，除派总办一员外，拟先派分译四员，笔述两员，各听所长，分别认译。分译各给书手一名，总办处给书手二名。

一、如有才任分译，而身膺职差，不能派令住局者，应准限期定价领译各书。领译者由总办与之订立合约办理。

一、分译诸员多通英文，其所译者，亦皆英文原本，如以后觅有法、德、义、班诸文高手，应准随时添派，以收转益多师之效。

一、原奏译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但外省所译者，多系东文，今拟即以此门归其分任，庶京师译局可以专意西文。间有外省翻译西文之书，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成书之后，咨送一部，以备复核，庶于原奏一道同风之语不至背驰。

一、分译暨笔述各员，应常川住局。译事不得随意作辍，每遇星期，将所译稿本汇呈总办处复核。

一、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

译《群己权界论》自序*

严子曰：鸣呼！扬子云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

* 《群己权界论》(原名On Liberty)，英国穆勒约翰(John Stuart Mill 一八〇六—一八七三年)著，原书出版于一八五九年。严复译本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九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夫自繇之说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是为序。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或谓旧翻自繇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谨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罣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人被囚拘，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去自由，不云失其公道也。释系狗，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Justice扎思直斯。二者义虽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天成，殆无以易。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其字义训，本为最宽。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

---

* 参看《译〈群己权界论〉自序》题解。

斯宾塞《伦理学说公》《Justice in Principle of Ethics》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盖不自繇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繇，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众生，皆转于物；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能转物者，真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谓，真实完全自繇，形气中本无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禽兽下生，驱于形气，一切不由自主，则无自繇，而皆束缚。独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繇亦有束缚。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自繇，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繇论也。

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如老氏之自然，蓋谓世间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众父，无待而然，以其无待，故称自然。此在西文为Self-existence。惟造化真宰，无极太极，为能当之。乃今俗义，凡顺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释氏之自在，乃言世间一切六如，变幻起灭，独有一物，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以其长存，故称自在。此在西文谓之Persistence，或曰Eternity，或曰Conservation，惟力质本体，恒住真因，乃有此德。乃今欲取涅槃极乐引伸之义，而凡安闲逸乐者皆自在矣。则何怪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罣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穆勒此篇，所释名义，衹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住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所谓自由，正此义也。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

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西人文法，本与中国迥殊，如此书穆勒原序一篇可见。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

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故所与争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

西国言论最难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论，多取宗教为喻。中国事与相方者，乃在纲常名教。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繇，殆过西国之宗教。观明季李贽、桑悦、葛寅亮诸人，至今称名教罪人，可以见矣。虽然，吾观韩退之《伯夷颂》，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之不顾。王介甫亦谓圣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繇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谓虽孔子之言，亦须明白讨箇是非，则尤为卓荦俊伟之言。谁谓吾学界中，无言论自繇乎？

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亚理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即此义耳。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是故刺讥谩骂，扬讦诪张，仍为言行愆尤，与所谓言论自繇行己自繇无涉。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特争

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为圆足。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又以一己独知之地，善恶之辨，至为难明。往往人所谓恶，乃实吾善；人所谓善，反为吾恶。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

此译成于庚子前，既脱稿而未删润，嗣而乱作，与群籍俱散失矣。适为西人所得，至癸卯春，邮以见还，乃略加改削，以之出版行世。呜呼！此稿既失复完，将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姑识之以观其后云尔。

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六月吉日　严复识

译《社会通诠》自序*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剋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

吾尝考欧洲之世变，希腊、罗马之时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于今号极盛者，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进之锐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

---

* 《社会通诠》（原名《A History of Politics》，或译作《社会进化简史》），英国甄克思（E. Jenks 一八六一——一九三九年）所著。原书出版于一九〇〇年，译本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序文末所署年月，知本文作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底。

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嗟乎！欧亚之地虽异名，其实一洲而已。殊类异化并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种也，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逡译是编，所为数番掷管太息，绕室疾走者也。

光绪癸卯十一月侯官严复序

为张燕谋草奏

奏为谨将遵旨设法收回开平煤矿，近日办理情形，先行陈奏，以纾宸廑，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开平煤矿前经有人奏参，仰蒙天恩，著臣明白回奏，业将前后事势及臣不得已苦衷，据实陈列。嗣复经直隶督臣袁世凯奏称：英商依据私约，侵占产地，请旨饬部切实声明。复荷圣慈，著臣赶紧设法收回，如有违误，惟臣是问，并著外务部切实磋商妥办等因，钦此。臣闻命自天，悚惶无地。伏念猥以一介庸愚，渥膺重寄，虽急则治标，事变乃起于仓猝，而授之以柄，图虑或欠于周详，以致

---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张翼，字燕谋，一八九二年继任开平矿务局督办。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起，八国联军入侵，英军藉口张翼通"匪"，将他逮捕，不久又释放。为了寻求帝国主义保护，张翼乃札派曾任天津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G. Detring）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谈判。当年七月，德璀琳便和英商墨林（C. A. Moreing）的代表美国人胡华（H. Hoover）——即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订立了"卖约"，将开平卖给墨林，作为一个英国有限公司。张翼虽曾拒绝在"卖约"上签字，次年（一九〇一）他却和胡华直接签订了一个"移交约"和一个"副约"，前者承认了"卖约"，后者加上了"将该局改为中英公司"一语，和"张大人翼仍为该公司住华督办"一条，于是张翼就以"加入各国商股"，"改为中外合办"为词，向清朝廷作了交代。一九〇三年三月（二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劾张翼，说"迭向张翼一再询诘，仍称系中外合办公司，并未卖与英公司，已遣讼师赴英国控讼，正月内必有头绪，而现届二月，尚无消息。日前诘询德璀琳，亦一味支吾。"严复为张翼代草的这篇奏章，就是为答辩袁世凯的弹劾的。（袁世凯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再劾张翼。半个月后，张翼即奉旨革职）这篇代奏的文字中未提及再劾及革职之事，则当为一九〇三年三月以后，十二月以前所草。

据"出卖"后一九〇一年所订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试办章程，督办仍为张翼，由德璀琳代理。督办下，有华总办二人及洋总办二三人，严复当时为华总办之一。所以严璩所撰的年谱说："一九〇一年，应潞河张学士翼之招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严复与张元济书也说到总办开平之事，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在洋人手里"（第十二函）。因为严复与张翼及开平有此一段关系，所以他会为张翼草奏，并且于一九〇四年冬与张翼同赴英国办理开平讼事。

内蒙众口之交讥，外值洋情之为幻。此即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治臣以应得之罪，以为不才者戒，臣复何辞？而乃屡回日月之照，俯察蝼蚁之诚，曲予优容，责其收复。臣虽无状，具有天良，敢不勉竭驽骀，亟图补救，上保国家之权利，下顾商贾之赀财。但以案情繁重，道里阻长，往返之间，稍需时日。昨得所派赴英办事洋员庆世理来电谓：此案已由开平公司之旧股东交伦敦头等律师告发。佥云理直，不宜更与前途理外。即欲理处，亦须由律师代办，是为至要。此案全胜，大有可望各等语。臣因欲仰纾宸廑，兹谨先将近日措办情形，以及微臣用意所在，为我皇太后皇上披沥陈之。

夫开平前事，非一二言所能尽也。庚子事作之日，臣以京僚困于租界，云为言动，在在为西人所深疑。而煤局产业，近者在河东、塘沽，远者在开滦、榆关各等处，遍地皆敌，消息不通。于此之时，臣若一无布置，则无论何国皆可占据掠夺。纵令不然，而机匠矿工逃亡四散，戽水之机必停。停则山水泛滥，尽没煤槽，此矿虽存，亦同无有。盖凡矿之有戽水机，犹于人身之有肺，肺俄顷不呼吸，则气绝人死；戽水机片日不动作，则水溢矿亡。庚子兵乱之时，开平戽机所，尝因俄兵占据而停者，仅十数日耳，乃矿内底槽，尽行淹没，距今三年之久，抽汲尚未全干。若复旷日持久，则又何如？此不待智者而后知其验也。是以臣欲保存此矿，势不能不派保护之洋员。而税司德璀琳，于甲午年间，亦以保护路矿之事，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为开平煤矿会办，则臣所欲派者，舍德璀琳亦莫与属。且既属之矣，若不假之以便宜之全权，则于保矿，亦为无济。此臣当委派德璀琳为开平总办之顷，所身处不得不然之事局也。

继而联军至津，以其兵机，令臣出境。然方臣未由塘沽以赴上海之先也，所与德璀琳要约者，迅往伦敦挂号，一也；添招新股，华洋合办，二也；充拓旧股至百万镑，三也。凡此皆有案可稽者也。乃臣南行之后，联军势正汹汹，德璀琳睹察情形，知前许三端，于保

矿实际，皆属缓不济急计，不得不与胡华暂立卖矿之约，以开平地产由全属华股之旧公司，卖与华洋合股之新公司。矿成公产，庶几敌人虽负兵力，不能占据。且既立此约，而冀其有用，自不得不为斩截净尽之文，方符卖断之实。联军索验，乃可无辞。又胡华者，乃臣全省矿局之矿师，谊关休戚，经英商墨林所荐。而墨林又新为秦皇岛澳工，为开平集二十万镑之洋债，行息八厘，以唐山、林西煤矿为押质。是以德璀琳欲立此约，舍胡华以外，亦无他人。此私立塘沽卖约之时，德璀琳所身处不得不然之事局也。

至交胡华赴英挂号之约文，与前约留示联军者有殊。但言胡为托付经手之人而已，即此亦可知前者卖约之假而非真也。逮至次年辛丑正月，胡华由英挂号回津。惟时臣已北旋，议立过付之约。德璀琳心知卖约乃一时从权之举，藉以抵制联军，即不宜向臣直言。但云曾付胡华草约，赴英试办；至于正约，须待臣回亲行画押，方为作准。臣于临稿之时，告言添招新股，华洋合办，外务部路矿总局原有定章。又开平为官督商办之局，今欲订立正约，自应将旧公司应享权利，全行叙列。所最要者，如国家赋税、督总办事权，旧股东应分余利，以及在事日久员司之花红，方称权平利公，成为合办之局。当此之时，该胡华坚执不肯，声称开平此矿，所以每遇兵事，即有占夺之虞者，正坐官督商办之故。且旧股东若所享权利过优，则持此合同招股，欧洲必无应者各等语。臣即决意不肯签押，而往返诘商，如是相持者凡四月。嗣胡华见臣意坚，事将决裂，乃请将旧公司应享权利，另纸叙列，作为副约，以取便挂号为词。臣于彼时，窃计联军尚满京畿，和议尚未就绪，事未可知，若定与决裂，则保护之说成虚。至不得已，乃从其请，作为正副两约，分行署诺。实不料胡于此际，即怀狡心。其所以分别之者，于招股之时，即欲匿此副约，于合办之日，又欲全废此副约也。故今开平此案，全视辛丑正月所订之副约为枢纽。使有限新公司不守此副约，于

英律不为违背，则塘沽卖约虽假亦真，斯彼胜而我负。使其不守此副约，于英律即为违背，则塘沽与辛丑诸约将同废纸，斯彼屈而我伸。然则是副约者，固开平煤矿之命脉，而臣区区所恃以为国家收回利权者，亦即在此。

故臣去岁在津，曾将此案全件面递北洋大臣袁世凯察看。嗣于三月十二日，接到洋员庆世理来电云：所订正副本同一约，查律彼应遵守，此案非讼不行，专候回电举事，亦无须派员来英等语。由此观之，是英京著名头等律师暨庆世理所入之保商会诸名公众口同称，皆以有限新公司不守副约，即为违背全约，彰彰明矣。顾臣愚所不解者，直隶督臣袁世凯，于陈奏开平矿事摺中，仅将塘沽卖约等三件呈渎圣明，而于臣最关紧要全案枢纽之副约，则隐匿不呈，实令人不知该督所怀为何意也。即其摺中所述之言，谓旧股百两只值英金十一镑，新公司增为二十五镑，加价过半，亦属不实。盖此等旧股，皆系光绪初年招集。以彼时镑价而论，作二十五镑尚属不敷，更无论一时市价高低，虽多不能作准者矣。至墨林去年底来华交德璀琳经收之五万镑，乃是股票。明言退还红股，并非现银。在英领事署声明在案，更不足强称价值，即该督亦心知其伪。乃以于臣有意督过之故，偏取洋人一面之辞，据以入告。夫臣之功罪，固久在皇太后皇上圣明洞鉴之中，该督即不加曲谅于臣，然果有公忠体国之心，亦当为收回开平道地。再不然，揭参可也，请旨惩办可也，似不宜于此中外纷争之案，掩抑事实，淆乱是非，上以诖误圣朝，下以助洋人张目也。

总之，中国自海禁既开之后，则闭关锁港之说，固不可行，而甲午、庚子两次兵事以还，华洋之交，更形密切。财匮饷殚，非广瀹自然之利势，且无以自立。而遍地矿产之富，又为西人所实测而周知。议者动言开矿之事，万不可招用洋股，用则利权为所独操。然此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臣请更为皇太后皇上详晰言之。

矿学邃深，求之华人，则不任其事。成本宏大，集诸内地则应者无徒。又况官吏恣其婪索，则股东无信任之心。财力不足久持，则钜工多中仆之祸。以臣梼昧，然从事于路矿，而身经其甘苦者，二十年于兹矣。窃谓使中国不求矿利，则亦已耳。必求矿利，揆之今日时势，非借助于外洋之财力不行。臣闻西国理财学家之言曰：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缺一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地主收其赋税，人工禀其庸钱，而出母本者则享出货之赢息。今我与外洋合办，所以分之者，不过赢息之一部分而已耳。势既不能自办，又不乐利与人，均是谓靳其一而兼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乃若华洋合办矣，而处之不得其方，则亦固多流弊。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盖商务之与交涉，其因应之方，固不可同年而语也。是以今者开平一案，臣所为断断力持，必求公道之大白者，所以为开平一矿计者犹浅，而以为中国后日矿利计者至无穷也。必使出财共利之外人，知神皋奥区之内，地大物博，百产所兴，无所往而非利。但使循条守要，行以公信，则邻人之富我无憾焉。乃至诪幻奸欺，灭弃公理，则虽传质诸国，宣播五洲，亦将不惮劳勤，必求公道之伸而后已。此则臣区区绵薄，仰遵圣旨，赶紧设法之所为也。

虽然，臣所能为亦仅耳。向非皇太后皇上如天之明，洞瞩幽隐，察臣诚悃而不为诐辞浮说之所摇，则虽杀臣之身，以快言者之意，于中国矿事所补几何？又使非外务部王大臣等仰体宸谟，深知此案事关商务，理资公平，未便阑入交涉，则该矿之旧股东等，亦无从合力一心，前往伦敦讼控。盖洋商骗诈之行，不独于我中国为不利也，即彼西国所伤实多。故使事实分明，则亦不虑其偏袒。届计月日之内，当有定评。一俟接到电音，即当再行陈奏。此时除将英

京消息随时咨呈外务部查核外，谨将副约译文并电报留稿照录恭呈御览。所有办理情形，及微臣用意所在，理合据实恭摺先行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塘沽草约稿*

甲、塘沽草约

乙、移交合同

丙、华部权利

第一问题

强令墨林叙出重卖公司之赢利，并交还有限公司。所有赢利除却照理应得之酬劳，此权靠定塘沽草约。假使此合同果是卖据，自然买主要得多少赢余，是其自主之事；但此约虽然是契，而其中并用卖出字样，而其真意是平常合同，用于买主与襄立新公司之家。此襄立之家经给予便宜行事之权，但此权非系予之以自得利益，乃所以为有益公司大局之用。由此可见，这襄立公司不能视此为己得之物，而自求莫大之利益，不过于出力合立公司之事，有应得近理利益而已。这利益又视所出力之事之何如。自我观之，五万镑已为过分。

股分系作两种：一为认票，一为认人。其认票一种多送到中国，以换旧单；其认人一种皆由襄立人经手，所不经手者，七股而已。然则收执认人股票之人，应于襄立之人无辞。要与襄立人为难，必须出于甲约所指之旧公司，或是出于收执认票之单，而曾为旧公司之股友之人，因旧公司有受害之可言。所受之害，系虚股大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系严复为开平矿务局起草的草约稿。参阅《为张燕谋草奏》。

加股利，分而见少，其旧股友用所得新公司之地位，可斥襄立之人，谓此公司既用三十七万五千可得，何以今用一兆股？此中相差之数所以致然，汝须明白相告。

论两纸之权力

乙纸之立，是从甲纸而来，据理华部权利应得悉载在内。盖旧公司既允依甲纸之要约，以定移交之约，不能于立新约之顷复有要求。如复有要求，理须另立合同。而德璀琳之意正是以此为另立之约，但中有要害数端，致此纸化为无用。一、不合合同体裁；二、有限公司未经标明为立约之一家；三、画押之胡华、吴德斯不过个人而已，并非有限公司之代表，且吴德斯之具代理之权与否，并无证据，而胡华则常为襄立新公司之人。但襄立公司自公司既立之后，不能更与他人定约，以其权限已满，须新立公司出头故也。为此，此纸自法家观之，有限公司并无应尽义务，但以情理而论，画押之人自有诺责，如后此有调处之事，此尚可用为据依。

《袖珍英华字典》序 *

英国字典之盛，近百数十年事也。当乾隆中叶，约翰孙博士始荟萃群籍，依字母次第列八部之言，一一著其音切、义训、源流，书成，一时号渊博，为学界鸿宝。嗣而美之韦柏士特踵而修之，于前书加繁富，是为字书大成。二公皆起穷约，以一人之精力，闭户搜讨，多历年所而后成书，固为难也。比者半期以还，国学言语别为专科，邃其学者谓由此可以得治化隆污种类分合之实，盖不徒夸博闻斗多识而已。而诸科之学，有如动植虫鱼之属，举而论者日以益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序文末署“癸卯十一月”。当作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九日）之间。

多，如立名字百倍于古。是故今日字典欲为完备，必聚通国学人之力，人主一科，或专数字，合而成之。以比前者约翰孙、韦柏士特之所为，犹以邓林比夸父之杖矣。盖欧美文物其进而益繁如此。虽然，字典之用，所以释义解惑者也。考古者于一字之立，讨本寻条，而常人日用诵读之时，则取了大义，期捷速、简当而已。故字典大者其籍专车横列数十百卷；而小者如拳如拇，怀挟褚袖之中，以便舟车翻检，夫亦各适其用而已。商务印书馆主人往者有《华英字典集成》一书，既为学旁行者所宝贵矣，乃今酌删繁重，主捷速简当之义，排为袖珍之本，以便肆应者之所挟持，其于学界意良厚已。因其乞言，乃为序之如右。

癸卯十一月　侯官严复

孟德斯鸠传*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儿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禄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士仅中赀，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悁，虽值佛逆，得开卷时许，

---

* 严复所译孟德斯鸠（C．L．S．Montesquieu）《法意》（L'Esprit des Lois），共七册，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九年（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三册出版于一九〇四年。此传载第一册卷首，此据商务本。原题为《孟德斯鸠列传》，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如冋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享之。先是其季父入赀，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髯，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蚤，年方二十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剡目，通国为懽，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今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踰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法，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绠修，穷昼夜矻矻，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瞩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籀其前因，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纣。

海罗怀纣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禄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诽毁,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夏〔殷〕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

是书原名《政治短史》。盖西国晚近学术分科,科各有史,而政治为学术之一科,其史所载,必专及治理之事,他若马书班志所论,皆摈弗列。民生有群,群必有治,是书所言,著治理之天演,自其粗简,以至精繁,使因果相生,厘然可指,故曰史也。

---

* 本文原载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大公报》,后转载于一九〇四年五月六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外交报》第七十一期,未署名。《社会通诠》原书为英国甄克思所著。一九〇〇年出版。严复译文,于一九〇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交报》发表严复的文章均署名号,这篇文章不署名。但从文章内容和文字来看,当系严复所作无疑。

欧洲论治最古之书，有柏拉图之《民主主客论》，与亚理斯多德之《经国论》，为泰西言治之星宿海昆仑墟。至〔自〕百数十年来，英奇辈出，皆有论著，若郝伯恩、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卢梭，若恭德，若边沁，若穆勒，若托克斐，若浑伯乐，皆蔚成一家之言，为言治者所取法。最后则有麦音，斯宾塞尔，伯伦知理诸家，为近世之泰斗。而斯宾氏于本年十月化去，成功者退，然学界哲人萎矣。

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虽然，民有犯法，非议制、行政二者之所断论也，审是非，谳情伪，其权操于法官。法官无大小，方治职时，其权非议制、行政者所得过问也。谳成奏当，而后行政者施罚，责其法之必行。此文明通法，而盎格鲁之民尤著。故其国无冤民，而民之自任亦重。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见晚近租界中，如苏报馆案，寰泰碰船案，皆以政府与商民或公司，辨质曲直于法权之下，而昧者乃诧以为大奇。不知此事之在西国，几日日行，彼非轻吾政府长官而以是相窘谑也。昔拿破仑第一极盛时，英报聚攻之，而或不实，拿破仑尝大憾，以为言于英使。使者曰："足下何勿讼之？为民谤讪诋諆，虽英政府不能免。吾辈所以自救者，亦赖有法庭耳。"拿破仑语塞。是知法权无上，不独下民之有所芘也，即为民上者，亦得此而后成其尊。而习于东方之治者，不能知也。

是故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治体之顺逆良楛，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浅者耸于富强之表，则徒从其末而求之。稍进乃有所建设，有所补苴，有所变改，独至本源之地，则变色相戒，以为不道之言。则何怪徒糜财纷更，而于国事无毫末补

益乎？

凡专制治体，未有不沿宗法之旧者。故张横渠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中国而外，如俄罗斯，其扎尔于其种族例为族长，于其宗教例为朴伯译言法王。突厥之沙尔丹亦然，皆其证也，盖天王一人之身，实兼天、地、君、亲、师五者。方社会幼稚，势若必此而后安。特其制既成之后，又常至坚难变，观于巴尔干半岛之事可以见矣。

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中国自与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顾欲排外有功，其事必资于知彼，而吾之操政柄者又不能也，故所为辄败。至庚子之役，使通国三十年以往之财力，捆载输之外洋，而国愈不救矣。至今物极者反，乃有媚外之象。然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非真能取前事而忘之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而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梗有余。不佞闻救时明民之道，在视其所后者而鞭之。民族主义，果为吾民所后者耶？此诚吾党之所不及者矣。

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其息贵而庸贱，价廉而赋轻。至于轻而犹不胜，廉而莫之雇，斯吾民之可哀极矣。百万之产，此在欧美，至寻常耳，乃吾国数府之间，往往而绝。夫内地之民之为生，日数十钱，即可苟活，而有时且不可得，则藏富之说，徒虚语耳。是故吾国一切之弊，皆可自贫以求其因。其智之不瀹，以贫故；其力之不奋，以贫故。问何污秽而不蠲，贫也；问何作伪而售欺，贫也。疠疫之所以流行，盗贼之所以充斥，官吏之所以贪婪，兵卒之所以怯弱，乃至民视其国之存亡若胡越之相视其肥瘠，外人入境甘为前驱，甚或挽其长留以为吾一日之慈母，无他，举贫之为患而已矣。此虽巧言饰说，苟用自夸，指一二挥

霍侈靡之家，以为中国不贫之据，特晋惠肉糜之说而已，非事实也。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

然而救贫之方，何由出乎？将以农乎？将以工乎？将以商乎？曰三者皆宜修也。然而其事皆甚缓。必待是三者进，而后有以救贫，则索我于枯鱼之肆矣。且是三者，非能徒修也，其体在于学，而其用在道路之大通。微是二者，虽力讲百年而仍不进可耳。故今日救贫之大经，仍即地而求之，而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世之人惟不知此，故其说无往而不左。

今天下所并为一谈而以为至当不可易者，非曰路矿之事，必吾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者耶？此犹往者欧洲保商之说也。虽然，使果克自为之，固甚善，而无如不能。盖使中国路矿，必自为而后可，虽期之以五十年，吾决其犹不进也。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彼南非之特兰斯哇尔，南洋之斐律宾，与今日之辽沈，非殷鉴耶？且吾所以知中国之不能自为者，固亦有说，其一曰无母财。夫一路之设，一矿之成，动需千万，使吾国而办此，则其民岂可谓贫？且吾国母财之家，其举事也，规十一之厚利，商政幼稚，其股票不可以通，三年不分利，则众志堕矣。故纵竭力尽气为之，成一二所至矣，其于国民救贫之说，仍无当也。试观通商以来，凡中国之公司矿路，其有一二处成者，何一不资于洋债，可以见矣。尚待论耶？

而议者曰：中国固有财。则吾且与之作有财观，而又如不习其事何耶！夫中国路矿无民办者也，必官督商办而后可，而督者于事云何，又天下所共见也。然令雇用外人，亦必有其能用之者。夫民出至重之母财，以供不习其事者之挥霍，一旦汲深绠短，辄委之商业利钝之常，则招股之时，彼掉头而去者，亦其所耳。

而议者又曰：是亦无患，但使财具，彼习其事者将自至也，则亦姑以为如是，而其终尚有至难者，则无如其无权何也。幸而有冒险之家，积丘山之母本，以侥幸于一试，而居中国之境土，其法度治制，非官者固无权，小之守令，大之督抚，乃至政府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此又近事，而无假不佞赘言者矣。夫民之置财也，固必措之至安之地而后为之，而吾国之法如此，谁复有取其辛苦仅得之财，而措之至不安之地者，则趦趄缩葸，犹人情耳。

是故以前三者之为梗，而中国自为路矿之说，终空言而莫能行。路矿既莫能行，则中国之救贫为无术。救贫无术，则一切进化求治求富强之事皆废。

嗟乎！使中国不以路矿救贫，则亦已耳；使中国而以路矿救贫，揆今日之时势，非借助于外力，固不可。吾闻计学家之言曰：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人工禀其庸钱，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是三者，中国于前二则得其全，于后一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且此犹言其直接之利而已。以言间接之利，实较直接者为愈宏。往来之便，百货之通，地产之增值，前之弃于地而莫求者，乃今皆可以相易。民之耳目日新，斯旧习之专，思想之陋，将不期而自化，此虽县县为之学堂，其收效无此神也。故曰：路矿之宏开，乃用路矿者之大利也，而治路矿者之富又其次已。知此，尚何有利源外溢之事乎？

虽然，必谓资外国之财而通吾路矿者为有利而无害，此在不佞亦不敢以云也。何以害？则正坐中国之为宗法社会故耳。以其为宗法，故种界严；亦以其为宗法，故外人常握治外法权，与之俱至。种界严而治外法权与之俱至，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

吾患。假其不然，而中国之法，如拿破仑之法典，曰：生于华土者为土人，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彼受廛占籍而为吾氓可也，于利源外溢乎何有？故曰：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

总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英文汉诂》叙*

杨子云曰："言，心声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使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则并其律令谓之出于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气之律令也；冯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学者，体之于思虑；明群理者，验之于人伦。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为循守。文谱者，特为此于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跡，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夫非若议礼典刑者有所制作颁垂，则一而已。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

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

* 此系一部讲解英文文法的书，所讲语法与使用的术语与今很不相同，故未录。今选录其叙及卮言。此据一九〇四年商务本。

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癸卯南昌熊子①访不佞于京师，慇然諈诿，意谓必纂是编，乃有以答海内学者之愤悱。窃念吾国比者方求西学，夫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乃以数月之力，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等之说，至于析辞而止。旁行斜上，释以汉文，广为设譬，颜曰《英文汉诂》。庶几有以解学者之惑而餍其意欤？未可知也。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

侯官严复

《英文汉诂》卮言

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开瀹民智为不可以已。朝廷屡降明诏，诏天下广立学堂，省府州县有大中小之程级，寻常高等，民立官设，名称纷繁，又设大学于京师，置学务大臣以总通国之教育。且虑利禄之路不开，不足导天下使归之于一也，则议递减制科所岁进之人数，欲十年以往，中国之人才，无一人不出于大学。盖百年之间，行政之殷，求效之切，未有过于此一事者，可谓盛已。

然而事有至难。夫吾国教育所不可不改图者，以旧有之经义词赋，议者以为无所用也。德行道义，一切形上之学，此吾所归求之而有余；犹功利机巧兵商工虞之事，吾国失官久矣，是必求之于彼而后能。此体用主辅之谈，所以日腾于士大夫之口也。然学固不可以徒得，是必有讲业解惑之师资，又必有覙毕揣摩之编简，是

① 南昌熊子，即熊元锷（季廉），严复门生。

二者将皆求之于外乎？则文字语言，又为山之一篑，而不可阙矣。循此说也，又虑鞮寄象胥之业，古先圣王所视为至贱者，浸假乃徧于党庠术序之中，而吾之典籍文章，所谓支那之国粹者，举以扫地。此亡国沦种之先驱也，又恶乎可？

由是不得已而有译书之说焉。其意以谓：吾之所患，特无书耳，第藉令有书，虽有至深之术业，奥衍之文辞，伏而读之，皆可谙解，中西新旧，不过一转移间耳。则由是向之所苦于无师者，今可以我为之师。其所诵读而揣摩者，将皆旧有之文字。凡学校之师保，依然往日之搢绅先生也。而西国之文字语言，即欲治之，为吾一科之译学焉可耳。乌有异言之人，接迹于学校，操其贱业，以比诸吾国经史之列者乎？此真今日海内讲教育者之公言也。

虽然，吾尝思之，昔英博士约翰孙有云："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夫入市求物，不具价者无所得也，矧文辞之精，学术之宝贵者乎"？此其言尽之矣。又使反而观之，仲尼之述作，莫大于《易》、《春秋》，今使西人欲会其微言，考其大义，则译而求之，可乎？秦汉之文辞，屈原之《离骚》，司马迁氏之《史记》，非绝作欤？今使西人欲知其悃款之诚，赏其弔诡之观，则译而求之，得乎？而西之与中何以异？且西学之难以译求者，不止此已。其名词标目，则未有其观念也；简号公式，则未有其演习也。

使闻者而疑吾言乎？则试与举其浅易者以譬之。今夫读历史固莫重于其人之氏姓也，言舆地又莫切于国土之专名也。其在本文，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而于译则何如？一名之转写，辄聚佶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虽有至敏强识之夫，尚犹苦之。以之阅图则溢目，以之读史则吃口，唇呿舌缣，

前后相忘；又况名不一译，字不一音，谓能融合贯通，了然心目者，欺人而已。此非天下至难而困惫学者脑气者欤？且史乘地志，西学之粗者耳，待译而治之，其扞格不操既若此，遑问其精者哉！嗟乎！南民不可与语冰者，未有其阅历也；生瞽不足以喻日者，无可为比例也；天下言西学而云可不习其文字者，惟未之学故耳。

而不佞尝闻世俗之论矣，曰：吾云西国语言文字之不必学者，非恶其物也，妨其学之流弊也。夫中才莫不牵于所习，彼习某国之语言文字者，莫不崇拜某国之文物而心仪之。海通以来，互市之场，所在多有，不独官求译人也，而彼族亦需之。使学堂而课外国之语言文字乎？彼于于而来者，其志非以求学也，变其口耳，冀为西人效奔走以要利耳。夫立学堂，将以植人才铸国民也。乃今以习其语言文字之故，驱吾国之少年为异族之奴隶，如立学之本旨何？吾闻国之将兴，未尝不尊其国文，重其国语，未闻反是而以兴者。且今日学堂所以进西学而跻于旧文之列者，所望其学浸假将为吾学也。使犹治之以西国之文字乎？则所谓西学者，必终于为西学。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顾必自吾曹为之开关延敌而助之攻，夫非与于不仁之甚者耶！

今之主毋治西文毋学西语者，其忧深虑远，而持有故、言成理者，有过于前说者乎？殆无有也。虽然，吾又思之，窃以谓凡此皆见浅而不见深，知一而不知二之论也。夫事变之来也，往往果者非其所期，而所期者不必果；非所果与所期者，必相遁也。坐常人之为虑粗，而耸于近似之说故耳。今且无言其悬理，而请证之以已形之事实。夫国学而习外国之文字者，不徒中国有此事也，故今日东西诸国之君若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且所习者不止一国也，兼五六国者常有之，果使必牵于所习而崇拜之，则西国之卿大夫，将人人皆犯交通之刑宪，此其事然耶？否耶？且交通之

为贼，固莫甚于使与将。而彼职外交者，于外国之语言，固最习也；所不习者，且不中选焉。英之陆军，且增其资俸以劝将弁之通俄语者矣；法之陆军，其将校且必娴德语；至于各国海陆军中，莫不重其通知外国语者，何我之所忌与彼之所求，竟如是其相反也耶！

至谓习西语者多为西人效奔走，此诚数见不鲜之事。虽然，为此者其能事皆至浅薄，至于精通，吾见亦罕。且吾人于此，上不责之用人行政之家，下徒责之急谋生计之学子，此其为论，无乃苛欤！夫草野之人，恒产无资，故必以治生为最切，此人之至情也。且使其人治业十余年，或具私财，或资官帑，幸而成业，于其身有一节之用，而为上者于其才之短长，既莫之鉴别，于其身之饥饱，又漠然无概于其心，则相率而听外人之招，又奚足怪乎？夫开学堂，固云植人才、铸国民也。彼治西学习西语者，固不尽为人才，亦不尽及国民之平格，然使果有人才而得为国民之秀杰者，必不出于不通西语不治西学之庸众，而出于明习西语深通西学之流，则今日之厘然可决者矣。岭表之民，有习京师之言而从官为胥役者，某乡之人乃以子弟之习官音为戒，曰是且相率为奴隶也。彼谓习西文则为异族之奴隶者，其持论与此，岂有异乎？

至谓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此亦近似得半之说耳。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矣，未闻徒尊重其语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二百余年以往，英、荷、法、德之硕师，其著书大抵不用本国之文，而用拉体诺语。此如斯平讷查之《外籀哲学》，虎哥觉罗挟之《战媾公法》，奈端之《格物宗论》，培根之《穷理新机》，凡此皆彼中之“不废江河万古流”也。顾其为书，不用本语，而当时之所以为习者，又可知已。然则必如议者之言以西文治西学者，西学将终于为西学，是必英至今无格物，德至今无哲学，法至今无公法而后可；否则所议

去事实远矣。

曩者吾人以西人所知，但商业耳，火器耳，术艺耳，星历耳。自近人稍稍译著，乃恍然见西人之所以立国以致强盛者，实有其盛大之源。而其所为之成绩，又有以丰佐其说，以炫吾精。于是群荼然私忧，以谓西学必日以兴，而中学必日以废。其轻剽者，乃谓旧者既必废矣，何若恝弃一切，以趋于时，尚庶几不至后人，国以有立；此主于破坏者之说也。其长厚者则曰：是先圣王之所留贻，历五千载所仅存之国粹也，奈之何弃之，保持勿坠，脱有不足，求诸新以弥缝匡救之可耳；此主于保守者之说也。往者桐城吴先生汝纶，其用心即如此。其哲嗣辟疆有句云："饥饱上通黄帝鬼，存亡高瞩素王文。"情见乎辞矣。二者之为说异，而其心谓中国旧学之将废则同。虽然，自不佞观之，则他日因果之成，将皆出两家之虑外，而破坏保守，皆忧其所不必忧者也。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不佞斯言，所以俟百世而不惑者也。百年以往，将有以我为知言者矣。呜乎！世变之所以不测，以笃时者观化之甚肤；救败之所以难为，以拘墟者防弊之无当。老氏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当秦之逐客也，幸李斯之言用耳，不然秦之帝业不成可也。吾安得风华蹈衰者，与之议道国明民之业乎！

虽然，吾之为此言也，非谓教育之目，必取西文而加诸国文之上也，亦非谓西学之事，终不可以中文治也；特谓欲以中文治西学读西史者，此去今三十年以后之事。居今日而言教育，使西学不足治，西史不足读，则亦已矣。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学，而为之始基。假道于逡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智者所为固若是乎！夫此时之所急者，通其术而得其情云耳。而所以通所以得之涂术，不暇校也。洎夫家通其术，人得其情，将向所谓

授业解惑之师资，觇毕揣摩之编简，皆不期而自集，而不必勤求乎其外。夫而后以外国文字为一科之学可也。一切之学，治以国文，莫不可也。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而吾又安所致其断断者哉！

光绪甲辰四月下澣识于海上之嬛琴寓斋

原　　败*

日俄失和，斗于吾国辽沈之间者一年有半。自交绥以来，日本靡役不利，而俄则陆海二军，仅存余烬，虽欲更举，力亦殚矣。夫俄之壤地，跨越三洲，自厥祖大彼得以来，为列强所深惮，拟为北方大熊，而日本用区区岛国，崛起东海。方事初起，世谓此无异以侏儒而斗长狄。俄之君将，亦自谓长驾远驭，扫清东陲，定太平洋权力之基础，在指顾间耳，而乃大谬不然如此。此岂疆场之事？利钝本不可知，抑未战而所以胜负者已存，特世之人不之察耶？和局将定，兵事已阑，乃准陆士衡《辨亡》之例，而作《原败》。

则先言此役之所以成。盖俄之东略，始于康、雍之间，而大盛于咸、同以后。方其割吾壤乌苏里以东也，日人大惧。而俄方经营库页岛库页之库字从厂，读若赊，俗误作库。此正如犹大之讹犹太，爪哇之呼瓜哇、海参崴，不遗余力。南规朝鲜，西抚满洲，寖假而西伯利亚铁轨之议建矣。夫俄本北方高原之国，颇近荒寒，自依番彼得之后，常以出海港埠为要图。黑海门户，道突厥旧京，而英法为之阻。波罗的之廓伦斯达，多冻罕通。而北海之亚庚哲尔，滋无论矣。亦尝有意

* 原载一九〇五年九月三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外交报》第一二〇期，署名：瑜壄堂稿。后转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十二期。

于波斯湾，顾邻印度，英之所必争也。彼既塞于西、北、南三方，则因势利便，遂注其全力于东，亦其所耳。甲午，我与日本力争高丽，海陆军熸而辽南尽矣！当此之时，俄之必出而争者，亦势也。且虑独力不足制日，乃牵德法以为之，于是中国以台澎易辽。俄名仗义扶邻，而实则视满洲为禁脔。既树德于中国，又以遂东封之图。俄之计得，于斯为极。李文忠公之充专使而贺加冕也，俄皇于李，恩犹父子，于是密约以成，辽事乃愈轇轕而不可问。主俄者则曰："英日必不利于中国，俄之布置，虽曰自为，亦所以固吾圉也。"主英、日者则曰："使铁路成，满洲非中国有矣。"朝野纷嚣，自甲午以来，莫不如此。

且归辽之事，惠此中国者，不止一俄国也，有德法焉。事定，是二国之索酬甚亟。政府百方称感，皆不足以满德人之慾。已而德皇遣海靖为专使，伸铁拳政策于东方。而吾之胶州军港，乃以微罪行矣。法于两广之间，亦称满意。三国政策相若，故亦相倚。德之宰相曰："各国旧议，所欲保全者，真中国耳，满洲非真中国也。"而俄皇则曰："使德而不关吾辽沈者，吾亦不问胶澳也。"故胶澳既去，而旅顺大连随之。英以抵制，徐起而收威海，皆若固然者。呜呼！四者亡而中国北方无军港，而分割各据之势，亦隐然以此为先声矣！

以甲午师徒之挠败，吾之情现势屈。故乙未、丁酉之际，瓜分中国之说，特甚于欧美间。各国包藏祸心，俄德尤甚。来使如喀希尼、巴布罗福、海靖、克林德等，其恫喝之情态，运动之秘密，至今辇下，犹能言之。而此时天主、耶稣二教势力，亦炽然增长于内地。民教积不相能，加以外患逼迫，人人自危，于是乎有庚子之拳祸。銮舆西幸，八国之师至京，李文忠公奉旨议和，实无所议，惟日以外人所要索者，报达行在而已。俄人着意，重在奉天，尝欲自别于众，故其兵在畿辅者，拔去先于众人，而奉天之兵，称保护铁轨不即去。癸卯之秋，既遵约矣，旋以末节为名，复入踞之。由是五洲之

人，皆晓然于俄国之政策，而东省战端开矣。

然而右之所叙列，皆此役之远因，而为天下所共见者耳。乃尚有其近因真因而为天下所不尽知者，则当自俄之宫邸而求之。俄皇尼古拉第二者，其全名曰尼古拉·亚烈山多威支，其国姓曰罗马诺甫，其先皇曰亚力山大第三。尼古拉娶于德，生四女。近者兵事方兴，而生太子，后无权，不甚预国事。预国事而权力足以制俄皇者，则太后也。太后名马利达格玛，性高亢急暴，好利怙权而守旧。尼古拉严惮之，行政用人，多出于其母。朴毕多讷塞甫为全俄教会长老，于皇室为师保，国人所甚恶，然以太后故，不可易也。他若前者被戕之宰相布勒福，银号巨商毕左布拉胙福、式法金、歌连密金、穆拉维也甫、阿力喀塞克夫、阿保连士机等十余大臣，皆太后所位置者。其皇室周亲，凡居尼古拉父行大父行者，列爵大公，皆据津要，重禄高位，而治军储，主帑藏，以浮冒侵蚀为俗。此今日天下所共闻，无庸为俄讳饰者也。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间，西伯利亚林纳金矿大兴，其中母本，有言出自俄太后与诸大公之所集者，以任用不得其人，财大耗散，然而桑榆之收，则一饭未尝或忘焉。于是亚烈山达大公，荐毕左布拉胙福其人者，为恢复之计。毕尝谓满洲高丽，得一即可以富国，其矿产森林，虽偿十倍所旧亡，易耳。太后及某大公等信之，又出钜资，集株股付毕，使治其事。俄皇知而心然之也，所不知其事者，独旧相维忒，与外部拉斯道夫而已，

尔乃建新埠于大连湾，易其名曰达尔尼，濬旅顺之船澳。殖民之使者四出，倡劝其民，令东徙。开烟台之煤，收漠河之金，广治道涂，遍置银号，以辽阳为之中枢。凡此所为，劳费甚钜，叩其所自，公帑而外，大抵皆俄太后与数大公之私财也。

浸假而满洲撤兵之期至矣，中国之政府告之，各国之使臣及之，而俄则借地方未靖，马贼犹多为辞，相与支吾而已。顾其部署

则愈密，调兵则日多，经营则弥奋，俄之用心，为五洲所同见。虽维忒等力劝俄皇以践约，无如宫邸之间，大为不怿，意谓使俄国于满洲而让权，将深宫之钜本，坐再失也，则期期以为不可，而尼古拉无如何也。

使俄而有廉洁公忠之大臣，其首推外部拉斯道夫乎？其于东方政策，虽未若维忒之力主撤兵，然知日人之必不可与战，而又深恶毕左布拉胙福之为人。俄之宫邸诸人，恶其沮事也，则相与谋夺其权，而进毕之党人阿力喀塞克夫。盖至此而日俄之战，不可免矣。

阿督之为远东总督海军提督也。俄皇诏外部曰："继自今，远东责任悉归阿，外部不必问也。"阿既履新，则一主占据辽韩之谋，告俄皇曰："日本易与耳，虽外示愤张，必无战事。"故自甲辰正月以前，俄京无人策日本出于战者。至决裂之前数日，尼古拉犹告人曰："一切幸平善，日本怒气，终归消灭，朕之朝代，固太平之朝代也。"诸亲藩大公，亦谓必无战事，所领库帑，名整军实者，大抵自肥。及日本以鱼雷入旅，攻其舟师，阿与诸将方张乐高会，而俄皇于其夕，亦御乐部于某名园，及归，得阿电，知所破坏皆新舰，如梦初觉也。

由其近因观之，是日俄之战，起于尼古拉之背约，而尼古拉之背约，乃见制于太后与大公也。而太后大公，所必使俄皇背约者，其心以为不背约而据满洲，将一切经营皆尽，而京垓之财，不可复也。且战不徒于是起也。交绥以后，数数败衄，脱为俄计，必以早和为佳。顾辽阳告败不和，旅顺告降不和，奉天破半兆之众，举国哗噪，而犹不和。直至海军再熸，而后使出。此盖宫邸之间，以日本不能持久为说，而尚冀已破之甑，可以复完，已去之财，可以复得。而上行下效，举国贪憷，以谓日本虽强，不能度乌拉山，入波罗的海以攻其都。虽师兴以来，国之所费，过二千兆罗卜而有余，然而乘时致富者，自有人也。使闻者疑吾言乎？则其中腐败之形，请

更一一。

俄大臣之侵蚀公帑，贪冒不忠，以仆所闻，真有令人难信者，顾不幸事实所存，往往发露，虽欲深讳，当无从也。如去岁三月塞尔哲大公即本年二月间为人所刺杀者所领库款数十兆罗卜，名筹备军储。至四月，所办罐头熟肉，至于糖酒烟茶，由莫斯科运往东方军前，值罗卜者以兆计矣。当是时，有塔马老甫者，实司转饷，拟取道德国之丹辑，由海运以达辽海。乃其物至德，皆已转售，其取值不及原购之半也。至其四月，复由莫斯科有运致军衣之事，然至萨麻拉，以受载过重，毁车中止。藉词夏令天热，而一切毡毳呢羽之品，皆散之。六月，国民捐送药物扶伤器品，费至不赀。起运后二十余日至墨梅勒，有二贾人，以什一之价尽收之而去。同月，由圣彼得堡运佛企酒十万箱至满洲，云以犒军，及至开箱，则无酒也。八月，运军火，亦于中途以半价出售之于二华商。苦将军知之，然不愿颂言也。夫饷军实，塞尔哲大公之专责也，而俄军发运收报，岂无文书章程。顾其奸如此，此诚非外人所可思议者矣！

其亚烈山达大公，则司抚卹伤亡、哺养孤寡之事，其款多出国民所乐输。顾此款之于军也，则致十而受一。而其于军士家室，至于去岁年杪，尚未闻有一钱之散。有市侩名毕左布拉胙福，四年以往，不名一钱。乃至今日，则全俄一巨富，叩其所由，则亚烈山达之私人也。

兵弁之革靴，政府发价，每双三罗卜，乃匠人所实得者，每双一罗卜七角五尖，由是其靴至军，皆不堪用。事发，匠人得罪被诛者不少，而一罗卜二角五尖之所归宿，则大公也。白糖之至哈尔滨、辽阳者以吨计，然强半杂泥沙。事发，商人得罪入路力加狱者五人，顾其得利者，则毕左布拉胙福也。

其尤足异者，俄通都大邑中，如莫斯科，如耶路士辣，如卡鲁加，如图拉等都会，店肆间军用衣料，公然市卖。牵车小贾，持军人

氈衣，望门唤卖，自表价廉，而官不过问。其西伯利亚铁轨，以军兴议添车辆，由此而莫斯科、圣彼得堡二京大官，事其事者，皆以致富。闻所侵吞者，不下数百万罗卜也。

海陆军员缺，欲得之者，非贿不行，学术、资格、劳积皆不问。大抵一少年居海军学塾中年余，第令其家有财，费罗卜数千，即可得缺。陆军亦然，惟其价值，较海军为稍贱。以是之故，二路之官，多愚劣稚呆，于驾海行军，几无所晓。问其何能，但饮佛企酒、吸雪茄烟足矣！

或曰：使政令军实腐败如此，则俄廷中职司纠弹者，安所事乎？不知司纠弹者之腐败，且更甚于他曹。大法司穆拉维也甫，近新辞职无几时，方其在位，势极煊赫。故俄民有七贵之称，或曰七鬼。七贵者，太傅宗教长老朴毕多纳塞甫也，故宰相内部布勒福也，故大公塞尔哲也，大公亚烈山达也，东方银行总董毕左布拉胙福也，皇太后玛利达格玛也，而以大法司穆拉维也甫终焉。

从来内政腐败，军声未有克扬于外者也。虽然，俄尚武而行征兵之令者也，自大彼得以来，蔚然为一强大国。意者文治不张，其武烈有足恃乎？而孰知又大谬。东方之役，俄之所调发，以应前敌者，大抵皆豫备之兵也。其不遣常备额兵，而独遣豫备之兵，何耶？盖内乱方殷，尼古拉与其族所恃以弹压其民者，仅仅恃此素所嗅咻豢养之常备兵耳。至于豫备，本皆民也，附于疾视其君之乱众者也，是故遣之。外之有禦敌之用，内之有去疾之功，是固一举而两得者矣，此其所以必遣豫备也。顾其调遣之情形，虽老杜之《兵车行》、《石壕吏》诸篇，殆不足以尽其惨剧。故观者某谓：见此日俄国之征兵，而不伤心断肠者，殆非人类。俄之乡民至愚，然一家五六口，所视以得哺者在一男子，去则五六口饥矣。每征兵令下，辄逃去其乡，越界而之他国者，如云而起。然必稍有积蓄而后有以赂关吏而具行粮，否则不达。

尝有人过俄国露拉机车站，亲见兵行，笔记其事曰："某日至车站，见豫备兵到处皆满。摇铃一声，则无数妇人皆持其男子痛哭，旁有小儿，号泣助哀。铃再摇，忽见一老妇晕绝卧地，则某兵之母也。铃三摇，巡兵执棒驱人退，送者皆失声。车既动，忽一妇人卧车辙中，顷刻齑粉。吾适坐车中，见一人从窗欲跃出，同行者从其后力持之，得不坠，已而推使坐。车中之兵，齐声发歌，盘旋跳舞，类众狂者，惟彼不跳亦不歌。车临次站，地名波罗塔洼，彼忽起长跽车中，拱手仰天作祷状。众歌忽止，验长跽者，则已死。视其身，有利刃尺余，自胸达背，颖脱而出。"记者曰："此非奇闻也，但当征发时，车站中日日有此事，不足奇也。"

弃伍逃兵，往往而有。尝见其表，总十五邑逃亡。自去年三月至九月，常备兵逃者自千四百人至九人不等，豫备兵逃者自万六千人至六百十二人不等。至于今年，逃亡尤甚。往者美人与斯巴尼亚争古巴，民争往者不下数十万，以不得与尺籍为大恨。英战南非，团练响应，是何相去之远耶，此有国者所宜深长思也。

以上所言，其在国之兵也。至于临敌，其剧场即吾之壤土，是宜为吾人所共见，而无待烦辞者。顾报纸所称，往往传其大事，至于细情，或不能尽，则吾又不得不略言之。今夫俄之败者，非日本之能败也，其十七八皆俄自败之。若鲁巴金，知名而有阅历之将也，其终归堕绩，至求瓦全而不得者，盖内困于谗人，而外穷于将士之不用命也。夫俄兵之横暴无人理，此次之发现于满洲者，殆历史之所无。日本以此而收其功，吾民以此而当其厄。彼诸将之中所有者，娼嫉也，交讧也，不两下也。无事则饮博淫凶，遇战则瞀乱而不相救。如是而驭疾视不欲战之兵，又安得以不败乎！闻去年瓦房店之役，方战，俄兵甚为得势，领将以有利之可乘，令勿退，且以必胜勖之。其兵曰："必求胜者，若自取之。"而其众退如故。领将知事之无望也，乃以手铳击其颜行，而以末丸自轰其首，此将死军前也。

他若旅顺之攻守，相持殆一年，为五洲所称叹。故降之日，德皇以二宝星，一以旌守者，一以贺攻者。以为守者之所为，必极人力之所能为，援绝计穷，而后出此矣。乃寖假而英之《泰晤士》访事，先发其端，天下始知所言之皆谬。俄某将谓人曰："依士拓苏之见，方五六月已欲降，其犹守半年者，乃其下之所逼耳。"后闻日人云："士拓苏之不能守，日固知之，而其始之有声者，日实为之，所以坚俄皇之委任云尔。"

至于海军，尤不足道，非船器之不精也，而将领之不足任，其大误在于用阿力喀塞克夫，故其始则太平洋之军残。虽然，犹可以战也，乃相率深藏而不肯出。至马加老甫死，而督战者愈无人矣，最后而波罗的之军熸焉。方其未然，早有人知其败也。乃至今年五六月间，黑海之军，又相率为叛。闻波典蒙金之在奥迭沙也，左右围之者十一舟，而叛舰去无恙。然则讨者与反者之表同情，又可见矣。

是故东方之溃败，于俄国非因也，果也。果于何？果于专制之末路也。夫俄皇尼古拉，亲为十九、二十世纪之国主，乃欲守二三百年大漠西域之旧制。宗教则务使民为迷信，风俗则塞外输之文明，报纸则监之以申援尔，宪法则言其时之未至，加以群凶在位，独厉威严。海牙之会，粉饰野心，以欺天下，谓帝王之位可长保也。率之民不聊生，内乱大作，方其与日战也，犹冀引通国之目光，使之外向。天不佑暴，师徒舆尸，国财虚縻，而民心益怨，至于本年正月二十三日之事，识者以为尼古拉君民之谊，绝于此矣！革命党人，日益猖横，俄皇之命，悬其手中，所未行大事者，特须时耳。《泰晤士报》曰：俄皇目前舍其兵而外，一无可恃，然观于波典蒙金之事，则此区区者，亦将有不可恃之时。然至如此，而宪法之议，向不过以空言涂通国之耳目。罗马诺甫之朝代，其不为法国褒尔谤之续者，盖亦仅耳。东方之败之于俄，譬诸人身，其肢末之痿欤。

《广西边事旁记》跋 *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余归自欧西，郑君稚辛以其兄太夷之意，致阳湖孟生所记广西边事于余曰："读此，知故人二年在边所为事。"则受而读之。既卒业，喟然叹曰：贤者真不可测。犹忆戊、己之际，与太夷抵足卧京师，太夷数数言兵事。心窃谓兵微万变，今尤异于古所云。太夷文学士，容貌颀然，身未受武学教育，足未尝一至欧洲，顾乃憙言兵，书生习自豪耳，不必符他日事实也。别七八年，乃今观太夷在边所为，虽泰西健者，当其时地，殆无以过。今夫士居高位，所百为而于国终无补者，其故无他，坐务为声光以钓名实。不幸名实之至，又常视其声光。彼孤行其意，求心之安，冥冥然，悃悃然，于祸乱则消于未兆，于事业则发其未萌，或图难于其易，或设此以致彼，虽所济者至大，举世之人不知重也。何则？声光蔑如也。今太夷所名为者，治匪也，边防也，顾所困苦力行委折求达者，军实而外，乃在通民力，利转输，设学堂，开医馆。以经费之微而民智之稺也，故其成功，仅仅如此，然于一边，已拔水火而衽席之矣。向令权藉不止如是，则年岁之间，其转贫弱以为富强，有以决也。孟生不云乎，"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呜呼，二语尽之矣。乃为校讹别，加圜点，题签背，以付诸手民。

侯官严复跋

---

* 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一年），郑孝胥（字太夷）以四品京堂督办广西边防，孟森（字莼孙）游郑孝胥幕，著《广西边事旁记》。全书不及两万字，铅印本，不著明出版处及出版年月，当是私人印本。此跋由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卞慧新先生寄示。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

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惟然，故恭亲王、文文忠立同文馆于京师；左文襄、沈文肃开前后学堂于马江；曾文正亲选百余幼童以留学于美国；李文忠先后为水师、武备、医学堂于天津。凡此皆成于最早而亦各著成效者也。然除此数公而外，士大夫尚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由是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

处物竞剧烈之世，必宜于存者而后终存。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羁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

---

* 原载于一九〇六年一月十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外日报》，后转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三期（四月出版）。

不张者也。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诸公乍聆此语，恐且以吾言为迂，不佞请细为分晰，诸公将自见其理之无以易也。

何以言智育重于体育耶？中国号四万万人，以民数言，殆居全球五分之一，夫国不忧其寡弱。至于个人体育之事，其不知卫生者，虽由于积习，而亦坐其人之无所知，故自践危途，曰戕其生而不觉。智育既深，凡为人父母者，莫不明保(赤)〈持〉卫生之理，其根基自厚，是以言智育而体育之事固已举矣。且即令未至，中国二十余行省，风气不齐，南人虽弱，北人自强，犹足相救。但竞争之场，徒云强硕，尚未足耳。诸公不见近者俄日之战乎？夫体干长大，殆无过于俄人。而吾之岛邻，则天下所称之侏儒者也。顾至于战，则胜家终在此而不在彼，是亦可以思其理矣。不佞此言，非云不重体育。夫苦攻勤动，以进国人于尚武之风，正吾国今日之所亟。故往日尝谓，中国文场可废，而武科宜留，亦犹此旨。但三者筹其缓急，觉无智育，则体育万万不逮事耳！

何以言德育重于智育耶？吾国儒先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西人所最讲、所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总而谓之，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故西国今日；凡所以为器者，其进于古昔，几于绝景而驰，虽古之圣人，殆未梦见。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浅而譬之，如古之造谣行诈，其果效所及，不过一隅，乃自今有报章，自有邮政，自有电报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

一不为凶人之利器？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此非其极可虑者乎？且吾国处今之日，有尤可危者。往自尧舜禹汤文武，立之民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伦，以其以垂训者为无以易，汉之诸儒，守阙抱残，辛苦仅立，绵绵延延，至于有宋，而道学兴。虽其中不敢谓于宇宙真理，不无离合，然其所传，大抵皆本数千年之阅历而立之分例。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乃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觉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号为守先者，往往有末流之弊，乃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然而废其旧矣，新者又未立也。急不暇择，则取剿袭皮毛快意一时之议论，而奉之为无以易。此今日后生，其歧趋往往如是。不佞每见其人，辄为芒背者也。

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固不必言食毛践土，天地生成，而策名委贽之后，事君必不可以不忠。固不必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割股庐墓，而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未及念一岁以前，子女之于父母，凡《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之所载者，皆所宜率循者也。不必言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而男女匹合之别，必不可以不严。不必以九世同居为高义，而同气连枝之兄弟，其用爱固必先于众人。若夫信之一言，则真交友接物之通例。即与敌人对垒，办理外交，似乎不讳机诈矣，然其中之规则至严，稍一不慎，则犯天下之不韪。公法之设，正为此耳。须知东西

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

至于吾国今日办理教育之法，亦有可言者。盖自学堂议兴，朝廷屡下诏书，大抵训勖吏民，穷力兴学。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愒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譬如一乡一镇之中，其中小者不外数十百家，便可立一学堂，用现成之祠宇。此数十百家之中，所有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以三年为期，教以浅近之书数，但求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见闻事；而珠算则毕加减乘除，此外与以数十页书，中载天地大势，与夫生人所不可不由之公理，如西人上帝十诫者然。夫以三年而为此，以此求师，尚多有也；以此责之学生，虽极下之资质，尚能至也。虽极贫之乡，其办此尚无难也。更于一邑之中，立一考稽之总会，用强迫之法，以力求其普及。必期十年以往，于涂中任取十五六龄之年少，无一不略识字，而可任警察，为士兵者，斯可谓之有成效矣。公等闻此，将于吾言有不足之讥，然须知吾国此时，不识字人民实有几许，约而言之，则触处皆是也。但使社会常有此形，则上流社会，纵极文明，与此等终成

两橛，虽有自他之耀，光线不能射入其中。他日有事，告之则顽，舍之则嚚，未有不为公事之梗者。近日上海之暴动，则眼前之明证也。颇怪今日教育家，不言学堂则已，一言学堂，则一切形式必悉备而后快。夫形式悉备，岂不甚佳，而无如其人与财之交不逮。东坡有言："公等日日说龙肉，虽珍奇，何益？固不若仆说猪肉之实美而真饱也。"夫为其普及如此。至于高等、师范各学堂，则在精而不在多。聚一方之财力精神，而先为其一二，必使完全无缺，而子弟之游其中者，五年以往，必实有可为师范之资。夫而后更议其馀，未为晚耳。

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

记者于是年岁首，方游英法二京之间。当是时，彼都人士所注意者，无有过于东方之战。忆船入涅波里时，有以旅顺口破告者，船人相视瞪眙，咸言攻守两家，皆为古未曾有。伦敦影戏，张俄将倭将像，观者拊掌，并称英雄。次晨，《泰晤士》登其访事旅顺来电，始悟守者殊未尽力，而人意乃一变，于是有识咸晓然于俄之终局。继是不两月，俄兵大挫奉天，终而波罗的舰队熸于黄海。盖至是日人始据全胜之势，天下健之。俄不得已遣议和信使于美洲，总统鲁司华尔左提右挈而和议成。泰东太平之局，庶几长保。独是和矣，而日本伤亡不訾，俄罗斯内乱蠭起。全俄之大，其中称叛罢工，讼言与政府反对者，过国之半。莫斯科，旧京也。年终之事，足使世界寒心。盖日之胜，其困苦卒达，轶于前史。而俄之内乱，蔓延周遍，流血惨夷，亦其前史所未有者。德以四冲之国，介于俄法之间，

* 本文连续刊载于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三月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五、二月初五、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外交报》第一三三、一三四及一三五期。标题下署"侯官严几道先生撰"。后转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三期。

法俄交亲，野心稍戢。及俄败国乱，德纾东顾之忧，由是所以待法者亦异。初，英君爱德华第七立，首建联法之谋，德人恶之。及法以埃及任英，而英以摩洛哥任法，其各遇二国也，犹今日本之于韩。前事定于一千九百四年之秋，其时德人闻之，朝野之论，无所向背也。及次年春，乃以为言。而威廉第二有天基亚之行。然而英法之交，由此愈睦。法人持重，事事求解于德人，为罢外相德加上，而德殊未厌。不得已，乃议以其事归公处，定本年岁首会议于斯巴尼亚。顾德人狐疑，其时日会地，犹久悬也。此为客岁欧洲外交事势最棘之时。而不列颠三岛，方以更革政府，朝市殷然。首相巴尔福告休，新相幹白班若门代主国柄，盖公党也。虽然，其立未固，必视开议后下院议员所以扶持拥戴之者何如。盖英自南非一役，劳费不訾，北海渔船之事，几与俄裂，而以巴黎公处，得无失和。西则讲睦于美法，东则寻盟于日本。凡此，皆客岁保党所为，其益国甚大。而日本之盟，尤关重要，从此俄人无复仇报役之机，而印度外藩，得以高枕，夫印度，固英属中之最为弱点者耳。

言二十世纪之履端，固当以日俄之战为第一现象。此其前因后果，与其当事之变态，决非寥寥数行所能罄其底蕴者也。史家公言：一千九百四、五两年，必长为人类不忘之年岁。此其说盖不诬。言其兵事，不仅中国前古交兵，方之皆成儿戏。即欧美之间，阿力山大、韩尼伯、拿破仑诸杰之所为，皆瞠乎后矣。此非日俄之能为然也，彼日俄之不能不为然也。天演日蒸，世事之后来居上，每如是。陆军会者，二军计皆百万，海旅动驾数十艘。其胜也，使胜家无遗憾焉；其败也，使败者无馀望焉。旅顺以新式至坚之堡垒而见破，盛京之郊，俄卒死伤，不翅二十万人。而波罗的海军，长驾远驶，经数万里海程，不半日交绥，提督就虏，兵船无只轮反者。其未定也，五洲之人，屏息企踵，群测结局之何如。及其既定，知与不知，莫不惊叹。何则？知黄白种界之说，不足复存，而欧亚潮流，行

将转耳。此日本近者战功所为最伟也。至阳历八月，而华盛顿之和议开，天下又倾耳侧视，不知结果为何物。其中离合阴阳，不可致诘。至九月初旬，几人人以为无望矣，而忽闻草约画诺之事。日俄之士，虽胜败不同，而离屠戮，庆更生，则一而已。计抱士穆德于阳历八月九日开议，相持凡二十日，而后议成。顾日本所欲得于俄者，已先议为天下所共见：一、赔款也；二、库页之割让也；三、辽东半岛之租借权及铁路利益，北达哈尔宾，由俄而归日本也；四、公认日本之在韩得独重之势力也；五、东三省治权之归还中国也。此为大经。而开议时，特益数条，如划削海参崴炮台，收取中立港所存军舰，并限制俄东方海权若干年岁等款，皆姑设之，以为退让之地者。故开议之顷，俄使于后数条，抵抗未终，日使即已让步，可以见矣。至前五款，则除其一、二而外，俄人承约，皆无留难。但与略加裁制，则大抵皆关于铁路者也。盖赔款、割地二者，俄人拒之最力，而约之几天成议由此。最后，美总统为之居间，日人卒捐赔款，而库页肯以北纬五十度为分线，北归俄，南归日本。以此成约，则天下之所不期，而日民当日所深恨者。虽然，日本之意以谓战费于国虽重，顾师出以义不以财。行此，亦可以媿欧人之言利，且使议不成，将国之所损更重，其于俄人所加害犹微。满辽之权利，韩之势力，善为之，以收桑榆有余也，此日本之至计也。特至于俄，则战败之形，其受创于外者犹轻，其致忧于内者实最重。故自罢役以来，至今国无宁晷。论者谓罗马讷甫革命之期已临，非过语也。

与日俄战争最有关系者，莫若英日联盟一事。其机发于甲午初，北洋辞退琅威理，英海部以为无礼，大憾之，故于中日之战，终莫肯为仗义执言、排难解纷之事。既而俄、法、德三国合从，以责日本置辽沈、割台湾，日本量力度德，俯首听命，莫敢支吾。夫俄、德、法既名为中国执言，则英美不得不同于日本，此诚理势必然者也。癸卯，东省俄权日张，日本知非战不足以存国。然惩于前事，故伊

藤有欧洲之行。其所图成，即在联英一事既联英，而伐俄之计始定。向使前事不成，则甲辰、乙巳之战，迟之又久，未可知也。即战而胜俄之券，不可遂操也。西根谓甲、乙两年，人类所共见之大事，莫若日本以区区岛国，骤跻一等强权，海陆两军，皆是收战胜攻取之效。此在前史，每稘之中，不过一、二见耳。如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战，如北美之自立，如窝得禄之役，皆差可与之相方者也。如此轩然大波，其于历史后果流变何如，虽有明者，末由预计。所可言者，其果之必大且多而已。英人知其然也，故于前约期满之余，更申条款，以收两利之实。其条约大目，于西九月杪，已刊伦敦报章。一曰：保全东亚与印度和平之局；二曰：护持支那境土主权，责开门户，以享均沾之利益；三曰：互保英日国土藩属，不使见侵云云。英则明认韩为日本所指导约束保护之国家，但使通商惠工，各国得均沾利益。日本固无不可为，而英人于印度等步，凡所以巩固封疆，保存利益之事，日本亦必赞成之。呜呼！由此观之，韩之于日本，固无殊印度之于英伦，英伦之于欧也，既以摩洛哥倭法，以易其独享之埃及，而近者于亚，又以韩畀日本，以保其东亚之利权。其𩦠𩦠如此，则无惑乎德国之有言也。

至战事之近果，自先见于战家，日本所得战胜之果，既言之矣，而俄则蒙战败之恶果。夫以祸福倚伏之理言，彼俄今日之所蒙，其为惨剧，固也，然安知不终为其国之幸福。顾自目前现象言，则亦甚可畏者矣！盖其国自大彼得崛起开基，以专制曹署二者，为必用之机关久矣。一主于武功，而文教则有未逮。自尼古拉士第二缵承国统以来，群下已有喁喁之意，而尼古拉士第二以痿荏之资，见制母后，欲必循其祖父之规而无变。夫既为其民所不附矣，根本不图，而徒勤远略，兵无斗志，而吏售其奸。其于日本也，甫一交绥，败端即见。夫至旅顺告降，俄宜知止矣，而不止；奉天大溃，又宜即止矣，犹不止；直至波罗的海军告覆而后请和。无赔款，无割地，而

两国解仇罢兵。此于败家，可谓至幸。顾直接之果虽轻，而间接之果则甚大也。盖通乙巳一年，全俄之隶欧者，几无往而不内乱。方甲辰间，其民虽怨望容容，然其为暴动也，不外行刺二三大臣而已。乃至去年，直于全境有燎原之势，罢工民变，讼言革命，而政府则奋其可用之余力，玉石不分，草薙禽狝，其惨剧如是。而为之中心点，为天下所属目者，则依然尼古拉士第二也。以懦弱庸暗之才，守朽索针氈之天位，言其情景，殆如蹴踘之皮毬，毫无自主之力，而听外力所左右高下而已。夕许其民以莫大之自由，朝则收回成命，或反其道而行之。今日为维新，明日主守旧。既下廷旨言天赋人权矣，而哥萨克与军官之以非理残民者，又蒙不次之锡命。方西历八月十八之大张立宪诰文也，使俄廷行顾其言，而以实力将之，一切之民嚣，犹可以及止。盖诰文明许俄民举立国会，而独操立法之权，且勅议者续为组织之条目，故说者谓使文告笔舌之事，而可以救危，彼俄皇之所为，可谓不遗余力者矣。而无如兆民虽愚，必不可欺。故俄皇宣布前诏之日，其于俄民，犹东风之射马耳，无一人肯信其言。而为之欢欣凫藻者，何以故？盖民知政府立意之不诚，又逆睹所举国会之非真国会也。波兰之不奉诏，以诏书蔑其应享权利之故。而全俄报纸，千喙一辞，谓政府诚欲弭乱解纷，则必建真实之议院，报章必许昌言，结会不为犯法，刑执不妄加于无辜，讼狱视贵贱为平等，而终之以赦眚宥过，咸与维新，夫而后有以苏民气而奠国本。且俄国时事之棘，有即立国会，未易平者。劳动工民，其所居之酷烈，有非人所能堪。故二年以来，俄波二境，处处罢工，而八月杪所见于高加索部者，尤为惨目。以其地之民，种族宗教本异，而官吏又从而煽之，以便其私，于是杀人焚邑之事，兼月不衰，而天下最大之油矿，因之停废。至西历十月间，政府国民，愈形决裂，数千里铁路同时罢工，圣彼得堡、莫斯科与波兰之瓦骚，交通路断，虽有维忒起当国柄，为之首相，无如何也。

俄政府不得已，乃饬工党举代表人，与直接为议事，而政府所与议者，则首相维忒也，道路部大臣喜勒廓甫亲王也。代表人谓政府诚欲排难解纷，一、当与国民以享用自繇之确证，二、所立议院，须由全国公平举选云云。盖至此而国民暴动原由，业已和盘托出。而罢工蔓延势广，政府所前用机关，亦成不掉之势，上下扞格，政令不行。且此次俄民所为，其所以反对政府者，与旧时革命内乱所为稍异。旧之所为，主于攻杀，而今之所为，主于罢废溃散，而政府大危，此二十世纪革命新法也。脱利伯甫将军以强悍果决名，故俄皇使为新京大尹，脱意以为平乱舍弹子刀剑而外，无他具也。而俄廷则忽严忽纵，无一定之方针。西历十月三十日，民情愤极之时，俄皇乃取所议宪法，亲加御押，饬令颁行，并加勑书以维忒为首相，使组织所谓新政府者。当此时，民情稍喜，微露既得所欲之意。然有识之士，人人以为太迟，谓尼古拉士第二，正蹈路易第十六之覆辙。盖其事不由俄皇发心，强逼而成，下不知感，而愈启其轻上之思。将所要求，且不止此，况君若吏，前固屡食其言，为通国所不信者耶！虽然，革命风潮由之稍熄，又以罢黜脱利伯甫与下国事犯赦书。群情欣然，大有更生之望矣。惟是专制之治，所以难为者，以吏与民利害殊涂，而壅蔽屯膏者众也。故前令虽张，而奉行不力，且时时有与朝命相反之事。于是远部遐方，时有暗杀之事，此年历中之黑点也。有呼里庚者，译言黑伯，于俄民之等为下下。顽固之党，特取而部勒之，以为与立宪背驰之利器，大都主煽动民讹，而诓诱犹大。此其举动，即非官吏所主张，而为其所奖嗾，可决知已。其为害之烈，所见于鄂德萨及南俄诸部尤多。一哄之起，动戕数百千人，而犹大居最多数，盖彼以犹大为与革命党表同情也。他所之乱，如铁佛狸、喀赞、计由富、明斯科等郡。而军人之畔，远东则见于海参威，近者见于廓隆斯达、里堡、票加及绕波罗的海诸边郡，皆见告矣。色伐斯拓波兵舰，至西历十一月而始降。而乱之历久难

定者，以北部勒德兰之民为最。盖其地新经改土归流，民之怨俄尤甚故也。新旧两京之乱，皆用至大兵力，而后粗平。虽然，乱党特需时耳。凡此皆显然可察者。他若内地远方，以交通之难，外人不能指实，然其安靖无扰者亦仅耳。噫！俄政府今日所稍可恃者，惟所豢之兵。乃年来军心之摇，时时见告，征兆如此，故旁观者愈为罗马诺甫之皇室危也。

法之伯理玺天德曰劳毕，为选君七年，至今春而始瓜代。考其当国措施，可谓有劳于法矣。其内政外交，皆于去年最为喫紧。如宰相康毕之告退，而继之以鲁维意。此在他时，必多蠢动，而今则晏如。又政教分立一事，经累年之纷争，名曰“布理安新政策”(Briand Bill)，至去岁而竟得实施。凡此皆于法之前途，必多影响者。顾内政重矣。而自去春以来，为全法人民所注意者，尤在外交之轇轕。夫法之与国，自师丹一役以来，以俄为最旧。以二国所忌，皆在德故。而俄所仰于法者，于财政尤深。乃自甲辰日俄交战，而欧洲之大势遂移。英德二邦，同为条顿，而相忌实深，其故由于商战之烈。前去两年，二国报章诟谇诋谌，靡所不有，而德皇告众之语，又时时示人以可疑。英国自知孤立，故爱德华第七甫践大位，即以联法为主谋。法排外党人未之善也。至俄累败于倭，而其交乃益合。当德皇丹支之行①，二国之海军，互开近口以欢迎之。又于十月，巴黎民尹至伦敦，英人举国迓悦，不殊王者，即此可知胶漆矣。盖其事起于一千九百四年，英法人新换条约。北非二境，东曰埃及，西曰摩洛哥。其始英法之势力混也，因之时时有开衅之可虑。至是约曰：英之于埃及，犹法之于摩洛哥，俾得各享其特别之利益，各用其特别之势力。英与法不仅无相虞也，抑且相辅。摩洛哥地广民稠，而邻于法属之阿勒芝尔。以回部旧治之腐

---

① 《东方杂志》本作“天基亚之行”。

败，时滋乱阶，使法得用其全力以更张之。若英之埃及，若日本之韩，若美之非律滨，于人事固为进步。方法人之为此，知德之不可不商也，故外部德加士于英法之条约，及与斯巴尼亚所续定者，皆以示驻法之德使。德使极表同情，以告德政府，德政府亦无违言，此有黄皮书可以证者。一千九百四年春，德拉多林王爵谓法外部曰：法之所以待摩者，乃理势之自然。而伯洛王爵，素持社会主义，在德议院宣词，亦亟称之。由此言之，法之通摩，无论于天下何如，而其于德人，则亦可告无罪者矣。然而事机有中变者。盖德之所忌者，西有法而东有俄，自苦鲁巴金丧师百万于奉天，其势可使俄不振者一二十年。故德之东陲，从此为无事，出其余力，可与各国争衡。而又深忌英、法二国之合而摈德，此方针之所以忽变也。虽然，变矣而未遂发也。直至去岁三月，始见兆端。而德皇遽有丹支之行，接见摩洛哥公使，其告众之语，则以保德商利为词，而又以保摩之土地主权为己任。自是之后，外交轇轕，事局几于决裂。法外部德加士之辞职也，以德人恶其为联英主谋也。英人于此注意尤深。凡两国海军之会合，英后先德皇一时之至，而去芝勃拉塔，皆明示袒法之意。最后且谓德政府曰："使法之民主，以无故见侵，英之民情，殆不能任本政府为壁上观而已。"德加士退，鲁维意以首相而兼外部，而德遣专使曰罗森，法派议员曰利注勒，会议于巴黎，乃约为马德力大会，以其事付各国公断之。夫平情而言，法之于摩洛哥，固有特别之势力，非德所得比肩者也。乃今于各国厌兵之秋，而忽为欲战之状，使法所前据为独享者，今则舍封界特权而外，如警察，如银号，如赋税诸大事，皆不独由法，而必由列强与摩皇公定之。德于外交，不可谓非善用其主动力者矣。

记者曰："吾述客岁寰球大事，而置中国之事者，以其地近，而为士大夫耳目所谂也。若夫外国之现象，则如右之所言，固其荦荦大者，约而云之，则英日、英法之联盟也，法德之争摩洛哥也，俄民

之内变也，日本之收韩也。吾党通此三、四者而观之，将继自今者之所发现，略可睹已。大抵合群为国，有劣有优。优之于劣，使其势便力裕，则公然收之，名曰为启文明，而实则自固其圉，抑为通商殖民地耳。使其势力尚未足以独为，而有他族之禁制，则必分其利于人，抑有其交易者而后可。故分与易之说定，而劣者亦亡。使其国虽腐，而民力犹足以自存乎？将改革政府之事必见。今日之俄，盖无异于昔者之法也。至其事之为祸为福，为蜕化老洫，以进于盛强；为徒纵乱荒，而实无进步之可指；甚或与其邻敌以兼并之利资，则皆视其民质之何如？是不可以一端论也。

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

论吾国之圜法，可一言而尽也，铜钱而已。《汉书·食货志》有三品褭蹏货布之属，然度即其时，已不恒用。元明以来，则有宝钞。顾行之往往病民，故中国治世所行用者，惟圆廓方孔之通宝。其材用紫铜，其重以十分两之一为率，故称钱焉。至于金银，虽为宝贵，然未尝以制范为国币，著明重几许精几分也。金银行用，准所得铜钱之市价行之，如百货然，此其故易明者也。海禁未开，商涂犹狭，而治矿寡效，金重物轻，故如古罗马然。币但用铜，已足周事。是故铜钱者，繄古以来吾国圜法之本位也，此不必以为野蛮，而深自掩讳者也。忆国初人有诗言边事云："戍垒兵骑象，蛮州市用银。"可知其时以入市用银，为至不常之事矣。

世运渐开，交易之途日广，欧洲人之渐集交广也，在明嘉隆以后。适当南美发现智利、秘鲁二国矿银，东注欧洲。时欧之财市坐是大变，而其与东方诸国贸易，又以银收货为最便说见《原富》。虽吾

* 本文原载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中外日报》。后转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四期。

国地大物博，翕受之量至宏，顾积久之余，其银必多。多故易物之权日差。吾国商情以得银为赢，受物为绌，进出数不相抵者谓之漏卮，其成见牢不可破，由来旧矣。尝闻故老言，以今银之易权，较之乾嘉间实减五倍不止。譬如乾隆时，以一两之银入市，买缎可得五尺，至今所得，不过一尺，其明证也。欧银之至中国，有未成币者，有既成币者。未成者，银砖白锭，同于货物；既成者，谓之番银、洋钱。有本洋，西班牙、葡萄牙之币也；有鹰洋，中美墨西哥之币也。其为物衡色齐等，尤便交易，故不数载，遍行各口，欲禁无由。林文忠公督两广，独具先见之明，奏请自行鼓铸银元，以便民用。惜其时朝论排外之意方深，答云："此系夷制，禁之不暇，奈何效之？"议乃报罢。迟五十年，今南皮张尚书督两广，独申前议，遂邀俞允。而吾国自铸银元，自此始矣。

由此可知，物有至势，方其所趋，莫能御也。吾国通商之业既兴，旧有细碎重膇之铜钱，必不可以独行用，势必至于用银。用银则衡色参差之元宝细丝，必不若银元之便。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总之，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虽政府不为釐定，其势已趋于自成。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凡此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必深明计学之人而后能见也。

一二百年以往，吾国以八百铜钱易白银一两为通率。夫八百钱者，八十两也。故银铜兑换之率，犹一之于八十焉。自南美各矿出银至多，散布各国，其易权日微。而铜之出产，虽亦增于前，而其数若不相及。故至于今，以银购铜，无虑以三十六七两而得百斤。粗而云之，盖向之犹一于八十者，乃今犹一于四十二矣。其银之降廉，而铜之增贵，百年之中，有如此者。是故当此之时，吾国家圜法，虽欲谨守旧制，其道无由。勉而为之，则形模楛恶，多杂沙铅；

且吏民为奸，熘铸蜂起，鹅眼綖环，触手皆是，免悬至重之法，犹不足以止之也。且奸如是众矣，而犹患钱荒。光绪初载，每银一两大率可换时钱千四五百文，至廿四五年市价无逾八百文者，可以证矣。

故开铸铜元，不可谓非吾国救时之政。庚子岁李文忠公总督两广，见香港仙士钱盛行，大便民用，奏请规随其制，自铸铜元，以抵制之。二十七年冬，廷旨谓制钱缺少，不敷周转，铜元便利，可杜私铸私销之弊，饬令沿江沿海各省筹画仿行，或向邻省搭铸。且令各解数十万以应京市急需，以维圜法，则其始铸之利可以见矣。其云可杜私铸私销之弊者，盖以当十铜文，以二钱之铜，当制钱十文。本末不侔，销毁固无所虑，而云可杜私铸者，诚非草野愚昧所与知意。或者以铜元花纹较细，置机鼓印，民所未能。虽然，铜元名实相去已多，窃恐大利所存，终必有奸，缘之而起，置机鼓印，其在今日亦非甚难之事，难在择地以为之耳。

何言乎"名实相去之多"耶？吾闻计学家①为泉币界说曰：文明国之泉币，其名实必相副。何谓名实相副？譬如一元之银币，其在币固一元也，假令有人取而熔之，俾成为块，持之入市，其值犹一元也。此谓文明之币。或曰：然则鼓铸岂无费欤？曰：有之。但其为数扯算当极微，经各国官局计算，每枚所费，恒不出所成本币千分之二。譬如一银元，其鼓铸之费二文而已。是以各国筹之至熟，宁使铲费全由官出，以成完全国币。其为此者，英国是已。又有止计所搀和杂质，如银、铜、锌、锡、之类，此外一无所取，其为此者，法美是已。盖彼谓金银之可作易中伎其相任，计重已可，初不必为枚式也。故今者政府范金成币，政所以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岂有自犯不韪之理。以此各国本位之币，整齐纯一，无丝毫之差。以其币造成之后，必用专机挑选，相去不得踰千分之一。所过重归右，所

① 《严几道先生遗著》本无"家"字，据严群先生抄本校补。

过轻归左，左右所积，皆取熔化更造，不发行也。其精严如此。夫铜元固下币，不必精审如金银二元，但其名实相副何如，则固人人能道之。

试依去岁直隶解京铜元造报：紫铜五万二千五百九十四斤六两，价银二万四百三十二两九钱一分。白铅二千二百一十四斤八两，价银二百七十二两三钱八分。点锡五百五十三斤十两，价银四百八十八两八钱五分。合三者而和之，得每百斤为价三十八两二钱。以此杂料百斤，铸造铜元，每重二钱者，当得八千枚。以百枚当龙洋一元，重七钱二分，故八千铜元入市，其兑银实得五十七两六钱。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吾国官场选币，其火耗诚不能如西国之微，然则谓之于十得四五可乎？夫于十得其四五，天下商业之利少如此者，则何怪自命善为国家理财之官，攘臂鼓唇，谓吾国利源之大莫如此一政者乎！《记》有之："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非此谓乎？

闻者曰：是不然。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耳。夫国有政府，无论为集权之中央，为地方之分治，固不能以无费。费不于民取之，又安所取？且铜元者，起于李文忠以抵制外人之仙士钱者也。如吾子言，将听仙士之流行，如墨币乎！且即使十赢其四五，如前所云云，而以之练新兵，办新政，不愈于利之外流耶？十四五之余利，彼西国固先收之，而吾国乃尤效耳，何足下诟之之深也。应之曰：唯唯。夫国币之职有二：居两物之中，而为交易之介，一也；为借贷之所信用，历久远而犹可以偿逋，二也。是二者虽习惯，而皆定于一国之法律，盖惟法律，能使贷财鬻货者受此成币，认为相当而无辞也。如是者，谓之法偿。法偿云者，遵照国家所定法律以偿人也。然而法偿之币所可久立而不废者，必名实相符。否则奸利隙之，而其国可驯至于大乱。且国家取一钩盈握之金银若铜而加国号纪元，

或王面于其上焉，曰几许，此无异曰国为担保，尔小民可信用之而无疑也。向之圜法，所值不过一文，其出入至微细。自今以往，一枚所值，或小民旬月勤劳而后得之。使其中有杂伪不实者存，则是皇帝据大位而欺民，政府借国律以行诈。此不必言西国之计学，但于吾太《易》"守位以财，禁民为非"之义，其将何以自解乎？往者治化未进之秋，欧洲之君，为盗不操矛弧者亦众。至于今日，则人人知其事之大关于国体。且圜法不善，诚其国未有能富强者。公等以此为筹款美策，欲得全利，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挠浊营卫，以为躯干之强，此固不待辞之终而可决其无此效也。夫练兵变法，固将实行，其所谓保民者也。果使朝廷视此土为与民共治之大物，则绸缪牖户，虽毁家纾难爱国者，夫岂无人！特行此自有大公至正之道耳。乃若名造国币，而阴行朘民之政于其间，吾恐其势且有所窒。他日觉悟，乃为改图，将误国之事已成，虽数世挽之，犹难为力耳。

且客谓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故十赢四五之利，彼西人实先为之，而吾国乃尤效，是则客于欧洲圜法为无所知。夫各国圜法，有单行者，有两行者，二者虽殊，而所以行之者，皆三品。单行者英最古定法于一千八百十六年，葡萄牙次之一八五四，德次之一八七三，挪威、瑞典、丹麦一八七五，芬兰一八七八，罗马尼亚一八九〇，奥、匈一八九二，俄国、日本、秘鲁一八九七，而土耳其、埃及、南美诸民主国家，亦皆以金为本位。两行者，美国而外，欧洲之法、意、比、瑞、希腊，联合为拉丁同盟，与荷兰、西班牙皆金银同为本位不废。凡本位之币，皆法偿。惟本位乃可以偿逋还值，其余则有限制。如英国用银法，不得过四十先令，至于铜元便士，其可独用尤微，大抵不得过两先令，即二十四便士之数。此所谓法偿之限者也。即在两行之国，其财政诚不若单行之易举，然而经政府之善为维持措注，其收效每不异于单行者。故仙士钱每枚，其真值诚不足当百分元之一。然百枚

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谓之辅助之币，只取凑合奇零，不可独用。其鼓铸也，视给用而止。是以市价不致由之骤变，而其法达之内外上下，无偏亏畸损之忧，民之视其财政也，犹泰山而四维之。故商业宏通，而国以益实也。

乃若吾国今日之圜法，无以名之，则谓为银铜两行可耳，谓以银铜为两本位可耳。何则？铜元之设，所以济制钱之寡。其入市也，虽若凑合奇零，然法偿之限未立，虽有百元之债逋，吾悉以铜元偿之，自法律言，未为背约也。夫百元者，库平七十二两之银也。其在铜元为万枚，其实值劣于四十二两，上不及百饼之银元，下不及百缗之制钱，于是取予授受之间，一切轇轕困难缘之以起。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况其弊且不止此。

计学之论圜法，有大例焉，曰："吉利含例。"曰："凡国有两本位並行，同为法偿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此至信不可逃之公例也。今夫天演以物竞为用，而极其终效，必劣者去，而优者存，独泉币之为物反此。此其所以然之故，非难知也。盖人之于物类，所以衣食享用者也。独至于币，则取足交易偿所负而已。夫二币于交易偿负既同，虽有至愚之人，必先出其劣者。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弆而渐少者，岂难知哉！且不独藏弆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

美国尝为金银两行之国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其时国中金银兑率十五。一千八百十七年，金稍贵，银十五两六钱一分兑金一两。是时，市上大抵皆银元，而金不见。不得已，定十六为金银交兑之率，而更铸钱。于是所流通于市者，无虑皆金钱。继而旧新二金山矿产大出，全球每岁所出之金，四倍于昔。故金银兑换，官率虽十六，而商率仅十五又十之三。于是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美虽名

金银两行，而其市直用金而已。已而二金山地力衰竭，而布难查之银矿代兴。由此金又日贵，银又日贱。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兑率至二十一。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乃不得已为“亚理孙法”。“亚理孙法”者，令政府月买银铤价值二百万元为银币。至一千八百九十年，所造银币，新者积三百七十八兆元有奇。然而银仍贱而不贵，此时银元市价不过旧之七十二仙而已。乃又行“沙门法”。“沙门法”者，月购之银益多，至四百五十万元之值，而不铸币，惟以钞偿其价，俾作法偿，通行国中，然而银仍大贱。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银元市价不过六十仙而已。且其时金币多出口，三年中所捆载往外国者，统计值一百五十兆元。而各银号争积金，一切支解，皆以银应。政府所收赋税，皆银与钞，而所必偿之逋负，又必以金。国藏大困，于是罢“沙门法”。至一千九百年，乃定金元为本位之币。而银钞等元，虽非辅助，但作为法偿，必照随时市价估计而后可。

不佞于此所为详列美国前此财政者，欲人知国有两行之圜法，而五金之价时有高低，则其相兑之率，随时辄异。政府欲二者相得並流，必时时更铸更毁，俾二者对待，如其市价而后可。然而此在财政，至为难行。设置而不问，则又弊从奸生。言其要归，国最受损。夫美，天下富国也，以金银两行，其财政之棘手犹如是，又况吾国政府，其岁入逊于美国甚远，所两行者，又系银铜下金。假使殉目前厚利继继绳绳，施夺无已，他日之害，岂其可逃。窃恐彼时所亡费之财，较今日所苟得者且倍蓰也。

且目今铜元充斥之害，妇孺见之，不必明于国计者而后能言也。言其最近，则日用百物之腾贵，而小民不聊生也。夫钱者，物价之衡量也，而大率以金银铜三者为之。使三者今日之价有异于常，将百物之价以彼为衡量者，必从以异。譬如沪市之尺，今日公议以向之九寸为之，则明日布匹若加长者。虽然实无所长，特公等以减度之尺，自欺而已。然此以材料价值时有贵贱，已足致然，乃

若国家恃出令之由我，俨然以今之五当昔之十，则向之五寸，皆盈尺矣。是故今者百物之腾贵，以银洋论者，其差数尚有限也。至于小本营生，其所得之今十，曾不及于昔之五，则安得不豫价而倍售之。何则?钱贱故也。非钱贱也，铜元贱也。铜元之贱，且未知所终极，而其所以贱之原因有二：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夫中国自吾有生以来，以理财之无法，固无日不在贫患之中。道咸已然，矧在今日！各省需次如毛，而言利小人但善搜刮斯民者，必最得意。何况有兴作新政一言为之后盾，则彼何所惧而不肆其锯牙钩爪也哉！

或曰：是大不然。夫中国今日百物之腾贵，其原因众且远矣。以外人之吸吾脂膏，以习俗之日趋浮靡，以食之者众而为之者寡，以生齿之日繁，凡此百物腾贵之所由也，于铜元乎何尤?应之曰：若客之言，所谓耳食肤受，不自知所言之矛盾者也。夫市价之所以贵，坐供少而求多也，物少而银多也。不然，非钱贱又安得贵？夫谓外人吸吾脂膏，不知彼之来此，取吾货乎？抑取吾财乎？曰：取吾财耳。九万万之赔款非明证欤？曰：然则如客言，吾国百物，银当最少。物之腾贵，非外人之所为亦已明矣。若夫俗之浮靡，自计学家言，徒有指趣工业之功，使民力弃此而赴彼。当其未改，绮罗珠玉，以贵可也，而民之所常用者不然。乃至食众为寡，生齿日繁，皆能使一群之物，有贵有贱。偏贵常有，通贵不能。惟今日之物价，则通贵矣，而于日用之凌杂米盐尤甚。客乃舍铜元而求其因于百产，此无异向之言天学者，不云地转，而必云日月星辰每日绕地，此论之必无当者也。物价之陡贵，非铜元之多为之，而孰为之？且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

且使银铜两行，而其事达于中外上下，则虽终于祸败，犹公溥

而或可以久持。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虽有酌量搭收之部章,交官不用之参案,然使责实行之,则败其本计。于是不得已,乃令民得施于令宰,而令宰则不得施于藩库,于是州县愈不可为。旧之丁税,例以钱完者,其势不可终日矣。不可终日而犹不去,其所以自为补苴者,必有术在,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民何不幸而生今之世耶!

或曰:去岁七月间,某省总督奏铜元以本省所铸,供本省之用,不准大宗贩往他口。如他小省欲用铜元,可以解银搭铸等语。今铸钱省份,所以市面充斥至于溢多者,正坐铜元不能出口之故。此禁若除,庶几有补。应之曰:客可谓短于烛奸者矣。其云不准贩往他口者,非以责己也,将以责人也。知其省份所处之富厚,可以供其朘削者无穷,而虑他省之或分其利也。乃起例发凡,若自己始。不然以一省饷天下,正铜元生意之兴隆耳,何不可之与有?故督抚总办之于铜元也,乃无穷之慾壑,而多多益办者也。使用意而不如是,其所为犹可以稍救。救之奈何?则若各国然,立法偿之限可耳。法偿之限既立,其所资以通转者必不多,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

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使在上者稍以民瘼为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如此,则国之圜法庶可维持,即来日以金为本位,其损害或可以弥缝。若犹视此为筹款之美策,则其弊有必见者如下:

一、百物腾贵,小民生计益难,而盗贼与铜元共充斥也。

二、若以铜元为制币法偿,将此物既多之后,市中银且日少,铜必日多,后此虽有整顿圜法之人,亦难为力。

三、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名虽当十，实当二耳。

四、以国宪之未定，地方办事，责在县官，县官虽极自好之人，必仰粮漕盈余，而后逮事。使民得用铜元于官，官又得缴铜元于藩库，此诚公允。然而公等所图之利，无乃虚乎！若铜元之纳，止于州县，则试问州县必何等人而后有以自了？此足寒心者也。

五、尤可虑者，自今以往，铜必日流于中国，而银乃日流于外洋。且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

嗟乎！彼外族之于政令也，大抵行一新法，其民生必加便，而国体必加尊。而吾国不然，甲午大挫以来，议行之新令亦不少矣。而大抵一事兴发，民之不便，必甚于前。又不然，则以利始者，必终于害。铜元不过其一端而已。不佞闲尝深思其故，以谓一则由于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来日大难，吾不知舟流之所届也。

论南昌教案*

比者二月初三日，南昌人民暴动。计遇害者：天主教神甫六人，耶稣教男女三人。天主教会房宇物产，焚毁殆尽。幸官吏军兵，事起保护甚力，于天主、耶稣两教会人，所救免者颇多。此与去

* 本文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出版的《外交报》第一百三十七期。署“侯官严又陵先生撰”。后《东方杂志》转载时，同下篇《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合并为《论南昌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见《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四期）。

岁连州一案，皆于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盖此二案，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而纷乱之顷，虽群怀杀心，尚有吾国之人，冒险而为救人之事。使为上之人，劝赏惩治得术，有以诱其善机，有以平其怒气，自今以往，教案渐稀可也；即不幸有之，或不至置中国国家于无可解免之地，如甲午乙未以前李海城辈之所为。此则有关于中国前途甚大，不可不加之意也。

考基督教之来中国，最早莫如景教，远在唐朝。闻其传者乃亚洲西域人。顾至今除景教一碑而外，其流裔不可考矣。降至明季，而天主教士，忽集于斯。然其为教，并非罗马本宗，乃于路得誓反之后，一西班牙人所别倡之新派。路得者，德国撒孙尼人。于一千五百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教皇售卖忏罪文凭，敛钱于维典堡，显揭其违背教义者凡九十五条，张布都市寺门，此为修教新宗之始。西班牙人，名罗曜拉，本为军人，以伤出伍。至一千五百二十八年，学于巴黎大校。目击旧教中衰，结合同志于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创立新派，号耶稣军，以劝转信心，抵制新宗为要旨。教皇保罗第三嘉奖所为，于一千五百四十一年降敕，以罗为耶稣军上将。厘定章规，部勒机关，有修道者，有治学者，有司教育者，有理财政者。不讳谲术，而以集权蓄力，广大教派为先，成一至完团体。于一千五百五十六年死于罗马。明季来中国者，大抵皆此会人。值吾国道德学术衰敝之时，而数万里东来，其中类多俊伟深沈、行修多闻之士。明之时隽，翕然宗之。说者有谓使明勿亡，罗马一宗，且为国教，非无因也。

迨本朝入关，有二祖之好学。该会教士，侍从南斋，赏赉稠叠。星历律吕，以至图画草木诸学，其仰益睿虑尤深。而其时士夫如李安溪、梅宣城、戴东原、高邮王氏父子，于修古经世诸学术，亦有藉新知而特辟洞壑者。故本朝经学，其根据推籀之事，足以辟易古贤，则所得于西者，为之利器耳。乾嘉搢绅先生，群怀尊己之思，耻

言西法，于是逐客之令屡下，教寺旧产，什九见夺。而当日欧洲世变，又值革故之时，盖耶稣军入华三百年，此为极衰时代。道咸之际，海禁未开，疆吏不达外情，交涉动至决裂。城下之盟，有金陵、天津诸条约。不佞闻诸西友，据云：天主教之准仍旧传布，及发还地产一款，为法文原约所无，而独中文有之。吾国议约者不识西文，姑弗深考，孟浪画诺。迟之又久，彼教中人，得运动之于法之政府，遂于修约时转译华文，羼入新款，其始事之不正如此，亦可异矣！然从此法人，乃以天主护法自居。一教案起，赔偿而外，动成交涉，因其时拿破仑第三为法皇帝，尝遣兵远戍罗马，而真以护法自任者也。往者天津之乱，幸值普法交绥之秋，于东方事势难兼顾，问罪之师不来。不然，不可问也。此天主教宗，自明季以来，至于咸同之历史也。

海通以来，吾国之于外交，本无策也。有事之时，为决裂，为和平，实无所往而非失败。然甲午以前，尚俨然大国也。欧洲谋国之士，犹有瘠牛偾豚之思。论者尝谓亚洲三大权，英、华、俄成鼎足之势。光绪初载，李合肥主北门锁钥，英俄二国，均欲结华，而日本则海面黑子，不足论矣。至甲午之役，我之情见势屈极矣！而庚、辛之后，自力愈无可言。言其情状，正如巨人病瘫，卧听脔割。此其情外人知之，于是有保护境土主权，责令大开门户之约。内则吾之小民妇孺，亦莫不知。故怯弱之家，向思托芘强宗，求免为他人鱼肉者，今得至便之术焉，则皈依西教是已。且西教必取天主，何则？以其教宗夙以争政权、握利柄为二大事。要结官吏，争执产业，袒护徒党，以必胜为期，其长技矣。乡僻小民，畏势怙权，甚于外日，于是向也以畏人欺，而求入教；今也以其入教，转以欺人。夫一乡之人，见向所践踏不忌、报复无由者，乃今与之平等，已足恨矣！况变本加厉，转而吾陵，则怀愤极之情，冀得间而一泄之者，固其所耳。且强宗所恃以役使小户者，有官焉与通气也。乃今官畏教士，

且畏教民，故强宗大户，其于狱讼，向也可以陵人，今也且不得直。然则其愤愈至，而一方风潮之起，官虽出而弹压，势必不行。何则？彼小民固以官为党教，而决裂之余，忿不虑难故也。

比者南昌之案，其所由起，固与前之教案迥殊。前之教案，所冲突者民教也，抑两教也，缘此而波及其地之教士，或且波及其地之长官。而南昌之案所由起者，则长官与教士自冲突也。又其冲突；实由好合而来。江令之死，或曰被刺，或曰自刎，或曰先自刎，而后有加功者。是三者之说，以常理常情言，几于无一可信。然江令与王神甫则已死矣，殃及同教者五人，不同教者三人矣！夫江令死而群情汹汹，必杀王神甫与其同谋之人而后快，犹可言也；竟迁怒而杀法文学堂教习五人，不可言者也。乃至纷乱之顷，而并杀不与同教之英国人，而残虐且施于妇孺，此诚尤不可言，而大犯万国所不韪，此吾国之愚民，所由必不可信。而蚩蚩者流，一摇足，一举手，皆足祸延国家。吾愿今日聚众昌言爱国之演说家，与夫治国保民之守宰，诘奸督宄之警察军人，皆以此案为前车，而于出话施令之时，怜吾国小民之失教而顽愚，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所以普及，则吾国庶有豸乎！

呜呼！西人传教一事。若不早为之所，将终为吾国之大灾。但欲为之所，有所宜先事而图者：一、宜知其教之真面目真性质；二、宜知其教居今在外国所处为何等地位；三、欲吾国免此大灾，宜如何为之措注。此则记者所欲竭其千虑之愚，为阅报诸君于后期稍为发论者也。

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

中国近二三十年，教案之起，不绝于时，而以乙未山东、庚子直隶二者为最大。乙未一案，德人乘便以夺吾胶州之军港。俄英尤而效之，旅顺、威海，相随以去。盖中国北方，从此无门户矣！往者直隶以辽渤为池，右登莱、左辽锦，二鳌对举，天设之险，五洲之内，无与比伦，而今往矣！且东亚多事之秋，长恐为他人之战地，此吾国同胞至今思之，犹当相向哭失声者也。庚子一案，愦愦排外，议不旋踵，然而卒致八国之师。乘舆因而播越。罪人既得，所索赔兵饷，为数九百兆，为期三十九年。举国呻吟，若膺重负。夫是二者之为祸，其重若此。虽曰天醉未醒，不可谓其事非由于教案也。由此言之，可知使教案不塞其流，吾国且无宁岁，即外人亦岂得安居？教案固新旧二宗所互有，而其出于旧宗天主一派者为多，其侵吾地方官吏之权为重。且事起之后，其弥缝收拾，亦较他宗之教会为难。使中国而求自存，是不可不急求所以处置之者。不然则地方之财，且尽于无数之赔款，而民习为乱，怨气长锺，万一乙未、庚子之事复见于时，吾国将何以善其后？此固当为宇内文明国民所共谅，而深察吾国不得已之苦衷也。

今夫物，不必宗教之大也，就使其物为日用之常，耳目之近，苟求处置而得其方，不可不先为其知物明矣。向者以吾国之无人，入门洞开，世有宗教，无论何宗，皆可传流于中国。为罗马公教，为耶稣军，为惠斯礼，为长老会，为狄生德，为安格立，试问吾国有人焉区以别之，知其宗派之后先，主义之何若，而察其施行之效为何如，于吾国吾民利不利欤？呜呼！盖无有也。夫既不知其为何物，于

---

* 本文连载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初五日）出版的《外交报》第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及一百四十期。署"侯官严又陵先生撰"。

是一教案之起，上下之人，但见鬈发深眶高鼻白晳者之为西人而已。其有知某为法人、英人、美人、班人、葡人，斯即为深识时务者。意以谓某国之人，皆必有某国之政府之兵之海军以为之后劲，则其为己与民请命于教会也，必且曰千万勿遣兵船，勿调兵报仇等语。此语不但出于守令也，有时而出于督抚两司，有时且出于号主吾国邦交之外务部。彼顾不知教会之人，不但不能用其政府之权力，而调其国之兵若船也，有时其众且为其国政府之所深恶，又有时且为朴伯教皇之所深恶。当此之时，使吾政府地方，持至公之法，守至坚之信，决而行之，而勿任莠民以排外之宿愤，致滥及于无辜，彼又安所藉词以责我乎？夫向之卒致大祸者，以当局懵然表排外之同情，不为冤杀者主持，一也。或有时适值某国政策之行，彼见吾国上下，于事实时势，皆无所知，如小儿利用则亦利用之以为口实，二也。不然，何致彼乎？嗟嗟！向使吾国而有人，则若耶稣军之天主教，其祸于吾国而害于治安如此，虽聚而逐之，使出吾国，抑禁之使不得更收新徒，不必用兵，要皆吾国权之所得及者。而五洲各国，亦未必有起而与我为难之人。何则？彼之所为，乃吾国与通商诸友邦所交不利之事也。

夫中国今行之天主教，非罗马旧公教也。大抵皆耶稣军(Company of Jesus)耳，其性质与罗马之旧公教大有异，亦谓之Jesuits。十六世纪中叶[①]，欧洲北部，如路得，如讷克思，如葛罗云等，方共起各倡新宗，弁髦其旧。有西班牙贵胄军官名罗耀拉(Don Inigo de Loyola)者，慨旧教之陵迟，乃结合同志少年，别立章规，以为宗教中兴之业。一千五百三十七年，立耶稣军之号，名助罗马教皇，故其入罗马也，教皇保罗第三甚悦礼之。顾其宗旨部勒，所与旧天主教异者，可略言如下：

以兵法部勒宗徒，如耶稣军者，泰西古亦有之，如天卜列

① 自"十六世纪中叶"至此段"教皇保罗第三甚悦礼之"，《东方杂志》本皆删去。

Templar 是已。然其大旨，皆主于出世薰修，自度来刦为事。而耶稣军之第一义，则主和光同尘，宁减损宗教威仪，而不可不混迹人间，自同于众。故其众为侦探、为执事、为贸易、为仕宦，无不可者，此其异一也。次则旧宗法度虽严，率尚平等，而耶稣军之法，则纯于专制。全教会曰军，故其大长曰将。自有明中叶始创以来，至今凡二十二人。其得位固皆出于众举，然既立之后，必终其身。一会之政，绳系丝联，必惟将军之命是听。故其课幼也，亦以盲从顺服，为德行之最尊，此其异二也。又次，则旧宗之布教，主于地著者也，而耶稣军则以风行宇内为量，而诸部之气，必使棣通，其制如中国之命官然。惟既遣之后，则必习其地之语言，治其国之文字，由是日久之余，各部皆可互易，无窒滞之虞。罗耀拉尝告保罗第三曰："旧宗之众，乃教会之步军，而吾众则轻骑耳。"此其异三也。又次，则旧宗所重，犹释氏之自性自度，在小己之薰脩。后之渐聚为众，而有所推崇也，亦以声气之同，由散而合，出于自然，初非有人焉为之抑制牵合也。而耶稣军于此，又大不同。曰：有全体，无个人；修个人者，所以为全体。个人之善，以有利于全体而后善也。是故其公德以服从、顺受为最优。一方之长，御众之权，无殊中国之君父。盖罗耀拉本军人，故其为教会立制，纯于兵法如此。至其言服从也，不独其徒众一己之身，于长上不敢惜也，乃至己之才识志向，皆宜弃置，惟其长上之才识志向为依归Sacrifice of Intellect。一是务为操切，直无所谓自繇，此其异四也。又西教旧宗，亦言苦行，故其入教旧法，自誓守贫。且基督遗谕，所求天国尊荣，不志人间国土，故其徒于权势名位，本无所争。而耶稣军于此又有异。其教会规制，理财固有专司，曰Administrator。自教皇尤烈第二为耶稣军大将，除守贫之誓以来，其教会例得广置田产，事生计。个人之富，固非所言，而教会之富，往往敌国。至于权势，尤所不辞。其前后见逐于诸国，若法兰西一七六七，若葡萄牙一七五七，若西班牙

一七六七，若涅波罗，若巴尔马一七六七。于英伦者再：一、一五六七；一、一六〇一；于俄罗斯者再：一、一八一三；一、一八二〇；于荷兰一八一六，最后于日耳曼一八七二，皆坐以宗教中人而与人家国事耳。其始终容纳者，有比利时，则以广出金钱助成革命故也。此其异五也。

为略举五异于此，阅者掩卷以思，当可自得其教会性情之大概。虽然，耶稣军非寻常之社会也，其著于历史如是，则其组织推行之术，固必有其尽利者焉，夫而后能屡仆屡起如是也。继自今，不佞将粗陈其组织机关之大较，夫而后更指其所以与今世文明之进步有必不可得以并行者。如法国即今之所施行，可以为吾论之左证；而终之以吾国对此社会所宜用之政策。惟公等恕其冗长，而于此极大问题，鉴其一得之愚云尔。

前之所论，特耶稣军之宗旨耳。若夫组织部勒，成一社会之机关，使前之宗旨有以尽利推行，则又可论也。考耶稣军教会之众，实分六阶：其最初者曰幼徒(Novice)，若佛门之沙弥，稍进曰学士(Scholastics)，再进曰襄事(Coadjutors)。而襄事又分二阶：其一曰俗襄事(Temporal)，又其一曰神襄事(Spiritual)。最高曰宣教正侣(Professors)，而亦分两阶：有三戒(of three Vows)、四戒(of four Vows)之异。常法必足十四岁而后可以为幼徒。入门之始，即为事神治事之分门。既发愿，乃置之密室一月，受教规，谓之神操(Spiritual Exercise)。凡早年所为恶业，必悉吐实，受忏悔，如此者谓之新徒。新徒期二年，学教义，入医院，间以基督教大旨为贫人童稚讲解之。当其为此，时时可以斥逐，或自出教。若期满而留，则为学士。常法治美术五年，继则且学且教，又五六年，然而未治神学也。治神学者，必俟四七或三十之岁。自此更学五六年，而后为真学士，而受派为神襄事矣。有时其人为将军之所喜，则学期亦得以缩短。以上所言，皆常法也。为教会干事员，必受三、四戒之

正侣。四戒者于全军无多人，而实为其主力。所谓第四戒者，盖对于教皇立誓，自愿一听指挥，有所发遣，无远近险夷，皆必赴。顾于实行，则其权实操之将军。将军被众举时，大抵必四十五岁以上人，自入教计之，盖三十有一年矣。此其徒众之阶级与其治练教育之旧规也。夫其众所以为学年，如是之久且远。是其徒侣，固宜博学多通才，顾其实往往不然者，则以一切率旧，不敢旁及，恐与教育背驰之故。如哲学则必用雅理斯多德；天文律历，笃守多禄米旧法；若格里辽、奈端诸新说，必抵拒至久，而后不得已从之。吾国钦定《历象考成》，大较用其时天主教士之成说，故其中言人纬行天，犹用均轮与夫地静天动诸谬解，可以证矣。或曰：教侣六阶之外，尚有一阶，乃私附宗门，阏而不著者，其进退主于将军，职秘密之事。罗耀拉衣钵再传，名保芝亚者，本刚地亚公爵，即以此途进也。

教侣所驻，则有分区(Houses)，有会校(Colleges)，有传道之居留所(Missions)。至于分派职事，若主教以下，将军主之，其权至专，非为下者所得干其毫末。为一区之主教，必以其教中之情形，教外之交际，详报之于所总数区之领袖。有以月者，有以星期者，尚恐或失其实。故一会之人，皆可以告密于将军。又有所谓探部者，其机关尤秘。然将军权重矣，而左右得监察其所为者凡六人：四辅，一参议，一听忏者。此六人中，必有一人不离左右。假使将军行事有不利其教会者，全会之众，犹得聚而废之。虽然，法固如是，而三百余年，未闻有废立之事。将军常川驻罗马，故其众总纲在一人，而徒党四出，密布社会中。欧人向谓耶稣军，如一利剑，其柄在罗马，其锋则随地可见，其见畏如此。

耶稣军之立，固以旧教之腐败而后有，其所名辅者教皇也，于誓守第四戒时，固曰惟教皇命之是听。乃以罗耀拉章程之巧密，其教会有自主之权。事势或至于极点，虽与教皇冲突，其社会犹不至于解散。昔在欧洲，耶稣军神甫为各国君主信用时，其显然与罗马

教皇为难者，不一而足。其在中国，传教始于明季，欲必利行，教中威仪，于象偶之俗，多所迁就。罗马人哗然劾东方耶稣军杂用多神之制，于法为大谬，于神为重孽，欲有以穷治之，乃派红衣翊教名杜尔农（Tournon）者来华查办此事。而耶稣军神甫，于康熙年间力能得圣祖为降上谕，声言其教所为，清净无邪，亦无偶像迷信诸事，竟用中国皇帝之柄抵抗教皇，遂置所派红衣于澳门之教狱，已而瘐死。盖中国天主传教仪文，经九世之教皇与耶稣军相持，终无果验。其后历甚久而乃革。然则耶稣军之为耶稣军，可想见矣。

耶稣军法，最重教育。自旧教腐败，路得诸派纷兴，耶稣军教会，操大陆教育之权者三百余载，论者咸称其能。教科诸书，多出其众所编辑，而当教侣酣豢荒淫之日，耶稣军独井然有法度，束躬守约，人无闲言；至于学问之事，虽取涂至狭，无广大进步之可言，而于希、拉二文，人人皆有根柢。至于四方传教，如在印度、支那、南、北美洲，皆有特别事业可以称道。如支那之律历，巴拉圭之治法，其尤彰明较著者也。

夫耶稣军之制成法密如此，且其中坚苦卓绝，以身殉道者，亦不乏人。是宜历久弥光，使基督之教大昌，而为五洲诸种人之所钦敬矣！顾吾辈考其历史，则诚有大谬不然者，有二事焉，虽彼中捍卫宗门，勇若贲、育，辨若苏、张，殆亦无由自解。一则其教无间所入何邦，罔所往而不为人所疑畏而憎逐也。夫此见于非景教之乡，如日本、印度、波斯、支那，犹有说耳，而无如其常见于欧洲也。见于宗教革命之国，如英伦、荷兰，犹之可耳，所不可解者，则其见于法国、西班牙、义大利凡奉行旧教之国之中也。欧洲之容纳耶稣军，而未与之决裂者，仅比利时耳。夫庆云景星，庸庶知为瑞物；鬼车鸮鸟，童稚指为不祥，彼耶稣军诚何修而得此。又其一，则耶稣军自罗耀拉倡设以来，所图虑而经营者众矣。岂不愿导扬旧教，以果于期郅治之一言，教经谓基督将复临世，至此时则世界太平，人无种界，永免兵争，云

云。使罗马一都，为万流所仰镜。乃考其历史，则凡其为作，类皆终败无成，以致流血则有余；以成事功则不足。粗而举之，则该教尝欲使西班牙为帝国矣，而西班牙以此几亡，至今尚未得为二等权者，即坐宗教余威犹烈之故。又法兰西，当路易十四、五之世，主通国之教育者，耶稣军也。其所为束缚驰骤之功，祇以使路易十六时政治与宗教同归革命之结果。又英之雅各第二，翊护之者，耶稣军也，而终以失位。英之王室无权，即由此始。乃若西行北美之茵陈，东入瀛洲之日本，则百年之间，扫迹绝轨，其教会无或留者矣。仅在吾国，然被逐于乾隆，直至道、咸之交，因缘际会，复蝨吾邦。盖此时法主如察理、拿破仑第三等，迷信方深，自命为罗马之护法。而耶稣军末路，穷无复入，亦聚力壹志，自附于教皇，相与立誓，共持旧宗权力。于是法政府之于耶稣军，其在吾国也，遂成一特别之交谊。何者？至今在本国则逐之，主政教分立之说；在支那则袒之，以教会为侦探政俗，攫取利益之机关。五十年来，病根益深，风色弥厉。虽然，支那之人，特未寤耳，使其寤乎？吾未见耶稣军之阴谋，所无果效于他邦者，将于此土而遂济也。

夫以一社会之人，而几为天下有知者所共恶，是其物为人所不与，明矣。以四百年之谋为，而所营者辄不就，是其物为天所不相，又明矣。夫其物为天人所同恶如此，然而吾辈不可不略考其历史，而后有以为持说之平也。

闻耶稣军之始立也，其所用之宗旨，固曰：为上帝荣华（Ad majorem Deigloriam）。而夷考其所力争者，则权势耳，利实耳（Power and Wealth）。自犹利于第二为去守贫之戒；其教会固可公然置产，又恒有精于理财者，为之经纪。故其所封殖者，常雄于一方一国之中。设阴谋、赂权要，乃至用暗杀、启兵端，所不惮也。其见逐于法兰西、葡萄牙、巴拉圭率以此。逐则其产业归之国家。故耶稣军尝曰："吾之所以被逐，以群奴利吾财耳。"言其阴谋，

则有如法国查理第四之被弑，如谋杀英国后额理查白，如搆成三十年之战，如致布希米亚之虐杀新教徒，如囊特之收回成命，如巴朵洛苗之聚歼无辜，如谋轰英议院，终之如搆成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战事。诸如此类，虽至今悉成疑狱，无的然可指之确证，顾当事起之际，皆必有强有力之耶稣军神甫出入其间，此虽有精能辨护，殆未易为耶稣军解脱也。有屈臣维廉者，彼教中人也，尝著论自述其事如此。又方新旧二宗相龋龁，杀人如麻，而最为人类荼毒者，莫如鞠教法院Inquisition Tribunal，始设于葡萄牙，则一千五百四十五年间罗耀拉之所请者。而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该院裁判名曰达得Nithard者，又即耶稣军红衣。而耶稣军至今，尚自辨鞠教之穷凶，与彼曹为无涉。然此不具论，但言其教会所必争之利实，则至今耶稣军之产业，如天津之崇德堂、上海之徐汇，其为大小多寡，虽瞽目者犹能见之，不必吾曹为覙缕也已。

总之，耶稣军天主教会，起于旧教之陵迟，而思有以恢复故业者也。故其章规，有二大义焉，曰守旧，曰专制。又以睹旧教末流之多敝，故稍出入于其间，以求团体之强立。以旧者之不学，则进之以十余载之自脩，欲其旨先入于人心，则专为国人职教育。顾所力争者，权势也。故每与政府深交，而阴谋之事以众。权固莫大于拥财，故力事经营而厚为封殖。且吾闻彼教之建言矣。曰：术无所谓善恶也，视其鹄之何如？嗟乎！此吾国逆取顺守之邪说也。譬如所求成者，在彼意以为善，则虽用至恶之术，亦可为之。惟其宗尚如此，故其众往往为人所疑恶，非偶然也。至其学术，则以取涂之隘，禁锢之严，故立数百年，无真才硕哲出于其间。若法之巴斯噶尔(Pascal)、笛卡儿(Descartes)、福禄特尔(Voltaire)诸公，皆既入其樊，已而深恶痛绝之，决然舍去，而后有立，自跻先觉之林。是以经制虽密，以宗旨之非，于人群常相攻而不相得。其于法国也，始以革命而离，继以布谤复辟而合。合而至于师丹之败，戍

罗马之法兵归矣，于是义大利之王制，与法兰西之民主，同时并成，而耶稣军之根本遂拔，至于今，夫亦可谓强弩之末矣。乃以老大支那，于教会之事，素所不图，故其祸卒集于我。比年以来，民之入教者日众，彼非有慕于其道也，利其权势，可据依耳。而彼教中人，即利用此以张大其宗门。平民与教，固相仇也，而教之与教，又相仇也，日相为刀俎鱼肉。而所谓神父者，又得纱绅之臂，挠官之权。而吾国官宰，不知所以待之之术，而教案之祸，遂日亟矣。如南昌之事，使得晓事之知府监司，于事作之顷，即据自保治安之国律，取王安之、刘某之身而收之，以待公讯，则乌得有暴动之事！亦未见护法之法国，遂得执此以为责言也。夫使王神父刺杀江令之事而实，则吾虽以此复脩乾隆之令可也。往者德人骤至胶州，仆尝论其时镇官之职，可无请命于东抚而为战。此日南昌之事，仆亦谓道府之办法可不待命于赣抚而收王、刘。何则？事机间不容发，而受命守国土保治安者，义固然也。否则中外之民，有安堵乎？

鸣呼！中国教案之祸日亟如此。窃谓吾国欲知所以待之之术，必于诸教会之异同，详考其本末，夫而后计有所出。计定而复遣专使以谋诸各国，庶几有以保其国与民。故缘南昌一案，不惮冗繁，先为耶稣军粗著其历史具如此。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

大《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此言何谓也？以余观之，盖言惟圣哲之人而后知为养蒙之事而已。故斯宾塞有言："非真哲家，不能为童稚之教育。"夫童子之心灵，其萌达有定期，而随人为少异，非教者之能察，其不犯凌节躐等之讥寡矣。是故教育者，非但曰学

* 本文原载一九〇六年四月七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中外日报》。后转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六期。

者有所不知，而为师者讲之使知；学者有所未能，而为师者示之使能也。果如此，则大宇长宙之间，其为事物亦已众矣，师又安能事事物物而教之。即使教者至勤，而学者又极强识，然而就傅数年，尽其师之能事，而去师之日，计其知能，亦有限已，何则？讲者虽博，而所未讲者固无由知；示者虽多，而所未示者固末由能也。嗟乎！此教鹦鹉沐猴之道耳，而非教人之道也。教人之道奈何？人固有所受于天之天明，又有所得于天之天禀。教育者，将以瀹其天明，使用之以自求知；将以练其天禀，使用之以自求能；此古今圣哲之师，所以为蒙养教育之至术也。孟子曰："引而不发，跃如也。"孔子曰："举一隅必以三隅反。"夫非是之谓乎？

故教科书者，固非教育家之所拳守也。高等之师，其吐辞发问，皆教科书也。而至智育之业，人自为教师，各不同。且同一学期，而相其时地缓急为之，往往有所去取进退。是故教之为术，进而弥上。旧之径纡，而今之径或直；旧者即物而分治，今者或一课而赅之。其为道之神明如此，又安有所谓教科书者哉？

虽然，教科书于智育不必有，于德育则不可无。高等之学校不必有，而自中学以下，至于小学，则又不可无。何以言之？智育之进步日殊者也。而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经，则一而已。忠信廉贞，公恕正直，本之修己以为及人，秉彝之好，黄白棕黑之民不大异也。不大异，故可著诸简编，以为经常之道耳。夫智育之为教也，贵求其所以然，如几何然。使徒诏学者以半员之内藏角必为矩形，是未足也。必为之原始要终，而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否则，虽知犹不知也。若夫德育之事则不然。德育修身诸要道，固未尝无其所以然，第其为言也深，其取义也远，虽言之，非成童者之所能喻也。而其为用又至切，使必待知其所以然，而后守而行之，则其害已众矣。则不如先著其公例，教其由之而所以

然之故，俟年识臻焉，而后徐及之之为得也。是故五洲德育之为教，莫不取其种族宗教哲学之公言类纂之，而有教科书之设。今者小学之师资，其程度高者必寡，以其食之不称事，能者不居。能者不居，故未足神明乎规矩，则必有所受之成训，使据之以教人，其能事乃差足以相及。故曰中学以下，不仅德育，即智育亦不可无教科书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而西儒洛克亦曰："人类上智下愚而外，所以成其如是者，大抵教育为之，故教育之所成者，人之第二性也。"古今圣智之人，所以陶铸国民，使之成为种性，而不可骤迁者皆所以先入之道得耳。欧洲久讲教育之国，莫不于小学之教科书，尤兢兢焉。此其事不独学部重之也，报馆之中，有"卢勒维由"译云校阅者，每一书出，必有数家为之评骘其完缺高下，而详著其用，以为教之所宜。故虽有书贾牟利，潦草成书，其效足以误人，一经嗤点，无由存立。彼盖知教科书为物，其经法虽不可不定，而又不欲使一国思理学识，囿于一成，致凝滞老沍，无改良进步之可望。故其于教科书也，学部举其纲，而"卢勒维由"张其目；学部定其简、而"卢勒维由"勘其详，犹之政法然，得此而自由秩序二者，交相为资，既免奇邪，而其势又不至于腐败，诚法之至善者矣。

吾闻近者日本法，以学部颁定一切教科之书。是其所为，固亦救正一时之良法，然有数弊可得言者：学业繁多，学部之员，不必皆擅，而乃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而后有合，其难一也。颁审既定，举国奉行，若吾国前者《四书集注》。既为功令之事，何取更求改良，其物转瞬已陈，无日新之自力，其难二也。幅员既广，地利不同，教科书听民自为，则各适其宜，自成馨逸，人之取用，能自得师。至学部为之，则万方一概，适于北者不必宜南，详于山者且略于泽，其难三也。学术进步，星周辄殊，使学部与时偕行，则力不暇给；若历时不变，则禁锢聪明，其难四也。教科之书，施用日广，其价必期至廉，其书必期甚合，欲二者兼得，必听商业竞争，而

后有此，学部自为，无此效也，其难五也。审此五难，则知以学部自行颁定教科书，虽有益于一时，必得损于永久矣。

鄙意吾国欲祛前弊，学部于教科书，莫若除自行编辑颁行外，更取海内前后所出诸种而审定之。方其为此也，立格不必过严，取类亦毋甚隘，但使无大纰缪，而勿与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学童道德脑力者，皆许销售，听凭用者自择，且为之力护版权。而其未经审定与斥黜者，则不准以教科书出售。其为此也，盖取于折中求是之中，而得淘汰天然之用。则自兹以往，一二十年，中小学校之教科书庶几备矣。伏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谕旨，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並妥筹办法。其中有云："经此次谕旨，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诸语。至于今历一年矣，所谓各种教科书，尚未闻学务大臣与学部有颁发。而直省府县中，中小学校渐皆成立，故坊间出售教科书籍，日见增多，利之所存，所在坌集。虽其中不乏不惜工本之商家，刻意求良之师匠，然而真赝互陈，良楛并出。往往但求速成，勦割庞杂；或苟矜新异，逆节违理；或不知而作，雅郑不分；或陈腐因仍，无所启发；或利鳌溢恶，潜滋厉阶。若此类之书，藉令成学流览，且多流弊，况夫童子性真未凿，而教以如是之书使之先入，窃恐他日未必不为国之隐忧也。际此师资消乏之时，一校肇开，大抵以旧学粗具之人，姑充讲肄。而彼所依据而号为新法教育者，舍教科书末由。其用书也，亦初〔无〕别择知识。夫学部者，学界之耳目也，诚宜恪遵谕旨，亟行审定颁发。虽不敢冀一举即归至当，顾如农治田，是穮是蔉，祛其稂莠，而嘉禾庶几长植。语曰："治道去泰。"其即学务，亦何尝不如是哉!

实业教育*

——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

实业，西名谓之 Industr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 Technica Education。顾西人所谓实业，举凡民生勤动之事，靡所不赅；而独于树艺牧畜渔猎数者，则罕用其字。说见《社会通诠》至所谓实业教育，所苞尤隘，大抵同于工业。The teaching of handicrafts 此诚彼中习俗相沿，我辈莫明其故。故讲实业，似不必守此无谓分别。大抵事由问学，Science，施于事功，展用筋力，于以生财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皆可谓之实业。第其事与他项术业，有必不可相混者，则如美术是已。西人以建造屋宇、结构亭台，为美术之一，故西人不称建筑为实业。而自吾人观之，则几几乎与实业为类矣。又如医疗法律，以至政治，亦无有以实业称者。此其大略也。

故实业主于工冶制造之业而已。吾国此事于汽电机器未兴之时，固未即居人后；而欧洲当乾嘉以往，其制造亦无可言。如其时洋布一宗，且由印度运往；北美棉业未兴，而国律于民间纯用吉贝织成匹头者有罚，一千七百七十四年 可以见矣。顾瓦德用汽之机，即于此时出世。汽机影响，第一见于织造。故一千七百八十五年英之棉货出口者，仅值八十六万镑。而一千八百十年，乃十八兆镑。再后六十年，直至八十兆镑。他若铁业，当法国革命之日，英国三岛全年出产不过七万吨。降至一千九百年，岁出乃七兆吨矣。其发达之速

---

* 原载于一九〇六年7月2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外日报》，本文转录自《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七期。

如此。又机器进步，则所操之律度，必以愈精。闻瓦德初成之机，乃以汽漏难用，开机转轮，声震屋瓦。后得威都淮 Whitworth 制为量机，可以量物至一兆分寸之一之微。制造之业，遂臻绝诣。上下百余年间，其实业演进，绝景而驰如此。至于今西国造物成事，几于无事不机；而吾国所用，犹是高曾之规矩耳。

夫中国以往三四千年，所以为中国者，正缘国于大地之中，而不与人交通竞争而已。时至今日，舟车电邮之疾速，为往古之所无，故虽欲守前此之局有不可得。开门相见，事事有不及人之忧；而浮浅之人，又不察病源之所在，则曰中国之所以受侮者，无强权耳。于是以讲武诘戎为救时惟一之政策。又曰中国之所以贫弱者，坐利权之见夺耳。于是以抵制排外为富强扼要之方针。顾不知耗散国财，惟兵为甚。使中国长贫如此，则虽欲诘戎讲武，势且不能。且道路不可不通，矿产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将无事抵排，外力自消，内力自长；设不能自通自出，而仅言抵制，将抵制不成，成而病国益甚。然则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何则？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语曰既富方穀，又曰仓廪实而后知礼义，兵力教化，何一非富足而后可言乎！

虽然，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专门教育，固继普通教育而后施，不幸吾国往者舍科举而外，且无教育。使其人举业不成，往往终身成废。因缘事会，降就商工之业，则觉半世所为，无一可用。而此时所愿有之知识，蒙蒙然与六七龄孩稚同科。某物某货，产于何地，制于何工，销于何所，无所知也。一切制器成物之业，循其旧有不知，尚何开新之与有！叩其普通知识，且不知长江所经为何省，高丽西藏居国之何方。若夫实业莫大于制造，制造莫盛于五金，而五金之性质何如，采炼之方术何若，问读书之子，有前闻者乎？固无有也。无论为工为商，计算之学，皆所必用，商功均输，固

无论矣，乘除加减，则亦难言。吾尝见二三十岁人，不识作码者，尚何有于八线三角之学乎？不但尔也，再使其人举业有成，又不然。循例纳粟入赀，皆为官也，顾问其人其学，于国家制度律例掌故，有所及乎？未尝及也。故吾国前此教育，反正皆不可通。遂造成今日之时世。然则居今而言实业教育，学生入校，舍区区国文姑以为能而外，教者必视学者为一无所知，而一篑为山，进由吾往，而后可耳！

今使有子弟于此，其人于中学粗了，将使之从事实业之中，则依东西洋成法，其所以教之者宜如何。此今贵校所实行，十八九已与之合，无俟鄙人详论。大抵算学则如几何代数三角割锥微积，为不可不治之科，其次则莫如理化两大科。但是二者，其教授必须合法，方能有益。且此数科，所赅甚广，程度稍进，吾国即无专书；是以为今之计，断然必以西文传习。如此不但教授称便，而学成之后，其人于外国实业进步，息息相通，不致转瞬即成故步。西人为此，常兼拉丁、英、法、德诸文，其用意即亦如是，此治实业基础之大略也。

但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生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干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西哲谓读书人通病，前半生则傲兀自喜，后半生则衰茶糊涂，此由年少之时，用心太过，而不知吾人入世涉物竞至烈之场，破败胜存，佥于三四十以后见分晓。其人年少气盛之日，不必放荡淫佚，自斲其生也。但使征逐虚名，作为无益，坐令脑力萎耗，则四十以往，其人必衰。而一切真实事功，转以无望。夫不佞此言，非为惰窳无志少年游说，实因深知心脑之力，其须休息将养，与筋骨血气正同。而少壮之脑力，其时须休息将养，较老年之人，乃为尤急。每见由来成就大事

业人，其任事之际，所以能乐事劝功，沈毅勇往，治繁理剧，若有兼人之力者，此其果非结于夙兴夜寐之时，乃在少日优游，不过用心力之日。拿破仑之初起，真如巨刃摩天，方其勤事，见者惊为非人，顾十年以后，败征见矣。彼晚节之所以不终，由其精神短也。毛禄至七十而后收胜法之业，方其少壮，未闻有何表见。诸君子闵国步之艰难，欲来日借手有资，乃起而为问学之事，惰怠自逸，吾知免矣。所患者用心太猛，求成过急，不为他日办事精神道地而已。公等闻辕田之说乎？再耕之后，必置之以俟地力之复；否则虽耕虽种，且无所得，而地力弥竭，稂莠益多。愿诸公今日为学，他日办事，皆时时深思此言。

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国，而祛往日学界之弊者，诚莫如实业之有功。盖往日之教育笃古，实业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实业之教育习劳；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实业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第须知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堂后办事之阅历。以学堂所课授者，不过根柢之学，增广知识，为他日立事阶梯云耳。若夫扼要之图，所以陶炼之使成真实业家，则必仍求之实业之实境，作坊商店，铁路矿山，此无疑义者也。使有人于此，其于学堂功课，为之至善，卒业大考，已得无上文凭，此不外得半之程而已。将谓其人即实业家，尚未可也。但使其人此后筋力萎弱，品行平常，临事既无条理，趋功又不精勤，则其学虽成，于实业无几微之益。又使其人不自知操业之高尚可贵，惟此有救国之实功，耻尚失所，不乐居工商之列，时时怀出位上人之思，将其人于实业终必不安，而社会亦无从受斯人之庇也。故鄙人居平持论，谓中国欲得实业人才，如英之大斐 Davy、法拉第Farady、瓦德 James Watt、德之杜励志 Dreyse、克鹿卜Krupp等，乃为至难。何则？中西国俗大殊，吾俗之不利实业家，犹北方风土之难生桔柚也。

盖吾国旧俗，本谓舍士无学。士者所以治人，养于人，劳其心

而不劳其力者也。乃今实业教育，所栽培成就之人才，则能养人，有学问，而心力兼劳者也。学子有志为实业之人才，必先视其业为最贵，又菲薄仕宦而不为者，而后能之。又必其人所受体智二育均平，不致为书生腐儒，而后可。学问智识，诚不可阙；顾但有学问智识，必不逮事也。精神筋力，忍耐和平，行之以素位不愿外之心，而后有济。初不必天资过绝人，而耳目聪明，思虑精警，如西人所谓母慧者Mother wit，则又不可无。其学堂教育，即陶炼此种母慧而使之扩充有法者也。故实业之家，不受学堂教育，而一切悉由于阅历者，其入理必粗，不能有开物成务之盛业也。但受学堂教育，而不经事业之磨砻，又程功不实，而无甘苦疾徐之自得。必其人受益于学堂者十之四，收效于阅历者十之六，夫而后为真实业家。

诸君子既已发愿，置身实业界中，则鄙人有极扼要数语，敬为诸君告者。一、当早就实行之阅历，勿但向书籍中求增智识。二、当知此学为中国现今最急之务。果使四百兆实业进步，将优胜富强，可以操券；而风俗民行，亦可望日进于文明。三、当知一己所操，内之有以赡家，外之有以利国，实生人最贵之业。更无所慕于为官作吏，钟鸣鼎食，大纛高轩。四、宜念此业将必有救国利民之效，则吾身宜常与小民为缘。其志欲取四万万之众，饔飧而襦袴之，故所学所能，不但以供一己之用已也。行且取执工劳力之众，而教诲诱掖之，使制器庀材，在在有改良之实。诸君果能取不佞之言而实见诸行事，则课其功业，虽古之禹稷，亦何以加？盖言禹之功，不过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过教民稼穑，免其阻饥而已。实业之事，将以转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卮，使人人得饱暖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

夫一国之民，其待于实业之亟，不徒于工商之业为然；即在兵战，亦以此而预操胜算。不佞请为诸君言一史事：当十九稘初载，

普鲁士受困于拿破仑，可谓极矣。土地日蹙，军费无穷，愤而求战，战乃益败。至一千八百六年燕那Jena之役，普之未亡，特一发耳。则有思墨达人，名杜励志者，John Nicholas Dreyse，年十九，业钥工；既卒业，南行觅生计，道经战场，死者从横卧草中。或犹执枪不释，杜则取其一微验之，知为欧洲最劣枪制，喟然长叹。言以此器畀新征之卒，当拿破仑百战精兵，辅以精枪，安得无败！则仰天自誓，归日必有以改良此枪，使为可恃之利器而后已。盖当此时，德法二邦之国命，已隐决于杜励志之脑中矣！已乃入巴黎，事拿破仑之武库长，瑞士人名保利者，为之火伴学徒。以其勤笃，大为保利所倚信。一日保利言，大皇帝令改军枪旧制，不以前口入药弹，而从后膛，杜恍然若有所悟。嗣保利为后膛枪竟成，然制粗不适用也。而拿破仑犹奖之以赐金，加十字佩章，列为贵爵焉。吾闻汽舟、后膛枪二物，皆拿破仑所亲见者，顾皆以始制，椎劣未精，莫敢信用。向使当拿破仑时，而其物皆美具，如后六十年，则以枭雄而操二利器如此，其势殆可以混合区宇而有余。英吉利区区三岛，欲始终倔强，与为勍敌，岂有幸哉！乃天若留杜励志之后膛火器，以为德复仇之用者。盖杜之枪制善，而拿破仑死于绝岛久矣。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杜为后膛针炮先成，又三十年而后膛枪成。维廉第一用之，造攻于丹麦，再剋于奥国。萨多哇之役，奥之死伤踰三万，而德则不过九千。至于一千八百七十年师丹之役，德师长驱入巴黎，维廉加冕于华赛尔宫，凯归而为全德共主。此其成功至伟，虽远近因缘，不可一二数，而微杜励志制器之进步，其收功殆不能如是之疑神也。呜呼！实业可忽乎哉？

实业之利国，其大者如矿、如路、如舟车、如冶、如织、如兵器，所共见者也。乃即言其小小，至于绒线锥刀、琉璃瓷纸，今若取吾国所产，以与欧美之所出者较，则未有不令人伤心短气，不自知吾种将何以自立于天演物竞之场者。至于今，吾国日日人人，莫不扼

腕扣心，争言变法。而每事之变，其取材于外国者，必以益多；其旧产于吾国者，必愈无用，将勉强迁就，而用其故者乎？则以物材器制之非良，其弊乃立见。即不然，则集资设厂，号为抵制，以自保利源。顾其中所用机器，则以重价购自外洋者也，匠师又以重束而聘自外洋者也，其所自保者，亦至有限耳！且此必强有力之官商贵富而后为之，其于遍地之小民，凡勤俭劳力以治身者，又无裨也！其于全国，岂有豸乎？故吾谓实业为功，不必著意于重且大，但使造一皮箱、制一衣扣、一巾、一镜之微谫，果有人焉，能本问学以为能事，力图改良旧式，以教小民，此其功即至不细，收利即至无穷耳。

夫吾国实业之闭塞，论其大归，不过二病而已：不知机器之用，与不明物理与化学也。是故实业之教育，必以之数者为要素。且其为教，宜力为其普通，至于普通，则无取于精微，但人人知其大理而已足。吾国近日风气，教育所亟，大抵不出政法、武备两涂。顾武备为物，其所待之外缘极多，必皆䜣合，而后有守坚战胜之可望。使外缘不相为助，而惟兵之求，恐事变推移，将徒得其恶果。至于政治为学，不得其人，则徒长嚣风，其于国尤无益。皆不若实业有明效之可言也。所惜者，吾国旧俗，如前所云，若有以沮此项之人才，使之最难成就也者。夫其人博学多通，然犹勤勤恳恳，于执工劳力之中，泥涂黻冕，奴隶轩朱，殷然以拯救同群，张皇民力为事者，此其人于西国已不易得，于中国乃尤难求耳。英人葛勒敦 Galton有曰：国民总总，就中可望为出色人者，大约四千人之中，不过得一而已。若夫具矫然英特之资，其心必不愿为庸众人，无论己所操为何业，必求为社会所利赖者，则兆人之中而得一已无异比肩而立者。赫胥黎曰：论教育之极功，即在能为法以网罗此二种之人才，裁成辅相之，使不虚生，而以为通国天下所托庇。夫此二种之人，其出于何地，至不可知者也，亦如至愚极恶者然。生于宫禁之中可也，生于圭窦之中亦可也，故生学家以此为造物之游戏。设有

国焉，其中之法俗，能使如是之材，上不为富贵之所腐，下不为槁饿之所芸，俾之成材，而任之以其所最宜之事，人类进步，终必赖之，不仅强一国盛一种而已也。且果使教育之家具真识别，而能得此二种之人才乎？则其所以培成之者，虽费至厚之资，犹不折阅也。何则？使人才如瓦德、如法拉第、如大斐者，而可以财易得，则英国虽人以兆金为价，其为廉犹粪土耳。呜呼！是三人者，皆实业家也。其诸吾党可以奋矣！

述黑格儿惟心论*

Hegel's Pnilosophy of Mind

德哲黑格儿之言心也，其分为三：曰主观心、客观心，终之以无对待心。其论至深广，见所著《智环通解》Encyclopedia。今为举其大义，略述之如左。谈心性者，或有取欤？

主观心（Subjective mind）者，就吾一人而得之者也。黑格儿曰："人之所以为人，唯心。"心之德曰知觉，曰自由。方其始也，为蛮夷，为童幼，其心德未发皇也，存于其理而已。万物为天演所弥纶，而人心亦如此，故所谓知觉，所谓自由，当其滥觞，不可方物。天演之行既久，其德形焉。心德者，天演之产物也，而天演之迹，历史载之。

草昧之未开也，童幼之未经教育也，盲然受驱于形气，若禽兽然，顺其耆欲，为自营之竞争。浸假而思理开明，是非之端稍稍发达，乃知有同类为一己之平等。所谓理想，所谓自由，所谓神明，三者实为同物，非其一身之所独具也，乃一切人类之所同具，而同得于

* 原载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寰球中国学生报》第二期，上海图书馆藏有该刊。

天赋者此老氏所谓知常。由是不敢以三者为己所得私。本一己之自由，推而得天下之自由，而即以天下之自由，为一己之自由之界域、之法度、之羁绁。盖由是向者禽兽自营之心德，一变而为人类爱群之心德，此黑氏所谓以主观之心通于客观之心 Objective mind。客观心非他，人群之所会合而具者也。案：客观心即吾儒所谓道心。

黑氏之论客观心也，曰主观心受命于形气。有饮食男女之大欲，一以为自存，一以为蕃育，有所拂逆，则祸害仇疾之情生。之数者，虽经进化，犹常存也，而其形质则大变。有先觉之民起，乃教之以礼让，而婚姻饮醴之俗成；董之以刑威，而流宥锾杀之法立。盖礼刑兴，而向之耆欲竞争，乃出于禽兽，而成于人道矣。

故客观心之发见也，首著于人类之天直。天直者何？人人所受自由之封域。其一身自由，而为社会所同认者，谓之一民。一民之享是自由封域也。自其所主之产业，所受之利益而见之，故法典认其人有主物之天直，复由主物之天直，而得通物交易之天直。通物，交易之天直，以契约质剂，为之证书。故契约质剂者，国家法制之胚胎也。

主观之人心，忽而有所欲为，而所为或与众志客观心迕。当是之时，其所享之天直封域最显。此时之客观心，其大经皆著于社会之法典矣。迕之而过，则罪犯形焉。罪犯者，越其天直封域者也。故谓之不法，又谓之不直。彼为此之主观心，固以为未尝犯也，然天直封域，众志之所定也，虽暂为私者之所胜，而公道必有时而伸，伸则行其诛罚。无道奸慝之行，徒以显公道之权力，见公理天直之尊于私欲云尔。故诛罚之行，依于法典，非弼教也，非改良也，乃公道之报复。报复事之终也，鹄也；弼教改良，事所由也，微也；天直，自直者也；法者，去不平也，罪其人所以昭法戒也。刑而平允，则大辟宜勿除。今之欲除大辟之刑者，皆以刑为使民更新之具。果如是言，彼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以之弼教，非滋谬欤！社

会之有刑,非以怵为恶者使自新也;公理天明,为其人所侵犯,而法为施其所当得之刑而已。

此言,法家之言也。法家之说覈,而易使人失其真。盖法家所重者法,与实法之必行耳。法外之意,非彼之所及也。今有人于此,其言行,自其外言,于法无不合,而其人之用心,于所谓客观心者,可以大迳庭焉。此法所以于化民易俗之事,有时而穷也。

虽然,化之进也,此主客二心之相连而不协者,将尽泯而悉除。向者虚悬无所附之公志,所谓天直,所谓公理,必散而分丽于社会之人心,主于中而为言行之发机。向之法典,今为民德。此自黑氏言,所谓以客观心为主观心而已。

然则仁义者,民心之法典也。而国家之三尺法,乃与人心方寸所怀之志愿无殊,曰义理,曰良心,曰德行,举凡人心所为善者,乃深入于隐微,而为之防检。向也,法典自为法典,人心自为人心,乃今有民义焉,其异于法典者,所课不徒外迹之合也,神明之地所发中而起迹者,皆无遗焉。故法典之坊民,事止于形质。其刑民也,犹以杞柳为桮棬,极其能事,形利而已。若夫义理之所治则不然。形之利者,将进之以为神善而后可。道德义利之行于社会,于何而见之?曰:见于伦理也,见于礼俗也。伦理、礼俗之为用,将以会人人之志气而使之共从事于一涂。所谓一涂,即客观心之证果,下文所谓皇极是也。

伦理礼俗基于家,而为一切之基础。则夫妇之匹合也,父子兄弟之相维也,由此而后有社会,亦由此而后有国家,无家不可以为国。故夫妇匹合,为斯民天职所由昉,而其合也,必不可以不由礼。方一男女之合也,使其以社会为心,以国家为心,则其合义也;即不然,将其事下同于苟合。文明国之于嫁娶也,皆称天以临之,虽夫妇道苦,律许休离,而其事望于不得已,为之制限至严,何则?法之所容,而礼之所讳故也。其事之严且重如此,夫亦曰国基于斯而为下民幸福之原已耳。观于历史,凡有男女淫佚,易内窃妻,与夫民

恤己私，各立于独，其国种未有不陵夷衰微者也。

家积而为宗，宗聚而成群，如是之群，尚未足以为国也，以其宗旨在保护小己之利益故。逮进而成国，将其所以为一二人之私利泯焉，而所祈向之公义立，此成国与未成国之社会之大分也。其未成国也，以个人之利益为最重；其既成国也，以求臻于所祈向之上理为最重。所祈向之上理，思想之所成也。每有欲臻此境，虽牺牲个人之利益而不恤。故往者之治，散而近于私，极其成就，分据小康而止；后乃除蔽去偏，和同调燮而成一统大同之治体，一统大同者，思理之治制也，客观心之现象也，而人治以此为之极则。向者之宗法，小成之分据，不合不公，特此境之前驱资为蜕变而已。

是故自黑氏言，庶建共和Repu blic之治，非治之极则也。以主其说者，不知群与国之分殊，而视小己之利害过重。古之庶建，其制恒不可以长久，而号令其众之枋，常卒归于一姓。此其故何耶？彼不悟国有皇极，皇极即向所求臻之上理，所合成之客观心，所由思想而得之胜义。国之进者，必以此为鹄，而犧牺其个人之利益以趣之。乃今不然，转牺牲此皇极焉，以为个人，以为私家，以为品流。希腊之霸朝，罗马之帝制，为世所犨甓而言久矣。顾其物之所由成，皆此庶建民主与夫贵族擅朝，先私益而后公义者开之耳。

君主者，治之正制也。一人首出，其所行无所屈，其所居为至尊，而向之皇极上理胜义客观心，乃于此得代表焉。向也为虚悬之理想，乃今得此而道与器合，余为天王神柄攸属。往古相传大经大法，一是宪章文物，于此焉得守器之长子，建极求诣，彼之职也。故大君者，有形之皇极也，变虚悬之道，而为有知觉之道，所以会亿兆之公志而为一人之大志者也。路易十四之言曰："朕为国家。"其精义盖如此。呜呼！炎炎大言，黑氏之言皇极与君主也。

政治之自由(Political Liberalism)、黑氏之所訾也；民族之自由(National tibcralism)，又黑氏之所右也。自功利家(Utilitarian)

之眼藏而观之，聚异族之民，以为联邦合众之国可也。瑞士为国，固如是耳。虽然，国者民族之所成也。民族者何？一言语，同文字，乃至宗教礼俗与夫道德之观念，靡有殊也，如是者谓之一民族。是故国以强力。取一绝异之民而羁平之，不顾其所不欲，而强使服焉，如是者犯大不韪，而行逆性之事者也。脱其众有能起而叛之者，为无罪，国之合，以观念之先合为之。未有观念不合而能强合其民者也。

虽然，犹有辩。夫羁轭异种之民，所以犯天下之大不韪者，以所胜所羁之民，乃有道之种民也。其国民思想之所标揭，其上下所求臻之上理，精深博大，而可自存于天演界者，无所愧于胜家，夫如是而夺其国土，虏其种民，乃为大戾，而可叛也。假其不然，叛乃逆耳。天下固有民族，倮然无礼义，即其始有教化可言，而经数百千年之陵迟衰微，已为天下之敝民，而丧其所以立国者，如是而不强为善；抑见他族之有善，又虚憍傲慢，耻于相师，斯其国固宜灭。如法国之布勒敦，与其南之巴斯几种人，其见并于法与西班牙，正天理之极则耳，乌有所谓不韪而可叛者乎。

五洲无虑数十百国，国各有道，以为存立。道之胜者常为雄，是征诸历史而不惑者也。夫历史所载无他，前立之国家，与后起之国家，二者继继绳绳，相与竞于无穷而已。且道者，观念之事也，其始浑然暗然，莫之知孰为优劣，至各持之而有胜负，斯其优者见。见乃形，形乃进，是故历史所载之前后国家，皆道之有形者也。随时而暂成，不久而蜕化，道常新，故国常新，至诚无息，相与趋于皇极而已矣。虽然，皇极无对待，无偏倚者也，无对待无偏倚。故不可指一境以为存，举始终，统全量，庶几而见之。是故国家进化于何而极，虽圣者莫能言也。皇极在在而是，无在而是。其在在而是也，以历史所载之国家，莫不以此为归墟也；其无在而是也，以此问题必后乃能决，而后之后，又有后也。历史之所载，其渐进之能决也。

皇极如佛氏浮图然，古今并世之国家，于造是浮图也，皆有一砖一石之布施。然而民族各有种业，种业与皇极之大道常反对；以反对故早晚亡。自皇极之道言，凡为国家所存立者，莫不载其一义而莫或载其全体者，故曰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家。皇极以下皆对待之物也，惟对待乃相胜，故国恒相灭；然而灭者必载而传所灭者之典章文物而加张皇焉。然则虽号胜家，寔则所胜者之法嗣，而承其衣钵法器者也，惟其承之，是以保之。此节入理最深，非熟看深思不能得其妙义。

黑格儿曰：民族朝代相传，以后者受前之文物，此历史之相生名学也(Dialectics of History)。夫相生名学，黑氏之言名学也，谓理之相克者恒相生，近而譬之，如警察之法愈严，将奸宄之术亦愈出，老子所言，大抵皆此等名学。于寻常理想，着人心思想天演之情态耳。而于历史则著世界思想天演之情态。然则依黑氏之名义，此无异云寻常名学，乃主观心之名学，而历史为客观心之名学。二者所论，异者特在外缘，至所明之理趣，所用之涂术，故无少异。人心之进化也，悬意观念相续，前之偏狭而黮暗者日退，后之溥博而条理者益臻。万物之进化也，形象官品相续，前之混沌不精者日远，后之井画分理者日滋。是二者既如此，历史之进化何为独不然？其为进也，人心之观念，渐而著于事物名迹之中，纠合经纬，日就月将，缉熙光明，相与趋于人类之终局而已。是故其为物也，为心意之玄冥，而哲人收视之所独见可也；为物体之粲著，而森列于上天下地之间亦可也；或相与组织鸠合，而成历史递嬗之国家。三者为物至殊而其进化之情，所以隤然沛然，相与趋于无对之皇极为归墟者，其秩序浅深，不可丝毫紊也。夫理者，史之内精也。此所以为客观之心，而与主观之心为对待也。欧之帝国，古曰希腊、罗马，今曰英、法、德、俄；亚之帝国，曰波斯，曰突厥，曰蒙古，曰支那，此数者起伏相乘，成功者退，史家但见朝代之兴亡，人民之相竞，军旅之相斫已耳，岂知此之现象，皆

人心观念之代表，非国之争为雄也，乃道之争为优也。两军交绥之间，以黑格氏之法眼观之，皆新旧教化之争，宜孰存立而已。按此节已开斯宾塞天演学之先声。

刑罚古酷而今祥，战伐古烈而今恕，此文明进化之实征也。虽然，以云弭兵，殆犹远尔。何则？国群天演，所以淘汰劣者之利器也。自十八世纪末造以还，民皆知今之为战，大异于古所云。古之为战也，以一二人之私忿慾，率其民人，以膏血涂野草；乃今为战，将必有一大事因缘。质而言之，恒两观念两主义之争胜。向谓民族国种，有共趋之皇极，今之战而胜者，其所持之主义，必较战而负者之所持，其去皇极为稍近。何则？世局已成，非近不能胜也。胜者，天之所助也，败者，天之所废也。故居今而言强国，问所持主义之何如？显而云乎，则察乎其通国之智力与教化耳。不讲于此，而痛哭流涕，为苌叔之违天，专专乎于排外争野蛮文明之稍异，则浅之为庚子之义和团，深之为今日之日本留学生，而是二者皆亡国之具也。博塞读书，其于亡羊等耳。黑氏曰："亡国败群，皆天谴(Divine Reprisals)也。"其所加者，恒即于有限(Finite)、一偏 (One Sided)与不完全(incomp lete)者，此真无穷不变之天威 Eter—nal diescrae生于两间者所莫能逭也 (Nothing ear thy can escape)。五洲之民，相与竞进于皇极而世降世升，常有其最近之民族。此当其时，则为世界文明主人而为他族所宗仰。此如古之埃及、叙利亚、希腊、罗马、法兰西是已。盖一切之民族，各自为其客观心，而无对待心，为之环中枢极。前所指之先进民族，尝一一焉为其喉舌，为其代表者也。

故民群天演为三候焉，萌蘖一也，膨胀二也，会萃三也，其见于历史者常如此。亚洲之国家，建于君主之一身，总至尊之主权，以临御亿兆之小己。及其过也，小己之所为小己者亡。国犹海也，小己犹沦漪也，海固未尝为沦漪计也。

希腊尝席卷亚洲矣。亚之风俗，入希腊而一变。振其颓惰宁谧之风，而为事业之勤竞。此专制之后所以往往为共和也。共和而后有国民。盖专制虽有民，其于国无所与，非若共和之民，为国家一切事根本也。故共和之民常日重，知国家之有待于彼为成立也。古欧之民主，其存立必小己与大群之利害，得调燮而平均。故其局之散也，恒由小己奋其私，各立于独不相下，而害大群之公义。当此之时，则必有专利之霸权兴焉，以弹压小己之私，使有所服而用命。其初起也，势恒至利，足以大启土宇，齐一异俗，致同文同轨之盛规。此如中国之秦、隋，欧之凯撒，夏律芒，蒙古之成吉思，西域之铁木真，皆其选矣。浸假而大群小己之利害又过于不平，其势复不可以终日，则于是景教起，而国会之制，乃以众治救独治之末流，而底于今日之治制。英伦法度，其模型已。

严复曰：欧洲之言心性，至迪迦尔(Descartes)而一变，至汗德(Kant)而再变。自是以降，若佛特(Fichte)，若謝林(Schelling)，若黑格儿(Hegel)，若寿朋好儿(Schopenhauer)，皆推大汗德之所发明者也。然亦人有增进。足以补前哲之所未逮者，而黑、寿二子所得尤多，故能各有所立，而德意志之哲学，遂与古之希腊，后先竞爽矣。考汗德所以为近代哲学不祧之宗者，以澄澈宇宙二物，为人心之良能。其于心也，犹五官之于形干，夫空间、时间二者，果在内而非由外矣，则乔答摩境由心造，与儒者致中和天地位〔为〕万物育之理，皆中边澄澈，而为不刊之说明矣。黑格儿本于此说，故惟心之论兴焉。古之言化也，以在内者为神明，以在外者为形气。二者不相谋而相绝者也。而黑则以谓一切惟心，特主客二观异耳。此会汗德、迪迦尔二家之说以为说者也。由是而推古今历史之现象、起伏变灭，皆客观心理想之所为。然而其中有秩序焉，则化之进而共趋于无对待之心境，此鄙人所译为皇极是已。故其言化也，往往为近世天演家之嚆矢，又于吾国往圣之精旨微言有相发者。如张横渠云，为

天地立心，试问天地之心于何而见？黑氏著论至多，后之学者，辄苦难读。丙午夏日，鄙人自皖旋沪，适《寰球学生报》出，总理李君登辉等，踵门求文字，前后书七八通，殆不可已。则勉强挥汗，为发黑氏之蕴如右。所论止于主客观二心，尚有无对待心者，则未暇及也。

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

《政治讲义》所研究仅及近世与历史中国家最大之异同。盖今人所谓文野优劣者，于是乎在。顾所发明，犹有未尽。今欲更理前语，冀吾党言政法者，不为浅人俗说之所误，而于国家立政向明与时偕行之意，庶几有合，则不避烦冗，请继今而言之。

盖所谓最大之异同，即在议院有无而已。而议院自其形式言，又不过聚一哄之民，以辨议一国之政法。虽然，学者欲明此一哄之民之功分权界，与夫于一国所生之效果，理想繁重，难以猝明。且理想与事实相悬，而《讲义》所发挥之旨趣，又与时俗之说，多离少合。印以历史，虽尺寸相符，而有时但观见象，若不相比附然者。是故其例虽立，而非反复推勘，不知其言之无以易也。

夫所谓政治之学者，其始必以历史为据依，终之乃用公例以贯通史事。议院者，历史之一大问题也。其制度之所从起，其权力之所由增，与有时其制之所以变灭，西史所书，大半谓此事耳。且所谓民权自由者，亦以此为之职志，故英史自约翰大策（MagnaCharta）至于维多利亚之变政事例（Reform Bill），法史自大革命至于民主

---

* 本文连载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三日——十月二十二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九月初五日）《外交报》第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八期。标题下署："侯官严又陵先生撰"。文末有《外交报》编者按语云："本馆论说，专言外交，他说从未阑入。惟自七月十三日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以来，举国上下，喁喁望治，乃特商之侯官严先生，撰登此文焉。"按：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中，有《论英国治制非三权分立》一文，其文字与本文基本相同，可能是本文的初稿。

之近制，与中间一切政党之争，其所争，约而言之，实不外议院之进退。欧之旧史，所载者王朝之独治，与市府之众治，相为起灭而已。《讲义》欲籀一最通公例，以为读史者觇国论世之慧镫、但自初学观之，则亦有不尽密合者。此不必远引，但即英之施爵耳(Stuart)朝代，已若如是。故欲明其例之无以易，且订俗说之多疏，则莫如即英伦之宪史而详论之。庶几学者于立宪精旨，釐然涣然，不致更坠云雾，而生心害政也。

则请取《讲义》所发明者而复理之：一、《讲义》所及，皆自然有机体之国家，故其物与时偕行，独治众治，当与民群天演之浅深相得。二、议院为众治之机关，国家得此，其群扶之力，乃有所宣达。群扶之力者，能使政府从无而为有，既有而延长，抑自有而之无，由生而为灭。三、政府虽甚专制，其群扶之力，必不能无。特有议院为之机关者，其力显而可驭；无议院为之机关者，其力隐而难知，此中国政家所由以天位为至危，而有朽索民碞之说也。虽然，是三说者，必至近世而后大明。若议院初具形体之日，如英史之十七世纪，非深思见微之识，不能见其例之行也。盖常人之论，皆云英之革命，乃在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此时所争，在下议院之立仆已耳。虽幸而立，未尝即具能力，得以破坏更立其国之政府也。其有所废立固然，但其为此，必经大乱而后济，未见其能变置政府，若行其所无事如今日者。

虽然，此未足以摇吾例也。夫初生之雏不飞，不可以为无翮；方乳之畜不视，不可以为无目。今日之英国，主其治者首辅也。而首辅之事权，实议院之所予，假其中过半之众，与之背驰，则其罢废。与吾国前朝宰相，以幅巾柴车出国门者无以异也。故学者欲明前例之用，则姑即今制以观之。至于十七世纪之事，留为他日之论可耳。

夫议院为物，其权限界说众矣。即在今日，宰相之兴废，政府之迭代，党派之胜负，一切以议员之向背为断。此固夫人而知之，然

常法不以此为议院惟一之天职也。议院天职,别有所司,而变置政府，若特相因而见者。吾所谓干,彼以为支;吾所谓因,彼以为果。此《讲义》与常俗之论所由异同也，然则议院最大天职何欤?曰:立法者议院之天职也，英之法家卜来斯顿(Flackstone)译义曰乌岩尝著《国律解义》(Comments on English Law)一书,久为学人所宝贵。其言曰:“国家有二大权,曰立法,曰行法。行法之权,操诸王者,王者置百执事所谓阁部台省者,以为承命宣政之机关。至于立法,则其权王与贵族齐民共之。”此英国宪法制度之大经也。说行久矣、顾非事实。必自事实言,则英国自维廉第三以来,凡事经两院所裁判者,王未尝置可否,但涉笔占位署御名而已。以常势观之，此权一失,殆无复日。然则谓立法之权独存两院可耳。不宁惟是,即今事经下院所裁决者，上院亦未尝置可否,则谓立法之权,为齐民下院之所独操,亦无不可。卜氏所指立法中三权,至于今,其二皆虚设矣。

于是言英制者,又有一说焉,曰:英之政制,以独治为行法,而众治为立法，是二权之异同,一存于是非之理想,一存于权力之实行。政法之将立也，集思广益,用其众而议之。及其施行,则责专而权独,择人畀之已耳。小而譬之,若公司会邸然。将为之章程规则,必集大众议员而研究之;及其既立,则有书记干事之员,为之循守。故治国之事,诚无难耳。但使其人,通达寻常之事理，而忠信不为奸欺,则其国可以治。其始也,但萃其国民,或选其民表,以杂议所欲为者。一主义之建,而为民表大众之所乐从,斯可著之以为令。顾其中又必有数人焉,受所著之令甲,而率循之,以施诸有政。盖令甲定其大体,至于纤悉,与夫令甲之所略而未详者，彼行政者从其便宜可也。前者立法之宪权，后者行法之政柄。今世文明之国家,无虑皆如此者。故法之行也,常有个人之专责。至于建立变改,救弊补偏，则国会众谋之事,此与治同道者之所为也。独至风俗浇,道德薄,如是之制,乃不足以坊民。当此之时,将必有小人奸

雄，倚其所居之地势，舞文售欺，侵蚀篡盗。而立法之众，或为其所威愒利诱，为其羽翼爪牙。往往法徒立而不行，众虽具而不合，则由是其众治者废，而独治势成，是谓专制。专制云者，国之二权，由分入合，由合而侵，最后乃以行法之政柄，夺立法之宪权是已。

此其说至为近似，盖自十八稘中叶，法家孟德斯鸠著论《法意》以来，几人人据之为典要。果使其说与事实密合，则吾党又安用鄙夷旧说，而必他说之求乎？顾远徵诸历史所发现，近印之各国所实行，孟说确有其不可通者。且用此而施诸有政，往往害生，则固不可不求吾心之所安，而为旧说针膏起废矣。盖孟氏《法意》成后之三十余年，欧美纷然，议宪法者殆不异今日之中国。北美自告独立，制度先成。踵而起者，是为法国。法国于十有四年之中，凡四变其治制。最初求为立宪之君主，不能达；则为无总统之民主，又不治；乃以民主而建伯理玺于其上，如美国然。用罗马旧称不曰伯理玺，而曰恭疏勒。最后而拿破仑兴，乃一变而为帝国。方美法二邦之议新制也，固各悬一英之宪法于其心目间，亦尝考察异同，相地之宜，求其最合。乃如前说，以谓英之宪法，乃以一王总行法之枢机，以议院为立法之纲纪。故其为制也，其第一义，务使行法之权不得与立法混，则禁阁部院省，使不得于两院之中，分其末席。故美制至今，阁部诸大臣，不入国会，而法国一千七百九十一年第一次所立宪法亦然。凡此皆兢兢然用《法意》之说者也。

乃吾党从其后而观之，则法国第一次宪法，即用此败。盖枢府行法，而议院立法，二者睽立，莫通其邮，立成反对之势。未及一年，旁午交扇，喋血国中，适成大乱。若夫美之为制，虽未至此，顾所成治制，其便不便不具论，谓之英制，则断乎不可。盖已自为风气，后之所成就，非向之所求立者矣。夫使英之治制，果如《法意》之所云云，距阁部诸行政大臣于议院之外，将其全体睽散久矣，乌得有今日利行之效乎？孟氏以宪、政、法三权分立，为得英制精义，

于其书三致意焉。而美法规抚英制，用孟成说，遂有阁部不得入议院之条，其为效乃适与英制相反。然则孟说三权分立，百余年在学者口耳间，所以为至当而无可议者，实则刺谬，亦以明矣。

且用《法意》之说以规抚英制，议院立法，何以必不容阁部行法者参片席于其中？曰："此无难明也"。盖彼谓阁部之职，专于行法，而议院者，立法之源也。夫专制之所由成，而自由之所以失，既坐以行法者夺立法之权，则事之便者，孰若拒阁部诸大臣于两议院之门外，俟法之既立，而后举而畀之使奉行乎？故宪、政二权，不分立，则亦已耳。果必分立，且必分立而后国民自由乃可长保，专制凶威，乃不至于暗长而忽成也。舍此疑若无他道焉。

于是闻者曰："此其说固然，虽然，未尽也。夫部阁固行法，而乃使行法者，参立法之权，此诚履霜之渐，而为立宪者之所危。顾阁部诸公，以身任行法之故，其历练识见，往往超诸议员之上。议法之际，殆不可无，无之，则所立者违事情而患扞格。是故较二祸而从其轻，宁使阁部大臣参议席也。且国家之用人，尝有一身而兼数体者矣。均是人也，其在阁部固行政，而其在议院自立法，不相害也。矧乎其人，以政府之官司，而又为地方郡县之代表乎？"彼为说者，于英之宪制，特未深明耳。岂知英之宪制，于立法、行法二者之权限固至严，然而有调剂之术焉。故有以收人才之用，而又有以通二权之邮，使常相资，而无至于相軶，是则英之宪法而已矣。

请更设会邸公司之喻以明之。一社会之中，有总理，有书记，食俸治事，而非议员。至于决事之时，亦无出占投票之权利。虽然，彼社会未尝屏总理、书记于议曹之外也。且以其责任之重，事体之明，视之比各议员若加等者。假其不然，将若人之所历练者为虚，而社会无由收其益，此非愚者之所为欤？

是故英制之所以善，其理在目前耳。其分宪政二权，而不使混，固也。顾议法之际，则必使谙于其政者，参其列以为顾问之资，

抒其议论可也。至决议出占之顷，则其为此者，不以其为主庶政之阁部大臣，而以其兼州、郡地方之代表，此其所以通立、行法二柄之邮，而又不使混之术也。

彼或人之说英制具如此，自以为得其精要，较之前说，不啻进一筹矣，顾不悟其说之犹非实也。果如若言，将英制又无以收利行之果效，何则？英之宰相与各部臣之入议院，乃以具官而入议院，非以兼为地方之代表，幸分一席，而入议院也。如或人言，则阁部之不得议法，与前说同。其得参末议者，独以其人兼代表耳。以代表而入议院者，虽其人在行政为宰相，而其议法出占之权力，乃泯然无异于众人，而为六百七十众中之一分子，与闻论议。而所论者，乃其所躬历而熟知，尔乃忍俊不禁，开口发议，求以祛众人之惑。而是众人者，亦以其谙晓事势，而重其言，独至判决之顷，则所出者不外一占而已。今试以此问英之时相，彼有不捧腹轩渠者乎！盖后说之误，方之前说，真五十步之于百步耳。

为揣前之说所以误，坐徒见英制之形式，而不求其真。夫谓英之宰相大藏卿诸人，于下议院，无特进之专位，而其有位，以兼地方代表而然。此诚如是。然遂谓英阁部之入议院。不以其官，而以代表，则大谬之说也。彼宰相之与议，实公然以首辅而纲纪此六百七十人，而大藏卿亦公然以计相，而宣一年之豫计。当此之时，以行政官入院行权，为一院之众所同认无异辞。且一日当职，则为一切政策之发起人，有所施行，有所更张，悉从数公为之作始，惟此而后有政府之实，是故从其实而言之，彼以英之下议院为立法曹，而阁部以其当职，贡其所学所知，以备国会之裁酌采择。虽主民权者之所喜言，然而实大误。何则？以大失英制机关之作用也。必知议院遇有聚议，其行政之政府，当公然以其所主张之政策，宣示国众，觇群下之从违，如是言之，乃为合耳。

是故百余年以往，美与法议立宪，皆以英之制度为模型，然而

卒不合者，其为失不但绝宪、政二柄之通，置阁部之阅历于无用也，且不悟英之宪法，其枢机妙用，即在此以行政之政府，为立法议众之纪纲。而议院之所皇皇，亦即此交于行政者之法令。法之初为革命。米拉保(Mirabeau)以冠伦之姿，为民党之魁宿矣·而弼德(Pitt)同时以仍世相业，率全英之兵赋，抵制法国之风潮，顾终之弼德有以伸其志业，而米拉保有大才而无成绩，身去之后，路易之世，亦从以倾，其原因皆坐此。盖弼德入则为一院之领袖，出则为行政之枢机，而米拉保欲为是而不能者，坐法之宪、政二权，分立不相谋故也，欲为弼德之业者，为宰相而不预议，不可也；予议矣，而非公然以宰相之官予议，亦不可也。必为宰相，而且以宰相领袖纲纪乎全国之民表，而后可。呜乎！此英伦所演成宪法之秘扃也。而读史谈政治者，孰知之！

由此而言，彼谓英制为三权鼎足，而议院为纯于立法者，其说不待攻破矣。夫英有法令，无虑皆议院之所公立，而后称制，此其说诚然。顾如刑律，则有为司法决狱，取成案而著为令者，前说特总其大凡而已，其谓行法之权，操诸政府，自国王至于百执事，皆政府也，说亦不诬。然可云议院有立法之权，百司有行法之柄，而不得谓议院之权专于立法，而宰相之柄限于行法，何则？议院立法而外，且兼行法，而宰相等行法之余，兼领立法，孟德斯鸠《法意》之说，固什八九合，然理想之辞耳。以言实事，英议院与宰相二者今日之所行，诚多与之背驰者。

且必以议院为立法权乎？则请观其所日孜孜以何事为最重，得无曰主每岁豫计，以定通国所出赋额也耶！一议众之集，自始至终，其所有事者，大都以此为之经纬。即原其最初之义，王集议院，未尝曰："立法之事，寡人惽不能进于是矣，尔有众其为我明而议立之也。"乃曰："不穀有兵戎土木之费，尔国民其为我共出之耳。"民亦曰："吾侪小民，有所疾苦，苦于法敝，惟大王更张之。"盖立法者

王之所自为，而与所收之赋税相市者也。是故民聚而评其缓急多寡，相与棘棘然而争之，且由是而政党兴焉。有与政府为和同，惟奉命之恐后，有与政府为立异，则以无艺之赋，为下民所不堪，相与抑扬操纵之，各挟所有，而相为易，赋之出者几何民主之，法之改建者几何王主之，此议院初立之情形，所考诸历史而可见者也。《社会通诠》述之甚详。今夫法令之改建，于以苏国民之困者，谓之立法可也；至于出赋，于以供国家之经费者，谓之立法不可也。即有法家扩充其界说，谓成赋之事，为立法之一宗。然则立法一言，无乃与行法混，而不识二者分际在何所欤？且定赋额，使民出财，既谓之立法矣，则定战媾，驱其民使执兵者，不谓之立法，殆不可也。然而英之兵制，又非议院之事也。交涉事起，为战为媾，王与政府决之，未尝咨诸议院也。故不佞所斤斤，非曰成赋、诘戎之二政。孰宜为议院之所与闻，乃问向所谓政府行法，议院立法，使其筹及兵食，则其所据为别而分立者，果安在也。是知议院之所为，其第一事即非立法，而其民视之不殊立法者，亦以其出议院，乃不得不名其事为立法耳。总之，以名学之所推究言，或将谓成赋之政，与时推移，不足以为立法，又不然，则诘戎经武之事，皆为立法。而宰相兵部向所谓行法权者，乃今侵及立法，而议院第一要政，转在行法之林。为彼为此，二者必居一而无可逃。是所谓二权分立者，徒虚语耳。

英之失北美也，首发难于宰相孤连维(George Grenville)之印花税。孤连维以七年之战费，美民有分任之义务，则不谋于其众而行印花之税。美之民曰："此英议院之所定，非吾美民之所定也。"以其中美民无代表故，则抵死反抗之。右政府者曰："立法与定赋，二者同出于英之议院。美既受英议院所立法矣，而不承英议院所定之赋，何耶？"右美民者曰："立法者，议院之正职，而定赋则不然。况美之侨民，于英议院，固无代表，一旦以母国之人，强为定其征额，此非自由之民之赋也。使此赋果行，英之宪法且岌岌矣！"此弼德

以议员而为此说者也。而孤连维方远引故事，证国民任赋，不必由代表者所亲承，颇谓美民之敢于抗令者，以议院政党言淆，与相应之故。当是时，英之院议愈益纷淆，而母属两国之间，终决裂而不可收拾，亦以见议院权限之难划矣。

又拿破仑第一之起而与法之国会争权也，尝寓书于总统西哀埃(Abbe Sie Yes)曰："立法权之独立，固吾所尊重而不敢侵，然既曰立法权，则国之度支，非其职矣，且立法之事，又何涉于弹劾？故以正法言，英议院之所为，百九十九，皆逾其权限。以仆之意，立法者既欲独立，则求平恕，亦当顾全行法权之独立，而勿相侵，诸议员本于学理，姑为国立公平可久之法可耳，至于行政之弹劾，财赋之因时为重轻，实皆非立法者之所宜问也。"

观于前二事，则向者三权分立(此篇所及仅在宪政二权，其司法刑权以其易明，置之。)其为说之生心害政，大可见矣！盖其说二本，若阁部与议院之所为，中划鸿沟，绝不相及也者。而不知英之治制，至于今日，乃天演之所成，由于一本。阁部议院，虽若分职，而其实于国家要政，初无畛域可言。孤连维、弼德既强为分别，而拿破仑则借权限之说，以济其私，凡此，皆分立之旧说误之也。实则英政府之所为，乃无一焉不经议院所讨论。一官之除拜，一令之风施，议院无不当问者。阁部诸大臣，列坐其次，议员起而有所诘，必对惟谨。未闻有人焉告议长曰："此乃下官行政权之所及，非议院立法所得过问者。"果其或然，虽有强相，鲜不立败。故议院于立法之权严矣！而于稽察行政之权，乃尤严，此不可掩之事实也。

英之政权，首推阁部。顾阁部之所孳孳，亦岂仅循议院所立法，而以奉行无违，为了职乎？其不然矣！每一新政府之成也，朝野喁喁，必望新政。曰："彼之宗旨政策，对于时局者云何？"凡新相之所建白，必一一宣于议院之中，使六百七十人者，熟议其可否，果

众谋而佥同则遂立之，以为一朝之法度。创其新者可也，革其旧者可也，此宰相事也。假令有人焉，诘政府以不事事，行且误国家，宰相起而对曰："某不敏，幸得待罪枢廷，奉职率成法，犹惧不及，何敢议更张。且此固立法权事，某任阁部，阁部行法者也，仆幸以某地代表，随诸公后，为议员之一，凡遇立法，亦尽其一分子之所得为陈议出占而已，乌知其余？"吾不知一院之众与一国之人，闻若此言，其对于此相之感情又何若也。

是故英之阁部，是名行政，而立法之权，实重且大于议院之名立法者。议院之于立法也，议之而已，各示之以己意之从违而已。至阁部之于一法也，必为之发起焉，必为之计划焉，至于至纤至悉而后已，此于法度大者，莫不然矣，非不知一法之立，无间小大，必经议院多数之所赞成，而后称制。顾其建白之行否，则宰相与其所辟置之部省，存亡立仆视之。盖阁部是谓政府，而一政府之得位行权，以其议院中有多数人焉，为之豫附故也，自非然者 势不得为其时之政府。是故宰相有欲立之大法度，欲行之大宗旨，无异其业为议员所默许者。若发表之日，而忽有牴牾，其政府立废。宰相有大建白，而不为议院所赞成者，事无异议院逐政府也。孔子有言："所谓大臣者，从道事君，不可则止。"英相之事议院也亦然，有所建白，议院所得以出入增减，特小小者耳，至于大经大义，宗旨所存，三占两违，即宜辞位。议院示异同者，无异逐其旧而谋其新。而宰相亦断无见道不行，犹思保位持禄之事。但英议院中，此事颇不数见，何者？以其中常有政党之对待，使议院而逐其旧，则新相必反对者之党魁。而议员多数，皆本附于现行政府，而异于反对之党人者。方彼之见举于地方也，亦本以助政府而御反对，故前事于理势，不能数见也。彼谓议院为立法权，意故谓一法之立，议众得以己意为准驳也，乃今总前事而核之，则议院之众，所离于宰相部省，而自具之立法权，余者几何？无亦宰相所谓立者斯立，所谓废

者斯废，或更张，或循守，维行宰相之意已乎？以云其重，盖亦重矣。虽然，议院自有权耳。其权惟何？曰：使宰相而渐变宗旨，不足以猷酬群心，彼将宁退其所豫附，而进其所反对者。是故宰相之权虽盛，必有所底，而非不制之权也。顾议院如是之权，虽名立法，其实则禁制已。禁制西语曰“威朵(veto)”。孟德斯鸠言立宪。以威朵属国王。乃今国王无用之者，独议院间或用之，然亦不数见也。而英制之持重难棼亦由此，此觇国言制者所宜知也。

总之，主三权分立之说者，谓议院为立法权，非行法。乃今考其事实，则议院所谓立法者，但存于禁制。禁制之权，又必不得已而复用之，其于宰相所欲立，仅得以其细微，则议院于立法之权亦仅耳。然议院莫大之权，转在监督行政之事，时与谁何，甚则劾治之，此其权不亦近行政耶！且主三权分立之说者，又以阁部为行法权，非立法。然行法矣，乃在在为议院所程督，惟于立法之争，则所为独多。议院固亦立法，而所得为，乃禀于宰相。然则总而覈之，阁部以行法，而受制于议院者也。议院以立法，而禀承于阁部者也。

俗说之所由误，正缘英制阁部大臣常兼地方代表之故。故谓立法之权，阁部之所由得与者以其代表，非由行政，此近似而不察事实之论也。即往者公司会邸之喻，亦大谬而不可从。盖以议院为社会，而宰相等为社会之书记干事员者。会员为主，而书记干事员为之公仆，所以守其公立之法，以达会员之目的者也。乃英国之宰相不然。英之宰相，非议院之公仆也，乃议院之王，之令尹。其所立而行者，非议院之目的也，乃宰相之目的。使宰相自弃其目的，而以殉议院之目的，是丧其所守，而溺其天职者。太上守位而行道，其次失位，最下失道极矣。

夫宰相为王，为令尹，而非议院之公仆，固矣。然何以处议院？曰：议院如前《讲义》言，固所以建立维持而破坏政府之机关也，故

议院得以相时所宜，以拥戴，以扶持，以罢废其王、其令尹。王与令尹出令者也，非听令者也，罢之可也，易之可也，不能禁之使勿出令也。故曰议院立法，名然而实不然，而宰相之为立法主者，其权又从议院而得之。

然则三权分立之说，果无所可用矣乎？曰：有之。若美利坚者，真三权分立之宪法也。伯理玺以四年为任，为通国所推立，立则辟其辅相，与一切之部省，是为行法权。而所谓立法权者，则国会也。司法权者，全国讼狱之官也。以美宪法二权之间，异于英如此。故英美二国之民情，其对于议院，乃大有异。政治国家之思想，英之民若最富然。报章之所登载，街谈巷议之所喧腾，皆议院之辞头驳辨也。法王路易斐立尝言："使法民如英民，酒半餐余，必谈朝政，其革命之举，当又稍稀。"而卫乐孙亦谓美国之民，从不读国会之驳议，此非美人阙国家思想也。因美国会虽有驳议，而所议者，不过科条而已，如中国刑部之驳议然，非业刑名者，不于此而留意也。若夫英议院之驳议，则政府之坚脆立仆，视之两党对峙，抵隙蹈瑕，其终也必一胜而一负。负则举国之官吏，以之变置；对外之政策，以之改图，其所系至重。今夫一赛马竞舟之微，民之观之也，且为空巷，矧乎二政党之为竞，而所系若此重者乎？故民于所议之端，其关心犹后也。知一法将立，有开必先使宰相倡其议，而和者寂然，则现行之政府必废，而明日新政府之组织，民生国计，咸从之以变迁也。且由是而英民进矣，亦由是而英之政府，有常惺之风，难以腐败，此亦政界最微之消息也。

是故此篇所言，谓英制非三权分立者，乃近百年之实事，有断然不可诬者。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之说，所以成法美之宪法者，即在当日之英制，已不尽然。虽然，英议院之权力，所以为成毁政府之机关者，当孟之时，特胚胎耳，固难见也。且当日之宰相如戈多尔芬(Godolphin)、威勒波尔(Walpole)等，皆国王之所除拜，其待

命于议院，不如今日之亟亟也。美国独立，在十八世纪之末年，其时造立宪法，虽以祖国为前规，固不审君权之已衰，而政府之责，将萃于宰相。然则旧说之误，无怪其然，特学者相传不察，或用之以议今世之立宪，则豪厘千里，未为无弊。故不辞繁複，为之论以辨之，庶言政治者有考焉。

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

前篇论英政府虽有三权，却非分立。其中辨析甚细，颇虑为粗心人之所忽。盖其制即自西人言，亦以为立法之权为下议院之所独握。上议院与国主，名分其权，已成虚设。况宰相乃公推之公仆，其仰成于议院而不敢有所咈否可知。顾吾党独云宰相当职之权，乃为至重。近之则为议院之纲纪，远之则为全国所待命。其于一国之政，犹王者然。但立宪议院，所大异于中国前代之议曹者，其为时相之所君临固也。然立君复君权操自彼而已。闻者曰：夫使议众权重如此，将宰相纲纪议院之名，无乃虚乎？盖其人荣辱成败，既出于议院之所为，如有万分一而持禄保位者出于其中，其势不能不媚此议众。向也荣辱生杀之权在国主，则宰相必媚于一人；今也荣辱进退之权在议员，则宰相必媚于有众。然则议院君，而宰相臣也，乌得谓时相有君临议众，惟所欲行之事乎？

此其说甚辩。虽然，请徐复之。将吾说之无以易，可共见也。盖天下之绝不可同者，代表之与差使也。国民所举之议员，皆代表而非差使。方其举之也，固谓将以达一方之民隐，而以其众心为心。虽然，非禁代表者使泯其本心之良而不得用也。且地方之举，

---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的续篇，原无标题，此题目系编者所加。此稿与正论原稿均置于同年手稿中，亦当系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月间所作。

举其良也。良者之心同于举众，固最善。假使所持之政见不幸而与其众异同，当此之时，有宜去者，有不必去者。然未可自弃其灼然所持之政见，而苟然和光同尘，自媚于众甚明。是故为人代表，非奴役也。地方之众以其明于政而举之，此无异孟子言“使玉人雕琢玉也。”则遇一切有政代表者，固将自用其明，其地方之众亦不得使弃其明而从举者之意，如齐王之谓玉人曰，姑舍汝所学，以从我也。

知此则立宪宰相之职愈益见。方其始也，彼固与议院意合，此其所以得为宰相，而有组织新政府之事。虽然，宰相固自有其所怀抱，而议众之拥而立之也，非以其圆通熟媚，而心恂恂如也，又能以虚受人，一切自同于众而已也。果如此，则其国危。故立宪议院之宰相也，必主强于前识，过于人人，而国事缓急可依倚者。夫立宪之宰相，固无甚愚甚不肖者，而但使其人不具主张，徒瞻望于众人之意向，甚或本志变化，其政策一听群情之依违，夫如是之政府，往往腐败，此各国历史所特出不一书者也。

且国何以危，政府何以腐败？夫使议院君，而宰相为之臣，则奉令承教，恪恭将命，虽未合于吾所谓大臣之谊，而其事要为臣下之通职，而未可以为大戾明矣。顾立宪宰相之职乃大异，此其为院众之所推立固也。其推而立之也，乃使之治其众，非使之事其众也。此如春秋晋臣之迎周子，西汉将相之拥代王，乃立之以出令，非立之使听令也。且宰相正名定分，固国主之辅弼，非议院之陪臣，然则君临议院宜矣。若曰，以议院有变置其名位之权力，其势不能无待命于其所临莅者，则由形而言，何必宰相？一国归往之谓王，亲戚离畔谓之独夫。即在事王矣。此不佞前者《讲义》所反复推明者也。特立宪之机关，有其所大便者，责在宰相，既有以避国主之至尊，而一切变置之所为，集甚重于至轻，为极难于至易。事同革命，而匕鬯不惊，天下如故，是则立宪而已矣。

变置政府之能力，无论何制皆有所伏。顾非立宪，则无其用事之机关。故其发也，常在压力甚重之秋，而又有人事天时之交逼。此所以常为暴动，而国以之危。前者言凡国以众人而参预政事者，此众即为制造政府之机关。而吾党所标举以为法式之英政府，不过其一端已耳。第此一端，有独具之特色，则其废仆政府之方，在于所持重要之议，不与之以大众之赞成。今夫国之制于众治者不一。而具如是特色者，英伦而外，惟欧陆二三国规仿英伦以立宪者。至于余国不然。然则是制造政府之机关，其用事常法果何若耶？今欲解此问题，则请先置一二难者，以俟别论。而先取寻常之立宪，若君主，若民主，著其所行之政，可以见其事虽异，而理固同也。

夫考政治而欲得其真，则勿荧于形表，而必辨无实之名。此如英制议院所共推之宰相，至于今固俨然一朝之选主，与美法之伯理玺无以异也。顾以其名则宰相矣。宰相，王者之臣，受命焉而股肱其治者也。若曰：是非君也。使其为君，则英伦固有世及之国主，彼议院又安得随时而立之？更安得集众而废之？议院之力虽神，而王者受命自天，固尊严不可侵犯者也。使学者必殉于名，而以故见自封，如此英制之真，即不可见。必不听荧于名，而确然深究于情实，夫而后知曩所谓宰相，所谓大臣，其名惟然，而实则国政所从出。政所从出，故为国主。而如是之国主，固议院所得以拥立，所得以罢废者也。

盖英伦治制之天演所可深察者两途：一曰议院，二百余年而得此兴废政府之权力；一曰宰相，以国主之不可侵犯，以王者之无过，于是以宰相之可侵犯而有过，转为政柄之所归。故二者而外，又当知英制之所以成其如是者，以有政党之代兴，如寒暑昼夜之递嬗，而宰相用权，又依于党派之规则。凡此皆其绝异，不仅为东洲之所无有也，即在余国，议院权尊矣，而宰相不必理国万几而代其国主

也；其议院中领袖，亦不必与行政之阁部意见尽皆相合。是故欲明英制，必统三事以为言。裁决万事，皆定于代表议众之占，一也；名为独治王制，而阁部行政之权无限，二也；其中有独异之党派；凡在国民，非此即彼，三也。欧洲大陆无此，其稍近似者，则如挽近规仿英制之比利时、义大里是已。顾其中党派门户纷纭，又不能如英之中分为两，力敌势均也。

他国之立宪也，凡英所以间接而易者，彼则往往以直接而难。盖英之所推立名宰相，非国主也，而其权则有主国之实。他国之所推立，真国主也，非宰相也，如是者谓之民主。顾既主之后，以真国主而变置难，不慎且乱。夫其人已为通国所拥进，而亲统其一切之政权矣。夫如是，虽有不法之行，事之是非又乌得取而究鞫之乎？故不得已而制为年任，若流官然。为此制者，亦若曰，一时所推立，以知人之难，与人道之善变，固未必可保其为明主。然而虽有桀纣，使为暴有极，民尚可以忍也。此十八世纪间美民叛英，自立其长华盛顿所亲定之制，自以为得英制之善，而无其委曲繁重者也，则通国所共立之伯理玺是已。美制之议众，不曰议院，而曰恭孤烈思，译言国会。夫必学英制，则伯理玺之推立，付之国会可耳。彼则谓伯理玺固君临亿兆之人，故其立也，亦必由亿兆之拥戴，使人人得以出占，斯为最公之制。其立之也如此。至于其废之也，固有法典。然犹以为未足，故限其任，为四年乃更举。然则所遇，纵极不仁，彼被其殃者，犹于中国最为短祚之皇帝。

西史所谓自由时代，若雅典罗马之民主，其治制大都如此。其始为独治，为专制，已而转为民主。虽民主不能无君，则相与立一年之选举，此古代立宪也。雅典与罗马民主制稍不同，今请置雅典而言罗马，见其制亦为吾例之行也。

罗马之国会曰康密沙。康密沙有三，其一最古而早废，其余二亦少有不同。然今可勿论。三、国会之外，尚有所谓恭西勒者，以

议国之要政。其众之举，不由民举，似英之上议院，号沁涅特，英法今皆为之，东译所谓元老院是已。以上诸制均详孟德斯鸠《法意》。

罗马政权当为民主，大抵在国会。而沁涅特则为特别权力，有时出民会。若取罗马民会以与今日立宪之议院较，则其所主者，若不仅立法权。盖罗马国会岁举地方守宰者也。英民亦有推举权利，顾所推举者大殊。英民所举者，议众也，是谓代表。罗马时，代表之政未兴，方为民主，实人人为议员，其所举者非沁涅特，而在一切之行政权，则守宰是已。此罗马国会之大事也。

夫如是言，则罗马国会固亦制造政府之机关耳，至于立法，罗马国会所具之权，亦莫[略]与英之议院相若。何以言之？英议院之立法也，以阁部诸行法权为之领袖，而议院则裁决而赞成、反对之。罗马亦然。为之领袖，则诸方之守宰也。其国会相与为吁咈，不事为提倡也。英之成坏政府也，不居其名，而阴行于赞成、反对之间。罗马之国会，则居其名矣。何则？每岁有推举行政守宰之要政也。故拉丁文之康密沙，其本义为国会，其引申义又为推举也。康密沙之制造罗马政府既如是，顾有破坏现行政府者乎？曰：无之。何以知其无耶？曰：当是之时，罗马之行政权，乃每岁而一举。其为任也只一岁，为时至暂，若美之伯理玺然，本无所用其破坏故也。且国会之举置者，固不止于守宰。考其历史，若总统，若内阁，若廷尉，若司隶，若将作诸监，若少府，若护民之官，所不由国会举置者，特直指刺奸已耳。故罗马官吏之任行政权也，其为时乃至暂。时暂故权专而重，若中国明代之巡按。然罗马一守宰之所决，民往往无所告愬。他若法典、讼狱之事，廷尉主之。其受任之始，多所更张，条教所下，虽尽反故事可也。专且重如此，虽然，五日京兆耳。此中国言官权之暂，而西人亦有四十日专制之故实。彼之反前人者，后之人又得而反之。且彼知其事权之暂也，虽有野心，不乐自恣。罗马免于行政权之为暴以此，而其不得收人才之益也，亦坐此，道固不得两

隆也。

凡国家法制之变也，必以渐而无顿，此其理至易明也。盖虽专制之国，主治者无独断之实，而恒左右于其国人之思想。思想发为清议，清议更张，绍述必得其一分。其始更张少，而绍述多；继则二力均平，其争最厉；已而主绍述者日少，而主更张者日多，于是乎有变法之事。罗马古初固一王之独治也，由独治而成于众治，于是乎有若前之制。此其递变之迹，至今史乘缺有间，不可考矣。后之史家谓罗马前之专制，尽于挞尔昆之见逐，国人决策，更定民主之规。此其所言，要为无据，不必尽符于事实也。曩尝谓独治众治，无力发自上自下之殊，是故两者同出而异名。且史家言挞尔昆见逐之后，其同姓有歌拉丁奴者立而为首任之总统。已而歌拉丁奴又见逐，此正如挽近法国之事。一千八百三十年其故王布尔滂废矣，其同姓之路易斐立自嗣位，凡十八年而革命之事又见。故以理势言，挞尔昆既逐，歌拉丁奴以旁支而执国柄，当此之时，即偪于群下，而去王号。然所谓总统者，其必非一年为任明矣，故其国史于歌拉氏之起讫，亦无从而指。实意者歌之代立，必仍王制。已而人心既去，独治之制不行，若春秋之鲁昭然，虽欲去大夫之偪，势无由也。故歌拉丁奴国柄虽去，或仍王号，即不然而称总统，亦不必遂以一年为总统之任期。其制之成于如是也，必经累世积时之凌迟。是以后之总统权杀任暂矣，而王者之表形名器犹自若也。约而言之，罗马之变制，其政界天演，有二事之可言：由世及之位，而转为选主，此一事也；由终身之任，而限为期月，此又一事也。二者皆有渐而无顿，是则灼然不惑者耳。此读古史者之所宜明也。

由此观之，前谓众治之国，其异于独治者无他，在制造政府机关之已未发达而用事，其理至明，不仅证以今英之事为然，而察之古之罗马又如此。故继自今，吾辈言罗马政界之演进，将不曰：君主制毁而民主制成，直将曰：以罗马扶倾其政府之机关，有其进步

气候已成之故，其国主乃化家而为官，其立也由众举，其任事也有限年。

顾罗马政界之天演，自足异者焉。盖众治之制，以机关之不完，历久而又即于腐败，于是而独治之制又成。沃古斯达之欲专国权也，则令其国民岁必举己，以阳合其国之旧制，实则先取其限年之大法而弁髦之，已则自立为皇帝，而阁部以下，凡以翼辅其行政权者，亦相率而无限年。沃古斯达之造国币也，于第十载则为之文曰：即位十次。此由唐代宰相之有中书者矣。

罗马与英同用民权机关，顾其效之不同如此。今请反观英制初成之始，以证验其演进之情状为何如。方英议院之肇立也，其权力实微。国主召聚豪杰之民及父老，而诏之各输财力纾国难而已。其裁决国政如后之所为，殆未始梦见也。故民被举赴，方以为苦，避之弗遑，则安得有推立国相之事？又安能取当柄之时相而废之？其遂有此权也，自抵抗专制之时始，此事见于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史家所谓英民革命者也。顾当此时，议院之人，不自知其有成倾之权力也。岂惟不自知，实且不敢作此想。其人情仅以为主上为虐已甚，使吾侪生不自聊，乃本其宗教之公理，出九死不顾一生之计，以抗雷霆之威。不自意济，而它日五洲最良之政制，乃以此为滥觞。使为人主者知法典为物，乃君民同行之范围，非作法者遂可以自犯。于是乎有立宪之大义。夫如是言将立宪云者，要在国君守法已耳。不必以立宪，而代表之议众遂成一制造破坏之机关也。顾自吾党言，则专制立宪之分端，以此等之机关有无为断。前后若不相合意，或者吾说尚有未尽者欤？此又不可不徐理者也。

64991844
1482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 *

丙午长夏，方君苣南、魏君蕃实重刊《阳明集要三种》成，诿复为之序。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为言，且曰非得序无以出书。既辞不获，则曰：

“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其言既详尽矣，又因缘际会以功业显。终明之世，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然则阳明之学，世固考之详而信之笃矣，何假不肖更序其书也哉！

“虽然，吾于是书，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

---

*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十六卷，明施邦曜辑。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上海明明学社铅印本，卷首有此序，未署年月。《序文》云，丙午长夏，曾允作序，“未有以报”，直至冬日，方“拉杂率臆书以鄙之”。知作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冬。

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已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欤？顾使王子生于燧人氏之前，将炰燔烹饪之宜，未必求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于父而得孝之理也；若事君，非于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碍，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之第一书者，真不佞所低徊流连翕然无间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

魏君待吾言亟，则拉杂率臆书以邮之。

宪法大义*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其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如立宪，其立名较为无

* 据严群先生所藏抄本。抄本封面题：《严几道先生宪法大义演说》，封里题“光绪丙午十一月。”正文标题下注“十一月初二晚为安徽高等学堂演说。”知本文为作者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的演说稿。

疵，质而解之，即同立法。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立宪既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谬妄矣。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新学家之意，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吾今学步取而立之。然究竟此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

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译事之难，即在此等。但其名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且屡见朝廷诏书，殆无由改，只得沿而用之。异日于他处遇此等字，再行别译新名而已。

以上所言，乃推敲宪法二字名义。今将论宪法实事，自不得不从原头说起。案西国分析治制之书，最古者莫如雅理斯多德。其分世界治体，约举三科：一曰独治；二曰贤政；三曰民主。至孟德斯鸠《法意》出，则又分为三：一曰民主；二曰独治；三曰专制。而置贤政，不为另立。雅理氏之为分，专以操治权之人数立别，自系无关要旨，是以后贤多弃其说。孟氏之分，不嫥嫥於人数，而兼察精神形制之殊，较雅理氏为得理。其二三两制，皆以一君托于国民之上，其形制固同，而精神大异。盖专制自孟氏之意言之，直是国无常法，惟元首所欲为，一切凭其喜怒；至于独治，乃有一王之法，不得悉由己意。此在吾国约略分之，则为无道有道。此独治与专制之大殊也。至于孟氏之民主，亦与雅理氏民主不同。雅理氏之民

主，以一国之平民，同执政权，以时与议者也。孟氏之民主，有少数多数之分。少数当国，即雅理氏之贤政；多数当国，即雅理氏之民主。而二者为有法之治则同。自孟氏言，民主精神高于独治。民主之精神在德，独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故前二制同为有道之治，而专制则为无道。所谓道非他，有法度而已。专制非无法度也，虽有法度，其君超于法外，民由而己不必由也。

则由是立宪之说始滥觞矣。民主、独治二制，虽执政人数多少不同，而皆有上下同守共由之法，如此者谓之立宪政府。其所守所由，荦荦大经，必不可畔者，斯为宪法，惟专制无之。诸君须知生当今世，政治一学，最为纠纷。言政治者，不可但举其名，且须详求其实，乃得言下了然。即如立宪一言，本有深浅精粗之异，自其粗者、浅者、普通者而言之，则天下古今真实专制之国，本不多有。而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人主岂尽自由？历代法律，岂尽凭其喜怒？且至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蚤朝晏罢，名为至尊，谓之最不自由之人可也。夫如是言，则吾国本来其为立宪之国久矣，即《法意》所称之独治，西语所谓蒙纳基是也。夫使中国既为立宪，则今日朝野纷纷，传言五大臣之所考查，明诏所云预备，若必期于久道而后化成者。其所黾勉求立之宪，果何宪耶？可知今日吾人所谓立宪，並非泛言法典，亦非如《法意》中所云，有法为君民上下共守而已。其所谓立宪者，乃自其深者、精者、特别者而言之，乃将采欧美文明诸邦所现行立国之法制，以为吾政界之改良。故今日立宪云者，无异云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然而此数国之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专归其功于天运，固不可，专归于人治，亦不可；天人交济，各成专规。且须略言其变迁，于其制乃得明也。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即如专制，其为政家诟厉久矣。然亦问专此制者为何等人？其所以专之者，心乎国

与民乎？抑心乎己与子孙乎？心夫国民，普鲁士之伏烈大力尝行之矣。心夫己与子孙，中国之秦政、隋广尝行之矣。此今人所以有开明专制最利中国之论也。且立宪之形式精神，亦有分殊差等。姑无论异国之不同，如法、美同民主，英、德、奥、意同独治，具〔俱〕不可同而论之，无殊鸡鹜之异体。诸君他日治其历史，当能自见。即以一国之前后言，如英伦为欧洲立宪模范之国，二百年以往，其权在国王；百年以往，其权在贵族；五十年以往，其权在富人；直至于今，始渐有民权之实。是故觇国程度而言，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夫苟以名，则试问古之罗马，今之瑞士、威匿思，北美合众与墨西哥，此五者皆民主国，而岂有几微相似之处？称为民主，不过言其中主治之家，非一姓之世及，即异观同，如是而已。

卢梭之为《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伯思。洛克于英人逐主之秋，著《民政论》，郝氏著《来比阿丹》，二者皆西籍言治之先河也。然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1]之言，皆吾国孟子所已发。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三语者乎？殆无有也。卢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其全体䜣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臣，此政家所以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政府者，立于二者之中，而为承宣之枢纽，主权立法，而政府奉而行之，是为行法。又有司法者焉，以纠察裁判，其于法之离合用此。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居政府而执政者，谓之君王，谓之官吏，使一切之权集一人之藐躬，而群下之权由之而后有者，如是谓之独治，谓之君主之国。若出治者居少数，受治者居多数，此制善，谓之贤政之治，以贤治不肖者也。不善，名曰贵族之

---

[1] 原抄本"弃"字旁加一问号，今删。

治，以贵治贱者也。又使多数之民合而出治，如是者，谓之民主。虽然，卢梭之所谓民主者，直接而操议政之权，非举人代议之制。故其言又曰：民主之制，利用小国，犹君主之制，利用大邦，是故有公例焉，曰：至尊出治之人数与受治人数之多寡为反比例。由卢梭之说言之，吾国向者以四万万而戴一君，正其宜耳。然而卢梭又曰：尚有他因果，宜察立制之道，不可以一例概也。

代议之制，其详具《社会通诠》中。国大民众，而行宪法，代议所不能不用者也。顾卢梭氏则不甚喜此法，故尝谓英民自由为虚语，除六七年一次更举议员之时，其余时皆伏于他人权力之下。真民主制，人人自操立法之权，不由代议；然又谓其制过高，非寻常国民程度所可及。盖不用代议，必幅员褊小，户口无多，民人大抵相识，而风俗敦厚简易，开口见心，民之地望财产相若，而不足以相凌驾者而后能之。其论独治之制，所必逊于民主者，以民主之国，民略平等，威惕利疚之意较微，当其合词举人以当行法，常取正士哲人以为愉快；至于人君在上，往往谗谄面谀之众，骄伪倾巧之夫，易邀宠眷，而邦国之事，乃以荒矣。故曰：独任之易于失贤，犹众举之易于察不肖，此两制优劣之大凡也。至少数治众，其类有三：一以武力相雄长也；二以令德而被公推也；三以世封而役其众也。第一为草昧时代有之。第二最美，斯为贤政。第三最劣，其腐败虐民，往往而是。观于《汉书》诸王之传，可以见矣。政治目的，万语千言，要不外求贤事国。立宪宗旨，亦犹是耳，无甚深难明之义也。

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得八九。今夕匆匆，恐不能细言。其大较，则一须知国中三权之异。三权者，前已及之，立法权，行法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至孟德斯鸠《法意》书出，始有分立之谈，为各国所谨守，以

为稍混则压力大行，民无息肩之所。顾考之实事，亦不尽然。如英国今日之行法权，乃以首相为代表，而各部院地方辅之，通为一曹，由于一党。然宰相实亦领袖，议院立法之权有所更革厘定，宰相发其端，而议院可否之。大议而否，是为寡助，寡助之相，即行告退，而新相乃入而组织新政府矣。

立法权，以法典言，凡遇有所议立，贵族平民两院，分执议权，议定而国王可否之者也。故论者谓英立法权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虽然，至于今日，则英立法之权，因缘事变，已为下议院所独操。凡事之经下院议定者，上院虽有此权，未尝议驳，犹国主之权，虽可准驳，而亦悉可无否，此已习为故常，殆难变易；易之，将有革命之忧。故立法权自英制言，实总于下议院，其国民权之重，可想见矣。

自国主下至于百执事，皆行法权也。英制宰相独重，大抵国民举议员，而议员举宰相，由宰相而用内外百执事，是为政府。是非有议院大众所崇拜推服之党魁，其人不得为宰相也。虽然，院中之员七百余人，不尽由于一党。常有反对之员，与为对待，即以稽察现行政府之举措。宰相有一建白，而为议众多数所不赞成者，则有两种办法：一是奉身而退，让反对者更举彼党之魁，立新政府，此常法也；一是请国主之命，解散现有议院，使国民更举新员，用以更议所建白者，此不常用之法也。盖宰相欲行第二法，须深知通国意向，与院中议众之旨已有不合而后可；不然，则新集之众，依然与之反对，衹自辱耳，无所益也。

至于司法之权，立宪所与旧制异者，立宪之法司，谓之无上法廷。裁断曲直，从不受行法权之牵掣，一也。罪有公私之分，公罪如扰害治安，杀人放火，此归孤理密律，国家不待人告发，可以径问；私罪如负债、占产、财利交涉，此归司域尔律，原告兴讼，理官为之持平裁判，二也。讼者两曹可以各雇知律者为之辩护，而断狱之廷又有助理陪审之人，以可否法官之所裁判者，而后定谳。故西国

之狱，绝少冤滥，而法官无得贿鬻狱枉法之事。讯鞫之时，又无用于刑讯。此立宪司法之制，所以为不可及，而吾国所不可不学者，此其最矣。

立宪治体，所谓三权之异，具如此。顾所言者，乃英国之制，演成最早，而为诸国之所师。至于法、美诸国，所谓民主立宪，德、义诸国，所谓君主立宪，皆有异同，不尽相合。诸公他日治学，自然一一及之，非今夕所能罄尽。但以上所言，犹是立宪之体式。至于其用，则以代表、从众、分党三物，经纬其间，其制乃行。夫此三者之利弊短长，政家论之审矣。顾法穷于此，舍之则宪法不行。即如朋党，本吾国古人之所恶，而君上尤恨之，乃西人则赖此而后成政。且宪法英之所以为最优者，因其国中只有两党，浑而言之，则一主守旧，一主开新。他国则不尽然，有主张民主、王制、社会诸派，宗旨既异，门户遂分，而国论亦淆而难定，此其所以不及英也。

诸公勿视立宪为甚高难行之制。笃而论之，其制无论大小社会，随地可行；行之而善，皆可以收群力群策之效，且有以泯人心之不平。今欲诸公深明此制，则请以本安徽高等学堂为喻。今此校立有年矣，其中有监督，有教、斋、庶三长，有管理者，有教导者，中聚学生二百余人，有本籍、有客籍。此下尚有听差，厨役人等合成团体，以共为此教育之一事，故曰此亦一社会也。是一社会，则必有制度机关，而后可以存立，其制度机关奈何？则现行章程规则所云云是已。虽然，是现行之规则，为何等制欤？曰：其制非他，专制之制也。何以知其为专制耶？曰：学生人员在受治之位，章程非学生所议立。先有立者，而全校受之。监督意有所欲为，则随时可以酌改颁行，以求全校之公益，非以利己私，故虽专制，犹得为开明之专制，则如此校是已。假令后本校日益发达，学生人数日多，且人人皆有学费，而欲改为民主立宪，则其事将何如？曰：此无难。学生人数既多，不得尽合而议也，则人人有选举代议员之资格；丁役

人等，无选举代议员之资格也。且本籍客籍权利不同，各成一众，以举议员，分为两厅，此则犹外国之有两议院矣。英国有两议院，其初亦非定制。英有二，大陆诸国有三，而瑞典则有四，僧侣也，世爵也，城邑也，乡农也。民之品流难合，则其议众辄分，英之为二，亦偶然耳，非定制也。议众既立之后，则公举管理全校之监督，为之年限以任之。所以为之年限，恐所举而悮，权难猝收，故为之期限焉。使其势之有所终极也。监督既立，则用其所知者，以为教习管理诸员，而厘定一切治校之规则章程。每有所立，则付之两厅而公议之。其许可者，即垂为法。方监督之为大家拥戴也，则有所置立，大众将莫不赞成矣。使其反此，则凡所欲为，众将反对。若循英制，监督即同宰相，势须退避，以让他贤为新监督。自监督三长以下，则皆此校行法之权，而诸生所设之两议厅，则立法权之地，独有司法一权，尚未议及。今设以本校之监学官，为司法权，则学生有过，果否与章程违背，量其轻重，分别记过行罚，皆监学官之事。监学裁判之后，移其谳语于斋务长而行之。何则？斋务长乃行法之权故也。此为吾辈学堂之立宪，言其大略，如是而已。有何甚高难行之有哉！

君国自三古以来，所用者为有法之专制，县官以一体而兼三权，故法制有分部、分官而无分柄。设庶职资选举，以招天下之人才，即以此为与民公治之具，其法制本为至密。言其所短，则其有待于君者过重，其有待于民者过轻。假使吾国世世皆有贤圣之君，其利用可谓无匹，而无如其不能也。是故民才以莫之用而日短。国事以莫或恤而日隳。自海禁既开，持此以与彼族群扶之国相遇，日形其短，无怪其然。乃今幡然而议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于衰颓，此岂非黄人之幸福！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

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且仆闻之，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责，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

《也是集》序*

余识英君敛之于辛丑。当是时，畿辅以义和拳之乱召八国之师，禁籞沦于敌兵，天坛为其埛牧，国之未亡仅耳。英君愤然号呼将伯，集数万之赀，设大公报馆于津沽间，以道人振铎箴膏起废为己任。嗟呼！义士用心良苦。

开馆以来，出报凡数千番，日日为论说，指摘瘕症，发覆将然。方其劳形怵心，往往通夕不寐。盖种族国土之重，受赋上宰，不可自绝。热诚发中，则声泪俱竭，文之美醜精粗不具论，乃若其情亦至可念已，而涂听者方以为好讦而鸣高也。悠悠苍天，彼何人哉！今夫谋国之士，同诊疾之医，惟所遇之犹可以生，故其词滋危，其说弥厉；若明知其无可为力，则戚者失声，疏者却走，又奚哓然负建鼓以求亡子为？然而虽有至深之论，预发则听者藐之；虽有至危之词，数及则履者狎之。不然，千古亡国败家，其晚节末路之所当，孰非孝子忠臣所早为垂涕泣以道之者，乃终于事势流极之所必趋，无毫厘补救者又何说也。嗟呼！知言屡中，岂亡国僇民之所乐居，而

---

* 《也是集》，英华（字敛之）著。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夏天津《大公报》刊行。卷首有此序，原题《严几道先生序》。

存吾说者于以见道之必不可畔云尔？是亦英君所以类存其论说之微恉欤？既求吾弁，书以质之。

侯官严复

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

江宁提学使司提学使陈为通行广告事：

照得本司前奉两江督宪端札饬考选江宁、江苏、安徽、江西所有官私各校课程及格学生十人、女学生三人，由官资遣前往美国耶路、干尔尼路各大学堂直接肄业。经于五月廿三、廿四、廿五各等日在本司衙门，按照应行豫备各科出题扃试，所有及格并得分较多各生，已于六月初三日榜示，听候资遣出洋在案。但此次办理考选事系创行，所有应行豫习各科，未经前时谕告，而各校所设课程科目又属互有参差，致临考之时，虽所出各科题目悉在诸生应习应能之列，而分数未能及格者为数尚多；或所习偏重长短不齐，坐此未能入彀，殊堪惋惜。即勉强选送，而到美之后，所短各科尚须另行豫备，旅居旷日，不无窒碍。本司经奉督宪面谕，嗣后资遣及格学生前往欧美肄业，但使经费可筹，尚拟蝉联续办等语。为此，今将日后听候考送出洋学生应习何科何书，并应及何等程度，及早先行开列宣布如左，庶使豫备游学诸生得此可以分科用功，不至缓其所急。而届时报名候考，其学科程度相差尚远者，亦毋庸往返徒劳。须至通行广告者，计开：

---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原稿。原稿无题，此标题系编者所加。原稿未署年月。据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之十三至十六中所云，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五——七月，严复应邀在南京主持出洋考试，七月十二日（六月三日）"榜示"，此件当在是时所作。提学使陈即陈伯陶。

学　科	程　度	课　本
国文	遵照学部定章，临考题一经义一史论，以能完一篇在三百字以上者为及格，其未习国文或程度太低者，虽西学及格，例不由官资遣。	四子五经 前四史马班范陈 古文辞类纂
英文法 English Grammar	以能逐字指其部属并剖析词句者为及格。 Naming and Analysing	涅斯斐尔文法一、二、三、四。 Nest Field Grammar
修辞学 Rhetorc	字法句法段法等 Figures of speech Construction of sentence paragraphs etc.	培因或他氏书 Alerander Bain and others
英文序论 English essays	以能作一篇在五百字以上，而点顿句读无讹别错拼诸病者为及格。 500 words or more special.	培因文谱 Bain's English Composition
文学 Eng. literature	以曾流览熟习以下所列各书者为及格。	古勒斯密六合国民 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 蓝察理论说 Ch. Lamb's Essays 伊尔温旅行记 N. Jroiog's Tabof Travellers 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狭斯丕尔曲:《鄂得洛》、《罕谟勒》、《凯撒》等阕 Shakespeare: "Othello"、"Hamlet" or "Julius Caesar"

续　表

学　　科	程　　度	课　　本
笔算	全部 Complete	韩布林士密、洛克等 Hamblim Smith or J・B・Locke
代数术 Elemen— tary Algebra	至双位括弧级数 Binomial theorem series	温特斡思、韩布林士密、察理士密等均可用 Wentaworth or H. Smith, Charles Smith.
几何	平面及浑体	温特斡思、韩布林士密、贝里森等本均可用 Wentaworth, Hamblin Smith or James M. Wilson James
平面三角术 Plane Trigono- metry	边角相求对数原理 Solution of Triangle's Logarithmic Series	温特斡思、韩布林士密、洛克等本均可用 Wentawortn, Hamblin Smith or J. B. Locke
希腊史 History of Greece	简录 Short	
罗马史 History of Rome	简录 Short	
近世史 Modern history	大概 General sketch	巴尔安欧史览要 Barne's General History
地志 Geography	大概 General descriptive	休士及约翰孙等本 Hugh's or Johnstone's
地文 physical	大概 Elementary	吉基课本 Giekie's Class Book

续　表

学　科	程　度	课　本
Geography		
物理 Physics	七科入门 Elementary	施爵耳士 B. Shewark's Class Book
化学 Chemistry	无机 Inorganic, Qualitative	罗斯科 Roscoe's Class Book
植物学 Botany	形体 Structure	
动物学 Zoology		
生理学 Physiology	全体 Elementary	赫胥黎课本 Huxley's lesson review by Fostal
以上四科可以随意择一肄习，于报名时声明。		
拉体诺文	以习熟文法，又能于所习《凯撒高卢战纪》首四卷中所取句段以与英文互译为合格 Grammar; Trau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latin or latin into English from the passnyes from Cacsar's Gallic War first 4 Books	凯撒《高卢战纪》四卷 Caesar's Gallic First Four Books Latin Principia
德文、法文 French or German	以初学文法并第一年所习书中句法与英文互译为及格 First step in Grammar or Translation of Passages from the Practives Lesson	马米兰：法、德文课本 Memillan's First Eassy French or German Course

书《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者，西文曰婴塞觉罗辟的亚，正译曰智环，或曰学郛。盖以一部之书，举古今宇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为学术，为技能，为天官，为地志，为各国诸种有传之人，为宗教鬼神可通之理，下至草木、禽兽、药物、玩好，皆备于此书焉，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录而著之，以供检考。泱漭浩瀚，靡所不赅，唐乎奓乎，真人慧之渊海，而物理之圜枢哉！尝谓方治化之进也，民有余于衣食，则思想问学之事兴焉。仰观俯察，远物近身，十口相传，阅历斯富。有圣人作，文学肇兴，变口述而为记载，由是金石而外，东有杀青铅椠，西有贝叶羊皮，书籍之用斯溥，小学之功日繁。贤者识大，不贤识小，此民智之所以日辟也。虽然，未已，必剞劂用以省传抄之劳，绘画行以得物形之似，而图画之功，乃不胜用尔。且学之演也，常作始于简，成终于繁。而教之神也，又先为其分，而后期于合。是故西哲有言：自古及今，凡人类之理想，如锒铛然，无一环而特起；又若纲目然，必联系而相资。此诚见其会通而不刊之论也已。

往者龙门太史迁，生西汉之代，承百家蠭起之余，九流分出之际，创为通史。自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故纪传世家而外，为十表八书。其自序也，首载父谈所论六家要指之言，继乃详其述作之缘起。其意亦曰：古之人方为其分，至于我而后为其合，自吾书成，一切载籍，学者皆可以不治；必欲为学，治吾书可耳。是亦中国学郛之权舆也。

欧洲学郛之作，发现于十八世纪之中叶。而夷考本始，则希

---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此稿与《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手稿同置一束内，所用稿纸亦系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在安庆高等学堂日记本，故当作于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腊硕师雅里斯多德，已有人类智慧总一拓都而支流节目皆相播挂之言。近古元明间，英有罗哲尔佩根，德有阿尔思迭，皆斐然述作，事勤文富，有足多者。降至康、乾之间，欧洲文明肇启，旧者宗教之迷信，政法之专制，在在无以协于人心理想之安。于时法国笃生两贤：曰狄图鲁，曰达林白。本英国哲家法兰硕培根之指，号召同志，阂规大起。议造此书，用分功之术。其著论也，人各贡其所知，而两贤司其编辑。当是之时，法有孟德斯鸠、福禄特尔、卢梭、拓尔古、康特什之伦，英有亚丹斯密、休蒙，德有汗德、赖伯聂子，相与矫尾砺角，摧陷廓清。而智环一书，实群言之林府。于是政教笃旧之家，心骇神愕，出死力以与是书抵距。盖其书越二十年而始成，编辑之人，屡及于难。迨成书，而大陆革命之期亦至，其学术左右世运之功，有如此哉！是故言智环者，必以此书称首。

顾百年以来，欧洲学术，川增潮长，是以列国各有其书，而数数增修，与时偕极。至于今，虽名仍智环，而所载悉非其故矣。伦敦《泰晤士》者，五洲报章之岱斗也。其为报，常集数十百巨子名公，于天下事靡所不论，其隆富可谓极已。乃今汇而集之，编为是书，以饷学者。学者家置一编备考览，则不出户可以周知天下。上自国家政法兵农之大，下至一名物一器饰之微，皆可开卷瞭然，究终本始。夫岂馈贫之粮，益智之囊已哉！惜乎，吾国《图书集成》徒为充栋之书，而不足媲其利用也。

《女子教育会章程》序*

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

---

* 据严群先生所藏抄本。严复代甥女何纫兰与吕碧城书（一九〇七年），云："近于舅氏处得睹大著《女子教育会章程》。"知此序当作于同时，或稍前。

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复弱，既盛不可以复衰。是由何道而后有此效欤？孟子生于战国之时代，其世至纷纷已，哀民生之涂炭，于是言王道，贱霸功。其黜力尚德之教，于七篇之中，三致意焉。顾其所实行，则急农桑，使民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毗乎力之事也。曰：谨庠序，使民备其孝弟忠信，毗乎德之事也。独至智育之事，则寥寥尔。此吾国自古教育所以近于宗教，而民生千世，敦庞以为相生养有余。至于箫勺水火，号召风雷，取天地自然之利，合以助民之耳目手足，致劳半而功倍，使人道日趋于乐康，则概乎未之多及也。①

《英华大辞典》序*

夫西文辞典众矣，以言其卷帙，则自盈握小书，至于数十巨册；以言其说解，则自粗标互训，至于历著异义引伸，与夫其国古今文家所用其字之世殊，乃至里巷谣俗。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今夫中国字书旧矣，自《尔雅》列诸群经，而考者谓为周公之作。降而中车府令之《爰历》。汉人《凡将》、《滂熹》，至于洨长《说文》、《五雅》、《三仓》、《玉篇》、《广韵》，代有纂辑，而国朝《康熙字典》，阮氏《经籍纂诂》，集二千余年字书天演之大成，所以著神洲同文之盛。虽然其书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而吾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则于是有《佩文韵府》以济其穷。字典以部画相次，而韵府则以韵为分，此其嘉惠学者，使自

① 原抄件到此为止，文意似未完。

* 《英华大辞典》，颜惠庆等编著。分上、下册。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有严复手书的序文，序末署“光绪三十四年正月”。

得师，其用意皆可尚也。盖惟中古文字，制本六书，故二者难合。而自葱岭以西，南暨竺乾，西讫欧美，重译殊化，大抵切音。虽以埃及之鱼鸟画形，状若金石欵识，而究其实，亦字母也。惟用字母切音，是以厥名易成。而所谓辞典者，于吾字典、韵府二者之制得以合。此其国名物所以降多，而辞典所以日富也。

十稔以还，吾国之民，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又以英文为独多。模略人数，今之习西文者，当数十百倍于前时，而英文者又数十百倍于余国。商务印书馆营业将十年矣，前者有《英文辞典》之编，尝属不佞序之矣。此在当日，固已首出冠时。乃近者以吾国西学之日进，旧有不足以餍学者之求，以与时偕进也，则益展闳规，广延名硕，而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凡再易寒暑，而《英华大辞典》出焉。蒐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至其图画精详，迻译审慎，则用是书者，将自得之，而无烦不佞之赘言也。光绪三十四年正月

《蒙养镜》序*

晋人有言："子弟亦何与人事，政复欲使其佳。"应者曰："此如玉树琼林，欲其生吾阶除而已。"此其言似达，然而大误。东晋之所由不振，姬汉疆索，遂为腥膻驰骤之场，至隋暨唐而后粗定者，未始非燕翼之情甚轻，有以致之也。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国于天地，数千百年，一旦开关，种与种相见，而物竞生焉，每大为其外者之所齮龁。当其存亡危急之秋，环视其群，瞭然见智、仁、勇三者之皆不及，思

* 《蒙养镜》为（德）撒耳士曼著（原书名和作者不详），日本大村仁太郎译为日文，吴燕来据日文再译为中文，一九〇八年天津教育图书局铅印。卷首有石印的严复草书序文，作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自奋勉，以为存种救国之功，则对镜自诡曰：吾亦老矣。已而自课其隐，还溯生平，虽名位显达，居养丰饶，详审所为，几无一事可自慰者。又不幸性习既成，即愿勉所优胜，去所劣败，往往不能，则旁睨其子若孙，喟然曰：尚庶几为我之所欲为者乎！将无知尚公、尚实、尚武，于以合群进化，而为吾种之荣光者乎？呜呼！厉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深推所念，夫亦可谓大哀也已！则由是蹶起而事教育之事，设学堂，置教科，植师范，讲普及焉。此姑勿论其效未效，乃若其志，又可尚也。虽然未至，请循其本。

昔者九方歅以子綦之子梱也为祥，而子綦索然出涕曰："吾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宎，若勿怪何耶？"由此言之，一切法莫大于因果。子弟之德，堂构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故谢安之妇，尝怪其夫之不教子。安曰："吾尝身自教之。"斯宾塞曰："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伤今之人，日为乾没无已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汝以为不汝知也耶？又大误也。且私之甚者，其视所生，亦草芥然，无几微痒痛之相涉，涅伏瞀乱，喜怒变常。夫如是乃默而祝曰：天地不偏覆载，吾黄人神明之子孙，宜日进而与一世抗也。此何异取奔蜂以化藿蜀，用越鸡以伏鹄卵。一或有之，则一切天演之说，皆可焚也。然则家庭教育，顾不重耶！

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欧西诸邦，莫不如此。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恺恻，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德之最困，莫若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而教育哲家，如佛队、汗德诸公遂出。兹编撒氏之作，亦于其时者也。顾其作意，所与诸家异者，彼以为多言其反，将正者自明。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父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

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既译于日本，而今者桐城吴君燕来，以通雅之才，躬迻译之事，明白晓畅，殊便家人。《记》曰："教学相长。"使公等知后生之可畏，思来日之大难，各手此书，深稽其说，将不独于子弟有大造，而长者之心德身仪亦以日即于优胜，其为国福，岂有涯哉！其为国福岂有涯哉！

戊申八月　侯官严复序

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

奏为时局艰难，海军亟宜兴复，谨将面陈未尽事宜，请旨饬下王大臣筹议逐渐兴举办法，用以绸缪未雨，建国威而销敌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伏维五洲立国，形势不同，有海国，有陆国，有海陆并控之

---

* 此文系吴防先生抄寄。吴防按语说："于先君遗稿中检得此文。原题《侯官先生筹办海军奏稿》，为先父早年笔迹，未著年月。审其文义，盖作于庚子之后。稿上颇多删改，亦先父手迹。不悉此稿为几道先生亲撰，抑吾父所代草。…… 所删为文字较枝蔓处，然亦颇多警辟痛切之语。当时或虑讳碍，及今观之，弥觉可珍。爰附注别纸，用供考览。"

按：吴防系吴汝纶之孙，吴闿生之子。细读此篇奏稿，盖严复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代北洋大臣杨士骧所拟而为吴闿生所润饰删改者。据《清史稿》，杨士骧曾任北洋大臣。吴闿生所撰《杨士骧行状》说，杨士骧任北洋时，尝奏请兴复海军。其略曰："中国者，海陆兼控之国也。向使早建海权，东北讫百龄海，南及斐利滨，婆罗，马来亚诸岛，棋布星罗，皆我有矣。甲午之挫，有铁甲而无游击之船，有钢弹而无远射之炮，此筹筴不周，非军力不足恃也。……奏入未几，则有筹办海军之诏"（见《碑传集补》卷十五）。文中所引文字，即此篇奏稿中语。奏稿又说："恭读八月初一日明谕：宣布立宪预备限期。"据《光绪朝东华录》，此事在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又：严复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自天津致其甥女何纫兰的信说："到津后，除见客外，日惟看书闷坐。昨为杨帅做得一篇奏请兴办海军折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亦可证这是北洋大臣杨士骧所上的一篇奏稿。原稿文字，确系严复手笔。据严璩撰《年谱》，一九〇八年严复应杨士骧之聘入津。当时吴闿生亦在杨士骧幕中（见《北江先生文集》卷三）。

吴防先生寄来的原抄件，以吴闿生修改后的文字为正文，并详细注明原底稿与修改稿的不同处，凡一百五十四条。现在根据一百五十四条附注恢复原底稿的严复文字。

国。海国如英吉利，陆国如俄罗斯，海陆并控如德、法、美利坚。而我中国者，正海陆兼控之国也。徒以神州奥壤，地处温带上腴，民生其中，不俟冒险探新，而生计已足，此所以历代君民皆舍海而注意于陆。自弃大利，民智亦因以自封，遂致积重以成百年来之世面。向使高瞻远瞩，早建海权，国振远驭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交通既恢，智力自长；则东北讫于百龄海角暨斐猎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嘉坡，西南之远印度、马来亚，诸岛棋布星罗，百岛千屿，有不尽为中国之外藩，属神州之拱卫。而乃令强敌处邻，日忧窥伺，此诚理势之所必不然者也！

道咸以来，时势异矣。汽电用事，舟航棣通，门户廓然，而我遂处于日屈之势。商埠则据为己有，而领事有裁判之权；教堂则遍于民间，而官吏任保护之责。凡此皆他国之所无，而为吾国所仅有。遂使是非淆异，法律纷歧，内政外交，日游荆棘。至于返原论始，上溯当日所以失败之由，则每次交绥，其弱点莫不在海。此则士大夫惩前毖后，亦可憬然知所宜亟图者矣。臣非不知谋国之道，不仅外封，而内治要为根本。是以近岁以来，朝廷竭诚图治，凡属应兴应革，莫不幡然沛然，次第设施，以答海寓喁喁之望。恭读八月初一日明谕，宣布立宪预备限期，则区宇腾欢，群黎感泣，谓此不独为吾国二千年肇开之景运，而亦为欧美数百王未有之至仁。但使从兹以往，天下臣庶合力振作，去私戒暴，有以仰副朝廷之德意，则敝俗可望于渐祛，亦民气日臻于团结。精神感振，百工自熙。顾臣之所窃虑者，则群力既施之余，地利有日出之势，强邻眈视，胠箧堪虞。

夫用兵刑为王者大权，所谓经武诘戎，必宜大加之意。臣又非不知御侮之图，欲筹之海者，必先为之陆。日本一岛国耳，且立征兵之规，使通国丁男皆尽捍卫侯遮之义务；况吾国与人接壤，陆线为长，一旦有事，在在皆资扼守。又使无陆军以为后盾，徒恃海战，亦为危机，是以编练陆军诚不容缓。所幸数岁以来，部臣疆臣周咨

擘画，渐著成规。陆军综计已成十有余镇。此后各省如能按陆军部奏定之数，次第征集，日月成军，似亦不难扩充；而所有事者转在筹饷。此臣悬悬之愚，故独以国无海军为可虑。

盖海军之重，前者中兴将帅，如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莫不知之。同治、光绪十余年间，合力通筹，固亦卓有成效。不幸计臣以为糜费，徒主撙节，使之不得发舒，致一军之内，有铁甲而无游击之快船，有钢弹而无速放之快炮。甲午之役，敌觇吾短而用其长，又用其轻疾以乘吾之迟重；不然，大东沟之役，彼此雌雄未可定也。夫筹费治军，则惜数百万、千万之金钱；至于与敌为媾，则出数万万之资，益之以土地而不顾，此其心计眼光之短，有令人思之而痛心垂涕者矣！威海之困，海旅熸矣。又不幸失事之后，士大夫持论，不悟我之所由取败者，咎在图之而不竟其全功，非曰成之而其物为无用，徒云北洋设置海军历时十年，糜饷无算。至于临事，果不足恃。如此，则其事可不复谈。藩篱尽撤，堂奥皆虚，此旅顺、威海、胶州三军港之所以相继而去也。至于今之海军，固不足道。吾国自东讫南，海线延长粗计一万二千余里，而今所有者不过四、五艘之快舰；至于运练各船，总计亦不过十余艘，尚皆旧式。此以平时巡缉尚且不敷，矧在战时，实同无具。欲立基础，必取新图。臣上月趋觐阙廷，即亦面奏及此。仰蒙皇太后、皇上优容采纳，并奉面谕，退与军机处诸王大臣集议妥商通筹办法，业已钦遵。至回治所，俯画仰思，浃旬累日。窃见规复海军，在今日有必不可缓者六，有虽知其难而不可不勉为其难者四。谨就微臣愚虑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夫贯海之利，我与日本共之者也。日以胜俄而超为一等之强国。顾其所以胜俄者：始之则于旅顺毁其名舰，建破竹之势；终之则出锐师熸其波罗的舰队，收合尖之功。凡此，皆其海军之所为，不仅陆军师团称雄而已，其海军之足恃如此。顾近闻更添造一万

九千吨以上之巨舰，佳兵如此，微意可知。他日或以航路，或以渔业，或以边界之纷争，或以运私之轇轕；殖民传教，骄气阴谋。我若一无所操持，在在必为其鱼肉，此不待深计前识而后知其然也。若夫欧美诸国，德皇锐意海军，每饭不忘；俄虽覆败，规复在指顾之间，虽以此重负国债，所不邺也。英之海权旧矣，顾以领土之多，唯恐有失。其国中既日为造船之储备，而又深交法国，以为联合之资。美则孟禄主义早已变迁，长驾远驭，必为太平洋之主人而后已。又澳洲日盛，南斐新开，其在彼也，则非白种不容；其在此也，则唯黄人可夺。他日者，云谲波诡，悉萃于南溟东海之间；而我之国势则如无螯之巨蟹，渔人钓者，谁不得取而食之？至于登陆，而以陆军与之肉搏，课其所失，亦以多矣！是则必有海权，乃安国势，所谓必不可缓者一也。

夫海权固为重，而其次者亦有数端。即如内河航路，外人与我共之。迩者江淮之间，英日最盛，而德亦狡焉思逞矣。俄涉东省，法入滇粤，原其名义，皆属通商。顾因通商，则有保商；继保商者，且有保教。人民产业，事事皆足借词，入籍挂旗，时时可以启衅。凡其浅水军舰，随时皆有直达腹地之忧，而地方官吏始棘手矣。或交涉稍有枝节，或萑苻稍见鸱张，动且鼓轮而来，装炮悬旗，肆行恫喝。国威因之不振，法令且以不行；民轻其上，固亦其所。至于口岸炮台，原与海军同为海防之政，一动一静，犄角相资。今者海军既已式微，斯炮台亦归荒废。微论其无有也、有而不合法也。就令有之而合法，究亦何施？况遇必不敢先启衅，孰图其后？所以庭户荡然，不徒排闼无虞，且将代司吾钥。是则将修内政，先固外封，所谓必不可缓者二也。

论者谓二十世纪为工商实业竞争时期，是以各国虽于武备刻意励精，而舍一二潜蓄野心之邦，实亦意不在战。然而海牙会议号平和，其畴各国等第，必以海陆军备定其级次者。盖国唯能战而后

可期不战，而享和平之福也。是以公法国字界说，既曰有一区之土地，有一族之人民，又有一部通行之法律矣，又必曰能为攻守自保之权，而不为他族之所制。盖惟如是，而后均势平权，列为友邦，而公道以出。否则，废然无备，大启戎心；譬若慢藏诲盗之家，攘夺纷乘，不独自致于丧亡，乃亦为社会之所共苦。其会主平和，而必斤斤然程量列邦武备之能力者，非得已也，亦有所励也。我国现已预会，本列在前，则亟宜乘时于整顿陆军之后，缮治海军，以副其实。庶几异时交际，脱有龃龉，得于其会持平论断，不以兵戎。吾国亦得聚精会神，以为发达实业，考求学问之事，不至示弱召侮。设经公评抑置，则国体愈亏，诚恐以不能战之故而待战，战事日益殷。是则欲求公道，必建强权，所谓必不可缓者三也。

交广长江会匪游勇，于今为甚，其军械则购自外洋，海关查验虽严，无如沿江沿海港口纷繁，难保无百密一疏之事，偷运接济，随处可通。此不独内患潜滋之可虑也，且恐外人以为口实。臣闻今日保国之道，其一在为之通，其一在求其治。盖国于天地，民工物产，必交相资。叩关求通，乃至受廛为氓，皆无可拒。深闭固拒，或以反致丧亡，则南斐脱兰斯〈哇〉之前事是也。然而通犹未尽可保也，亚西诸部通矣，而俄国商贾出于其涂，沙漠之间往往为人所杀，越贼久不得，则兴问罪之师。葱岭以西，高加索以南，俄之境土日辟者，致皆如此。是则内匪不靖，外患因生，此主权或以不保之明验也。今吾国会匪所可虑者，在多挟精械以抗官兵，而欲绝精械之源，必于外海内河为之梭巡严密，此非多置巡洋快船及浅水炮舰又不为功。是则消内患者，即所以弭外忧，所谓不容缓者四也。

南洋各岛，中国侨民最多。盖自明季、国初，即已先至其地，始则辛勤启辟，继乃休养孳生；质而言之，固吾国之殖民地也。欧人继至，如荷兰、大吕宋等，肆行攘夺，亦有时联合土蕃与之开战。不幸帝阍高远，呼吁不闻。即使战而胜之，亦莫为后继；甚至指为流

民海贼，恝置蔑如。于是外人目为中国弃民，益相蹂躏，奴驱隶使，视同土蕃。此南洋数十百岛间，情形大都如此。观黄人则簇簇如蚕，而无一地可指为中国之外属。徒以其地开采营作必资华人，由是积蓄经商，每成巨富。夫爱国亲种之心，人所同有，是以喁喁内向，日祷祖国之盛强，曰：尚庶几其抚我乎？每闻战败，则疾首蹙额，痛不欲生。故其责备政府时或太过，然亦忠爱之诚激而为此。苟察其隐，是亦可念者矣。甲午、庚子以来，侨民之气弥厉，虽会匪不乏潜图煽诱，而明白持正之人亦多。每遇华舰周游至于其地，莫不额手国徽，欢呼鼓舞，甚至涕零。此足见圣朝德泽之深长，而吾国民心之甚可恃也。顷者朝议岁遣两舰遍至南洋各岛，以为联络保护之资。此实圣明丕冒之规，不遗在远。所惜现有之舟寥寥无几，若不更添新舰，恐上之不足以壮国威，下之亦不足以联众志。是则嘉谋及远，翕附侨黎，所谓必不可缓者五也。

数十百国，异洲棋处，各自为政，形若甚睽。然而舟车则旬月可以绕全球，电报则瞬息可以通寰宇。是故形虽睽隔，而事极相关；又况民人则互相往还，财力又交为灌注，欲为独立，万万不能。盖今日世局，固春秋战国之真形，而又变本加厉者也。种殊国异，故其势不能无竞争；竞争，故纵横捭阖之风复见于今日。夫国莫不有与也，证之近事，则日之将攻俄也，虑其搂法，则先与英为约而后敢试其锋；德自胜法以来，日求与英争雄，英虑其难，则又求联于法；而德亦南联澳、美，以为抵制之资。盖欧洲自有历史以来，凡为同盟联约者，合散纷纭，几于不可方物。吾国之在亚东，广土众民，虽国力未恢，尚未尽为人所轻蔑；他日者或处而为自保之计，或出而为逐利之争，择国而与，固亦长算。然而合非徒合而已也，必其兵力足恃，彼能角而我能犄之；不然，则降处所谓保护之国，而流弊无穷。然则即为联合之谋，亦非大修武备不可，且非大修海军之武备不可。盖唯有海军而后有以电掣风驰，而供临时之策应，庶几得

此，不徒为敌国所不敢轻，即与国亦不为藐视。是则先振声威，乃资联合所谓必不可缓者六也。

总此六端，则事处今日，欲以为自强固圉之图，必在筹办海军者已可概见。顾一时之论，必有以兹事为至难者，则以臣之愚短，亦请得为皇太后、皇上熟虑而深筹之。

一则曰人才之难也。夫海军之人才，培之最早者，莫若福建马江之船政。左宗棠、沈葆桢筹办造船之始，立厂濬坞之外，开设前后学堂，招选年少通达文理者肄业其中。前学堂则用法文，以习制船；后学堂则用英文，以习驾驶。堂课毕业之后，习制船者则入机厂，以亲执铁木冶匠之功；学驾驶者则派登练船，以历试沙线风波之险。然犹以为不足也；数年之后，更筹的款资以出洋，分驻法厂、英船，益求深造。盖自始选以至成学，积其日月，皆已十有余年。其培之之难如此。往者李鸿章编练北洋海军，其所用以为将佐者，皆此类也。光绪初年间，天津亦设水师学堂，分学轮机，驾驶。其成材而分派上船任器使者，计有二百余人。不幸甲午一役，伤亡过半，今虽有少数之存，如萨镇冰、林颖启、程璧光等，而其人已将老矣。江宁、广东虽亦有水陆师学堂之设，然所造就实逊津闽，且多改就他业，散之四方。是故一言筹办海军，则人才实为缺乏。顾及今为之，旧时将佐，尚有存者。而臣查闽、广、宁、青[①]四处，学堂尚在陆续训练，每年卒业合之可得百三四十人。但为整齐课程，卒业者为之添置合法练船数艘，以资认真实习。五、七年后，船舰渐备，应敷分派，尚无美锦学制之忧。至于训练舰兵炮勇，则应设操船；其招募人数，视逐年成船之多寡，以资补充。如此则亦无滥竽充数之虞。是则人才之难，尚不足虑者也。

次则军港根据地之难也。夫国家建都燕蓟，不独据天下之上

① 原抄本在“青”字旁加一问号，今删。

游也，即以形势而言，实亦自然之天险。盖以津沽为之庭户；以渤澥为之天池；而锦州之旅顺、大连，山东之芝罘、威海，如左右臂然，为之拱护；中间相去不过数十里耳。使当时营守有方，海上重关，所谓斗人于国门之外，而堂奥可以高枕矣。不幸甲午、乙未之间，一误再误：旅顺、大连则始租于俄，继入于日；威海则以租英；青岛则以租德；芝罘流为商埠；秦皇岛又为公司；盖上下十年之间，而辽渤之良港以资敌矣。至今兴复海军，欲于燕齐之间，谋一军港，可以为根据之地者，是诚至难。臣前在山东任时，遵海周巡，察勘形势，目营心度，测远仞深，未尝不为之废然而叹也。惟是海军乃根本要图，非是殆不可以立国，正不宜以近港难求之故，遂置其事于不图。盖吾国港澳可以营修扼守者，求之于北则不易，择之于南则又甚多。闽、浙之间，如三都、如南北关、如象山，乃至招宝、舟山等处，几于随地皆可取资。论者或谓于东南修一军港，实且远扼欧美，近控台澎，而为东洋之险要。而近时战舰速率，大抵以二十余海里为常，有事飞集辽海，一日程耳，何远之足虑乎？又况渤澥之中，常有鼍矶、沙门即庙岛诸岛，可资营度。盖其地虽属孤悬，然为之厚积聚而谨游徼，炮台、水雷，善为布置，如英地中海之摩尔塔，则亦海上之金城也。又查英之国议，于威海不甚经营，似尚无意久假。今若以购造船炮之利与之磋商收回，当可就范，此诚不可失之机也。是则军港虽属难题，而尚有解决者在也。

三则曰规画经办之难也。夫海军之事极重，而其理亦至繁。故税务司赫德有言：此乃文明国最后之结果。彼外国之缔造海权也，或一港而经数十年之营造，或一船而糜千余万之巨资。审曲面势，选材庀工，皆经专门大师详访细论。又必计用以立体，相敌以为图，墨守输攻，钩心斗角。炮必取于及远贯坚矣，而身重又为所必计；船必用其利行耐战矣，而省煤又不可以弗图；炮台必能策应，而客主之势始分；船坞必能速修，而接厉之气始奋。他若鱼雷屯雷，

动静殊用，猎舰沉舰，明隐异施，日异月新，更仆难尽。然此犹是以形质言之者也。若夫训练之法，部署之宜，学堂应分几处，练船宜有几艘，南北宜练几军，战快应置几舰，经费所需者都若干兆，成效可卷者系若干年；他若将弁员位俸费之章程，统帅节制指挥之权限，此皆大事，必预熟筹。且使有形势而乏精神，将糜巨款而同无用。此臣于海军所以虽深知其必不能已而又临事而惧者也。所幸事非骤举，道取渐摩，但朝廷有意于振兴将事，功不期而日集。大举无力，则小办亦宜；速效难期，则徐图亦得。所期基础粗立，警备有资；为得寸进尺之谋，期一旅一成之效。譬诸春作以待秋成，徒然羡鱼，何如结网。是则规画营办虽难，而诸臣犹可共勉者矣。

然三者难矣，而尤莫如筹款之最难。曩甲午之后，英国派其伯爵贝理斯福来华考察，归而著书，尝谓吾华海线延长如此，以理势论，诚不可无海军。顾欲办海军，非预筹二千五百万镑不可。贝本海军大员，则其言必非孟浪。且当彼之时，旅顺、威海犹尚未去也，今者又十余年矣。世变风驰，年月大异，则居今而言海军，其需费较前，法当有增无减。臣非不知自两次赔款之后，每岁辇出外洋之费已若邱山。且自新政肇兴，百废待举，帑藏涸竭，前此所无，俯求诸民，则敲髓剥肤之外，吏缘为奸，流弊百出。故今日之部臣疆吏，莫不以财政为深忧。仰屋兴嗟，半筹莫展，此真智勇两困之秋也。夫当饷源弩末之时，而臣狂愚，敢于妄言海军大计者，亦自有说。盖臣之言兴建海军，非以顿也，而其事在渐；臣之言筹费，非以独也，而其力在分。假如今者预计需一万万之费，而持之十年，则每年仅千万矣。以千万之费而分之二十余省，则省各百十万金而已。夫使事不系大局安危，则臣愚何敢妄发，但以其事之不可缓，倘非臣庶合而图之，窃恐更蹈前此复辙，而所失更有大也。明者事于未然，至于及之而后知，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亦已晚矣。抑更有进者，臣愚以为筹国财政与家大异。治家者，勤苦操作矣，又必节食

省衣，量入为出，夫而后仓有余粮之积，门无索逋之呼。至于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独至筹一国之财政者，其事不然。手握牢盆，有人民焉，有土地焉，顾能生利养民否耳，而尤重者在有以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夫使债而病国，则试与稽欧洲各国之度支。列强之间，何国无债？英民分负者，至于人数十镑；俄国新举者，至于百数十万。果使债能病民，则二国宜愁苦无聊，朝不谋夕；而顾熙熙攘攘、商业转盛、国势日恢者，又何说也？夫谓埃及以债而为英所羁縻，其说固也；然土耳其、埃及则有债而弱，而馀国则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

虽然，兹事体大，非臣所敢妄陈，仍请密饬诸王大臣公同协议，妥定办法。其应如何分年购造船械，筹集款项之处，应由军机处暨各部臣协同请旨定夺，臣未敢预议。至于选将设学，筑坞建港，所有应行筹备事宜，臣虽梼昧，不足与谋大计，但受国厚恩，谬膺重寄，捍卫疆圉，责无可辞；敢不勉效驱驰，力图报称，以期仰副慈训而竭微忱云云。

《名学浅说》序 *

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穆勒《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苶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精深博大，非澄心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

* 《名学浅说》(Logic the Primer)，英国耶芳斯(W.S.Jevons)著，严复译，一九〇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序文，此书当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秋间译成后即出版。严复日记亦云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十月二十日)译完。

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朋友或訾不佞不自为书，而独拾人牙后慧为译，非卓然能自树者所为，不佞笑颔之而已。

廉夫人吴芝瑛传*

廉夫人氏吴，名芝瑛，以字行，生四十有一年[①]矣。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父宝三，宦山东州县数十年，有循绩。独生夫人，钟爱之。年十九，适江苏举人度支部郎中廉泉，称佳偶。生子一，女子三。郎中夙敦风义，有干略。光绪甲辰，主事王某，以党案牵连入刑部狱，郎中独力百方营救，卒令得脱，海内义之。仕不称意，一旦携妻子家海上，然伉俪交勉，为义益力。于国群公益，朋友患难，赴之若不及者。

光绪三十二年，夫人以庚子赔款为国大累，宜通国之民共起分任，则咄嗟可释巨负。乃倡女子国民捐，一时景从，召集甚巨。夙擅书法，为时所珍，则自制小万柳堂帖以售，得资悉充捐款。其忠于国家，自奋其[②]力如此。既父母相续亡，又无兄弟，家有遗产，将万金。

夫人以为国弱种困，坐失教无学，且立学固先人意也，则以此于其乡创办小学堂，名以父字，曰鞠隐。其能述先事，为善知本如此。

杭州有女子赵麟者，父死，长庐墓旁不嫁，而惸惸无依，饘食且不继。夫人与邂逅，乃大感动，为出资葺其先墓，手草募启，为孝女

---

* 原载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一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大公报》。《严几道诗文钞》改题为《吴芝瑛女士传》，今从原题。

① 《严几道诗文钞》作“半”，今从《晚清文选》等。

② 原作“绵”，今从他本。

募金买田资衣食，得二千金焉。其至性过人，锡类无穷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皖有妄男子[①]徐锡麟，怀火器，乘间窃发击杀巡抚恩中丞。徐素主革命邪说[②]，而浙人也。由是浙中官吏大恐，上下求索，得山阴女子秋瑾，用绅士言，谓其力足为乱，展转周内杀之。既杀，其家族惧连坐，弃柩中野，莫敢营葬。遗骸漂泊，行路兴哀。夫人素识秋瑾，伤其暴露，则以谓掩骼埋胔，经典攸垂。籍第令死者素行不轨，杀之无冤，然其尸柩如此，此诚同类所宜动心者。且朝庭律令，固无不许掩瘗罪骸明文。三十三年十二月，乃与石门徐女士寄尘，购隙地西冷桥畔葬焉。其隐刑愍辜，不欺其意又如此。

夫使为义而无所牺牲，不历险难，而令名可以坐享，则其事无待于贤者。此吾于廉夫人之事，所为重有感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果有御史常徽奏请平秋瑾之墓，并将吴芝瑛、徐寄尘等严拿惩办。廷旨交浙抚察看办理。于是一时群议，大为不平，中外报章，多为论说。而江苏绅士尤愤激，争署名上书江督端制军、苏抚陈中丞争其事，为辨诬。当此之时，夫人方病咯血，卧上海德国医院中为治疗。闻此乃遽归[③]其家曰："吾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其始终为遵守法律国民，临难不幸苟免又如此。

北京公理教会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麦美德女士，与夫人当庚子义和拳之变为患难交，素稔夫人行谊，则大敬爱之。闻其事，意夫人素刚皦然，必不肯往对簿，恐事急，万一前死，焦然大戚，驰书谆诫夫人勿为谅，且以国家大义责之，其语绝痛。又自任凡可免夫人于厄者，愿尽力无不为。则先于西报述夫人事迹梗概，欲使中外

① 《严几道诗文选》作"皖有道员日"，当系后改。

② 《严几道诗文钞》作"徐素主革命宗旨"，当系后改。

③ 原作"遄归"，今从《晚清文选》。

咸知其详，且将有所合力。已而事稍稍解。麦女士寓书廉郎中曰：宜使侯官严复为之传。故传之如右方。

严先生曰：吾国禁女子干外事者，四千余年。干外事者，微论恶也，即善有不可。世变大异，至今思想议论，乃略殊前。顾女子行事，稍稍露锋颖，循常之徒，辄相视大诧，甚者以为宜诛。嗟夫！使吾国礼俗长此终古，则亦已耳。必以进步为期，凡此皆所必至应有者也，又何讶乎？廉夫人者，吾先友挚甫先生犹子，平生多闻长者精至独往之言，故能不循常自树立如此。呜呼！男子可以兴矣。

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右英国泰晤士报馆所纂《万国通史》廿四帙，又检目一帙。用大八开纸，计一万七千余版。其所记录，自先耶稣降生四千余年至于今日。中间六千年之世变，人类进化之时期，首于埃及，次而巴比伦、阿叙利亚、以色列、腓尼加、安息、波斯、印度诸古文化，欧洲开幕，希腊、罗马两族代兴，中古之巴社、天方、斯巴尼亚、蒲陀牙竞立更仆，法、德两雄并起大陆，俄罗斯以斯拉夫坐大于东陲，不列颠以图顿鸿渐于西岛。其间诸部若瑞典、哪威、荷、比、瑞士、奥匈，蜕嬗争存，终以不堕。已而美洲凿空，北为不列颠所殖民，南为斯巴尼亚之领土。他若突厥开基波兰不国，保尔干半岛之分区，阿斐利加北陲之进步。澳洲开辟最晚，自荜路而成大国，亦有可书。凡此皆西史之旧详者也。他若契丹旧壤，蒙古故藩，日本三韩，越南九郡，事有相涉，亦与疏通。震旦神洲，略图骨干，四千年代，寥寥

* 本文系据严群先生所藏抄本。《严复日记》云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数编，盖纂著者，阙其所不知，默于所不测之义也。猗欤祎而，可谓成体之鸿编，旷代之巨制也已。顾其纂辑非若类书然，徒取各国史籍，译而丛聚之也。乃以天演文明，为之主义，根荄主干，支叶派分。诸国载记诚所借资，而皆经专修独治之家为之详审。事必垂其可信，疑常有所折衷，各为部居，分立宗案，考订既备，而后总其成者。衡准博约，裁加要删，共贯相掾，不相抵牾。犹梓人之成室，指挥众工；譬大江之经流，交汇诸水。故其为书，繁而有条，详而无颣，学者生今之世，欲识人群进化阶级，据往事推来者，舍是书盖莫属也。

尝谓泰西史学始于晚周，希腊喜洛多图、刁锡大智二家所为，后代诵习崇称，无殊吾国迁、固。顾二史之为绝作则同，而著述之旨大异。喜洛多图纪述波斯之战，中及埃及国风，审瞻包罗，蔚为鸿制。但浮夸钩奇，或畔事实。论者以谓作者意存美术，偏工文词，其脍炙人口以此，而其有遗议亦以此。至于刁锡大智纪白罗波尼战事，文辞深美固矣，然而谨严斟酌，事变常疏其因由，举动必推其效果。论者谓其书非仅历史而已，乃群理哲学之深切著明者也。自兹以降，国有实录，种有宝书，若芝诺芬、李费，则循喜洛氏之轨而有作者也。其用刁锡大智义法者，则希腊有波理表，罗马有挞实图。凡此六家，皆西文中之江河不废者矣。古者铅椠所加，中国则以汗青、缣素，西国则以贝叶、羊皮。之数者，皆非经数百年不坏之物，是以古哲著书，脱非传写甚繁，则数世之余，多就湮灭，固不必有始皇、亚利其人，以为古籍无存之归狱也。如西史喜、刁二家尚矣，顾前乎喜、刁者，数百千家。如魏晋间希腊雅司枭撰《博闻会馔》一书，中间所引作者之名八百余人，为书二千五百种。今所失传不见者，近七百余家。如吾国《三国志》裴注所引诸籍，其无得者乃过半也。后乎喜、刁者，亦数百千家。如隋唐间斯多标和纣及《君士但丁》诸集所引者。至今所传，十不及一。盖印刷未行，学者矻矻著述，求为藏山传人，其难如此，可胜惜哉！可胜叹哉！且其所

传，多一时利俗，而与其民程度相跂及者。至有孤怀远瞩，则赏音用希，斯其为传尤不易易。左氏固相斫之书，柱下乃家人之语。至若究文明之进步，求世变之远因，察公例之流行，知社会之情状，欲学者毋忘前事，资为后师，用以迎蜕进之机，收竞存之利，则求诸古人著作，或理有不逮，或力所未皇。此十八世纪以降之史家所为远轶前修，而其学蔚成专科，最切于人事而不可废也。其间作者，若英之吉贲、著《罗马季世史》。德之聂勃、著《罗马盛时史》。英之休蒙、著《英国史》。古禄、著《希腊史》。德之满唔孙。著《罗马法典》、《社会商业史》。皆博蒐遐讨，釐然理顺。其他哲匠，国有其人。然以求之至精，证之详尽，故所发明于一姓，或不过一二朝；于一时，或不外一二事玛珂里所为《英史》上下仅十七年，嘉米勒所为《德史》不过佛烈大力一世。此所谓炳烛之明，可为细书，而不利远望者也。

然则通史之作，又乌可已乎？盖自达尔文、斯宾塞提证天演之说，于是言人群者，知世变之来，不独自其相承之纵者言之，必后先因果，倚伏召从，无一事之为偶也；乃自并著之横者观之，亦远近对待，感应汇成，缺一焉则其局不见。故欲言一民之质文强弱，一国之萌长盛衰，独就其民其国而言，虽详乃不可见，必繁俗殊化，合叙并观，夫而后真形以出。又况亚欧之民，自其皇始言，则皆出于西域，而后乃散分。就其今日言，则汽电大用，交通日闳，继今以往，欲为离立分治，殆无其事。当国事者为教育，为内政，为外交，思欲高视远规，造一章程，立一法典，不至枯守其旧，盲随于新，而以阶其国之大厉者，非于通史之求，将无幸尔。夫泰西通史之作旧矣。远之则有氏阿多卢，生于西锡里，而其书出于耶苏降生之前。所撰四十卷，至今传者仅十五卷而已。罗马东迁之世，有优塞卑，而明代有逻礼括德。此在其时，皆为名作，而至于今，则仅资览涉，不足致精者，世限之也。自十九世纪以还，日耳曼通史之辑，则有如斯落塞，如罗特格，如安坚，而最著者莫如韦白。而英国则赖尔的涅、拔克勒二家。顾赖则事赡乏翦裁，拔则理烦而略事变。

文明进步，群治日新，必借鉴于古先，乃可求其幸福，此泰晤士《世界通史》之所为作也。其书序者之言曰："处今之日，身为国民，人人有不可放弃之天职。求胜厥职，史学必不可无。无史学者，欲攘臂于政治之间而求其无误国者，难已。故德哲希勒尔有言："恨不三十年读史。使我读史三十年，则吾之为吾，必大异，且大过于今我。"英伦旧立宪国也，今之少年，他日投票出占者也。今之女子，他日将辅其父、夫、兄、弟、子以有事于吾国者也。吾不敢望公等以三十年读史，如希勒尔之所云，然用其三十星期之日力可耳。使诚如是，彼一帙卒业之后，吾知其虽欲置而不能也。则国之保世滋光，庶有赖乎！其为言如此。近者泰晤士馆主以此书托商务印书馆分售于吾国学界中，是其用意至厚，而书价又甚廉。窃愿吾国学人亟购勿失。但其卷帙颇富，前所云以三十星期尽读之者，谓欧人耳；至于吾党，则请易希勒尔之所谓年者，以月庶几了之。不佞老矣，又日以译事自督顾于此业，犹将亲行，学界诸君，尚有意乎？虽然，或读或不读，异日皆当思鄙言。

宣统元年二月严复序

媿室先生小象赞*

季咸相壶，见杜德机。不震不止，乃云湿灰。死尻生首，虚故委蛇。因而弟靡，因而波随。依乎天理，而无容私。呜呼媿室！薪尽而火与天壤相弥。

---

* 本文见《严几道诗文钞》。《严复日记》云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三月七日。媿室即高啸桐。

祭媿室先生文*

维宣统元年后二月七日丁亥，严复谨以斗酒只鸡致祭于亡友媿室高先生之灵而哭之曰：嗟嗟媿室！乃遘斯疾，治疗无功，毕命计日。朋友亲爱，心肝悬丝，而子夷然，谈诙益奇。人悲者死，人私者已，而子用爱，常从物起。知死不远，忍痾匿瘝，有来视者，欢笑在颜。直至易箦，神明湛然，行亦不恶，无为祈天。犹有二者，上下胸肊，亲者吾弟，大者吾国。国何时转，弟何时见？庶几皇天，惜此微喘。弟今归矣，后十二日，临终大呼，国转在即。嗟嗟媿室！性与道几。奉生正命，终始无违。友或有言，不恭而隘。若论私谥，吾曰康介。不肖获交，为时已仅，离合十年，知子不尽。记在戊戌，子登吾堂，虚舟相值，澹若两忘。庚子海堧，避兵狼狈，子不我遗，载加盼睐。嗣吾游燕，子适两粤，中无一字，相问寒暍。形情始密，丙午之冬[①]，汝韩吾孟，愿为[②]駏蛩。客春赴试，胡再不咨，芑苴朋党，子去奚为？报国热诚，老不择术。举首虚褎，归竟赋鹏。四海赠答，可束牛腰。吾知子意，病中自憀。哀联挽语，垂垂满家。嗟嗟媿室！汝知之耶[③]？百岁刹那，死吾不恸。临老丧朋，实怀私痛[④]，灵魂之说[⑤]，百思不通，来告文度，能如林公。呜呼哀哉，尚飨！

---

* 本文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此据《严几道诗文钞》。王蘧常先生藏有抄稿，与《诗文钞》所载颇有不同。

① 《严几道诗文钞》作“形情密迩，始而午冬”，今从抄稿。

② 《严几道诗文钞》作“须知”，今从抄稿。

③ 《严几道诗文钞》作“汝见子耶”，今从抄稿。

④ 《严几道诗文钞》作“向老丧朋，祝予实痛”，今从抄稿。

⑤ 《严几道诗文钞》作“灵魂旧说”，今从抄稿。

熊生季廉传*

复之得交季廉也，以庚子。尔时中国北方大乱，欧、美、日本之兵聚于京师。皇帝奉太后西居陕，而复亦避地江南。江南与各国为互保约，幸无恙。秋，季廉至海上，先以书自通，继而执贽造吾庐，求得著籍为弟子。丰采玉暎，言论泉涌，灼然知其为非常人也。叩其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王船山以对。讲道籀学，相得甚欢。适有季廉同里人，以高才巍科为名流所宗，向意季廉乡里少年，脱有崇拜，法当先及其门，而季廉愿舍彼取此，则大憾之。游说当涂，欲中伤季廉与其党三五人以危法，然而季廉湛然不为动也，会事解乃已。

已而复往京师，季廉书问旬月至。先是朝廷以经义文弊，士争抚拟①声调，嵬琐陈腐，不察义理之安，无以裁成人才济时急。光绪廿八年，始罢帖括为策论，且令各省举经济才。江西学使者，以季廉应诏书，偕计至都，旦夕必造吾室，则已融会通贯，言下了然，虽李延平之得朱晦菴，不足过也。罢归，应乡举，主者发问，多士夫所难言，而季廉条列所闻以对，乃冠其曹。里俗荣之，顾季廉冲然未尝以是自憙，而求学益急。尝恨名声日盛，为人之事诿诿，日多不克。息游闭门，期所学之益可自信。嗟乎！谁谓季廉终以是至于赍志以没乎？

盖季廉以礼部试罢归也，自办铁路议起，乡之人推令驻沪主通转。季廉心喜与复近也，则欣然应之。既至沪，而吴淞有复旦公学者，聚数十百少年，茫然不知所向，群起挽季廉持校事。季廉素重

---

* 据《严几道先生遗著》。传云熊季廉卒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严复于其卒后三年作此传，故本文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① 《严几道先生遗著》本无"拟"字，此据严群先生抄本校补。

教育，则又应之。由是冒犯风雨，冲撞波涛，既往日本，为铁路任调查，数月而归；又为淞校力筹楮柱。盖期月之中，无一顷之逸。至丙午正月，而季廉始病矣。自诡强固，即少瘉，不肯自休。三月，其病以笃。复是时适以事赴皖，尚忆即榻前与季廉别，泪眶盈盈，若失乳子。复至皖不数日，以急电召归。诸医束手，乃议开割，既割而疾终不治乃死。方其在医馆弥留，与复四目相向，但闻季廉微呼先生而已。盖季廉目冥而意无穷，距今三年，复每怀音容，未尝不伏面流涕，痛哭失声也。呜乎！天夺此贤，酷已！

季廉姓熊氏，名元锷，亦字师复，世为南昌人。父辉祖，母雷氏。兄弟同产八人，季廉居次，少生而颖异，父母钟爱之。稍长，知自矜贵，不喜无用之学，为文章议论，皆切究利病。每众议盈廷，事莫折中，季廉批隙导窍，为分析是非利害，如分水犀。以故死后事遇盘错，朋友辄思之曰："使季廉而在，不至此。"事亲至孝，居父丧，哀痛感旁人，身将易箦，无他言，歔欷念老母而已。笃于同气，尤爱穉弟元鏊，学为之师，疾为之母。善择交，平生气类，皆天下豪英。尤善义甯陈君三立。居平默观时变，隐然以天下为忧。而践履翔实，视纷华势利泊如也。一娶梁氏，再娶夏氏。既卒三月，而夏氏乳子名振濂。

严复曰：昔韩愈为《欧阳詹哀辞》谓："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①观其心，有益于愈，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此其意与余今之所以传季廉者，岂异也哉！愈既为②辞，又自书之，题其后曰："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此其事又与余合。呜乎！使季廉无死，他日文章功业，所自表见岂仅如向所云而已。此余所为扑笔慨叹，不知彼苍

① 删节号为编者所加。

② 《严几道先生遗著》本无"为"字，此据严群先生本校补。

生才之意为云何也。

《涵芬楼古今文钞》序*

有讯于复者曰:"方今世变大异，旧学寖微，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义，柴口耳而滥简编。何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儒，劳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为物，有为时所宝贵向蕲，而不克至者矣，安有为天下所背驰偝趋,尚克有存者乎？先生识之,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

复蹴然应之曰:"奚为其然也?客之为是忧也,其亦昧于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虽务存而犹亡,及其存也,若几亡而仍存,非人之能为存也,乃人之不能为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时为亡古文辞者,无亦以向之时为存古文辞者乎?果如是云,则又大谬。夫帖括讲章,向之家唔咿而户揣摩者,其于亡古文辞,乃尤亟耳。然而自宋历明,彼古文辞未尝古文辞未尝亡也。以向之未尝亡,则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功令之变，几十年矣,而海内学子之所骛趋,亦曰以是新术,于吾之旧鹄最便。其于客之前所称,舍以弋声称、网利禄,又无爱也。

---

* 据《涵芬楼古今文钞》。《涵芬楼古今文钞》亦称《古今文钞》,系吴曾祺以涵芬楼藏书编选而成。序文末署"宣统二年正月"。

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为吾古文辞之所系以存亡也，不亦甚远甚远矣乎！

“若夫古之治文辞而遂至于其极者，可以见已。岂非意有所愤懑，以为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欤？非与古为人冥然独往，而不关世之所向背者欤？非神来会辞，卓若有立，虽无所得，乃以为至得者欤？夫万生极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无谓继斯以往，而遂绝是者徒也，则奚为其如客之前言也哉！迩者邑子吴先生，方上下数千年，所网罗旧文仅万首，为之厘体别目，成艺苑巨观，以饷天下之治古文辞，而不必专以为术者，夫先生深于文者也。客欲徵吾言乎？则请以是编之风行而卜之。”

宣统三年正月　严复序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

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搉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偕之乎？则其势且将以蔑古。缅维吾国古先圣王，自庖牺画卦，苍轩造书，下逮籀、斯，历汉、唐、宋、元，暨于昭代，凡所以考文开物，于以造黄人于文明之域者，源至盛大，流至深远。使古而蔑，将吾国之有存者几何？此顷岁以来，尊古怵宗之民，所以皇皇然有保存国粹之说也，於戏仁已！虽然，古不能以徒存也，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之存。韩愈氏之《原道》也，其言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夫黄老犹吾物也，虽见乘不为患。而佛非吾物也，其入吾土也，起

*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编，北京图书馆藏宣统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再版铅印本，卷首有严复这篇序文。据序文末署，知作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汉魏以迄于今，所为力尝大矣。然而卒不足以夺吾古者，非仅辞而辟之者之功也，亦在用吾古以翕收之以成吾大。此古之道所为变动而弥光明，而转译傅会之功为不可没也。

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棨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吾读佛书，考其名义，其涵闳深博，既若此矣，况居今而言科学之事哉！夫科学者，举凡宇宙之所有，与人心之所得思，莫不标之以为学。搜秘日广，炫奇无穷，即在夙学，但治专科。至于末学之众，滋无论已，自航业交通，学官广厉。又顷年以来，朝廷锐意改弦，以图自振，朝暮条教，皆殊旧观，闻见盱眙，莫知的义。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诐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

国学扶轮社主人，保存国粹之帜志也，其前所为书，已为海内承学之士所宝贵矣。乃今以谓徒于其故而求之，犹非保存之大者也，必张皇补苴，宏纳众流，而后为有效也。则发心而为普通词典之事，观其起例，其所以饷馈学界、裨补教育，与所以助成法治之美者，岂鲜也哉？出书有日，索叙於余，而仆是时适领名词馆于学部，乐其有以丰佐吾事也，则欣然为弁数语以归之。

宣统三年正月晦　侯官严复

题《铜官感旧图》*

章君价人介王君书衡出其家《铜官感旧图》，以属题于复。复观前后诸公所题，于章公此举关系之重，与夫曾文正公之所以遇章

*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据文末所署，知作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八月。

公者，亦既往复咏叹，各有所明，无取多方骈枝以为之说。顾复所欲言者，窃以谓吾国古今人著论，虽有司马迁氏泰山鸿毛之言，于发愤自杀者恒存恕辞，甚者以为凛然大节之事。虽然，甚非谓也。夫所谓勇者，取力职致命不为苟免已耳。非曰自弃其生遂为勇且义也。即近事以譬之，今使有所断然投向受命，而为宋图捍卫之，以果力尽智索为敌所俘，则不屈可也。夫文正公儒者，于成仁取义之事，讲之必精，顾乃于军事蹉跌，遂拂乱偾兴而为夫妇无德之事如此，是岂知命君子所宜出哉！嗟乎！邦之殄瘁，其小人既已偷生自娱，其知义之徒又相率而轻于死国之事，尚谁望乎！吾意文正公后必悔之，其落落于章公者，诚愧此事耳。若夫章公，前后则行其义而已。报施之陋，或未尝一概于其心，而说者琐琐计较于曾章两公之所以自处，两无当也。

宣统三年七月十一日　福州严复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不可一二言尽也。盖往者通国之人，舍士无学，而其所以教士者，又适足以破坏其才，此所以重可痛也。不知者徒訾其所学之非所用，犹非真知其害者也。如某侍御上书谓："八股既以所学非所用而废，而今日学堂所学，如语言，如数学，如物理，如化学，又非他日从政所合用者。"此其所言，真不知教育为何等事。必如某侍御之言，将国家广厉学官，集一切新学、西学、科学，皆非所事，即

* 本文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手稿本，严群先生手抄本亦来源于此稿本，唯脱误较多。本文系一篇演说稿。上残，无题，此标题系编者所加。文中云："如某侍御上书谓，八股既以所学非所用而废。"按：清廷曾于一九〇一年（光绪廿七年）下谕："自明年起，一切考试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续清文献通考》卷八十七），知本文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以后。文中屡称本朝及某侍御等等，又知作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以前。

旧学之国文词章，亦近华藻；经史子集，亦为迂途。言其实际，只宜若秦所为，以吏为师，惟日从事于刑、名、钱、穀、吏、礼、兵、工而后可。然而由此教育，以求达某侍御之目的，将成缘木求鱼。何则？彼不达于人心之理故也。

培根曰："物中最大者惟人，故中国六书大即人字。人中最大者惟心。"故古之中西圣贤人，皆以婍心为至重之学。中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西之哲学、名学，皆为此方寸灵台，而后有事。人禽之别，贤愚之等，皆视此为之。百年来生理学大明，乃知心虽神明，其权操诸形气，则大讲体育之事。故洛克谓："教育目的，在能以康强之体，贮精湛之心。"斯宾塞亦云："不讲体育而徒事婍心，无异一气机然，其筍緘关键极精，而气箱薄弱不任事也。"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而宋儒亦以气禀之拘，与人欲之蔽，同为明德之累，皆此义也。不佞今夕所谈，趋重智、德二育。体育虽重，于此一及，不更及矣。然欲为婍心之学，则当知心如形体，有支部可言，有思理，有感情。思理者，一切心之所思，口之所发，可以是非然否分别者也。感情者，一切心之感觉，忧喜悲愉，赏会无端，揽结不尽，而不可以是非然否分别者也。

以心之方面常分为二如此，故其于人也，或长于理而短于情，或长于情而短于理。如卢梭自谓生平于学术物境，强半得诸感会，非由思理而通，可知其人受质之异。譬诸文章、论辩、书说，出于思理者也；诗骚、词赋，生于感情者也。思理善，必文理密，察礼之事也。感情善，必和说微，至乐之事也。西人谓一切物性科学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术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二者往往相入不可径分。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而教育之事，在取学者之心之二方面而并陶之，使无至于偏胜。即不然，亦勿使一甚一亡。至于一甚一亡，则教育之道苦矣。

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

科学。顾学校所课，智育常多。诚以科学所明，类皆造化公例，即不佞发端所谓自然规则。此等公例规则，吾之生死休戚视之，知而顺之，则生而休；昧或逆之，则戚且死。赫胥黎谓教育有二大事：一、以陶练天赋之能力，使毕生为有用可乐之身；一、与之以人类所阅历而得之积智，使无背于自然之规则。是二者，约而言之，则开瀹心灵，增广知识是已。然教育得法，其开瀹心灵一事，乃即在增广知识之中。故目下问题，在教育少年于有限学时之中，当用何种科学为之，庶不徒所增广者，乃人类最要之智识，且于开瀹心灵有最大之实功也。

欲解决此问题，则不可不明思想之用。夫格物致知之事，非必上智，亦非必学者乃克为之。虽涂中小儿，其必为此，与大哲家圣人无以异，特精粗完缺大不侔耳。方其始也，必为其察验，继乃有其内籀外籀之功，而其终乃为其印证，此不易之涂术也。"内籀"东译谓之"归纳"，乃总散见之事，而纳诸一例之中。如史家见桀亡，纣亡，幽、厉二世皆亡，由是知无道之主莫不亡，此内籀也。夫无道之主莫不亡矣，乃今汉之桓、灵又无道，则知汉之桓、灵必亡，此外籀也。"外籀"东译谓之"演绎"。外籀者，本诸一例而推散见之事者也。自古学术不同，而大经不出此二者。科学之中，凡为数学，自几何以至于微积，其中内籀至少，而外籀独多。至于理、化、动、植诸科，则内籀至多，而外籀较少。故学校中课程，所以必有数学、理、化、动、植诸科者，不但以其中所言，为人生不可少之智识，合于赫胥黎所指之教育第二大事也。顾亦以治学之顷，所由之术，有治练心能之功，后此治事听言，可以见微知著，闻因决果，不至过差，非若陈侍御所云云。学几何、三角者，必日事于测高仞深，学理、化、动、植者，必成业于冶铸树畜也。呜呼！使言学务者知此，则于教育之方，思过半矣。

吾国从来教育即当其极盛，大抵皆未完全。此若须鄙人将其

流弊尽情发褛，则不独今夕不及，恐即再会三会，亦难罄尽。则试为诸公举其大者：盖吾国教育，自三育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皆太少，一也；自物理、美术二方面言，则偏于艺事，短于物理，而物理未明，故其艺事亦难言精进，二也；自赫氏所云二大事言，则知求增长智识，而不重开瀹心灵，学者心能未尽发达，三也；更自内外籀之分言，则外籀甚多，内籀绝少，而因事前既无观察之术，事后于古人所垂成例，又无印证之勤，故其公例多疏，而外籀亦多漏，四也。凡此皆吾教育学界之短，人才因之以稀，社会由之以陋。顾此数者之外，尚有极重之弊焉，使不改良，将吾人无进化之望者，则莫若所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使自得也。少日就傅读书，其心习已成牢锢，及其长而听言办事，亦以如是心习行之。是以社会之中常有一哄之谈，牢不可破，虽所言与事实背驰，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余，群情汹汹，驯至大乱，国之受害，此为厉阶。必将力去根株，舍教育改良无他法矣。

间尝深思其故，以谓此等心习，于吾民所以最深者，溯其原，由来甚远。夫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汉代有射策甲科，公车上书，至隋唐则有科目，及赵宋则易词赋为经义。由是八股乃为入官正途，而其弊至于本朝而极。故中国教育，不过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不过为修饰文词之用；而其修饰文词，又不过一朝为禽犊之兽，以猎取富贵功名。方其读四子五经，非以讲德业、考制度也，乃因试场命题之故。其流览群史，非以求历代之风俗民情，教化进退，政治得失也，乃缘文字得此乃有波澜运用，资其典实之故。且功令既定，岂容稍示异同，风气所趋，不妨公然剿袭。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所治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工，则何怪

学成而后，尽成奴隶之才，徒事稗贩耳食，而置裁判是非，推籀因果之心能于无所用之地乎！赫胥黎有言："天下之最为哀而令人悲愤者，无过于见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而外，一无所知。既无所信向，亦无所持守。徒尚修辞，以此为天下之至美；以虫鸟之鸣，为九天之乐。"嗟呼！赫氏此言，无异专为吾国发也。

虽然，徒痛以往之非，固无益也。幸今既知其误，则宜图所以挽救之方，所以疗此锢疾者。救之疗之奈何？张横渠有言："学贵变化气质。"自不佞言，气质固难变也，亦变其心习而已。欲变吾人心习，则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学是已。夫不佞所谓科学，其区别至为谨严，苟非其物，不得妄加其目。每见今日妄人几于无物不为科学。吾国今日新旧名词所以几于无一可用者，皆此不学无所知之徒学语乱道烂之也。夫科学有外籀，有内籀。物理动植者，内籀之科学也。其治之也，首资观察试验之功，必用本人之心思耳目，于他人无所待也。其教授也，必用真物器械，使学生自考察而试验之。且层层有法，必谨必精，至于见其诚然，然后从其会通，著为公例。当此之时，所谓自明而诚，虽有君父之严，贲、育之勇，仪、秦之辩，岂能夺其是非！故欧洲科学发明之日，如布卢奴、葛理辽等，皆宁受牢狱焚杀之酷，虽与宗教龃龉，不肯取其公例而易之也。曩读诏书，明定此后教育宗旨，有尚公、尚武、尚实三言。此三者，诚人类极宝贵高尚之心德。德育当主于尚公，体育当主于尚武，而尚实则惟智育当之。一切物理科学，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呜呼！使神州黄人而但知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

诸君子疑吾言诞乎？则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则不佞之所云云，可不烦言解矣！宗教家曰：欧美所以有今日

者，以所奉之教之清真也。政法家曰：财富之所以日隆，商贾之所以日通者，以诸邦政法大改良也。此其言诚皆不妄，然皆不足以为近因。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何者？交通之用必资舟车，而轮船铁路，非汽不行，汽则力学之事也。地不爱宝，必由农矿之学，有地质，有动植，有化学，有力学，缺一则其事不成。他若织染冶酿，事事皆资化学。故人谓各国制造盛衰，以所销强水之多寡为比例。惟是实业既精之后，执工之子，非经教育则耗折随之。而当事之人，不经教育者，无论矣。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不佞于开讲时即言：自然规则，昧而犯之，必得至严之罚；知而顺之，亦有至优之赏以之保己，则老寿康强；以之为国，则文明富庶。欲识此自然规则，於以驾驭风雷，箫与水火，舍勤治物理科学，其道又奚由乎？

物理科学，但言物理，则兼化学、动植、天文、地质、生理、心理而言。诚此后教育所不可忽，然欲得其增益智慧、变化心习之大果，又宜知其教授之法，与他项学业划然不同。苟而同之，犹无益也。请言其不同之实。譬如今课经学而读《论语》至"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其理诚然。顾其理之所以诚然，吾不能使小儿自求证也，则亦曰："孔子圣人，圣人云然，我辈当信。"无余说也。又治史学读《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如火如荼，然其境象，万不能使学者亲见之也，则曰："太史公古称良史，其书号为实录，所载自宜不差。"亦无余说也。由此二者推之，我辈所读一切之书，所传一切事实，莫不如是。岳飞主战，乃是忠臣；秦桧主和，故为奸相。凡皆以枯骨朽肉之定论，主张我辈之信心。除非记者自相矛盾，或二家所载违反不符，而后起驳议而生聚讼。至若其事经皇帝所折中，昔贤所论断，则惟有俯首受教，不敢有违，违者或为荒经，或为蔑古。荒经、蔑古，皆大罪也。

夫笃信好学，诚幼稚学界之所宜，顾不幸古人成说，即今同呈讹谬，累百盈千，误而犹信，常为大害，此在西国如此，其在中国窃

恐未必不然，所冀教育改良，学者之鉴别力日进，於旧学能存其是而去其非。顾其教授之方，舍沿用旧籍而外，无他法也。独至物理一科，其教授之法，乃大不然。公例既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试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又如内肾主清血出溺而非藏精，肺不主皮毛，肝不藏魂魄，虽其事稍难，然亦可以察验者也。是故此种学科，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耳目，在在得实验其不诬。但教授之顷，为之师者，必具其物与器，而令学生自籀、自推，稍蓄疑团，而信他人传说者，皆大害事。故赫胥黎谓，讲慈石吸铁，必令小儿用手自拉，而后为教，若但口说如此如此，则宁置此科勿课，而但读历史、诗文诸书。何则？课之不由其方，斯于心习无益，转有害耳。所谓教育新法者，此耳。

诸公既闻此言，宜知不佞前谓惟此一学，可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者，非妄语矣。夫物理科学，其于开瀹心灵，有陶炼特别心能之功既如此，而于增广知识，其关于卫生保种，大进实业又如彼，然则教育所用学科，宜以何科为当务之急，为吾国所最缺乏而宜讲求者，诸公胸中宜了了矣。虽然，不佞今夕之谈，非为物理科学游说，且非为新学游说。新学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盖教育要义，当使心德不偏。故所用学科，于思理、感情、内外籀，皆不可偏废。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何况今日学子，皆以更新中国自期。则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姑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佞谓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诸公既治新学之后，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正好为此。譬如旧说言必有信，见利思义，不过指人道之当然，未明其所以必然之故也。今则当云是二者，无异自然之

公例。一人窃取财物，招摇撞骗，其必害无利，与投身水火同科，必溺必焚，盖无疑义。程伊川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今使深明群学之家讲之，自见此事为一身计，为一家计，为社会计，为人种计，皆饿死为佳，不可失节。失节不必单就女子边说。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为教也，以从义为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牺牲，而后为之。今之为教，则明不义之必无利，其见利而忘义者，正坐其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

以上所言，约而论之，不过谓人生世间，无论身之所处，心之所为，在在皆受治于自然之规则者。欲知此规则，有自然之教育，有人为之教育。人为教育分体、德、智三者，而智育之事最繁。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然欲为之有效，其教授之法又当讲求，不可如前之治旧学。道在必使学者之心，与实物径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资耳食，因人学语，此今夕讲义之大略也。假如今欲教一童子，如尽依不佞之法，则发蒙之始，自以求能读书写字为先。然于此时，便当教以观物之法，观物以审详不苟为主。欲其如是，莫若教之作画。作画不必遂成画家，但使粗能，已有大益。盖画物之顷，童子心不外驰；而求肖物，则必审物，此二者皆极有用之心习，而其事又为童子之所欣，而不以为苦，故可贵也。再进则物理、算学、历史、舆地，以次分时，皆可课授。稍长则可读经书。经书固中国教化之星宿海，惟读经要在讲解，欲讲解之明，又不可不治小学。至于国文之课，则必读古文、古诗，选其佳者，必令背诵。每闻今人谈教育者常悬背诵为厉禁，此语不必尽从也。自七八龄至十四五，约计七年，使子弟而系中材，前此功程，无难勉企，其次即未成学，亦可粗就。至于十五以后，则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

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①] 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二十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假使中无间断，其人早则二十四五，迟则三十可望大成，为八面应敌之才，他日入世，达为王侯将相，隐为师农工商，皆可为社会之所托芘。后五十年不可知，即今而言教育，舍此无他术也。

英文汉解*

总　论

天下文字皆切音，独中国以四象为文字。四象者，象形、象意、象事、象声也。四象为经，而以假借、转注为纬，是谓六书。此可考之小学、字书而得之者也。释氏书载古造字者兄弟三人，曰仓颉、曰沮诵、曰佉卢。仓颉所造者为下行，而沮诵、佉卢所造为旁行书，而有左右之异。此其说可信与否，不可考矣。特世间文字实有三者，如中国、蒙古、希百来与今泰西诸国，皆其证矣。泰西诸国文与竺乾梵字为一源，而支分派别有克罗特Keltic、拉体诺Latina、希腊Hellenic、斯拉方Slavonic、条顿 Tentonic 五者，此治言语学

① 原稿"而后能之"的书眉上有一段英文：系赫胥黎语，字迹潦草，无法辨认，此暂缺。

* 此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系残稿。此稿置于"庚（一九一〇年）辛（一九一一年）函稿"一束内，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之间。

者之所有事，非初学者之所急也。所不可不知：英之语言为条顿之一种，而他种文字杂行其中。民智愈开，引者愈众。故英文一篇，其中字原于拉体诺、希腊者盖太半也，其纯为撒逊盎格鲁者Saxon-Anglo，特常物名字与人事之近者而已。

出于口者曰语言，笔之于篇曰文字，而通谓之辞，辞者以所达人心之意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易》曰："修辞立其诚。"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凡此皆能言语言文字之用者矣。辞者，积文字、积言语而为之。

辞必有法而后能达，此天下言语之所同也；故吾人谓无法之辞为不通，不通犹不达也。英文明辞法之学曰葛拉马Grammar。葛拉马者，文辞之律令也，其事始于一字。盖察切音之字，其中恒有三者之可言。

一、其字之音声。中国有四声，西国无之，其缓急、长短、清浊皆视而可识者也。

二、其字之义训与其本原流变之可知。

三、其字之对待所以与句中他字相缀属而成理者。

故审一字之音声，则有一字之孤行，有数音之并合，不若中国之字皆一音也。若察之于楮墨，则所谓音者，皆表之以有定之文。音者Sounds 也，文者Letters也，亦谓之曰字母。盖俗之意，以谓凡字皆以之生也，实则Letter 之于文字，犹化学物质之原行而非其母也。

以言其义训，则文字之于人意有各当之异用。西人类别群分，区之为八九类，不若中国之但以虚实云也。乃至本原流变，则其义愈繁，往往初义与引伸者绝异，而其用于文辞也，往往有所分合而其遂殊。虚者可以为实，动者因而成静，乃至增减阴阳皆以立别，不若中国之但存读破一法而长呼短呼之也。

至字在句子相为系属，此其关于辞理尤深，达或不达，皆由于此，必有定法而后可言。

观前之说，而葛拉马之所论大可见矣。

一曰：论字母音声拼切之理，是谓Orthography鄂拓古拉非。

二曰：论字之门类与其转变之法，是谓Etymology叶谛摩洛支。

三曰：论字与字所相为系属之伦脊，而为之著定例，当是谓Syntax沁忒格斯。

鄂拓古拉非依其本义可译正书，叶谛摩洛支可译字论，沁忒格斯可译造句，今应先言正书。

正　书

欧洲文字成于字母拼切成音，而英之字母凡二十六，有大小写如左：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L, l	M, m	N, n	O, o
P, p	Q, q	R, r	S, s	T, t
U, u	V, v	W, w	X, x	Y, y
Z, z				

右二十六字母与罗马旧用字母无殊，而多一W字。

其中有元音，有仆音，元音亦名主音，仆音亦名附音。元音五：a、e、i、o、u与中国之五音宫、商、角、徵、羽合。o，宫也；a，商也；e，角也；i，徵也；u，羽也，其音可以独呼。至于仆音所云，仆音以必附元音而后可呼而闻也，其用所以变声，或以止气，视居于元音之前后。元音曰Vowel，仆音曰Consonant。

元音之正变凡十有三。如a之正变，其在fall，丘歌之音也；father，六麻之音也；其在fate则读若埃；在fat则读若鹖。其e之在met，则音若额；在mete，则又若夷。其i之本音，长呼则如伊，短呼

则如亦。o之本音，长呼如倭，短呼如沃。其u之正变，在rule，在pull，皆七虞之音也，特长短别耳。英u无六角音，法u音则如是。在fur则略如，而在but则又如阿之入声。

合两元为一呼者谓之合音，英语曰Diphthong，其大略有四：

一、寻常之g字虽用独元，实乃合音，其为合用六麻之a与四支之e而成九佳之i，此中国所谓变徵之声也。

二、oi之在boil或oy之在boy，其为合用五歌之a与四支之e而成十灰之oi；

三、如eu之在eulogy，或独用u如在mute，或用ew如在few，eau如在beauty，用ui如在quit，用ue如在hue，或用yu，如在yule，皆合音也。

四、如ou之在noun字，或如ow之在bow字。

此外虽合二三元音，而其用与一元等者，此为赘合，名digraph。

字母之w与y谓之半元，大抵用之元音之前则同仆音，用之元音之后则成合音，y之用同i，w之用同于u也。

至于仆音，可分两类：舒与促也。舒者出气，促者闭气。出气者有流音，t与p是也；有鼻音，m与n是也；有齿音，s与z、j、g是也；有轻唇，f与v是也。闭气者p、b为重唇，t、d为舌腭，r、c、g为喉音，至于h则嘘气而止之喉音。

以上诸音皆必学于师，耳受口习而后得之。

英文中有同此字母、同此拼切而随处异读者，又有异母异切而同读此音者，今此不及枚举。其字又一音者……①

① 此稿下缺。

孙译《化学导源》序 *

曰二仪，曰五行，中国言数与理者之宗也。五行始见于《虞书》，曰：水、火、金、木、土，穀，谓之六府。至于《洪範》，始以穀合土，由是五行为言数言理者不离之宗。其为用，不独以言物质而已。帝王德运之相嬗，鬼神郊祀之分列，推而至于人伦之近，物色之常，音律之变，藏府之官，无一焉不以五行为分配。牵涉傅会，强物性之自然，以就吾心之臆造，此所以为言理之大蔀，而吾国数千年格物穷理之学，所以无可言也。今夫地非天配也，天无穷，而大地者，行星之一而已。醯鸡□于瓮中，乃执瓮配天，则伊威哭之。人之言地也，何以异此？然犹得曰乾坤者，所以名其德耳。以坤为地，举其最近而易见者为言，非地遂足以尽坤也。而至五行则又何说？将以言物原乎，则水木皆杂质矣；将以尽万物乎，则何以处乎风？火非质，而万物之动相也，既取乎火矣，则电与声又何为而见也？凡此皆极百思巧说不能通其义者也。

身毒之民之言物也，则尽之以四大。四大者，地、水、火、风也。物之凝者，皆曰地；聚而流者，皆曰水；散而为气者，皆曰风；而火则以概三者之变。由凝而为流，由流而为气，方其变迁，则皆火而已矣。然而此物所居之境也，而非可以言其质也，故其说虽瘉于五行，而于其实同为无当。

泰西化学，滥觞于黄白之术。黄白，非学也，而自布栗思理得养、淡、炭酸三气，又知水为可分，达尔敦明物质分合有定率，由是其学大昌。欧、美二洲之学者，缊火持衡，群然以求万物之原质为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此序置于“庚辛函稿”中，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间。

事。原质者，穷吾人之力而不可更析而异之者也。二百余岁，得所谓原质者六十余，而金类居其太半。虽然，吾闻造物者以易简为量者也，始于至少，终于至繁。故今日之所谓原质者之尚繁也，吾知原质之真不在此。必每析而弥少，进而得其四五者焉，则太素之物质庶几见矣。故今之所谓原质者，祇以征人力之穷而已，非其实也。

顾化学之事，以言其体虽未足以穷极，而以言其用，亦既多已。虽谓泰西今日之富强，化学实尸之，未为失也。盖自农桑医药，至于一切之制造，皆非化学不为功。舟车非是不驶，火器非是不威，而卫生恕狱，所以进斯民于仁寿，而刑法无滥冤者，向非此道，亦乌由进乎？是故西国之为数也，以是为普通之一门，自童子以上莫不学。特其功有阶级，不可以躐等治耳。罗士戈者，英之化学硕师也。其著作于此科至闳备，而是书则以浅语近功，与初学者明其科最要之义者也。故其为说，特取梵说"四大"之旧，以为之次，乃若吾国五行之说，宜乎为彼所不知者也。

连江孙大令芗霭，治西学有年，近以课徒之不可无善本也，乃取而译之。明哲雅辞，以为后学之先导，其可谓知所择也夫。

侯官严复序

大学预科《同学录》序 *

民国元年十一月，京师大学校预科诸生为《同学录》成，责序于余甚亟。则进而告之曰：吾读《论语》，至于子张学干禄，而孔子教以多闻见而阙疑殆，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夫世文质不同，士之累于身家则一而已。故虽仲尼之门，颛孙高第，曾不讳以干禄为学。而

---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一月。

司马迁亦云："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衣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悲夫！悲夫！是非士之一阨也耶？虽然，中国前之为学，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即有学，至微，谫不足道。是故士自束发受书，咸以禄仕为达，而以伏处为穷。若孟轲所谓无恒产有恒心者，厥几人哉！

至于今日士之所以为学者，乃大异尔。国之公民莫不有学，学不仅以治人也，自治其身之余，服畴懋迁，至于水火工虞，凡所以承天时、出地宝、进人巧、驱百昌以足民用者，莫不于学焉，修且习之，治以平等为义矣。故官无所谓贵，民无所谓贱。然则吾党之成学于兹者，尚庶几言仕进治人之途，而有以自食乎？不必为颛孙之学，而为司马迁之所悲，未可知已。诸生将退，先生止而进之曰：且孔子之告子张也，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吾尝怪近今学者，其闻见或既多矣，顾其所倡之言，则多疑而未定者也；其所操之行，则多殆而不安者也。其能阙疑殆者何少也！

夫西东之学，其疑且殆者亦众矣，用是而有禄将尤悔，岂独其身哉！其中于国与民可决也。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也，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

原　贫*

论今日之国事，固当以救贫为第一义，此尽人之所知也。盖晚清末造，岁出五而岁入三，财政已有不可终日之势，然此犹是度支之穷困也。至于国民生计，大江南北，隔并屡臻，则农病；银行票号，闭傥时闻，则商疲；洋货侵销，十五歇业，则工饥。至于士类科

* 原稿藏北京图书馆。此据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平报》。

举既废，进身无阶。出洋惟取于速成，返国悉趋于奔竞。巧速者咸据丰腴，拙缓者常虞觝滞。爵位差使，未尝不众，顾不足以笼一切干禄之士，使之尽入彀中。于是海内颙颙，而辛壬革命之运，不可挽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法兰西当路易十六之朝，亦以府库空虚，饥馑时告，劫运用成。国贫犹可，民贫必亡。呜呼！可为永鉴也已。

是故古之言救贫也，其所忧常在国。国者何？皇室政府是已。至其所以救之之方，要不外开源节流诸常谈。其甚者，讲均输，置平准。言利之臣，自诩可不益赋而财用足，此间接以朘诸民者也。又其甚者，算缗税亩，辜榷盐铁，征赋茶酤，此直接以朘诸民者也。究之苟且之政既兴，国运亦因以中圮，则置之不足道耳。惟今之言救贫则不然。何以故？今日之国，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国也；今日之政府，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政府也。此五族四万万之民人，各有保存此国，维持此政府之义务，而不得辞。代议士操立法之权，画出税之诺。国之经费有预算，有预算，有审计，为之得其道，则行政者无所恣其奢靡，而亦不必忧其穷乏。故处今而言救贫之事，其所忧者常在民，惟民实贫，而吾国乃以不救，此今昔大异之点也。

夫如是，则请观今日吾民之贫富为何如。《记》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虽古语，然实计学最信之例。而以吾国奄有四百二十五万方迷卢之土宇，中间除戈壁沙碛而外，何地不腴？何山不矿？夫天既以是赋诸吾民，使之有土如此，而乃今戚戚然，常有无财用之忧者，则何也？无他，安于朴陋，束于习惯，而贫常嗜琐，无独辟过人之思想故也。今夫民之为类众矣！顾以大分言，则亦如古人所区之士农工商足已。以吾意言，则吾国之士农工商，各有不宜适于此世之生存者，不宜适于此世之生存，即无异言不宜适于今成之民国。闻者疑吾言乎？则请得一一而指之。自由言论，极知伤时。窃愿公等平气听之，则漦忧漆叹之词，未必无

土壤细流之助也。

先言夫士。前清之所谓士，习举业、纳赀粟者也；今之所谓士，取文凭、尝游学者也。以世变之甚骤，故前之士尚甚众，而后之士日益多。今夫民得称士，则大抵识字知书，新故不同，而常受一般之教育。受教育之民众，讵非吾国幸福也耶！而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盖今日民国之难为，即在此曹日多之故。何则？此曹之所以为生，非群聚于官，此官字总分立三权之称。覓差求任，则无从得食故也。问前者何事而应举纳赀，曰：以做官故；问后者何事而入学校、谋出洋，曰：以做官故；问前后之人何事而皆勤运动、结政党，曰：亦以做官故。呜呼！官之众，国之衰也。尝闻之美友曰：若国何能为民国乎？百年以往，吾美国之众，太半皆占田垦土之民，被举为官，视若义务。是故阔节疎目，设官甚少，故无蠹政之游民，而平等之制易以立。今子之国，承专制之余，民稍俊秀，即莫非官。使向隅者多，则逆节萌起，不知何以善其后也。吾闻之，辄惝然自失。《记》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食读若日食之食，义犹侵蚀。乃今反其道而行之，此不独财用不足之可忧，而奔竞成风，廉耻道丧，他日政之改良，几何可预计已。且如是将使农工商之中，无秀傑挺出之家。虽所居之土，得天最厚，然欲使富媪不闷精华，编户悉资饱暖，不亦甚难也哉！不亦甚难也哉！

至于吾国之农工商又何如？夫中国固农国也，而海通以来，洋场剧兴，缘亩之民，大抵逐末。迩年以来，灾荒屡见，革命之际，攘夺尤多。顾亭林致慨明末之俗，谓其山有负隅，林多伏莽，民乃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枉之人，悉至京师，輦毂之间，易于郊坰之路。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此其言无异为今日云也。至于工商，又往往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浮慕企业，发起公司，然而水泡时闻，破产屡见，模略举似，有如造纸、织呢、玻璃、洋灰之类，乍起乍仆，皆丧巨赀。今夫农工商三者，国之桢干也，而衰败如

此，呜呼，能不贫哉！

然则，方今之计，欲为救贫之事，其将何道之由，曰：其详，请俟诸异日。约而举之，固有三答，曰：广交通，平法令，饰币制而已。是三者，固中国今日所得为，失今不为，势且无及。

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

吾国天府也，东西南北气候互殊，水土亦异，其物产自草木鸟兽，以及鳞介矿物，几于无所不具。升平之世，民人安生乐业，用力至勤。虽乏新新之机，要无惰窳之习。是以一国之内，百昌丰盈。养生送死之资，怡情适性之具，靡不皆备，固无待于外求也。海通以来，其局大变，外来物货，不仅火齐、木难、文具、珠玑若唐宋所云已也。舍一二毒物如鸦片、淡巴菰而外，其所供者，多民生利用所必资。其销售极广，遍于海隅山陬者，莫若洋布；下之极于一针一线之微，迹所从来，皆由远国，问吾人今日有用土产之针以为缝纫者乎？问一身之中有非外人所衣被者乎？通商口岸，固无论已，即在内地，亦几无有。此其故由于吾道冶工最无进步，而外人以化学物理之所发明，挟其物质文明以与我遇，价廉物美，有利用之实。故虽爱国之士倡为行用土货、禁绝外产之谈，敝舌焦唇，终于无效。嗟乎！物力惟无至于必胜，至于必胜，虽有仪、秦之辩；管、商之法，胥无能与之争，何则？人人之自为计，必重于其为一国计。问廉省否耳，问利便否耳，问美好否耳。至于国产以之滞销，人工从而失养，彼且未尝梦及。有以此说进者，口虽赞成，其心未尝不窃笑也。

自革命破坏以还，一跃而开所谓共和文明之治，其摧剥老物，盖百倍于往时。易服改制之事，行其议者，固未尝无甚重之理由，

* 据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北京《平报》。

盖将以一变天下之耳目，一也；将以世界为大同，而不肯处于独异，二也；亲见东邻为此而利，冀步后尘而邀同效，三也。是故易服虽议者众，而亦不可厚非。然而食力产货之民，由斯益苦，虽有仁圣，莫能救之；国之漏卮，又不待论。前见英文某报，以民国元年，海关统计多于宣统三年者三百余万两，遂以此为共和利国之征。夫共和利国与否，固当别论，至于海关统计之加多，则诚与改步无涉，而未可以为甚利也，何则？坐议借款，而镑价大落，镑价落则洋货底本轻贱而易销售。又以新风大扇，国之少年妇孺于衣、食、住三者，莫不以服用外产为荣观，以被服国货为贱辱，由是来者益多。故自不佞观之，则关税增加，政吾国之损失耳，何利之足云乎？税则未改，犹是二十取一，然则三百余万之增加，无异云洋货进口之多于往年六千余万已耳。

若准旧时之学说，则数万万洋货之进口，将无往而非吾国之漏卮。而吾粗涉计学，初不谓然，此不独从亚丹斯密之成说，于百产当为平等之观，不得独指黄白诸物为国之财富，而通商之道，有所取者，方有所施。补短绝长，往往粗足相抵，未甚病也。故吾国迩年之穷困，别有原因：生齿日滋，野不加辟，一也；庶政并举，竭泽而渔，二也；投机企业，往往失败，三也；赔款稠叠，负担日重，四也；币制放纷，无形之损，五也；旧赂新夺，同于朘民，六也；国无信用，为渊驱鱼，七也。以此七端，遂致上下交困，于是发起实业，抵制外货，遂目为救时唯一之方针，然而其事可深论也。

夫今人之所谓实业者，大抵非吾国本有之业也，而皆学步西人之企业。见洋布之畅销，则图为织机；以呢羼之利用，则合为呢厂。他若玻璃、造纸，事不一端，究其结果，什九失败，且所沈失者，常为巨万之金赀。前车已覆，后轸方遒，民之生计，乃益凋敝，此其为事，其可痛也。今欲明其所以然之故，则因由复沓，不可胜原，约而举之，亦有可道。盖企业局面，恢闳其本金，恒非一两家之力所能

具，则其事必资于公司。公司者，聚无数人之股份，以为一业之母财者也。方其购股也，股东与发起之人，每不相习，其出资而购之也，或见其说明之书，或经其悃媒之怂恿，或以他人之争购而效之，故甘以实财，易一纸之空券。自此之后，财入人手，一听所为，虽云具有查账权制，以吾所知，能用而有效者亦寡矣。夫外国公司，法律最为缜密严重，而吾国犹未有也。每见发起之家，朝为贫人，暮成富室；车马声色，备极豪奢，其所挥霍者，要皆众人之血本，则焉有不败者乎！是则法律不明，民德未进，企业之不可为，一也。又文明实业，多归制造，制造所用，不外汽电诸机，故民必有普通理化知识，而冶铁诸业已有进步者，而后能利用之。吾闻欧洲荷、比诸国，其每年所用磺酸之多，等于其国大河之出水。而吾国一切工业用汽用电，概属寥寥。至今国产木金诸器用，其接笋斗合之处，求其能用螺钉者不一概见，其巧密滋无论已。夫如是之民，而强为效颦之实业，则其为事，必出重价以求机器于外洋，又具厚薪以雇匠师于白种。吾之饬材庀工，一惟外人是赖；又乌能与为竞乎？是则教育不施，民智犹陋，企业之必不利，二也。抑更有进者，〈百〉五十年以往，英国制造独盛，而斯密氏独以世界为公，倡为自由贸易之说，国以大富，是□若美，若法，若德知循用自由主义，则国内工商之界，必不能与英争也，而保护之主义大起。某货方兴于国中，则于外来者加极重之进口税以挤之，使国之制造有以发达，此其非大同之公理，而示天下以私，可谓彰彰较著矣。然当国产幼稚之秋，未尝不受其大赐。吾国不幸，当道、咸订约之时，既以民刑裁判之权，付之领事矣，又以国家科税之柄公诸外人，则所谓保护政策者，斯无望已。夫以无保护之稚业，以与外洋数十百载硕大无朋、日进无疆之企业争存，不待蓍蔡，可以决其必无幸已。吾方掴掴然竭力尽性以成一公司，垂涕泣以爱国必用土货之义告诸国人，而彼但弃一岁之利不收，以相排挤，吞云梦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蒂，则吾业

安得不朝起夕仆也哉。且也一业之兴，所收利者，不仅正业已也，必将有相附而出之利焉。何谓相附之利？譬如煤气其正业，而相附之利则有煤渣、煤油。凡一切业莫不如是。故工业先进之国，其原料无毫发之弃材，至副收之利，则正产之廉，非幼稚孤行之业所敢望其肩背，又非吾国之所能也。是则国权未收，地势大异，企业之必不利，乃其三也。合是三者而观之，故不佞尝谓：吾国之人假使必为企业，则舍煤铁而外，几无一事可以措手，勉而为之，鲜不败者。且所谓煤铁之业，亦非必利也。特虽不利，犹当为之，以其为制造之母业，而舟车之所需，兵工之所仰，乃有国者之所托命故耳。

闻者曰：吾国方忧贫，而救贫非实业不为功。如子之言，将一切不事事，凡所谓农工商者尽循其故，而一听其日瘠月削，驯至于亡矣乎？应之曰：是又不然。苏轼有言："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今者，吾国亦可谓弃其分矣！夫中国，农国也，乃今耻为农，而必以工业与天下争衡者，震于外洋之物质文明，以为必如是而后可致富故也，而孰意不然。夫工业必资于原料，而原料，农业之所出也。使吾用其本有之知识，辟其素主之土地，善守其所得于天之分，先以原料生货之产，称雄五洲，则吾国不亦既富矣乎！特欲致此，则其事尚有先者，可继而论也。

说　党*

中国政界之有党人旧矣。西汉以前，虽有党不著。以党称著者，其在东汉桓、灵之际乎？顾虽有甘陵南北部之称，质而言之，不外党锢一流而已，彼十常侍熏腐之余，固不足为党也。其后唐有

---

* 本文陆续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三月六日至五月四日北京《平报》，分六次载完。

牛、李，宋有蜀、洛。魁长既殊，宗旨亦异，其势力亦稍平均，渐似今日政党矣。其尤似者，莫若赵宋元丰以后主变法、反正之二党人。其一以介甫为之魁，其一以温公为之主，绵延绝续，逾南渡而衍为战、嫞之两派。盖国论与门户相终始如此。降及元、明，殆无政党，东林、复社，几学会之有势力者而已，未闻其于国家之定何主义而运何手段，以求达其何种之目的也。及至前清，尤忌朋党，故御批《通鉴》，于宋滕甫之对神宗，谓朝无朋党，虽中主亦可以济云云，最深激赏，则其御下之情可以见矣。然此其情虽若专制，而深防远虑，惟恐臣下势力之或张，顾平心以观，则前之党人于国计要为无取。何则？党风之烈，彼必以一党之衰盛为前提，而所谓国之利害，民之休戚，理之是非，皆为后义；且不平既起，而争心应之，则报复相寻，而国乃大病。黄庭坚有言："不须定出我门下，实用人才即至公"，此非党人之所能用也。韩□有言："一朝夺印付私党，凛凛朝士何能为。"此又党人之所常出也。故斯宾塞谓：政党者不过拓大之私利。既为私利，则其非大中至正之物可知；非大中至正之物，则不容于尧舜之世，解散禁绝，亦固其所。《易》曰："涣其群元吉。"此之谓也。

海禁既开，交通日广，于是欧洲之学说政论，日渐于东瀛，浅者震其富强，不知其原因之别有在也，于是以分党为政治之极规。向所谓私者，乃今以为至公；向所谓危者，乃今以为极治。前清末载已有维新、守旧之二流，而保皇、革命旁轶而为支别，然而未大盛也。自辛亥武汉造攻，不半载而变中国数千年之旧法，号曰"共和"，虽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备具，骤用新制，无异驭电车以行于蚕丛巉嵲之区，而举国嚣嚣，以此为跻盛向明之左券。盖政治既为代表，则政党若不可无，于是有同盟，有国民，有共和，有统一。两年之间，名称屡易，组织纷然。顾自旁观者细察而微论之，则其中知政党之为何物，能结合团体以催促政治之进步，不过居最少之数，而

攀缘依附取利己私 盖十八九也。此诚诸公所亲见，而仆言岂妄也哉！

党非佳物也。自国之政柄归民，而其势必归于有党，故英国某政家言："政党乃民权政府不可逭之恶果。"今请先为政党二字之界说：政党者，民人自为无期限之会合，而于国家一切之问题，有主张之宗旨与求达之目的者也。夫文明之众，虽号结习自由，顾所谓自由者，亦必在法典范围之内，有或干纪违法，政府固得干涉而禁沮之。但此等干涉，往往甚难，而为政府之险著。故党势甚盛之秋，政府只有疏通和民之一法，滥用强权，久则败矣。至于寻党结集，取于研究内政外交问题，既无干纪违法之端，而可备政府之采择，则其党虽在专制治权之下，亦足自存而为求治者所不可少也。

欧美诸国政党之历史，其迁流变相常若不可方物。据目前以推来者，谓于其国政治，将有何等之能力，往往为政治家之所难。夫代表议政之规，自以英、美二邦为先进。顾居今观古，国中政党所以成其如是者，多非畴曩言治者所及知。如《联邦论》出版于一七八八年，于美之新党宪言及纤悉，于国中党人颇多抑语，谓政府所宜深防，乃不知百载以还，其法有以潜率阴驱，使全国之民分为两大党派。每逢选举，竞争炽然。又如马狄孙书言新法之利矣，又云党派必为政治前途之梗，幸门户繁多，其势有以相制，不至使一党得以专横云云，则又非新洲今日之情事也。他若斯佗利书出于一八三三年，穆勒约翰书出于一八六〇年，去今皆不过数十年，其所推究者皆不中后来之现象。今之实象，各国皆成于两大党，而具左右政界之能力者也。

然则固有政党，岂以二为自然之结果而最利人事者耶？曰是又不然。苟非有特别之原因，则党派将决成于众而非二，此其理可微论也。盖党之立也，必有其所以立之基。自其公者而言之，则所标宗旨之相合；自无私者言之，则所跂权利之从同也。其立也，无

全公，无全私。往往操杂公私，以成其团体。近二百年，学者皆晓然于其为民政之同产。自拔尔克以后，著论深非之者寡矣，然亦未尝即以是为瑞物也。盖其民程度既高，而人人有国家之思想，又见国人之立一法，政府之下一命，其利害皆关于身家与其子孙也。斯群焉，各怀无政策，而于已成之制度，或望有所更张，以收一国一群之福利，则聚而谋之，讲去其小异，以蕲即于大同。徒党愈多，其目的之终达愈易，此自然之势也。夫如是，故国中党派为数之多寡不可前知。何以言之？譬如英国，当保农税之未废，则有反对谷法之一党，所争者谷法，于他事未尝问也；迨谷法既废，则有自由贸易之会，其所反对者，要不外保护税法而已，再进亦不过操任宥勿治之学理，谓一切听民自谋，不必政府干涉而已；其与此对待者，则谓政府宜有干涉之权，用社会主义以救个人主义之偏，而后有以泯无艺之不平，息过甚之竞争。是二者之所赅，可谓广矣，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足以互救其偏。顾其所持者，社会、个人两主义也，而于朝政法度之因革，即同党者又不必其从同。譬如晚近，欲国会增进齐民参政之权，于是审法之会，有议废上院之举，有准议员食俸之更张，凡此皆为编户小民参政道地者也。而与之反者，则谓国论政柄宜归诸诸有学之夫。学问阅历深，其亦占投票之价值宜倍蓰于常民，于是而两党又相待而立矣。至于对外之政，或主于和平而自守，或主于膨胀以建威。是故党之立也，每建一主义以为之标。其合于此者，不必同于彼，主恢张民权者，其于军政外交，往往谓为行政之专责，出入轻者，樊然分歧。故曰若秉自然，则国之党派将决于众而不止二。

然此犹是言其宗旨之不同而已，至于权利尤致繁殊。盖国家一法之立，一政之成，民以地位不同，其所受之影响各别，而于真实利害亦有见浅见深之差。民之不齐最著者莫如贫富，由是而赋税、教育乃至国防之筹备，战媾之短长，二者主张多不相合。主张不

合，党派遂殊。夫党派之易成于众如此。然而今日现象，卒趋于为二者，此其所以然之故，又可得而继论矣。

由前之说，立宪国之有政党也，由党员主旨之相若，利益之同等以为合。顾主旨多歧，利益各异，故其势易为繁殊而常迁变。使无一物焉为之特因，则各国之党派必多，而不成于对待之两党。所谓特因非他，选举是已。选举莫重于与元首与夫行政之长官，非有如是之特因，则主旨相歧而利益各异者，将宁处于分不肯为合。所谓政党，一国之中标立名号，虽数十百不止可也。夫异党固有联合之时，而恒由所欲达之目的。从同之故，降心下气，泯异持同，相为融洽，以求所谓多数者，恒有之事也。顾既偿所愿之后，将其势又处于暌。语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如左右手。"此说固也。特风止浪平，则胡仍为胡，越仍为越，此暂合之所以不足恃也。

至有选举之事则不然，而选举法无以代表少数者为尤甚。盖选举之际，使所有之阙已为一党之人之所补，则余党之得补与否，必属不可知之数。故诸党必相混合，以预定有被选资格之人，而后可望以有是选举之竞争。故党派虽众，其势当趋于两大党之对待而无余。虽然使所选之人，不外立法权之代议，则如前所言，其为合必暂而不久，且随地以为殊。惟所选举者议员而外，于行法首领又有公选之权，此英、美二邦之政党所由终成于二也。夫英、美二邦，其法定选举，事诚大异：美有每四年公举之总统，而英有改组政府之常选。每于此时，通国之众有政治观念者，咸延颈跂足而为选政之竞争。于此设有小党不联合而为大党，以求胜算之可操，其于所选之总统长官，犹无与矣。故大党之势恒足以吸入小党，使成朝野之二党也。惟此为最有力之原因。且美之习惯，行政之吏虽在下级，布新除旧常随所举，以为胜党之酬庸，而总统又操否决权，其势自有以左右立法之国会；而英之纯粹政党内阁，其提挈议众，又不待言，凡此皆非两大莫足为竞争者矣。

是故英、美治体虽相悬殊，而其政府机关几为对待之朝野二大党而设，胜者在朝，负者在野。在朝者为之敷施，在野者为之程督，伺隙抵巇，各有报章，各有结集，大抵务为相胜而已。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所图利实亦不必从同，故政党虽趋于两大，而小党亦或以自存。即此二大之中，其泯异为同者，亦未必遂为胶漆。合散无常，事所常有。特使前因而在，则所谓政党者，无虑皆双立者耳。

前谓国有政党，其势恒趋于杂而多，顾以有大选举为之前因，其终每成于二，此立宪先进国共有之现象也。吾国之发表共和以来，论者每戚然于吾国之无政党；有政党矣，又恒愿有两大政党，左提右挈，彳亍迤逦，以为国步之进行。此其说固也。虽然，国之成于两大政党者，亦有利害之可言，此可得以微论也。以言其利，则党成于二，其统治权有稳固之效也。盖使党派既多，而立法权操于议众，无论何党，少能于议众中占多数者。一议之兴，每于临时乃相为合，以为胜决。顾暂合者，势不久牢，至于他时他议之兴，又与他党牵率为合而主指纷然矣。此其赞成如是，反对者亦如是也。夫代议之治制，论者已病其有不安易动之弱点矣，乃今益之以党派之棼，是之弱点不愈见乎？故惟两大相持，而后政策出于一门，所谓稳固者，即是谓耳。

复次，政党之宜于以两为对待，不宜于以多为纷杂也，于用内阁制之时尤见之。内阁制者，行政之部，以议院之赞成反对为存废也。顾即用他制，亦必两党对立，而后主治、监督之分界以明。盖政党成于两大，则胜者在朝主政柄，负者在野而职监观。在野者恒欲取在朝者而代之，则其中魁长伺隙抵巇，常取在朝者之所措施，引绳挑根，禒其短弱，以告国民，使国民弃而从我者，必然之常态也。然为此矣，而明智党魁，恒不敢过此，非言宽恕也，亦非云公忠也，诚以国中政客舍两党而外，更无第三，政柄所归，不彼则此。使当路者以常算嘉谟而蒙攻击，则国人为之辩护者必多，使其词直，

此乃再负，其去得政滋益远矣，故不敢也。又使操柄党人，其谋国也，迫于时势，而为最良之措施。在野者以无责而易由言，吹毛索瘢，流长飞短，幸而胜彼，夺而代之。顾乃本党掌局之时，情见势绌，尽思极虑，欲不出于向者之涂术，而不能脱，其异〈日〉之失败立见，然则得政不长，而前党之优益著。是故国有两党以互相求胜之故，其为窥伺，而相督过也必殷。然必详审郑重出之，以为胜负两端之余地。此其利不独在行政也，即以指导国民，亦有赖焉。使党多而杂，其不能得此良果，明矣。

如上所言，二利之外，或更谓国之政党必成于二，而后国民之政治兴味乃周遍而绵长。何以言之？盖使党多而杂，政界竞争之中心点必萃于各党之魁硕，而所争者，恒以党利为前提，或偏激愤兴，过于破坏而为国所不堪，夫如是之政党，国民中之惆愊宁静者，必望而去之。夫惆愊宁静，有选举资格之最良者也。乃今相率而违政界范围，至其久之，政治趣味、国家思想，坐以全失，皆此政党之繁，阶之厉矣。此其言近是。盖政党双立，诚有周遍之功，而常人感情，其忠于国也，恒不敌其私于党。虽然使其人仅知有党，而国后焉，则政界中无此等民，未为巨失，则以此为政党双立之大利，有非余所敢附和者矣。

前言政党分为两大派之利，既如彼矣。然自国利民福而言之，则此成于两大派者，亦未必推行尽利而无害也。盖政客党派之小而多，其害以主义常狭而客气常隆之故。独至渐合，而终于二，其主义乃宽大而兼赅，其客气或泯而难见。然而相反之弊，将即见于兼赅宽大、感情尽泯之时。前者以所持主义之狭，常有余地，异党相遭，其分于此者，未必不合于其余，而其所以为异同者，又未必尽由于党见。独至成于两大，则往往以道殉党，畛域釐然，甚者为党之情或过爱国，此斯宾塞为书于《国拘》之外，所以叹流梏也。今夫所生之地域，所游学之国土，人生至偶之事也。而吾国人士当竞争

之烈，且不惜牺牲公道，而为省界、学界之争。又况他日两大势成，所有政客各有籍，外怵于利势之盛衰，内惧于党人之交谪。《诗》曰："畏我友朋。"《庄子》曰："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则并生心厉，惟胜之期。虽所持党义，亦将若存若亡。且是之现象，往往察于异党则昭然，至于本党，又常亲蹈而不自觉。

故曰，党非佳物。政党者与代仪政体并生而不可去者也。吾国由君主径入共和，越躐阶级，则政党幼稚，理有固然。盖人心不同则主义异，主义异故党派纷纷，固不便也。然必谓由多渐少，成于两大者，必可利国而福民，则又非极挚之论耳。是故成于两大者，有一部分之政弊，以之轻减，又有他部分之政弊以之加深也。何以言之？在朝之党表一政策，而在野者加訾议焉。顾以政柄之操，非彼则此。故其加訾议，恒以后难为继为忧，则回翔审顾，不欲为过甚无已之词，此弊害之轻减者也。然亦以两雄对待之故，党人意存患失，而以必胜为期，于是阿世违心，其事国之忠情亦减，每有最良之法，远览之谟，徒以不谐于俗，而反对者或得用此以为倾也。则无宁避之勿谈以为稳固。则由是既有出群之才，而国不享其利，所谓天生圣贤，以为时人之耳目者不可见矣，此弊害之坐以加深者也。

复次，假其国而用政党内阁之制，则所用以组织政府而总司庶政者，势必用胜党之魁硕。顾党有魁硕，未必遂为庶政之长才也，而其势乃不可以不如是，此亦党政之一短也。使国党多，其弊尤可，独至两大，弊乃益深。盖所谓党魁者，其人必擅词令之才，而有献酬群情之能事，至于政事，则往往非其所长。然在党多之时，此长于政事，短于献酬词令之人才，即使所怀政策不必从同，尚有容于政界之望。独至党成两大，此乃绝无。故前之失才也，以怀嘉谋而不试；此之失才也，以虽才而无当位之时，而国之所损皆不訾矣。

且政党成于两大，其于世道人心，尚为极危险之关系，则以是之故，使政客成为一种之生业。党利居先，国计居后，作用日富而忠信日微，利口奋兴，而朴诚之人将无所容于政界也。公等见外国法廷之所谓辩护者乎？两造讼家各出巨资，以雇精通法学之士，使之抵巇伺隙以倾人，巧辩舞文以自庇。故既为辩护矣，则白者或涅之以使缁，邪者或掩之以冒正，有时虽欲为不违心之言，不可得也。其佞口无真如此。是故西人薄之，谓之市道辩护 Forensic advocacy。谓之市道者，罗马受辞亦于市也。然而尚不甚害，则以搏辩之人各有所护，其行私之意，不独己知之，而听者亦莫不知。彼为之理，官为之助理，将惟其理实之可否俞咈，至于言者之激烈、和平，与其一切〈谮〉愬之状态，则在所不论故也。至党员政客之为是辩护也，乃以言者之笃于自信，而听者亦每从而信之。法廷之辩护有理官，有助理，有被告之辩护为之剖晰情伪，细入毫厘。而政界议院之中，不皆有是此利口，所以常能达其目的也。彼欧美先进国之为议员者，恒有公职而无俸禄，而其弊尚有时而如此，今使其制异此，而一议之胜，大权厚利，坐以兼收，此其弊又伊于胡底乎？

右之所言，皆指党中之魁硕。顾势成两大之后，则一党中指挥服从，二者皆成习惯。言其利者，则曰惟此而后，党情可富，党势恒固。独是立宪之制，其所以覼为优胜者，岂不以一法之立，一议之行，其发现皆出于多数人之同意耶！而孰知势成两大之后，此多数人所同意者，乃由此最少数者为发其端，而多数人乃相从焉，或姑从焉而靡所过问。其靡所过问也，乃其所以为多数也。

今吾国既以立宪为民主矣，则或远或近，政党必从以发生。发生矣，或散而为歧出之多党；或聚而为对峙之两党，则由于事势之迁流，其于国运人心，皆有重要之利害，此爱国之士，政治之家，不可不豫为研究，期于有以善其后者也。顾其事有难于前计者，则以结果之大经，皆由政界道德之程度。而政界道德程度之高下所由

致然，其原因最为复沓，不但本于国体、治制之何如也。顾国体、治制又当有促成此果之功，甚者或使之一成而难变。故吾人欲求政党之弊，期于可去者去之，不可去者轻之，又不能不于二者之中郑重而加之意也。何以言之，假如行政高级机关，为国会中多数议员随时所可推倒，则行政部虽有解散议众之特权与之相抗，以为行政者质成国民最后之著。然使议众多数以党派之杂，其所趋重之势，朝暮变迁，则其事最为危险，不得不使对峙之党，凝然足恃，而后无论何等政策，乃为推行尽利之机。夫如是则前之散者，方将使合，而既合之众，又乌能使散乎？独主他制之代表政体则不然。盖政体同为代表，而使行政高级机关无解散议众之特权，由是而阁员之任命亦有定期，非多数议员随时所得推倒，则彼此人心既定，就职之后，行政、立法二者相安。故国会之中虽亦宗旨互殊，各持门户，而不若前者之各严疆界，终为对峙之两党以争优胜明矣。而难者曰：然则北美之合众国独何欤？彼总统之任非无定期，其国会亦非行政部所能解散，由前之说，其政党宗派宜最纷歧，乃美国政党对峙之深，竞争之烈，为五洲所仅见，则何也？应之曰：是又有二因焉。其总统为国民普通所选举一也；而下级行政官吏之任免随胜党之入阁为转移，为之分赃之制Spoils system。向使美之大总统，但由国会公举，而下级行政之任免，不关于党派之胜负，则虽政党，气或稍衰，而竟见多歧，诸党离立，即其左右政界之能力，亦不至若今之磅礴耳。

更有进者，就令政党内阁之势既成，而党派遂底于两大，顾其中救弊补偏尚非无术也。此其作用在使立法、行政二者分工得宜，而党见行乎其中，末由而过。其一在区分重要问题，凡其事与行政部非密切关系者，不必由内阁解决，以畀之院中之委员会，使加讨论，则异议朋兴，而党派易于复杂矣。其次则行政机关诸首领，凡须专门学问，居恒练习及特别经验者，当内阁改组之时，不必随同

避职，必俟党见异同，涉其本部行政而后许辞。又其次，则使行政长官得常本一己之政见为措施，期无碍行政部大局之稳固健全而止，则如政党内阁向例遇有提议而不得通过于国会者，即行辞职，或解散国会，更集代表以征国民之意见。乃今不然，必俟所提出法案而为议院多数人所反对者，系执政人所注重之主旨，或经国会俨然投票通过，谓其人已为国民信任所不归，夫而后义不容留，有辞职去位之必要。此即孔子所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所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之大义。君国之主体在一人，民国之主体在亿兆也，经如此规定之后，将不独党祸可轻，而立法、行政两机关亦不致偏重畸轻，而时相凌犯矣。凡此皆所以制门户之末流，而救弊补偏之术也。嗟夫！当十八稘法民之起为革命也，飙起霆发，举国若狂，聚数百之众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可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于郅治。且其志以谓吾法成，岂徒法民之利而已，生人之福，胥永赖之。乃论者则谓其民于代议政体毫无经验，而但怵于卢梭诐淫虚造之辞，惘然举其国千余年之政教，摧陷廓清，而无以善其后，名求国利民福，实则六七十稔之中，板荡元黄，所得拨云雾而睹青天者，赖当列强幼稺之秋，而竞争不逮今兹之烈，得轻丧败，危以复安，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今吾国寻法故辙于百余年之后，五洲形势大异昔时，而内政所更张者，无虑皆吾民所不习，而姑自赞曰能，则继今以往，其因果递嬗之所演成，虽有舜、禹之圣，望、旦之才，莫能豫推而前画也。顾其造端宏大，则若政党之所为，用是不胜，悄悄之忧，愿总集旧闻，为说党之言六篇如此。《传》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于他日政论，未必无涓尘之助云尔。

天演进化论*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有景教士马尔图者著论云：人民生齿日繁，地产虽增，必有不足养之一日。达尔文家学生理，因读是书而作《惟念》，谓世间种类既以日蕃，而所具能力多异，或强，或弱，或黠，或愚，或捷疾，而或迟钝。然则当不足于养之时，是虽强、黠、捷疾者，其得食而存之数岂不以多，而反是者岂不邻于馁绝乎？不宁惟是，势必强、黠、捷疾者，其种多传；而弱、愚、迟钝者，其种易灭。此即达氏《原种》书中《天择》一篇之所深论也。案《原种》一书印行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是时，斯宾塞氏方运至深之思，著为《会通哲学》，言一切自然之变，名天演学，见达氏之说，翕然欢迎，而以最适者存，诠达氏“天择”之义。

天演西名“义和禄尚”，最先用于斯宾塞，而为之界说，见拙译《天演论》案语中。如云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方其用事之时，物质由浑而之尽，由散而之凝，由纯而为杂，质力相緘，相与为变者也。今欲取此界说所云，而一一为之引证，此诚非鄙人所暇及。故独举似其语，以为诸公研究之资，而本日所欲特标而求诸公留意者，则有达尔文所发明之二例：其一即天择，所谓各传衍最宜者存；其二则先世所习传为种业。至今学者于第一例翕然承认，以此为天演最要功能，一切进化皆由于此。其第二例虽为达氏所笃信，而学者则不必以此为信例。彼谓祖父虽有薰习，然与体性所原具者异，其效果不必遂传。德人怀士满驳之犹力。然其例虽不必尽信，而亦不得竟斥为妄，盖经后人博验，生物界中固有以先世薰

---

* 本文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二日北京《平报》，分十二次载完。

习传为种性者，如医家验有一种传疫微生，以经入病体之后其毒弥烈，由是传衍所具毒性皆烈于前。由此观之，则达之第二例所云先世薰习传为种业者，亦不过〔可〕遂斥为诬，尽行抹煞明矣。

通此二家之说，而后进化天演可得而言。夫进化之事众矣，广而言之，则一切众生皆有进化之事。顾吾今日所欲诸君讨论者，乃人群社会之进化。既论社会之进化，欲吾言之有序，自不得不言社会之太初，然此又见于拙译《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书，故今又可以不论。所为诸君举似者，当去西人旧籍中有著名巨谬而不可从者，如卢梭《民约》之开宗明义谓：民生平等而一切自由是已。盖必如其言，民必待约而后成群，则太古洪荒，人人散处，迨至一朝，是人人者不谋而同，忽生群想，以谓相约共居乃极利益之事，尔乃相吸相合，发起一巨会者然，由是而最初之第一社会成焉。此自虚构理想不考事实者观之，亦若有然之事，而无如地球上之无此。何也？必欲远追社会之原，莫若先察其么匿之为何物。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群以个人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言其起点，非家而何？家之事肇于男女，故《易传》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此吾国之旧说也。

然则顺序为言，不得不略及男女夫妇之进化。夫言如甚美，于理想若至顺，而与事实不相应者，有如道德家言，人类男女之伦，始杂乱繁多，而后教化日高，乃渐专一而匹合。此不独著论然也，即鄙人前日亦以为如是。当为原人之时，必然无别，而后则或多夫焉，多妻焉，而渐归于匹合。夫匹合之为善制，鄙人固无异辞，特其渐进之序，察之事实，则不如此。盖匹合不独为浅化之民所多有，乃至下级生类每有然者，而于禽鸟则尤多见，虽鸠挚而有别，即吾国旧学早有知之者矣。总之，按最〈近〉学者所调查言之，则杂乱无

别，人类为极少之俗，而匹合发现极早，不必甚高之教化而后然。若夫多妻多夫及他种族合制度，则依所居之外缘牵系而发生，譬如丁口之间有所偏重，多妻因于少男，多女〔夫〕缘于少女。而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即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诟，然而西国主持其说者亦不乏人，即在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而自由结婚之余，亦未尽离苦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前之弊中于生齿；后之弊中于所生，故至今论者尚纷然无所折中，鄙人今日所以及此者，盖变法之后，人人崇尚欧、美之风，俯察时趋，所破坏者，似首在家法。顾破坏之而国利民福，其事宜也；若破坏矣，而新旧之利两亡，尚冀诸公凛其事之关系重大，自种族之进退视之，则慎以出之可耳。

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语，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盖匹合非最后之制，而旧说妄为一概之论，谓浅化之民，其待女子必然深加压制者，已成不根之论。观群学家威思马克之所发明，始知旧史所言多为谬说。盖初民妻女往往据地颇高，不必尽为奴隶。即在澳洲内地土人，其女子亦有应得之权利。曩时以男役女，不啻牛马之说，大抵子虚。盖社会无分文质，其中男女原为天设之分功，男子固不无自利之私，而女子所居，实未若旧日说之污下。大抵旧说常谓野蛮人必多妻，而多妻之社会，其女子必无善地，此其说不必深辩。但今日所可欲言者，世间有无数野蛮人，确然匹合，即使俗用多妻，而实行者必其中之少数，其大多数仍匹合也。

人类世系多用男统，有德人巴卓芬者，言世界有用女统之一时，当此之时，女权最重。不知女统之用，乃坐极父之故，此正女权

最劣之时。故至今学者谓社会自古至今，女统从未行用。惟是女子之在社会，当进化之际，其地位隆污实为不一，其所以然之故，因缘复沓，难以欲言，但其大略有可论者：盖人类以食为天，而能食人者，其品皆类，是故耕稼之世，则女子之地位渐高；而畜牧之世，则女权最弱。虽然弱矣，而犹未至贱也。独至宗教说兴，以妇女为污秽不可事神之物，而女界乃大受影响。比如婆罗门佛陀、谟哈蓦德、犹大、希白来诸教宗，皆难逃其责者矣。西人好言妇女地位增高，景教之功为独伟，顾考之历史，则又不然。当天主教宗初行组织之若干年，其贵男贱女，则灼然可知矣。至吾中国之女权受损大要而言，则在宗法。但男女地位相悬要不尽如今人之论。今人之论，此学旧法，什八九皆过情实也。

是故新学家言：观一国进化程度之高下，观其女权之大小、其地位之贵贱而可知。人谓女子地位弥隆，其教化之文明弥进。凡此为不易之说，即不佞亦无间然。顾其中亦有难言者。际今新旧递嬗时代，此事殆开〔关〕国种之命脉，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言之。彼西洋先进国既以为大危，窃愿吾国不必重寻其覆辙耳。

盖自生理学而言之，则有生之分功。夫之生必体有最郑重最分明之天职，曰继续种类，无使灭绝。其经最多数医家之考验，知男女及岁而不婚娶者，其精神动作往往不快，至成大病者有之，然则反天性、违自然之大罚也。

今日女子所与男子竞争者，名曰女权。顾权不可徒得。既得之后，必明所以用之方。故既倡女权，不可不从事于智育。而不幸女子智育推于极点，则于所以为母之龙〔能〕事、性质，大致而论必有相妨，此又西医之经验也。故今日问题，是与女子以甚高之智育矣。而智育程度当达何点，乃能无害于生生之机，此甚难解决之问题一也。

虽然谓女子智育必与女性相妨，亦非极挚之论。盖使斟酌得

宜，转于女子之体力、神明为其利而无其害。一种之进化，其视遗传性以为进退者，于男女均也。且后此社会，必由匹合。而欲处家和顺，女子教育亦在必讲之一论。夫男子既受完全教育，长成求偶，其为满志，必不仅在形容醜好之间，假使秀外而不慧中，则色衰爱弛，又将属适他人，以求相喻相知之乐，而正〔匹〕合之制乃尔不牢。古者雅典全盛时有所谓赫胥黎者可以证也。

惟是进化以今日阶级而言，其智育实有制限。制限维何？即因其形体大成，别有大用之故。夫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以经数言逊于男子，此学者所共知。诸公尝治物理之学，则知力量功效，有效实储能之分。效实之力易见，储能之力难知。然不可谓其非力量而无关系。故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多效实。又近时生理家谓女子能事主于翕聚，而男子能事则在发施。女子有翕聚功能，种族乃有蕃衍继续之效，而既有此项重大功用，自不能复竞于效实发施之功。是故使具女体者，而成于女体，如大《易》所谓"坤作成物"，自不能与男子竞于开物发业之场。其必骛此者，是谓违天，是谓丧其女性。夫以女而丧其女性，亦未必遂成男也。

且治进化之学，则观物必于其微。每恨常俗之人有见于显，无见于幽。须知无论何级社会，女权本皆极重，观于中西历史，则大变动时，必有女子为之主动之力，此治史学所同认也。即如吾国目前之事，岂非全出前清孝钦之手。姑〔故〕女子教育，所不可不亟者，一曰妃〔配〕偶关系，二曰遗传关系，而最后则有生计关系。凡此皆社会极大问题，而皆操诸粥粥群雌之手，故西谚有曰："旋乾转坤即是握动儿篮之手。"又曰："世界可趋光荣，可趋黑灭，而导引之人，必女非男。"夫女权谛而言之，其大如此而无知者，乃日出以与男子争于事业之场，此无异主人见奴仆之有功，而攘臂褰裳，欲代其役，不悟其争之也，正所以缩小之耳。常人但知近效，社会所以

重可叹也。

总之，今日吾国所谓女权，无非与男子争权。既与男子争权，则不得不过于智育，过于智育，则女性必衰。女性之衰非他，一曰不事嫁娶，二曰不愿生育，此欧、美之已事。是故至今各国生齿，其进步皆逊于前，惟俄国、中华、日本不在此例。果其不改，则数十百年，将亦同之，至此之时，恐不止夫妇之道苦，而人类亦少生活之趣，吾人果何取耶，而必尤效之耶！

论社会为有机体。

此说发于斯宾塞尔，乃取一社会与一生物有机体相较，见其中有极相似者。如生物之初，其体必先分内外部。外部所以接物，内部所以存生。而社会亦然，稍进则有交通俵散之机，于生物则为血脉，于社会则有道路商贾；再进则有统治机关，于生物则有脑海神经，于社会则有法律政府。诸如此类，比物属功，殆不可尽。学者欲考其详，观拙译《群学肄言》可也。案此说，中西古人莫不知之。盖社会进化则有分功易事，相待为存之局。而生物之体亦然，是故耳目脏腑皆有常职，西人谓之机关功用，而中国谓之官司。有机关则有功用，犹之有官则有司也。有时取无官之物，而予之以官，今人谓之组织，古人谓之部署，谓之制置。

以二者之分功，有其极相似如此，吾人既以天演言化，见一可以知二，观此可以知彼，乃极有益之事。顾其中有极美〔异〕之点。何以言之？生物之有机体，其中知觉惟一部主之，纵其体为无数细胞、无数么匿所成，是无数者只成为一。至于社会有机体，则诸么匿皆是觉性，苦乐情想篾〔咸〕于人同，生物知觉聚于脑海，而以神经为统治之官，故以全体得遂其生，为之究竟。至于社会团体则不然，其中各部机关通力合作，易事分功，求有以遂全体之生固也，而不得以是为究竟。国家社会无别具独具之觉性，而必以人民之觉性为觉性。其所谓国家社会文明福利，全〔舍〕其人民之文明福利，

即无可言。生物有时以保进生命，其肢体可断，其官骸可隳，而不必计肢体官骸之苦乐。君形者利，不暇顾其余故也，而社会无此独重之特别主体也。

斯宾塞曰：生物么匿无觉性，而全体有觉性。至于社会则么匿有觉性，而全体无别具觉性。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非若生物个体，其中一切么匿支部，舍个体苦乐存废，便无利害可言也。

虽然，公等须知此是十八世纪以来纯粹民主学说，而与前人学说，治道根本反对。希腊、罗马前以哲学，后以法典，皆著先国家后小己为天下之公言，谓小己之存，惟以国故，苟利于国，牺牲小己，乃为公道，即我中国旧义亦然。故独治之制得维持至六千年不废。必待二十世纪，外潮震荡，而所谓共和国体始兴。或曰古今之说各有所长，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也。由前之说，而后政平；由后之说，而后国固。两者皆是，不可偏非，视时所宜用之而已。应之曰：子云民生所以为国固矣，然子所谓国者，恐非有抽象悬寓之一物，以为吾民牺牲一切之归墟。而察古今历史之事实，乃往往毁无数众之权利安乐，为一姓一家之权利安乐，使之衣租食税，安富尊荣而已，此其说之所以不足存也。路易"权〔朕〕即国家"之说，虽近者不□见于〈言论〉，乃往往潜行于事实，此后世民主之说所由起也。

尝说最初社会，为之君者必一群中最为壮俊勇健之夫，其力足为大众所惮而屈服者。此说前此信之者多，即不佞少时，亦以为当然之事。乃近者有一学士法拉哲尔著《金支》一书，其中深论此事，学者始知旧说之实误。其言曰："社会有君臣之制，必求天演之真形，则第一可以断言者，君之所以为君，乃以智之过人，而非以力之服众。"又曰："民执业之最古者，无逾于巫与医之力，足与神抗者

也。”其中固多迷信谬诞，而初民之智又不足以破之。澳斯大利内地医师位置乃在酋长之先，而酋长亦多巫觋之苗裔，若中国之张道陵然。近者非洲内部，多为学士所游，于巫觋为王之说亦多实证。是故质而言之，知初民之君，其所以号令种人，当以智而不以力。至今进化程度较之初民，诚不可以道里计，然所谓君王神圣，其役使幽明之能力，又足以祓除不祥者，尚有影响可追寻也。且其说即证之以中国上古，事亦从同，盖太古之君未闻有武功之赫，而所谓庖牺、女娲、神农、轩辕大抵皆以神智前民。又三代以前辅佐多以巫史为之，此其理由固可以引证而得之。

佛拉哲又言：人类自草昧而入文明，其时期以有独治之君为之始。其君为大巫而通神道故。浸假而此种种迷信渐轻，以民之阅历日积，智力渐开故。然而迷信未尝尽绝也。于是民于君德别生一种之观念，以与其时宗教之关〔观〕念同兴。特此时所谓宗教观念与吾人所谓迷信不甚悬殊，于是则有感生神种之说。佛拉哲尝遍考五洲历史，以徵此例之信。再降，民又晓然于感生神种之不足信，于是班彪《王命论》之说大行，此说殆与独治之制相为终始者矣。

由是而知民业贵贱之分肇于智慧者为多，而始于武力者为少。智慧首争于巫医，由巫医而生君长。具有巫医滥觞而演为今日之二类人：一曰宗教家，又其一曰学术家。是二类之民至今反对，不知其至何日乃合为一途者也。夫巫医之徒皆以使物通神，弹厌呵禁为能事，旱能致雨，潦使放晴，而又有前知之验。则由是而有研究物情，深求理数之人，夫如是谓之学术家；又由是而有笃信主宰，谓世间一切皆有神权，即至生民，其身虽亡，必有魂魄，以为长存之精气者，如是谓之宗教家。宗教、学术二者同出于古初，当进化程度较浅之时范围极广，而学术之事亦多杂以宗教观念，无纯粹之宗风，必至进化程度日高，于是学术之疆界日涨，而宗教之范围日

缩。二者互为消长，甚者或至于冲突，此至今而实然者也。①

论社会之宗教起点

有社会必有宗教，其程度高下不同，而其有之也则一。然则宗教者，固民生所不可须臾离者欤？世之以宗教为业者，必以其教主为通上帝，谓膺命受箓之家，玄符通神，不可訾议。又为之徒侣者，自受法具仪之后，必负导扬传布、度世救人之义务。盖自彼意而言之，若生人舍此一切法，皆空花无实也者，其重也如此。故其事与民群进化有绝大之关系，特较法政所以治其驱〔躯〕骸，制其行谊者，进退左右之能，殆过之而无不及，是不可不取其起点、状态而细论之耳。景教士之四出传道也，见五洲崇信樊然，不同其小同，以己之道为独挚，而其余皆外道。久之乃见异数中大有从同之点，且诸教即与己教亦有从同之点。往者犹大教以希百来为选民，耶和华独于其种有〈神〉灵降衷之事，乃最后而适美洲，见红种人亦有大神之说，则于是以为〈神〉灵之事随土有之。谓初皆一神之教，由是民种退化，渐丧本来，而后有多神以下诸教。然而最初之神理，虽于程度极低之宗教，继可认取云云。虽然此说实谬，而征诸事实，乃一无佐证之可言。一神之教决非最初，以天演眼庄（法藏）观之，乃在末第二级。然则宗教滥觞又何如？

宗教起点，其存于今有二说焉。其一发于法人恭特；其一发于斯宾塞。二家之说皆有真理，而后说尤胜。请今先明其第一说。彼谓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而必从而为之说也，又往往据己之情以推物变，故物变必神鬼之所为。而是神鬼者，又有喜怒哀乐爱恶之事，是故宗教之起，必取山川阴阳而祀之。震电风涛之郁怒，日月星慧之流行，水旱厉灾之时至，彼之智不足以与其所以然

---

① 以上一段发表于四月廿九日《平报》。文末另有一句“论社会之宗教起点”，显然是将次日连载的标题误排于此，今删。

也，则以为是有神灵为之纲维张主。神之于物变，犹己心志之于百为，故其祠山川、祀阴阳也，所祀所祠非山川阴阳也，祇畏其主之神而已。是说也，其所据之心理公例，所弥纶至广。凡古人之拜明神、警天变，皆可用此例以为推。且由是而知必科学日明，而后宗教日精，宗教日精由迷信之日寡也，宗教、迷信二者之不可混如此也。

此其说固然。然以谓一切宗教之兴皆由是道，则吾人又未敢以其义为无漏而其说为至信也。盖使即野蛮人，抑村里小民之心理而实验之，未见其于物变恒作尒尒之推求也。旦作夕息，鼓腹含哺，纯乎不识不知而已。问以日月之所以周流，霜露之所以时施，彼将瞠目而应曰：是之为物固如是也。夫即两间之物变而叩其所由然，如是而不能通，乃以为是居无事而披拂之者有鬼神焉，其情如已，是其时圣哲之事也，而非所望于蚩蚩然休养生息者矣。彼以谓主变有神，而神又无形气之可接。则神鬼观念，彼必先成之于心，夫而后可举以推物变明矣。而是鬼神之观念，果何自而起欤？

斯宾塞之言宗教起点也则不然。彼谓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游魂为变实，而尚与人间之事，如是名曰精气观念 animism。乃从而奉事之，亲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之为彪，为天神，而宗教之说乃兴。故宗教者，以人鬼为起点者也。然而人鬼之信又何从昉乎？曰始于以人身为有魂魄也，信人身之有魂魄，又由于生人之有梦。浅化之民以梦为非幻，视梦中阅历无异觉时之阅历也。以梦为非幻，于是人有二身，其一可死，其一不可死。又因于生理学浅，由是于迷罔失觉、诸暴疾无由区别，而不知似死真死之分。谓似死则暂死而魂返，真死则长往而魂不返，于是有臬〔来〕复招魂之事，以灵魂为不死而长存。此中国古制，一切丧礼祭仪之所由起也。

民之造像範偶而拜之者，非信是像偶为有灵也，亦谓有神灵焉

主是像偶者。则由是而有多神之教，多神而统之以一尊，则由是而有太岁，有玉皇，浸假而多神之说不足存，于是乎有无二之上帝，此读内〔旧〕新二约可以得进化之大凡者也。

前谓宗教、学术二者必相冲突。虽然，学术日隆，所必日消者特迷信耳，而真宗教则俨然不动。然宗教必与人道相终始者也。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存。不可知长存，则宗教终不废。学术之所以穷，即宗教之所由起，宗教可以日玄而无由废。

救　贫*

今夫民之自为生计也，始于畋渔，继而为游牧行国，再进而为耕稼城郭之民，此必循之阶级也。耕稼城郭之民，法常地著，故有土莫不知耕；而山林川译之利，以之俱出。中国自降邱宅土、教民稼穑以来，盖三千年于此矣。民之生齿，又日加繁。是宜一国之中，壤莫不耕，野莫不辟，即至斥卤硗确之场，亦将有所树艺。顾今游于其土，现象有不尽然者，何耶？间尝思之，以谓有二大因焉，以为之梗。

其一则交通之不便也。语曰：利之所在，民所必趋。夫尺土寸田，必有所出；而中国之民，又以耐勤苦、善操作鸣天下。乃今吾国舍东南数行省以外，中间方数百里、数十里原隰，从未一加人功者，往往而有。此其故无他，坐劳力动本，所收之利不相侔耳。吾闻计学之所以则壤也，其大较有二：土之腴瘠，一也；地之便左，二也。使其僻处陋荒，去都会市场窎远，而道茀涂险，不便转输，虽有膏腴，亦将久弃；必待水陆路涂既辟，而后树艺事兴，兴业者有子母相侔之望。中国所以称东南为财赋之区者，亦以多水易漕，有天然

* 据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北京《平报》。

交通故耳。顾以土膏深厚而论，乃转不及于北方。使他日国民讲灌溉之利，则天成沃壤，加之以人功，将所出什伯于今可也。且此犹仅指树艺、牧畜、一切动植之利而言，至于矿藏，尤不可计。但使科学日精，母财有自，则数十年之后，地不爱宝，何利不兴。西人歆羡辄谓中华为五洲巨富，全地宝藏，自非虚语。但吾国所谓富者，乃指储能，而非效实。今欲猛省施功，使储能者呈为效实，其第一著下手，自以推广交通为不二之要图，交通又以铁路为最亟之营造。仆尝谓：凡事效法西人，往往利不胜害。唯舟车之利，尺寸皆功。能自集母，为之上也；即不然，输入外资，亦足利国而有救贫之近效。捐数十年赢息可见之利以畀外人，而国民享成。所谓无形之利，不可亿计。盖吾国方物地产，极为繁殊，其在所出之土，往往贱若泥沙；稍为转移，无往非利。而乃货弃于地，使民人不得其养者，无他，转输沮滞，利不敌费故耳。而转输沮滞，则以无铁路，交通不便，为之大因。开津为暴，抑亦其次。近者，吾国之人耸于欧美之隆富，意若徒出生货原料，不足以要厚利；欲要厚利，必以新法之机器制造为期，不知此大误也。夫必以制造熟货为国命所托者，此特英、荷、瑞、比诸国然耳。其有广土众民如法、如德即不尽然，他如北美，其力足以左右天下金融矣，闻其所出，则以原料为多。夫国之生计，审供求之间孰为优算否耳。即使吾国永以原料生货之供，优于天下，岂非民生之休，矧富厚之余，将物质文明不期自至耶！是故此去数十载半祺之间，不佞不胜大愿，愿吾人守所得于天之分，用其旧有之能，自居农国，治道涂以广交通，修法令以祛沮力，夫如是十年以往，而国不富者，治吾妄言之罪可耳。

欲为救贫，既广交通而外，又莫若修其法令为最亟。何以言之？今夫吾国之忧贫，自道、咸以降，已无日不闻朝市之间，而甲午、庚子以还，坐赔款岁输之巨，于是上下戚戚，群然忧破产之无日。革命未起之前，风俗侈靡，灾荒洊臻。钱商如源丰、润义、善源等，相

率倒闭，牵动官私，胶皮投机，亏失尤巨。固儳然不可终日矣。武汉发难，以政治种族二主义呼嗥天下，顾外人旁观觇国，则以为纯粹的经济革命。谓非财政放纷、金融短绌，时局决不至此，此其言非尽无见也。诸省响应而义旗光复之日，其中府库一切如狗舐铛，半铜片钞，无复存者。公私扫地赤立，而养军益多，贪情与野心并勃。刦夺焚杀，自京师至于僻远，时有所闻，横流不安如此，农工商贾无安生乐业之望。故处今言贫，而贫且未有艾也。虽然，吾尝昧昧以思之，以为救贫之方，本不一术，而亚丹斯密之三要素，终不可离。以言土地，则中国一日未即鱼烂瓜分，土地吾所有也；以言人功，则所患正在过庶，虽难言于巧智，而勤苦忍询，固亦所长；独有母财，是吾所少，欲资邻人之富，则弊害孔多。裒所有于国中，则累年以来，事可见矣。不独学问经验，本无可言；而人心道德，矜相卖而鄙笃诚。即日言实业，人起公司，秪速亡耳，究何裨乎？是故论今日之社会，诚为抵力极盛，而爱力甚微之秋。夫如是而期以合群，望其集力，必不可得之数也。合不可得，则莫若利用其分，救贫之道，政亦由此。今夫中国之编户齐民，坐无普及教育而寡生计之常识固也。独处今而言救贫，且无虑此。饲一群之鸭，艺三亩之蔬，非甚惰游，事皆可及。勤俭积蓄，岁致数十金不难，此其为数，诚若甚微，然使通国小民，际此之时，人人岁岁，皆有数十金之纮入，家计不足，邑计有余，升平之治，有基础矣，况其能者，不止是耶！夫民生虽艰，而势至易足如此，然不可致者，则法令不修之为害烈也。其为害奈何？乡里之间，强黠者常侵愚弱，而胥役或甚虎狼，使小民盼盼之勤，不食其果，一也；均输无法，稍丰，贱则伤农，二也；关津林立，就市则税厘綦繁，三也；币制放纷，出入必损，四也。是四者，皆法令不修之害也。夫使法令修而转输便，则含识之伦，虽甚颛愚，而自厚其生，固无事学。

总之，居今而言救贫，自积极言之，惟有力广交通之一事。于

路主之中央，支路委之各省，而渠流官道，责之自治之区。此虽极贫，不可不勉。至于其余，则皆消极。消极者何？去其害民者已耳。十年之中，与乎其新，无宁为旧；与乎其合，无宁为分。相吾国情，惟此可以济急。庄生言鲋，嗤决江之难俟；东坡说猪，笑谈龙之不饱。世有晓人，或不以吾说为甚远乎？

思古谈*

吾国向者以笃故称五洲，而今之后生言维新者，咸以为耻。摧剥戟诟，其志非尽袪古物，若无以与人格也者。故今之时，号曰革命，又曰新世。上自民国之伟人，下至市井小工、裁衣、理发，莫不以新为职志。美哉焕乎！此真吾国之新机也。顾自鄙陋言之，则古物之所以珍，而人心之所以笃故，亦自有说。仆，陈人也。不辞朽腐，姑为一谈。柳子厚有云："朽枏枯株，不能生殖，犹足蒸出芝盖，以为瑞物。"夫瑞物故不敢言，而毛茹香蕈，要足充馔，冀或为言新者之所不弃耳。

自孔子以信而好古标其学派，由是则古昔称先王，遂若为被服儒术者唯一之天职，是其论说众矣，无取不佞为之繁称而複引也。则请观西人之言论为何。如刺士经约翰者，英之文豪而兼美术家也，其言曰："凡物为数百千年人类所宗仰赞叹者，必有至高之美，实非以其见赏者众，而人类平均之识力感会，足以得其物之真也。乃以过实之誉，无据之毁，理不久存之故。惟识真之品题，其始也，发之最少数之人，而久之乃达于社会。其理若积圆物为锥形者然，其尖一也，以此一而接于三，由此三而接于九，其降愈下，其推愈广，由是而达全体。盖各禀于上级之所云云，而下者附焉而不

* 据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北京《平报》。

敢异，不必灼然皆知其物之为可贵也。是故凡传作之不可埋没，而能抹粲一曙之荣者，其势必以渐，而于一切高等之美术乃尤然也。是故侮莫大于谓古人不世出之巨制，为其时常识之所知，何则？其真知者，必程度过于作者，抑与之埒焉而后可跂也。常识或为其表之所慑，则神竦意摇而过其实；或坐无所知而轻诋毁。二者毁誉不同，其于失真一也。且天下之思想言词，未有散之成非者，其合足以成是也。其合之而近是者，必其分之易于得是也，如法庭之助理是已；其合之多非者，以其分之易于成非也，如美术著作之事是已。是故前之类利用其多数，而后之类利用其少数。用少数者，其于众人也，一问题之发生，非使之表决也，必先为决焉而后表之。其为物愈上，则其知者愈希。始于最少数之一二人，其次智足以通此一二人之所言而信之，由是焉而喻于下级，历时綦久，又经无数人之反激摇撼，此真且是者弥坚确而光明，而遂为不易之定论。古之神物，其不朽而传于今者类如此。”

夫剌士经之言如此，可知古人有作，其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断非幸致，何则？其无真价值而适合时人多数之程度，虽幸窃时名，不胫而走；至于时异趣阑，将如飘风之过，而不存留于社会久矣。顾如前之作者，往往代不数人，即其所成，亦恒有数，所谓国得之而荣，种得之而贵者。故英人有云：值〔假〕使其国于五印度之领土、狭斯裴尔之文字二者不可得兼，则无宁弃前而取后。此其矜宠欢幸为何如乎？夫今人所日日揭櫫以号于众者，莫若爱国，爱国者转译西文Patriotic之名词也。其本义原于拉体诺之Pater，译言祖父，然则爱国云者，爱其祖父之所自生，而以自爱其祖父始明矣。夫爱祖父，非仅以其生我已也。质文递嬗，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焉，至于吾侪，乃得于民种之中，而犹有当前之地位，如是之阶级，则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遗泽，又何从而得之！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且诸公所以醉心于他族者，约而言之，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已耳。不知畴国种之阶级，要必以国性民质为之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即在他族，亦有言论。其肆口诋娸者，大抵皆彼中不学之夫。使其人于东方历史，稍加探讨，则未有不色然惊异者，其探讨愈深，其惊异亦愈至。盖六十载以还，吾国适逢阳九百六之厄。以兹厄运，当彼中锐达孟晋之秋，因以日形其短。虽然，国之为物，与个人大异。一二百年，弹指顷耳。且殷忧启圣，岂独于君德为然；其于民族，理亦犹是。吾意他日将于拂乱险阻之余，变动光明，从此发达进行，如斯宾塞所谓动、平、冲者，而成不骞不崩之国种，而其所以致然之故，必非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而后然也。其国性民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者，有以为之基也。须知四万万黄人，要为天壤一大物，故其始动也，其为进必缓，其呈形甚微，至于成行，乃不可御。而亦以是之故，其结果也，数十百年之牵变，必不敌数千载之遗传。使吾民所受于古者而无可言，则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

夫中国者，数千年君主之国也。君不能独治，故为之公卿大夫士焉，设之等衰以相维系，为治人之事。其术讲于学校，自小学以至于大学；自礼、乐、射、御、书、数而后本之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为序至明。其所以自待者至重，能如是者谓之士，谓之君子。《诗》、《书》、六艺之所载，《论》、《孟》、四子之所谆谆，何一非取此治人者加教诫以端其本乎！何则？中国至大，而民生多艰，

* 据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平报》。

诚欲措一世于治安，而勿至于否塞晦盲、啧啧大乱，是立法揆度、出号施令者，必不可以不学无本之人，操其柄以相与卤莽灭裂故也。秦汉以来，号为专制，顾此二千年之中，岂乏英明贤能之君，强盛休明之代！即在叔季，一朝士大夫，亦分清浊。其有志救世者，莫不信言谨行、克己慎仪、一身隐然为苍生所托命，此反正之所以有资，而国种不至于沦散者，正赖此耳。嗟乎？此非公等所唾弃鄙夷、目为专制时代之人物者耶！

法儒孟德斯鸠作为《法意》一书，奋其己意，区古今时代为三世：曰民主之精神以道德，宪政之精神以荣宠，此宠字与俗义异。而专制之士君子，乃至熙熙穰穰，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焉。今何意当此二十世纪之初，吾中国由专制之法，越宪政法君而直成于民主，猗欤盛哉！人间何世，老朽乃幸须臾无死，及见此德化之成也。

孟德斯鸠又以己意分统治之权而为三，曰立法，曰行政，曰司法。而三者之中，其最重最高之部，莫立法若。自大略而言之，则行政者，行其所立之法者也；司法者，司其所立之法者也。盖国既为民主矣，则主权诚在民。民众而不可以尽合也，于是乎有代议焉，而为国会。是故国会者，合数百千人之民献，名曰法人，有君象焉。使是人者，聪明齐圣，雍容揄扬，则不翅尧、舜、禹、文之为君也；苟其暴戾恣睢，贪黩轻肆，则不翅桀、纣、桓、灵之为虐也，其系于吾民之重盖如此。

则由是而言之，是数百千人之议员，各以一身而为尧、舜、禹、文之一分子，其自视宜何若？即不能尧言舜趋，人人齐圣，于以成中天景运之休，以跂彼西人所谓理想之郅治，而但望以稍存士君子之风，廉隅敬恭，和悦而净，使吾侪小人，得一专制时代恭俭之中主，以为身家所托庇，此其所愿，亦至不奢已。顾乃自召集国会以来，自事实而言之，其前之选举为何若！其后之会议又何若！此固无假不佞之一一谈，有耳者能自闻，有目者能自见也。

夫国会称法人者，以其为有机体也。惟有机体故，其生活与自然人同科，今使有人其一身之血轮细胞抵滞冲突，热度大圮，则其人之神经瞀乱可知。神经瞀乱者，谓之狼疾人，中华民国方以国会为之君，顾乃得此狼疾之人，不亦重可痛乎！夫自治之力不足，将必有外禁之力加之。使公等而长此终古，则吾侪小人，诚不知所税驾。往者法兰西初次革命，杜摩利埃呰其国会曰："是中舍三百无赖，四百愚夫，更无余物。"至今载在史册，以为至污。呜呼！可以鉴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

癸丑仲秋丁祭在国子监演讲

今日孔教会举行丁祭礼，单中列讲经一事，原属告朔饩羊备礼之意，事前经发起人到处敦请名德硕师，共襄此举，顾皆谦让未遑，不肯担任，不获已，乃谋诸复。当此孔道菱蔀千钧一发之时，今日我辈释菜先师，似于讲经一节又不宜听其虚阙。诸公能者，既皆袖手旁观而不肯一宏斯道，则庸浅梼昧如复，而不得不起而承其乏，非敢谓于圣人大义微言有何心得，乃今举似以饷诸公，不过谨依行列取备节文而已。伏冀诸公谅而教之。

不佞今日演讲，乃择《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今案此章圣言，自西学东渐以来，甚为浅学粗心人所疑谤，每谓孔术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一语矛盾参差，不可合一，此其说甚似矣。特自不佞观之，则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

* 本文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九月五号至六号的北京《平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一份。文字虽有不同，内容完全一致。手稿似为初稿，发表时只作些文字修饰和涂改。今从《平报》所载，其中属明显印刷错误者，据手稿本径改。

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何以言之？考字书，民之为言“冥”也，“盲”也，“瞑”也。荀子《礼论》有云：“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可知此章“民”字，是乃统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而圣言之贯彻古今者，因国种教化，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苟通此义，则将见圣言自属无疵。又章中“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由于术穷而生禁止之义，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

复次，章中两“之”字，皆代名词，顾今吾党试思当日圣人言下此两“之”字所代者果属何物，若不佞以己意测度，则所代不离三者。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是三物者，皆生民结合社会后所不可一日无者，故亦遂为明民图治者所必有事，今若一一考其所以推行之方，更见孔子之言殆无以易也。

则请首从道德以观此言，不佞所以先道德而后宗教者，因依最近天演学家研究，凡社会进化阶级，道德常在宗教之先。道德为物，常主于所当然，而不若学门之常主于所以然，是故西哲穆勒约翰有言：“道德乃方术，而非学理Moral ity not a science,But an art (Mill's Logic, p. 546 II)。”夫所以然，乃知之事；而所当然，乃由之事。《诗》不云乎：“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故孩提索乳，亦不知有意于卫生；燕雀营巢，岂复萦情于存种！使必先知而后有由，则社会之散而不群久矣！然则所谓可使由，不可使知，民之于道德也已如此。

更进则试从宗教以观是言，将见圣言更无以易。何以明之？盖社会之有宗教，即缘世间有物，必非智虑所得通，故夫天演日进无疆，生人智虑所通，其范围诚以日广，即以日广之故，而悟所不可知

者之弥多，是以西哲尝云："宗教起点，即在科学尽处。"而斯宾塞尔亦云："宗教主体在知识范围之外Riligion—it Subject mater passes the sphere of the intellect(Spencr First Princi-Ples. P. 12)。"此孔门性与天道所以不可得闻，而子入太庙之所以每事问，而世间一切宗教，无分垢净，其权威皆从信起，不由知入；设从知入，即无宗教。然则所谓"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民之于宗教也又如此。

最后则有法律。夫法律者，治群之具，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制也。然则其用于民，似可使由而兼可使知，莫法律若矣！且察古人，月吉象魏之意，似亦未尝不欲民知，以为法律利行之助。西哲边沁(Benthem)亦谓法律有易知程度(Cognoscibility of Laws)，为立法家所当祈向之一端，顾祁向如是，而以求诸事实，则其境界终存理想，无论何等社会，民之程度莫有至者，不特民质僿野之时有所不逮，即在文化大开之国，其中法令，本于随时之义所不得已，而有事者常若牛毛，是以侨、肸皆贤，而郑铸刑书，主张各异。至于法令繁兴之后，欲明法典之统系与其解释请比之宜，每资专门毕生之学而后能之，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将法律之行无日。且谛而言之，此能由而不尽知者，其于民德治柄亦非无所利也。西国法家又尝深论之矣(OH·Sidgwicks'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Ch. l g. art. 2)。彼谓法律之行于民，犹夫道德之条诫，转不欲划然分明，制为畛畔，使持循者严于文字而弃其精神。夫民彝日用之常，所谓善恶是非，自其彰明较著者言，虽在蚩氓，不知盖尠。即在疑似之际，使其人第本良知，以为断决，其违道不至甚睽法律之事，亦如此耳。身为国民，皆有服从法律之义务，顾从其大者言，法之所求至易尽也：勿杀人性命；勿残人肢体；勿玷人名誉；勿盗人财产；勿行侵欺；勿背契约；勿播弄黎老；勿凌害幼孤。凡斯种种，几于尽人所知，设其犯之，固亦自知有罪；至有嫌疑难明之狱，俟精辨而后，是非以

明。则国家设置理官，讼者延雇辩护，正以为此。彼编户齐民，固不必深谙科律，使得舞文相遁，或缘法作奸，以为利己损人之事。是故风俗敦庞之国，其民以离法甚远之故，于法律每不分明；而锥刀堂争之民，其国恒难治，其民德亦必不厚也。由斯而论，则虽在法律，其于民也，亦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

夫使民于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如此则圣人此章之言，后世又乌可议乎？抑不佞更有言者，从来吾儒讲经旧法，皆以语必经见不背本师为归，今日伏蒙推定，谬登讲席，固欲证明圣谛间执诐邪，顾乃杂引旁行鞮寄之书，以为吾说之助，诸公闻此，得勿讶之？顾私心为此，政以见圣言垂训，五洲大同，非效时贤数典常忘侮圣言而夸丑博，而亦惟诸公宥之而已。

读经当积极提倡 *

民人熙熙扰扰，生于大地之上，结合团体，以其言语风俗之同，于是据一领土，内足自治，外可御侮，而国成焉。国成而治化日蒸，国力日展。于是吸收邻种，规取外域，而渐渍之以本国之文明，施彼之以同等之法律，始为要荒，继为藩属，再进而同于内国，其疆索甚广，其户口日滋，纲举目张，处中央而驭四极，如是者，吾国谓之天下，西人谓之帝国。天下犹帝国也，若以名词而论，彼称帝国，实不及吾言天下之优。盖帝国初不必皆有帝，希腊、罗马当为民主时，其所成之天下，固自若也。

考泰东西之历史，邃古以来，民种以其国力之扩张，由一国而

---

* 本文据严群先生所藏打印本，共九页。标题下注明“中央教育会演说”，下面并有“癸丑”二字，知本文为作者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撰写的一篇演说稿。

为天下者众矣。欧洲最著于古者，有希腊，有罗马，中叶有拂林，有斯巴尼亚。今则有日耳曼，有俄罗斯，有不列颠。古有已亡，今之所有，皆新造也。亚洲有巴比伦，有波斯，有印度，有蒙兀，此四者，皆散矣亡矣。日本新造骅骝，骎骎然居帝国，而根基尚浅。然则横览五洲，纵观历史，五帝尚矣，自唐虞三代以至于今，虽官家之事世殊，而民族所居，长为天下如故，深根宁极，不可动摇，夫非吾等所有所居之中国耶！地大物博，山川灵秀，而风气适中；至于人民，虽吾人日恨其程度之低，顾笃而言之，要为五洲开明种族，此吾人所不自言，而西人觇国所代言者。诸公生为此国之人，独无可以喜幸者耶！食旧德而服先畴，不可不知所以然之故也。

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独若美之墨西、秘鲁，欧之希腊、罗马，亚之印度，非之埃及，时移世异，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今之所谓墨西、秘鲁、希腊、罗马、印度、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庄生之所谓心，即吾所谓灵魂也。人有如此，国尤甚焉。

嗟呼诸公！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不若罗马、希腊、波斯各天下之云散烟消，泯然俱亡者，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耶！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余年，而其教化尚有行于今者，岂非其所删修之群经，所谓垂空文以诏来世者尚存故耶！

然则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

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即如辛壬以来之事，岂非《易传》汤武顺天应人与《礼运》大同、《孟子》民重君轻诸大义为之据依，而后有民国之发现者耶！顾此犹自大者言之，至于民生风俗日用常行事，其中彝训格言，尤关至要。举凡五洲宗教，所称天而行之教诫哲学，征诸历史，深权利害之所折中，吾人求诸《六经》，则大抵皆圣人所早发者。显而征之，则有如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见义不为无勇，终身可为惟恕。又如孟子之称性善，严义利，与所以为大丈夫之必要，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为国，固不必则吾之古，称吾之先，然其意事必与吾之经法暗合，而后可以利行，可以久大。盖经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

夫经之关系固如此矣。而今人耸于富强之效，乃谓教育国民，经宜在后。此其理由，大率可言者三：一曰苦其艰深；二曰畏其浩博；三曰宗旨与时不合。由此三疑，而益之以轻薄国文之观念，于是蔑经之谈，阒然而起，而是非乃无所标准，道德无所发源，而吾国乃几于不可救矣。

夫群经乃吾国古文，为最正当之文字。自时俗观之，殊不得云非艰深；顾圣言明晦，亦有差等，不得一概如是云也。且吾人欲令小儿读经，固非句句字字责其都能解说，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且教育固有缮绠记性之事，小儿读经，记性为用，则虽如《学》、《庸》之奥衍，《书》、《易》之浑噩，又何病焉？况其中自有可讲解者，善教者自有权衡，不至遂害小儿之脑力也。果使必害脑力，中国小子读经，业已二千

余年，不闻谁氏子弟，坐读四子五经，而致神经昏乱，则其说之不足存，亦已明矣。彼西洋之新旧二约，辣丁文不必论矣，即各国译本，亦非甚浅之文，而彼何曾废。且此犹是宗教家言，他若英国之曹沙尔、斯宾塞、莎士比儿、弥勒登诸家文字，皆非浅近，如今日吾国之教科书者，而彼皆令小儿诵而习之，又何说耶？

若谓经书浩博，非小、中、大学年之所能尽，此其说固亦有见。然不得以其浩博之故，遂悉废之，抑或妄加删节，杂以私见，致古圣精旨坐此而亡。夫经学莫盛于汉唐，而其时儒林所治，人各一经而已。然则经不悉读，固未必亡，惟卤莽灭裂，妄加删节，乃遂亡耳。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而遂困也。

至谓经之宗旨与时不合，以此之故，因而废经，或竟武断，因而删经，此其理由，尤不充足。何以言之？开国世殊，质文递变，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姑无论今日世局与东鲁之大义微言，固有暗合，即或未然，吾不闻征诛时代，遂禁揖让之书，尚质之朝，必废监文之典也。考之历史，行此者，独始皇、李斯已耳。其效已明，夫何必学！总之，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假其反之，则试问今之司徒，更将何以教我？此康南海于《不忍》杂志中所以反覆具详，而不假鄙人之更赘者矣。是故今日之事，自我观之，所谓人伦，固无所异，必言其异，不过所谓君者，以抽象之全国易具体之一家，此则孔孟当日微言，已视为全国之代表，至其

严乱贼、凛天泽诸法言，盖深知天下大器，而乱之为祸至烈，不如是将无以置大器于常安也。苟通此义，则《六经》正所以扶立纪纲，协和亿兆，尚何不合之与有乎！

吾闻顾宁人之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使公等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如是云。公等勿日日稗贩其言，而不知古人用意之所在也。

《民约》平议*

卢梭者，瑞士之几泥洼人也，其生去今二百年矣。家至贫贱，困苦殆不足自立，然好读古书，能为文。千七百四十九年，法之南部曰地棠 Dijon 学校者征文发策，问文物礼乐之事果所以进民德者乎？卢梭奋笔为对，其说大似吾国之老庄。见者惊叹，乃日有名。越五年，而《人类等差原始》之书出。又八年，而《民约论》、《教育说》诸书见于世。《民约论》之出，穷檐委巷，几于人手一编。适会时世，民乐畔古，而卢梭文辞，又偏悍发扬，语辩而意泽，能使听者入其玄而不自知。此遂见于美之独立，法之革命。嗣是以来，风声所施，社会岌岌，笃其说者，或不惜捐躯喋血，国量死者以求之。然而经百余年，诸种之民，用其法以求之。而所求者卒未至也。欧美言治之家，于卢梭各有所左右，亦大抵悟其说之不可行。顾旋死旋生，生则其祸必有所中。往尝谓杨墨所存，不过二家之学说，且至今观之，其说于治道人心，亦未尝无一曙之用。然而孟轲氏奋毕生

---

* 本文载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二月《庸言报》第二十五、二十六期合刊。据严复致熊纯如书札云："昨梁任庵(启超)书来，苦督为《庸言报》作一通论，已诺之矣。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

气力以与相持，言其祸害比诸洪水猛兽。至于情见乎辞，则曰：予岂好辩，予不得已。盖至今如闻其声焉，呜呼，岂无故哉！

中国老庄明自然，而卢梭亦明自然。明自然，故皆尚道德而恶礼刑。彼以为民生而有困穷苦痛者，礼刑实为之祸首罪魁焉。虽然，欧洲言自然，亦不自卢梭始。自希腊苏斐宗之天人对待，斯多噶(Stoics)之平等，罗马该克禄(Cicero)之取以明法，中间数百千年，宗教法律两宗，人多所发明。直至钴禄虎哥(Hugo Grotius)之言国际，根于自然之说，未尝绝也。八十九年之大义，如平等、自由、博爱之属，革命家所奉以为主旨者，史家谓之八十九年大义，以法革命于千七百八十九年也。当十六世纪，英人已唱之，以起君民之争矣。其主之尤力者，又莫若布休儿(Bouchefr)、麻利安(Mariana)，或谓人类自由之身契久亡，得卢梭尊札，(Jean Jacgues Rousseau)始为恢复者。其说乃大误也。

且卢梭之为政论也，固先熟于两英人之书，其一曰郝伯思(Hobbes)，其一曰洛克(J.Locke)。二人者，欧之哲学政治大家，不独于英为杰出。民约之义，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民约云者，民相约而后立群也。顾二公虽皆主民约，而其书之言所以为约者乃大异。郝之书曰：《勒肥阿丹》(Leviathan)，亦名《国家形质力论》。其言曰：民之始犹禽兽也，离群处独，狞毅犷愚，人以其一而与其群为战。当此之时，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强食，昼夜惴惴，无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约为群焉。夫群者，有君者也。既推择其一而为之君矣，则取其一身天赋之自由，与所主万物之权利，一切而皆付之。是故己之愿欲，其君之愿欲也；己之是非，其君之是非也。方其约之未解也，君有完全之自由，而民无有。何以故？民相约为服从，而其君则超乎约，而未尝有所服也。必如是者，其群治；不如是者，其群乱。郝之所谓民约者如此。今夫社会之未有君也，虽人人自由，平等无差，然以其性之恶，恒必出于竞争，其末流或至于相食，各具求存之性，乃相约而求君，此郝之说

似也。顾谓如奴虏然，举其性命物产，一切而付之，惟所愿欲是非，无所复问。此又反于人情，而不必然之说也。由是洛克著《治术论》以诤之。其言曰：人之性善。其生也，秉夫自然，本无拘碍，亦无等差。拘碍等差之兴，其始于各有其有，而民乐僭奢者欤？自淳朴散而末流纷，不得已而有治权之立。何言夫不得已？治权立求自由之无缺必不能也。虽然，民之生也，有其直焉。如《诗》爰得我直之直。天之所赋，可以复之以理者也。理存于虚，法典所以定理，吏者所以举法，而兵刑者所以行法也，无治权则举无是焉。是故治权者，所以安其身，保其有而后有事者也。民屈自由焉，以为治权之代价。顾其奉此代价也，势必出于至慎，知其不可不奉者而后奉之。至于其余，方留若诅盟，而不轻为主治者之所侵夺。是故政府非佳物也，用事之权，必有所限制，而理者又最高之法律也。方群之未立，依乎天理，外无法焉。群之既立，法之存废，视理之从违。违理之法，虽勿从可矣。洛之所谓民约者又如此。此其说自今之学者而观之，常以为陋浅不足道，然为常识之所共知，而以为胜于郝，则以郝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以洛为限制主义（Constitutionalism）。而卢梭之为民约也，其名虽本于郝，而义则主于洛者为多云。

今试举卢梭民约之大经大法而列之：（甲）民生而自由者也，于其群为平等而皆善，处于自然，则常如此。是故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乙）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夺其余之权利。是故公养之物，莫之能私。如土地及凡土地之所出者，非人类所同认公许者不得据之为己有也；产业者皆篡而得之者也。（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

民约之大经大法具如此，以其所系之重，不佞既谨而译之，于其义不敢有豪厘之增损。然而执是推行，将果为人伦之福利也欤？抑其深极，所害者不仅富贵之家，而贫贱者所蒙乃尤烈。自此论之

出，垂二百年，不徒暴烈之子，亦有仁义之人，愤世法之不平，闵民生之况瘁，奉若玉律金科，以为果足以救世。一误再误，不能自还。此今吾平议之所由作也。

今案其第一条曰，民生自由，其于群为平等，则赫胥黎尝驳之矣。其言曰：吾为医，所见新生之孩为不少矣，纍然块肉，非有保赤之勤，为之时其寒饥，历十二时，寡不死者。是呱呱者，尚安得自由之能力乎？其于社会，尤无平等之可言。言其平等，无异九九家言一切无皆平等耳。脑浆至气，不结意影。不结意影，而指为善不善之主体，卢梭殆谑耳。不然，不如是之恢诡也。且不必言其最初，即逮稍长，至十五六，使皆处于自然之境，而享其完全之自由，吾不知何等社会而后有此物也。儿之言语自由而成之欤？儿之饮食自由欤？穿著自由欤？所据以为是非宜忌之标准者自由欤？先生休矣，吾与汝皆奴隶也！缧绁鞭策，莫之或逃，逃且于其人大不利。特其事皆施于无形，而受者不自觉耳。

且稍长之儿，其不平等，尤共见也。若强弱，若灵蠢，若贤不肖，往往大殊，莫或掩也。一家之中，犹一国然。恒有一儿，严重威信，不仅为群儿之领袖也，即其长者异之。乌在其于群为平等乎？他日卢梭之论等差原始也，亦尝区自然之殊异，与群法之等威而二之矣。乃不知群法等威，常即起于自然之殊异。均是人也，或贵焉，或贱焉，或滋然而日富，或塌然而日贫，此不必皆出于侵陵刮夺之暴，亦不必皆出于诡谲机诈之欺也。无他，贤不肖智愚勤惰异耳，谁非天赋之权利也哉？而卢梭曰："此不足论，使奴持此以论于其主之前可耳。"此语何足以服人。盖彼亦知深言之，则其说将破也。吾闻雅理斯多德之言曰：人生而奴。此诚诐辞，顾以比卢梭之言，犹为近耳。

虽然，吾意卢梭以贫士而著一书，其影响及于社会之大如此，一唱群和，固亦其时之所为，而其意之所存，必有深入于人心，而非

即其文辞可以辄得者。故尝平情静气,以察其所据依,庶几为当于作者,而无如其不可得也。夫自由平等之言,于欧洲尚无,然至罗马法家,乃奉之以为法律之公论。二字依几何原来译“Omnes homines natura equales sunt”。此缘中古之时,罗马幅员最广,异族杂糅,本有等差。而法政所施,随地辄生荆棘。由是划除苛绕,揭示大同,民乃欢虞,而国势益固。是故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 a'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

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不佞少尝于役海军,稍知御舟之事。假使波兴云谲之际,集舟中水手,乃至厨役火工,使之议决轮帆针向之事,则此舟前路,当为何如?夫政海风波,过于瀛海者千万,顾可争出手眼,轻心掉之也耶?然则平等非难,亦惟吾人慎用此平等已耳。

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即稍变其说,而谓国民宜以完全之自由平等为期,此亦非极挚之说也。盖一国之民,宜皆自由平等与否,而所谓郅治极乐之世,其现象为然与否,此犹未定之问题,而有待于论证者也。所谓无侵人即得自由一言,亦不能即取之以为

籀证前辞之用，何以故？盖当为后语之时，以名学言，已据人有平等权利一言为原例。既已据之，则不得更用之以籀证所据。且其言即含政论哲学，而求之宗教之中，其与卢梭之意吻合者，亦渺不可得。盖佛固言平等矣，而意指平等于用慈；亦言自由矣，而实明自由于解脱。即使求诸犹大之旧与夫基督之新经，固言于上帝前诸色人平等。然其平等者，平等于不完全，平等于无可比数。然则宗教之所谓平等者，乃皆消极之平等，而与卢梭民约所标积极之平等，倜乎相远，有必不可强同者矣。

卢梭所标之平等自由，今求之各方面之中，既已为绝物如此。则（乙）款所谓人人不得有私产业，凡产业皆篡者，将不攻而自破矣。夫地为一行星，于古以为无穷，而今人知其有域。降邱宅土，可居之见方里数，可积算而坐得之者也。顾不幸人物孳乳寖多，设无凶灾兵燹疾疫之相乘，其数常数十年而自倍。夫以有域之土地，待无尽之孳生，早晚不可知，夫固必穷之势也，是故持政论者不一宗。至于户口问题，虽有圣者，莫措其手。今用卢梭之说，人皆平等，则坠地占居，本无主客，所以至于无立锥者，连阡越陌者害之也。乃惘然为之说曰：土地者，莫谁属者也，而出产者，皆有分者也。以谓得其说而存之，则相养相生，平等自由之局，将可与天地比寿，而免于竞争之厄者矣。而孰知其说之又大谬耶！盖土地出产者，皆有限者也，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农矿之事，无限神奇，而天之所畀，只有此数。自一国而言之，强弱侵陵，尚有以邻为壑之事。若夫合大地而为计，总人类以为言，求相养之无穷，则固无术。卢梭民约，尝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于是有领土国有之政谈。此无论其繁重难行，行之或以致乱也，籍第令一日吾国毅然行之，则以天之灵，是二十二行省之封疆，与夫满、蒙、回、藏之戎索，皆吾黄人子孙之所固有，我疆我里，移密就疏，期可为一二千年之生聚，是亦稍可自慰已。乃不幸卢梭之言又曰："公养之物，莫之敢私，土地物产，

非人类所同认公许者，莫克有也。”今如有万分一，一日神州禹甸之土地物产，其宜归吾人永保享用与否，听大会之表决于海牙，异时之事不可知，或乃贸然以吾人为篡。当此之时，公等将俯首帖耳，以为此实民约之至平乎？抑将制梃揭竿，奋空拳，竭余力，以与之争一旦之命也。由此言之，则社会最后之事，固必出于竞争。而竞争矣，则返本复原，又必以气力为断。卢梭之说，仁则仁矣，而无如其必无是也，则奈何欲乱人国以从之乎？

至（丙）款所云，其最重者，莫若消灭战胜之权利。而云物之以兵力而取者，又得以兵力复夺之。此其大旨，犹是产业皆篡之所前云。而以生于十八世纪之欧洲，社会尚沿封建之余制，彼见民生困苦，而衣租食税者，席先人余烈，不独无所裨补于其众也，方锯牙钩爪，朘勤动者以为生。由是切齿腐心，而为此根本消除之学说。乃至今日，则欧美二洲，倡为社会主义者，又集矢于资本之家产。夫因时立义，各有苦心，虽在吾国，何尝不尔。是以远之则忠、质、文三政之相嬗，降之则任、清、和三圣之相资，凡皆救敝补偏，有所不得已也。今若取卢梭之说，而施之神州，云以救封建之弊，则为既往；将以弭资本之患，则犹未来。然则悬之勿论可耳。虽然，但据其语，以课其所主之是非，则亦较然有可论者，此又不妨与崇拜民约者共商榷也。

今夫社会一切权利，必以约为之基，此其说诚无可议。此在中国，谓之必有所受。产业权利之大者也，亦必有所受焉而后可。战胜之利，力征经营，故虽得之，实无所受。此卢梭之大法也。第必如其法，凡人得一权利，必待一切人类之公许而后成，此不独于实事为难见，即在理想，亦有可疑。不得已而求其次，则问凡战胜攻取者，果皆不应得之权利也欤？今不必言三代汤武，以征诛开国为顺天应人之事。即取近且小者而譬之，假有商舶，忽逢海盗，舶中有备，因而禽盗，并取其船。如卢梭言，将谓彼收此船者，乃以力而

不以约，所以为不应得之权利也耶？此不必由法律言也，即以情理道德言，亦可以无疑义已。则由是而推之，乃至两战国之兵事，方其讲解未穷，不得已而出于战。胜者占城据港，要之以为息战之偿。夫和约亦约也，犹交易然。所售者，和平而争息也。而受约者，以土地为之代价。当此之时，计无复之，夫亦各得分愿矣。盖两国之宣战也，无异讼者之两造，质诸兵神，使为之理。理之成谳，则讼者不容以不遵，其权利遂为胜家所永享，约固在也，力实成之。安在力之不足畀人以权利耶？

总之，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诚有之，人尤甚焉。而卢梭所以深恶不齐者，以其为一切苦痛之母也。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坐权利之分殊。而权利分殊，又莫重于产业。由是深恨痛绝，一若世间一切主产承业之家，皆由强暴侵陵诪张欺诈而得之。非于其身，则其祖父，远虽百世不可宥也。是以其书名为救世，于穷簷编户，妪煦燠咻，而其实则惨刻少恩，恣睢暴戾。今者其书之出百数十年矣，治群学者，或讨诸旧文，或求诸异种，左证日众，诚有以深知其说之不然。无论何国，其产业起点，皆由于草莱垦辟者为最多，而不必尽由于诈力。乃至其书所乐称之自然时代，犹吾人所称之："无怀葛天，皞皞熙熙。"家得自由，人皆平等，则尤为往古之所未尝，且恐为后来之所无有。盖草昧之民，其神明既为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为阴阳之所困阨，忧疑好杀，家相为仇。是故初民，号为最苦。然则统前后而观之，卢梭之所谓民约者，吾不知其约于何世也。

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 *

吾与卫君，始不相识也，近者来见，辞气烦冤，谓其怀来，将以救一国之亡。顾以所论投人，落落然徒见姗笑，而莫有合。将欲转之为中国之文字，使见之者多，或能得吾之用意，则历数十百人无一焉能达吾旨者。吾旦暮将东旋，他无所恨，独惜此行无益于贵国耳。

仆闻其语，适然惊疑。叩其所挟，则出所书三四种，曰："先生幸赐观览，有以教我。"客去委之，不措意也。一日晨起，取其《教育议》而读之，愈读乃愈惊异。其所言虽不必尽合于吾意，顾极推尊孔氏，以异种殊化，居数千载之后，若得其用心。中间如倡成己之说，以破仿效与自由，谓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以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乃缄告之曰：愿且住，勿便去，吾将为子译之。盖其言虽未必今日教育家之所能用，顾使天下好学深思之人，知有此议，以之详审见行之法之短长，其益吾国已为不少。孟德斯鸠不云乎：立宪之民，不必其能决事也，但使于国事一一向心脑中作一旋转，便已至佳。惟卫君愿宏，若仆之所求，则不过如是而已。

* 原载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三月《庸言》第二十七号。此据严复译卫西琴（S. A. westharp）《中国教育议》（副题：论东西二洋教育所以汇合之术，民国三年一月十日呈北京中国教育会）之卷首。原有"译者案"三字，但内容实为一篇序文，故改此标题。

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

闻之孔子有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知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此所由来旧矣。且不独吾国之圣经贤传所言为然，乃至观诸外国，其中国亡种灭，或为异族所奴隶，亦以道德扫地，人心窳涣为之先，从未有好义首公，忠信相扶之民，而不转弱为强，由衰而盛者。著诸历史，其故可深长思也。盖国之通患，存夫贫弱。顾有土有财，则贫者可徐转而为富；生聚教训，则弱者可振刷以为强。即今民智闭塞，学术空疏，无乘时竞进之能力，此其患若较前二者为甚矣。然得先知先觉之传，为振兴其教育，专门普通分程并进，则拙者可巧，蠢者可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也。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亿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感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

故近世之言群治者曰：无机之物，则有原子，有机之体，则有细胞，原子细胞，皆为么匿。么匿一一皆有相吸相拒之二力者含于其中，此天之所赋也。相吸力胜者，其么匿聚而成体，相拒胜甚者，其么匿散而消亡。国者有机之体也；民者，国之么匿也；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

今夫五洲民族，部处州居，号为国者以百计，其中强盛仅七八

---

* 本文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严复手稿。从文章标题看，知为辛亥革命以后所作。严复于一九一三年曾为孔教公会的发起人，同年，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一九一四年，在《庸言报》又发表所译《中国教育议》。都旨在尊孔读经。此文竭力提倡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当亦作于此时。又按：严复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曾为约法会议议员及暂代立法机构的参政院参政，俱在一九一四年。此篇文字系提案性质，当为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所作（参见《与熊纯如书》十九）。

焉。吾人觇其国性，与其所以保邦制治之精神，虽相分殊，固皆可指。如德意志民族，起于垂亡，联为帝国，勇果坚鸷，凡学问、营业、政策，皆以胜人必达为期，不及百年，遂执牛耳。英、美之民，最长自治，贵信义，重责任，明于自由之权界，故能立宪，为法治国楷模，日进富强，迄今未艾。法民革命，经历最危，内讧外仇，几于不振，独以爱国之殷，终能有立，忧深虑远，家有盖藏，故于世界金融，有左右之能力。俄罗斯政教合一，其君称天而治，国主教主，一身兼之，为全属国民所信仰。斯拉夫民种，生齿繁盛，而感情棣通，与条顿民族，几有代兴之势，故能雄视北徼，跨有三洲。若夫日本肇兴，不过三十余载，推翻幕府，连二千余年一姓不绝之皇室，为一切政令宗教之中枢。民之视听，入维新而有所统集，感于孤危，忠勤尚武，故能再战再胜，遂跻列强。之数国者，其立国垂统，虽各有特别之精神，至其教民以先公后私，戒偷去懦，以殉国为无上光荣者，则一而已矣。

然则我中华民国，处此五洲相见，竞争激烈之秋，必遵何道始足图存，大可见矣。今夫建邦东亚，号一统者，四千余年。聚数百兆之民人，有二十余省诸藩之土地，绵绵延延，至今未沫。吾国民祈天永命，尚冀有一日之富强者，夫非忠孝节义之风为之要素欤！稽我先民，坚苦卓绝，蹈义凛然之事，史不绝书。其遗芳流韵，感人之深，后世或形歌咢。西人笃于功利，或疑纪述之浮夸，则不知此实为吾民之特性。而后此所恃以为立国精神者，将亦在此。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不缘帝制之废，其心德遂以沦也。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之义所由导源。西字爱国曰："巴特里鄂狄"，本于拉丁语之所谓父。人未有不重其亲而能爱其祖国者。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耻诡随，尚廉耻，不懑不竦，而有

以奋发于艰难。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故蹈义之民，视死犹归，百折不回，前仆后继，而又澹定从容，审处熟思，绝非感情之用事。

今者幸此四端，久为吾国先民所倡导，流传久远，而为普通夫妇所与知。公等以为吾国处今，以建立民彝为最亟，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文言曰：贞者，事之干也。必以此四者为之桢干，夫而后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为施。以言其标，则理财而诘戎；以言其本，则立法而厉学。凡兹形式之事，得其君形者存，庶几出死入生，而有以达最后之祈响。准斯而行，实于民国大有裨益。谨依○法第○条提议，并拟办法若干条如左，寅候付议公决：

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

一、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

一、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赀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

一、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

一、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

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祛天下之惑。

一、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箸，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

提出 〇〇〇

赞成 〇〇〇

费鉴清家传 *

费鉴清名启丰，居南通之平潮市，以治家教子、收宗族、倡公益著于乡。中华民国元年十月卒，年仅四十有六。孤师洪致书具状于严复曰：“师洪际遇奇穷，稍知名节，不知阿媚世俗。其于父丧，罪孽滋重，舍乞文贤达，无以为表彰之道。惟先生哀之，使有传于后。”则按状：

公固南通望族，先世居刘桥市，有费埭、费庄者，其故址也。十二世祖君宰，始奠今居营业，致富而好善，积德累勤。洎王父叶篪，则生二子，修来、泰来。修来无子，泰来有子而早世。故公生七岁而孤。抚于世父，承两宗焉。性至孝，善事父母，所生所后无闲言。稍长就傅，资敏而业劬。出入有定时，行坐有常度，塾师顾孝安先生深器之。其于父母，虽长大犹孺子也；其于外傅，虽稚小犹成人也。家适中落，则负米走江淮间，操奇计赢，以赡亲戚。交易之际，言若丹青，既诺矣，后有贵贱，未尝以反也。由是信誉大著，号廉贾，人争趋之。岁即不登，则罄所积，以平价粜。重〔里〕有石桥，

* 原载《文艺杂志》第九期，出版年月不详。此据《严几道诗文钞》。据传，费鉴清卒于民国元年，则此文当作于一九一二年以后。《雅言》一卷八期（一九一四年七月）载有李详的《费鉴清小传》，严复此文可能亦作于此时前后。

日翔凤，将圯，公以谓此交通要道，一方民生计所系为盛衰，谋诸其翁，条筑法甚具，告父老集资为修复之。时方溽暑，翁（载）〈戴〉台笠彳亍烈日中，执杖持引，指挥工役。而公役走督察，供琐屑焉。数月桥成，坚利逾旧，里之人洎今颂道之。又尝建宗祠，赋立经入，以为可久。岁时率子弟以祀其先，必为言世系所传，前人缔造垂统之艰，子孙保世之不易，则咸肃礼而益亲。有疏属鬻宅，且署券矣，公以祖宗遗传，不克永世，为可痛叹也，为醵资复焉。配李氏，生子三，长师洪，次师昶、师恒。师洪早慧，嗜学有文，尝以州试冠其曹。会科举废，无所得。旧俗视衿服绝重，而公夷然，转令其子游学四方，习法政江宁。毕业归，地方议会、行政官厅争罗致也。昶、恒皆有所执业，称其家儿。盖公接物和厚，于课子则甚严。自奉甚简，于为人则无所惜。是宜颐养尽年，长为世俗矜式矣。顾未满五十而卒，岂天道之不可知耶？或曰：费氏世仁慈厚善，至公尤不失长者。躬虽不享大年，而三子奉其教，师洪尤卓然，皆未可量。费氏方兴未艾，则天道不可知而又可知也。

严复曰：鉴清生本〔平〕所尽力，大抵皆庸行，无奇诡照耀人耳目者。然而既去而宗族乡党思之。世道方革，或谓宜破家族为军国民。其尤悖者，乃云用家族主义，则贪官污吏为孝子顺孙。邪说诐行，沦胥以铺，辛壬以来，其效盖可睹矣。嗟夫！使吾国乡里多善人，以孝悌忠信相勖，其所保全顾不大耶！然则如鉴清其人者，固不可使无传于后也。

安徽巡按使少卿李公七十寿序*

民国之三年，参政院立，大总统项城袁公，顿八纮之网，罗海内

---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文中提到李星冶七十岁正值民国四年，知此序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新旧之人才以实之。于以协赞讦谟，造立宪纪。四年○月，审计院院长长乐李公受代，转而专一席于其中。惟公自前清为牧令日久，于闾阎疾苦，吏道回穴，知之最详。得以为僚，于谘询便，同院诸公，喜过望也。居无何，而皖巡按使阙。惟皖南控吴、赣，北接齐、豫，革政以来，反侧接踵，吏民睊睊，须强明长。大总统求所以予节者，环顾无以易公。乃○月日特任公为安徽巡按使，并授少卿。吾党已得复失，后有大议，靡所畴咨，同院诸公，意晌若也。继而念公之年，今政七十，览揆初度，乃当仲秋，于是谋所以寿公者，于以抒其思而申其祝。以复为与公最久，则授管于复，俾为之祝辞。

谨按：

复曩游于直隶总督合肥李文忠公之门，则闻畿辅有三循吏，曰：桐乡劳玉初乃宣，滁州吕君止增祥，其余一人，则长乐李公星冶是。君止吾执友。庚、辛义和拳匪乱，以民事殁开州。劳公自辛亥革命去为冥鸿，不复见。独公天假之年，聪明强固。今者开府南服，垂庥无疆，此真天所以厚民国也。

公持躬谦谨，事上尤恭，不知者以为习唯诺，顾实方质为气，至于砥节。当官，为民请命，虽贲育有不如。始补望都，望都以明末三饷加赋，易代独未减复。邑仅万户，而岁征至万三千余金。又当孔道，繇役繁，民不堪命，乃多流亡。官其土者，心知赋不均，然以例严惮改作，官满辄嚬蹙去。公至则毅然为通牒大吏，奏蠲半赋，又岁发库帑三千金为繇，永著为令，民获苏醒，至今望都人尸祝之。义和拳之乱，清室庙谟失中，纵民仇教杀使者，坐是召外兵，守宰恇惧前后，莫敢谁何。而当是时，公方奔走蔚州、宣府间，镇慑劳徕。客至与相撑拄，其所保全尤大。时则荐剡，有胆略兼优，品行端谨，遇事不避艰险，地方赖以乂安之褒。而公之受知今大总统，自此始矣。寻迁河南汝宁府，调权陈州，补开封兼南汝光道，所至皆有政绩。迨武昌事起，皇纲解纽，法纪荡然，不逞之众，争倡民权之说以

相高，南汝、皖、鄂之间，民尤颠沛。而公凛天命之疾威，悼生人之涂炭，盖虽欲归老一邱，独善其身有不得者，矧其为知遇所感激者耶！

公天秉特异，精力过人，当官门无留宾，案无积牍。客岁来居京邸，虽头须尽白，而神明不衰。今夫天之畀贤者以老寿康强，岂但使之自有余而已，固将以之持危定倾，而为一群之蔽。士苦泽不下施，惟公之壮，其所为既已及物矣，乃今老而益宏。然则以天之爱民，吾党有以卜我公之期颐也。谨祝。

新译《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序*

不佞方十五龄，被选为海军生，而中国之言海军自此始。日月不居，自循头颅，盖今六十之年加三稔矣。惟此四十八年之中，世变之殷，倏忽迅疾，殆无异于古之数百千年。则无怪狃常习故者之瞠乎眴苦，而不知所以为因应也。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为杀人要利之机。不独尧、舜、周、孔之道有所不行，乃至老子、释迦、耶稣、谟罕默德诸宗教，宁有以解纷淡灾，稍以济元元之涂炭耶！呜呼昊天！诚不图今日人道之酷至如此耳。

海军者，攻守之大器也。溯自我生洎今，凡舟船火器之变迁，殆不可以偻指尽。木者俄而金矣，风者俄而汽矣，金者必穷其为坚，汽者必渴其为疾。一炮之所激，至数千斤，刹那之所射，乃数百子，摧坚及远，雷轰电驱，砰訇熛怒，鬼神不如。夫如是，犹不足，凌空决起，则为之飞车焉；入海伏攻，则为之潜艇焉。方其争为长雄，

---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内讲自己年龄"盖今六十之年加三稔矣"，知此序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作（参见王蘧常撰《严几道年谱》）。

不独人类蒙其厄也，飞走蠕泳之属，举不得安。盖其为事之不仁如此。然而彼既为是矣，则凡与并立于此一世者，又安得以无为。

日本与我同居东方□建国，计其幅员，曾不足当吾壤之什一，顾其憬然于世变，先我者几三十年。甲午之役，割我台、澎而外，索战费二万万，乃席之以大治海军，超为强国矣。不佞尝考西方史书，上古波斯称至强，而不得志于希腊。加达支韩尼泊又至强，而不得志于罗马。挽近拿破仑又至强，而不得志于英之三岛。揆所由然，则无他，独以希腊、罗马与英有海军故，而为之敌者莫能尚也。民国之三年，欧逻巴大陆兵事蜂起，英人以海军国，与法、俄连横，而德、奥亦失势。当此之时，日本乃从容出其余力，以覆德人山东之租地，回舟南指，而诸岛中德人之殖民地尽矣。此其海军之效，不亦大见也哉！然而其国早知之士，犹以为有危机之伏焉，著为专书，以撼其政府。

嗟夫！使如彼者而犹以为危，则我之南北濒海万里，所恃以为屏蔽者云何？宁待再计而后知其必无幸耶！夫心有所危，则必号呼以告其国人，长其事者之职也。刘侯方长海军，其于是书，乌可以已乎！

太保陈公七十寿序*

民国之六年，清太保陈公及其夫人齐年七十。于是八闽之士大夫旅于京师者都若干人，以公为闽之耆德，喜其敷愉康强，各于其身若与有庆也者，日则相率登于其堂，以举称觞之祝。酒中，众宾使某致辞，某乃执爵起而言曰：

---

* 本文据王蘧常先生所藏抄稿。原题《清诰授光禄大夫太保陈公暨德配王夫人七十寿序》，今改。文中提到陈公宝琛七十岁正值民国六年，知此序作于一九一七年。

夫天之畀圣贤人以寿，岂但使之自有余用，优游怡愉，苟然告存而已，往往道之绝续，世之治乱，胥于其身焉系之。其付任也，常艰以巨；其为机也，常密而微。方此之时，并于其世者，或不觉也。迨后之人读前史而论其世，乃憬然于其时之一发引千钧，而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者，非斯人乃莫与属。其锡之以黄发鲐背之纯嘏者，乃以持斯文于弗坠，永国命于无穷，而跻一世于仁寿也。於戏，不其重欤！

今夫民生而有群，其邃初太古，不可知已。至若唐虞以来，其所以弥纶天地，纲纪万方，而为民制为相生养之道者，可谓至矣。树仁义，广教化，即穷而必变，亦将有因革损益之道焉。至于大经大法，不可畔也。此不独中国为然，乃至五洲殊俗，其能久安而长治者，必于吾法有阴合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殁而周道衰，杨墨之说塞路矣，则孟子辞而辟之。终秦涉汉，急之则有申韩，缓之则有黄老，而天下又大敝，则于是有董生黜功利而明道谊。汉亡，历魏晋以至于隋唐，夷狄之迹交于中国矣，佛乃大炽于其间，则于是有韩愈。五季坏乱，民生之敝，可谓极已，而开有宋道学于群子之先者，则有胡安定。金、元、明、清，循而守之，其所以扰民持世者，虽各不同，要大归范于程朱氏所称述已耳。

乃洎于今举悉废之，而大用西人之学说，此真天下之大变也。夫徒以学说言，则杨墨之为我兼爱，黄老之清静无为，申商之名实，与夫佛之戒定慈悲而不为外物侵乱，设倡而施之，岂遂无一切之美利？而古之圣贤人所必辞而辟之者，道不本于中庸，要于其终，利也且不偿其害故也。今所云西人之学说，其广者，曰平等，曰自由；其狭者，曰权利，曰爱国。之四者，岂必无幸福之可言？顾使由之趋于极端，其祸过于为我兼爱与一切古所辟者，殆可决也。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

暴残酷，于古无闻。兹非孟子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者欤！则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

民国之建亦有年矣，他事未效，徒见四维弛，三纲隳，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及夕之忧。则无他，怵于平等、自由、民权诸说，而罔所折中之效也。今意者天道无平不陂，将必有孟、董、韩、胡其人者出，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于既废之余，于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几元元得去死亡之祸，而有所息肩。此某所以殷然睪然不胜大愿，愿吾太保等寿于松乔，而比隆于望奭也。

公少以科名起家。光绪初，为讲官，尝有意于扬清激浊矣。忧盛明，警泄沓，于当路大臣，多究切之事，坐是不容本朝，出之于外，寻又以举才不效，镌级，家居，前后通二十余年。其间朝野之变，若甲午，若戊戌，若庚子，其于国家皆动摇根本，而公虽怀屈贾之忠，不及救已。己酉再起，以原官总礼学馆，旋简晋抚。未行，被命入毓庆宫，而辛亥十二月有逊国之事。自是以来，公于时事无所过问也。心所为欣戚者，冲圣典学进退之间而已，于去岁十月晋太保。

窃尝谓儒者之业，莫大于修己以治人，而景运将开，必有九二之大人处渊潜勿用之地而豫植，故及其时，而一代之所资悉具。隋唐之际，河汾所甄陶，皆贞观之佐命。今公之所为，虽与王通有枝叶根本之不同，而其义与效，则未尝异也。在剥之上九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而蒙之大象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盖当剥庐之时，而为不食之硕果；方泉出之始，则有养正之圣功。故曰：惟贤人之寿考，道之绝续，世之治乱，胥以系之，其付任也难以巨，其为机密而微也。

夫人王氏，生于世阀，嫔而宜家，媲哲鞠贤，劬躬相室。当女权盛唱之会，表坤道无成之规，可谓式俗之女宗师，儒之嘉耦。其孕祉蒙禠，未有艾也。谨祝。

《海军大事记》弁言 *

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旋登建威帆船、扬武轮船为实习，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叻、吕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旂、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返国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学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海军始告脱离，而年鬓亦垂垂老矣。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韩之二役，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顾所孑遗老成，往往蔚然起为时栋。前大总统黄陂黎公、今海军部总长同邑刘公，最其彰明较著者已。於戏！海军得才可不谓盛也耶！

兹者池君滋铿奉令为《海军大事记》，蒐讨翔实，自吾国始讲海军以来至于今日，举五、六十年中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语不云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则滋铿载笔搜辑之功，不其伟欤！

书既成，则乞弁言于复，乃卉〔卒〕然曰：嗟夫！兹事体大，其关于存亡治乱，有识者观此，当自知之，无俟不佞更为一一云也。顾三十年前，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

---

* 《海军大事记》，池仲祐编，据文末所署时间知作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八月中旬。

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今日政体虽异，然回思赫言，犹足使吾国民与当路者憬然于海军盛衰之故也，乃为牵连记之。

民国七年八月中旬　侯官严复

《西湖游记》序*

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此《史记》之名所由昉也。夫《史记》者，龙门一家言也。龙门之文，得于善游，夫人而能言之矣。则当其临广武之墟，历鸿门之坂，三望云梦之泱漭，睹九嶷之芊绵，访潜龙之巷陌，景霸主之雄图，吊蚕丛、鱼凫之疆，扪石栈天梯之险，非其兴会之所属，则游而弗记焉。读其文，可以知其游之道矣。

陈君孟熊，香山望族，申浦寓公，气壮元龙，才高倚马，善画山水，爱吟风月，尝读龙门《史记》，心有所得，乘此春日，忙里偷闲，偕其友朋，携其孙子，作西湖四日游。舟车所至，屐杖所经，有兴而来，兴尽而返。凡六桥三竺，名胜古迹，一一收入奚囊，笔之于记，形之于诗，而又绘图十二叶，以补其余兴。龙门善游，诚不多让，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不必买棹杭州，人手一编，而砚山几席间，山色湖光，可卧游而得之矣。属序于余，因本龙门善游之意，以广其义云尔。

戊午腊月除夕前五日　几道严复序

---

* 《西湖游记》，陈之祥著。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九一九年铅印再版本有严复序文。序作于“戊午腊月除夕前五日”，即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熊禧祖家传*

熊君羽仪既殁之二十有五年，其子禔寓书于某曰："吾先君之葬也，阐幽之文，仅载生卒年月，与其穴所向，而潜德懿行，则无所书。深惧历久湮没，无以诏示来世，将为大不孝之子，罪戾滋重。禔本所记忆，为状述大略，丐先生为传，著于家乘，庶几不朽，惟先生垂仁而许之。"则谨应曰：诺。为案状：

君南昌月池熊氏，讳禧祖，羽仪其字也。世有隐德，父泳和，祖世昌，曾祖才焕，皆以行义著于乡，殁祭其里社。君为人慷慨有奇气，少治举子业，通诸经大义，尤喜读史，穿穴陈志，每论其措注得失，与三国人才高下。目光炯炯射人，声闳以远，听者警叹，以为得未曾闻。继以家贫，弃而服贾，始辅其弟。弟殁，独肩其劳。岁往来义宁、汉皋、维扬、淞沪间，理盐，筴捆载茶荈与海外番舶为互市。常以春出，岁暮归省亲闱治家事。如是者二十年。家以日优裕，不独一门男妇若干口无饥寒，而熊氏仁闻遍近远矣。自奉率俭约，然于人缓急，不以有无为辞，必餍其意。光绪丙子岁涝饥，邑中道殣相望，君率群从出米三千石，所全活甚众。其收宗族也，则必定可久之规，以为周恤，权衡轻重远近之间，事至纤悉，至今岁赈米若百石。行之数十年，而继君者犹守其法，坐以无敝。他若宗祠谱牒之修，堰埭桥梁之作，皆慨然任其烦费。买田置产，以为久远之资，亦未尝勒石标榜，规规于身后之名也。

前清沿明制，用科举收人才，国民门第以获售多寡分清浊。

---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未署年月。《严复与熊纯如书》第八十四函（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云："迩复得八月二十一日缄，并示令兄禔所作令伯羽仪公行述，……嘱为家传，诚不敢辞。"第八十六函（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云："前寄一缄，并缴羽仪公家传一首。"知本传作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九月。

君则建议，使群从各区公产所入，岁积之为巨，储以待售者。凡族之子弟，为郡邑学官弟子员，或领乡荐，及成进士者，皆得分受。所积有差，号“心远奖金”。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而造就，至于无穷也。由是熊氏科名大盛，廪廪向风，秋赋有领解者，可谓明效著验，事不虚立者已。未几而科举废，废且十余年，国家改步，求才之术大异古昔，罢考试而兴教育。而熊氏以随时之义，设立诸级家塾，若心远小校，心远中校及心远女校等，皆云蒸霞起，贤俊汇征，而乡国收其用焉。《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非君之谓欤！

君内行纯笃，事亲孝。母夫人涂年逾八十，凡衣褥之厚薄，饮馔之洁清，所居之凉燠，皆以意逆志，无或失所欲者。晨趋夕侍，依依然，非谕之退，不敢退也。于群从蔼然无间言。其接物也然严而有恩。每当茶市时，宾朋庸保，杂遝喧豗，君指挥部勒，无敢喧笑。其贫窘失业，则为位置处所，各餍其私。故其生也，人莫不以其寿；及其亡也，哭之又皆哀。呜呼！其可纪也已。卒年六十一，配王夫人，温淑慈良，无出。后君九年卒。簉室吴孺人生子三：禔，某官；礽，某官；祁，某官。女一，适某人。

严复曰：吾之始交南昌熊氏也，由熊季廉元锷，即传中所谓秋赋领解者也。当是时，清德宗方倡变法，罢八股文，以策论取士，故季廉魁其乡试，浸假而时论又变，则悉废科举，而大中小诸校之制立焉。盖将以教育之事，普及国民，其所议可谓闳远者矣。惜乎犹未睹其效也。熊君成就，不由学堂。顾其所立，卓卓如此，则吾安得起季廉于九京，而与之深论此事耶！

康有为上总统书按语*

医之于疾也，洞见病状是一事，拟方治疗是一事。此书所言，于时局可谓洞见病状矣，其拟方治疗，于时医所主之裁兵、扫除政客撇开，而以屯田、变俗立说。北城古方，但病家得此，其能起死回生与否，鄙人不敏，即未敢断言也。

严复拜读　庚申八月

《学易笔谈》二集序**

辛斋老友别三十年矣。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次年《国闻》夭殂，政变迭兴，遂相契阔去。

今夏偶于友人案头，获睹《学易笔谈》，云为君之新著。展卷如遇故人，携之而归，未暇读也。冬寒多病，拥炉摊书，阅未终卷，慨

---

* 原稿存上海博物馆。汤志钧先生抄寄。据来函云："康有为原文（抄本）约二千八百字，系对当时裁兵之说，提出异议，建议仿唐德宗时李泌之计，'择兵之拟裁者，遣令屯田，按户就垦，均力计种，春夏耕耘，秋冬习战，以为缓急之备，以为富强之本。'又主张目前'唯有奖育人才，转移风俗，期效于十年后，以为治平之基。'最后总结谓：'以上所言，大凡两端：一宜急为计者，安集军民是也；一宜渐为计者，转移士俗是也。'严氏按语，即对该文而言。"按语末署"庚申八月"，知作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 《学易笔谈》，杭辛斋著，收入他所著《易学丛书七种》中。序文末有"庚申冬日几道严复"等字，知作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理餍心，神为之旺。而友人又致君意，谓二集亦已脱稿，乞为序言。自维素未学《易》，而君之所言，乃与吾向所学者靡不忻合。忆当年余译斯宾塞尔《劝学篇》[①]、《原富》诸书，皆发表于《国闻旬刊》，修辞属稿，时相商兑。得君诤论，益我良多。今我顾何益于君之书，言之奚为？然声应乞求，又乌得无言。呜呼！予怀渺渺，慨朋旧之多疏；千古茫茫，欣绝学之有托。述陈迹，证夙闻，亦聊况于雪泥鸿爪云尔。

庚申冬日几道严复

观海大兄八十寿序*

惟阳崎严氏，始由中州固始迁闽，当五季倥偬俶扰之世，盖占籍以来近千载矣。而族姓寥落，至今可名而数者，都数十百家；其为主事，所驱远游四方者，指不胜俦。故阳崎之严，虽传次疏逖，皆相亲附犹一再从者然。庄生有言：逃空虚者，闻足音而喜。又况謦欬于其侧者乎？此余所为于观海大兄八十称寿之日不能已于言也。惟余与兄分八世矣。顾如前所云，本支而外于余最亲。犹忆先君在日，寓钓龙台，以医名一时，其翁○○伯父每来谈乡中事，时余尚幼，侍侧听之，娓娓忘倦也。大兄弱冠失怙，备历诸艰，乃弃学佣于药肆，得钱以养母。母病衣不解带，于其丧也，哀感行路。停辛伫苦，垂四十年。洎诸弟妹咸有室家，而身亦颓然老矣。晚娶卢孺人，一室相庄，持家谨俭，每勤十指，以佐饔飧。年将知命，始生子瑜，胜衣之雏，不忘折葼之教，尝抚而叹曰：是获诸者能见其长成矣乎？乃今瑜长，受事盐官，娶妻生子，而兄与卢孺人之梦抱孙

---

① 严复初译斯宾塞尔《群学肄言》时，名此书为《劝学篇》。

*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作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十月。

者已四年矣。其处乡族谦㧑诚敬，后辈惮其严而服其教。杖乡之年，则为乡长，于一乡之事多所更新，而人不以为牾。岁己未，余归而病，适兄亦病，高年暴疾，人以为危，子瑜吁神乞算，疾遂以安。然则兄不独由困渐亨，康强寿考，而且有孝子慈孙之可乐，谓非生平忠厚有阴德，为人所不知者，其食报不能如是之丰也。於戏！其可称也已。庚申八月廿六日，瑜将在里称觞，书来曰，愿有述也，则为之序如此。

弟复序，姪琥书
民国九年十月穀旦

祝寿相期似松鹤
还家犹得话桑麻

《习语辞典集录》序*

顷自十余载以还，五洲之交通日密，吾国士大夫憬然幡然，知往者之峻柜〔极〕自封，无补于国势之强弱；乃皆以周知四国之故，为莫亟之先务。然其为此也，必以通其言语文字为之邮，故习读欧文者日益众。其有时过年长，力不足以为其新，则常勖其家之子弟以为此。如吾友卓太守芝南之遣其哲嗣，游学四方，犹此志耳。

今夫语言虽极其聱牙，一种之民安之若素；文字虽极其奥衍，一国之士，以为至常。然则语言文字者固不足以为学，然而非此欲求其所谓学者，则其势不能，此所以其道虽小，而必不可忽也。且求语言文字之通也，岂独一字一音习其散焉者而已。往往字与音散则犹是也，而倚合参两焉，其意义乃大异。况乎一种之存，一国之立，垂数千年，则其中必有聪明睿智之民，其思虑知识，所大异于

* 据《严几道先生遗著》，写作年月未详。

凡民者，会其声而成辞，此其文以见意。而闻者或默以识，或笔于书，而一物之精理以明，一心之深情以达，历世既多，而所积弥富，此吾文字相传之所以称古也。

且吾闻善为学者，在即异而观其同。今夫五洲之民，苟从其异而观之，则诡制殊俗，其异不可以言词尽也。顾异者或牵乎天，或系乎地，又以相攻相感，所值之不齐，而其异乃大著。虽然，异矣，而其中常有同者，则形质不殊，而所受诸天以为秉彝者，莫不一故也。是故学者，居今而欲识古之圣人所谓达道达德者乎，则必取异民殊种，所必不可畔者而观之，所谓达之理著矣。是故彼此谣俗，古今典训，在彼有一焉为其民所传道。追返而求诸吾国，亦将有一焉与之相当。必识夫此者多，而后能用其文字语言，以通夫吾之意思，此为学之术也，亦即所以为文字语言者也。

卓君禀其父命，学英之文字语言甚勤，见吾国近者有字典之编辑，有文法之译著，其心以为是其为书，皆有助于学者。顾使未知其文，仂语半辞之中，有自为其倚合参两近譬曲喻者，则虽习其散焉犹不可以为达。又使未知在彼之建言谣俗，一一于我皆可以求其同者，将不知二者异辞之同指也。乃奋其日力，汲汲然为《习语集录》一书，将饷海内，先质其父，其父乃寓书于同里严复曰："为吾儿序之。"

遗　　嘱*

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瘉壄老人喻家人诸儿女知悉：吾自戊午年以来，肺疾日甚，虽复带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为身后传家遗嘱如左。非曰无此汝曹或

* 此据严群先生抄件。书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十月三日。

至于争，但有此一纸亲笔书，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务知此意。吾毕生不贵苟得，故晚年积储，固亦无几，然亦可分。今为汝曹，分俵。……

嗟呼！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吾自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覙缕尔。

瘉壄老人力疾书

《瘉壄堂诗集》卷上 *

社　　燕①

一夕西风动玉钩，画梁如听语啁啾，似言华屋原堪恋，无那高巢易得秋。来日园林还昔主，归时沧海见横流。寻常百姓家家是，王谢堂前认得不？

送陈彤卣归闽②

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药草聊同伯休卖，款段欲陪少游骑。君来渤海从去春，黄尘埃壒愁杀人。末流岂肯重儒术，可怜论语供烧薪！嵚奇历落不称意，高阳酒徒兀然醉。长躯八尺两颐丰，高谈慷慨忧时泪。平生贱子徒坚顽，穷途谁复垂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问君秋水剪双眸，何独异我稠人稠？无双岂独楚王信，千秋无复文信侯。君今长揖告我行，南风欲挂孤帆轻。闽之东门温泉温且清，荔阴如见挥巨觥。

---

* 《瘉壄堂诗集》分上下两卷。据原编者《跋》云：上卷系“宣统三年以前所作，下卷则宣统三年以后以至于绝笔也。”现将此《跋》附后，供参考。

① 原注：“癸未（一八八三年）冬间作。”

② 原注：“陈名锡瓒，以诸生充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后举己丑（一八八九年）进士，官主事。”

过吕太微 ①

凉月低高树，翛然怀吕安。移镫过别馆，留客共盘餐。雷雨涤新暑，庭阶生暮寒。遥知草玄者，独有子云难。

寄太微日本 ②

东泛楼船去使倭，怜余卧病独悲歌。三年梦逐沧波远，万里书传涕泪多。娇女亡亲聊慰藉，霸才无主悔蹉跎。耦耕约与论文赏，为报流光似掷梭。

论书

上蔡始变古，中郎亦典型。万毫皆得力，一线独中行。抉石抡猊爪，犇泉溯骥程。君看汜阝后，更为听江声。

用古出新意，颜徐下笔亲。细筋能入骨，多肉正通神。北宋推能手，东坡定后身。如闻跛守骏，妍貌不妨膑。

哭林晚翠 ③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昏昏。池荷清道暑，从桂远招魂。余以戊戌六月晤晚翠而晚翠以八月遇难。投分欣倾盖，湛冤痛覆盆。不成扶荚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命屯。侧身求辅弼，痛哭为黎元。大业方鸿造，奇才各骏犇。明堂收杞梓，列辟贡玙璠。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诚基近斗，祸已及亲尊。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

① 原注："外舅讳增祥，滁州人，己卯(一八七九年)举人。以知县发直隶。历官临城、天津、南宫、献县等县，开州知州，卒于官。所至有惠政。"

② 原注："时外舅出使日本为参赞。"

③ 原注："林旭字暾谷，闽县人，癸巳(一八九三年)举人，膺荐加四品卿衔，军机处行走。戊戌八月死西市。有《晚翠轩集》。"

夫子南州彦，当时士论存。一枝翘国秀，三峡倒词源。荐剡能为鹗，雄图欲化鲲。杨谭同御席，江郑尽华轩。卿月辉东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搘柱，契合互攀援。重译风皆耸，中兴势已吞。忽惊啼晚鴂，容易刈芳荪。古有身临穴，今无市举旛。血应漂地轴，精定叫天阍。犹有深闺妇，来从积德门。抚弦哀寡鹄，分镜泣孤鸳。加剑恩牵犬，争权遇偾豚。空闻矜庶狱，不得见传爰。投畀宁无日，群昏自不论。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上帝高难问，中情久弗谖。诗篇同乘杌，异代得根原。莫更秦头责，休将朕舌扪。横流看处处，只合老邱樊。

古　　意①

情重身难主，凄凉石季伦。明珠三百琲，空换坠楼人。

送郑太夷南下②

西市多新鬼，南天少故人。与君同应诏，此别太惊神。国论浮云变，封疆割肉匀。宁关儿女意，歧路泪沾巾。

九月行看尽，长途应苦寒。回风悲落日，游子感衣单。长策虚三练，君有练官练兵练圣躬之疏。殊恩剩一官。还将千种意，收拾卧江干。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③

忠孝名家沈隐侯，分巡弭节向扬州。楹书庭训皆成宪，锦缆牙旗得上游。一约共传支半壁，庚子东南互保之约，君实发其议。三年行见少全牛。未能出饯成邂逅，惟有离情逐水流。

---

① 原注："伤林暾谷旭也。"按严复致熊纯如书札云："绿珠词……乃戊戌年为清德宗发愤而作，不仅指晚翠也。"

② 原注："郑孝胥壬午（一八八二年）解元，湖南布政史。"

③ 原注："沈瑜庆，字爱苍，乙酉（一八八五年）举人，文肃（沈葆桢）子，贵州巡抚。"

去年六月船南下，直北关山未解围。沧海狂流横莽莽，晨光前路远微微。相看白鬓盈头出，长恐青山与愿违。垂涕为君通一语，华亭千载鹤孤飞。

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侯官文肃公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惭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读君诗卷长三叹，他日遗山此代兴。开路骅骝气深稳，倚天冰雪势凌兢。未应处陆长呴湿，侭许同时得服膺。不废教条仍坐啸，悬知独有使君能。

赠熊季廉①

二十九棋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大哉培根氏告我，即物观道冥纤洪。至人先天戒凝滞，高下体合如张弓。从其后鞭向仁寿，岂假食苦师蓼虫。三皇五帝各垂法，所当时可皆为功。蚩蚩之氓俾自治，奚翅洲渚浮艨艟。及其已过尚墨守，无益转使百弊从。矧今天意存混合，殊俗异种终棣通。是时开关用古始，何异毛毳当炉烘。履而后艰常智耳，如悳弗毖宁非懵。四百兆民皆异种，②卒使奴隶嗟神恫！所以百千方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贤愚度量几相越，听者一一褎耳充。胶胶扰扰何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

去年北方致大祸，至今万乘犹尘蒙。亦知天心未厌乱，南犇避地廿长终。岂意逃空得謦欬，知交乃遇四五公，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心期浑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砻。人生行止不自诡，扁舟又欲随南风。临行执手无所赠，惟有真气如长虹。横

① 原注："熊名元锷，南昌人，壬寅(一九〇二年)解元。"

② "异种"，《严几道诗文钞》作"贵种"。

流他日傥相遇，窃愿身道双加丰。

挽吴挚父京卿①

仙舟几日去东瀛，梁木归来忽就倾。难遣此哀惟后死，忍将不哲累先生。人间鸡廱方为帝，海内雄文孰继声？地下倘逢曾太傅，定知老泪各纵横。

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

中国山川分两戒，南岭犇腾趋左海。东行欲尽未尽时，盘薄嶙峋作奇怪。慢亭拔地九千尺，一朵芙蓉倚天碧。建溪流域播七府，未向邻封分一滴。江山如此人亦然，学步羞称时世贤。旧学沈沈抱根底，新知往往穷人天。共道文章世所惊，谁信闽人耻为名。入门见嫉古来有，黄钟瓦釜皆雷鸣。

忆昔戊巳游京师，朝班邑子牛尾稀。即今多难需才杰，郭张陈沈皆奋飞。孤山处士音琅琅②，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诸君且尽乘时乐，酒戋诗钟恣欢谑。君知国有鹤乘轩，何必神惊燕巢幕！乾坤整顿会有时，报国孤忠天鉴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轮欲转嗟吾衰。

自惭厚糈忝非才，手版抽将归去来，颇似庐岑结精舍，倘容桐濑登钓台。长向江湖狎鸥鸟，梦魂夜夜觚棱绕。岂独登临忆侍郎，还应见月思京兆。

---

① 原注："吴汝纶字挚父，桐城人，乙丑（一八六五年）进士，官深州直隶州知州，壬寅（一九〇二年）张尚书（百熙）荐加五品卿衔，赴日本考察学务，归去未数年即谢世。"

② 郭张二句，《甲寅》一卷十六号有夹行小注："郭春榆侍郎、张燮君光禄珍午侍御、郑宸丹京兆、沈涛园京兆皆奋飞，孤山处士谓畏庐徵君音琅琅。"又《严复诗文选》作"郭张陈沈皆奋飞"。该书注云："郭、张、陈、沈：郭曾炘，字春榆，官侍郎。张元奇，字珍五，官侍郎。陈衍，字石遗，官学部主事。沈瑜庆，号涛园，官巡抚。这四个都是福建人。"

怀吕开州

盖代循良宰，吾思吕太微。临财如触热，好善惄輖饥。至孝神应泣，论文瑟已希。墓田今宿草，黄鸟绕林飞。

三月自吴淞复旦学堂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蟇诸诗，不觉大笑，戏成三绝句

桃李端须著意栽，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

瓶水才添起小澜，爬沙手脚恣盘桓。通宵鸣唤知何意，且说盆池不属官。

龙雀东南白虎西，从渠吞月罪应齐。吴烹卤馔吾何择？不更攒眉吃水鸡。

答郑太夷

水中盐味饮方知，此境能参近有谁？廿八摩尼光入手，老夫真欲把降旗。

熊季贞病起，抱其兄季廉之孤取影，寄余索诗，为成八章，以“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为韵

贤兄昔在日，抗志造世英。轩然入世网，百秀擢一秔。良苗不待秋，玉树忽已倾。时会犹非欤，吾欲诹天明。

生离有逢期，死别乃恻恻。自我失熊子，摧痛常在臆。恭惟皇上帝，所辅必有德。巫阳倘下招，聚首期天国。

太息观世道，百川日东之。孝友似吾子，威凤忽来仪。寂寞泉下兄，羸老堂上慈。况复揩泪眼，载视怀中儿。

吾闻爱髮肤，君子重所受。慎疾如避仇，临难固不苟。聚散理

何常？异者特先后。愿恒持此观，幸勿自击掊。

茧栗兆破车，驶騠生七日。允矣天演谈，种业类传驿。今观象影中，颡丰目点漆。鸾翮去不还，鸡群鹤可必。

忍死抚遗孤，钦哉此贤妇。靓饰朝慈章，饮泪不可久。闵闵望长城，此外吾何有！君看南山松，真气弥九亩。

茫茫揽神州，人事纷乖剌。川岳闷其精，輖饥想贤达。生之既大难，俄顷旋见夺。呜呼吾生乎，乃草闲偷活。

穷理贵不遁，经训难为陈。道固无变期，流行乃日新。相民为计极，修己须安人。临终作笃语，副尔求书绅。

借韵题听水第二斋

梦想南阳八百桑，风云事业入祠堂。公今二纪亲田亩，知有觚棱不忍忘。

乡里追随近卅年，一尊相对各华颠。不妨磨洗装风景，六十流光下水船。

涌泉别业聊中隐，公先于鼓山有听水斋。友石新墩占小雄。山名元王。孟敭之父读书处友石山房旧址。他日漫郎作水乐，两山宫徵将无同。

陀㲋腹笥蚕相似，又点词源锦不如。二子相从老湖海，元龙豪气未教除。

世事从伊海变田，我曹谐笑尽前缘。相逢吉语无多慰，但说诗功胜旧年。

郑太夷时文

读书跂禄仕，道已成禽犊。彼哉东方生，文史三冬足。魏晋用九品，隋唐取书牍。词赋资求才，如网张一目。美意制十科，迂论司马涑。已而程经义，作计非不熟。悠悠九百年，奚翅亿管秃！得者矜文儒，类进如凫鹜。假令长闭关，千世用一律。庸知天运转，

因应纷万族。瞠目倚虚憍，旧学等无术。

往者经济谈，洎今令人恧。回首赵幽州，半部语真毒。迩来又一变，龙蛇起新陆。论语充烧薪，六经任生醭。泛海求羊皮，归为五羖鬻。操瑟与吹竽，所志皆食肉。侈侈输文明，都成果蠃祝。乃知变法令，真无与清浊。夫惟大雅姿，於法无所宿。当为彀中游，已蹇方外蠋。斟酌新旧间，缘此为经督。读君制艺文，同时须膺服。

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斮，乃为复之

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人情讳失败，常恐遭发襮。无心与枨触，已若肌受烙。更遣出胜家，十倍加毒螫。少日贱子贱，身世随所遌。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时时治中跃。每逢高轩过，气欲偃溟渤。慑然为之下，肩耸足自蹻。窃问客何操，乃尔艺旁魄？咸云科目人，转眴皆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私携媿皇坟，背人事钻灼。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当时利市者，自有千与莫。荧冥短檠镫，悽惨长屈蠖。无何八股亡，大耻未由濯。晚虽蒙荐赏，何异遭呼蹵。所以平生谈，于此尤刻轹。内实抒宿愤，外示昌新学。

昨者读君文，犹病得发药。严整比治军，交通觇脉络。始悟未成枭，不止禄命恶。向令能如斯，一第自可博。得失岂偶然，了了见强弱。顾惟仁人意，合与隐穷涸。奈何恣嘲弄，谢语皆嗢噱！直使钛趾囚，再受两胫斫。却愿复制科，席帽仍突兀。垂老飞冲天，闲执谑者虐。作诗恕见谌，更请加镌凿。

人　才

人才鹦鹉能言日，世事蜗蜂换壳时。如此风潮行未得，老夫掩

泪看残棋。

上海刘氏园见白莲孤开，归而成咏

三伏炎蒸昼转雷，群伦炊甑向尘埃。一茎娟洁标高格，此是灵山会里来。

脱得污泥气益振，肌肤敢道许相亲。情知水珮风裳者，不是云牕雾阁身。

露筋祠外月初上，仙掌峰前风正清。欲采盈盈太孤绝，胸中长此玉峥嵘。

藐姑原只住瑶池，一见须教物不疵。惟有风流王介甫，超然将尔当西施。

南薰无地嫁娉婷，小筑盆池养夕馨。身怯九天风露冷，楼台倒影浸秋星。

赠高啸桐①

独居作深念，吾生果何为？为己固不然，为人亦未至。儒称服仁义，佛说运悲智。无穷六合间，收此一虫臂。风轮数十转，何者足刻识？就令垂不朽，讵为既死利。昨者过高斋，出语差强意。自云今所当，利益乃兼二。劣及齐景富，复此夷齐异。仆应实不然，君言太自憙。跌宕五十年，于何得快恣？上寡庇雨椽，下鲜立锥地。岂如夸毗子，前驱百余骑。甲第高连云，睗睒相妩媚。人生行乐耳，余者乌足治。端须师鲁连，轻世更肆志。

西人说种业，大事非细故。好善岂偶然，未生性已赋。君家有

---

① 原注："啸桐名凤歧，长乐人。壬午（一八八二年）举人。于式枚保送御史廷试第一名，袁世凯以其党于岑春萱，摈之，不得记名。归未数年，病故沪上，年五十二。先君挽之曰：'便司台谏，讵以毛鸷为能，公等休矣。岂有酖人羊叔子，直到弥留，犹祝中兴不远。天乎鉴此，可怜忧国贾长沙。'"

先泽，传世作要素。赠君太夫人，言行可指数。尝闻说轶事，芬芳满颊辅。席此入人寰，自然根干具。何况仲叔间，膏沃相灌注。岿然起三峰，培塿安敢妒。朅来佐戎幕，树立避赫昈。救物无近名，斯为神所祚。君看庭堦前，何者非宝树。

连岁苦旱潦，今年灾害尤。扬子流域间，万众生鱼头。岂伊天运乖，人事诚未修。征税苦日重，逼榨糠中油。异教扬风波，镪币如星稠。边境更龃龉，权利相寇仇。庙堂富因应，为策恒苦偷。持此败劣者，底用当胜优。民献百千夫，请愿喧九州。皆言救亡计，非是固不瘳。但欲率众感，筑室还道谋。嗟余与夫子，少日综九流。岂不爱国种，蕲解黄屋忧。虞渊迴日驭，欲往无轻舟。党人喜窘步，远蹠还见邮。闺中日遂远，灵琐难少留。徒然作两鸟，同捉一处囚。哀鸣相劳苦，旦夕声咿嚘。想像云门音，涕下不可收。

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

镜里分明隔世身，相看四十过来春。风镫骨肉今余几，土梗形神定孰亲。已有人归留鹤语，更无松老长龙鳞。商岩发梦非今日，却办余年作子真。

侯 生 行①

侯生忽欲东渡海，赠我二十六韵五言诗。高词淳意杂古语，悬知落笔涕下如绠縻。自言少小失怙恃，京华旅食随群儿。中遭丧乱反乡井，挟书始解为唔咿。十七北征遘佳运，盐山老宿加磨治。有似西江润涸辙，发棠荒岁周寒饥。学何常师数到我，报语郑重酬无施。抗颜授徒亦自可，对镜忽尔惭鬌眉。男儿作健要如舜，头上乌兔忧坐驰。沮洳有鱼岂足脍，拔鲸不见韩退之。颇闻哲学最高

① 原注："侯名毅，字疑始，无锡人。"

峻，愿登巅顶掀其篱。西深东浅没次第，求道勤苦遑言疲。橐驼无角奋两耳，汗漫预作廿载期。诗成书纸持见我，再拜伏请加训辞。

我读君诗忽大笑，如此作计宁非痴。即今朝廷议新宪，百度尽变秦以来。朝植党魁野政党，争立门户方求才。盛年如子更拄腹，随风咳唾霏琼瑰。但须倚门露骩髀，一蹴可蹑九级台。鸡瘗豕零有时帝，吾言至信非类俳。不然椎埋击剽作交会，猎取亿兆兼京垓。丈夫蔗境在倒啖，蔡泽年寿须安排。奈何弃此都不事，而欲清浅观蓬莱。哲学虽成究何用？徒取造化穷根荄。天演亦何与汝事，吊诡转使人愁猜。不才餟饮仅满腹，讵足为子先路开。虽然一语可忠告，平实乃以基崔巍。譬如沿流下蜀楚，欲达东海先江淮。质力名数各有事，一一皆与清隅隈。真积力久自通贯，至道呈露无昏埃。即论近事亦有补，工冶政法咸取材。吁嗟呼，阴阳帅膏五洲沸，欲曰救国诚难哉！吾今衰老已无用，偷生发背旋黄骀。乞食诸侯岂得已，平生志愿如寒灰。高歌青眼属吾子，归日谈笑生风雷。

中秋客思

不可无诗日，中秋客里过。南云家益远，秋水髩添皤。名重翻成梗，情孤易得魔。高楼宵柝响，无计奈明何。

和荆公[①]

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座下，所得尽平平。国破犹能战，家亡尚力耕。生天成佛者，都是有牺牲。

九月十二日

重阳已过犹余热，预判霜风特地狂。官柳渐看生意尽，园花且

① 原注："和荆公寒山，拾得二十首之一，余十九首，再镂板时加入。"

趁晚晴香。月光黯黯闻遥笛，镫影晖晖落画床。怊怅凭阑看北极，句陈何处认寒芒。

十三夜月

霜月寒如此，江南想独看。无教作阴曀，双照泪汍澜。

秋花次吕女士韵①

秋花趁暖开红紫，海棠著雨骄难起。负将尤物未吟诗，长笑成都浣花里。绿章乞荫通高旻，剑南先生情最真。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棐几皆前因。故山丛兰应好在，抽叶悬崖俯寒濑。山阿有人从文狸，云旗昼卷声綷縩。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丘无女日将暮，十二巫峰空黛鬟。

君不见洞庭枇杷争晚翠，大雷景物饶秋丽。湖树湖烟赴暝愁，望舒窈窕回斜睇。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嬃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

次韵和泗州制府②

万国威仪仰汉官，几人儒雅似儿宽。卫公名位金天语，荀令年华赤县看。他族日滋怜处逼，巨川共济感才难。枕戈待旦平生事，越石同盟定未寒。

漫陈时务学严安，朱虎夔龙兴未阑。诸夏度支忧绠短，九秋缯纩挟衣单。星瞻华盖光芒动，灰出昆明劫火残。珍重鹰扬期晚节，崧高相待颂良翰。

---

① 原注："女士名碧城，旌德人，吕编修凤岐次女。"

② 原注："杨名士骧，字莲府，丙戌（一八八六年）进士，编修，直隶总督。"

和荆公适意

镫火年年作近邻，韦编汗简苦陈陈。不知适意缘何事？只信捐书一语真。

和荆公辱井

奢淫何至终亡国，可是君心不两谋。却怪欧罗今日事，利于刀剑巧倡优。

和荆公咏月

寒光清影蟾随兔，此语吾知喻得君。不道玉川悲月蚀，虾蟇以外更无云。

持管分明象可觇，冰轮无数火山熸。日光分与为圆缺，那有常仪桂兔蟾。

和荆公愍儒坑

范雎蔡泽兼商鞅，知足强秦不庇身。若道学葵先卫足，称诗发冢政能臣。

和荆公怀旧

少年辛苦头仍黑，老大优游已白头。悟得随缘薪尽理，始知霜鬓不因愁。

和荆公贾生

古人名位心原淡，绛灌何能沮贾生。赋鹏深情人不解，只言未得作公卿。

和荆公谢安

清谈岂必能亡晋，法令如何可过秦。天子骄昏臣隶谄，天能无意救斯民。

高大啸桐以故事应御史选，廷试第一，已而报罢，归而徵诗，奉酬二律

十年桃李下成蹊，理弱徒劳望邃闺。嘘气客能判冷热，闭门人去省推挤。若为补衮求山甫，遮莫堆盘认火齐。收汝杜鹃臣甫泪，景山松柱太凄凄。

郑陈篇咏极春容，足洗从来芥蒂胸，床下牛争原是蚁，栝中蛇起漫成龙。即标高节宁何补，何况明时尚可逢。如戟须髯看彼此，不平吾岂学秋蛩。

次韵苏堪留须

男儿当有须，不系留早晚。揽镜悦鬑鬑，未博秦女哂。违天乃与镊，好弄时自捻。磔赤虾殼狞，披黑燕尾善。夫子嵇阮流，面目极廉悍。剧谈九河翻，溅沫千珠散。五十始得髭，呀豁春草浅。行看缘坡竹，离离遂可算。八十非熊罴，庸渠沧浪变。

苏堪易韵见答，再次其韵

常髡忽蓄发，鬅鬙骇童孺。一髡一蓄间，成此礼法具。长笑诸教宗，毛发用好恶。瞒眼用十旬，垂领翻足慕。已而期限来，欲留不许驻。万生孰美丑，用舍秖所遇。发髭同根生，剃宥乃殊趣。借令佐苦吟，相赏何其暮。昔去而今存，就中定无故。复云作官人，盛时又已误。从而为之辞，期君改此度。

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沧江泽荣归国

避地金通政，能诗旧有声。湿灰悲故国，泛梗薄余生。笔削精灵会，君以修史为职。文章性命轻。江南春水长，魂断庾兰成。

笔谈尽三纸，人意尚愔愔。天演叨余论，阳明孰敢任。愿持无厚刃，载抚不弦琴。以《原富》《名学浅说》二书为赠。去去成连远，云涛识此心。君以阳明相方，故有上句。

往者强邻斗，东风倒月支。自封原失计，中立坐成雌。缾罄嗟罍耻，儿孤记母慈。风云原有待，天地本无私。

萍水论交地，艰难得此才。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归国梅花笑，倾山瀑布来。君集中语。中原自神圣，回首有余哀。

闰二月二十二日游龙华寺

油壁车轻辗嫩尘，兹游吾得及芳辰。春愁岁岁嗟相若，世事悠悠未有垠。意气发舒桃发坐，神情闵默鸟看人。恶义队里如何度？试扣黄金丈六身。

靓粧炫服媚晴川，流水游龙正咽填。阔领遮腮疑俗瘿，短衣露骭斗身儇。炉烟漠漠钟声续，野日迟迟塔影偏。三十五年弹指过，清波无恙照华颠。余于同治甲戌，乘扬武军舰至此句留月余。

即席呈诸君

绝代陈沧趣，弥天郑海藏。义宁今作者，夏子亦升堂。国秀俱无忝，斯文各主张。啮唇余两齿，跋扈有王昌。谓王又点允皙。

苏戡五十初度，而所营海藏楼适成，敬述奉祝

郑公桃李姿，用李将军传赞语。生值闰上巳。兹岁再仲春，五十忽然至。百年同四时，流景每恨驶。惟公天所厚，富此中和气。著人如酒

氛，拂披已心醉。跌宕三十年，寰宇仰名字。高视抚百灵，诗酒足驱使。未用千载期，看了一生事。

早岁天津桥，长揖识公始。与公俱少年，双眸对秋水。清言多摆落，高论颇历诋。食贫官江南，偃蹇百僚底。手版看山云，目吏署纸尾。三年访瀛洲，题诗满富士。先皇倏见徵，樱鞢谒丹陛。召对乾清宫，天颜尺有咫。青蒲二三策，凛凛君臣义。归舍诗纪恩，尚记尧额美。由来阳九会，人事有颠蹶。中秋月欲圆，年年使心悸。汉水接天流，芦沟看马箠。歌哭老更哀，今日皆验矣。龙州寄边管，短衣乃楚制。书生事戎马，荡决亦自憙。无奈庚癸呼，调粮得空纸。和陶乞食诗，三读可流涕。乞归忽三载，花落云水逝。属者勉畜须，讳老背人喟。平生富国手，小试用织罽。行看可大业，黄人共衣被。

昨者荷见邀，青楼壮蔚跂。都将揽辔心，敛入四亩地。人海一身藏，珍重命名意。樱花罗群妃，新柳娇泚泚。置君最上层，万象朝榻几。如斯自可乐，底用印纍纍。五十方中年，如旭未加未。四海持祝卮，知君常发噫。今朝满堂客，酣歌酒如济。贱子歌五言，敬用侑觞觯。

赠王又点①

作遣天涯政赖痴，入门有客索吾诗。功夫如海吾何有?定子当筵又一时。红烛樗蒲花四座，绿云劝酒玉交枝。右军乐趣方忧减，乡里儿童莫遣知。

① 原注:"名允晳，乙酉(一八八五年)举人，能诗，善倚声。"

题金陶陶女士花卉画册，在舟中作[①]

林下风流属谢家，仙群人海忆乘槎。还将作供毗邪手，貌尽人天称意花。

井底微阳向玉梅，斋房瑞气入兰陔。四时淑景催行乐，分付名花次第开。

几度回船鬓已皤，年来东海是恒河。羡君卷里春长在，画史瓯香未足多。

故山花竹总离披，海上时时梦见之。为报吾家娇女道，老夫心事在园葵。

揽洲搴阰感灵均，志洁称芳亦夙因。九万神州富香草，会看玉手转风轮。

和寄朝鲜金泽荣

垒块都消酒琖中，存亡几楚付玄同。难求繫日绳千尺，且觅埋忧地一弓。世事了如春梦过，夜潮还与故乡通。新年归雁烦相语，浿水波寒莫更东。

要眇朱弦寂寞观，得诗何异锦千端。古原落木作秋雨，大海回飚生紫澜。犹有风流追正始，由来窈窕恶华丹。三闾泽畔真憔悴，未害能滋九畹兰。

浮云西北望神州，海水群飞迥作愁。他日南公能说楚，当年箕子未臣周。应怜巢燕看新主，忽见江梅忆故丘。莫更是非论马指，从今不繫是虚舟。

---

① 原注："金女士，王述勤继曾之继室，能绘花卉翎毛。"

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除夕思归，用东坡韵作岁阑三首

人情重存问，稍以物自佐。岁晚相馈遗，黠者或用货。是谓作始微，将毕乃至大。平生汉袁安，雪里闭门卧。今年作除夕，鱼雉纷饤座。婢仆走将罗，忙若蚁旋磨。有来而无往，羞赧亦易过。闽谚：失礼易过，欠债难过。聊复诵坡诗，独谣自成和。馈岁

期至留不得，岂在速与迟。匆匆成过往，于岁吾何追？不恨岁行尽，但恨行无涯。是岁将愁至，愁归定何时？瓮天鸡尚舞，奎蹏蝨甚肥。四海乐今夕，胡为尔独悲。岁来固不言，岁去宁复辞。好在五穷鬼，相好无时衰。别岁

儿童约守岁，结队如长蛇。有似西来水，欲往东头遮。谁知藏壑舟，无如负者何。爆竹祓不祥，面具争喧哗。强挽临歧客，更添锣鼓挝，少焉主亦倦，睡态纷攲斜。汝曹望成长，岂亦忧蹉跎。且放旧者去，新者方雄夸。守岁

和江叔海韵①

七岁江头见好春，谁令晚节傍风尘？撑肠那有五千卷，脱颖仍随十九人。高咏怜君诗笔健，剧谈应共岁华新。元宵莫惜炉头醉，河汉疏星渐向晨。

---

① 原注："叔海名瀚，长汀人。"

和郭春榆宗伯韵①

樗散难扶大雅轮，况教委佩更垂绅。敢云一骨堪当御，所喜明时尚作人。晓日群飞珠树鹤，祥云争绕玉山麟。纵然武实标新尚，稽古风流迹未堙。

寤寐文明运属离，虞渊国步尚能追。膏肓坐少三年艾，隅腹今争几著祺。国命长仍存礼俗，人生难是受恩知。春云压水东风紧，湛湛长江起远思。

题江杏村侍御梅阳归养图②

气尽渔阳操，心酸得宝歌。鼎湖龙已远，丹穴凤如何？百六春将晚，东南雨苦多。回文苏蕙子，谁是窦连波。

弢菴巡抚山西，用癸巳江乡赠答韵

我公龙章兼凤姿，民望久属天子毗。中间卅年隐乡里，孝友政外奚为为。闽江上下两听水，图史花竹争纷披。成章更与逮小子，横舍一一分级差。帆风忽踔万千里，亲见蛟鳄行躨跜。侨流忠爱良未衰，喁喁内向能抚谁？归来报告千万语，读者思卧闻者疑。属闻圣朝恤五典，宣室昨者重受釐。河东由来股肱郡，阴曀待子开清曦。用人行政枋未坠，愿采荃蕙毋赉葹。吁嗟乎，运当阳九想骨鲠，何异伏暑怀冰澌。幸令可治勿卤莽，疾革卢扁犹庸医。

追忆癸巳原作，次弢菴韵

傅粉搔头骄弄姿，粲粲门子多夸毗。得车十乘遽如许，奇衣妇

---

① 原注："郭名曾炘，庚辰（一八八〇年）进士，官礼部右侍郎。"

② 原注："侍御名春霖，莆田人，官御史，劾庆王，左迁。"

饰臣能为。相将捷径作窘步，嗟尔桀纣同昌披。或苏复上或中踬，气力亦自分等差。攀跻缘附各有态，风常怜蚿蚿怜夔。人才国运同盛衰，狂澜欲挽他日谁？意者物穷势必反，贞元相嬗吾无疑。一朝清明皇极正，不肖诛殛贤受釐。譬彼晏温风雨晦，岂少一旦回晴曦。蕙兰薜荔自我佩，任户要艾家赍葹。浦莲薏苦方堪思，忽见梅花点流澌。茯苓小草共臭味，不必早计求国医。

王书衡尊人蕴斋先生七十生辰[1]

典型何幸见斯人，鸾曜齐眉迹未堙。有子能为天下士，不官长作自由身。寻春岩壑云随屐，载酒郊原雨垫巾。端合擘笺书大庆，九重同日拜经神。恭闻毓庆宫是日开学。

《瘉壄堂诗集》卷下

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

镫影回疏櫺，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

万 生 园

西苑门空闭，燕郊柳正繁。那堪春尽后，重向万生园。

题胡梓方诗册并寄陈散原

此日耽吟咏，真成不世贤。眼看文坠地，犹说力回天。侧足吾焉托，孤芳汝自怜。寄声陈伯子，珍重为华颠。

---

① 原注："书衡名式通，汾阳人，戊戌（一八九八年）进士，官主事。"

写　怀

都来半世客幽燕，老眼今看海变田。失水蛟龙聊复尔，偷仓雀鼠故依然。岂能徐邈随通介，浪说王尊乍佞贤。阅尽白衣转苍狗，冰轮还作旧时圆。

刘步溪以近作见示，依韵奉和[①]

扶危大业须人担，而我瑟缩同春蚕。榆枋决起亦致福，岂必六月方图南。刘侯五十气方午，不效年少须纷毵。第令把臂人政党，魁长自可收立谈。奈何拚命为乡井，如炭自坠汤躬探。促訾啜汁镇长有，言用身弃非君惭。仰天大笑黄鹄举，明月何处无秋潭。竭来京国更尘土，岁寒法侣犹二三。作诗邀我起属和，高言强韵非吾堪。庞眉铁石老尊宿，谓弢庵师傅。日夜宫征相吞含。苏门执梃有山谷，谓黄墨园懋谦。慧业倘许青出蓝。诗中日月自光霁，权利细琐君休贪。

再和步溪

何曾贞下起元来，不独怜君且自哀。未得一邱供啸傲，更无歧路可徘徊。情知乱世身为患，谁向颓流首重回。惟有少时腾掷处，梦中突兀见南台。

癸丑上巳梁任公禊集万生园，分韵流觞曲水四首

任公囊被放，星纪海外周。操简缀国论，木铎徇春遒。代谢始归国，翩若鹰下鞲。暮春值癸丑，遐想山阴游。西郊得名园，觞詠招胜流。梅发酒味冽，鸟和琴声柔。举杯酹西山，怃然怀灵修。黄竹去不返，愁云弥九州。惊魂瑶池宴，王母戴虎头。借问王右军，

---

① 原注："刘名鸿寿，举人，陈弢盦（陈宝琛）之妹婿也。"

感慨犹此不？

短垣外缭绕，广袤十里强。网罗极飞走，动植各有疆。仲春遘时雨，蜀黍亦插秧。伟哉造化力，长养赅百昌。生理谅在兹，谁谓劣者亡。吾闻古禊事，所以祓不祥。微生逢揖让，岂复忧祸殃。门户化胶漆，荆棘成康庄。宇宙亦已广，形骸恣放浪。寄谢来游者，一举宜百觞。

录录复录录，岁月如转毂。忆昔遇君时，东海方挫衄。洋洋时务篇，何止阳春曲？意欲回日车，捧向扶桑浴。由来一傅齐，不救群吠蜀。椒兰各容长，屈景胥放逐。中宵看句陈，扰若风中纛。徒闻明妃遣，谁念蔡女赎。何期十六载，复此事湔祓。茫茫太液池，何处翻黄鹄。

典午逮永和，世事甚窳呰。北伐疐方新，重敛资奸宄。逸少居会稽，端为佳山水。今观所为序，用意极弔诡。俯仰皆兴怀，彭殇非一轨。区区为怀祖，誓墓岂即是。遗世方恝然，谓当以乐死。恭惟天生才，贤圣众所恃。怀宝谅非难，事国或尽瘁。夷叔安足希，如尊乃勇耳。

题侯疑始填词图册

天生人能群，语言资缱绻。心声精者传，韵语亦天演。君看五大洲，何国无歌谚？周诗三百篇，无邪圣所荐。楚辞逮唐音，中间凡几变。由来声利涂，不中风人践。宋元乃词曲，以使民不倦。甲乙起旗亭，宫征起衏院。浏亮苏辛能，婉娈周姜擅。降斯五百年，往往获泠善。梁溪倚声国，软浪摇歌扇。侯子生其中，蔚作群工殿。思贤哀窈窕，刻意写盼倩。了知天机深，每恨抽思浅。缥渺阳台云，迷蒙神女巘。但乞一字安，岂惜千须撚。梦醒起视国，四野方龙战。火急写为图，庶令知者见。博弈岂能贤，权利吾知免。

寄散原[①]

已迴春燕数鲥鱼，目断南云少尺书。可有园林成独往，倘缘花月得相于。江湖无地栖饥凤，朝暮何年了众狙？说与闭门无己道，去年诗句太勤渠。

题吴观岱松风图

去年苍柏曾吾寿，此日青松又入图。好著茅亭覆嵇阮，山河天地觅黄垆。

送子易赴奉天[②]

行李知君指奉天，别离情绪看霜颠。不妨玄德嗤田舍，却是泉明解醉眠。人世本无回日驭，神山可有顺风船。玉台旧事何堪忆，梦断香销二十年。

张珍午天津寄诗率答[③]

今岁长安溽暑蒸，东南战鼓况相仍。使君论事同观火，诗句投人似饮冰。苦雨作歌思广厦，导迷何佛是燃镫。幼安辽海犹容榻，愁绝虞翻望吊蝇。

题廉惠卿泉津楼惜别图

小诗侧艳似温岐，倒薤纷纶卫茂漪。好事更逢吴道子，共成三绝写临歧。吴夫人手书，惠卿题此卷诗数十首。吴观岱为画此图，故有上句。

世间幸福惟男女，人事伤悲极别离。莫怪南湖廉老子，总将哀

① 原注："陈名三立，义甯人，丙戌（一八八六年）进士，官吏部主事。"

② 原注："子易名绳羲，先妣王夫人之堂弟也。"

③ 原注："张名元奇，丙戌（一八八六年）进士，官奉天民政使。"

乐付横披。

廿载津桥见好春，脸波金燕已前尘。而今秃鬓垂垂老，施咒何人与覆巾。

题若华馆诗集

家翁词友今新娘，执梃门生作藁砧。位置替筹甯过此，天寒翠袖莫长吟。皆集中本事。

诗古文词总斐然，大江南北孰能先？延陵评语吾连署，直掩龙阳一辈贤。吴辟疆为删定其集，有直掩哭庵一辈语。

六十一岁生辰，韩生以诗见寄，斐然有怀，次韵为答

成毁相因果，贤愚孰判分？立诚斯感物，执象总迷真。缅昔承平日，繄余淡荡人。所嗟闻道晚，常恐受恩深。鼹饮津沽水，燕居二十春。涓尘忘海岳，高下信乾坤。明发求无忝，生涯识有群。万间怀夏屋，一得永宵欣。学有今荼蔗，胸无夙怨恩。浑浑时见极，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德，相将讨国闻。裒成千腋集，书及万言陈。敢谓思无斁，方期德有邻。由来一爝火，不彻百重昏。积毁惊销骨，群吹起沸尘。不成一战伯，徒使万方嗔。输币仍前贯，回銮祗旧云。普天呻负担，划地见创痕。岂谓图强法，翻成失国因。朕言真不再，大患乃无身。末命凭虚几，皇图集近伦。龙飞群首见，蠖屈儿人伸。伊傅原难降，研桑不易寻。运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廪廪持三祀，眀眀逮八垠。平安望烽火，彗孛犯星辰。辙偾贪人败，言龙学子诜。早知民最贵，不必古能循。淅米非前甑，成风少妙斤。虚传馨郅治，直作纵妖氛。眼阅沧桑换，心惊甲子新。元黄犹未已，衰白日交臻。吉语征朋友，忧端悸梦魂。新知待培养，旧德愿终纯。莫动扁舟兴，群扶大雅轮。因君惠佳什，为数鲤鱼鳞。

弢菴以江橘水仙见惠，有诗率答三绝句

霜中作实老逾赪，南国三闾旧颂声。到底微酸带寒气，不如新会有甜橙。

此花端合配林逋，矾弟梅兄亦不疏。名品自居吾岂敢，任随芳草尽情输。

六十流光下水船，旧题诗句几经年。水仙无语洲奴笑，不见芦中共溯沿。

除夕意绪甚恶，答陈石遗①

乡思如潮不可缄，连床何限语詀諵。即今除夕非佳节，莫向桃符署旧衔。天下诗才衡左海，君方为诗话。故园胜处负楞岩。买山未是巢由事，江水犹应鉴至诚。

送黄墨园之桂林②

流行坎止岂能祈，作客长安日几围。天上星辰仍北拱，月中乌鹊尽南飞。车过汉水梅应发，路入湘江草正肥。回首幽燕见尘土，不须局束叹人鞿。

寄 苏 戡

江南一别今三载，书到樱花想未开。李白世人皆欲杀，陶潜吾驾固难回。诗应有子传家学，事去无端感霸才。满眼瞻乌方靡止，可能安稳卧淞隈。

---

① 原注："陈名衍，闽人，壬午（一八八二年）举人。"

② 原注："黄名懋谦，优贡生。"

三月三日挈叶氏甥女约刘伯远、通叔兄弟、侯疑始游万生园

六十之年忽已至，此去当逢几上巳。燕京春气向来迟，红白未开桃与李。先生有似南郭綦，终日嗒然唯隐几。稍闻天籁出枡圈，未辨春容识红紫。忽思结伴趁佳辰，更以清言消短晷。二刘兄弟今敞敓，况有吾徒侯叔起。驱车相约到城西，地近不逾五七里。只怜景物太彫疏，不共承平竞繁侈。

王孙当日辟名园，意与西人争吊诡。草木搜集兼亚欧，毛羽牢笼暨非美。园官土著用胡倭，月廪水衡供喙饲。中西异制起行宫，御宿逶迤承燕喜。谁料一朝异陵谷，瓶犹未罄罍先耻。文章玄豹儿留皮，老苍黄鹂徒矜觜。园中禽兽强半皆成标本。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迩来涤场号农事，处处标题分溺矢。园旧名万生，今称农事试验场矣。稍胜艮岳筠为薪，岂有九成泉出醴？令人却忆山阴言，俯仰陈迹无乃是。只供吾曹作凭吊，年年太息流光驶。西山青眼故依然，沧海横流嗟未已。清游聊复五人同，不必流觞依曲水。

语阑天末转轻雷，似以微阳告春始。更将何物洗荒伧，惟有唐花开玉蕊。老夫年来腰脚健，望眼园林空徙倚。苍然莫色向归途，依旧繁镫闹城市。秋鸿有信问明年，回首前游真梦耳！

题侯疑始印存五绝句

平生最爱莲生语，作么能消生有涯。闭户试为无益事，小窗映日斫龟螭。泉唐词人项莲生言：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其言最得美术三昧。

何年花乳被龙虯，更有镫明出处州。今日田黄珍比玉，可能容易与雕锼。《辍缋霏雪录》云：王元章始用花乳石刻印。又处州镫明石亦印材也。见郎瑛《七修类藁》。

金粟前身顾阿瑛，未央宫瓦刻朱盛。摩挲印剎怀真乐，有癖谁如吾子行。厉太鸿言：顾阿瑛得未央宫瓦头，朱伯盛为刻金粟道人印，又吾子行有“竹素

山房”，有“我最懒”、“怀真乐”、“飞丹霄”诸印，常加韦佩，日手摩弄，欲和其四角，令有古意。

汉印阴文感废兴，艺林规矩见斯冰。说文古籀勤搜补，未绝风流太仆能。云门张绅云：天下皆用汉印，属兵象云云。乃强作解事语，吴窓斋在日，最工金石刻画。

朴茂纤徐各有真，不分用志乃凝神。雕镌谁似侯疑始，刀笔中无一点尘。

题赵芝珊亡室吴夫人遗影[1]

百感都为惜往日，几生修得嫁才人。由来此恨深贫贱，何物能传到笑嚬。只有安仁工作诔，可怜奉倩解伤神。沈园柳老绵飞尽，枨触闲愁二十春。

疑始寓九条胡同，因金坛王次回赠妓左阿锲，有“曲折胡同到九条”句，乃以邻刹及门前石井推证之，所寓果为阿锲，遍征题咏

寺院金蝉仍啮锲，井阑玉虎旧牵丝。剧怜小劫风花地，犹系先生宛转思。声影虚堂如可接，雨云异代不同时。由来叔子输铜雀，此意儿曹总未知。

再题惜别图

且住为佳耳，将离可若何？疑深常督过，爱极转生魔。无分消眉妩，应难忘颊涡。汉南一株柳，生意已婆娑。

懊恼情怀只自悲，微波何地更通词？本来杨柳丝难系，看取芙蓉死为谁？二月春愁随水长，十年影事有镫知。鬓丝禅榻茶烟飏，自是樊川觉较迟。

---

① 原注：“赵名惟熙，南丰人，己丑（一八八九年）进士。”

赠郭春榆宗伯

六十忽然至，无穷沧海尘。道心长默默，世路转踆踆。岂是争名地？难为易代人。此中惟有酒，相与呴枯鳞。

渐觉冰轮出海迟，君八月二十二日悬弧。新凉庭院称扬觯。黄花插鬓秋还浅，白发盈头世共知。可有一亭收野史？更无余地著新仪。当年半刻曾推毂，惭负朱弦属子期。

题张勇烈树珊遗像

马革男儿事，靴刀大将身。国殇悲旧部，庙食报斯人。公若生今日，吾知气益振。苍茫看八表，焚杀正无垠。

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①

长笑昌黎说霜菊，苦言既晚何须好。微生蜂蝶幸遭逢，复云婉娈死相保。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摛文藻。十年大学拥皋比，每被冬烘笑头脑。虞初刻露万物情，东野受才逊雄骜。兴来铺纸写云山，双管生枯兼润燥。自言得法自吴墨井王石谷，定价百金酬一藁。文章艺事总延年，六十容颜未枯槁。苦遭恶俗不相放，儿童项领欺华皓。归来洛社聚耆英，抵制少年老吾老。岂知世运久更新，骯髒人生苦不早。君看画里十三人，一已墓门将宿草。林君伯颖已于七月化去。不如及早竖降旗，成功者退循天道。更将此意问橘叟，会长。渠指岁寒松合抱。

为周养庵肇祥题篝镫纺织图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

---

① 原注："林名纾，闽人，壬午（一八八二年）举人。"

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辛苦二十年，各毕衿縭戒。毛生远奉檄，稍稍供粗粝。虽乏五鼎庖，幸免颜色菜。谁知罔极天，欲养已不逮。至今念慈颜，既老心愈痗。吾闻对歔者，不可为累噫。何堪垂暮年，睹此惊魂画。呜呼大宇间，此恨何时瘥。乃悟晋王裒，竟把蓼莪废。

长沙刘通叔有诗见贻，次韵奉答

长留衰病感时危，变征仍题小雅诗。每惜太仓供雀鼠，行空杼楼到茅茨。屋梁月落回孤影，蘋末风生动远思。辛苦铸金刘子政，可能半额画修眉。

刘伯远、侯疑始偕枉不遇，诗以谢之

锡山侯子今词伯，南岳诸刘总好贤。心赏于人良已矣，足音及我固跫然。藏身聊复成中隐，治国何年著小鲜？泽不下施吾所讳，期君占斗劚龙泉。

为程白葭题精忠柏图册

程记云："柏在浙江按察使司狱公廨之右，土地庙前，宋大理寺狱风波亭旧址也。传岳忠武被害，柏即日死。数百年柏植不仆。度以周尺，长二十尺有奇，围四尺有奇。人以忠武故，旌之曰'精忠'。咸丰庚辛之间，杭城再陷，毁于兵火，柏断为九，在众安桥忠武之庙。海外人以其古也，得其一以归。余恫夫久而尽失矣。以为忠武实葬乎栖霞之麓，面湖背山，崇祠岿然，瞻拜而致虔，人四时不绝。倘移其八，树之庙庭，铁阑围之，卓乎天地之灵，可以励人心之不死。交涉使王丰镐，杭嘉

湖道张鸿顺咸韪之。醵金鸠资，以余督其事。越月日，如式告成。别纂湖山之迹关忠武者，成书以视天下。在昔图咏各四，石与柏俱来，乃最其义如左方。辞曰：'维宋忠臣立人极，木七百年化为石。懿欤两君展风烈，移奠此天镇湖碧。具有人性式此柏。'宣统三年程淯。"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吾知信国语不妄，不见松柏冬夏常青青。伟哉物类有相感，乃与烈士生死通精灵。植立数百年，与世阅沧溟。蟠根贯金石，直节排风霆。一朝吹唇沸海浦，始断为九埋寒厅。奇节感异族，一片酬千金。归舟天吴不敢觑，两舷时夹蛟龙腥。

程侯好事世无偶，乃取厥八罗祠庭。四周阑楯与禁护，修檐大厦加朱甍。岂惟存古见深致，意与万世人纪留模形。由来微物重所托，后贤寄意深丁甯。又不见自从屈原赴湘水，《离骚》草木一一皆芳馨。

题庄思缄濠梁观鱼图①

鲲身千里横北极，图南更展垂天翼。涂间车辙困波臣，过河忽作枯鱼泣。由来物类有穷通，安排不必由天公。达人会心不在远，游目喜见鯈从容。庄周本非鯈，惠施亦非周，当其问答相尔汝，各以形隔交推求。施既知周为非鱼，周自知鱼乐有余。正似梦时化蝴蝶，聊以寐觉分成蘧。岂待中流作圉圉，始被大夫称得所。必从异者而观之，肝胆何曾非越楚。应悟万缘同一机，所性虽异非乖违。举世皇皇各有竞，鱼自深潜鸟自飞。

① 原注："庄名蕴宽，阳湖人，官广西道员。"

红梅二首用坡韵

华堂深处晓光迟,失喜名花入座时。莫怪温存施傲骨,要看富贵出天姿。风回恰点残妆额,酒暎微侵素练肌。不用舆台唤桃李,此丛原是岁寒枝。都下红梅皆唐花,故有第三句。

出谷冰容未觉迟,天教妙质占年时。微酣政尔饶高格,绝艳由来在冷姿。坏衲尚沾天女雨,绛纱轻掩雪儿肌。施朱傅粉吾何择?多谢巡檐索丑枝。

挽麦孺博三首

康长素高弟麦孺博君,客死海上。梁任公、罗掞东以乙卯正月廿九日,于法源寺为位以哭。余赴吊,掞东问余与孺博凡几相见,漫应之曰:尝于海上一面。实则余与孺博,未修士相见礼也。梁、罗二君,相督为诗,则挽之如此。

观徼穷无死,知常隘九州。弥天寄精爽,托体见浮沤。已分归冲漠,徒劳计短修。遁天忘所受,流恸决悬疣。

舟流不知届,举国若寒灰。吾欲叩真宰,胡为生此才。系匏长不食,倾国老无媒。化作江梅树,非春莫漫开。

广颡丰颐额,闻声祇尔思。遗贤自吾过,永失更堪悲。气类原相感,生涯亦暂时。元黄天壤弊,此去尽交期。

孙师郑先德讷夫先生,尝从征廓尔喀,得一拳石,名之曰"佛云"。奉讳奔丧,途中病故。洪杨之乱,石不知所终。师郑倩人作图,并其先德画稿,都为一卷,索题①

应是军中画,流传付子孙。遥知沾笔夜,魂魄恋江村。一

① 原注:"孙名雄,昭文人。"

片灵山石，天酬忠孝姿。何能居恶浊，归去作须弥。

上巳未出游，次疑始韵

年年带得看花眼，生世何曾便不辰。四海共知惟白发，再来忍更负青春。管弦不分围成沸，桃杏终教踏作尘。报与荒园流水道，豨膏无计转方轮。

书愤，次伯远韵

空劳越石报鸡声，谋国人谁矢血诚？燕弱讵须呈督亢，越亡原坐战长平。艾香可有三年蓄，剑利曾无十万横。玉貌围城成底用，摩挲铜狄但心惊。

次疑始韵

欲将赤手挽颓波，壮不如人奈老何？长守夜叉关白昼，早知魑魅喜人过。疑始赏东坡“白昼关门守夜叉”语，刻为小印。

诸刘南岳久沈沈，黄鞠花时直到今。江上鲤鱼天上雁，可无尺素寄微吟。

文心雪苑三千牍，词眼梁汾二百年。寄与后贤须努力，锡山灵秀故依然。

生涯何处不笼东，枉对青山说病翁。破产为韩求力士，张良原不是愚忠。

题金实斋北雅楼闲居著书图，次韵

邂逅梁园此俊人，新词络绎见天真。闲居潘岳犹韶令，执戟扬雄本隐沦。云水有光供洗眼，林泉何处不抽身？知君拚向书城老，十万牙籤触手新。

但得时来未恨迟，箴膏起废尽论思。分光太乙传中垒，受法长

桑饮上池。君精医术。勋业镜中看两髩，行藏图里见千诗。观人自古争微尚，莫道高贤不易知。

危楼高卧意何如？风雨弥天感索居。人有静中涵动意，时逢贞下起元初。平生梦想深饥溺，他日经纶合扫除。留与后生窥手眼，名山副本太平书。

舒宾如宜园落成，有记与诗，索题①

达人岂役物，所贵事不苟。值棼资就理，道不计暂久。物废兴有时，主人南国秀。竹林集轩盖，桑下乃宿留。树樱假畜立，冠山加篑覆。暑鱼会潭阴，春云袅石窦。林沼高下花，荦确漫锦绣。岂伊事雕峻，即此见在宥。矧怀承权舆，万厦庇薪槱。更纾饥溺情，蒿目忧茕疚。假令斧柯收，有不匍匐救。吁嗟时世贤，传舍视官守。取趣过目前，而遑邮我后。遂令此江山，与我皆不偶。曷不观斯图，敢告牛马走。②

题盐山贾佩卿思易草庐诗存

河北有男子，骧首隘八荒。生时丁阳九，中夜泪浪浪。志欲扫浮云，磨洗日月光。忧时抚长剑，欲往河无梁。结庐扁思易，慨然念羲皇。所悲五千载，未睹斯民康。沈吟写孤愤，哀歌和迷阳。集中孤愤诗六章，最奇辟。由来贤达士，身世常相妨。安得插两翼，视下仍苍苍。

日来意兴都尽，今日涉想所至，率然书之

镇日闲行镇日思，吾生谁遣著斯时？千般作想古皆有，一味逃

① 原注："舒宾如，官山东巡警道。"

② 原注："宜园今已易主，在东铁匠胡同路南。"

名我自癡。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茫然欲挽羲和问，旋转何年是了期。

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周流不过三阅月，历史都来一万年。逼侧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从来有尽皆弹指，不向殑伽叹逝川。

世间皆气古常云，汽电今看共策勋。谁信百年穷物理，翻成浩劫到人群。春秋累战原无义，诸夏遗民再有君。自是寻常兴废理，不成天欲丧斯文。

赠周熙民①

华年锦瑟思瞢腾，摩顶怜君已秃僧。春事转头刚雨水，世缘入眼看风镫。春陵邦伯宜参错，巫峡长年号最能。万物即今须吐气。祝君眉寿比川增。君历任直隶州县，有惠政。

挽黄远庸

毕竟何人贼，传来举国惊。微生丁厄运，乱世讳才名。渡海风吹翣，归途雨湿旌。泛交一日雅，太息意难平。

哭项城归榇

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

霸气中原歇，吾生百六丁。党人争约法，舆论惜精灵。雨洒蛟龙匣，风微燕雀厅。苍苍嵩室暮，极眼望云軿。

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能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

---

① 原注："周名登皞，戊子（一八八八年）举人，历任直隶州县，记名御史。"

赠郑希杜①

万寿桥西旧酒楼，楼头人按小凉州。卅年陈迹如过鸟，一辈交游各古邱。贱子与君夸健在，余生到处感横流。瑶华寄祝无多子，酒户能同尔日不？

梅

南国梅花发，阳回此独先。翻缘得气早，不斗入春妍。冰雪原吾分，芬芳却自怜。调羹倘他日，青子向人圆。

集诸君竹戏，走笔呈此

为怯深寒守敝庐，朋欢小集破居诸。何须每掷皆成雉，準拟吾生老牧猪。胜负岂容关喜愠，盛衰亦自有乘除。谁能长向镫窗下，头白扬云老著书！

人日呈橘叟

乡里情亲四十年，共留老眼阅桑田。已登东岱宾初日，旋向西山问玉泉。公尝登泰山观日出，游玉泉山，有"垂老尚临孤塔迥，无尘能涴此泉清"之句。旧学圣功时蛾术，小诗才语总蝉嫣。草堂人日题诗去，报道人间有地仙。

题萧贞女秋宵课子图

贞女许嫁陈氏，未昏而陈殇，矢志不他适。宅焚，有反火之异。迎归陈，为立嗣子。子长，以此图索题。

世论疑贤过，吾心问所安。由来持节者，端为忘身难。火宅不

① 原注："郑名诗镇，闽人，沈涛园之妻弟也，以知县需次湖北。"

能热，秋宵宁畏寒。无天亦何恨，同邑林纾为作传，以宋伯姬之死，为无天也。留取后人看。

题净业湖秋泛图

姚三叔节五十生辰，朋辈共约泛舟积水潭，因画为图。

人寿重五十，朋欢又一时。飞腾有如此，风雅盛于斯。杖屦窥鱼鸟，波澜入鬓眉。平生姚叔子，此道未磷淄。

孤愤欲何向，吾方避众喧。此湖名净业，阅世总无言。小港通秋水，夕阳明远村。前贤栖迹地，应有未招魂。

上巳同樊山、掞东诸公十刹海修禊，得渡字①

同生乱离中，聊尔欣所遇。年年逢重三，觞咏辄无数。岂徒祓不祥，亦用压恐怖。磋从改步还，乾坤莽回互。劳歌八表昏，悲哀江南赋。巨公随斗坐，听唱公无渡。天位干庸夫，龋龁皆坟墓。此邦幸瓦全，钟簴悬如故。庶几可小康，贫民得襦袴。谁云天运乖，如疾不起痼。引领西南云，蚩尤气犹怒。狱史传爰书，奏当儿贿赂。谁欤职厉阶，薪火今还厝。民献虽千夫，知非太平具。眷兹一方水，相期共洄溯。往日十顷莲，临风倚娇妒。可怜今沮洳，积水无鸥鹭。惟余数株柳，令人念前度。

欧战感赋

三年西字战天骄，海上金银气尽销。只以英计，每日费金钱殆五百万镑，今则六七百万镑矣。入水狙攻号潜艇，凌云作斗有飞轺。壕长地脉应伤断，炮震山根合动摇。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

---

① 原注："樊名增祥，罗名惇曧。"

无　题

人间处处沸蜩螗，借问何乡是帝乡？斜日穿帘明野马，暑风蚀米长强羊。见《说文解字》。诗书已分随洪劫，金玉何年守满堂？惟有陶潜言可用，北窗一枕到羲皇。

喜　雨

仲春以还，北方苦旱，首夏炎歊，殆同三伏。乃率家人斋三日求雨。发愿之晨，晓雨霡霂；次日雨稍大；其三日，雷雨沛然，诗以纪之。

海水群飞不族云，方田槁起龟背文。禾枯豆死麦苗焚，沟车遍踢劳骸筋。阴阳隔并古常闻，祷请有事吏与君。匡居闵然忧耕耘，仰天叩头断腥荤。微意乃为神所勤，晓凉氾洒云氤氲。迨三之日沛无垠，家人妇子交欣欣。退之默祷开衡氛，耳目虽悦私殷勤。岂若吾意关黎元，华阳乖龙方策勋。作诗聊以张吾军。

壬子六十生辰，涛园有诗；今年丁巳，涛园亦六十矣，即次其韵并效其体为赠

威弧不悬今六霜，三辅大水鱼龙狂。群公已就兔三窟，遗老尽作龟六藏。只余文笔写孤愤，公与奎壁争光芒。东阳中丞世忠孝，六十始归犹清扬。庚子国本起摇荡，互市幸保东南场。鼎沦泗水吾逝矣，色难腥腐神惨伤。离忧不取醇妇近，行乐颇恐儿童妨。属者拂袖至京国，平原十日亦飞觞。问君兹行竟何得，但泣琼瑰盈奚囊。聊书数语祝君寿，老怀欲溢乌丝行。群盗如毛旱且潦，更看何地容耕桑！

橘叟七十生辰，次其六十见赠韵奉呈

惟天曰未丧斯文，东汉仲举称三君。立朝正色若在眼，学士直声天下闻。一木支倾疑可哂，每说先朝涕先陨。即今浴日望重光，悄悄忧心还覯闵。可怜风雪困梨楂，南行未辨莼鲈槎。但羡君家有贤子，能谱南陔补白华。

乞言上寿数到我，泥金笺帖书成鸦。壮日盛名亦何有？张翰生前一杯酒。惟祝殷忧启圣明，中兴不信无耆耇。西山红叶犹满林，清泉白石堪盟心。洛社群英谁祭酒，同听太傅醉翁吟。

寄太夷

世乱怜樗散，家贫仰鬻书。相看六年别，白了几茎须。
脉脉望江南，吴淞秋水深。殷勤二十字，为寄万重心。

题黄石斋先生临难自书诗卷

读史数行泪，看天万古心。从来殉国者，不必受恩深。
为有君臣义，人间无所逃。婺源一蹶后，含笑看欧刀。

次韵答孙生

世事伤心铸九州，天台赋手孰能俦？霸才牢落怜无主，东作勤渠望有秋。积水小鱼何足吊，市门瑰宝固难酬。文渊垂老雄心尽，独忆平生马少游。

贞下何曾更起元，当年人物几多存？似闻大陆龙蛇起，行见空城草木蕃。呴陆池鱼宁有湿，惊枝寒雀本无温。枕流漱石君家事，思与参军仔细论。

丁巳揽揆述怀

天意高难问，吾身藐自孤。浮生长浪迹，今日又悬弧。儿女纷罗拜，朋侪稍委输。合欢惟饮食，遣兴亦樗蒲。

壁虎看跂脉，林乌听毕逋。频年忧旱潦，率土怨萑苻。绝学怜前志，余光惜病躯。无田宁不退，倘许首邱狐。

题李一山汝谦所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有序

丁巳岁杪，英使朱迩典君于其馆夜集，美使芮恩施君起为众宾演说“中国古物之珍异，与夫美术流传关于生民进化甚巨之理”，则谓：吾国美术，自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之伦，虽与雅典发源不同，而先代教化之崇深，精神托寄之优美，析而观之，皆有以裨补西人所不及者。是故一物泯没不传，不止此邦人士所宜痛惜，广而言之，凡在人伦皆蒙其损。顾不幸海通以来，适值欧美物质科学大昌之会，华民怵于富强，与夫一切机械之利，遂若自鄙其先。而前数事者，坐以颓废，往往极高之诣，莫之或继，驯至失传，如古之乐舞，甚可痛也。又谓今日之事，宜使求古求新之家，知夫一国之所以为大，与夫民种之号为文明优秀者，不必在最胜之余烈，与其所享受者，豪侈富厚已也。必其所积于先民者，有郁为菁华，以与其国命相永，而后当之。然则先进礼乐，固不宜一付诸悠悠，而转取异邦人之所唾弃者，意指近世建筑。宝贵而崇大之，亦已明矣。言次于建筑、绘画，所历指尤多，复不足以尽喻之也。既闻其语，愀然以悲，爽然自失。而李一山君方出纸，索题其所藏之唐拓武梁祠画像。此拓自唐历明以至于今日，数易主人，中经兵燹，若有神护。观李君自述得碑之由，通于梦寐矣。则其抱残守阙，为先民精爽所凭依，固大异于今世人之所为者。卷中诸题

识，自竹垞老人以降，考订是碑踪迹，又已不胜其详。则无似著语，舍咏诵赞叹而外，又奚所容其三尺之喙也邪！

武梁祠宇已风烟，画像千秋尚俨然。自是㧑呵烦鬼物，与谁传宝亦因缘。三皇收去天应惜，百行从知孝总先。好为人寰护珍袭，休同顽石说平泉。

赠医士陆仁

医国谁能手？长怀陆敬舆。奉天来草诏，万汇立昭苏。太息忠州贬，犹传肘后书。云礽承世业，京邑此悬壶。

畴　　人

畴人谈浑天，寥廓不可拟。赫然众阳宗，如海一沤耳。地为之从星，叙列居三四。民物生是中，扰扰小虫豸。号为三才中，可怜不自揣。品庶固冯生，殉名讵即是。炽然争夺场，辛苦权与利。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不喜。妄窃聊自娱，狙虎相渠帅。蓬蓬飘风过，各各食蝼蚁。魂魄倘有知，往者难悉记。借问此时情，优劣何处异。所以古达人，率性聊尔尔。为善似差乐，有酒君当醉。

孔门说人性，愚智都三科。其才可为善，著论先孟轲。至今二千载，为说弥不磨。脱若荀卿语，黔首长荐瘥。人当自相食，白骨高嵯峨。岂能若今者，治化方纷罗。以兹推人理，前路知无他。日去禽兽远，用礼能贵和。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自由复平等，一一如卢梭。所忧天演涂，争竞犹干戈。藉云适者存，所伤亦已多。皇人未受榖，荆棘悲铜驼。黄炎日以远，涕泪双滂沱。

患　　气

杜老云："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意其晚年与余同病也。

患气惊身老，离群拟陆沈。生涯衣食住，人理去来今。牢落居

何世？荒芜念旧林。南依邱垅在，不必祝鸿冥。

赠里人陈苹秋

吾爱主父偃，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亦爱徐景山，曹事不邮惟酒觥。男儿生不取将相，身后泯泯谁当评。广武城上阮步兵，资郎空作马长卿。南阳脱未遇三顾，卧龙白首还躬耕。台州坐客寒无毯，却是四十年才名。建溪茶荈冰雪清，福州老酒琥珀赪。幔亭山色年年好，长照人间仙地行。

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

九陌风鸣尘堀堁，南郭隐几今丧我。长安作梦垂十年，梦想阳崎山一逻。文书引睡睡复醒，万事不理任懒惰。河阳宗伯今词宗，赠我新诗堪已瘅。见《山海经》犹云愈疟。为言昭代录诗人，疑让新城居上座。士林沾丐三百年，蒋袁杭厉皆细琐。平生结习觑文字，扬榷新诗吾亦颇。文章派别几人存，大抵修辞禁淫诐。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如星五纬流四渎，议论欲到吾知叵。

请言在昔明中叶，群公模拟或太过。虽然法上几得中，要于风雅未为左。何来东涧恣抨击，一钱不直同骂座。渔洋崛起应新运，如麟独角推一个。譬彼射者得正鹄，稍嫌力薄愁官笴。文人相轻自古然，又被赵饴山纪晓岚加切磋。降兹谈艺遍湖海，若个解衣旁薄赢，西崑靡靡江西粗，公安竟陵更么麽。

小子何莫学夫诗，敢问师资谁则可。吾云要在士卓识，一任纷挐众口哆。斯文如女有正色，岂事涂泽徒为大。横空盘硬亦非难，欲为排奡在贴妥。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天授，着眼沈郁兼顿挫。双丸头上忽忽过，风轮谁挽蚁旋磨。勿云衰叔少和声，三百篇皆发愤作。能收一物寄孤赏，横流亦足娱寒

饿。高歌青眼望后生，比似螟蛉祝果蠃。忽蒙佳什辱过庭，语重情深谁敢荷。君家自有谢超宗，池上凤毛众所贺。谓啸麓世讲。

说诗用琥韵

昔者鲁东家，太息关雎乱。紫色杂蛙声，何由辨真滥？文章一小技，旧戒丧志玩。泯泯俗尘中，持是聊自浣。譬彼万斛泉，涸湫生微澜；奔雷惊电余，往往造平淡。每怀古作者，令我出背汗。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大抵论诗功，天人各分半。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拈花示微旨，悟者一笑粲。举俗爱许浑，吾已思熟烂。

赠黄秋岳①

薛客只弹铗，齐门多滥竽。女贫怜作嫁，世乱耻为儒。苦李全生未，蟠桃著子无。由来广武叹，满目是穷途。

夙昔期持世，衰迟怯使年。功名无孟晋，岁月有唐捐。报国心还赤，看君鬓尚玄。皇天容老眼，他日睹先鞭。

效西崑体与琥同作

梅得清字

松风亭上晚风清，忽地虬枝映月明。可是弄珠游汉水，若为吹笛过江城。高标倘许吾同调，仙骨曾修定几生。怊怅孤山偕隐约，莓苔饥鹤不胜情！

兰得风字

长遣佳人老谷中，绿章吾欲叩天公。肯从蕙叶分多碧，常共旃檀斗逆风。入室已无香可觉，佩帏输与艾能充。灵均去后哀芳草，九畹离披类转蓬。

---

① 原注："黄名濬。"

竹 得徐字

何年鸾尾坠清虚，化作人间水竹居。有客到门来得得，一心咒笋长徐徐。梢新幸喜无人翦，发短何堪对汝梳。安得霜竿落吾手，扁舟南去老桐庐。

菊 得来字

筵土分苗取次栽，花开重九映尊罍。东篱雨后蛩声起，南国霜前雁影来。佳色已邀陶令赏，落英犹费楚臣才。如何独自怜胡广，一饮寒潭便着鲐？

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记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

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

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横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

德之言兵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

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

自有潜艇，而海战之术一变；又以飞车，而陆战之术亦一变。炮之远者，及三百里外；而绿气火油诸毒机，其杀人剧于火器益进弥厉，况夫其未有艾耶！

牛女中间出大星，天公如唤世人醒。三千万众膏原野，可是耶

和欲现形？

本年阳历六月一日，有新星现于牛女之分，光芒焕发，过于一等星。此自挽近星学家言之，固若无与于人事也。而其所可异者，独见于此时而已。四年苦战死伤总数逾三千万。宗教用其书之默示录语，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复临之机。此自人心乱极思治，其然岂其然欤！

由来爱国说男儿，权利纷争总祸基。为忆人弓人得语，奈何煮豆亦然萁。

自爱国之说兴，而种族之争弥烈，今之欧战，其结果也。英有看护妇名迦维勒者，在比于扶裹创夷，虽仇敌不歧视，嗣缘英俘之逃，以嫌疑被法，临命告监者曰："吾有一语，烦告人间。"监者问"何语？"则曰："爱国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语已，受枪而死。夫爱国之义，发源于私，诚不足以增进人道。然彼之相为屠戮者，犹以种族异耳。顾同种并化之中，独以予夺奋虐，此真百喙无以自解者矣。

题孙师郑感逝诗卷

臣甫夔江赋八哀，苍茫长啸感高才。伤时盗贼怀王李，未辨低徊金粟堆。甲集，首德宗景皇帝。

老子胸中负甲兵，兴衰何必地[①]无情。君看铜雀台倾后，犹有平原[②]陆士衡。乙集首项城袁公。

寥亮山阳笛一枝，子期新赋极凄其。感音不独悲嵇吕，亦为当涂慇黍离。

贞元朝士已无多，梦得闻歌意若何？凭杖痴顽供度世，看人笑面渐如靴。

---

① 《瘉壄堂诗集》原作"是"，今据严复手迹改。

② 《瘉壄堂诗集》原作"生"，今据严复手迹改。

大错惊心铸六州，土崩何日奠金瓯？只余野史亭中语，落日青山一片愁。

题冲冠怒传奇残稿

临榆关外草长青，卖国新猷见哭庭。还恨人心不如古，更无一怒为娉婷。

博得藩封向夜郎，忽传缟素为先皇。西南名义由来重，又听铃声替戾冈。

谱成一本[①]琵琶记，听唱当年蔡伯喈。说与[②]闭门天子道，新词不是写风怀。

临春结绮迹皆陈，从古君荒是祸因。此后铜驼卧荆棘，可能还望属车尘。

寄陈仲勉[③]

七年归老卧江隈，揽揆筵开赏玉梅。君十二月初七日生辰。南北相望余寿骨，沧桑百感入深杯。颍川故事卿惭长，涑水名言德胜才。准拟布帆挂无恙，抠衣犹得侍尊罍。

己未元旦，郊外赏雪，次金梅生韵

雪后登山索微径，元日何人动高兴。自怜一病滞天涯，骑岁寒霖隔窗听。云烟过眼诚非真，且喜尊前迹未陈。多君火速催诗债，寄与长安卧雪人。

---

① 《瘉壄堂诗集》原作"曲"，今据严复手迹改。

② 《瘉壄堂诗集》原作"寄语"，今据严复手迹改。

③ 原注："陈名宝璐，橘叟（陈宝琛）之仲弟也，庚寅（一八九〇年）进士，官云南曲靖府知府。"

咏雪和子善先生①

静闻冰雹响沙沙，坐觉寒威战齿牙。忽忆长安儿女小，应怜乡里梦魂赊。蝗蛹见说无遗种，花果翻惊有冻芽。病想江亭阅芦海，何年缟带见随车？

金生仲永寄咏，以余句“梦想阳崎山一逻”为韵，病中强起和之

欹枕何所闻，浩浩市声哄。洞庭钧天舞，无邮未成梦。
载读金生诗，无殊适莽苍。三餐腹果然，岂必皆幻想。
馨逸有如此，琅琅金玉章。何须求俗赏，睎价向咸阳？
门前一泓水，潮至势迟迟。不复忧流直，回澜有石崎。
文字原魔障，声名更等闲。由来愁小鲁，不敢上东山。
结庐托人境，翳翳西颓日。何当伯仲山，阳崎乡山名。风帆收一一。垂老如春蚕，作茧自缠裹。惭愧乘风者，亚美还欧逻。

己未福州西湖修禊，题宛在堂

泽门皙与邑中黔，宛在堂深共盍簪。不作遨头惊俗眼，自怜病肺废高吟。旷观惟有千秋往，把翫曾无一晌今。太息东阳又黄土，朱弦谁为抚牙琴？

四围山色蘸湖光，何代堂堂出此堂？宗派都成人几许，溯洄同在水中央。雌雄岂必分杭颍，文献从教数李常。甲子岂关吾辈事？且收悽叹付流觞。

---

① 原注：“先生名家庆，皖人，曾授琥、璿、玷弟读。”

高颖生向瀛征题环翠楼①

溯从革命还，天地日蛙黾，争民施夺余，何地非榛梗。有贤者高生，抗怀等箕颍。北海乃高明，南阳贵宁静。趣与时世疏，味乃诗书永。颇闻环翠楼，汲古得修绠。四叶引调同，三绝在务屏。陆沈黄绶间，拂衣逮俄顷。舒啸向乌山，杖黎窥丹井。乃知君子心，用意极幽冷。不见魏晋贤，神理托酩酊。

沪江寓楼寄季女项眉南

投老怜娇小，真同掌上珍。昨宵羁旅梦，见汝最长身。
已作归山计，何因更远游。当年杜陵叟，月色爱鄜州。
笔底沧州趣，人夸两女兄。二女璆、三女珑皆能绘山水。
何当习吟咏，冰雪试聪明。
别后勤相忆，能忘数寄书？莫将小年日，辛苦向虞初。

六月初十夜书所闻见寄长女瑸香严

弦月穿云出，池塘吠蛤哗。疏林明远火，白鸟隔轻纱。栩栩怜幽梦，悠悠念故家。邻房谁氏女？睡语正呼耶。

和荆公子贡

荆公咏史诸绝句，虽落言诠，识解往往超绝。独《咏子贡》云："一来齐境助奸臣，去误骄王亦苦辛。鲁国存亡宜有命，区区反覆尔何人。"奸臣谓田常也，骄王谓夫差也。意云：子贡不宜设机诈如战国策士之所为。其陈义可谓高矣。虽然，果如荆公言，则孔子且无所逃责。子贡之出，孔子之使也。顾不知

① 原注："高名向瀛，官浙江同知，橘叟之妹婿也。"

子贡所为，有大异於战国仪、秦诸策士者，策士志在权利，而子贡则存鲁而外，无他图焉。机诈岂非所污。而宗国不可以不救。今人动言爱国，至於谋国专对，则瞻徇毁誉，爱惜毛羽，而置宗国利害於不顾。深恐荆公之说，助其张目，乃为和一绝，以抒余愤焉。

赐也才贤擅外交，一言三敌起纷淆。存亡所计惟宗国，翻覆何须与訾謷。

久　雨

春夏以来，多逢阴雨。偶翻己未旧行历，见其上题曰“九龙治水”，因而感赋。

投策归来卧涧阿，茅檐惟见雨滂沱。可怜四海无晴旭，端为神龙治水多。

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有序

浏阳刘通叔，前寄岁莫杂感八章，忽忽未答，逾二年矣。己未长夏，余至沪上，卧病红十医院，而通叔家遭兵乱，复丁外艰，亦来沪旅居同里，特巷南北异耳，独居寡悰，乃检旧稿和之，语多感慨时实为之，若夫《小雅·巷伯》，固非所语於今日也。

衰世多幽忧，还家拟扫轨。冠山抗茅茨，万象呈曲几。谁云归岫云，复作出山水。逃空事不成，乃见似人喜。

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老泉玉渊洄，弥感青松树。读君告哀文，舌挢不能语。

少壮但回翔，忽尔霜双鬓。衰老已足嗟，更遭纷疾疢。未经解一牛，齿冷无厚刃。世运有平陂，盛年那可闰？

子云不解事，著书空尔多。浑沦逮无间，巨细非一科。方云悔

辞赋，奇字扬其波。一朝起符命，投阁又如何？

求鱼薄阳鲚，取女勿倚市。愔愔轩后琴，黄中见通理。肆夏与采齐，吾怀汉中垒。袅蹄虽不成，新序书甚美。

天方混夷夏，百氏纷驾说。世无戴晋人，尧舜犹一吷。名誉值几钱，小儿尚风烈。谁云理棼丝，棼丝方百结。

劫运如溃痈，固亦待其熟。望夷鹿为马，神媪方夜哭。如分以相偿，不劳计赢绌。君看未来果，随地皆可读。

蟪蛄及蜉蝣，生意何草草？漠漠雨中花，绵绵思远道。昊天方疾威，盛年慎自保。西北有凉风，浮云迹如扫。

书示子璿四十韵

吾思初生民，中国固独秀。一画开庖牺，衣裳垂轩后。虞夏丁中天，心法著授受。史臣所载笔，明白同旦昼。西旅当此时，蠢蠢犹禽兽。汤武行征诛，惟民在所救。孔子删诗书，述古资法守。[①]时义大矣哉，道体弥宇宙。因礼有损益，百世难悉究。虽云世变殷，一一异经觏。嬴秦始变法，驱民用鞭杻。自兹更纷纭，王霸方杂糅。极盛推汉唐，宋明亦在宥。强胡入中原，始寇终昏媾。清人张大机，久乃见涩锈。

于时西方人，造化供镌镂。周髀函员舆，阴阳随指嗾。思潮百千涂，黄钟杂瓦缶。舟车所开通，势欲穷高厚。佳兵非不祥[②]，远贾期必售。韩句。平等复自由，群龙见无首。岂徒财力雄，固亦祛荒陋。空穴嗟来风，黄人遂瞠后。推人曰文明，自处但怐愗。吁嗟四千春，声教总刍狗。宁知人道尊，不在强与富。恭惟天生人，岂曰资战斗！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

汝今治旁行，如农始备收。毋忘七尺躯，幸托神明胄。所期取

① 《瘉壄堂诗集》无此两句，今据严复手稿补。

② 致熊纯如函“不详”后有夹行小注：“彼谓战者乃进化大具。”

彼长，为国补缺漏。他年劫运回，端复资旧有。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慎勿三年学，归来便名母。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1]事岂关童幼。吾衰不足云，况亦多纰缪。然于二者间，衡量亦已久。不胜舐犊情，为儿进苦口。

怀阳崎

不反阳崎廿载强，李坨依旧挂斜阳。鼇头山好浮佳气，碕角风微簇野航。水鸟飞来还径去，黄梅香远最难忘。补园腊梅数十株，开时香闻里许，去冬，余因病不获赏之。何从更作莼鲈语，东海如今已种桑。

己未七夕

露轻河淡月弓弯，佳节如今总等闲。投老怕听儿女事，毕生自著黠痴间。凄凉旧约留钗钿，髣髴灵风响佩环。云锦已归韩吏部，海槎载石是空还。

赠郑雅村[2]

忆昔先朝日，文忠起海军。尺书征北去，吾与尔为群。航海方求学，筹边更策勋。悬弧今耳顺，举白一浮君。

客岁过黄浦，承君雅意多。浮云还聚散，老子与婆娑。往事悲威海，衰颜照浊河。今宵头上月，不饮奈明何。

元旦觐祖生

月吉南来报，衰迟得抱孙。喜心忽翻倒，佳气已腾轩。汗血思天马，精灵感白猿。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

---

① 致熊纯如信与诗话在“匹夫责”下均有夹行小注：“今人欲干非分，动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云语于亭林，顾《日知录》具在，亭林初无此旨。呜呼！谁为此言，其无后乎！”

② 原注：“郑名纶，诗镇弟也，曾从先君游。”

汝父意娱亲，殷然盼石麟。得吾儿出世，及尔祖为人。门户千秋业，乾坤万里春。吾衰家自振，老泪一沾巾。

雨水开寅月，青龙正值庚。食神横秀气，月健得长生。四柱纯阳贵，三春甲木荣。莫嗤谈小数，远祖有君平。

名尔为侨肸，儿名以侨，字彦国。心仪到古贤。艰难支奡国，词命却强权。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于书夹中得两绝句，不记何时所作并寄何人矣

江城西畔月轮孤，知汝凄凉正忆吾。人世岂能无聚散，但将书札问潜夫。

白鬓侵寻老更催，漫将诗句遣衰颓。园林昨夜西风紧，自向寒炉拨死灰。

题金梅生残稿寄其弟仲永

梅生旧家子，志行极醇谨。举世方昌披，萧然能远引。诗篇写肺肝，仿佛居易稹。有时对青山，一挥百纸尽。前年省庭闱，北来踏尘坋。豚子得纳交，如骖有騑靷。无何赴滦阳，适馆课童龀。郊原浩荡春，极目谢寒窘。和章托邮筒，襄文逮天闵。忽嗟期功亲，霜风落朝槿。门户须人持，南行见来轸。一死不偶然，既免雉为蜃。何图溺人笑，转即胡医殡。梅生邂逅免于江宽之难，后以盲肠炎病致死。幽燕风雨夕，伤心白头亲。人生有艰虞，天高固难讯。作诗慰脊原，贤愚同泯泯。

为人题味雪轩图

天下论清白，固以雪为最。岂惟粉不如，更恐水未逮。积洁自成辉，希声隐天籁。触寒百虫蛰，一气收沆瀣。持接味根尘，入口

当噤龂。旧闻苏属国，牧羝北海北。叶和氈吞六花，未肯顾腥秽。终持汉节归，独殿未央画。东都有袁安，僵卧耻干丐。复有孟襄阳，苦吟托驴背。古来味雪者，用意各有在。先生取名轩，凛凛见风裁。一持清冷心，遂与古人会。幸勿示越犬，恐其吠所怪。

题吕开州遗墨

孝友生知者，今成宿草坟。雄深见遗墨，珍袭付郎君。三绝诗文字，一官清慎勤。车过吾亦老，泉路倘同群。

题八大山人画本

画作危石，一猫踞其上，瞑目。

世间群鼠正纵横，不道狸奴闭眼睛。独踞高高更何说，羡君安稳啜残羹。

阳崎尚书庙扶乩，有罗真人者降，示余以丹药疗疾，赋呈四绝 庙祀南宋陈参政文龙

老来悲闵意如何，坊里维摩示疾多。多谢灵丹远相畀，与留衰鬓照恒河。

多生倚业删难尽，每对神明起内惭。敢望刀圭分九转，他年插翼作苏耽。

权利纷争事总非，乱来十见日周围。天公应惜炎黄尽，何日人间有六飞？

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时方修庙。

除　夕

除旧仍为夕，还乡未是家。枕高人病肺，鳞远壑收蛇。儿女天

涯梦，寒梅水国花。邻儿争井水，明旦更喧哗。所居西偏有井，是夕汲者甚众。

病中述怀

投老还乡卧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病瘥稍喜安眠食，语少从教减献酬。壮志销沉看剑鼻，老怀回复忆壶头。遗踪处处成枨触，依旧城南水乱流。

避暑鼓山

老病难禁住火城，今朝失喜作山行。千层石磴经阶级，十里松风管送迎。潮落沧江沙出没，云开岩岫月分明。可怜济胜今无具，笠纠鞢轻廿载情。

灵源洞

幽绝灵源洞，清游得未曾。摩厓纷往记，说法自神僧。阁接闻思近，斋犹听水称。何当山雨后，据石看奔腾。

赠林畏庐

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数茎白发看沉陆，无限青山入画图。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饶他短后成齐俗，佩玉居然利走趋。

《痛瘗堂诗集》终

跋

先君子早岁能诗，逮辛丑以后，乃稍稍留藁。集中如《社燕》、《过吕太微》、《寄太微日本》、《论书》等篇，均就记忆所及者录入；如《送陈彤卣归闽》，乃彤卣丈哲嗣季庭兄，就先君所手书为赠者，录以见

示，足见早岁所作，无从追录者尚多。又光绪丁亥、戊子间，有《赠海州邱履平丈》一律，不孝只记其上四句云："我爱海州邱心坦，瓣香独拜浣花翁。一生名位真无赖，千古诗人几不穷。"至光绪季年所作，虽已有藁，而漏未录入者，间亦有之。兹谨将遗诗裒成一集，分上下卷。上卷乃宣统三年以前所作，下卷则宣统三年以后以至于绝笔也。世之君子，有以此集所未录者见示，俾成完璧，其为德于不孝，宁有纪极耶！

丙寅初冬不孝璩谨识

《瘉壄堂诗集》补遗

戊戌八月感事①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

赠英华②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寿康更生六十丁巳二月五日③

五十已过六十来，先生年寿天所开。昌期五百觏名世，下视余

---

① 见《严几道诗文钞》卷六。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及陈衍《近代诗钞》，皆称此诗为严氏作。当惧获罪，未敢发表，仅于亲友间辗转传钞。（可参考严氏致张元济函八谈夏穗卿事。）

② 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六号《说林》。英华所著《蹇斋剩墨》亦钞有此诗。

③ 此诗载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瘉壄堂诗集》原稿中，诗集出版时被删汰，凡二十余首，今选此一首补入。

子犹舆台。初闻发挥邵公学，微言大义穷根荄，箴膏发墨说三世，儒林传宝如玉杯。河汾乐旨比洙泗，陶铸薛魏为骞回。泰山不数孙明复，亦有石介称徂徕。揭来光范上封事，陈十二策驱风雷。鸿毛遇顺古何为，不待六月风背培。岂料违天作苌叔，碧血危使后人哀。乘桴浮海适异国，廿载邱庐方重回。喜马势横落机直，足迹所掩吁艰哉。嫠妇不恤身已殒，未荷赦诏终愁猜。麻姑云车指阳路，莽莽东海方扬埃。家居纤儿共撞坏，经始谁识桷与榱？声嘶口沫诉不忍，鲛人泪落皆琼瑰。今年悬弧逢闰月，仁气蕴积基恢台。述惟踔过二百韵，炙锞犹见诗人才。鄙夫六十又加五，发背久已成黄鲐，平生所学哀所用，末路潦倒尤堪咍。相望南北跂丰采，抠衣梦想趋隅隈。国家殷忧野多垒，甘陵北部今谁魁？心之精徵岂能尽，聊助小雅赓台莱。

附：《瘉野诗》目次*

戊申前剩稿

癸巳九月江乡次弢庵韵

古意　戊戌八月

天津送郑太夷南下　戊戌九月

哭林晚翠三十二韵　戊戌十月

送沈涛园之官淮扬　辛丑三月

赠熊季廉　辛丑

过吕太微

寄太微日本

※寄怀宁胡渊如①

---

* 南京图书馆所藏《瘉野诗》（未刊），全一册，系严复门人侯毅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七月辑录。今附录其目次，供参考。

① 凡有※者，均为《瘉壄堂诗集》所未收，下同。

※题张太岳集

※丙午元日答太夷

戊申

怀吕开州

三月自吴淞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蟆诸诗，不觉大笑，戏成三绝句答郑太夷

熊季贞病起，抱其兄季廉之孤取影，寄余索诗，为成八章，寄以“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为韵

借韵题听水第二斋

郑太夷时文

苏堪继作有被刖至屡诸语见靳，乃为复之

人才

上海刘氏园见白莲孤开，归而成咏

赠高啸桐

漫题廿六岁时照影

侯生行

中秋客思

九月十二日

十三夜月

秋花次吕女士韵

次韵和泗州制府

和荆公适意

和荆公辱井

和荆公咏月二首

和荆公愍儒坑

和荆公怀旧

和荆公贾生

中华民国四年七月

附　一：

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搜集严复论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在戊戌政变(1898)以前的文字，因为这是严复思想最进步的时期。我们搜集到严复这一时期的论文篇目如下：

论世变之亟(1895)
原强(1895)
救亡决论(1895)
辟韩(1895)
天津国闻报馆启(1897)
国闻报缘起(1897)
本报附印说部缘起(1897)
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1897)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1897)
中俄交谊论(1897)
拟上皇帝书(1898)
论支那之不可分(1898)
除杨墨辨(1898)
书本馆译报后(1898)
论华人之可用(1898)
论中国教化之退(1898)

有如三保(1898)

保教余义(1898)

保种余义(1898)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1898)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898)

论中国分党(1898)

西学门径功用(1898)

以上共二十三篇①。我们估计，主要发表于两个刊物。一是天津的《直报》，二是天津的《国闻报》。我们在开始纂辑的时候，这两份报纸都无法借到。这二十三篇文字都是从其他书刊中搜辑来的。

严复长子严璩所作的《侯官严先生年谱》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及《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直报》，但严复最得意的门生熊元锷于1901年所刊的《侯官严氏丛刻》中，曾收有《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及《原强》三篇文字。《辟韩》曾转载于1896年的上海《时务报》，所署虽非真名，但善于辨识文字的人，也会看出这是严复的手笔。当日谭嗣同写信给汪康年说："《时务报》二十三册《辟韩》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观我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所以，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的这四篇文字，我们可以相信是严复所写。(我们于1973年已找到《直报》原文)

至于1897—1898年间所写的十九篇文字，估计都发表于《国闻报》。严复于1897年十月间，曾与夏曾佑、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日报)于天津，这是当日北方宣传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一份报纸。但我们

① 还有三篇文字——《罗母陈太淑人七十寿序》(未刊)、《支那教案论序》及《界说五例》，因与本文无甚关系，不复列入。

好久借不到。因此，只得如上面所说，先根据别种已出版的书刊加以辑录。我们根据的书刊有熊元锷编的《侯官严氏丛刻》（1901），徐锡麟编的《严侯官文集》（1903）等十几部书。内中最主要的根据是《严几道诗文钞》与《晚清文选》。从《严几道诗文钞》中，我们辑出十一篇，从《晚清文选》中，我们辑出七篇。我们当时想，《严几道诗文钞》出版于1922年，且所收诗文为独多，带有总结的性质。编者自己说："贞金童年读先生所译诸书而好之笃，庚戌、辛亥之交，薄游京师，得观先生论政论学诸巨制，毕录之于简端，十稔以来，裒然成册。"想来他的辑录是有根据的。至于郑振铎先生的《晚清文选》，似乎更没有问题。因为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已交代过："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我们相信他所选的这些文字都是根据《国闻报汇编》。所遗憾的是，《国闻报汇编》也很难借到。（感谢汤志钧先生，他后来寄赠我一部《国闻报汇编》。）但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他所选的这些文章的真确性。

有一次，我偶然读到吴汝纶给严复的信，信中说："《国闻报》中有治事治学为两涂之论，几道所作无疑，他人无此议论也。"奇怪得很！如果《国闻报》上所发表的这一篇文字署名严复（几道）的话，那么，吴汝纶又何必作这种揣测呢？我们还进一步联想到：严复是《国闻报》最重要的主持人物，可能经常为这份报纸写社论，因而可能有许多篇文字不署名。如果这样，那么，《严几道诗文钞》及《晚清文选》等书的选辑工作，就必须重新审查了，这就迫使我们，无论如何，要借到《国闻报》的原报细读一下。

最近总算借到了《国闻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完全正确。寻遍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二十四年（戊戌政变以前）的《国闻报》，几乎找不到一篇文字署名严复。大家认为是严复所做的那些文字，几乎全部排在社论的地位上而不署名。

于是问题产生了：怎样知道这些不署名的文章就是严复所撰写的呢？

二　我所看到的《国闻报》

《国闻报》是罕见的旧报刊，南京各图书馆中找不到这一份刊物，上海图书馆也找不到。北京图书馆虽然存有这一份刊物，但相当残缺。最后我们在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中借到比较齐整完备的一份。存目如下：

光绪二十三年(1897)——本刊创刊于十月初一日(农历)

十月份存27、28、31日

十一月份全

十二月份全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正月至十二月份全

光绪二十五年(1899)

正月全

二月缺 6——14日

三月至十二月全

光绪二十六年(1900)

正月缺24——30日

二月缺 1—— 4 日

三月全

四月全

五月存5、12——27日

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国闻报》，自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创刊，至二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共109号，完全不缺。如此，则北图之所藏，正可以全部补足近代史研究所之所缺，两相补充，刚好可以

凑成一份完备无缺的《国闻报》(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

《国闻报》之所以重要，完全在光绪二十三年及光绪二十四年两年。严复的论文，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正是光绪二十三年与二十四年两年的。

《国闻报》,每日二张，毛边纸铅印。每张略等于八开的新闻纸,单面印,对折成四页。四号字排印,每日约8000—10000字。

其内容大略如下:

第一是告白,如广告、启事等。

第二是上谕及(直隶)制台辕门抄。

第三是路透电报。

以上三项,约占一页。

第四是社论及全国性的重要新闻,约一页。

第五是地方新闻,约占二页。首天津本地新闻，次京师新闻,次保定新闻,次山东、河南等北方各省新闻,次西藏等地新闻,次东南各省新闻,次外国新闻。

论说或社论每天一篇，约千字左右。在报刊中并不标明它是社论,惟载议论文一篇,一望而知为社论的性质。如无社论，亦代以来稿。来稿中有标明姓名者,有仅标来稿者。如无社论及来稿,亦可代以译稿，即译自外文报章中的议论文字。有译自在中国所创办的外文报,也有译自外国的报纸。译稿中,一种不署姓名，大概系社中编译人员所译；一种署明姓名，以水师学堂及北洋学堂学生投稿为多。有时内容较丰富,同一天中既有社论,又有译稿或来稿。有时内容很贫乏，同一天中既无社论,又无来稿或译稿,则采刊一二篇当日的奏稿、章程、会试榜一类的文字,聊以塞责。

自光绪二十四年春起，在社论一栏文字中，偶有标为本馆论说及本馆照录者。本馆论说即为社论文字，本馆照录即为来稿及辑选的文字。自五月以后，基本上分为本馆论说及本馆照录两

类了。

自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10,26)创刊起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底(1898,10,14)即政变发生的那个月份止，共354天，出版354号(内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日停刊九天),共得议论文字凡212篇(其一篇连登数日者，仍以一篇计)。其中稿件凡四大类。统计如下：

第一为社论。凡42篇

不署名之社论	31篇
署为本馆论说之社论	11篇

第二为来稿。凡59篇

不署名之来稿(仅署来稿两字)	28篇
署名之来稿	31篇

第三为译稿。凡72篇

不署名的译稿	40篇
署名的译稿	32篇

第四为文选。凡39篇

以上共二百多篇文字。署名的来稿(论文)及署名的译稿(翻译),既已大部明白标出作者与译者的姓名，当然可以知道这些文字是不是严复所撰译的。文选一类的作者也是比较明白的，除章程、合同、会试榜一类文字外,其奏议及论文，都标明作者的姓名，其中大都为馆外人士所作，但也选录了一篇严复曾在通艺学堂讲演过的演说辞,题为“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复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注明“本馆照录”。不署名的来稿,虽不署名，但既为来稿,当系馆外人士的投稿。这些来稿,一般质量较低，但也有较高的。如有一篇《答人论议院书》,称梁启超为门人,又称当世攻击他的变法措施者甚多,“仆以修书故，不暇复”，则当为康有为的文字。严复是当日《国闻报》中最主要的人物,如果发表文字,完

全可以用社论的形式来发表，何必采用馆外人不署名的来稿形式呢?如果说这些文字并未代表编辑部的共同意见，只得以来稿的形式作为私人文章来发表，但我们发现在社论(论说)中就有一些文字只能算是私人文字。譬如有一篇社论题为《遊荣园记》，纯记作者个人与二三友好遊玩天津附近一个私人花园的经过，所谈全是亭台花木，但却以社论发表。当日社论，尚无集体讨论、个人执笔的制度，凡是编辑部的主要人物，都可以自由撰论，如果文章的中心内容只是泛泛的提倡维新变法，不"开罪"于某一个权贵或某一个集团，更可以自由发挥。而来稿中，几乎都是这一类泛论的文字，甚至与维新变法无直接关系。所以这一类的文字也可以肯定非严复所作。我们认为，只有社论及不署名的译稿，才是问题的中心。这二类的文字共八十一篇。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关于不署名的译稿，我们已全部看了一遍。所翻译的全部是当日外文报纸上的议论文字，译笔也很普通。我们想，当日署名的译稿既大都由天津水师学堂及北洋学堂的学生担任翻译，很可能，这些不署名的译稿也会由报馆编辑部中的普通工作人员担任，严复一般不负这个责任。另一方面，翻译的思想内容，归根到底，是代表别人的，而不是代表译者的，因此，也就更难凭藉这些文字，考证出译者是谁，就是考证出来，其意义也不很大。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在四十二篇社论中，甄别出到底哪些文字是严复所写。上面所录严复在1897—1898年间的十九篇论文，除一篇演说辞与一篇启事外，全部是在这四十二篇社论之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在《国闻报》社论中，许多书刊上认为是严复所写的十多篇文字，难道真的都是严复写的么?第二、《国闻报》上还有二十多篇社论，一般书刊中并未辑选过，难道都不是严复所写的么?

上面已说过，《国闻报》是严复、夏曾佑与王修植三人所创办的。在严复长子严璩所作的《侯官严先生年谱》是这样说的，在上

海图书馆所藏严复致汪康年书札原稿中，也可找到证据。因为其中有一封是代表《国闻报》写的，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严复为杭辛斋所作《〈学易笔谈〉二集序》中则说，当创办《国闻报》时，“余与夏穗卿（曾佑）主旬刊，而王菀生（修植）太史与君（杭辛斋）任日报”。① 不久旬刊停办，他们四人大概都集中到《国闻报》（日报）来了。因此，我们想，这些社论大略不外出于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及杭辛斋（名慎修）四人之手。困难就在乎不知道哪一篇文字是哪一个人写的。我们主观估计，当日“论说”文字，大概出于严复为最多，其次为夏曾佑。至于王修植，他以翰林充北洋大学堂的校长（总办）只是当日在天津很活跃的一位官吏，可能主持行政事务较多，而撰稿的机会较少。至于杭辛斋，他那时不过是曾在同文馆肄业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恐怕独立撰稿的机会更少。据严复所作《〈学易笔谈〉二集序》说，他们几个人每星期总有一次在王修植家中聚谈，纵论上下古今，袁世凯当时在小站练兵，也经常参与这种漫谈会。但在撰写文字时，我们估计，他们是最尊重严复的，而严复自己，也就当仁不让。因此，我们主观估计，这四十多篇不署名的社论，很有可能大半出于严复的手笔。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四个人有关撰写《国闻报》社论时分工合作的直接资料。王修植有一部《俨庵文稿》① 可能有些资料，但我们还未找到。严复的

① 《学易笔谈》在杭辛斋所著《易学丛书七种》中，是七种中的一种。关于杭辛斋的著作，我们只知道有此一种，其生平也不详。据第七种《易楔》卷首秦锡圭所作的题词，戊午年（1918）为辛斋五十岁。则杭辛斋与严复等人同办《国闻报》时，不过二十九岁。据第二种《愚一录易说订》（对于郑献甫所著《愚一录》中《易说》的订正——引者）中陈守谦1923年所作序文说：“与辛斋幼同闾闬（海宁）……同应童子试，君五冠其曹，一时杭慎修之名大噪，而君歉然若不足。遊学京师，从陈玉书、李莼客两先生遊，充文渊阁校对，得尽窥秘籍。肄业同文馆，习天算理化，而学益进。乃尽弃举子业，以天下之重自任，觉民牖民，除奸去恶，直声振海内。……辛亥鼎革，……次年当选众议员。……帝制议起，网罗密布，君负重名，居虎口，……（旋）被逮。……幸吉人天相，转祸为福。”以后随非常国会去广州，益究心易学。我们所知只有这些。

人所作。因为《保种余义》与《保教余义》只是《有如三保》(保国保存稿中有些日记，可惜所记都在清末民初(1908—1918)，有残缺，极简略，并且都未道及《国闻报》办报事。因此，我们在无可奈何中只得根据文章的本身来进行考察。我们曾注意这些文字的特殊语调与特殊风格。譬如严复最欢喜称自己为“不佞”。他又特别好征引并纵论外国史事、外国习俗，好谈天演之学，好以“物理”释“政理”等等。这些，其他几位未到过外国，未深通西学西史的人是不能谈的。我们更注意各篇文字与严复其他文字在思想上的联系与统一。但这种证据终嫌主观，不够坚强。所以，我们所得的结论，虽有几篇证据较确凿，但大都只是最初步的结论。

三　普通书刊上认为是严复的文章，内中六篇可以肯定是严复撰写的

我们首先试论上面所开列的，一般书刊上认为严复所撰写的十九篇文字。

有六篇文字，我们认为，可以肯定是严复所撰写的。这六篇文章是：《拟上皇帝书》，《西学门径功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保种余义》及《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拟上皇帝书》虽系一篇不署名的社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

① 据孙孟晋先生未刊稿《浙江近代人物事略》云：“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清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外改道员。充天津北洋大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与严复、汪康年(当为夏曾佑之误——引者)等创办《国闻报》日报及《国闻汇编》旬刊，请拨关款设立北洋西学官书局。卒年四十一。生平讲求时务，擅长算学，著有《行军工程测绘》，《俨庵文稿》。”

《国闻报》云：“北洋头等学堂，……自从去年开办以来，初为总办者，为新会秩庸观察(即伍廷芳——引者)，伍观察奉使美洲后，继之者为定海王菀生观察。观察以金闺之彦，簉仕畿南，经史词章，擅名夙昔，而于天文历算声光化电之学，亦俱研讨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视事以来，于中西至要诸学，万户千门，宏网毕举。与总教习丁家立君暨中西诸教习，循循善诱，成效炳然。”(见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国闻报》)

但在严复面奏光绪皇帝时，曾说明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做的。《国闻报》登载这一次面奏的问答之辞如下："上问……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复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有时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复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曾分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国闻报》）。此外，吴汝纶给严复的书札也可以供参考。书札说："尊著万言书，请车驾西游，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自宜续成完书，不宜中途废止。"信中讨论的万言书内容，正是《国闻报》上所登载的这篇万言书。所以我们可以说，《拟上皇帝书》，即一般书刊上称为《上皇帝万言书》者，为严复所作无疑。

《西学门径功用》一文，性质较特殊。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过，这不是一篇社论，而是严复在北京通艺学堂中的演说辞，为《国闻报》所选登者。登在本馆照录栏，题曰《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复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这等于是一篇署名的文章，一望而知是严复做的。讲演之事，当日《国闻报》也曾刊载。题曰《严观察登台宣讲》。内中说："严又陵观察召见后，寓居通艺学堂。……诸生请业者络绎不绝。因约定初三日登讲堂，宣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原。事为局外人所闻，是日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严观察登坛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有闻其绪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妙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别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至其所讲云何，俟有续闻，再行登告。"（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国闻报》）第二日与第三日，就连续刊登了这一篇演说辞的内容。

《有如三保》、《保教余义》及《保种余义》三篇文字，当系同一

种保教)一文的补充。三文陆续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间,为社论,不署名。其作者当为严复。第一、文中论点,与严复所译《天演论》绝相似,其谈天演,言简而意赅,而且信之甚笃。又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解释中国的一治一乱。又深致叹于西洋哲学,以为能得中国《易》、《春秋》的精微。他认为善读西书者,才更能领会到中国经典的奥妙。《保教余义》说:"《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春秋》则有大同之学,苟得其绪,并非附会,此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今日支那果何从而明孔教哉?夫不读万国之书,不能明一先生之说也。"《译〈天演论〉自序》也说:"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知。……是以士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因此,他感觉到"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此段所论,就是《保教余义》中所说"不读万国之书,不能明一先生之说"的注脚。这一段话,在当日,只有了解西学及其语言文字的严复才会这样说。第二、文中好以物理论群理,他颇慨叹当日中国人的自相侵夺。如《有如三保》一文说:"民为质点,爱力全无。"这一说法,与严复所作《拟上皇帝书》中所言绝相似。《拟上皇帝书》说:"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难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磁石吸铁然,互相牵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爱力渐无,抵拒支持,而其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可证。第三、《有如三保》说:"天下之事,莫大于进种,又莫难于进种。"梁启超致严复书说:"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① 此文与梁启超所称正相吻合。第四、严

①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与严又陵先生书》。

复行文，每称自己为"不佞"，《有如三保》说："但能以迈工女子之心为心，则不佞高枕无忧，有以知中国之不亡矣。"亦似严复口气。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其文字议论，都绝似严复所作。文中好举外国人物为例证。譬如："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玄通渊粹，贯通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未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吴汝纶曾写信给严复说："《国闻报》有治事治学为两涂之论，几道所为无疑，他人无此议论也。"吴汝纶是严复密友，他的推测很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原富》中的一条按语（《严译名著丛刊本》第762页），以为中国学校、仕进合而为一，泰西则分而为二，其议论亦同。

我们认为以上六篇文字——《拟上皇帝书》、《西学门径功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保种余义》及《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都是严复作的。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六篇文字的可靠性。严复死于1921年，直到严复逝世以前，所有有关严复《国闻报》上文字的选辑，都只以此六篇为限。1901年熊元锷所刊的《侯官严氏丛刻》只收了一篇《拟上皇帝书》。1903年徐锡麟所刊印的《严侯官全集》则收了以上六篇。但在目录上分为两个部份。第一部分是"严侯官文集目录"，收《拟上皇帝书》与《西学门径功用》二篇，与《原强》、《辟韩》诸篇并列。而后面四篇文字则另归一类，标为"《国闻报》目录"。很可能，编者的意思是说，前二篇确定是严复所作，后四篇则大概系严复所作，为慎重起见，暂标为《国闻报》的论文。否则，为什么在严侯官的文集中，又收集了这几篇毫不相干的《国闻报》上他人所作的文字呢？此外，1903年严复的学生们，托名为中国愿学子，所编的《侯官严先生全集》中，关于《国闻报》的文字，也只收了这六篇。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文字，

未必只有这六篇，但至少这六篇则是他们公认的。以后1909年皞皞子编的《林严文钞》及1915年进步书局出版的《现代十大家文钞》，所录篇数，都没有溢出这个范围。直到严复死了以后，1922年贞少芹、蒋贞金合编的《严几道诗文钞》及1937年郑振铎所编的《晚清文选》中，才大大增添了严复在《国闻报》上文章的篇目。

四　内中另八篇大概也是严复撰写的

《严几道诗文钞》和《晚清文选》这两部书带给我们一些好处，因为从这两部书出版以后，我们才注意到严复还有这许多篇文章；但也带给我们一些不好处，因为他们增补出来的文章真伪未分，有些篇固然是严复所作，有些篇却与严复并无关系。

《严几道诗文钞》所增补的文字有如下六篇：

《国闻报》缘起

天津国闻报馆启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除杨墨辨

论中国教化之退

论中国分党

《晚清文选》再增补如下六篇：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

中俄交谊论

论支那不可分

书本馆译报后

论华人之可用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除此以外，1959年中国人民文学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中又增补了一篇，说这篇文字是严复与夏曾佑合撰的：

本报附印说部缘起

以上共十三篇。现在的问题是，这十三篇难道都是严复所撰的么？

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十三篇文字中，《〈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论中国教化之退》、《论中国分党》、《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书本馆译报后》及《中俄交谊论》等八篇文字，大概是严复的文字。其余则不是。

我们已知道，严复是《国闻报》最主要的创办人与主编者，象《〈国闻报〉缘起》及《天津国闻报馆启》等发刊词一类的重要文章，极可能出于其手。《〈国闻报〉缘起》中谈民智民力，也极似《原强》中所论。文中说："今欧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露，跋涉险阻，耗资财，劳筋骨，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此不独在吾国为然也。……此不通西儒之所谓教也。"则作者必自以为深通西国情况及西国宗教可知。以下又言"此不通西士之所谓学也……此不通西士之礼俗也"等等，亦是。文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又言"质点"，言"运会"，皆严氏文章中所常用的辞汇。

又《天津国闻报馆启》说："不佞被服儒行，遭遇清时，或少丁多艰，远涉瀛环，或长识通力，悟兹求野，于旁行斜上之书，畴人子弟之学，生有微尚，粗启津途。际此时艰，不敢自闷。"其笔调也极似严复所作。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全篇以物理说明政理。又纵论欧洲科学发明事。这种文章，似非夏曾佑、王修植等人的手笔，其最大可能的作者应该是严复。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三的按语中说，他已译了柏捷特(W. Bagehot)的《格致治平相关论》。此书原名为Physics and Politics。所谓格致，就是物理，所谓治平，就是政治。这本书就是以物理来解释政理的。严复是深信这种学说与观点的。他在这篇《论中国阻

力与离心力》中，认为列强之侵略中国，还只是中国发展中的阻力，其事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国的离心力，是中国的人心涣散。全篇议论都只是这一个论点的引申。并且说："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离心力，其实就是严复《拟上皇帝书》及《有如三保》中所谓爱力（向心力）的反面。

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且进一步具体描写了中国当日离心力的情况及他所感觉到的隐忧道："朝野乂安，除外侮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疾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跡，其为惨慄，无以复逾。"

《论中国教化之退》，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其论点与《中国阻力与离心力》一文甚相似，该文说："吾闻深于《春秋》者，推《春秋》于天下，说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治世与乱世不同。治世与衰世则貌若相似。"接着他就描写当日中国这种貌若治世的衰世社会。"遊衰世之国者，行于其野，闾阎安堵，击壤以嬉，如是者民类治世。观于其市，百货腾跃，万瓦鳞集，如是者商类治世。遊于其校，图书满屋，呻语相闻；立于其朝，貂蝉盈座，文酒从容，如是者士大夫类治世。均类治世矣，而所显之果，乃与治世反。强邻环视，刀俎鱼肉，任其取携；草泽奸人，沉吟睥睨，以为时至。樽俎之间，枕席之上，未尝有他；而知与不知，心目之间，常若有一事之将至。如是者乃不及乱世，何论治世。"作者认为，"此世在埃及、波斯、印度久矣，而支那乃不幸渐近之。"

《论中国分党》一文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作者认为泰东西各国的政党，与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

耳”。似作者深知外国的政治情况及其语言文字者。且文中说:“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也正是《拟上皇帝书》、《论中国教化之退》及《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诸文中的论点。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文中所论，颇与严复的《原强》、《保种余义》及《论中国分党》诸文相似。譬如作者主张女子不仅要读书，还要“阅世”——参加社会实践。“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而《原强》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文中强调女子读书才能自谋职业。“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而《保种余义》也深慨叹于中国人民的家累之重，“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文中反对中国女子婚姻之不能自主，说夫妇关系“发端之始，乃探筹拈阄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他又深致慨于婚后女子的痛苦生活，说男人们“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其结果“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中国分党》一文也说:“至于夫妇，仅可谓之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阄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而是。观大清例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六七焉!如此，夫妇之伦何在?”

据此我们认为，《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及《论中国分党》，大概都是严复作的。

《书本馆译报后》一文刊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那正是1898年春间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势力范围最紧张的时候。国际形势，

千变万化,“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所以《国闻报》于这一年正月间发表严复的《拟上皇帝书》作为社论后,就不敢再发表社论,但将外文报纸中之议论及消息不断予以介绍。一直隔了八、九十天,才又发表了这一篇文字。这一篇可以说是三个月译报工作后的总结文字,提出国闻报馆对于国际形势的总看法,其看法与严复的《拟上皇帝书》是一致的,文中同样以海啸为喻,其文笔也极象万言书。此种对于国际形势非常锐敏的分析文字,在主要编辑者中,也以严复执笔的可能性为最大。

《中俄交谊论》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旬,那时旅大事件已经发生,这篇文章却提出了联俄的主张。当日旧党主联俄,新党如康、梁等及帝党人物,都主联英、日。《国闻报》是提倡维新变法的报纸,严复也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人物,却有此论调,实在是颇为费解的。文中对帝俄甚加赞美,以为三国还辽之举,是帝俄的“仗义执言”,而怪当时有些人“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初看这些话,颇使人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严复写的。但细读这篇文字的格调,似又出乎严复之手。并且在好几个论点上,都与严复其他文字中的言论相吻合。试举几例。文中劝光绪效法彼得大帝,游历外国。“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而万言书中亦劝光绪“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文中说,只要皇帝能考察各国政治,发奋图强,则“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致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万言书中也说列强原无瓜分中国之心,因而也就原无相争而启战祸之机。“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如果皇帝游历各国,发奋图强,则“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陛下皇帝是也。”此种议论,不仅论点相同,即文字亦有相似处。又譬如文中说到,中俄虽联谊,但必以中国之自强为条件,否则只是片面的依赖,仍无补

于救亡。"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这说明作者之主联俄，与旧党之但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的想法是有区别的。严复在另一篇文章——《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中也说："国必自立也，而后人与之，未有内不自治，而谓依人而立，可以长治久安者也！"从以上这些文字看来，我们仍认为这篇文字，大概也是严复做的。

我们怀疑严复当日撰写这种联俄的文字，未必出于他的本意，可能受了旧党压制强迫的缘故。后来看到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穰卿）师友书札中夏曾佑给汪康年的信，显示当日的确有此威胁的可能。第十六函说："弟等报馆（指《国闻报》——引者）日来尚有长进，而阻力、离心力俱大。设法消之，甚非易易。"（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第十七函说："敝馆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然尚能因应。至于馆中外交政策，则俄与敝馆最为不协，而东邻则与敝馆最合。其中情节，想尊处所闻，必有与实情大不同者也。"（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第十八函说："敝馆因政府阻力太甚，俄人亦迭有违言。虽屡行设法消弭，而终非持久之道。兹不得已，与东邻矢野君相商，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俄人之发阻力，不足为奇；可奇者政府也。然此正所以为今日之政府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根据以上资料，可见当日旧党政府及帝俄对于国闻报馆压迫之烈了。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设想：《国闻报》是维新党人办的。他们一般的外交倾向是"联英、美、日"。所以当它开办之始，即已受到旧党与帝俄的猜忌。创办后一个多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帝俄即强占旅顺与大连。十二月上旬，《国闻报》连载评论旅大事件两篇论说，以为帝俄所谓暂时代守，必成为长期的占据（详下）。这两篇论说对于旧党与帝俄都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就加以压迫，逼使国闻报馆撰写一篇《中俄交谊论》一类的文章。报馆中关于外交的文章，一向是严复动笔的，严复就不能辞其责了。但旧党与帝俄对于《国闻

报》的猜疑并没有放松。"政府阻力太甚，俄人亦迭有违言"，于是他们就在形式上将《国闻报》卖与日本。（据第二十九函，《国闻报》"认真卖与日人"，为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之事）但当日《国闻报》既然写了《中俄交谊论》的文章，上海的朋友们当然认为它已经"亲俄"了。所以信中会说："其中情节，想尊处所闻，必有与实情大不同者也。"实情是，这篇文章是被迫发表的。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的看法与旧党还是有些区别的。

总之，以上八篇文字——《〈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论中国教化之退》、《论中国分党》、《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书本报译报后》及《中俄交谊论》，我们认为大概都是严复所撰的。

五　但其他五篇却并不是严复的文章

上面说，我们在一般书刊上所辑录到《国闻报》上严复的文字共十九篇。内中六篇我们认为确然无疑是严复作的，另八篇我们认为大概也是严复作的，至于剩下的五篇，我们则认为并不是严复的文字，而是别人的文字。这五篇是《本报附印说部缘起》、《论八股存亡之关系》、《除杨墨辨》、《论华人之可用》及《论支那不可分》。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我们原自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论选》辑出。该书编者认为本文的作者是严复与夏曾佑。编者说明本文是根据《国闻报》辑录来的。查《国闻报》，这篇文字连续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月间，载在社论的地位，并无署名。不知该书的编者，何所据而云然？阿英同志所作的《晚清小说的繁荣》一文中说："对小说的重要性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始于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该报创刊，严复与夏穗卿（曾佑字——引者）合作《本馆附印小说缘起》，长万余言，是阐明小说的第一篇文字。"可能《中国近代文论选》的编者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不知阿英同志别有根据否？或仅据严、夏两人系《国闻报》

的主持者而加以推测?就我们看，这篇文字的风格，完全不象严复的文章。文中还有作者自述身世的一段话，也完全不是严复的个人经历。“生平孤露，早迫饥驱，尝溯长江，观六代之故都，北至长城，西度函关，观秦、汉、唐之遗迹，凭吊其兴亡，而岁时伏腊，乡邻赛社，萍踪絮迹，偶然相值，未尝不遊于其市，讯其风俗，而恍然于中原教化之所以成也。”所以，当日《国闻报》上这篇社论，虽然可能严复也多少参加一些意见，提供一些内容，但就文章的风格及作者的生平看，我们认为这篇文字不是严复做的。而可能出于夏曾佑的手笔。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我们自郑振铎的《晚清文选》辑出。这篇文章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的五月，正在百日维新“改八股为策论”的上谕发表以后，也登在社论地位。原文甚长，《晚清文选》只摘录了半篇。《晚清文选》的编者是根据《国闻报汇编》辑出的，但我们细查两种原本，却都不署名。可见郑振铎的判断，并没有别的根据。我们认为，就文章的语调及言论的内容看，也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是夏曾佑而决不是严复。譬如说，夏曾佑是主张今文经学的，他自己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曾说，经今古文的争论，“以今文学为是”，“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梁启超也说夏曾佑与他自己一样，当戊戌变法时，“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这篇文字也正是抨击刘歆伪造古文经书不遗余力的。文中说:“（新莽）爰使刘歆制作伪经，随文窜入。……歆既亲典中书，便得任意抑扬，纵怀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籍，非民间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是鸿都太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再者，夏曾佑认为秦汉时“诸儒皆出荀子”，并对荀学深致不满，梁启超说夏曾佑有诗给他说：“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袒裼往暴之，一击如执豖。”而这一篇《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一文中也说："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西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以后学术变化，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所有这些论点，都不是严复的，而是属于夏曾佑的。①

至于《除杨墨辨》、《论华人之可用》及《论支那不可分》三篇文字，在《国闻报》上，都注明为"来稿"。我们在上面已说过，既为来稿，则非国闻报馆内部的人所作可知。严复发表文章，即为社论，又何必用来稿的名义呢？更况这三篇文字，都并不攻击个人或"开罪"朝贵，又何必改作来稿，并且隐名发表呢？即就这三篇文章论，文字议论，亦与严复素日所持者不相类。《论华人之可用》一文中，作者颇为洋奴买办辩护。文中说："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并且还赞美了这些"洋人"："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在《论支那不可分》一文中，作者要求英、美、日三国对于这个不能瓜分的中国，负起代管的责任："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必此三国联合，明揭八字于支那曰：'代御外侮，逼改内政。'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沉作辍。……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在《除杨墨辨》一文中，作者非常赞美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作者说中国人都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人，"苟欲起死回生，固非参苓中和之儒教所能。必得乌头薑桂之墨教。墨亡而适有西教闇合其兼爱，其教士之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又过我人。然则资其劝导，庶化众人之偏私，而

① 本段中所引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话，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按即《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改名—引者）的页90、页337、340。所引梁启超的话，见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的《清代学术概论》页138—139，又参考《饮冰室合集》中文集卷四十四《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上智仍知涵泳于洙泗，以固其元气，岂非标本并治之良方乎？今尚闵推峻却之者，何异扪病人之口弗使饮乎？"以上这些议论都不象是严复平日的议论①。

上面所说的几篇文章，除第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外，其余四篇，都辑自郑振铎的《晚清文选》与蒋贞金的《严几道诗文钞》。现在要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两位编者会发生这种错误呢？

关于郑振铎的《晚清文选》，很容易找到答案。因为编者郑振铎所根据的是《国闻报汇编》，而不是《国闻报》原报。我们曾很奇怪他辑选《论八股存亡之关系》时，为什么只摘选了半篇，后来才知道，原来《国闻报汇编》也只摘选了半篇。

《国闻报汇编》不同于《国闻报》（日报），也不同于《国闻汇编》（旬刊），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书。

按《国闻报汇编》二册，系1903年出版，是《国闻报》论说的选集。这所谓论说，包括社论、来稿及翻译等等。上面说过，《国闻报》上这一类的文字约二百多篇，这部书一共选了三十九篇。编辑者为爱颖，出版者为西江欧化社。很难考定编选者是谁。据熊正理先生来信，这部书其实就是他的叔父熊元锷编的。这部书版权图章上所刻的英文字，不作西江，而作江西，益可信。大家都知道，熊元锷（字季廉，江西南昌人）是严复最得意的门生，是《侯官严氏丛刻》的编者。因此，他辑选《国闻报》的论文时，尤留意于严复的文字。叙文说：

"《国闻报》者，侯官严几道先生复纠合海内闳达，建设于天津者也。当戊戌年间，西人评骘中国报界，以之为第一，而《时务报》

① 在严复所译《法意》的按语中，有些条也是不满于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的。如说："顾民之入于景（景教）也，其原因至多，大抵以国权之微，官吏士绅之蹂躏，小民附之，求以自卫，非深悦其法，而后皈依也。"（见《严译名著丛刊本》卷二十五页五）但也有几条按语，颇赞耶教之能行于中土，且深赞墨子兼爱之说。参看《法意》卷十九页二十三、卷二十一页四一、卷二十三页二八、卷二十四页十一等页按语，容再深考。

不与焉，亦可以见其价值矣。惜其报纸未风行于南方……本社同人悼之，用出箧藏全册，聊为编辑，名曰汇编………更以严先生近著数则殿缀于后。先生，我国之耆宿，《国闻报》之主笔也……我国学子，智识囿于一隅，得先生以救正之。”

根据这篇序文，我们可以相信，关于严复的文章，编者一定尽可能地辑选进去了。所以在选辑了《国闻报》的文字以后，又附录了戊戌政变以后严复在他处所发表的文字六篇。但我们要注意，编者虽是极端崇仰严复的人，凡是《国闻报》上严复的文字，总是尽量辑选进去；但辑选进去的文字，却不一定都是严复所作的。别人的文字，同样可以辑选进去。问题的关健，就在乎此。郑振铎先生大概认为，在这部汇编中，除掉少数几篇已明白署出确实姓名，知道不是严复所作的文章外 其余不署名的文字，就一概是严复作的。因此，就在这些不署名的文章中任意选择。他怎知道在汇编所录不署名的文字中，有社论文字，还有来稿文写呢？社论文字，就已经并不全是严复作的；来稿文字，更不是严复作的。这些来稿文字，在《国闻报》上原是明白署明“来稿”二字的，在汇编中却漏而不书，这不能不说是当日编者的一个严重的疏忽。但这样一来，在郑振铎同志的眼中，汇编中这些不署名的文字，不管“论说”与“来稿”，就全部变成严复的文字了。

至于蒋贞金编选的《严几道诗文钞》，又为什么会将来稿的《除杨墨辨》也错误地作为严复的文章呢？我看问题的关健也在于此。据该书编者的序，好象编者并未看到《国闻报》原报。并且书中所收的文字，如《拟上皇帝书》等篇，凡《国闻报》原报上不误而《国闻报汇编》中脱误的，该书一律沿袭着汇编的错误。《除杨墨辨》一文也是如此。《国闻报》原文不误而《国闻报汇编》误植或脱漏者凡十余处，而《严几道诗文钞》内的《除杨墨辨》一文，无一不沿着汇编的错误。

六 《国闻报》中还有十一篇文字，一向未被人注意，大概也是严复作的

上面说，一般书报中所辑选来的《国闻报》中的严复文字凡十九篇，内十四篇是或大概是严复作的，另五篇则是别人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在《国闻报》中还有二十多篇社论文字，虽未为一般书刊所辑选过，因而还未为一般读者所知道，内中有十一篇是严复作的，或大概是严复作的。我现在将这十一篇文章大胆提出来，并略加说明，以求教于读者。

这十一篇文章的篇名是：《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再论俄人代守旅顺大连湾事》、《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论译才之难》、《时务报各告白后》、《说难》及《书中国备赴费城万国商会事》，共十一篇。

《国闻报》上另三篇关于胶州湾事件的文章——《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及《论胶州知州某君》——也是出于严复的手笔，起初因佐证不足，并且为尽量选辑严复文字的《国闻报汇编》所不收，故不敢轻易判断。后来在1906年《外交报》所登的严复《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一文中看到有这么几句话："往者德人骤至胶州，仆尝论其时镇官（总兵——引者）之职，可无请命于东抚而为战。"因再读《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一文，知道这个论点正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可证此文为严复所作无疑。《论胶州知州某君》一文为前文的补充，前一篇论武官的失职，这一篇则论文官的失职。作者说："此论（指前论——引者）云云，不过平心而论"，"乃今观于胶牧某君之所以自处，不禁叹昔之责章镇者为辞费而且过苛也。"则当出于一个人的手笔。《驳英太晤报论德据胶澳事》一文中的思想，其所以责备德

国政府行动的野蛮者，与论章镇一文，如出一辙，且文中自称"向从欧美两洲人士游"。亦可确定为严复的文字。可见《国闻报汇编》的编者在辑选《国闻报》的议论文字时，虽然主观上想将严复的文字尽量辑选进去，但事实上则颇有漏略处。似乎他的辑选工作并没有得到严复本人的校核与审订。

论旅大事件的两篇文章，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旬，正在旅大事件发生之后。上篇大意以为，"中国（若）不急谋自立之道"，则帝俄的所谓暂时代守，将成为长期的占据。下篇大意以为，今日胶澳，明日旅大，列强必相继瓜分中国，所以我们应首先对德强硬，因而分析，纵出于战，我亦实有可胜之理。其中个别论点，颇与万言书相似。文中说明列国瓜分中国的原因说："泰西天演家言物竞争存之理，其道本通于治国，时会相值，间不容发，失此不争，即不足自存。此固非若俄若日相率而有利我土地夺我要害之心，亦其自谋之道，不得不尔，事势相逼，以至于此者也。"万言书中也说："惟中国之终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又譬如文中分析当日德国之所以与俄法联盟之故："德与法，世仇也，彼其与俄法联盟者，亦深虑法人与俄交谊方笃，若不从而附和之，设一旦俄法会而谋我，则德有腹背受敌之患。此其势不能不联俄。既联俄即不能不联法。"万言书中也说："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仇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又作者分析德国未必敢与中国作战时，其分析的方法及语调，也很象万言书分析英国未必敢与俄国作战时一样。

《道学外传》及《道学外传余义》两篇文字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间。当出于一人手笔。《道学外传》极讽刺学究先生的能事，

是一篇绝妙文章。虽然文中论点只是一般维新派的论点，无特别突出处，但就其文章的语气及其辛辣的程度，则其似严复所作。又文中一开头便说："吾闻欧人之谈史学者曰：古之史学徒记大事，如欲求一代之风俗，以观历来转变之脉胳者，则不可得详，是国史等于王家之谱录矣。今之史学则异是。必致谨于闾阎日用之细，起居笑貌之琐，不厌其繁，不嫌其鄙，如鼎象物，如犀照渊，而后使读史者不啻生乎其代，亲见其人，而恍然于人心世道所以为盛衰升降之原也。"亦似乎对西洋资产阶级历史深有了解者。

《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一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其中详述外国商会与中国公所之异同，就文字及内容，大概亦为严复作。这篇文字具体描述欧美商会的工作与功能，而中国呢？"若钱业、若茶业、若药业、若布业，……莫不有各业之会馆，……或称同行，或称公所"。却"曾不得一收集会之效者，何哉？盖华商集会之意，本与西商不同。故其办会之事，亦与西商大异。"在严复所译《原富》中，也有大略相同的按语。按语说："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宪(Cooperation——引者)，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其事与中国之社会差同，而规制之公私，基业之坚脆，乃大有异。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译之曰会，而强以联字，济译事之穷焉。"①

《论译才之难》，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当时汪康年们所主持的《昌言报》(《时务报》的改称)曾译登斯宾塞《劝学篇》(《群学肄言》)的一部分。这篇"论说"就是对此而发表的。认为译文"满纸唵呓"，"再四读，不能通其意"。作者进一步说明翻译此书，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其旨欲牢笼万化，并

① 见《严译名著丛刊·原富》页一三八。

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按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穰卿）师友书札中严复给汪康年的信（信三），也谈到此事。“兹承五月二十六日华缄，以拙译斯宾氏《劝学篇》中废可惜，嘱将原书寄沪，当令名手赓续成之，以公海内。……抑窃有进者：《劝学篇》不比寻常记论之书，颇为难译。大抵欲达所见，则其人于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官骸诸学，非常所从事者不可。”此书作于1898年6月。当日严复曾寄去原书，所以不久《昌言报》即登出这篇译文。信中之语，与《论译才之难》一文所言，如出一辙。所以这篇论说，当为严复所作无疑。文中又说：“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吾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语言不能操。”又说：“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这些论点，都与以后1904年严复所作的《〈英文汉诂〉卮言》中所说的极相似。《卮言》说：“今日东西诸国之君若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且所习者不止一国也，兼五六国者常有之。”又说：“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逐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智者所为，固若是乎？”这些话都可参证。

《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一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的七月。当时与创办《时务报》最有关系的几个人如梁启超汪康年等大打笔墨官司，在《国闻报》及其他报纸上各登告白，互相攻讦。作者认为双方都有不是处，希望他们以忠恕之道仍归于好。“不然，吾见其两败俱伤，而维新之事，自此废矣”。自文字的笔调及其论证的锋锐言，当也是严复的手笔。文中自称“不佞”，也与严复平日行文的习惯相符。文中又好引西人之言，如说：“西人言民智人心未进化，则一切变法措注皆无益、皆枉为。”又说：“西祷文曰：我免人负，求免我

负。是至言也。盍各仿而行之。"也可以多少说明是严复的文字。

《说难》一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作者对当日的报馆编辑工作，予以辛辣的讽刺。文章说："天下有三事同习气。一、酒肆中之庖人，二、北里中之女子，三、报馆中之文章。"什么习气呢？"无他，欲使人人讨好而已！"作者认为，这种"人人讨好"的生活，"酒肆最易，女闾稍难而仍易，惟报馆最难"。因此，"支那之设报馆，三十年矣。向见各报，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其记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及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世间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岖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作者反对这种"人人讨好"的态度，主张"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平心以出之，正志以待之，如此而已矣。若必谓效其习气，而后可免于今之世，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在1901年严复给汪康年的书札中，也有类似的话。信中说："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开而议之，窃恐方今之日，尚不能言者无罪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严复书札八）所以，这篇文字很可能也是严复作的。文中还论证东西洋的报馆文字，因为"各党即有各党之报"，所以能"均明言而不讳"。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但作者好象主观上认为他自己对外国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有相当的了解，所以敢于纵论及此。

除了以上十一篇社论以外，还有两篇短短的文字，也是严复的文字，值得注意。

一篇是译文的按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国闻报》登载了王学廉所译英国报纸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如后患何？》，译文完后，附有按语一段，约五六百字。起首是"严复曰"三个字。原译文说列强之瓜分中国，徒然惊醒了中国，中国人民是"明智、俭约、安良"的，中国的积弱，"咎在执政者耳"。"中国之病，政病也，非民病也"。

按语对原译文的几个名词，作了必要的解释，并认为这篇译文的论点是正确的。这段文字为熊元锷所编的《国闻报汇编》所遗漏，想系编者一时的粗心疏忽之故。

第二是《伊索寓言》中一篇寓言的翻译。《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刊登了永福力钟译自英国报纸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欧亚今日相关之势》。译者是严复的学生。在原文后，附有按语一段。这段按语是译者写的。按语中说："吾译前报，因记吾师侯官严先生所译希腊伊术寓言有曰鸦乘羊者"，因而他就接着抄录了这一篇译文：

"羊徐行邱陇间，鸦踏其背而俯啄，状若甚适者。羊狼顾曰，吾知尔不敢以是施诸彼犬也。鸦噪曰：然，微子言，吾亦自知之。吾方戴雄而履雌。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无常，视所与者而已矣。今子雌也，奚怪吾之雄也。羊欿然无以应，垂颈啮草，而与鸦相忘。伊术曰，痛矣，鸦之为言也！先志有之，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雠也。"

这篇文字不知译于何时，但当是有为而发的。与上面所说《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及《中俄交谊论》中所说："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七　初步的结论

以上就是作者个人初步肯定的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文章篇数与篇名。在一般书刊上所选录出来的文章凡十九篇，内六篇肯定是严复的文字，另八篇大概也是严复的文字，但另五篇却不是严复的文字。而在《国闻报》中，还有十一篇社论，在一般书刊中似乎从未征引过，大概也是严复所作的。另两篇短文，更可以肯定是严复作的。我们初步的意见是，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文字

共有二十七篇①。其篇名如下:(其十分肯定的，则加※为号)

《国闻报》缘起(光绪23年10月1日，系农历，下同)

天津国闻报馆启(见于《国闻报汇编》创刊号)

※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光绪23年11月1日)

※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光绪23年11月3日)

※论胶州知州某君(光绪23年11月21日)

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光绪23年12月2日)

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光绪23年12月3日)

再论俄人代守旅顺大连湾事(光绪23年12月4—5日)

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光绪23年12月10——11日)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光绪23年12月18——19日)

中俄交谊论(光绪23年12月23——25日)

※拟上皇帝书(光绪24年正月6——14日)

※鸦乘羊者(翻译，光绪24年2月1日)〔见《论欧亚今日相关之势》按语〕

※《如后患何》按语(光绪24年3月1日)

书本馆译报后(光绪24年闰3月1——3日)

论中国教化之退(光绪24年4月9日)

※有如三保(光绪24年4月15——16日)

道学外传(光绪24年4月17日)

道学外传余义(光绪24年4月18日)

※保教余义(光绪24年4月19——20日)

※保种余义(光绪24年4月23——24日)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光绪24年6月10——11日)

① 除此二十七篇外，还有一篇译文，似乎也是严复的译笔，这篇文字的题目是《弭战议》，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译者不署名，译文前有译者的短序一段，说明必须译为"弭战"而不应译为"弭兵"的道理。

论中国分党(光绪24年6月13——14日)

说难(光绪24年6月18——19日)

时务报各告白书后(光绪24年7月10日)

※论译才之难(光绪24年7月16日)

※八月初三日候官严复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24年8月7——8日)

作者没有考据学的训练,考证的资料又不足,只是为着工作的需要,作此初步的探讨,是否有当,谨请读者指正。

附记:

此稿草成后,曾寄奉《严几道年谱》的作者王蘧常教授及严复的侄孙严群教授请教。严群教授复书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王蘧常教授复书谓所论甚"坚确",同意者十之八九,惟关于《支那不可分》一文,持见不同。今录其批注意见如下:

1. 关于《中国分党》一文——(1)严氏习称中国为支那。各文可见。即至晚年,亦尚如此。如与熊纯如书:"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云云,此文累称支那。(2)指斥孙中山,亦似严氏偏见之口气。

2. 关于《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1)以名学之理言之,亦严氏常言。(2)言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如何,欧洲之妇女如何,非熟知域外风俗者不能言。

3. 关于《书本报译报后》一文——(1)世界大势,了如指掌,非严莫能为。(2)亦称支那。(3)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与严氏《老子评点》说合。于日俄之战,亦言及日本不得已而取胜。

4. 关于《中俄交谊论》一文——此文似与万言书为桴鼓之应。此文作在前,万言书在后。(万言)书所谓联各国之欢,破把持之局,似皆本于此论法俄之说而稍美之,以蕲合国情,是严作无疑。

5.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辨为夏曾佑作,论证坚确,即以

文章而论，平循宽缓，与严文绝不相同。

6．关于《论支那不可分》一文——颇疑亦为严文。理由如下：（1）称支那为严氏常言。（2）言阻力亦严氏常言。（3）意在防俄，与《书本报译报后》所云："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英则本文认为不愿得土地者。书后又有"俄人怀抱雄心"云云。《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上篇，盛称俄国军备，与我对比，意皆一致。即与《中俄交谊论》之联俄，亦不刺谬。盖为救瓜分而出此。文署来稿，或以有代敌为谋之嫌而托之乎？姑备一说。

7．关于《道学外传》一文——文言弱种灭种，严氏所常言，如《有如三保》等篇。

王　栻

附 二：

《国闻报》论文选辑

《国闻报》缘起*

光绪廿三年之夏，馆之主者，议创《国闻报》于天津。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日报之后，继以旬报，越五月而后成事。报将出，客有造室而问曰：《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道光之季，既通道于欧墨各洲；咸同以来，若广州、若福州、若上海、若天津，各以次设立报馆。自上年今大冢宰孙公奏设《官书局汇报》于京师，而黄公度观察、梁卓如孝廉、汪穰卿进士继之以《时务报》，于是海内人士，似稍稍明于当世之务，知四国之为矣。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报》、《集成报》、《求是报》、《经世报》、《萃报》、《苏学》、《湘学》等报。讲专门之业者，则有若《农学》、《算学》等报。虽复体例各殊，宗旨互异，其于求通之道则一也。虽然，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

* 本文刊载于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国闻报》创刊号上，未署名。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国闻报》的性质及内容，特附录《国闻报馆章程》于本文之后。

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夫若是，则于求通之术，其或有未尽矣乎？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成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夫而后士得究古今之变，而不仅以旧德之名世为可食也；农得尽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畴之畎亩为可服也；工得讲求艺事，探索新理，而不复拘拘高曾之规矩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虚，操计奇赢，而不复斤斤于族世之所鬻为不可变也。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泰西各国所以富且强者，岂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为谋也。然则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则？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

吾试言吾民不通外情之弊。今欧美教士，足跡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险阻，耗资财，劳筋骨，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此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视其劝善之书，则以为收买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药，则以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谓教也。游历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学之家，或搜古迹，考物产，以求其所谓博物穷理之学，此亦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睹其筹笔之记载，则以为侦探矣；见其测量之仪器，则以为厌术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谓学也。尤其甚者，见其男女之交际，而或疑为淫乱；见其贵贱之杂坐，而或讥为野蛮，此不通西士之礼俗也。其诸类乎此者，更仆不可以悉计。坐是不通之弊，于是平居无事，则互相猜忌，积不相能，仓卒之间，毫毛之事，群然而哗，激为事变。数十年来，如闹教案，杀游士，不一而足。上烦九重之虑，下竭举国之力，仅而后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于此，可胜痛哉！可胜悼哉！

然则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将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为继诸家而起也。

本馆取报之例，大要有二：一、翻译；一、采访。翻译之报，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欧、墨其余诸国。萃取各国之报，凡百余种，延聘通晓各国文学之士，凡十余人。采访之报，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会、如京师、如河南、如山东、山西、如陕、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如前后藏、如内外蒙古；外国如伦敦，如巴黎，如柏林，如森彼得堡，如纽约、华盛顿。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本馆编报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寻常之事，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义取观览明晓者皆登之。每日续印之报，至重要之事，亦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苟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

国闻报馆章程

（一）本馆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

（一）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次登保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营口、牛庄、旅顺、奉天、吉林、黑龙江、青海、前藏、后藏各处新闻，次登外洋新闻。至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

甚详，本馆一概不述。

（一）日报另出附张，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谕，宫门抄，京外各衙门奏摺。其所印奏摺，四围留空白，以便阅报诸君将来汇齐，裁订成册。

（一）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一）日报每月售制钱三百文，旬报每册售制钱一百五十文，一年计三十三册，定阅全年者，每分售制钱四千文。外埠寄费，按照路之远近，酌量加费。凡代本馆经售各报者，其报资按八折计算，即以二成作为代售经费。但各代卖之人，向阅报人取值，不得多于本馆所定之数。

《国闻汇编》叙*

图书所载，四五千年红黑黄白之族，民皇帝王之政，兴亡倚伏，狎主扶舆，何莽然其不一致也！然求其公理，蔽以一言，不过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而已。相通之用奈何？横胪异说，校其旨趣，以甲例乙，以丙例丁，博涉深思，择其至当，一家之学，万国之书，乃相待而得定论焉。

神州建国，群圣相承，大义微言，既明既习。惟彼欧美，政教如海，方我震旦，凫鹄异涂，名言所隔，阻于人天，丐灵舌人，传者万一。于是沉思之士，钩考为劳，比例之功，末由托始。洎乎甲午之役，世变益亟。并世贤达，群谋译报，图效桑榆，寡妇惜纬，单禽填

* 本文系《国闻汇编》创刊号的叙言，即《天津国闻报馆启》，载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光绪廿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的《国闻汇编》第一册。

海。凡为同种，共谅其心。任士所劳，尽于此矣。徒以川原绵隔，旧习湛久，么弦孤唱，收效实难。西士斯宾塞尔有言：人生于群，如质之点，难以一点，化其全质。然而运会所铸，积微成著。知能信守，有天有人，造化之机，借斯作径。道在吾党，毋狃其习，毋欺其意，毋馁其气；维新守旧，择善而从。其说行，时也；其不行，亦时〈也〉，二者将各有所宜，而吾所能为，独无妄而已矣。其言如此，此以见民智之事，会异观通，独难为功，而众易为力也。不佞等被服儒术，遭遇清时，或少丁多难，远涉瀛寰；或长识通方，悟兹求野。于旁行斜上之书，畴人子弟之学，生有微尚，粗启津涂，际此时艰，不敢自阙，愿从诸君子后，补苴一二焉。夫记七十二家之封禅，微管所以治齐，绎百二十国之宝书，左邱于焉翼教。事有古今，贯通则一。凡百君子，幸而教之。

书中国备赴美费城商会事*

美国各商于其都城相距四百里之费城，设立商务博物院，地球各国咸赴大会。其总办哈巴，已于前月来华，拟会同各口领事官，博访华商，陈说利益，并请中国于明年五月派员赴会。本报前已详叙出使美、日、秘伍大臣与总署来函，而志其崖略矣。

夫商之有会，欧美诸国，莫不视为重大之事。今试问中国各商，亦尝有会否乎？曰：有。以吾所闻，若钱业、若丝业、若茶业、若药业、若布业、若船业、若米麦之业、若鱼盐之业，凡舟车辐辏之地，莫不有各业之会馆，而会馆又莫不各有其董事。下而至于成衣之司、修容之匠、屠沽之徒、负贩之子，其托业也甚卑，其获利也甚微，然亦莫不头会箕敛，各出其力食之余，谋一廛之庇荫，为四时之聚会，或称同行，或称公所。若是，则中国之商会，不多矣乎？一会馆

---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国闻报》。

之始创也，必其本业之富商，或数人，或数十人，输其家财，累巨万金，于是土木之工，丹青之役，美轮美奂，穷极华丽。其继也，岁有捐，月有助，若丝则以担计，若茶则以箱计，或以行号之大小计，或以卖买之多寡计，积数十年而一会馆、一同行、一公所之公产，有集至数万金者矣，有集至数十万金者矣。若是则华商集会之资，不巨矣乎？夫会既如是其多，集会之资又如是其巨，则宜乎力集而厚，智集而巧，与泰西各商水陆交错之会，课盈虚，参消息，争一日之长短，亦奚不可？顾乃败坏糜烂，市面之衰落，毋财之窘迫，如我今日之甚，曾不得一收集会之效者，何哉？盖华商集会之意，本与西商不同，故其办会之事，亦与西商大异。

西商之立会也，将以聚五洲之人，萃五洲之货。欲知其水土之宜否也，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欲辨其制造之巧拙也，则各饬其财，各庀其工；欲知其货财消长之数也，则岁有会，月有计，比较而求之；欲知其民俗好尚之不同也，则若输出，若输入，参互而考之。一物之列肆也，表其功用，记其价值，详其所出之地，述其所造之人，而又绘图以显之，说帖以明之，盖其事事征实而不惮烦也如此。

若吾华人之会，凡其市业之大者，其始同业立会之意，不过惧官商之隔绝。商家一有经官之事，为官者往往多方阻挠，百计剥削，商或因此以败业破家。因而相聚合谋，思有以通其情而保其业。于是延其乡之绅耆，与官较近者，为其一业之公董，厚其束修，优其礼貌，凡该业与官交涉之事，悉以资之，此则华商同行董事之名所由起，而会馆公所之权舆也。又吾中国之商，于理财之学，素不讲求，其各业盈亏消长之故，本未尝了然于心。而国家又向奉多鬼神之教，民间相习成风。故凡遇一业之兴旺，必曰：此财神之保佑，喜神之相逢，不自以为经营之得力也。遇一业之衰败，必曰：此某事冲煞神，某方遇恶神，不自以为计算之未工也。于是船业则供奉天后娘娘、金龙大王矣，药业则供奉神农矣，丝业布业则

供奉轩辕矣。凡各业莫不各奉一神，而又莫不共奉一财神。既已奉此粪土朽木之偶像，以为其发财倒运之定衡，势不能不隆以庙貌，祀以血食，此又华商会馆、公所之所由盛，而同行董事之借以栖身也。立会之日既久，入会之家既多，则其会中公产必富。往往有一会之产积资甚巨，于是会中之人，互求靡财之法，乃相率自出其术以媚神，而既借媚神之事以自相娱乐，或演戏，或赛会，若各省之财神戏，东南诸省之东岳会、元帅会，有费数百金至数万金，或至数十万金者矣。吾甚惜中国之商，有此集会之力，作为无益之举，而使黄金掷于虚牝，曾不得一收会之实效，则何弗取泰西各国商会之法而一为则效之也？

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

十月十九日，德兵船既据胶州海湾，本馆曾极论德人举动之妄，而复申言之曰：德人今日既占胶澳，则俄人明日必规旅大。其时端倪未露，泰东泰西诸国尚未张皇其词，本馆不过揆诸事势，纵言及之，以为俄国政府其谋国之道必如是也。乃未及一月，而俄果有为中国代保旅顺之议。此议既成，于是英人乃议驻守舟山矣，日人乃议不还威海矣。此又诸国谋国之道必如是也。何者？泰西天演家言物竞争存之理，其道本通于治国。时会相值，间不容发，失此不争，即不足以自存。此固非若俄、若英、若日相率而有利我土地、夺我要害之心，亦其自谋之道，不得不尔。事势相逼，以至于此者也。

夫人之谋国，既如此矣，则吾中国自谋之道将奈何？间者侧闻旅京西人之议论，而略知中国之用心矣。西友之言曰："吾闻中国政府，谓俄与中国交谊方笃，甲午之役，辽东已失之地，俄尚能抑方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国闻报》。

张之日本而还之，今者貌益亲，情益挚，不索中国一矢之费，一卒之饷，而为我代守旅大，以保北洋之门户，敢有不利于中国者，俄必拒之。继自今，中国其可以高枕而无忧也。”嗟乎！假使中国得俄人之助，从此泰西东诸国俯首帖耳，不复狡焉思启，而吾得延此一息之喘，以从事于玩愒宴乐之为，其计亦何尝不得。然吾闻国必自立也，而后人与之，未有内不自治，而谓依人而立，可以长治久安者也。必谓今日俄人之待我也，实有贪我旅大之心，而以代守为美名，以久踞为实际，此犹是旁观深文之词，吾亦不敢谓俄人之必如是也。然既曰代守，则将来中国力能自守，必有交代之一日。今试问中国自守之力，其力之强弱，以何等为界限？中国能自守之时，其时之远近，又以何日为界限？假以此诘吾中国之政府，度必相顾默然，不能作一言以相答也。甲午以前，旅大之炮台船坞，布置不可为不周，水师陆军，兵力不可为不厚，然日人以偏师袭之，不数日而相继沦陷，则将来规复旅大善后之事，即能至甲午以前之力量，在中国已筋疲力尽，而俄人必曰，此固向者日本之能袭而取者也。子毋自恃其能御人，其弗如代守便，则中国又将何说以自解耶？何况以中国今日之财力，欲经营旅大，如甲午以前之规模，其势又万万不能耶！若是，则俄人之代吾保护也，恐永无息肩之时矣。且不但不能息肩而已，吾闻守海口之法，以炮台为要义，今旅大各处，或台存而炮亡，或并台而亦毁。既求人守，人固不能徒手而守也，则必须筑台，必须购炮。又闻水师聚泊之地，必有船坞，以备修理。今旅顺之船坞，无机气〔器〕之厂，材料之库，既求人以水师兵船相聚而守，兵船又不能常用而不修也，则必须兴复船坞。是二者，吾中国为政〔修〕乎？则或不合程度，不切形势，不资利用，人必振振而有词矣。若是，则俄人不但代吾保护，且将代吾经营。吾向者所谓将来交代之一日，窃恐自今以往，天长地久，俄人受此重托，即欲求一日之弛于负担，而其势亦有所不能也。

嗟乎！吾中国不急谋自立之道，乃以此重大之事累及他人，使其一日不能卸责，而转幸托付之有人，得以自逸自慰①，偷目前苟且之安。吾虑疾雷迅至，不及掩耳，外患既乘，内忧并作，曾不瞬息，并求此目前之安，而亦恐不可得也。悲夫！

再论俄人代守旅顺大连湾事*

由前之说，中国自守之力一日不足，则俄人代守之役，即一日不能息肩。若是中国存旅大之名，不过徒拥其虚号；而自旁观者视之，则并此虚号而亦不我予矣。于是英索舟山，日据威海，其势既迫，其请必坚，拒之不能，应之不皇，亦惟有拱手相让已耳。且岂但英、日而已，法人又必起而言曰：是数国者，其在中国皆有停泊水师之海口，而我独无，则向者载在盟府利益均沾之说之谓何？势必于南洋各要口，若厦门、若三沙澳之属，得其一而后快。果如是也，是犹一人之身，断其手，刖其足，扼其吭，绝其肩背，而独留此块然不灵之脑壳，与庞然绝大之身躯，谓足以娱耳目、适口腹，以自保其生，而乐其乐，此虽下愚极蠢之夫，当亦自知其不能矣。

夫此非吾之危言过论也，揆今日中国所以自处，与泰东西诸国争存之道，则吾华将来所受之祸，必至于此。若中国甘受其祸而不悔，与夫别有肺肝，或者乐得其祸以为快，则固非复人情，非复天性，吾虽痛哭流涕，为此不入耳之谈，亦徒自病其词费而已。苟犹是人情天性也，则当此手足将斩未斩、肩背将绝未绝之时，盍不一振其精神，鼓其志气，而急求所以自立之道乎？

求自立之道将奈何？夫事变之起，必有其因：英日之欲得舟山、威海，因于俄人之代守旅大；俄人之代守旅大，因于德人之踞占胶

---

① 原作"谚"，今从《国闻报汇编》。

* 原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初五日）《国闻报》。

澳，此目前之近因也。德人之踞占胶澳，因于妬俄、法之得利益于中国，妬俄、法之得利益，因于辽东之役同施而异报，此往事之远因也。当俄、法、德之索辽东于日本也，德公使请于中国之政府曰："中国其与我订购买军火二十年之专利。"政府置不答，德公使怫然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恐将来中国所失不止此。"于是德廷唆日本加索兵费银三千万两，中国方恨日本之贪得无厌，而不知德人之阴使之也。盖其愤恨不平，会有一旦求逞于中国之心，固已久矣。及今而欲补救往事，捐释旧嫌，则失晨之鸡，固不必复奏其啁啁之音，就事论事，言今日胶州一役可已。

今者教案六事之要求，中国已悉数允许，而退还胶澳之说，德使乃不置一词，徒闻其在中国之举动，则转运粮食，建造兵房，夺收关税，设理事之官，张买地之示，是其以胶澳为德地，彰彰然矣。又闻其在本国之举动，则亲王督师，添派战船，多载陆兵，兄诏宣战之谕，弟受专征之命，是其以胶澳为始基，而图大得志于中国，又昭昭然矣。今吾中国乃犹降气下心，不权利害缓急，始终以求和为本谋，而不一思变计，不筹一饷，不征一兵，不简一器，是与大盗入门，举家相顾，坐而待戮者，何以异哉！夫待盗之戮而死，与御盗相斗而死，同一死也，而所以死者不同，又况御盗而斗者之未必遽死也。《传》曰：困兽犹斗，而况人乎？今中国则真困兽之不如矣！往者威海之陷，已革提督丁汝昌据残破之水师，死守威海，力竭身亡，以船委敌，士大夫议论，皆责丁汝昌，同一丧师，曷不突围冲出，与日人力战而亡，徒仰药自尽，以其死为不足惜，朝廷亦以此罪之。乃今日中国之于外侮，其与丁汝昌坐困威海，自分将来仰药而尽者其有以异乎？其无以异乎？且今日中国之降气下心，始终以求和为本谋，而不敢稍示决裂，一言及于战者，徒惊心动魄于甲午中日之役耳。夫狃于已往之事，而内不知己，外不知人，此正中国谋国受病之所在。又吾与诸国交涉也，既不细考其内政之规为，又不访求其外交之政

策，而徒冥情悬揣，或常恃其虚骄之气，以为不足畏，或永存其畏葸之心，以为不可犯，是又吾中国与外国交涉受病之所在。

自泰东西诸国通商以来，往事不复论，即就近事论之。甲午中日之役，朝野上下，无知不知，皆敢于昌言以求一战者，则以狃于法人谅山已往之事，挟其虚骄之气，而以日本为不足畏，是未知日本之内政与外交也。今日德人占夺胶澳之举，朝野上下，无知不知，皆不敢一言及于战者，则又狃于日人高丽已往之事，守其畏葸之心，而以德国为不可犯，是又未知德人之内政与外交也。

今吾试先举日本能加于中国之力，与德人能加于中国之力，一一而比较之。日本与华相隔者，一衣带水，轮舟转运，近或三日而至，远亦四五日而即至，其运兵也便，其运饷也捷；若德人远隔数万里外，其取道苏彝士河，以至吾华也，至速亦需三十七日，或遇守风候雾，尚不在此数，则其运兵转饷二者具难，此其不同者一也。日本水师战船之煤，取给于本国之矿产，修理师船，亦归棹于本国之澳坞；若德人则船煤船坞二者，皆须仰给于他人，此其不同者二也。日本四面悬海，岛国自立，但内乱之不作，即无忧于外侮，故其用兵于吾土也，可以一心专力，而无他途之瞻顾；若德人则地处欧洲中原，犬牙相错，与泰西诸邦，地丑德齐本国水陆之防，节节不能疏懈，又其皇帝威廉第三〔二〕，悍鸷英爽，有拿破仑之风，常思挟其兵力以张国威，泰西诸国具有戒心，莫不先事预防，思有以遏其方张之焰。故德人虽外威之自耀，而实内顾之多忧，此其不同者三也。日本在吾华之商务，与泰西诸国比较，其序次约居第八九。华洋贸易，英国而外，实以德为首选，其商人分布各处，凡通商口岸，无不行号林立。故日本与中国决裂，计其商人之所失，亦尚无关大计；德人一旦绝于中国，若欲处处保护本商，则兵力万难遍及，若令其商人概行收市回国，则各商必群起而哗，是其战后之利益不可知，而失于待战之商务已实受其大害，此其不同者四也。由是观之，德之于

华，果使一朝决战，其运兵转饷、购煤修船之难既如此，而本国自顾之艰危，与商务坐失之利益又如彼，则其必不能与吾久持而不下也明矣。然而其悍然发难而不顾者何也？盖彼固久已觑破中国必不敢以一纸哀的美敦之书达于柏灵之朝廷也。

抑吾又闻之，德与法世仇也，彼其与俄法联盟者，亦深虑法人与俄交谊方笃，若不从而附和之，设一旦俄法合而谋我，则德有腹背受敌之患，此其势不能不联俄。既联俄，即不能不联法，以故德人阳与俄、法联盟，而又阴与意、奥合纵以防法。德、意、奥合纵者，德人之本谋也；德、俄、法联盟者，非德人之本志也。此其阴谋秘计，法人岂不知之？法人又安能一日忘情于丧师辱国之耻哉！又闻德与英人，外示和亲，而内怀怨恨。本年非洲之役，德人思侵英权，英相沙侯谕其驻守该处之兵船曰："若德船有越我雷池一步者，必痛击之。"而德人始知难而退。德皇威廉第三〔二〕，尝坠马伤指见血，乃截指沥血而誓曰："朕身所受英国之血，愿流尽之以为快。"盖德皇之母固英人也。是其恨英之毒，而并及其母，直不啻与英有深仇大怨者焉。凡此皆今日德人外交之实情。而吾表而出之者，亦欲使中国之人，知德人之在欧洲，其内顾之忧，芒刺戎伏，一有牴牾，若矢相集，而必不能挟全力以争吾华者也。则吾又何为惴惴焉伏慴战慄，狃于往者日本之役，卒不敢正色而直斥之耶？

夫不与德人战，则胶州必不还；胶州不还，则俄人代守旅大之师必不退；旅大之俄师不退，则英、日舟山、威海之请必日亟，此吾向者所谓待盗之戮而死者也。战固可恃乎？则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然即战而不胜，犹所谓御盗相斗而后死者矣。况以吾前所叙述，德与日本相较之权力，与德在欧洲交际之情形，熟思审量，毅然定计，其胜败之数，亦复不可知之事，未必德人之遂足致吾死命也。

吾愿谋中国者，权衡于二者之间，而急求所以自立之道。仁人志士、义夫侠子，苟有血气心知，而怀保群爱国之心者，存亡危急，

间不容髮，其亦知所自处矣。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西人之论物理者曰：凡物成形之后，若无别力加之，则此物永不变异。然天下之物，点点密移，前后相续，无间变易者，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阻力者，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或阻力四面俱生，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而更其面目。离心力者，由万物极微合成，内具向心力，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而每点各相推拒，则可使本物失其形性，而化为乌有。此二力均能改物，而离心力尤甚。因物遇阻力时，若无离心力，则物不过失其本形，而别成新形；设再加之以离心力，则此物遂灭而别为他物矣。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譬如有一家于此，本非富贵之裔，上无奥援，外无凭借，内无恒产，欲有所图，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之。其限之者，即群中之阻力也。然若其家之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渐次变小，终至于无。家业之兴，其始若或限之者，其究莫之能御，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若其家之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即使家本富贵，亦不能久，况其为贫贱乎！故曰：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

今者中国幅员万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拒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

---

* 原载一八九八年一月二、三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十一日）《国闻报》。

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①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②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乂安，除外侮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踰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踰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慄，无以复踰。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或蓄一垆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放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器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獃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非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

① 原作“动浪”，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有必”，今从《国闻报汇编》。

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夫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柢〕，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职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姑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

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而已若此。此病中

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物以罕而见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区区识数字，何足奇乎？

自学问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于兵、农、礼、乐之事，丝毫不相涉。士夫如此，农商可知；男子如此，妇人可知。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迁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展转无穷，相煦〔呴〕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故无论男子女人，当其冠笄之岁，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夫壮年之人，意气扩充，正宜胜于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则其故可知矣。国弱民贫，实阶于是。即常此千古，亦复不难。

自中日议和之后，忧世之人，竞言学校，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

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

* 原载一八九八年一月十日、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国闻报》。

贤。为男子者，以此为自强之胜算。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伊唔，而一无所用乎？读书而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若谓既无限制，难保无越礼之事。则且无论西人，即以中国论之，大家妇女，其防闲出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则此言不足辨也。

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

虽然，此事难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穷凶极丑，非复人情，亦较他事为独多。今日之县案，亦每如此。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每日见于《申报》者，更无论矣。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以中国为至多，乃过于法国。盖法国女闾虽盛，然皆在大都会之处，非若中国穷乡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几无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观之，则中国教化之坏，百口无以自白也。

夫中国之礼俗，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六经之中，谆谆教诲，百家诸子，罔不如一，乃何为而至于斯乎？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读《士礼》、《小戴记》言礼诸文，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辨不严，不可得也。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之诗，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防不乱，亦不可

得也。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说者又谓《士礼》、《小戴记》为纪其盛时，而《左》、《国风》诗则言其衰时,不可执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则严定范围,即可持世,礼法既立，应无衰时,何为而有始乱之之人乎?故以名学①之理言之，则此义不能立也。此义不立,则防之愈严,启乱愈多之义立矣。然而此义，不过证古说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国律法,其严十倍于欧人。其无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犹冒白刃以试之。设一旦宽其杀戮,则愚俗之倾颓,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万万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然可设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物、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必自为省度而后可,设无别故,无他人代决之,绝不关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岂有伉俪之大，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以探筹抓阄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也。然若以我国今日之俗,即行之,则流弊亦不可胜言,何也?尝谓中国之妇人,固无自主之权者也。而中国妇人之为娼者,则未尝无自主之权。无论其平日所为也，即以择配一事观之，彼固明明自行择配矣,乃其愚者每为客所诳,而黠者则又能谎客。情伪相攻，机械百出,倏去倏来,终返故辙。使天下之妇人尽若此，则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论之,则皆无能行之理。然则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读书阅世二者而已。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读书也。二者兼全，则知天下之变,观古今之通,有美俗而无流弊矣。

---

① 原作“辨学”,即逻辑之初译,今从《国闻报汇编》。

虽然，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纡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伯里玺天德，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男子均优待之耳。盖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开化之国，则欺凌弱者；而开化之国，则保护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

中俄交谊论*

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于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于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诸国也如此。

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

* 本文连载于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国闻报》。

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埸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

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两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属，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

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渝盟约，即有交涉龃龉，亦复彼此婉商，敦槃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虏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省。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

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暱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独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

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全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焉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不〉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则吾人足之所履，何往非危地，首之所戴，何处无险象，但能居安思危，居夷虑险，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且即如向者之论，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而后其术可行。然俄人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耶？如其果不能自强，则岂惟俄人，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苟提一旅之师，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又岂惟东三省？若闽粤、若江浙、若云贵、四川，苟有一方之警，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就事论事，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觐其皇帝，谒其亲王宰相外部，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勖。俄使吴王① 答聘来华，礼仪之丰，情文之备，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道出天津，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为学生膏火之资，本年湖北告荒，驻津领事书思齐君，率其旅津官商，合捐五百金，以为赈济，其君民上下之间，与我仪文情意，有如胶漆。夫德之大者既如此，惠之小者又如彼，食荠必甘，谁谓荼苦，饮醇而醉，岂云鸩毒。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不特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

---

① 据《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陈复光著)页二七九云："乌赫托木斯基以沙皇特使之名义赴华……答谢李鸿章赴俄庆祝沙皇加冕之盛意。乌氏于一八九七年五月抵京。"乌、吴音近可，严译为"吴"或"胡"(参见《天演论》手稿本)。

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东，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量，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而为君士坦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人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

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外兴安岺〕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其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奕山与俄使木里斐岳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庭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阿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益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

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岭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赀，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蒇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亚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商利之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道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龃龉，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三也。

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佥谓国家外交之策，不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势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然中俄同

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虑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危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己亦为兵号为戏〔战〕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事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迂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带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微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亲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陆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

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之术诏其苗裔。盖俄之兴盛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为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他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他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他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强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黑〕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书本馆译报后*

本馆报首例登论说，今年自刊《上皇帝书》九篇后，曶曶〔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譬如天海无风，一沤不见，忽有巨浪突起其间，则四周水面，皆不能平，此浪未消，彼浪又起，指顾之间，便已云垂水立，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

德人唐突胶澳，败万国平权之局。俄人、法人、英人接踵而起，斯时天下之事，波委云属，不知其成败之何归；天下之言，蜩螗羹沸，不知其是非之何定。微特中国上下，胸无把握。即在欧洲，同一洲也，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同一国也，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甚且同一党也，而今日之论，又与昨日殊绝。千转万变，不可端倪。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发乎众议，而后成为国政。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入于有心人之耳，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本馆当此之时，尽其平时见闻之力，与报纸面积之大，满登西报，以备觇国者之采择，而本馆管蠡之见，遂无暇妄加逆臆矣。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或言内政，或言外交，箴肓起废之文，方甄录之不暇，此又本馆之幸也。

今胶澳五十年〔九十九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二十五年之约，滇、粤、海南不让与他国之约，大指粗定，虽俄有金州之请，英人又欲觊觎海陵江，然不过为胶州、威、旅之余波，不足牵动大局矣。中国此时，正如刺船于狂风狂雾之中，一叶扁舟，随波而往，当其在险，心目瞀乱，四维上下，都不可知；及其风雾渐销，烟波渐定，而后能辨其山川城郭，以知己之舟已飘泊于何地也。夫今日之舟，果何在乎？

---

* 本文原载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初三日）《国闻报》。

其与未遭此险以前不同之处，所可见者，则此事之前，防其有一日之忧，而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此事之后，则或侥幸有数十年之无事，而但虑其终不足以自存。

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瓯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之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人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将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西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

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立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

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主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大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旅、大、威、烟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定，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者此也。

然而天下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兴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者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糜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乎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泊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愿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既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

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

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

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改正朔、易衣冠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甚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威、旅，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哉？中国今日，方当其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

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可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祐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论中国教化之退*

吾闻深于《春秋》者，推《春秋》于天下，说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治世与乱世至不同，治世与衰世，则貌若相似。何谓治世？教宗、政法、学术均能推极。夫人所受于天

---

* 原载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国闻报》。

之智，而人与物各得其情。此世则今欧人有其几，或千年之后能有之。何谓乱世？智识初开，世运初变，林林生材，不相统一。于是有教门之战，有国权之战，有货殖之战。以材而战，战而益材，此世则中国周秦时，南北朝隋唐时，欧洲希腊、罗马以至英、法民变时见之。何谓衰世？大都本有政教，逐渐倾颓，至于退化，此世在埃及、波斯、印度久矣，而支那乃不幸渐近之。游衰世之国者，行于其野，闾阎安堵，击壤以嬉，如是者民类治世；观于其市，百货腾踊，万瓦鳞集，如是者商类治世；游于其校，图书满屋，咿唔相闻，立于其朝，貂蝉盈座，文酒从容，如是者士大夫类治世。均类治世矣，而所显之果，乃与治世反。强邻环视，刀俎鱼肉，任其取携，草泽奸人，沉吟睥睨，以为时至。樽俎之间，枕席之上，未尝有他，而知与不知，心目之间，常若有一事之将至。如是者乃不及乱世，何论治世！若此者何哉？天下之政教，名存实去，而天下已为无政教之民也。

溯支那开国，其年最远，泰山之封禅七十二君，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礼》备三皇五帝之书，《繁露》有九皇六十四民之说，诸侯去籍，不可得详。信史之传，当自秦始。秦并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为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黜儒术而任名法。当世虽以为非，而未尝不稍稍用其术，直至于今，因循未改。风俗之移，性情之易，三四十年便已不同。薄物细故，随在可验。况上下数千年，中更万变，陵谷迁移，黑白倒置，不可胜言，而犹执古术以驭之，以千百年前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以一二人之意见，强齐亿兆辈之性情，虽以圣智，不能为谋，虽以①下愚，知其不可。惟在上之人，既持之益坚，斯在下之人，违之而不敢，从之而不便，乃有一二人阳奉而阴违之。及其行之大效，乃莫不起而效之。当其初必有羞之者也，积之既久，风俗以成，则欲不如是而不可。于是朝廷之

① 原作“虽有”，今从《国闻报汇编》

所制，与天下之所行，判然大异。选举之政、财赋之政、兵政、刑政、漕政、盐政，无在不然。百姓自视，不以为非，政府知之，无从相责。盖中国之民，乃以自由而病矣。

吾闻之西人曰：人人皆有自主之权。此彼律法之公理。然以视吾民，谁无自主之权哉！其学也，国家听之；其不学也，国家亦听之。其富也，僭侈逾度，国家听之；其贫也，转乎沟洫，国家亦听之。其散而之四方也，国家听之；其至四方而益困也，国家亦听之。秦法甚密，后失之疏，秦法甚整，后失之紊。受秦之害而失其利，自然之势，不足怪也。夫人之壮也，智识既开，则当特立独行，而不宜有所牵掣。若其幼稚，百事未知，听其自然，必至殒灭，是赖有父母之教养焉。今支那之民，非特智识未开也，退化之后，流于巧伪，手执草木，化为刀兵，彼此相贼，日趋于困。而又因其积渐而来，深根无极，中智之人，不见其厓，故日在苦中，而不知致我苦者之为何物，以深观而力改之。遂相率而安之若命，以为人间世当如此也。嗟乎！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观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殖，是所望于为父母者矣。

道学外传*

吾闻欧人之谈史学者曰："古之史学，徒记大事，如欲求一代之风俗，以观历来转变之脉络者，则不可得详，是国史等于王家之谱录矣；今之史学则异是，必致谨于闾阎日用之细，起居笑貌之琐，不厌其烦，不嫌其鄙，如鼎象物，如犀照渊，而后使读史者不啻生乎其代，亲见其人，而恍然于人心世道所以为盛衰升降之原也。"若是，则论世者慎毋遗其细矣。今与诸君论其细者可乎？

---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五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国闻报》。

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村学究者，其史家《道学列传》之果耶？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夫人自六、七岁入塾，至五六十岁，中间又未尝隶军、服贾，即偶入仕，亦未尝膺烦剧，则度其四五十年间，日日均可读书，质虽驽下，无一得之智①，无远略之怀，但能循途守辙，日诵数十行，时日既多，意者亦必有可观者焉。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无他②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齿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而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

① 原作"质虽驽下，得之智"今据《国闻报汇编》校补。

② 原作"无创"，今从《国闻报汇编》。

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乎？"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譸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

夫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若辈之多，自然之理。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殭石，悯恻不暇，安用讥评！独恨此辈既充塞国中，岂无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者？而今乃奉此五百兆炎黄之胄，二千年圣神之教，以听若辈之位置，返之仁人志士之用心，当咸以为不可也。是以不惮刻酷之讥，轻薄之责，形容一二，以例其余。读此文者，当思人之为恶，虽千转万变，而一由于心地之不明。若辈既心地不明，则若当时虽无为恶之心，而将来必有致祸之实。支那与日本种相同，而教亦相若，乃以十倍之地而不及日本者，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故愿有事权者遇此人，毋使事权落此人之手；有子弟者遇此人，毋使子弟听此人之言。

《道学外传》余义*

昨录《道学外传》一首，有客过而问曰："子[①]殆坐村夫子以弱种之罪，而即以灭种之祸归狱于宋儒，何其责宋儒之甚哉！得毋袭河间之故智乎？"曰："恶在其为罪宋儒也。昔者河间奉命编《四库全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国闻报》。

① 原作"此"，今从《国闻报汇编》。

书》，书之提要并其出手，其间旁见侧出，以诋宋儒，不敢明言，务为隐语，诚壮夫之所不为矣。及其为《阅微草堂笔记》，乃明目张胆，大放厥辞，往往假狐鬼之言以攻之。夫人之自处，必有所守而后可攻人，既攻宋学，则必守汉学也。然宋学不言狐鬼矣，岂汉学遂言狐鬼哉？是汉宋两无所倚。而其所恶于宋学者，仅以宋学方严，与己之行不便，盗憎主人，民恶其上，遂不觉从而詈之耳。蒙等虽不肖，万不至效河间之所为。今之云者，实恶夫托宋儒以济其私，而贻害于君父者也。

"夷考宋人之学，大旨出于昌黎，而附益之以大鉴之学，为汉学者詈其近佛，而不知其实非佛，佛之徒又讥其拘于儒，乃因宋人而遂若不满于孔子，即西人亦然也。而不知其实非儒。自宋以来，中国之士，无一身能兼通今文、古文与性宗、相宗之学者。故谈宋学者，但知订正其一隅，而不能夹击其腹背，宋学之根原，遂不明于天下。今者风会大开，非但通上诸说者其人颇多，即能通欧洲、印度之各种古学者，亦不乏人，辨其是非，当世有人，非报馆之责也。报馆之责，在观时势之所趋，若有所管窥臆测，则敬告天下，以待当世臧否之。试思以周、程、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方且尸祝之、呼吁之，恨其太少，岂恨其多哉！无如此辈所行，实在在与宋儒相反，至其为人所诘，不能自救时，乃大言称宋儒以自脱。而闻者不察，亦或以道学先生称之，则色然大喜，非喜其得名也，喜人目以迂儒，则已得乘人之解严，而一快其偷鸡摸狗之本怀也。及其败露，则好高之士，过激之人，必嫉之已甚，而遂迁怒于宋儒。夫怒宋儒者，必反宋儒。于是其待国也如传舍，以忠愤为痰魔；其待人也如市易，以敷衍为得计；其执节也，以因人而施为妙道；其嗜欲

也，以及时行乐为本怀。人皆若此，大事便去，黄种便灭，更何待言！其谁之咎乎？盖学究实尸之者矣。故恶道学先生者，非恶宋儒也，正所以明此辈之与宋儒绝异，而毋以此累宋儒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至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之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①。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以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及有所借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在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而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

---

* 原载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十四日）《国闻报》。

① 原作“国亦随之”，今从《国闻报汇编》。

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又为其教中人，尝大言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足信也。而孙之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粤人能言之者甚多。幻气游魂，幸逃法外，死灰不然，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使馆之辩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党也。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①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粧，与扁眼镜、纸烟捲、窄袖之衣、钢丝之车正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粃，附会经训，张颏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所谓之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如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故，不能举

① 原作“一与”，今从《国闻报汇编》。

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中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嚬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改，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不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妄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校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贤能，士夫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①]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阄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②]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而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能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

---

① 原作"国家之意"，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兼通"，今从《国闻报汇编》。

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说　难*

某甲谓某乙曰："天下有三事同习气：一酒肆中之庖人，二北里中之女子，三报馆中之文章。此三事者，托业不同，而终于无以善其后则同也。"

某乙曰："何谓也？"

某甲曰："充酒肆之庖人者，未始无大家之良庖也；为北里之女子者，未始无良家之处子也①；作报馆之文章者，未始无当世之文人也。然而既已在酒肆、北里、报馆中，则断不能逃三者之习气，必尽失其本来，无他，欲使人人讨好而已。盖其始为之也，未尝无欲矫然自异之心；而及其后，则疑谤揶揄，一时交集，将不足以自存，乃不得不为此面目模糊、良心尽死之物，使人人不以为甚是，斯人人不以为甚非矣。此所以不能逃三者之习气，而且尽失其本来也。"

某乙曰："子之言理诚精矣，而词则未辩也，试为子析之。三者之中，酒肆最易，女闾稍难而仍易，惟报馆最难。其故何哉？酒肆之菜，有另叫与成桌之分；其另叫者，皆客所自择，必不至供其所最恶之品也；其成桌者，则又为主人所择，而三揖三让之际，主客之意殊不在菜，若不至螫于口、惨于腹，则必无大怪之者。且菜之品有限，其作法有定，此酒肆所以为最易也。北里中人之酬酢调谑，客之来也万变，主之应之也亦万变，较诸庖人之治庖，繁变多矣。然而譬有一妓而做百客，可谓杂矣。而其敷衍甲客也，乙客不知之，敷衍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八月五、六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十九日）《国闻报》。

① 原作"良家处子也"，今从《国闻报汇编》。

乙客也，丙客不知之；则虽做百人如做一人。今若有有学问能揣摩而又有口辩之人，使之日与天下之人谈，其谈也，必主客二人晤对，无第三人，且客之出也，亦从不以主人之言证之他人，则几可以皋牢天下之人才，而使天下人人引我为知己。妓之应客，何以异此？故曰：北里似难而仍易也。若夫报馆，则职在论说与记载天下之事变。方日出而无涯，众生之意念又不可以纪极，而欲以一二人之力应之。其记事耶，记而不确，则焉用报为？其记而确，则局外之人观之，未必即遽爱报馆也，不过曰：分所当为而已；而局中之人，则以为报馆宣泄其事，而衔之次骨。不悟苟有所作，人必知之，有报馆与无报馆等也，而其怨则已深矣。

其论说耶，夫人之语言，犹人之行步也，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从甲则违乙，从乙则违甲[①]，故甲观之以为是，乙观之必以为非；甲观之以为是之极，则乙观之必以为非之极。正负相生，断难免一。而其甚者，则甲乙丙无以为是者焉。此譬使治庖者日作一羹，而使合万众之口；为妓者方与一客语，而使诸客环听之，此而欲求其合也，是恶其景而疾走也。故曰：报馆之文章至难也。支那之设报馆三十年矣，向见各报，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见其命意之所在。其记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及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世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岖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②]。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非所谓欲人人讨好，而乃不觉而成此习气哉。嗟乎！此习气者从何来耶？非所谓文化者，尚有未开者耶？报馆之多，无如东西各国，分党之炽，亦莫如东西各国，而报馆之府怨，若不如此之甚者，何也？彼其各党之人，各有宗

① 原作“从乙则甲”，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驱也”，今从《国闻报汇编》。

旨，均明言而不讳。各党即有各党之报，各党自观之，亦互观之。其互观之也，所以证其是非，而非所以行其意气；所以通其消息，而非所以供其挤排。故报馆立言记事，均有一定之方向，而阅此报者，亦有一定之责备也，则报馆易为也。支那不然，其人本无所谓党。称为党者，皆彼此倾陷之辞耳。其实则人各一心，且一人之身心之所计，与胸之所见不同；胸之所见，与口之所言又不同；种种差别，无限无量，一席之间，冥如万里，不若东西人之皎然易明白也。三事之难易盖如此。”

某甲曰：“辩斯辩矣，然而为何道以处此？”

某乙曰：“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平心以出之，正志以待之，如此而已矣。若必谓效其习气，而后可免于今之世，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

甲曰：“吾闻吾乡有老医焉，有高弟子三人，技既成，将出而行其道，老医乃召三人者而问之曰：‘若出应世，固操何道以自处？’甲弟曰：‘无论人疾之寒热，吾悉以热药治之。’老医曰：‘可。’乙弟曰：‘无论人疾之寒热，吾悉以寒药治之。’老医曰：‘可。’其丙艺最精，曰：‘人病寒，吾以热剂投之；人病热，吾以寒剂投之。’老医曰：‘吁！子存此意，子其殆矣。彼甲乙者，杀其半犹可生其半也；如子者，必尽杀而后可，子其不免矣。’后如所云。若所云云，非老医之术耶？”

乙曰：“唯唯否否，不然，支那之人，其病或寒或热，亦寒亦热，非寒非热，虽有和扁不能定名。”

于是相与一笑而散。

《时务报》各告白书后*

自乙未东事弛严，而中土有识，争自磨厉，士大夫昌言时政得

* 原载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国闻报》。

失，不少忌讳，盖自《时务报》始也。当是时，人心久痺思起，久郁思达，而《时务报》饷食于已饥之余，激矢于持满之后，义例精严，名称正大，翕然响应，天下与之，解褚投鲕，雷动满盈。此则中国之非不可为，世事之极而终反，皆可见矣。虽然，人事犹草木也，而人心则为之土壤，以此义例名称之《时务报》，而持之以今日之人心，则无异植嘉桔于青齐，种苹婆于瓯粤，强与扶植，质味中变，变之又变，数岁之后，虽当日携锄荷臿之人，有自忘其为何物者矣。诸君试取丙申初出之《时务报启》，与今日本馆所代登黄、汪、梁诸君子之告白，栉比鳞次，合而观之，则不佞之言可证。呜呼！可以观物变矣。盖自海内闳达，叩胸扼腕，争主维新以来，未有若此事之伤心短气者也。

夫黄、梁、汪皆一时名隽；而维新之眉目也。其初发难，以为此报固蒿目时世，痛黄种抵力之太大，垂涕而言群理爱力者也；欲革四千年之积习，而救四万万之同种者也。然而今日之事，此四君子之抵力何如？能群否？相爱否？无待旁观者赘一辞矣。问之此，则曰：吾于彼既尽友朋之道矣，所为此者，不得已也。问之彼，亦曰：吾于彼既尽友朋之道矣，至如是者，亦不得已也。私书往还，相呼以贼，诇探闟距，伺隙抵巇，前所石交，后乃仇讐，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王世贞《钦鸡行》笑其朝为凤皇，暮争腐鼠。诸公为此，独不嫌与救种革习之言本末不相称耶？《时务报》且为天下之笑枋诟资，尚何开化辅时之与有？《时务报》何足道！吾为四君子悲之而已。且四君子何足悲，吾流涕太息于中国之人心世道之果不可为而已。西人言民智人心未进化，则一切变法措注皆无益、皆枉为，偶伏于此，将见于彼，今征其言乃犹信也。

本报于汪、黄二启而外，继登梁氏源委二千余言。梁君节概士，其言当无不可信者，顾极其说，犹不足以穷汪氏也。何以言之？

梁君所致严者，汪氏启中“康年创办《时务报》”一言而已；所深斥者，汪氏以众人之力之资视若己有产业而已。虽然，此不足以穷汪氏也。语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彼汪氏者，非当日众推而众著之总理乎？既曰总理，固得独居创办名。西洋公司集资出力者无数人，而出名者一，不得訾其以众办之事为独办也。且总理之号一日未去，固当视众资若己资，而后有以重众人之托，虽强有力之股东，不得曰吾股独多，而出纳提缴，惟吾所欲为。当是时，设总理者靳之，遂曰总理私吾资为彼资也。且黄京卿既云，此众人之事矣，则何以第一次起意逐汪氏时，不谋之众，而独牵率一二人附己者，欲藉暧昧之事以恫喝劫持之乎？梁心海之书具在，可覆案也。且既知公义捐款至万余金，《时务报》为公事，非私事矣，则何人实畀梁君以全权，使之以众人之捐款为一家之芹献，辄请奏改公立民报为官报乎？借曰此举而义，亦不应以众人之资，市一家之义，而悉掩总理及诸捐友之公义也。然则梁之所谓私者，正吾之所谓公；梁之所谓公者，正吾之所谓私。假使汪氏而私，是亦二私互争而已。公之名，断断非黄、梁二子所得居也。且梁君平日持论云何？岂不曰：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藉贵位尊势以劫制天下乎？此固祖龙与华盛顿之分也。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唐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

然而彼汪氏独无可议者耶？曰：岂宁[1]惟是。君子之处事也，非其名之可据，而其分之难完。夫总理之名既正矣，总理之权既专矣，则宜视其事之何若。自梁卓如解馆以来，而《时务报》之文劣事懈，书丑纸粗，大不餍海内之望，如是则总理不胜任也。不胜任则宜自去。丈夫何妨溺死，乃拘游哉！任事以来，未尝照章清厘[2]账目，以塞群责，设有谣诼，其将何以自明？被逐既以为辱，自去则又

① 原作“定”，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请例”，今从《国闻报汇编》。

不能，是汪氏与《时务报》长此终古也。常谓[1]中土民气散漫，故捐款诸公，既出数十百元，则如弃沟壑不复顾，终未尝如西人之拘认成约，到馆一课公事何如。然而先生自待云何？固不宜以身为沟壑也。沟壑而不以为污，则无怪异己者出大力以劫之矣。是则彼之所为，亦汪有以致之也。吾故曰：汪氏不止可议也。

然则《时务报》之局乌乎定乎？曰：定于"忠恕"而已矣。汪氏宜自处于"忠"，黄、梁[2]宜自处于"恕"。和盘托出，取前后出入款目，而四柱之，原集几何？卖报几何？出款几何？实存几何？皎然不欺，以待能者，所谓"忠"也。官报固自有款，旧集之股，自属众民，官民并立，增一报馆，以幸天下，不夺旧报，以慰海内同志之心，所谓"恕"也。西祷文曰："我免人负，求免我负。"是至言也，曷各仿而行之。夫能群起于能爱，能爱起于相宥。不然，吾见其两败俱伤，而维新之事自此废矣。本馆亦新者徒也，义得责善，是故今此之评，所不得已也。

---

① 原作"当谓"，今从《国闻报汇编》。

② 原作"黄深"，今从《国闻报汇编》。

与陈宝琛书* 五封

一

弢菴先生阁下：

前托孙香海代呈一椷，知经伟览。近[①]者时局滋不可问，平壤卫汝贵所带淮军十余营，自本月十三、四后为倭所围，城外筑台十四□□□夹击，糜烂溃涣[②]。统领朱保贵〔左宝贵〕死之，馀兵退走鸭绿东北，义州之九连城，尚不足以扼贼之北突也。自战后，东边[③]告急之电，日数十至，合肥知事棘，乃饬刘盛休带铭军八营赴援，军从鸭绿之大东沟登岸，丁禹廷督海军十一船护送之。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与我遌，自午至酉，恶战三时，倭沉三艘快船，力尽而退，我亦失致、经二远，并超、扬两艘；定远受千二百余弹，几沉不沉，铁甲之为利器如此。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其尤异者，则镇远大副杨君雨臣，开□□战旗既升，乃身自猱登，以钉钉之，盖深知此仗之□□□竖降旛者，为此，所以令诸将之有死无降也。此□□□□□□□风，稔其平日在军，勤奋有为，条理详密，林开士倚之如右手，此人日后必为海军名将也。将弁死事甚

---

* 此据福建抄寄件。原件除第四函藏福建省图书馆外，其余四函均藏于福建省博物馆。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橘隐，福建闽县人。中法战争前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辛亥革命前夕，任山西巡抚，旋调京。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师傅。与陈宝琛书共三十八函，除这里选录的五函外，其他因残缺甚多，故不收录。

① "伟览近"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② "烂溃涣"三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边"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众，刻所可知者，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鞠人建勳而已。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卒将黄建勳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子香、凯士居圜坛中，故得不死。丁禹廷□□□伤，闻昨已乞假，让刘子香为海军提督矣。是役德酋汉纳根在军助战，故归述甚悉，据言军□□张道士珩不肯照发药弹，致临阵不应手，不然，倭之七艘快船可尽沉也。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此时海军见存诸船受伤甚重，非月余日大修不能复出，而所供尽有道府秘不敢穷也。故我之一切虚实举动，倭无不知，知无不确。合肥词气惫耗，期以一死谢国。以今日之事势为论，虽西晋、北宋之事复见，今日无□□□耳。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埠〔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已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今者数月内时事殆不可知，公何不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督抚持禄保位，公意中尚有何人耶？

闽民贫地散，虽在海疆，敌所弗顾。今日倭事，校〔较〕甲申法事固大相径庭，不能一概论也。乡里可无恐矣。可太息者，自甲申□□□□载，大可未雨绸缪，乃相率泄沓，内则峻宇雕墙，□山海子之费至于数千万缗，而今兹安危利菑□□，不赀所费，千古荒亡，如一丘之貉；外则政以贿成，各立门户，羌无一人为四千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道地者。仆①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

① "仆"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萍梗，衹能听其漂荡而已。小儿子年少不更事，见时望时有以戒教之。敬托，敬托。心惊手颤，书不成字，恕罪恕罪。此讯
著安　并颂
上侍万福

名心照不具　八月二十四日沕①

二

弢菴先生侍右：

前后两书觎缕东事，想经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及，所最可痛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取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倭扬言冻河以前必犯京室，门户荡然，一无可恃，新集之卒，与御营之兵，真儿戏耳！刻人有戒心，士无固志，绝不知舟流之所届也。初二日翁常熟携一仆坐篷舆入节署，所与北洋深计熟虑者，一则议款，二则迁都而已。朝廷始持战议，故责备北洋甚深，今者势处于不得不和，故又处处恐失其意，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如此。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其事前泄沓虚骄，□□怠傲，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复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推委挟制，莫可谁何，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苟朝廷一旦捽而去之，则天下亦从以丧。故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本午罗弦庵来谈时事，问走所以处今日者，走言急则治标。使走为一省督抚，稍可藉手，则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以与

---

① 是函及第二、第三函，皆不署年份。函中论述甲午战争事甚详，知均为一八九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光绪二十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

倭争□□之命而已。弦印斯说，但曰此又非李中堂不□□□，诸公素于洋务若风马牛，又不求洋务真才，言借债则洋人不信，募将则任否不知，购械则□□已被侵渔外，又必遭阻夺，又乌足以及事耶？□□之论固矣，但不知有人焉，虽才足办此，其所为祗以自固位，于国之休戚，秦越肥瘠，则又何裨耶？方益堂竟以不免，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则有人庇之耳。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近者之事，有谓营伍既如是之不足恃，海军扶伤救弊，恐亦无济，不如早和，宁忍眼下之亏，事后认真振作，则东隅之失，或收桑榆。此论固矣，然自走观之，不外偷活草间苟延残喘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何则？中国吃亏，固不自今日而始有也，事后振作，皆安在耶？沈隐侯有言：后病深于前病，后著不及前著[①]，正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而且舐糠[②]及米，国本愈伤，上下之礼学俱亡，渊从之鱼爵益□增，此番汉奸官民中不知凡几。知者不为，为者不知，几何不沦胥及此耶！史传所载易代更革之事，要不过一朝□偾。闻倭于十七大仗之后，尚有余船七八艘在各海面游绎。畿辅门户洞开，门焉宫焉皆无人，且枪弹告乏，军储四万桿，有事以来已亡其半。曩合肥请以宋祝山赴奉，宋非三十营不可，廷旨已指的饷矣，然以无枪，尚不知何日成军。天津[③]、保定见兵不及五千，再募不独乌合，且徒手□□□何。倭有枪廿六万，子药称是，奸民遍地皆是。闻倭于去年散五十万员以购间谍，一昔敬如所捕倭谍[④]一朝兴，而中国之为中国固自若也。至于今日□□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

---

① 沈约与徐勉书原作“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

② “舐糠”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③ “天津”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④ 原件第七页至此止，另一页自“一朝兴”起，疑中有缺页。

闽中现□□谧。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悽悽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从者如有赐覆，径寄津水师学堂或津卫大狮胡同大姓字号后严公馆当不失也。此颂
侍安

名恕具　九月初五日

三

弢盦先生阁下：

得舍间书，知左右新抱人琴之戚，至以为念。前两缄当达伟览。时局愈益坠坏，九连、凤凰二城联翩皆告陷落①，倭寇在旦暮间□□金、复二州境内者不下三百人，北趣则与东股合袭奉天，南首则旅口必危。其地兵皆被遣，粮复未屯，龚照玙一市井小人，岂能坚守？旅口不守，则北洋海军不败自废，而且门户既失，堂奥自惊，倭来畿辅间恐不在冻河后也。如何，如何？遡自五月东事军兴□□□练各军几若□蒙□□，大东沟一战，特差强人意耳，尚未尽海军能事也。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也。本日于友人处得见九月初七日科道诸公弹参合肥一摺，闻系张季直、文芸阁二人笔墨，其欲得合肥甘心，可谓不遗余力。大致谓倭寇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合肥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而用湘楚诸人，则倭患计日可弭。呜乎，谈何容易耶？十月以来，淮人用事者渐渐剪落，闻侯刘岘庄到直，则合肥以原品休致去矣。若凭事实而言，则朝廷如此处置合肥，理不为过，但言者所论，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岘庄何如人，岂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

① "陷落"二字，据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文物》刊登的原件校补。

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迩来大有幸秦之意，其派恭邸督办军务，乃为留守道地也。京师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而上则纷滑颠倒，愈觉莫□□□，事急则驱徒手袒裼以斗于每分钟发四百弹之机器炮下，呜乎，尚有幸耶！刻我已极欲和，而敌则曰，其时未至。束手待死，一筹莫施，噫，其酷矣。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理得宜，则后来藉用恢复，但此时真须一著不错，又当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一□□□□□拚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将随风而靡耳。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此请

道安不宣

十月十日复顿首

四

弢公执事：

别后于十九早动身，车到新郑，适有碰坏车头卧道，以六时工力始得移开通轨，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索，舆论於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馀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苟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所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铿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约而言之，可以划一如左：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

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谘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人多不便多写，知关忠系，先此草报，书不能悉。敬颂

道安

弟复再拜廿三晚①

五

橘叟阁老钧座：

昨承教诲，快慰无极。比者□□重光，薄海称庆，复辟上谕，辞旨悱恻，定武通电，历指共和□痛，可以悬诸国门。诚使从此国家永息胶扰，则吾侪小人须臾无死，以观德化之□，宁非至幸 惟鄙陋之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自述十九日启程、二十一日抵汉口、二十二日会见黎元洪、二十四日赴沪各节，同黎元洪辛亥十月二十四电所称，唐绍仪、严复等“于二十一日到汉”、“于今晨乘洞庭轮往沪矣”相一致，知此函作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辛亥十月）。

愚所不能已于长虑却顾者，则以为立国之道与用兵异，迅霆不及掩聪，于以取一时之胜利则有余，而以奠磐石之安则不足。是以目前大局虽若底定，而献酬群情，弥纶万方，安反侧而固根本，为事无穷，且非急起直追，恐无及耳。辛壬以来，变亦亟矣，顾扼要而谈，则新故□□之争已耳。此五洲历史公例，民物进化情状莫不皆然。近今百年，发动尤烈。方其兴也，号为向明矣，而暴民恣睢，人欲横肆，随以用事。譬如水然，每流汇趋，演进荡决，蛟鳄百怪，翔舞并下，漂濡破坏，矧目惊魂，而踰时之后，畅流千里，故革命之事，方于其时，突起并兴，诚无人理也。迨从既往而观之，则人心不死，往往自为反补〔颇〕偏以循轨道，及是之时，故者虽亦□□精，而新者常胜，此进化必经之阶级也。是故治水之功，当利于疏凿，而堤维□挽，欲使荆扬之水返于梁益者，势所不能，为之且败。今议政诸公，诚欲为救国振民之业，□以期所戴之安者，于前言不可不三复也。故今日□争，既复辟矣，而继今所刻不容缓者，繄实立宪而已。朝廷明降德音，首议宪法，次集国会，务使南北之民，知此事名复旧制，实则不过使元首之位定于一尊，而无继续选举总统之烦扰，于以休养生息，遏乱萌，至于其余，则与共和国体等耳。

夫国会非不知其为聚讼捣乱之媒，然必不可畏而堙之远之，且宜进而成之，使为完全真实民意机关，于□宣彲滞，视进退，此在选举法之议造与奉行耳。再者既曰责任内阁矣，则首揆握兵，乃至不得已一时之权计，而万万不可□□。然窃计今日之局，必宪法、国会、阁制三者以次完全产出，而后可以言安，不然，无论形势□何赫耀，皆厝火积薪而卧其上也，其□□破坏，特早晚耳。吁其危哉！感左右知爱，而复辟立宪，又居恒所大顾，用是慺慺之诚，不敢终默，馀俟面乃尽。此颂

侍福

弟复叩头　五月十四日

本日阅英文报，其攻击定武不遗余力，且言大局之必无究竟，为不怿者久之。定武□□外交一面，似稍大意，此亦今日要害，不可不□□疏通之。国中反对，似所不免，然其组合实力，至少亦须月余，最好有法先有以消弭之，乃胜算也。匆匆又及。

张勋五月十三日复辟次日作书①

与汪康年书* 十三封

一

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

启者，前寄一函，想经伟照。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甚盛！甚盛！

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入，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手此。敬颂

撰安

---

①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当日即改用旧历，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此信所署五月十四日，亦即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二日。

* 原件存上海图书馆。通信时间在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年。汪康年（1860—1911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后又创办《中外日报》、《刍言报》等报。

侯官严复顿首　八月十八日①

二

孺博、卓如、穰卿三先生阁下：

每怀风采，延企为劳；伏惟台候万福，为时自重。

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贵报，俾我下乘，附骥而行，谅荷垂察。拜读三十五大报，尚未附录，殊为悬盼。陈锦涛至津，备述尊意；爱我之情，至为周密。感荷！感荷！弟等本议旬报之外兼出日报，日报则仅详北数省之事，旬报则博采中西之闻；与尊属一节，正相符合。现在资本已集，印机已购，开办之期即在来月；伏乞将前寄启文赶为登录。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馆派报处代为分送；素纫公谊，当亦乐观其成也。启中文字有未审处，尚求雅削。专泐公叩

台安

弟夏曾佑、严复、王修植同再拜②　八月廿五日③

三

穰卿仁兄大人阁下：

钦仰风徽，积日已久。常欲奉书左右，又以冗废。比者同学萨君鼎铭奉檄来津，备述贤者任事朴忠，救世之心甚热，敬佩奚如。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内云："寄上汇票百元……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查《时务报》第七册（一八九六年十月七日）《本报告白》中云："严又陵观察助银一百元"，知此函作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② 此函非严复手笔。

③ 此函请《时务报》刊登《〈国闻报〉启》，并云《国闻报》"开办之期即在来月"。按《国闻报》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廿六日（十月初一日）在天津创刊，故知此函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兹承五月廿六日华缄，以拙译斯宾氏《劝学篇》①中废可惜，属将原书寄沪，当令名手赓续成之，以公海内，具徵悲闵玄度。第此书弟处仅有一分，难以借人；既承台命，当急代觅寄上，不悞。至《天人会通论》，卷帙綦繁，迻译之功更巨。公等既发此宏愿，弟谨开书名一单，到上海黄浦滩别发洋书坊随时可购也。抑窃有进者：《劝学篇》不比寻常记论之书，颇为难译；大抵欲达所见，则其人于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官骸诸学，非常所从事者不可。今其书求得时姑寄去；如一时难得译手，则鄙人愿终其业。《时务报》能月筹鹰洋五十元见寄者，则当按期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也。商之。此覆，并请

勋安

严复又陵顿首　五月初三②

又启者：菀生病已早愈；穗卿已过虎班，一时似难得缺。国闻馆被劾事已解矣。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据有人言，此举乃报复，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闻否？谨奉达。

四

穰卿有道：

启者，前得惠缄，敬已裁答，想蒙鉴矣。

---

① 《劝学篇》，即严复后来所译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他曾译了一小部分，登于《国闻汇编》。

② 此函又启云："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按《清实录》载：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五月廿九日辛巳（七月十七日）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摺，着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覈妥议，奏明办理。"知此函作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又，所具月日为五月初三，原件旁注"六月十二到"等字。但收与发何以相距如此之久，且五月初何以能预知五月底议改《时务报》为官报之事？据严群先生说，所具月日初误作五月，后严复将"五"字改为"六"字注于旁。汪氏又于"六"字下加"月十二到"等字。

所谓斯宾塞《劝学篇》顷已检得另本，特邮几下。到日祈以数行见示，以释浮湛之系。所惜旁行之文，非公所素习，不然，手舞足蹈之赏，讵有量哉！曩英人理雅各言："辛苦学华文十余年，得读马贵与《通考》一书，便为无负。"仆于是书亦云。俗冗稍暇，尚拟迻翻。"五十饼"前言直与足下戏耳；使公竟诺之，则仆食言矣。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觏。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此以见士趋时逐利者多，而仆学求自得之懿者尠也。

梁卓如大学堂章程颇为知言之累，岂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南皮辈流耶？英华发露太早，正坐苏子瞻《稼说》所指病痛；过斯以往，斯亦不足畏也已。公度欲富贵，遂富贵矣，于国种亦无望也。幸秘之。不宣。

复顿首①

五

穰老足下：

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顷待用也。手此。即颂

仁安

愚弟复顿首　廿三夕子②

---

① 此件未署年月日，但汪氏注有"七月初四到"数字。函中所说梁启超草拟大学堂章程，其事在百日维新时期内。此书当作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

②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将"束装北上"。按严复本住天津，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起，才离开天津，转居上海。时汪康年亦居住上海。据陆树德救济日记说，是年农历闰八月，严复曾随陆树德等自上海到津京一带任救济工作，但事未了即先归。此函当作于一九〇〇年九、十月（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北上前。

六

穰卿老兄惠鉴:

启者,午后走访不遇,为歉。兹有极恳者:冬令将至,需款孔殷,而蒯礼翁译费尚未寄下,不知是否事在必行。吾兄必当悉其底里,望即见告。若事无反覆,弟拟向尊处先手规元五百两;一俟前途汇款到时,即当划还不误。可否之处,诸希卓裁;但求明示而已。手此。敬颂

勋安　不宣。

愚小弟严复顿首　九月廿九日①

七

六句钟四马路万年春之约敬悉,必到,或稍迟一刻半点,望勿讶也。此复穰卿先生足下。

弟严复顿首　初三日②

汪老爷

八

穰卿老兄足下:

奉别忽匝两月,盛暑,伏惟起居安吉为颂。

兹有告启千余言,可否求于《中外日报》中留数方寸之纸为之地乎?此亦与外国力争利权之一大事也。弟自到津以来,凡百明訾,惟山河举目,满市夷骑,令人邑邑耳。京津两处,皆有人拟鸠股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所说"蒯礼翁译费事",系指《穆勒名学》一书。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云:"庚子(一九〇〇年),蒯检讨光典(字礼卿——引者)请译《穆勒名学》。"此函当作于是年。

② 此函与第六函相连接,亦当作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本,开设绝大报馆,挽弟为之著述家。独是朝廷虽累有新政之诏,然观其行政用人,似与所言尚非相应者。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开而议之,窃恐方今之日尚不能言者无罪也。足下以为何如?

小儿伯玉业于本晨晋都,不知能得一二等翻译否?此行附骥者极多;然此行是何等事,窃望随从之人稍为持重暗默,若趾高气扬,则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其不为外国所鄙叹者寡矣。弟颇欲回申一行,不独察视彼所煤局,兼有私事期了。一是俟面乃罄。先此奉托,并颂

近祉 不露所怀。

弟严复顿首五月九日 ①

九

无广先生有道:

每《刍言报》出,读其议论,如渴得水,如痒得搔,果社会尚有一隙之明,得贤者苦口药言,略以挽颓波、制狂吠,则真四万万皇人之福耳!复从昔年以反对抵制美货之议,大为群矢之的,自兹厥后,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争,无所发言,为日盖久。不幸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以三四事被政府党之目,汹汹者殆欲得而甘心焉。一哄之谈,其不容立异同,为言论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与为正论笃言也耶?今岁秋间,必将辞职,盖年老气衰,不能复入是非之场。逮睹足下言论,则朝阳鸣凤,出诸羸病之夫,毅然与怒潮恶风相抵拒,又心平气闲,犂然意尽,故不觉面发怍而首俛至地耳。

---

① 此函未署年份,所署日期为五月九日,收信人注“十四到”。内中说到“自到津以来”,“忽匝两月”,与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云:一九〇一年“三月,应開平张燕谋学士翼之招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正相符合。信中又说“朝廷累有新政之诏”一事,亦指一九〇一年事。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十一日猥蒙嘉招，必当趋领。先此布达，余俟面言。不宣。

严复顿首　初九晚①

十

无广先生有道：

昨日奉扰郇厨，渥聆教言，兼饱眼福，至用为快。

兹有求者，曹君淳化帖、郭家庙碑，又费氏仕女四幅，是否求售？能借观数日否？曹帖即不求售，亦乞代为转借；缘敝处亦有此帖，欲校对也。又昨见有日本所影右军墨迹，私心以为神妙；此物须向何处购买，望以见示。尊处此帧能先借观，亦尤感也。此恳。即讯道履　不宣。

弟复顿首　十二②

昨有叔韫《国学丛钞》一本，阁置尊斋，忘带归；送前件时，祈一并付纪，千万！

十一

无广先生赐鉴：

启者，卧病涉旬，承惠枉前绥，不克迎迓，至用为怅。曹家淳化阁帖的是佳拓，但索赖至五百金，此非有骨董癖而雄于赀者，畴能脱手以收此物耶！徒呼负负而已。

中央教育会与贱恙相始，故至今未莅议场，放弃责任，与左右同出无可奈何。明日又是会期，当一与会，然亦仅能为旁听耳。近

---

① 原件无年月。函内提到《刍言报》。查《刍言报》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创刊于北京，第二年汪康年逝世后即停刊。函内又云："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严复于一九一〇年以"硕学通儒"为清政府的资政院议员。是函当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② 此函未署年月。前函云："十一日猥蒙嘉招，必当趋领。"是函又云："昨日奉扰郇厨。"知两函前后衔接，亦当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时人于此种会事，言论渐近翔实，靠事势发挥，此是好消息；而急进者犹或非之，甚矣，俗之难与周旋也！前期《刍言报》除记载教育会日表外，无他议论，想天气炎熇，贤者稍为精力消停；顾外议必以此为弩末，或竟废不购阅。北方诸报章，惟此稍有救正之能，故私心常以失坠为虞，顾有以勉就盛业也。送上摺扇一方，润资四饼，求鸥容介弟为作山水图，署贱款。专此奉托，余容晤谈。手颂
痊祉　不宣。

小弟复顿首　初五日夕[1]

十二

诗笺涂讫，老眼昏眵，不能作细书，致欹斜不成字，蹧蹋旧纸，可惜可惜！令弟画山水殊超胜，有人欲其画。昨所带润格，不省置何处，有便乞更赐数纸，当为延誉也。

穗卿近尚在沪否？如知其行止，亦祈相示也。此颂
穰卿有道暑安

弟复顿首　初九

十三

无广先生执事：

承假珂罗版《王右军帖》，把翫累日，所得不少。兹谨奉还，谢谢。

迭读大著《刍言报》，不惜以一身当群流之冲。古人有言，如尊乃勇耳，倾佩无量。第四十八号诘问条第二则言：近各报查得孙仲

① 前函曾叙及"乞代转借"淳化帖事，是函云此"是佳拓"，第十三函又说到还帖事，知此数函相连接。第十三函又云：《刍言报》第四十八号诘问条第二则，有"近各报查得孙仲英盗卖盐坨"事。查《刍言报》第四十八号，系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刊行。故此三函均为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所书。

英盗卖盐坨，似微有悮。盐坨公物，契卷又不在孙处，即乘纷乱，孙又乌从卖之；即卖，外人亦不受也。以仆所知，则庚子天津失守时，法军藉口拳匪以盐坨为根据地，伏而开炮攻击，领廨因而没其积聚之盐，嗣于天津未收之时招商包卖，仲英出而承之，乃大得利，然以此几不免矣。若盗卖盐坨，则决知其无此事也。和议既定，卫城租界所增拓者何限，而中国局厂廨署，如东制造局、海军公所等，皆一去不还，彼皆非买而得之也。

执事主持言论风纪，于人未尝为已甚之辞；今兹所言，似未得实，故不自外，有以为献。出入所关于人名节甚大，望有以救正之也。再者，孙，江宁人，尝为天津水师学生，故复知其梗槩云。手此奉布。即颂

纂祺

弟复顿首　廿九

与梁启超书* 三封

一

卓如先生足下：

前得复缄于无似，私心若桴鼓之相应，喜慰过望，殆难以言语形容也。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其用意恳到，盎溢行墨间，自维何物，乃膺斯宠。

《时务报》已出七帙，中间述作率皆采富响闳，譬如扶桑朝旭，

* 严复与梁启超书三函，第一函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第二函录自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第七期，第三函录自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第十二期。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此三封信的时间在一八九六——一九〇二年之间。时梁启超先后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等。

气象万千，人间阴曀，不得不散，遒人木铎之义，正如此耳。风行海内，良非偶然。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夫如是，而使窳与窳遇，则雌雄胜负效不可知，及乎衰与盛邻，则其终必折以入。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为术，皆无当也。仆之命意如此，故篇以《原强》名也。能事既不足心副，而人事牵率，遂以中绝。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

载诵来书，扮抑之语，皆由至诚，尤征学养。如谓学不知本，则隔靴搔痒，不通文语，则凡所诵习，皆彼中粗迩吐弃之谭云云，此自盛德若虚，不自满假语耳。自仆观之，则足下虽未通其文，要已一往破的。无似因缘际会，得治彼学二十余年，顾自揣所有，其差有一日之长者，不过名物象数之末而已。至其宏纲大旨，则与足下争一旦之命，胜负之数，真未可知。况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至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已哉！梁君梁君，无怠，嗟呼！士顾愿力何如耳。

复自入学官以来，所谓同学者，以十数；所谓后进者，以百数，又其中以他途进者，不识几何人，此皆通其文语，亲见国俗，习其艺数者也。而试求所谓殚众生之便蕃，察教派之流变者几人哉？有几人哉？承示，从马兄眉叔习拉丁诺文，往者圣祖仁皇帝曾从西士学之，其名如此作。甚感甚感！此文及希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之中国雅学，学西文而不与此，犹导河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独恐颇〔足〕下事烦，能日抽一二时为之，期勿作辍，一年之后，自有妙验。近来士大夫欲问津西洋文字者，颇不乏人，浅尝之后，多以俗累致废，又怀望过奢，求效太亟，见初学謇浅之事，意弗屑也，因以怠废。故以中年而从事西学者，非绝有忍力人，必不能也。在他人，仆固未尝怂恿之，至于足下，则深愿此业之就。使足下业此而就，则岂徒吾辈之幸而已，黄种之民之大幸也。

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何如？余惟爱护波潮，敬勖光采，以副慕仰之私而已。

严复顿首①

二

新民执事：

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跂何穷！三篇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

---

① 原书未注明年月。函中云："《时务报》已出七帙"（参见《与汪康年书》之一末注），知为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十月所作。

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译《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赧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今者我圣上广厉学官，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跂，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以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谫谫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挽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

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侯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觝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下走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蚹，生物家言蛇蜕最苦。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勘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勤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

严复顿首①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r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议之事，

① 此函论所译《原富》。严译《原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陆续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共五篇。首二篇出版时，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加以推荐，并对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新民丛报》第七期刊载了严复这篇答书。原标题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下注壬寅三月。

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后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Right，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脗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準之名，然平準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準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三

（前略）[①] 来教谓佛经名义多用二字，甚有理解。以鄙意言之，则单字双字，各有所宜。譬如Economics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未闻行文者遂以此窘也。Economic Laws何不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 何不可云食货问题？即若Econcmic Revolution 亦何不可言货殖变革乎？故窃以谓非所患，在临译之剪裁已耳。至于群学，固可间用民群。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

① 此函“前略”、“后略”，系原刊所略。

也。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如上章"爰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譬如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l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何则，生人之初，固有直而无权无利故也，但其义湮晦日久，今吾兼欲表而用之，自然如久废之器，在在扞格。顾其理既实，则以术用之，使人意与之日习，固吾辈责也。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①。（后略）

---

① 此信载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新民丛报》第十二期。原标题为《尊疑先生覆简》，下注壬寅四月。

与吴汝纶书* 三封

一

挚甫先生执事：

复一病匝月，今虽邀福粗瘉，然脑气浮纵，追念前事，都如隔生。本日逼于公事，来堂晤子翔玉润，询悉起居，知送眷属回南，旅居得无寥落，至念至念！

承手教，大慰所怀，能使疲神顿爽。然颇怪先生以不自满假之故，谓复于论说大著左碑之辞有非实者，一曰虚奖，二曰妄叹，三曰过言；谓之过言可也，谓之虚与妄则大不可；过言或出于愚，虚妄则涉于欺，此所以断断乎不敢闻命也。平生甚耻为欺，于言行践履则力求其实，于学问则力讨其真。倘论古人，虽孔孟程朱，苟有未慊，不能强尊信之，而谓复独缘世故而贡谀左右也哉，必不然矣。

贤者文词，当其下笔，自有义法，安庸子点窜涂改而末系先生之名，传诸来叶，一言不智，谁实当之。怪近世小儿为祖父作传志，如绘先容，辄喜作美伟丈夫，如坊中所卖天官赐福者，其仪貌固利俗目而称美矣，而如非吾祖父之真面目何哉？求改者固可哂，而为之改者尤可怪也。此文既署先生之名，有更动一字而非先生所许者，急取回为是，不可徇也。

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凡此皆受

---

* 与吴汝纶书三函。第一函系吴汝纶侄孙女吴璟秀先生所藏。第二函系吴汝纶孙吴防先生抄寄。第三函系祁龙威先生抄寄。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一九〇二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未就）。

先生之赐矣。

来教又谓复略具知识，可以整齐教俗，一洗陈宿，辟新机，振衰势，此无论投间置散，万不能为。即令复当路得柄，庸弱如此，求收尺寸之效且不可得，矧如前所云者耶？此固复自知甚明者也。中国人心坐二千年尊主卑民之治，号为整齐，实则使之噎冒不能出气，其有爱人周急为无告所仰，而为黔首所爱慕者，则怒其行权为侠，背公死党，痛锄治之，令根苗尽绝乃止，故任恤与保爱同种之风扫地无余。其悬爵禄，废廉节，又使之耻尚失所。是以今日之中国譬之如肉，当其生时，全块中亿万质点皆有吸力，能相资以生，至于今则腐肉耳，所有莫破微尘有抵力而无吸者，与各国遇，如以利剑齿之，几何其不土崩瓦解也！先生以复言为妄乎？则试观前史，汉唐最强，其时之民气如何，可以见矣。每读郭解传，未尝不流涕，史述其少年无状事，未必不诬。盖不如是，不足以见天子族之之是。嗟乎！使有以公孙弘之说，行于泰西各国之间者，其民无不群起而叛之矣。

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俄于东省、朝鲜如封豕长蛇，处心荐食；而日本举国妇孺同愤，甲午以来，其磨厉淬炼，百倍过前。先生试思此而可以不战息耶？战则中国必属弭櫜鞬以从俄人之后，此盖吾久失自主之权之故，资粮与兵，而彼族为之将帅。孰为雄雌，今不可知。而吾之长城东北必非吾有，金瓯既缺，则陈孺子宰肉之局成，而中国之民长与身毒之民等耳。且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此抑为复所过虑，或经物竞天择之后吾之善与真者自存，且有以大裨西治，未可知也。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悱而已。治国固以人心风俗为本，如今日中国之人心，虽与之德之陆旅，英之水师，亡愈速也，呜乎！衮衮练兵购船何

为者！

许序《天演论》，感极。改本已抄得两份，当托子翔寄一份去，恳先生再为斟酌，如可灾祸梨枣，公诸海内，则将备二、三百金为之。郑侨有言："吾以救世也。"新病初瘥，筋跳脉动，执笔几不知所作何字，脑气陡发，词意跅弛，虽然，却露本真。伏惟惠子知我。

复顿首　十月十五日①

二

莲池先生左右：

得廿四日手教，知合肥之南，猥蒙论荐，再番皆不得复，荐士行于不相习者可耳；若合肥之于贱子，相从将及廿年，而当用人之际，尚待旁人之推毂，虽成亦何足道乎！惟先生相为之深，则真可感也。

沪上之行，以孱躯不耐犯寒，秦望权船，上下不易，所以中辍，无他故也。

《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以□□之雅，乃累先生念之，岂胜惶悚。

和度无计留之，实为可惜。其书当今无与比肩者，但少疲缓，则其短也。常俗计册论资，见复出百余金，所得者不二三写本，则共讥其费。近者，复为荐之南中，彼以排印相距者，正坐此耳。然鄙意明春稍可设法，尚欲留勿使去也。中国虽尚文教，顾诗、文、字三者，几人人为之，而求其可称为能，往往绝无而仅有。幸而相遇，可不宝贵也耶？

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有"许序《天演论》"等语，当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天演论》未正式出版前，乞吴作序之时。据《桐城吴先生年谱》云，《〈天演论〉序》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此函当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以前而论，则有似夙因；由后而云，则又有若定命者，先生以为何如？

文正公《古文四象》已为里耳之大声，集资印之，自为寡和之曲。然子云虽明知之覆瓿，尚终为之。先生勉为其难，未必无同志也。文正集见者惟黎刻及鸣原堂。前种以桐城之严洁，运□出文选之详瞻高华，于宋以来之文章，益叹观止。独其议论，则每有不能仰止者。如《书扁鹊仓公传后》，辄谓无关史氏宏旨，致讥子长。此独不知医药之有关治道。此理得今，西国群学而益明。且忘太史氏所职者之为何事矣。且不讥其日者龟策，独讥扁鹊、仓公，又何说耶？书来尚望有以开之。

《原富》未译者尚余五分之一，不以作辍间之，夏间当可蒇事。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谁属矣。先生其勿辞。

日来朝论益棼，不涉世途，安知非福？所愿者，多成几册译书，使同种者知彼族所为何事，有所鉴观焉耳。《天演论》索者日多，顾其文字尚须商量也。

手此奉复，並颂

著安

复顿首　除夕前一日①

三

挚甫先生惠鉴：

① 此信未署年份。信中曾提及李鸿章南行事。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载：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署两广总督，次年四月二十六日实授，六月十二日调直督。据《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十二，李鸿章十二月十六日抵粤，十八日接任，则李鸿章南下接任两广总督之时，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冬，此信应作在此时。再者，李鸿章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调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至是时前后计十九年，信中有“合肥之于贱子，相从将及廿年”之语，亦可证。光绪二十五年除夕前一日，是一九〇〇年的一月二十九日。

数日前曾邮一书，并拙作《斯密亚丹学案》，想经霁照。昨有友赴保，托其带呈甲部两册，兹复呈上译例言十五条，敬求削政。此二件并序，皆南洋译局所待汇刻成书者，即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

开平矿务，自夏间合办议定，其中用人理财一切皆在西人掌握，鄙人名为总办，实无所办。即至簿书期会，亦是寥寥，故得暇晷以从译事。《名学》卷帙稍比《原富》为多，然亦了其四分之一矣。知念，并布。独是行年四十有九，虽选耎无似，深不愿以素食为西人之所轻，决意弃此改图。所迟迟者，以燕谋学士于役未归而已，言之令先生知吾心也。秋深，惟起居保练，不宣。

严复顿首①

与张元济书* 二十封

一

菊老吾兄大人有道：

近者叠接十三、十八两日尊缄。承起居安隐，潭祉吉祥，无任慰系。国论变更以还，士之有心救时者，大都蔽以党字束置高阁。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严复生于咸丰三年，信内称“行年四十有九”，知作于一九〇一年。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事，亦在一九〇一年，可参证。《原富》卷首译事例言作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八月），吴汝纶序文作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月）。此信既称寄去译事例言，又乞吴为作序，则当作于是年之九月至十二月间。

* 与张元济书共二十函，原件除第二十函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其余十九函均存上海图书馆。原件排列次序错乱，现重加考定排列。张元济（1866—1959年），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刑部主事。戊戌政变后去上海，先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上之用人既已如是，则下之求友亦将以是为决择。故其甚者至欲寻一噉饭之馆而犹难之。岁月悠悠，真不知何以自了也。十八书谓：南洋公学将有译书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则为吾兄庆一枝之借，取过目前，且不至销耗精神于无用之地也。

承示欲印宓克《教案论》，甚善！甚善！此书前经合肥饬译，鄙处之稿，不记何人借去。书衡比部既有抄本，正好付印。但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其体例不尊，只宜印作小书，取便流传足矣。尊指谓书式欲与鄂刻《天演论》一律，此自无可无不可。盖后书亦不过赫胥黎氏绪论之一编，并非天演正学；且所刻入卢氏《慎始基斋丛书》，作为一种，我们固不必墨守其式也。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自奉别以后，新稿渐复盈指，此则仰足告慰者耳。月之望夜，东邻不戒于火，弟适在局，举家雌弱，几被六丁取去；幸亲友扑救者多，昨于乱书检出，差喜瓦全。不然，数载苦心，一炬尽矣！居室半毁，不堪更住，刻已移住海大道德源里新居。点检书丛，遗失损坏者不少。弟运气衰败，可想见矣。

来教命作序文，以心绪恶劣，不堪著笔，乞少辽缓之。如急切要用，请以此书呈盛廷尉，请其赐我一篇，有光拙作定当不少。不揣雅意以为何如？别纸所询数事，亦容迟十余日奉上。但弟有所密商者，则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簿书累我。是以居平自忖，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人。弟于此事，实有可以自信之处。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

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今南学中既已有意欲开此局,此诚莫大盛举。兄何不为我一探盛廷尉口风?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仆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事矣。四百金看似骇人,然银价日微,不过往者之三百。而中国延请外人,动费千金月俸,其能事岂遂在复上耶?此非贪得,盖不如是,不能捐置一切也。盛廷尉有心人,似尚可撼,兄试为我谋之。此事果成,不但廷尉之费不至虚掷,即复亦不至虚生也。成人之美,非兄而谁?手此。草颂

撰祺

弟复顿首①

仲宣诸兄,同此致候。

二

二月十八日手示中所询各条,谨依次详答如左,以备采择。

一云:拟延上等英文译员一人,专译书,不理他事,每日六钟能译几何,月修须若干两。

答:目下学习洋文人几于车载斗量,然其发愿皆以便于谋生起见,其为考察学问政治,而后肆力于此者,殆不经见。粤中便家及新加坡、檀香山等处富人,多送子弟往英美各国学堂肄业者,顾其人于中国文学往往仅识之无,招充译手,纵学问致高,亦与用一西人等耳。所以洋务风气宏开,而译才则至为寥落。公办此

---

① 此函在原件中为第十五函,未署年月日。函内提到盛宣怀将委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的译书院,这是戊戌政变以后的事。其次,第二函重提的密商之事与第三函重提的失火事,都在此函中首先说到。第二函作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可知此函应作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之前。再次,函中说"迭接十三、十八两日来函",先作此函答覆,至于"别纸所询数事,容迟十余日奉上";第二函开头就说:"二月十八日手示中所询各条,谨依次详答如左",可见两函时间紧相衔接。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张氏来函以后,同月廿五日第二封来函以前,即公历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之间。

事，久将自知而信复言之不妄也。复所知者，亦不能尽一手之指，而皆有差事，月入或二百余金，或百余金不等，使之为译，自不能下于此数矣。且此事须得深湛恬憺，无外慕人为之。彼以此事为乐，为安心立命不朽之业，其所译自然不苟，而可以垂久行远，读者易知，学者不误；若徒取塞责了帐，则每日所译虽多，于事依然无益也。大抵所译之多寡，亦看原书之深浅。其理解之与中国远近，易者六钟千余言不为多，难者数百言不为少；而其中商量斟酌，前后关照，以求其理之易通、人人之共喻，则又不在此论矣。总之，欲得善译，可以岁月课功，断难以时日勒限。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深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呜呼！此真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见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若不如此，则一年可以蒇事，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天从人愿否？此书卒后，当取篇幅稍短而有大关系，如柏捷《格致治平相关论》、斯宾塞《劝学篇》等为之；然后再取大书，如《穆勒名学》、斯宾塞《天演第一义海》诸书为译。极知力微道远，生事夺其时日；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此事非扫弃一切，真做不成也。

一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

答：古人开局译经，所从事者不过一二部，故义法谨严，足垂远久。今察我公之意，似未免看得此事太易。然亦问所译何等，若仅取小书，如复前译《天演论》之类，固亦无难，但名著如林，稍难决择。今欲选译，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编，盖亦不少矣。若译大部政法要书，则一部须十余年者有之。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公法书作者如林，

非逐译四五种，则一先生之说，不足以持其平。理财一学，近今学者以微积曲线，阐发其理，故极奥妙难译。至于商务，大者固即在理财之中，未尝另起炉鞴也。总之，前数项固属专家之学，然译手非于西国普通诸学经历一番，往往不知书中语为何，已先昏昏，安能使人昭昭？无是理也。又或强作解事，如前者次亮诸公之译富国策，则非徒无益，且有害矣。选书固无难事，公如访我，尚能开列一单也。

一问：拟先译专门字典。

答：此事甚难，事烦而益寡。盖字典义取赅备，故其中多冷字，译之何益？鄙见不如随译随定，定后为列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近闻横滨设一译会，有人牵复入社，谓此后正名定义，皆当大众熟商，定后公用，不得错杂歧异，此亦一良法也。

一问：选定书籍，发人包译，以复为总校。

答：包译事诚简捷，总校复亦愿当。但译事艰深，至于政法理财，尤为难得好手。遇其善，则斠者逸；遇其不善，则斠者劳。此事前因《国闻报》馆曾将原文西报分与此地学生教习等翻译，而其中须重行删改者，十人而七八，诚如是，则总校难矣。此局既立之后，书有定价，非优则好手不来，以其皆有事干而不耐烦之故。优则鱼目混珠，或始佳终劣。其志既在得财，其书自难精审，此最为可虑者也。

一问：包译如何办法，如何给费？命复举所知译人。

答：如包译，自将应译之书开列一单，注明各部价目，分给能译之人，令其自行认译；所成之稿，随时送阅，俟书成后给价。但前海军章程有此一条，且许从优照异常劳绩保举。然乃从无应者，盖东耕勤而西收远，人情所不歆；又一时译才希少，舌人声价甚高，略学三五年小儿，到处皆可得数十金之馆，一也。所学皆酬应言语文字，一遇高文，满纸皆不识之字，虽遍翻字典，注明字义，而词意不能贯属，二也。且译书至难，而门外汉多易视之，无赫赫之名，而所偿终

不足以酬其勤，三也。此所以三十年来译书至少，即有一二，皆不足存，而与原书往往缪戾。前者上海京师所译，除算学外，其余多用西人口传而中士手受，虽慰情胜无，而皆难语上乘矣。至于鄙人所知译手，则有罗稷臣英文、伍昭扆英文、陈敬如德文、魏季渚法文。前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至于次等译手，北地可觅四五人，不能多也。复闻见孤陋，南中海上人才渊薮，或有复所不识者，公自物色之。然自前岁报馆宏开以来，其中多登译稿，所言不外时事，乃最易译者；然就仆所见，惟佳者寥寥，以此为书，不足垂久矣。

以上就公所垂询者作答，恐不能悉当尊恉，然以复所见，实是如此，无如何也。设使复专办此局，则作法固将与公不同，大抵仿照晋唐人译佛经办法。兼通中西文字者，必将精选，固不在多，即使但得一二人，亦可兴办。外则润文通品，如郑苏龛、吴挚甫者，须倍前者之数；而以精通西学之人副之，聚于一堂，不得散处，以资讨论。通西学者或口译、或笔译，能佳固妙。即不然，能达原书深意，不译本文，是为至要；然后徐加讨润，而以兼通者达两家之邮，设有违悮，自然可以批驳。当其译也，不过两种，一短一长，而义取相近，可以互见；而勤以将事，自然不日成书矣。夫译书并非易事，果能年出大书一部，以饷士林，俾学者得所流览思议，果其用功如是，已足。其有益亦非少矣。复之意在于求精求快，且一书发刻，必不谬而可传，一行贪多，便无可录者矣。不审公意以为何如？果其如是，则经费亦不在多，年有万余金，即资兴办。但求才既精，则薪赡不得不优，务使精神志虑专用于斯，而无他事之或间；且书成列名简编，其人不朽之业亦即在此，后日大名亦即在此。必不苟如斯，夫而后有其可传，而无悮人之作也。

复前书有与公密商之事，恉即同此；通盘筹画，如是而后有功，非敢贪也。总之，译才难得，公所深知；南洋公学有心为此，如必得

佳书，非用复之言，殆不能至。若徒骛其名，以多为贵，则前者制造局自有章程可以仿照，不必他求也。觍缕布答，无当高明，伏惟亮察。此颂

鞠生老兄大人时安

弟严复顿首　二月廿五日①

三

鞠公有道：

前月杪坚仲道津见访，承南中起居万福，欣慰欣慰。九日杨渭春来，带到手教及枇杷四筐，琐屑小事，前恃爱未辄以奉浼，而公为费清神如此，罪过。译事自寓居失火，时时作辍，力微道远，未知何日脱稿也。坚仲、中宣二君皆锐意于西学，天不假缘，致使耽误时日，鄙所深惜者。渠昨过津，弟因为言此间颇欲添附译馆，设译员及润文、誊写、总校、总纂约十数人；此事若成，则夏、赵二子皆可分占一席，借此兼习西学，法至善也。昨晤寿帅，先陈明大旨；而帅则谓月费七八百金，恐经费之难出，云俟汪君牧出京后细商筹法，为此迟迟。数日前，坚仲亦有信询及此节，弟尚无以应之也。总之，坚、宣二公无论何时来津，若专为西学起见，则随时皆可位置，不过于学堂中腾出两间房子，饬君潜、昭扆二弟照料讲解足矣。若兼谋馆地，则须看译局之成否。此实情也。汪穰老所送斯宾塞②……兄办此年余之后，必当深信吾言；瀹发民智，其事之难如此。近厦

① 此函原件为第九函，署二月廿五日。函中云："现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天从人愿否？"按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开始翻译《原富》。据吴汝纶致严复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译成一册；又据以下第四函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间，译至八、九册，"已及半部"；则此函所署二月廿五日，当在光绪廿五年，即一八九九年四月五日。

② 原件以下缺页。

门英领事名嘉托玛者，新著一理财书，名《富国真理》，已译出，然欠佳。姑寄一部去。其原书名 Simple[①] Truth，发在黄浦滩别发书坊售卖，可购观之。

穗卿选得祁门，尚不窘。昨地山有信来，索所寄藏洋书《天地球》等。此件阁寓中已久，经火散失，书仅余四十五本，《天地球》幸无恙。银子除付黑白报价外，尚余十零两，已尽交来弁带去矣。知念拊布。

时事靡靡无足谈者，瓜分之局已成，鱼烂之灾终至，我等俯首听天而已。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杨崇伊因去年前往芦台看操，不知会荣相，荣嗛之，以是不得升转，闻近杨有楼合群不得志者乘间隙与荣为难。风传杨倡连日之议，由庆邸以达东朝廷。太后已与日人定有密约，以必得对山为质，已署诺矣，而荣不与知。此事果实，则都下不久将又有一番耸动也。枇杷价几何？度不在十元以下。津门如有所需，望以见告，使得为木桃之报。千万勿客气，为恳。草草连纸，意致不佳，惟亮察。此颂

著安

弟严复顿首　五月十一[②]

仲、宣统此致念。

四

鞠公足下：

---

① 原件如此。

② 此函原件为第十一函，以下第四函为第十函，第五函为第十二函。三函都提到直隶总督裕禄（字寿山，函中亦称寿帅）筹办译局事。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裕禄于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八月十三日就直督任。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六月十二日免去；这三封信连续作于五月至八月间。创办译局之事，既不能筹议于光绪廿四年八月裕禄未到任之前，也不能筹议于光绪廿六年六月裕禄已免职之后，所以这三函当作于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的五月至八月间。

迩来连接二书，承兴居安燕，至慰至慰。地山于初二日至自京师，明日当赴唐沽挈眷东渡。采老始以候菀生勾留，今为菀约赴沪，亦拟明后日发轫。风流星散，相见之日，动须五六年。而此别之后，世界不知作何变态；江文通以为黯然销魂，岂虚语哉？中宣明晨晋都，月半后乃偕坚仲来津附学，此大佳事，但不识能持久否？鸾飘凤泊，即暂得相聚，亦各惘惘也！弟暇时独以译书遣日，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然已八九册，殆不下二十万余言也。刻已雇胥缮本，拟脱稿时令人重钞寄几下，但书多非可猝办耳。译局一节，上游尚所肯为，但要论部包译。包译有二弊：一潦草塞责，一名手价高，恐不乐出价。如《原富》一书，拟二千四百金，得无吓倒，故至今尚未成议也。余京津无甚新事，本日闻有人劾菀老，想定谣诼也。前密约一节，内里欲以此话东人，冀得逋者继知不能，亦罢论矣。《国闻报》有死灰复然之说，必不可信，大家作事尚须格外谨慎迴避也。馀事当面罄，不复赘矣。不宣。

复顿首　七月三日

五

鞠老无恙：

启者，前于穗卿处得读尊函，中言敝处译稿事，极感执事用情深挚。当时即托穗卿于覆书中径达鄙怀，刻穗已南下，想晤时当已提及也。愚意译书以上紧成书为第一义。果书已成，或鸠资自刻，或经售译局代印，均属易事。复匏系一官，家无儋石，果费二三年精力，勉成一书之后，能以坐得数千金，于家事岂曰小补？则台端之意，复无不乐从者，固可决也。

目下亚丹斯密《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盖其书共分五卷，前三卷说体，卷帙较短；后二卷说用，卷帙略长。弟今翻者，已到第四卷矣。拙稿潦草胡涂，现已倩人缮清。此人颇有字名，能作

六朝北魏书，其功程稍罷缓，可恼，迟日拟与包写，当较快速。俟清出几卷后，再商南寄、先行分刻与否可耳。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徵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近复于北洋亦有请开译局之事，经上游属令选书包译。弟为选书十数种，分理财、武备、公法、制造四门。《原富》一书，估价三千两，限三年蒇事也。此事裕帅颇以为然，并蒙赞许所拟章程妥善，选书合宜。但不知主议之支应局于此事如何措意置辞耳。总之，复译课总不放松，局成亦译，不成亦译；有钱译，无钱亦译。想足下鉴此意也。

菀生北来，知谭第均佳，至为慰怀；渠下月当进都办到省也。复近来亦有不能鬱鬱久居此之意，颇拟季秋入京，于当道有所钻仰。时事之不可为，夫岂不知，止求聊适己事而已。京津稍复静谧，无新闻可道者。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闻近在东洋又与王小航辈不睦；前者穰卿，后者小航，如此人尚可与共事耶？穗卿极袒对山，弟则自知有此人以来，未尝心是其所举动；自戊戌八月政变以后，所不欲多论者，以近于打落水鸡耳。

本日《国闻报》论说刊者乃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太后书，注云七月廿二日呈刚钦差代奏，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

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然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断语也。以弟所闻，则不过此人与对山同日召见，在上前说过对山之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至后来八月十二日入枢府以后之事，则祸机已熟，所有杀逐之事，岂可遂谓皆此人所为乎？王小航尝谓太后本顾惜名义，弟于此人亦云责人既过其实，则不但不足以服其心，且恐激成祸变。千古清流之祸，皆此持论不衷者成之，可浩叹也。《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可怕，可怕！弟年来绝口不谈国事，至于书札，尤所谨慎。今与吾兄遂有忍俊不禁之意，望阅毕即以付丙，不必更示他人，使祸根永绝，为祷。此颂

秋安

弟名心叩　八月二十日

六

鞠生老兄有道：

启者，九月八、九两日叠接惠椷，备聆壹是。《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罷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而所得不过如是，则甚矣此道之难为也。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不可言。伏惟译书原非计利，即使计利而每册八十余金，亦为可估之善价，岂有不欢喜承命之理耶？但刻下北洋亦有开设译局之事，制军责令各人包译，此部开列在前，估价乃三千二百两；其馀尚有十馀种，大抵分理财、公法、武备、制造四门，皆有价目年限；事已禀院月余，而交支应局妥议，尚未回复。拙稿在制军处翻阅，后来局议如何，制军批定何若，皆须十余日乃可揭晓，故于惠椷一时不能定议作答也。著作一道，珍之则海内之宝书，易之则一家之敝帚。虽高文典册，如杨云未遇知音，且覆酱

瓿；不能如东坡所言，良玉精金市有定价也。支应局乃司出纳之有司，自然难免于吝，后来于鄙人所拟章程作何议法，正自难言；使其无意助我，只须"经费支绌"四字败之有余，而制军亦未见为我左袒也。

昨晤汪、杨二君，皆极口赞许笔墨之佳，然于书中妙义实未领略，而皆有怪我示人以难之意。天乎冤哉！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又可怪者，于拙作既病其难矣，与言同事诸人后日有作，当不外文从字顺，彼则又病其笔墨其不文。有求于世，则啼笑皆非。此吴挚甫所以劝复不宜于并世中求知己；而复前于译局请款一事，所以迟迟不发直至于今者，亦正畏此耳。感兄知我，聊发愤一道，不足为他人言也。

穗卿想已返沪。一行作吏，将无往而非荆棘，然当劝其自下耐烦，弦歌本为三径之资，此行本为钱，稍露圭角，则于本旨荒矣。菀生本日晋都办引。此老入世狡狯神通，不必我曹代为煎虑也。顷又闻孙慕韩将有高丽之行，夔老之力致此有余，似不虚也。至于鄙事，尚是漠然无向，姑徐徐耳。

来书爱我之深，令人增缟纻之重也。前缄缮毕，久阁案头未寄，致时日不符，非邮者过也。坚仲、仲宣进境均好。仲宣口齿差些，而尤攻苦，似此年余，可望观书写信矣。知念坿布。覼缕奉复，乞宥尤长。并颂

勋安

小弟严复顿首　九日①

---

① 原件为第七函，仅署"九日"。第四函（光绪廿五年七月）说：译"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第五函（廿五年八月）说："《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第八函（廿五年十月）又称："《原富》一书，译者大半。"此信也说到译《原富》事，说"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可见此函之作与第四、第五、第八各函相近，也在一八九九年（译《原富》至一九〇〇年冬才全部脱稿）。此函提及迭接张氏九月八、九两日信，而第七函（十月廿八日）却不曾提及，则此函似是十月九日所作，在第七函之前。

七

菊生吾兄左右：

前寄一械，想蒙照察，比维兴居佳胜，上侍康娱，至为颂祷。

复于本十九日为见爱者敦促晋都，七日而返，所图颇有头绪。第念生平进取之机，往往将成辄毁；今者此事，外无督抚之一保，内则译署之无人，虽前途力大，许以提挈，然而口惠之与实至，固断断乎不可同也。况声利之场，皆有捷足尖头之辈，复驽驰后时，庸讵必得，则亦听之天命而已，无容患得患失于其间也。

《原富》一书译者太半，北洋译局一事，交主出纳者议，悠缓延宕，殆无成期，故前者曾托仲宣先为函达一切，想已登览。今拟分卷随钞随斠随寄。至于陆续上石刷印，抑俟书成之日全部影点，听凭尊裁。敝处写手李生和度嘉璧受书法于武昌张廉卿，号一时名手。今观所钞，固亦简靖朴穆，异于世俗，书摺卷者，即此上石，固甚不恶。鄙意上石时可将字格缩小，约得三分之二，而书之额脚，均使绰有余地，则尤合格好看也。公意以为何如？此书开卷当有序述、缘起、部篇、目录、凡例、本传诸作，复意俟成书时终为之。此时倘先将随出者刷印公布，如西人之书之刻法，亦甚便阅观之人；但拟印若干部，须先前定耳。复自诡全书明年春前可蒇，即便一时人事间之，亦当抽空勉卒此业；或者钞者略迟，则不敢必者矣。

夏穗老此时必已过申，何时赴所治，深为念念；如未离沪，属其勿忘慰我，多作函也。菀生慕韩于前两日召见，想不日当出京。盛大理思为国家整饬财政，菀为其捉刀人。在京日闻其建白甚多；合肥商务一席，闻乃渠所面奏者。尚有估税诸事。前往通商各埠，想是明春之事；此事题目甚大，小做则无补，大做则不能策其成效，结果不过同于昔岁河工已耳，未必有所补也。广州湾挟二岛偕去，法人如是，恐将有接踵而来者。天下事如下水船，置之无足道也。

复年杪拟往海上，有续絃之事，封河前南，开河后北，果不中改，则腊鼓声中，当有一番聚晤，复与足下共盼之矣。手此。敬颂
箸安
寅候回玉。

弟严复顿首　十月廿八日①

八

菊生老兄有道：

昨得正月十六日手教，敬稔兴居康娱，上侍万福，至慰至慰。

李君一琴已道津晋都，未获晤面。《原富》稿经仲宣倩人分抄，蒇事者已尽前六卷，不日当由仆校勘一过奉上。其续抄之六七册，正在重加删润，日内当可发抄矣。刻已译者已尽甲乙丙丁四部，其从事者乃在部戊论国用赋税一书之约；若不以俗冗间之，则四月间当可卒业。但全文尽译之后，尚有序文、目录、例言及作者本传；拟加年表，不知来得及否。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又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搉，往往往返需时。如此则译业虽毕，亦须两月许方能斟酌尽善。甚矣，一书之成之不易也。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虽前者郑太夷言，此书竟成，百家当废；近者吴丈挚甫亦谓海外计学无逾本

① 原件为第五函，署十月廿八日。函及李鸿章任商务大臣事。按李任商务大臣在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年）十月廿二日。函内又谈及年杪将赴上海续絃。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一八九九）年续怀人诗，怀严又陵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以上两端可证此函作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惟据严氏与吴汝纶书，是年年杪并未成行；故严璩所撰年谱将续弦事系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书，以拙译为用笔精悍，独能发明奥赜之趣，光怪奇伟之气，决当逾久而不沈没，虽今人不知此书，而南方公学肯为印行，则将来盛行之嚆矢云；然而亦太自苦矣。已抄之稿，当交李君带南，抑仆于月底赴沪自携呈政，此番决不次且矣。商印是书，鄙意似不以即图久远为得，盖恐其中尚当修改，一成不变改则所费不赀；果使他日盛行，则雕之以图久远可矣。公意以为何如？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弍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隗千金市骨之意也。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不必拘拘矣。

昨者仲宣来云，都下风谣，颇有絷维白驹之说，《国闻报》纸亦载此番经姓电请之事，瞆瞆者颇疑文、张、宋三君所主使，故有此说，想仲宣当早有信达左右。弟初闻时极为忐忑，后见菀生，据云的系子虚，不觉额手也。但外间既有此讹，则一时风色甚厉可想，所望加意韬晦，上为老母，下为家室友朋，千万千万。菀生近亦有交北洋查办之事，乃一篇老文字，幸裕制军极力肯为洒刷，当可无虞。早知如此，当时真不合做此等事也。又闻有人见新出《清议报》册后，刻有穗兄吊六君子诸诗，居然将其大名明白著布，此事仆实疑而不信。窃谓穗兄晓人，决不当所为矛盾如是，身为州县，名在禁书中，有是理耶？不然，则出报者有意嫁祸穗兄而后出此；又不似，则斯言奚宜至哉？望台从就近一查，若果有此事，即宜驰书切戒穗卿，并属其设法速止；徒祸身家，于时无毫末之益，即以正道言之，亦为违反也。切托切托，琐琐写寄，不觉累幅；馀相见不远，俟晤面罄。此颂侍安

复顿首　二月二日夜四鼓[1]

---

① 原件为第六函。函中言及翻译《原富》已至部戊最后部分，可于四月间卒业，知此书当作于光绪廿六年（一九〇〇年）。

校讹单奉缴。新抄之第一卷，当细勘过。原抄第一卷，既有新抄，似可掷还，顷卢木斋甚欲得此册也。又及

九

菊公撰席：

前后诸缄，想经伟照。闻与同事洋友殊难得调，已向丞堂请退；贤者去就固宜如此，但吾为东南六七行省有志新学者惜耳。今日时事无往而不与公学相同。无所立事，则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异类横亘其间，久久遂成不返之势。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即谓此耳。今夫矿、路、船、电诸公司，借助洋财者，犹可言也；至于学堂，又何取乎？瞆瞆者以为必洋人乃知办此，不知教中国少年以西学，其门径与西人从事西学者霄壤迥殊。故近日所成之材，其病有二：为西人培其羽翼，一也；否则，所学非所用，知者屠龙之技，而当务之急则反茫然。至于学本易而故难之，事在近而故远之，尤其常遇不一遇者矣。号曰培才，徒虚语耳。中国之旧，岂宜一概抹杀？而西人则漫不经意，执果断因，官则无一非贪，政则无往非弊，而所以贪、所由弊之故，又非异类之所识也。自去年大受惩创之后，行省官吏前之痛绝深恶教士者，今皆奉之为神师，倚之为护符，一切兴作更张，惟教士之言是听。此其流弊殆过于前，无怪宓克恒言，亡中国而至斩绝根株者，必此教也。呜呼，岂不痛哉！南之福开森与北之丁家立，遥遥同调。自北方倡乱，联军入境之后，丁居都统衙门，其权绝重，所暴富于产业地亩者，盖以兆数；福见如此，当伤实命不犹，思欲久踞公学，特其分所应得者耳。

《北乱原因》钞本，承已寄到，当拨冗尽译寄与宓君。此老年七十余，于中国绝爱护之。近著《中英交涉录》，西名《English men in China》别发有卖，烦属小儿买一部，交周传谦寄来，或自带来。大噪一时，诋諆列强，其言极刻酷。近者和议稍易就绪，此书与有力焉。过香港时，

徇英督贝来克之请，演说教案近事讲义，听者二三百人，其中刺破公、修二教党之幽隐，不遗余力；读其文，始悟西人不以人理待中国也。此讲义复暇时已译得少半，俟完，拟寄与足下也。近者赫德于《英苏半月报》亦有所列，大旨在劝各国稍留余地，免五十年后报复之惨。英美然之，而德俄不悦。韩侂胄之死，金人谥以忠缪，吾于刚、李诸罪魁亦然，忠见所忠，而缪则古今之至缪，即此见学问之不可一日缓也。宁为李秉衡流涕，不为许景澄道屈也。足下以为何如？大抵今人以中无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谓"贤如醉汉，扶了一边，倒了一边"，新党诸人，其能免此者寡矣。

《原富》拙稿，未经交文报局寄南。顷得吕君止先生来书，始言经交敝同乡邓太守带去。盖君止入都时，木斋将此稿五册付之挚甫，而是时适邓入都，闻旁人言，其人不久即将南归，君止遂属挚甫将稿检交此人，不图遂尔浮湛至今也。细忆同乡邓姓府班，独有前当海运局总办邓心茂太守，号松生者，汀州人，似以运事春间曾北来一行，欲访此君行止，舍亲伊俊斋及王旭庄、孙述庭两太守，均能得其详也。一稿之烦如此，真令人生厌也。刻吴、卢两处均有信去，即今果尔浮沉，当另钞寄，不至中断矣。

此时外间欲办报馆译局者甚多，而皆嬲复为之提倡，京师则有廉部郎惠卿愿出束修三百金；津门则有陈序东以培太守许束二百金，兼办译报时，则三百。而昨得公来书，亦云拟于海上集钜股为此；又王筱航近已回国，急切愿设译书局，聘挚老与复为之总裁。此皆佳事，但人才极难得，今始恨前开学堂诸公办理非法，果如复言，此时译手当不至如是之寥寥也。前事以交情言，则公与复为最相爱；以地言，则京师诚不可无好报。但复既就开平之席，诚恐难以分身。然近者颇厌北方，乐南中风土。开平一局，与华洋同事能否终处，尚须数时乃决，此来徒为五百番月入耳，其事非所乐也。他日能与足下共事，亦未可知。津门之译局报馆，以陈太守之久于

官，遂有处处官做之意，如集官股奏设分派州县阅看诸节，皆复中心所未安者也。惟足下窥此意耳。外致沪局董事周敞徒安其号矣信一，宜递与否，尚斟酌之。急于报命，乃出此耳。此颂

台安

复顿首　四月二十五日①

十

菊老惠鉴：

敬启者，月之二日往唐矿查事后，于初六旋津，则《原富》原稿五册由吴挚甫处已寄到。其稿所以迟迟者，缘始杨濂甫接盛丞电索，适挚父在幕，知其事，又适卢木斋在都，因嘱木斋迅往唐山取书到京，卢即照办；及书到京，由挚交濂甫嘱速寄沪，濂甫忘之，久阁，寻挚又得书，乃往濂处取回，而于晦若又取去，读久不还；四月初弟又以书向挚问浮沉，挚始于前月之望，向于斋头取出寄津，此展转迟阁之实在情形也。顾浦珠赵璧究竟复还，安知非鬼物守护，转以迟寄而得无恙耶？走自怜心血，不禁对之喜极欲涕也。今保险寄去，兄知此意，书到勿忘早覆也。

醇邸定五月二十七日出京，六月初五搭德公司邮船赴欧，小儿今日尚未抵津，临行承②……者，所讥评诟谇矣。顾华人之权未尽失也，勉为更张，犹可振起。及乎一旦权失，或为外人所乘，彼则假剔弊之名，以一网取华人而尽之。继则以洋人或附于洋者代其位，从此遂为绝大漏卮，利虽至厚，于地主人无与焉。与此言开平，岂

① 原件为第十四函。信中提到一九〇〇年"北方倡乱，联军入境"事，并说："自去年大受惩创之后，行省官吏，前之痛恶深绝教士者，今皆奉之为神师，倚之为护符。"可知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廿七年）。信中又说到他就开平矿务局总办事，"徒为五百番月入耳"。严璩所撰《年谱》，此事也系于一九〇一年。

② 原件以下缺页。

止言一开平已哉。此主权既失之后，万事所以不可一为也，又何怪往者刚赵之徒之痛恶此等事乎？彼欲绝之而不知所以绝之者，此所以降而加厉耳。呜呼，亦足悲尔！挚甫书又极为廉惠卿报馆说合，又托秋樵劝驾，知两贤皆复至交，意在必欲得当。复言报论取直，动触忌讳，恐阻挠不终。渠则云，此后报馆不致仍前阻挠；亦嫌南中诸报客气嚣嚣，于宫廷枢府肆口谩骂，此非本朝臣民之所宜出，果见地不谬，立言不妨和婉，在笔端深浅耳；若无微妙之笔，则不涉议论，但采外报译传，似亦其次。廉意欲复于主笔之外，更为要删英美宝书译之，用以维持报馆；辇毂人材所萃，且出政之地，劝复勿以财利计较出入，而有以领袖提挈云云。又寄来章程一册，用意极为周到，似是挚老已所擘画，他人不能到也。可知此老必在事。

得挚缄后，胸中至为踟蹰。语曰：士为知己用；此言诚然。且都门士大夫之渊，约纳自牖，乘大创之余，导其将反之机而启之，于世局至为有益，一也。人各致力于己之所长，言论思理，仆之所长，奔走会计，仆之所短，二也。开平有五百饼之月束，又有房屋住家，虽较三百金诚所优厚，独事权尽失，恐难有为，而在局同事旧人所以责望复者甚重，久之无效，必致唾骂，三也。合是三者，将辞多就寡无疑。然有难者，开平之就在先，而京报之招在后；况此时督办将有远行，同事之梁已与偕去，复如舍而之他，另觅必难其人，一也。新故交接之间，复来此间，坐席未暖；闻闻而来，见见而去，不知者将谓此局必有所以使仆弃如敝屣者，望风揣测，将大不利于此局与其督办之人，是彼以厚我而反得害，此诚义不愿出，二也。京席主笔之外，且有译书，顾一心不能同时而异用，两手不能右圆而左方；复已许金粟斋译《名学》矣，然诺必不可侵，礼卿之谊必不可负，终当先了此书，而后乃可他及，三也。况又有宓克诸公相托之事，即有馀晷，岂遑旁骛，四也。是以左右寻思，幸其馆尚未开，只宜许以他日开时，日寄一篇论说；至于编辑译印等事，另委能者。商之足下，

以为何如？公虑事最为精细，举措动合义理，走所心服，必当有以教我也。望后尚想回沪一行，果尔，面罄当有期也。手此布臆。即颂

箸安

弟严复顿首①

书系五册，然当时记是六册，不识如何脱落，果有接不上处，乞细检，急示洋文由某处至某处讫。此债总须还也。又及。

十一

鞠生老兄大人执事：

前上一笺，想经惠鉴。所言嗣后售卖《原富》一书，作定值百抽几，给予凭据，以为译人永远利益一节，未得还云，不知能否办到，殊深悬系。鄙知老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亦知此事定费大神代为道地，但以权有所属，或不得竟如台指，此仆所以深为悬悬者也。夫平情而论，拙稿既售之后，于以后销售之利，原不应更有馀思；而仆于此所不能忘情者：

一、此书全稿数十万言，经五年之久而后告成。使泰西理财首出之书为东方人士所得讨论；而当时给价不过规元〔银〕二千两，为优为绌，自有定论。

二、旧总办何梅翁在日，于书价分沾利益，本有成言。

三、于现刷二千部，业蒙台端雅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是其事固已可行；而仆所请者，不过有一字据，以免以后人事变迁时多出一番唇舌，而非强其所必不可。

① 原件为第十三函，未署月日。此函有舍开平之席他就之意：严复一九〇一年在开平，一九〇二年受张百熙之聘主持编译局，故是函当作于一九〇一年。函中言及“醇邸定五月二十七日出京，六月初五搭德公司邮船赴欧”；按醇亲王载沣赴德事在一九〇一年，严复既知醇亲王赴欧行期及所搭船只，可证此函当作于五月二十七日之前不久（公历六、七月间）。

四、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

且诚蒙俯纳所言，而译局准予售书分利凭据，则一切细目尚有可商，以期平允，如：

一、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

二、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

以上种切，统祈卓夺。好是盛督办、劳总办诸公皆于无似不浅，当不至靳此区区而不予畀也。即使事属难行，亦祈明示。

自沪上揖别以来，到津者又匝旬月；日间到局办事，晚归，镫下惟以迻译自娱，日尽大板洋书两开。刻《名学》部甲已讫。若循此以往，明年此时，其书当了。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手此奉渎，即叩

纂安　不具。

弟复顿首　八月六日[①]

别纸烦致仲宣。

① 此函原件为第十六函，第十二函原件为第十七函，均未署年份。两函连续谈及《原富》抽版税问题，知前后衔接。第十二函云"新闻社事，须回銮之后再定从违"。回銮事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此两函均当作于是年。

十二

菊生仁兄大人阁下：

得八月四日函，未即还答，多罪多罪！商务《英华字典序》，近已草成，其书取名《音韵字典》，"音韵"二字似不可通，当改"审音"二字，或有当也。兹呈乞斧政寄与。《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交挚甫斟酌，并乞其一序，至今未得回音，正在悬盼，顷拟信催，俟寄来即当奉上。渠前书颇言，欲见全书，始肯下笔；如五部均已刷印，即寄一二分见赐，以便转寄与此老，何如？校时如有疑义，昭扆如肯过目最好，不必远寄前来，致多周折也。一昨见津报，言南洋公学译书局，丞堂以沈、费两公董其事，不知是否讹传；沈、费所为，岂能出阁下右耶？吾不知丞堂之恉也。《原富》分利一节，有兄在彼，固当照分，所以欲得一据者，觊永远之利耳。然使其人不相见爱，则后来所卖，用以多报少诸伎俩，正可使所望皆虚，吾又乌从而禁之乎？不过念平生于牟利一途百无一当，此是劳心呕血之事，倘可受之无愧，且所求盖微，于施者又为惠而不费之事；若闻者犹以为过，则亦置之不足复道也。

近来有一种人，开口动言民智，于是学堂、报馆、译书，三者日闻于耳。如译书一事，则专为读书者设想，而不为著书者道地。然不知非于译才有所优待，则谁复为之？今且无论他人，即无似自揣，《名学》脱稿之后，亦未见肯为他人再译也。夫设译局何难？但译者于执笔之顷而有计利省力之情，则其书已可见矣；姑无论其不能而强为也。所以外国最恶龙〔垄〕断，而独于著书之版权、成器之专利，持之甚谨；非不知其私也，不如是，则无以奖劝能者，而其国之所失必滋多。子路救人，受牛而孔子与之，则亦此意耳。然此是我们背地议论，至老兄与公学总理如有十分为难之处，不必勉强也。

八月二十日又有上谕一道，看似十分诚恳，然总是隔膜，须光

复之后，看行为如何，方有定准。如以无所知之人办不可知之事，此是第一病痛；且朝廷欲天下信其真诚，必先从不护前短始。老兄相劝，于新闻社事须回銮之后再定从违，真祖腹中所欲言也。颇闻都下议论，朝廷有起用戊戌人才之意，设一旦鹤书下逮，兄其搴裳就道乎？抑俟时也？复在此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在洋人手里；且有合同所明约者，押墨未乾，而所为尽反。经此一番阅历以后，与洋人做事，知所留心矣。令兄穗生先生，傥可为力，断无靳者，其寂寂无以报命，正缘此上苦情耳。

《名学》年内可尽其半，中间道理真如牛毛茧丝。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得蒙天助，明岁了此大业，真快事也。[①]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而环顾所知，除一二人外，实无能胜其任者，来者难知，亦必二十年以往，顾可使心灰意懒，置其所至亟而从事其可缓也哉。嗟呼！惟菊生知吾心耳。

复顿首　九月初二夕

十三

菊兄如见：

奉到初三日手教，悉慰悉慰。《外交报》义例译笔均佳，必能行远；此其有益当轴诸公，实非浅尠。复自九月，凡三度入都，每次皆作十余日勾留，回思戊戌之事，真同隔世。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月初已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于开河时以二三十部寄复，将以为禽犊之献也。《群学彪蒙》，刻方赶译，然常有俗尘败我译兴。窃恐开冻未必能卒业也。前奉之缄，去后都忘何语；岂果如来教所云卓识，抑恒泛之谈，而兄与我世故也？《外交

① 自"《名学》"以下至"真快事也"各句，原信中皆加双圈。

报》已接到第二册，其再寄十分则尚未领，不知何处浮湛矣。

小儿近在都，住福州新馆虎坊桥，然无所事。君潜则经五城学堂请作分教，束五十金。其洋总教系敝徒天津人王君少泉劭廉，其汉总教则林孝廉琴南纾，在杭东林讲舍作山长者。二君学皆有根底。少泉肫挚沈实，琴南豪爽恺悌，皆真君子人也。林君最佩足下，虽相与未必甚稔，然察其用情，骨肉不啻，足下何以得此于林君哉？此学堂可谓得人。独惜主者满汉十御史，益以顺天京尹，共十一人，皆蠢蠢如鹿豕。京兆似较胜，然好自作聪明，自经嘉奖，益谓天下人莫己若，此人小器易盈，不久将仆，可惧可惧。如办黄慎之工艺局一事，则为忮之见端；其树片语皆陈久之义，而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论。黄固假新政以济其私，然果办之得术，于穷困小民，不为无益；陈乃以孑孑之义责之，无怪众口之汹汹也。黄又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其实京兆仅夺其义仓而已；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陈方修名，亦颇以此事为悔，云行当谋所以复之者，未知其何如也。想兄欲闻之，故为论及如此，不必示外人也。

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尚书之意，其欲得吴挚甫，而以复辅之。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嗣复抵京，叩吴所以，则云家事放纷，非归不了；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邱墓；且归家非无所事，当为李文忠收拾遗文，以答厚我之意。吴言如此，然测其隐，则亦虑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券，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复近有书与其女夫王子翔，劝以舍己为群之义，不识可撼与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朝命以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

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张有难色。继

问办法，则请设四斋：一正斋，从西文入手，驯致头等学业，以待少年之俊与各省学堂所送之高才生；二附斋，以中语演译西文，专讲西史、理财、立法、交涉诸科，以待年稍长之京朝官；三外斋，募自备资斧游学外洋已得学凭子弟，课以中学，如掌故、词章之类；四改同文馆为外交学堂，以言语、公牍、国际课之，以备外部出使之取材。张与沈胡诸公皆韪吾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良、平也。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然尚书尚未面及，颇觉谮者必多，未必果尔。使复而不为总教者，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刻旧之提调、总办诸人则以谓大学复兴，此为彼辈应得权利；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嗾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钤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张为大窘。复曰，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去，留则留。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刻闻已拟将七教习辞去，独留丁。补给前此停薪，须银四万余两，此事由小沂办理矣。

其英皇加冕致贺一事，始之群望皆属肃邸，即肃邸亦自谓必行；及揭晓，乃有所谓振大爷者，可笑也，其故：盖自去岁乱后，肃邸颇得洋人欢，于是媚夷谤起；而庆邸尤深忌之，恐其归来将夺外部之席，则百计为其子谋此使差，到河南行在，尝面恳二圣，又时时以和议之成，为己旋乾转坤之力，而后二圣乃得天旋地转如此也。使英命下之日，不独肃邸失望，即近支王公，愿行者尤众，咸鞅鞅也。振大爷何等人物，足下将自知之，无待仆论。而庆、肃二邸之优劣，以我观之，则肃当胜。肃接见新进甚勤，故或嫌其太邸道广；然复尝与深谈，其胸中固未尝无白黑者，未若庆邸，真是行尸走肉，其所甄识，皆极天下之鄙秽。前番醇邸使德，若麦佐之，若刘祖桂，若治格，若象贤，若杨书雯，皆庆邸夹袋中物，馀可知矣。以此人而据外交之要席，中国前路不问可知，而朝廷方且以有再造之功重

之，不可去也。

至于肃邸为人，于满人之中，真不得不指为豪傑之士。一日复至其门，倒屣而出，入座诸客，则皆吴挚甫之保定诸徒。诸客去后，出一纸示我，中开二三十事，大抵皆新政之所宜亟成者，如请归政、破党祸、捐畛域之类，盖以呈荣相者。荣则择其要者，加以四圈、三圈，其次要者则一二圈而已。其所云破党祸，盖即起废之说，所列四五人，则黄公度、陈伯年、足下与李孟符等也。陶公子亦在内。凡此种种，虽未知事效何如，然亦不可谓之无意想耳。兄且以为何如？今天下所喁喁待命者，大抵皆求变法，然军机、外部、政务处三者鼎峙，大率随众昌言，而实阴用其阻力。仁和尤甚。某日袁督钻得参预政务之命，即到其处大言曰：诸公在此，此局之设，原为变法，而公等所变果何法耶？众相视无有对者，独于式枚出曰：大家正是商量此事。袁叹曰：变法商量五年于此，今直行耳！若再商量，即是亡国。石季龙真礌落人，可儿可儿！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瑕者自瑕，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已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尝谓荣、王二相之不同，一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而仁和则纯乎痛痒不关，以瓦全为政策。幸今天下之开报馆、操报政者多浙人耳。不然，仁和之毁固当在刚、赵诸人上也。且近来学宦皆以此老为师资，故天下靡靡，愈入于不救。外示和平，而中则深忌；李希圣因刻一政务处条议明辨，比已不安于京师，而求改外矣。总之，回銮将一月，而新机厌然；来岁新春，即有一二更动，亦将为其所可缓，缓其所必急，以涂塞天下耳目而已。思与足下谈宴而不可得，遂复琐叙，以供一览，想同此浩叹也。

昭扆想已回申，闻子培已去差，而仲宣继之，确否？《外交报》祈

送一份来，报资由尊处代垫后缴。续有所闻，当更告也。此颂
岁安

弟复顿首

本日小儿家信又言，陈玉苍京兆要保人材，以此问之林琴南，而琴南以仲宣、昭扆、一琴、穗卿与高子益对，约年内即当出摺。果尔，则所保五人，四是盛宫保属员，大足为宫保生色也。碎佛近状何如？尚复窘否？复近晤曾重伯，其议论大抵学穗卿，而傅会过之。渠有《重电合理》一作，类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渠欲复评点，复据实批驳，不留余地。中国学者，于科学绝未问津，而开口辄曰吾旧有之，一味傅会；此为一时风气，然其语近诬，诬则讨厌，我曹当引以为戒也。

除夕前二[①]

十四

菊生老兄史席：

别后忽已隔岁，辰惟兴居百福，潭祉吉羊，为颂。年内寄书，想达几下。廿五日筱沂、仲宣联袂贲舍，面述长沙之意，欲以复主持译局，意在先行编辑普通读本，以备颁行海内小学堂。颇闻兄在沪滨已办此事，第不知近所已成者几种，种系何科。便中望以见示。复膺此席，断不能以一手足之烈了此巨工，又不知沪港及各省中有何人材可以相助为理。足下与守六、允中诸子办译有年，夹袋中定多物色，能各举所知以副所望否耶？再者，应译之书至多，而能手类多见用。所以近筹两种办法：一是住局译书，月领薪俸；一是随带自译，按书估价，以酬其劳。但见近日海内并日本东京、横滨诸学

① 原件为第十九函。函有"回銮将一月"语，知作于光绪廿七年十二月廿七日，即公元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

堂、报馆，所翻者率多政治、名理诸书，此种以供私家览阅之本，尚非官译局之所急耳。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不知此书近已毕校刷行否？信来见告，以慰悬悬。最好有便人北上时，托其携带一二十部见与，其价值自当照算也。昭扆、一琴、穗卿诸子皆为玉苍京兆所保奏，冶秋冢宰贺其得士，可知浑金美玉市有定价也。但诸子当于何日北上，有所闻否？

复近业《群学彪蒙》一书，若不以事夺其日力，月余日可以蒇事。第一行入都，憧扰不免；即书成后，尚须斟酌，殆非半岁难以成书。撰著之不易如此。其《名学》一种，拟此书粗毕，即当续功。复手中有此两书，已足两年之事，再益以官书，真不知何以应也。

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颇闻京学编史一事，以付于君晦若，甚欲见其成书也。《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外交旬报》销路何如，甚欲闻之。此问居起。不宣。

弟复顿首　正月卅①

十五

菊生仁兄榭长执事：

自腊月初一到英后，皆为清河写备供词，并翻译公文，忙逼已极。此案今定西正月十七堂讯，正不知红白如何？再者，此番前来，一切行费皆德璀琳筹垫。清河面许月束千元，前者问其支发，竟不

① 原件为第十八函。函中提到张百熙请主持译局事，据严璩及王蘧常所编年谱，此系一九〇二年事。函中又说“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新民丛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春，亦证此函是一九〇二年春间所作。

能付，甚为诧异。后询旁人，乃知渠自落职以来，千疮百孔，负债极重；所冀此案翻转，方有生机，不然，不堪设想。弟甚悔此行之冒昧也。虽然，中国名矿经办事者之糊涂、洋人之局骗，良亦可愤；若得略助反正，虽辛苦复何言耶？但所居皆欧土名都，在在需费；假使不名一钱，亦足辱国。昨交麦加利二千镑一票，想经收到。念银价降而愈高，左右未必即转为现银；如果如是，祈将此据再交该号，嘱其即电英支，俾复得以支用，至为感祷。复虽甚不欲轻动此款，然远涉异国，事未可知，小儿所得薪水仅足自给，此间筹措无从，不可不早为道地也。复身边现银不过十镑而已，外则水陆公司尚有十数金存款，此款一尽，若薪水再不能支，即属妙手空空儿矣。

到欧以来，气体尚健，无劳远念。在英中国学生数十有余，有南洋人在内。其中甚有佳者，恨中文则大抵不通耳。此事留为后图可也。手此。敬颂

勋安

弟复顿首　腊月初九[1]

十六

菊生仁兄榭长大人阁下：

到英邮上一槭，想经伟览。所托将镑票再交麦加利，嘱其电英，俾弟得以前往支用，不识已未办到，至为惦系。如兄未收此票，用 Non-receipt一字，或已转为银，只须 fransformld 一字，亦乞

[1] 此函至第十八函，原件为第一至第四函。均寄自欧洲，内容相衔接，大都关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邀他同赴伦敦诉讼事。严璩所撰年谱说："乙巳（一九〇五）春初，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约府君同赴伦敦。"严复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抵英，次年四月返国(参见《严复与曹典求书》之四)。往返都在公历一九〇五年春。第十八函又言及日俄战争事，所说情况，正在一九〇五年一月沙俄旅顺海军覆没之后，五月波罗的海舰队未败之前；知此四函都作于光绪卅年十二月至卅一年正月间，即一九〇五年一月至三月间。严复与开平矿务局的关系，请参考《为张燕谋草奏》一文题解。

电示。如未收此票，即属存在舍间，盖濒行匆促，封信置车中藤篮，未及面交，弟到吴淞即已信达舍间，属其急行检呈尊处，想不至误。弟此行惟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张某前与德某于卖矿事实系有连，即今上堂全行卸过于德，而德执有信据，将行揭之；如此则鹬蚌衅生，而被告必享渔人之利。又此番出行，张实不带一钱，一切皆资于德，盖亏空至数十万金，无款可筹故也。同事薪水但资张罗略给，有似骗局，令人愈不满意。张本市侩起家，当一帆风顺时，尚有表面可观，至今日暮途远，丑状毕露。北京人最好饶舌，又处处自以为能，顾所言则无一非唾馀废话，令人真生厌也。即使讼事得手，弟亦去之。但既与为缘，自当俟其事毕。他日当往巴黎，与小儿同住，志在练习法语；假炳烛余光，尚堪致力，当入法之律学，破三年之功，罄其底里，他日为国有足用也。至于学费，以节啬行之，当可为力。

通州之事，胶葛甚多，考其受病本源，皆在不识西文而与西人画诺；当时译者又含混颠倒，无可酌裁，但向华文咬嚼，尽属无补。况私利之意杂行其中。外间人言不尽冤诬之也。最可笑者，渠此番上堂，禁弟在旁观听，故开堂三日，同行三人，皆不得观；此其意可怜可鄙，然不知其语一一皆当刊列、布诸通衢耳。总之，此案墨林固属骗诈，而张则不无利心，如：九龙马头所卖十余万尽行乾没；又以公司之财盖造屋宇、购买地皮，至于出卖，其款尽行入己；又何说耶？此不独开平一事为然，自有译署以来，所坐皆为如此。乃至今娼嫉之夫尚云办洋务与识洋文是两事，则宜乎其国权之日削也。

近来英法所最可喜者，东来学子日多，拔十得五，不乏有志之士，游欧所以胜于游日也。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沈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躁进之风耳。闻小儿言，坚仲天资稍差，然极沈挚向学。其中佳者，如李一椝之阮、李文正之儿，皆渠侬所最佩服者。后起有人，可为中国贺；所惜朝廷所用尚皆秦誓第二段人，后日回国，不知何以位置此等耳。兄在柯大夫处学习英文，柯处祈代致意，千万！

另日当有信去。甚望认真，此事勿视为泛泛也。穗老无恙。

十二月十九日在伦敦泐

YenFuh

十七

菊生榭长足下：

弟已辞席，拟在英暂住十余日后即行赴法，其在巴黎久暂，专看气体何如；年过知命，一是健忘，诚恐前志有所不逮，惟有浩叹而已。夫巳氏来英，不携一钱，欲取偿于所讼，顾案情轇轕，而延误至今五年，赃款已散，复向何人收合余烬？察其来意，专取责认副约，然即此尚未可知，盖该矿所卖是实，昨有比人来此争论，乃知永平金矿亦经卖出。虽卸过德氏，而德氏有便宜的据；况此事议已经年，实不在拳匪偾事之后，联军至津而后逼而出此。前后函电、往返契约文书，今经公堂纖悉呈露。以复观之，此后虽欲粉饰事实、涂障国人，必不能矣。此人必败，故借神劣不能脱身求去。呜呼！不幸为贫牵累，致与作缘，至今虽离，亦云晚矣。伦、巴盛地，所费不訾，乃于今日到麦加利处，议举款二三百镑，以利行旅。本日该号当有电至沪，属公将二千镑收据交与为质，而后乃可取金；然此信到时，其事已阅月矣。至英已来，未得公信，不知前据已交收否，私心颇极悬系，复在欧迁徙无常，如沪上诸友有函见及，当寄小儿璩处，乃不至浮沈也。

复气体尚自支撑得住，无劳介意。手此奉布，即颂

台祺　不一。

严复顿首　腊廿五

小儿居址附呈。晤柯医，深代致意，道复尚未能一至爱尔兰也。

十八

菊生榭长执事：

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自与通州分手以后，乃决知此身乃天生贫骨，万分不能事人。世界物竞炽然，不独不能有益同种，甚且不克自了生事。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

满洲战局，俄国断难持久，譬如赌博人，风头既坏，自以早了为佳，侥幸稍胜而后收场，徒使所负益深而已。俄国所望专属波罗狄海军，然船数虽多，其坚者不外数艘而已。远道趋敌，无所停泊，战后又无处可修，所挟之煤船医船，在在皆为弱点。又此来于旅顺既覆之后，小胜亦不为功，必全胜而操海权而后有济，据往策今，能乎否耶？况内乱蜂起，国中报纸皆力主罢战；尼古拉第二忧愤欲狂，不得已乃议大集国民代表，以决战媾；顾所难者，媾将如何出之耳。俄为天下强国，而内政腐败，遂无幸若此。回观我国，又当何如？泄泄之肉岂足食乎？一昨中国议聚当道数人，号为议政基础，各国大相揶揄；又山东巡抚一事，听命德使，群谓自弃主权。呜呼！人言非过论也。

此行差强人意者，见英法两国留学各数十人，此真吾国进步。但恨来者根柢皆极浅薄，不徒洋文，即汉文通者已为至少，年齿或至三四十，真不知当途何取乎尔也。大抵今日官场，上者亦祇为名，其次则并名不顾，然慰情胜无，亦不暇刻论之矣。

复在此候舟东归，三月之初，当与小儿及慕韩家眷东渡。但小儿乃奉差越南，查检商务及人头税等事。慕韩苦心孤诣，凡力所能至，尚肯为之，于群使自不能不首屈一指。杨子通辈，死不蔽辜也。

执事得此信时，亦毋庸覆，以届时弟已到家矣。一是心照，容晤谈。

严复顿首　正月廿六在巴黎泐

十九

菊生仁兄大人阁下：

夏间揖别，彼此黯然，不图祸发之近如此。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耳。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不识阁下以为何如？昨见许九香与程雪楼、伍秩庸诸君书，以为先获我心，使复言之，不过如是，又不知阁下曾见之否，见后以为何如？此书殆得北京士大夫大多数之同意矣。复愚以为事至今日，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庚子与丙丁间排外及抵制美货等事皆然。然各人举动，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而其时今日首事诸公大都黄土，取快一时之意，而贻祸彼之子孙，此虽桀纣豺虺之不仁不至此耳。悲夫！悲夫！且为今日之中国人，又为中国人中之汉族，而敢曰吾人之程度不合于民主，而敢曰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则其言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然而仆亦爱国之一男子，有问于我，必将曰：中国汉人程度真不足，而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何则？事已至此，诚不敢爱死而更欺吾同胞故也。阁下又以为何如耶？

自风云变色以来，海上市情危岌，殆与京师相若。不识商务馆

受何影响，复尚有五千余元存款在彼，可能安稳无恙，颇欲提出交麦加利存贮，庶几他日尚存送老之赀。伏望……①

二十

菊公赐鉴：

敬启者，弟原拟秋凉赴京，但日来喘咳又剧，不得不暂作罢论。恐过此凉气益深，北行愈加无由。老病残年，行动之难如此，可浩叹也！

兹有恳者，四小儿璿肄业交通大学，乞公就近凡事推爱照拂，见此信时，烦由敝处馆中活期划付伍拾元与之，费神，极感。迁沪之议，恐须复活。闻长浜路有新造房子，颇相宜，公能为一查不？并托。即颂

仁安

弟复白　九月廿八日②

与《外交报》主人书*

外交报主人阁下：

自大报风行，其裨益于讲外交者甚巨。曩所惠寄初二三编，体例修絜，裁审群言，多合于原序"文明排外"之旨，钦企！钦企！

顾走所愿效忠告于左右者，窃谓处今日之中国，以势力论，排

---

① 此函原件为第八函，因残缺，不知其署何月日。函中论辛亥革命事，有"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语，则其时南京政府尚未成立。按武昌起义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共和政府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一年十月至十二月间。

② 此函内云："迁沪之议，恐须复活。"系指严复在一九二一年打算从家乡重新迁到上海，并托张元济代觅房屋一事。（参阅《与长子严璩书》十一至十六函）此函当为一九二一年所书。

* 原载一九〇二年《外交报》第九、十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原稿。

外无可言者矣，必欲行之，在慎毋自侮自伐而已。夫自道咸以降，所使国威陵迟，驯致今日之世局者，何一非自侮自伐之所为乎，是故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二者终始先后之间，其为分甚微，而效验相绝，不可不衡量审处以出之也。不敢以空虚无据之辞进，请即大报所论列者，相与扬榷辨晰之可乎？

即如第三期译报第一类，于英国《天朝报》所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大报译而著之，且缀案语于其末。意谓此后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国语，末引日本、埃及兴学异效之事，以为重外国语者之前车。此其用意，悉本爱国之诚，殆无疑议。顾走独窃窃以为未安者，则谓事当别白言之。若世俗不察，徒守大报一偏之意，逮此风既行，则十年以往，学堂之无成效可决。

夫中国之开议学堂①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②皆成理。际此新机方倪，人心昧昧，彼闻一二钜子之论，以为至当③，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误之，殆无幸已。此走所以不避婴逆而有言也。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

① 《外交报》作“中国之议学堂”，今从原稿。

② 《外交报》作“不必”，今从原稿。

③ 《外交报》作“以为当然”，今从原稿。

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①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②。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论天文地质之奥殚，略举偏端，则医药通乎治功，农矿所以相养，下泊舟车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者矣。

尝谓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谓非者浅，而存于人意之所谓是者深；图其所谓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

① 《外交报》本作"滋所谓"，今从原稿。

② 《外交报》本作"本斯而起"，今从原稿。

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蹏，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辅之说。特其一端已耳。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

虽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陆沈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嗟夫！员舆之上，数十百国之所为，其废兴存亡之故，可覆观已。最近莫若日本，稍远则有普鲁士之弗烈大力，俄罗斯之大彼得。方其发愤自图强，其弃数百千年之旧制国俗，若土苴然。他若法之所为于十八稘，英之所为于十六稘，实皆犯天下之所不韪。顾至今论世，犹谅其民之所为者，保国存种，其义最高，而文明富强之幸福，至为难得故也。若夫徒轩轾于人己之间，尊其旧闻，至若不

三

可犯者，则亦有之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数国者，夫岂不言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岂不自谓文明？其于教育也，夫岂不自张其军，而以他人为莫我若？然而其效，则公等所共见而共闻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顽锢者，由于识量之庳狭。庳狭之至，则成于孔子之〈所谓〉鄙夫。经甲庚中间之世变，惴惴然虑其学之无所可用，而其身之濒于贫贱也，则倡为体用本末之说，以争天下教育之权。不能得，则言宜以汉文课西学矣。又不能，则谓东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则？即用东文，彼犹可以攘臂鼓唇于其间；独至西文，用则此曹皆反舌耳。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

至欲以汉语课西学者，意乃谓其学虽出于西，然必以汉语课之，而后有以成吾学。此其说美矣，惜不察当前之事情，而发之过蚤，滨海互市之区，传教讲业之地，其间操西语能西文者，非不数数觏也，顾求其可为科学师资者，几于无有，是师难求也。欲治其业，非夙习者不能翻其书，纵得其书，非心通者不能授其业，是教之术穷也。然则大报所讥中国数十年来每设学堂，咸课洋文，今奉诏

书推广，犹以聘请洋文教习为先务者，固皆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国语，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语学也。且夫欧洲之编籍众矣，虽译之者多，为之者疾，其所得以灌输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之一毛。况彼中凭藉先业，岁有异而月更新。学者蕲免瞠后之忧，必倾耳张目，旷览博闻，以与时偕极，今既不为其言语文字矣，则废耳目之用，所知者至于所译而止，吾未见民智之能大开也。又况译才日寡，是区区者将降而愈微耶。若谓习外国语者，将党于外人，而爱国之意衰欤！此其见真与儿童无以异。盖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浅深别有所系，言语文字，非其因也。彼列邦为学，必用国语，亦近世既文明而富于学术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讷查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诺文字，其不用国语者，以为俚浅不足载道故也。然则观此可悟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憍耳，又何补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国以有立，则种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见文明富强之国，其国语之不尊也。夫威尔士，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颠，法之二部也，议院禁其语者，以杜言庞，如中国京师之用京语，从政之操官音，与所论大旨无涉。至谓夷灭人国，辄易语言，执事将谓国灭而后语易乎？抑谓徒尊国语，而其国遂可以不灭也？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颇怪执事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总而论之，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若夫吾旧有之经籍典章未尝废也。学者自入中学堂，以至升高等，攻专门，中间约十余年耳。是十余年之前后，理其旧业，为日方长。矧在学堂，其所谓中学者又未尽废。特力有专注，于法宜差轻耳。此诚今日之所宜用也。迨夫廿年以往，所学稍富，译才渐多，而后可议以中文授诸科学，而分置

各国之言语为专科，盖其事诚至难，非宽为程期，不能致也。诚知学问之事，非亲历途境者，虽喻之而不知。独有一言，敢为诸公豫告：事功成否，恒视其所由之术，而不从人意为转移，若必拂理逆节以为之，则他日学堂，自无成效。

吾闻京师洎二十余行省，一学堂之成，其费需万金者，动以千数。是累累者，偿敌之余，夫岂易集，乃至十年，总于海内，将所费者无虑几何，庸可使时可数过。问以人才，对曰无有。虽其时当事者亦将勉强涂饰，奏报揄扬，而无如其人之虎皮羊质，于国事无补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为高睨大谈自许热心者股栗也。谨不避烦渎，为大报贡其一得之愚，亮执事能优容之，而转教其所不逮焉。

谨将所拟此时教育办法划一条例如左：

一、此时官局所译西学，宜从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入手，以为各处小学蒙学之用。其书期使中年士子汉文清通者，一览瞭然，以与旧学相副为教。

一、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第须略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期使年十六七以后，能搦管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议者或谓宜编经史旧文，颁行天下，顾此功匪易，此时不若听天下能者各出己意为之，俟十年以往，阅历稍深，定论渐出，厘而定之，当未为晚。

一、取进中学堂，年格当以十六至二十为率。务取文理既通，中学有根柢者，方为有造，而西文之能否，可以不论。此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

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学堂，为豫备科；三四年后，即可分治专门之业。凡高等学堂中，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

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

一、中学堂课西文西学，宜用中国人。洋人课初学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专门诸学，宜用洋教习。若人众班大，则用华人为助教。

一、小学堂，有中学教习，无西学教习；中学堂，中西学教习并有之；高等学堂，有西学教习，无中学教习。至于专门，则经史文词诸学，列于专科，此其大经也。

一、各省如遍设中学堂，则无教习。近有议以速成之法求师范者，此其为术，诚吾之所不知。踏实办法，似宜于各省会先设师范学堂，即为后日高等学堂之所。令学政于每县学中咨高才生小县二员，大县四员若干员，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学之法教之。如此则五年以往，不患无师资矣。师范生宜有廪膳膏火。

一、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第时过而学，自仅能求之转译，而以华人之通西学与夫西人、东人之通晓华文华语者，为之向导。此诚不为无益，然终慰情胜无而已，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则亦有法，道在置之庄岳之间也。第于被选出洋之先，至少须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随其所取。初二年专治言语，第三年则事科学，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通达之材，第使国家所以养之者，略有以安其身心，使不为外物所累，而得肆力于此，其成殆可操券。所谓年齿既长，则口齿不灵，无此说也。然不通语言，则出洋无益；不了科学，其观物必肤。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术与通行者异。其选之也，不可以不严；其养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见其不为晚成之大器也。夫士人通籍之后，浮沈郎署，动十余年，乃今用之求学，而云老之将至也耶！

一、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

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与曹典球书* 十二封

一

猛庵学兄足下：

承寄书，情肫而语挚。走事学三十年，尝精心于天人相推之际。凡今日之世局，皆畴曩所动魄惊心、叫号狂呼以为不渝之验，不可逭之灾者也。不幸思术不同，听者藐藐，及期履之而后知其艰，夫已成局而无救。家无雄赀，又不克高举远引，为避人避地、危邦不居之图，则与瞆瞆泯泯者同及于难而已。逮事后而思之，觉前识之与颛顽为敌亦等耳，而徒多先事之悃悃，将压之兢兢，而众人转娱忧乐亡，此心泰然，旷若无事，则真不知学问智识之于吾人其有益而可贵者果安在也。越人之术，足以洞垣一方策，桓侯之将化，而己亦无逃于妒者之刺。用是，尝自诧而不知己与悠悠者之孰为失得也。虽之为然，使既已通其故矣，而耳抶目触，皆世人相将疾趋死亡之事，寸心未死，又安能忍而与之终古？此所以往者有《国闻》之作，《天演》之谈，亦所谓屈平系心怀王，庶几一悟而已。顾信馋齌

* 严复与曹典球书十二封，作于1901—1917年。原稿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曹典球，字籽谷，号猛庵，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湖南省教育厅长等职。此据《湖南历史资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该刊发表时，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考订了写作时日。但所订三、四、六、七、八、十二各函写作时日，仍有未妥处。现再加考订，重新排列。

怒，欲置之死地，岂无人哉？此仆戊戌以还，所以常嘿嘿廉贞，舍闭户译书而外，不敢有妄发者，坐此故也。

庚子之役，身困租界之中者匝月。颠沛南下，栖栖沪滨，而金粟斋译局诸贤谓当有以激发。一时学者以名学为格致管钥，而仆又适业是书，则取之以开讲社。二、三月间，仆又以事北去，不能有所发明也。不图贤者气类之感，在远不遗，赐书程督，谓当以会报相邮，借资丽泽。此诚勇猛求道之盛心。窃读来书，不自知其汗浃项背。仆于上海一隅之同志，且不能有所附益，又何能有以饷从者乎？虽然译书者，仆所立命安心之事，非甚不得已，未感自休。他日稿出，同社刻之，即有以报。可与言者固未尝知，而学问之中固无所谓势位者存也。仆顷在天津为友人所嬲，强以矿政。脱有惠音，寄开平总局可矣。远感盛心，挑灯奉答，惟鉴此意，不宣。

严复再拜　五月八夕 ①

二

猛庵执事：

四月廿五日由京译书局转到三月十一日尊缄并续寄四月廿日电示，盖执事不悉仆于三月三日已离京师也。

所委推荐教习一事，殆难为力。迩来少年，有三、四年英文工夫，其资格能事，万万不足拥坐皋比，亦不足以充当助教者；然在铁路、电报、邮政以至洋行大、武写，月尽可望数十百金，其黠者且有他项进饷。然则千元岁束，其足以招致，执事所欲得者否，可以推矣。

仆以精神劣短，甚愿违此名场，托居吴会。而人事牵率，五月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仆顷在天津为友人所嬲，强以矿政。"又云有信"寄开平总局"。严复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的邀请，"主开平矿务局事"，时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春。是函当作于是年。

后恐尚须到京一行，甚以为苦。以执事于仆不浅，聊布腹心。何日合并，无任延伫。此颂

午安

严复顿首　四月廿六①

三

猛庵足下：

顷读十一月廿二日赐书，所以奖借之者，甚至无似。生于神州之中，处危岌之会，文质无底，不能为嘉富洱、西乡隆盛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使波靡社会，因以有立，乃仅仅取其旧业，自附鞮、寄、象胥之伦，转而译之，以自献于吾国之学界，此其为效，亦至微谫。顾乃远辱惠书，津津称道，甚矣，足下之心热也。

足下慨近世学者轻佻浮伪，无缜密诚实之根，思欲补其缺愚，使引入条顿之风俗，此诚挚论。顾欲仆多择德人名著译之，以饷国民。第仆于法文已浅，于德语尤非所谙。间读汗德、黑格尔辈哲学及葛特论著、伯伦知理政治诸书，类皆英、美译本，颇闻硕学者言，谓其书不逮原文甚远。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悖常如此矣！

拙译诸书，幸蒙阅览。近者又有《社会通诠》一书，经商务印书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有"仆于三月三日已离京师"等语，知系严复离开译书局时所书。

严复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春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二月辞职，不久返沪。此函当作于是年。

馆版行,足下取而读之,则吾国所以不进,如视诸掌矣。

浏阳小学得贤者主持,成绩殆可操券。刻意自治,而用世之先,知重问学,彼所以成就文明国民者,正如此耳。

复浪迹京华,行将三载,益觉中国上流社会一无可为,行且拂衣而去。行止若能自主,明年二、三月,定在江、湖、吴、楚间也。

手此奉答厚意,惟深根宁极,昭祝无穷。

严复顿首　嘉平十九在京寓邸[1]

四

猛庵仁兄撰席:

得上月廿九日赐书,盥手开缄,循颂至再,不觉首之低而意之远也。复以寡谐不见用于当世,耻其生而无补于社会,乃以迻译自将,东抹西涂,妄窃名誉。此宜为海内志士之所讥诃,顾独执事亲之,三、四损书,情益重而辞益恭,不察其腐朽,若有所深冀于仆者。此于左右怀人周行之雅,固如是矣,而如复之断断不足任,何哉!

客冬随人薄游欧洲,道经英、法、瑞、义,如温州书。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适值抵制美约事起,群情汹汹。仆以为抵制是也,顾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则语以少安无躁。当此之时,逆折其锋,若将弃疾于复者。乃逾秋涉冬,其祸果发于罢市之一事。于是官绅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计。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于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海上学界、商

---

① 此函未署年份,仅署"嘉平十九在京寓邸"。函中云"近者又有《社会通诠》一书"。按严译《社会通诠》于一九〇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当作于光绪三十年以后。又云"行止若能自主,明年二、三月,定在江、湖、吴、楚间也。"当指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冬安徽巡抚恩铭等商聘他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事。此函应为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嘉平(腊月)十九日所书。

界，人杂语庞，其高自期许者，大抵云中国迩年程度已进，所持议论，半皆三、四年来《新民》诸报之积毒。适夏间有以讲说政治为请者，不自知其寡弱，乃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并言后此立宪为何等事；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

比者，皖中官绅敦以高等学堂诿，知交见其颓堕，相劝勿行。顾念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起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钟。使皖中人果相信从，则为定章规、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此于社会亦非无补。于是慨然诺之，大约明岁正、二月之交，当抵淮水。至于事之成否，固不敢预言也。

湘省人士，实较他处有为。意向而进步之缓，恐缘方针未定之故。复窃谓居今少年，欲治新学，非急习西文不为功，欲恃时下编译教科诸书以求深造，无此事也。执事以为然乎？

相趋稍近，果得文旆一游皖中，以征我辈贤者之虽远而终合，亦他日学界中一故实也。草草奉布，不半所怀，唯一是保练，为道自爱。

严复顿首　嘉平廿一夜①

五

猛庵仁兄执事：

数月奔走，音尘阙如，尝于高贤，极深怀想。复于左右未得一瞻眉宇，顾其相感，虽白头之交不啻，岂香火因缘，真有是说，未可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述及"客冬随人薄游欧洲"、"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事，当指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严复应张翼之邀为开平矿务局诉讼事同去伦敦之行。此事后因与张翼意见不合，次年"辞席"先归。函中又云："比者，皖中官绅敦以高等学堂诿。"此事亦在光绪三十一年冬。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知也。

比者，林赞虞侍郎被诏入都，道出襄、汉，特遣乃郎林子有世兄下询针向，并问湖湘间有可与共功名者不，鄙人谨举贤者以对，世兄问居址甚悉。当彼时，复意文从尚在郴州，不悟即在省城实业学堂也。敝门人熊君季廉天年遽夭，是凉德生平第一种憾事。中年以降，感逝伤亡多矣。独季廉与第二小儿名文殊者，最为悼痛，至今脑影间犹时时发现，自愧不能太上忘情。然埋玉土中，所悲切者，皇人种族之不幸，岂徒门户渊源而已。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孙公之叹，岂徒然哉！

湖南今日学风，毁言日至。顾鄙则谓进步之境，以翻变为先驱而变矣，又安得以无过如钟摆然，其一动而即协于中点者，宇内绝无之事。今日欲求其进，固当耐得过中。人心有灵，倦且思返，数番之后，自尔改观。彼以无动为大者，又安得有过中之悔乎？今日口语藉藉，固也；然他日湖南将终为海内先进者，必由于此。想三世善知识，当于鄙言有深契耳。

所委觅聘法文算学教员，相识之中，高者过格，下者不胜，故一时尚无以应命。然当徐访之，有无日内必相告也。

再有浼者，敝处每年用羊毫计在六十支上下，往者季廉未去，皆承其为我购办于湘，而于笔工名俞步云者所制乳毫，大、中、小三楷，用之最合。自季廉归道山后，复于湘中乏故旧，无从托办。今者，匣中所藏，殆将罄矣。京中所买，虚弱多散毫；其沪上所购，尤狞劣扼手，不可以用。兹者不敢自外，拟恳左右辍半日之暇，为我访诸长沙之市，得小楷三十枝，中、大楷各十支足矣。须修剔极精者，价稍逾常不惜。但执事送单前来，即由邮局汇去。千万勿学世俗即以惠送，果然，是不许我他日再托矣。手此奉浼，即颂

讲安　不宣。

严复顿首　嘉平十九①

六

猛庵有道：

启者，前承损书，即行奉复，想蒙台览。敬惟新岁台祉万福，无任颂仰。

前承诿延觅法文算学教习一节，去后即行细心延访，近已得之。其父名陈长龄，字永年，闽县人，陈伯潜学士之宗也。旧在马江制造学堂肄业，中经挑选出洋，游学法国三年，得制造师头等凭照，与敝友高子益而谦太守为同学，据云学诣踏实可靠，且法文算术系商等者而外，尚通物理、化学、机器制作诸科，于贵堂号为实业者尤为合式。惟二百元月薪以待此才，似为太少，因其人刻在粤东，本有馆席，但与办事者颇不得调，思离其处。贵堂果欲得之，易二百元为二百两足矣。良师难得，执事不当惜此区区也。如合意，望即电复"诺"字。敝处地址为"新垃圾桥严几道"也。匆匆率复，即颂新祺　怀照不宣。

严复顿首　初七②

七

猛庵仁兄执事：

敬启者，前得赐书并陈教员关约及邮汇五十元，当即交与敝友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敝门人熊君季廉天年遽夭，是凉德生平第一种憾事。"又云"至今脑影间犹时时发现"。知当作于熊季廉死后一段时间。据严复所作《熊生季廉传》，知熊季廉死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再者，函中所谈"比者，林赞虞(名绍年)侍郎被召入都"事，此亦系光绪三十二年之事。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十二月。

② 此函未署年月。前函云"所委觅聘法文算学教员"事，"一时尚无从应命"。是函严复才推荐陈长龄赴湘当教员，当在后。前函作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此函在"新岁"伊始，应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正月。

高君啸农,嘱其寄粤。嗣复于二月望到皖,于廿一日接到高缄并陈教员复电,知前途已不得离粤,极为抱慊。本午已由此电达左右,想已入览。兹更将高缄、陈电奉呈,庶尊处得知始末。至于关约两纸、邮汇一单,俟复三月中旬到沪后再行统寄奉缴不误,想不急急也。目下海内学堂林立,而合式及格教员最为难得。陈君于法文及实业学问确有根柢。自周帅到,彼已决计舍其所事而事教育矣;乃又为所强留,殊可惜也。为贵堂计,只得再行从容徐觅。敝处如有所知,尚可相告。但眼下难逆睹耳。手此奉布,即颂
讲安 不宣。

愚弟 严复顿首 二月廿一[1]

八

猛庵足下:

敬启者,复于三月初十至自秣陵,始于沪寓奉到二月初三所损锦缄并湘笔五十枝,感谢感谢!湘毫原系奉托之件,而左右必为此拘拘,又不敢过却盛意,只合再拜登嘉而已。

鄙人此次以二月十二到皖,在彼勾当一是,直是三月上浣始归,以徇陶斋尚书之命,为之整顿吴淞复旦公学。乃事尚未办,自十三起,忽患肺炎,几成危候。幸叨远芘,于十七日热退,痰喘稍苏,故今日尚能料理书札。此迟迟未获通报之实在情形也。

陈永年中为粤帅所尼,不获赴湘,前经电达左右矣。兹谨将关约两纸暨邮汇五十元,敬谨奉缴,伏唯照察者。悉湖南实业学堂聘请法文普通教员,复始意必求有以报命,顾辗转无成若比,惭负惭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陈君于法文及实业学问确有根柢。自周帅到……乃又为所强留。""周帅",指周馥。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周馥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七月始任两广总督。又、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也说到上述之事。故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负！欲再展限细觅，又恐必误尊处功课，只合敬谢不敏，求止脩学，使就近更聘而已。

新愈，脑力致弱，恕不多谈。手此敬达谢忱，并请

讲安　褚祈爱照，不尽。

严复顿首　三月廿四夕亥[1]

九

猛庵足下：

读七月九日书，诲谕谆谆，感何可喻。鄙人去皖适在变故之先，致议者妄有推测，顾其实则杳不相涉耳。海内纷纷，四邻眈眈，而朝廷之上，徒各恤其私，终未尝有人为数十年、百年计者，此局何可长耶？

贤者优游珂乡，忽尔欲弃而北，岂有所不得已欤？少陵有云："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今兹之行，得无类此？豫抚与别久矣，姑以一书为公绍介，寸莛击钟，不足为贤者重也。手此奉复，即颂

暑祺

严复顿首　七月廿[2]

十

猛庵先生执事：

昨者回寓，见大刺，知高轩过存，为心仪者累日。然卒未报拜，垂老颓惰，礼容尽废，往往心所严事，亦加简略，固不仅于台从为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陈永年中为粤帅所尼，不获赴湘，前经电达左右矣。"知此函紧接第七函，应为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所书。

②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鄙人去皖适在变故之先。""变故"，当指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事。按严复于一九〇六年四月赴皖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一九〇七年五月辞职。而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恩铭事，时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然也。

承示谭作刘传，读竟为嗟叹者久之。惟是年来心如智井，大有殷深源咄咄书空之意。向以文字为性命，近则置中西书不观，动辄累月，所谓禽视兽啄，趣过目前而已。

执事宗旨诚无异于昔年，而复则今我非故我矣。嗟乎！事未易一二为世俗人言也。

顾题咏之事，既承猛庵与刘君雅命，决不敢委诸学莽，但祈少宽假之，当收召魂魄，勉一为之。其以莛击钟，称题与否，不敢云矣。明日星期一太逼，请于星期二日巳午之交一来见访，复当在家鹄候也。手复。即问

少恼

复谨状　十四[①]

十一

猛庵先生执事：

承札诵悉。讲稿昨被《平报》社取去，无以报命，歉仄歉仄，令弟惠论喜迟，已嘱门者为通，每日午时乃最便也。此答。颂

文祉

严复顿首　九月四日[②]

十二

猛庵先生执事：

---

① 此处未署年月。函中有"顾题咏之事，……勉一为之"等语，当指一九一三年"上巳"（阴历三月上旬）严复与郑沅等数十人在北京万牲园聚会题咏。时曹典球在北京，向严复索取诗稿。故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三年阴历三月。

②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述及"讲稿昨被《平报》社取去"事，即指一九一三年秋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所作《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稿。此函应作于一九一三年。

昨承损书，谕以宪法研究会同人拟辑杂志，不以复为固陋，令其有所纂述，为涓尘之助，其所以宠复者良厚。惟是年来，心如眢井寒竿。曩为《平报》社所嬲，略有著笔，竟不知更成何语。至于《庸言报》，则于任公虽有诺责，终无所就，恐足下虽载酒相过，亦不能使槁木死灰复行牙枿。奈何！奈何！顾兹事体大，在鄙亦甚愿有以应嘤求之雅，则意者春日载阳，有所触发，乐虚蒸菌，自鸣不平，以为呈獭，特不可自必耳。孟子有云："是不能也，非不为也。"馀心奉答，即颂

仁祺　无任悚仄

弟复上状　廿四①

与张百熙书* 二封

一

冢宰执事：

复前在燕谋侍郎客席，见军机大臣传旨，谓京城沟渠失修日久，其应如何通筹缮葺之处，宜令执事与张侍郎察勘具奏者。当是时侍郎语复，谓京师沟渠，瀹自明代，历年修治，虽例发内帑数千金，然欵绌无以及事，徒为吏胥分蚀而已。春夏之交，修沟之匠，各有分段，不合不通，发其中之积秽，罗委道左，鬱伊薰蒸。外以待乡农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有"昨承损书，谕以宪法研究会同人拟辑杂志"语，知作于宪法研究会成立之后。按宪法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函中又云："则意者春日载阳，有所触发。"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春初。

* 与张百熙书两函，第一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原标题为《上张冶秋大冢宰论京师道涂修治书》。第二函录自《严几道诗文钞》，原标题为《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张百熙（1847—1907年），字冶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任吏部尚书，即所谓冢宰；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又以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

之买以粪田，内以要舖户之贿使早撤，以是为求利之道。至于沟之通塞，非所关矣。又京师官道，经人盗买盗占，岁寸月分，久之益狭，昔为九轨官路，今乃毂击肩摩，道中沟渠，多在庐舍之下，隐状截断，跡察尤难。是故京师沟渠，若道路不修，无可缮葺，强而为之，徒滋烦费，于实事大局，无毫末利益也。

窃谓京师道路之宜修久矣，其窗昳不平，实人人之所共苦，外人观笑，流谤五洲。然其所以至今未图者，亦自有故；守旧之说，犹其后也。盖京邑广大，闾阎且千，一言修道，所费不赀，一也；蚀功中饱，习为故常，所费虽多，实用于工，百不及一，二也；道政繁重，而事须并举者，若水火、沟隍、警务、工局，不一而足，三也；道成之后宜以时修，设其不然，则月日之间，复即败圮，无常经费，四也；道路制有广狭，准有高下，稍不如法，弊端从生，非得其人，不如勿治，五也；陋制相沿，人觊其利，上自京僚，下至水夫，闻将改贯，群起为难，六也。总此六事，所以京师修路，终成道谋。独至于今，使为得其术，则此六者，皆可无虑，失今不图，将中国第一败象，不识袪于何日。此复所以忘其微贱，敢为执事一借前箸以筹之也。

今夫吾国言变法更始者，年有余矣。顾外人睹听朝廷所为，除一二事外，如前者禁裹足及许满汉通婚之令。皆不悦服者。彼以谓京师道涂，劣败如此，图之其功甚易，成则其利甚溥。且事在迹象之间，为耳目之所日接，乃尚因循，不克振作如此，而其远且大者，庸可冀乎？故朝廷与当轴诸老，欲于此际，树之风声，则庶政诚无有大且急于修道者。况使修之、治之，而于国家有邱山之费，犹可诿之于度支之艰难，虽勿修勿治可也。乃今之术，可使农部水衡不出角尖之费。其所仰于民者，又万万无谤讟之兴。且事成之后，商旅棣通，货币云集，关征旧设者，将有无穷之增。此其事诚有百利而无一害，则又何疑何惮而不为乎？今者，朝廷既以此访之执事与侍郎，则亦不为无意于道里之平治，迎其机而善导之，此百世之盛业也，惟两

公勉之而已！

复承两公恩遇之厚，见久大之业，于此时实有可成之机，不忍默默，谨列措办大端，另列别幅呈鉴。至其细目，则成议之时，受其事者，自能详悉。伏祈荩虑宿留，以开物成务自任，天下幸甚！

侯选道严复谨上①

二

管学尚书大人阁下：

窃闻大学堂前有饬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刷印教科书目之事，语经误会，以为饬令翻印教科各书，而南洋上海各商埠书坊，遂指此为撤毁版权之据。议将私家译著各书，互相翻印出售，此事于中国学界，所关非尠。因仰托帡幪，奋虑偪亿，窃于版权一事，为执事披沥陈之。

今夫学界之有版权，而东西各国，莫不重其法者，宁无故乎，亦至不得已耳。非不知一书之出，人人得以刻售，于普及之教育为有益而势甚便也。顾著述译纂之业最难，敝精劳神矣，而又非学足以窥其奥者不办。乃至名大家为书，大抵废黜人事，竭二三十年之思索探讨，而后成之。夫人类之精气，不能常耗而无所复也。使耗矣，而夺其所以复之涂，则其势必立竭。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其优绌丰啬，视其书之功力美恶多少为差。何则？夫有自然之淘汰故也。是故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希且绝之害于教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又况居今之时，而求开中国之民智，则外国之典册高文所待翻译以输入者何限。藉非区区版权为之摩砺，尚庶几怀铅握椠，争自濯磨，风气得趋以日上。乃夺其版权，徒为书贾之利，则辛苦之事，谁复为之？彼外省官商书坊，

---

① 原件未署年月日。函内云："今夫吾国言变法更始者，年有余矣。顾外人睹听朝廷所为，除一二事外（如前者禁裹足及许满汉通婚之令），皆不悦服。"按清政府一九〇一年开始假维新，一九〇二年二月下令许满汉通婚，是函当为一九〇二年或一九〇三年所书。

狃于目前之利便，争翻刻以毁版权，版权则固毁矣，然恐不出旬月，必至无书之可翻也。议者或谓文字雅道，著译之士，宜以广饷学界为心，而于利无所取，以尽舍己为群之义。此其言甚高，所以责备著译之家，可谓至矣。独惜一偏之义，忘受著译之益者之所以谓报也。夫其国既借新著新译之书，而享先觉先知与夫输入文明之公利矣，则亦何忍没其劳苦，而夺版权之微酬乎？盖天下报施之不平，无逾此者。湘潭王壬父曰："贤者有益天下，天下实损贤者。"呜呼？何其言之沉痛也。

总之，使中国今日官长郑重版权，责以实力，则风潮方兴，人争自厉。以黄种之聪明才力，复决十年以往，中国学界，必有可观，期以二十年，虽汉文佳著，与西国比肩，非意外也。乃若版权尽毁，或虽未毁，而官为行法，若存若亡，将从此[1]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就令间见小书，而微至完全之作，断其无有。今夫国之强弱贫富，纯视其民之文野愚智为转移，则甚矣版权废兴，非细故也。

伏惟尚书以至诚恻怛之心，疏通知远之识[2]，掌天下之教育，则凡吾民之去昏就明，而中国之脱故为新者，胥执事之措施是赖。窃意版权一事，无损于朝廷之爵位利禄，士所诚求者，不过官为责约而已。则亦何忍而不畀之？其为机甚微，而所收效影响于社会者则甚钜。是用怀不能已，为略陈利害如此，不胜大愿，愿执事有以转移救正之也。自书潦草，无任主臣。

严复顿首上状　四月二十三日[3]

---

① 《严几道诗文钞》作"力从此"，今据《国闻报汇编》校改。

② 《严几道诗文钞》作"议"，今据《国闻报汇编》校改。

③ 此函未署年份。内云："窃闻大学堂前有饬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印刷教科书目之事。"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见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十七款称："原奏编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现在拟以上所列何门归外省分任，应请管学大臣酌示。"本文所指，似与此条有关。此书约作于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又：《国闻报汇编》出版于一九〇三年，此文既见于该书的附录，也可证。

与肃亲王书*

王爷执事：

三月下浣，冶秋尚书与燕谋侍郎有奉旨察勘议修京城沟渠之事。复愚以为不治道涂，则沟渠为无可修；就令可修，亦徒劳费而无益于事实。不自知其谬妄，乃上书二公，言京师道路若略仿关税办法，畀以忠实可靠久食华禄之西人，令集公司筹款，而我与之订合同，立年限，给予水火捐税之权，则国家度支可无出角尖之费，而岁月之后，京城道里不期自治，此最为简当办法也。书上之后，未知二公意见如何。

兹晨敬读邸钞，知王爷有督修街道工程管理巡捕事务之命，且上知事权之不可以不一也，则先有步军统领之补授。逖听风声，不觉以手加额。窃伏惟京师道路宜修久矣，其窅眏不平，实人人之所共苦，外人观笑，流谤五洲。然所以至今未为者，亦自有故。守旧之说，犹其后耳。盖京邑广大，闾阎且千，一言修治，烦费不赀，一也；蚀功中饱，习为故常，所费虽多，实用于工，百不及一，二也；路政繁难，水火、沟隍、警务、工局，事须并举，三也；道成之后，宜以时修，否则月日之后，复即败圮，无常经费，四也；制有阔狭，准有高下，稍不如法，弊病丛生，未得其人，不如勿治，五也；陋习相沿，人觎其利，上自京僚，下至水夫，闻将改贯，群起为难，六也。总此六事，所以路政终成道谋，独至于今。诚为得其术，则此六者皆可无虑。失今不图，将吾国第一败象，不识祛于何日？此复所以忘其微贱，而深望此业得王爷而有成也。

---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系残稿，标题为《上肃亲王言道路书》。肃亲王，指善耆（1866—1922年），字艾堂，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袭爵。曾任奕劻内阁民政、理藩大臣。

今夫中国言变革者，岁有余矣。顾外人倾耳注目以察朝廷之所措施，除一二事，如禁裹足、许通婚而外，皆未甚悦服者。彼谓京师道徒劣恶如此，图之，则其功非难；成之，则其利甚溥。且事在迹象之间，而为人人耳目之所接，乃尚因循，不克振作如此，其他远大之业，庸可冀乎？是故朝廷与今当轴诸老，诚欲树之风声，则修治道涂，乃为当务之急。且使其事为之而于国家有邱山之费，则度支空乏，犹可诿也；乃由今之术，于水衡、大农一无所仰，即其日后所取于赋税者，又不至有谤讟之兴，其事诚百利而无一害，则又何惮而不为乎？夫天下事之宜率作者多矣，顾使朝廷容忍而不为，抑为矣，而所任者非其人，则草野之民，徒俯仰而增叹。乃今者诏书既言此事之亟宜整顿，而所委任者又属之王爷，此诚事机之嘉会，而可决其底于善成者也。以复[①]……

与王子翔书*

子翔吾弟执事：

前得惠书，言令弟欲得铁路一席，此事姑勿论难易，但复与杨杏城观察素非熟人，未同而言，古人所讳，用此筹思，不知所答，非敢慢也。

挚甫先生东渡后，鄙处未蒙一书，言动起居，只从报纸得其梗槩，然未敢遂以为实。近者因同行伴侣稍稍先归，于是辇下哗然，谣诼蠭起。其所指为先生罪者，不肯具仪以谒孔像，一也；谓四子

---

① 此件下缺，不知所署年月。函内提及“治秋尚书与燕谋侍郎有奉旨察勘议修京城沟渠之事”，知和《与张百熙书》约略同时所书。又云：“夫中国言变革者，岁有余矣。”当指一九〇一年清廷发布的假维新诏令。故此函当为一九〇二年或一九〇三年所书。

* 据严群先生抄本。王光鸾，字子翔，据《贺先生(涛)文集》卷三《吴宜人传》，系吴汝纶女婿。

六经可以竟废，二也；铨诱留学生以与蔡公使冲突，三也。夫谒像废经二事，藉令有之，或先生不为非礼之礼，或为有为之言，特自拘挛者观之，皆足诧怪，而言各有当，先生不任咎也；乃至铨诱学生抵谋使者，则不待辞毕，吾能决知其必无。贤者处世，与其文章正同，大惭则大好，倘不为流俗之所怪，亦不足以为先生矣。正作书间，绍越、千英见过，荣竹、农勳则前数日来，谈间聆其语气，皆有所不足于先生。张冶秋尚书告我，言庆邸、荣相亦于先生深相督过。然复之闻此也，不独不为先生忧，且为先生喜。夫大学总教一席，本甚非先生所乐就者，顾张尚书以其名重而要之，造膝长跽，促促卑谨，虽先生始终未尝一诺，然以牵率之殷，事诚有欲辞而不得者，乃今都下要津，皆谓先生不可为师矣。不可为师而去，正其宜耳，是先生终幸脱此桎梏，此吾所以为先生喜也。嗟乎！臧纥祀爰居以鼓钟，叶公见真龙而惊走，吾早知其势之不得长，蚍蜉撼树，乌足为先生病乎？复之初来也，人人自以为得大将，乃今亦少味矣。然窃以是自庆，盖不为时俗所崇拜者，亦不为群小所抵峨也。

欲寄书日本，不知先生之趾何向，吾弟脱有潭报时，望为深致此意，为言首善不足再入也。手此。敬颂

时祺　不宣。

某顿首①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内谈及吴挚甫（汝纶）东渡日本一事。按一九〇二年二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以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辞未就，因先赴日本考察学制，但第二年归国后就逝世了。是信约一九〇二年所书。

与端方书* 二封

一

陶帅钧鉴：

敬禀者，复数次晋谒，仰蒙礼遇，迥异恒常。十四日候舟江干，又承恩遣材官，优加煦拂。方今公卿号为下士，率皆文胜实寡，求如执事，周渥真挚，盖天下一人而已，则无怪士集其门，如众星朝斗，群流归墟也。其盛甚盛！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加以诸生百五六十人之学费，期六十元，又旧有募款，若综覈撙节经用，即有不敷，当亦为恨〔有限〕。乃本年岁暮，尽〔竟〕亏短至于五六千金之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缴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手理，而稽察无方，致令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两月未领，岁事峥嵘，群怀觖望，乃不获已，由复电请恩饬主者，许其探支明年发款，借苏辙鱼。顷承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感荷莫名！当即交付庶务张桂辛，属其分别缓急应用，俟赢绌如何，再令将本年校帐，据实造报，以重公款。但重有恳者，前在左右，已将复旦监督力辞，未蒙俯准。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惟校事经费最重，倾立视之，似应由复收回存号，按月发交会计员撙啬应用，即令于月杪造销，交监督汇报，庶不致再循前此覆辙。至一切章程，亦须重新斟酌，遵照部章厘订，

---

* 与端方书二函，据严群先生抄本。第一函原题《禀两江总督端》，第二函《上两江总督端缄》。端方（1861—1911年），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时任两江总督。

庶成可久之规。至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一则延欠校款，一则造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维校政。是否有当，伏乞垂示遵循，自出不恭，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敬请慈鉴。

监督复谨禀①

二

陶帅钧座：

窃复前经续上一函，言复旦公学事，想邀冰鉴。

刻该公学自开课以来，诸〈事〉尚称就绪。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刻以二百人为额，分为七班，循序渐进。深知校费为难，故亦未敢禀请宪派斋庶诸长，于干事仅设三员：一监学，一会计，一文案。藉资助理。而监学系严教员兼充，会计系教员张汝辑兼充，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月各给薪五十元，为撙节之地。

复仍隔日到校一次，监视巡阅，但今有下情须向钧座沥禀者，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至意。前者夏道敬观到校察看，复已属其将此情形上达钧听，兹郑廉访赴宁，更求其剀切代陈。务望仰体下情，弛其负担，俾得免于罪戾，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肃此。敬叩

崇安　伏乞霁鉴。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据《清史稿·总督年表》载：端方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二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始任两江总督。此函及第二函当系一九〇六年九月以后所书。两函内容，都系严复任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监督时所书。严复任复旦监督，严璩及王蘧常二人所撰年谱都未提及。据张若谷所撰马相伯先生年谱云，复旦公学创办于一九〇五年，马相伯（良）为第一任校长。一九〇六年，马相伯赴日本，由严复继任（页二一六）。但"未到一年即辞去"，由夏敬观、高凤谦继任。函中又有"本年岁暮"等语，知此函当系一九〇六年冬所书，第二函系一九〇七年上半年所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之六）。

职道严复谨上

敬再禀者:

复旦监督一席,若一时难得其人,许复举贤自代,则窃意夏道敬观与此校交涉凡三四次,于其中办理情形极称熟悉,其人亦精明廉干,似可派充。若我宪必求精通西学之人,则复忆去年学部秋试,所得最优等游学美国专门教育之两进士,一熊崇志,一邝富灼,皆广州人,于教育一道实有心得。现经邮部指调差遣,用违其长,未免可惜,若调其一,使之接理,必能胜任愉快。复一为自卸责任,二为学堂发达起见,故敢沥诚布悬,伏乞照察。不宣。

复谨再上状

与伍光建书* 四封

一

日昨得赐缄,循诵怃然。难进易退,贤者素操固然。特通州开平讼事未了,渠自荣文忠去后,撼之者多。一昨颇闻商部初立,有归并矿路之事。傥吾弟毅然拂衣,更失右手矣。

所云译事烦猥,固可觅一能者使分笔墨之劳。再者,尊眷不北,终非久安之计。拟此次晤通州时,为弟谋一寓所,以安梅鹤。若两者均所不能,言去未晚耳。饮食起居寄侯门中,固无便理,家眷得所,则从心所欲矣。临城股摺分利一事,昨已缄询雁石,至今尚未回答也。复数日内即当晋都,良晤不远,更细谈也。蔡述堂寓与煤局比邻,数日前续娶;昨夜其长子化去,门庭车马一时阒然。手此率答,晤近

* 与伍光建书四函,由严群先生抄寄。伍光建(1866—1943年),字昭扆,广东新会人。严复办理天津水师学堂时的学生,后留学英国。一九一〇年与严复同任海军顾问官。

不它①。

二

多时不见，盛暑，想尊候万福。兹有渎者，顷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得好手弥缝其阙，嘱复寻人，复实无以应之，盖益卿造诣甚深，欲得同等地位人固甚难也。因问尊处夹袋中有如此人否？恳复奉询左右，祈即回信。夏观察于该校维持之意甚殷，惜有贝无贝二者皆甚困难缺乏，据拮可怜。稍能助之，亦一盛德事耳②。

三

开岁尚未相见，钦想深极。闻寓中小儿女有痧癣之疾，想均勿药。十六夕六点半钟，敝寓有近局，坐皆我辈人，能一临乎？欣迟欣迟。菊生尚辟穀，未敢邀之，惆怅惆怅③。

四

初十日以鄙人初度，蒙赐多珍，并荷惠枉前绥，贲舍称祝，感何可言！寅维体力益佳，公私顺迪，极用为祝。

自大驾莅都以还，复以烦冗，未获与文从细谈。前者议以名词馆一席相辱，台端谦抑，未即惠然。弟愚见以谓，名词一宗虽费心力，然究与译著差殊；况阁下所认诸科，大抵皆所前译，及今编订，事与综汞相同，何至惮烦若此？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

---

① 原抄件加注云："光绪三十二年作于天津。"

②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中有"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等语，按夏剑成（敬观）继任复旦公学监督事，当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以后（见《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之十六）。再者，又说时值"盛暑"，故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夏。

③ 此函年月未详。

角，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而用国文矣，则统一名词最亟，此必然之数也。向者学部以此事相諈诿，使复计难易而较丰啬，则辇毂之下何事不可问津？而必以此席自累，质以云乎？夫亦有所牺牲而已。获通门下日久，余人即不我知，岂执事而不信此说耶？至于贤者受事必计始终，此说固也；然而量而后入者，亦云力所能为已耳。若夫事变，本所不图。常云执事入世，正如孟郊为诗，其精卓入理处固当使韩豪却步，要其在在如鼠入牛角，愈走愈狭，天高而不敢不跼，地厚而不敢不蹐；如今人所谓消极主义者，未始非其人之病也。为此，敬再劝驾。若夫茂宏以元规之尘为污人，右军为怀祖而誓墓，则指趣不同，虽云师生，所不敢强，惟深察。

并呈小诗一首，请正①。

初七见邸抄作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
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
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与高凤谦书* 四封

一

梦旦吾兄有道：

---

① 原抄件加注云："宣统元年腊十四日作于北京。"

* 与高凤谦书四函，系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请高氏家中抄寄。高凤谦（1870—1936），字梦旦，福建长乐县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编译所所长、出版部主任及复旦公学监督。

《论教科书》①，倚装草草勉成，不甚慊意。复近来精力极短，文字颇难得佳。此事正须年力，执事富于春秋，当以我为鉴，勿空过也。外上谕抄稿并昨所掷数种书，谨以奉还，祈察入。并有恳者：复于初九日到商务发行所交□方兄印花五千枚，并译利月结手摺一只。兄晤□方时，祈属其写一收到印花若干枚收条一纸。译利除正二月已缴外，其三月以后译利若干，请暂统存□方处，俟复回沪时交割。又复与商务定有编译合同，业经画押，此后复到皖，十二日晚上船。局面长短，正未可知，但一切照合同原议办理，请渠放心。

菊生到京后有回信否？如欲寄书，住址何处？祈示。手此。敬颂
纂安

弟复顿首　初十夕渤②

二

梦旦吾兄榭长执事：

匆匆归家，尚未造候，辰维起居万福。

兹有极恳者：皖中友人姚叔节先生，先德石甫先生后人也。近者为乡里所众推，将于安庆有开办师范学堂之事。遄来沪上，意主调查各处成法，以为前事之师。颇闻商务印书馆所设师范传习所办法极为扎实，教法亦称中程，甚欲一观，以资甄采。公所居去传习所咫尺，其中管理员、教习等亦稔于复，用不揣冒昧，以此绍介姚先生于公。伏乞破费数小时之功，一邀前往详细察看，是为祷。无限主臣。手此。即颂
纂祺

---

① 即《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一文，作于一九〇六年。

② 此函未署年月。内云："此后复到皖……局面长短，正未可知。"按一九〇六年四月，严复赴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见《熊生季廉传》)。此函当作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将赴未赴之时。

弟复顿首　二十八晨泐①

三

梦旦道兄惠鉴：

伏读二十六日赐书，藉悉一一。庐山胜地而避暑疗病，二者自不得兼。桉树叶到，当试焚之，若能止贱喘，则要药也。近经英使馆格医用微菌针作治，云可根本解决，刻已受四针矣。知念，并布。即颂

仁祺

弟复白　二十九②

四

梦旦吾兄撰席：

目昨临谭，大快积想。《度量衡新议序》已勉成，特送上，烦转交显廷兄收入。弟年来大有退化之势，执笔伸纸，每形竭蹶。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无可攀援，子桓岂欺我哉？此颂

纂喜

严复顿首　九月四日③

---

① 此函中所谈，仍有关皖中事，但又云“匆匆归家”，可能为一九〇七年五月离职归家时所作。

② 函中所称英使馆格医，即《与三子严琥书》之十一及十二中所称之老格及格医。十一、十二两函作于一九二〇年，此函亦当系一九二〇年所作。

③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度量衡新议序》已勉成。”按《度量衡新议》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此函当作于一九二〇年九月。

代甥女何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 *

碧城仁姊有道：

昔岁舅氏至自北方，备述学识之优，品谊之卓，妹神驰左右，匪伊朝夕。嗣以舅氏寓书之便，不自疑外，窃乞吾姊玉容，借伸瞻慕之私。去后中心惶惑，深惧得愚渎之罪于高贤。不图慨然遂以相贶，欢喜、崇拜，有逾恒常，盖百朋之锡，方斯蔑矣。以礼"自敌以下无不报"，乃敢自忘其丑，还诹贱容；而姊氏不惜齿牙，猥与刻画，令人读竟惭生，此真爱惜过差，非其实也。以妹生不逢辰，早失萱荫，长益轗轲，亻二苦停辛，近蒙纡言，深邀闵慰，身非木石，安能不铭泐五中乎？吾国屡遭外侮，自天演物竞优胜劣败之说自西徂东，前识之人咸怀复亡之惧，于是教育之议兴于朝野。顾数年以来，男子之学尚未完备，而所谓女学，滋勿暇矣。第自妹观之，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耳。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妹每怀此情，而恨同声者寡。近于舅氏处得睹大著《女子教育会章程》，不觉以手加额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所恨羸弱善病，自客秋到沪，医药殆无断时，近且移住医院中，精苶神疲，致久承尺书，未暇为报。今日差揄，强起执管，以应嘤鸣之求，不识有当高贤否耳?分处南北合并无时，临颖不尽依驰之至。夏暑方新，千万自爱。张子高有言，"心之

---

* 此件由严群先生抄寄。原抄件加注云："吕碧城为严复女弟子，清末进步妇女。辛亥革命后，曾游学欧美，文名颇盛，有诗文集行世。"

精微，书不能尽也”①。

与沈曾植书 *

子培学使执事：

承再损书，若怨仆不相师而委隆谊于草莽者，虽然，公亦未察鄙陋所居事势，有万不得已。何则？斋务长之率职，夫有所受之者，监督是也。故斋务长当位行权，行监督之权。学生恶之，姑无论其当否，岂不宜先告监督？乃今聚众自逐之，是谓监督权废，以复监督已废之权办滋事者，不可为也。且其事不止此。闻逐周之顷，先有讨监督之檄文，后则上海《南方》、《神州》各报日日有毁訾监督之论说，皆由皖寄去。复在沪之日，又有阻行之电；直至今日，尚有匿名投所谓公愤书者。公意以此为莫须有之流言，流言固矣。而流言之原因，非莫须有者也。盖其心所欲急击而去之者，监督耳；斋务长已堕之甑，非儿曹之所顾也。夫学生狞犷如是，则其所阴恃可知。乃来教尚欲复超两造之外为裁判主，公之言欲谁欺乎？昨日姚教务长出留闽籍教员，则投匿名揭帖詈之矣；本日有学生陆均者略出公道之言，为此校惜监督之去，则有恫愒使噤者矣。试问校中如此，仆尚可一日安其位乎？犬马之年，五十有五，客气都尽，诚不欲为悻悻之小丈夫，然日望公略料理之后，可以稍安，而无如其不可得也。

公又教以收复师生感情为主义，又云已退五名之外，不可追究，意即以此为收复感情之术。然复闻宥人而其人感者，必其权力

①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光绪卅三年（一九〇七年）丁未。”

* 据《严几道先生遗著》，原题《上提学使书》。时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沈曾植（字子培）任安徽省提学使。

之下者也，若吾力所不能制，是乞和解滋益骄耳，尚何感情之与有？肇事之众，不过二十余人，外是皆被胁持者；昨有单呈中丞，度已授公矣，何待函告？公自任为复外护，而于事则使其必不可留如此，复愚，诚不识所以护之者居何等也？闻外界方纷纷，相与逐吾失鹿；大抵知吾决去，则极口挽留；稍示回翔，则攻者更炽，此真其长技也。

明日有便轮东去，吾为万里之鸥矣！公怪吾校不受学官干涉，此非挈论，然窃恐此后将厌事之犀首也；盖监督权废，而学官不之复，则学官之权亦废，羜羊易泰山者，其势渐耳①。

与严修书*

範老宗兄侍郎执事：

复于十九日始病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一事极著急。昨日晤朗溪，始悉公有复坟之请。病中默念，《大易》明夷于飞垂其翼之言，为抚枕叹息久之。极欲造宅一拜为别，顾贱恙医言最易感寒，今日幸托荫少愈，特起作数行呈公，以寄无穷之感想，公〈当〉深察此诚也。复即病愈，年内当不能南。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属馆中能者分了此稿。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恐万不能别有附益矣。病来无时，非敢诿也，知关廑念，并此布闻。即叩

珂安 不具。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函内有"闻逐周之顷，先有讨监督之檄文，后则上海《南方》、《神州》各报日日有毁訾监督之论说，皆由皖寄去"等语，查此事见于《神州日报》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一日。故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 据天津历史研究所卞慧新先生抄寄，并附说明如下："此札录自原件。一九五七、五八年间，书肆以黏本《範孙先生存札》至天津史编纂室。主者不收，因择录其文。"严修，字範孙，直隶天津人。时任学部侍郎，严复任学部名词馆总纂。

小弟复谨上　廿三早①

与学部书*

中堂、尚书、侍郎诸位大人阁下：

敬肃者，□□等前承大部宏奖学风，备员谘议，莫为答效，再历岁年，然而非敢徒嘿嘿也，盖亦深知今日学务之难为。或绌于经费，或艰于师资；又况内地风气晦盲，有时耸于求新，改良未能，而故步已失。此所以数年以来，虽内之大部，外之督抚提学，刻意兴学，课其成效，终未大明。固知变法之事，久道化成，不可旦暮责其近效。顾亦有事在目前，而其后果为人人所共见者，则今日中、小以下学堂之设不复加多，抑且见少之现象是已。夫今世国土种族竞争，其政法之事固亦自为风气，独至教育国民，则莫不以此为自存之命脉。盖不独兵战、实业，事事资于学科；即国家处更张之日，一法令之行，一条教之出，欲其民之无生阻力，谅当事者皆为彼身家乐利而后然，则预教之事，即亦不可以已。今者吾国议立宪矣，立宪者，议法之权公诸民庶者也。然民庶不能尽议法也，则于是乎有国会之设而乡邑有推举代表之权，地方有行政自治之设，凡此皆非不学之民所能胜也，而不识字者滋无论矣。

国家远取近观，知五洲列强，其进步之所以速；夫岂不愿国会早开，使吾上下棣通，君民相保，以成自强不息之局。顾乃回翔审顾，不敢沛然涣然者，亦以斯民程度之或未至耳，则不得已而为预备之说。然而海内喁喁，请愿殷切。预备时期必有所底，他日数过

① 此函未署年月。据《严复日记》，一九〇九年六月十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有“缄与範孙侍郎”语，当指此缄。

* 严群先生抄寄，原题为《拟推广教育各条呈学部》。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有手稿，与此函文字上略有出入，疑为初稿，且缺“另添一条”以后部分。今仍据此函抄件。

时可，起视草野，颛蒙如故，当此之时，不开国会，则失大信于其民，毅然开之，则又无补于其国。此□□等悽悽之愚，所以不胜大愿，愿大部及此可为之时而加之意也。《记》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夫国民教育，其事众矣，顾断未有普浅单简之不图，而遽责其高深完全之能事者。且一国之事，必以大数为之期。但使吾国之民，人人皆具普通知识，即不然，亦略解书数，有以为自谋生计，翕受知识之始基，则聚四百兆之人民，其气象自与今者迥异，故教育不必即行强逼也，要必有所以鼓舞、考成之者，使之日增，亦未必即能普及也，要必以国无不能写读之民为之祈向。□□等身处田亩、市廛之间，耳目较切，亲见近日时世，自科举既废，民气之闭塞益深，国学之陵迟日亟，以为吾国颠危之象，此最可忧。窃冀大部能及是时哀而救之。谨会合同志，恭议推广教育事宜若干条，大抵皆切实易行，而行之必有其效者，以备采择，惟留神裁察，天下幸甚。

另添一条：

一、推广私塾改良会，以开风气。

乡僻之民非不知使其子弟入学为利益之事，其所以听子弟长而无学者，谋生之急近而易知，教育之利远而难见故也。盖工农子弟，稍长则为长者执役助工，以省雇佣之费。使之入学，其助力之利既亡，而又有束修书卷之费，使之离乡宿塾，则所费益多。是故欲小民而乐教子弟，强逼之令未行，惟有令乡乡之中必皆有塾，而尤以半日学堂、夜学堂、冬学堂等为易于有济。但乡僻诸塾，合式师范最难，课程虽极简单，恐尚有不如法而不足以收实效者，计惟有县设私塾改良会以为之辅。如此，则虽浅学里儒，亦可以任初等小学之教学，以有人焉为之指授向导故也。该会经费出于募捐，如有身经教育、具师范资格、愿为会董者，许在地方官及提学司衙门注册，年终由县视学考验成绩。如果舆论翕然，所改良、劝导者功效昭著，准予填格记功，积若干年得照兴学例给奖。如此，庶有

以利便贫甿，而初级教育亦有进步之可冀①。

与胡礼垣书*

冀南先生执事：

辛丑、壬寅之间得读《新政真诠》诸著，洒然异之。嗣又于英君敛之许得悉道履崖略，乃叹先生为当世有心人。常恨南朔分张，如七星十字不得一会合也。比者伏承敛公见示大著《娱老集》两册，借乐府之新词，为文明之前马。写境则极形色之工，抒情则穷微至之思，狮子搏兔，固用全力，漆园有言，道在矢溺。集名《娱老》，而其棒喝指引之功，存夫幼稚，悲智兼运，可以见已。

来教谓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大同郅治之规，实学途之究竟，斯诚见极之谈，一往破的。顾仆则谓世界以斯为正鹄，而中间所有涂术，种各不同。何则？以其中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故也。譬诸吾国大道为公之说，非尽无也，而形气之用，各竞生存，由是攘夺攻取之私不得不有。于此之时，一国之立法、行政诸权，又无以善持其后，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者，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汰淘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愚公移山，先生之志则大矣。王齐反手之说，则窃不敢附和，而欲易以必世后仁也。仆朽腐无用世之具，乃妄有译著，窃附于立言之私，乃高者既不足以谕时，而偏宕者反多以益惑。佛教文字道断，而孔欲无言，真皆晚年见道之语。先生所欢喜赞叹者，无乃以今吾为故吾乎？远辱厚意，愧不敢当。略陈数行，敬答嚶求之雅而已。阙久不报，惟亮宥。不宣。

---

① 此件当作于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作者在学部名词馆任职期间。

* 此件据己酉（一九〇九年）九月三十日《大公报》，原题《严又陵先生复胡翼南先生书》。胡礼垣（1848—1916年），字翼南，广东三水县人。曾与何启合著《新政真诠》。

与载泽书*

公爷阁下：

敬肃者，伏读本月初四日上谕，知奉钦派为纂拟宪法大臣，不觉以手加额，为天下庆。何则？兹事体大，上焉亿万年皇室之所以不倾；下焉四百兆人民之所以永赖，皆于此焉为之基扃。非得公正明达，通古今之变，而折中西之衷如公爷与伦贝子者，固莫能胜其任也。

窃考史籍，历代帝王，应昌期，执大象，凡所以经纬万端，而勒为一王之法，自周公酂侯以降，要皆古圣贤人，而赞襄助理之儒，亦皆其才中王佐，盖其事之重且大如此，而其人之不世出如彼。顷自戊巳、庚辛以还，吾国日以变法为事，更张营缔，诚不一端。故如宪政编查馆等，其中领局大臣，虽有论道之名，而营职鞅掌，老事嫔婴，凡于一法令之立，一章程之施，既不能深权熟思，推其因果，以求无恨，而所简选召辟，畀以起草陈议者，又往往鑫锐年少，未成熟之才。于吾国古先制置，既傲然以为宜束阁而不足缵述矣；即至外国治体，又皆所尝至浅，所知极微，速成者半年，专门者三载，如是而责以学制之事，经国之谟，几何其不为苟且之治乎？如向者学务、自治、巡警章程，乃至资政院之规则，率皆以至短时间径钞日本所前具者，转变文法，斯为国经，而殊俗异政所不计也。有时并文从字顺且不能，微论其讲如画一矣。

章京生平樗散，顾尝受公爷至深之知，心有所危，不敢墨墨。窃以谓纂拟宪法，乃绝大事，此后开局辟僚，固不能纯取旧学之士，然选其新矣，亦宜相其实有功候，知法制本原，能为国家计虑深远者。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件。原题《上泽公书》。载泽曾任奕劻内阁度支大臣。

而东学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欧美游学治法典者亦不尽佳，又多苦不能本国文字，然其中亦有数四佳者，窃欲荐列，以备公爷与伦贝子之采取，谨另纸具行义年，伏唯垂意，肃此。寅请
崇安　不宣。

严复皇恐上状[①]

敬再禀者：

安徽候补知府夏曾佑，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浮沉外官，已将老矣。曩者沪滨晤谈，于钧座极深向仰，若蒙辟召，必有以裨补高明。章京深惜其才，特为一及，亦惟公爷留意而已。

严复再禀

与毓朗书*

月华贝勒殿下：

违侍忽复三月，顷者暑假南行，逖闻晋值纶扉，海内有识，额手称庆。况复素蒙知爱，固不独为国忻幸，抑亦抃舞矣。私以为垂老之年，或有自试之路，使不虚为圣清之民，未可知也。

七、八月晦朔之交，已到学部销假，所未投刺晋谒者，知政务宣劳，未敢造次耳。近更拟移家日下，长托帡幪。惟是长安珠桂，而年垂耳顺之人，又不能过于豁刻。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伏念平生僳褊，耻于干禄，顾于

① 此函中云："获读本月初四日上谕，知奉钦派为纂拟宪法大臣。"当指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五日（宣统二年十月四日）清廷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事，是函当为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所书。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题《与毓月华贝勒书》。贝勒毓朗，字月华。

殿下向蒙推诚之知，若夫自外，岂足言智？用敢披露情实，上乞煦援。目下京师部院处处皆有人满之忧，无复堪容位置。惟闻外务部游美留学公所，经派丞参行走周自齐主持，但其中尚可置副，而该所经费尚复充裕。无似自审所知，于游学一事，尚有经验，若蒙荐引，不至素餐。但此事大分系外部主持，欲乞齿芬于柜暇，向庆邸、那桐代为缓颊，但使无似蒙大惠得增三四百金之月入，则辇毂之下从此可以久居。此后引维尽愚，庶几有益于时，而于殿下素日积极政策，所欲挽回阳九百六之运，而措宗社于苞桑磐石之安者，未必无土壤细流之助，殿下其有意乎？肃此陈悃，仰求爱煦。何日休暇，敬当一勤求阶前尺地，瞻礼颜色也。寅叩
崇安　不宣。

严复谨状①

与那桐书*

中堂阁下：

敬禀者，夏间晋谒，仰蒙吐握之雅，教诲勤恳，至今感不去正。违侍以来，忽复累月，寅惟两府宣劳，五洲倾仰，每怀盛德，无任忭私。比者伏暑南旋，顷已销假，更拟携家日下，长托帡幪。惟是长安珠桂，钧座所知。而复年垂耳顺之人，又不能过自豁刻。前日在都，南北洋皆有津贴，尚可支持，迩来裁核经费，均已截撤，仅剩学部薪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七月，毓朗入值军机。函中提及“逖闻晋值纶扉……”，当指毓朗入军机事。信中提及南北洋津贴裁减及“近更拟移家日下”事，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第三十九、四十九函。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秋后。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件无受函者姓名，但题《与中堂书》。函称“中堂”，又说中堂兼管游美学务处的“大部”，受信人当系那桐。那桐，字琴轩。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当时那桐以文渊阁大学士会办外务部。

给，举家三十余口，遂有捉襟见肘之忧。伏念平生固耻干禄，第今年老，而中堂主持钧柄，有作养天下人材之心，用敢披露情怀，仰求煦援。查目下中央各部院，在在有人满之虞，窃愚无从位置。惟闻大部所辖游美学务处，经费尚为充裕，复自顾生平所知，于预备游学尚有经验，若蒙中堂钧培，于周丞而外，更置协理提调之属，当不至覆悚贻讥。但使无似月增三四百金之入，则辇毂之下可以久居。此后引维尽愚，仰求驱策，以答鸿私，为日尚未艾也。伏惟察夺而已。肃此。敬叩

崇安　诸惟霁鉴，不宣。

学部丞参行走严复谨状①

与载洵书*

王爷钧座：

敬禀者，兹有英人窦纳逊，系英国马克沁船炮厂代表干事员，呈来英文说帖一件，托为转呈钧座。查该洋员之意，以谓我国重整海军，非于本国沿海地方有相宜厂坞，则于平时临事皆足贻误戎机。今旅顺既被永租，马江又嫌陈旧，其余粤东、江南所有，皆非完全建设。虽象山为奏设军港，而擘画经营，计日期成，需款綦巨，欲收急效，殆非吾国今日财政之所堪。故说帖以谓莫若由部奏准该公司具本，于吾国通商口岸，择设最新式厂坞，军商并用，修造两宜，则此厂坞势足自立。除担保外，不累度支，逮资本由厂自行还清之

---

① 此件置"庚辛函稿"一束内，内容与《与毓月华贝勒书》相同，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 原稿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原题《上海军大臣洵贝勒》。载洵（1885—1949年），光绪皇帝弟。据《清史稿》，清政府于一九〇九年任命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四日设立海军部，改称海军大臣。

日，此项巨工即为吾国国家所有。章京详加研究，窃以为此项建设，若订约得宜，预防流弊，其中所议尚属可采，其与象山建设原可并行不悖。兹谨将说帖照译，汉文双方，祇呈钧鉴，寅候荃裁，不胜俯伏待命之至。即叩

福安　惟照不备。

一等参谋官严复谨上①

与王君书*

王君执事：

比承手翰，闵社会之颛蒙，悼文艺之湮郁，筹措巨赀，集友研究，甚盛！甚盛！惟所云欲仆列名，以膺斯社发起，则敬谢不敏，碍难曲从。仆自入都以还，每蒙时流不弃，如教育、法政、讲习等会，或邀请发起，或责以主持，然终以身羁政界，道不两隆，一切谢绝。既拒于彼，则不能复诺于此，理势甚明，足下晓人，必能相谅。

草章及通告书一扣，谨加细阅，虽词语奥衍，范围稍广，而旨趣不差，兹谨奉缴。每睹文明种人，其缔立此等，皆造端甚微，而成就极巨。艰苦卓绝，卒达所期，跡其因由，亦惟实心实力，以相从事，初不假白望虚声，而后有立耳。手此。覆颂

旅祺　诸惟朗照。

复顿首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日，但置于“庚辛函稿”一束内，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间。

* 此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原件。王君生平未详。

② 此件未署年月日，但亦置于“庚辛函稿”一束内，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间。

与盛宣怀书*

宫保执事：

一昨晋谒，将化验所情形奉禀，并请将前派督率该所一节收回成命，未蒙允许。顷间宋生致长复来，知其中尚有种种为难之处，谨不避烦渎，再为左右陈之，伏惟垂察。

查敝处未奉钧劄之先，化验所固已存立，然非币制局之化验所，乃通阜司之化验所。故其所有执事之人，作派者乃度支部之堂官，主持者乃通阜司之司长，张奎为之总办，余人为之副手。器械、药水彼已购齐，经常、临时皆已预算。凡诸种种，盖已自成一局。当时宫保虽亦与闻，然不过纸尾一诺而已，非主体也。是以饬令化验之人赴津，由华振考校，是否胜任，皆相约勿去，声称华振本事低劣，不配考验云云。此其用意显然可见。一旦由宫保发起，而派宋生为之会办，又派提调为之督率，其必分为两起者势也。今宋生所云种种及复所亲见者，嫌疑之下不敢多谈。但宫保明鉴，亦知其必行不去矣。但今者各厂成币，陆续运京化验，事甚繁重，照章皆必由币制局抽验合格，然后放行，似此龃龉，诚恐必至误事。鄙意宫保于此事听之则亦已耳，若果慎重其事，则：

第一，在专责成通阜司，如可用，则责之通阜司长，如不可用，则委他人，不宜令一所之中，各有禀承，而无主脑。又化验员无论何等，只应为化验员，不应有总办、会办诸名目，致令权限分不清楚。

其次，则所用化验诸员，必应严申前令，饬其归妥员考校出结，不得以得有外国中国学凭为辞。化验所是何等重地，岂容滥竽？如

---

* 据严群先生抄本。原题为《致国务大臣盛宣怀书》。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

不应考，便无入所资格，此乃要著，不可忽也。

三、考校之人，必请西洋硕师。前言大学堂矿学化炼科教员额斯丹理必可用，考后可议延聘在所，充总化验员，或但作化验员之一。不必称总，亦可临时斟酌。

四、现通阜司中，化验所地仅数弓，决不及事。京师化验所乃化验终极之地，自应比总分各厂所有为精，今乃不及津厂远甚。新所急须布置，惟布置必须精于此事之人。

五、嗣后购置器械、药水等，应由化验员开单，核准请款，不得自行径买，致不堪用，而多误事。

六、复年力就衰，旧学荒落，又学、海两部之事，一时不能脱手，实不堪负此重任。且如果上开五条，一一办到，亦不必用一知半解之人，如复者为之缀旒，仍请公与逊敷贝子商量，另派他人，莫名感泐，草草肃达，伏维深察。即颂

崇安

提调严复顿首谨上[1]

① 此件未署年月日。按：盛宣怀于光绪三十四年任邮传部右侍郎。宣统二年十二月，升邮传部尚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改尚书为大臣。则此书当作于一九一一年。

与熊纯如书* 一〇九封

一

纯如贤仲足下：

顷接三月十九日赐书，诵悉种切。所云令侄正琬带呈瑶械，并所寄赐《黄山谷诗集》等，实未奉到，不然，鄙人定为复书也。尚祈细查为祷。

旧历献岁已来，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饟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阙，有所改良矣。令侄插班补习一节，极愿助力，但须俟新章发表后，再行缄告，若循旧规，此堂似无补习班也。令郎拟习农业专科，北京左近未闻置有此项学堂。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但该堂从开办以来，殊少成效，而管理法尤无可言，此次虽重行招集，恐旧生必多裹足。令郎如决拟进彼，到京后，复必当为介绍也。

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总理亦已公举，至政府各总长，尚未知

---

* 原稿藏江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共七册，今佚一册。所存六册共收信九十余封，但册页散乱，残缺不全。《学衡》第六至二十期(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载有《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共收信八十封。其中有十四封为今存稿所没有，二封为今存稿所残缺，而今存稿中又有二十八封为《学衡》所未收录。今将两者互补，共得一〇九封。

《学衡》刊载的是节钞件，对原稿多有删舍，其中有原稿者今仍据原稿。这些信一般都只写月、日，不写年份，有的则年、月俱无，仅写日子，或只记节气。今存稿时间顺序排列错乱，《学衡》刊载的各信顺序，大致反映了原稿未散乱以前的情况，但亦有误。现将每封信的写作时间重加考订，顺序排列。熊育锡，字纯如，江西南昌人。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字季廉)从弟，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等职。严复与熊育锡书写于一九一二——一九二一年。

定属何人。贤者所云，最可庆幸者，不识何指？北京自元宵前兵乱，津、保各处继之，民情大非昔比。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凡斯现象，不敢相廷，复于武昌发难之顷，固已灼见其然，而时贤必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此吾国之所以不救耳。

承贤棣相问，故敢略陈，虽然，尚乞秘之，于国无补，徒以口语为小己之灾，甚非谓也。手此肃复。即讯

文祺

严复顿首　三月廿七夕①

二

纯如贤弟如面：

比得新历四月六日赐书，并抄示客岁旧历七月廿六日未到惠缄，诵悉种切。

诸世兄拟入清华学校，原可为力，但此次重行组织，以张伯苓

---

① 此函至第五函皆不填年份，但都谈及“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并筹办京师大学堂开学等事。据《时报》载《北京大学之沿革》云：“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令严复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又据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十六卷三号公时所作《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云：“严复于本年十一月，辞北京大学校长职。”故知此五函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所书。再者，第一函云：“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按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大总统，函末署“三月廿七日”书，正为袁就职大总统两周之后，也可证。第四函原为第三十二函，从内容上看，当为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书，故改。第五函原署初一日，仍谈及京师大学堂预科招生事。函中说到：“预科是否招生，半月后乃有定夺。”当系五月十五日开学前后事，今定为四月初一日，即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业已辞职不就。未革命已前，小儿琥亦在该校第二级，然今年重开，决计不入，且不肯再入者尚繁有徒。盖去年办法，实有不满人意处，不知今兹重组能改良否？不然，此校不足入也。

复所管理大学堂，现已借得洋款，大约下月内可开，旧有学生，恐回者不逾半数，果尔，便须添班。但各省所送高等毕业生为数既少，则分科之内，不得不变通办理，别立选科，以宏造就。

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地也。祈早夺见报。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贤弟生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斋、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复年垂耳顺，精力已衰，耳亦重听，极知所任之重，然时忧鼎折足也，贤弟其何以教之？手此奉布，即颂

时祺

骤暖，千万自重。

复顿首　四月十六日

三

纯如贤弟执事：

十六日奉寄一书，想蒙鉴及。京师大学借资洋款，幸已成议，大约新历五月十五可以开学，稍慰士大夫之望矣。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即职教各员，亦不尽仍旧贯。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满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踰此者。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瞠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伯严其亦怦然乎？更有进者，古圣贤人所讲学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实体而躬行，今日号治旧学者，特训诂文章之士已耳。故学虽成，其于社会人群无裨力也。以云躬行实践，吾陈伯子其庶几乎？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宜督斯科，莫伯子若。去岁复南至沪，曾一晤伯子，今不知何往矣，在沪乎？在赣乎？抑在宁乎？书无由径达伯子，窃意贤弟必于其踪跡稔。今之为此书者，欲执事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此事义无所让，且去开学近无时日，伯子果来，必以一电谂我，且就近要姚叔节尅期偕行，乃为中理。分科监督，月廪二百金，教务提调则百五十金，是区区者，或不足以养二贤，然日日言为国牺牲，临义而较量丰啬者，此又伯子所必不出可决也。今此信由急递奉寄，至日，望贤弟从速施行，必慰渴盼。余不悉，乍热，惟珍卫千万。

兄复拜手　四月十九

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滥竽而已。知念，尌及。

四

纯如贤弟左右：

五月十五号开学，斋务关系紧要，现在派人摄理。台从之来京，

似不当在开学之后，愈早愈好。伯严已坚辞不来，可谓善自为谋矣。匆匆复布。即颂

台安

复顿首　五月三夕

五

手示寅悉。连日阴雨，贱体又少不快，致阙晤语。熊生篇容俟稍间涂就奉呈。邓君为人，得贤弟一言已知梗概，更观手札，愈可深信不疑矣。

本校预科是否招生，半月内乃有定夺。此时外间失学子弟甚多，一定招生插班，颇有拥挤之患，奈何奈何！手复。敬颂

纯如老弟台安

复顿首　初一

六

纯如贤弟如晤：

闻读《名学》有得，甚喜！好学深思，固宜若此。弟如欲钞，此书不妨留庋案头，兄一时亦无所用之，特他日如续译后半，彼时须见还耳。

陈持正事，尚未忘之，但门下诸生求事者众，而大学预科，自属周学长直接为政，复颇不愿侵权，俟晤时与之细商可耳。此复。即颂

近佳

复顿首[1]

---

[1] 原书不署年月，列于原第六函之前，书中也言及主持北大校务事（见《与熊纯如书》之一末注），亦当作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七

启者：连日叠接赐笺，读悉种切。

量移一事，所谓三沐三薰，听仆所为可耳。吾弟朴茂诚笃，本校斋务所赖实多，原不欲使之远徙，而农科初分，别成局面，非得勤干不欺之士，又难寘怀，故至今委决不下，现已略定大概，日内当可发表。

鄙人二妻一妾，前后共生五男：

长璩，字伯玉，年三十九岁。

次瓛，字仲弓，最颖慧，不幸早夭。

三琥，字叔夏，年十六，在清华学校肄业。

四璿，字季将，年九岁，幼读。

五玷，字稚骞，才两周耳。

此外尚有女四：曰香严、曰华严、曰海林、曰眉男。皆幼，香严仅十四也。

通家相问，特以奉白，惟照察。不宣。

兄复言　壬子中秋①

八

纯如仁仲：

得廿二日赐书，距四日乃报，懒惰之过，尚祈宥之。

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杩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闻君家群从被选之多，令人喜不寐也。鄙以空虚盗名，江西人相推奉如此，正足忧耳，何云有喜乎？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家中小儿皆

① "壬子中秋"，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幼，请一桐城金先生在家课中文，甚相得，金亦无外慕，无从为贤仲道地也。

俄库之事，想当从外交上解决，言战几人人所同，请缨亦十而八九，惜无点金术耳。来书所云两种苦痛，生斯世者，殆无所逃。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使可解免，则吾党事前不必作如许危言笃论矣。顾此等皆天行演〔天演行〕淘汰之见诸事实者，淘汰已至，而存立之机见焉。故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根性与不宜之性习多寡足矣，二者固刚刚相掩也。然此乃指社会拓都而言，至于小己么匿之祸福，则庄子所谓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矣。

恶书本无可赏，而公等嗜痂，则请送纸来，纸端标题清楚，有暇当即书也。海六必为远行之器，此真精金美玉市有定价者也。

丙午①，同张燕谋赴英，因议论不合，不终事先归，故亦未有记载。

予生平喜读《庄子》，于其道理唯唯否否，每一开卷，有所见，则随下丹黄。马通伯借之去不肯还，乃以新帙见与，己意亦颇鞅鞅，今即欲更拟，进退不可知，又须费一番思索，老来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钻故纸矣。

江西所刻书，如《临川全集》、《黄山谷诗注》，均已有之；《墨子注》、《毛诗笺》却未见过，《穆勒名学》尚余半部未译，垂老颇思一卒斯业，以饷后人，但上半鄙处亦只有此一部，故颇宝贵之，非此无以起后译也。抄录蒇事，望勿更付他手。纯如能于此书读有心得，真是凤

① 此处有误，当为“甲辰”年底赴英，“乙巳”春回国（参见《与张元济书》、《与曹典球书》）。

毛麟角，于十九稘哲学思过半矣。匆复，即颂
大安

兄复言　廿八①

九

纯如贤弟执事：

两承赐书，皆以懒惰未即报答，想不罪也。黎宋卿书今缮呈，张海六气稳行脩，此书于此世何可多得，鄙人中心藏之，为日久矣。忽欲以师事我，无乃用公之言，而过果来，则倒屣迎之，独垂老废学，于世路无一堪用，无以餍其怀来，深滋愧耳。

沪上忽出暗杀宋教仁一案，辞退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至今犹未弋获。洪之为人，复所素稔，固险诐士。恐从此国事日就葛藤，喋血钩连，殆无时已，而国命与之俱去。事已如此，虽有豪杰，又无魏武、秦王之势，以为所席之基，恐难挽回也。

足下居家，除料理家计外，近作么生？赣事传闻不一，于左右极悬悬耳。手此奉复。即问
近祉

复顿首　四月二日②

十

纯如老弟：

---

① 原件仅署廿八日，函内谈及俄库事，系指沙俄侵略外蒙古库伦一事。按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沙俄强迫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国内舆论即有"征蒙"之议。函内又云："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说明严复已离开京师大学堂。据《与熊纯如书》之一注引《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云："是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严复以事辞职。"则是函当为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年底所书。

② 此函及第十函云："沪上忽出暗杀宋教仁一案"；"自宋案、大借款二事发生以来"。按此二事均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三、四月间，知两函书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至六月。

初十日得初四日由汉口所寄书，书中以闻复迩日清癯。深烦关爱，情长语挚，知吾弟于不佞非恒泛也。感荷感荷！

自宋案、大借款二事发生以来，南北纷纭，至今未已。中央短处在平日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贵省李督，不佞不悉其人，不敢妄下论断，但如弟言，则与法兰西初次革命时之但唐、鲁白斯斐尔等，殆无以异。此种人才，其为祸往往烈于小人者，以其自恃坚而昧于审物故也。庚子之乱，刚子良、李剑潭、赵展如诸人，平日皆有好官之目，而疾恶甚严者也。然而非此数公，则清室虽至今存可耳。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且暗杀之风，谁实倡之，苟律以子舆氏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之义，则革命党人往所剚刃施轰者，岂皆悉合于天理？呜呼！平陂往复，此佛氏之所以悲轮廻也。幸今攘攘之众，皆以兵战为至不幸事，首祸者，当为天下所共疾。中央知之，是以虽受激刺，不肯发难，南中欲发难，而莫为继，庶几以不了了之耳。至于国命所关，则尚有其深且远者，其最足忧，在用共和，而不知举权之重，放弃贩卖，匪所不为，根本受病，此树不能久矣。

萨君鼎铭前番来都，未尝一过吾门。令侄欲入商船学校，既承台命，姑作一书，济否非所逆睹已。

复日来喘咳渐瘥，饮食亦较冬春间为进，但体力尚是劣劣，循是以往，当有起色，生病老死，时至则行，亦无庸为百草忧春雨耳。

吾弟家计，至今勾当想复就绪，心远学校，想进行如故。教养两字，虽亡国亦不可无，不可不加意也。手此奉复。即颂

近祉

季贞想佳，泰喜亦茁壮。

复顿首　六月十日

十一

纯如足下：

近得九月十三日赐书，雒诵极慰。

赣江兵燹，民生凋瘁可怜，新帅有以抚循之否？已往者不可追矣，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鄙人愚戆，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就令比踪英、法，亦非甚美可愿之事，矧不逮耶！胸中所惟万端，无由向足下细吐也。前读李新督报告，乱党罪迹，于贺莘翁极口诋诃；此信口诬蔑耶。抑疑似之际，不为议者所加察耶！

来书谓"国家从此统一，社会从此康宁，失之东隅者，或收之桑榆"。此诚贤者望治之殷。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豫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少年人大抵狂于声色货利之际，即其中心地稍净者，亦闻一偏之说，鄙薄古昔，而急欲一试，以谓必得至效，逮情见势屈，始悟不然。此时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耶？

孔教会仆亦被动而已矣，呈辞乃高要陈氏所作，不足呈也。上海有《孔教会杂志》，在海宁路，公如欲观，可往定购。匆匆不尽欲言。即诵

讲祉

复拜手　九月廿五日[①]

---

① 原件仅署九月廿五日，但谈及"赣江兵燹"一事，系指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李新督则指李纯，故此函当为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所书。

十二

纯如贤弟如见：

昨得十月廿日惠缄，经当事者发验过，而后交来。盖京师尚未解严，而赣又系反侧省分，故于民间来往私缄，有特别权限，如此亦置之，不足道耳。

前者党人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顾兵为凶器久矣；况以中国平日之教育，其残贼不仁，有识者固当前见。事已至此，惟望后来之人，有抚循之责者，为之救死扶伤，庶社会有平复旧观之一日。若如来函所云云，则孑遗之民，岂有喘息之日耶，呜呼！天心果何时而悔祸乎？

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厉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教育部长汪君，亦自可人，静听所为，或有以厌国人之意。而惠书以私我之故，遽谓非仆不可，亦系过论，何以言之？盖今日大政，求人不仅学识足倚，亦须精力过人。仆年逾耳顺。又自改革以还，惊心动魄，真同南郭之槁木死灰，使之当任，必无所济，更何能执简以从诸公之后耶？顾私心所窃祷于当局者，却有一事，盖民国财政为存亡生死问题，此不待高识远览而后知其然也。无财政斯无治术，此又世人之所共知；然财政必待洗手奉公，不贪为宝之士，能不贪矣，而后本其所得，于计学者，加以经验之方，而后百为之，基础以立，民有来苏之期，此不可畔之三断联珠也。乃不幸吾国上下却如张君东荪所言，其最缺乏者，即是经理阿堵物之道德，曰言减政理财，其所从事者，多存于剽末。若夫克己为人，先其大者，则仆愚陋，真不知此衮衮政界中有几人也。今夫中国非无财也，乃以上下交征之故，其势遂常处于长贫，困于债务，终于破产。至于破产，则吾土所不为埃及之续者，有几何哉？此复所以顾瞻周道，忧

心如焚，甚至以得享长年为非福也。手此敬答。即问
学祺　不具。

复顿首言　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

十三

纯如吾弟执事：

昨得尊处十月廿五日所发书，具悉种切。能言长官之所以不得人，由于民心之感召，党势之推盪，政局之反复，使之必出于此涂，足征目光出牛背上矣。比者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如此大事，而全国阒如，此上之可以征中央之能力，下之可以窥民情之伏流。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来书及邵、吴二公，真所谓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吾得交纯如以来，闻其说士，每若色授魂与，真《泰誓》不啻若自口出之一介臣，当世诸贤，忮心最甚，果好贤如吾纯如，天下岂足治耶？

横屏一幅，稍暇当加墨，不失；但有托者，前熊季贞为我定造花文奎湘笔二三十支，皆精纯圆健，上手便熟，而不易败，得用六七年，今行罄矣。为此特托吾弟，如有便，可更嘱造三十支，小楷寸楷各半，屏联提笔亦请试造一支来。必要佳制，价贵无妨。京中如贺莲青、李玉田诸工，屏对提笔尚可用，至于小楷中楷无能及花文奎也。价银续寄不误。但公事贤劳，不识能为分神不耳。手此敬托。即承
冬祉　不宣。

复顿首言　十一月十七日①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查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故知此函作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十四

所示民生困苦，殆不独赣中为然，此古之所谓阳九百六，自前清末载，已丁此厄。无以持之，而其社遂屋，此为革命最切原因。法之为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沈几观变之士，策其事之所必趋，而有以善持其敝，则如遇飓之舟，幸而出险，昧者当之，瞢然一切，循其故轨。甚或以苟且之小智当之，必无幸矣。为今之计，则世局已成，虽圣者亦无他术，亦惟是广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听人人之自谋。盖物竞天择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适与之反，优劣之间，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者皆优；反之，则所存者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虽然，中国根本甚厚，当不至此，特此颠沛流离生于其际者，颇辛苦耳。①

十五

别后既不入政界，便无所事事。而文字之债亦复山积，又如秋后落叶，扫尽又来。昨梁任庵书来，苦督为《庸言》报作一通论，已诺之矣。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报出，贤者可一观之而有以助我。

---

① 此函至第十六函原稿皆佚，今据《节抄》补入。各函所署年月，已为《节抄》删去。此函云："所示民生痛苦，殆不独赣中为然"，与第十一函所云"赣江兵燹，民生凋瘁可怜"一语，似同指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不久江西的情况。第十五函云："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按《民约平议》一文，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庸言》报第二五、二六号合刊（第二十五号本当一月五号发行，因故与二十六号合刊）。时正草拟，故两函都系一九一三年底所书。等十六函年代颇难查考。今仍照原来次序，暂作为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所书。

十六

吾弟在赣主持教育，所论以师范为重，诚为知本之谈。但此举为广造善因，抑或流传谬种，全视培此师范者之何如，不可不审也。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如敬宗收族固矣，而不宜使子弟习于倚赖；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耄耋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今夫慈善事业，行之不解其道，则济人者或至于害人。西哲如斯宾塞等，论之熟矣，顾今日慈善之事犹不废也。士生蜕化时代，一切事殆莫不然，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

十七

纯如贤弟足下：

启者，久不得缄，正深洄溯，兹承九月十五日问，为之眼明也。

赣省财政岌岌，诚为当局之忧。但欲求其补助，恐犹涸鲋之盼西江也。吾国财政，自前清末造，已成乱阶。而当日时髦督抚，如张文襄、端忠惠辈，济以苟且不终日之计，广铸铜元，滥发纸币，遂至于不可收拾，即无革命，亦将危亡。况以李烈钧、胡汉民、陈炯明辈之变本加厉，竭泽而渔者耶。今日满目创夷，然而稍获存济者，南如福建及北方诸省，皆当日未尝滥发纸币者也。呜呼！可以悟矣。中国欲求存立，固以整顿财政为第一问题，假使五洲清晏，挹注有资，此事已难着手。梁任公是绝妙议论家，及为币制总裁，使碌碌无所短长；熊凤凰旧亦以财政名，顾其方针，则皆未达，则其事之难为，可概见已。乃不幸月余以来，欧洲大局，忽覩燎原，其影响之

大，殆非历史上人所能梦见，从此中国舍自尽其力而外，别无可为，或乱或治，或亡或存，殆非一昔之谈所能尽也。

德意志联邦，自千八百七十年来，可谓放一异彩，不独兵事船械事事见长，起夺英、法之席；而国民学术，如医、如商、如农、如哲学、如物理、如教育，皆极精进。乃不幸居于骄王之下，轻用其民，以与四五列强为战，而所奉之辞，又多漏义，不为人类之所通韪。吾弟所谓摧枯拉朽，恐特有见于目前，无睹于其最后也。自鄙所观察者言之，则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内溃。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于往史之项羽，即胜钜鹿、即烧咸阳，终之无救于垓下。德皇即残比利时、即长驱以入巴黎，恐终亦无补于危败也。盖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其祖维康第一之术，欲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霆不及掩聪，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之致死为抗也，奥人之节节失败也。至于今，曩所期于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遥遥而犹未达。谓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迁都矣，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画，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以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至于德人军实之精，器械之利，彼国早知其如此矣。吾辈于二国之间，固亦无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实为德人深惜，又叹帝制之可为而不可为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沈鸷，由是观之，最后擅场，可预计矣。所怀万端，不能宣露，聊为足下言之如此。并问

秋佳

复顿首　九月廿四①

---

① 函云："乃不幸月余以来，欧洲大局忽覼燎原。"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八

纯如贤弟如见：

承十七日赐缄，读悉种切。

盎瓦尔之破，足征德人炮械之精，士卒之练。英、法逢此强对，提心吊胆，正未知何日可告息争也。德之君民抟心壹志者，三十余年，决以武力与列强相见，可谓壮矣。独惜所敌过众，恐举鼎者，终至绝膑。吾辈试思，国若英、法、俄者，岂能中途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战胜者之条件乎?是以德人每胜，则战事愈以延长，此固断然可知者耳。

日围青岛，占及济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顾为中国计，除是于古学宋之韩侂胄，于今学清之徐桐，则舍“忍辱负痛”四字，无他政策。夫云山东祸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机，使之无所借词，则彼虽极端野蛮，终有所限，以俟欧洲战事告息，彼时各国协商，而后诉之公会，求最后之赔偿，无论如何，当较今之不忍愤愤者为胜耳。吾岂伈伈伣伣?但谋国之事，异于谋身，通计全盘，此时决裂，万无一幸。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战者，严复必不忍为是言也。试问雌弱之辱，方之万劫不复为何如，国民果有程度，则死灰之然，当尚有日，如其不然，战而徒送国民于沟壑，诚何益乎?社会情状，寂寂沈沈，恐此时政要其如此，无识之民，发扬蹈厉，转害事也。

高等师范所需之理化教习，仆夹袋中实无此才。自脱离学界之后，与此项人，渺不相接，恐一时无以应命也。不胜歉负之至。匆颂近祺

十月廿三日　复白[①]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八月，日本即以日德交战事照会我外交部，旋即进攻胶州湾，围青岛，十月又占济南。是函云：“日围青岛，占及济南。”知书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月。

十九

纯如仁仲足下：

得上月卅日惠缄，眼明。导扬民国精神建议案，意是忠告政府方针，而苦无可期实效之办法。中央财政尚是补苴，教育置为后图，根本不牢，极为可虑。闻贤弟赞颂之言，甚内愧也。

欧洲战局，德华、路透各主一偏之说，我辈中立于两家，无所容心于左袒，而一切要当以实事为衡，如战端之开，德固不能辞其责，其次则俄，其次乃奥。盖德蓄意最久，军备独为完全，其借比攻法，乃十年前早定之计划，德皇以谓既不能不战，则此时为最好时机，而又力争先著，故不自知而犯公法所不韪；至于俄，则自东败于日本之后，日以复权自期，又以斯拉夫之保护长自任，然依其前画，必至二年后，而后完全。此时开战，非其利也；奥固欲膨胀于巴尔干半岛，然非德为之明主，则其所投塞尔维亚之最后书条件，决无如是之强硬，而立极短时期，截断转圜之余地也。至于英、法之不欲战，五洲行路莫不知之，何则？英以保持现状为主义，虽胜亦不能甚有所得；至于法，则以民主国、军备弱点，自知不敌。此役非英，则破碎久矣。故是二国均不能以启衅责之。至于胜负事实，亦有可言，德固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奋所齑粉者，比国耳。浸淫以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可以知其弩末矣。不得已而接病夫之实厥，嗾叛卒于南非，欲以宗教关系，摇动英之印度、埃及，然而未甚利也。而南非则已消灭矣。从此精锐日消，财政日窘，危不在德而谁危乎？纵使再接再厉，据地破城，最后之局，殆亦可睹，况乎其未能也。李君之说，谁曰不然？惟是兵战之道，必计成功，不重鑫锐，项羽之卒，固优于汉高；强齐之师，岂亚于鲁国，而曹沫、韩信皆有所以待之。故曰：危不在德而谁危也。

夜深墨冻，不能多书，聊为执事道其梗概而已。手此奉答。

即问

近祺

复白　十二月八日①

二十

纯如贤弟惠鉴：

得二月八日书，阙久不报，深用为悬，伏想履新以来，道祺康泰。

日本于群雄战事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果如所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敝，可谓能者。日来效果，虽秘不可知，然颇闻其不致决裂矣。

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学者于道，苟非深窥其源，则所学皆腹背羽矣。中国前途，诚未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国乃以情胜，驯是不改，岂有豸乎？所欲言何止千万。匆匆不既万一。手问

近安

复顿首　三月四夕②

① 函中云："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当指一九一四年八月至十月德军围攻巴黎事。知是函为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所书。

② 此函至二十二函皆不署年份。前两函谈及"日本于群雄战争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若竟遂其画，吾国诚破碎"；二十二函亦云："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当指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向袁政府提出廿一条的交涉事，知三函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五月间所书。

廿一

倭乘群虎竞命之时，将于吾国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画，吾国诚破碎。顾从其终效而观之，倭亦未必长享胜利，如此谋国，其眼光可谓短矣。倭虽岛国，卅年已来，师资西法，顾所步趋，专在独逸。甲午已还，一战克我，再役胜俄，民之自雄，不可复遏，国中虽有明智，然在少数，不敌众力；又国诚贫，见我席腴履丰，廓然无备，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为最险也。雪耻吐气，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积习不能，盖雪耻必出于战，战必资器，器必资学，又必资财，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即使吾为国家画一奇策，可得万万之赀，以为扩张军实之用，而亦不胜当事之贪情欲望，夫如是则又废矣。草衣木食，潜谋革命，则痛哭流涕，訾政府为穷凶极恶，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国民，虽为强者奴隶，岂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顾吾所心憾不足者，特其人忒多情，而不能以理法自胜耳。悲夫！所惟万端，非尺一所能尽，聊为左右发其大凡。风气甚厉，唯一是自爱。不宣。

三月卅一日　复启

二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得四月十五书，读悉种切。吾弟留心世局，睠怀宗邦，至为难得。又议论渐能为两面观察，不似今人之一往无余，此亦学识进步

之征，尤属可喜。至报纸谓日本要求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此间洋文京津时报，半系英人机关，于中日交涉，大声疾呼，力劝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中间有云："英日之盟，以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大开门户为要素，今日本若乘群雄搏抗之秋，攫夺分外权利，英、俄诸国，除文书抗议外，固亦无如汝何。但欧战告终，此帐终期一算，日将何以处之？又中国地大民众，日本此举，大逆民情，后欲守其所攫之利益，问须用兵几何？用财几许？而财又非日本之所裕也。然则日本行此政策，直无异飞蛾扑灯，自趣灭亡而已"等语。此虽报章议论，闻日人实深恶之，至谓英人之在东方者，为不恤联盟国交，忘其前此助英之劳。闻余国亦以日为不直，且知日此举，将利用支那国力，以为种族之争。由此观之，欧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决其必无此事也。第既若此，而政府始终慎守秘密，则不知其何作用耳？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惟德国实有日困之形，观其从臾累败之突厥，翼幸回民之数，以困俄、英、法，知其计无复之甚矣。犹太之复，亦非意外之事，大抵此战利钝，于前去之三四月，总可看出八成也。

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办《欧战缘起》，以示此老也。中日交涉，谅当渐松，不至决裂。日本野心，经各国忠告之后，将亦稍戢。嗟乎！国民一死何难，难在所以死耳！匆匆奉答。并颂

文祺

复顿首　廿一

二十三

纯如贤弟：

连日消息颇恶，或闻日本于我已递最后通牒，唯见京、津英文时报，则云："该通牒实已到京，然犹未递，因现英外部格来挟同华盛顿政府，正在极力调停，此事沮止，远东现状，或至决裂云云。"此信若确，自是吾人之福，看来此信当有七八成可靠也。至贤弟恐英人既无实力，则空言恐亦无补，其说亦是。但有之亦胜于无，况英、日本是联盟，感情尚在，近日欧战，其结局早晚虽难预言，而联军日趋优胜，人情势利，或当畏之。又倭财政困难，时仰英、美之借贷，必结恶感，恐亦未宜。凡此皆转圜之机也。至贤弟谓："远东冲突，欧洲因之停战。"此乃必无其事，可谓高明于世界眼光，尚然未瞭。此次欧洲战事，中含头等国存亡生死问题，中、日之事，自彼视之，轻重相差甚远，何至为此而遂停战乎？中国人不识时势，人如报馆主笔，往往有此呓语。吾弟从而和之，真可叹也！颇闻要求条件，乃日本海陆军人党所为，政府亦知其为危险，顾欲保势力权位，遂为所掌，其说近信。去年德之促战，强半亦军人党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国，每患此弊。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力，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杀，尤为畅胆。顾以正法眼藏观之，纯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可断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说：一是欲趁此时机，使日得华，犹英得印；一是懔于白种之横，自命可为导师，欲提挈中国，用中国民命钱财，以与白横相抗。不知二说，实无一可。举国成狂，而后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倜然一意径行，或云日本将反面向德，以抗英美，恐亦必无其事。则恐欧洲列强，至竟无奈彼何，而美人籍口

孟禄主义，亦必退缩。然则日本求所大欲，行且迳得之欤？曰："必不能。"彼之所为，将徒毁中国，而无所利，而数年之后，行且与中国俱亡，徒为白人增长势力而已！至于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妄交一锋，浪发一弹，政皆坠其计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万在吾国境，然使我处处退让，而不允许，则不知彼将如何开战交锋也。即使渠欲杀欲夺，是固难忍，然一思战后丧亡较此为多，且与以口实，则难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为，既极无理，则吾极力使负不武无道之名于五洲，而后日方长，尚有算帐地步耳。此乃最后之著，其法欧洲勃牙利尝一用之，私心窃冀或不至是耳。此其理由，贤弟稍思当得，不必待鄙人覼缕也。

辜鸿铭议论稍有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诸家学说，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战为利器之说，其义刚与原书相反。西人如沙立佩等，已详辨之，以此訾达尔文、赫胥黎诸公，诸公所不受也。夜深不能多谈，余容续报。手此。敬问

安好

复言　五月六日①

二十四

纯如老弟惠鉴：

敬复者，前获赐书，语重心长，具征忠爱，所以阙久不报者，以欲略言之，则不足以喻左右；详言之，则精亡事冗，实有不任，思欲少闲，而后敷陈，乃阁置之后，遂亦奄忽忘之。顷承来书，甚内愧也。

总之，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

① 此函及二十四函仍谈及"中倭交涉"一事。函内云："闻日本于我已递最后通牒"，当指日本为了威逼袁世凯政府承认廿一条件，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发出的最后通牒。两函当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书。

最重。中倭交涉，所谓权两祸而取其轻，无所谓当否，第五项一时似不至再行提议，但若政府长此终古，一二年后，正难言不与敌以间隙耳。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叹也。财匮民穷，欲政府为根本救济之法，殆无其术，何则？观其举措，彼方戚戚以断炊破产为忧，刻意聚敛，以养军为最急之事，尚何能为民治生计乎？教育强国根本，而革命以后，所谓不特弹无，听亦无矣。

嘱择报章，实是不知所对何者。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古文读本，自以姚惜抱、刘海峰、吴挚甫所选为佳。陆王之学，要亦未足救国，能别择者，前人之书皆足助我；不能者，皆成累也。《论语》、《孟子》固皆可读。读《孟子》固不必注，《论语》朱注亦不见有如何贻误后生之处，他注家辟宋尊汉，于道德益入梦中，于时世有何当乎？八弟病瘳，泰喜颖悟，闻之极慰，不识何时能一见也，匆报，不尽所惟。此问近好

复言　六月十九灯下

二　十　五

纯如贤弟如晤：

敬复者，得七月十二赐缄，读悉种切。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吾弟前途之贺，姑徐徐之。

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德意志国力之强，固可谓生民

以来所未有，东西两面敌三最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非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则死伤以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镑以下，来头勇猛，覆比入法，累败俄人，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近数日极危岌，即已陷，亦未可知。海上无一国徽，殖民诸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地，俄人退让，日忧战线之中绝，比境法北之间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蹄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此法北肃清，比地收复，正未易言。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勃、吉清纳外，大抵以为易与，至今始举国忧竦，念以全力注之，尚不知最后之效果为何若也。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会同；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以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袵兵革，妇女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若未充。由此观之，则英人心目之中，以条顿种民为何等强对，大可见矣。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彼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如去岁明矣。且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

今夫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八百七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摩厉以须，以有近今之结果。其国家学说，大抵以"有强权，无公理"一言蔽之而已。虽然太横，计自师兴以来，其恃强而犯国际人道之大不韪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坏比中立而外，其于军事，实无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实不审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尽，试为模略计之，则一年中，其死伤或云达三百万，即令少此，二

百余万，当必有之。今东陲对俄之兵，报称三百五十万众，如此则六百万矣。而西面比、法之间，至少亦不下二百万，是德之胜兵八百万也。忆去岁八月，德人自言兵有此数，群诧以为夸诞之言，乃今此众已全出矣。今日东面，虽属胜俄，而其死亡极众，就令已破瓦骚，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会，化为瓦砾之场，无益胜算，而俄之战线未断，卷土重来，已时日事，英、法凝然不动，而举国组织赶制军火，以瓦骚委之，意可知矣。总之，欧洲是役为历史中最烈之战。据今测之，纵横二系，非一仆不止。此时疆场之中，虽有彼此胜负，皆难指为终局，且决无单独讲和之事，刻英人之意，已备更战二年，全国工厂有机器处，皆供造药制械，又无〔有〕新令，组织兵工大厂二十六所。盖英、法、俄、意亦深知覆德之难，然皆以必覆之为目的。由此言之，何时终局与终局时何等景象，虽眼光极远之家，亦不敢妄下断语也。假令两系之中，必有一仆，以高明策之，究竟何系为耐久乎？知此则不必随俗于报纸为议论矣。

小儿璩在长芦盐务稽核所，三儿琥前在清华，以在彼不利卫生令归，原拟出洋，以战中沮，刻已考入唐山工校，欲在彼治算学治化也。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此缄随作随辍，故稽时日，至今尚有未申之意，不能为吾弟尽也。

今夏京师亦热，室中华民〔氏〕表夜间至八十五六，午可知矣。此问暑安

兄复顿首　八月五号①

① 此函谈到"宪法起草"一事。按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令参议院推举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三日组成十人委员会。是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又函中云：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战十阅月"，亦可佐证。

二十六

纯如贤弟赐鉴:

中秋廿三日,始接九月八日尊处所寄缄及夏布、湘笔二事,何迟达乃尔,岂途中有留滞耶?尊容清润,知善颐养,甚慰甚慰!夏间缘京中大热,肺脏受烁,颇复多恙,近服法制肉精,眠食渐佳,但瘦挺耳。远劳悬系,极滋感愧。

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一昔杨皙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复言吾国之宜有君,二字作众主解。而舆尸征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讨论余地,本属无多,独至继此而言,谁为之主,则争点发生,窃所疑惮。鄙意颇不欲列名,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谓:"某既知共和国体无补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又云:"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就令反对君主亦成表见,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其后两方皆有议论,而反对者,以汪荃台、衮甫之父。梁任甫为最有力,然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抗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而任甫更谓:"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此其言自为无弃,而鄙人则谓: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谓不宜者矣。即今参政院所收廿二省五民族请愿之书,虽一至再至,而外间旁论,皆不指为得其真。然则使异时果达目的,亦将如魏晋六朝禅让之局,欲当之者,毫无惭德,固事势之必不能者也。盖自德国学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说以来,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视力,力平而后理申。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虽史策之上,累幅盈篇,置之不观可耳!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

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至于存种救民，自是另为一事。因果所呈，不应专求于上，四百兆之民质实共为之。因立果从，莫之为，亦无可避也。悲夫！

珑郎稚齿，远学清华，闻其欲来，极喜迟之。手此奉复。即问
近佳

复言　九月廿三日①

廿七

纯如贤弟惠鉴：

得二日书，悉近状为慰。鄙人虽羁迹都下，名藏社会之中，顾以肺疾缠绵，几于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来教所谓瘁劳国事，无亦以告者过欤？君宪已成事实，而东邻有言，亦已答复。至于再接再厉，则不知将出何等花样耳。

三小儿尚在唐山，并未中途变计。想与世兄此时已接洽矣。民贫财尽，通国皆然，而乐观者不以是为忧，世事自有能者，非我辈所能与议也。此问
近好

复白　十一月七日②

廿八

欧战行又经年，自瓦萨之破。巴尔干诸邦全体震动。勃、希两

---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按筹安会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初成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② 原件未署年份。内有"君宪已成事实"一语。按一九一五年十月袁世凯阴谋布置国民代表大会，强行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是函当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所书。

国，民则向衡，君则私纵，遂演成今日之局。达智尼海峡，英法攻之，不能即下，死伤近十余万人，此自常智观之，未有不以德、奥为得手矣。顾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则中央得手，徒以延长战祸，而中心点渐以东行而已。胜利终归何方，尚难以一言决也。冬日必无兵事可言，明岁春夏，殆其时矣。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姑先言之，贤者留为后验可耳！郑子进竟遭惨死，然意中事，语有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真子进之谓矣。①

廿九

纯如贤弟赐鉴：

十二日得八日赐缄，谓复于前书，阙久不报，不胜惭怍。入冬喘咳，历久未愈，故于新猷赞襄盖寡，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所幸新朝宽大，尚容尸素。外交顾问挂名久矣，然以无事见顾，则亦不支薪俸。报馆传为新事，甚可哂也。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谚云："弄巧成拙。"孔子曰："欲速不达。"彼自矜敏腕者，可稍悟矣。世事如此，复又从何处置喙。以感相知之私，聊为吐露云耳，不必以示人也。

---

① 此函原稿已佚，今据《节抄》补入。《节抄》已删去月日。函内云："欧战行又经年。"则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冬。

子善先生尚在敝处，近以年假返里，冰泮当来。四小儿读经已久，近者亦开始西文。刘才甫古文选本，天津文美斋前有石印，余不知何处可购。郭仁先〔筠仙〕《绥边纪略》，亦未见过。敝处前有其《罪言存略》、《湘阴县志》二书，乱后与其笔墨缄札，均散失矣。惜哉！惜哉！《同学录序》，文成法立，朴茂可观，但果为古文辞，则四字成语及新名词，皆在务去之列，至应事文字，则不在此论也。手此奉答。即颂

仁祺

严复顿首　十二日①

三十

纯如贤弟执事：

四月四日得尊处三月卅日书，蒙相念至深，感荷无已。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大局极为危岌。有《顺天时报》者，东邻之机关报也，一意主于破坏。政府权力既绌，民间销售遂多。俗非智者，流言大行，一似辛壬革命之日，京邑益形危险。一号财政部中人龚某，忽告同事，谓：今夕拱卫军约定纵火抢掠。于是全部鸟兽纷散，车站拥挤，银号滚支，不异先时，幸政府军界，尚有预备，日来乱机稍减，实则所告，毫无其事。略述此形，弟观之，当知鄙人日来心境为何若矣。吾全眷尚在京未动。

历观各报，知海上党人，联合云、贵，函电旁午，皆以要求项城退位为宗。顾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续，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则又毫无办法。故复常谓："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

① 此函仅署十二日，函内提及"新朝"，又云："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所幸新朝宽大，尚容尸素。"当指袁世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承受皇帝位后，又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一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春初。

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邈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

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可牺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苏明允谓："管仲未尝为其可以死，其于国为不忠。"使项城而稍有天良，则前事既差，而此时为一国计，为万民计，必不可去。而他日既为可去之后，又万万不可以留。盖使项城今日而去，则前者既为其不义，而今日又为其不仁；使项城他日而留，则前者既为其寡廉，而他日又为其鲜耻。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使项城所处地位如是，而区区之言，稍有一当，则海内举凡爱国之士，所以卫护项城者，今日宜何如？而战祸已弭，乱事既平之后，所以重整社稷，实行立宪者宜何若？可以不烦言而解。语重心长，不及为贤弟覼缕也。

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

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倜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氐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

至于任公，则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已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其辞具在，吾岂诬哉！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盖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见矣。由是薰穴求君，恩及朱明之恪孙，及曲阜之圣裔，乃语人曰："吾往日论议，止攻政府，不诋皇室。"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其友徐佛苏曰："革命则必共和，共和则必亡国。"此其妖言，殆不可忏。而追原祸始，谁实为之。

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

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古圣贤所以严分义而威乱贼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发之初会孟津，而复散归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见文集第五卷。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见所著书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犹能与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騃，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然则统其全而观之，吾国所全，顾不大耶！而无如其一毁而无余何也。

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师弟翩然返国，复睹乡枌，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悻。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

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或起于个人嫌隙之私，似有间也。日长意恶，聊为老弟明之。赣中同志，如陈伯老者，

可私示之，不必为外人道也。徐东海、段芝泉、严范孙诸人皆有良心，此外尚有孙慕韩辈数人，于去年动机，皆苦口相劝，而无效者。盖其长子战前赴德，先受纵臾于威廉亨利，亨利即从前劝醇王大揽兵权自固者，不择人进谋，可笑如此，而交民巷使馆中大有人劝进故也。黎、段两公，道德皆高，吾所佩服。黎始则不受王爵，后则两次日本人备快车，密劝出京，受举为大总统，黎力拒之曰："吾已备棕，必死在京矣。"

欧战，德必终凶。《周易》终无通诂，可先看王、程、苏三注，取触意绪而已。读《天演论》下篇，稍读般若、楞严诸经，已足通晓，不必深入佛海也。欧战影响，遍于全球，便无近争，吾民已苦，况又竭泽，以为同室操戈之事。兵祸不解，后此康复，益复无望。吾惟祈死而已，尚何云乎。手叙不觉累纸，惟珍卫千万。

复白　四月四日①

三十一

纯如贤弟足下：

得四月廿六日赐书，读悉种切。项城去位，已成不可解免问题，所以迟迟者，特为去位布置，黎、段与新内阁诸公，求国中之勿糜烂而已。非拥护项城，求其继续存在也。项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谓帝制违誓种种，特反对者所执之词，而项城之失人心，一败至于不可收拾者，固别有在，非帝制也。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瞢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糜成风，人怀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为，乃国体适于此时议更，遂为群矢之的。且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

① 原件署四月四日，未署年份。函内云："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按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承受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函中又云："海上党人，联合云贵，函电旁午，皆以要求项城退位为宗。"则此函当书于帝制已经取消，总统尚未退位之时，应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约法，于法理本属无当，而当日反对之少，无他，冀少获救国之效已耳。而谁谓转厚项城之毒乎！

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中外人士，人同此言；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出而评断，固亦未必厚非，故当其见邀发起，复告以共和君宪二者孰宜，本无可议，而君宪既定，孰为之上，乃为绝对难题，而杨不待辞毕，幡然竟去，而明日报端，严复之名，已与李燮和、胡瑛并列矣。自是之后，攀附之徒，变本加厉，以运动为正法，以粉饰为成功，极峰自诡，行且即真，对于群下，词色并异，恶异己而亲导谀，而事势遂陷于不可挽救之域矣。旧日心腹将帅，自段、冯以下，皆被猜疑，晋见之时，并无实言相告，虽亲戚故交，如徐如孙，皆以门面语相对付，而人心乃解体矣。夫众叛亲离，不亡何待。且帝制取消之后，即攀附者，亦各散场，项城虽留，此后谁与共事乎？故责任内阁成立，众人之心，亦谓项城不能不去，惟是新旧更迭之交，措注不可不慎，否则鱼烂瓦解，将成不可收拾之局，此其用心，亦云苦矣。然欲求免，此其第一关键，存乎财政，无奈借款之门，处处皆为日本堵塞，焦思困虑，不知所以支持。鄙人尚困在京，亦惟坐视覆舟而已。事权固不我属，虽属亦无从补救也。大抵世人于事，及之乃知，履之乃艰。往者前清当路，群相訾謷，以为去彼，曙光遂出，乃今何如。此时则一致驱逐洹上，夫洹上固不足惜，然而洹上果去之后，能否不争权利，息事宁人，俾吾国稍有喘息之地，以为瓦全，留一线生机，勿畀强邻以渔人之利者，吾弟烛照数计，能为我决一言乎？

中国南北报纸，皆属机关。《亚细亚报》自经政府利用之后，所谋失败，信用自属全无；而《顺天时报》，又系日本机关，此时专以倾袁为目的，欲求纪载较实，议论较正者，殆绝无也。段、黎诸公，居

心实无他肠，自道德言，当为海内所共信。特当此一发千钧之会，其干略足倚与否，则真不敢言耳。梁、叶、顾、朱诸人，不必论矣。手此奉答，即颂

仁安

复白　五月二日①

三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十九日得十四日赐书，所以开慰鄙吝者不少，然犹恨相隔在远，心之精微，非笔墨所能罄。致贤者于鄙陋之愚，心知之尚有未尽也。

夫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独乙巳季廉之函，可以为证，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辛亥改步以还，沧海横流，瞻乌谁屋，其窃糈政界者，所谓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至于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合〔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顾杨不待吾辞之毕，飘然竟去，次日报纸已列吾名，至杨以书来谢，谓极峰闻吾与会，极深欢悦云云，则灼然早知其事之必不轨于正矣。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续劝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任公论出，洹上谋所以抵制之者，令内史夏寿田诿诿发言，主张帝制，仆终嘿嘿，未赞一辞，然则区区私旨，可以见矣。不幸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

① 原函未署年份。函内有大总统已"就职五年"等语，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已。过是以往，犹噭然也。

且事之初起也，仆固泊然，而攀龙附凤者，势不可当，不独主帝制者，几于通国一致；即谓皇帝非洹上莫属者，亦繁有徒。威胁利诱者，固未尝无，而发于本心，惟恐不得与赞成之数者，亦接迹而踵起。何则，人心趋利，而附羶者众也。当是之时，使洹上顾諟誓言，听民表之自择，而禁制群下之发踪，则进退绰然。以仆策之，其安然以大多数之赞成而为帝久矣。老氏不云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惜乎洹上之未闻此义也。及乎滇、黔执言之后，中央行事，几于无举不乖。迨夫兹春，已成不可复挽之局，洹上势成骑虎，而南中首事者，虽有暂行息争之思，而权力又不足以指挥群党，夫事势至此。一姓一党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祸之所中者，必在吾国，深恐求瓦全而犹难。此仆所蚤夜惊心，而不知死所者也。

吾弟谓："国人近亦颇知改悔，似断不至蹈辛癸覆辙。"果如斯言，宁非四百兆人民之福，特是患生多欲，人心难测。仆阅世四十年，深知世人根性，终觉其分数为甚少耳。且吾弟须知此时欲洹上之去者，不独南方诸公已也，即冯、李、靳、段诸帅，以至新立之内阁，亦皆以洹上之去为目的者，其未加迫胁者，求勿乱也。盖项城之反对众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洹上之危机夥矣，而莫厉于暗杀之传言。惟日本反对，故财政无复活之机，而百为皆废。十三日，梁士诒倡停止付现之院令，盖以逢洹上之意，欲取中国银行预备金，以为济急之计。乃京、津而外，举不奉令，则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为益热益深之败著，余则无论何途借款，日本皆有力败之。夫财为养命之源，小己已然，而国家尤甚。洹上自就职以还，于中、交两行，其亏负显然可指者，过四千万，而黯昧通挪，经梁士诒、叶恭绰为之腾攫者，尚过此数。夫吾曹终日忧嗟，为国怀破产之惧，而洹上则长作乐观，泥沙挥霍，小人逢长，因而啜汁促訾，是其宜败久矣。

且自辛亥改步以来，洹上之得有首位者，无他，旧握兵权，而羽

翼为尽死力故也。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洹上之所主使。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有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泄密灭口之故，忍于出此，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事极冥昧，非经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敢遽以为真，然即此谣传，已足致众叛亲离之恶果，又况段祺瑞去秋辞职之后，数见危机，寝馈之间，不遑宁处，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嗟夫！洹上父子之间，仅十余人耳，左右虽亲，炎凉变态，利尽则交亡，即欲长此不去，谁与共排难乎？夫求之财政则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虽以魏武、刘裕当之，殆难为力，矧乎非其伦耶。且洹上自就职以来，于中国根本问题，毫末无所措注。即以治标而论，军旅素所自许，而悍兵骄将，军实战械，皆未闻有统一之规，至于财政，则比之清世，尤为放纷，加之影响欧战，民生憔悴极矣。是以前书颇为速了瓦全之论，盖吾曹以安国为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势，姑予终任，所全必多，国安而后，徐图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节既不可为，固以洹上早去为最利，而后顾茫茫，或因此而成乱局，亦吾国运与吾民程度，应历之境界，天实主之，无如何也。

西林自是君子一路人，然仆读中西历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风涛，冒锋镝，各具手眼，以济以胜为期；能济能胜，然后为群众所托命。道德之于国君，譬诸财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事，而非其全能也。独居无事，适得来书，不觉覼缕，惟珍卫千万。

复白　五月十九日①

---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会名义，强拉发起"（参见《与熊纯书》之二十六末注），知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三十三

纯如贤弟惠鉴：

得一日书，所言甚有见地，但去年初发动时，事势与前后绝不同，赞成者期于多数而已。人心趋利，临举固自难言。鄙人非无所见，而妄发者，且即使不成，洹上进退，岂不绰绰，而缘此大重于五洲乎？其不出此，不徒洹上之败，而亦吾国之厄运也。本日已刻，闻此老已薨于位。外间尚秘未发。末路如此，岂非大哀。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

贤弟所列诸先生，皆君子善人，鄙人素所仰者。然倘令把舵谋国，真不敢信，独陈峙庐天分过人，心量宏阔，或可充一席耳。

复辟之议甚佳，而为民党洋学生所反对。辛亥尚可行，今持此议，非外交中有绝大助力，不敢必也。此番洹上之死，亦死于日本人耳，南北诸反对，皆不成问题，须知。

演说大稿，雒诵叹服，略疥数字于端，见此等虽用新名词、新譬喻，其实皆旧说也。能用新眼光看吾国习见书，而深喻笃信之，庶几近道矣。老弟以为何如？

六月六日复白①

三十四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日赐书，复悉种切。贵省学界得贤弟主持，义胆轮囷，训辞深厚，但使百人听闻，有一二人感动，其于此国前途，所造为不小矣。锲而不舍，鬼神相之，顾勿懈也。

来教谓"此后所难收拾，不在南方，而在徐皖奉天握重诸帅"。

① 原件未署年份。此函当书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此诚破的之论。微闻徐帅有复辟之倡，此议果行，大非旧朝之福。鄙意亦即为此。所谓大无知识，不知今日为何世，法律为何物，感情用事，纵恣自如，此语悬诸国门，殆无一字可易。虽然，此类军人，亦惟在中国始能存立耳。稍与节制师遇，无不披靡。日本有某将官尝言："军人娶得美妻，殖产至数十万金，其人即非军人。"然则歌童舞女，列屋环侍，偷粮蚀饷，至数百千万，其人尚有军人资格耶？

复尝以洹上为无望者，并非向根本上责备，但见得权行政以来，彼所自许擅长之军政，所常抱乐观之财政，四五年来，但愈棼乱，则其他又何望乎？今日如此下台，未始非天相吾国，亦未始非洹上之幸也。但所可忧者，吾国政界，往往应于俗谚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碍，似不在南中起义发难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门之诸政客，渠辈今日所要求者，一规复中山之约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参、众两院；三惩治帝制祸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极端，自然反对蜂起，又成武力解决问题。山谷诗云："夜来已是风和雨，更着游人撼落花。"从此吾国之有存者几何，贤者可想见尔。

更有进者，现时烧点，无逾财政。政府百方乞贷，皆无成议。美款将次告成，经唐某电沮，谓国会未召，约法未复以前，切勿借与，美资本家居然听之。日本之意，则欲我独向彼中借贷，但肯经济同盟，或许其监督财政，六七千万，唾手可得。此自卖国政策，不独政府不敢任责，即欧、美诸国，亦暗中反对甚力者也。虽然自院令中交停止付现，而政府各机关，勒付现金以来，吾国度支之纷，底里尽露。中国人无管理财政之道德能力，竟成无可驳复辩护问题。现前烧点，非借贷不能解决。而借款自唐氏比款以来，久成话柄，故监督财政四字，无论如何，终成事实，则不为埃及、朝鲜之继者，殆亦仅矣。呜呼！中国之亡，人人有责，然其催促于粤人者，盖不少矣。悲夫！

贱躯日益羸敝，浮寓京华，于人己两无所益，所未归者，惮游暑

耳。稍待秋凉，便拟浩然长往，但不知此数月中，沧海横流，又何若耳。临风写寄，不尽欲言。此讯
近好　新暑珍卫千万。

复白　十五①

三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八日都下盛倡惩办祸首，不分皂白，儿子辈劝令来津暂避，乃于望门投止之时，得奉赐书，慰幸！慰幸！然颇怪吾弟于时局之动机，但观表面，而未深察其隐微也。夫袁氏不度德、不量力，太史公秦楚之际月表谓："周以德若彼，秦用力若此。"盖得天下如斯之难。不觇外交，而规取神器，以其背誓违法，而滇、黔独立，犹可言也；至袁氏取消帝制，而滇、黔之独立如故，不可言矣。然谓其已失总统资格，勒令退位，而后取消独立，犹可言也；至袁氏出缺，副总统即真，而独立如故，不可言矣。再进则曰"恢复约法"，则曰"召集国会"，则曰"惩办祸首"。虽究竟合法与否，论者尚有异言，然亦犹可言也。至于种种曲从，而军务院尚存，海军忽告独立，揭开天窗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此复成何国家耶！吾弟谓国势渐臻统一。此言无乃太早计欤？

复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唉耳。

总之，将亡之国，处处皆走极端，波兰前史，可为殷鉴，人人自诡救国，实人人皆抱薪厝火之夫，他日及之后知，履之后艰，虽痛

---

① 原件仅署十五日。函内有"渠辈今日所要求者，一规复中山之约法；二召集洹上所解散之参、众两院；三惩治帝制祸首"等语，当指袁世凯死后，一九一六年六月十日，云南都督唐继尧以军务院抚军长的名义向北京政府提出解决时局的办法。函中又云："所未归者，惮溽暑耳。稍待秋凉，便拟浩然长往。"是函应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六、七月间所书。

哭流涕，戟指呵詈其所崇拜盲从之人，亦已晚矣。悲夫！书不尽意。

此讯

暑安

复白 七月十五日在津寓寄①

三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承十五日赐书，具征关爱。国事羌无可言，东邻眈眈，幸灾乐祸，而举国狂子，大抵为虎作伥，而不自知，即梁、蔡诸公，庸中佼佼，顾异日事见，亦将深悔所为，特无及耳！

欧战英、法、俄、意虽有进步，然德殊不易败，欲睹结局，尚不知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

秋冬间极欲归省邱墓，但体力日衰，遄行亦殊不易，果专一整，自当以居地相告也。

唐山工校，近已易长，中国亦无他校可令子弟执业。拟明春勉竭囊底，送三小儿出洋，欧战未终，舍美洲亦无可赴也。

张海六近亦少见，大抵尚住邑馆。尊处如致缄与之，但寄分宜邑馆，必可达也。率答。即颂

秋祺 诸惟爱照。

复白 八月廿一夕泐②

---

① 函内云："八日都下盛倡惩办祸首，不分皂白，儿子辈劝令来津暂避。"按袁世凯死后，七月十四日黎元洪申令查拿杨度等帝制活动始祸诸人，严行惩办，其中严复名字已除。严复写此信时，还没有得到这个确切消息，所以躲避天津。是函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七月十五日所书。

② 此函内云："梁、蔡诸公，庸中佼佼，顾异日事见，亦将深悔所为。"系指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而言，此函又置于三十七函之前，故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三十七

纯如贤弟讲席：

得廿六日惠缄，诵悉种切。所论袁系督军联盟一节，诚如所言。然此系后此之于社会有力与否，全视现日当路者举措之何如。假如国会民党诸公，鉴前日之覆车，痛国亡之无日，恻怛至诚，一循正轨，信用渐立，海内归心，则不战屈人，彼辈势力，自逐渐消归乌有。如其不然，则骄兵暴民之间，彼此势力消长，正未易定也。复尝谓：奉新诸人，其为物，本是不容于尧舜之世，然当俶扰否塞之秋，有时翻有一割之用，譬如礞石、大黄，本为有毒，而痰乱者，乃非此不苏。至于耗斲元气，不及计矣。今且为左右述所闻奉新之一事可乎？当民国二年，周子廙为山东都督，而奉新驻徐，彼时山东省议会，急于筹款，或建议孔林暨四配诸墓，森林最茂而古，若斩伐出售，得款当不訾。群不逞得此，以为奇策，已通过矣。衍圣公闻而大惧，急谒周督，周督之视鲁叟，固亦泛爱，告之曰："我行政官也，无术沮此，文来有执行耳。"衍圣公不得已，乃乞援于奉新，奉新奋髯抵几曰："鼠辈敢尔！"明日派兵三百守孔林，下令曰："有敢动一草木者，杀无赦，不问都督议长也！"二千年先圣坟冢，用此幸获瓦全。夫当此洪猛泛滥，人欲大肆之秋，孔孟势力，固不足道，然保全数千年古迹，各国所同。奉新所为，不于未死人心，稍有当乎？是故吾弟所訾之骄奢淫佚，贪酷暴戾，无知无识，吾皆以为有然，然孰使此类之人，于社会有势力，而为人所归附者。民党诸公，宜自反也。

贤者谓："方今世界大通，欧化输入，如风如潮，莫可遏止。"吾国游学东西者，岁达万人。劣败优胜，此宜代兴，虽吾亦以为应尔。然所可异者，外国报章，于此类新进，往往排击，不遗余力，以谓全顾私利，必祸国家。而于吾人所深恶痛绝之项城，则伦敦《太晤士》于其死日，登一极长论说，谓："惟此人能了东方之事，惜其无禄，

而不知中国之乱，何时已也。”其论调之不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长思矣。往者突厥，群称近东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变法，于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称，列邦拭目观其变化。佥谓：“自兹欧、亚接壤中间，将必有崛兴之强国矣。”顾乃大谬不然，数年之间，埃及、巴尔干群属几尽，而最后乃不量德力，为维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绘舆图，不独欧洲，必无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之间，亦不知占得幅员几许。是故变法而兴者，日本也；变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时地利人事，三者交汇以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敢矢口高论耳。若奉新与类乎奉新者，固将有最后之失败，归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于吾国者，与卤莽灭裂之新党，犹阴阳二电然，使阳者不消，则阴者亦无由退，此又决然不待蓍蔡者矣。

吾辈托生东方，天赋以国，国者其尊如君，其亲如父。今乃于垂老之日，目击危亡之机，欲为挽救之图，早夜思维，常苦无术。又熟知世界大势，日见半开通少年，于醉梦中求浆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绝对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梁新会亦谓：“共和必至亡国。”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断然无善术。呜呼！今乃知当日肆口击排清室，令其一毁无余者为可恨也。《传》〔《诗》〕曰：“无易由言。”往者不可追矣，来者期与贤弟辈共慎之而已。

令子叔达，欲入税务学校，此缄须与财部中人求之，其当事人与复不稔也。兹谨为诸郎拟字如左：

正球字法士；正□此字似珆，然字书无□字，拟改作。正琨字武贤；正玑字次圆；正珽字终葵；正琢字无择。择古通斁。

复白　八月卅日①

---

① 函内提及“督军联盟”一事，当指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张勋在徐州召集的七省军阀会议。会后扩充为督军团。是函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八月所书。

三十八

纯如贤弟执事：

昨得七日赐缄，树义坚确，项城有知，当亦俯首受判。但问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则其原因至众，项城不过因其势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若论造成此势，则清室自为其消极，而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二者合，而大乱遂有不得不成之势。至于元二诸公，所谓推波助澜，而其身亦在旋涡滚浪之中，欲不为然，或不可得。光、宣之间，朝宁所为，几无一事不足亡国。而归极于武昌失守，不杀瑞澂，撤回荫昌，起用袁氏。来书谓"使冯军当日乘胜渡江，则革党让步，君宪可成。"斯言固也，但袁氏胸中，固已早有成竹。且袁令唐绍仪率领议和团赴鄂转沪，其意亦欲藉此以观众议所归。乃唐一与民党伍庭芳开谈，立刻造成共和之局，则袁氏初旨本不如是，而亦半为唐氏所卖者也。至唐挟此欵入宁，为袁运动孙文之辞职，而以总统属袁，继斯以往，所谓怙过遂非，忍而成之，其势非帝制自为不止。袁氏诚无意于以旧物奉还满人，而满人之所以无望于复辟者，则人心已去，一及前云，则国中反对者蜂起故也。

夫满清入关，以东胡种人而为中国之主，比较而论，其暴君乱政，以视朱明、胡元，要为稀少，而一旦奸臣欺其寡幼，臣民之中绝少为之太息扼腕者，虽曰自取，而向来执笔出报诸公，不得不谓其大有效力耳。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衂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迨万弩齐发，隄防尽隳，大风起而悔心萌，即在

任公，岂不知惧由是。则曰："吾所极恶痛绝者政府，至于皇室，则向所保护者也。"嗟嗟任公！生为中国之人，读书破万卷，尚不知吾国之制，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于其体，诚欲保全；于其用，不得不稍留余地，则其误于新学，可谓深矣。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文豪虎哥 Victor Hugo 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者立靡"；德文豪葛尔第 Goethe 戏曲中有鲍斯特 Dr Fawst 者，无学不窥，最后学符咒神秘术，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阴森狞恶，六种震动，问欲何为，鲍大恐屈伏，然而无术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且任公不亦曰"共和则必亡国乎"？然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天下惟忘机能息机，此言固也。但立国群强之间，当民心喧豗之顷，岂是忘机，遂能出险。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不然，虽季札、子臧，吾辈亦相率为虏。

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惜贤弟不能读 Machiavelli 墨迦维黎与近人 Treitschke 脱雷什奇两氏之书，如能读之，则议论当少异此耳。夫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然吾所恶于袁氏者，以其多行不义，多杀不辜，而于外强内治两言，又复未尝梦到。观其在位四年，军伍之不统一，财政之纷乱，夫治标乃渠依最急之图，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问题，如教育、司法等，不必论矣。此吾所以云："即使皇帝做成，于吾国犹无望也。"袁氏四年中，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对乱麻之能，而抵制日本要求不与焉。

来教谓："议员皆忧患余生，经一跌而长一智，必能平矜释躁，相与有成。"果尔，自是吾国之福，然不佞就近观察，尚不敢遽为是言。此次元首内阁与项城政府，原有刚柔坚脆之分，党人宗旨，在于猎官，在于植党。猎官植党，别有涂术，非捣乱所必得也，则又何乐而为之。嗟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贤者勿遽下十成死语可耳。

八郎名字原作"□"，查字书无有，是以僭易作"琨"，如已有用者，鄙意可易作"珑"。《说文》："珑，祷旱玉也。"与名相当，可字时雨。同学录照题并寄，昨晤慕韩，令姪云："台从以送叔达入学，将有京邑之行。"信乎？此问

近祉

复白　九月十日①

三十九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札，惟于吾弟为最勤，此非有所偏重于左右也。盖缘发言质直，开口见心，所不谓然，即于师友之间，无所鲠避，不为世故敷衍之语，故与之辩论，容易见极，一也；闻善则从，无丝毫护前求胜之思，聪锐既足以知言，诚恳惟衷于一是，愤悱之意，使人不为罄尽而不能，二也；至于悲天悯人之意，爱国保种之真，好贤若饥渴，疾恶如鹰鹯，即有过失，亦出于见理之未精，而非由于私欲之为用。不佞阅世数十年，求之交游之中，殆不多觏，此所以尊书朝颁夕答，常复累纸，所言虽不足为吾子之导师，而区区爱惜应求之心，亦可见矣。

---

① 此函所云，似仍是袁世凯死后黎、段组织政府及国会重开事，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又，前函云"令子叔达，欲入税务学校"，此函又询问是否送叔达来京入学事，亦可证作于同年的九月。

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庄生言："儒者以诗书发冢。"而罗兰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甚至爱国二字，其于今世最为神圣矣。然英儒约翰孙有言："爱国二字有时为穷凶极恶之铁炮台。"可知谈理伦人，一入死法，便无是处。是故孔子绝四，而释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傚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此说甚长，留为后论。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

来书所论反对复辟一节，于社会心理最为精审。更谓比辈人数虽众，大都富于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尤为洞见症结之谈，令人欣叹无已，何其言之与复持论，叠矩重规至如此也。吾人

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往者孔子固未尝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讥，则云："天下有道，某不与易。"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耶？夫陶渊明可谓与世相遗极矣，然读黄山谷《宿彭泽有怀陶令》一首，乃知贤者用心，固非时俗所能妄测耳。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

来书谓报载某某五督军请解散参、众两院，此事如演为事实，恐酿成第四次革命。此事结果，殆难预言，即知之，亦不忍言也。解铃系铃，亦惟即在参、众两院而已！目冥意倦，不能多谈。手此，敬颂讲安　不具。

复白　九月廿二日①

四十

纯如老弟讲席：

和轩来，得十月初三日赐缄，并属书联纸等，和轩朴茂端谨，诚如来书所称，加以历练，定能有补国事。江西熊氏，可谓多才，令人欣羡无已。已为绍介澜生总长处，但不知能邀破格关垂否耳？楹帖照书加跋，亦交和轩带去，所寄藏经笺，薄而拒墨，辄易宣纸写去，想不讶也。迩来脱身政界，生事颇苦窘乏，长此以往，行为庚癸之呼，顾亦只得听之而已。

国事如病痨瘵，人人知其不久，但不识决疣溃痈之日，究竟作

① 原件未署年份。函内云："报载某某五督军请解散参、众两院，此事如演为事实，恐酿成第四次革命"，似指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干涉国会一事。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后，八、九月间，就常联合多人干涉国会。是函当作于是年。

何情状。目下如内务孙洪伊之被控受判后，抵死不肯辞职；又中交兑现问题，外交唐绍仪被逐，内阁提出陆、汪，民党于国会作梗，坚持不为通过，郑家屯之案未平，天津老西开又告法人逐警风潮；徐州会议表示意见之后，偃旗息鼓，张、倪辈不闻何等进行，未必非合肥弹压之力，乃党人百计摇撼，必欲去之，以遂唯我欲为之画。府院亦意见日深，黄陂良愿有余，于政体、国是、民情、外势，皆无分晓，以傀儡性质兼负乘之讥，覆餗偾车，殆可前决；段氏坚确，政见较黎为高，然爱惜羽毛，无为国牺牲一切之观念。参、众两院数百人，什九皆为下驷，党人饭碗是其唯一问题，即诘且国亡，今日所争，依然党利，甚矣！会众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所言之无以易也。总之，此局必不可长，内溃外侵，迟速必见乱，且与共和相终始，今乃叹孙、黄、洹上流毒之无穷也。

近日复颇有文字刊登京中新出之《公言报》，老弟曾见之否？如欲阅看，当嘱寄呈。辰下京、沪报社，大抵皆粗识之无党人，借此向其党中领资度日，以造谣播讪攻击所反对者为目的，钱尽则事终，故虽如麻而起，而不久都尽。前刚子良目此等为斯文败类，诚哉其为败类也。

老弟捨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而为国之洪福。不佞浮沈政界，到老无成，每怀高谊，令人增怍。寒风饕发，喘欬加前，临纸不尽逼亿，惟珍卫千万。

复白　十月廿五①

四十一

纯如贤弟如见：

---

① 此函及四十一函均谈及天津老西开法人逐警风潮一事。此事发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故知此两函均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一十一月间所书。

得前月卅日赐缄，已嘱《公言报》社寄往一份，并将前此各号，择其有论说者，彙寄呈览矣。

北方政局危如系卵，譬如病瘵之家，人人知其必死，但不识属纩时，当作何等变证耳。内务长孙洪伊以违法为简荐任部曹所控告，平政院判将部令取消奏当后，孙既不副署，又不辞职。于是总理起而辞职，而阁员从之。黎总统既不敢将孙免职以开罪党人，又不允段等辞职，惟日盼徐东海来京，作为调人。而徐闻又未必出，于是内阁机关有不进行之势矣。外交总长缺，唐绍仪以中外反对，不敢就职。之后，内阁提出陆、汪，参、众皆不通过，声言必得温宗尧、王宠惠，而后予之，而总理又不肯为是，于是外交重职缺席至今。虽前有兼署之陈锦涛，后有代理之夏诒霆，皆不任责；而天津老西开又出法人逐警之事，津民聚而哗之，至今未得所以对付之术。星星之火，或至燎原，此则外交之势不可终日者也。

近者，财部年少贪劣之徐恩元为中国银行总裁，以不及千万之现银，对〔兑〕将过二千万之钞票，侥倖攫利，怂恿政府下令定期兑现，既兑现矣，而兑者麕至，已无以应之，虽得盐款拨付五百万，犹无济也。恐破产即在目前，政府经济将愈涸竭。闻其所以为此者，以徐先用行库现金购收票张八折余者数百万，急欲兑现，以发此数十万之财。又观天津等处兑现后，来兑者不甚踊跃，以为可以侥倖乾没，不至搁浅，而孰意其大谬不然耶？本早闻徐吐血，计为免脱之事，恐不能脱也。平情而论，徐乃法国游学生，年刚三十，入仕以来，时评本劣，陈澜生以其系在南洋公学时学生，信而用之。陈为财政总长，则此次中行失败，陈自当负全责也。

以上三者乃政界火急近事，令人殷忧，不知如何流变。至于国会种种主张悖谬，且无暇细及也。其通过冯国璋，乃离异北系军人作用，人亦尽知。任公演说亦与鄙意正合，京中稍有识者，言无不然，而党人独否。但当局人才如此，亦恐发不出甚么异彩来。徐树铮人尚老辣有干，其饱受

抨击，自系党派关系。子产，荆公固不敢许，亦不敢妄下定评也。

前楹联已交华宗持去，不识已寄到否，旁加跋语，所谓寸莛制钟，不知有当尊意否也。复浮寄京师，无所事事，欲行回南，不特费巨不任，而多病之躯，亦不堪劳碌。居此耳目日受时局激刺，真不觉有生趣也。草草手答，即欲时佳。

复白　十一月三日

四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一月廿二赐书，久未裁答，歉然于怀，伏审《公言报》纸业已寄到，鄙作数篇，承览不以为无当，私慰无穷。

吾国际阳九百六之运，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当洹上谋鼎晖台，两人之声誉极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尝于前笺稍复宣露，不知左右尚复记忆与否？可知邦基陧杌，其能阂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决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洹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之后，不急出以把持国柄，除苛解娆，以建设共和不倾之国体，尔乃陁然隤然，一听元二乱党所欲为，以成此麻痺不能进行之政局。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为首义，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试观西文各报，半年数

月以来，于民党固无怨辞，而亦有只字片词赞颂梁、蔡所为者乎？则旁观心理可以见矣。

论目前势力，国会中只有民党，而进步党反着着失败，内阁提出任可澄以补孙洪伊内务之缺，竟不得同意之通过，而段总理则以军人超然徒拥虚位，名曰“责任内阁”，而上则阴受府中丁、郭诸人之掣肘，中则有同床各梦之国务员，下则有独顾党利，不认余人之院党，五洲万国有如是之总理，而政府能存立进行者乎？且吾更不知此次敦逼东海晋京，果为何事，岂孙洪伊之免职，必得东海而后有交换之。徐树铮徒言合肥不可去位，而如是政局，段虽在位，能用何人？能办何事乎？夫当日段总理之克邀议院同意，而今日一言去位，则黄陂必加挽留者，非曰重其人才，望其操持国柄也。无他，以之羁縻十三督军而已！十三督军之中，张、冯为大，故党人本计欲趁合肥一日未去，急谋所以收罗张、冯者。冯既与之以副总统矣，而张之门亦时有说士之迹，大抵俟两人入彀，则党人之弃合肥如涕唾耳。闻近者孙中山坐索政府贴费二百四十万元，山东吴大洲解散费百六十万，闻此两件国务会议已与通过。其他如钮永建诸人皆有所求索，通计约六百余万，人言凡此皆预备军用，以为对待北洋各军队之资，而本日西报则云：“外间与民党反对之众，图谋亦业已成熟，早晚北京必有极大之孤得达法语政变云云。”果如是云，则其去第五次革命之期又不远矣。呜呼！吾国吾民何不幸耶！

戚公升准，复心仰最久，其在闽善政，讫今闽人称道勿衰，贵省得如此长官，真是地方之福。

《国闻日报》见于戊戌，当时同志有定海王菀生修植、泉唐夏穗卿曾佑，而译稿或出海军学生之手，李木斋当日不知受何人之嗾，乃以白简相加，复于召见时，清德宗尚以此为问也。

《公言报》成立不逾百日，销数至数千分之多，且日增未已。然以此遂蒙党人之忌，又以痛论中行情弊，陈澜生与徐恩元咸大恶

之，黄陂亦以锄之为快。昨因登布美款条约，政府指为宣泄秘密，必究物所从来，而不知同日登刊者，尚有《顺天时报》与他报，不问他报而独问《公言》何也？拉杂奉答，不足为外人道也。此颂
冬祺

复白　十二月一夕①

四十三

纯如贤弟大人执事：

启者，昨今叠接本月一、二日三缄，伏审台旌挈同时雨世兄业已到沪。吾国海线七千里，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伸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而海军强盛，不独系于财赋，亦视人才。嗟乎！今之海军人才又何足算乎？吾弟不惜爱子，而世兄又抱此远志，此日贤乔梓赴沪投考，所谓作始甚微，其毕将巨，凡可为国额手称庆者也。所嘱作书以与当事之人，诚所不辞，惜复与所指委员吴、邓两人，皆所不稔，又自该部改组以还，鄙于部中，不但势力甚微，抑且有人反对，诚恐赍以尺书，转落公事，以是方命，否则不佞于左右固无所靳，想能深喻此意耳。

拙译《法意》、《名学》两书皆未完结，《法意》停译，因其后卷无甚关系，至于穆氏之作，则刻未去怀，未与即功，致坐懒耳。现拟明年，谨如尊嘱，日夜赶程，将二书蒇事，了此两重公案。脱无疾病，谅来不至食言也。

国民党人勇猛阴鸷，颇似法高山党，而进步因稍稳健，然弛散徘徊，恐异时大波轩然，必先为几郎党之失败，此复所以于梁、蔡、汤、王诸君，往往有微辞也。刻民党所畏忌，无过北系军人，顾识其

① 此函"论目前势力"时，谈到"段总理"的"责任内阁"、"十三督军"、冯国璋选为副总统等事。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真际者，皆以为不足畏。盖两方面人皆争权利，北系名为军人，养尊处优，大抵暮气；而民党仰取俯拾，方在进行一是，无所忌惮，以必得为主，故当胜也。然于福国利民四字，皆为无望。从来历史，当国是国体大变动时，必呈此等现象。俟种种经历丧失，流血已多，而后人天厌乱，渐趋正规，合欧亚二洲之事观之，此时正佛家所谓浩劫，未见黄人之遂臻平世也。率意奉答。复请

旅安

唯时以见闻相告为盼。

复白　十二月六日[1]

四十四

纯如贤弟旅次：

昨寄申一缄，想已登览。顷续得白门所发来书，乃知此番赴申考选，部派为谢、黄两君，则熟人也。乃亟缮荐缄，由急递寄去，想来得及也。

时局胶扰，固由进步党之放弃趦趄，而其最大原因，则由黄陂之旗帜不明，政策首鼠，宣言责任内阁，又不肯自处无为之地，左右政客，多系国党，欲利用之以攫政权，朝进一谗，暮献一策，危词诐论，怂恿百端，而府院种种之龃龉见矣。此数月来，政界所由无一佳象也。以复策之，此人一日在位，吾国前路必无曙光。甚矣！暗懦之祸过于猛鸷远矣。今者民党百巧千机，不过欲去一段祺瑞，夫去段何难，但我辈闭目试思，去段之后，政海当呈何等现象！无论武系

---

① 此函至四十五函皆谈到为熊纯如儿子时雨赴申投考海军，致海军学司谢、黄两君信一事。其中四十五函云："顷又以曹润田赴东赠勋，党人出死力反对。"按此事发生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初。段祺瑞为勾结日本，派曹汝霖赴日本赠勋，但遭参、众两院反对，未果；十二月十三日命熊希龄为特使赴日赠勋，又被日本拒绝。故知此三函均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对此不肯帖服，就令有法对付，而国会通过民党渠魁，以承首揆之乏，然亦岂肯伣伈伴食，使总统制复见，而令黄陂左右大庆成功乎？吾恐其受制于新，较之于今日乃尤酷也。然则黄陂阴纵左右，使之助成民党之焰者，夫亦可谓至愚不灵者已！来书谓："国党于国事皆抱乐观，进党则多悲观，因之其气有壮馁之异。"此诚卓见之论。但试问所谓乐观者，具有何等救时政策，无亦以草茅无赖，一朝尊位厚禄，各据要津，放肆恣睢，以是为乐已耶！曩者洹上当国，于众人所谓不可复理之财政最抱乐观，复即为此言对众力斥其妄，及今思之，洹上尚非全无政策者。若今党人，去之更远，故无真实能事，而以乐观示人者，妄而已矣。其不可用，犹之今昔自命岳武穆一流人，以一无预备之国防，其对外则动言战也。

嗟乎！吾辈老矣，饱经世变，读尽历史之余，于世事发生，有不待深察，而可决其必败者。由是瞻前虑后，计密成迂，诚不免于徒抱悲观之诮，然使一朝得柄，其所图维，当较悠悠世上儿，稍为实济耳。拉杂贡答，不觉累幅。敬候

旅祺　不宣。

十二月七日　复白

四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前邮二缄，皆托乾记衔李子昌转交，想必登览。所与海军学司谢、黄两君信，若来得及投递，当有效也。时政黑暗如故。顷又以曹润田赴东赠勋，党人出死力反对，宣言内阁于曹此行有政治作用在内。以仆观之，使合肥有此等作用，却是可喜，但恐空洞无物。而党人数月以还，定有引用外力计画，恐为异己者所识破。故张皇如此。

自欧战发动，银价日高，息率继长，是其两果，就令告终，影响

未已，况其未耶。复近日读欧战诸书，觉甲寅猝发，德人实操十全胜算，尔乃入巴黎不能，趋卡来不至，仅举比境与法北徼，而不得过雷池半步者，此中殆有天焉。又知此后种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无对，惜乎其不知出此，而日从事于小小权利之争，自为波兰之续，为足痛也！手答。即颂
旅祉

复言　九日

四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一日赐缄，雒诵至再，意豁眼明。时事至此，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当洹上灭亡之顷，合肥不出以组织内阁则已，出则必取志同道合之人，庶几于国有济尔，乃贸贸一任旧约之复；二为国会之招；三成调和之内阁，如此盖不待今日之纷纭，吾已决其必召乱矣。年逾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柔谨葸者也，老弟前语谓："天下惟忘机者，可以息机。"此语大须斟酌。纷纷势利之场，谓以忘机者当其冲，则明火暗潮，将以即息。呜乎！使人性而皆如是，则治术何难之有乎？财部总长陈澜生，本老同盟会人，共和复活之后，身居内阁，其政策惟知有党，云土失败之后，百计为党厚集财力，比者中行之兑现，孙、吴索款之通过，大率皆此指也。

夫国乱如此，北系经一番酣豢之后，既成暮气而无能为。彼辈当此之时，所统军队，乃身家性命所托，而任其腐败不可用，如彼浙江一哄，朱瑞即无容身，此曹尚不足称强盗，直羊豕鸡狗已耳！则使有政党焉，以其魄力盘踞把持，出

而为一切之治，诛锄异己，号令由于一门，人曰："此暴民专制也。"而吾则曰："犹有赖焉。"而乃主张悖谬，贪酷无厌，假令一旦异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离分张，牙孽萌动，而争雄长矣。夫盗贼匪人，岂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国，不益远乎？此吾国前途所为可痛哭也。昨有陕西教士著一见闻录，谓："袁世凯大罪不在规图帝制，在于不审始终，至于事败，转使强盗群称守正，匪人皆居成功，而国民之苦痛遂极。"此真针针见血之语。本日西报载，颜驻使有密电与政府，谓德胜罗曼尼后，已与俄国单独讲和。此说英人以为必无之事。和则欧战告终不远，而协商处分中国之事，将在目前，儆告政府急宜留意云云。今无论颜使所报之实否，而欧战一彼一此，终有告终时，所不知者，吾国长此终古，将何以逃此协商处分之厄运耳！来札谓："海内闳识远览、老成宿望之士，殆无一赞成彼党所为。然皆散处于独，不能相联合；又皆仅为消极之反对，无能为积极之进行，国事不救，意即在此。"此真破的之论。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者"。何则？有为之士断不以此望之他人，必为当躬之发起故也。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扫轨，自力不能，唯有浩叹。向使年仅知命，抑虽老未衰，将鞭弭橐鞬，出而从事，杀身亡家，所不顾耳。吾子其有意乎？感愤填膺，书辄累纸，非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此问

旅祉

复白 十二月十四[①]

四十七

纯如贤弟执事：

得十九日沪上赐书，累十一番，循环雒诵，不异言面，快慰无穷。此间连日大雪，病肺不敢出门，喘嗽加剧，致未即复。

---

① 函内云："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严复一九一六年为六十四岁，此函即作于是年。

日本赠勋已被挡驾，此亦外交上一失败也。党人以倒段为目的，虽缘此而国家受伤，固所不恤。其尤足怪者，前十许日，黄陂竟下明令将合肥免职，其口气与免孙洪伊者若出一律，公事盖印后，将发表矣，为印铸局长所知，连夜急告徐东海，东海随即觐谒，问何以然？黄陂矢口不承，言系丁、哈、黎、王诸秘书所为，彼则绝不赞成也者，以徐故，乃取销前令。事虽报端所不载，而都下多知其事。贤弟观此，则迩日府院感情，与段总理之地位，与其政界之能力，可想见已。党人于对付北方军人，除非有可靠布置，如其孟浪出此，以大总统为孤注，亦可谓冒险矣。总之，南北交哄，早晚乃不可免之事实，而一发之后，国事云何，此时断难预料，其多一番破坏，益复不可收拾，可决言也。颇闻党人之意，倒段之后，便欲拥戴西林，西林自是善人，但稍莽卤，不独为北洋系所反对，亦不为欧美人所赞成，使其果出，先必有一番驱除能力而后可行，其自具者固无有，或者借势东邻，则又演吴平西之恶剧矣。

来书谓得张菊生绍介，将谒南海、新会，此大佳事，不知相见时有何言论，甚欲闻之。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南海文笔沉闳，远不逮之，至如鄙人更当避舍。来教劝与联合，所见极是，但不知既合之余，鄙于两公有何裨补耳。吾国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十年前志士以政府腐败之故，日日鸣鼓攻之，几令身无完肤，然于事无济。徒假极无价值人，甚至流氓强盗以隙，使得借以为资，生称伟人，死铸铜像，目下举国若狂，是非自无定论，然我辈去后三十年，人心稍定时，回观今日，不识当如何叹恨，如何齿冷耳。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前清诸勋臣大抵皆曾、胡两公所陶铸，故虽不必尽如贤者言："老而弥壮"，然皆尚有

典型，若近日北系诸将，大抵皆袁项城所成就，先已无所取法，又值纪纲败坏之时，自由太过，此其所以易腐也。

德破罗曼，提出和议，英、法、俄、意均不赞同，恐欧战更当延长时日。今日战事一人二器，过此以往，德则器优人绌，俄则人尚足支，而器最短，此其所以屡挫之故，若西面英、法，已处优势。现届冬令，军事无进行可言，大抵明岁春夏间，雌雄见矣。两宗交战国，固是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实大不同：德、俄虽有议院，然皆尚武而专制；而英、法实皆民主，民主于军谋最不便，故宣战后，其政府皆须改组，不然败矣；日本以岛国，然其变法不学同形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手此敬复，不尽覼缕。即颂
仁祺

复白　十二月廿五[①]

四十八

纯如仁弟如见：

自前书去后，连得二赐缄，知时雨令郎投考海军，未经被选，心为懊丧者久之。来函云："时雨此志未衰，意欲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志向固佳，鄙意以为如令郎近视属实，似可不必再试，缘再试列名与否，固不可知，而为父兄者，为子弟择业，必视形质所宜，时雨如果近视，则海军非其职业，不蔡可知。近来海军中人，察远乃一要素，不但望山射炮须目力极好之人，即如潜艇日益盛行，方潜行时，其出水仅一瞄管，大洋弥望，细若枯茎，近而始觉，危险甚矣！

---

① 此函提及"日本赠勋已被挡驾"一事（参见《与熊纯如书》之四十三注），当为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所书。

虽本人时常带镜及用远镜等物，皆隔一尘，而多不便。生今之世，少年具有聪明才力，可执之业甚多，不仅利身，且能益国；如化学、制造工程之类，似不必用其所短也。愚意如此，惟吾弟酌之。

京中政界，依然不见曙光。任公到京，虽备受各界欢迎，时有演说，然尚不闻生何效力。据言将于教育中寻些事业，不入政界，此言若诚，亦大佳事，何则？以任公而入政界，吾有以策其必毁也。今番渠在教育部演说，痛言近时士夫对于教育国民转不及清季热诚，自为确论；至云学问分为两种：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讥吾国所治皆为纸的学问，此则似是实非。不知少年入校，无论何国所教，皆系纸的。其至善者，亦不外教人自用脑力；至于事的学问，则出校以后，各从阅历得之，故国家于初毕业学生，无论如何优秀，皆不肯即畀重权，常令从最下级做起，此西洋日本所历用之成法也。惟吾国不然，往往于出洋之人，以为新派，来函于新字，草书皆作斩，此斩字也，新字上多一点一画，注意。视同至宝，立畀重权，故多失败，此真孔子所谓："贼夫人之子者。"平情而论，即任公本身即为其证，好为可喜新说，尝自诡可为内阁总理，然在前清时不论，其入民国，一长司法，再任币制，皆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至为凤凰草大政方针，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补，侘傺去位，此虽洹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已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黄陂、合肥皆好人也，即如今番之复约法，召集旧国会，非任公一言，安得有此，然而效可睹矣。悲夫！悲夫！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自十四年军兴以来，内

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微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内阁五人，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法、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所唾弃之刍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拉杂奉复。即颂

文祉

复白　一月廿四①

四十九

纯如贤弟：

前得二月七日由赣来书，阙久不报，老境渐臻，精力日短，闭门扫轨，除稍阅西报外，笔墨亦懒亲近，无他故也。

时事羌无佳耗，而政界及国会之惟利是视，摧斲民生，殆吾国有历史来所未有。旧有风宪之官，言西法者皆以为非善制，今则以其权畀国会矣。由是明目张胆，植党营私，当路之人，只须有钱以豢养国会中之党众，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而身名仍复俱泰。呜呼！真不图我辈以垂死之年，乃见如此世界也。例如：中行兑现及交通

① 据前几函，知熊纯如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带其子时雨赴申投考海军。是函云："知时雨令郎投考海军未经被选"，末署一月廿四日，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部之收买车辆是。前清庆、那等，固已极其贪污，袁氏爪牙亦已加厉，然尚不如今日之悍然不顾也。间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时，又未必不太过，此社会钟摆原例，无可奈何者也。

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绝交；三曰改组内阁。其第一问题，报端尚少议论，而暗潮极大，颇闻外间督长主持最力者，三张督军。三张者，徐、鲁二帅与张作霖也。而段、冯反对，清太保世续亦不赞成。至反对理由，尚未细听也。宣统是极有望之冲主，隆师向学，书法端美，心地亦甚明白。如此番奕劻之死，其家请谥，欲加幽、厉、缪、灵等字，经师傅等以为不可，乃予以密字；又一日对师傅云："闻外间有复辟之说，此甚可忧，恐怕做难得好。"师傅云："此却不必过虑，因果复辟，将亦非皇上为政？"曰："是了。但做不好，又怪到咱。"此与从前所闻其对陆凤石等语，皆非十零岁寻常小儿所能与也。但此时复辟，固不无冒险之处，盖第一是无内阁；第二是革党虑失地盘饭盌者反抗必多；三、立宪帝王，虽云恭已，毕竟须年岁及丁人做好也。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惑，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至于第三问题，则报馆攻者甚众，然亦未闻将现何等事实。来教谓鲁以相忍为国，鄙意岂特如此，直得过且过耳。

欧洲战事日烈，德自协约国拒其和议后，乃以潜水艇为最后图穷之匕首。事近忿兵，殆难以济，春夏间将必有最剧烈之战事，届时孰为长雄，当较易决。但兵事一解之后，国土世局，必将大异于前，而远东诸国，亦必大受影响。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

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不成国则奥区地产，将必为他人所利用，而长为牛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余乎？

平生所作报端文字，向不存稿，又经庚子之乱，津寓为法兵占入，书籍文稿散失不少，来书所指二译，即在此数。近日精神益短，喘欬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叹也！手此奉复。即颂

道祉

复白　二月廿八①

五十

纯如贤弟执事：

前去一缄，论复辟事，想经伟览。春来伏维万福。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制限，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抗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若察欧洲战势，德人乃处强弩之末。潜艇虽烈，不足制英人死命，日前英海部卡尔逊宣言，所被攻者，不过百分或九十分之一。而德则实受英人封锁之害，几不可支。转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剧烈战事。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奥之即败，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则最终胜负，皦然可睹。美之越趄，别有原因，

① 此函内云："今之民国已六年矣"，知为一九一七年所书。

不必关德之潜艇也。

题耑敬写寄去，余不多谈。此颂

时佳

复白　三月三日①

五十一

纯如吾弟执事：

顷得三月卅一日缄，读悉种切。辰维春融万福。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日本自变法以来，其建国宗旨，法律、军伍，乃至教育、医疗诸事实，皆以独逸为步趋，以战为国民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调侦；其教民以能刻苦、厉竞争为本，事属利国，虽邪淫盗杀，无不可为。凡此种种，皆奉德教以为周旋者也。廿载以还，国以大利。其联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为，逢蒙杀羿，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亲爱英人，而后与之联盟携手也。总之，东方日本，其野心与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国每十年斯与人作战一次。其学

① 此函未署年份，内云："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应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抗议德国潜艇政策，与德绝交一事，是函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校诸生毕业后,遊于人国者,大抵皆侦探也。德国兵谋之一。自十四年欧战发生,其始德人原操必胜之画,天不假易,至今无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势,当德人就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国之忧。又五洲哗然以德之作战为背信野蛮而犯公法。于是日本有鉴于此,稍稍有戒心,而阴怀变计,不然,则其国之东美西华两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顾者矣。英名与日联盟,而实阴制之。观于民国四年当项城时,英国所对于向我要求各条件之论调,可以见矣。

吾国人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其程度真无足言也。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藉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交通总长许某,任事以来,以营私为第一义务。近者租车一事,所攫者美金五十万,大半入其私囊,其少半则以钳国会议员之口者也。而厅事中,乃张种种敦尚廉耻格言,其无忌惮,至于如此。总理虽欲易人,然所提出者,使非党人,必不通过,大家方有久据议席之图,欲以包办明年大选举之事。国事至此,尚何可言,聊为吾弟发其凡耳。此问
近好

复白　四月五日①

五十二

纯如贤弟执事:

近得十八日赐缄,诵悉种切。

欧战业将三年,风云日紧,法北比强,联军屡告得手,顾战事

---

① 此函云:"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查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宣战。是函当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年内能否收束，尚难预言。假使一入秋间，则恐惨剧延长，又须一载。德之政法，原较各国为长，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故能于卅年之中，超为一等之强国。方事初起，鄙人亦仅云：德欲得志，当以速胜速了为期，至马兰河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三竭之说，瓦全且难，遑论胜耶。东面之敌 谓俄 ，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难，固为易与；顾其国土太大，德军虽有展拓，无补终效。总之，德之失败，正坐当国秉成者之虑事不周，假威廉第二有毕士马克之才，德之不至于此，殆可决也。年来英国屡经失败，其自救而即以救欧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制之一著，否则，至今尚未知鹿死谁手耳。

令郎三世兄之证，似发于肺中之霉菌，此证甚恶，然亦有愈者，舍侄家骅前在煙台水师中校，亦患此证，肩井生瘰疬，虫从彼出。后假归，居乡数年，今已大愈，在自流井盐署当差矣。牯岭空气，自是极佳，令安心住彼，不关世事，可望勿药，但于起居饮食，加意调摄，不必另求医术也。

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此《易》所谓"见其会通，行其

典礼"者也。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京中近来气象愈恶，财政总、次长已以贿案对簿矣。替人李经羲，不知能否通过。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百易人，不能治也。

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率答。即颂

文祉

四月廿六夕　复白①

五十三

纯如贤弟执事：

昨承本十九日惠书，诵悉增慰。

日来京师以府院相持，时氛甚恶。合肥业已去职，徐东海、王聘卿皆不肯继任，闻将以李仲轩提出，不识能成事实与否，大抵一、两日当见分晓耳。宣战一事，转成不急之务，从此作为罢论，亦未可知。但吾国内乱，恐将日滋。滇、蜀两军交哄，已开其端，此事中央为滇则全蜀牙孽，为蜀则为分裂之媒，真不知何以善其后。自项城去后，中央权威本自有限，此左右之所知也。益以此次之冲突，

① 此函内云："财政总、次长已以贿案对簿矣。替人李经羲不知能否通过。"此事当指一九一七年四月京师地方法院宣判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等大贿案。是函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督军辈群怀私愤,用人行政,事事皆成难端,号令不出国门,殆成必至之势。国事危岌,诚如吾弟所云:"一线生机,仅存复辟。"但舆论以谓时机总未成熟,即皇室中稳健亲贵,亦以此事为忧。但鄙意则谓:时机之已未成熟,不系于宣统之长少,而系于总理之有无。今试遍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项城才地资力均足当之,释此不图,妄干非分以死,则真中国之不幸耳。此局若在古昔,经数十百年竞争之后,自有长雄起而为群伦所归命,如六朝之终于隋、唐,五季之定于周、宋。无奈今世一切牵涉外交,则他日变幻百出,非吾辈眼光所能预见矣;中外历史之中,亦无成例也。

嘱字诸郎名珽者,可字彦真,古名颐者字真,如:晋枚颐字仲真,李颐字景真之类,今仿其例,故曰彦真;名璥者可字稚恭,取足表德而已。

复比来喘咳日剧,服药亦不甚效,精力意兴大减,曩时目击时变,日怀首邱之思,而十口浮寄,迁徙又殊不易易,不知何日果此愿耳。渐热,惟保练千万。

复白　五月廿六①

季廉令子泰喜已长大矣,学业何如?

五十四

国事纷纭,然固其前知其如此,不待今日事见而始为之眙愕也。当洹上灭亡,黄陂就职之日,吾尝致书段合肥,劝其承认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号令、法律为有效,而后急组机关,议定可久之宪法,更依新定之选举法,以召集国会,与国人一切更始。当时段

① 此函内云:"日来京师以府院相持,……合肥业已去职。"当指一九一七年五月廿三日北京政府免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一事,是函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所书。

氏意虽颇动，顾无毅力，又经任公辈之从臾，于是用中山约法，而召曾经以内乱之国会，自诒伊戚。阁员又主调停之说，杂进分陈，同床各梦。凡此一年之中，府院之龃龉，立法行政之相轧，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不足讶也。今者两败俱伤，平情而言，两方均无足惜；而武人干政，又为民党之所藉词，亦无足怪。盖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证，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总之，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长此终古，惟有乱耳，他无可言也。黄陂之解散国会，李九之勉强就职，自我观之，皆为不足深訾。假其此后，措注得宜，则两人所为，转为可敬，何以言之？盖黄陂所为，乃以弭乱；而李九乃以救一时之无政府，其所以牺牲者，皆所谓爱国不祥者也。爱惜羽毛，袖手旁观之人，逞口舌以议其后，过矣。大约国事尚有数月纷扰，秋冬之间，如能渐定，则真吾国之福也。

贱躯入夏咳欬稍差，惟老态日益侵寻，恐无久视之理。身生无益国家，即有所知，但存虚论，以此颇自恨耳。少读古人之书，立身行己，处处偏于消极，遂复不屑进取，洎今悔之晚已！[①]

五十五

复辟时机，固未成熟，而人事又著著卤莽如彼，不成自意中事。昨闻陈师傅言，李木斋曾为奉新画策，请于明年大选举竞争后，看事如何，乃行发动，果尔自是胜算。惜诸倡议者，急于攫权，不能用

① 此函至六十二函原稿皆佚，今据《节抄》补入。函内谈到“黄陂之解散国会”（五十四函），“张勋复辟”（五十五函），“滇、蜀之争”（五十六函），欧战“至于三年”（五十七函），“中国……与德宣战”（五十八函），“南北决裂”（五十九函），“南北交攻”（六十函），“王汝贤……入湘……为人所逐”（六十一函），俄国“此番革命”（六十二函）等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六—十二月间，故此九封信当书于是时。

也。刘幼云是正派人，然其愚而愎，七月一号后谕旨多出其手，或云陈仁先与定武幕中之万绳栻，相得益彰，遂误大事。嗟乎！此类人，生平读数卷书，遂有天下事数着可了之概，以此谋人国家，安得不覆亡相继乎？至于张、康二公，身败名隳，要是为人所误。仆于定武素行，极无所取。身为武人，深封殖而恣骄奢。金陵一役，纵兵掳掠，所为几等盗跖，虽性质肮脏，于暴民专横之顷，能为一二禁制之言，不足赎也。独至最后一举，则的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复辟通电，其历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因于同谋诸将，深信不疑。故带兵入都，数不踰万，事败途穷，誓以举家殉国。不幸荷兰国使，以妇人之仁，给以条件，扶之出险，而张遂不得终其志，以成完人，其可惜也。此次复辟手续可谓标本皆失，本失，刘幼云万公两辈为之。至于标，则张勋自失之也。使当时复辟发表之后，以阁政畀他人，而己则即日遄回徐镇，诸督军必俯首帖耳，不欲背盟。即不然，以直隶北洋大臣予曹锟，奉天总督予张作霖，河北总督予张怀芝，则羽翼成长，谁能动之，惜乎其计不出此也。岂天恶其平生所为，遂不使得以令名殁欤，呜呼！可以鉴矣。至于南海，所可议者，以不早悟定武与刘，万辈之决不能用其言，而贸然与之共此重大之事，以侥倖于一试。至于权利富贵观念，如雷震春、张镇芳辈者，尚为所无。当两流争竞之会，举国皆持两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张勋辫子，世谓野蛮，其以此为复辟标帜久矣。康有为归国以还，未尝一出，而我曹又何忍深责之乎？

来书所论段合肥种种，似稍偏于民党南人论调。平心而论，渠自辛亥改命以还，所持宗旨，尚无反覆。至谓徐州会议、皖鲁独立及矫令夺印诸节，皆其阴谋主使，实不欲〔敢〕指为信谳。或果有之，而为复所不知，但据所闻，尚无坚确左证耳。所可知者，渠之为人，性质似系木强疏简一路，手段拙笨，而未以阴谋著称。平生于军界最为著意，故方黄陂之出，一切权皆所放弃，惟于陆军，则一将一卒更调，非其同意不可。历年所用，多其旧日生徒，故于各部感情最

富，而近畿一带尤然，其近日之蹶定武以此。至于政治，本非所长，五年初出，以当时权力，原可废弃旧约，另集国会，而段不为之，主用调和，遂成种种病痛。府、院、国会三方，各立于独，国会既不得以命令解散，而总理亦不宜以不信任解职，两相抵抗，此夏间政变之所由来也。至皖、鲁独立，乃军人自虑失势，相率为之，必谓段所主使，党人过矣。此番崛起恢复共和时，段氏本无职守，因黄陂悔其前事，乃复其职，此固段氏之所不期；至后达其目的，群帅附之，再组内阁，惩前毖后，悉用进步党人，此亦外国政界惯例，不足深訾。民党下野，法宜整顿党系，以监督柄政者之所为；俟其有败而后梃之可也。尔乃于今欲其分我杯羹，不能得，则分裂南北而摇国本，此非正蹈南花旗覆辙者欤？孙文、唐绍仪辈，自仆观之，直是毫无价值之人。比者窜迹广州，既不容于地主，而号诉各国，又为笑资，其无成殆可以决。

大抵处今中国，欲为政治之家，最宜常注目外交，而察其趋势，今之趋势，又与以往之五年不同。津沪租界，闻已为不卵翼政客之通告，现于此次丁槐携印之事之办法，则后来对待，皦然可知，又闻日本已派使臣赴美协商，将于对华政策，不全持旁观态度，意将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以期中国内乱之早止。此于吾国为祸为福，正未可知，而于失败政党，将无所利，又可决也。民党分子，诚不乏精白乃心、一意爱国之士，然自改革以还，两番举会，虚糜帑禄，于国事进行，毫无裨补，则虽有仪、秦之舌，不能为之置辞，而转为所反对之腐败官僚，阴猾进步之所借口，则无他，坐少不更事，徒为锐进，于国情民俗，毫不加察故也。矧其所奉以为领袖者，若唐绍仪之乖张，伍廷芳之老悖，孙洪伊之劣薄，降至吴景濂、谷钟秀、褚辅成，自郐以下，尤无可称。夫党犹国然，语曰："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人才如是，其更番失败不亦宜哉！仆素无党系，于段、梁当路诸子，尤乏感情。虽然，默察事势，窃谓现政府固有败时，而断非如是国民党

人所能征伐，恐贤弟怵于南方众论，未必与我同此眼光也。

五十六

欧战自俄国革命，国论纷淆，栗加遂至不守，彼得古剌能否瓦全，正未可料。德、奥得此扩张，士气自倍，而西面虽英、法、美赴以全力，仅能小胜，不克长驱，和局又相持不下，欧洲兵祸，正未知何日结束也。吾国加入协商于财政不无少补，但肉食者鄙，党徒自润为先，国计为后，则于根本之图，犹无济也。

中央国会组织，尚无定议，目前已成少数军人政局。而南方别立政府，浮图基广，何日合尖？况其人才，皆不为国人所倾向者，其无成事，殆可决也。滇、蜀之争，黑白是非，莫定谁属，政府日望调和，而两家不平如故，此又必不可然之事。嗟乎！统一且难，更无论治平进步者矣。

五十七

政局之论，知贤者奋虑愊亿极矣。旁观者即欲为之辨护，殆亦无从。此曹所争，不外权利，至于共和君主，不过所一时利用之口头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此时少数政治或称军人政治。藉口国会捣乱，乃有改组之图，此微论其意虚也。就令出于实心，而盈廷之争，道途之远，正不知何日复见汉官威仪。而此十余月两年中，内外之讧，事变之纷，将复作何景象，虽有前识，殆难预言。甚矣！交通不便之国之难用代仪制也。自加入协商战团之后，财政稍形轻松，赔款之暂辍，百五之修改，粗而言之，岁增数千万。饮冰在野之日，议论风驰，而尤喜言财政，今者身长财部，而又值此时机，不知能出手敷施，取怀而予，以稍解处士虚声之耻否？脱有不能，则议论为事功之毋，此例亦未必尽信也。

欧战之局，不识了于何时。俄以革命而上下纠纷。德人里加之

胜，自关天幸，然以困兽经四五强国围而攻之，至于三年，而战斗力犹复完全如是，此真史传之所绝无，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胜俄之后，吸其财产储胥，括其粟麦，久困之众，当复少苏。惟战线弥长，军力並分，而寒威已发，则又德人之所大惧者也。拿破仑即困于此。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则旷日持久，英、法亦将不支。虽美之异军特起，谓明春将以三百万众赴欧，而远隔重洋，潜艇尚为之制，则实效何若，必事至而后可知，此时尚难以定论也。复尝深测细审，于结局何若，终复不敢断言。以为他日将必有事变，出于人人所虑之外，而两家之难势，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预言胜负，要皆明于此者暗于彼也。南海之说，仆亦谓然。此不独吾辈云尔，即交战国亦心知其尔。且俄之所以有亲德党者，亦谓程度相差甚遥，战自取败，固不若与之亲善，置为后图之为愈也。兵动以来，俄之受创最巨，英以岛国瓦全，而法至十四年九月之后，马兰河一胜，即复有以自完，德死咋不能入尺寸也。可知欧西各国，于教民事国，虽有优劣之差，而距离初不甚远，一行惊觉之后，即亦难图。况合而谋之，短长相资，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

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故其来也，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格，皆倚为衡。俄虽欧之大国、民物土地，泱泱雄风，而其间大公窃权，女谒弄政，宠赂苛法，与夫其民之不学，较之吾国，殆有甚焉。故虽蚕食亚洲，而一遇强对，辄复不振。今者，其国半明之民，乘机革命，近且定制共和，虽然，国之治乱强弱，初不系此，盖革命所诛锄者，特贵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跻休明，而旧法之隄防既隳，忿慾二者必大横决。故法经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轨，犹不足以为盛强；最后者俄，其次中国，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机。此时伫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阶级，恐足下终身悲之，尚犹未见其止，此固无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济，端在教育，此即足下今日所勤劬从事者，故曰，可

钦羡也。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与吾国之荀卿、商鞅、李斯最为相似，其异者，特以时世进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于今日，将其所为，与德无二致也。

五十八

时局诚如君论，所谓中枢权力日微，各省权力日大，一言尽之，除非豪杰特起，摧陷廓清，终无统一之望。统一不能，则所谓法令，格而不行；所设治理，人自为政，长此终古，其鱼烂而亡，殆可决也。尝谓中国此日外交，自与德宣战以来，可谓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群伦辅之，则转弱为强，此真千载一时之嘉会也。顾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真阳九百六之会，虽有圣者，莫如何也。梁任公素日言论，固自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无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南北意见，日趋日歧。南人以段政府为非法；而北人以民党为捣乱。复处于北，故不见中央之甚非；足下处南，故稍为时说之所闹。其实我辈超然于此两系，固无所取于左右袒也。复虽在京，不入政界，于当路无由进言；即言亦未必见听，补救殆无其事。足下谓在此可稍为国论之所折衷，恐尚未明此中真际也。

五十九

南北决裂，各诉诸武力，此自势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当国，有南北花旗之战，南欲分立，北期统一，争战期年，美之财政实业，大受其敝，而敉平之后，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则多难兴邦，历史惯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顾愚之所忧者，则吾国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伍，大抵

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苟吾国欲挽积弱,变而尚武,自当先行从事于十年廿年之军官教育,而后置之戎行,盖使吾国军官,尽若春秋之仕官,汉之赵充国、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韩、岳,明之俞、戚,则所谓重文轻武之说,何从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于是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真如来教所云:藩镇之祸,必见今日者也。况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如今之某总长某次长,华洋各报,坦然攻之,他日事变所趋,真令人不寒而栗耳。前者复辟之事,一现而灭,然细思大势,使其时即无段氏之反对,而群帅割据,岂与以督抚旧号,遂俛首帖耳,以听新朝之指麾?此又不待再计,而决其必不能者也。

六十

南北交攻,中央既无术以收客省之协饷,其势不能不出于外借。欧战未终,各国尽辇国财以填无底之壑,而日本以接济俄械之故,年来转贫为富,充然有余,乃谋趁此时机,以我为彼之埃及,而交通系与北洋军派中促齿啜汁之徒,为之作伥以图自富,于是有统一军械之伪划与扬子铁矿归日人专揽之密约。噫嘻!此约果成,天下事从此乃大定矣。

夫中国之兵,以现状言,其对外本为无用,诚以谋国为心,所编诸师,强半可罢,所坐项城怀挟野心,致使益深益烈,中道即世,而藩镇之祸遂成,此复前书所以云分裂之祸不以此役而泯也。军械划 ,原属兵政要图,但不宜谋诸日本而行之,此时尤为巨谬,何以言之?盖欧战虽烈,要有告终之时,两年以外,断无更延之势,届时欧美枪炮及飞潜诸器,浩若山海,贱若土苴,且皆精利之物,中国不

俟其时为之，乃此时以贵价购诸日本，此何说耶！藉曰今平内乱，不能待之，则闻日本恐伤南派感情，有不得用诸湘粤川滇之条件，然则自戕之举，所为何来。又铁煤藏富，乃国命脉，兵工尚为其次，实业耕织，万政攸资。尔乃倒持太阿，授诸强敌。夫以一二人私计之便，乃使黄炎种族，欲兴无具〔由〕，是则设何心肝，吾不得而喻之矣。北方诸报，除该系一二机关外，百口同声，群相唾骂，吾侪小人，深盼其事之打销耳！

六十一

新内阁属之何人？何时成立？今闻尚在未定之天，大抵未必有好结果也。王汝贤为合肥廿年师弟，信任至深，此次入湘，竟有为陈复初以五十万买走之事，赃未入手，闻取实行过手者，不过五万。已亦为人所逐，此种人尚有面目复出见人，此真吾国之垢。而过兹以往，尚复何人能治此国，驯至灭亡，非不幸也。合肥下野，诚属可怜，但自今观之，则不独五月间反对张勋复辟，事乃枉然，而辛亥搂合都督，逼清让位，以及后此反对袁氏称制，皆为赘举。何则？天下事自有主者，而合肥不自度德量力，只益其乱故也。嗟呼！及吾之世，太平富强，固属不可复见矣。而一方稍为安静处所，使我得终余年，不知有否？元遗山句云："何处青山隔尘土，一菴吾欲送华颠"，真鄙人今日心绪也。

六十二

吾国此后，自是遍地荆棘。常说瓜分之惨，恐怕后来有求瓜分不可得者。如土耳其是已。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无从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俄以强大著称，然以蚕食小部有余，至与强对作战，则无往不败，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此番革

命，底里尽露，混沌元黄，其苦趣殆过中国。英、法、美、德、意、奥、班、蒲诸国，第使政俗稍高，临危皆可有救；其过小之国，如比如塞，虽一时有亡国之惨，而他日可望复苏。吾辈观之，则知救国根本，当在何处著手矣。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吾此言，可待验也。但此时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当先出曹孟德、刘德舆辈，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后乃可徐及法治之事，足下以为何如？

六十三

纯如贤弟惠鉴：

前去两缄，皆出病院后作，想皆登览。病后脑力虚羸，语不尽意，然相知日深，当能体会耳。鄞元泰此番所送羊狼诸颖，收拾极干净，允为佳制，得此有以磨砺岁月，为益不细，则皆老弟善于选工之赐也。拙诗杂感及挽吴先生三首，姑为补缀寄呈，以酬贤者嗜痂之雅，其实不足存也。

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横览宇内，率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求一盗魁不能，长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虽然阳九之运，会有所极，窃意欧战告终之后，天下将成大联邦之局。支那物产为各国所取资，岂容吾人长此纷扰；且彼鉴于土耳其前车，其所以对待中国者，必当有不容已之干涉，而吾民所趋者利，必至遍地皆依，行且不劳征服，前者抵抗

异种之说，施诸满人可耳。施诸白种、倭人，殆无其事，何则？能力志节均不足语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时，复辟之剧或当更演，惟是一言复辟，则旧人麕至，必乐循极旧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则其势亦不可长，其与五月间事，不过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况张勋之难其人耶？今日无事，聊为贤者发愤一道如此。惟珍练，不宣。

复白　一月廿三①

六十四

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迟婚为主义，看似于旧法有所改良，顾细察情形，乃不尽耳。盖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夺其旧有之权，一也；心醉欧风，于配偶求先接洽，即察姿容之美恶，复测性情之深浅，以为自由结婚之地，二也；复次，凡今略讲新学少年，莫不以军国民自居，于古人娶妇所以养亲之义，本已弃如涕唾，至儿女嗣续，尤所不重，则方致力求进之顷，以为娶妻适以自累，且无谛假不知谁氏女子，以一与之商终身不二之权利，私计亦所不甘，则何若不娶单居，他日学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挟此遨游，脱然无累，群雌粥粥，皆为肉欲之资，孰与挟一伉俪，而啼寒号饥，日受开门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于是今之少年，其趋于极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

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

① 此函内云：“至此之时，复辟之剧或当更演，……其与五月间事，不过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所指当在一九一七年阴历五月间张勋复辟之后，函末署“一月二十三日”，当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悚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今夫旧法之敝，时流类能言之，至一趋于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于旧，彼不知也。因感于令姪之言，故为老弟罄尽如此。鄙意欧美婚娶之俗，毫无可慕，即使与彼同俗，程度均平，亦非佳事。

三小儿琥去年曾以感冒咯血，后经德医验治，与痨菌无涉，全愈久矣。寒门无此遗传，不知何人为之故甚其说，亦可畏也。《公言报》已久脱关系，今日世事，殆非笔舌所能为力。俄德和议成而未成，即成，战祸未已，俄之昏乱，殆过于我，此后变化，虽圣者，无由预知。锺生佳士，其性情学行，望更详之。力疾布复，惟珍卫，不宣。

复白　瑾书奉缴　旧十二月初七①

六十五

纯如仁弟赐鉴：

顷得一月廿六日惠缄，知续去一书，尚未登览。前书于结婚自由利弊，颇已详尽，兹不更赘。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弊之法，而孰意不然，专制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婚嫁旧法，至以子女为禽犊，言之伤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使其德智果高，将不徒新法可行，即旧者亦何尝遂病，想吾国经此番苦痛之后，当亦废然而群知所致力矣。

时局自岳州不守之后，当路尚无一定方针，盖欲和则无以应南方条件之苛，欲战则不欲循合肥已覆之辙，且自傅、周、王、范失律之后，一置不问，由是军纪荡然，其势亦无以用众，此所以日遊浑沌

---

① 是函主要论婚姻自由利弊问题。查六十五函云"顷得一月廿六日惠缄，知续去一书，尚未登览。前书于结婚自由利弊，颇已详尽，兹不更赘"等语。按其中所说"续去一书"，即指是函。六十五函为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所书，是函当略早些，应为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民国七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所书。

之中，不知现政府所祈向者，为何事也。旧日帝党谋燃复辟之灰，而不利复辟，如熊凤凰诸公，则一变而为联邦之说，以谓惟此可以救败免亡，虽然，联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国无是之基础也，美制则原本民权，如华盛顿之十三州，而吾国又无是之基础也。吾国所有，乃群督之拥兵，如唐五代之藩镇，藩镇联邦实不过连横合纵已耳，其不足已乱，殆可决也，至于复辟，则纯视复之者为何人，而所引外援为何国。近者皖派似与交通系结合甚固，而以利用东邻为政策。本日汇业银行开幕矣。观于梁士诒之在日本，以及段芝贵之要求特赦帝制党，可以知之。夫皖派交通系，皆反对复辟者也，然则成否又不可知之数已。嗟呼，我瞻四方，蹙蹙靡骋，无意中聊为贤弟一言而已。

复白　二月一日①

六十六

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协商诸邦，有托付日本抵御之意；而美未尝不阴忌之。然日人鉴于欧洲战祸之蔓延，亦至审慎将事，不似从前之以战夺为不二之政策矣。日、德携手，恐亦难成事实，盖英、日前此之交已深，又近值美国武装之后，日本弃其协商之优胜，而与已疲之德成交，得不偿失故也。

吾国南北分驰，而近则分驰之中又有分驰，纷争不知何时了结。来教谓："于国家一线生机，仍持曩见。"此真有识者不异人意之谈。然此局之能成与否，全看总理国是之为何人。窃谓：文若东海，武若合肥，举非其选，而横览一世，谁为救国之才，想足下与我皆不

① 函内云："时局自岳州不守之后，当路尚无一定方针"、当指护法战争时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南军进占岳州一事，知是函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能即举以对也。呜呼！岂不哀哉！[①]

六十七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昨敝处正去一缄，并托艾畦寄呈明子夫人对联一副；嗣于本日奉到三月十日挂号尊缄，蒙示慕韩前后两书及洛生照片一事，诵悉种切。

前以洛生向学无意订婚，故敝处业将前言作为罢论。今既承贤兄弟不弃，而洛生意亦转圜，此事自当再行妥议。因复虽一家之主，顾此等事，儿女终身休戚所关，自不能不听诸母诸兄大家公同斟酌一番，而后有准信奉复左右也。慕韩前书一月廿八谓家有富名，外人不知底蕴，恐入门之后，亲见藤山头竹篱茅舍，心有不甘等语，此真足见世人心理异点。姑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即小女年已过笄，其一生自奉，绮罗诚所不免；而脂粉芗泽，未尝一御，珠玉珍宝，亦复澹然；家中不乏婢妪，而洒扫井臼，时复躬操，亲串来往，常以少年人不宜过于朴素相规，顾性所不安，稍御即卸。由此观之，他日所适夫家，虽复亿秭隆富，而此儿虽对荣观，燕处超然，殆可决也。虽然，不歆富矣，其心亦不愿贫，恒勗诸弟，人以治生为本，又酷喜整洁，畏恶暴殄，入其室，床敷几案，洁无点尘，凡此皆其性质本然，不必由于父师之教也。

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乎！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党专与资本家

① 函内云"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则此信当书于俄国革命之后，欧战未曾结束之前。又六十九函内提及德日联合，与此函所云"日德携手"，实同指一事，六十九函为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书。是函亦当书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四月间。今仍照《节抄》原次序置于第六十七函之前。

富官僚为仇者乎？语不尽意，先此奉报，并问
仁祺

再者，吾弟执柯之第一缄，开具洛生家世齿录甚悉，因此事中经作罢，尊缄遂不知庋置何所，遍索不获，今欲乞费神再开一纸前来，以凭讨论，至感！

三月十八日　复白①

洛生八字到日请即寄来，又及。

六十八

纯如贤弟执事：

得阳三月廿四日赐缄并庚帖等，喜慰之极。令侄洛生，蒙为执柯，自是国器。刻饬大儿伯玉，由慕韩等邀请洛生，作一小集，以示郑重相攸之意，最后更向小女香严发表此事，如均情愿，当将庚帖等回寄尊处也。至游学后完娶一节，本无问题，绝不反对。盖鄙处原不急急送女出门也。艾畦文采书札，于今日少年中，颇不易觏。诗笔等虽未成熟，而进犹未止，数番见临，与之晤对，气象尚复静穆简谨，的未易材。弟谓洛生乃在其上，欣瞩何如耶！

顷者岳、长告捷，合肥复出，军人当国，自不待言。西南必持恢复约法国会以为和息根柢，则南北断无合同之望，后此疆场彼此，湘、赣、黔、蜀，无宁岁矣。

自阳三月二十二日以来，欧西决战，乃从来未曾有之激烈。德人倾国以从，英、法先见挫衄，至其结果何如，尚复不敢轻道，所可知者，此役解决之馀，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楞，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

① 此函内云："昨敝处正去一缄，并托艾畦寄呈明子夫人对联一副。"查六十八函云："前托艾畦寄上明子夫人楹帖一副。"当指一事。六十八函为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写，则是函当系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三月十八日所书。

睹其终也。

鄙人今夏决计离京，而眼中所待了者三事，儿女婚姻；出售此宅；此后或南或北，再定计画，届时当奉告也。

前托艾畦寄上明子夫人楹帖一副，此时当已接到。旧怀吕君止五律一首如左：题是《怀吕开州》

盖代神明宰，吾思吕太微。临财如触热，好善怒鞫饥。

至孝天应泣，论文瑟欲希。墓门今宿草，黄鸟绕林飞。

复平生师友之中，其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无闲言者，此人而已。然亦有不满意者，则其为人太过，坐此致不永年，真可痛也。余则已去者，如郭侍郎、吴冀州、君家季廉，其犹在者，则陈太保、陈伯严、海盐张菊生，寥寥数公而已。且其人虽皆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至近世所谓新人物，虽声光烂然，徒党遍海内，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尝有一也。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然则不肖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见矣。老境侵寻，虽见理日深日明，只如昭陵茧纸，他日挟与俱去而已。然则徒言学术，亦何与人事，此羊叔子所以不如铜雀伎也。一笑。春深，惟珍练千万。

复白　三月卅一日①

六十九

纯如贤弟：

顷接三月卅一日缄，并录示令姪先世，极感！极感！其先人皆享高年，如此则洛生根基深固可决也。刻正与家人妥议，得当再行报命。

① 此函及六十九函谈到北军"复占岳、长"，"合肥复出"等事。按护法运动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南军进占岳州、长沙，三月中下旬北军复占岳州、长沙，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两函当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湘中长、岳，虽为北军所复得，然我辈旁观，觉与统一两字相去犹远。平情而论，武人为政，诚属乱邦，而南人所力持之约法、国会，又为众情所反对，求化寇仇为石交，亦已难耳。

三月廿一以来，德于西面大取攻势，欲收与去岁意大里东北同一之功。然今已两星期矣，牺牲过三十万人，所得者不过前失残破之地，英、法之军略退，而阵线绵亘依然无恙，南之巴黎，北之喀黎，中之亚美安德之目的，皆未能达，则此局尚非朝夕所能决也。但交战国枕戈擐甲，上下皆历四年，农工商百业，因之停废，无论何国皆已力尽筋疲，久久兵连祸结，诚不知何以为继也。美国作练三百万兵，其用意不仅此役，即以是役言之，其每月作运赴欧，极其量不过五万，若非此后运船大增，则运致三百万人，殆非五年不办，是无异决西江以济涸辙，其不成事实，不待言明矣。顷闻在法美兵今度已入战线，见众不过十余万，此与千九百十四年英人以十六万助法正同，此以当德人百数十师每师在万五千与二万之间之众，其足为轻重与否，亦无待深辩而可知已。至日本前是政策，诚在在步趋德人，然自此役发生，亲睹兵祸之烈，诚不能无戒心。且德国是后民力消耗已深，将休养生聚之不暇，更持何物以与较完之日本为合；而日本亦何取于收德、奥、土、勃，而失英、法、美、义也耶？外交之事全视形势，此复所以策其不成事实也。草答，即候

台祺　不宣。

四月六日　复白

明子对联已未收到？

七十

纯如贤弟如见：

前承阳历四月十二、十八两缄，久置未答。前去一书，但言孩子亲事，不欲夹杂他语，故亦未及，今日精神稍爽，请为左右覼缕，

以当面谈，何如?

来书谓北军虽连得胜利，而底定西南，恐非易易，自为确论。吾国革命之后，占势力者，不过两系:军人一也，所谓民党二也。时局至此，民党则被罪于倪、段诸人，而北洋军人，则归狱于万恶之国会，互相抨击，殆无休时。顾我辈平情论之，恐两派均难逃责也。

数千年文胜之国，所谓兵者，本如明允有言:“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倣东西尚武之习。自唐以来，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兴以后尤然，此项城所以刻志言兵。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此军人操权之究竟也。

若夫民党，尤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广召党徒，无事则以报纸为机关，有事则以电报为羽檄，把持倡和，运动苞苴，一日登台，所先用者，必其徒党，曰，此固美、法先进民主国之法程也。蜂屯蚁聚，虽廿二行省全国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扫地而尽。前者孙洪伊欲尽取派置省长之权，即亦为此。而徒党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国会之中，党党相倾，但闻诟谇，人谓今以纷争南北之故，致国事不得进行，顾当国会参众两院未散之时，其所谓进行者，又何若耶?且其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至于手握重权，则破法者，亦即此辈，事虽未至，可断言也。

俄罗斯一行革命之后，保罗民党 Bolsheviks 最恶军官，且惧其众为主张复辟者之所利用，故其第一义，主于毁军，然自戛连士机 Kerensky 第一命令，许兵卒以平等权之后，国军遂散，即今全国废然，如巨人病风卧地，任人宰割。而国中无论都鄙乡邑，皆刼

夺公行，粮草罄竭。据所记载，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国乱矣，而俄罗斯比之，则加酷焉。汪容甫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荠。"真今日吾国与俄相比之谓矣；由此观之，则军人诚恶，然使稍有统系纪律之存，其为害，或稍胜于狂愚谬妄之民党也。

吾国大患，自坐人才消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 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日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复无意于今之政府久矣，年来又复多病，所以益欲还乡。其眼前欲了者，叔夏、香严两儿亲事，更欲将此宅卖出，而复或沪或闽或津，再定行止，乱世多虞，亦不能预定也。洛生性质坚毅，他日必有成就，蒙贤弟执柯，极为可感。前信并小女八字影片，想登尊鉴久矣。琥儿定婚系陈太保执柯，与其台湾林姓甥女作合，知念并布。

足下于鄙作真成嗜痂，兹特别纸抄奉。其与徐某七绝，因不存稿，不记忆矣。

中日七项同盟之说，洋报亦有所言，留日学生，且因此有相率回国之事。政府但言其无，又不肯将事实发表，令人不得捉摸，亦深盼其稍有忌惮而已。

校歌之作，有似填词。若必复捉刀，须得将原谱寄示，乃可下笔。

贱室原配同里氏王，即璩之母，续娶江宁氏朱，簉室氏江，则琥与香严之母也。

琐琐奉陈，不觉累纸，欲言万千，非缄能罄，伏惟照察。即问

近祺

复白　戊午浴佛日①

七十一

纯如贤弟执事：

前者连得阳历四月十二、十八两缄，阙久不报，病冗交乘，想能恕之。

蒙为小女璸执柯，具徵关爱。嗣洛生有缄见惠，英文程度已甚可观，后复同艾畦贲舍，笃实澹泊，于时下少年中正不多觏。况来书谓其迟重难合，而一合之后，用情贞固不二，可以断言。不图叔世浮薄，乃有如是少年，尤为失喜过望者也。刻复舍间业已全体赞成。昨向小女宣布，渠以习于旧法之故，但云由亲作主而已，而微察其意，似甚愿也。兹将照片并其降生日月奉呈，乞为转致洛生尊堂，如无异议即请由尊处定期过帖，即由保安寺街办理亦甚便也。了此一宗儿女终身大事。至于迎娶，寒家亦殊不亟亟，即俟洛生学成归国后，从容办理可耳。手此奉报，余不它及。敬颂

大安　不另。

复白　阳五月四日②

七十二

纯如贤弟赐鉴：

连接上月廿八暨卅一日两书，冗未即答。兹将所拟校歌及杂志封面寄上，乞斟酌可用与否。

---

① “浴佛日”，系四月初八。此系当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五月十七日。

② 此函至七十五函均谈及洛生与严复女儿订婚一事。其中七十三函署“七年七月十一日”书；七十五函亦云：“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故知此五函皆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前数日得洛生清华来书，书意欲用西法与小女先行见面厮熟，俟彼此实系相悦，而后再定婚约。敝处已明白回复，告以不能。略谓先熟后婚，西俗向来如此，然而牉合之后，仳离亦多，可知好合之情，不关乎此。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琴瑟调者，尚甚众也。且此事于今行之，有不便者。假使相见之后，果然相得成议，则此举乃是赘疣；脱若不成，外间人必多浮议，于两姓皆有不便。故此事出诸无意可，出诸有心难。中国虽号变俗，然良家子女仍是笃守旧法，不轻与少年男子相见，而况告以此人系汝未定之夫，乃今先来看视，是否合适，然后定夺。吾弟试思，此在吾家可行否乎？刻已回答，若令姪必以其文明新法见拘，则前议悉作罢论可耳。中西国俗根本不同，即如选举，亦百弊未见一利，方之从前科举，相去远矣！语曰："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正是谓也。匆匆不及多谈。诸容续叙，即讯
近佳

复顿首　六月十一日

心远校歌①

中华何所有？四千年教化。舟车未大通，指此为诸夏。五千年来交五洲，西通安息非美欧。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分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体智育须交修。守勤朴，厉肃毅，涵养性情奋志气。此时共惜好时光，他日为人增乐康。庐山九叠云锦张，彭蠡章贡源流长，世传心远、第二中学校风良。

七十三

纯如贤弟赐鉴：

---

① 此"校歌"为严复一九一八年所作，附第七十二函后。

接前月廿及廿三日等书，读悉种切。洛生不日成行，意欲作一序送之，而天热懒于笔墨，遂暂阁置，俟有兴致成篇，再交左右寄往可耳。过庚事，自俟慕韩到京举办，昨晤芭生云，一星期内当来，何以至今尚未到耶？仆刻所忙者正皆儿女婚姻之事，三小儿已定台湾林家，即于本阴历初九日过庚，议于中历九月后赴闽招赘，届时鄙人当与同行，察看故乡情形，如可终老，即当从此还山，不复问人间事矣。但闽省近日兵燹之厄与赣相同，如不可归，即当复出，则携眷所居，非津即沪。沧海横流，不得不托庇异族宇下，言之岂胜慨然！

本秋选举总统，竞争极烈，两边各出数百万元运动，皖派与交系大抵意属东海，而河间似有驽马恋栈之意，闻昨竟出多金，资遣旧国会议员南下，异日广东选举，首座果属河间，则此戏正复好看也。举国若狂，廉耻道丧，正如贤者所云。顾鄙意以为此种局面在中国必无可长，迷途非遥，其趋向正轨，终当有日，吾辈静以俟之可耳。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 Miss Cavell 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足下方在壮盛之年，他日可以印证此语也。

老境侵寻，生趣渐薄，幸是尚能以看书有得为乐。除教导儿女外，丹铅尚不离手，《穆勒名学》，终必成之，俟秋凉耳。生计颇窘，然得粗了，即亦听之，不复向胡奴乞米，向政府讨顾问做矣。

穗卿学识甚高，而于佛学尤邃，自灰心世事已来，日惟纵酒，每

至烂醉落地，朋友每以卫生为言，而穗卿不之恤也。现在京师，住兵马司中街，教育部尚有一二百元月薪。其子元粟在大学校，月俸颇优，然与其父无涉也。

第二、心远两中学，当于何时放伏？足下于假中当往何处？意者游匡庐耶？平生神往开先、栖贤诸胜，乃卒不得一游。今老矣，已无济胜之具，然幸不死，天假之缘，尚望得一寓目，他日能果此言，死时真可瞑目，世间事何足挂齿牙间耶？手此奉答。即问
暑祺

复白　七年七月十一

七十四

纯如贤弟惠览：

顷得二日缄，知令侄媳妇明子赴美之行，因美副领靳签护照，不得成行，深代懊恼。美为崇拜自由之国，顾外人出入其国，所有官吏必加种种之无谓刁难限制，甚至放行收受贿赂，亦时有所闻。文家著论谓：共和政体与姦利常结为缘，可知其非虚语矣。舍侄女惠卿前年赴美，系毕业后，由清华挑选游学，其手续自与明子悬殊，无由援引。今幸船期展拓，急行托人关说，或可成行也。复识美使芮恩施，惜此公适暂四国，无以为力。为今之计，惟有就沪想法而已。

惠卿缄，今缮好寄去。洛生过帖，已由穆涵选定阴七月初八，大媒系王莪孙世澂、陈澂宇懋鼎两君。知念并布，手复。即颂
旅祺

复白　八月五日

明子同此致念。

七十五

纯如贤弟执事：

前得沪上第二书，所未即答者，闻艾畦言，孟敏附舶赴美事已就妥故也。

两家亲事经于初八过庚，从此瑸儿便作高门新妇矣。洛生气质极佳，今日出洋，学得一宗科学，回来正及壮年，正好为国兴业。然甚愿其勿沾太重之洋气，而将中国旧有教化文明概行抹杀也。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梁饮冰自执笔以还，宗旨不知几变，目下韬迹天津，云以著书为事，吾恐不能如前之谀闻动众矣。时人看研究会之汤、梁，真是一钱不值也。南北国会皆已成立，后来执持国枋，即此两群猪仔，中国安得太平！总统东海已无问题，而副座则竞争极烈。徐某用之以饵所欲利用之督军，因此，遂致与奉天决裂。东海与梁燕孙皆主息战，看来河间、合肥皆将下野。果尔，民气亦可稍苏。至于根本问题，非欧战终时，无由解决也。

复夏正八月间，拟将回闽，送子完姻，并行省视冢墓。至于移眷久居，或南或北，则察看情形，另作计议，此时尚难预决，所可言者，总不在京中长住而已，知念详布。伏暑将阑，所管两校何时开学？有暇仍乞时惠德音，余惟珍卫。不宣。

复白　八月廿二

七十六

纯如贤弟执事：

顷获九月十五由南昌所发械，知前复一书尚未登览。所前寄《心远杂志》发刊词，以尊处急用，遂僭加窜易邮上，想当接到。兹得后寄一篇，中所发明理想，似已为前僭所赅括，无取叠矩重规矣。承

示南海知我之言，祇增惭怍。我生之后，世界泯纷，眼见举国饮狂，人理几绝，而袖手旁观，不能为毫末补救，虽有透顶学识，何益人己之间，况乎其为虚声者耶！

时局轇葛，和战均不易言。段合肥主战，以为统一者也。行之三年，徒增国民负担至于数千万之多，而去统一日远，则战无可言明矣。至云和平了结，则无论南人要求之苛，而先须数千万现款，为之了债。试问向何处筹之？加以彼此将帅各求权利，各占地盘，岂肯帖然受人支配？东海褎为举首，安福部之力为多，而安福者，得段、徐而后有之。故虽意主和平，必不能毅然解主战之内阁，凡此皆盘错当前，所以试东海之利器者也。根本解决云乎哉！

复原拟八月同三小儿回里就婚，兹乃闻遍地萑苻，人方出境，自不能不观望徘徊，稍行迟缓。乱世行止真难预定也。

南海诸作，近者均未经眼，足下如以为可观，望将已阅者寄示，吾知有识者固不异人意也。手此奉答。并问

旅祺

复白　九月廿日①

七十七

纯如贤弟如见：

别后回闽，住城南之阳崎乡，仆祖籍之所在也，在彼为琥儿娶妇，而族人亦相聚为仆作寿。以是劳劳，至旧历腊月之廿一日，而仆病作，病势大危，神经瞀乱者十余日，幸琥夫妇作计早迁入城，不然病亟时，求一善医，且不可得也。病至立春日，始呈转机，然至今下地尚头涔涔耳。

---

① 函内云："复原拟八月同三小儿回里就婚。"七十五函亦谈及此事。此函当为一九一八年所书。函中又说及徐世昌选为总统事，亦可证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所书。

赐缄及洛生居址等悉接到，但此时尚不能详覆，知念，勉作此书，余惟一是心照。

复白　八年二月廿六日

七十八

抵沪后，拟到徐家汇医院治疗，旅寓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九十二号，赐缄可径寄彼矣。顺讯

道祉

五月朔日　复泐①

七十九

纯如贤弟如握：

连获赐书，以病后精神短浅，阙未即报，惭负何如。入此医院已及半月，日用电浴、揃灭诸法，喘欬叨庇见差，惟气体尚属羸弱，不耐劳动。今盼匝月以后，当有明效，届时再议北行，此时不敢定也。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适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界合，而闽则学商界分。昨报言：督军捕捉学生六千余人，而加以惨无人道之苛待，读之令人失笑；又云：被商会会员黄某毒打，几于毙命。商会人极寥寥，又皆

① 此函至八十六函，除七十九、八十二两函署"八年"外，其余皆不署年份，函内大都谈到"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及南北和谈等问题。其所谈私事，如撰寄羽仪公家传，亦前后自相衔接，知此九函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住上海时所书(参考严璩所撰《年谱》)。又，八十二函原附一诗，云"琥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书此示之。"因本书诗文部分已收录，故删。八十三函原有附信，今抽出另排，见《与徐佛苏书》。

畏事,以数千学生乃任一二人毒打,信乎?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中央政界岌岌,日有破产之忧。安福系势力似成弩末,而苦于骑虎难下。闻此番京、津罢市,乃冯华甫居中煽动,用以推倒徐、段,昨见十八日《申报》中录高某与华甫一电,倾泻无余,欲知华甫,尽于此矣。者番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之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商场,而暗中怂恿,以学生、康摆渡等为傀儡耳。日本维新以还,所步趋者德国,欧战开场,群以德人为必胜,故外与协商联盟,而内与德人密约。去年德败,石破天惊,而近日其密约又为英、美人所发暴,故其处势最难。而自大正继统之后,国中革命之说,暗长潜滋,统用武力弹压,又数年中因以军械售与俄、华两国,骤富者多,而民喦日起,老成凋谢,公德日隳。弟书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此复。即颂

勋祺

班志弁言略加更动同寄。

复白　八年六月廿日

八十

纯如贤弟如见:

阳廿四日信接到,鄙人莅此已三来复。此间治疗术与他医颇殊,日以温水通体灌熨,或坐木箱中,内用电泡围绕,十分钟后,通体汗出,夜用电杵按摩,所用汤药极少。三餐所进,除鸡洎外,多系蔬食,如薯蓣、芦菔等物。记得廿余日中,所食荤肉,惟牛肉一片,羊胁一枚,与猪肉两块,仅四次而已。至于食鱼,仅一度也。近来欧美提倡蔬淡养生者为最多,大致如伍秩庸所说。甚至英国有人谓,能屏除烟火,但以生摘果蔬滋养者,得效最为不可思议,其人亦立

医院，助人为此。尝于同时详阅月报“Contem porary Review”中，见其论说，若次证者，谓其能治大风、瘫痪诸疾；常人习此，可以暴露僵卧，暑湿风雨，举不能侵，习其道者，始稍羸弱，继乃壮硕，且享高年也。世界进而益奇，其语未必即为虚诞，颇惜事在通都伦敦大邑之中，无人为彻底根究耳。世界人类降而益蕃，此学关于生计问题极巨，故乐为贤弟道其详耳。贱恙喘欬较先时为差，今所苦者，体力尚是虚劣，稍有劳顿，喘喙辄来，而夜间睡眠不能酣适，至数小时之久，往往寐中咳醒。刻拟满一月后，体察情形，如果可以自力，即当出院，自行将息。北上之期，一时尚未定也。

各埠市景经此番风潮后，损失必多。福州尤不堪问，破家荡产，比户可封，而于胶济问题，诚否有补，真不可知之事。中央内阁，东海之意，属之周公，而周之所以不敢苛就者，乃缘合肥与安福系条件甚苛，强而行之，必至肇乱。与田，田之掉头，殆亦由此。合肥居上六之爻，而把持如此，恐不久亦将失败，而世事乃益纷纭，思之令人齿相击也。

《黄氏闻见录》所载鄙人轶事，全非事实。绿珠词有之，乃戊戌年为清德宗发愤而作，不仅指晚翠也。与苏堪诗，不止三首，此时都不全记，俟检箧底，再行录呈何如？

公长两校，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眠食珍重，书不尽意。

复白　阴六二日

八十一

纯如足下：

得七月五日书，读悉种切。

自去年抱病还乡，于世事不甚措意，故于此时发现种种是非功罪，皆属不敢断言。蔡孑民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

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醜诸人,为巧多矣。嗟呼!事真不可一端论也。

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子、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是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此后中文,则听子弟随地自修可耳。惟如是办法,子弟须天分稍佳,教师亦须稍勤,方能收效,否则,于旧学终嫌浅薄,其须改良与否,正不敢言也。来教谓中学课程宜仿德制,分文实二科,鄙意亦深以为是。不识贵校中,已照此施行否耶?贺先生遂弃五浊恶世,闻之令人黯然。平生交臂失之,徒于今日兴杜陵高才陵替之感,而君家弟兄群从,于师门用情如此,于今世又何可遇耶?

复在此间已是三十余日,而得效尚浅,然除夜间,难得整睡,又晨兴八九钟时,喘咳颇剧,须半点二刻始止外,其他尚无所苦。却悔去年过沪,不知来此治疗。盖若当时果来,则去年杪一场大病,必可免却,则此后根本虚实不可同年语矣。既错过,无如何也。手此当谈。即讯

暑安　不次。

复白　七月十日

八十二

纯如贤弟惠鉴：

前缄知已经目。近作五古四十韵，因弟好收吾文字，乃手录奉寄。其中所言义理，贤者以为何如？愿与同学共榷之。此问

暑安　余不多凑。

复白　八年七月十九日

在上海红十字医院泐

八　十　三

纯如贤弟惠鉴：

接阳七月十七日赐缄，读悉种切。

复来此间，计已四十余日，初时不甚见效，逮三十余日，乃日有轻减，刻虽尚喘欬，然唯晨起后稍剧，而十余分钟便已，余则胃口精神及二便等均较未来为佳。拟满两个月后，便当出院，作计北行。贤弟见爱，不必为我悬悬也。复生平不甚相信补药，顾参则亲友多人劝服，皆言于痰喘可收奇效，亦拟到京后，买高丽或吉林誃山试服，果其有验，此尚易办耳。

所恶于和约不签者，以其不签之后，举国上下，哆口张目，无一继续办法，而齐鲁、奉吉日坠交际漩涡。民情嚣张，日于长官作无理要求，无所不至，用其旧时思想，一若官权在手，便是万能，不悟官吏之无所能为，正复同已。每遇枨触挑拨，望其为国忍辱，自无其事；甚则断胫蹈海，自诩义烈。而敌人以静待躁，伺隙抵巇，过常在我，此亡国之民所为，每况愈下者也。报纸利在谀时，则散播疑似，每云：某国为我仗义执言，某国为我担保于何时归还侵地。大抵其说皆为子虚，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视天梦梦"，又

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政今日之谓耳。

美之于日，固所深防，顾欧战四载，创夷尚犹在目，岂敢于数年之中，更复言战。学生报告，鄙意殆不其然，南北和会决裂后，今者似将复续。昨得前代表徐佛苏缄，并其所著说帖，主张南北分治，以谓惟此可期和平。所言颇窥症结，今将其说帖，并敝处复稿寄上，贤弟详加审阅，望有以见教也。北之东海、合肥、河间，南之岑、唐、陆、唐诸公，地醜德齐，莫能相尚，真如来书所云：“无一有统一中国能力者也。”既不能矣，则以分治，而各守封疆，亦未始非解决之一道耳。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蒙养镜》一书，系一天津教员由东文翻出，出版在宣统一二年间，其于何处印刷发行，今亦无从记忆。贤弟欲得此书，向天津各书馆调查，或当得之。

昨阅报纸，见赣议会近有弹劾戚省长之事，且其中株连左右，

不知此事有究竟否？戚省长虽系旧僚，然稳健不偏，长赣以来，尚能静镇，此在民国，岂可多得，顾不为时议所容。王荆公绝句有云："可怜世上风波恶，最是仁贤不可行。"真有此也。

王君栩心对联未接到，李幼堂似亦未来过，当细查之。洛生在美，当有信否，甚念甚念！手此奉答。即颂
仁祺

复顿首　大暑夕泐

八十四

纯如贤弟惠鉴：

启者，蔡君蔚挺来，承赐书，冗未即答。迩复得八月廿一日缄，并示令兄褆所作令伯羽仪公行述。俯读钦叹。嘱为家传，诚不敢辞，日内遇精神振起时，即为下笔，成当录稿呈阅耳。前书所示江杏邨挽联，实非拙作，不敢掠美。

和会有赓续消息，顾闻者皆谓签字纵令有期，而和平恐无其事，人心若此，甚可叹惋。徐佛苏之议，仅仅取济目前，固未为永息争端之计。昨京中友人续寄蜀人蒲殿俊驳议一首，见《北京晨报》。可谓中其要害。然至自求解决，则亦不过迂远不切之谈。可知争民施夺之秋，相悦以解之，无其事耳，可若何？

贱躯来沪治疗将及三月，虽叨庇粗可，然老病除根，自是难事。加以本年沿海天气极为不佳，始则霪雨，继乃飓风，遂令孱躯弥益不快。沿海自福建以北，大抵霍乱盛行，患者以数小时致命。沪上有此，已及两月，幸时疫医院救护尚复得法，近已延及津京，不识赣、鄂一带，尚平安否？复拟闰月内北行，知念并布，手此。敬颂
时佳　不餳。

复白　八月廿六

八十五

纯如贤弟惠览：

前得缄并令弟所具羽仪公行述及书，卒卒未即答，甚以为悚。病后神思苶萎，又不敢以不文辞。今者北行有期，挥翰伸纸，聊用塞责。烦语讱公，言寸莛击钟，不克导扬盛美于万一也。讱公来书，于鄙陋盛有所称引，然皆不敢当。自清代末造以来，江西人士，能畜道德以为文章，其言足以信今传后者甚众，何舍其近者不求，而转诿诿之于仆耶？凉生，想校中已开课，惟珍摄千万。

复白　闰月廿一

八十六

纯如贤弟惠览：

启者，前寄一缄，并缴羽仪公家传一首，至今未承还云，极用为念。兹有恳者：雷太夫人寿诗屏条一帧，并与季贞一书，到日即祈转呈，至感！复秋节前后，当回京寓。尊处如续有信，可寄东四牌楼汪芝麻胡同七号严宅，不至浮沈。匆匆恕不多渎。即颂

秋祺　不僡。

复白　九月廿九夕泐

八十七

纯如贤弟惠鉴：

敬启者，十六日归装甫卸，即承本五日来书，知前寄缄件，皆已登览，忻慰何如！羽仪公传，叙次错误，足见精爽之踈，徐即遵改，烦转钞为望。季贞乃在京师，不知何时到此。

南北和议，虽无所成，而糜费国帑，动数十万。一是政客军人，皆以分代名义，坐领厚薪，用以阔嫖豪赌；又不足，则相约联袂往钱

唐观潮，销磨英气。政府之于财政如是，则国中到处金融奇紧，固其所耳。求其勿每况愈下，且所不能；欲其救济，断无其事。京中度支告竭，则以什一之息，求诸小商。舐糠及米，终有穷时，不卖国又何以自了乎？气促不能多谈。手此。敬颂
秋祉

复白　圣诞日泐①

八十八

纯如老弟：

启者，邹君来京，奉十二日赐书，诵悉种切。回京后，曾去一缄，计已登览。肺疾利居南北，于人不必尽同。去冬还乡，转以加剧，今秋来北，系徇儿辈之请，姑再试之，如果不宜，明春图南，未为晚耳。

南北军阀，既不降心相从，闽、赣处于两敌之交，固为可虑，盖其力以相吞并不能，而残害地方有余裕耳。冯、段均不足言，而冯尤为鬼蜮，数岁之乱，彼实尸之。前书谓：欧战告终之后，天下将成大联邦之局，乃复观世不审，高视人类之言，今则尽成虚愿。威总统有大愿，而无大力，伤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汹汹，弭兵绝无其事，早晚将复出于战，而利用支那者，自有人也。哀哉！哀哉！阎督军声誉极隆，自是庸中佼佼。但吾国欲安，必有能提挈人群者出，如英之劳益佐之，庶几有豸，不然亦无济耳。

旧刑部街宅经已售去，现住者，乃是赁居，近于中城新购一宅，大约九、十月间，当可迁入。知念附布。手此。即讯

---

① 此函至八十九函，皆不署年份。函内有"十六日归装甫卸"，"今秋来北"，"到京已十余日"等语，而下署月份都在十月间（此函所署"圣诞日"，当系孔子生日，仍指十月，故用敬颂秋祉等字）。按严复在一九一九年初回福州一次，"春杪至沪"，"秋杪北归"（见严璩所撰《年谱》），故此三函当为一九一九年秋从上海至北京后不久所书。又，此函谈及"南北和议"，八十八函谈及"南北军阀"相对敌事，亦可证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所书。

近佳

复白　霜降前一日①

八十九

纯如贤弟惠鉴：

前去一缄，想经伟览。兹续接十月十二日赐书，诵悉种切。羽仪先生家传，前已改正，兹更点窜呈上，乞转致切兄为恳。

承示旧送季廉四律，的系作手。贤弟素不究心批抹，乃此诗出手惊人如是，足征言为心声也。与蔡蔚挺联语及跋亦佳，惟上句“热”字，必须酌易。盖从来道德立言之家，最忌作过火语，一也；而兴学热三字，以文字言，亦殊不辞，对仗亦不工，二也；且热字非良好字面，一云热，则寒凉已伺其后，而热者，病象，人至于热，则暴躁瞀乱，谵语妄动，相与俱兴，于知于行，两无一当，甚矣，热之不可以有也，三也。今仆改作“意”字，看似平平，然自古孤怀闳识，百折不回之家，要不外不欺其意而已。试看经史，至唐、宋以来，立言大家，其用字行文，皆以峻洁平淡为贵，平平一言，竭毕生精力难副者有之矣。此乃诗文极秘之旨，聊为老弟言之，不识能相喻否也。

来教所列诸杂志等，病中神短，从未寓目，然细思此亦不过一时之社会热病，久后终当退去。段、徐辈所为，徒多事耳。到京已十余日，闭户静养，不甚看书。并布。即问

道祉

复白　十月廿七泐

九十

纯如贤弟惠鉴：

① 一九一九年的“霜降前一日”，系十月二十三日（阴历八月三十日）。

启者，叠接十月廿七及卅一日赐缄，省悉种切。季廉为令兄穆如传，机绪极清醒，即此便可用，今奉命点窜，俟稍暇当为加墨也。

赣省可免战祸，闻极喜慰。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劳益佐之为英首相，与法之克理蒙梭，同为当世伟人，其最大事业，乃当战事危急之时，能号召全国工党，协以对德，又能以毅力，改易成宪，组织作战政府，不为成法所牵。至于左右世界之功，则逊于美之威尔孙，顾威亦不得行其意也。

采用平民教育，似非始于今时，忆当前清……①

九十一

纯如贤弟如见：

复回京后，于新历十二月初旬，又一病几殆，浑身肌肉都尽，以为必死矣，嗣送入协和医院，经廿二日而出，非曰愈也，特勉强可支撑耳。但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睡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以此之故，老弟书来，总不能答，有时因神思散泛之故，

---

① 此件仅存前半段，《节抄》亦缺。函内云“赣省可免战祸”，与八十八函所云“赣处于两敌之交”一事似相衔接。又云：“迭接十月廿七及卅一日赐缄”，当与前函（十月所作）相距不远，似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十一月间所书。

且不能读，直俟后来始能细看也。老朽虽不死，自顾无益于时，不知彼苍留此微息作何用耳。

洛生在美想佳，时时有竹报否？甚为念之，手此奉答。即请近祉　余俟续谈。

严复顿首　九年一月四日①

九十二

纯如贤弟：

病中草草曾上一缄，想蒙亮察。今日晨起，精爽稍佳，遂取所寄来稿，一一僭加硃铅。贺先生祭文固佳，而季廉所制穆如家传，真是奇作，吾愧不如。天下有文字一读可以知其不妄语者，此文是也。今世之文，几人不妄语耶！此其所以足贵也。与季廉别过十年，今日老怀枨触，令人泣不可仰。不能多谈。

复白　元月十六

九十三

纯如贤弟：

昨去一缄，并所勘诸稿，想登览矣。兹得本〈月〉十日赐书，备承关注，感何可任。

复近所以与雅片脱离者，非临老忽欲为完人，缘非如此，则稠痰满肺右部，凝结不松，无从为治故耳。刻虽尚有不快，然叨庇稍差，俟百日以后，若尚如此，当行复吸也。

北地冬令，实非吾体所宜，明年不在此矣。牯岭避暑，极为神

---

① 此函至九十六函，除此函署“九年一月四日”外，其他各函皆不署年份。但都谈到自己大病未愈情状，内容互相连接。第九十四函署“正月二十七”，函内云：“今年元旦，获一长孙。”按王蘧常所撰《严几道年谱》（第一三〇页）：“元旦（一九二〇年）长孙以侨生。”知各函均为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所书。

往，倘得从君，真一段奇事也。

三小儿尚与新妇在闽。因新妇勉身在即，云举子满月，当北来。知念附布。此讯

近好

复白　元月廿

九十四

累承赐缄，以懒即楮墨，遂未还答。鄙人疾虽未增剧，而喘欬支离，实有平生未尝之苦，劳君远念，感叹无穷。

琥儿尚在福州，今年元旦，获一长孙，与足下幸托戚属，闻之当为我庆喜耳。贱恙京中诸医无能为益，他日或当复南，亦未可知。

时事非病夫所关，与执事无可深论也。手答，即颂

春祺　上

纯如贤弟

复白　正月廿七夕

洛生今年回国否？何时当回？望于便中示之。

九十五

连得二书，欲复同往日本治疗，极感盛意。但无论该国医术如何，而一行航海，亦须稍具精力，方能办到，顷喘呴方剧，半步不能出门，况远适异国耶，幸今有旧相识之英使馆医士德来格，为拟方治疗，并验痰诞□菌，为制特别针药，将为根本解决，姑观其效可耳。

此报

纯如仁弟足下

复白　四月十二

九十六

纯如贤弟：

迭奉惠缄，懒病畏即楮墨，多阙未报。然极感盛意。

承示洛生信，诵悉。中云：欲令小女到美求学，在复岂有不乐之理，顾香严于西学程度极浅，数载以还，老朽日在病中，于人事多置度外，子女教育，除令猛省自修之外，亦复任其荒废，故儿辈虽天分稍高，如琥亦未能早令出洋；至于今则以其父羸病之故，各各不欲远行，虽具赀使行，亦不去矣。奈何？至于女子出洋求学，复平居亦尝深加讨论。窃谓一时风气所趋，世俗人人皆以此为胜法，究之于宜家宗旨，为益几何？而于趋时长骄之风，不至反生害否？尚须俟后来经历，而后可断言耳。

京师今年旱干已甚，病夫弥以不快。前者庐山之约，亦以衰苶，不能果言，且脑力散缓，不任致思，致侯君教育游记，亦不能为之加墨。愧负愧负！手此敬报，即颂

暑祺

复白　七月四日

九十七

纯如老棣惠鉴：

得六月廿九日赐缄，具承关念，至用为感。贱恙自经英邸医官德来格用针，渐已觉差。惟精神记忆，终逊前此甚远，尤不喜用心，亦不喜见客。故近者艾畦、雨生来见，均不能接待，极愧！

皖、直两系相持，势将决裂。日来京邑人心殊皇皇，赴津及避居他所者，据云数十万，其影响于商界及民间生计者极巨。穷饿觅死，日有所闻。哀哉！哀哉！复于两系均不满意，但为京居苟安计，则甚愿安福得手，脱其不然，京居人颇危险也。老病，溽暑不能避

地，全家除第三子外，皆在此。奈何奈何！又闻复辟之说，张绍轩辈又在中间活动，此则敝见所必不敢赞成。夫九年卤莽共和，天下事至于如此，自常识而云，复辟岂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须出于自力，其次也须辅佐；况当武人拥兵时代，非聪明神武，岂能戡祸乱而奠治安。此时中国已患无才，至于满人，更不消说，此正合历史一姓不再兴公例，而辫帅遗老，尚渴望其死灰复然。忠贞固自可嘉，而无如不足救亿兆涂炭，且使满人清室，根荄灭绝。名为爱之，适以害之。苌叔违天，乌足尚乎？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当时天子声灵，尚自赫濯，故家遗老，犹有存者，手握雷霆万钧之势，乃亲贵等颠倒错乱，令乳臭夷奴成此革命；而谓今日恁藉鸱张乱政之夫，可以光复旧业，必不然矣。深恐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且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

自病以来，久不发议论，因老棣累次以感想如何为问，今日伸纸泚笔，聊为言之，可将此藏为遗墨，不足示时俗人也。正缮信时，闻京汉、津浦交通，皆已中断，政不知此缄何时可达，亦姑付邮而已。余惟珍重。

复白　七月十日①

九十八

纯如贤棣：

交通阻梗，致瑶函七月五日所发，直至本二十六日始到。慕韩报告出游之说，固属不虚，而老病晏安，未知何日乃果斯语。承许他日为我游山主人，得结此缘，亦一段奇事也。

直、皖两系之争，日来已决。想南中报纸，必详其事，无取鄙人

① 此函至一〇二函皆不署年份，但大都谈及有关“直、皖战争”（一九二〇年七月中旬）及“直、皖战争”后在奉、直两系军阀支持下的靳云鹏内阁事。其所谈私事如时雨投考税务学校事，亦前后相衔接。故此六函均当为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所书。

再加觌缕。惟是对于时局,终是悲观。所悲者,一是大乱方始;二是中国人究竟无治军能力;弊法不改,直是绝望。三是吾辈后日不知托足何所。东海身为民国总统,果其端已以莅天下,亲见政党所为无状,尽可诉诸国民,则安福系虽横,岂能久据政权。尔乃制名内阁,又欲广置私人,既为政党所厄,乃奋其阴谋,出何进、崔昌遐之下策,已犯历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既破坏矣,然恐直、皖之讧未终,而张、曹之阋又始;而前之受制于安福者,后且受制于奉、直,未见元首之得自由也。至于包办军政,终为一国祸源,此制不更,则中国国防永无此物,盖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军人暴富,酣豢淫奢,虽有颇、牧之才,终归腐败,求其死敌,必无是事者也。善夫日本某公之言曰:"士官得一美妻,银行中有廿万元存款,其人即非军人。"此真破的之论。试问吾国士官,自督军、师长以降,其人何止一妻?而不动储存诸产,奚翅廿万?吾不识国民何辜,乃出其绞脑沥血之赋税,以养此无数钩爪锯牙之猛兽也。自前清铁良首建练兵卅六镇之议,项城起乘其权,自诩组织新军,大变湘、淮壁垒。乃不悟根本受病,则兵愈盛而国愈危。甚矣!自营之为祸烈也。昨闻直派条件,有籍没祸魁家产之语,仆不觉大噱。天下惟无瑕者,可以僇人,若得财不道,尽当籍没,则冯、曹、张、李诸公,岂遂容于尧、舜之世?此所谓以暴易暴,以燕代燕,胜则行之,不必以国法民意为说也。来教以至诚前知相许,诚不克当。老子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即使能之,亦有道所弗贵,顾当一事初起,使仆稍谙其中情况,辄有以决其将来。即如:直、皖之争,当上月之杪,仆谓段、曹、徐、吴,相为敌仇。各有各义固矣。惟是两方士卒,皆幽、冀、齐、豫之人,双驱对垒,本非仇讐,而且以乡里而同袍泽有年,他日交绥,必有反戈不战者。其后果有十五师某团开炮向天之事,遂起冲突,而成内溃,则仆又不幸而言中也。

闽中五月初旬大水,为廿年来所未见,其灾情与赣,正复相类。

须知此等名为天灾，而自科学大明，实皆人力所可补救，所恨吾国财力悉耗于率兽食人之中，而令小民岁岁流离，甚可痛也！今日人稍清健，执笔伸纸，遂不觉其言之长，虽然亦辞费耳。手此。奉颂
暑祺

复白　七月廿七日

九十九

纯如贤弟惠鉴：

近者连得数书，读悉种切。令郎考入税务学校之事，当与伯玉言之，但渠近来与孙督办踪迹亦殊疎濶，不识能为尊事特往一晤否耳。

京师自靳阁成立之后，虽时时有小不靖，然大段尚安谧。直、奉两系，虽各怀意见，然尚未至公然决裂，年月之内，或当无事。惟市面经一次战争，则百货薪刍，必有一度腾贵，事平而价不复平，居人最以为苦。今之用度较之五、六年前，已复倍蓰者，则复辟一役，与此次直、皖政争为之也。愚闭户养疴，不关时事，本无取于寓京，只以子弟仕学之故，羁跡于此，开门七件，月须数百尊佛，舔糠及米，不知作何了局耳。伯玉虽廉俸非薄，亦以自了则有余，兼以养亲则不足。知关挚爱，故略及之。此问
近祉

复白　八月廿



纯如贤仲如见：

前接尊缄，并时雨来京所持惠书，诵悉种切。时雨考事，当经信属孙督办，有回信在此，兹附奉览。

京师自军阀交哄之后，闾阎为所蹂躏，无处呼冤。金融停滞，商贾不行，而又搜括党人业产，瓜蔓株连，往往刑讯，三木之余，妄招存

庋某号，于是钱商银行，大受其扰，因以破产停业，往往有之。当局自调停组阁以后，亦无何等有效政策，日惟以南北统一，国民大会相揭橥。有似饥渴之人，但闻说龙脯琼浆，终无一饮一啄之实。米珠薪桂，而部曹以俸饷不继，悬釜待炊，殊可吊也。率布。即问时佳　秋凉，惟珍卫千万。

复白　八月廿九



纯如贤弟鉴：

得九月三日赐缄，诵悉种切。时雨考入税务一书请托，尚不审有效果否，何足称谢。

自靳阁成立，报端日说之事，不是南北统一，便是国民大会、废督、裁兵各等语，其实细而观之，皆成戏论，徒借政客及不用功学生，腾口叫嚣而已。所谓蒸砂作饭，救饥无日者也。来教谓："国民大会理由未尝不充足，惜于产出代表不能想出妥善之法。"嗟乎！此说何止于一端为然，盖自革命以还，一切莫不如是。辛亥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段祺瑞执挺袁门，搂合武人，迫令隆裕让政，创设共和，后来八九年，亦以保障共和自命，然而于所以为共和者，段固未尝梦见也。项城去后，国体瓜离，段乃主张武力统一，此其理由，亦何尝不充足。至于所以达其目的者，则全未做到。人才猥滥，赏罚不明，围棋麻雀而外，但邀然以军阀前辈老师自命而已。直、奉两系，算得什么兵来，然而稍摇撼之，段之七宝浮图，弹指灰灭。凡此岂非但有理由充足之主张，而于妥善产出之法，全未计及者耶？世事江河日下，民生困苦，日以益深，而人才如此，人心如此，窃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之视昔也。总之，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尝以主张其制者，为四万万众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容其魂魄。然今之所苦，在虽欲不为共和民

主而不可能，则亦如来谕所云，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呜呼！此吾辈身世，所为可痛哭也。

金风戒寒，而仆之咳喘，亦复加剧，前虽稍差，今又如故，夜间不能寐者，又六七夕矣。虽然，置之不足道也。此问

近祺　惟珍卫千万。

复白　九月十三日

一〇二

纯如贤弟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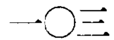
得九月十八日缄，极感关注。病肺畏寒，极思易地。刻已定重阳前后南归，在沪因有熟医，或当小作勾留，然不过旬日而已。亦视有便船赴闽否也。

南昌西北水灾，君家受损不细，殊念殊念！本年闽中亦经风、水、疫三厄，闾阎亦极萧索。从来天行，往往与人事否臧相应。法之初次革命，俄之亡国，德之败衂，皆坐民食问题。今年直、鲁、豫灾民，无虑二千余万，赈款杯水车薪，转瞬天寒，不识何以了之。

税务复试，时雨终效已揭晓否？甚念甚念！手此奉布。即问

秋安　不次。

复白　十月八日



一〇三

纯如贤弟执事：

启者，以避北方严寒，于霜降前，踉跄归福州，坐卧一小楼，足未尝出户也。

赐书极感盛意，大作姜君墓志，文字甚佳，拜读点勘呈上，喘中恕不多谈。此问

岁祉

严复顿首　一月十五[1]

一〇四

纯如贤弟执事：

迭承赐缄，以喘欬支离，辄不能答。嘱撰祝辞，数番临纸，亦以不能用思，无以报命。愧悚之至！忆羲之有云："吾老不堪事，即作此书，便大顿。"真不佞今日情形也。欲似数年前精力，何可复得耶！

革命共和，其大效至今日始见，群然苦之，然复于辛亥晤黎黄陂时，已痛哭流涕言之矣。天方疾威，而假手于唐、段、袁、徐诸辈，想彼亦在潮流之中，而不自知其为法华转也。手此奉答，不尽欲言。并请

仁安

严复手白　四月一日

一〇五

复启：

前缄已复，想邀惠鉴。兹承四月廿九赐书，拟以师名，列于赞助。虚蒙光宠，岂敢有辞。第恐老朽陈人，未必足以歆动海内如公言耳。

复白　五月九日

一〇六

纯如贤弟惠鉴：

前得五月十八日赐书，缘懒因未答。求字纸已收到，俟有精力

---

① 此函至一〇九函，均为严复最后回福州时所书。此函云："以避北方严寒，于霜降前踉跄归福州。"当指一九二〇年十月间（阳历十月二十四日，阴历九月十三日，为霜降日）回福州事（见严璩所著《年谱》）。此后，严复即为病所缠，于次年十月卒于乡里。此七函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一月至十月间。

时，当有以副雅意耳。记得前曾欲得拙书书谱，故寄一副去，可与知书者看之，当有以见教也。

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故人不必为我悬悬也。

心远中校，得大力为之展拓，或另建校舍，为立不拔之基，皆极好事。

三小儿琥，自娶亲之后，既为家事所累，又以鄙人老病绵缀，赴欧求学之说，更不知何日实行。又见近日少年，争以出洋求学为人生登峰造极之业，想其所得，捨干禄而外，亦无别项用处。故鄙处于子弟出洋一事，亦自淡漠然也。

赵兄仲宣，已辞赣长，第不审已离赣否？而此后不知更奔何路也。英、美罢工诸风潮，自是影响于挽近四年之大战，战时工佣极大，受者习以为常，而不知其为平时所不当得也。古人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此亦不过凶年变相耳。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倜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而当日所集合者，依然是"以不义之夫，执杀人之器"，此吾国今日所由賾賾大乱，而万劫不复也。哀哉！

福州天气，寒暖不时，于病体极有窒碍，又不能赴京。昨者曾托友人在上海觅屋，来书云："比日由内地迁往租界者，日多一日，房子极不易得。"本日报端又言"宜昌、武昌兵变"，此其影响，将更使洋界拥挤，不蔡可知。吾生踽蹐于高天厚地之中，真不知投老残年，何所托足耳。此问

近好

复白　端午日

一〇七

纯如贤弟惠鉴：

启者，叠接八月五日、十七日等赐缄，知左右于我思不浅也。自谓年仅五十有二，而谆谆如六、七十者，令人黯然。世局如是，诚足使人寡欢。然君子处草昧变化之时，要当有乐天知命之学，生老病死，时至后行，不然，虽为申徒狄立槁，于己于人又何益乎？此亦知道者所不为也。

比来桂、粤、湘、鄂，皆起轩然大波，而尽以自治为帜。顾自不佞观之，要是一时假道，于国利民福，毫不相谋。以近事取譬，此正如宣统年间之号呼立宪，辛壬之际，偪取共和。然而立宪则立宪矣，共和则共和矣。而此十余年来，果效何若，则复与贤弟之所共和，不必更为齿及已。或则谓："前此皆假，而此后乃得为真。"嗟夫！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复为真，盖无待蓍察而可决也。群不逞志，太息俟时，而中央失政，方镇恣睢，与以可乘之隙，则群起而挺之。至于成事则得位行权，各出其钩爪锯牙，以攘挈国帑，鱼肉吾民者，犹吾大夫，未见君子。《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贤弟细察，岂不然哉？梁任公乐观，仆尚不敢附和，军阀财阀，犹此民耳。大同开幕，又当若何？

痰喘作祟，懒近文字，今日稍佳，辄为贤弟吐之如此。洛生农科得位，闻之极慰。不识何日归来，投老之夫，儿女婚嫁是惟一心愿也。余不覙缕。此讯

秋祺　不宣。

复白　白露前五日

一〇八

纯如贤弟执事：

得本月三日赐缄，读悉种切。并得洛生信，渠意极欲小女香严游美留学，但事势有办不到者，兹特作一详缄覆之，千万代转。居址信皮已缮好，所以寄由尊处转交者，欲公知其内容耳。中国近日少年，沾美化者日多，后来恐为国患也。斯文坠地，即平常词翰，且亦光怪陆离，其句读均用新文法，不止翻译之文，辞费意晦而已，其较优可读者，尚未见也。匆匆草答。即颂

文祺

复白　十月十二

一〇九

纯如贤弟足下：

得十月七日尊缄，读悉种切。洛生所寄之第二缄，亦已收到。此次缄中所言，较之前缄更为透露，总其大意，不外责愚固执，不将小女香严送往美国，使两人得以相见；末并云：若年内香严再不到美，则从前婚约，便可作废；又自谓其缄为哀的美敦书。愚病中得此，殊深惊诧！敝处原拟本秋回京，嗣因天气陡变凉燥，喘咳加剧，乃作罢论。昨夜整夕无眠，日间食量亦减，故写信复人，无论中文西文，皆极吃力之事，但以此关系儿女终身大事，不得不力疾为贤弟明白言之，所望分别转达为恳。当丁巳、戊午之间，蒙贤弟作伐，洛生不弃，使两家得联秦晋之好。愚之始意，以为两家儿女已大，过红后小女即可出门，嗣以贤弟书来，云办不到，即亦无法。于是洛生赴美，小女守候，时历戊己庚辛，已四年矣。然当时并无送女出洋之说，盖女子出洋，本非易事。鄙人赀力既已有限，而香严从小至长，在愚膝前，虽中西二文均受良好教育，以人望人，亦不多让，惟是胆量颇小，生来天性过人，而思理稍逊，可以为孝妇，可以为令妻贤母，至于与今日时髦女子争一旦之命于风头之中，抑于男女之间，纯用新法交涉，如洛生之所期，则实有所未逮也。凡此固儿女生质

使然，而亦老朽顽固之风，致其如是。今者洛生既出前语，而愚又不能遵命而行，则亦只得听之。至于担误孩子时期，此冤欲诉，亦无处所。俗说：八字安排，意其是耶。贤弟须知当鄙人议决此婚之日，几为举家所反对，而最甚者，莫过香严之同母兄叔夏。愚叩其所以，渠对曰："爹久后自知，此人神经颇乖错，而又专好时趋，不知旧法为何物，恐与大妹必不能式相好，而无相讹也。"乃今读洛生前后两缄，殆非出神经清冷者之手，叔夏之言，十六、七验矣。

来教谓"吴子鱼行将困于黩武"。论极精辟。现代八家文，若失王湘绮，而谋补阙之人，自当首陈散原。至于鄙人零篇之作绝少，似宜弃择，而取姚叔节耳。匆匆不能多谈。此问

秋祉　不宣。

复白　十月十六

复洛生书，意尽前缄。此缄到日阅毕，即烦邮寄。复缄不能，亦无取再覆矣。又及

与周同愈书*

复启

周君文坛执事：

昨承损书，谓以《删亭文集》见教，别纸缕述主客谈谶之辞，以相激刺，若惟恐仆之有所靳秘者焉，甚矣，执事于此道用心笃也！退之文章俊伟而调直，自唐以来所推重，仆岂能为异辞？至其所发明理道，固未见极，而自有其可辟者在也。仆固甚尊韩退之，然不敢其尊真理。观吾文，闻吾说者，当审以是非之公，不宜问其所辟者为韩非韩也。且辟其说者，于其人亦何所仇视之与有？使其说非欤，

* 见周同愈所撰《删亭文集》的附录。严复曾著《辟韩》，周同愈自称："予生好韩退之文"，因寄书责难。

即持之者亲如吾父，尊如吾君，仆尤必谨而辟之。何则？吾父固至亲，吾君固甚尊，以名义可一言一事而使吾忘其身而为之死。独至是非之公，则天地人物之所共有，吾又安得殉其所私尊亲者，使天下后世相疑误乎？特以臣子而救君父之失，其措词自有义法之所宜，是则不易者耳。

来教又谓仆之仇视韩，以韩所守与今法有龃龉。与今法有龃龉而辟之，则孔子之道孟子之道皆可辟。进而弥上，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道无不可辟。仆好为高论何如？呜呼！此又大误也。夫今法于仆何有？使用之而祸生民乱天下，仆方深距痛绝之不暇，又何所取而辟韩以卫其说？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氏之道，诚取其说而深观之，固无可辟。即有大经大法行之于今世而不宜者，亦时为之，而群圣相承之用心，则固卓然无可议者也。且孔子绝四，而孟子以为圣之时，使儒者知随时之义，则二三千年以往之礼俗，彼圣人者固未尝责后世以必循也，而客又何议乎？盛暑临纸，不克尽其说，聊为足下发其大凡。

文集一册尚未接到，敬布区区。

复顿首　六月二日①

① 严复这一封复信，不知作于何年，但当在一九一四年《删亭文集》编成以前。

与侯毅书* 二封

一

疑始足下：

昨蒙惠临，茗谈极慰。足下嵚奇历落，与世素称难合，而又不善治生，一朝夺席，便忧饥寒。贫诚士常，而古之达人，往往如是。顾旦夕之忧不可以傲，至于穷困，势又不能不出于求人。瞻前计后，则所谓拄笏看云，举手遮目，虽存胜流之风，而考之事实，亦可谓失计矣。士固当求不俗，而顾身世之脆弱，人情之险巇，则律己接物之际，亦不可以不智明矣。

复闻尝持论，以谓我辈生当今世，欲为伊尹之任，固属大言欺人，不可尽用；而伯夷之清，亦太自苦难行，被庄生所讥为害性；独为柳下之和，以阴达其玩世不恭，不易其介之目的，不稍易勉而可用者耶？足下既不能为昨言某氏之所为，托风雅以自鬻，而闭门夜叉又非无所待而足以为守；则窃愿继今以往，稍为更计，使勿至于甚贫而无所托命也。且阴忮之人，何地蔑有，不必长安之独多。设足下无以自完于此都，则图南之利恐亦暂耳。夫处竞争之世，而往往或至于终穷而无所事智，而读书穷理之功，无乃无裨实用耶？今夫烟酒均害生之物，而古今贤者或不能自还，仆岂不知之；但以为足下年仅而立，势不能不出而问世，则沉溺其中，使颜色灰槁，而授谗人以间我之机，是诚不可不早谋自拔，此仆所欲为左右深言者一也。

同盟、国民诸党籍，足下早告脱离，然而稍涉疑似，在在皆伏杀

---

* 严复与侯毅书二函，第一函原件（连同信封）藏南京图书馆。第二函据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版的《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三期，原标题为《严几道先生致侯疑始书》。侯毅，字疑始，江苏无锡人，严复门生。

机，而北京尤甚。海外亡人，其中岂无国士，足下前与之密，至今或不能忘情；顾既置身政界之中，即宜与之尽绝关系。嗟乎！古之范滂，张俭诸君，其身家破碎而不恤者，凡为义耳！自革命以来，党人所为，为义耶？为权利耶？后之历史当有至公之言，同时之人，不敢遽断。是以仆愚，窃愿足下之为徐孺子、管幼安，不愿足下之为祢正平、杨德祖也。此仆所欲为左右深言者二也。

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槩。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此昨日所云某公所以在报界则鸣必惊人，至于实行，则靡一效。殷鉴不远，可勿自惩。且足下既为生事所困，不能与政界断绝因缘矣。是谓同浴而讥裸裎，无乃自点；况乎积小衅而蕴大孽，授人以巇，为爱我者所悲，为仇我者所快，益非谓矣！此仆所欲深言以告左右者三也。

孔子有言："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使见失著而不言，则亦无所事友。复蒙知爱之厚，年来謦咳尤亲，故不觉语烦如是；足下深察其意，自断从违于中可耳；非曰仆言遂皆是也。

参政院信已缮就，足下自加简明履历投之，姑尽人事，成否非所逆睹耳。此讯

吟祉

复言　三年六月八日

二

疑始足下：

（从略）[1]《灵学丛志》，俞君又寄十册前来。除留一册流览外，其余九册已代分俵。今段志中所载，以徐班侯死后灵魂摄影[2]最

① 发表时原本如此。

② 徐班侯灵魂摄影，载《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

为惊人之事。此事欧、美已为数见，然皆于无意中为生人照像，片中忽然呈现异影，莫测由来。此事不独为灵学家所研论，而治光学与业摄影者亦方聚讼纷然。至于已死灵魂托物示意，指授摄取己影之法，从无出有，则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也。

查英国灵学会组织，创设于千八百八十二年一月，会员纪载、论说、见闻，至今已不下数十巨册。离奇吊诡，有必不可以科学原则公例通者，缕指难罄。然会中巨子，不过五、六公，皆科哲名家，而于灵学皆有著述行世。巴威廉 Sir William Barrett F. R. S. 于本年二月《同时评阅志》Contemporary Review 中方出一论，意以解国人之惑。谓会中所为，不涉左道，其所研究六事：一、心灵感通之事。二、催眠术所发现者。三、眼通之能事。四、出神离魂之事。五、六尘之变，非科学所可解说者。六、历史纪载关于上项者。所言皆极有价值。终言一大事，证明人生灵明必不与形体同尽。又人心大用，存乎感通，无孤立之境。其言乃与《大易》"精气为魂，感而遂通"，及《老子》"知常"、佛氏"性海"诸说悉合。而嵇叔夜形神相待为存立，与近世物质家脑海神囿之谈，皆堕地矣。

若夫人鬼交际，古今中外皆有凭身降神之事。中国曰巫觋，西人谓之中介 Medium。英国十九稘之末，有最著中介二人。一名霍蒙D·D· Home，一名摩瑟思S. Moses，二人生平所经，皆有纪载，惜皆死矣。至于召致神鬼，吾国挽近千年，大抵用乩。而西人则以围坐抚几法，于室中置圆几一，三人以上同坐，齐足闭目，两手平按几上；数夕之后，几忽旋转，或自倾侧，及于室中墙壁、地板作种种声响；乃与灵约，用字母号码，如电报然；而问答之事遂起。此其大略也。吾国向有元神会合之说，西人亦然。往往围坐之顷，中有某某人在，则召致极易，此人亦称中介。巴威廉谓以此等事不关形质，全属心脑作用，故必以起信为之基。诚不取迷信盲从，然须求者此心，以冲虚请愿之诚相向，而后种种灵异从而发生。若坐中

有人意存反对破坏,则虽有中介,可以无效。盖破坏形质者以形质,而破坏神明者亦以神明,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至于发现之顷,自不得以人意干涉,致成疑似。故愚意谓以扶乩与围坐相持并论,似我法待人者为多,不若围坐之较为放任。即如乩中文字,往往以通人扶之,则亦明妙通达;而下者不能。此不必鸾手有意主张,而果效之见于乩盘者,往往如是。其减损价值,亦不少也。

更有进者,游魂为变之事,不必死后乃然,亦不必羸病之躯而后有此。尝有少年,在家与其父弹球,罢后困卧,梦至旧游人家,值其围坐,乃报名说事,告以一日所为。后时查询,一一符合。由此而言,则入乩者政不必已死之神鬼。而古所谓离魂,与修炼家所谓出神,皆可离躯壳而有独立之作用。夫生前既有独立之作用,则死后之不随形骸俱化,灼灼明矣。须知此事皆吾先德所已言,惟复于当下所见,混沌模糊,今始分明斩截而已。近而举之,如庄子谓官知止而神欲行,及薪尽火传诸说,与英国巴威廉所云"吾身神灵无穷,而心脑之所发现有限"。譬如虹彩七光,其动浪长短,存于碧前赤后者,亦皆无尽;而为功于大地者,较之七光所为,尤为极巨。惟限于六尘者,自不足以见之耳。虽世变日蕃,脱有偶合,则亦循业发现,此如无线电恋占光线,其已事也。

鄙人以垂暮之年,老病侵寻,去死不远;旧于宗教家灵魂不死之说,唯唯否否不然;常自处如赫胥黎,于出世间事存而不论Agnostic而已。乃今深悟笃信,自诡长存,故不觉与贤者言之覙缕如此也。心之精微,口不能尽,惟进道修慧,昭视无穷。

仲还先生同此致念。

复白　二月二十三日

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复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

狐。不但搜神志怪，一以谬悠视之；即有先辈所谈，亦反复于心，以为难信。于《丛志》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惟于事实，则瞠视绊舌，不能复置喙耳。①

与黄君书*

黄君执事：

一月二十二日，由天津《庸言》报馆转到尊缄。承贤者于敝译《社会通诠》鶺鸰龟蛇不自相昏之说，有所致疑。远道移书，求仆一言以为解，甚矣用意之勤也。伏惟见一说必反而求夫理之安，古今哲人，穷理致知，所以日进高明而止至善者，正如是耳。甚休甚休。

《社会通诠》中，所谓鶺鸰龟蛇者，如台湾之番社。然不过最初浅化之民，取以为图腾之记识耳。彼既以是立别，而社会之成，基诸夫妇，由是遂相立法，凡一图腾之内，不相昏娶，抑不相野合，昏娶野合，必于异图腾而求之，故曰鶺鸰不自昏，龟必与蛇合也。此其习俗为都为野，为文为质，为合于天理之公，人情之挚与否，皆未晦言，顾其事实已如是矣。科学之事，可以事实变理想，不得以理想变事实也。社会之立也，文者有礼法，质者有习惯，虽一一皆本于人为，且由开通以观狉榛，亦不尽合于天理之公，人情之挚，然而所以有此礼法成此习惯者，必皆有其致然之理由。理由云何？不得已也。此之不得已云何？男女之交，以近而易至于淫黩，淫黩则气之偏者日偏，而畸重轻者不足以相救；不足相救，则天演之淘汰易也。夫谓图腾之世民，乃知天演之终祸而避之，固万万无此理，顾安知非其始杂然并兴，自相昏者，孑遗耗矣。不自相昏，乃岿然为适者

① 《灵学丛志》发表时在文末有以下说明："按右一节系严先生函末附注语，故低格以别之。"

* 原载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的《庸言》第廿五、廿六号合刊。

之生存乎？此又以意而可以得其大凡者也。今夫人心用爱，恒自近而渐及于远，此文野之民之所同也。使非如前所陈，则彼图腾当无此俗，欧美亦无再从乃可之限制，而吾国亦无同姓不昏之礼文矣。

来书意疑吾国独严父族，又历举同姓者血胤之不必同，此其说甚辨，虽不佞亦无间然。顾贤者当知吾古人之垂此礼，其用意无他，所以防亲近者之易生媟黩，至于忧所生之不蕃，虽其说然，抑亦其次。夫中国者男统而家族之国也，是以父族虽十世可以共居，而俗且目为至行，至于母族虽至近，不同爨炊，近则致严，远则疏为之制。吾国往者士大夫闺门肃雍，未必非此礼之所致福也。且仆闻之，法之立也，未有历数百年而无弊者，故英伦拯贫传长诸法制，至于今皆傀然。顾重其变者，一弊之所祛，或甚善者之所俱亡也。中国同姓不昏之礼，用之者垂三千年矣。姓同者或无异于路人，姓异者或真同其血胤，足下之言，举皆是也。顾使以为蛮法而骤去之，后此诚不可知，而目前影响所及，闺门之内，正自难言，此訾謷旧法者，所以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雅意勤劬，不可不答，不敢谓故言之悉当也。复讯

仁祉　不宣。

严复白

与冯国璋书*

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

* 此书原载《大公报》。今据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中节抄的一段辑录。冯国璋（1867—1919年），字华甫，直隶河间人。

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①

与俞复书*

仲还先生几次：

慕谊日久，未获瞻对，寅惟绩学日宏，兴据曼福。兹以疑始绍介，得捧瑶章，续奉《灵学丛志》拾册，极感极感！神秘一事，是自有人类未行解决问题。往者宗教兴盛，常俗视听，以为固然。然而诞妄迷信，亦与俱深，惑世诬民，遂为诟病。三百年科学肇开，事严左证；又知主观多妄，耳目难凭；由是历史所传都归神话。则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诬也。然而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惘然遂指为虚？此数十年来神秘所以渐成专科。而研讨之人，皆于科哲至深。观察精密之士，大抵以三条发问：一、大力常住，则一切动法，力为之先；今则见动不知力主。二、光浪发生，恒由化合；今则神光焕发，不识由来。三、声浪由于震颤；今则但有声浪，而不知颤者为何。凡此皆以问诸科学者也。其他则事见于远，同时可知；变起后来，预言先决，以问哲学心理之家。年来著作孔多，而明白解决，尚所未见。故英之硕学格罗芬 (Lord Kelvin) 临终，谓廿世纪将有极大极要发明，而人类从兹乃进一解耳。

先生以先觉之姿，发起斯事，叙述详慎，不妄增损，入手已自不差，令人景仰无已。《丛志》拾册，分俵知交，半日而尽。则可知此事

① 函内云："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宽政。"按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字芝泉）于七月十四日被迫下令惩办帝制祸首，列名者杨度等八人，严复不在内。据《严复日记》，是函书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八月十七日。

* 此据1918年 2月出版的《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原标题为《严几道先生书》。俞复，字仲还，当时是灵学会（会址在上海）和《灵学丛志》的主持人之一。

研究，为人人之所赞成明矣。

读尊缄之顷，适陈弢庵太保在坐，因述丁亥六月山居之事，情节灵异。与盛德坛所纪，有互相发明者。谨另纸纪载奉呈，以副应求之雅。余不觏缕。即颂

道安　不宣。

复顿首　正月十九日

陈弢庵太保于光绪甲申丁内艰归里后，不复出。尝于鼓山喝水岩构听水斋，每入山游眺，止宿其中。岁丁亥六月中浣，偕龚方伯含晶易图、王徵君兰君□□、王观察荔丹葆辰、叶直刺损轩大庄、董孝廉仲容元度、介弟员外叔艺宝璐到山夜集，乃共扶净名道人乩。净名者，长洲人，生清乾、嘉间，吴泰来其姓名也。当是时，德宗御宇十三年，尚未亲政。王兰君以俗传《黄檗山人歌》有"黄牛遇厄"之语，意朝局当大有变动者，乃取以叩净名，求其宣示。乩曰："内患深于外侮忧，三年转瞬即黄牛。家居一语须牢记，听水斋中八月秋。"判毕，众复进曰："然则己丑北方固有事乎？"于是乩复动。诗曰："八月君忘赋《北征》，麻鞋臣甫不胜情。杜鹃生本于涪万，也向闽山叫几声。"众退寝，含意犹未申也。至次夕，龚含晶叩言："前夕所问事大，而乩语隐约，求明白宣示乃可。"少顷，乩动曰："此事吾亦不足了之，吾试为公等向山上大士求一签，庶几可了然也。"则见沙盘大书曰："菩萨戒弟子净名敬代具官陈宝琛余人不列名，亦无"等"字，盖知其为鲁灵光也。叩求大士灵签，问光绪十五年以后国事。"于是董孝廉仲容到寺，在大士前请一签到坛。签曰："攒眉愁思暂时开，咫尺云开见日来。好似污泥中片玉，良工一举出尘埃。"以此呈乩，乩动。判曰："亲政，喜事也；当是时尚无己丑亲政之说。乃曰攒眉愁思，何耶？亲政，长局也；乃云暂时，何耶？日，君象也；既亲政矣，又曰'见日来'，何耶？玉，传国器也；而在污泥

中，蒙尘之象也。良工，至不良者也，其李可灼之流欤？日'一举出尘埃'，其有白云乡之意乎？"至是乩不复动。

两夕扶乩，所可纪述者如右。至今思之，则众缘黄檗诗词而问己丑；而乩所言者，非己丑之国事，乃甲午、戊戌以后之朝局也。其所檃括者，自甲午东事直至戊申德宗厌代，皆预言之矣。前诗先言"八月"，后诗复云"八月"，"《北征》"，则所谓"八月"者，明指庚子。盖杜老《北征》，原囿八月也。且戊戌训政亦八月事。于所问黄牛，不肯明言无事；而其有事之甲午、戊戌、戊申诸岁，又不便豫泄；则谬悠其词而已。呜呼！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

与徐佛苏书*

佛苏先生执事：

敬启者，复自去冬旋闽，一病几于不起，春来虽明庇稍愈，而年齿增加，精气耗散，诚于国事不敢致思。居乡之日，闻海上和会决裂，私自叹惋，茫然不识舟流之所终。以谓吾国向者卤莽共和，而举国之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必至权利竞争，终于瓦解鱼烂而后已耳。故于其决裂也，则亦前知其必如此。

虽然，图国之道，在审已然之势，而求其所可安。假使两方议者，皆能降心相从，则转败为功，固亦未尝无术，第恐其未必然耳。大著以自治为主旨，又以西南总体为自治之权舆。今日排难解纷，恐舍此殆无他途之可出。盖吾国旧义，所谓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

---

* 此函原稿附在《严复与熊纯如书》第八十三函中。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

之局，既已推翻，而人怀平等，家称自由，乃于地方不与以自治，则向所谓民权之义，安所寄乎？夫民国之宜为自治久矣，顾洎今八年，而未闻有此事者，袁氏阴规神器不必论矣。段氏当揆北方，曰为统一，意岂不曰：吾之统一，所以为自治也。西南以护法之名，抵抗北方武力，意亦曰：必北方之武力消亡而后有自治也。是犹开通道路者，先言移山；造设桥梁者，先事填河，徒耗其日力资时，而不知路通桥成，则山固不必移，河亦不必填。何则？各得分愿之余，则齮龁崎岖不平自平故也。今执事以西南自治为和平，可谓得其理矣。

所列条件九条，复观似于两方权利亦无何等冲突之处。国事如此，就令有所牺牲，诸公犹当为国克己，矧乎其各守疆封，保全富贵也耶？果其采纳，跂予望之，余不多渎，手此。复颂

台安　不備。

严复再拜①

与柯贞贤书*

贞贤吾兄执事：

启者，弟一病不自意痊，乃叨福庇，犹得视息人间，真幸免耳。兹有切恳者，阳崎尚书庙重修，经于昨日上梁，但需款尚巨，欲兄及同志者各结善缘，成此盛业，其有意乎？病后复书，不成字，死罪死罪！此颂

尊安

弟复叩头言　十一月十八日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当与《与熊纯如书》第八十三函同时所书。再者，函中云："夫民国之宜乎自治久矣，顾洎今八年。"亦可证为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所书。

* 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柯鸿年，字贞贤，严复同乡，福建船政学堂出身。

② 此件提及阳崎尚书庙捐款事，并云："尚书庙重修，经于昨日上梁。"当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所书（参见《与长子严璩书》第九函）。

与伯兄观涛书*

月之七日抵津，一路安恬，足宽友廑。沪上一信，想已青及。海镜离闽后，尚须赴台运载铁辙，复须驶往金州、旅顺口起卸，海上纡迴，辗转总需月有余日。此不特家眷附搭，得不偿失，即所招学生二十余人，年齿幼穉，初次离乡，若听其糊涂坐搭，亦殊难过意。到津后，已将此节情形禀之相国，请其给发各生由闽到津盘费，委兄护送来堂，谅可邀准。此节十七日已奉批准照办，弟注。弟在闽时所招学生，旧腊已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弗藩妹夫与弟妇姊侄薛姓，共成二十七人。前禀若奉批准，本堂总办堂有专札，并二十八人，兄亦在内。照单与兄，前往招商领票。其船价若干，统俟到津后由堂算还招商津局。学生途中舟车及歇宿客栈等费，应由各生自备。札到时，可一并通知为要。厨丁庄金城，已交�台监督。堂中厨丁，近系新来闽人，看来事势若非此人十分恶坏，似难更置，甘结姑藏彼处，以备他日有召用时，便当召用也，兄此时不可卤莽妄带前来为要。此堂总办，人系朴古、拘谨一路；吾兄承此差事，总以十分谨慎守己为上策。如有所图，不妨到津后与弟徐商；不然，两有所损。手足至言，切记切记！到津不见中堂，县丞，例不能自达于督抚。即官场亦无可来往，衣服等项亦无用拮据添置，致增窘乏；谋十余元供路上使用，足矣。学生中间有不到者听之，留其照单，到津呈交总办，不可擅行招补。弟挈眷一事，似当留为后图，此时已成罢议。盖不特眼前支绌，川资难筹，即已后眷口来津，每月坐硬已须六十两，加之以添置家中人御寒衣服，此时购置家私，皆须巨款，看来万不能支，故以茶然中止，非得已也。谒傅相时，渠亦

---

* 据严群先生抄件。观涛，严复从兄。

未问及此，想以为此弟家事，听弟自谋也。

兄离闽日，可将又泊所送之画四小幅已裱者带来，此间要用。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桂芬，弟已信求镜秋收录，为彼船中水手；桂芬想不甚愿，然弟之绵力与桂芬人地，舍是更何可图？镜秋来，兄可以弟意缓颊，并背地力劝桂芬，男儿果能自立，得一枝栖，便可安身立命，若再因循，时不我与，行将悔无及也。叔母、弟妇处，如有吃物寄来、带来为望。①

与四弟观澜书* 五封

一

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 ※ ※

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②

---

① 原抄件加注云："此信作于严复初到北洋水师学堂，约在光绪六一七年（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

* 原稿存观澜孙严群先生处，已佚。观澜，严复从弟。第一函录自王栻所作《严复传》，第三函录自林耀华所作《严复社会思想》，两书皆抗战前据严群先生所藏原件摘抄。其余据严群先生抄寄件。

② 署名上系以"制"字，为守制时所作。严复父早死，母死于一八八九年十月。此函约作于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或稍后。

二

观澜、观衍两弟至孝：

本日得慎兄函，惊审伯母大人已归天上。伏惟伯母早岁宜家，中年茹苦，食贫之况，人情所难。然而蔗境弥甘，菊香晚节，寝门视膳，子妇承欢，珠宫含饴，孙曹秀茁。凡兹后福之日隆，皆慰先人以无憾。兄哭母之泪未干，即次之哀莫达，白云空望，红泪时挥。敬布短笺，诸祈素鉴而已。①

三

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

甲午十二月二十日

四

于阿璋信中，藉知吾弟在家安平，生理日进，家中一是人口亦各吉人天相、欢乐如常，至以为慰。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璋儿天性浮动，难以用功，近颇思为渠花二三千金捐一候补主

① 原抄件加注云："光绪十七年辛卯作于天津（一八九一年）。"按此函吊唁观澜母去世。

事，入都自图仕进。渠之天质，酬世为优，而不能似其父之攻苦，趁早听其入世，自谋进身，亦未始非计之得。至西学一端，则京师向有同文馆，但使有志，谋入无难，此兄眼前为子打算如此。所苦这二三千金无从筹措耳。前阅来信，知有意令鋆侄北来，此固一法；但鋆儿实在年齿过稺，汉文亦差，此时遣之北来，不唯无益，而且有损，三年后再行商量，尚未晚也。吾弟何必□子□如此耶？

此间官场，因去年威海一役，人人皆憎嫌海军，至海军闽人，则憎之尤甚。兄曾奉过制军面谕，嗣后学生，宜招北省子弟，此语暗中自有所指；又于去年特饬开招本地学生六十余人，现虽陆续传到，尚未补完。这番康济离闽，若家乡人贪便宜，坐搭来津，意求谋补，无缝可入，坐困他乡，必定后悔。昨蒋利宾有信前来，为子求进，烦吾弟剀切谕之，千万勿来为要。

再，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①

五

启者：兄近极忙，顷得弟书，因明日即须晋京，预备召见，本属无闲作答，继念事有关系，此时若不直告尽言，日后必为吾弟所怪怨，故不得已而百忙中作此回信，句句是真，惟吾弟亮察而已。书中所言数年家境，兄所早悉，如能相助，兄不念吾弟，亦念先人，断无不代出力之理。但须知兄在此间，所办者系属公事，近又蒙荣中堂添委海

---

① 原件不署年月日。函称李鸿章使俄，当作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军处一差，再三嘱饬秉公剔弊。前未委此差时，口中言论，常以各管驾，任用亲戚为非。岂可一旦操权，躬自为此？如人言何？且潘子静尚在营务处，与兄乃是对头，见兄所为，定必布散谣言，密禀荣相，于兄有大损。潘家并无吃海饭之人，故船中无其所荐者。于弟无所益，智者行事，岂宜如此？且萨鼎兄亦非瞻徇情面之人，兄虽荐，恐未必收也。总之，北洋海军，果其认真重整，则后此管轮诸要差，须经洋总车考验，方得札委。兄在此任事，弟理应回避，无能为力。若欲想法，尚是南洋，如有缺眼，弟欲得者，兄不妨为作一书讨情也。千万不可贸贸来此，诸多不便。后来空出空返，兄有言在先，弟勿怪也。

廉叔初得一差，亦不宜在家延宕，有碍声名。闽人势绌力薄，凡事总在自己小心，方可长保耳。①

与五弟书*

……（缺）《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即付梓。颇有人说其书于新学有大益也。中国甚属岌岌，过此何必兵战，只甲午兵费一端已足蹶事。洋债皆金，而金日贵无贱时，二万万即七万万可也。哀此穷黎，何以堪此！前此尚谓有能者出，庶几有鸠，今则谓虽有圣者，无救灭亡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

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拉杂奉复，余俟晤乃罄。此叩

---

①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 此系残稿，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五弟当为严复的从弟观衍。

时安

复顿首　七月二十六日①

与夫人朱明丽书* 六十三封

一

明丽如见：

江新行甚快，且江水极大，吾于廿七夜三点半钟行抵安庆。到堂人已睡尽，天气极热，屋内有八十六七度，所带衣服中少夏衣，颇为不便。下午须往谒抚台，无纱袍子可穿，向朋友中借用，不知能合身否。

金先生闻于廿四行，当已到沪矣。外交一信，请其嗣后遇礼拜、拜六等日不必照例放假，以期儿子多读点书，千万千万！大小姐想已入学，不知气体堪否用功，甚为惦念。渠放学时若到我家，望汝做些牛肉鸡汤之类，稍加将养，想汝看我面上，必能做到也。外一信可转交。草草布达。即问

举家安好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　在安庆泐②

吾未来时闻姚叔节云抚台极为盼望，并极要我移眷前来，累催

① 此函提及《时务报》登载《辟韩》(见第二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发行)及张之洞作《驳论》(见《时务报》第三十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行)事，当作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共六十三函，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据原稿。这批书信为一九〇六——一九一二年间所作。原件次序错乱，现重加考订排列。朱明丽为严复之续弦夫人，一九〇〇年结婚。

② 函云"行抵安庆，到堂人已睡尽"；"下午往谒抚台"。指一九〇六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赴安庆就任高等师范学堂监督，并拜见恩铭事。此函当作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叔节看房子，如不到京，此事须办矣。

二

明丽如见：

缘何家中十余日并无一信？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喉音尚未全愈，浑身时常骨痛，日间不高兴时多，若满怀怨愤无处告诉，奈何奈何！本计初八、九同周鼎观渠家眷刻已来皖到庐州去，在彼周旋一礼拜，然后再由芜湖赴宁。刻因复旦公学事急，已改方针，拟于初六由此直赴南京，其庐州堂事则派周鼎观独去。吾在宁大约有五六日担阁，即当回沪，先此布知。

日来此间天气甚热，不知上海如何？大小姐常出来否？小儿女皆平安否？家中门户要紧，不宜听下人招诱闲杂往来，余无多属。

此问

闺福

初三日　儿道手泐[①]

再者，前寄回支条二百元，并普贤处五十元，信皆挂号，统收到否？念念！

三

吾于昨晨到金陵，凉月在天，霜华满地，坐破马车，冲寒走二十余里，始到洪武坊佛照楼。本晨见两江督，礼貌甚好，明午请饭。安庆恩抚台有电来催，明晚须到下关候船，廿三天明赴皖，念四可到。在此见孙香海、沈老七等，老七乃办女学，外间甚有谣言，可发一笑。

---

① 此函提及拟到庐州（合肥）、以及经芜湖赴宁返沪事，内容及原稿次序均紧接第一函。第一函署“七月二十八日”，则此函当作于八月初三日，即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念一晚佛照楼[1]

四

明丽如见：

在南京曾寄家信一封，想必接到。在宁见过端午桥两次，礼貌极为殷勤，廿二日请我午饭，并命其子继先拜门，送赞百金，亲行到寓佛照楼回拜。此人为近时之贤督抚，名下固无虚也。

吾于廿四早五点钟到安庆，一切平顺。惟到此三四日，未得家信，惟所转吕碧城缄而已。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唯恐吾之舍彼而去也。明年尚要加额，须添教员四五人，此最难事。又文案出缺，此差每月四五十金，汝爸爸就之极相宜，不知吴小山事可能放手否？吾约略初六、七可以回家，亦为卿做生日也。

十月廿七泐

此信到日，想勉生已行矣。

五

明丽贤卿如见：

来函并高肖农处函电均收到，已转达长沙矣。昨夜临卧，服加路默药饼，早起大下七八次，人极疲乏，而喉音仅仅稍瘥，真可厌也。招考学生，头场已毕，明后可以发榜，但尚有复试等事，总须月底初方可清楚。后又当与琛官同去庐州，彼中亦有考事，定初七日也。夏穗卿调署广德州，闻其缺甚好，年间有二万金左右，夫妇自然得意。

---

① 此函与第四函紧连。此函末署“念一晚佛照楼”。函内云：“吾于昨晨到金陵。”又云：“安庆恩抚台有电来催。”当为一九〇六年所作（见《与夫人朱明丽书》之一末注）。又云：“凉月在天，霜华满地。”当为秋末冬初时节。第四函为阴历十月廿七日所作，此函当在先。

家中想一切平安，大小姐于放假想常来往。此间无甚新事可言，本日见报，知张冶秋已死，此亦我之旧上司，不觉为增一番慨叹。天有不测风云，人世无常，皆如此耳！前三日此间天气甚晴朗，今日乃又阴雨，殊为恼人。手此琐布，即问

闺祉　小儿女平善。

儿道手泐　二月廿二夕①

六

明丽如见：

吾此次来皖最苦，第一是饮食不佳，而关考事未毕，又不能决然回沪。原拟考后于三月初八、九前往庐州，在彼作一礼拜担阁，然后再往江宁，刻意思已改，庐州叫周琛官去，我则迳赴南京，如此则十五边当可回上海也。

复旦事甚难办，此次到宁，须与端督院破脑决断，若不起校舍，吾亦不能办也。该校需一文案，月薪约五十元，不知汝爸爸肯就否？若就，吾到上海便可定局。兹寄回支条贰百元，系三月份家用，可往照支。

廿六夕泐②

七

刻哑已愈八成。今午得家信，甚慰。今晚江裕到埠，当坐赴宁，在彼约有四五日担阁，即当旋沪，先此倚装布达。此颂

闺福

---

① 此信提及招考学生事，又云去庐州，当为在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时所作。又云："本日见报，知张冶秋已死，此亦我之旧上司。"按，张冶秋即张百熙，卒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此信当作于是年。

② 此函仅署"廿六夕"。函中提及"此次来皖"、"而关考事未毕"等语，知与第五函均为一九〇七年在安庆所作。又信末有汇款若干"系三月份家用"。此函当作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二月（阴历）。

儿道沕　初六二点　安庆①

八

明丽如见：

在烟台寄回明片一纸，想已收到。吾于廿二到津，次日进京，本日廿四始谒学部，约明午便须移入学部，俟考事毕方能出来拜客。考事甚简，想无甚麻烦，大约九月初三、四便可出学部也。此番到津，见过大公报馆英歛之夫妇并吕碧城小姐，与之攀谈颇久。所可异者，汝之契妹廖钟氏亦在彼，见时称我为大哥，意极亲热。问其所为，则云为美国地震旧金山女界捐款而留。其姑尚在上海，其夫则在外洋游学，单身作客，胜于男子矣。

吾体气甚佳，毋庸挂虑。少奶屋宇甚窄，其二姑太亦自保定来与同居，其女在此入学堂，本身为女教员，月束有三四十金，所教者系中国粗浅历史，稍足自给，闻月余之后要到保定，更转藩台好馆也，昭扆所代觅之婿，渠尚不中意，闻已作罢议矣。京师天气甚冷，已可穿棉，不知上海何如？小儿女想能照应。卿与莺娘须格外和好，互相保重，忆吾临行尝作无根之谈，与卿戏笑，千万不可认真，致有介意。吾九月内当可南下，有话下信再说。此问

闺福

莺娘即以此信给看可也。

八月廿四日　儿道

在北京排字胡同凤阳馆对过沕②

① 此函紧连第六函，当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由安庆返沪前所书。

② 此函至第十函均提到入学部参加考试工作，前后衔接。第十函中有"京事……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等语。按严复于一九〇四年离京赴沪，三年后即一九〇七年。此三函当为一九〇七年十月（光绪三十三年八、九月间）严复到北京参加考试留学生工作时所作。

九

明丽如见：

昨寄回九月家用一笔，系托柯医生支取转交，想已到了。但中秋前所寄支条一百员，至今未见回缄，颇悬挂也。凡接银信，当日便须回覆，此要切记。我于廿八日被学部召来考出洋生，年年如此，无谓之极，而又不好意思不来，来实甚苦。北京天气早寒，晨晚尤甚，再过几天铺盖便太薄了。天津除一两次笔墨外，亦无甚事，所以甚想南旋，但须到十月方好开口。嘉井兄弟自调大站，颇为好过，恐观澜四叔闻之又要气恼了。

廿九日泐

十

明丽如见：

自初三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学部必欲留我在京，且云有现成房子可以居住，然其屋甚小而陋，若将全眷移京，必不能住也。少奶所住之屋亦小，然尚可敷衍。近来京中房租亦贵，非五十金不能得好房子好地道也。吾因学部意甚殷勤，只得暂行答应，然吾心实所不欲，不敢直辞，乃恐招怪耳。然已与请假百日回南，尚未邀允，奈何！严范孙之意，乃要我在此过年，明春乃许告假，此如何办得到耶？京事俟回家时细谈，大抵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家中小儿女暨汝两人都平安否？无一信来，甚悬挂也。何甥女常来家过日否？渠近病体如何？信来详之。勉生已未动身？爸爸已未到皖？吾因感寒，夜间患咳，吸烟更甚，有似去年，此间天气甚暖，风起则穿珠毛。少奶到京来，更觉消瘦，甚为可虑。吾体气尚佳，胃口亦好，但自被学部挽留后，心中颇不高兴耳。吾看今时

做官，真是心灰意懒也。伯玉声名极好，渠前程极有望。范孙叫我年内将家眷接来，渠看此事太易，如吃茶一般，不知吾家将近二十口人，北来行李家具至少亦百余件，谈何容易！吾若果驻京，尚是置一小眷在此，最为便当，岁时回沪相见，岂不回回新鲜。但太太必吃杨梅酸酒，奈何奈何！一笑。

九月十五

在铁匠胡同学部督学局泐

十一

明丽吾卿如见：

临行水烟筒、勾脚、眼镜均忘带，路上只得向帐房借用，到津花四块钱又买一把。本午吃饭问祥祥，连一瓶酱油无有，高家所送亦未带来。令人懊恼。卅晚到津，住长发栈，初一搬入河北学务公所，与提学司卢木斋同在一处。屋宇极宽大，夜间亦凉爽，外有花木，但蚊蝇极多，颇以为苦。依人作客，种种不自由，然只得忍耐下去。杨莲甫意思甚好，但吾系卅年老天津，今日见一班人如蔡述堂、周长龄等市井小儿，皆是方面监司，作大老官面目向人，未免令人感慨耳。现在诸事尚未揭晓，惟在此静候，俟有事再说。

八月初二①

十二

明丽如见：

---

① 此函至第十九函，均未署年份。函内有"杨莲甫意思甚好"（十一函）、"杨莲甫下一札"（十二函）、"十六日见著杨莲甫"（十四函）、"朗轩已答应莲帅月出三十元"（十五函）、"此款系伊当面答应莲帅的"（十七函）、"十月初十后方能与杨制台说回南的话"（十八函）、"吾刻拟十月半前南下"（十九函）等语，知各函前后衔接。据严璩撰《年谱》，一九〇八年严复应直隶总督杨士骧（字莲府）之聘赴津。这九函是一九〇八年八月至十一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至十月）严复从天津、北京寄回的家书。

前寄一缄，想已接到。初三日杨莲甫下一札，叫我做新政顾问官，月薪三百，夫马二百，此地费亦极大，马车半日二元，酒钱八角，夜间亦然。但无甚事应酬，初到自然极烦。现住河北学务处内，甚孤寂。孙仲英来说，他有两处房子凭我柬一所住，一是大王庙旧宅，现空著；一是新起河北孙家花园内洋房。现在此地与前大不相同，马路洋房，新者极多，北洋经费甚充裕也。但我怕担人情，尚未移动也。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著。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

兹寄上支条一百员，即将马车费并(身)云小榭、赵斐云两处局钱开发，若有零星帐目，即为清还，开一账与我看可也。门户须守紧，勿常外出，照管儿女。伯玉夫妇闻明日出京，渠于八月廿边即须到广东也。此问

近好

儿沕　八月初七

十三

明丽如见：

伯玉夫妇与其两姑娘皆于十一晚来津，住长发栈。少奶容颜甚为憔悴，据言系因阿莲得病著急及料理行李忙碌之故，其实个中恐怕尚有隐情也。吾到津以来，别的没有甚么，只是晚间多睡不著，早起筋跳，昨夜十二点上床，今早五点半即起来也。丁泰本是粗材，眼光比前更坏，伺候不甚得力，一只眼近在陆子言家，我昨日还看见也。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那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船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

十三

十四

明丽安好：

初七、八间曾寄信一封，并银号支条壹百员，不知曾否接收？未得汝回缄，颇为悬挂。至我处近状，计本日大奶奶与大爷等当已到沪，一切情形问之便知，无庸复述。至渠等去后之事，则是吕二姑太家事。吾于十六日见著杨莲甫，已将种种情节及李真荒唐处说与之知，一求其实力保护桂宝，二求其见朗轩兄弟时，属其不必苦追桂宝回家。又严海帆夫妻既以反目如此，渠一母一女，无钱将何过日？应令朗轩月出三十银交渠过活等语。莲甫却慨然答应：一、代吩咐保定学堂总办约束李真，不准在津胡为；二、代谕劝朗轩月出三十两养膳，如有不遵，即饬支应局于领费时扣下转付，此可谓无微不至者矣。我到此间代人说过两三次人情，渠都是满口应允，但大老官事多，每口惠而实不至，必到实行方可算数也。

吕姑太现与李小鬼夫妇同居在英界海大道余庆里，其去此间颇远，吾昨午特往视之，告以一切，渠自是满意不提，但至今日下午，渠又打电话叫丁泰下去，归而问之，则云昨晚吾去之后，李又投一信与吕，此信却被李小鬼接着拆之，吕向取，则云已拆碎弃去，不便示吕，致多生气。吕对丁太言，李真出门身上必带刀枪，动言拚命，实在可怕，要我作主。并交丁太持一大包信件前来，要我细看，汝看姑太岂非糊涂，此等信件吾那有工夫看他！且李说拚命久矣，竟不知向谁拚去。要同桂宝拚命耶？要同吕氏拚命耶？还是与我拚命耶？若说与我拚命，我是不怕，我命付之于天久矣。且我知凡是开口说拚命之人，皆是小胆无勇之夫，最不足怕。至同渠母女拚命，即使将其打死，不知李何所图。且下之租界上之卫城，都是巡警如林，刀枪出鞘，不知渠于何处撒野。刻下女在师范学堂，娘在人家寓所，但使安分守己，出门不坐野鸡东洋车，只此以静待动，正不知李有何术可施，何

必担怕如此？姑太平日自命女豪杰，至惹事临头，又一无主意，如此真可哂也。所以明日将命丁太下去，即以此语告之，并叫他以后遇有李某信件不得拆看，但信面认是渠侬笔迹者，即便付火，以免污目烦心。余则以逸待劳，看渠作何变相。吾言尽此，除催莲帅践诺外，余事吾亦不更管矣，总之，吕姑太貌似有才，其实是极无用，不达事理人。设稍不然，其身世间断不至如此藤葛也。再莲帅尚保荐一亲事与他，云是前提督叶志超之孙，才貌均好，亦有钱文，吾已代为转告。至于做媒，则自赵小琴坍台之后且此事是伊托我，所以可怪。决不过问此事，汝可放心。汝此信看毕可交大奶奶、大小姐诸人同阅，大家亦增阅历也。但不必与大爷看。至九月份月钱，须俟汝前缄回信到后方寄，因此支票无论何人偷去皆可支也。

秋来诸儿女何如？华严瘰疬更起否？颇念之也。此问

近佳

八月十八夜沕

十五

明俪如见：

到此后仅接家人两信：一是三哥的，一是汝的，所以颇极悬挂。这番带出行李，颇为不备不全，只因听底下人收拾之故，令人生恼。本日雨后甚凉，乃要帽子戴，见一纱一夹，皆无珠子，心中甚慌，不知是汝拆收起来与否？或是或非，即作一快信与我。药膏本日已尽，而新熬者尚未寄来，不知须受苦几日，只怕新的寄来，我已戒尽，不须再吃，未可知也。但在此日日有事，恐精神不彀支撑耳。

大小姐近来病势如何？伯玉当早赴粤，叔宜新居住在那里？为语。朗轩已答应莲帅月出三十员津贴其姑母女矣。

八月廿三日沕

十六

明丽如见：

前寄二械，想皆收到。惟未得汝信，实深挂怀。兹托麦加利送到洋四百元，系汝家用、房租、巡捐、车费。外交弍拾伍元与吴厝，以为普贤、香严点心并添补等费。现我不在家，用度自可省些，宜属两孩与大家一处吃饭，不必另起伙食，以节糜费。又姨太言，吴嬷及粗做工钱每月八员，汝处仅给年余，以后皆系由江姨自给。此节我亦不知，今后每月八元，仍望照旧章给发。我非与汝计较，实因两头家眷皆居于百物腾贵之地，实当不起。京中新宅初定，每月动用尚难定准，但迁居以来，房租、月五十两。小租、五十两。添设家具，四百余元。修裱房屋、整理马车并购马诸费已用千金左右，尚非十分舒服。又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今寄整数四百，撙节动用，如有实在短少，不妨来信言之，吾亦不肯使汝为难也。适才姨太要求我月寄五十元交吴嬷动用，吾亦未许之也。至吾体力，入京后尚可支撑，家中人毋庸悬挂。

八月廿六日　几道手泐

十七

明丽无恙：

吾于廿八晋京，初九日回津，本晚接到汝初四日快信一封，知前后所寄银信皆已接到无失，甚慰悬挂。药膏两瓶，现已吃完一瓶矣。吾身体如故，惟晚间十二点睡，至多至六点便须起来，其时天或未亮，甚以为苦。一半由肺气不舒，晨间喉中作响如前，须吐痰食药膏后始差，虽有丁泰搥腿，究属无益。其余饮食动作如常，外面人总说我好看也。

吕姑太母子之事，昨得朗轩一信，言我藉势欺他。又云须海帆养赡，与渠无涉，不肯出此三十块钱一月，但此款系伊当面答应莲帅的，我明日见着只说渠口惠而实不至而已，若必不肯出，亦无法也。此节宜告大奶奶知之。桂宝现安静，在师范学堂读书，甚好。吕姑太不知尚在李小鬼家否？吾本日又作一信回答朗轩，嗣后亦不再通信矣。

华严瘰疬固须早治，然亦不必急急乱投医，大抵女孩有病至十三四时身体或许改换，未可知也。三哥信已收到，渠奶所要大痰盒已买得在此，俟便寄带。大小姐信说要来津就医，路上颇为担心。又井上固是妇科专门，且医过数人好，但不知与渠对证否？须俟诊看方可作准也，据言妇人子宫得症，大半由小产而来，小产不慎，多成此证。李成梅夫人之证，即由小产，刻已治好矣。合家在念。此间十月已寒，大毛及御寒衫袜毡被，有便须送来，省得再花钱也。

九日沕

告大奶奶：伯玉到粤后，尚无信来，颇极悬系。大家说伊在彼大有交涉使指望也。在京见过张燕谋，须发都白，目亦一边不明，人甚羸瘦，开平事尚未定局。

十八

明丽如见：

本日接到重阳后所发快信一封，读悉一切。下午才由学务公所搬到河北孙家花园，想在津尚须一月之久，至早须到十月初十后方能与杨制台说回南的话。

大小姐入西门医院，距今已十日，想如何治法，医生当有定见。吾在此极为担心，所以甚欲得信也。吾在此颇安好，但少睡耳。香严、华严病体疗治愈否？甚惦记之。此后信面写河北孙家花园严收，当不误也。归寓已迟，匆匆不复多谈。

九月十七夕泐

药膏再熬两剂来，当勾用到回时矣。

十九

明丽安好：

十八日所寄快信，想必收到。此处所剩药膏，不过数日便完，望再熬两剂，装罐寄来，愈早愈妙。吾刻拟十月半前南下，相见不远，不复多叙。但纫兰大小姐自入西门医院后治疗如何，到底有无用过闷药开刮？甚为悬念，信来望详告之。若经用闷药开刮，事后人当得住否？据医生言有无妨碍？皆欲闻之。香严、华严病体已见差否？

吾现住孙家花园，主人甚周到。天津天气尚未见寒，想去封河当尚远耳。合家在念。

九月二十三

二十

初一到津，住长发栈，见杨莲甫后，初六晋京，刻寓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洋行，在此当有半月盘桓也。津寓尚未定。体气与在家时相若。伯玉于月半后出京，培南于数日间失去一男八岁，一女六岁，系喉痧证，刻往天津矣。

浴佛前一日泐 ①

---

① 此函署“浴佛前一日”，按浴佛节，即佛诞日，为四月初八日。浴佛前一日为四月初七日。二十一函署“四月十五日”。两函均谈到自己于四月初六（又作“初七”）晋京后，寓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洋行事，知两函紧连。二十一函云：“宪政编查馆派作谘议官”，“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按此二事均在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四月（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但该书将严复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系于一九〇八年，当误）。故此两函当作于是时。

二十一

明丽如见：

吾离家未及一月，然思归之心已不可任，平日在家受汝等服伺，视若平常，至于客居，方知其乐。吾此次于初七抵京，承孙仲英用情邀在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庄房居住，庄主吴引之招呼尚好，房屋饭食均较他所为佳。日来因宪政编查馆派作谘议官，此馆堂官系各位军机大臣，而宝熙、刘若曾为正副提调，故不免有拜谒之劳。如庆王、张、鹿两中堂，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诸阔老意思都好，而泽公、宝熙两人相与尤厚，致足感也。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此乃极大工程之事，因来意勤恳，不可推辞，刻已许之。但我近来精力不及从前甚远，若做不好，岂不为笑？学部叫我自寻帮手，而我又想不出谁来，欲调之人，又恐调不动也。体气到京后虽无甚病，却不算佳，夜间多睡不著，早起大解三五遍不等，药膏只须两顿，临睡因腿跳，常不得已而用吗啡针，所打至少不过数毫之重，然往往仍睡不着，此信即三点钟所写也。

伯玉将于二十外出京，渠现住林朗溪处。吾亦拟二十外赴津，到津大约是住大王庙孙家旧屋也。若京中局定，恐住京之日为多。车已送到，刻正商量买马，好者须三四百员。家中小孩想都好。伯玉不要带普贤、香严回闽歇夏。琐布。余不多谈。

四月十五夜四鼓书

二十二

明丽如见：

到津住德义楼，曾寄一信与老三，想必收到。吾于初八来京，到部后堂官尚未见齐，现在觅屋，略好者须五六十两，且甚难寻。姨

太暂寓家轸处，须部署清楚乃往接也。在津见过碧城，问以吕家《待存集》一节，则云前所借观者，系吕大姑太倡和之诗，当时阅毕便还。至于《秋樵先生诗集》，并未见过，假使此集在彼，秋樵乃其所敬，断不忍私自藏弆，听其泯没云云。碧城所言如此，可于便中告二姑太也。

无锡伊宅请游惠山，不知已未去过？在彼作几日留连？沪寓门户要紧，须早回也。小儿女想都安好。车务如何？不麻烦否？吾意此后不必过于贪得，多行添车，恐他日成本既多，难于结束也。吾到京后，诸事仍极懒怠，但精神尚可支持，亦无病痛，汝可毋庸悬挂。金先生当已到馆，嘱儿女辈千万勤学，不可自误。此间秋气已深，早晚甚冷，午后又转热，出门甚难穿衣恰好也。此报。

八月十一日　几道泐①

二十三

明丽如见：

半月余未接汝信，极深悬惦。想汝安稳，谨慎持家，小儿女辈平善向学。吾北洋薪水只剩六成三百两，南洋乾脯有否更动，尚未可知，学部薪水亦未定，颇恐经费难支两头家法也。刻寓宅已定顺治门内石驸马大街海军处间壁，房屋并不佳，将就作住。姨太暂住天津嘉井处，本日已派丁泰往接，明午可来京进宅矣。普贤、细宝兄妹望汝平心照应，切切。馀男女佣仆认真管束，我不在家，大门似可不必常开，致滋失慎。车事顺手否？柯家夫人已否作古？信来述之。刻京中因张之洞出缺，舆论颇为纷纭。吾身体尚康健，惟局事帮手无人，甚为焦灼耳。

---

① 此函未署年份。二十一函（一九〇九年阴历四月）已提到"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事，此函又说"吾于初八来京，到部后堂官尚未见齐"，知为一九〇九年九月（宣统元年八月）在北京任学部名词馆总纂时所书。

廿二夜泐①

二十四

明丽安好：

前由麦加利寄回九月家用四百员，想已收到。此信上半截系在津写，后半回京写，故前后语气有些不符。吾自初一出京来津，始住芙蓉馆，后移德义楼，旅居十余日，非凡之费。所以在津多日者，因患感冒风寒，又缘有同乡医生许钟岳，力劝将烟丸戒净，身体可期强壮。我服其药三四日，便不思再食烟丸，精神食量亦较前稍佳，据言旬月之后，必然大好。刻虽晨起尚患咳喘，并须通大便三四遍，彼亦云无碍，后即渐好。但目前人甚倦乏，奈何！

学部设立正辞馆，已定九月十六日出奏，该馆即在学部街考棚内，离我们京寓却甚近。我于昨日十三晚回京，本早接到麦加利退回之信，始知该银号不肯代寄，可恶之至。我想此信到沪之时，柯医生当已由山东回申，所以作缄与柯，仍托代支代送，因若作空头之票，随人可支，诚虑途中被人取去冒领也。汝前寄八月十九、廿七两信，我都接到，实是喜欢，看汝小楷，亦写得不俗，比前有进，足见用功有效。但信中尚多别字，须小心耳。我目下精神甚短，不能同汝细谈，但汝接此信时，必须以快信作覆，说柯医已未回申，银子有无接到，家中人口何如，大小姐病后精神何若，能多叙固佳，即不能，亦须以数行早覆也。千万千万！

九月十四　夜在京寓泐②

---

① 此件未署年月。函内提到"学部薪水亦未定"，当指初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时情况，故此函应作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八月（参见第二十二函注）。

② 此函至第二十六函均未署年份。此函云"学部设立正辞馆，已定九月十六日出奏"。二十五函又云"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二十开办"。二十六函，亦提及名词馆事。此三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参见第二十二函注）。

前信亦附寄，此即系麦加利退回者。

二十五

明丽如见：

自九月来未得家信，心中极为悬念，不知何以一忙如此？月半一缄，想已接读，老柯到底已回海上与否？家用四百元已未收到？皆须速作回缄。已后凡有要信，如收银及家中紧要事，皆须用快信加紧寄来，千万千万！

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廿开办，月薪馆中及丞参堂两处共京足三百两，略彀京中敷衍耳。吾从药丸除净后，体力反觉不支，大抵不外泄泻、咳嗽及筋跳三件，昨前两宵作扰尤甚，饭后九、十点即非常困倦欲睡，睡又筋跳两三点钟，勤捶不差，服睡药亦无效，不得已乃取家制药膏半茶匙，服下乃得安静。但所睡时刻近益短少，不过三四点，往往半夜咳醒，坐待天明。江姨太伏伺异常勤慎，然而亦劳苦矣。吾思这咳喘诸病，恐成送老之物，但若长此不瘥，北方殆难久住，因此一切进取之意都灰懒了。本日所以作此信者，因明日起便须常日到馆督率编辑，每日须有六点钟左右，恐怕没有工夫作信。十月家用，须汝回信来后方行作寄。

近日黄包车生意如何？闻已添至卅辆左右，无乃贪而劳乎？吕姑太是否尚住西门？汝常去否？吕渤生在五城中学，甚勤敏，可爱敬。此儿甚似其父也。碧城近益多病，闻日本钦差胡惟德断弦，有意与伊结婚，昨晤直隶傅提学谈及，不识能成议否？渠苦托我向端午桥要求前往美国游学，但一字英文不识，奈何！吾尚未向前途开口。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普贤、约翰两子及香严、华严两女读书勤惰，普贤之奶总盼儿女作信与他，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

再者，吾聘商务编译所李文彬前来充当分纂，渠说十月内可来，此时汝可同大小姐到张园陈列所中买温州点铜汤碗全副，装好

入箱，并家中次等仙竹灵芝碗碟一副，又客厅中今年新买外国钢板画一匣，又姨太房中脚炉一个，一一装好，此皆会破之物，须装妥当。便托李质斋带京。匆匆，余不多谈，出月当更写信。诸儿女可爱。

九月廿二午刻　儿道沕

药膏既须服，可再熬两罐来，或寄数两好灰，将方抄来亦可。

二十六

明丽如见：

得十九日缄，但云车务烦恼，并未提及家用有无接到，此时十四及廿二两信当已接读，可见我并未曾将你抛在脑后也。部务方殷，实无暇细谈，但知我平安，姨太伺候小心足矣。兹寄回汝爸一信，系寄孙蔓霭求馆者，蔓霭经我奏调，但其来尚需时日耳。勉仁三信随后再覆。又有汇丰信一封，乃交银之件，须早送去，取收条为凭。又须叫家人持洋三块七角五分，往世和洋行取书一箱。此箱不必打开，但放干燥之处，亦不必送京，吾事忙，恐无暇看此书也。

公馆似不必搬，因住久，各处人皆知吾住该处，信件易达，若迁移，虽省些租钱，恐又费事。但上海近来租价日落，我家并未减租，可以要求房东将门窗、墙壁及天沟等稍为出新，油漆后木头耐久，亦房东产业之利也。余俟下信再写，今不尽言。

九月廿六夕　儿道沕

二十七

携洋三元七角五分，饬人到世和洋行取美国寄到书一箱。切切。明丽太太如见。

十月二日　儿道字①

---

① 此函未署年份。要明丽“饬人到世和洋行”取书事，已见于第二十六函中。知此函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二十八

接廿五日快信，读悉一切。知九月家用四百元托柯大夫往支者，尚未收到，想这时候必已回申矣。兹特寄回家用四百九十员，今开如左：

一、伙食、用人辛工等二百五十元；

一、房租七十五元，又冬天煤炉诸费乙百元；

一、马车费三十五元；

一、普贤、细宝由姨太寄回月用卅元。

此票须由商务印书馆托其往支，别人不能支也。汝信言省节家用甚好，但大家冬寒烘用煤炉已惯，似未便全行不装， 但节省可耳。故今更寄百元与汝，可撙节动用。汝甚畏寒，而大小姐及普贤兄弟房中亦须上也。车务麻烦，可想而知。世间求财，皆系如此，所以人要节俭，但万万不可贪私不公，惹人怨谤，则所失更大也。

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 幸精神尚支得住，除却五更咳喘、早起肠滑即无病也。药膏每日尚须半匙， 所用即汝夏间寄由嘉井者，计两罐，可敷过年，不知彀否？ 姨太在此甚佳。我学部编订名词馆，仅二百金，仅敷寓用， 所恃者北洋薪水尚存三百耳。前寄一信，想已收到，余俟下信续言。华严姊弟在念。

十月初四日泐①

陈弢菴过申，姨太叫丁泰托其家人寄回药材一包，到可叫吴嬷照收。

---

① 此函云："我学部编订名词馆，仅二百金"；"兹特寄回家用四百九十元"。第二十九函又云："(十月)初四寄去一缄，内有支条四百九十元。"知两函紧连，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二十九

明丽如见：

十四得初六日快信，知前月廿二、廿六等信均已收到，其初四寄去一缄，内有支条四百九十元，托夏粹方支者，想此时当亦收到矣。刻我诸恙均见差减，咳嗽比从前差多，筋跳亦差，惟早起大便尚须两三回，想自当渐愈，毋庸挂怀。车子包与车行甚好，利少不烦，亦一妙也。汇丰信无收条，亦不要紧，为数不过三十余两，系还他的，不比存款，须取收据也。甥女已动身未？动身后车子作何办理耶？大奶奶有信来，知其腹中生瘤，云现已愈了。老三前后信并文章两题均到，吾有回谕也。药膏刻一天只服半茶匙，怪得这么灵，吾知烟灰加重，以后当更少服，药丸中有他药，据老许云不宜常服也。

吕碧城亲事已作罢论，渠曾来京一次看我，闻刻病在天津，颇重也。李质斋已电复不来，孙香海云开年可来。胡惟德有信与我，汝何把他先拆，又不将原函寄来，是何道理？又来书于我，似不宜加尔汝称，吾大汝且二十余岁，似不宜如此称呼，改了为是。此间近好。儿女在念。

告诉大小姐，前后五函，均已妥收，最后一函，复信写了未寄，因不知渠在申否。

十月十四夜　儿道沕

三十

明丽如见：

接十月初八日信，并所托新铭船带的东西一一收到。大小姐想已动身，临行曾否言明何时可以到沪？我咳嗽近已见差，夜间睡觉不过五六点钟光景，早起尚须出两三遍滑恭，直至下午方能办事。

老年人想难即好，只得挨将下去，若是遇着天气作变，或是节气，两腿筋跳尤甚。

到京已来，除却名词馆公事，亦无甚事体，所有调聘人员李质斋已是不来，孙香海则忽而言来，忽又言不来，只好听之。好是此间已招集得八九人，将就办理下去，看明年再说。沪寓小儿女想都安好？汝车子经车行包办后，当清省多多矣。大小姐之车及镜秋之车，归后系交何人料理？信来告我。约翰近日读书何如？先生来馆一年只八个月零须，不要荒废才好。家中无事，关门早睡，即外家亲属，除女眷暨汝爸爸与两弟外，均不要接见，千万。余无多属。

十月二十日　儿道沕①

三十一

明丽贤卿无恙：

本日接到廿二日快信一封，读悉一切。新铭所带物件，前数日业已照收。京中于廿四日始见雪，北风甚大，天气渐寒，幸体气尚当得住，咳喘泄泻刻已日瘥，夜间大约十一、二点上床，睡到五、六点便须醒起，要睡到七、八点甚难，又睡时须人搥腿，一如在申，不然难以成睡。但大段尚强健，可无须悬挂。兹寄去支条二纸：其一五十余元，可交老德记清帐；其一系家用、房租并马车费，统共三百六十元，到请夏粹方往支，分别应用。老三与香严、华严均有信来，阅之甚喜，难得小孩子肯写信，就此慢慢学去，自然会写。即汝之信，近亦写得比前爽达，无格格不吐之病，只要话说得出，便是好书札也。

胡惟德信事，系我错怪，因其弟仲巽来寓告云：有一缄一电寄

① 此函署"十月二十日"，第三十一函署"十月二十七日"。函中均提及学部名词馆事，知两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交沪寓，我云并未接到，后电又经汝先寄，前来信久未到，而汝信中又言胡欲与碧城结婚之事，所以疑汝先行拆看，信又不寄前来，至于信局延阁种种，吾不知也。此事早作罢论，据胡老二言，乃其兄已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亲，不知信否？碧城虽经母姊相劝，然亦无意，但闻近在天津害病颇重。其二姊眉生曾来寓告我，并求我为碧城谋出洋。北洋现已换人，不知做得到否？吾之六成薪水如何，须俟见陈小石方知能照旧否？

馆事极繁重，刻须日日到部到馆，既受责任，不能不认真做去耳。绒袜一双，亦于本午接到。大小姐回闽后，想有信到申也。极想年假一回，但不知走得开否？届时再行通知。姨太在此平安，约翰及姊妹所要玩意，我未尝忘，得空当即买寄。此问

合寓安好

十月廿七日夜　儿道渺

三十二

明丽如见：

十月廿七寄回一信并家用三百六十元，想已收到。但寄时忘却琥儿兄妹处用款，嗣据吴嬷信与姨太中言，要与香严做皮袄一件，需价廿元左右，兹特一并寄去，计支条五十元一纸，此条人皆可支，不必转托。到望照给。华严、约翰、眉男想皆可爱。吾于年假甚想回申一行，但不知学部公事走得开否？名词编订，堂官甚盼早日成功也。

十一月初三日渺①

京中甚寒，幸身体尚佳，咳喘泄泻尚有些须，但有差耳。

---

① 此函署"十一月初三日"，三十三函署"冬至夜"。函中皆谈到学部名词馆，并云"年假甚想回申"，知两函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三十三

明丽贤卿如见：

本日是卿生日，又系冬至，故特拨冗作缄相寄。日来上海都无信到，殊深悬挂，想家中人口平安，儿女可爱，月初所寄三百六十元，并续寄五十元，想都安妥收到矣。

本年京中多风少雪，而天气却不甚寒，且所住房间甚小，故未安放洋炉，但用本地煤炉及所带之煤油炉，已够暖了。吾体气尚佳，但部中事忙，日日须行到馆，所好住宅离部不远，中午一点钟可以回寓吃饭，饭后乃再去也。晚饭以后，每即思睡，天未明便醒，颇以为苦。又临睡时两膝尚是发酸，有时作跳，须人搥拍乃能安睡。咳喘泄泻尚有些须，但不碍事，汝可免挂。

孙仲英送我一马，粉青色。值三百余元，我又自买一马，元色。值四百余元，但一马车所费如此，一月养车须三十余两也。居家有暇常写信来，吾年假甚欲回申一看汝也。此间

合家安好　余再续言。

冬至夜①　儿道手泐

姨太甚盼老三写信，可面告之。

三十四

明丽贤卿如见：

得初六及冬至日信，诵悉一是。知所寄十一月用费业已收到，其琥儿兄弟处用款，后又续寄五十元去，想已到矣。书系两起，须往取之。前次带沪之西洋参，非在京买得，乃鼎铭所送，姨太说细宝必食此物，故听其寄归。我不知毛头亦食此物，今果食之，可向其分用，个

① 一九〇九年"冬至"，系阴历十一月初十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个都是我儿女，妇人浅度量，必分彼此，此最不道德讨厌之事，汝为太太，切须做出榜样，以公心示人，而后乃可责备别人也。至于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他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然亦汝从前于儿女中不善调处之故，致其有以藉口也。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人家有大小，有妯娌，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然此甚难事耳。

我这几日部事极忙，总而言之，凡他人不能做之事，皆须我做。刻要赶办清楚封印，好告假回沪也。

十五夜①

三十五

明丽贤卿如见：

得十四日快信，读悉一切。刻腹泻腿跳等症都比从前好些，无庸挂念。药膏亦已减少，多吃反不舒服。金先生廿一日放学，江姨要带普贤、香严回去，当下吾已答应了他，但我月底回申，不见两孩，未免心中耿耿耳。

吕二姑太车款已取回来否？甚念，官契局事，汝可先将所领官契三纸，并钱四百二十文，叫人用我片子先行送还该局，余俟我回申时再与理论可也。阿胶两斤，回时总带汝。这两封来信，却无甚别字，不用改正也。

新铭前趟系十六早开行，这趟由津开行，当在廿六、七。吾拟廿四、五赴津候船，不知来得及否？余俟晤谈，兹不多赘。

十九午　几道手复

---

① 此函至第三十六函，仍谈到学部事极忙，以及告年假回沪事，知同前数函紧连。故此三函亦当作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外老三信请即转付。

三十六

十一月念八日得琥儿及琁、璆二女信，十八信亦已接读。知家中安好，甚慰。兹寄回麦加利支条一纸六百二员，到时代分发，切切。

计开：

公馆家用二百五十元；

先生束脩贺礼程仪二百二十元；

房金七十五元；

普贤兄弟月费四十元；

马车三十五元。

小寒前后，京中天气太暖，又无雪，外多病人，寓中尚好。我学部事极忙。闽中明年要办葬事，须兑二千金为备办之费。又伯玉劝我做盐，须本四、五千金，我已答应。此事不必外扬。故一时积款儿儿空尽。此问

丽娘安好

十一月廿八夕　儿道沕

三十七

本拟念二日行，嗣为部所留，改廿九行。但刻下病颈风之证，请西医看，不知日内能愈否？恐廿九未必能行，须过年矣，早晚总回去也。並告间壁伍昭扆说，赏给进士举人一案，原奏无须引见，我亦已托朗溪做呈案，十九人谢恩摺明后日由学部转奏，此事即可，无甚花文，但须分出些微润笔费耳。考核官钦派有六人，除学部三堂外，有梁敦彦、于式枚、绍昌，拜门与否，各从其便。我只具帖称文科进士严某一拜也。本要多写，只脖子僵痛不能，亦无另信与昭扆，便以此信示之，即烦分告各熟友可也。

十二月廿二早　几道泐①

三十八

初六十二点钟到津，住长发栈，姨太尚在家轸处，拟明日下午与同进京。这两日北方天气大热，竟似初夏天时，皮衣全用不着，夹呢袍带着甚有用处，只恐忽然转冷耳。北洋大臣下午已见过，吾在船上泻肚好些，但到津后又有些不好，本晚应酬归来，又下一遍，手此布达，余语下信再写。

汝何时到阳湖？拟住几日？返沪须先有信与我。切切。

初六夜十二点在长发栈泐②

三十九

明丽贤卿如见：

到津寄回一缄，想已收览。汝临行云将往阳湖，不识已成行否？门户重要，子女须人照料，想此信到日，汝当由阳湖回申矣。吾到京后精神尚好，部中公事亦自照常顺迪。但每日早起仍须两三遍走动，只得于饮食加意小心，幸应酬尚简，当不至狼狈也。

姨太当二月初十边夜间，不知因何受过惊恐，当时目神甚直，情思昏迷，此即渠打电报叫我回京之候。嗣经培南夫妇来宅，延请美国女医为之诊视服药略愈，经到天津嘉井处住有二十多天。吾到津后，初七与之一同到京，还住石驸马大街故宅，所有东西幸尚

---

① 此件署"十二月廿二早"。函中提及赏给进士、举人，又云："我只具帖称文科进士严某一拜也。"据王蘧常编《严几道年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谕钦赐文科进士出身。"作书在此事之后，当系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书。

② 此函署"初六夜"，第三十九函署"十五"。两函均问及明丽是否到阳湖之事，知前后衔接。第三十九函云："吾时正忙名词馆事，因开馆半年，须行缴活。"按学部名词馆于一九〇九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开馆（参阅第二十五函），到一九一〇年旧历三月恰好半年。故知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四月（宣统二年三月）。

无恙。姨太初来尚无甚么，至近数日，旧病大有复发之意，日惟困卧，夜间则睡不著，饮食亦甚少进，问所以然，自己亦讲不出，但云自上月起心事极为驳杂。耳边常若有人对渠说许多古怪奇离之语，当如此时，则眼睑自闭，状类昏迷，渠清醒时经我细问，亦述一二，则皆全不接头之语。十三日经请女医来诊，给药与服，亦不甚见差。我因渠迷信，顺意而行，曾于当天许愿，病愈回闽建设剋神大醮，当日差些。但渠性质终是不言不语，欲领渠出门散心，又无处可以投奔，只得听之而已。吾意如病不甚闹得利害，到五月间吾当偷空十余日送之回申，到申后如渠愿意回闽，则亦听之。此人性质甚似其母，恐久后必发风痰之症，顺其性欲，似是唯一办法。至我身边乏人侍候，即亦无法，俟届时再作计议。所以年来极想更置一人，但亦艰于物色，若性情不对，即亦无益而徒增累耳。此间京寓本极清静，除两人外，余者皆是下人，儿女既不在前，即使老爷在家，亦须能言会笑之人方不寂寞，而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针黹近亦厌弃，写字亦有倦时，则除却些须家计及伺候老爷卧起、自己梳洗之外，几无一事，只是闷坐卧床而已。度日如此，亦自难堪！

今岁秋天葬事，自所必办，势须有两三月工夫，俟到彼时再行从长打算。若全眷移京，须有一番大用度也。吾此时正忙名词馆事，因开馆半年，须行缴活，经此小结束之后，再做与否，尚未可知。外间朋友皆力劝住京可图进取，但吾意殊淡然。且吾与北京精神总不甚相合，此来不过为些钱文，然用度极大，则亦不合算耳。本日礼拜，在家有暇，故将家事写与汝知，余天气渐热，儿女饮食起居须留神照料。车务虽麻烦，然得此为无事忙，亦佳。吕二姑太官司了未？渠拟何时赴津？昨见朗溪，极说鄂楼才貌双佳也。

十五

四十

接十二日信，知十三赴阳湖，此信到时，当回寓矣。江姨太日来神思仍是不清，肌发微热，服药亦不甚效，问所以然，总问不出，拟设法送渠回南，即回福州，亦无不可。香严天癸此月不至，据医生言无妨。

吾北洋薪水，已于二月尾截止，所以甚不高兴。术士云今年是好运，吾恐是晦气耳。学部事亦想不干也。

十七[1]

四十一

明丽贤卿如见：

昨晚正想汝何以这久没有家缄，忽于十一点接到廿七快信一封，稍为慰藉。前接瑸女缄，已知汝往阳湖，至十九始回，及伯玉到申之事。汝自十九回家，直至廿六始行写信，与我可谓疎矣。汝于我处来信疎略如此，后来便不能怪我去信亦疎，切记。

昨晚汝信来时，吾与江氏正在大相冲突之际。渠自我回京以来，比前更加孤冷，有时闭目不语，有时自笑，问其理由，率不肯说，我只得延医许愿为其诊治。当其高兴，却是好些，面前伺候之事，亦肯稍动手脚。惟不时则说要回福州，或到烟台。昨晚吃饭时节，忽说后日一定要走，铁柱不移。我对渠说：要走可以，但汝是姓严的妻妾，例应凡事受我调度，即十分欲作之事，亦须与我商量，心甘意允，自然可行，而一切经费亦当代汝筹给接济。汝今既欲自由，吾是文明人，亦不肯硬加压制，尽可后日离家。汝从前赔办确花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云："接十二日信，知十三日赴阳湖。"第四十一函又云："接瑸女缄，已知汝往阳湖，至十九始回。"知此两函与前两函紧连，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四月至五月（宣统二年三月至四月）。

一、二百元,即今以此奉赠,作为盘费,一经出门之后,便永远不算我严家之人,一文不能接济,所有衣饰,皆我血汗银钱;所有儿女,系我儿女,上海家是我的,福州住宅是我儿媳的,皆不准住,以后西洋盘经三十二向,任汝爱往何方,吾亦不复过问。要行即便请行。吾年将花甲之人,实在不能受此闲气,汝不走我且要汝走矣各等语,渠亦哑然无词。我说完之后,时已四更,昨宵彻夜无睡,加以这数十日京师少雨,天气燥热,与上海五月底相似,大家皆穿单衫,我实在气苦,今日晨起头痛发烧,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馆中公事又急 故不能不勉强到部,此信即在名词馆所写。

吕二姑太车务官司,稍有眉目便好罢休,劝渠不必十分过于认真。寓中小儿女想都安好。但闻老三云,吾行后病过两次,我极为惦念。万望贤卿于这一双儿女一视同仁,认真照应,我他日必有相当酬报。我看渠生母亦不甚以之在怀也。真是前生冤孽,不知何故。大小姐多日没有信来,不知渠尚在申否?如若在申,亦望以客礼相待,勿生畛域,切切。伯玉近有一个月才寄一信,所说皆是恒泛之言,亦不告我此番来到江南系为何事,此子之视其父,亦不过天地间一苍生而已,何曾有骨肉之爱耶?大奶奶闻病尚未愈,加以时寒,愈形消瘦,实是可忧!世间好人皆怕不长寿也。余言不尽。乍热,惟千万自爱。诸儿女在念。

四月初三日　几道泐

四十二

明丽贤卿如见:

初九日快信接到。江姨太初二夜经一番冲突之后,转觉好些,但日来渐渐又露不乐居京之意,对我说要去烟台乃弟处。我想讲也无益,乃代写信与江炳星,叫其告假数天,接其乃姐回去,想十六、七可到也。吾在此有丁泰、戈升等伏伺,尚无大碍,不必挂怀。

我本意八、九月回去，奈初一日资政院发表我被钦选硕学通儒议员，该院系八月二十取齐，九月初一开会，如此秋间恐回不成了。但不知学堂放伏时能否告假？如可告假，当抽空回去一遭，余俟年底再作计议。前函所言不必给孩子们知道，切切。

吕姑太事了，甚佳。但尚须半年缴清，不知姑太能否等候，又不知阿二与保人能否遵断依限照缴耳。京城无甚新事可言，天气干躁非凡，令人不快。来信别字甚多，今照改寄去。匆匆草答，余下信续书。

四月十三夜泐①

金先生信嘱咐其子老二在京学费七十元，此款可于五月付束脩时扣回，此嘱。

四十三

明丽贤卿如见：

前覆一缄，想必收览。江姨太已于本日四点半搭火车前往天津，由津戈升护送再往烟台。吾本嘱咐不必再来北京，即由烟台小住数日，前往上海、福州，不知渠听吾言与否耳。吾身体不过如此，幸尚可支持，毋庸挂意。吾早晚尚有丁泰等伺候，虽稍寂寞，而日间到部办公，或出门拜客应酬，可过日子也。

京中四月半边极热，日来得雨，又稍凉，可穿呢袍矣。家中小儿女想都可爱，望认真照应教管，门户小心，余无多嘱。即问

近好

四月廿三晚　几道泐

---

① 此函署“四月十三夜”，第四十三函署“四月二十三晚”。函中均述及江姨太与严复冲突后要去烟台事，知两函紧连。此函又云：“初一日资政院发表我被钦选硕学通儒议员。”王蘧常、严璩所撰《年谱》，均将此事系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阴历四月，故此两函当作于是时。

四十四

明丽贤卿如见：

前得二女缄，知患眼痛不能作信，不知近日业已好否？甚为惦念。江姨于四月廿三出京，本意即行南去，到津后嘉井多事，将伊劝说一番，乃于廿八日重行到京。但回京之后，人仍是忽明忽昧，或闭目独坐，或无故自笑，或长吁短叹。昨日初二，因渠代我梳辫，时时叹气，我说："汝既不乐在京，何不当时即行回南，了此一番心事。"渠乃骂嘉井，并说："我明日即行。"于是重新捆扎行李，至今日四点行矣。渠说这回不到烟台，系一直到沪，在沪一、两日，有船即回福州，吾亦悉从其便，但写信与嘉井，嘱其照应上船，并代付洋一百四十元与他。渠现在看似明白，实是糊涂，至于算数账目，更不清了，钱财多付与彼，颇难放心也。

再者，此人虽有痰病，但其性质，本极寡情，又脾气极其傲亢，回思自渠十五岁到我家，于今十有八年，别说现在，即汝未来之先，便是如此。在阳歧，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他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至汝来后，更是一肚皮牢骚愤懑，一点便著，吾暗中实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此总是前生业债，无可如何，只得眼泪往肚里流罢了。且与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即对别人，除非与渠路数对者，差不多人，亦是如此。如培南夫人，以其夫之命，时常来看；又幼固夫人，与有亲属；琴南姨太，与渠同居妾位，当我正月回申，也曾来宅问好，渠总是板着面孔，与人不交一语，使人不好意思而去。故刻下京中，严姨太性情偏拗，面目孤冷，颇出名也。因其底质本是如此，再加神经有病，愈加不可收拾，既是可气，又复可怜。细思吾命里必然有此偏财七煞，则亦安命而已。刻渠已去，吾耳目倒也干净。晚间虽然腿跳，早起虽然脾泄咳嗽，幸有丁太在

此，尚能伺候。伊今日说要丁太不要戈升送，吾不肯。汝可不要挂心。细思起来，即使我老病不堪，渠亦是半路相抛而去，怎的不叫人心冷！又据我看来，伊于亲生儿女爱情，亦的确有限。袁枚诗云："无情何必生斯世。"我则云："渠既这等无情，亦何必生此一对儿女耶？"可叹可叹！吾今日即算与伊永别，不但今生不必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狭路相逢罢了。

京城天气，此时已甚躁热，白翎、蚊子，皆已出来，吾所最怕。惟得雨乃凉，尘土亦差，恐怕伏假又须跋涉回沪。原议八、九月回闽葬埋母妻两棺，但近被钦点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该院系八月二十取齐，九月初一开院，恐届时又须在此应景。葬亲大事，不识年底做得到否？心中因此很为著急也。伯玉总劝我离开上海，但近来细看各省，很有乱象；果乱，尚是上海或可勉强幸存，所以舍不得去，不然何所恋耶？儿女想都好疼。夏天吃物，千万小心！老柯未回，有病颇费事也。此问

近好

迩日车务颇顺手否？

五月初三夜　儿道泐[1]

四十五

明丽贤卿如见：

初四日快班信一封，想已接到。昨接吕二姑太缄，知吴阿二暨保人等所断赔之百五十元，尚是有名无实，阅之令人生气。兹缮就一缄与宝孙观，到望交与吕二姑太，看后火漆加封，即行呈递为要。渠此案若不好好办理，吾伏假回家决与之干到底也。匆匆不多言。问

---

[1] 此函未署年份。函内云"近被钦点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参见第四十二函注），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姑太好

五月初六日　儿道沕①

四十六

初到京都，天气极凉爽，昨日白露，今日转热，可怪。刻已饬戈升等四下寻屋，昨看得王公厂一所，系木厂人新盖之屋，工程草率，未经人住过，恐有毛病，故未定准。今限八月内觅妥。俟收拾裱褙清楚，便当派人往沪接眷也。

金先生已到馆未？渠处吾须有另信与之，想尚肯来京，束脩即致送五百元，余照旧。现在学部经费极支绌，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

八月初五日　儿道沕②

四十七

启者：

到京以后，气体尚佳，惟枯寂耳。寄来福州两信已接到。大奶奶云中秋后到申。勉生学部考事已毕，大抵秋节可以揭晓，大势可望一等，恭喜恭喜！渠本日来过，我不在家，云明日再来也。现在四处觅屋，昨看得西城四牌楼北泰安侯胡同有一所房子甚好，但戈升云城外铁门又有一幢好房子，要卖价在五、六千左右，明早拟去看再作定夺。房子定后，尚须花钱收拾。俟收拾沈〔既〕妥，届时想派丁、戈二仆前到上海接汝来京也。但此事总在九月耳。

昨闻谢天保言，孙家八爷已与颜惠庆议亲，过红即在这数日云

① 此函云："昨接吕二姑太缄，知吴阿二暨保人等所断赔之百五十，尚是有名无实。"按此事已在第四十二函中述及。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② 前函曾述及伏假回沪探家事，此函有"初到京都"等语，系指由沪返京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云。此段姻缘颇好，比庆王、盛杏孙远胜，但微嫌隔教耳。家轸为卢祖华无故调开，刻已不在紫竹林车站，告假三个月，在京帮其弟培南之忙。闻培南买办很会拉点生意，今年似可无忧，但开销甚大，一月须用六百余两，至其薪水，则不过五百两而已。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孩子们望小心照管，余不多嘱。

八月初九夕泐①

四十八

明丽贤卿如见：

前初十日，寄去快信一缄，想已收阅。刻新屋业已觅妥，在西城太安侯胡同，颇为轩广，系七开间三进朝南，马号、书斋均有，大似前海大道开平局房子也。月租京足六十五两，业已付定。现时正在收拾，大概九月半边，便可派人赴沪，接你母子来京矣。沪上诸事应行早些结束，黄包车急要拍卖，如一时不得主顾，即折本亦不能不看破也。我之皮蓬车，尚可设法带京，至新旧两马，应行卖出。因京寓已有青黑二马，若再添一马，喂养费似嫌太贵，但新马亦不宜太贱耳。旧之人力包车，自不能不卖。凡此等事，你可即便代我作主。

闻初九、十日，肖鹤有电请大小姐来京，不知渠定何日动身？其黄包车作何处置？肖鹤现刻即住石附马大街本寓，京中差事似可定局，渠所以请大小姐早日来京者，一因凡事要与渠商量，二因我们

---

① 此函至第五十函，均在同年八月间所书。函内有"现正四处觅屋"（此函），"刻新屋业已觅定"（四十八函），"刻太安侯胡同房子，……正在收拾"等语，知与第四十六函前后衔接，故此四函当系一九一〇年九月（宣统二年八月）为移眷到京前在北京所书（参见第四十六函注）。

若迁新屋，他们即接住此屋，可省无数花费也。勉生已见过两面，渠与肖鹤，大抵皆可望一等，从此皆成进士矣。可贺可贺！

大奶奶来信云：姨太月费，不能由福建银行支拨，又不肯代我经理，意避嫌疑，叫我月月寄钱，当寄与何人收付？真是苦事。此事虽在疏远戚属，乃至寻常朋友，尚肯帮忙，乃吾嫡亲子息，竟若路人，叫我如何不伤心自叹耶！我平生交友，向无逆诈亿不信之心，偏偏亲子、亲息说我疑他不廉不信，因而怪我，我真有冤难诉。大奶奶出来时，你可为我说与他知，说老翁从他过门之后，若有一次疑他于钱财上不分明，他日必不得好死也。吾平生耻于设誓，但对此子、此妇，不如此无以自明耳。可叹，可哭。

吾到京后，身体尚支撑得住，咳嗽筋跳泄泻诸症好些，药膏尚日服两茶匙，现又须煮，但前带烟灰已罄，大小姐若来，家中烟灰可先带两把应用也。外金先生信一封，叫老三持呈，又此信中支条一纸，计二百元，姑由你交与大奶奶，托其每月付姨太四十元，谅当够用，用完再寄不误。若渠不管，由汝设法寄与吴厝可矣。事既如此，真是无可奈何。京中余事，惟孙八爷颜惠庆亲事，已于前日过红，想完姻日子亦不远也。余不多说。

八月十二日　儿道渤

四十九

旧的包车须要带京，培南要用，祈勿卖出，切切。余语前信已及，兹不复赘。学部榜发，肖鹤中一等第四名，勉生中一等十一名，恭喜恭喜！

老三与大小姐吵嘴，渠甚气恼，汝奈何不弹压他？孩子年纪小，不知轻重，汝做娘的必不可在渠面前说长道短，使他胆大，致难管教。汝尚明白，当不至此，吾不过丁咛嘱咐而已。外与老三手谕，可交与他看。吾此数日，甚忙碌也。

十四夕渤

五十

明丽如见：

得中秋日手书，读悉一切。吾到京后，精神虽惫，心境虽甚恶劣，但外面尚可支撑，毋庸远念。三儿感冒，想此时当已全愈，此时正是紧要关头，不宜使常闹病也。

纫兰甥女与三儿拌嘴事，已知道了。此自是三儿开衅生端，但既知悔，已后改了就是。记得我在申时，大小姐已常对我说，三儿时时侮慢于他，我因徒伤感情，故未交代老三，这是我的疏忽。小孩子知道甚么，全靠明白上人及时拦阻，汝当时不把他拦压拉开，任其大动唇舌，汝亦不能无错也。至于大小姐之善怪易怒，有点脾气，此是我们晓得的。医生常说：渠神经易动难安，故抑郁时多，和平时少，此是实话。对神经有病人说话，更须小心也。留学生发榜，想上海报上必已早登，兹不复赘。

大奶奶想此时已到上海，或赴南京。细宝亦已出来上学，甚好。覆渠一信，可交与阅看。惟闻江姨复出，令人毛戴①，求汝面恳大奶奶，仍带回闽为祷。若复一同来京，便是促我十年寿数。老实话说，自与春间作别，业已自誓，今生不愿再见其面。因此人过不知足，过于麻木，过无情理，从前已是如此，何况今日！我年将六十之人，虽说前世今生造下种种罪孽，致令闺房之中，有许多难言之痛；且神经瞀乱之人，岂足与伊计较；但现余年无几，实望和平过日，取了残生，不愿再遭反对，终日勃谿。又神经已乱之人，极易反覆，当其发作，劝慰威吓，百术俱穷，假使重复来京，我亦不能与之相见。且伊因嫌恶老爷，即老爷所生子女，亦是不爱。他日重行

① 原文如此。

发作，又想回闽，则不独多一番跋涉，亦何苦遭跶〔糟蹋〕我之钱文乎？我看一家之中，渠与大奶奶以后不知何若，此时尚讲得来，即大爷亦看他甚好。烦汝对大奶奶说，老翁别无他语，望渠当个慈善事业，家中让一间房屋，将他收养，譬如老翁弃世，做儿子息妇的，收养一个父妾，亦不算过份事。假使实在难以料理，便把渠送到阳崎，或其外家有亲疎人承领，乃至医院尼菴，均无不可。横竖我总酌量出钱，养渠一生，但断断不愿再见其面而已。非不知难为两个儿女，他日长大之时，必当痛怪其父。但此亦无法，凭著他们的心罢了。

刻太安侯胡同房子，业已付定六十五两，正在收拾，重阳前后计当派丁、戈两仆赴沪搬家。此信到时，望汝即作数行见覆。若使江姨必来，则吾家眷宁可不搬，房子宁可退还赔定，我一生凡事随和，然到断决时，则绝对的固执也。此意汝其知之。余俟下信再说。

八月廿五日　儿道沕

五十一

初七晚见过袁总统，被派入临时筹备处办事，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刻拟十一日告假出京，到津过元宵也。临时政府有在天津组织之说，须数日方有分晓。十一日晚可派车到站接我。余俟面言。

初九夕　儿道沕①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云："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按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时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见《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一注）。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民国元年旧历正月初九）。

五十二

二月初一日家信并绒衫两件、油鸡二只接到。今寄上支条一纸一百二十二元，可向麦加利支回，节省动用。账簿由培南带还送还，以便续登。五叔母知已回芦台矣。闻吕二姑太有信与三儿，说汝慢客。当渠住津寓时，有时饥饿，问汝有无点心食物，汝辄摇头对以无有等语，渠颇善怪人也。何甥小姐在此，亦不甚落躺，戒烟恐不过一句话，体气比前坏得多，极易动气怪人。大约月半后须回津入共上医院治疗。我已代向各西医细查，据言于生育无碍也。香严住塘沽，到月半总须叫渠回来，虽舍不得桂宝，可请伊一同来津，但他日作别，总须一哭耳。

京中气象尚极不佳，店门多闭，百物腾贵，如之奈何！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此布。

二月二日泐即三月廿①

此信写好本托培南带津，今因不知伊何日往津，恐怕汝等钱用，先由快班寄去。

二月初四

五十三

本日接伯玉正月十九日缄，知姨太病尚未大愈。大奶奶已于正月初十边赴申，看其书中口气，似尚未和北方闹到如此田地也。此间政府尚未成立，款项极支绌，大学堂无款，恐不能开学。公事亦极难办，欲辞，则此后当家钱文不知出自何地，奈何奈何！

---

① 此函云："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当作于一九一二年（见第五十一函注）。

闻君潜来京在即，来时可托带鸦片二两来京，五元一两便可吃矣。余续叙。

二月初八夕沏①

五十四

昨信接到，读悉。一是君潜来宅，收到诸件。现天气渐暖，皮衣是用不著，一、二日拟饬许〔戈〕升送钱并皮衣到津，换各种呢夹的衣服，叫丁太送来。许〔戈〕升自来京后即患鱼口毒门，假说胃气，卧床半月，刻虽起来，可以做事，但是否全愈，尚未可知。老三嫌伊腌臜，已不叫伊近前伺候了。此人仍是不安分也。我前在上海，曾寄英国购得电机箱两种，此物今已不知去向，可问丁太一声，知否收藏何处？如在津，即叫伊带来。因左腿愈软，行不及数百步即见酸重难行，医言走走电气可以渐差。

大小姐仍拟回津，到井上处治病，不知何时定行耳。厨子胡三，人极小气，吃心极重，不让陈厨，虽手艺不错，终无好菜上桌。吃鸦片厨司，即使手段高强，只可叫渠办席，家常便饣总是不行也。吾意俟一个月满工叫渠滚蛋，宁可用连生，稍添月资，令渠胡乱烹调儿碗过日，不见输他，又免花钱生气。琔儿由塘沽回津未？甚念。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璆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孩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不知汝能听吾言否耳。

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无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而外间闻我作总监督，则运动求缺者四面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而堂中各洋教员，又惟恐吾之不干。今日人心，不同如

① 此函署"二月初八"，第五十四函署"新历四月初二日"。函内仍谈及京师大学堂缺经费开学事，知此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二年。

此。但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海军总长已任刘资颖，学部则蔡元培，他日若留得名词馆不拆，海军参谋犹在，则月六百金，姑且敷衍，与家人节俭过日，胜大学堂总监督数倍也。开正以来，除名词馆十二日薪水已支外，一文无进，而出款则将近千元，所虑钱底用完，无处筹借，则十口浮寄京师，真不得了。今时世事，翻云覆雨，正自难言，我们不要看得太稳也。此问
近好

新历四月初二日　儿道泐

五十五

今遣戈升到津，并送去洋伍拾元，即收应用。日前培南回津，托带洋伍拾元，想收入矣。戈升到后，即令在津寓当差，丁泰叫其回京，来时可将我硬、软夹衣自绒呢至绉纱、春纱、熟罗及单衫等件尽行送来，天气渐暖，省得差人回津去取也。又三儿单、夹各衣亦令带来，以凭挑拣。渠今年又长许多，旧时衣服多不称身，近日正为制爱国布夹袍、单衫各一件也。前次带京衣服，如灰鼠、珠毛、棉袍各物，本可送回，但思不久汝们总是回京，故不叫带。但京中只有扁箱两只，无处收藏，丁泰来时须携大皮箱一只，以便收贮冬衣等物，是为至要。

京中眼下虽稍平静，但店铺尚未全开，唐小〔少〕川总理暨新任国务大臣亦未来京，洋债筹借未定，各衙门薪俸，除外务部、邮传部、陆军部外，余人分文未发，致气象总是不佳。南京参议院有带南军来京之说，若果如此，恐尚有一番冲突也。大学堂事甚难办，幸今有法筹款，大约三月半后可以开学。相识至不相识之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现隔日一去，开学后须日日去。且责任在身，要想告假或抽空回津看家数日，亦颇不易，奈何奈何！

细宝想已自塘沽回家，身上尚有毛病否？佛烈牛痘，许世芳如

在津，可请他来种。已届春节，似不宜更迟矣。何甥小姐说三月初回津，到井上医院治病，届时肖鹤当送渠去也。胡三闻要开除，这数日菜又好些，但终是小气异样耳。前信查电箱两个，丁太可知收藏何处？如在津寓，可叫伊带京，千万。此物若丢，甚可惜也。

元年四月初八晚泐

五十六

昨缄接到，知悉一切。彬亭到京，送膏一盒，我道是渠买送者，今乃知是试验之物，三元每两，自是便宜。但我时思断绝，买不买无甚关系，由汝随意作主可也。天气今日骤暖，甚欲改换夹衣，丁太如未行，可催渠早发为要。三儿近亦多疾，每三五日即闹头痛，起居无恒，故易如此。昨见息妇致伊缄，说姨太必欲北来，恐拦阻不得。伊北来无妨，但津寓窄小。京中各种谣言尚是甚重，诸亲贵家眷，如庆、洵、涛等，多离京者，唐绍仪诸人北来，不敢驻京，拟驻南苑，用民军保护，则时局大概可知。故五月以前，要接家眷来京，尚须看准，方好举行。车载及搬运费重，不可冒昧，只合在津暂时挤住而已。

大学堂月薪不过三百二两，然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稍一整顿，必至开罪多人。每月开销在二万以上，度支部无款，昨向道胜银行借来七万，俟此银到手，方能开学也。京城春气已深，人甚疲困，诸事只能勉强支持耳。

壬子二月廿五夜泐

天气渐热，喉痧春温诸症将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才好。

五十七

兹寄上支条一纸，到请照前支用，余语具香严信中。到京后想不用厨子胡三，天津刘厨可留用也。大小姐本拟月头赴津，嗣因发

烧下痢,一礼拜中止,刻正收拾新居,想十余日内即不赴津,亦必移居新宅矣。大爷信来并未提及大奶奶,不知近状如何?此次孙八爷生长头,大家闻有酬应,我家有否?金先生同姚三先生已于昨夕来京矣。

廿七①

再者,生当乱世,进款既难靠得住,此时家用自应从省,以望稍有余赀,以为无馆时之地。况子女五六皆幼,所须教育婚嫁之费,皆非无钱所能了事。居家伙食油煤尚可限制,惟添置必宜斟酌,千万不可爱好就买也。切切此嘱。

同日沕

五十八

廿六日手信接到。大女病全愈否?至念。想已由塘沽回家。老三牛痘已发透,人亦安好,勿念。正月已付过二百两,缘何此时尚云没钱使用耶?俟初一准寄百元与汝。本日于〔戈〕升来津取物,已付二十元,叫伊买烟带京。汝处有信件,可叫渠顺便捎来也。已后每月限二百元使用,不可多费。开正以来,我无一文进门,各处薪水皆停发,大学堂俸银亦未支,公事亦不好办,款又支绌,报纸如《国风日报》天天说我闲话,造此谣言者,即大学堂学生彭姓也。

京中自遭劫后,尚未开市,日日杀人,尸首满街排列,真难看也。此布。即问

近佳

廿八夜在京寓沕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内所述拟开除厨子胡三等事,已见于第五十五函中,故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旧历二月二十七日)。

② 此函仍谈及京师大学堂事,当作于一九一二年(见第五十一函末注)。函内又云:"正月已付过二百两,缘何此时尚云没钱使用耶?俟初一准寄百元与汝。"函末署"二十八",知当为是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所书。

五十九

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三儿已入清华，无甚功课。大小姐房屋已看好，在子英旧屋之后，正在收拾，云于初十边先到天津就医，约须月余日光景再行回京。届时政府借款到手，军界不至暴动，儿女等于四月半当可来京矣。现因于〔戈〕升到津，为大小姐拿衣箱之便，带去此信。汝处如有钱文，洋烟可再带二两前来。姨太服伍连德药后，病体何若？在念，在念。外边有薄洋汗衫否？有可叫戈升带来。日来天气骤热，已是夏天矣。保险费今年已满，可以收回，然一总只有七千四百四十七两二钱，颇不合算也。

元年五月十六日

六十

昨去一缄，想必收到。家眷原要早移到京，惟大局不定，时刻令人担险。唐小〔少〕川有不干消息，借款闻昨又决裂，即使借得款，到后来解散军队，亦是绝大问题，不解散又必不了。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若过此无款接续，亦须胡乱停办，且多一债务葛藤也。避居租界，须得有钱，一旦财源涸竭，不知何处容身矣。大小姐云阴历十八日赴津就医，渠去这里自更寂寞。若家眷未来，只好搬入学堂中住。奈何奈何！

今付上支条三十元一纸，代买大烟六两，有妥人托其带京，千万。

阴历四月十二日①

① 此函云："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第六十一函又云："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皆不可知。"知此两函紧连，当为一九一二年所书（见五十一函注）。

六十一

明丽如晤：

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前数日来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开发，亦未言何时作止。此尚不勾养我马车，至于家用，不消说了。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实堪不起，至于前租期满，自须迁回北京，以节用费。但北京能勾几时平静，甚么人都不敢说。到彼时若遇有事，再行觅寓。搬入租界，则银钱又一大笔，岂能堪之！

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闽，作极俭省打算，卖笔墨过日，但福建眼下亦极危险，讹诈勒捐，结党暗杀，无所不有，岂安居之地？故亦作为罢论。左思右想，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为今之计，只好于端节前后，家眷先行回京，以省目前用度。所有寒衣重要皮箱，可寄顿桂伯处，不必带京。切要切要。见信，汝定何日前来，写信通知，届时我叫丁太出去迎汝。一切用度，自须从俭而行。我处虽然有些积蓄，而区区三、四千元，禁得几回风浪？细想起来，可虑可怕！余俟汝到京后，再行通盘打算可耳。江姨近来病势何如？吃伍连德药可见差否？离乱之际，又遇如此风〔疯〕病之人，可谓晦气极矣。吕二姑太来过，渠寓鸿升店，云新发一笔三千五百元之财，意甚自得也。胡三厨子，吃心极重，必不可用，刘厨何如？如其可用，家眷到京，胡三便可开发。

阳历六月初九泐

六十二

念五夜信接到。先农公司不许我们将房屋私租授受，情愿找

银，另行租人，尚要长价，如此看来，天津租界房屋，尚是拥挤，而北京大局尚未安稳，大家看坏，不问可知，故吾于汝们全家回京一事，心中实是委决不下。此时回京，盘费须花百元左右，一也；再者，万一回京数月以后，京中又见危险，那时再搬回租界，所费又是不赀，且彼时何处再寻相宜房屋？即使有之，恐怕钱不止百元，当此进款短少之时，如何禁当得起耶？

数日前李秀瑜来言，渠现约朋友数人，向日本领事批出地亩一块，每人赁用一亩，地租月费一十二元，用三千块钱，可造上海式五楼五底住屋一座，尚有余地。如此统计，地租钱利，每月约须二十余元，可以得一安居之所。闻林赞如等亦作如是打算，吾意亦极以为然。因现时政府实靠不住，大抵今年秋冬，恐当有乱，且此数年间，北京必非安居之所，眼前虽然安静，然时时可以出险，家乡又不可归，是以决然作此打算。李秀瑜说房子两月内可以造成，我昨已写信问之，请其的确回信，且看伊回信如何，再作道理。信达汝处，以定行止早晚可也。

阳历六月十一夜沕①

六十三

全眷久居天津，大非成局。我本拟初十外差人接汝等回京，暂图团聚，不幸今晚许世芳来言，前敌消息甚为不佳，官军连败三次，现已退至河南，恐其乘胜来京，一场血战。又闻滦州新军，仍有谋取天津信息。渠以厚意，特来通告，叫我作速早日离京等语。凡其言语是否实在情形，无从考究，但既如此云云，又不便即行接眷，真是苦极，只好再等几天，察看如何，再作道理。果是无望，则决意挈

① 此函及第六十三函，均未署年份。函内均谈到拟将家眷由天津移京事，知同第六十一函紧连，当作于一九一二年。

眷往秦皇岛居住也。颇闻袁世凯借债已成，或言五千万，或说二千万，如实，则京中局面尚挨得下去，吾可得些薪水，为避乱之资。

金先生定初七日同其子干臣出京到津，于初十前后南下，此别可谓黯然。刘冰将行开除，月亦省六、七元之谱也。天气大寒，老三颇善病，伊御寒衣服如皮袍皮马褂之类，若尚未乱，可取出，并其铺盖，交便人送京。我之狐皮斗蓬，既可出门披穿，夜间又可作被，有便亦可送来，余不必动也。现在诸事不得定局，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此，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昨熙官七叔有信来，请接汝辈到芦台居住，难得渠一番好意，然恐不便也。此间大家安好。

十月初六夕泐

伯玉从九月十二后无信到京，经电问安否，据复全家均安也。外甥小姐信一纸，系托买绒线，样并寄。又及。

与长子严璩书* 十七封

一

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谋，但责恭邸留守，京官议论纷纷，皇上益无主脑，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闻时时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张謇这一班名士痛参合肥，闻上有意易帅，然刘岘庄断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

---

* 与长子严璩书共十七函。第一函两个片段录自林耀华的《严复社会思想》。林文据严群先生所藏，原件已佚。第二函据严群先生抄寄件。其余十五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阿璩即严璩，字伯玉。

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①

※ ※ ※

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近读其论《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心身并治，不宜有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可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后来思路定必不灵，且妻子仕宦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于学问终身门外汉矣。学既不明，则后来遇惑不解，听荧见妄，而施之行事，所谓生心窘〔害〕政，受病必多，而其人之用少矣。

甲午十月十一日

二

本日同时接到尔由西贡六月廿四、廿七所发两缄，读悉一切。始言由粤到闽不过旬月勾留，接洽公事后即当北行赴京，谒外商二部，事毕然后回闽料理葬事。嗣复称拟在闽作三四个月延阁，任福田北上，谒禀外商二部，面陈情形，而己则以料理书籍为事云云。汝父旁观者清，窃以此为计之至左者。汝若不同恩庆赴京，在汝以为

① 按甲午战争中，张謇等参劾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旅顺陷落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四日），则此函第一段当书于十一月（十月）左右，与第二段所署之“甲午十月十一日”约略同时，或即为同一函中的两个片段。

吾将一切面子让与福田，己则宁居人后，此意诚为高尚。但京师之人必以云尔，而谓吾儿为傲慢不恭，不将渠辈挂眼，于此等事不肯自己亲行，但教碌碌十九人之类为之。吾儿方及壮年，家贫亲老，此后职宜与世为缘，岂宜更蹈汝父覆辙，邀其谤毁？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至今一举足辄形挂碍，顷者自回国以后，又三四次睹其效果，深悔前此所为之非。此事非父子见面时不能细谈也。故今者第一嘱咐，乃吾儿于役之后，必往京师一行，是为至要。汝今声名日益藉甚，到京之日，必有人拉汝出山，吾儿当念毛义捧檄之意，凡事稍徇俗情，藉以献酬群心，念为亲而屈可耳。亦不必向人乞怜，但不可更为高亢足矣。

日者昭扆原办南洋公学，经改商部实业高等学校之后，昭扆月日以来，整顿不遗余力。然其意终不欲久居其局，早有卸肩于我之意；适会四大臣有出洋之命，载、端两公均有电招致之，渠即与监督杨老五杏城言其情愫，杨亦甚以为然。渠乃于月初赴京勾当者约半月有奇，至昨始行回沪。刻杨即将此情达之商部，商部中用意何若，则不可知。大抵玉苍甚以为然，闻振大爷则将奏留昭扆，昭扆不愿留也。此外尚有复旦公学一事，大家要我为之总教，然因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吾已辞之矣。再天津信来，言陈玉苍、严范孙皆在项城处极力荐我，项城则姑徐徐之；至吾之意，将一切听其自然。所幸谋生之路尚复宽绰，朋友中如菊生、穗卿、季廉等，皆极力相助，甚为可感。又周玉帅亦遣人劝驾，吾亦曰姑徐徐云尔。海上前数日抵制美禁华工之事甚剧，刻稍平静。拉杂写寄，十不达一。海上天气不时，一切努力自爱。①

---

① 原抄件加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作于上海。"

三

七月十四日信到。京中除十二日两军交哄，自黎明三点至下午二点完全结束外，并无何等秩序江吴可谓能者大乱之事，风谣不可即信也。琥信已寄，甚好。来电嘱兑百五十元，不识何项用途，至于如此之多。投考计已七日，当已葳事，甚盼从海道遄归，东轨不靖，亦意中事耳。

此番赞成复辟诸公其未经筮仕民国者，舆论尚有恕辞；张镇芳、雷震春、冯麟阁已交法庭，恐难幸免；余如杨味云、孙慕韩辈，外间攻击甚力，可谓多此一举矣。

十六日未刻①

四

阿璋知悉：

阳三月廿五日缄接到。租屋业经迁入，且住为佳。李十一欲购之房，房价修理统计须二万八千余元，似非吾力之所堪任。大甜水井屋，可是前此嘉井所云云？房价修理不过二万，尚可勉强，今欲欲定夺，须问吾儿夫妇，要否与我同居？如其不要，则如此好地道房屋，不妨即与定下，合京津两处房屋售出之赀，当敷营构新宅之用。假如吾儿夫妇愿意同居，则此宅既住不下，况六、七月间三弟夫妇似当北上，势须有屋相容，益形拥挤，似可暂缓定夺，俟我三月杪到京再作计议。汝看何如？所惜相隔在远，一切情形，难以悬揣，则此时两宅去留，终仍须由汝断决耳。

三月三十晚渤②

---

① 此函未署年月，函云“除十二日两军交哄”，系指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辫子军被缴械事，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八年”，知书于1919年。

五

谕吾儿知悉：

接到夏至日缄，知吾前信已经收阅。世事沧海横流如此，而我又非有力之家，忽然纳此巨款于不动产之中，诚非善计。儿与家轸所以惘然为此者，以数年之后，如此地道既佳、建筑又好之屋，即不长价，必不至折阅已耳。则此事性质已近投机，顾投机于世事波谲云诡之时，谁敢言有把握？来信谓心中不能无悬悬，亦其所耳。故吾前信谓若勘破定钱之后，不如回向家乡作计，则事轻易举，绰有余妍。非不知南归亦有许多不便，而吾心尤深不欲者，则儿辈觅食于外，从此会少离多，垂暮之年，殊难割舍耳。虽然，此事颇有讨论价值，而来书不置一语，何耶？华严、海琳随伯鋆南下，信来云改搭"盛京"，约廿八、九今日廿五可到，届时自当派人接应，但其母言于下月初买轮回京，相见之后，乃极匆促，奈何！

吾入医院至今已十九日，医生用药除利痰外，余药颇少，而每日上午洗汤、烘电，进步极徐，拟满月后察看情形，即行出院。出院无事，久羁在此，亦欲北行。现在夜间虽有咳醒需人，然尚能睡，即早起作喘，时间亦短。院中三餐多进素膳，两日来乃有一顿肉食，而鸡汤则午、晚有之，如不动作，看书作字精神尚可，但若出门走路及上下楼梯，则不能无喘。此所以到沪以来虽熟友如菊生、苏堪、梦旦、拔可等皆少过从。

商务存款，昨看报告，长短诸期及活存等约尚有两方之谱，但此赢余万万不敢轻动。家轸于吾家买屋所云筹备二万元，是否即去今两年吾家应分红利？若尔，则嘉泰失败，又去五千，北方进款政不过万余元已耳。吾以老病余生，世事浮云过眼，所欲急急为计者，求一眠食稍安有余不败之地以终余年，他非所计，儿婚女嫁，香严以下尚有六人，邀天之福，将即以商务每年进款了之，不识有蹉

跌否耳。世界从此平靖，难期虎尾春冰，儿辈真当谨慎也。上海者番以排阁罢市，诸事损失，统计三兆有奇，商务馆十万以上。

昨廉播信来云：尚书庙会缘前后约有二万元，城台绅商及诸外缘不计。属催我与家轸捐款，早寄与翰周、又槃，俾得早日经始。阳崎小儿闹疹，翰周次子以煊坐此殇夭，亦一不幸之事。方风潮烈时，林家亦颇岌嶪，廉官尚劝三弟暂迁阳崎也。

夏至后三日在医院泐①

六

大儿知悉：

得天贶节信，言买宅事要为父一言断决，阅读再三，又与娘等商量，亦正委决不下。此屋为费将七万元，殆欲罄吾所前积者，一也；世事云诡波谲，京中继今以往，是否可以安居，二也；吾之肺疾，置诸北方严寒之区，即使冬令深藏，究竟当得住否，三也；都下米珠薪桂，月益岁增，宅广事繁，常费必巨，四也；非不知吾在京中海部顾问月四百元，他项利入，到京后尚有希冀，但此当视吾之体力何如，且政界覆雨翻云，进款岂可长恃，五也。以此五端，故实惮于断决，而以另行想法为宜。假使如前东堂子胡同一宅，三万余元可以了事，则吾将亦听之，而无如其吃力如此耳。不意如海王城，而吾家求一相宜可住之宅，为难如是也。吾意汝之看宅，著眼有牢不可破者二，而缘此窒碍遂多。一是宅未到手，先打卖出算盘，甚或求有赢利；二是由此地道，所择必近东南，而他所即有价廉佳宅，或所不屑。而自为父观之，凡此皆属枉然。盖宅易脱手，必其廉者，愈贵愈大则愈难寻买主，此必然之数也。至于赢利，须看世景如何，

① 此函及第六函仍谈及是否在京中购置新宅之事，知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参见第四函末注）。一九一九年"夏至"为旧历五月二十五日，"夏至后三日"，当为五月二十八日，即阳历六月二十五日。

此岂实时所能作定？且摩托车既用之后，所居地段远近亦齐，与其热闹地场，转不若清静之乡，得少佳趣。吾儿如再看屋评价，似于吾言可少加意耳。近因京宅未定，此身无所归宿，颇想还乡定居，如仓前山等处有可居者，似二万余元可以集事，虽短却京中月入，其钱亦不甚体面，弃置不足惜也。而家乡用度倍蓰加廉，无论如何，自然易了。然吾心有至难割爱者，缘与吾儿一房及四弟，势必睽违南北耳。但此不妨先作眼前之计，异日吾儿财力充裕，世事平定，而吾体力尚优，即回京与汝曹共居，亦易易耳。东坡告子由云："吾归与汝处，慎勿忧岁晚。"吾今告汝亦云，吾儿以为何如耶？

昨日琥弟信来云，新妇小极，仲勉诊之，据云已动喜脉，亲家太喜不可支，但恐秋间不放女儿北去等语，而华严亦云，莲姑娘已有四个月身喜，此真门阎之庆，闻之喜不寐也。新铭明年可以到步，太太拟即搭之北归，留两妹在此相伴。海林常流泪，思四妹也。吾居医院，今已逾月，收效极疲，所未归寓者，以寓中热此间凉耳。出院后，在此无所事事，欲北归又无房屋，或重复回闽与琥居，未可定耳。大息、姑娘等暨诸孙在念。

旧六月初九夕泐

七

吾儿知悉：

本日得儿由济来书，十三日。甚慰。吾在医院计已卅九日，喘咳诸疾实有大差，叶医言只要信心耐性，无论如何久疾，皆可得效也。因四弟等来书频催，太太已决数日内或船或车，先行回京。两妹在此伴我，渠两人亦有疾恙，亦可顺便在此医疗也。三弟前有信来，据言弟妇经仲勉诊验，已动喜脉，秋间恐林家亲母不放北行。然无论如何，渠必离闽，因自身后事或出洋或否，须一定决，不能长此随便过日也。其言甚是。我再看数日如何，颇拟于闰月半前回京而

议房屋一事。总之，吾体力近来甚有进步，吾儿不必为我悬悬也。

刻下闽沪皆极炎热，亦皆有时疫盛行。前接家信，云林姑娘有喜，近复闻其小产，想系身体虚弱之故，余不尽言。

七月十六泐[①]

八

璩儿知悉：

七月十六日信读悉种切。日来朝喘大差，此间治疗新法不虚谈也。新铭已到步，太太明晚登舟，后晨开轮北去矣。华严、海琳皆在此治血分病，医言病根在喉间肉柱，须与施割，乃望全愈，不然将与伍家愚子同其腌脒。然则自以早割为佳。

儿回京后若非屋主促逼，似不必即与断绝关系。前书云又七月兑银尚来得及，今才阴历六月廿一，恐又七月吾已到京，届时当面商量，再作决断何如耶？总之，或南或北，吾辈端须有家。大抵吾病则思归，吾愈则思出耳。新妇喜信既实，亦不妨北来，孕妇过于畏护，亦非法也。三弟年杪出洋，此说与吾意合，但渠意欲赴欧，不愿赴美，学费虽贵，而以六七千金留学四五年，所差当不远耳。暑热旅行谨慎，以慰亲心。

八年七月十八夜泐

① 前函署"旧六月初九（七月六日）"，此函署"七月十六日"。函内谈及"吾居医院今已逾月"，"吾在医院计已三十九日"，知两函相连。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九

大儿知之：

得廿四缄，极慰。儿能如此仰体亲心，吾之晚境，复何忧乎？新屋后半之款，尚有两月始行到期，而尚书庙捐款已兑千三百元，所余七百亦不亟亟，从容筹画，当不至捉襟见肘耳。吾之病体，经一番治疗之后，实有大差，此后虽不能脱然全愈，恐于应事有不逮耳。至于年寿，却不以此为转移。昨者沈丈鲁青来看，为言哮喘乃系寿徵，历数所知，皆活至七八十始去。然则此证之非促人年寿明矣，儿曹闻此可宽心也。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疾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几。目前四男四女所未了向平之愿者，尚余其六，此为最急，固不待言。其次，则扬云一区之宅，东坡一壑之专，近亦渐有端绪，此外，则数千卷中西书籍与一解意侍儿，以为煖老流香之事，使吾得此，即为全福，不敢向彼等更乞其余矣。兹所为覼缕及此者，欲儿曹知吾所惟，不必遥唤老谆也。

今年沿海天气极为不佳，风飐已见二次，风停即复壮热，所以起居辄形不快，幸与医近，事事可豫防耳。三弟前书言欲来沪侍吾同北，想必果言。但风波恶，即不来亦甚佳。张表方蒙蒙犹未视之，徇于人情世变，几于毫无所知。欲为位置颇是难事，十余元馆地未必满意，儿但置之，俟吾到京后再理会可耳。林姑娘体气殊欠佳，若能在红十医院两个月，将芙蓉城主罢诛后，此将有无穷受用也。系云想是可爱。

八年八月卅日汾

十

大儿知悉：

得腊望禀，极慰。吾用医言，来南更换天气，然自抵闽以后，诸证实未见大减，且自过沪以还，喘疾似较在京时为甚也。美医谷査，治法平常，用针六次，亦无何等效验，老病本难疗，看春来如何耳。尚书庙工程，翰周自切嘱开帐后已不过问，难得铭官、朱孟文两人极力营干，现每日均有百余人作工，盼望明春可将正殿至前门修竣，则吾辈亦可暂告息肩矣。吾微窥翰周兄弟之意，似仅肯以六百佛塞责，其千四百员殆将留为大老爹养赡，亦感子弟之难恃如此。者番幸吾归来，大家率作兴事，增其气势，不然并此且不可得也。足不出户，于外间事无从相告。一家五口均平顺，余不多谈。举家在念。

儿翁沕

有信到渤处，甚善。此事殊不宜再宕，吾年将古稀，旦暮入地，所放心不下者，四女子归宿耳。

腊月二十一日①

十一

阿璋知悉：

读四月廿日与琥书，言西院租事等知之。第不知从前布来先约廿二年还屋，今何以又展至廿三年也？云欲我处筹款五六千元，我此时实力不逮此，现在只有两法：一是外借，昨琥言可与其妻弟文访商量，济否固未可定；其次，则俟今年商务馆分利后，看何情

---

①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九年"，知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民国九年腊月二十一日）。

形。昨菊生信来云，本年尚有一分七厘红利可冀也。阳崎之屋，嘱令赎典，闻游家尚无退缩之意，因其年来生意颇称顺手，富则润屋，闻其住宅久已大兴土木矣。但儿书中并未提及赎款若干，而按契面又看不清楚。当时闻系傅慎伯居中，顷已信叫铭官前来，拟交其前往接洽也。太太发议迁沪，此计亦自不差。昨者张菊生信中亦云仍代觅屋，吾已缄托之矣，俟看如何再作计议可耳。

吾日来苦夜间难眠，刚入睡乡，喉间便痒作欬，日间除微喘外，尚无大苦，家中人可释悬也。金先生回桐城后，浑身浮肿而喘，其苦比我数倍，观其世兄仲永来书，令人流涕，继此不已，殆无几日作世上人。但近又廿许日未得其闻，或者得遇良医渐就痊可，亦未可知耳。家乡天气寒暖至为不常，起落辄二十余度，病人殊以为患，迁沪早就得离此间，亦是佳事。第以吾病体恐到处均不舒服也。

五月一日书付大儿夫妇　几翁①

系云想极可爱。

十二

谕阿璋知悉：

得五月廿七日禀，极慰。此间自阴历三月廿四迎泰山后，大都皆是阴雨天时，乍暖乍寒，病体殊为不快。一昨张菊生信来，言沪上房子甚难觅，吾近有信与李伯行，乞其助觅。现尚未得其回信。如果上海房屋一时难觅，吾七月前总须与华严二妹北行，只得重往北京。售卖傢具之事，可嘱太太缓些作决也。老病之躯，无论跑到何处，辛苦是其本等，吾从此不复易地矣。

游家赎屋之事，已嘱铭官前往接洽，渠依计较钱息，总是延宕，

---

① 此函谈及托张菊生在沪代觅屋事，知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参见《与熊纯如书》第一〇六函）。

不知节后如何？今先将李十一捐款收条寄去，可转交也。林文访赴台，尚未旋闽，借款之事无由解决。据普贤言，渠数日内总须回也。昭扆处有回信否?甚悬系。吾闻古愚与昭扆夫妇意见颇深，嗣后此等事最好勿托昭扆居间也。家中人口想皆平安。西院租屋已画约否？欠租已交否？皆欲知之。闻小五无书读，甚顽劣，家中无人为所严惮，甚虑学成下流脾气，奈何！协和医院有五元针浆之帐，便中为我还之。此间骨肉五口均佳。余不多叙。

十年六月七日父沏

此系漳州印色，汝看何如？普贤近日依同善社法打坐，极有效验，进步亦速，吾知其道不是子虚。

十三

谕阿璋知悉：

前去一缄，想早收览。福州端节后，雨止便作大热，吾所居楼上，午后当至九十余度，惟晚间有风较凉，可以安睡三、四、五钟不等。至吾体中喘、欬、痾、痒四者，都比往常差些。初八日曾同二妹同往西公园，在草地上亦能行数百武，不甚觉苦，汝曹可放心也。此间近日已有鼠疫，三弟妇谨慎，已将合家打针抵制，惟吾照医云不必打也。吾近极思京寓，以为沪居如果难觅，即今起程赴京，亦无不可，而老三则不以为然。现张菊生信亦未来，令人闷损也。游家赎屋，尚是延宕。文访已从台湾回闽。六竿之事，经与接洽，云已答应，但尚须面订期限耳。

此番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但吾忆去年尚有未给股单之股据，言一律分利，何以无之？试问太太，我们原有之股，系五百股耶？抑四百股耶？快些作覆，以便往询。吾病来记性极差，凡此等事，汝曹须代我留神也。合家在念，余不多谈。

阳六月十六日　父沏①

小五荒废，令人放心不下。昭扆有回信否？

十 四

谕阿璋知悉：

阅儿与三弟缄，悉种切。当儿叫昭扆与渤生接洽时，吾早知该事之无成矣。本日得文访复缄，所商通融一节，亦办不到。刻吾已信嘱菊生，于吾活期存款中划汇四千元与汝，到可照收。又游传朋说五月廿一日来此面谈赎屋事，当有解决也。上海房子难觅，至今菊生尚无回信，本日已去缄属其作为罢论矣。此后吾若离闽，仍是赴京，否则仍行留滞此间，俟体力益佳，风色相宜再说。动身之前，总当有电到京也。作此缄时，适熙官之陈氏姊在此，讨厌之至，不能多谈。而新济下午收信，聊驰此书。

六月二十三日　父沏②

十 五

阿璋知悉：

前信想已收到。前经缄嘱商务印书馆划兑四千元，嗣菊生信来云已照办，想必收到矣。游传朋于阳六月廿六日持台伏③二千元前来，当将契券一束付之，所余找尾七百余元，除在京已收光洋五百外，尚短二百余元。余二百五十五元，游尚有四十五元未交，余二百十元董事会用。据铭官云，当由尚书庙董事会清算也。二千之款暂存我处，

---

① 此函仍谈及托张菊生在沪觅屋事，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参见第十一函末注）。

② 此函云“上海房子难觅，至今菊生尚未回信”，知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③ 台伏：福建纸币名。

儿若急需，信来再寄。京中汇丰吾名下应尚有存款也。在沪觅屋一节，经致缄萝卿、菊生两处，嘱其暂作罢论。盛暑吾既不能出行，八、九月又虑风暴，冬令赴京又不相宜，无怪琥弟夫妇劝我在此更过一冬也。吾尚委决不下。至吾病体，入夏以来尚复可可，痒疥已经全愈，泄泻亦差，舌苔灰白已退，即痰喘亦较去冬为轻，虽腿弱精力犹是劣劣，然下午轻爽时，尚能出门。阳七月三日，曾与华严往阳崎一行，在老屋隔宿，次早往看尚书庙工程，并谒围屏墓，又往鳌头山，两处皆经致祭，四日向晚仍复晋城，人尚不觉过累。庙工自正殿一直，十完七八，前面庙埕尚未铺石，右边毓麟宫，半用旧料，近因用地问题，翰、檠两人颇有意见，翰怪檠在京坏其名誉，由是事事处处与檠立异，翰性颇暴戾，故亦无人敢婴逆鳞也。若论钱款，则除翰之千余元外，阳崎与邻近各乡尚有四千元左右未收，韵珊滑头，闻募有千余元，此款始终不寄也。是以此事若得妥人办理，则收合余资，庙工除左边所谓行乐厅外，固可一律完工也。此时郎官巷楼居甚热，刻拟阴六月初八日到鼓山逭暑，三弟则于初九、十日下崎，意在催促收束庙工。晚收在即，今岁丰收，催缘亦于此时为易耳。

兹有特嘱者：商务馆股分更换新票，吾家总五百股，除新票百股不计外，其四百股之旧票，应交其一律更换新票。刻此股票一起在太太处收存，但恐其中不无遗失，今可先将所有交由京中分馆转寄沪馆股务股，并托查所遗失者系何号数，然后照章登报，于京沪两处报失，以清手续。至户名则仍先，一律用严又记，嘱填百股者四张，填廿股者五张，计共五百股，交下收储为要。余事下信再及。

外商务馆通告两纸，菊生信一，汇丰簿一，可嘱填清。

阳七月九日　父渺[1]

---

① 此函与第十六函均提到的"商务印书馆划兑四千元"之事，已在前函中述及。知两函作于一九二一年（参见第十四函）。

十六

阿璋知悉：

王季樵已故，见信可送些赙仪与其家，多则八员，少则五员，无不可者，不要送幛。商务馆四竿之数，想到京了，其股票及去年新股收条，可早交分馆寄沪也。吾在山眠食尚佳，余续报。

翁泐　大暑七月廿四

十七

阿璋知悉：

吾于六月初九到鼓山避暑，直至昨七月廿七始还城寓。虽节近白露，天气尚未甚凉，但山居除稍凉外，余事则皆不适，故宁触热回也。接吾儿信二三封，中多要语，皆以懒惫未答，想悬盼也。尚需二千元，兹寄去，北京汇丰支条二百元，上海麦加利支条一千八百元，两合二千之数，可收取应用也。

金子善先生在日，我曾许以再送一年束脩，今先生已去，身后自是萧条，除三月间已寄一百元外，今再寄二百元去，以举其丧，今年底当再寄百元与仲永世兄也。张幼安事如何？人物靠得住否？极悬系悬系。家中厨子，本事寻常，带油肉毯，俟觅得人时令做寄去。郑子进墓志，吾颇愿做，但不知何时有精力耳。陈香雪寿已过去矣，渠亦无寿启到我也。罗仪韩被控，下文如何耶？假使坍台，可怜！东宦郎官巷屋，由刘入曾，刻三弟设法由曾接租，现尚定而未定也。商务馆股份事，可由我与该馆直接办理，但去年新升股份一百股，其收据记是藏在京寓签押箱中，与股票等同在一处，可嘱娘与海霖等细检，检得可交孙伯恒寄沪，如其不知去向，可函告我，另行设法也。

再者，前接四弟一信，言娘尚极有意思迁沪，谓得此可以缩小

月间用度，又言汝意亦想全家将大院府房子腾出，另行凭居，而十五号原屋以租外人，每月可得五、六百元，此合西院租金月八、九百，可资京沪两处用度等语，不识有此意否？如有，吾亦殊为赞成。本日得萝卿大妹一缄，告孃此后可与萝卿通信。今并寄示，言上海有屋可寻，吾意寻得著时最好，须娘先到上海一遭，布置种切，京中家产，可卖者凭娘卖去，可带者带，或阁置汝家，均无不可。时局日益不佳，京中又无钱可得，作一番收束，亦好事也。吾老病侵寻，此后恐万不能与家人儿辈为役。所求者，得一安静处所了残年耳。福州虽是家乡，然甚难住，若上海一时无屋，吾尚想白露后回京也。即住亦须有一番经营，非一二万金办不到也。玉苍七十，吾无有诗，畏庐七十，不知有否？看意思精力如何耳。覼缕不尽，举家在怀。系云可爱。

旧历七月廿八　几翁泐①

陈韵珊或余处捐款嘱由我转交，因董事会尚该吾款，须扣回也。又及。

与三子严琥书* 十五封

一

谕琥知悉：

前一轮不得汝缄，今日海晏又复无一字，何耶？吾已于昨日出院，在院计住六十四天，刻精力颇增进，能行数百步不喘，总算钱不虚花耳。据蓝医言：眼下尚不甚见，秋冬间始益知经渠治疗之受益也。其言之夸如此。吾始意月内即北归，以为可省一月租钱，后看

① 此函有“吾于六月初九到鼓山逭暑”等语，知作于一九二一年（见严璩撰《年谱》）。

* 与三子严琥书十五函，前十四函，严琥先生抄寄；各函次序亦系其本人排列。后一函严群先生抄寄。严琥，又名普贤，字叔夏。

弃人言，须一个月前通知房东，此系租单中载明之语，似此无论早晚均须出钱，我们乐得从容就道矣。汝前云要随侍为父北行，假使天气和平，能于闰七月来此否耶？

今日晤沈鲁青，据言述智已去台湾，嘱其夫人回福州，然则渠侬亦在山耶？鲁青言次，极代其姪妇扼腕，说述智过于贪逛，对不住住其姪妇也。三妹喉咙奏刀后，皆平安，经期已不杂乱，但两人体皆虚弱，医亦云须过数时，好处乃大显也。吾因思家中小孩如香严、佛烈、倚云等，皆当来此作根本治疗乃佳。惜道远，而所费不訾，不敢径行。甚矣！人生之不可无财也。此布，余不多谈。

中元日　父泐①

二

琥知之：

久始得七月十七日书，然亦稍慰，所言并悉。吾出医院已八日矣，但尚时时至院中受洗行电，余无他事也。

上海疫气尚烈，顾其最者，乃在浦东无自来水处，哈同路尚平安也。京屋成议可喜，不用吾处万元尤乐。但吾之能住此屋与否，须看今冬，若喘欬不支，则吾终当南耳。吾原拟七月内北行，嗣以房东要一个月前先行通知，又租约云，至少须出半年租，以此故迟迟。俟稍凉，乃俶装也。吾体力比旧为佳，然喘欬尚时作，恐不能全愈矣。两妹在此均平顺，但颇思京，海林尤念眉男也。古体三首有进境，然字句法尚有未入古者，自改窜之。何时下鼓山，书中并未提及，想已久矣。天气今年极不佳，此时城中恐尚蒸溽，当复还山否？余不覼缕。

---

① 此函内有“昨日出院，在院计住六十四天”及“三妹喉咙奏刀”等语，知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参见《与长子严璩书》之八）。又，函末署“中元日”（即“中元节”）系旧历七月十五日。

七月廿二　父泐①

三

琥悉：

本午得儿廿八日缄，甚慰。记前阳八月廿一日接儿一信，信中并未云何日由山还省也。京中屋已成契，付半价，其他一半，阳十月杪始到期，届时再作计议可耳。大哥近来惟恐吾稍烦心，故于房款，自言独立想法，可谓孝顺。又以汪芝麻房屋不佳，恐怕吾到京后稍受委屈，故劝迟些赴京。顾京中诸人，大抵皆盼我父女三人早日回京团聚，而为父喘欬，现亦甚见轻减，故今年恐不能回闽矣。

息妇已嫿后，身体想都安好，但顺那一月，回信务必告我，以省挂怀。渠既不能离闽，一切自然须仗亲家太太照管，我们无不放心之处。吾前信之，临盆时最好叫一西医先行察验，并到医院生产等语，不知能采用否？如可，即不妨与金尼尔先行商量也。

林尔波老表近无信来，渠前信开有三四所来，据云：有相宜者且当与汝接洽也。如要看，可召之来。渠住梅坞春记油行内，前缄寄与汝阅。但此事除非年下有实在廉而相宜者，不然，一时固不急急耳。

正写信间，忽接廉官一信，中言吾之兑款已到，惟嘉井之款，则尚未来，嘉井与我信，乃言已兑。故庙工尚是不能开手。其半天霹雳，则报告团叔以患搭背，已于闰月初二即阳八月廿六夜八点化去，汝信系廿八所写，想作信时尚未闻凶信也。此人早世，令人悼惜万分，不但吾辈家乡之事，托渠出力者极多，此后不知谁托，而宗族乡党之中，求其笃练勤干如团叔者，殆难再得。吾父子去年蒙渠助力，情谊甚深，思之令人耿耿耳。渠之体力，向极壮健，吃量兼人，方谓可

① 此函有"吾出医院已八日矣"等语，知与前函紧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以久视永年，而乃以一外证遂致不起，语曰："膏粱无厌发痈疽。"而近日西医，极力反对过量肉食，以为戕生之媒，至有以也。但渠所用医生，亦是误人不浅耳。吾前轮有信与伊言鳌头山路事，并嘱于尚书庙事，留心照应，谁知其不能见覆耶？

本年真是乱世劫运年，时沿海天气极为不佳，居人稍一不慎，辄罹危疾。即如沪寓，前两日二妹寒热初行脱体，本日许厝忽患红白痢疾，腹痛欲死，服大剂泻药，热乃稍退，不知明日如何？

八月卅一夜手泐①

四

老病侵寻，年将七十，客冬危疾，坏象环生，顾以天之灵，竟得不死。至于团叔，则体力强盛，饮食兼人，乃旬日之间，一蹶不起如此，岂有定程也哉？虽然，使团叔之疾见于吾身，自诡十五可以无死。此吾所以对二妹言，使团叔外证初起之时，但服一二剂泻药，如蓖麻油、叶卜桑盐之属，则毒发之时，必无如是之暴烈，更无论其平时能节饮食、戒肥腻矣。吾儿以为然乎？月没星替，以升代团，固为补救办法，惟人心难测，现所答应，日后能笃实履行，尚在不可知之数。且不知前电去后，京中复电如何？信来千万相告，颇欲由我信恳李督，但恐来不及耳。上海时气今年六七不佳，虽非飓风所躔之地，然在其势力范围中者，业经四次，浦东江面受损亦深，虎疫尚有余烈，延及内地，湘、赣、鄂、皖、江北、山东皆见告矣。仪程幸已全愈，渠此次生死关头，所争亦不过十余分钟而已。病后颂赞上海地段，几于无以复加，大有元遗山金水河头之意，即亦无怪其然。风后房栊，大有秋意，然自昨晚又复盛热，令人不快。

① 前函云"何时下鼓山，书中并未提及"。此函又云"接儿一信，信中并未云何日由山还省也。"知两函紧连，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吾与两妹隔日尚往医院电浴一次。华严体干渐丰,益形美皙,海林亦甚清健,二子此行来沪,真不虚也。恨不令京寓病人,如璿、琔诸人都来此处治疗一番,吾知其必有大益耳。

大哥出差胶莱,云事毕将亲行来沪,说在中秋前接我回京。家事一是尚复如意,但所费不訾,即亦无法。病后齿牙满口摇动,不能咀嚼,甚以为苦。前日往看徐景明,纯用贴膏药之法,弥复苦人。昨乃往视一美国牙医,兰医所荐,名苏高德 V·Scolt 者,渠将徐氏兄弟所有镶补之牙,全行拔去,渠云必如此乃有一劳永逸希望,此亦事后乃可言耳,此数日正在受苦也。喘欬差些,勿念。

闰七月十三日　父沕[1]

五

谕琥知悉:

前得初八缄,已于十八日即覆,想今收览。兹复得十二日快信,即此作覆。吾前书已言,凡儿信来,吾必即复,如此则不必问汝书到否矣。再者,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信,用新则纯新,用旧则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旧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

李维至想是外家表亲,仓前山有屋以为暂避之所,甚佳甚佳!需用之款四百元,当属商务馆转兑不误。阳崎尚书庙董事会,已未开会,见翰周可扎实询问,转眼周年,如不动工,一千元须见还

---

[1] 此函所述团叔之死及严复父女三人在沪医病事,已见于前两函中。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再者,函署"闰七月十三日",查一九一九年正值闰七月,亦可证此函作于是年之九月六日。

也，汝代收之，切切。我荐王钟生、王恒堃与鎏，不知有位置否？询之。自团叔去后，大哥要吃福州豉油，尚不可得，无怪其怨我压制，使成鎏事也。余不多言。

九月廿日泐①

六

琥悉：

得七日、九月一日前书，知翰周已开董事会，不识大家决议如何？事已定何日开工？湍家海军部之款，当令嘉井往查，汝大哥已定明早动身赴济南，或随往登、青、莱三府，回京大约恐须一月也。新屋旧历月底可迁入，至迟亦不出十月初旬，现正筹款及赶忙修理耳。屋中极阙木器，须催廉官早日寄送。吾家事往往总须仰人，不能自办，所以多不应手，此亦一大病也。北京天气转寒，吾之痰喘日甚，此两日因感寒气，气管作痒，随服泻监三圆瓢，稍多泻。二日后人甚不支，气亦加紧。江济川云明日当送擦胸药水来，或能见差，未可定耳。因与儿约，有信必复，故勉作此信。吾儿书画日来皆有进境。诸弟妹英英露爽，亦皆可欣，惟是随园有云“家运隆时惜我衰”，未免觉欠耳！

九月廿二夜十点作②

七

谕琥知悉：

得九月初四书及诗等，颇快慰。晤翰周后， 渠等如何作答？前

---

① 此函原次序紧接前函。函内有“自团叔去后”等语，知当作于一九一九年（见第四函末注）。

② 前函云：“阳崎尚书庙董事会，已未开会，见翰周可扎实询问”，此函又云：“知翰周已开董事会。”时间相连，知此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

云八月动工，乃今已重九矣，更有何辞延宕耶？其所以延宕之故，到底隐情云何，儿可查明告我。此事关吾名誉甚重，儿方在闽，乃不能助汝父监督之耶？今若此，明年儿离闽时，又当何若耶？金涅尔回国，殊令人惜，息妇未分娩之前一月，最好先请良医诊看，临时自无手忙脚乱之处，可与亲家太商之。闲叔真成枉死，吾闻其病发背时，不但未用西法、西药，即中法如梅花点舌丹之类，亦所未服，其死可谓冤矣。儿所云中国人安于便结等语，真洞见症结之谈，与我同意。四弟诚可爱，不但笃实勤俭，不自满假，如汝所言，且其人天性孝悌。金先生每为其少子所气，则必称吾家老四，其语不差。子弟如璿，于社会中真不数觏也。且他日必以书法名世。此吾于七八岁时，即已云然，今乃益显。他日所造，谁能限之。落笔虽去古法远，不为病也，长大自能改耳。仲永二诗早以见示，弢菴来亦见之，以为有笔。儿言其滑，固然，但请问诗如何然后为滑。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可耐恶调也。

五律三首，略加评骘寄去，可细观之。看《近思录》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人，不知所言著落也。廿四史定后尚寄在商务馆，因未定居，故未取至。欲将此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图，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而范，由班而马，此固虎头所谓倒啖蔗也。吾儿以为何如？

马鞍每年上墓，不得不责之伯鋆。彼若不为，更无可说。鋆到

闽后，吾尝作一长缄，求其为王家表兄恒堃谋一廿元馆地，及林表之友王钟生两人，渠已答应。嗣萝天言，鍌哥已于下路盐务中，为此两人道地；乃昨得林信，王钟生之馆，尚属无著，则王恒堃之事，可想而知。儿见面时可为我一婉询之，极知谋事为难，虽未位置，吾亦不怪之耳。京中新宅已经警察厅批准，这几日正忙修葺之事，大约十月半当可迁移。大哥于此事并未向我再行筹款，独承其难，可谓难得。文访处有回信与大哥否？甚为悬切也。客至不能多写，下信再谈。

重阳后一日泐①

尔波信亦寄与汝看，曷往观乎？

八

琥悉：

兹接儿九月廿六书，知闽中暴动已平，稍释远系。文访方吾为尚书庙募款之际，颇存匿笑，今日复何如？吾到京后大病忽旬日，幸今已愈，但未出门，不耐操劳耳，余无所患也。狄博尔用药甚为应手，此极可喜事。大阮新宅已交割，刻正赶修配，大约月半或可迁入。大哥已为盐署所留，不赴齐矣。奶近来神识愈益瞀乱，即大妹所言，亦不相信。常欲汝回，僦屋别居，夜间时或大骂，吾尚未与相见。想移居之际，又须一番罗唣耳。吾廿七、廿九诸复，想皆接读。五百台伏当亦向颖生收取矣。阳崎庙工进行复何如？甚欲闻之。廉官代送木器，此时在何地？已到沪交一和严湘官否？见时上紧查催为要。少年做事第一义，须有起讫也。

汝去年喜事大宾，系弢老及林诒书两人，林此番见我，尝带笑

---

① 此函原次序及内容均紧接前函，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日（旧历九月初十，即重阳后一日）。

而问："何以都无谢媒？"吾答："行当自在。"此事原可一席而了，但事隔久，吾意不如俟汝夫妇北行时，带些土仪之类，送与两家，薄礼将意，不必过腆。吾之多兑百元，政为此耳。望儿勿忘为要！

仲永长短诸什均看过，因病置之不能细与推敲矣。息妇不回外家，极是。文访夫人得淹，至今或有生望，汝言此事至怪，详情可得闻乎？吾如东坡，喜人说鬼也。

小雪后一日沕①

九

……②者耶。汝自受室以后，精爽变易，大异童冠，尤于文字见之，但尚不足于Concentration，故多讹字，如来书"辛苦"则作"幸苦"，"艰辛"则作"艰幸"，不自知也。前一缄写"萼"字作"蕚"字，书亦无此字。闭门索句，甘苦固非朋辈所与知，而非经一番戛戛其难之候，终身没出息矣。吾于文字颇知荼蘼，往往自轻已作，成辄弃去，又以居今之日，时异往古，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不宜溺于文字，玩物丧志；又薄身后之名，所以存稿寥寥，他日不足灾梨枣也。

新妇勉身，恐将过月，吾家腊月生人颇不少。大哥昨日已赴济南，为查办盐运使□□□事，约十许日方可回京。四弟昨信来，云发热。唐山校中闹天花，渠已出天花两面，乃复出耶。但信后加笔云，十八早，身上热度已退至九十九，或无妨耳。北地今冬少雪，时气极不佳，恐明春喉痧等症必多。

十一月廿九日书于普贤夫妇处③

---

① 此函原次序及内容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旧历十月初三，即（小雪后一日）。

② 此函上缺。

③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

……如何舒服也[1]。有卢黙生者，前系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后在南京毕业，生平喜言修炼导引诸事，其弟曾以肺痨入病院，两月不愈，后从渠用功竟获全愈。此人乃王云生之婿，云生女对好姊盛称其事之有验，好姊由是劝我试之，刻已试行十余日。其内功则纳气丹田；其外功大抵如八段锦，而加以每日按摩。据言百日以后，当有大验。吾病本不足置在心上也，但渠肯来，吾亦姑妄为之而已。

吾病纵历春夏而差，吾体亦如破屋重修，不禁风雨。北方严寒，不宜再试，故前书有决归之说。但若言福州买宅，则自客岁以来，吾之积蓄，业将告罄，可指之款仅余五千，恐不足为长袖之舞耳。虽然，吾所期者，不过山巅水涯数间可居之屋，与数亩空园可供莳蓺而已。生平此福最为缺短，故愿其未死而专之，余于斯世固无望已，时事日益从脞，生计日益艰难，仲永诸人，但思做一名士，细思亦未为得也。

夏历十二月十八日　　父渺[2]

十一

谕吾儿知悉：

日来吾又甚病，喘喙支离，不能出房门半步，特较去岁清明，尚能到山上墓，以今视昔，又是天渊之隔。须知吾身乃有两病，从前医生皆未细为看出。盖第一在肺，众人所知；其次在肠，众人所忽。然吾自得疾以来，大便实未尝好过，乍愈乍剧，每日早晨二三度或四五度，至下午始差。客岁在闽在沪均是如此，当时药膏未除，病

---

① 此函上缺。

② 此函原次序在第九函后，当作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民国八年旧历十二月十八日）。

甚，便以药膏止之，亦复有效。至去年到京，累患脾泄，向狄博尔求药，亦无良果。大病，入协和医院，药膏经甘医除去，泄泻颇甚，而溲以为鸦片之反动力，转以为佳，然每日三四行，实亦不甚觉苦。出院到家之后，始尚不甚苦人，至此后月余日，渐渐增剧，又于腹中酵气 Fermeutation，早起五点以后，激刺苦人，不能安卧，上午非五七次至圊不已，坐是饮食不养，人亦瘦困，而喘咳加剧。近者英邸格 Qouk 大夫代吾诊治，于十二夜，用 Calomel 两片，以发胆汁，天明用 Magnesium Sulphate 水两匙，意取如此宣泄二次，可将腹中激刺恶物，全行刷下。不料吾自戒烟以后，肠胃极弱，遂乃一泄至十零遍，而人不支矣。于是将第二剂急止，然至十五夜，尚用其半以遂前昼。现在虽尚有零星泄泻，幸已降差，天明稍可安卧，再加数日将养，当可稍安，此近治第二证之实在情形也。其第一证治法，前施大夫到此，已用 Sodium Iodine，为君开一方子，近者老格改作 Potassinm Iodine，制成药水服之，痰尚好吐，但须饮水甚多，否则鼻孔发硬作痛，唇皮焦干，可知其性之燥热。格取吾痰细验，见其中有两种微生，一是作肺炎者，名 Pneumonia；一是作痰涕者，名 Ulcerous Catarrh。吾肺中有此二种无数，时作激刺，使人咳嗽不止，且吐痰过多，肺质受伤，致以成喘，渠刻为我制一种药，用新发明有验之 Vaccine，以为此二种之 Antidotal，如能受效，当可望愈等语。吾自只得徐观其效而已，此吾治第一证之情形也。日来风日清美，树木渐青，而吾不能出房半步，病中强起作此数字。盖欲吾儿知其病状之详。

四弟昨亦回寓，遗精证近加剧，经老格验过，据言心肺两佳，本可无病，但坐懒动，以致肠秘压激尾闾以成此证。刻治法无他，只令此儿晨起，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夜则大便必通一度方许上床，自可不治而愈云云。

闽中木器虽稍便宜，而持至北方，则擗裂挤暴，无一全者。太太

叫我嘱笔，前者叫你福州所定之诸木器，得便可全行卖去，觐祖想益可爱，照片何以至今未来？儿夫妇成行北来，当在何日？书来详之。余均平安。

清明后一日　父泐[1]

十二

谕琥知悉：

吾因病，畏即楮墨，遂致儿处久无书札。吾喘咳尚无大差，即如昨夕之睡，十二点半上床，至一点一刻始能略睡，至四点一刻则喉痒不止，终不能安睡矣。以此故颇盼儿夫妇等北来。惟时交夏至，又虑途间炎热，不识如何方好。格医时来，因见针不甚效，则归咎于北方之煤与尘土之多，两月以来，因修葺房屋，尘土固是甚多，意欲令我到申，略换天气，而柯医又不以为然，意谓梅暑方盛，与吾体气极不相宜，遂作罢论。

刻房屋装修已好，吾儿若挈妻子北来，有西厢五开间留以待也。余此间无甚新事，惟彬亭叔已于初间身故，从此无起课最灵人矣。身后甚萧条，赖家井经纪其丧，但来日方长，不知母子如何度日耳。彬亭婶亦病喘颇剧，原谓渠当先去，乃不意其夫竟先之也。

吾儿见信，务须扎实写一回信与我，到底来不来，或息妇母子不来，汝能独来否？觐祖想益可爱，余不多谈。

夏至日泐②

---

① 此函原次序紧接前函，当作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民国九年旧历二月十八日，即清明后一日）。

②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旧历五月初七，即夏至日）。

十三

京师夏至后以少雨故，天时遂以酷热，不审乡里炎威如何？甚念吾儿夫妇与觐祖也。五月半离闽之言，能践之乎？自二月来，新屋修葺油漆，至今始稍就绪，丹艧烂然，甚可观也。汝所居西厢，已收拾，极华洁矣。

吾缘病而懒，故不时作书，而儿亦不作信，何耶？告廉官、王钟生事京署尚未得报告，故亦无从准驳。王系暂行停职，非解任也。尚书庙要我再作三对，病无能为役，亦不知求谁，庙中如有旧者，可取用也。

夏正五月十九日　父沵①

十四

琥悉：

前寄信片，想已接到。日来京师戒严，皖直两系，兵争方烈，昨来闻已交手，报纸传闻不一，事关军机，吾亦不便缄告。欲作封函，又有折验之虑，故不如置之。所欲告者，京中居民虽有戒严之种种不便，秩序尚克保存。闻外交团有不容近京作战之事，吾家在此，或得苟安，无须远挂。

吾病入夏来亦甚差减，德来格之针良有验也。惟绕腰发出如沙疥者无数，奇痒殆不可当，然喘咳得此实是见松，夜间亦得五六时安睡，知念特告。

六月朔日　父沵②

一时可不必来。

---

① 按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

② 按此书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〇年。

十五

得吾儿十八晨缄，甚慰。往崎当作几日勾留耶？山中日来东阳西雨，白云乱飞，大类风飑天气，不审山下何如？吾拟出月立秋前后下山回寓，儿意云何？在此特凉耳，而床榻几案，以至饮食盥浴，一切兴居，皆不及寓中舒适也。在此得诗两首①，今写出寄示。②

与四子严璿书* 九封

一

谕璿儿知悉：

前得吾儿禀，又三哥于昨夕回京，悉儿在唐安稳，极慰。吾儿初次出门就学，远离亲爱，难免离索之苦，吾与汝母亲皆极关怀；但以男儿生世，弧矢四方，早晚总须离家入世，故令儿就学唐山耳。尚幸有鍪哥一家在彼，而伯曜、季炽兄弟又系世交熟人，当不至如何索寞。现开学伊始，功课宜不甚殷，暇时仍当料理旧学，勿任抛荒。闻看《通鉴》，自属甚佳；但《左传》尚未卒业，仍应排日点诵，即不能背，祇令遍数读足亦可。文字有不解处，可就近请教伯曜或信问先生，庶无半途废业之叹。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人前以多见闻默识而少发议论为佳；至臧否人物，尤宜谨慎也。改名一节，若校

① 按即《瘉壄堂诗集》卷下《避暑鼓山》与《灵源洞》二首。因本书诗文部分已收录，故删。

② 原抄件加注云："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 与四子严璿书共九函，除第四、九两函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原件外，其余均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据该书严璿的后记，知原稿为本人保存。这批书信的时间为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那时严璿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最后一函，已入上海交通大学）。严璿，字季将。

长执意不肯，可暂置之，但告鋆哥于得便时仍须做到也。校长若问理由，则告以因犯亲族尊长先讳之故。名字原以表德，定名、改名，各从微尚，无取特别充足理由也。秋风戒寒，早晚起居，格外谨慎，脱有小极，可告鋆哥早些想法，勿俟已成大病，方求治疗也。儿来信书字颇佳，此后可以书帖；日作数纸，可代体操。家中兄弟各平安，二姊尚在津耳。

九月十二日　父渤①

二

谕璿儿知悉：

得儿昨缄极慰。儿年齿甚稚，初次离所亲以入社会，吾与汝母，(经)极悬悬，不但起居饮食，知儿必将觉苦而已。惟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令儿早离膝下，往后阅历一番，盖不徒堂课科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也。吾本拟八月间与汝三哥同归，嗣因福州戒严，故尚徘徊观望；然无论如何，重九前后，必将动身，濒行时或当有信与汝。汝在堂中，既有月费，亦不必十分俭啬；如欲用时，可向鋆哥支取。闻近来学生中，多有偷窃之辈，钱财及珍重物件，可不必多放身边，以犯"漫藏诲盗"之戒。处世固宜爱惜名誉，然亦不可过于重外，致失自由。大抵一切言动，宜准于理，勿随于俗，旁人议论，岂能作凭？他要讥笑，听其讥笑可耳。中文教习所出之题，自是时式，无怪吾儿诧为未见。须知时下报馆文章，什九皆此类也。儿不知题目中"研习"二字，在教员不过用为"诵读"二字之替代，以为较觉新鲜文明，合于维新之教育。乃不谓吾儿将此二字认真，以致既吃力又不讨好，见谓肤词，全行勾抹。儿

① 此函原次序在第二函前，第二函内有"吾本拟八月间与汝三哥同归，嗣因福州戒严，故尚徘徊观望"等语，同《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七十六（作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所述相符。故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此后看题，当有觉悟，而另具一副手眼矣。总之，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惜汝从前不知猛省用功，致今有半途而画之叹，今已无可如何；此后应课应考，只能从众，勿作长篇，以烦教习。堂课得佳评，固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成通品，无庸虑也。秋风戒寒，起居小心，勿使生病，切切！汝母体痛好些，但未全愈，余家中大小均甚平安，毋庸挂念。作书信结尾宜押日子，不写于外。

阳历十月二日　父沥

儿书，学赵文敏及灵飞经等，固佳。但结体颇患散漫，如此学去，恐难进步。吾意须临欧、柳或圭峯之类，将字体打得苍劲、遒紧方佳。

三

谕璿儿知悉：

前接卅日书，甚慰。吾于朔日到此，其时喘咳甚剧，下车过天桥，遇打头风，几不能出气。幸三兄与李升两人扶掖到寓，半晌始定也。兹经大哥请德医容克来诊，服其药略有起色，渠云无碍，儿不必悬系也。动身向南，当在下星期。汝堂课分数极佳，可慰，至于国文，教员所为，乃一时风气所成，与昔贤规矩，及儿在书房者，大不相侔。我们既入学校，而国文分数，又有升班关系，自不得不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至于真讲文字，固又是一宗事，后来从汝所好为之，不关今日之事也。孟子云，“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正是此意。夫孔子尚有时随俗，况吾辈乎？考试原求及格，但人事专尽之后，即亦不必过于认真，转生病痛。总之，为学须有优游自得之趣，用力既久，自然成熟，一时高低毁誉，不足关怀也。吾离京时，家中人口自汝母以下，大都平安，勿庸远挂。南行后得暇自当有信与儿。年节放学虽短，尚可到家数

日，以慰家人悬念之意。若天太冷，无伴同行，则亦不必耳。

立冬夕　父泐[1]

四

谕璿知悉：

吾之病状，三哥信当已详悉，兹不复覼缕。但病已匝月，前数日始下床，尚脚软头涔涔也。饮食已能进，不久冀其复原，但喘欬殊难愈耳。汝母在此尚平安。大哥定于月内回京。福州正月天气多阴雨，殊不宜病人，乡居更不便。此番若非三哥夫妇决断移城，吾之生死殆不可知。何则？医难故也。顷接汝二月十六号缄，甚慰。国文改章，从之亦大佳，不必发议论反对也。

二月廿三号　父泐[2]

五

谕璿知悉：

晨得十六夜所缮禀，知儿甚忧吾还闽不复来京居住也。惟大哥所拟购之宅价昂，而我家财力有限，故欲于乡里营一菟裘耳。人老则思归，而吾之肺病苦北方严寒，故有此计。顾所以迟迟未决者，即缘如此定计，此后将与汝曹会少离多耳。世乱则处处不安，福州亦未较京中为险，凡是码头，皆有租界，租界皆有外洋势力，不但京师有交民巷也。

吾入此院已四十四日，刻下诸澄皆差，早起虽有喘欬，然数分钟即去，痰涎减少，气色精神动观，皆云进步，院中电浴、按摩诸法，可谓不虚设矣。璆姐、珑妹以血分病，亦在此治疗，两咽喉肉柱，数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五日，立冬）。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八年”，知作于一九一九年。

日后皆须受割，幸病尚浅，当不至甚痛也。新铭本下午二点开船，汝母即搭该轮北归，届计阳历廿三当抵津沽，此信当先到亦未可知。扇已写交孃带去，此吾第一次与汝诗也。极多再半个月，吾当离此间归寓；归寓后稍有应酬，事后当同两女北归，届计旧历七月半前后可以相见，儿曹不必悬悬。余事母亲可以口述，此不赘言。先生处代我问候。

八年七月廿日午刻沕

此次随娘到京，有张表叔名增春者，年仅逾冠，系祖母外婆家住南台南禅山边，以做米粉干为业，数十年矣表弟之子，人甚诚笃，中西文虽学过，皆极浅陋，在闽苦求随我出乡，意在谋事，但官话尚须先学耳。到家后，指一房间与往，随先生吃饭，看祖母面上，好招乎之。又及。

六

谕璿知之：

廿二日来书阅悉。汝欲得入近校，可以时常回家看父，诚属孝思。做父母之人，望其子弟学问有成，常过于团聚膝下，故韩愈说欧阳詹曰："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忠者欤"等语，汝务知此意也。且吾病虽剧，固未必即死；而汝在吾前，于病亦无济也。入春以来，已稍觉差，行将往西山，牯岭等处养息，儿能常从我乎？是虽归犹无益耳。至于校之佳劣，唐山工校程度，吾所不知，但须知儿所学尚甚浅。无论何校，皆有可学，但教熬得毕业以后再说可耳。此校乃部立者，他日毕业生自然有特别利益，又不可不注意也。

昨嘱二姊将三哥来禀寄与汝看，想已接之。春气发越，极易生病，善自节宣为要。余不多谈。

民国九年三月卄四　父渤

七

谕璿知悉：

前得儿书，知在唐校用功，勤而有恒，大慰大慰！学问之道，水到渠成，但不间断，时至自见，虽英文未精，不必着急也。所云暑假欲遊西湖一节，虽不无小费，然吾意甚以为然。大抵少年能以旅行观览山水名胜为乐，乃极佳事，因此中不但怡神遣日，且能增进许多阅历学问，激发多少志气，更无论太史公文得江山之助者矣。然欲兴趣浓至，须预备多种学识才好：一是历史学识，如古人生长经由，用兵形势得失，以及土地、产物、人情、风俗之类。有此，则身遊其地，有慨想凭吊之思，亦有经略济时之意与之俱起，此遊之所以有益也。其次则地学知识，此学则西人所谓Geolog y。玩览山川之人，苟通此学，则一水一石，遇之皆能彰往察来，并知地下所藏，当为何物。此正佛家所云："大道通时，虽墙壁瓦砾，皆无上胜法。"真是妙不可言如此。再益以摄影记载，则旅行雅游，成一绝大事业，多所发明，此在少年人有志否耳。汝在唐山路矿学校，地学自所必讲，第不知所谓深浅而已。

我到闽以后，喘欬实未见大差，打针服药，不过如是，然亦无如何加甚之处，儿可放心无虑。现在满盼春来，吾一切自当轻减也。自民国六年以来，经冬必大病，今岁但得稍可，便为庆幸，不敢奢望矣。二姊伴我在此，一切尚佳，目疾已九成愈，身体稍壮胖，亦可喜也。昨由邮局寄去厦门肉干一匣，想此信前后当收到也。

嘉平初六日　父渤[1]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民国九年旧历十二月初六日)。

八

谕璿儿知悉：

得儿与二姊信，知儿由唐山安稳回京，甚深欣慰。吾入夏以来，虽老惫可怜，然病体尚有进步，告娘等毋庸挂念也。五弟无师失学，极堪忧虑。儿能稍为管教自佳，但须知小孩顽劣，长大辄自不同，此中天事殆居什七，管教时勿至伤恩，亦不必过于愁叹也。

唐山水土非佳，前云暑假后将移上海，此议果实行否？甚为念之。吾与二姊等本日将上鼓山避暑，郎官巷寓中甚苦炎也。有信仍由该宅转寄。得便可将汝与五弟照片或同照一片寄来，以当面也。

阳七月十三日　父泐①

九

璿悉：

前信缄寄，忘却将支条写去，兹更封寄，接到可赴支应用。为父拟于月底同三哥二姊买轮回京，过沪时当得相见也。余不尽言。

阳九月十四日　父泐②

与五子严玷书*　三封

一

谕玷知悉：

十一月廿二日得汝十一日一禀，字迹清楚，可喜。家中平安，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

② 此函次序及内容与前函相连，当作于一九二一年。

* 与五子严玷书共三封，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严玷，字稚骞，又名佛烈。

但母亲寂寞，吾儿须知承欢听话，莫作吵也。吾之近状，已详诸姊信中，兹不更赘。闻吕大哥择对，极意要新人物，吾每思作书与好姐或伯远，劝其勿然，因病辄废。伯远以孤露起家，上有廿年守节寡母，使伯远而有开州丝毫之风，则此时娶妻固当以事亲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吾见新式女子甚多，几于无一不闹故事，可哀也已。伯远之要新人物者，要排场耳。但伯远中西学均至有限，必不足生新人物之敬畏，则此后仳离，真意中事耳。此信若伯远未行，汝可示之，亦可令好姐细看。吾与开州生死至交，不然不为此言也。

十一月廿二日　父涉[1]

二

谕佛烈知悉：

船来得儿十二月五日书，文字清楚少疵，极用为慰。大哥留情骨董，比之博弈自是佳事。吾到闽以来，惟大段尚足支持耳，可告孃等无庸远念也。先生年底回南，汝能自温习书本，或学字最佳，不然亦莫作吵，千万千万！前寄四姊信中有三百员支票，系与孃帮贴度年者，收到否？吾在此间月用须二百余元，亦颇巨也。此报。

十二月十六　父涉

三

父谕玷知悉：

儿多时不作信与我，想是与笔墨相骂了耶？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顽劣犹可，千万不要暴戾，残忍暴戾，足以闯祸，残忍尤

---

① 此函与第二函原次序相连，两函所述回闽情况与《与诸儿书》之二相符。《与诸儿书》之二末署"戊午十一月十四日"，亦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第二函所署日期同，知为同一天所书，此两函当作于一九一八年。

其不可。何谓残忍？即以他人他物之苦为汝之乐是也。现世之伟人军人，便是如此，此皆绝子害孙千古骂名之人，吾儿岂可学之？大大在山养病，极念吾儿，吾儿切要听话学好，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

六月十六日　父渺[①]

与严璸、严璆两女书* 五封

一

父谕璸、璆两儿知悉：

本午接到两儿初七日缄，极是喜欢。儿能勤学写信，是极好的，勿学三哥懒惰，总无书信与父也。北京天气甚晴朗，但是干燥少雨多风，风来尘凝满案，甚可厌也。父近来脾肚略好，但须吃物小心，若与肚子不对的，虽极好吃，亦不敢吃。又两腿总是作跳，夜间临睡须有人搥搓，不然不能睡也。

奶这数日无病，但家中太闷，亦不爱与人谈话。荣弟终日在厢房里，除与奶梳头外，不甚上来，奶又不大呼唤他，有事常叫北京老嬷做去。奶初十日对父说要往烟台，父已写信叫炳星告假数日来接他去，往后即由烟台回南，不来北京矣。父这里尚有丁泰、戈升诸人伏伺，不要紧，儿无须挂念也。学部、海军处如无事，伏假时节父或作南旋，但难预定耳。璸儿把副监理许君错作表姊夫，心浮意率，也不问人，以后不可如此轻率就是了。

---

① 此函内有“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等语，知同《与长子严璩书》之十二(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所云：“闻小五无书读，甚顽劣”相符。此函当作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 与严璸、严璆两女书共五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月十四日　父字寄[1]

二

字付瑸、璆两女知悉：

接两儿信，知家中安好，甚喜。奶于廿三赴天津，在家轸处小住几天，于本廿八午又回京寓，不到烟台矣。闻娘目痛，此刻想已好了，给我问问。三哥心浮，不肯用心作文章，读书不好，汝们女孩不要同他一样。京中已下两三次大雨，颇凉，想上海天气亦不大暖也。父夜间常不能睡，须服睡药，脾胃有时好些，刻服桂粉，高子益老伯言甚有效也。

四月廿八日　父泐[2]

眉南不要给他瞎食，怕成病了。

三

瑸、璆儿览悉：

昨大哥带你五弟回京，形容瘦减甚多，幸神气清爽，将养数时，当复强壮，娘之欢慰，不说可知。但闻许厝言璆病时骨节酸痛之苦，又深怜惜，想此时下床当渐愈矣。刻天气已将出伏，京中眼下又是平安，病若脱体，汝等自可早回，闻津寓颇不舒服，又有川贝母等三四味药在彼，吾亦不愿儿辈在彼久留也。须知好姊赏识梦华，固无可议，梦华聪明，性格诚亦可嘉。至于其假母，则的确是倡优行业中人性质。今将彼当一门亲戚往来，热熟如此，此乃严门世代所无之事。你曹皆清白女儿，遇此等辈，只可外示优容，内怀冷淡，不可以好姊所为，遂谓无过，致与之不分彼此也。梦华堕落火

① 此函谈及江姨奶要往烟台，严复已写信叫炳星告假来接之事，同《与夫人朱明丽书》之四十二所云相一致。故此函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②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亦当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坑，乃是前生孽债，不知何日清偿，言之令人气噎，此真无可奈何。好姐一向对牛弹琴，决其终归无效而已。天气早晚冷暖不常，病后尤宜谨慎，余不多谈。

八月三夕　父沕①

四

我病到津后，经德医调理，觉得日有起色。前昨两夕均能安睡，不自梦中咳醒，今晨睡到八点二刻始醒，此为近日所无。痰则渐稠而少，亦佳象也。治喘系服容克之药。前夕又请宝医看眼，渠药亦较同仁医院所给为灵，早起眼脓大减，晚间十钟以后目亦不胗。治疗用药，应手如是，德医生真名不虚传也。法国药房昨寄一帐前来，计洋十九元九角，想皆贝医为娘治腿痛者，可呈娘，嘱其照还，并取前途收据，切切！吾与三哥、五哥大约这礼拜内须动身，缘已立冬，再迟恐路上太冷，病体不宜，第濒行时须多带药物，备在南中常服耳。

立冬后二日书付琎、璆　父沕②

五

谕琎、璆知悉：

廿八晚得儿等廿一、二各信，知汝曹已离刑部街旧宅，迁入东四汪芝麻七号矣。奶神经不清，血气日暴，致常与香严生气，此亦无法惟当忍耐而已。三哥见信，尚说大妹口拙，若渠对奶说话，必知所以哄之，不至碰钉子如此也。华严眼疾日来何如？若见红丝，尚须劝往谒医，不可大意。最要是晚间不可作画、写字及看书等

---

①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六年”，当作于一九一七年。

② 此函信封邮戳为“民国七年”，当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旧历十月初七日），即“立冬后二日”。

事，甚至日中亦须少用目力为妙。此疾来源甚远，宜小心也。

陈太保要吾家小蒲桃秧，可嘱杨二送与之。吾三月内总当到京，晤近，不多及。

二月廿九①

与次女严璆书* 三封

父谕璆儿知之：

儿写信甚好，父见之眼明，难得小小年纪，便肯学好如此。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娘终日在家做甚么？吕姑妈常来否？汝今现读何书？先生有讲给汝听否？儿今年十岁了，大大现预备著好东西，等儿生日带给也。

初三日　父沕②

福州好姐姐有信给娘否？又及。

二

谕璆知悉：

前两日得儿及大姊函，本日续得珑、瓛二儿信，阅之令老人眼明也。五弟痢疾至今未占勿药，汝母亲甚为牵挂，常说要自行到津看视，我说小子些须时气小病，外有德医治疗，内有好姊照管，自是万安，何消如此过虑，娘始服帖放下，其用意往往太过也。又说津

---

① 此函原次序与前函相连，当系一九一九年所书。函内谈及迁入新宅事，同《与长子严璩书》之四（作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所云相符，亦可证此函作于是年。

* 与次女严璆书共三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② 此函未署年月。函中有“儿今年十岁了”等语，按次女严璆系朱明丽所生，约生于一九〇一年。故此函约作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左右。

宅不佳，不及京寓吉利，不是建筑失时，就是水土不好。是以初到彼居，必然发病，连他自身素日壮健之人，去年到津尚闹霍乱一次。余人到彼不病者，独大大耳，其言亦似有见。今日又得汝三哥快信一封，知于十四号考事已毕。此次应考，似为辛苦。因动身太迟，路经马厂，正兵事发动之时，拥挤阻滞；过江又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行李甫卸，即发寒热。自九号考起，连接六日，所考云计十四门，又多难题，末日勉强完卷，考毕归寓，人昏昏然，觉所居房屋皆作旋转。幸即赴医，未成大证。信云刻已就瘥，但未知此言实否耳？令我殊悬悬也。刻拟电托张菊生就近照应矣。

京中局势渐入平静，前、昨两夜皆大雷雨，枕簟稍为阴凉，转盼伏尽又成秋矣。儿辈好学，不乐闲散过日，自极可爱。但目下时局尚未大安，又系伏天盛暑，不妨与兄嫂静居，俟出伏后再作计议。吾亦甚厌京居，届时或全家移津，未可定耳。刻我要给绮云金镯一付，系云项锁一件，两项约用金五两左右。京中三阳等店均未开门，要儿与大姊到物华楼或他店一看，无论现成定打，需价若干，信来即当照寄。汝姊妹年已渐长，须学办此等事也。

十九日四钟　父泐①

瑸、珑、琐、琎同此。

三

谕璆儿知之：

吾到上海，不觉十一日矣，始因海晏船太旧不搭，候新济来。乃

---

① 此函仅署"十九日"，函内提到其三子应考，"路经马厂，正兵事发动之时"。系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北洋军阀段祺瑞驱逐张勋复辟军之"马厂誓师"。是函当作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七月。

本早客栈中人言，新济到步后改往天津，不再赴闽。如此则吾等又须候搭海晏，岂非白等？中国交通其不便乃如此。担阁日子愈久，朋友知者愈多，往返酬应，与吾体力诸多不便。又以三哥喜事，人多送礼，联幛之属，乃极讨厌，然又无辞却之。萝卿大姊来此两次，未免相对黯然，谈楚同病状甚悉。壮年强死，亦坐服药糊涂，不然不至死也。吾之喘咳不过如是，因怕楼梯上下，遂亦不敢出门。昨夕勉强到华清池一浴，归来睡觉，似较清松，早起亦无甚喘，若都如此，便算稍差矣。此间天气尚未甚寒，房中不亦须生火，京中想见雪了。

戊午十一月朔在长发栈泐

与四女严项书* 二封

一

多日不见儿信，甚深悬盼。此番信嘱两姊来南，未及吾儿者，乃因五弟无人伴读之故，想不至为此不乐也。吾入院已十余日，病体稍有进步，唯收效甚缓。房子颇佳，而夜间蚊蝱极夥，四野蛙声彻晓阁阁，此境真是北方所无。晨起吟得五绝四首，兹特写寄；吾儿得书，想一笑也。诗曰：

老去怜娇小，真同掌上珍。昨宵羁旅梦，见汝最长身。

已作还乡计，如何更远游？当年杜陵叟，月色重鄜州。

笔底沧洲趣，应夺两女兒。何当学吟咏，冰雪斗聪明。

别后勤相忆，能忘数寄书？无将小年日，辛苦读《虞初》。

此四诗吾颇得意，但不知儿能解说与否？第一首好解。第二言

---

* 与四女严项书二函，严群先生抄寄。

吾本拟还乡，所以复出者，如杜甫之爱儿女故耳；杜原诗可检看也。第三言二、三姊能画，汝可学作诗，与之斗胜。第四言当常寄信与我，不必拚命尽看小说也。正作书间，接到二姊六月十六及四哥同日信，俟有精神再复。①

二

本早得儿信，言四哥近状，为父甚为挂心。四哥年来用功太过。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古人有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夫学所以饰躬，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此后四哥宜优游暇豫，即堂课亦不必过于认真，俟数个月后身体转机，再行用功，尽来得及也。吾颇悔此次不任其与二、三姊一同来沪也。②

与诸儿书* 三封

一

字付诸儿知悉：

吾于旧历十月十八夕九点离津，好姐预备路菜等甚为齐备，途中买得睡车，不甚舒服，兼且颇冷，一夜睡不甚着。十九日午刻过泰安，远看泰山，并无甚高。二十晨拂晓六点半即抵浦口。过江时，丘八爷拦住查验，因我签押箱中带有手枪一把，于是大起麻烦，幸有伯勋五哥与之对付，后来终到南京城里学校，找一林向欣者认

---

① 原抄件加注云："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作于上海。"

② 原抄件注云："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七日作于上海。"

* 与诸儿书共三函。一、二两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三函录自《严几道先生遗著》。

保，始为通过。然而沪宁八点之车已搭不及矣，乃在下关中西旅馆吃过中饭后，附搭二点之车，于九点抵沪。因洋旅馆太贵，仍寓长发栈房，每日每人扯平约须一元也。闻新济即系明早十月廿二早开闽，自不及搭，看来在此尚有七八日担阁也。三哥十一月朔日子，恐万分赶不及矣。此行我在路上十分辛苦，方在家时，万想不到自己体力衰惫如此。在津时，虽经容克治疗，起先颇若有效，后来即亦徒然。最苦者，每次上车下车，无论何站月台上，总有几百步好走，此即要我之命。因行至半途，大喘辄作，此时心慌气塞，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故不独吾悔此行，即伯勋、叔夏，见吾如此，亦以此次同行为可虑也。但已行至此，自不得不勉强还闽，俟到彼时，再作计议可耳。吾最怕是冷风对面作吹，如昨早过江后，在江边顶着冷风行走，三哥去讨洋车，车站人不准拉入，吾须走出栅栏乘坐，此时几不能行。

又昨晚抵沪，刚遇西人庆贺得胜，举国若狂。大马路全不许横穿而过，跑马厅起个木塔，用纸帛糊成威廉帝全家，聚而焚之。数万人群集呼噪，摩托车千余辆，各装奇服鬼脸，饮酒歌呼，由黄浦滩直往静安寺以西。我之马车，直至十一点后，始侥倖穿众而过，然而亦费事矣。昨晚服睡药一剂，得以安睡，今晨又服泻盐，大便通后，喘咳亦稍见差。吾之身体，只能如此对付过去，欲其脱体康健，恐怕难矣。明日拟雇马车一辆，能够出门，即将应办之事，料理妥适后，有船便走，在此本不拟多担阁也。余不多叙。

戊午十月廿一日夜十一点泐

二

谕诸儿知悉：

前寄之缄，想都接到。吾自初七夕到阳崎后，一星期矣，尚在老屋居住。普贤则在后进，与伯勋等同居，颇觉安稳。观音井陈家

亲母，今年七十五岁，素患痰喘，与我同病。近乃加剧，间极绵惙，连嗽都不能了。行将属纩，故四叔、四婶与幼檠皆已上街未回，家中颇觉寂静。

本日螺州陈几士信来，言三哥吉期，拟定本月三十，明年一月一日。请于十八日送日单过去。但林家因屋宇迫隘，欲我们于卅日成礼后，即行回家庙见。并请我们于城内觅居，如无现成房屋，谓贞贤新购黄巷房子可以借用，但托陈陶菴接洽便可等语云云。我答：卅日子可用，但不必借柯房子，请其成礼后即行双双回崎，我们宁将下崎房子赶行缮葺洒扫，以备欢迎。如此，则三哥吉期并所居新宅，已算定着，故特通知汝等。又渠云：新郎衣帽，拟用乙种礼服，衾帐已制便，请我们置备洋床。我说：礼服用乙种可以，惟合巹新床，则必须旧式木制乃可，因婚姻大事，义取发生，故宜用木，洋床不但嫌其夷式，且铜铁所制，龙凉肃杀，实所非宜。若新人必取文明时派，尽可置用，但作副床可耳，三哥亦以我为然也。但吉期去今只有半个多月，应办之事颇多，幸有本家多人会同帮忙，当来得及。下崎房子，吾本日坐轿前往踩勘。屋已数年无人居住，颇呈灰槁荒芜之象，经一番花钱收拾，又添家俱铺陈，当有焕发之观，比诸借宅城中，掷金虚牝，孰为合算，灼然明矣。十八日作送日单，拟以二百番佾束，其纳采奠雁之敬，则折钱捌百员，同一毡条包送去。如此，则我们款项应出者，都不漏落，似不至受人讥议也。此次办喜，惟仓前山所定洋式房子，出半年兑四百八十元，最为冤枉。然为当时事势所迫，乃不得已。又系楼上不成片段房子，恐无可用。幼纯表兄深为抱歉，意欲自吃此亏，以为办理不善之罚，岂有此理！吾与三哥均固执不肯，恐此君还要更想别法也。闻林家因乱，亦吃大亏，在仓前山觅屋半年，兑一千二百元，住一个月后，即复迁回城内杨桥巷故宅。即此可知兵乱之时，民间所受亏损真不少耳。

吾还乡以后，稍觉南中天气与肺疾相宜，但不大差。若大便秘

结，或哺啜过多，则喘疾益剧，须时刻留神，疏通节减，不然不得了也。目光亦日昏花，持笔作书，只能潦草，不能如前之处处爱好矣。四叔垂颐便腹，过于发胖，脑后隆起，而尚不知节食，吾忧其有中风之虞。五叔面色黧槁，右耳下瘿疣，累累如涵三枚李子，但不痛耳。

戊午十一月十四夕十一点在灯下沏

丁泰知悉：

可拣提笔两支，新的亦可，可写对子及条幅者，要小的，大则无用，由邮局作寄稽核所陈表爷转交前来应用可也。

三

谕璿、珑、顼、玷知悉：

近得璿阳七月廿五日禀，藉悉种切。但金老夫子已归道山，想仲永或有信件与汝等也。吾自阳七月十三日到山，至今瞬届一月。在此固比城中为凉，然日间大热时，也有八十六七度。晚间则蚊虫甚多，饮食起居，均不如在寓之便，要看风景，须于晚凉时坐兜，故亦不甚高兴出去，可知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每至佛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等语，辄叹佛氏象教，宗旨超绝恒识，谤者辟者，徒尔为耳。

璿年尚稚，现在科学学校，学些算数形学之类，以为天下事理，除却耳目可接，理数可通之外，余皆迷信无稽，此真大错，到长大读书多见事多时当自知之耳。吾所不解者：你们何必苦苦与同善社静坐法反对？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总着一边，不知世间无论何种问题，皆有两面，公说婆说，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争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齿到位，又学问阅历成熟，方解作平

衡判断 Balanced Judgment。此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璿之为人，本是笃实，而钝根亦深，以此入世，吾不知以后当碰多少钉子，方知后悔，可怜。即如本日，吾得大哥一信，中言五月廿二日嬷生忌日，其意颇怪四五两弟。今将此信剪下，与汝看之。吾不知大哥所云无谓语言，的系何语，大概又是反对迷信等因。如其所云，汝真该打。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遂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

至于迷信一事，吾今亦说与汝曹知之：须知世间一切宗教，自释、老以下，乃至耶、回、犹大、火教、婆罗门，一一皆有迷信，其中可疑之点，不一而足；即言孔子，纯用世法，似无迷信可言矣。而及言鬼神丧祭，以伦理学 Logic 言，亦有不通之处。但若一概不信，则立地成 Materialism，最下乘法，此其不可一也。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 Unknowable，而自称为 Agnostic。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故汝等此后，于此等事，总以少谈为佳，亦不必自矜高明，动辄斥人迷信也。我今日喘咳甚剧，写尽三纸，亦不能再书，有话下次再说。

阳八月六日　父在鼓山沕①

---

① 此函谈及到鼓山避暑事，当为一九二一年所书（见严璩撰《年谱》）。

与侄严伯鋆书* 三封

一

本晚得十四寄缄，读之伤神无已。吾不为诸同事悲，亦不止为皖人悲；悲者，痛中国学界之不可救药也。此事十三日酉刻已有人电至上海《神州日报》馆，令其宣布，诋鼎观为卑鄙横恣，被逐矣。而戌刻又一电云，学生借饭蔬为口实，掀翻廿棹，殴逐教员，哄堂罢课。据此，则暗中有人妬嫉吾校之整肃森严，欲令出此，与他校一律被讥；或有人欲解散成局，从中得利。故极力煽动，使皖人为此，而生徒佝瞀无识，堕其术中。又以前者求毕业之不遂、平素教督之认真，遂蠢然起而为此。此其愚可闵，其悍可恨；而其为蚍蜉撼树，露此丑态，又可笑也。嗟乎！此曹尚足教诲矣乎？故本日除电学堂，将为首滋事学生牌示开除外，并电中丞另派监督，准我辞馆。但前一事若办得动，同事诸子尚可暂留，以觇后效，再定行止；若办不动，则诸子亦可以去矣。

本日午后又接两电：一是十六四点，不知何人所发，文云："全校解散，公勿来。皖上公叩。"又一电是十七四点，常伯琦发，文云："请电复官绅，以联交宜。"第一电恐亦是反对者所为。总之，自前年姚叔子拉我监督此堂已来，其时有人隐隐反对，累缄来诅，而叔节不为之动；嗣经去年整理，无懈可击，舆论翕然。至于今年，留学生回国多人，以谓皖之学堂须皖人得其利益，深忌吾曹，固无中生有，出而为此，周鼎观特其借题。外来事势、人情如此，虽以苏格拉底、孔子为之，风潮亦难免耳。好是吾曹去就分明，皖人自负我辈，

---

* 与侄严伯鋆书共三函，为伯鋆之子严群先生抄寄。原件各注明年月日及发信地点。

我辈未尝负皖人也。愚刻专看中丞回电如何，再定行止，三日内必有断决。诸公少待，何如？见皖中绅士时，为我深道歉衷。所未一一回电者，因来电至七八通，且不知洪朗翁、方伦老诸公居址，已托提学致意，万乞海涵而已。同事均此不另缄。

光绪卅三年四月十七日作于上海

二

得九月十七檀香山所发缄，读悉一是。吾侄此时想已安抵博司敦。西历已届年终，此时当无入学之事；现寓居何所，作何预备，皆所欲闻，信来祈详告。侄临行时曾言，到美之后发愿欲学铁路工程，此自佳事。但后信又云，学铁路工程者，卒业后须行留美实地练习一两年；吾侄家计事亟，又汝父年纪渐高，体气不至矍铄，颇以为难。所言甚是。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一也；又医学所关于教育、法政甚大，刻吾国人亦渐知之，十余年以往，必大看重此学，二也；三则我家累世为医，积德累功由来日久，今日子孙仰席余荫，未必不由此故，吾意颇欲不坠先人之绪，三也。以斯之故，甚愿吾侄学医。至于照应己身与一切亲爱之人，所不论矣。铁路一事，其业颇劳苦，须有身力乃可任之。吾所见如此，实与伯玉意思不同；姑言之，以备侄自择可耳。学问须择所好，不必勉强也。

吾自到京之后，身力尚可支撑。编订名词，业已开馆；分纂有八九人，伯琦、幼固皆在内，周庶咸仍充庶务，事体颇称顺手。现年内欲令对照表先成，不知做得到否？伯玉信来云：已搬住仓前山美领事隔壁；清理财政稍有端绪，但地方官终怀猜忌，凡事不易著手耳。新太太还住上海旧宅。吾年终颇想回沪一行，明年开印仍行来京。所云学业、品行手凭一事，今即写去，不知可用与否？吾侄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起居、饮食，自行珍重。余不多属。

宣统元年十一月作于北京

三

岁月如流，忽然已秋。想唐寓大小均复平安，至用为系。近日叙井及阳崎两处皆有信否？尤念。自李督失驭之后，闻省城极为皇皇，有力者多迁沪避兵，其次则往马尾新崎一带，以求庇于海军之陆战队；或移住桥南之仓前山，以彼处有少许日本兵保护外人身家之故。西乡遍地皆匪，而南乡稍佳。吾月前有信与汝父，言秋后当同三弟回闽，而至今未得回音，不知何故，姪处家信有提及否？甚念甚念！刻下政府已派鼎铭与黄君菊山回办清乡，闻乡里极为欢迎；但因此或招地方官妬忌，亦未可知。渠尚在京，闻一两日即当动身也。吾之初意本拟八月内南行，嗣闻家乡不靖，又山东有兵变之事，故怀观望，尚未动身。然若消息稍佳，则尽九月半前必行也。多年未还乡井，今年有此机会，不觉归心似箭。

又林家招赘吉期，据伯潜言，已定十月初间，渠家现即在仓前山居住也。四弟肄业唐山，到彼后如何？此子天分中资，性格亦尚纯厚，但口齿甚为拙讷；又年纪过稚，于人情世故自然少所涉猎。所幸吾姪在彼，得所因依，又有伯耀、季炽兄弟昕夕可以相见，自可令我放心耳。北京时局极为胶葛。南北和战几于两无可言，而军人拥兵自卫，反覆无常；中央财力已成弩末，而索饷、索械，纷至沓来，于殃民则有余，于图治则不足。欧西战事，德虽屡挫，然一时尚未即告终，真不知舟流所届耳。姪妇暨诸孙在念。

民国七年旧历八月作于北京

与甥女何纫兰书* 三十封

一

前得大媳家书，知汝遭小产，不知近来体气已否复原，舅心深为悬挂。婿在家所作何事？吾甥一门，自翁姑以降，皆守旧之人，自以为诗礼簪缨之门，法宜如此，拘牵文义，未行起尘。凡此，皆不待甥言，而舅所深悉者；每念汝母，不觉泪垂。然须知人生世间，任所遭何如，皆有所苦，泰然处之可耳。肝气之病近稍差否？要治，总须上等西医，听中医之言，什有九误，切记切记！舅体气尚健，惟京、津皆有公事，须两头奔波，稍以为苦。家中人大致平顺。表嫂葬亲尚未北来，云俟端阳前后方克成行。姨母近多见否？渠近日体气何如？至以为念。

光绪廿七年辛丑
作于天津海大道矿务局

二

近日直隶女学颇多，然常患无教员。表嫂之二姑母，学问尚逊吾儿，已在某女学课历史矣。又其中多用日本女人，所教极粗浅也。吾儿书格甚秀，病若稍愈，宜置笔墨，于课余略学书字，不宜懒简但用铅笔也。又儿于京中欲购用何物，可即见告，以便带去。吾拟于琉璃厂觅字帖一二种与儿为临池之资。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作于北京

---

* 与甥女何纫兰书共三十函，原件藏何纫兰处。此据严群先生抄件。这批书札作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三年。各书所署年月，据何纫兰老人口述，并经严群先生长子严名同志整理而定。

三

星期竦来，极承甥以图立完全女学见勖，舅老矣，岂堪汝曹如此责望？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月望前后，拟赴秣陵，掉此蹇舌，以完全女学一说南洋端午帅。事若果成，皆吾甥之功矣。然尚有一二节目待与儿商権者，不审十六仍能乞假一竦否？若能，吾当于十八行；必不能，吾当于十五、六行也。近同乡郑太夷及高子益、梦旦兄弟暨魏季渚等，皆深以此事为然，盼阿舅勉成此业也。儿常怪吾草书难识，此数行学文待诏，他日流传，一段佳话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以前作于上海

四

晤史家时，言阿舅甚感其意；秣陵之行，果有眉目，他日事须渠赞助不少也。高子益云：此事必成，所恐者南洋经费告竭，而新政百端待举，若筹款有术，则唾手耳。汝作字好用钢笔，懒耳，此习宜改；即不能用墨盒，用软墨毛笔，亦较愈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以前作于上海

五

吾明日行矣，此行拟先至秣陵谒南帅；少住两三日即当莅皖，然亦不久留，以冬月十三已许为青年会演讲中国时势也。儿如欲寄信，即便寄安庆高等学堂。本日复旦诸生以书恳我为之校长，经诺之矣，不识能兼顾否？吾意所欲必成者，完全女学耳。但顷闻柯医生言，沈某办天足会女学，择其美者置第一，与以金时表，已而取

之为第五房妾。此语支离，吾不敢信。果其有是，早晚当被参劾，非重办不足以挽颓风也。吾近看苏诗，喜其词达文妙，儿若通此，文字一日千里可以操券，还期有日，能为吾儿一讲解耳。寒深，惟加衣强饭，肝风勿令再来为要。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四日作于上海

六

凡学书，须知五成功夫存于笔墨，钝刀利手之说万不足信。小楷用紫毫，或用狼毫水笔亦可，墨最好用新磨者。吾此书未佳，正缘用壶中宿墨也。至于大字，则必用羊毫，开透用之。市中羊毫多不合用，吾所用乃定制者。

第二须讲执笔之术，大要不出指实掌虚四字，此法须面授为佳。

再进则讲用笔，用笔无他谬巧，只要不与笔毫为难，写字时锋在画中，毫铺纸上，即普贤表弟所谓不露笔屁股也。

最后乃讲结体，结体最繁，然看多写多自然契合，不可急急。邓顽伯谓密处可不通风，宽时可以走马，言布画也。

丙午十月望日
因课蕙纕甥女学书作此[①]

七

望晨信即于午间接到。吾儿病向系罗医治疗，乃今医病，而一时又难即愈，殊令我悬悬也。北京回头之信，望眼欲穿，总未接到，姑再延两日，若十七不到，便无法矣。老史事毋庸挂意。字帖，今

---

① 据原件抄寄者严名同志所作按语云："时严复先生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家居沪滨，常往返于皖、沪之间。蕙纕即先生之何姓甥女幼少。时求学于沪之某女学，先生在沪常课之。"

送去赵松雪兰亭十三跋及文待诏千字文两种，但勤习之。久后自有进步也。吾每见儿勖学，辄深感叹。盖使他人为此，其目的为择对耳，屈正则所谓两美必合也；独儿自修弥勤，则去对弥远，岂彼苍不仁，果好畸而恶偶如是耶？虽然，无怠。他日诚能自立，为女界吐气，阿舅教汝，岂徒与有荣施？盖所以娱桑榆、慰迟暮者，亦赖汝而已矣。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十六日作于上海

八

本早得见端午桥，以宾师之礼相推挹，外貌极客气，又下帖请我明午在渠处同饭。此近来督抚待虚名人通法，不足称异。晨间客座，坐中有藩台继昌及吴剑泉等，藩台极守旧，最怕花钱。吾提及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属吾将详细章程各上禀帖，俾其斟酌。看来女学总有几分可望也。谈间，见其第二子，欲令拜我为师；且云自己年太长了，不然，当行北面之礼，其甘言如此。女学一事，此间开者亦多。顷遇沈次裳，正约我明早十点钟到彼女校演说也。沈办之外，本地绅办者尚有数处，大都借此为交接官场之具，醉翁之意殊不在酒，其程度、成效可想而知。风潮尚少，而谣诼则随地而兴；故舅虽发此宏愿，为女界出一臂之力，然而每念人言，未尝不畏，他日事成，吾但愿充一国文教员，每日两小时足矣。至于校政，须得聪明强干又正派女人相助为理，不识儿朋友中有此人否。叔宜表嫂足当一面，但恐伯玉家政渐繁，不能舍此内助耳。此事正经提议，须在明年，又须与关道瑞瀓接洽，方有边际。俱俟归日会面，乃与吾儿细谭也。汝同学中不乏文明闺秀，不妨与之深

商办法。大抵吾辈于此等事，不办则已，既办则虽千辛万苦，总须于社会著实有益，可与后来人取法。若不能如是，则无宁不办也。汝亦以吾言为然乎？今将开校宗旨略疏如下：

一、此校目的，要裁成头等女师数百人。

二、校地设在上海附近，以其为南北中点，且教员易觅。

三、此校重汉文、科学、卫生、美术，而西文则兼习。

四、此校管理员用女，教员用男。西学则用西妇，或用本国女子。管理员权最重。

五、此校两年预备，而三年正斋。

六、学生选未嫁者，其身家必须细查清白。其已嫁者，设立小小专班，别定规则。

七、学生程度须有识字根柢，又学费月约十元，不住宿者减半。

大略吾意如此，汝更细思。吾明晚即赴下关候船，廿三天明向皖，因中丞有电来催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月廿一日作于金陵

九

来皖卒卒无一隙之暇，高等学堂大考，退者至卅余人，全城震悚，谓吾手辣。然经此一番淘汰，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此堂是后可望必成矣。食人之禄，不能不任怨也。本堂此考，有一学生名王恺銮者，年十七，甚美慧，题是张巡论，渠做得一篇，专论其杀妾飨军一事，以为野蛮行径，忍心害理，而无益于兵；并明男女并重之道，谓当无食，宜各忍饥，何得使人相食，若豺狼然。其辞甚健，汉文教习阅卷，百分之额只给四十，以为悖谬。吾复阅见之，大喜过望，立取其卷加批，并为改窜数语，遂成佳文；呼其人来，自赏十元，优加勉励。教员见之，亟改其分作

九十分焉，真可笑也。可惜吾女尚小，不然，真可妻也。

初十日是吾生日，吾儿何以寿之？能试作五言诗一首否？其日此间有师范生毕业典礼，吾当演说，阛环听者当数百人。前回演说，印稿撒至五百余张，尚有求者。今日海内视吾演说真同仙语，群视吾如天上人，吾德薄何以堪此，恐日后必露马脚耳。此间十一放假，如无公事，吾当搭江新返沪。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腊月初八作于安庆

十

喜苏膏药昨已送去，今日差否？至念。吾于途中感寒，患喘咳，晨起尤剧。复旦校长，南帅照会已到。初五日，沈爱苍亦有电来，恳吾往江西为理学务。老惫岂能胜此！知念，顺布。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腊月十七日作于上海

十一

本日汝父有信与我言复旦事。吾堂事如山，猝难脱手，须初七八乃可粗了。又须赴庐，七八日后赴南京。刻欲令周鼎观代去合肥，吾由此径往南京，则三月二十边可到沪也，此姑俟临时发表耳。明日，抚台到师范学堂开学，大众硬求我演说，吾喉略愈，遇此恐又破矣。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安庆

十二

吾日来堂事极忙，排日部署。如昨日师范学堂开学，十点往陪抚台，直至四点始散。中间又登坛演说，幸喉音略愈，尚得勉强将

事。今日新生三百余人复试，阅卷揭晓，须初三方可入堂。缴纳学费、分班、定课程、分派教员种种事，极早须初八、九方能离此。本意要去庐州，今已作罢议，遣周鼎观代去；然南京必须一行，以复旦公事须与端午桥扎实交代，方可办理。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安庆

十三

安庆之事一言难尽。本日得甥书，有云风平浪静，众魔悉伏。此因见皖抚来电，语极谦和，故有此想，不知事势与电全不相符，故我决然辞差。现拟廿六即行，搭船往南京，以应端督之电。既行之后，不复来矣。高等学校之有风潮，实因官界与我挟妒反对，而绅界则以学堂为利薮，各思分肥。而学生一因去年沙汰之多；二因求请毕业不遂；三因夏考在即，恐复被沙汰；周鼎观汉文欠通，平日办事过于沾沾自喜，开罪多人。总此数因，于是有十三日之风潮。当日之事原可劝阻即定，而提学司故纵之。现在官界唯一抚台，绅界惟姚叔节一人，余非反对，即系随风，故吾断无更留之理。皖人惟恐吾之不去，于是在《南方》、《神州》诸报极力布散谣言，备诸丑诋。来书谓有识之士孰不敬仰，奈有识者甚少何哉？抚台相留虽切，然吾要以必将滋事二十余人办到，吾乃可留。抚台商之提学，提学方且吃醋，谓周鼎观该逐，而陈寄、谢师衡等，则称为豪杰之士，故学生闹事后，公然自首十二人，而学台略退五人以相敷衍，而学生要挟胁从之风愈炽。刻安徽大绅士则谋监督，小绅士则谋管理杂差，真所谓一骨裁投狗乱争者矣。至学堂吾所用之管理、教员，大抵多站不住，因提学司曾赴日本，带有得意速成留学生数人，正无处位置故也。提学脑筋有病，素为名士，人极糊涂；至学务尤为外行，加以妒吾名盛，口里恭惟，背后反对，此堂之事，皆此老之助成也。嗟嗟！学堂本教育之地，而小人视为利薮，学生劣者不可

沙汰，沙汰即起风潮，此后学界尚可问乎？

吾到南京，当有十日担阁。廿六由此即行，初一二日乃考出洋赴美学生，事毕即当回沪，因复旦叶仲裕亦在彼捣鬼故也。吾到南京，必将种种情节告知端方，若意思不对，便亦辞去不办。此意可告汝父知之。吾来此，体气粗安，毋庸远虑。汝到医院未？病势何若？吾极悬悬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四月廿四作于安庆

十四

廿二日一信想已接到。曹小姊是否来宁补考，祈即通知，因渠姊弟若决计不来，吾即无庸在此久候，卷阅清楚，即须回沪，此间无聊，度日若岁也。此番报名应考者，初系二百余人，即雌者亦有三十人左右。乃至临考，则男子仅七十余，而女子不过十零人而已。论其程度，尚不知能否挑到男十、女三。人才真难得也。女子程度尤浅，接到题纸，与之对觑，不能下笔；英文勉强写出半板，而文法亦多支离。王季昭其为拚命，无如本领太低何也。其余务本女生，更不足论，勤读四五年，不识够得上应考否耳？若曹家姊弟肯来，包管可以入选。吾虽有出题阅卷之劳，所不辞也。

汝入医院后，体中何如？廿五塾中散学，能一往否？甚念甚念！吾儿身体康复后，只须略略用功，杀却此辈有余也。南京天气甚热，日间汗出如洗，此自是表虚之故，老境迫人，不任劳顿。卷子幸有数人分看。伯鋆管数学一门，陈诸藻管理化一门，李登辉管历史、舆地，吾所自阅，只两种卷耳。其实早知人少，便不须李前来，但今既来，姑分一种与渠看，非我不能自了也。李同渠新娘来此，住其连襟家，在新街口，乐可知也。端方见过一面，复旦情节尚未与言，准俟考后提及。吾之旋沪，早则初一二，迟则初五六，看有人请补考否。这上午大雨倾盆，吾顷间刚从提学衙门晚餐回寓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南京

十五

昨接汝一缄，系廿三日所写，至廿六日始到。细观信面，因其信系交信局，故尔稽延。此后，信可直投信箱，勿交信局为要。舅于本日卷始看毕，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直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辇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吾本日有电往中西女塾，问曹小姐到底来否，复我一电，因吾所以居此者，专为渠侬。若渠姊弟决意不来，吾初一二便可揭晓，揭晓后即可回申，无须在此空候也。此电昨日即要打去，因电报不通，故延至今午。刻提学司已定初一、二补考续到之人，初三揭晓。吾大抵初五六可以回沪矣。

廿六日，安庆有大变故，闻因考试巡警学生毕业，抚台亲临，被一会办徐姓道台用六响手铳轰击，身被重伤，延至次早即死。同时，学生大乱，死者尚有十余人，城门尽闭。徐姓当时擒住，问供，自称要除满员云云，目下长江上下，革命党布满，大抵起事即在夏秋之间，而地方则择其非通商口岸者，此其大略也。

光绪卅三年丁未作于南京

十六

接到廿五日缄，知因舅体气劣弱，儿挂怀无已，仁孝可感。刻定初五买舟回沪。原定初四，端帅不肯，更留一天。男生照原议送十人，女生照原议送三人。但程度皆不甚高，而女生尤不及格，只好送往中学堂，不能入大学堂也。曹芳芸小姐事，再四与端督商量，已准另送矣。但渠总须同其令弟云祥一来南京，见过制台、学台，方能成

事，不然，不能送也。至渠令弟，则与复旦教习严倡琴同由两江咨往杭州，请浙江抚台筹款资遣，因二君皆浙江人也。此考女生十余人程度皆极低，吾儿身体若好，报名来考，大可望送，则考生程度可知矣。

廿六日，安徽巡抚，因巡警学生毕业莅堂，正行礼时，被会办浙江留学生已捐道台之徐锡麟连打三枪身故。徐自称排满十年，今方达其目的。正写信间，接到曹小姐电，云今夕搭江永偕其弟同来；如此，则初四正渠到宁之日，恐初五未必得归。虽然，至迟初七必回，吾甚以此间为苦也。曹小姐此来甚好，因凡事趁吾在此办妥，可省无数葛藤。复旦事力辞不脱，已电汝父，令赶紧登报招生矣。

光绪卅三年丁未五月二日①作于南京

十七

到津后，除见客外，日惟看书闷坐。昨为杨帅做得一篇奏请兴办海军摺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我现在真如小叫天，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采，真好笑也。杨帅待我，礼貌自不必言，但因此干求我说人情者亦以日多，又极讨厌。伯玉夫妇等已于昨晚到津，亦住长发栈。伯玉因吕姑太事，夫妻似有反唇。伯玉持论于女界极严，尚是旧派，大骂近时妇女过于出众。我亦不便与之驳口，但云：只因旧时社会拘束女子太过野蛮，所以今日决裂往往太过；且风俗之变共有几年，自然不能恰好，然此却是改良进步之机，苟不如此，将永世如旧等语，渠意似尚未以为然也。我因悟：人要晓得旧日礼俗不文明，必其人已身经过不幸之事、受其磨折者，方能知之；若不经此，必以旧法为到极好地位，无可更变。伯玉只因已为好爸好奶

① 按恩铭被刺系丁未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此处署"五月二日"，当系六月二日之误。

所生，其配偶又颇高尚，故于他人苦处全然不知如此。其论吕姑太事，全是责备吕汶，并不责备海驱。且云：女子嫁一丈夫，任是如何，总须安分敷衍，所谓“嫁狗随狗，嫁鸡随鸡”，严气正性，言之侃侃，此少年真丝毫不识他人痒痛者也。吕汶前者已在坊里告李真以革党迫婚，坊官未办此事，只因李在军官学堂，碍着陆军部尚书铁良面上。后来不知此事将如何作了。

又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于眼里之故。英敛之、傅闩沅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据他看去，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何以言之？父母主婚虽有错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委。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连命字亦不许言。至于此时，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者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渠虽长得不过二十五岁，所见多矣。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其言如此。我闻其言，不意此女透澈至此。渠看书甚多，然极不佩服孔子，坦然言之；想他当日出而演说之时，总有一二回说到高兴处，遂为守旧人所深嫉也。可怜可怜。碧城与我谈者甚多，大抵皆阅历见地，吾今亦不暇细说也。汝总无信与我，亦不知近者病体如何。吾今年十、十一月间总想南旋。

光绪卅四年戊申八月十二作于天津

十八

碧城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少，二十五岁。故所学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天津今年天气颇暖，汝勿挂心，自家身体要紧，静卧勿着急。余言不尽。

光绪卅四年戊申九月廿三日作于天津

十九

初十日所寄信，顷收到，环诵喜慰。本月十七，计吾甥当已动身回闽。海晏船老，此间这两日风色极大，不知闽海何如。溯吾甥于丙午秋到沪以来，十病九痛，舅又出门时多，不能时常照应。如今年八月，又患疫痢，何三灾八难至如此耶！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昨日已写一信，由中西女塾代交，吾甥回闽，当必转寄。信中无他要语，不过问你何日动身也。甥婿学成归里，如谚所谓“衣锦还乡”，年少，前程令人健羡，晤时代舅道意，不暇另

缄也。吾与北方隔绝数年，今来过冬，颇觉寒燥，幸喘咳稍差，惟犹患脾泄，精力就衰，处处自行调摄。所嘱之语，吾未尝忘。

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何时再见，思之黯然。惟善处夫子，珍重起居；得暇寄我数行，以慰悬念千万。

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七日作于北京

二十

前寄一信，想必接到，何至今无回缄耶？舅在京，身体尚健朗，但部中公事极忙，不仅编订名词一宗而已。吾甥近日气体何如？肝风胃痛有发作否？至念至念！京中冬令固不甚寒，这数日才见雪，不然，人口恐不平安也。萨鼎铭与洵贝勒出洋考查海军，有人云萨统极为粤人所挤，萨本无用，故至于此，即郑景溪、陈幼庸，亦皆庸劣，恐此后海军闽人，必被淘汰矣。

甥婿明年是否来京部试分科？大学中设有农科，系罗叔韫名振玉，上虞人监督，若早来，可于其中想法也。舅封印前后，准拟回沪一行。匆匆不暇多述，唯珍卫玉体、善处家人为嘱。

宣统元年己酉十二月二日作于北京

二十一

信到。舅原拟本廿二日由京汉铁路回申，乃因事为学部挽留，嗣又病颈风，痛楚异常，夜不合眼，经请英使馆医生诊治，但至今尚未大愈。此番痛法真向来所未有，医言已后尚须时时小心也。京汉快车逢星期二开，即能行，亦须正月初六矣。部事极琐碎，但既来开局，成效未见，故不愿告退；至于升官，吾视若浮云久矣。严范孙侍郎与舅甚要好，近请修墓假，恐未必再来。京中事阴阳怪气，中国人办事，随汝如何，不过如是，似是而非，外方人那里知道。

宣统元年己酉十二月廿四日作于北京

二十二

雨后春阴，令人闷损。回忆汝在吾旁，论诗说赋，小儿女镫前戏笑，老人时一破颜，此境何可多得。汝病体近如何？何时可以出门探友？城内外有相宜西医否？许金婴似可用也。吾赴津不远，届时当告汝知之，兹不赘。唯万万珍重。

宣统二年庚戌作于北京

二十三

别后于廿一到汉口，满目是兵燹后气象。廿二过江，晤黎元洪，颇与开谈，然无解决。廿三搭洞庭江船，廿七抵沪，寓静安寺路沧洲旅馆，即从前沧洲别墅也。此行公中花钱甚多，然舅甚苦，老年人真不配远行也。此行原派不过廿余人，京官争钻同来，乃至五十余人之多，随从倍之，不知何故，岂事成尚望保举耶？同乡有王司直、李孟鲁。儿有信，可寄此间，当接到也。余不及多谈，夜深甚倦。

宣统三年辛亥作于上海①

二十四

到京四五日，未接一函，极深惦念。牙痛全行治愈，胃气经儿番洗治之后，刻下如何？袁世凯昨午受职宣誓，甚为热闹。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故隔日

① 此函所述抵汉口，晤黎元洪及赴沪日期，同《与陈宝琛书》之四（作于辛亥十月二十三日）相符，当作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统三年十月底）。

须一前往，又每日午前须课普贤英文文法、算学、几何，晚间办公回家，又须点解《左传》、《说文》、《经义述闻》等书。渠领悟尚易，而舅则太辛苦了，刻吾甥尚否作计来京，共领冷寂三境？ 如有意来京，不嫌寂寞，望早缄告定期，舅当设法派普贤往津迎接。但年少恐未必了事，然极少须派丁泰赴津一迎。最要火车内须定包房，以免混杂也。

民国元年壬子作于北京

二十五

日来急欲到津，一视吾儿开刮后体中何苦，不幸因校中借款未定，不能成行。明日英公使约午餐晤谈，成否在此一举。若仍不成，则止能咨呈政府，请其另筹矣。舅决计星期六，即后日早车赴津，作一两日勾留也。昨戈升归，言儿精神尚是疲惫、未能起坐，吾心极悬悬，不知这两日可觉健朗。吾儿此番可谓冒险求医，所愿一刮之后，化病体为康强，使吾稍释悬系。惟是体气之事，不宜仅恃医药，恃医药者，医药将有时而穷。惟此后谨于起居饮食之间，期之以渐，勿谓害小而为之，害不积不足以伤生；勿谓益小而不为，益不集无由以致健；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吾儿颇乏纳谏之度，故舅不以口而以书，想吾儿能察其诚而稍回慧听也。嗟乎！女子天资容表若儿者盖稀，理应略存省察，去其瑕疵，勿忽焉而致从为一身之苦痛，縻〔糜〕财伤躯，当亦聪明人所急须猛省者耳。

民国元年壬子旧历七月三日

二十六

本午得吾儿初八缄，稍慰。井上劝儿运动，若四肢无力，一时不必外出，但风日暄暖，即在后面晒台先行走动，彼处有椅，要坐即

坐，似较便也。如此先作一两日，俟体力渐回后，乃行雇车外出，似为较妥。忆云饮水词尚有何等佳句？可举似者，甚喜闻之。日来校事大忙，因教员等颇形泛散，须实力督率。

民国元年壬子旧历八月九日作于北京

二十七

本日早起接到吾儿二十二号所作常信，正欵〔拟〕作复，下午续得二十三号所书快信，今且将后寄之快信先行答复，次及前之常信。

大学校事虽麻烦，然舅近者日必到校，实是渐已就绪，可望实力进行。不幸教育部多东学党人，与我本相反对；部薪折半，而大学堂全支，已是气愤不过。近又见舅得总统府之顾问官，以为月入必丰，于是更加娼嫉，百般设法动摇，欲令部中将大学校长更易。其所以未即实行发表者，为故有二：一是恐中枢不表同情，一是畏校中人员学生群起反对，于是思量无法，先向诸不要脸、无价值之报纸，实地造谣，煽惑人心，以为发难张本。惟是所造谣言太无事实，如云舅业已被押被罚等语。不知京城虽大、校长虽微，若使果有此事，岂不哗然？何尚寂寂如是！则略有知识之人必然一笑，知其中有不逞志妒忌之人与我为难，所言谁复信之？吾亦只合置之不理而已。

周庶咸乃舅身边最为得力之人，相从十年，未尝弄过一弊，认真公事，虑患极周。前在安庆、复旦，往往众人废驰，群不到校，庶咸独任其难，任劳任怨。旁人不知，以其多来舅处，遂谓舅之一切举动皆系庶咸主唆，其实那有此事？每逢舅欲办人，庶咸知之，常以和平相劝；公事废驰，彼诚著急，然所责备者则于舅独深。常云：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舅当下虽觉难堪，过后思量，辄为庶咸勉加鞭策。然此皆背后之事，旁人哪得知情？至渠所职，乃至校中公款，校中诸友多半寅支卯粮，因其靳于通融，

于是相起为怨，辄谓庶咸好揽权利，侵占他人面子，如肖鹤、君潜、杰士诸君皆不喜之，而君潜尤甚。大抵认真之人，在旁观者未尝不以为刻，刻者人之所恶。然而我辈用人，当取何等，此吾儿慧眼当自分明矣。校中借款尚未入手，因华比大班卧病一星期之故。刻已痊愈，大约此星期内当可定夺也。①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九日以后作于北京

二十八

欲赴津视吾儿，而校事待理，兼部中有取易校长之说。华比借款，号中人仿照清华学校前案办理，须将校产保险，始立合同。为此，又须延阁。保险者系天津良济，须明日始有回信也。此事一星期内不知能了结否，真是令人不耐也。伯玉表兄全家于初六动身赴沪，想初八后已在上海矣。伯玉尚无信来，不知寄寓何处。舅近日头晕心跳日甚，往往写信半纸时，几室欲旋，须阁笔伏几，少时乃苏。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十五作于北京

二十九

接到四号快信，并井上收条，文美帐单，备悉种切。井上昨日同其妻姊名本多鹤子者来为舅诊，舅并无甚病恙，唯甚困倦，饭后尤疲，血瘤已渐次收口，但不敢遽就浴耳。

大学堂学生前两日与马代理大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今晨十点，吾往见教部范总长，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

---

① 此件下缺。

涉。渠极口抱歉，问我如何对付。我说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范大感激，想不日当有命令也。

前日梁启超临赴津时，特来相访，去后又有书至，称不愿入政界，仍欲开馆出报，谆谆约我入社，担任撰述及第一期文章。渠在津颇有十许日延阁也。①

民国元年壬子

旧历八月十五日以后作于北京

三十

本夕正想写信，忽得儿初一日快信，慰情之至。舅咳嗽痰饮皆差，但极闷损，幸能看书。本晚正读《李太白集》，极有神会，可惜儿不在此，不能共赏奇文耳。别后，诗确做有四五题，皆五古。报〔文〕为袁旦做一篇。余亦无他作也。吾本年必到北戴河避暑，然俟儿归京始行也。

民国二年癸丑

旧历六月初三日作于北京

---

① 此函下缺。

《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

一

原书:"以群学为之纲,而所以为之目者,有教化学 或翻伦学,有法学,有国计学,有政治学,有宗教学,有言语学。"

按:所不举历史为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一是群学,乃〔及〕一是格物之学,皆有历史。历史者,所以纪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页一)

二

原书:"国计学者,所以论人群之伦脊。而是伦脊,则专关于养欲给求,与一切民力之从于利实而后动者。至于他端,非吾事矣。"

按:群学西曰梭休洛支。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即如计学,亦恭德所指为不能独立成专科者也。虽然,此自理解言之,固如此耳。独分功之事,每降愈繁,学问之涂,定不如此。假使理言日富,即计学岂无可分?如钱币、如赋税,此在他日皆可别成一学者也。盖学士用心,当以专论而密,虽明知其物之统于

---

* 此据抄本。《国计学甲部》,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原著,严复翻译,原著及翻译的时间均未详,可能是早期的翻译,仅译3000字左右便中止了。内有按语两条,夹注一条,全录。

一郛，而考论之时，自以分画为便故也。

又计学之旧界说曰：计学者，理财之学也。此在当时，固为至当。然精而言之，实非吻合。盖计学之所论，主于养欲给求，主观之说；而理财，客观之说也。使求欲亡，则财不可见。是故以理财界计学者，是谓以客界主。此其相异，不独在名，实则坐是之故，论者致入迷途。若求欲以财而后有，非财得求欲而后形，充其义，若人生为财，非财为人用者也。其见诮哲家，良亦有以。作者前界，纯从人伦起义，其精湛过前辈矣。（页二）

三

严复曰：群学之有公例，而公例之必信，自我观之，且由心志之自繇。脱非自繇，则自然之用不彰，其得效或以反此。夫人事之难测，非曰〈此〉中无因果也，乃原因复杂，难以尽知。而使有人具无垠之智慧，如《中庸》所谓至诚，如佛氏所谓天眼通，则据已事以推未然，真无异畴人之推星变，锱铢分秒，不能违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使非公例，乌能然乎？故即使治此学者，祈向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为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页五）

《支那教案论》按语*

一

原书："罗马一宗，法意人所传。统童稚为计，仅及五十万。路得一宗，英美人所传。外童稚为计，不及五万人。"

按：光绪十七年教报，罗马加多力神父五百三十人，从教者五十二万五千口，路得波罗特斯丹牧师，男女一千二百九十六人，从教者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七人。（页二十三）

二

原书："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

按：《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则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今之所谓教者，国异家殊，乃鬼神郊祀之事。汉文所问贾生，即此事也，则又若先明道而后能立教。故西士鲁拉士金亦言，有诚而后有政教，非有政教而后立诚也。至《易·系》所云神道设教一语，张清恪解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为的诂，非释、道、回、景诸教宗所得据也。（页二六——二七）

三

原书："夫泰西泰东，二俗分驰，此事固不待深求而始见。

---

* 此据南洋公学译书院本。《支那教案论》原名《Missionaries in China》，英国宓克（A·Michie）撰。原书出版于1892年，译书当成于甲午战争（1894—1895）前后，而出版则在1899年以后，具体年月未详（参考论文类中的《支那教案论提要》一文及严复致张元济书札第一函）。全书分发端、政治、教事、调辑四篇。原有案语九条，今录七条。

今试略举一二端言之，便见斯言之不妄。有一过犯，其在欧美二洲，乃十二年罚作之律，去死一等。而华人无贵贱，躬为其事，不仅王法所弗禁，且犯者毫无愧耻之颜。有其事在英美各国行之，国法未尝过问，清议未尝深訾，而华人犯者，罪在大辟无赦。杀身自戕，英国大禁也，至不准用常法殓葬，行其罚于遗躯；而中国则朝廷旌之，乡党诵之，以为奇节瑰行。”

按：上所云云，其第一条似指两雄相悦之事，第二条似指庶人讪上之条。至所论自戕一节，亦未深知事实。中国常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所旌奖称述，皆舍身成仁，杀身取义之事，所以立人纪而维世风，正相生相养之极致；而小谅轻生，则亦邦常清议所不与也。但中西教化既异，中国殉君、殉亲、殉夫等事，在西国皆谓可以无死。而教门争执，至于被杀焚躯，则指为绝大义烈。甚至睚眦小忿，拔刃相仇，旁观亦称其勇。不知此自华人观之，正亦闵其轻生，而断断可以无死者也。（页三二——三三）

四

按：作者于孝可谓窥其义矣。外人常疑中国真教之所在，以为道非道，以为释非释，以为儒教乎？则孔子不语神，不答子路事鬼之问，不若耶稣自称救主，谟罕蓦德自称天使之种种炫耀灵怪也。须知目下所用教字，固与本意大异。名为教者，必有事天事神及一切生前死后幽杳难知之事，非如其字本义所谓，文行忠信授受传习已也。故中国儒术，其必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盖凡今之教，皆教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谓教也。然则中国固无教乎？曰有。孝则中国之真教也。百行皆原于此，远之以事君则为忠，迩之以事长则为悌，充类至义，至于享帝配天，原始要终，至于没甯存顺。盖读西铭一篇，而知中国真教，舍孝之一言，固无所属矣。西人谓学之事在知，而教之事在信。唯信之笃，故能趋死不顾利害，

而唯义之归。此非教莫之使然也。然中国孝子不以天下忘其亲，方正学移孝作忠，至于湛十族不反顾，使西人见此，其诧为大奇者，又当如何？惜乎世风日微，致西人徒见末流，而不识中国真教之所在也。（页三四——三五）

五

按：中国以人肖天，故奉天而外，更祀众神，异所职主，犹人世天子以外，设官分职，外有公侯伯子男，内有公卿大夫士也。景教则谓上帝神灵，与形气绝不同物，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备。故一尊而外，无庸辅佐，十诫所列，首禁像偶，生人犯此，其谴比杀盗淫妄语尤为深重。然而罗马一宗，人取耶稣法嗣中道高行至者，並列为神。又崇奉马利亚神女，并图形范像，顶礼颂赞。追路得起而深非之，矫首厉角，攘斥觝排。英德二士，靡然从服。此波罗特斯丹一宗之所由昉也。故景教最大二派，罗马沿习为久，路得持律较精；然即此较精之中，其教徒持论，亦往往多所牴牾。盖神道幽渺，非人能知。所以六合之外，中国圣人，存而不论，而西人固不识此意也。（页三六）

六

按：如西人言像偶者，乃崇奉一物，而谓有威神能为祸福者也。至孝子享亲一事，春露秋霜，陈衣列俎，乃报本追远之意，所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不得以像偶比。且此事人心所同然。即西人中天性肫挚者，睹遗像而兴哀，抚手泽而雪涕，室遐思迩，亦有其人，但不若中国之多仪文胜而已。至拜跪奠醊，中国宾嘉生人之礼尚尔，比之外国，犹彼之脱冠执手者然，不得以此谓遂有福田利益之思，乃概从淫祀例也。西人于中国礼俗，见其迹而不能知其心，往往类此。盖缘天姿傲慢，见吾人行事，辄以甚浅甚下之意求之，

不审端由，便思补救。是何异于凤巢阿阁，而拙鸠为谋瓦缝之栖也哉？（页三七）

七

原书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间，粤人顽梗，可谓极矣，而巴夏礼既取广州之后，只用铁手钢肠，毅然与之从事，旬日之后，遂皆静帖。然此种果决办法，正是中国国家所难。中华以相忍为国，只有姑息媕阿而已。……绝可怜者，湖广张制军，适丁厄运，其号令法纪，为下民所藐玩如此。吾试为计，莫若任外人之力，痛惩此藐法之徒，然后徐起而理之。曰：此固若曹自作之孽，吾乃今为子逐鬼驱祟何如？则此时焦头烂额，且为上客，较之被命严程，于风鑪上自取爆栗者，其劳逸长短，岂可同日语哉。"

西书寓言，猫与猕猴围炉并坐，猕猴于炉爆栗而食，栗且熟矣，热不可触，猕猴乃执猫掌为彼取栗于炉。此以喻资他人权力以自适己事者也。前有西人送合肥相国一油画，正作此图。

谨按：此节所论，律以中土事理，至为怪谬。夫中土官民之间，恩同父子，虽至顽梗，自有家法，岂有不顾他族偪处，转借其力，以相惩创者？此术一行，恩义将散。危矣哉！楼子之为赵论秦也。（页五二——五三）

《原富》按语*

一

原书说："古今所用为易中者，贵贱诸金皆有之。希腊之斯巴丹以铁，罗马以铜，印度以银，今欧洲各国则金银并用。"

按：中国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是三品并用，与今英法诸国同也。至秦并天下，币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是金铜并用也。汉兴，以秦钱重难用，乃更铸荚钱，降而为五铢。后代所用，大抵损益五铢汉钱，号为圜法，而齐布秦刀诸品微矣。黄白二金，亦无范以为圜法者。（页二一）

二

原书说："功力者，物相为易之真值也。而百产之值，皆可以功力第高下矣！"

按：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

---

* 《原富》原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Wealth of Nations》，或译作《国富论》，英国斯密·亚丹（Adam Smith，1723—1790）著。出版于一七七六年。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分五篇。第一篇（部甲）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分配的自然顺序。第二篇（部乙）论资财之性质、蓄积与使用。第三篇（部丙）论诸国民之富的进步。第四篇（部丁）论政治经济学上之诸体系。第五篇（部戊）论君主或国家之收入。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严复便着手翻译此书，至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全部脱稿，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全书陆续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书中案语约三百条，今选录一百一十八条。此据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并参考了南洋公学本。

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耶？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后之计学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说也。（页二五——二七）

三

原书说："法偿云者，如是之偿，乃应法也。英古法偿皆银币，后义都活第三，以黄金造几尼矣。然不得用为法偿者盖久。金银相受之率，旦暮有异，官不为定价也。盈缩折纳，当市者自为之。民偿逋以金不以银，主者勿受，可也。评价相准而受焉，可也。铜币虽通行，独取与贵币子母相权。了畸零之数，从未用为法偿也。故本位法钱立，而殊品之用异。三品之别，不仅区区名字间也！"

按：以他书考之，斯密氏此言，颇失实矣！英始造金币，在宋理宗宝祐五年。自此时已令民用为法偿，而与银折兑之率，则国主时时颁令定之。直至康熙三年，犹用此法，则其云不得用作法偿久，而官不强定价者，误矣。当时所造金币，皆几尼，无名镑者。康熙五十六年，始定几尼枚当二十一先令，与先令并用为法偿。然每几尼真值，不足二十一先令之银。故民间纳赋偿负，其款大者，皆趋用金。而先令则朝发夕毁，或输外国。其获留国中以资流转者，皆年久磨漫，铢两不及者耳。迨乾隆三十九年，即斯密氏《原富》成书之前一岁，议院著令：凡民间纳赋偿负，欲计枚论还者，不得逾五百先令，即二十五镑之数，其过此款目，即当以重论还，而定五先令二便士

为银一翁斯。数多则以重论，不以枚论。用磨漫者，无所利。盖欲救前弊也。嘉庆二十一年，令制币官造银币先令时，于前之每镑造六十二枚者，今造六十六枚以轻之，而二十一当一几尼如故。即以所余之四先令，充匠器范冶之费，而国赋亦阴行其中。盖值百而征六五矣。此令既行，而金银二品，仍均法偿。则民用之，其势必反前弊，匿金用银，而金币将无由立。于是，著令纳赋偿负，款逾四十先令者，银币不为法偿。其为无限法偿者，独金而已。又令官造先令，不得逾若干数，以救过多趋贱之币。至铜货二品，便士可为法偿者，不得过十二，当一先令之数，法丁不得过二十四，当半先令之数。盖自是而英之本位法钱立，而圜法之美，遂为诸国最也。其私造私销之弊所以绝者，非其擿奸行法独严也。英律：凡官铸金币，由铤而枚，毫不增损。而炉炭一切之费，皆取之先令便士之中。又为精其範冶，边幕藻刻，齐一巧密，使奸民私造者，非大举则不能，大举则旋败露。窃谓中国泉货之制，颓弊已甚。苟图富强，则五均三府，当其所首事者。故详著于篇，俾览者有镜焉。（页三四——三六）

四

按：《汉书·食货志》，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所谓不雠，即供过求者；所谓欲得，即供不及求者。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懋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莩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宏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云云，皆供求相剂之事。古人所为，皆欲使二竟相平而已。顾其事出于自然。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用此知理财正辞，为礼家一大事。观古所设，则知其学所素讲者。汉氏以后，俗儒以其言利，动色相戒，不复知其为何学矣！（页五七）

五

按：供求相剂之理，非必古人所不知。其发之精凿如此，则斯密氏所独到。此所谓旷古之虑也。盖当时格物之学，如夜方旦，斯密氏以所得于水学者通之理财，知物价趋经，犹水趋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顾任物为竞，则如纵众流以归大墟，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隄鄣，暂而得止，即以为平。去真远矣！考字书：辜者，鄣也；榷者，独木之梁。故壅利独享者，谓之辜榷。而孟子则譬之垄断。大抵皆沮抑不通义也。又斯密氏谓辜榷之事，能使求货者出最贵不可复加之价。而自由相竞，则物价最廉。以常法论之，其大例自不可易。然懋迁理赜，其效亦有不尽然者。今如荷兰之香业，则以辜榷而价逾经，中国之官盐，亦以辜榷而贵数倍。然如邮政一事，则欧洲诸国，转赖辜榷而邮费大廉。国家岁赋，此为巨款。假使用民间信局，有必不能者矣。即自由为竞，物价转不能廉者，亦有之。如其业需母甚巨，则所贵逾多。英人最憎辜榷，故国中铁轨，亦听分行。然行者之僦，未闻因此而约。伦敦都市，候雇之马车，几百万辆，然以车众而雇分，雇分而僦重，此又尽人之所知也。故近世计学家察图翼，设为市场内外竞之分。外竞者，争得市场也；内竞者，同场而竞也。谓外竞可，内竞不可。姑举之以备异闻，非定论也。（页六二——六三）

六

按：斯密氏所谓无待之工，乃自行具本者，自指铁木诸作而言，必非佃作之农佣也。而原文之语稍混，遂来威克非诸家之驳。盖田事以地主、农家、田工三家分营者，惟英与荷兰为然。至于余国及南北美，则地广者耕以田奴，地狭则占者自耕，而雇佃以耕者绝少。法国自耕其田者，四农得三。北美前以新辟，地广人稀，工庸

极贵，非用黑奴，势无从雇。故亦多自占自耕者。盖田地母财力役，皆一家之所出。租庸赢三物，匪所分矣。即所指制造之工，今之英德制造公司，多用东伙通力之法。其法，岁终计利，庸息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馀，则斥母与出力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则比例而减。主佣休戚，益复相关，不待督察而勤。事办而两家之利皆进。其事与斯密氏之日，亦有不同也。（页六九——七〇）

七

按：北美人口，一千八百七十年，计三十八兆二十万五千五百九十八。而自六十八至七十八，此十一年之中，民之由欧赴美者，岁约二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人。当斯密时，每丁已值百镑矣。计今之值，当不止此。则美洲新民之集，以财计之，乃不异岁进三千万镑也。即吾国闽粤之民，岁至其地者，当以千计。强力勤事，方之欧民，盖有加焉。以计学之道言之，固于北美为大利，乃当道者徇欧民媢嫉之私，时持驱逐华民之议，而彼族之来吾土者，乃日责遍地之通商。此所谓公理私利两无所取者矣。（页七五）

八

按：斯密氏之后数十年，英国计学家有马罗达者，考户口蕃息之理，著论谓衣食无亏，至缓之率，二十五年自倍。而地产养人者，其进率不能如是。大抵民物之进率，用递乘级数，如二、四、八、十六是。地产之进率，用递加级数。如一、二、三、四、五是。且地产之进有限，而民物之蕃无穷，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其论初出，大为欧洲所惊叹，以为得未曾有。虽不喜其说者，亦无以穷之。至达尔文、斯宾塞尔诸家兴，其说始稍变，然而未尽废也。今观斯密氏此所云云，则已为马罗达导其先路矣。（页七六——七七）

九

按：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畛。然此界群有不同。僿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为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页八六——八七）

一〇

原书说："故使雇佣之主为仁智之人，则不惟束缚驰骤所不为也，将且以宽舒不逼为程。不知者以为损利失计，而知计之士，则悟优游和缓，使从事者精力充裕，无作辍之虞，往往工坚事良，其得利方之操蹙者，常日计不足，而岁校有余也。"

按：自斯密氏此言出，而英国议院著律，名厂令，佣者操作，每礼拜不得过五十二小时，而佣主交利。自是以来，各国大抵著厂令矣。英民业时最少，而光绪二十三年，业机器者尚求减功作时刻。不得，则罢工争之。其民之惜力如此。小民耐劳之量，国有等差。炎方诸国最下，而温带诸民，欧不及亚。中国操工小民，夜以继日，几无休时。西国七日一辍业，中国并此无有，其勤可谓至极。使待西民而然，不终日哗矣。然英民常自谓其功，能以少时胜人多时。其英法诸国之差，经计学家为之参较，见谓所称不诬。至欧洲、支那功力之差，未经较验，未知何如，是在后之留心国计民莫者。（页九〇——九一）

一一

又按：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自天

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规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君子同术焉，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于穿窬极矣。朝攫金而夕败露，取后此凡所可得应享之利而易之，此而为利，则何者为害耶？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页九一）

一二

按：大生财能事者，计学最要之旨。故功力之廉费，必不可于庸率贵贱中求之。有时庸率虽大，其工实廉；有时虽少实费，亦其生财能事异耳。能事大者，庸率虽大，何伤乎？由来一货之成，其中必有最费之功。制作之家，所欲代以机器者，亦于此为为最急。此机成，则物价之减者常无算。化国之民，其所以能操天下利权，而非旦暮所可夺者，亦在此耳！（页九六）

一三

按：前论合三成价。出地者之所得为租，出力者之所得为庸，出财者之所得为息。然不曰：租、庸、息，而常曰：租、庸、赢者。盖息者无所兼，而赢有所兼也。所兼者何？本财应得之息利，一也；出财经营，事资督率，督率之庸，二也；懋迁之事，得失相半，取得偿失，成保险费，三也。合是三者，通名曰赢。以一家之所获，故计学专论之而不分也。（页九七）

一四

又按：斯密氏谓赢率之少，以巨商驵贾，睹一业之利，则争出财

为之。竞者既多，其利自减。此说未尽。赢率之日少，正坐国财日富，而斥以为母者多也，盖亦供求相剂之一事。故使国财富矣，而可兴之业犹多，则庸赢二者，同时可以并大。说见本篇下。　如有时赋税虽重，赢利仍多，理亦同此。至息率高下，则尤以供貣之财多寡为差。息者赢中之一分耳。其余则为商庸，为保险。既为商庸，其盈朒自与前篇所持之理合。因竞而减，斯为确耳。（页九九）

一五

又按：以令制息，斯密氏不以为非。然既云息者所以市用财之权，则息者乃价。凡价，皆供求相剂之例之所为；操枋者又乌能强定之耶？使国家设为司市，取百货之市价而悉平之，如新莽之所为，此其为谬，虽愚夫知之。制息之令，何以异此？且制为息令者，禁并兼者之朘利也，而不知必制之令，而后朘乃益深。盖未令之先，重利不为犯法。既令乃然，而利之所以重，坐貣者急也。貣者既急，不恤利之轻重，以得财为愉快。贷者息轻，则不肯为；息重则犯刑宪。既犯之矣，则子钱之外，须益之以冒禁之保险而后为之。故其息愈重，而朘民益深也。主计者不知此皆出于自然，故使理财，靡靡大乱也。斯密之后，英国有宾德门尝深论之，指意同此。故咸同之间，制息之令皆废。（页一〇〇）

一六

按：今之英美诸国，皆庸优赢劣，而中国反此。彼之通我，最为得利。此所以海禁既开，自西徂东，日盛月炽，虽铁牡汤池，不能距也。而我出力求庸之众，亦航海适彼，如新旧金山者，势亦日多。美人恐吾佣夺其小民之生，乃造天下至不公之律，以拒华佣。故至今在美者，不过十馀万众。使不为此，一任事势之自然，则益充斥无疑也。凡此，皆计学公例之行而不可遏者也。（页一〇四）

一七

原书说："最下赢率，必以有偿亏折之失而有余。赢既如此，息亦有然。必有以补不归之逋而犹有获，夫而后曰赢，曰息也。使其不然，友朋推解之情，缓急相周之雅，而非国人貣贷之事矣。"

按：由此推之，将不独如前所言。官不为民责约，则称贷之息率大也。每见官宰鹘突，其理贸易倒荒之案，辄袒逋家，而不察其有欺诈之情，株连之累。此之流极，必至民不相任，商贾不行，勤愿者失依，巧伪者得计，物大腾贵，息利不论而后已。故曰：妇孺之仁，所惠者小近，而所祸者大远。岂不然哉？（页一〇八——一〇九）

一八

按：自斯密氏成书以来，计学家后起者，有二大例焉。其关于民生治乱之源甚巨，今译以附此篇之末。一曰马罗达之户口蕃息例；二曰理嘉图之田租升降例。二家皆英人。自其论出，而计学之理益精密矣。马罗达曰：户口常法，二十年自倍。然而有不然者，食限之也。食限若何？可耕之田易尽也。夫曰可耕尽者，非田尽也。民日益庶，则必耕下则之田，其劳力费财同，而所收日寡。即田之肥硗无尽，亦必多费财力，而所收不能比例而增。且以益庶之故，壤之可耕者，靡不耕；母之可益者，靡不益。至于得不偿劳而止，此所谓食之限也。而生齿之寖多，往往欲过此限。过，则贫且乱焉；不及，则安且治焉。蕃息之例如此。理嘉图曰：当蕃息之日趋于其限也，庸赢二率，亦以日薄。独地之租率，则以日增。租之所以增者，以腴地耕尽，渐及瘠土故也。国中之民数加多，而母财日益，虽赢率稍薄，富者亦愿斥而为之。前也，费千金而收百石；今也，费二千金而收百五十石。则后之千金，所取偿者不外五十石已耳。且此

既以千金五十石而可为,则受田者以千金五十石为率。过此之获,贡以为租,以与前人为竞。如是则往者费千金而收百石,今乃倍费而收百五十石。而其中五十石,乃租税也。使彼不为,则他人为之。是通以千金收五十石也,而租率以之大进焉。凡国生齿愈繁,辟田愈下殖。量既差,名租遂异。故腴田之租日增也。田之殖量,视其壤之沃瘠一也;视其处所之转输便否二也;合之为田之殖量。田租升降之例如此。生事之难易,民物之盛衰, 大抵此二例之行而已。顾此之专以田为说者,盖食者生事之大,举大则例其余。斯密氏生财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财。地,或曰业场。斯密氏此篇,斟酌于庸赢消长之间,其言民生所以因之为舒戚者,可谓备矣。顾不兼业场而言,则犹未尽也。盖不兼业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厚,则赢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今若取母财、力役、业场三者优绌之间较而论之,则民生不同,可分为四境焉:一、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二、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国以巨富。四、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此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为变之略也。

又斯密氏之论世变也,分三际焉:曰进、曰退、曰中立。进者,庸赢皆大,民生日蕃。中立,则业场已尽,而庸赢皆微,其民蹶困。至于退,则不独赢庸皆薄,且其民之受赢者,将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数,亦日以寡,其民流亡。此为最下者矣。然三者之外,尚有一

境焉。业场固广也，而户口母财之进，适与之齐，则庸赢不进。盖业场虽日广，而母财亦日增。国固日富也，而赢率不加大。次则业场母财并多，而户口岁增，与之相称。如是者，国亦日富也，而庸率亦进。盖庸赢之变，必三者有过不及而后形，且民情悦豫，必遇进境而然。中立则忧，退益颠沛。故使其三者俱大俱小，而无过不及之差，则所居之国，虽诚日富，而其民殖财者可以幽忧，劳力者可以困殆。此又论世变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抑更有进者，以一国之计而论之，则过庶患也，而过富亦忧。人但知过庶之为患，不识过富之为忧者，此不知计学者也。计学家以谓母财之与力役二物之判，在于过去即今之间。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斯为积畜。斥此以养后来之力役，则号母财。母财者，前积之力役也。故不仅现在之力役，可以至于盈溢。即前积之力役，亦可过于饶衍也。现在之盈溢为过庶，前积之饶衍为过富。过庶者，母财不足以养工，而庸率日减。过富者，业场不足以周财，而赢率日微。庸率日减，则小民彫弊，户口萧条。赢率日微，则中产耗亏，闾阎愁叹。前之效病国民，后之效损国力，而其为穷蹙之象则均也。如今日西国之患，恒坐过富。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故其谋国者之推广业场为第一要义。德意志并力于山左，法兰西注意于南陲，而吴楚之间，则为英人之禁脔，凡皆为此一事而已。此其所以为争之情，与战国诸雄，与前代苦中国之戎虏，大有异处。今之日，谋人国家者，所以不可不知计学也。（页一一一——一一四）

一九

按：不惮艰险而乐从军走海上者，欧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图敦、日耳曼之种尤然。此其风气，与中国所甚异而绝不同者也。欧罗巴能雄视五洲以此；支那常恐为其所逼蹜而终不足自存者，其端亦在此。观于斯密之论，斥为卤莽之愚，可以知其根于性习者至

深，而非由乐道而夸大之者矣。呜呼！用诗书礼乐之教，奖柔良谨畏之民，期于长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几不能自存。此岂立治扰民者之所前知者耶！（页一二六）

二〇

原书说："夫欧罗巴者，天下之业场也。或役财焉，或劳力焉，孜孜撅撅，其赢与庸莫有同者。此其异乌由起乎？本业殊致，喜嗜不伦，或利微而所甘，或利优而所苦，起于其业而异者，一也。国异政，乡殊俗，附离约束，不平以生，起于政令规约而异者，二也。是故吾论庸赢之异也，亦可别而二之焉。一曰：业品之殊。次曰：政约之异。"

按：此半篇所指之公政私约，所以壅遏利权，使之不平不通者，今大抵皆废。不独辜榷专利，舍一二业，如医如律外，皆所不行。即所谓业联徒限择业移工诸事，今亦听民自由，无为沮梗者。此可以见英国政令之日以宽大，与其国富之所由来。后主计政者，其亦知所从事矣夫！（页一一五 — 一三四）

二一

按：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宪。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故英律注曰：联有五例。一曰，惟联无死。权利事责与国永存。二曰，联一成体，有功过可论。其于律也，可为原告，可为被告。三曰，联得以敛费立业，其为议院所准者，得抽外捐及强买业。顾其事必议院准之而后可。外此虽国王所许，不得为也。四曰、联有名号钤印。其行事以此为凭，不以头目长老。五曰、联得自定其章

程约束，以治驭赏罚其群。具此五德，斯称为联。故西国有学联，各国国学皆由此起。有教联，教门之事自律自治，于国家无与也。有乡联，凡乡、凡邑、凡屯、凡属地，皆有之。相时地之宜，而自为律令，与国家大法有异同。而其地之土功水利井里巡兵，多为所独断者，今中国各步租界所谓工局者，犹此制也。有商联，如印度大东公司，及今之汇丰钞商，皆属此。有工联，则如此篇所指是已。其事与中土之社会差同。而规制之公私，基业之坚脆，乃大有异。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译之曰会，而强以联字济译事之穷焉。（页一三八——一三九）

二二

按：凡约联垄断之事，皆于本业有大利，而于通国有大损。若总其全效，则货弃于地者亦已多矣。且其事必绝外交而后可。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是故垄断之业，可行于自封之时，必不存于互通之事，灼灼然也。前此欧洲各国患其然也，于是立为护商法。入口者，皆重赋税以困沮之。乃此法行，而各国皆病。洎斯密氏书出，英人首驰海禁，号曰无遮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而国中诸辜榷垄断之为，不期自废。荡然维新，平均为竟。此虽其智有足称，然亦以英货之通于他国者多，故乐用也。自此以还，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百姓乐成，乃益叹斯密氏所持之论为至当而不可易云。（页一四二）

二三

按：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

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区二者为本末，乃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虽然，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尝误也。特后人于本末有轩轾之思，必贵本而贱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后成体。而于生均不可废。夫啖蔗者取根，煮笋者择梢。本固有时而粗，末亦有时而美，安见本之皆贵乎？必本之贵者，不达于理者之言也。故此译于农工二业，野邑本末杂出并用，取于人意习而易达，不斤斤也。（页一四四）

二四

按：中国之往外国者无熟货，外国之来中国者尟生货。故中国之于外国，犹郊野之于都邑，本业之于末业也。斯密氏此书，其所反复于野邑本末之间者，取易其名，固无异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病矣。孟子曰：言近而指远，亦在善读者耳。噫！（页一四四——一四五）

二五

又按：业联之所以病国，在辜榷把持，使良楛无异也。使其立之约束，为一地之公利，不许贾伪售欺，则亦未尝无益也。今如闽之茶叶，人得为贾，而小民怵于一昔之赢，往往羼杂秽恶，欺外商以邀厚利，贻害通业所不顾也。二十余年来，印度茶叶大兴，而闽之茶市，遂极萧索。向使其地业茶大贾，会合为联，立规约、造商标，令茶之入市，杂伪者有罚，使贾茶之家，久而相任，则闽之茶品，固天下上上，足与印茶为竞有余，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页一五〇）

二六

原书说："刑名医疗之业，与教士殊，无提举堂观坐食产业

之事。使其学得人之佽助奖成，一如教业，则相竞之下，将使二业之食报大微，而出重资使子弟学操之者将日少矣。夫如是，将使律师医士，悉为贫子。而成学举由义塾，已之家道已寒，业之同人又众，竞于生事，得少已欣，则二者必日趋于贫陋，又安得如今之雍容闲宴，责酬厚而自奉优耶！”

按：资人成学，适以使其业之不见贵。斯密氏于此，若有微词也者。然此以论事势之迁流，自应尔耳，非以资人成学者为过举也。且即使流极果如斯密氏所云云，而合通国计之，其事固有利而无害也。其成学者，于前既无所出资矣，则虽食报太微，亦未云损。此所以西国今俗，其中蠲产助学之事尚为至多。且其为人之周，其款目之巨，诚皆中国古今所未尝闻者，而达变洞微之士，终不谓其事为有损，而不纪其功也。盖蠲产助学，有二大利焉：一则使劬学者无衣食朝暮之忧，得以聚精会神，深穷其学。及其既成，遂为一群之公利，举世之耳目。此亦通功易事之公理，犹劳心者之宜见食于人也。二则使开敏而贫之人，藉此而有所成就，而国无弃材之忧。斯密氏固身受蠲产助学之利者也。巴列窝学校有助学之饩，与试获食之，如是者七稔，其学乃大成也。呜呼！使中土他日新学，得与泰西方驾齐驱，而由此有富强之效者，其诸蠲产助学者为之一篑也欤！（页一五三——一五四）

二七

按：罗哲斯曰：斯密氏此篇所论田租源流，其说颇为后贤所聚讼。计学家如安得生、威斯特、马格乐、理嘉图，皆言田租者，所以畴壤地沃瘠之差，故租之始起，以民生孳乳寖多，沃土上田，所出不足以赡民食。于是等而下之，迤耕瘠土下田。生齿弥繁，所耕弥下，最下者无租，最上者租最重。故租者，所以第田品之上下，而其事生于差数者也。其论如此，名理嘉图租例。其为书多准此例为推，

亦多为计学家所采取。顾自今观之,此例大恉,固已为斯密氏所前知,而法国计学家,如拓尔古等,已为斯密作解人矣。其言曰,后人尝谓斯密虽计学开山,顾多漏义,浅者乃肆意排之。不知斯密精旨,往往为读者所忽。故匡订虽多,出蓝之美盖寡。夫租之为事,生于二因:户口蕃耗,一也;农事工拙,二也。当夫户口寥落,穀价甚廉,耕者之获,仅及所费,则即居沃土,不能有租。此主于户口蕃耗者也。又使农业不精,田作卤莽,西成所得,仅酬其劳,则虽土沃穀贵,不能有租。此主于农事工拙者也。田土腴瘠,农事精粗,二者相为对待,而户口蕃息,缘此而生。惟田腴事精,而后户口始进。故理嘉图所谓户口日滋,耕及瘠田者,倒果为因,其说未必信也。英人即一所之田,考古今征租之异,而信斯密本篇之说为不虚。譬如都会近郊,一亩之田,古租率六便士,今日之租,则百二十倍矣!至所产穀价,古今之殊,不过九倍。此之为异,夫岂户口蕃耗为之耶?又岂必迤垦下田致尔耶?揆所由然,则农业日精故耳。故理氏之例,既非独辟,亦未精审。其非独辟,以先发于拓尔古;其未精审,以其倒果为因。后代计学家见闻考据,常较斯密氏为博殚。至于紬绎会通,立例赅尽,则往往逊之。(页一六七——一六八)

二八

按:后之计学家,皆主租不入价之说,而以斯密氏合三成价之例为非。盖租之重轻,与物价之腾跌为无与。故租虽重,厉耕者而无所厉于食粟之民。租虽亡,其地产亦不因之而贱。贵贱者,大抵供求缓急之所为也。今使一国以其政令之烦,致租税重,农业病,而民生焦然,是固其法过也,而租不入价之理自若。此后贤如理嘉图等之说也。虽然,吾观斯密氏合三成价之说,亦曰价之中亦其为租者耳。至于价之腾跌,非租所能为。则彼固曰庸赢者,价之因;而租者,价之果。本末厘然,未必受后起之击排也。(页一七一)

二九

按：庸率常过于劳力者之所实食，亦不容已者也。佣不能常作劳，有疾病，有休老，且必有以长养教诲其子孙。使庸率仅足以养其当时之躯，则劳力之民，弹指尽矣。（页一七二）

三〇

原书说："凡国水陆大通，道里治辟，而远近若一者，太平之实象，而致富之枢机也。盖远服之地辟，则耕者之幂渐广。邦畿处其环中，而远服外绕，距中弥远，其环幂弥宏故也。夫鄙远之地通，都会首蒙其利。何则？以不受近郊者之专利也。然而近郊之民，独无利乎？于都会虽失其垄断之私，而市场日广，失于中者收之于外，二者相较，而恒有余，则亦蒙其利矣。……五十年前，伦敦近郊诸部，尝合词呈请议院，毋许远部集赀，造大道通伦敦。意谓果其听之，则下邑工庸极廉，成货运都，必夺近者之利；而城中田主之租，亦且坐減云云。其言如此，当时和者綦多。然而，道成之后，近郊之租转增。即农业亦日益精进。呜呼！计学之理，岂易言哉！"

按：此事岂独于一国为然？六合之大，尽如此矣！彼斯密之世，汽舟铁路，犹未兴也。至于今，则何如？非洲之奥区，乌拉之荒服，致其所产，若在户庭。此则大宇之内，远近若一，庶几太平之见端矣。曩关内外铁轨未兴时，士庶知与不知，皆言铁轨行则小民业舟车者绝食，理至明显。云不然者，非觊奸利，即清狂不惠者也。然自道通以来，舟车数增倍蓰，事效反于所期如此。而至今谈国计者，尚谓矿路诸政，无益国计，有害民生。理之艰明，岂口舌所能争者哉！

窃尝谓，圣人之所以开物成务，一言蔽之，事在均其不齐而已。

是故衣裳垂则均寒燠；宫室立则均雨旸，制文字则有以均古今，设庠序则有以均愚智。仓廪者，所以均丰歉也；城郭者，所以均安危也。甚至孝悌之教，刑赏之施，莫不有均之效焉。至于今世，则所以为均之具尤备，其力尤闳，其效尤为远且大也。火器用，而执兵者之羸壮均矣；汽电行，而地之远近均矣。钞号，均用财者之缓急也；保险，均人事之夷险寿夭也。光学，所以均目也；音学，所以均耳也。顾均者虽多，而其所欲均而未能者尚夥。民德之厚薄，民智之明暗，民力之贫富，与夫民品之贵贱，而皆所未逮者矣。大抵至治之世，其民势均而才殊。势均所以泯其不平，才殊而后有分功之用。夫而后分各足而事相资，而民乃大和。继今以往，治道质而言之，如是而已。后之君子，其诸于余言有取焉！（页一七三——一七五）

三一

按：斯密氏谓草昧之时，林木于民无利，且与田业相妨。此语殆无以易。惟其如此，故理嘉图创为租例。谓农业初兴时，其民所耕，皆择最腴上壤。逮生齿日繁，上壤所登，不足以周民食，乃降而耕其次。生日愈繁，所迤垦者，亦日愈下。及其名租也，是最下者无租。其余诸田名租，即其田所收，与此最下者之较数。此为凡租大例云云。方此例初出，计学家论租理者，翕然宗之，以为不可摇撼，号理氏租例。独美国格理著论驳之云：理嘉图谓初农所耕，必其上壤，此物理之所必无者也。盖其壤既肥，则当莱汙未辟之秋，必早为灌木丛林之野。初民之群，散而不合，乌能辟其地而播种之乎？故初农所耕，大抵皆下中之壤，治进群合，而后洊耕上田，此与理嘉图所言正相反耳。顾理氏之例，终有其不可废者。此学者所当反复研寻者也。说载篇末。（页一九四——一九五）

三二

又按：斯密氏于供求相剂之例，往往信之不笃，守之不坚。故其说为后贤所指摘。如此节谓材木惟其日彫，所以日贵，而交易事起，有以为租云云。不知使其求盛，则材木虽不彫何害？使莫有求者，虽天下之林尽彫，只余一木，乌足贵乎？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若可言于甲，不可言于乙；可言其无数，而独不可言于其一端。凡此者，其公例必不公而终破也。（页一九五）

三三

按：国虽多金，不必为富。此理至明。常人囿于所习，自不察耳。盖易中为物，犹博进之筹，筹少者代多，筹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筹之实贵实贱也。国家食货不增，而徒务金银珠玉之为积，此何异博者见今日一筹所值者多，他日更博，则多具此筹以为富。不悟筹之既多，其所当者必以少矣。夫博者之贫富，非筹之所能为，犹国之贫富，非金银之所能为也。不达此理，故言通商则徒争进出之相抵，得银则为有余，得货则若不足。与言矿事，闻有黄白之矿，则生歆羡；言及煤铁之矿，则鄙夷之。此惑不解而云理财，无异不知经首之会，而从旁论割痈。其不杀人者，寡矣！（页二〇二——二〇三）

三四

按：中国以银为易中本位，十余载以还，金铜皆日贵，縠价亦日腾。甲午至今，其腾弥甚，无虑所增三分而一。说者谓往者西国悉弃银准用金，独印度、中国、日本三者用银。今印度、日本亦用金准，用银之国，独有支那。故中国银多进口，金多出口，此银贱所由然也。顾吾闻商贾言，各口都市，见银仍不见多。则又何说？不知

自甲午以来，中国如铁路诸事，率作者多，故需银亦广。以需之广，故散而不见多。而银之贵贱，则五洲之市，合而为之，他所既贱，则支那不能独贵也。至于米价之贵，其故一由户口之蕃息，一由外国之采买。大抵国进，其穀价莫不由贱趋贵，未尝由贵趋贱也。吾闻长者言，咸同时以银买物，已不敌雍乾时三分之一。至于今日，又不及咸同之半矣。总之，各国既用金准，而中国不变，其受病之大，终有所底。而一时欲弃而从金，力又不逮，此事所关极钜，上自朝廷之制禄，下至商贾之交通，皆蒙其害。有心宏济者，不可不广览而熟筹之也。（页二〇六——二〇七）

三五

按：金银本值贵贱之理，与百货之所以贵贱本同。视供求之相剂，不以多少论也。夫新出之柏拉丁难，化学作铂，俗呼白金。可谓少矣，而价廉于黄金。化学金类原行四十余种，半皆取之甚难，见者甚少，而其价不高，可以见矣。大抵本国无矿，而金银自外来者，其贵贱定于所与易之货值。然则，仍视夫供求之例也。（页二一五——二一六）

三六

按：计学家罗哲斯言，秘鲁群矿最腴。其势固可使天下之银，由贵忽贱。其地利固然，而人事亦与有力也。盖当日西班牙治矿之政，横驱土民，力作之劬，过于牛马。使其不然，而用招募之雇工，则劳费乘除之间，其利自逊，而银之降贱，亦不能如是之相悬也。是时，西印红种，被其虐者，户口日稀。神甫拉客沙目击盡然，谋所以救其孑遗者，于是议以非洲黑人代之。此贩卖黑奴之事所由昉也。噫！逐一国之私利，既夺其地矣，且将灭其种而不邺。西班牙之不振，岂天道有时而信者！（页二一九）

三七

按：欧商行贾东方，多载银而少余货。此不仅初通为然，至今未革。挽近世[1]各国用金为准，则几加厉矣。此不仅银得利多，而亦由吾人喜於受银，而不欣他货之故。故至今言商务者，尚以出口土货多进口洋货少为佳征。夫出口货多而进口货少者，其所有余者固皆银也。彼若知金银亦货，进出之间，初无所谓有余不及者，多少必相抵，而业进之国，在出入二者俱多耳。抵制之盲说，庶有瘳乎！（页二三[illegible]）

三八

按：斯密氏之论金银也，可谓独标先觉者矣。先是欧人觇国贫富，必以金银之多寡为衡。自斯密论出，群迷始寤，名理之言，有裨于民生日用如此。虽然，自今观之，亦少过矣。彼当物论晦盲，意不如是，则无以收廓清摧陷之功。故宁为其过，而不暇审其平，言所为各有攸当也。顾金银为用，其于生财，又曷可忽乎？使懋迁既广，而易中之用，不得其宜，则在在将形其觗滞。故其物一时之甚少过多，均足为民生之大患。今主计者，求其国金银本值之恒，则固不可得已。然而事制曲防，期于其变之渐而舒，则国家之大政也。比者中国银值之微，较之三十年之前，几于三而失一矣。凡吾民所前奋三倍之力而为之积累者，乃今仅有二焉。银之所积，损之所在矣。合吾国二十余行省而筹之，则坐银跌而国财受削者，岂其微哉！岂其微哉！（页二五六——二五七）

三九

原书说："织造之货，其价精者降多，粗者降少。盖粗者由

① 从刊本作"挽近"，今从南洋公学本。

廉降廉，所以见少；而精者本贵之贱，所以见多也。”

按：此与今英情境，固大不侔。今英一切熟货，无不降而日廉。机器之用，仟佰於昔。分功之细密广远，几于不可追求。且舟车大通，懋迁有无，遍诸大地，则资财坏朴，亦无由贵。故制造之事，力庸增长，虽已数倍往日，而物之廉贱自如。此其为功，岂仅计学一端而已。若测算，若格物诸学，皆实为之。培庚有言："民智即为权力。"岂不信哉！（页二六五）

四〇

又按：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功之为，固通国之公利。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规，於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页二六七）

四一

原书说："发贮逐利之家，赁佣鸠功之主，自无母财，则赢利不生。故其众为有国者所不可废。操奇计赢，心计独精，而劳力执事之夫，待其饩养指挥，而后有收利生财之效。独是赢息之进，与租庸殊。租庸，国休俱休、国戚亦戚者也。赢息之利，与国相反。民贫而后子钱加，国弥富则息率弥微。国治衰退，民生困穷，息率弥大，至其极高，其国与群，殆将亡而散矣！"

按：斯密谓役财者之利害，常与国群之利害相反。言稍过当矣。其谓叔季末流，子钱日钜，夫岂不然！然此特保险费多，非真赢也。至于敝极之时，则强梗诈伪，侵欺蜂起，彼役财者庸有利乎！故乱国之厚息，不若治国之薄赢，政谓此耳。总之，生财之术多门，而民富必基於政美。使刑罚不中，法令冒黩，则仓庾筐箧中物，廪廪乎且

不可恃，况乎所仰望而未收者耶！必谓贫国退治，而后子钱日大者，亦非挚言。进境之国，地广物蕃，可兴之利未艾。当此之时，民求母财之用最殷，以其遗利之多，故子钱之酬亦厚。此政赢息最大时也。斯密前者《释赢》之篇，所举北美垦地，事政如此，岂忘之耶？吾意斯密之为此言，意中必有所指。惩议院之过听，遂不觉其词之失中。计学所明之理，宜为千世立程，不得以一时之用心，使其理失实而有漏也。中国此时貣贷子钱亦重，此半坐民不相任，半坐立事方多。使继今以往，铁路宏开，遗利岁出，子钱之率，势必大增。使不大增，必由二故：中国自立银号，章程详善，民出滞财，无所疑虑，一也；殷实之民，储财外国银号，经其择保出借，亦可无忧，二也。由前则中国之利，由后则中国之损，主国计者其审焉！（页二六九—二七〇）

四二

又按：《释租》为全书最繁重之篇。其中虽不乏精湛之言，而于田租源委性情，顾均未尽。其论金银二货之消长，物产三类之蕃滋，与租涉者盖寡。此在后之作者，方将特起篇目，未必羼之《释租》之中也。故后贤扬榷此书，佥谓此篇最为斯密氏绠短汲深之处，其言未尽过也。格物穷理之事，必道通为一，而后有以包括群言。故虽支叶扶疏，派流纠缭，而循条讨本，则未有不归于一极者。斯密氏之言租也，不特不见其所谓道通为一者；且多随事立例，数段之后，或前后违反而不复知。如篇首谓地有主人，租名乃起矣。是其多寡厚薄之数，纯出于田主之所为。乃入后又言租以地产丰啬农力高下为差。如是，则多寡厚薄之数，又若非田主所能为矣。于一业则云，租者物价之一分，租长则价加，租因而价果也。于他业又谓，租之能进，由价之昂，租果而价因也。即其区物产之有租无租，其说亦非至碻。无他，理未见极，则无以郛众说以归于一宗。即有奥旨名言，间见错出，而单词碎义，固未足以融会贯通也。后此言计之

家，思所以补阙拾遗，为之标二义焉，而求其极。其一曰：知物。所以究租之为物，所与他利不同者为何？其一曰：求故。所以讨租之厚薄升降，起于何因？其说于此，多所发明。而英之计学家，则理嘉图与其弟子穆勒父子为职志。虽德美诸家，于理嘉图租例，尚多掊击，而当世硕师如倭克尔、马夏律诸公，为之论定折衷，而后知其例之必不可废。今以其例之所关宏钜，乃取穆勒雅各释租之说，译附是篇，以俟学者之揽择。并以觇学问之事，讲而益密，彼前贤常畏后生也。（页二七〇——二七二）

四三

原书说："积贮分功，二者相为用切，而相为始微。非积贮无以为分功，亦自有分功而积贮乃富。积者益厚，分者益繁矣。"

按：人群分功之事，莫先于分治人与治于人者。故积贮既兴，则或禀之以勤事，或用之以督功。不如是，则事不举。然则，谓有积贮而后有分功可，谓有积贮而分功自生不可。尝见西人经营海外新垦地，往往人工未集，所挟赀财，坐食立尽，则莫相督之故也。故国无论古今，但使未实之地过多，田价甚贱，则其势不能用雇工。欲地利之出而兴分功之制者，非用奴工不可。五洲诸国，其始莫不有奴。而南北美洲掠卖黑奴之禁，至十九稘中叶而始效。中国僮奴之制，降及元明，不禁渐寡。至于国朝，不少概见。盖生齿日蕃，其法无所利，则其俗不待禁而自去也。（页二七八）

四四

又按：今天下无真易中。理嘉图谓钞为易中极则。然钞必准金以行，而金之本值无定。至于银为本位，愈难言矣。中国今日易中之患最烈。且无及其余，但以田赋官禄言之，则可见矣。夫忠

信重禄，所以劝士。国未有禄不足以恤其私，而可责人以廉洁奉职者；至其人以他道自辅，吏治尚可问耶？彼西人言我内政，咸谓中国官吏无廉耻，啼笑唾骂无不至。呜呼！岂真中国有贪泉耶！国家沿元明制禄，时殊世异，已五百年，而用其易中不改。故以诏糈言，使今日仕者而廉，必非人而后可耳。然则，居今而言治理，不自更定田赋官禄始者，虽圣者为之，犹无裨也。英计学家斯古略言：易中求无变者必不可得。然时时知其升降舒蹙之度，而谨剂之，则道国者所不可不图者也。其术取国中百产，每岁平价，列之为表，十年以往，前后相方，易中之情，可以粗得。为之既久，至于曲线可推，而后据之以定田赋官禄，与易中进退相衡。田赋官禄既定，则其他度支皆可比例升降。呜呼！此真今世当务之急也。（页三二八—三二九）

四五

按：由此观之，则国家责赋于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使劳力者之所得，果然仅足以赡生，则虽桑、孔之心计，秦、隋之刑威，适足启乱而已矣。故曰：民不畏赋，在使之出重而轻。（页三三二）

四六

原书说："惟俭有以奖勤。盖俭而后母增，母增而后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国之地产，由生转熟，所殖日优由此。劳力之民，多而不壅由此。"

按：由此言之，则富庶之源，皆发于俭矣。然计学家则谓，民增之限视食。而庶之为量，又视日用饮食所谓民质之崇卑。使民质崇，则过庶不易，而所患或稀。若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徒俭非不足以救之也。民俭之患如此，此又当与前说参观者也。（页三三六——三三七）

四七

按：道家以俭为宝，岂不然哉！乃今日时务之士，反恶其说而讥排之，吾不知其所据之何理也。斯密言，俭者，群之父母。虽然，但俭不足以当之也。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蠹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或又云，奢实自损，而有裨民业。此目论也。奢者之所裨，裨于受惠之数家而已。至于合一群而论之，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虽然，一家之用财，欲立之程，谓必如是而后于群为无损，则至难定也。于此国为小费者，于彼可为穷奢。法之巴斯獭，英之耶方斯，皆论之矣。大抵国于天地，耗民财以养不生利之功者，盖亦有所不得已。奇技淫巧、峻宇雕墙、恒舞酣歌、服妖妇饰，此可已者也。而兵刑之设，官师之隶，则不可无者也。使其无之，将长乱而所丧滋多。吾闻天演家之言曰，民德犹下，郅治云遥，其不生之功必众，而民生从以不舒。今夫各国岁糜万万，张海军而治陆师者，大抵欲自为其无道，而禁人之无道耳。司李之官，岁禄最厚；督工之俸，优于执功。凡此皆民德之不可恃，而侵欺者繁致之也。使其不然，则省之以厚民生者，岂不钜乎？虽然，兵刑官师之必不可废，固也。而必立为之制，于国之四民，贱其三而贵其一，使一国之聪明才力，不争出于生利养民之农工商，而皆出于耗财治民之士大夫，而又杂冗而不精，滥多而无用。使前言而信，其国之日趋于贫弱且乱，非其所欤？且夫兵广不精，其害尤烈。此学操兵而业杀人者，固皆操耒耜而业食人者也。一云募兵，则使生者益寡，食者益众，已甚病矣，然犹曰此所以卫生民而保积聚者也。而今日之兵，其卫生民保积聚，又何如乎？时平则糜粮饷，临事则乏军兴，事后又有兵费之赔偿。哀哀下民，遘此天罚！窃以为国之额兵，宜居小数。盖今日军旅之事，难在训将，不在练兵。诚使军制齐均，将由学问，则临事之时，固可化

一以为十也。使其不然，多乃益棼。一挫之余，不可收拾，徒竭国力，复何益乎？（页三三九——三四〇）

四八

原书说："彼操柄之人，朘削吾民，可谓不遗余力。幸厚生之性，民有秉彝，上之所縻，终不敌吾民之所积。又幸英律差平，下民之执业治生，可惟所欲为，非其上所得过问。此则英国所以阜财致富之命脉。但使此制长存，民之生计，可无虑也。独是英自开国以来，从未蒙君上恭俭为民之福，上行下效，故亦无崇尚俭德之民。昔政府尝鳃鳃然虑其民之不节致嗟，为之颁立法令曲防事制，非徒无益，颠倒甚矣。彼谓民饮食衣服，须有等差，毋许僭滥。又禁外国奇物，勿入边境。诸如所为，多可笑者。不知国有侈民，即存公等，诚欲崇俭，理从上先。使上而俭，吾未见小民之以奢自累也。"

按：罗哲斯曰，斯密所指，盖先英之日用律，今则废不用矣。当斯密时，尚为民害，故其言如此，考古今所至不同者，今谓国家民之公隶，古谓君上民之父母。既曰父母，则匡拂劳来之政，樊然兴矣。卒之元后聪明，不必首出于庶物。其为颛愚计者，名曰辅之，适以锢之；名曰抚之，适以苦之。生于其政，害于其事。此五洲国史，可遍徵以知其然者也。是故后之政家，佥谓民之生计，祇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而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史迁、申、老之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又曰，此岂有政教发徵期会哉！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其丁宁反复之意，可谓至明切矣！（页三四六——三四七）

四九

原书说："是篇所论，不过推事势功用之所极，而于心固无所偏主也。如曰养生利之功者，为仁人，为义举，耗于不生利者，为不仁，为非义，则大不然。吾所言者事效，而用意之美恶，非吾书所有事也。即如前事，费财于一昔之奉者，其人可为仁人长者，而为积于可久之物者，用财必求其反，或为封靡刻酷之小人也。第自一国而论之，前之为事，其用意虽美，于国财为耗，而主于致贫；后之为事，其人虽不仁，于国财为利，而主于加富。读者幸勿轻用其訾謷也。"

按：此篇分功之生利不生利，正与本部第一篇之分岁殖为支费母财相表里。斯密意主进富，故其用意措词，于第一篇则重为母之财多，于此篇则求生利之功众。然此皆致富之由，而非享富之实也。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支费，相酌剂为盈虚。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夫求财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与夫相生相养之事，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由此观之，国之务富者，所以辅民善治也；家之务富者，所以厚生进种也。皆必财之既用而后得之。藉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此支费之所以以多为贵也。顾事必求其可长，而养必期其无竭。且国之户口，既以日滋，则财之为物，亦必日进以与之相副。此忧深虑远务盖藏积聚之民，所以又为一群之母也。约而论之，财如粟然。其专尚支费而不知母财之用者，获而尽食者也，其独重母财而甚啬支费者，罄所收以为子种者也。二者皆讥。独酌剂于母财支费二者之间，使

财不失其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则庶乎其近之矣！（页三四九——三五〇）

五〇

按：后人谓斯密氏此节为赘言。盖国家之所制息者，防剥利也。故为之制轻，则有前者之事验。至于制为重率，无所效矣。夫有财者以之贷人，不以制息甚重之故也。所留意者，债之必复否耳。凡民之貣贷，以息重轻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大抵成于时势，而非民所能为。为国者所宜一任自然，乃无流弊。即欲补救，亦当讨本清源，而后有益。徒制末流，鲜不病也。中国虽禁盘剥，然其律若虚悬不用。英与法、德、美诸邦，挽近乃废，夫亦知其无益尔。（页三五七）

五一

按：世界降而愈通，则生业息利之事，其不齐者日寡。民所择者，在各适其才地而已，外是无所择也。然而业终以有地为贵者，其故有二：一曰地日降贵。此或由智巧之进，所收日多，抑生齿之繁，旷者日寡；二曰有地之荣。同居一国之中，有地籍者，其声气权力，常大于无地籍者。然以地业变转之迟而难，故逐利者或不喜。而究之前之二便，以敌后之一不便有余，则地利常优于他业，为子孙计，莫此长矣。（页三五八）

五二

原书说："不列颠境内地以少财，芜者尚众。苏格兰南境之羊毛，无力自织，则间关走数千里，棘道荒涂，致约克沙而织之。英伦制造小部，皆以不能远销，致成货劣少，旋踵塞滞。民之贫困，由于母财之隘者多矣。"

按：当斯密时，英国内景如是。此其与今日之英，真霄壤异矣。

所云农工商三业之困，求之中国，几于无地无之。地之不辟，不必西北，虽吴楚财富之区，往往而是。二十余口所出，大抵生货，则工业几于无有，不但衰也。彼有来舟，我无去筏。即至丝茶大利，亦听他国之夺其市，未尝一考其由然。官不为民谋，民不为己谋，国日以庶，而养民理财之计，若一任天运之自然者，其贫且弱，非不幸也。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母财诚少，不妨先为其微者，俟其利可恃，而后徐扩充之。祛他族之垄断，开无穷之利源，不能不有望于后之人也。（页三六四——三六五）

五三

原书说："是故民群既合，其进富必有自然之序。首曰农，次曰工，又次乃商贾。此国而如是者也。畎亩易而后炉冶张，金木攻而后舟车运，先本后末，大体然矣。顾此自欧洲之事而观之，若相反者。每有通商日隆，其地之大工以起，制作日盛，其野之沟塍以脩。"

按：威克非曰，分功之局，与易事之局，本相对待。故农、工、商三业，皆有相因之机，不得谓此顺而彼逆也。即在北美新地，亦有邑集俱创，而后近野以辟者。要之，二者之事，皆出自然，不见所谓矫致者，此其言甚辨。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觸，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及今闲暇，不早为之所，至其时，犹欲循旧为治，强方凿而函员柄，其不大乱而败者，不其寡欤！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智者先事以为防，则无往而不福；暗者时至而

不及为，将终蒙其大殃。天不为不裘者不寒，地不为不舟者不水，惠吉逆凶，如是而已。法之变不变，岂吾人之所能为哉？（页三七八——三七九）

五四

按：斯密所言田政傭奴，皆英国当北宋时如此。降至义都活第一时，今制大体已立。三权操政，曰国王，曰封君，曰齐民。而造律成赋，下议院齐民之权特重，其制如此。故其君权虽世重世轻，而不至于甚暴，而民生虽时舒时蹙，终不至于流亡。而法则否，君民悬隔，而贵贱之等懔然。此英法二邦政体之大异者。故其变趋今制也。英易而法难，英顺而法逆。易以顺，则潜移而相安；难以逆，故决裂而大乱。此乾隆末年，法国所以有革政之民讹，而其祸之烈，为史传所未有也。（页三八五）

五五

按：自古无无弊之法。方民德未进，民智未宏，则法之为弊尤众。故一法之行，皆有其便不便者。缓急轻重，则有之矣，曰无不便而后可行，此何异庸医立方，必求无毒之品，其杀人乃愈多也！知时审势之士，为国家立一法制，其异己者，必举其不便攻之。不知择祸务轻，行法者固择其轻者为之，非得已也。中国自秦以来，其立政大体，多与罗马季年相若。知防奸塞弊矣，而不知有远且大者之邦本利源，与所塞所防者将俱去也。即如患宰相之专权矣，而不知国有缓急之无重臣。郡县之官不用土著矣，而不知吏将视任职如传舍。六部位同官等，至于六人，而不知官事之推诿而丛脞。三代后法，大抵以禁非有余，而以进治不足，卒之祸常发于所虑之外，弊即伏于周防之中。而财力匮单，人才消乏，有欲图挽救而不能者矣。可胜叹哉！（页三九二）

五六

按：观此知欧洲议院之制，其来至为久远。民习而用之，国久而安之。此其所以能便国而无弊也。今日中国言变法者，徒见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动欲国家之立议院，此无论吾民之智不足以与之也。就令能之，而议院由国家立者，未见其为真议院也。徒多盈廷之莠言，于国事究何裨乎？然则，彼日本何以能之？曰：彼日本之君，固新自无权而为有权者也。权孰与之？曰：民与之。其民之得议，不亦宜乎！虽然，彼日本之议院，至今犹未为便国之制也。继今以往，渐为善制，则未可知耳！（页三九八）

五七

按：所谓民治小业，各自有其田，则农事以精地力以进者。斯密之后，持此议而能徵其事者，实繁有徒。而其效于法国为尤著。法之国力，大抵恃此俗耳。顾亭林《郡县论》五，谓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土地皆其田畴，城郭皆其藩垣，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废；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夫治天下者，如是足矣。此其言与小町自耕地力以尽之理，乃不期而暗合。计学家杨亚德，谓其效如幻术，可转泥沙为黄金。或又谓国行此制者，野无惰民，国多美俗，亦可谓倾倒之极矣。然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与小町自耕之议，相持不下。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事固不可执一以论时宜也。（页四一四）

五八

原书说："计学者，制治经国之学之一支。其所讲求者二：

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计学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

按：斯密氏计学界说如此，而后人病其浑侻，著论说者希复用之。今计学界说曰：计学者，所以穷生财、分财、用财之理也。其于义进矣。而名学家病其所用生、分、用三名之多歧义，则又曰：计学者，所以讲鼓功、被物而兴易值之力理者也。进而弥精，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盖斯密氏所标，聊用明旨，本非界说正门。其所以为浑侻者，以嫌其与经济全学相混。日本已谓计学为经济学矣。英儒宾德门经济界说，谓其术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众之人。如用斯密氏之义，则足民一语，必合德行、风俗、智力、制度、宗教数者而言，其说始备。顾计学所有事者，实不外财富消长而已，故曰浑也。又足民富国者，本学之祈响，而所探讨论证者，财之理与相生相养之致也。而斯密氏独标所求，不言所学，故曰侻也。至译此为计学，而不曰理财者，亦自有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页四一九——四二〇）

五九

按：近十余年间，东亚金银贵贱之变，实为亘古所未有。以金为准，则银之降贱，殆倍于十稔以前。而铜之贵，则古二而今三。此其故，粗而言之，银矿所出日多，一也；东西诸邦，悉弃银而用金准，二也。中国立于其中，无力改作，遂为天下之下流。国中物价，今昔绝异，此其世变，岂异美洲新得时耶？（页四二八）

六〇

按：观于斯密氏此言，则英伦平税之难行，海禁之难弛，于其时若渺然绝无可望者。然自嘉道之际，英相万锡达当国之后，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税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书之日，为时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国之为乌托邦而后能哉！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观英相獬德自云，必读斯密氏《原富》全书，而后可受相位。一言为知，岂诬也哉！窃尝谓凡此皆运会之事。运会既丁，虽斯密氏未为《原富》，而著书言计者终有其人。欧洲十八十九两稘之中，其世事之变动，而日进于光明者，不知凡几。盖自物理格致之微，以至治化文明之大，高而远之，至于天运律历，切而近之，至于德行性灵之学，无事不日标新理，而古说浙衰。且舟车棣通，坤舆翕辟，殊方诡俗，日相观摩，若共井里。聪明之用，日月俱新。夫如是之民，谓微斯密氏之书，犹昧于食货之理者，吾不信也。故吾中国之处今日，其常忧于无救，而卒为棕黑二种之续者，病在自黜聪明，不察理实已耳。至于专利顾私之害，犹其轻焉者也。（页四六八——四六九）

六一

按：此第三条所言，在欧洲则为仅见，在中国则为至常。假使有人由沪兑款入津，但执所载铢两为索，而不向规元公砝行关诸平之异，则其人去病狂不远矣。中国度量衡三者之纷，自宋代而已然。故苏明允言东家之尺，而较之西家则若十指然。此其烦耗心力，费时滋弊。分则见少，积则至多。所以沮遏生财之机，已为大害矣。而售欺长伪，从弊启奸，所以为民德风俗之祸者尤钜。吾不意中国号为文明者四千余年，而于民生最急之端，坏乱至于此极。此而不

图，于他理财之政，尚何问焉！（页四七七）

六二

案：东西二洲古今政策聚讼者，亦多矣。往往此一是非矣，而彼亦一是非。独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盖使如商宗计学家言，则通功易事之局，方为斯人之大厉。何则？其事如兵战然，必此负而后彼胜故也。泰西人怀此见者数千年。自斯密氏说行，而长夜始旦。民智之难开，可以见矣。中国自海通以来，通商之政，大道为公极矣。顾鄙所不敢自诩者，则其事多受制于外，不得不然，而非秉成者之高识远量，果足以及之也。漏卮之说，自道咸以来，至今未艾。其所谓漏卮者，无他，即进出差负而金银出国之说也。此自林文忠、魏默深至于近世诸贤，皆所力持而笃信之者。欧洲自斯密氏之先，培庚号理家先觉，其主英之财政，亦深以漏卮为忧。而斯密氏同时贤豪，亦自不乏，皆未尝稍异其说。则于东方之君子何怪焉！此书所立之说，其有裨西人，不知凡几。顾其说在西人则为旧说之餍闻，在吾党或为新知之创获。此不佞译事，所以独有取于是书也。（页四七八——四七九）

六三

又按：辜榷专利之事，为斯密氏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家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厉，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至邮政电报诸事，其利宜专以国家，尝有大益于赋税，不可一概而论也。（页四七九）

六四

按：斯密氏此言，最窥财政深处，非高识远量之士，未易与此

也。英五十年来，于赋税之事，几于悉贷与民，而仅留其荦荦数大者，而后来之入，倍蓰于前。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国家每一宽贷，民力即一恢张，而其致力之宜，则自与其所遭之外境相剂。如是之民，其出赋之力最裕，有非常识所可测度者。若主计者用其私智，于一业欲有所丰佐，于一业欲有所沮挠，其效常终于纠棼，不仅无益而已。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惜乎！吾不能起荆公辈于九原，一与之深论斯事也。千古相臣，知财计为国之大命，而有意于理财养民者，荆公一人而已。其法虽病，然事难助寡使然。而其用意固为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也。（页四九四）

六五

案：国家政令，施诸稼穑，尤不可不审者。百产可用可不用，民尚有所避就。至于五穀，则无可避就，无所增损。使岁饥而禁外至之粮，其害岂禁他货者所可方拟也耶？（页五〇七）

六六

原书说："奖政施于民业，大抵矫物情之自然，于人国为无益。然而国于天地，有邻敌之相鳞也，则自固其圉，要不可废。故产为守御所必资者，奖以劝功，使自为之，而不必常仰于邻国，未无当也。其业非奖助不立，则虽加通国之税以辅翼之，无不可者。"

按：中国自海通以来，咸同间中兴诸公，颇存高瞻远瞩之概。天津、江南之制造局，福州之船厂，其尤著也。顾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

太息，无逾此者。（页五〇九）

六七

按：斯密氏之于谷政也，前既深訾奖出之不可，此又明指禁其外运之非。合前后而观之，知其旨谓谷之出入，宜一任民之自由而已。盖谷之外输，其理犹江河之有湖薮。承其有余，而即以济其不足。得此则国之谷价自平，无俟常平社仓等之设也。且有外输，则农常不病而田业日兴，至于歉耗之年，农断无舍国中近市，而反外运远销之理。则亦不虑外输而无以待歉也。大抵任其自然，则自相济；加之以奖，则诸弊丛生，非其言之或矛盾也。挽近数十年，英之谷政，悉本此书。谷之出入无税，以本产之劣于民食，亦从无外输之事。运入者无税，故国中谷价得常平也。周官大司徒荒政，五曰舍禁、六曰去讥，而后之人每逢凶年，则有禁谷出乡之事。彼于异国犹可以相通，而吾于一家且不能相恤。此不徒暗于计政之可忧矣。（页五二五——五二六）

六八

按：斯密氏此书，于商宗计学之说，可谓辞而辟之廓如者矣。自今日而观之，不知当日欧洲主计者，直何所蔽其见之颇谬至如彼也。诚使必金银之多而后为富，则西班牙、波陀噶尔宜为强国于后，而墨西哥、秘鲁宜为大国于前。何皆穷丐无俚？而卒称富强，反在英法诸邦之无一金银矿者？虽至愚人，宜以悟矣。乃当时明此者至少而几于绝无，则甚矣，习之囿人，而能违之者寡也！且岂仅当日之欧洲而已。即今中国时务之士，其不持漏卮之说，与夫轻出重入之旨以言税者，亦几罕觏，则于古人又何责焉！自乾嘉以还，西国专家之士，治计学日精。童子入塾，则取其大经大法教之。以视斯密氏此书，其深浅疏密，殆不可同年而语矣。顾不佞之为译，乃独有

取于是书者，则以其论之中于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远必先卑迩已也。此亦梭伦造律先其利行之义也夫！（页五三一——五三二）

六九

按：斯密氏每及二矿之业，未尝不反复于其事之少利而多殃也。盖其指迷之意切矣。此其论岂独信于当时已哉？即今矿学日精，机器日巧，而其利害相权之分，则未改也。不佞尝遇一矿师，交游累月，至濒别赠言曰："吾以矿为业者也，然与子好，则赠言无他，戒勿买新矿股票而已。"美澳新旧二金山，天下名出金处也，然其有益于世至寡，其所以富欧美之民，不在其金，在乎其地之播植，而所出生货之日多。光绪初年间，澳洲所出羊毛，以吨计者百余万不止。即此其利于英国，夫岂区区出金之数所得比伦哉！至于今日，倍蓰前数矣。（页五五三）

七〇

按：后此金银之出，以前事验之，金当终难于银。他日者，设以过多而失其易中之用，则银必先金。今各国皆用金准，而中国用银。银之至中国者，若水之趋壑。恐数十年以往，银之降贱，又不若今。而易中本位，历久则其变愈难，此中国最可虑之一事也。不幸吾国知计者鲜，莫能为之预图。则亦听其自至而已。夫金银相受之率，视出世者二物之多寡。以今日黄白之数，欲银之差贵而不相悬，难矣！所幸者，近世金之出矿者，亦以岁多。则其势或不至于甚贵，未可知也。己亥十月十三日，天津报纸云：美国査戊戌各国产金总值二百九十兆镑，于前年为多五十三兆。而各国中产数最钜者，若南非洲之特兰斯哇七十九兆，新金山六十八兆，北美六十五兆，俄罗斯二十五兆，刚那达十四兆，墨西哥十兆，印度八兆，支那六兆。而本年之数，当又多于戊戌。果如是，则金不至甚少明矣。（页五五四——五五五）

七一

按:地产有限而民生无穷,国怀过庶之忧,至于今为已极矣。盖自物性尽而舟车通,亦治化进而夭民者寡。户口之进,倍蓰古初,不为之地,将何以善其后乎!自科仑波肇通新地,洎今差四百余年。南北美洲,其民几满,凡海外可居之小岛,若檀香山、纽西兰等,皆不数十年由蛮獠狉榛而转为文物饶富。古阿非利加,世以鬼国视之,今则群雄争先,惟忧所据者之不广,亦以地广人稀,于殖民最便故也。甲午东事以还,彼族常以剖分支那为必至之事,顾无如其人满何!此所以但攘其利源,而后其土地,至其力征经营,亦不以此易彼也。独长城以外,生齿较稀,辽沈之间,土地尤美,动植以近海而滋,矿产以近极而积,则俄罗斯视为禁脔,而在所必争者矣。且以远近形势言之,俄于支那,其情亦与各国异也。故中国之大患终在俄。顷者,特兰斯哇以蕞尔民主,抗英以求自立。英前相格来斯敦尝听之矣。至于今日,则必不相容者,英欲通非洲南北,而特兰当其孔道,虽甚劳费,不得不锄故也。且英既有印度,南非次道,自所必争。争之不得,则英之全局将散。故其地虽小,而所关甚巨。特兰之役罢,则亚东之争起矣。(页五五七——五五八)

七二

按:国既为民主矣,则人类平等,有雇役而无奴虏,而后其义始纯,无牴牾之弊。设有奴婢,则民以贵贱为差而转相隶,必统于一尊,为君主而后可也。故尝谓古无民主,若希腊、若罗马之旧制,乃以权力之均,不相统属,不得已聚族而为之。此谓合众可,谓之民主不可。何则?以其有奴婢故也。又以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且既为民主,亦无转为君主之势。由君主转为民主可,由民主而转为君主不可。其转为君主者,皆合众,非真民

主也。又：最与民主背驰者，莫若兵制。故当战伐纷纭，国有额兵动数十万者，亦无真民主之治。（页五七七——五七八）

七三

按：斯密氏此说，在当时已然，而至今尚尔。海军陆师，侵耗民力之尤大者，顾英德诸国，急不敢暇者，亦坐属境多耳。英得印度之初，战守之费，以京垓沟涧计。即其他如南极之澳洲，如南非之好望角，如北美之刚那达，以财赋兵役言，于本国均为有损。光绪初年，俄土之战，英得地中海之东极旧岛名塞布剌斯者，至今以为累。斯宾塞尔言，国家常以辟拓疆土为事。然得一无益之地，虚本国之财力以守之，则于国常有损，失之又大堕威名，则何异引磨之驴以石自缠其项耶！然而至今英、德、俄、法诸国，犹断断于非、亚、澳三洲之殖民地，不惜为出兵力以守且争之者，非因国家财赋兵役有所利也，实以得之则人民有所殖，物产有所销。此其所以不惜大张海陆之兵以力持之之故也。中国地大物博，税薄而民勤。欧洲与之互市，有其全利，无其少费：此所为操万全之算者。近者，英人贝勒斯福游华，归而著说，主大开门户之谋，而黜瓜分之议。彼固计利而动，夫岂有爱于我也哉！（页五八三——五八四）

七四

原书说："彼所谓利本国者，非真利也，特相形而利耳。有与其邻比庐而居者，欲其所居之高塏，则污其邻之址以形其高，此非真能为高也。大水时至，无救于沦没。专其属之市，以他国之薄为己之厚者，非能使享实发业之利，真有所进也，特抑他国之利以形其进耳。……盖真利者公利，公私固不两立也。"

按：斯密氏此论，实能窥天道之全。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

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绝大公例也。公例之行，常信于大且近者。自其小且近者而征之，则或隐而不见，因缘滋繁，难以悉察故也。而公例之行实自若。常人信道不笃，则常取小近者以为征，此何异见轻毬之升，而疑万物亲地之理，与通吸力之公例为不信乎？嗟乎！使公而后利之例不行，则人类灭久，而天演终于至治之说，举无当矣。斯密氏之论，岂止为商务一端发哉？（页五八五——五八六）

七五

按：斯密氏著论之顷，即北美自立，国事纷纭之时，故情重言长如此。至云专利之政，不可不革，而革之不能无大损，则其言诚有过虑者。自事后观之，斯密氏之言，固无验也。英国财政，凡变革商宗学者之所为，皆大利而无少害，此亦前人始计所不及者也。盖工商民业之中，国家去一禁制，市廛增一鼓舞之神。虽有不便，特见于一偏一隅，而民气之所发舒，新业之所导启，为利至众。偿之不止于有余，且转移至速，前之不便，瞬息无所。叔季之国，敝政多有，民坐守其利，谓改革则夺所安享者，故常出死力与更张者为难。迨其既行，人人皆利，则亦自失。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由来旧矣。（页五九六——五九七）

七六

按：英之民非能使其君之皆仁，其吏之皆廉洁也。能为之制，使虽有暴君，无所奋其暴；虽有贪吏，无由行其贪。此其国所以一强而不可弱也。他若西班牙、俄罗斯民之智德力皆下，故得贤王察相则大强，得庸主懦将则大弱。如是之国，虽暂强不足畏矣。何则？国主之贤不肖，可以旦暮悬，而民群之愚智，国俗之竞否，诚未易以百年变也。（页六〇二）

七七

按：西人尝谓商市欧洲最盛，而欧洲又英国最盛者，虽曰人事，亦地形为之耳。设分地球为二半，其一为陆半球，其一为水半球，则英岛实处陆半球之中央。欧洲海岸，出入海线最长，而英为岛国，无地不可与水通，当墨西哥湾温溜之冲，气候温燠。总是三者，此所以能独握海权，牢笼商务，驾万国而上之，非偶然也。顾谓十九稘前，英以地势，其商业宜甲天下，是则然矣。第必曰其事将恒如此，则自谀之论，殆未可信。往者世治初进，埃及、印度、安息，实为奥区。浸假而希腊，而罗马，而英伦，则过是以往，势将又迁。汽车大行，而海线之长，不足孤擅。故二十稘以往，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页六二〇——六二一）

七八

按：后之计学大家穆勒，尝深考国财愈丰赢息愈薄之理，而著为例。今观斯密氏前后之说，盖已为穆勒导先路矣。盖积畜岁广，而母财日多。母财多，而商业如故者，其赢率必日趋薄。富国之民，往往病此。欲救其弊，则用母之道，必岁有新开，发业日宏，赢率不降。故如垦新田，如农用新法，如益精制造，皆为此也。即不能，则不若贷之异国以兴其业。夫母财溢而出以假人，无异民丁溢而谋庸于外也。前所以救赢息之过微，后所以救庸钱之过薄。今者，中国过庶而不富，而国中可兴之新业最多。此所以浮海华工，日以益众，而各国争欲主中国矿路者，亦正为此耳。（页六二八——六二九）

七九

原书说："故为一国之君，不自顾其利则已，果使自顾其

利，则莫若为国产扩极大之市场。欲扩极大之市场，则莫若使商道之大通而无沮。大通无沮，而后竞深而来市者极其数。不独专利辜较之宜悉除也，关市之讥征，凡可以塞百昌通流之机于吾国者，必无使存焉。不独出口之税宜至轻也，他国之产必入吾国而后有以为易者，亦不可畸重也。夫如是，将见国产之殖，必数广而值优，而其国日以富。夫真富者，国之人各足分愿之谓也。而租赋者，国君之分愿也。安有众人得而彼独丧者乎？”

按：此段乃《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真注解。宋以来，此题经义，无如此之精辟详确者。罗哲斯曰：斯密氏之言，不徒见诸事实而已，以理推之，固千世如一日也。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也者。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权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凡日用资生怡情濬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无有也。故凡贸易相养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较沮抑之为，使民举手触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产腾贵而反乎前效者也。（页六三五——六三六）

八〇

按：欧洲各国之于进出口货也，务出熟而进生，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独中国之通商不然，其于货也，常出生而进熟，故其商务尤为各国之所喜。中国士夫高谈治平之略，数千百年来，本未尝研究商务，一旦兵败国辱，外人定条约，箝纸尾督其署诺，则谨诺之而已，不但不能驳，即驳之，亦不知所以驳也。所以税则者，有国有土之专权也。而我则进出之税，欲有增减，必请诸有约之国而后行。国之官事，晋用楚材，古今有之，而未闻监榷之政，付之他国

之吏者也。且古今各国之用于外人也，必有人弃本籍而从仕国，功赏过罚，可以加诸其人之身，方其策名而授之以政也。有盟诅之礼，有易服之制，故虽为异产，而其人则可用也。而今则执我至重之税政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于其本国。立严约密章，禁吾国之人之为其属而入其藩篱者，而其所监之税，又其本国者居什八九焉。呜呼！此真斯密氏所称自有史传以来，人伦仅见之事者矣。《易》曰："作事谋始"，吾之所以为始者，既若此矣。又何怪金镑之价，货物之情，大异于昔！而吾欲取其旧者，稍一更定而不能也。此书成于光绪二十六年，故如是云云。夫中国虽于今为耎国，而终为外人所严惮，而恐为其子孙忧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广大，物产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以是二者为之资，设他日有能者导其先路，以言通商，则转物材以为熟货，其本轻价廉，以夺彼欧人之市有余。以言兵战，则坚忍耐战，人怀怒心，决非连鸡为栖者所可及。而是二者之中，其前一尤为欧人之忌。故吾今者之故步自封，虽笑讥鄙夷，而实则彼之所祷祀以求者也。设一旦吾之民智日进，天诱其衷，幡然改之，吾知彼方奋其沮力，以与我争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视以听我之精进，又灼然可知者矣。嗟乎！二三十年以往，假炎黄种族，犹足以自存，则吾之所以与彼力争者方炽，立后来之基址不难，去当前之阻力难。去当前之阻力难矣，而救前人之失计，乃尤难也。顾此数十年之间，将瓜分鱼烂而破碎乎？抑苟延旦夕而瓦全乎？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视乎天心之所向，亦深系乎四万万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来所未有。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夫岂不佞区区之智所能逆睹而预策之者哉！虽然，有可知者，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何？自然之机，必至之势也。阅今而考古，格物而致知，必求真实而后已者，凡为此耳，夫非妖祥咎征之谓也。吾党有志图存之士，其求深识此所谓天者。（页六四三——六四四）

八一

按：自咸同以还，中国各省大吏，有讲求制造船械枪炮者，有兴矿务农工者，有为机器纺织者。不独其器来自外国也，一局既立，则教习工匠，少者数人，多者百十，皆厚禄重糈者也。于是议者曰：西人固无巧，西器固未必利也。诚使巧且利乎，则人情不甚相睽，彼方闷之以长守其利权之不暇，奈之何出以教我与我乎？且彼族于我固无爱也。无爱而乐与之以巧利，不情；不然则出其粗且下者，以要吾利，而尚有其精且上者，固非我之所能得也。予方垂髫时，时时闻此。即至今日，其言犹未绝于耳也。不知是言也，以谓百数十年前之西人可，以测今日之西人不可。何者？自斯密氏此书既行，民智日开，深计远算，知其于己之无有利也。谓其必爱我而后教我与我者，犹自仁之事言之也。而彼则以无所利而不为，其事固自智生也。故不佞常谓世之不仁人少，而不智人多。而西儒亦谓愚者必不肖，无不肖之非愚。然则，民智之开，固不亟乎。噫！（页六五七——六五八）

八二

按：欧洲工商之利，廿年以往，必以英吉利为巨擘。英之熟货，几被五洲矣。而得利最隆，则于印度、中国是已。近岁以来，德以胜治之余，而民力大奋。格致之精深，冶织之坚善，骎骎乎度英而过之。而法、美、荷、义诸邦，亦通变而不倦。顾英虽遇德之勍，与夫群雄竞进之中，乃岿然尚有以自存，不至为所夺而稍削者，则守自由商政之效也。然则，农宗此论，其所明自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亨也，且能持已倾者使不至于复，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呜呼！惟公乃有以存私，惟义乃可以为利。事征之明，孰逾此者？（页六六九——六七〇）

八三

按：罗马之衰，斯密氏所云云，特其兵事一端而已，此为近因。其实则所以然之故亦夥矣！风俗敝浊，耻尚失所，法制具空形而无实用，上下抗巧而不知变通，此其所以失也。其最著者，莫甚于赋税刻深，国多无益之费；兵制隳弛，民鲜死公之心。有一于此，邦罔不危，况兼之耶！虽然，欧洲罗马一统散为列邦者，殆天意已。使罗马至今犹存，则三百年以还，世治变更，断无如是之速者。而欧亚二洲之间，虽至今不通如汉唐时，可耳！（页七〇〇）

八四

按：斯宾塞尔有言，一制之利弊，往往视治化之深浅以为殊。即此斯密氏所云之额兵，彼得得之以启俄国。此说是也。然亦前俄之化浅而后然耳。日久化进，是制也，徒有弊而无利者有之矣。盖其君得此以成内重之势，朝廷尊而法制有以立，当民庞国野之秋，不如是固不可耳。至其民气既合，其国势既强，更数百年而无变，则未有不由利而趋弊者。盖力征刑齐之治，以为立有余，而以为进常不足。居上之权大重，民气必郁而不舒，污吏暴君，有所恃而不可制。且治急之群，其民不奋，则上下之智力，必由此而日窳；邑野之财力，必由此而日微，即其始所恃之兵威，亦必将徒形具而已。当是时也，内有桀民，外有强虏，其国之倾，又无日矣。今世欧洲患此者，以俄罗斯为最，德意志、奥地利次之，而英法则受其弊而已过者也。德奥之民权，犹稍与君权相抵制。至于俄则专制之治，遏之无由，故其国不足望长治也。且国有专制之权，名属其君，而其君常不可得，乃旁落于权臣幕府之家。今之俄皇，固未尝有全权也，执政与边镇幕府之权最重。观于弭兵一会，俄皇兴之，而俄诸臣所行，与之相反，朘剥之利，入于私家，政以贿通，官由宠用，可以

见矣！其为国如此，则其外虽强，要不能望其长治。俄用彼得之制以兴，亦将由彼得之制以废。此诚天道，无如何也！（页七〇二——七〇三）

八五

原书说："偏于民主之说者，常以额兵为可畏，而或害于民之自由。此其说良有以。……独至兵之大权，操于国主，而分统者皆国中之贵族世家。有兵之人，以保国守法度为大利于己，其私家之利害与公国合者。夫如是，虽有额兵，与民之自由乐利固无害也。岂惟无害而已，即谓其使民益得自由可也。盖得额兵为辅，国主之势，有磐石之安，而无所容其疑忌，若今日之小弱合众然。惟恐民有阴图，于其举动，时时诇察禁锢之，而民之自由遂大病矣。"

按：此节原文虽若甚辨，而自后人观之，以其说为无憾者，鲜矣。斯密氏或据当时之情事而为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存之以备一说可耳。罗哲斯曰，斯密氏与休蒙最亲狎。此节所言，殆用休旨。其谓民欲得自由之乐者，必国家行法之权大伸，而辅之以兵力。此当时之事，是二人之所亲见，殆有以使其云然。盖其时所见民主，实非民主，国中强有力数人，聚而号令一国，此谓之以少治众可耳，非真民主之公治也。然试降观北美之政制，则知民果齐心一志，以求治安，将自由之休，不期而自获。其事有明验矣。夫使民志齐同，而人人守法，以此而得自由者，较之以佳兵之权，畀之国主抑所谓主治之官者，其利害安危，相去远矣！（页七〇四一七〇五）

八六

按：欧洲武备之费，以斯密氏之世持较今日，殆蔑如也，而所言已如此。使居今世，吾不知其舌挢不下，又何如也。自乾嘉以来，欧洲民权忽伸，庶业猛进，说者谓百年所得，不啻古之千年，非妄诞

也。国既日富，则其为守愈严，而武备之修，遂亦远迈古者。火枪之制，及远贯坚，命中灵速，兼备四德，殆疑于神。而大炮之威，几于无坚不摧，火药炮钢，为制特异。岂仅非古人所及已哉！此其所以为攻也。至于为守，一铁舰之费，价十余兆。一要隘守台，费万万金。今日战事，不独费重已也，且其事日难，有莫敢先发者矣。至于各国守圉之费，有尤足骇闻而叹世变之烈者。普法之战，统计一千九百一十三兆镑。光绪六年，各国防费，合共一百六十一兆。又自同治乙丑至光绪己卯，欧洲国债所增，一千六百九十七兆八亿五万镑。此以岁息百四计之，则各国所以与民者，岁六十七兆九亿一万四千镑也。至于甲午以还，各国之所以绸缪牖户，开拓疆宇者，愈不遗余力，其费必大进于前。会计之书俱在，可详案也。西国之尽力于兵者如此。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古人以言利为汙，而生又不能无以养，则何若取其物而深言之，使各得其分而无不平乎？况至今日国势之治安，民风之肆好，及吾一身一家所以为事畜教养者，将惟其财。此计学之所以兴，而士之所以乐反复于此也。（页七〇七—七〇八）

八七

按：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则刑理一事是已。盖其制多滥觞于罗马希腊之旧，而降而益修，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必言其所以善，则律令为专学，一也。律师为专业，二也。其所以有顾问之制，而听民之以劳叶尔，阿埵尼自代者，不独虑狱之或出入也，亦所以使此业之得所养也。有陪审听谳之员，三也。其除授斥撤必由法寺，四也。诏糈之供，径出于民，五也。分狱为孤理密湼与司域尔，六也。当谳之际，理官独尊，七也。理官之糈，皆其至优，八也。此其大经矣。惟其治如是，故能治狱一事，赃秽无

闻，讯鞫求情，不用敲扑，惩奸罚恶，得一切比例而用轻典。其究也，民气发舒，乐自由而怀刑宪，食其勤动之实，无虞侵欺。如此而不谓之幸民，殆不可矣！然而尚有未至者，则遇司域尔之狱，每以文法之繁，廷费甚广，民以讼产复财，而坐以产倾财罄者，时而有之。至于孤理密湼之狱，则吾无间焉耳。中国自与彼族交通以来，讼狱一宗，实为大梗，此其粤国体伤民心有不殚语者。凡国皆地律相尽，地律相尽何？地之所在，法之所行也。故法民入英，必守英法，英民入法，亦然。独彼之至吾土也，则悍然不服吾法。不服吾法，则其人有罪，非吾吏所能制，于是乎有领事之设。各国亦有领事，所治者商务而已，不理刑讼也。有领事之设，则其人不能与国民杂居，于是乎有租界之立。租界不止一国也，于是乎有各国之领事，各国之租界，樊然并兴，日以益众。夫国有五方异俗之民，至难治也。所恃者，国有大法以整齐之而已。乃今吾一国之内，有数十国之律令淆行其中，如此而不终至于乱者，未之有也。往者东方日本，尝与我同其弊矣。癸巳、甲午之交，力争于各国而革之，非以其兵力胜也。刑政更张，有以平其心而关其口而已。而中国之事独何如？窃尝谓使吾国终于苟且之治，则已。假不如是，则虽不能为日本，亦尚有其次者之可图也。驰国书于诸邦曰：各国民集吾土者，既以吾律为严而不就吾范矣，王者制为刑典，世重世轻，各有所宜，而皆以救世，而数十法闯然行于一国之中者，固不可也。吾今将集各国治律之学者，杂议公允，造为一律，以专治来寓中土之外国人，勒为成宪。每若干岁，吾授遣一员，号总理各国讼狱大臣，而各国寓华之民，亦公举一员与杂治。继自今，凡中外交涉与夫各国交涉之词讼，皆治以此官，断以此律，不得为异。其前之领事官理刑之权，悉去之。如此，则各国未必有词以拒我也，而吾民将从此受其赐。舍此不为，则岂徒法乱为可惧哉？通商之租界益多，领事之设益众，行将有权重者来而统治之，则所谓瓜分之势成矣。（页七〇一七一）

八八

按：世变日异，而国家赋税之所待，亦以不同。故今日之中国，患不知理财而已，贫非所患。往者国之经费，专仰于地丁，降之而有关税、海榷之设。曾几何时，年有所加，至于今乃为国用之桢干矣。迩者乃设邮政，此亦久而弥大，不可臆度者也。铁路既通，陆榷必巨。故曰：患不知理财而已，贫必非中国之患也。国家常以至重之利权，付之非我族类者。初若不甚重惜而弃之，不及三十年，将在在皆荆棘矣。故今日之谋国者，过在不知事理，不在不识洋务时务也。（页七二三——七二四）

八九

又按：国功为一群之公利，凡可以听民自为者，其道莫善于无扰。此不独中土先圣所雅言，而亦近世计家所切诫。顾国家开物成务，所以前民用者，又有时而不可诿。诿之，则其职溺矣！约而言之，其事有三：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此则各国互异，而亦随时不同，为政者必斟酌察度，而后为之得以利耳。譬如英国，若垦田，若通道，至漕渠铁轨，大抵皆公司之所为；而至各国，则官办，若官为先导矣。然此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攘臂奋肊，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国财未有不病者也。（页七二四）

九〇

按：泰西学校，向分三等：其高等曰优尼维实地，次曰哥理支，又次曰斯古勒。高等所治，大抵精深专门之业，次者亦然。其立

也，多私家捐集巨资，请于国王抑议院册立之。其中岁时考试及格，予以学凭，号其人为学士，为艺师，为文学。大致若中国之科目矣。特其事不由于君王，而主于学校。至其额之众寡，则视其岁出之经费。盖中式者，岁有廪饩若二百镑三百镑故也。且此仅为学业之事，不必为仕宦之所由。仕宦者，多出于乡举，或出于明律，或出于军功劳勚。仕有专涂，不相杂厕，非若中国之必以是为出身也。至于斯古勒，则里儒出资自设，若开肆然，以待束修之童子。三等之不齐如此。窃谓中国之制，学校仕进，合而为一；泰西之制[1]，学校仕进，分而为二。故二制必不可以强同。而因之中国学校、仕进二者之变法[2]益难，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司国掌故。虽八股无用之学，由之而弃，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嗟乎！中国科举之难变久矣，而今之世又属于不可不变之时，不知经世者果何以待之也。（页七六二）

九一

原书说："国学之制，诚不足以言善。而平情论之，使非有国学之设，则科学之废而勿讲者必多，而一国之民智，将因是而不进矣。"

按：罗哲斯曰，斯密此言最允。餽资国学之中，所可言者独此而已。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讲求之家，常有不訾之费。及乎理显艺成，又难据之以为独得之秘，独享之利也。则彼勤一世而致力于此，诚奚为乎？此国学餽资，优养学人，使之专力于此者，所以不可废，而亦此书所指分功之一义也。窃维十九稘以来，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

① 从刊本作"泰西学制"，今从南洋本。

② 从刊本作"立法"，今从南洋本。

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断断乎莫能为也。中国商政衰茶〔茶〕如此，制造固不暇论，即至地产生货，亦岁以愈下。税司戴乐尔理财节略，著之最详。执政者用其无所知之愚，欲以此强抗诸国，于是乎有今日之祸变。彼以谓学问所为，止于驰骋文墨，因应制科而已。嗟乎！顾如是乎？（页七六九）

九二

原书说："今之欧洲学塾，于希腊，拉体诺二古文，莫不粗举端绪，以授学徒。故学子肄业国学之时，须先于二者略知门径。苟不能兼，亦须粗通其一，而后可以入学。盖学中所教高等专门学问，多涉二文，使非夙通，则无躐等而授也。"

按：希腊、拉体诺二文，欲精通西学者，必以是为始基，而后为有本之学。盖各国文字，多从二者而生，源流正变，釐然可考，若未尝从事而言西学，无异言中学者之不知小学六书，其不可一也。欧洲文物术艺，大抵祖希腊，而祢罗马。词章之事，推其原本，有开必先。且希腊于名理尤深，罗马则法制备具，不通二者，于二学必无本源。而况鄂谟之诗章，德摩知尼，恺格禄之言语，皆为千古绝作。徒从事于译文，犹不识梵夹而言内典，纵极精深，终隔一尘，其不可二也。科学中所立名义，大抵出于二文。若动植之学、化学、生学、人身体用与医学等，所用尤夥。非知二文，则不知命名本义，动致枘凿，其不可三也。十余年来，中土人士始谈西学，大抵求为舌人，抑便谈对而已。至于西学，亦求用而不求体，则于二古文无怪治者之少矣。（页七七一——七七二）

九三

原书说："欧洲诸国学，其中所教哲学分科之程如右。略

言其次，则名学第一，为入门之功课。次曰元学。三曰神理之学。凡造物真宰之朕兆，人类灵性之长存，皆于此焉讲之。四曰德行之学，彼以此为与神理之学相表里，故类分善恶，而以天堂地狱之说终之。五曰物理之学，则亦言其大凡，以为五科之终而已，不能细也"

按：甚矣，教宗之说之害学术也。观其次第，惟以名学入门为有当，而莫谬于先神理之学，而以物理之学为终，异乎吾国大学之先格物致知，而终于平天下者矣。近世斯宾塞尔言学次第，亦以名数二学为始基，而格物如力质诸科次之，再进而为天文地质，所以明宇宙之广大悠久也。再进而治生学，言动植之性情，体干之部置，于以知化工之蕃变，由此而后进以心灵之学，言因习之不同，刚柔之异用。最后乃治群学，而以德行之学终焉。生今之日，为学而自视其躬若此，庶几可谓纯备者矣。若斯密氏之所称，则学为神甫牧师者之课业。欧洲三百年以往，非神甫牧师，固未尝有学也。然而乌足以为二十稘之文明学程乎！（页七七七——七七八）

九四

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中西圣哲，所论皆同，而斯密氏非之。其说据何理耶？则以为罗马不设官师教民以乐，其民德亦未比希腊漓耳。顾执此未可以非乐足化民之说也。夫使罗马之民俗果善，则必有其所由善，虽不必尽由于乐，而必非以不教乐而善，明矣。且民之肄乐，何必尽由官师？无官师，民亦何必不为乐？则虽无官师，不得谓罗马民俗之善，非缘乐也。故乐必有善俗之效，而风俗之美，不必皆由于乐。以此持论，庶几近之。（页七八一——七八二）

九五

原书说："今使学问艺术之事，其教与学也，一切听民之自

择，而国不为之制。曰某宜立，某宜废。则凡民之所学，将一切必归于有用，凡师之所教，必其民之所欲能而愿知，无有疲精竭神于无用之学，亦无有索糈求酬于不谘之术者也。夫明知其无用而犹学之，明知其谬误而犹教之者，国家之功令为之耳。苟功令之所存，则学之立废，不必由于真伪；师之贫富，不必由于怠勤；学者之荣辱，亦不必由于其业之成否。使国家悉取功令而除之，则贵游子弟，既奋其心思才力，以历年治业于学校之中矣，决无有叩以日用之事而不知，与言众著之端而不辨，如今之号为学人者也。悲夫！"

按：斯密氏为乾嘉间英人，而其所言如此，此何异为中国学校之政发耶？今夫学之无用，至于吾制科之所求，可谓极矣，而犹以为必不可变。今年五六月间，北土攘夷之举，虽有仪秦之舌，无以自解于天下后世，而推其祸之所由来，舍八股诗赋，吾不知其所属。何则？民之聪明，梏亡于功令，虽至浅之理，至明之事，其智亦不足以与之也。嗟夫！持十年以前之中国，以与今日者较，将见往者虽不足云强，而但安静为治，犹可以自存，无论改弦更张者矣！至于今，朱然之事不可知，就令幡然改之，欲为斯宾塞尔之所谓体合者，岂有及耶？学术之非，至于灭种，此吾所以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宋人也。（页七八五——七八六）

九六

按：是篇所言，颇似为我而发。斯密氏原民心智之狭陋，谓其弊起于分功之日详，所操之日约。此孔子所为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虽然，斯密氏知其一耳。使在上者不以民愚为得计，分功虽详，而民智之开，犹自若也。欧洲今日，其分功可谓至详，一时表之制，分其事者，至于数十百家。然未闻民之知识，由此而日污，民之心德，由此而日陋也。英之诸部，若蓝克沙、约克沙，至于西北诸

部，皆民业最简之地，而其中学校如林，藏书侈富，于所谓扩充见闻课导童幼之事，其民之自致，皆不遗余力焉，可以见矣。其在斯密氏之世，考英民之所以蚩蚩者，实由若耳治深恶民权之说，而禁工贾之民议朝政与推举，此其为害于民德，过于分功之详远矣。中国自秦政以降，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详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夫甚敝之政，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至于事极而反，则横议蜂起，溃然如堤堰之决，而于此之时，居上者欲捧土而鄣之，而世风民气，遂愈不可问矣。呜呼！天道屈伸相推，吾正不知舟流所届也。（页七八八——七八九）

九七

原书说："草昧之民，无甚愚亦无甚智，其识力所至，于一国之事，皆足以自将。文明之民，则差等悬殊，有其最优之英豪，亦有其甚劣之庸众。奇伟之士，阅历广，见闻多，而其身又不必有专执成名之业，故毕生皆在学问思索之中，至为参伍错综之事，久之其思力遂锐而能入，其心量亦大而能涵，此圣贤之号所由兴，而褎然为其先知先觉者矣。世运之将进也，则是一二人者，幸而在上，为之君师；世运之不进也，则是一二人者，不幸不为时之所知，而隐于民庶。既同于民庶矣，彼虽有前识至虑，其可贵固自若也，而欲收之以为国家之功业，与夫其群之福祉，难矣。庸庸者如大海，如太仓，而贤者如微尘，如半粟，虽有硕德伟才，又何由自见乎？"

按：近世国家，于教训小民之政，最为留意者，莫若德国。而其效遂大可见。时平，则见于工商耕作之业；世乱，则见于战守攻

伐之间。其以谋生而远适异国者，如在美洲与中国海诸岛，其守法勤苦，往往驾英法之民而上之，此德所以能于五十年之中，转弱为强，由贫而富也。然其效亦一二人在上者之所为耳，如佛勒德立，如威廉第一其尤著者。斯密氏所论，固不诬也。第必谓贤者隐于凡庶之中，则无以自见，而国民无由被其泽者，其言有坠义矣。如德之路得、汗德，若法之特嘉尔、鲁梭，英之洛克、达尔文等，皆非有位者也。而以化民之功效广远言之，虽华盛顿、弼德何以加焉？且其事何烦远引？即自斯密氏之一身言之，当其居噶克洛谛也，形貌不逾中人，藐然若无能为者，而自其《原富》书出，西国养民经国之术，斐然大变。至于今，虽计家之学，益深益宏，而斯密氏之述作，其星宿海也。虽显者如前数公，方之蔑矣。故斯宾塞尔谓世若以讲学著书为无用，则请观斯密氏之《原富》，吾人今日一饭一衣，皆其赐也，而斯密氏特不自知耳。（页七九〇——七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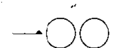
九八

按：中国乡塾所课，其无益而费时，今人大抵知之，而尚因循不变，是可痛也。窃谓中国处今，而欲自存于列强之中，当以教民知学为第一义。成童入学之顷，不宜取高远之书授之，而以识字、知书、能算三者为目的。十二以上，则课以地理诸书，先中国而后外邦；再进则课以粗浅最急之养生、格物、几何、化学之类。如是而至十六，即辍而就工商之业，亦有毕生受用之乐，其功效过于媲青配红者，殆相万也。（页七九三）

九九

按：中国自光绪甲午以前，民气衰苶〔茶〕，可谓极矣。然西国将帅若戈登，若乌尔斯利，皆极称华人之可用。常谓支那有任战之兵，而无知兵之将。庚子北方之乱，虽所以战者非，而其临陈向敌之

气，发扬蹈厉之风，较之甲午乙未之际，诚有进焉。然而未足以邀利，何也？当此之时，自国人深憾西人之意而言之，凡可以杀敌致果者固莫不为，非有所虑于公法，尤非有所爱于西人也。然戕杀不执兵之教士教民，既为不武矣，乃以直隶数万之官军，不能胜数千人死守之租界，以京城数万之练营禁旅，不能破数百人保护之使邸，而北仓潞河之交绥遂溃者，又不足论已。夫战之具力如此，器之具利且众如此，敌之始本单弱又如此，而卒至败衄于连鸡之军者，则于战之术有未尽可知已。是故整军经武之道，徒众徒勇，不足恃也。必且知方焉。然则设学教民之道尚焉矣。闻之罗哲斯曰，有学之民，其易于训练，较之目不知书之民，相去甚远。德国赋兵法行，治其事者，皆言识字知书之民，其需时速于不识字知书者倍。故知方之民，不独其义勇有足尚也，成军速而需赋约，则国之大利也。英国今日凡练一任战之兵，需费百镑。若民皆识字，岁所省者，当不下金钱二百五十万镑，此犹是前三十年之言也。至于今日一千九百年则愈不訾矣。有搜兵训旅之责者，尚其勉思鄙言，而勿谓武人之不必有学也。（页七九五——七九六）



原书说："无勇而怯，固不足以为男子，无智而愚，其势且不足以为人。故国家启迪下民，即其事无所利，其天职犹不容已，况乎其有大利存也。盖使小民之受教弥深，则其为邪说谰言之所蛊也弥不易。愚民之国，往往以妖妄鬼神诞诡无稽之谣，驯至大乱。而国或以亡者，正坐逸居而无教耳。被教有道之民，常乐循理而好絜清，人人自好，重其上而亦为其上之所重。善政之行也，如流水，不崇朝而治已成。即有朋党相阿，与上为忤，彼民亦有以辨其是非之真，审其公私之实，而奸民无由煽。"

按：斯密氏苏格兰人也，生于雍乾之际，而其言乃若为今之中国发者。时之相去，百有余年，地之相暌，十余万里，而烛照筹稽无以过其明如此，此吾所不得不低首而诚服也。悲夫！（页七九七）



按：中国君师之权出于一，而西国君师之权出于二；中国教与学之事合而为一，而西国教与学之事判而为二。且彼所谓教者，非止于孟子所云修其孝弟忠信，抑训诲诱掖，使不知者知，不能者能而已也。今西国所谓教者，其文曰：鲁黎礼整。考其故训，盖犹释氏皈依之义矣。故凡世间所立而称教者，则必有鬼神之事，祷祠之文，又必有所持受约束，而联之以为宗门徒党之众。异夫此者，则非今西人之所谓教也。故斯密氏此篇，首云教其所以自度，所以善其死出世之事。又其所谓师者，非止于授业解惑与夫以善教人已也。必求其似，则犹古者之巫祝，与夫汉世西域之桑门，唐史波斯火教、安息景教、大食回教所有之诸祆，其所业皆介于天人之际，通夫幽明之邮。《记》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故教之精义，起于有所不可知。然而人处两间，日与化接，虽不得其朕，而知其必有宰制之者，于是教宗之事兴焉。教宗者，所以合天人之交，通幽明之故，以达于死生之变者也。顾终以其有所不可知也，则种自为制、国自为宗，各以其意求之，而以为得其理。且诸宗之起，多在古初。民智方新，传闻斯信，则一切感生神异之说，布于人间。宗自谓神授种，必言天眷，于是诸教始樊然并立。同己所以事天，异者沦于永劫。所关者重，故不止于党同伐异，入主出奴已也。欧洲诸教，皆起安息大食之间，一曰犹太，二曰基督，三曰摩哈穆。而基督、摩哈穆流布最广。基督者，耶稣也，本犹太人，故因犹太旧教，起为新宗，垂二千年。其支流最众，曰希腊，曰罗马。罗马又号公教，指斥公教者，则修教也。修教有路得，有葛罗云，而行于诸国

者，又各少异。此非专攻讨论，则无由知其正变沿革者矣。顾基督之流虽多，要皆以耶稣为帝子，皆信其降生杀身，以赎人类本生之罪孽者也。犹太、基督、摩哈穆，三教虽异，要皆以崇信一神为本旨，此其大较也。非、美二洲之土番，与夫欧亚之北部南溟，或奉树石，或祀龟蛇，至一切动植之属，是曰多神之教。言教理者，以此为最下。雪山恒河之间，是为印度。印度有圣人曰佛，其立教以无神为本旨。故其竖义，能空诸有，而立最高之说，行于日本支那者，盖二千载矣。西儒之教言也，以谓鬼神之德至盛，郊祀之义至精，非其专治，必滋谬误。殽君师之权必分，而后民义克立，此亦本书分功之理也。若夫人心神智之用，有可以知通者，有不可以知通者。可以知通者为学，不可以知通者为教，不知区此，将不徒其学为谬悠无实也！而其教亦将以人例天，敢为妄诞之说，以自欺欺世。

（页八二七——八二九）



按：斯密之论国费也，于一篇之中，分为四目：守圉之费，一也；治狱之费，二也；便民之费，三也；奉君之费，四也。而于便民之费，一目更分三支：通商之费，一也；厉学之费，二也；设教之费，三也。其于便民之政，言之而不惮其烦如此。独至奉君之费，则以数行尽之，一若其事甚无足深论也者。今夫《周礼》一书，大抵言王用耳。西京以降，水衡少府所筦者，率皆天子之私财也，后宫戚畹之所糜，私燕享尝赐游观之所待给，其条目亦以繁重矣。而斯密氏《原富》之书，独置之以为不足深论如此。呜呼！斯可异已。

（页八三〇）



原书说："又有以地而民之出财宜异者。今如国立一政，

其利或专在邑，或专在野，或一方之民独承其休。譬如为一郡邑都市，设置督邮捕逻之兵吏者，此其利独囿于一方，若令通国之民出之，斯亦倍矣。”

按：此为赋民不易之定则，且其义可以类推。使其所立之政，利专在士，则赋之于农为已苛。使所治之工，惠止于舟，则责之于车为无当。君主之国，每言一视同仁，虽有南北胡越之不相及，而自朝廷视之，均为赤子，故往往民出甚重之赋，而不知己利之所在。则曰民之公职，在出租税以供其上而已。至于用之如何，不当问也。于是国家加一赋税，虽出于甚正之途，甚亟之政，而民亦睊睊然以为厉己。此上下交相失之道也。（页八三二——八三三）

一〇四

按：斯密氏所分国费之目，守圉、治狱、便民、奉君，至详尽矣。而后之言治与理财者，则云官治之事，往往较之民办，费多而事盬。故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如此篇所论之道涂河海之大工，厉学设教之要政，皆民之所能自为，而不必为上者，代大匠斲也。是故推极言之，斯宾塞尔诸儒，辄谓国家所宜斤斤致谨，而民之所出租供税以力求者，不外保其身家而已。然则，舍兵刑二政而外，国几无事矣。兵者所以御外侮，刑者所以诘内奸，使斯二者而治，吾未见其余之不日起而有功也。（页八三三——八三四）

一〇五

按：邮政无论何国，行之皆有大利。他政往往经久而弛，独邮政则日久愈信愈捷，而愈有利。此其枢机在国家之利与齐民合，上下同心，必求其政之至善而后已，故能然也。国家之利，在于邮传之日盛，羡余之日优；而济民之利，在书札之棣通，音问之灵捷，是

其合者也。然亦有微异焉。国家常恐邮资轻减，谓减则妨于财赋；而民则谓邮政之设，当以便民为要义。且书札交通，事关民智，故邮资可减则当减；且资减邮多，国家亦未尝失也。是其异者也。为之折中其说，则民议优矣。（页八三六）

一〇六

又按：中国自南宋来，每遇国用乏绝，皆思行钞，然往往败。至道咸则有铁钱，如当十当百诸重宝。此与不转之空钞，特五十步百步异耳！故圜法大乱，而于国家终无益也。近五六年来，中国大衅数起。军兴赔款诸费，势将不堪，吾恐搜括不足，必有浅夫不学之徒，更动国家，踵此覆辙者，则民生焦然不终日矣。后有君子，为国言财利者，尚深思斯、罗二子之言可耳！（页八三九）

一〇七

按：斯密氏之言税也，总论而外，分四支言之：一曰税于租者；二曰税于赢者；三曰税于庸者；四曰杂税。而总论之中，则先举赋税四例。盖自有论税以来，无如是之精要，而当于人心之公者矣。夫赋税贡助，所以为国民之公职者，其义盖本于分功。民生而有群，徒群不足以相保，于是乎有国家君吏之设。国家君吏者，所以治此群也。治人者势不能以自养，于是乎养于治于人之人。而凡一群所资之公利，若守圉，若讼狱，若道涂，若学校、身家之所以保，人道之所以尊，胥匡以生，皆必待财力而后举。故曰：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向使民散而不处于群，而人人力足以自卫，智足以守其所应有，则势且无俟于国家，而一切督奸御侮之吏，明刑司直之官，皆可以不设。推其极也，家自为政，人自为保，虽无国家君吏之设，可也。虽生而不群，可也。顾其势不能，于是以分功之公理以保群。治群之职，委之国家，而公出其所费。于是劳心劳力之功

以分，而君子小人之职以异。何则？功分而费省，职异而事精，必如是而后生遂群和也。故惟国家君吏，有治众驭兵之权，亦惟国家君吏，有责税发役之政。外此则残贼也。而世人狃于其事，忽于其理，至乃谓天子为玉食万方，而黎民为食毛践土，则见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异乎，孟子之言！而暴君污吏无艺之赋所由滋也。（页八四四——八四五）

一〇八

又按：中国近世士大夫，亦闻国之财赋原本于农之说矣。言变政者，有唯有否，独至兴农治地之业，则举国若一人无异议者。彼见各省荒地之多，游手之众，则未尝不大声疾呼，以移民实地为救贫上策。此其议固然。顾吾独恨其明于此而暗于彼，有见于果而无见于因也。夫地之荒也，必有其所以荒之故；民之贫也，必有其所以贫之由。不然，则求利之事，彼岂待劝而后知为之耶？惟其为而无利，故智尽能索，委而去耳。议者知务农矣，而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为通。虽国家今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之而去，又自若也。嗟乎！理财之道，通之一言，足以蔽之矣。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乌在其能肥乎？（页八五八——八五九）

一〇九

原书说："一切公赋，即物为征，皆从奸弊，往往取下至多，而纳之府库者至寡。闻支那之赋，凡号贡献者恒多如是。监督官司，皆愿其制之沿而不革，则知任土之赋，其便于奸利，过征财之赋远矣。"

按：中国当斯密氏之世，其传播于外国者，夫已如是。时至今日，又何如耶？大抵中国赋税之事，尽于取下至多，而纳之府库者寡二语。顾其弊尤莫大于漕运，而论者一言折漕，众难蜂起，则正斯密氏所谓监督官司，皆愿其制之沿而不革者矣。（页八六四—八六五）

一一〇

按：国家之赋其民，非为私也，亦以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而已。故赋无厚薄，惟其宜。就令不征一钱，而徒任国事之废弛，庶绩之堕颓，民亦安用此俭国乎？且民非畏重赋也，薄而力所不胜，虽薄犹重也。故国之所急，在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胜重赋奈何？曰：是不越赋出有余一例已耳。即如庸税，固斯密氏所指为不道而厉民者矣。又证其赋不出于劳民，而为田主与销货之家之所共出矣。然此必庸率之至微，而仅足资生而后信耳。使庸率至优，则虽劳力之家，势亦不能无所出，而不必尽出于田主与销货之家也。故合而论之，可立为例，曰：税极恒在有余之家。（页八九三）

一一一

按：英国盐赋，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始废。法国自民主时废。德国用就场起课及出口加榷法，合邦后得赋岁二百余万镑。若义大里、奥地利、匈噶利、美利坚皆有之。独印度盐赋为岁入大宗，次于田赋。闻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得至八十兆七十六万罗卜，是为英金五百三十八万四千镑也。其行赋之法，与德国大同小异。夫盐课裕国如此，顾英法不用者，则以盐为食肴之将，贫民所必需，民愈贫，其任税益苦。且制造用盐者多，如玻璃、如肥皂、如强水，皆赖之至多。盐有税，则其业不进，故宁废之也。中国盐税，重甲诸国，而公家所入为微。且奸利之厚，民趋如骛，法峻则嫌于罔民，宽之则枭民日众，为地方隐忧，不止耗损国课已也。（页九〇一）

一一二

原书说："近世国家之责赋税于其民也，大抵有二术焉：或官设吏胥，以监其榷，事之善否，税之盈绌，国家设殿最之考绩，如是者，其所收赋额，可年年殊。或国勒定额，而承之以牙侩，侩置佣夥而自督之。其征抽于民，虽遵成法，然国于牙侩而外，不置问也。其佣夥亦知有牙主而不知有国家。是故承税以牙，非税政之美善综核者也。"

按：中国货物之税，几无一而非牙课矣。夫牙课者何？上收一定之额征，凡其有余，则承者之利是已。夫是之谓中饱，是之谓牙侩。而中国税不中饱，官不牙侩者谁乎？夫盐课之大，固无论已。他若各口之钞关，各省之厘卡，主之者虽名为官，其实皆牙侩耳。此中国赋税，其大弊所以归于不核。多为沮梗，于国无利，于民大损，一不核也；制为中饱，民出者多，国得者寡，二不核也。此上下之所以交丧①，而廉耻之所以益衰，举坐此耳。（页九二三——九二四）

一一三

原书说："法兰西国赋之所由来者八。……后之五税，法诸省大抵皆募牙商为之，而前三赋则政府自领之。法之计家皆言，以所取诸民者比例为言，则政府自领而王所亲督者为较核，其有补公帑，过于后五税之中饱而虚靡者。"

按：是所谓募牙商以为之者，无异中国所云商办也。其政府自领者，犹中国所云官办者也。近数年以来，遇一建置，其争官办商办之孰便者多矣。大抵在官之人，多主官办，而民间则多言商办。顾斯密氏之议如此，则可知官办固不必费，而商办亦未必遂综核而

---

① 从刊本作"交恶"，今从南洋本。

便民也。虽然，其事有为国敛财与为国散财之异。为国敛财者，以商办之，未有不加酷虐而增中饱者矣。是在议政即事为衡，而不可执一而论也。（页九二六——九二七）

一一四

原书说："若荷兰，若西兰皆濒海之蕞尔国也。国虽小，而其民志于自立，则欲民主之存，其海防必谨。此二国之费，所以益不訾也。虽然，荷、西之所以存，而金瓯不玷者，亦恃其为民主政制而已。何则？以其为民主也，拥资之家，殷商大贾，皆与国同休戚。或纡或径，皆有谋献国事之责。彼以自治为尊，自由为荣也。……向使其国不幸，民主制隳，国之号令，主于勳爵将帅，则其国虽朕立，而民权以亡。民权既亡，则国非其国，而困与辱者皆可去。如是，则荷无富民，而农工商贾之业皆不振，其能至今岿然于列强众大之间者，寡矣！"

按：余读是篇原文，不觉为之潸然出涕也。曰：呜呼！何其言之沈痛也。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夫一统之世无论已。一统者，岂必幅员数万里，四封而外皆藩服，而后能然哉？方其未通也，汪洋之孤岛如非支，山中之岩邑如刚戈，立一尊之君，而臣妾其同种并壤之民，如是者皆一统也。惟一统而后有无权之民，以戴有权之君，上下相安，国以无事。当是时也，有倡为民权自由之说于其间，虽谓其有百害而无一益可也。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且世之黜民权者，亦既主变法矣，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亦既劼以知惧矣，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乃不知是数国者，其民皆未尝有权也。且深恶民权之说

者，不自今之支那愚儒大官始也，往者欧洲之勋贵公君，皆恶之矣，英之察理，法之路易是已。其最不恶民权而思振兴之者，亦有之矣，德之佛勒德立，美之华盛顿是已。顾二者孰非孰是，孰荣孰辱，孰存孰亡，不待辨矣。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愈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不知量而最足闵叹者也。（页九二九——九三一）

一一五

原书说："惟无事之日，民信其上，任其法，知其于己财产为有护也，夫而后处非常之顷，能以财供上之用而知其不亡也。……故曰：惟法行政平之国，为可贳财于民，亦惟法行政平之国之民，乃乐出财贷国也。……

若夫僿野之国，民无工商二业之母财。抑有之，而綦寡。人人以居积盖藏为莫大之事。知其上之厉己，与其法之不可信也，则讳其财，恐一著于外之见夺也。如是之国，一旦有警，则多文告，设劝尝，以贳其财于民，然而民能以财贷国固少矣。求其乐于贷国，则无徒也。其国君知其然也，则平时务聚敛而封殖之以自固。然而聚敛滋深，封殖愈厚，其民愈危。终之至于有警。其聚敛封殖者，恒不足以周事。盖惟不通而民力以薄，惟无政刑而民疑其上，惟视一人之掊克而其流易竭故也。夫若此者，虽曰国非其国，岂太过哉。"

按：君子读斯密氏此篇之言，而反观吾中国之为何如国，为此乎？为彼乎？盖不待不佞之斥言，夫已各知其攸属矣。数载以还，国亦多故矣，工商之业傫然，而国债弥重。且其债非贳之于民也。官贳之于外国，而外国转而贳诸吾民者有之矣。岂尽民之无良哉？民无所恃于官，而外国无所畏于中国故也。往者亦尝贳之于民，则昭信之股票是已。然其事之何若，又不待不佞之斥言也。庚子之岁，

行将尽矣，和议十二款出，国之逋负益深，后之财政，将必有越樽俎以代吾庖者。使继此而民以病，其事故可悲；使继此而民不病，其事尤可悲。曩有谓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昔闻其语，今见其事矣。（页九三五——九三七）

一一六

按：国债一事，为中国从来所未有。国家当全盛之日，边事如准噶尔，如西藏，皆以司农之财供之而有余。至道咸之间，忧贫乃始，然未尝加半文之赋于民也。粤匪之乱，诸公筹饷，始创厘金，谓为权宜之制，而兵食大舒。又是时海禁方开，始于上海，继而有十三口、二十余口海关之榷。考中国今日之岁入，以比嘉道以前，盖数倍不啻矣。而忧贫之象，日加乎前。狃于旧说者，辄以通商为绝大漏卮，甚且拟之鬼魅凭人，摄吸膏血。如其言，与往者印度那博之语正同，究之此皆无所知者之滕口。读斯密氏《原富》之书，而其胸中如是之见，犹洗除不尽者，则无庸发其墨守而箴膏肓矣。同治以前，边衅常起，然所谓赔给兵费者，至数十百万为最多，中国之力犹足以及，无举洋债而表分偿也。以政事之暗于外情，而疆吏绸缪之不固，于是乎有甲午中东之役。朝鲜台湾皆割，而赔款至二百兆有余，而关榷为指偿之赋税。幸而边氛不起，海内和乐，三十年间，可以子母皆复，而百姓不必加赋也。本年庚子五月，瞀然有拳会灭洋之事。其人谋之不臧，殆前志所未有。七月乘舆西狩，至十一月而十二款之和议画诺。后此所赔之兵费几何？颇闻分年以复所举之债，须岁三千万者五六十年。此书成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故云。如此而益以前负，则中国财力，不其殚欤！自西人观之，彼固夷然以为未甚也。盖彼见英伦者天下之富国也，而庚寅、辛卯之间，其国债为六百八十四兆镑，以三十七兆八十万之民数计之，每民所负，盖一十八镑有奇。至法兰西，则尤骇耳目矣。庚寅、辛卯间，以三十八

兆之民，而积一千二百六十五兆镑之国债，以每民计，盖各负三十三镑有奇。其岁出永息，亦三十七兆八十一万镑。然未闻英法二国，遂因此而贫，抑由是而不振也。中国后此之债，要不外一千兆两银而已耳，此不过二百六十余兆镑，而其民号三百余兆，是不及人一镑之债也，复何忧乎？虽然有辨，是二国之债者，大抵举之以治军，则有拓国攘利之饶，以之兴功，则又有便民通商之益。故国债虽重，国财日休，此犹斥母以来赢息耳。至于中国，则十年之中，丧师者再。其举贳者皆国外之欵，其所偿者皆敌国之费，故债重矣。其息利既不在民，于国财又无所增益，而一切通商惠工之政，若铁路，若矿政，方务剿其发生之机。是中西之负债同，其所以负债者大异。而后此之所以偿逋散息者又殊。西国之债以利，中国之债以害，是又乌可同而论之乎！继自今，设不取财政一切而更张，抑更张矣，而其权皆操于外人，吾诚不知国之何以堪命也。（页九四三—九四五）

一一七

按：斯密氏之论国债也，可谓流涕长太息矣。其爱国深，故其用意切；其见理明，故其立言决也。顾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非斯密氏之言失也。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苟不兼综而衡论之，此何异见鸢飞戾天，而遂谓奈端地吸力之理为不足信乎？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而弃其疾以从其利也。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既有其利，辟土四洲，移虚实而通有无。故斯密氏之言之所以不验者，盖由闻其言而即以其道自救耳。而我今日之中国，固何如乎？甲午、庚子两战以来，国债之加者不知凡几，而其财又皆贳之于外国。他日和议既成，以外人而操吾计柄，区赋税以为贷者之岁收，年增数千万无名之赋，此非取左手而畀之右手也。大抵夺

吾民衣食之资，以为谋国不臧者之罚而已。哀哀下民，逢此百罹，吾真不知所以维其后矣！（页九五九）

一一八

按：嗟夫！不仁者之为国计也，其行诈亦多术矣。若鼓铸新币，而以轻名重，或印造宝钞，而命无作有，终之漏脯救饥，无救于贫。而泯泯大乱，观之前史，与斯同事者，皆在叔季之世，靡敝之朝，可以鉴矣。尚忆髫稚之日，闽中大吏，铸铁钱，开官局，以为一切苟且之计。旬日之间，贫富易位。田宅典质者，纷纷取赎，尝有旧拥巨资，而穷困至不自存者。此余所亲见者也。当此之时，几至大乱，幸其令寻罢，而受其害者则长已矣。呜呼！焉有仁人在上，制民恒产，而使无罪者蒙籍没之祸也哉！（页九六二）

《群学肄言》按语*

一

谨按：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如此书天意天字，则第一义也，天演天字，则第三义也，皆

---

* 《群学肄言》原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英国斯宾塞尔（H. Spencer，1820—1903）著，1873年出版。译本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全书分十六章。第一章《砭愚》。第二章《倡学》。第三章《喻术》。第四章《知难》。第五章《物蔽》。第六章《智絯》。第七章《情瞀》。第八章《学诐》。第九章《国拘》。第十章《流梏》。第十一章《政惑》。第十二章《教辟》。第十三章《缮性》。第十四章《宪生》。第十五章《述神》。第十六章《成章》。全书只有按语一条，另一条注文，亦按语性质，一并辑录。此据《严译名著丛刊》本。

绝不相谋，必不可混者也。（页三四五）

二

按：葛来斯敦最信宗教，意以宗教为地维天柱，非此则人道将废，而世不知为何如世也。故于百年来教力之衰，常抱无穷之戚，前事特其一端而已。自斯宾塞指其与格物为反对，葛颇不自安，复数番致书自解。略谓吾之前言，非与格物为难也，特以谓宗旨所存，末流多过。譬如自由之说兴[①]，而穷凶之孽，或由此作。即持干涉之义者，而民直即俗所谓权利与他书所谓民权或以见侵。设仆云然，未必遂为自由之反对，抑亦非尚法者之叛徒也。至于天演本宗，仆固未喻，何必为局外之毁乎？与执事各守封疆可耳，无取为之角距也。（页三五五——三五六）

《社会通诠》按语*

一

严复曰：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画刻鸟兽虫鱼，或草木之形，揭之为桓表；而台湾生番，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皆图腾也。由此推之。古书称闽为蛇种，盘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俗，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自知其怪诞也。（页三—四）

---

① 从刊本、1908年商务本皆作“自自由之说兴”。今从文明书局本。

* 《社会通诠》原名《A History of politics》，英国甄克思（E·Jenks，1861——1939年）著，出版于1900年。严复此译，出版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全书四章：一开宗，二蛮夷社会，三宗法社会，四国家社会。有案语十六则，夹注一〇二条。今录按语十五则，夹注八条。此据《严译名著丛刊》本。

二

原书说："有种族，有部落，古鲜渔猎之蛮，可以言部落，不可以称种族。今人遇蛮夷之事，多称种人，意若谓其聚族而居也者，此于名实，为不审矣。盖种族云者，指一姓之所传育。即不然，亦其血胤余孽。此以云种族当也。乃澳洲之蛮，与图腾之众皆不然。学者宜知宗法系民，乃治化演进之一大事，其影响于群制亦至深，此非最初民人若澳洲之蛮与他图腾之众之所及也。澳洲之蛮，其相聚而居也，取便于分部为猎而已，是其所以求食之道也，故可以谓之曰部落，此群之起点也。"

严复曰：蛮獠相聚，如群羊耳，此以云部落，尚未叶也。盖部落虽不必为种人，亦不必不为种人，而常有其部勒者，则又非初民地位也。然苦辞穷，无可改译，则姑以部落当之，而著其未安于此，读者审焉。中国内地之苗獞有峒，台湾之生番有社，谓为峒社，未知于义何如？博雅君子，庶几教之。（页七——八）

三

原书说："宗法社会，……其进于蛮夷社会远矣。其特别形制，所与前后社会殊者，可言如左：一曰男统，……次曰昏制，……三曰家法，……右所言三者，盖宗法社会最先最显之形制。"

严复曰：作者举似社会，常置支那，盖未悉也。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姑存此说如此，而俟后之君子扬榷焉。（页十三——十五）

四

原书说："宗法社会，所与今之军国社会异者，有四端焉。"

其一是"重民而不地著"。

严复曰：可以为前说之证者，莫明于犹太，与古所称之行国。吾颇疑史迁《匈奴列传》："冒顿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尽斩言予地东胡者"云云，为钓奇而非事实。(页十七)

五

原书说："初民非不知土地之可宝也，特其为意，浅而不深，缺而不完。欲识初民以何者为地利，可即近世蛮夷之俗观之。北美种人，于其所居之壤，不禁行旅之往来也，不禁牛羊之纵牧也，不禁稼穑之播获也，甚至造宫筑室而居之，亦非所甚恶者。但使居其壤者，勿惊其狐兔，勿张陷井罟擭，而机毒矢于其间，则皆优容而不忌。彼土人之视其地固己有也，亦艴然不愿他种之或侵，然彼不以其国土为其众之产业，而所独私者也。"

严复曰：右之所言，吾未敢尽信之以为事实也。盖种有强弱之分，使积威约渐，则强种之所为，苟未至于即夺其所为生，将皆为弱者之所容忍。何则？彼知争之无益，而所丧将滋深也。而强者不自知，则指之以为特别之民性，而孰知其叩心饮泣，衔恨次骨髓，方之常民，且有过也。泰西之民，商于吾土，莫不盛称华民之商德。尝谓在西国所契约而不可恃者，于吾民以一诺而有余，期至负清，未尝稍后。某国巨商，将归，对其众言，旅华二十年，年之交易，以巨万计，然未尝有角尖之逋。华人之信如此，无识浅人，且传诵其说，以自矜诧。而不佞闻之，则惟酸鼻而已。凡此皆观物之变，而不知己之人差者也。粤国自损之言，固不必深扬榷尔。呜呼！(页八五——八六)

六

原书说："游牧种人之私为产业者，不仅牲畜已也，妻子奴婢，亦产业也。盖其畜之也，不必缘于亲爱，实欲保其力役。"

昨天津某报载大顺广巡道示，禁民间娶妇，不得过早，男以十六，女以十四为年格。因燕赵乡俗，以田亩力役需人，常为稚男聘娶壮妇以居室之。不相得，则往往有寄猴逃嫁之事，而谋杀本夫之案，乡而有之，故为示禁。如此是亦娶妇取其力役之一证也。（页八六）

七

原书说："昔始封建也，国家之于群公，不过曰为我收租赋、谨征发、保治安而已。乃今其子若孙，则居然为之地主。后之地主，与前之地主大异者也。前之所谓地主者，受国疆寄，主其地之治者也；后之所谓地主者，以所寄者为己有，以其地为己之产业，而主其地之治者也。"

按：读此，乃悟商鞅、李斯其造福于中国之无穷也。使封建而不破坏，将中国之末流亦如是而已矣。抗怀三代之治者其知之。（页九一）

八

原书说："曩尝谓种人无法律之思想。虽然，非无法律之思想也，无议制造律之思想耳。盖种人所谓法律者，同于率常，同于习俗，必其祖父前人之所已行，历数世百年而不废者。古之社会，义由人起，彼谓一人所宜守之法度，必其种与族之所常行者，无自作之理也。此义之行，而为欧人所严重者最久。一人之身，无论所居为何国土，必挟其旧法与偕。即至今日，号为文明之国者，于此说尚未尽去也。古宗法社会，最持久不变者，莫若犹太种人。其俗固重宗而不重国，故国亦随亡。然至今以其种居异邦人国土之中，尚沿用其种律而不变者，则犹太之人也。若他种则入与俱化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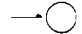
严复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

居吾上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页一〇七——一〇八）

九

原书说：“国民代表者，合格之国民，所举以自代者也。……若夫代表之义，至于今犹未论定也。有最胜之两说焉。其一派之说曰，代表者，国民之所发遣者也。国民为主人，而代表者为之臣仆，代表宜听命于国民者也。其有言，国民之所欲言也；其有行，国民之所欲行也，夫而后曰代表。其又一派之说曰：是不然，代表者，国民举以从政者也。国民之于政，不皆达也。其所举，必其达于政者。既举之矣，是犹有美玉于此，而举玉人雕琢之，又何得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乎？故国民之于政，宜一听代表之所为，不宜更箝其口，而縶其手足也。二派为说，其不合如此。”

按：二说皆坚，而后说尤中理。使中国而用之，则吾从后说。盖欲用前说，必民智至高而后可。然为代表者，不可不知前说之义，为国民者不可不知后说之义也。（一一二——一一三）



一〇

按：近辛丑、壬寅间，拳匪平，教会责赔款亟，吏缘为奸，民不堪命，广宗以叛告。大吏纵兵狝之，所杀数千人，皆老幼妇孺不能去

者。邑令所系囚，则富民景姓也。（页一一四）

一一

严复曰：作者推原议院始制，谓其事有诺责之必承，无权利之应享，故不可指为民权见端。此征实之谈，无可复议。虽然，自不佞观之，则于此等处，正见欧洲阿利安种人，民权根本之盛大，而断非吾种之所几及者也。盖彼虽当中叶黑暗时代，其拓土开国之人，暴戾横恣，著自古昔，然莫不知赋税财物者，本民之所有。至吾欲取而用之，虽有设官所以治民，养兵所以卫民，可以借口，然而皆不足，必待民之既诺，而后乃可取也。故虽召集通国之民，其事至为烦费，且有时或动民嚣，顾其劳不可以已。不如此者，赋不可加，财不可得也。乃令试执此义，而求之于神洲震旦间，而为考之于古以来圣经贤传之繁富，其有曰君欲赋民，必待民诺者乎？至于韩愈之《原道》篇，则曰民不出租赋则诛而已。呜呼！（页一一七——一一八）

一二

原书说："国会既开，而王与有众，为日中之交易。王得财赋也，而民得其所欲有之权利，为例故，无变更。此议院始变之形式也。"

严复曰：此亦与吾今之报效者，何以异乎？然报效者，志不逾于得官，而朝廷则以官畀之，此上下交相失之道也。盖出财者，不必于官宜，则国失矣。或守虚荣，终其一身而止，则民失也。惟彼族不然。其所求者，大抵皆一地一业之利便，而可以世守者。故民权之成，亦以渐耳。上有所诺于民而不可食，有所约于民而不可负，食且负，民得据所守而责之，此民权之所以成也。（页一一八——一一九）

一三

严复曰：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行，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使是数者而无一存，固将反于最初之道。最初之道何？强权而已，故决斗也。且何必往古，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何则？社会贵者寡而贱者众。既曰众，则贱者俦也，乌足以决事？以是之故，西文福脱之字，于此土无正译，今姑以古字当之，取三占从二之义也。（页一二一）

一四

原书说："国于天地，必求自存，此其事与一生物等耳。求自存则有二事焉，不可以不努力，一曰御外侮，一曰奠内治。御外侮以兵；奠内治以刑。故行政之权，其始皆婔于是二者，自然之势也。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或有取而干涉者，亦以关于前二者之行政权，乃间接而及之耳。"

严复曰：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于是乎有教民之政，而司徒之五品设矣；有鬼神郊禘之事，而秩宗之五祀修矣；有司空之营作，则道理梁杠，皆其事也；有虞衡之掌山泽，则草木禽兽，皆所咸若者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过民也犹

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由此观之，是中西政教之各立，盖自炎黄尧舜以来，其为道莫有同者。舟车大通，种族相见，优胜劣败之公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乃目论肤袭之士，动不揣其本原，而徒欲仿行其末节，曰是西国之所以富强也，庸有当乎？（页一二五——一二六）

一五

原书说："古之驿递，……所传者皆王国之事也，乃至于今，有铁轨汽车之盛制。然其物主以民，而不主以国家者，于欧独吾英耳。至于大陆，筦其政者国家也，此其为军政而重之，无疑义尔，终之则有电邮之设。所谓海线旱线者，无虑皆主于国家，犹此志也。"

按：铁轨电报，国与公司孰主而利，此计学家所至今聚讼者。而邮政电报所以宜主以国家之故，以其事之宜一而不宜分，又有赋税出于其中，故以国便，不仅其物之关于军政也。（页一二七）

一六

按：警察非西政也。三代总于司败，秦汉则有督奸贼曹诸椽，唐宋以来代存其制，而保甲则末流之尤密者。顾今之人，皆以为不足用，而必用警察之新制。不知保甲之不足用者，坐不出费耳。使移所以从新之费以为其旧，吾未见保甲之不足以止奸也。（页一二七）

一七

严复曰：国之有疠疫，非傥来忽至者也，亦非民之稔恶无良，而冥冥之中，行其罚也；又非劫运之说，时至必然，不可免也。盖必有其致疫之由。虽曰天行，皆人事耳。夫国之有大疫者，其社会必贫而不洁，此历验无一爽者也。盖贫则食菲，食菲不足以养精；贫则

衣劣，衣劣不足以御寒。积之既久，而其人之在社会也，犹木之有黄叶焉，西风一号，皆堕地矣。且卫生之事，莫重于清洁。其贫之社会，未有能清洁者也。容膝之室，夫妻子女，聚居其中，所嘘噏者皆败血之残气。处城闉湫隘之地，为微生疫种之蕴生，而其人又至愚，与言卫生，彼不知何语。其国之旧教，又有以使之信鬼神傩禳之谬说，甘穷约溷浊，而不耻恶食与恶衣。夫如是之民，其初之所以不至于大疫者，徒以地广人稀已耳。使一旦庸增谷贱，将勤嫁娶，而生忽蕃。人烟既稠，而不洁愈至，则大疫不起者，未之有也。此在欧洲，其事见于明季，而今日岌岌，将见于黄人社会者也！（页一二九）

一八

原书说："国家行政之权，每因天灾流行，以之日长，此欧洲诸国所同著于历史者也。盖当流离颠沛之秋，而求助于域中最大之权力，民之常情也。至于假以事权，久之生害，则非其时之所计及者矣。故使政府之能力愈闳，民之求援而附益之以权，亦日益众。是其最显，若十四世纪之黑瘟，若十九世纪之霍乱，皆其证矣。其他若饥馑，若畜疫，若大火，若风水之灾，若私家民业之不幸，皆以其民之呼吁，而政府于此，得为永远之机关，以治此一宗之民事。"

严复曰：于右所言，又以见中西言治根本之大不同也。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且必因缘事会，而后成之。察其言外之意，若惟恐其权之太盛，将终不利于民也者，此西说也。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其行政也，乃行其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息，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实且以为能任其天职。其论现行政柄也，方且于之而见少，又曷尝于之而见多，论者若曰：凡使吾之至于此极者，皆国家之勿事事致之耳。此中说也。以二者之悬

殊，故学者据中说之成见，以观西书，辄莫明其意之所在。又每见中朝大官，与西人辨执，往往自谓中理不刊之说，乃为闻者所捧腹轩渠，斥其愚谬。不佞向谓中西文理大殊，深诫学者不可援一贯之陈义以自欺者，职是之故。夫彼是〔此〕固各一是非，然必陈钟鼓以享爰居，则固臧孙之不圣耳。（页一三一——一三二）

一九

原书说："今夫善为国者，未有不期民之自立者也。行政之权日张，民自立之风必日逊，此其国家之所以弱耳。"

按：复前论，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穆勒约翰权界论，亦于吾治发深慨也。（页一三三）

二〇

原书说："吾尝试观大陆诸邦，其中行政权最伸之国，其民品质何如，可以悟矣。又更观于新立之社会，如澳洲左右之诸英属，以其政之宽纾，其现象又何如？"

按：十八世纪间，戈悉嘎岛伯理玺名保利者，一世之英主也，其所为大类美之华盛顿。顾华之声望功烈伟然，轶汤武跻尧舜，著于五洲，而保利寂寂无颂声作者。二君之作用有大不同者，不以幅员大小相绝也。盖华治其民，宗旨在求其众之自立，而保利不然；其抚民也，如慈父之于爱子，故身死而其国亦衰。（页一三四）

二一

原书说："挽近世之国家，莫不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相辅而为治。……以大较言，虽谓法无地方自治之制，蔑不可

也。义大利之治制，什八九以法为师。……夫地方自治之制行于英者，最古亦最善。吾英之治，实以此为之首基。……若夫其制之利，……可略而言也。设为砥砺竞争之局，使国民人人有国家之思想。中央政府，其势常与民悬。以自治政府为民之所自立，故常与之共休戚，通痒痛，其便一也。为国中人才之试验场，他日策名王国，无美锦学制之虑，其便二也。土地有异宜，民材有异用，中央政府常期于同同，得地方自治，而后其地其民所独擅者见，其便三也。中央政府得分治者之为用，可专意会神于纪纲之大者，而国事不至于丛脞，其便四也。按：若对于吾治而言，则人视其地皆祖宗坟墓之乡，子孙蕃殖之所，故有利必为之举，有害必为之除，不若铨流之官，视所居如传舍，其便五也。为其民之所举，耳目必周，无措直举枉之可虑，其便六也。①其利于社会者如此，然亦有其不便者焉。以所治在一隅，而选材专于其地，故常有狭小孤陋，偏执自私之弊，一也。局小禄微，为能者所不屑，故其事常患于无才，二也。虽然，使中央政府知其所短，而为之斟酌调剂于其间，吾未见其弊之不可以终祛也。”

严复曰：地方自治之制，为中国从古之所无。三代封建，拂特之制耳，非自治也。秦汉以还，郡县之制日密，虽微末如薄尉，澹泊如学官，皆总之于吏部。其用人也，以年格而非以才。其行政也，守成例而非应变。此吾国之治，所以久辄腐败，乃至新朝更始，亦未见其内治之盛也。总之，中西政想，有绝不同者。夫谓治人之人，即治于人者之所推举，此即求之于古圣之胸中，前贤之脑海，吾敢决其无此议也。往者罗马之盛，官吏出民推择者大半。至于叔季、君士丹丁之后，必命于朝。其时之说，谓得官必富贵有势力者之所赐，而后为荣宠，若非小民之所推择，此为庸丐领袖可耳，何足

① 此系严复所注。

部乎？使今以此语之吾国之人，吾知其必有合也。考为上而为其下所推立者，于中国历史，惟唐代之藩镇。顾彼所推立者，为武人，非文吏也，故其事为乱制。往顾亭林尝有以郡县封建之议，其说甚健，然以较欧洲地方自治之制，则去之犹甚远也。（页一四〇——一四一）

二二

原书说："共和之制，今世合邦之最为演进者也。中央政府，其权不止于诘戎议制，乃并刑法行政二大权而有之。故其合也，虽有各具主权之分治，而可合以为机体完具之大邦。此其已见者，若今北美之合众。……夫共和之制优矣，而遂谓其中无弱点焉，则大不可。盖其制终主于人为，而非天合，虽有同祸福相扶持之义，然欲所合之众，发忠爱之悃诚，若天成之国群民族，大难。夫国家之势，所以成苞桑之巩，盘石之安者。以民视其国之可爱，由天性之发中。故临难之时，虽断脰捐躯，有不顾耳。共和之邦，其得民不能如是之深可决也。"

严复曰：吾译前语，于吾心怦怦然。何则？窃料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于旧法，拘于积习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无可解免，而变动光明，生于忧患，行且有以大见于世史，无疑也。今夫合众之局何为者，以民族之寡少，必并合而后利自存也。且合矣，乃虽共和之善制而犹不坚。何故？以其民之本非一种，而习于分立故也。天下惟吾之黄族，其众既足以自立矣，而其风俗地势，皆使之易为合而难为分。夫今日谋国者之所患，在寡，在其民之难一，而法之难行。而吾民于此，实病其过耳，焉有以为患者乎？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

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世有深思之士，其将有感于吾言！

且世所谓虎狼国，行其先王之遗策，有长驾远驭，并吞六合之心者，非俄罗斯乎？虽然，论者将特震于其外云耳。以言其实，则俄不足畏也。种杂，而所收者多半化之民，其弱点一也。其政之不修，弊之所从，随地而有，其弱点二也。赋财空虚，而犹勤远略，其勤远略也，正以泯其内乱，所谓至不得已者也，其弱点三也。以半化之国，与文明邻，民心浮动，日益思乱，其弱点四也。其朕立者，以军制耳，一役败衂，则革命立至，其弱点五也。所收诸属，为合不深，根本一摇，全体解散，其弱点六也。俄于战事最有功者，前败拿破仑之师而已，此虽天幸，然足以鼓舞其民。自兹以后，舍苦来米亚而外，未闻俄有大役也。故其兵力之坚脆，不可知之事也，此其弱点七也。其为弱点之多若此，吾意俄今之所以胜中国者，其在上之国主官吏，为文明人耳，舍此而外，实无所优于中国也。癸卯十月并识。（页一四四——一四七）

二三

原书说："盖天下之政制，大较可分为二类：一曰平等之治，一曰议贵之治。准平等之治者，其国之人民，为官为私，为勳贵，为齐民，自法视之，皆无差别。其讯断之者，同此法廷也，其科当之者，同此刑典也。循议贵之制者，……凡在官奉职之人，自其至贵，至于极卑，其有所行，皆称为国，而所行逾越权限与否，果为奉法行职与否，不深论也。其行事非寻常法廷所得过问。即不然，亦必请诸其人之上官。否则，罪人不可得。夫行法之倾而不平若此。……夫如此而犹称法典，则何怪大陆之民，常受官吏之束缚烦扰无穷乎。"

严复曰：泰东诸国，议贵之法，固亦有之，然所施至狭，不若欧

西大陆之为制也。然则泰东诸国，用平等法乎？曰固也。虽然吾闻孟特斯鸠尝论之矣。曰，盎格鲁之民，与泰东之民，法典之二极也。盎格鲁之民，最自由者也；泰东之民，无自由者也。故于用法也，盎格鲁以最自由而平等。泰东以无自由而亦平等。譬之数然，至于为无，皆等分也。君王而外，其余皆奴婢仆妾而已，奴婢仆妾又何必为之等差也哉？此孟氏之说也。（页一四八——一四九）

《法意》按语*

一

复按：儒所谓理，佛所谓法，法理初非二物。（卷一页一）

二

复按：孟氏意谓，一切法皆成于自然，独人道有自为之法。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非法立而后以离合见是非也。既名为辐，其度必等，非得周而后等。得周而后等，则其物之非辐可知。其所言如此。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文则通谓之法。故人意遂若理法同物，而人事本无所谓是非，专以法之所许所禁为是非者，此理想之累于文字者也。中国理想之累于文字者最多，独此则较西文有一节之长。西

---

* 《法意》，原名《Deg Esprit des Lois》或译作《论法的精神》，法国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 1689—1755）著。出版于1748年，系资产阶级法学中的经典著作。原书共三十一卷，严复只翻了二十九卷，且系由英文译本转译的。严复翻译此书，不知始于何时，但当在1900年（光绪廿六年）以后。据严复的日记，脱稿当在1909年（宣统元年）。全书共分七册出版。1904年出三册，1905年、1906年、1907年、1909年各出一册。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收入商务出版的《严译名著丛刊》中，今以《丛刊》为底本，并参考了清末出版的原刊本。书中有案语约三三〇条，今选录一六七条。

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卷一页三）

三

原书："自人群既合，则向者自知儳弱之怖畏以亡。群合而有强弱众寡之殊，其平等之形亦泯。怖畏意亡，平等形泯，而人类之竞争兴矣！"

复按：孟氏于人类所以为群之德，可谓见之真，而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者矣。其谓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此人道之最足闵叹者也。郝伯思有见于此，故以专制为太平之治，卢梭亦有见于此，故谓初民有平等之极观。而其实则法典之事，即起于争。使其无争，又安事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卷一页七）

四

复按：西人所谓法制，殆尽于是三。国际公法，其源盖古，然自虎哥觉罗狭，始有专论之书，自边沁始为之专名，曰《列国交通律》也。至其余二法之分，由来亦旧，而大备于罗马。盖泰西希腊为哲学文章最盛之世，而罗马则法学极修之时代也。此书所谓国法，即《社会通诠》所言之公律，所谓民法，则私律也。见《论刑法权分》西人法律，公私为分如此。吾国刑宪，向无此分，公私二律，混为一谈。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至于不率典之刑罚，乃其法典之一部分，谓之平涅尔可德，而非法典之全体，故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若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矣。皇帝诏书，自秦称制，故中国上谕，与西国议院所议定颁行令申正同。所谓中央政府所立法也。（卷一页八）

五

原书："治国政府，其形质有三：曰公治，曰君主，曰专制。欲知三者之为异，举其通行之义足矣。盖通行之义，其中函三界说，而皆本于事实者。其义曰：公治者，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者也；君主者，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法度；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见卷二页一）

"公治之制，更分二别：曰庶建，曰贤政。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国全体之民，操其无上主权者也。贤政者，以一部分之国民，操其无上主权者也。"（卷二页一——二）

原书又说："民主之制，国之主权，散于国民之全体，或其中之数家；君主之制，其主权必执于一人。其有法典，为行政所必循者，谓之宪政。其无法典，行政惟一人所欲者，谓之专制。"（见卷三页二）

复按：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东译姑以为共和。然共和见于周，乃帝未出震之时，大臣居摄之号，此与泰西公治之制，其实无一似者也。尝谓古民主之治，特利用于小国之间。若夫广土众民，非政由一君必不可。若今世美洲之合众国，欧洲之法兰西，皆造于十八世纪之末，文明大进之秋，前此所必不能者也。故希腊以民主而并兼于马基顿，而罗马之转为帝国也，则不待日耳曼峨特之犄角，其国权已统于沃古斯达，其非磐石之势明矣。夫五洲治制，皆宗法社会之所变化者也。顾东亚则以宗子而成继天立极之至尊，西欧则于游牧之时，已著民族之平等。此其所以然之故，又不能不求于地势，与所行宗教

间也。呜呼！可异也已。（卷二页十一——十二）

六

原书："夫专制者，以一人而具无限之权力，惟所欲为，莫与忤者也。虽然，如是之君，其主权多旁落。盖其人以藐藐之躬，建于亿兆之上，觉一切由我，我以外所谓民者，乃同无物，则放情恣睢愚昧诸败德，常不期而自从。况既愚且惰矣，又益之以放恣之情，则其不乐以国事自敦，又必然之数也，将责政事于一切之具官，其势又分而无所统。且人怀媚主之心，莫不欲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如此则机诈纷然起矣。机诈纷起，则人主欲无亲持其衔辔又不能。凡此皆非能享有国之逸乐者也。欲享有国之逸乐，计莫若委一切之柄于所爱信之一臣，而听其权力之埒己，此所以亚洲之国，君王而外，莫不有其维齐。然则建立维齐者，专制国纲纪之法度也。"①

复按：沙丁曰，东方回部之王，皆有维齐。其权决一国之事，而于王为大奴，其制与中国之丞相稍异。顾中国之宰相，有时直维齐耳！

又按：此节所论，恨不令申不害、李斯见之。上蔡欲专秦之权，为之维齐，乃有督责书之上，不意后之为维齐者，又乃赵高而非己也。或曰：如孟氏之说，则专制云者，无法之君主也。顾申、韩、商、李皆法家，其言督责也，亦劝其君以任法。然则秦固有法，而自今观之，若为专制之尤者，岂孟氏之说非欤？抑秦之治固不可云专制欤？则应之曰：此以法字之有歧义，致以累论者之思想也。孟氏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其立也，虽不必参用民权。顾既立之余，则上下所为，皆有所束。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

---

① 丛刊本作"上"，今从原刊本。

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且学者须知孟氏为十七稘此学开山，故其说多漏义。即所立三制界说，亦不可皆完全。读其书，掇其菁英焉可耳，勿遂视为定论也。（卷二页十六——十七）

七

原书："俗传一罗马法皇，以次当立，自知才德之不任，固辞之。然以群下劝进之多且殷也，不得已受法冠西名旁狄非加特而饬其从子治教事焉。行之旬月，乃自诧曰：吾乃今知教皇之贵而易为也。彼东方之人君，正如是耳。方其少日，在帷墙之中，犹囹圄焉。阉寺小人，蛊其心志，而乐其无知，必以术为之，使无一隙之明而后快。洎夫旧朝之宫车晚出，嗣子诞膺大宝，南面受朝，未尝不汗流面赤，茫然于国之如何治也。瞬乃建其私昵，大司马冢宰总摄朝政，大录万几，而冲人得从此放浪于宫闱禁御之中，嗜慾无穷，禽兽不翅，幸无耻不蠲之近侍，所逐逐者，极意豪奢，为生人至暂之乐而已矣。于是始恍然自诧于为君之无难，而曩者未尝梦见也。

"是故其国之幅员弥恢，其租赋弥盈，其宫禁弥广，其后宫弥多，其嗜慾弥无涯，其责任弥隆，其所宿留之国政弥寥寥，其待决之端弥寡，是则专制之君而已矣！"

复按：孟氏之所以言专制之治者，可谓痛心疾首者矣。若以是而加诸中国之治制，不必尽如其言也，亦不必尽不如其言。夫法度之朝无论已，上有宵衣旰食之君，下有俯思待旦之臣，所日孳孳者，皆先朝之成宪。其异于孟氏此篇所言者超乎远矣！虽然，及其叔季，若东京之桓灵，若陈隋之宝广，乃至有明之世，其君或十余载不窥朝堂，阉人口衔天宪，宰辅以封事自通，则亦何以异于孟此篇之所言者？故使如孟氏之界说，得有恒旧立之法度，而即为立宪。则中国

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有累作之圣君，无一朝之法宪，如吾中国者，不以为专制，而以为立宪，殆未可欤！

又孟氏所分治制，公治、独治、专制三者。其所称之独治，于中本无民权，亦非有限君权，但云有法之君主而已。（卷二页十七——十八）

八

复按：酷矣，孟德斯鸠之论君主也！使非生于狭隘酷烈之朝，而又值公理将伸之世，彼又乌能为此言哉？夫君主，以言其精神则如此，以言其形质又如彼，而吾中国自黄炎以至于今，且以此为继天立极、惟一无二之制治，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詈桀纣，颂尧舜，夫三代以前尚矣，不可考已，则古称先者，得凭臆以为之说。自秦以降，事迹分明，何治世之少而乱世之多也！且《春秋》所载二百余年，而《国策》所纪七国之事，稽其时代，皆去先王之泽未远也。顾其时之人心风俗，其为民生幸福又何如？夫已进之化之难与为狉榛，犹未辟之种之难与跂文明也。以春秋战国人心风俗之程度而推之，向所谓三代，向所谓唐虞，祇儒者百家其意界中之制造物而已，又乌足以为事实乎？思囿乎其所已习，而心常冀乎其所不可期。此不谓之吾国宗教之迷信，殆不可已。（卷三页九）

九

原书："专制之朝，且无所谓荣宠者也，故不得以之为精神。人主而外，人人皆其奴隶而已。皆奴隶，皆平等，其势不足以相尊也，故曰无荣宠也。

且使荣宠而有鼓物之用也，则必为之法则焉，为之等衰焉。且既荣矣，则不可以复辱；既宠矣，则其人有自择之权，凡此者，皆非奴隶人之所克有也。是故荣宠而果荣宠也，必其国之有典常而议事以制者而后可。”

复按：此节所言，即《中庸》、《九经》、贾谊《治安策》之微旨。盖孟所谓荣宠，即中国所谓礼。礼之权不仅操于上，而亦臣下所可据之以为进退者也。（卷三页十一——十二）

十

原书：“犹民主之不可无道德，君主之不可无荣宠，斯专制之君主不可以无刑威……

“专制之人主，有帝天之尊，有雷霆之威。顾其为国也，不能不择所亲信而畀之以权也。假用荣宠为治，则其人能自为其声价，使其身见重于朝野，若是者皆足以生患也。故必资威刑行督责之术，使惴惴然救死之不给，夫而后其气伏而驯，无敢为非常之虑者矣。”

复按：三制精神，若其论出于吾人，则必云：太上之民主以德，其次有道之君主以礼，其次无道之专制以刑。所谓荣宠，即礼也；所谓恐怖，即刑也。至此节能自为其身价云云，则荣宠之为礼，尤可见也。盖有道之君主，为人臣者尚得进退以礼故也。（卷三页十三—十四）

十一

原书：“所谓三制精神具如此。非曰：民主之制必道德，君主之制必以礼，而专制之国必以刑也。虽然，真民主者必尚德，真君主者必崇礼，真专制者必重刑。脱不尽然，其治制为不纯，而非吾说之有失也。”

复按：孟氏此书于治制，所谓提絜之论是已。提絜之论，故其

所指者，皆物之原行，而不及其杂质。虽然，世间之物，原行少而杂质多，历史五洲之治制，大抵皆其杂者。而所杂三制之多寡，则天时人事为之，不可执一以为论也。必指某之治为民主，某之治为专制，则未有不谬且误者，且制亦在所宜而已。若此书所言之专制，可谓治之至为狭隘酷烈者矣！顾使民风甚敝之时，而得亶聪明首出庶物者为之主，将见大为斯人之幸福，而为民主所必不可及者可也。是故其制之所以危者，亦以遇合之难，非其物之必不可用也。是二者，皆学者之所宜明者也。（卷三页十七—十八）

一二

复按：所谓宁犯国律，毋伤荣宠，至今西俗尚有然者。试为举譬，假如甲乙两贵人为博，甲胜而乙负，乙虽弗偿，甲不得讼而索之也。博进，非国律之所问也，故曰荣宠之债。然乙之偿此，亟于可讼之债矣。又假甲乙违言，而约斗相死，立傧介，置期会，使及期而其一不来，法不之责也，岂惟不之责，实且禁其相死，而与于其事者为有刑。虽然，及期必至，无逃免者。何则？宁犯国法，不伤荣宠故也。

又按：美矣！孟德斯鸠之论君主教育也，使学者于此而有悟，则于西俗之本原，无难知其故矣。盖尝论之，君主之为治，西之与东，同焉者也。顾其异者，东之君主以儒，西之君主以侠。以儒，故秩序之等明；以侠，故廉耻之风竞。而其终也，国俗之刚柔判矣。孟原文造意至深，往往猝读不知何语，必反覆玩味而后得之。即不佞斯译，亦不敢谓尽知其意也，乃观近人所译，如《万法精理》等编，大抵不知而作，羼以己意，误己误人，于斯为极。原文具在，来者难诬，即令译者他日反观，而不面赤汗下者，未之有也。（卷四页五——六）

一三

原书："君主之教育，犹足进人心于高明也。乃若专制，则

相与趋于卑陋而已。盖其为教也，勖人人以屈伏。……是故专制之民，本无所事于教育也，将成其一德，则尽其一切德而褫之。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终于为愚民。”

复按：吾译是书，至于此章，未尝不流涕也。呜呼！孟氏之言，岂不痛哉！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与其国上下，同游天演之中，所不克以自拔者，则一而已矣。贤者睹其危亡思有以变之，则彼为上者之难，与在下者之难，又不能以寸也，必有至圣之德，辅之以高世之才，因缘际会，幸乃有成。不然，且无所为而可矣。吾观孟氏此书，不独可以警专制之君也，亦有以戒霸朝之民。呜呼！法固不可以不变，而变法岂易言哉！岂易言哉！（卷四页六——八）

一四

原书：“独至民主，其精神为道德。道德，克己之业也。克己之业，常劳苦而困难。使非教育，畴能至之？”

复按：此仁义桮棬之说也。率天下而祸道德者，必孟德斯鸠之言欤？故往者达冷白尝驳其说矣，其言曰：孟氏所谓民主之道德者，质而言之，爱国而已。爱国固有事于克己，然而是克己者，非必于己有所失也。方其一国之气，蒸为太和：起视所居，有泰山之安，其民有熙皞之乐。有以自奋则神怡，无所屈伏则气王，学术日富，则乐方愈多；商旅棣通，则珍奇日至。身为自繇最贵之民，故其身与子孙，常若有无穷之希望焉。他若宗教之清真，美术之微眇，其乐尤非不自繇之民所能梦见者矣！是惟人人爱国而后有此，此曷尝劳苦而困难也哉？虽然，言各有攸当耳，彼孟氏之言，亦自有其不可废者。（卷四页九）

一五

复按：来格穀士，生周秦间，殆与吾国之申、商、韩、李同一期人也。为斯巴达王弟，让国于遗腹兄子，南奔革雷特，见其礼俗法制，意大善之，未即归。已而游安息之爱阿尼，察其治俗，道埃及，得其兵制。以来格穀士之贤也，王与国民争迎归之，使为国相。至则大变旧法，生聚教训，一主于强兵。略言所为，则立二十八人之沁涅特，以主国议也；平分一国土田，使一夫所受，不得过七十石也，以财为启争之媒，则收三品之币，而用铁钱也；以奇技淫巧为耗民之力，则禁之而罢通商也；制公铺之礼，使一国男子，必相呼会食也。而尤重者，则在教育。其一国之子弟，使必任执兵以捍国土；欲为之必得其效，故谨之于有生之初；而男女嫁娶之礼，乃著令矣。岁以时为令节，令及笄未嫁者，相聚广场，裸而舞歌。其所歌，大抵称扬男子临陈之勇烈者，而揶揄其败怯者。王与国之长年，临相其礼，令男子纵观之。至于择对，则必取其壮伟；生子，则必验其强弱。强者举之，弱者不举也。男子八岁以上，率之以差长之少年，群趋演场，以兵为戏，教以服从之义、金鼓之容，又欲其习智计也，故使必窃而后得食，乃至樵苏，莫不如此。窃而不善，被发觉者，虽大创之无怨也。其女子亦习劳苦，以致壮强，女虽有夫，见健男则求与卧，曰为国乞种。男遇颀妇，则请诸其夫，曰为种择田。两无忤也。盖来格穀士常曰：人于犬马，尚知求善种而畜之，独至于身不然，是不谓之贵畜贱人得乎？一国之民皆兵也，其次则有农工，惟商贾求财，斯为污处，名曰贱业。其平居，习质确劳苦，独至于战，法得美衣丰食，厌饫优游。故其民以战为餔，相与乐之。虽然，其法诫屡侵人国，曰：恐所侵者将从此而习战事也。又禁其民出游外国，交通外人，曰：恐忘国习，而归乱法也。来格穀士之法既行，知其国之不可败也，则告其王与民曰：吾将祷于德尔毗之明神亚波乐，必

若为吾誓，方吾未归，勿乱吾法而后可。王与其众交为誓。来格穀士既祷于德尔毗，乃不食死，遗命焚其尸飏之于海也。

论曰：此越句践之故智，而蠡、种二大夫之所已行者欤！夫以葛尔国介于异种群雄之间，其势莫亟于求存。故其所为，往往而合。秦用商君，卒并天下，六合之内，莫与争存。其所亟者，世守私权而已！故务弱其民，男秉义程，女守洁清，而寄豭逃嫁，皆大罪矣。呜呼！立法者方相时之宜为操纵，而或以是为地维天柱之不可以摇，何见之囿也！欧亚百年之间，法家并出，随其所遇，为术不同。天之生才，若相应者，斯已奇尔！（卷四页十二——十三）

一六

原书："柏拉图之论公治也，且曰：国未有其乐已更，而政不变者。至其传衣弟子雅理斯多德之著《治制论》也，于其师说，十八九皆不合。独至言乐之为用，足以移风易俗，则二人若合符节焉！"

复按：中国谓三代唐虞之治，必远过秦以来，此其说诚有不可尽信者；顾以一二事之确证，知古人之说，不可诬也，则有如吾古人之重乐。试取《乐记》诸书读之，其造论之精深，科学之高邃，不独非未化者之所能窥，而其学识方术，亦实非秦以后人之所能跂。此章言乐，吾见往古二洲圣人之合辙也。（卷四页十七——十八）

一七

复按：由此观之，则中国古之井田，故民主之政矣。而其时有诸侯君主者，盖缘宗法社会而兼民主之制也。季氏之伐颛臾，并兼之事也。故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凡此皆民主平等之法言，而孔子举而诵之耳。（卷五页八）

一八

复按：中国满汉之民，其始与古之斯巴达、雅典，殆无以异。祖宗立法，所以勖其同种者，不仕则兵，固欲存尚武之精神，而倚之驾驭胜种者也。不幸数传之余，其意渐失。且使居齐民之上，无异使狼牧羊，狼则肥矣！然而因肥而得弱。弱种流传，狮熊洊至。往者之狼，亦羊而已。向使守来格穀士之成宪，虽至今雄长东洲无难矣！（卷五页一〇）

一九

复按：古希腊政家之论治制也，大体分为二宗。曰独治，曰公治而已。独治之善者，立法度，顺民情，而不凭一己之喜怒，至于其敝，而专制之治出焉。公治之善者，为平等，崇俭朴，而政柄则操于其国之贤豪；至于其敝，而愚贱者乱法度。是故自亚理斯多德言之，贤政为公治之善，犹之立宪为独治之善者也；而民主庶建，为公治之末流，犹之专制霸朝，为独治之极变也。虽然，古则如是矣，而政论世异。至于今，自英之洛克，法之孟、卢诸家说出，世乃以庶建民主，为治国正轨；而贤政不曰贤政。谓之贵族之治，恶其不平，非所尚矣。即今之所谓立宪者，亦与古殊。今之立宪，用独治之名，而杂之以贤政庶建之实者也。古之立宪，以一人独治，而率由宪章者也。若立宪，但如孟氏本书所称者言之，则中国之为立宪久矣，安用更求所谓立宪者乎？故孟氏所称四制，古今之义大殊。即由孟氏以至于今，其为用亦稍异。此学者所不可不谨为微辨者也。（卷五页十五）

二〇

原书："贵族之中，有其极贫，有其溢富。是二者，皆贤政治制之大患也。今欲救弊扶偏，则所以使之无至于极贫者，术

莫若责其如期而偿所负。至于裁抑溢富之术，则必有良法美意，且必期之以渐而后能。若籍产，若分田，若焚券蠲逋诸术，皆不可用，用之，则百弊丛矣。”

复按：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其文义往往有难明者，无惑乎学者之莫通其恉也。即如此节，言欲贵族之无至于极贫，道莫若使之及时而偿逋。特不知所谓偿逋者，指彼之负人者乎，抑人之负彼者乎？若人之负彼，则安见贵族之中，人人必有所贷！且身为贵族而贫，即为所贷，其索而归之也，宜已久矣，尚奚待政府之助力而后能耶！然则必彼之负人者也。且自原文观之，亦明明指彼之所负人者。顾以常理言，吾见偿所负而已益贫，未闻偿所负而可免于极贫者也。此其难明一也。且既贫矣，则彼之所以偿此负者，又乌从出乎？此其难明二也。无已，则孟之意或指所负者为子母相权之财，及时而偿，则所偿者轻，后时而偿，将所偿者重乎？抑及时偿负，成为风俗，斯用财者慎，而无滥赊浪费者欤？必尔，则语言之间，亦不应简略如此。但云及时偿负，即足疗贫也。此其难明者又三四也。吾阅西文多矣，诗词不论，乃至文笔，则斟酌疏明，常至无所可疑而后止。独此书节短意长，义繁词简，故其难译，实倍他书。今亦惟如文翻转，学者遇此等处，自以其意求之可耳。（卷五页十八——十九）

二一

复按：原书中如此等处，其文字皆极简奥。译文取之九幽之中，襮之白日之下。窃自谓得未曾有，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与外人言也。（卷五页二三）

二二

原书：“翊教李协旒之当国也，自念己之所为，乃抑损国家之权力，则持为政以德之谈，以责之当时之上下。虽然，李之所

以责人者，亦已周已！必于政事能持翼翼之小心，必如所言之明哲，而加之以能断，是必帝旁神圣，而后克副其言。呜呼！使君主之制，常存于人间，吾人殆无如是慰情之一日，徒用自广奚为乎？”

复按：作者于君主之制，从无优辞，于斯益见。浅学人不察，既以有法之君主译为立宪矣，而其心目中，又悬一今日英、德诸国之优制，于是觉本书所言不类。则漫以己意易之，牴牾矛盾，所谓心劳日绌者也。（卷五页二五——二六）

二三

原书：“专制之保守其国家，保守其君王而已，保守其所居宫寝而已。其识闇，其气骄，其情拘而其讳众。寇之至也，四郊多垒，土宇日侵。顾但使都市不惊，宫廷无恙，彼则以为吾之国土固自若也。事因果相生，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智者能溯其既往，能逆其将来。彼不独不能也，往往并其思想而无之。夫为国有机关，有法制，盖亦繁矣！而若人视之若甚简，非真简也，不及繁也。其为国也，若为其私也。”

复按：吾译是编至此，不觉废书而叹也！何孟氏之先获我心耶！赵宋之将亡也，汴京既去，欲都建康而不果，乃卒居临安。夫亦至穷蹙已！而当时之人君，朝觐会同自若也，歌舞临观自若也，一若使虏不来，吾虽长此终古无不可也者。是非天下之至无志者欤！吾往者尝论之，乃不谓此书先明其所以然如此。嗟乎！中国数千年间，贤圣之君无论矣。若其叔季，则多与此书所以论专制者合。然则中国之治，舍专制又安与归？

又按：顾宁人曰，有亡国，有亡天下。虽然，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

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柳子厚之论封建也，夫非辨者之言欤！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春秋》虽成，乱臣贼子未尝惧也，莽操懿温尚已，李唐一代之前后，六朝五代之间，篡弑放逐，何其纷纷也！必逮赵宋，而道学兴，自兹以还，乱臣贼子，乃真惧尔。然而由是中国之亡也，多亡于外国。何则？非其乱臣贼子故也。王夫之之为通鉴论也，吾之所谓然，二三策而已。顾其中有独造之言焉。其论东晋蔡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也，谓谟绰羲之诸子，无异南宋之汪黄秦汤诸奸，以其屈庾亮，伸王导，恶桓温功成，而行其篡夺。不知天下有大防，夷夏有大辨，五帝三王有大统。即令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以为中国主。此所以驳亮者，宜与汪黄秦汤辈，同受名教之诛也。此其言烈矣！然不知异族之得为中国主者，其事即兴于名教。嗟乎！虑其患而防之，而患或起于所防之外，甚者乃即出于所防之中。此专制之制，所以百无一可者也。(卷五页二八一三〇)

二四

复按：孟氏之区四制也，意若曰：凡治之以恐惧为精神，以意旨为宪法者，专制而已。虽然，吾尝思之，天下古今，果有如是之治制，而久立于天地者乎？殆无有也。虽有亚西之国，桀纣之君，彼之号于天下也，必不曰：吾之为治，凭所欲为宪法，以恐惧为精神也；必将曰：吾奉天而法祖，吾勤政而爱民，吾即有所欲，而因物付物，未尝逾矩也。民即或恐惧，法不可以不行，治不可以不肃也。且有时则威克厥爱矣，有时则猛以济宽矣，甚且曰：治乱国不得不从重典矣。彼虽万其所为，将皆有其可据者，又安肯坦然以专制之治自居也哉！然则孟氏此书，所谓专制，苟自其名以求之，固无此国。而自其实，则一切之君主，微民权之既伸，皆此物也。幸而戴仁君，则

有道之立宪也。此立宪但作有法度例，故言不可与今世英德诸制混。不幸而遇中主，皆可为无道之专制。其专制也，君主之制，本可专也。其立宪也，君主之仁，乐有宪也。此不必其为两世也。虽一人之身，始于立宪，终于专制可耳。汉成唐元，非其例欤？其法典非无常也，国之人皆有常，而在彼独可以无常也。夫立宪专制，既唯其所欲矣，又何必斤斤然，为谨其分于有法无法也哉！此吾译孟氏此编，所至今未解者也。若夫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是故孟氏所区，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谓之君主。君主之有道者，曰立宪；其无道者，曰专制也。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权集于少数者，曰贤政；权散于通国者，曰庶建也。至于今世欧洲之立宪，则其君民皆有权，所谓君民并主；而其中或君之权重于民，或民之权重于君，如今之英、德、奥、意诸邦，则其国政界之天演使然，千诡万变，不可究诘。总之，与孟氏是书，所谓有法之君主者，必不可等而论之也。孟之所谓立宪，特有道之专制耳。故其为论也，于是制无优辞。（卷五页三八——三九）

二五

原书："民之有位也，尝为其尊者矣，已而复强之以其卑者，法如是可乎？曰此在民主可，在君主不可也。何则？古罗马民之从戎也，去岁为之长者，今岁乃伏于其副，蔑不可也。盖民主之于其国也，义不择事，以爱国之故，则置其身，忘其所不乐者，所期便国已耳。至于君主，其所重者，则尊荣也，尊荣之本在身，身前尊后卑，辱也，故不可。"

复按：李费《罗马史》，载一百夫长谕其兵曰，君等得执干戈以卫社稷，无论何职，皆至荣耳，固无尊卑之分也。此其所生者，民主之国也，故其言如此。又《宋史》载范仲淹被命守边，以位卑于前，不肯

奉诏，上卒易之。论者以范为得大臣之体，其所为与孟氏所言，乃暗合矣。（卷五页四三）

二六

原书："文武之职，以一人兼领之，其事何如?曰：其在民主则宜兼，其在君主则宜分也。民主①以武事为专业，与文职绝为两事者，此至危之道也。君主使文职之臣，兼其国之兵柄者，其害与前均也。

"盖在民主，民之所以执兵者，以捍社稷、卫法典为义务也。其身固国民也。国民皆有当兵之时，向使分之，则执兵者，浸假将自异于国民，而国民亦谓兵者所以卫我，义务不明，而骄吝衅作，故曰至危之道也。

"君主之民之当兵也，其心之所蕲者无他，曰功名耳。即不然，则爵位耳，赏赐耳。夫如是之人，不可使治民也。且当禁其为之。何则?恐其为人心之所归，而专权横恣故也。"

复按：此中国寓兵于农之制，所以不可复，而汉以后篡窃之臣，未有不先兼兵柄者也。孟谓急功渴赏之士，必不可以治民，其指深矣。（卷五页四四）

二七

复按：甚矣，法之不可以一端论也；孟氏之言狱也，意谓狱之纡迟，起于吏之重法。若夫专制无法，虽当机立决可也。顾于曲直，又何如乎?虽然，是之纡迟，必有法之国家，而后有保民之效耳。假其无法，抑法敝之余，则迟之害民，祸烈于速，虽仟佰可也。一夫讼系，中产为倾，而甚者或坐以瘐死。如是之纡迟，尚得以审慎保民，

① 从刊本作"君主"，今从原刊本。

为口实乎？则转不若凭其喜怒，判其一使受笞，已而纵之使各归本业之为愈矣。甚矣！法之不可以一端论也。（卷六页五）

二八

原书："其在民主，国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专制，国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国民为主人，为一切之所由起。专制之平等也，以国民为奴虏，为无可比数之昆虫。"

复按：代数术有相等之数，然使为无，则亦相等。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也，一人而外，则皆奴隶。以隶相尊，徒强颜耳。且使谛而论之，则长奴隶者，未有不自奴隶者也。汗德、洛克、孟德斯鸠、斯宾塞诸公，皆证论之矣。（卷六页六）

二九

复按：从中国之道而言之，则鞫狱判决者，主上固有之权也。其置刑曹法司，特寄焉而已。故刑部奏当，必待制可，而秋审之犯，亦天子亲句决之，凡此皆与欧洲绝异而必不可同者也。今盎格鲁国民，其法廷咸称无上，示无所屈，其所判决，虽必依国律，而既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也。王者之特权，存诸肆赦而已，然亦不常用也。（卷六页一二——一三）

三〇

原书："若罗马之沁涅特，则可谓知治者矣。方格拉布流及璧苏之为大都护也，则定钻营干位之律。自注：是名亚西利安律，犯者罚金，终其身不得与沁涅特之选，亦不得任他职也。氏阿论曰：此法沁涅特奏记，都护之所定也。当是时，戈讷烈为廷尉，议设重刑待之，而国论民议，大半与合。独沁涅特议曰：此罪果立重典，固足以寒奸宄贪缘之胆于一时，特过是以往，将以法重之故，莫

肯举发，而亦莫敢谁何！如此，是法虚设而不行也。故欲国典之必伸，诚莫若为之平法。将此后告者有人，而判者亦有人也，为平法便。

复按：此其义殆吾国法家所不识也。往者科场，国朝沿前朝之法，其中如关节、怀挟、抢替、顶冒诸弊，皆设至重之刑待之。然其法虚设不行，间或一发，则资怨仇之报复而已。又以国号孝治之故，于戕殴所生，典亦至重，一狱之决，自大吏下至儒官无一免者，于是用避重就轻之术，而不孝者皆患风矣。此其法之用心，姑勿深论。但国家设为科律，使其下之吏民遇此，则文告奉报，一切必出于欺，而不自引耻，此于化民成俗，弼教明刑之道，果有当乎？噫！今者五洲之宗教国俗，皆以诳语为人伦大诟，被其称者，终身耻之。独吾国之人，则以诳为能，以信为拙，苟求其因，岂不在法？呜呼！此风不衰，学堂固不必开，即兵亦毋庸练也。（卷六页二四——二五）

三一

原书："王者之赦书，君主之国之利器也。使善用之，则有得民之效。然而专制之国，无所用之，盖以怖畏为精神；赦宥之与怖畏，相反者也。是以无此器之利用也。"

复按：孟氏论赦之言浅矣，故与历史之事不相合也。自我言之，惟有道法立之国，可以无赦。而用赦之滥，乃至为国民大患者，皆见于专制之朝者也。夫专制之君，亦岂仅作威而已？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一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慑服乃愈至也。孟氏言赦，去于事情远矣！（卷六页三〇）

三二

又按：中国古言刑罚之宜当罪，殆无有过于西京之张廷尉者，切理餍心，过于孟氏此章之说远矣。三代以还，汉律最具。吾国之

有汉律,犹欧洲之有罗马律也。萧相国明其体,而张廷尉达其用。朱博曰:太守不知经术,知有汉家三尺法而已。至哉,斯言!此汉明法吏之所以众也。王荆公变法,欲士大夫读律,此与理财,皆为知治之要者,蜀党群起攻之,皆似是实非之谈。至今千年,独蒙其害。呜呼,酷矣!(卷六页三○)

三三

复按:吾国治狱之用刑讯,其惨酷无人理,传于五洲,而为此土之大诟久矣。然而卒不废者,吏为之乎?法为之乎?曰法实为之,吏特加厉之而已。故不变其法,虽上有流涕之诏,下有大声之呼,彼为吏者,终自顾其考成,无益也。且吾闻西土之论矣,听讼治狱,刑讯与不刑讯,所争者在烦简、纡直、难易、迟速之间而已。夫不欲烦其心虑,劳其精力,为吏者与常人同也。得一囚而炮烙之,攒刺之,矐其目,拔其齿,而使之自吐实者,其法以比之钩距征验旁搜遐访,而后得其与事相发明者,其劳佚之殊不可以道理计矣!又况处之以不学之人,束之以四参之法,使无刑讯,而遇诪张反复之囚,则其狱惟有久悬而已,乌由决乎?呜呼!彼土之狱,所以能无刑讯而法行者,而根源所由,至盛大也。所由于教化,所由于法制,所由于生计,实缺其一,皆不必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此无异见彼之富以商,而立商部;见彼之强以兵,而言练兵。吾见富强之效之日远也。可哀也已。(卷六页三一——三二)

三四

原书:"其地之户口愈稠,其民之奢侈弥至。盖人乐华靡,以为有此区区,可以自旌其异也。假其肩摩毂击,五方总至,杂处而不相知,则其人尤好奇衣,而务豪举。盖其好胜多上人之意,至此弥张;以为有此,世乃目我为非常人也。然而愚矣!

夫尽人为异，其异乃亡。人皆欲人人之目我，而如目人者之无此我何哉！”

复按：此孟氏最为滑稽调侃之言也。何所言之似今日沪上耶？生于二百余年之前，地之相隔七八百万里，而其言是地之风俗，若亲见之者焉。此哲家之虑所以疑神也。《蜂国志》者，西国之谐也。其言曰：城大而居密，客欲人之视己，胜于其实，则为僭奢之车服。荏染之民，常即人之虚恭而以为实敬，浸假乃至于自忘，他日还乡，若春梦之觉也。（卷七页三）

三五

复按：如前数章所言，自吾人观之，其用意皆若难喻。虽然，此不足讶也。盖东西二洲，其古今所以为国俗者，既相诡矣，而民主之俗，尤非专制者所习知。况中国以政制言，则居于君主专制之间；以宗教言，则杂于人鬼天神之际。而老聃、孔子之哲学，中经释氏之更张，复得有宋诸儒为之组织，盖中国之是非，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明矣！学者必扩其心于至大之域，而后有以读一世之书，此庄生所以先为逍遥之游，而后能齐其物论也。（卷七页一四）

三六

原书：“妇人无专，罗马法也。故有夫则从夫；无夫，则保于亲属中最近之男子。考之载记，似甚不得自由。窃谓其事于民主公治之制为宜，而君主之俗，则不必矣。”

复按：保庇云者，犹未及丁年之人，常受制于人，而不得自专云耳。中国女子，有三从之义，故终其身无自主之一日。云最亲之男子，则其初之从父，其后之从子，又可知矣。盖其法大较与中国同也。顾吾所不解者，此法所以宜于民主，而君主所以不宜之故。夫民主既以道德为精神矣，则平等自由之幸福，何独于女子而靳之？

若夫三纲之义，正行于君主之时。天泽之分既明，则坤道无成，正与其礼俗相得。男子且不得自由矣，岂女子而独无所屈，此其说吾真百思而不得解者也。（卷七页一五——一六）

三七

原书："语云：牝鸡无晨，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虽然，此于家则然耳，于国不必索也。夫女子以生质论，以理势言，皆不足以御家，若见于埃及之国俗者，往往大败。盖一家之中，其势至近，非女子弱质，所能居其上而制之者也。独至于国不然，转以其质气之柔弱，而得慈祥宽和之治。慈祥宽和以为治者，固务于粗暴激烈之风矣。……则英之额里查白、后安，俄之喀达林纳，其治绩民生皆可见也。然则不特居有限之权，即属专制，彼淑女者，亦宜君宜王也。"

复按：异哉！孟氏之为此说也。彼谓女子之所以宜君者，徒以质气柔弱之故。夫治亦察其所当之何时耳，使专于柔，则古今欧亚二洲之间，以慈爱优柔而乱亡其国者，岂少也哉？夫主治固不必严男女之分，然须察社会之已出宗法与否。使未离于宗法，则统之相传，以男为系。夫同姓者既不可昏，而当璧者又为女子，是一传之后，继大统者，皆他人子矣，何可行耶？（卷七页二〇）

三八

原书："治制之敝，必自其精神始。"①

复按：《法意》之出而行世也，评骘家既言其书之长，亦数其短，则章句不调其一也。句不调者，盖有语尽而意未申；章不调者，繁简短长无所取裁也。即如此章，吾未见其必为完语而须分出者矣。（卷八页一）

① 原书第八卷第一章标题为"此卷大义，"其内容则只此一句。

三九

复按：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虽然，其制有至难用者。何则？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故班丹亦译边沁之言曰，人人得一，亦不过一。此平等之的义也。顾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使是三者平，则郅治之民主至矣。不然，使未至而强平之，是不肖者不服乎贤，愚者不令于智，而弱者不役于强也。夫有道之君主，其富者非徒富也，以勤业而富，以知趋时而富，以节欲而富；其贵者，亦非徒贵也，以有德而贵，以有功劳而贵，以多才能而贵。乃强为平者曰，是皆不道，吾必划之以与吾平。夫如是，则无富贵矣，而并亡其所以为富贵者矣。夫国无富贵者可也，无所以为富贵者不可也。无所以为富贵者之民，而立于五洲异种之中，则安能不为其至贫，又安得不为其至贱者乎？（卷八页三——四）

四〇

原书："希腊之兴也以波斯，罗马之不亡也以加达支。夫罗马之与加达支，交相畏之国也，而交相固。呜呼！国之所求者，安富尊荣而已。乃安富尊荣之余，往往如不食之井泉，其波澜之不起，即其甘美之腐败也。斯不亦异欤！"

复按：何孟氏此言之似吾六经也！尝谓西士东来，其耆硕好学，莫如明季与国初之耶稣会人。而欧人于东籍最稔者，莫若前两稘之法国，如孟德斯鸠，如福禄特尔，及当时之狄地鲁诸公，其著作俱在，可覆案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孟子》曰："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此固历史之公例也。岂徒见之于古而已，即今欧美诸国之所以强，而文明支那之所以弱

而愚暗者，舍虑亡自满之心，有他故哉？日本与中国，同时被创于西人者也，顾三十年之顷，日本勃然以兴，而中国瘘然若不可救。彼尝以国小而知危，吾以地大而自满故耳。即今中国若情见势屈矣，然常恐终至于沦胥者，亦以知危者尚居其少数，而懵然弗省。或省矣，而期及身之无事者，犹居其多数也。（卷八页七——八）

四一

原书："民主之敝也，欲挽其颓风，舍与敦古处，以复其既敝之精神，无他术也。必用他术，徒生害耳。方罗马之未成于暮气也，狱讼之柄，付之沁涅特无所虑。及其既敝，虽百易其方，使相钳制察伺，而终无济。"

复按：嗟呼！古今亡国灭民，所常至于不可救者，非以此哉？盖风俗民德之衰，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其既敝，亦非一手足之烈，所能挽而复之于其初也。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敌国强邻，鹰攫虎视，己之国势，火屋漏舟，而由弱转强，由愚转智，由瓦解土崩而为专心壹志者，又实无速成之术。呜呼！古今亡国灭民，所常至于不可救者，非以此哉？（卷八页一五——一六）

四二

复按：一治制之立，与夫一王者之兴也，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使所更者，同其精神而为之，犹可言也；使所更者，异其精神而为之，则不可言矣。虽曰：穷变通久，使民不倦。而旧制之因以不久，则灼然不待蓍蔡而可决也。即如清朝自入关定鼎以来，重兵皆聚于八旗，直省绿营，名存而已。自咸同间，东南流寇之乱，于是乎有团练之师，趋变适时，杂采戚南塘练兵诸书，自为营制，一切凌杂米盐，务为简易，人乐为

用，因以有功。然而祖宗累代经武之规，所箫勺张皇，以为一朝堂堂王者之师者，不复见矣。自是以来，每或言兵，舍召募练营，若无余计。而其兵亦以平伏莽有余，以禦外仇不足。何则？其为器本轻，其为制本多缺点故也。夫兵之一事既如此矣，乃至吏治则杂之以保举捐输。财赋则益之以釐金海税。凡此更张，皆极关系，何况庚子以还，所谓新政者耶？夫治制有形质，有精神，二者相为表里者也。使形质既迁，则精神亦变。非曰不可变也。特变矣，须有人焉。居重执枢，而为全局之规画，庶不至支节牴牾，因以生害。乃今不然，国体支离，漫然如巨人之无脑。故或政所并立者也，而于甲则重，于乙则轻。如外、商两部，薪俸独丰，而他部无有。或事所代兴者也，而曜灵未沦，望舒已睇，以大学堂既立，而国子监犹存。于人心之趋向则不一，于国帑之经费则虚糜，利矛陷盾，华履加冠。驯是以往，吾不知何以善其后也。（卷八页一八——一九）

四三

原书："君主之国，其幅员亦不宜过大者也。"

复按：右之所言，可徵之中国历史，见其例之不诬也。夫三代之不然，以其制之为封建也。秦毁封建而草泽兴，顾项之与刘，皆立六国后矣。汉高斩刈功臣，身死而悍鸷之吕氏，犹足以弹压之。然文景之世，淮南七国，亦多故矣。东汉终于三国，典午骨肉相残；唐之衰也以藩镇；宋罢群臣兵柄，遂有金元之祸；乃至清朝，监于累代，其制可谓至密，而犹有三藩之诛。然则君主国大，其势常趋于分，真信例也。（卷八页二〇—二一）

四四

原书："小国之治，利为民主；中国之治，利为有法之君主；而大国之治，利为专制。"

复按：孟氏此言，取以例古之国家可耳，乃至今日，则其例几无一信者矣。南洋岛国，仅如黑子之著面，皆专制也。而美利坚幅员埒中国，法兰西则半之，皆真民主矣。若云美本联邦，以其诉合，以成其大，则又何说以处法兰西？故曰：其说可言古而不可以言今也。盖自舟车用汽，邮驿用电以来，其事若取五洲而缩之州里之内，故古之所不可者，而今皆无难。此固生于十七稘者，所未尝见也。又安知他日之事，不大异于今所云乎？（卷八页二三——二四）

四五

原书："彼景教宣福之徒，遊于东土而归也，莫不曰：美哉！中国之治制也。其所以为精神者，实兼道德、荣宠、恐怖三者而并用之。夫使其言而信，将不佞往者三制之分，为无谓而强生区别者矣。

虽然，荣宠恐怖，二者之为合难。夫使其民之奉令守法，皆出于怀刑畏威而后为之，虑一不当，则鞭笞随其后。自注：神甫竺赫德言治中国者非他，夏楚而已。则吾不知其民所谓荣宠者，为何等观念也。"

复按：此不足以为吾辱也。夫礼所以待君子，而刑所以威小人。如孟氏言，则必君主之治，不用鞭笞箠扑而后可。而今日即最尚荣宠如英、法、德诸邦，其为法然耶否耶？虽然，必訾中国以无礼，则有无可逃者矣，其证安在？则如明代之廷杖，所至清朝而革焉者也，如试场之搜检，所至清朝而因焉者也。是二者一见于士大夫进身仕国之初，一见于荣名委质之后，皆大丧廉耻，而于治无几微益者。使孟氏举此，而曰吾无荣宠之足云，则吾有呿口绛舌而已矣。（卷八页二四——二五）

四六

原书："彼支那法度之原，为神甫所盛称者，具如此。彼之所欲至者，宪法与专制之柄，得合而并施，不知既专制矣，则德、礼、刑、名所附益者，皆空名而无实。譬如操独断之太阿矣，乃议者欲制其凶威，而傅之以练，不知此不徒无以约其兕锋也。苟其用之，适增其可畏难近而已矣。

是故吾得一言蔽之，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意或者当其上古，所纪壹之人民土地，其广且众不若今，其道国之精神，庶几异耳。顾至于今，则非古所云矣，是可决也。"

复按：老氏庄周，其薄唐虞，毁三代，于一是儒者之言，皆鞅鞅怀不足者，岂无故哉！老之言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始吾尝惝然怃然，不知其旨之所归，乃今洞然若观火矣。礼者，诚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虽然，礼者既如此矣，藉今更为之转语曰：失礼而后刑，则不知于治之效又何若也。民主者以德者也，君主者以礼者也，专制者以刑者也。礼故重名器，乐荣宠；刑故行督责，主恐怖也。且孔子不云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特未若孟氏之决然洒然，言君主之必无德，专制之必无礼耳。嗟呼！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地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然则，老庄之所訾嗷者，固未可以厚非，而西人言治之编，所以烛漫漫长夜者，未必非自他之有耀也。学者观而自得焉可耳！（卷八页二八）

四七

复按：与人并立天地间而为国，有一公例焉，曰避敌以为固，未有能固者也。大彼得之治俄也，置莫斯科而立彼得堡，曰：使吾国而兴，必向西对诸国而开户牖。此其言近之矣。中国自秦起长城，而河山两戒，戎夏划然。更三千年，化不相入。不然，龙庭区落，未必不为过江之吴楚，踰岭之粤闽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论者以此为秦之功，吾则以此为秦之罪矣。（卷九页六）

四八

> 原书："今夫国之盛明强大，比较之词也。是故言一国之强盛，以言其真实；乃增乎前，而言其比较，或以见减。此论国者不可不知也。"

复按：孟氏此言，可谓奇辟而确者矣。即如中国，以今日通国之兵力财赋言，直前代所未尝有。顾时时有危亡之虑者，比较则不足故也。往者李文忠之帅北洋也，所创立经营为不少矣，或从容告以未足，则怫然曰：汝观他省所至，去我者不知其几何程也，奈何责不足于我乎？比之于内，而有余也。甲午之役，卒以大败。比之于外，则不足也。（卷九页一〇）

四九

复按：三百年来，欧之所以日兴，而亚之所以日微者，世有能一言而通其故者乎？往者湘阴郭先生尝言之矣。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印度有喀斯德，高丽有三户，中国分满汉矣，而分之中又有分焉。分则不平，而通力合作，手足相救之情，不可见矣！夫优满，所以爱之者也，乃终适以害之。至于今，虽有欲为其

平等者，而以民质阘茸之故，近蓄之烈，若不克胜，故其制卒不可改。呜呼！支那之满民，犹法兰西之贵族也，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先事而救之。（卷十页五）

五〇

原书："拘于俗，束于教，将亡之国，其受此祸也常独深。欲由其自力，其去此疾也又最难。惟一胜之威，于其守旧之俗，犹飓风之除瘴垢也，而举国之民，忽然皆新思想矣。"

复按：如右之所云云，自今之学者观之，亦常谈耳；顾思此言，见诸乾嘉之日，则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夫孟德斯鸠之学之成也，犹吾国古之李耳、司马迁，非纯由诸思想也。积数千年历史之阅历，通其常然，立之公例。故例虽至玄，而事变能违之者寡。呜呼！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而世之所以有进化之实者，以能不忘前事，而自得后事之师也。不然，必至之而后知，必履之而后艰，将如环然，常循其覆辙而已，乌由进乎？自朱明以帖括取士，而士少读书，故虽常理有不见，而人人各备私智，以苟目前，此中国之敝。自力① 所以一无能为，则相与居于漏舟火屋中，束手待灭而已。呜呼！岂不悲哉！（卷十页七——八）

五一

原书："向使韩尼伯终胜罗马而有之，则祖国加达支之民主，其有存者几何？……哈奴之沮其沁涅特济师于韩尼伯也，使其意但起于媢嫉，其政府未必听之也。往者雅里斯多德盛称加达支沁涅特之明察，证以其时民主之盛，是其言不必诬。夫以明察之政府，而济师与否，所关于国事甚巨。则其从哈奴之言，而终于不遣一卒也。必其深维终始，而为择祸务轻者

① 从刊本作"自立"，今从原刊本。

矣！……而所以不济师者，即虑太盛之难制耳！

“脱勒比亚之役、图拉思明之役、刚呢之役，韩尼伯之军愈胜，哈奴之词愈决。其所为此者，非闻而不信之也，乃闻而所患愈深耳。”

复按：若加达支之所为，使泰东而有之，必权奸内处，或阴结于敌，自坏长城，或忌害功臣，诛锄异己。不然，则安有自斵爪牙，而为采藜藿者殴猛虎乎？虽然，彼哈奴非权奸也，而沁涅特亦非自斵爪牙也，其欲献韩尼伯于罗马，而不为济师者，无他，知韩尼伯之声威日加，成功之余，必一人专制，而毁民主之局而已。是以行至不道之事，而若有可言。甚矣！民主君主二制之为道异也。然而读史而讼韩尼伯者则有人矣。夫罗马之于加达支，不两立者也，而罗马又非弱国也。加达支不忍灭藩之耻，使廷之辱，哗然公决，出于一战。彼韩尼伯者，为国提一旅之师，亲冒矢石，跨大海，踰白山，万里长驱，罙入其阻，此虽为一己之功名，而于国之威灵，所增亦不细矣。乃哈奴以宗旨之异，廷议以未然之疑，遽夺后继，委肉于饿虎之隈，若必死其身而后快，其所以为民主计者则得矣。而豪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上为国家削积耻而驱除难者，论其所遇，无乃太酷矣乎！苟必以哈奴沁涅特之议为然，则必天下后世，为民主之国者，虽有寇雠邻敌之侵陵，必皆容忍无用兵而后可；或用矣，则必蕲其败绩；即不然，可小胜而必不可以大胜。凡此皆说之至不可通者也。是故加达支政府之所为，其虑即有合于当时，而于公理则大谬。何以言其虑之有合耶？盖韩尼伯之为人，求之吾史，淮阴、魏武、桓温、刘裕似之。而求之欧洲近世，则法之拿破仑尤似之。拿破仑提民主数万之师，驰驱大洲，所当皆破，归则夺其政府之权，自为大都护。未几，且效夏芒律而自为西帝。法之政府，当时无哈奴耳，拿破仑为法民所倾向，其沁涅特欲为加达支之事而不能耳。夫以平等自由之义号天下，终乃为其专制之尤。使韩尼伯而大得志，

罗马且不支，加达之岂有幸哉？吾故曰：其虑则有合也。嗟呼！民主者，天下至精之制也。然欲其制之有立而长久，必其时上下之民德，足以副之。夫倡义声于天下，身率平等之众，诚意足以感孚，力任其难，功成治定之余，拂衣归田，身仍一民而已。其心存于救世，故何尝欲取同类而陵驾噢咻之哉！此吾所以低徊流连于美之华盛顿也。人称其迈百王，诚哉！其迈百王也。呜呼！此宗教之力也。（卷十页一〇——一三）

五二

复按：天下之事，有行之数千年，人心所视为当然恒然，而实非其至者，如吾国一统之规是已，夫九州十八行省，必治以一家，是宁不可以无然，而有善今之制者乎？吾尝思之，盖自《公羊》说兴，而以谓春秋大一统。《中庸》同轨同文之盛，议礼考文之尊，于是乎有正统偏安割据之等差。而一王代兴，非四讫同前，则以为大憾。向使封建长存，并兼不起，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如欧洲然，则国以小而治易周，民以分而事相胜，而其中公法自立，不必争战无已时也。且就令争战无已，弭兵不成，谛以言之，其得果犹胜于一君之腐败。呜呼！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卷十页一四）

五三

原书："将欲保其所胜，不变其法度，犹未足也。于所胜者之礼俗忌讳，尤不可以不知。盖国民于礼俗忌讳之不忘，实尤重于其国之法度。"

复按：本朝自纯庙以前，神武最竞之时代也。北之朝鲜、蒙、準诸藩，西之卫藏、廓尔喀，南之缅甸、暹罗[1]、南掌，东之琉球，皆得其国而不变其俗，责其为不侵不叛之藩臣而已。圣略神算，实与孟

① 从刊本作"逻罗"，今从原刊本。

氏之所言暗合。故论者谓其时京师神甫，参赞机密，此策或采其议用之，未可知也。虽然，是策也，用之于新附固大善，而隶属其地至于数十百年，不为更化，使与旧者和同为一，则又失计之大者矣。此其受病，所以叠见于今日也。（卷十页一六）

五四

原书："察理第十二之所以亡，坐自恃其力，怀灭国之大志。使其志行，则欧之兵祸，必连岁不解。此非其国之所堪也，则自速其亡而已矣。

"察理之所图倾者，非将亡之小国也，乃方兴之大邦。方彼之与俄战也，俄即以其战为练兵之机，每战必有所学，每败皆所以为胜之基。俄虽失之于国外，而所以绸缪其牖户，乃益固。"

复按：夫图君主之国者，其道无他，察其君若相之如何而已。夫俄非不可图也，而不幸其君之为大彼得。夫彼得龙潜之日，自知其学之不足用，乃鱼服以游诸国，尽得其所欲学者。及归即位，誓以其国更始。夫如是之主，无问所居之何国，皆不可图。矧乎席之以俄之大国者耶！乃察理傲然图之，宜乎其终于败绩也。吾中国之天时地利民物，皆优于俄，而自道咸以来，其受教督蒙夏楚于列强亦屡矣。而至今吾国兵事之优于其前者，仅仅所持多金以购诸洋商之毛瑟麦里哈而已。其将帅则或劣于其故，其设学堂所教之弁兵，亦仅仅摹其至粗之迹。每战有所学乎？每败将为胜乎？牖户之绸缪，能益固乎？虽天下之诞者，殆未敢为大言也。（卷十页一八——一九）

五五

又按：兵家之言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虽然，吾人知其然矣。而一若其事可安坐而得者，或凭一二人之坐照逆料而有余者，

故虽有其说而不能用也。观于五十年来之战事，普鲁士知必与法人战矣，则以十余年之功，萃国中君臣上下之力，以究法事。法之故老言，法德既宣战，一夕，巴黎之德人为路工为小贩者，皆散去，市几为空，乃知其皆德谍也。日本之谋我也，亦深考中国沿海之形势军实，与朝廷军机督抚之能事性情[①]，而后有甲午之役。当李鸿章之阅海军，日谍不离左右，英人尽知其谋，愦愦者独此老耳。乃至目前俄日之役，则乙未至今，日本之所为何如，夫人所能言者矣，呜呼！中国言练兵矣，练兵固当，而吾国之知彼者谁乎？知己者又谁乎？（卷十页二〇—二一）

五六

原书："彼见敌国人君之骄，知虽屡败不足以惩之，使之重言战也；况以左右之谄谀，必不以敌强而怫其君之意，且将曰，不朽之业，在此时耳。此又亚历山达所可坐而策者耳！"

复按：观于中国义和拳之役，臣下召见者，必曰中国已富已强。至津沽失守，犹曰灭群夷使绝跡于中国者，在此一举。真千古谀人，如一丘之貉。而东海小人，与西海小人，同此心德也。（卷十页二一）

五七

原书："知羽毛不丰满之不可以高飞，故欲从事于远图，则先绸缪于其近。盖亚历山达未渡海之先，马基顿已无隙可为北狄所窥伺矣；而希腊新附，亦为不复反之南人。彼之收希腊而必完其功者，正为驰驱亚洲地耳。知赖思第猛有噎媢之情，必先和之，使不复起。收並海之部，尽调陆师，屯之海圻，而壮海军之声援，而不使相睽。其将兵也，有多多益善之风，惟师以律，故不忧其过众也。粮馈之继，终其事无或乏之虞。人谓

---

① 从刊本作"情性"，今从原刊本。

亚历山达以战胜而达百为，吾谓亚历山达先百为以决其战胜。”

复按：读此令人思诸葛公渡泸征蛮与祁山转饷之事。前有司马错之论伐蜀，萧相国之守汉中，皆胜家不易之算也。（卷十页二二）

五八

复按；甚矣，哲学之有益于主术也。夫亚烈山达者，英主也，非德人也。其为善者，深知天下之利莫此大也。盖受教于雅里斯多德深矣。厥后罗马之安敦见《后汉书》及奥力烈等，皆深于斯多噶之哲学。而挽近最显，无若普鲁士之伏烈大力，法兰西之拿破仑，二君皆深于哲学者。顾[1]吾国士夫，或谓空虚，辄加訾嗷，可谓一言不智者矣。（卷十页二四）

五九

复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乃生理公例，必不可诬。姓从女从生，所谓同姓，非赵李钱孙之谓，盖血统之相近者是已。虽在蛮夷，犹知此禁。见《社会通诠》。国朝之制，满汉不婚，故至今二百余年，犹存种族之梗，可叹惜也！汉人众于满人，汉人族较繁异，而满人血气心知，大抵相若，故此法行，满人最病也。虽然，婚姻固以异种为宜矣，然其相暌[2]，不宜过远。过远者，亦不蕃也。近者日本，或倡杂种改良之说，英国哲家斯宾塞尔于此事最深，尝寓书其国会，罗列确证，深诫和人，不宜与欧人为合，以求进种。谓二者血气过于相暌，于事验恐适得其反云。（卷十页二五）

---

① 从刊本作“愿”，今从原刊本。

② 从刊本作“相睽”，原刊本作“相暌”，睽、暌通用，今从原刊本。

六〇

复按：此章孟氏诠释国群自由之义，最为精审。不佞译文，亦字字由戥子称出。学者玩之，庶几于自由要义，不至坠落野狐禅也。（卷十一页三）

六一

原书："刑狱之事，以贤治不肖可，以贵治贱不可。故欧之立法也，法官与囚，在平等之地位。"

复按：前说之详，见《社会通诠》分第十一。嗟呼！刑狱者，中西至不可同之一事也。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夫中国刑狱之平，至于虞廷之皋陶极矣。然皆以贵治贱。以贵治贱，故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亦可为豺狼。若夫公听平观，其被刑也，如其法而止，民终不可以是为天直，以责其上，使虽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是故天下虽极治，其刑罚终不能以必中，而侥倖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此上下之所以交失，而民德之所以终古不蒸也。夫民德不蒸，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卷十一页八——九）

六二

原书："民居一城一邑之间，或自其先世而已然，则于其地疾苦利害之端自审，非生于他所者，所能与齐也。于其人之贤不肖智愚自明，又非他所之人，所能几及也。凡此皆至常之理，而人人所共知者。是故使民而举其部之代表也，法固当以同部之民而推择其同部者，无舍其乡而求之通国者也。"

复按:使右之所言而是,则吾国除官之制,又理之不可通,而事之莫有利者矣。夫中国是制之行也,有所以然之故存焉。一恐为吏者之得众,而其势将与政府抗也;二恐以亲故之私,而为政者有偏袒也。盖惟专制之国家,其立法也,塞奸之事九,而善国利民之事一。此可即吾国一切之法度,而征此言之不诬。顾用如是之法度,其国必不进也。不进而与进者邻,殆矣!居今而言变法,其首宜变者,在乎此旨。所行之事,诚宜使便国者居其七,而塞奸者居其三。夫世无无弊之法也,乃议其后者,先务从其流弊而言之,又不幸其言辄中。此吾国所以日言变法,而终之无一事之可以利行也。(卷十一页一〇)

六三

原书:"代表议员之便于政,莫若见于廷论国事时。此国民之所必不逮者也。此庶建民主,而不用代表者,所以非善制也。

"民之举代表议员也,所欲兴之利,所欲除之弊,固尽告之矣。至乎入议院而论断国事也,固不必于举己之民,事取方略进止,如日耳曼之今制。吾非不知如此而后其人为真代表,而所持之议,乃与其部之舆论相符。顾必由此术将事之迁延不举者必多,而议员黠者,将以此为牵掣国会之具。设遇国有大事,情急势殷,欲为当机之断,所不能也。则政府之法轮,或以一二人之忽立异同,而全局坐以不转矣。"

复按:且其弊不止此。今夫议立法度,调御外交,非尽人能为之事。文明进而分功繁,则治人经国,犹之一业,非天与之材,亲与之学,师与之教,必不逮矣。故国民之举代议,非有锦而使人学制也,乃有玉而使人雕琢之。责其必取方略进止于所代表者,此所谓姑舍汝所学而从我也。夫爱国之民之用心,所求在利国家而已,非

必欲身揽其权而后快也。故劳于得人而逸于谋国。彼筑室道谋，不必君主之制而后有此弊也。（卷十一页一〇——一一）

六四

复按：所谓准驳自由者，法家谓之威朵，犹禁止之义也。立宪之君，此为专有之权职。顾其用之也，必慎必虑难，不可以甚拂民情与国论也。法路易十六，于宪法既颁之后，凡国会所议行者，什八九皆威朵之，民情缘以大愤，而乱遂燎原不可遏也。（卷十一页一九）

六五

原书："国家之景运，往往见于治制更张、文物蜕嬗之际。以比守成不变，与乎新制既成之后，常为多也。盖当此时，百昌兴而万物睹，国之真力，尽奋无余，国民营职，而放弃权利者用希。党论纷淆，而相攻相得，流湿就燥，或为仇雠，或为石交。守旧者欲舍生以殉古，作新者犯众难以开今，皆极所能为，不遗余力。此人道最贵之见形也，而世运之日蒸由此。夫岂老洫枯杨，所得同日而语者耶！"

复按：吾译此节之文，不觉首俯至地，而叹孟德斯鸠之精识为不可及也。如右之所言，与穆勒约翰、见《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见《群学肄言》。所发挥之旨，岂有异乎？顾不谓十九棋晚岁之至言，乃发之十八棋之中叶。《法意》出版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且语决神充，有如此也。呜呼！贤者盛名，岂虚得哉！（卷十一页三一）

六六

原书："宪、政、刑三柄之分，所见于罗马之都者具如右，然非所论其见于外藩郡国者也。故罗马即有自由，亦见于中央首善之地。至于边鄙，则霸权不制之区耳。……地远而民新

附，其居官者乃一出于专制。……胜家之民主，所不能本旧制以治其所胜之国者，盖其所任使发遣之长官，如节督巡按者，不独具①文武行政所宜有之权，实且并其议制之权，所不宜有者而亦具之。何则？所胜之民，舍胜家之长官，乌与议制乎？既行政，又议制，则专其刑法之柄，又可知此使者所以常兼三权。而其治所以立成于专制，而所胜之民之所以重可哀也。”

复按：此惊心动魄之言也！何则？由此可知虽有至仁之国，必不能为所胜亡国之民立仁制也。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不心蕲之而不可得也。就令得之，顾其君则诚仁矣，而制则犹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为吾慈母者，乃今为之豺狼可也。呜呼！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彼所胜者，尚安得有权也哉！（卷十一页四五——四六）

六七

原书：“摩西呷梦断其王氏阿尼修之脰。氏阿尼修闻则取而杀之，曰凡梦因也，若昼而不是想者，夜不是梦也，当大逆无赦。孟德斯鸠曰：是其用刑，可谓极暴者矣！姑无论其昼之所思，不必夜之所梦也，就令如梦，彼未尝见之于实行也。夫国法之所加，必在其人之所实行者，过斯以往，非法之所宜及也。”

复按：国法之所加，必在其人所实行者。此法家至精扼要之言

① 从刊本作“其”，今从原刊本。

也。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尚忆戊戌之岁，清朝方锐意变法，而廷臣之向背不同。某侍御主于变法者也，疏论礼部尚书许应骙腹诽新政。上令自陈，以为无罪，而某侍御遂为舆论所不直。夫其人躬言变法，而不知其所谓变者，将由法度之君主，而为无法之专制乎？抑从君主之末流，而蕲得自由之幸福耶？呜呼！可谓偾已。近世浮慕西法之徒，观其所持论用心，与其所实见诸施行者，常每况而愈下。特奔竞风气之中，以变乱旧章为乐，取异人而已。卤莽灭裂，岂独某侍御言失也哉！（卷十二页一三——一四）

六八

原书："天下为民上，而最不耐刺讥文字者，其惟贵族乎！夫贵族者，分君主之权者也。惟君主以居位之已尊，握权之已盛，高高在上，常不为谤议之所加。就令加之，尚有时而勿校。独至贵族不然。片词之侮，如芒刺之在身，微露其情，语语如贯心之毒矢。此所以十法司主治之日，罗马诗人无一免者。何则？憾之诚深，故取之若彼其急也。"

复按：此中国今日之尊官，所以独恶报馆也。（卷十二页十七）

六九

复按：臣民得自达于其君，此左右观赏所大不便者也。故是法行，则必有廉远堂高之曲说，与夫垂旒塞黈之谬谈，谓其非治体者。不知人主之所忌者，察察为明耳，而非明目达聪之谓也。察察为明者，人匿不告，而我欲知之也。明目达聪者，人争来告，而我从而知之也。一静而一动，一逸而一劳，其于治之效大异，不可同而论之也。是故帝者，谛也。不许臣民之自达，是帝而不谛，溺天职矣。尚

忆戊戌之夏，诏许臣民上书，上将亲览。当是时，封事日数百通，又不谙忌讳程式。于是议者以为烦，而无益于治，八月罢之。不知其所以为烦者，坐令始行耳。数月期年，其数自减。就令不减，如德皇英帝，日皆受数百通书，言之事在人，而听之权在我，未见其遂害治也。呜呼！有明之世，阉寺诸奸，且不容其君读书远眺矣，于议者何尤！（卷十二页二九）

七〇

原书："苟以所享①之自由，与所出之赋税合计之，而得其和，则天下之民皆相若。平国之民多出赋，而复之以所享之自由。专制之民无自由，而所出之租赋常最寡。此谓与之牙者，去其角也。"

复按：往者，中西人士，皆怪吾国号腐败矣。顾以赋税论，则若独轻于西国者何耶？览孟氏之所论，殆可憬然于其故矣。夫欧民之出赋重，非以奉其君之台榭游豫也。欲商旅之棣通，则道路不可不修；欲牖户之绸缪，则陆军不可不练；欲长驾远揽、得地殖民，则海军不可不广。甚至河渠修，则免于水旱矣；树木茂，则远于疫疠矣。他若博物之院，藏书庋画之楼，盖无一焉而非为民设也。事不可以虚举，无财不可以为悦，则其需甚重之赋也，固宜。而自所收之后效言之，出一钱且有百十之报，此惟至愚之民而后不肯为耳。矧乎其民力之甚厚而易此也耶！专制者，奴使其众，虏用其民，下有常供，而上无几微之报者也。则何怪其民之睊睊乎！文王之囿，百里犹小之。而西国之囿，则其民之囿也。使事便而力足副之，虽千里何辞焉！呜呼！知言者慎勿以欧美之赋，例吾国之赋也。何则？二者实至异而必不同耳。貊桀之论，抑未中也。（卷十三页一一）

---

① 从刊本作"亨"，今从原刊本。

七一

复按：今日中国之时势，所最难为者，其惟国用乎！对于外侮，武备诚不可以不修，而兵之为物，固耗国之尤者也！然则其加赋乎？夫赋固已加矣。发捻之乱，则有厘金；甲午败，而东偿于倭；庚子乱，而西偿于欧，为数十余万万，为时三四十年。辇亿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长养子孙者，致之海外。问所由然，则专制政府之偾事也。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虽然，赋犹非不可加也，特制之何如耳。使其参用民权，民知公产之危，虽毁私家，不可以不救。其立法也，为之以代表之议院；其行法也，责之以自治之地方。是其出财也，民自诺而自征之，则所出虽重，犹可以无乱，然而政府所不为也，不收民权为助。曰是区区者，吾将自取之，吾见其无往而不蹶矣！(卷十三页一二——一三)

七二

原书："虽有东方之君，彼逢部省水旱偏灾，犹有蠲除之诏令。此其所以施惠而流庆也。顾吾欧之君主不然，其诏令未颁，而民已恶之矣。何则？其所言者，皆上之乏也。吾侪小人生计之艰，非彼所虑及者矣。"

复按：吾读旁行书，其中于东方之政教，大抵多贬词。其有低徊称叹，谓此善于彼者，固已少矣。即如右之所云云，为支那之民，不当以之自憙者耶？于此而犹以为非，则于粤君自损之罪，又何辞焉？虽然，雅里斯多德言，爱真理①过于其师，使吾援此例而为言，读者亦察其果为真理否耳。使真理而有明，则不佞虽用此而得罪，其敢不为天下白。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

① 原刊本及丛刊本俱作"爱真礼"，今改"礼"字为"理"字。

东方之居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皆有权，故其势相拟而可争，方为诏令，其君方自邮之不暇，何能为其抗已者计乎？至于东方，则其君处至尊无对不诤之地，民之苦乐杀生由之，使不之邮，其势不能自邮也，故有蠲除之诏令焉。此东西治制之至异也。闻之西哲曰，西之言伦理也，先义而后仁，各有其所应得也。东之言伦理也，先仁而后义，一予之而后一得也。彼孟德斯鸠前言自由与征赋之比例，既知赋重之生于自由矣，宁不知蠲诏之非幸福耶？盖将以讥诮其为君者，姑假焉以为之辞云尔。夫必非其意之所慕明矣！吾国读之，慎勿以是而自憙也。（卷十三页一四——五）

七三

原书："高寒之国，其民俭于乐方，所以怡情者寡，至于温带稍增，而热带辄流于淫佚。今夫言风土者，多以北极出地之高下为殊，而使以人心情感之浓澹分之，亦可见也。吾尝北游于英伦，而南及于义大利，适有游历乐部，以一曲而歌于二都会之中，伶工词曲，宫商科介，靡不同者。顾其效验，于观听者乃有大异。北人澹然而寡悰，南人欢尔而神动，其为感浅深，有不可思议然者，兹非其明验欤？"

复按：如右所云云，其所以致然之原因多矣。孟氏徒以其地之南北寒热当之，其例必易破也。今夫义大利美术之国也，而英吉利实业之民也，以二者而同为选舞征歌之事，不待问而知其赏会之不同矣。又况宗教之通介不齐，风俗之和峻异等，凡此皆使相差，不必尽由风土。不然，吾国燕吴分处南北，其地气寒燠，较然不同，而不睹所云云之效者，独何欤？

原书："乐方如此，楚痛亦然。……南人之觉痛，常比北人为深。而性情之勇怯仁暴，从而判矣。时谚有之，莫斯科洼民，

必生劀之，而后有觉，即是谓也。”

复按：此例则验于吾国者也。北方之民，有混星者，其受刑也，义不呼謈。穷极求财不可得，或断腕刲肉，以惊人得之。凡此皆南省至不常有之事也。往者，英将戈登统长胜军，佐李文忠公削平发捻，生平最喜吾国士卒，以谓其兵材远胜欧美，且扶创虽剧，在欧卒为无望者，吾卒多不死。此其故有二：不畏楚痛，一也；习于蔬縠，其血肉方之肉食者为疏冷易复，二也。大抵文明之民，其熬楚痛，常不逮于质野。吾见北方小民，遇邻境有战，弹丸如注，辄伏天然遮蔽中，狙伺少间，出争撷拾之以易为利，此其心何尝知有险易者乎！（卷十四页三——五）

七四

原书："印度者，天生怯懦之民也。……所不可解者，其中宗教礼俗之事，又复至为惨酷。钩肉贯体，甘之如饴。其寡妇殉夫，以自焚为节义。以素怯之民，而坚忍如是，则又何说焉以通之？”

复按：夫国兵之强弱，其故多矣。持一例而概之，未有不失者也。因于风气，因于宗教，因于种姓，因于体力，因于教育，而最重者，又莫若其国之治制。吾尝见夫乡民械斗者矣，约期之日，妻勗其夫，母诫其子，黎明而起，为之庀械具饔，若非胜则无以相见者。何则？其所与战者公敌，而亦私仇也。且其死鸿毛耳，而勇往如是。国家之使民战，生则有赏，死则有名，其乐趋敌，宜相万也。乃卒多委之而去，若无与者。此其所以然之故，宁不可思而得之欤！（卷十四页六——七）

七五

原书："塞沍之国，其民不汗，而血多液，故利用醇以鼓之。

否则，水以寒而血亦凝矣。是以其民好饮，酒行血动，其体乃和。故穆护默德倡教天方，以饮酒为厉禁。实则穆护未出以前，大食之俗，已饮水而不饮醪。何则？其天时固宜是也。加达支居地中海南，为至燠之国，故法亦禁酒。是二国之所为，盖不期而合者矣。使处寒带而张是令，则为失其土宜。北民易流湛湎，犹南民易流于淫，二者皆自然之所使。故其事动成风俗，异乎一二人之偏嗜。自其大较言之，民之嗜酒，与风土之寒湿有比例，由赤道而之二极，其民之酒失，随纬度而日增。北欧之芬兰，南美之护登都，皆以酒醴为性命者也。"

复按：右之所言，考之于所见之事实，亦不尽合者。夫使酒为风土所不宜，将其民之酒失自寡。虽不为之法令以禁减之，犹无害也。使酒而宜，将民因其宜而至于过。故今日五洲民饮酒而病，妨卫生、害种嗣者，多见于寒国之民，而燠国无此事也。中国之饮酒，虽醉不独无罚也，且为骚人墨客之亟称，以为可得酒以全其德，如刘、阮、李、杜之所云云者。使以示英吉利、日耳曼之人，吾不知以其语为何若也？中国之民所病者，非酒也，薰也，雅片也。是于其风土政教，亦自有其相召者，非偶然也。是故酒之禁，当在北而不在南。雅片之禁，当于右文之民，而不在尚武之国。孟氏之所云云，夫非适得其反者耶？（卷十四页一一——一二）

七六

原书："夫奴婢者，不仁之制也。顾孰知其制之始行，乃起于人心之恻隐乎？盖见于历史者，有三焉：其一则起于战胜而有所俘。其始则杀之而已矣，既而有禁其杀者，乃纵其众收之以为奴婢。次则罗马之律，责逋至严，子钱家虐用逋者，殆不堪命，故法许逋者之自鬻。三使父母而为奴婢矣，其子女不

可以自存，必为奴婢，乃得所养，此奴之子所以常为奴也。”

复按：中国奴婢之原，似稍异此。其字古为童妾，皆从辛。辛，罪也。然则古之奴婢，皆罪人输作入官。若三古之胥靡，汉律之左校，今之披甲，与西律之苦力是已。而战胜之俘，名为累虏，则秦汉以后之事矣。（卷十五页二）

七七

原书：“专制之邦，虽有奴可以无事。何则？人人皆奴，不睹身世之可悲故也。若夫国有常典，而君上主有限之权，则奴制不可以不废。不废，则不平之鸣兴，而怨毒中于社会矣。呜呼，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复按：辩矣，孟氏之言也！今夫法国之革命，而骈杀其王后贵人也，实在华盛顿以美民自立之后。向使法国不邻于英，不亲见美民之自立，虽至今其治如俄国如波斯可耳！是故为国者之难也。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治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此不易之道也。今者中国守四五千年之旧治，使海禁不开，则民养生送死，虽长此终古可也。不幸门户大开，舟车遄往，使其民日闻所未闻，取彼之所由富强，以较我之所由贫弱，则既忿忿于操柄秉制者之无术矣；又况彼之法令，所以保民身家者也，我之刑律，所以毁人身家者也，不平之鸣既兴，则其怨毒必有所中，而议者或欲以威力压制行之，庸有济乎？（卷十五页一四）

七八

原书：“斯巴达奴，虽受侵侮于国民，无所控愬也。故其所居，极人类之至苦。盖以其身为一主之奴，遂使通国得共奴之。……独雅典法于奴最优，非其主而害之，罚重或至死，盖其用法之意，以为彼奴既失其自由矣，乃使之无所托命而安

生，则太甚也。”

复按：或曰中国之民，犹奴隶耳；或曰中国之民，非奴隶也。虽然，自孟氏之说而观之，于奴隶为近。且斯巴达之奴隶，而非雅典之奴隶也。何以言之？使中国之民而非奴隶乎，则其受侵欺于外人，当必有其责言者。今中国之民，内之则在上海、牛庄各租界之近，外之则在美、斐诸洲之殖民地，其见侵欺杀害者，亦屡告矣，而未闻吾国家有责言之事。是非五洲公共之奴，乌得有此乎？（卷十五页一九）

七九

复按：中国多妇之制，其说原于《周易》，一阳二阴，由来旧矣。顾其制之果为家门之福与否，男子五十以后，皆能言之。大抵如是之十家，其以为苦境者殆九。而子姓以异母之故，貌合情离，甚或同室操戈，沿为数世之患；而吾国他日大忧，将在过庶，姑勿论也。虽然，欲革此制，必中国社会出于宗法之后，而后能之。否则无后不孝之说，鲠于其间，一娶不育，未有不再求侧室者也。其次，则必早婚俗变，男子三十，而后得妻。否则，乾运未衰，而坤载先废。三则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设犹用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往往配非所乐，乌能禁别择乎！四则女子教育，必为改良。盖匹合之后，寡女必多，非能自食其力，谁为养之？窃谓多妇之制，其累于男子者为深，而病于女子者较浅。使中国旧俗未改，宗法犹存，未见一夫众妻之制之能遂革也。（卷十六页四——五）

八〇

复按：中国女祸烈矣！而欧洲尤然。大抵一战之兴，一朝之覆，无不有女子焉，为之执枢主重于其间。近古之事，如法路易十五之彭碧多、都巴丽，路易十六之马利安他涅，皆会成革命之局者也。而俄罗斯前之加达林，与今之达格玛，其致祸之烈，尤所共见者矣。

（卷十六页七——八）

八一

复按：欧亚虽强分二洲，以地势论，实同一洲，非若非、美诸洲之断然不得合一者也。顾东西风气民德之异，后世学者，每推原于地利。谓其一破碎以生交通，其一完全以生统摄。交通则智慧易开，统摄则保守斯固。自舟车利用，竞争之局宏开，于是二工之优劣短长见矣。而孟氏之论，则一切求其故于天时。至谓二洲之自由多寡，强弱攸殊，以一无温带，一皆温带之故，取其言以较今人，未见其说之已密也。总之，论二种之强弱，天时、地利、人为，三者皆有一因之用，不宜置而漏之也。顾孟氏之说，其不圆易见。即近世学者地利之说，亦未为坚。何则？果如所言，则亚之南洋群岛，美之中枢诸小国，其宜开化，而为世界先进久矣。何四千余年，寂寂无颂声作耶？是知人为有关系矣。夫宗教、哲学、文章、术艺，皆于人心有至灵之效。使欧民无希腊以导其先，罗马以继其后，又不得耶、回诸教纬于其间，吾未见其能有今日也。是故亚洲今日诸种，如支那，如印度，尚不至遂为异种所剋灭者，亦以数千年教化，有影响果效之可言。特修古而更新之，须时日耳。（卷十七页四）

八二

又按：西士计其民幸福，莫不以自由为惟一无二之宗旨。试读欧洲历史，观数百年百余年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陵，诚非力争自由不可。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

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然则，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使为之得其术，民气不必缘此而遂嚣，而于国家纲举目张之治，岂曰小补？上无曰民愚不足任此事也。今之为此，正以痛愚。但使人人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且各知尊主隆民，为人人之义务，则加赋保邦之事，必皆乐于自将。设其不然，将一赋之增，民皆以为厉己。人心既去，事宁有可为者哉？观于本书十九卷之言，愈有以征鄙言之无以易已。（卷十七页四—五）

八三

原书："夫亚洲为人所胜伏者，盖十有三次矣。其十有一，得诸北方，其得诸南部者，仅二而已！"

复按：此例特信于火器未兴之前，科学未明之世。亚丹斯密于《原富》论之详矣。当彼之时，文明之种，恒见伏于质野之民族，此东西二洲之所同也。至于今日，其势大异，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卷十七页六）

八四

复按：孟氏之言如此。向使游于吾都，亲见刑部之所以虐其囚者，与夫州县法官之刑讯，一切牢狱之黑暗无人理，将其说何如！更使孟氏来游，及于明代，睹当时之廷杖，与家属发配象奴诸无道，将其说更何如？呜呼！中国黄人，其亭法用刑之无人理，而得罪于天久矣！虽从此而蒙甚酷之罚，亦其所也。况夫犹沿用之，而未革耶？噫！使天道而犹有可信者存，此种固不宜兴，吾请为同胞垂涕泣而

道之。（卷十七页八）

八五

复按：欧之中原，所以合而为今之德意志者，溯其最初，不过百年业耳。往者小侯数十百，分土分民，逮拿破仑起而蚕食殆尽，普鲁士名存而已。斯达英、向豪、涅白尔诸公，起而大变其法，寄军令于内政。会有天幸，法军蹶于莫斯科洼。故数年之间，国势复立，外免于并兼，内泯于革命，然而散者尚未合也。直至普法之战，而后合邦，故毕相谓德之去分为合，乃以铁血范成，而后能济。嗟乎！处四冲难守之地，国之难立，为五洲最。君臣上下，百数十年一意抟心，不忘目的，昔之至弱，乃今至强，夫非国有人才而变法不后时之效欤！（卷十七页九——一〇）

八六

原书："地下泽者，大抵膏腴，其民固由是而多赖。然亦以是之故，不能与强权为争。身家之顾虑既深，其势自易于驯伏。而一经驯伏之后，自由之意，强立之风，末由见矣。而居高原山国者不然，其所享有者诚微，然为其力之所易保。俗质而政平，其游于自由日久，所出百死一生，以捍卫其祖国者，政为此耳。舍是而外，不足惜也。是故自由之为物也，当若与山林质毃之民偕，而文物富厚之乡，转不多觏也。"

复按：右之所言，亦于古代治浅之世有然，至于今日大异。夫世界最为富厚文明之国，居今数之，非英欤？非法欤？非美欤？而自由之盛，政理之平，殆与其富为比例。德意志者，百年新造之邦也。奥大利者，共主之故国也。其于前三者民为质矣。顾其民生，为政府所干涉者多，而任其民之自治者少，至于俄国，俗杂亚欧，氓庶蚩蚩，可谓质野。乃虽经十九稘之大启文明，而其制尚无议院。虽电

邮汽车、财政美术，一切形下之物，靡不与前数国者齐，乃其民之不自由特甚，官吏之豪贪，刑政之不平，方之亚洲，殆过焉而无不及。由是言之，真无往而不与孟氏之言相反矣。虽然有说，盖今日欧洲之列强，出宗法而入军国之社会也。其出而不纯者，特俄国耳。群雄地丑德齐，皆以保守封疆，维持利益，为莫亟之当务。非商不富，非兵不强。顾兵者，纯于节制者也。而节制者，与自由常反对者也。又况养兵费烦，其征赋不能不重者乎？故美之自由过他国者，以独雄新洲，战守之事，非所亟也。英之自由，为天下首者，以为岛国，既治海军，可安枕也。十八稘大陆骚然，而英独安堵。拿破仑谋英十余年，卒无成功，皆以此故。若夫法之自由，则别有原因，而不生于地势。独德之立国最难，而其筹战守也亦最亟。是以伏烈大力第一之世，即行征兵之令，凡农皆兵，而贵族皆将，免于斗者，仅工商市府之民，然而未足也。法人革命军起，拿破仑鞭箠群欧，普鲁士几于不国。于是向豪等阴变军政，通国男子，皆有执兵之义务。逮毛禄胜法之后，合群小为大邦，拥普王为共主。然则，德者固以兵立国，以兵立国斯所以为节制干涉者，不得不烦。而所以予民自由者，不得不少。疆圉既固，而后讲教育、劝商工、开航路、略远地焉。故英美法者，既富而后强从者也。而德意志图强而后为富者也。而各国干涉放任之差，亦缘此而为异。若夫俄，真专制之治耳，其民固无自由。禁昌言，饰宗教，其政策纯以涂民耳目，笃守旧俗为宗。虽无今日东方之败衄，以文明风潮之日劲，虽不变法固不能。况近者情见势屈，而本年岁首，又以戕杀无罪，致其民之公愤。其皇室① 倾绝，特须时耳，此固不可与前四国者等而论也。当日俄未战之初，不佞于《社会通诠》复案，已言俄之易败。年余以来，不幸言中，然而战争尚未了也。夫中国者，相其地势，实与北美同形，惟牖户绸缪之不蚤，致启各国之戎心。虽然，其地势

① 从刊本作“皇帝”，今从原刊本。

之利，固自若也，脱有贤者，起而图之，转弱为强，旦夕事耳。故前者妄言，谓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卷十八页二——四）

八七

复按：吾游欧美之间，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已。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此真黄白二种，优劣显然可见者也。虽然，是二种者，非生而有此异也。盖吾国公家之事，在在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于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若百千年之后，遂成心习，人各顾私，而街巷城市，以其莫顾恤也，遂无一治者，夫人于所生之地，祖父子孙之所钓游，田宅坟基之所托寄，治善则身受其福，乱恶则世被其殃，以常情言，是宜有无穷之爱者矣。顾谋国者，以钤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全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而又以文法之繁，任期之短，簿书而外，一无可施。呜呼！如是之制，虽与之以五洲之名都，天下之雄邑，穷极治洁，如今日荷兰、瑞士之所有者，比及十年，未有不鞠为茂草者也。法之不臧，虽日督改良，仍虚语耳！且此所关系者，非仅耳目形象之际也。商旅以之不通，材产以之不盛，盗贼以之潜滋，教育以之荒陋，守圉则不坚，疾疫则时起。而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邦，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何则？终身勤动，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故不佞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政府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失今不

图，行且无及！（卷十八页八——九）

八八

复按：十八世纪著政论言民权者，多与孟氏此章之言，同其失实。自舟车大通，蛮夷幽夐之阻，皆为耳目之所周。然后知初民生事至劣，以强役弱，小己之自由既微，国群之自由更少。观《社会通诠》所言蛮夷社会，可以证矣。往者卢梭《民约论》，其开卷第一语，即云斯民生而自由，此义大为后贤所抨击。赫胥黎氏谓初生之孩，非母不活。无思想，无气力，口不能言，足不能行，其生理之微，不殊虫豸，苦乐死生，悉由外力，万物之至不自由者也。其驳之当矣！且夫自由，心德之事也。故虽狭隘之国，贤豪处之而或行。宽大之群，愚昧居之而或病。吾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烝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由是言之，彼蛮狄之众，尚安得有自由之幸福，而又享其最大者乎？（卷十八页一三）

八九

复按：欧美之民，其今日贫富之局，盖生民以来所未有也。富者一人所操之金钱，以兆计者，有时至于万亿，而贫者旦暮之饔飧，有不能以自主。往昔民生差贫，或且谓机器与铁轨行，人人将皆有生事之可操，生业将皆有倍称之获，衣食足而民欢虞，比户可封之俗，刑措不用之风，非难致也。乃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数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所未尝梦见者。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所以日盛也。此等流极，吾土惟老庄知之最明，故其言为浅人所不识。不知彼于四千余年之前，夫已烛照无遗矣！

（卷十八页一六）

九〇

复按：言其大概，欧人之为种三：曰条顿也，曰拉体诺也，曰士拉甫也。英德美之民皆条顿。而法国所谓拂箓者，亦出于日耳曼之森林，入后乃参以拉体诺种。若士拉甫，则蕃于俄西波兰之间。审今日之势，条顿种人最强，坚忍沈鸷，盖中国古幽燕并陇之民也，观挞实图所述如此，知其民质之所由来远矣。

又按：民俗淫佚，其蔽必偷。而男女身材，必日趋于短小。此察于英法二民之异，而略可见者。中国吴越今日之妇女，几无一长身者，而日本之民尤甚，凡此皆有以致之者矣。故吾谓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前弊也，亦稍已过庶之祸。英法德之民，方当兵时，或犹在学校中，皆不娶。即学成之后，已治生矣，亦必积赀有余，可以雍容俯畜而教育二三子女俾成立者，而后求偶。此所以其业常有成，而门户之声不坠，其国民之自束有远虑如此。若夫吾民，则醵资嫁娶有之矣。不独小民积畜二三十千钱，即谋娶妇也。即阀阅之家，大抵嫁娶在十六七间。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贫而无食固病，得食而易尤病。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卷十八页二十六——二七）

九一

复按：呜呼！拘于墟，囿于习，束于教，人类之足以闵叹，岂独法制礼俗之间然哉？吾国圣贤，其最达此理者，殆无有过于庄生。即取其言，以较今日西国之哲家，亦未有能远过之者也。故其著说也，必先为逍遥之游，以致人心于至广之域，而后言物论之本富，非是

之生于彼此。大抵七篇之中，皆近古天演家至精之说也。虽然，人生于群，是非固亦有定。盖其义必主于养生，而其求是非之所在，则为术不出于因明。因明者何？譬如与人言一事理，欲辨其理之是非，不得如前者之则古称先，但云某圣人云然，某经曰尔，以较其离合也；亦不得以公言私言为断，必将即其理而推其究竟，使其终有益而无害于人群，斯其理必是。是者何？是于此世界之人道也。否则其说为非。非者何？亦非于此世界之人道也。居是世界，以人言人，不得不以此为程准也。呜呼！不自用其思想，而徒则古称先。而以同于古人者为是非。抑异于古人者为是非，则不幸往往而妄。即有时偶合而不妄，亦不足贵也。（卷十九页二——三）

九二

复按：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刻塑，为宫室，为城郭园亭之结构，为用器杂饰之百工，为五彩彰施玄黄浅深之相配，为道涂之平广，为坊表之崇闳。凡此皆中国盛时之所重，而西国今日所尤争胜而不让人者也。而其事于吾国则何如？盖几几乎无一可称者矣。自其最易见者而言之，则在在悉呈其苟简。宫室之卑狭，道路之莱污，用器百工之窳拙，设色之浓烈，音乐之噭楚，图画则无影，刻塑则倍真，以美术之法律绳之，盖无一不形其失理，更无论其为移情动魄者矣！《记》有之：安上治民以礼，而移风易俗以乐。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佚荡之心意，而于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否则，沦其生于犬豕，不独为异族之所鄙贱而唤讥也，则后此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者，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

那人于诚伪善恶之辨，吾不具知。至于美丑，吾有以决其无能辨也。愿吾党三思此言，而图所以雪之者。（卷十九页五——六）

九三

原书："支那民质之为杂也，乃正反于斯巴尼亚。以其民生业之无恒，而衣食之难恃也。故其贪利至深，而攘夺之情，至为剽疾。于是商于其土者，遂若其民一无可信者焉。以是之故，商业之利，乃为日本所独操。沿海诸省，商务固至易兴，然欧洲之商，无强与支那人交接者。"

复按：此章末节，亦采诸神甫竺赫德等所纪载者，诚不识其何所见而云然。至于近世，甲午未战以前，所闻欧商之阅历，乃正与此言相反。彼谓吾国贪黩之风，至于官吏而极，上自政府爵贵，下至丞尉隶胥，几于无一免者。至于商贾，则信义卓著，皦然不欺。往往他国契约券符所为之而不足者，在吾国则片言相诺而有余。且或其人已死，在彼成不可收之逋矣，而其人子孙，一一代其还纳，此尤他国之所罕觏者也。有英商名克慎士者，罢业归国，临行自言，在中国经商十余年，未尝有十尖之逋，其致富由此。此非滥誉之言也。至于日本，民德反是。其国当官之人，自上至下，大抵人人清白，而商贾之信，则有难言，故西人业其地者，行店之中，所用伙伴，多雇华民，而就地取材绝少。其异于孟氏所言者如此，可以征世变矣！（卷十九页一〇）

九四

复按：古之各国，大抵不相往来者也。岂惟国与国然，乃至一国之郡邑部落，亦大抵不相往来者也。是故礼俗既成，宗教既立之后，虽守之至于数千年可也。至于近世三百余年，舟车日通，且通之弥宏，其民弥富；通之弥早，其国弥强。非彼之能为通也，实彼之

不能为不通也。通则向者之礼俗宗教，凡起于一方，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者，皆岌岌乎有不终日之势矣。当此之时，使其种有圣人起，席可为之势，先其期而迎之，则国蒙其福。不幸无此？其为上者，怙犹盛之权。后其时而距之，则民被其灾。灾福不同，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其终去而不留者，则一而已矣。俄罗斯者，杂亚欧之民而成国者也。其受诸欧者，则近世所谓文明，而见诸形下者，莫不具也。其守诸亚者，则所以为专制之治者，莫不为也。籍通国之民以为兵，深宗教之迷信，禁报章之昌言，其塞一是之开通，保其礼俗，于以成其专制之治者，可谓不遗余力矣。然而时之既至，举国喁喁，用其压力，终以自败。所发满洲之卒，其战也，直无异前涂之倒戈，举国之民，闻败则喜，闻胜转忧。至于今日，波罗海军熸矣，其犹战也，有百败而无一胜。然而尚不肯言和者，非不欲和也，知和之难为，有甚于战也。何则？革命之局已成，外和而内将作耳！（卷十九页一二——一三）

九五

复按：必谓吾国礼俗，为亘古不迁，此亦非极挚之论也。取宋以后之民风，较唐以前之习俗，盖有绝不相类者矣。顾他国之变也，降而益通。而吾国之变也，进而愈锢。其尤可见者，莫若国民尚武好事之风。如古之人好猎，今则舍山僻之区，以是为业者，不可见矣！他若击毬挟弹，拨河剑舞诸戏，凡古人所深嗜，而以为乐方者，今皆不少概见。大抵古人之于戏乐也，皆躬自为之。故于血气精神，有鼓荡发扬之效。而今人之于戏乐也，辄使人为之，而己则高坐纵观而已。是故其为技益贱，而其为气益偷。（卷十九页一三——一四）

九六

复按：虽然，俄国至今，其所以待女子，与其国女子之地位，尚

不得与①欧美诸邦，相持而并论也。吾闻往岁旅顺既降，围人悉赴大连登舟，途中汽车，男子皆满，而妇女无容足之地，同行莫之恤也。已而日本将官，乃登车指麾，为一一安置而去。旁观者曰，不谓俄人之待其妇人，不如其犬马。虽然，此无足异，俄固专制国也，政以徵孟例之不诬而已。（卷十九页一七）

九七

原书："支那之圣贤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向，曰惟吾国安且治而已。夫如是，故欲其民之相敬，知其身之倚于社会，而交于国人者，有不容已之义务也。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而起矣！是以其民，虽在草泽州里之间，其所服习之仪容，殆与居上位者，无攸异也。因之其民之为气柔，而为志逊，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惩忿窒欲，期戾气之常屏而莫由生。夫如是之民，使一旦取其外之仪容而褫之，则放轶恣睢。凡其所以自遂者，又何如乎？"

复按：中国至隆之世，其民殆如此。观孟氏所言之精凿，是不可谓其于吾治为无所窥也！惟吾国贤圣政家，其所以道民者常如此。是以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呿舌绎，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也！（卷十九页一八）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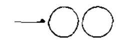
复按：吾译此章，不觉低首下心，而服孟德斯鸠之伟识也。其于吾治也，可谓能见其大者矣。往者湘乡曾相国有言，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巫卜，虫鱼夭鸟，各有专官，察其纤悉。杜氏《春秋释例》叹邱明之

① 原刊本及丛刊本俱作"于"，误，今改作"与"。

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唐杜佑《通典》言礼居其大半，得先王经世遗意。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清代巨儒辈出，顾氏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氏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别为一编，附于秦书之后，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其无所不赅，固如是也。其为言如此。然则吾国之礼，所混同者，不仅宗教法典仪丈习俗而已，实且举今所谓科学、历史者而兼综之矣。礼之为事，顾不大耶？然吾独怪孟德斯鸠生康乾之间，其时海道未大通也，其所见中国载籍，要不外航海传教诸人所译考者。顾其言吾治，所见之明，所论之通，乃与近世儒宗，䜣合如是，然则西哲之考论事实，觇国观化，不亦大可惊叹也耶！（卷十九页一九——二〇）

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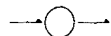
复按：中国赵宋以前之儒者，其所讲者，固不外耳目践履之近者也。其形上者，往往求之老佛之书。自宋之诸儒，始通二者之邮，大明乎下学上达之情，而以谓性与天道，即见于可得闻之文章，则又痛辟乎二氏之无当。自陆王二子，主张良知，而永嘉经制之学，乃逐物破道。愈为儒教偏宗，非其所尚者矣。顾自今以西学眼藏观之，则惟宗教，而后有如是之纷争。至于学界，断断不宜有此。然则，中国政家不独于礼法二者不知辨也。且举宗教学术而混之矣。吾闻凡物之天演深者，其分殊繁，则别异晳。而浅者反是。此吾国之事，又可取为例之证者矣！（卷十九页二〇——二一）



一〇〇

原书："支那为国，有绝异者：其国常为人所胜伏，其法典终不为胜者之所更"。

复按：此节所论，最为吾党所欲闻者。惜其文词，颇难索解。今就原文转译，或有能通其恉者欤，未可知也。虽然，其理不佞于畴昔他文曾论之矣。夫支那所见胜于他国者，皆北方之族。支那，文胜之国也，而胜支那之北族，质胜者也。以质之力，其胜文也易；以质之法，其变文也难。观于日耳曼峨特罗马之前事，则所见于西土者，不异东方矣。虽然，此既往之迹耳。自火器兴，科学进，而舟车大通，若前之事，不复可见。此亚丹斯密曾论之矣。使支那后此而见胜，其法典将变于胜家者，殆可坐而决之也。（卷十九页二一——二二）



复按：孟德斯鸠生于法民革命之前，故言宗教之重如此。假使当一千七百八九十年之间，亲见其俗，弁髦国教，吾不知其言又何若也？然至今西士，尚有云东洲教化，必不可以企及西人者，坐不信景教，则不能守死善道，不知何者为真公理，此其言固极可笑！又近者吾于巴黎晤一犹太人，则又问中国有行用景教之说，果有此不？假令如是，是取欧洲所被千余年之荼毒，至今所极力求去而苦不尽者，踵而行之，其所丧失，宁可计量？二者所言，不同如此，顾斯宾塞尝论之矣。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今夫不愧屋漏，诚其意而毋自欺者，中国大人之学也。而彼中笃信宗教之妇人孺子，往往能之。则其说之无邪，可以见矣！至于宗门之盛，往往侵政家之权，为治功之梗，是亦在政府所以容纳临御之者为何如？苟得其术，虽有其利而无其害可也。（卷十九页二二——二三）

一〇二

原书:“支那之民行，不可以吾欧之民行为比拟也。生于支那,民之所有事者,各恤己私而已矣。诳者以深恤己私而得利,见诳者以疏于防范而受绐。然则诳者固无罪,而见诳者且足戒也!”

复按:吾不知读此章者，其感情为何若也?将以谓所言过欤?抑以谓十八九得吾实耶?然有绝无可置喙者,则支那民所有事,在各恤其己私。此其所讥呵，真可谓中吾要害者矣。顾孟氏推求此果之原因，则若谓本于稼穑艰难,而天时地利有以使然之故,非笃论也!夫中国处温带之中,地利天时,可谓适中而至美,无可议者也。而民所惟私之恤者,法制教化使然，于天地无可归狱也。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一涉社会，则人人皆得而问之。乃中国不然,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吏虽中之以危法可也。然则吾侪小人,舍己私之外，又安所恤?且其人既恤己私,而以自营为惟一之义务矣。则心习既成，至于为诳好欺,皆类至之物耳!又何讶焉?(卷十九页二六——二七)



复按:近者中国尝饬有司,更定刑律,乃去凌迟枭示诸极刑,而饬司法之官无刑讯。此诚圣主如天之仁,身为斯民,所当感激歌颂于无已者。顾言事者,则以刑讯为不可除，除且无以治狱,而寇贼奸宄滋炽。彼为此议,夫岂不仁?盖亦有见其不可行,而后言此。夫泰西之所以能无刑讯而情得者，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瑕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而吾国治狱，无此具也。又

况诪张之民，誓言无用，鹘突之宰，惟勘不明，则舍刑讯，几无术矣。今夫狱未定而加人以刑，天下至不仁之政也。欲去至不仁之政，而事之难如此。此吾民之所以可哀，而吾化之所以不足道也。且又知善政必全而用之，取其一而遗其余，即其一不可得也。论者其勿言复刑讯，而言其所以行此无刑讯者，仁者用心，政如是尔。（卷十九页二八——二九）

一〇四

原书："俗隆则法与俱隆，俗污则法与俱污。虽最良之法，不能见之于呰窳之俗，犹甚苛之法，不能行之于文明之民。此法之缘俗而立者也。虽然，法之既立，亦自有其左右风俗之效。"

复按：法以俗为隆污，此其说固然。然而善为治者，未有以法媚俗者也。必将使其民仰跂之，于以收进化之效。又忆吕新吾有言，国家惩一事之失，立不变之法；防一吏之奸，造非常之律，法之不良无逾此者。夫叔季法令之所以烦苛，大都由此。此君主之法，所以常不及于立宪。立宪之国，最重①造律之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卷十九页三二——三三）

一〇五

复按：吾国之士大夫，于西人之治，既不识其所以然，又不悟其形制性情，与吾国所有者之大异。故见其赋法之重，未有不诧以为奇者。其不知者曰，此夷狄之厉政耳！其知者曰，惟其民之甚富，故任重赋而轻之若此。实则二说皆非，向使其治为专制，抑稍进之而为君主，但使国非公产，而民于其国无所可爱，虽比户素封，其为

---

① 从刊本作"罗"，今从原刊本。

赋不能半今日也。彼惟人人视其国为所私，不独爱其国也，而尤重乎其所载之自由。故其保持之也，虽性命有不恤，矧乎其身以外之财产耶？是以今世之国，以非立宪，以与立宪者角，即以大蒞小，以众蒞寡，将万万无胜理。何则？不独爱国之心深浅殊，而临敌之众勇怯异也。即军费之无涯，非立宪之民，又乌从而得之？（卷十九页三七）

一〇六

原书："其民之所居者岛也，本不重拓土得国之功。盖以岛国而勤远略，其势将虚其本而自弱，况其岛又甚腴，无待战胜而后富。又以其民之平等而无所屈服也。故所重者尤在一身之自由。而一人谓国王之威武，或一众谓贵族之显荣，皆非所重者矣。"

复按：夫谓立宪之国，不劳民以事攻取之远略。此其说诚有然者。顾言攻人则然，至于自守之殷，实过专制。又以此言英，非事实。英之拓国也，于东则有印度、澳洲，于西则有北美。是三者之幅员，皆与中国埒。故十九世纪之三岛，其富天下莫与京，非此效欤！时至今日，虽以美国之民主，德国之重自守，皆一变故策，而力行帝国主义矣。自由之国，固不乐于夺人，而天与者又何为而不取？况均势平权之说，乃今日所最重者耶！故由前之说，使中国知及时而自强，其势犹可以无恐。由后之说，使终古不化，则其事有难言者矣！（卷十九页三八——三九）

一〇七

原书："假其国殖民于远方，其志非为国广土地也，乃为其民闵懋迁耳。"

复按：呜呼！此英国三百年来，所能大辟土宇，而日以强盛之秘术也，之真因也！夫其理亦至明耳。国得一属土，非徒得也，欲持而

无失，将必有守御之事焉。守御又非徒然也，必有财赋而后集事。使此财而出于本国，是虚根本以实枝叶，非计之得也。此汉之珠崖，所以议弃也。脱无所糜费，而任其自然，是其地终古不兴。此清朝昔日之台湾，与尔时之新疆、西藏、蒙古、东三省也。惟得地以闳懋迁者不然。懋迁者，日盛之事也，日盛故其财赋必盈，盈故能自为其守御。且治化日开，供求日众，形势易固，其本国且以资无穷之利焉。是故古之广土地者受其累，而今之闳懋迁者蒙其利。此吾国筹边之人，所未尝梦见者也。（卷十九页四〇）

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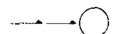
复按：吾每于租界，察外人之所制立者，而叹其种民之能事为不可及也。即如天津上海间，其所租有之地，往往不敌一乡镇，而居留之众，至多亦不过数百千人。顾其中制度厘然，自议制、行政、司法，至于巡警之备，教育之资，纲举目张，靡所不具，则隐然一敌国矣。且其形常有以坐大，多多益办，归斯受之。此其所为可畏者也。回观吾国之众，其旅于南洋美洲者亦不少也。顾所立者，除一二庙宇，所以为祀神饮福之地，无可言者矣。是何二民之相异耶？盖彼国常有地方自治之规，故虽商贩小民，皆知所以合群而立治。而吾国自三代至今，所以与其民者，不过乡射傩赛之事而已，至于政法，非所得立者也。孔子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行。使此老而生于今，所言当稍异耳！（卷十九页四〇——四一）

一〇九

原书："主治之家，夙有势力。然求其权之必伸，必日就月将，时有新力，为之附益，否则腐矣。故其求人自辅也，乐取有用缓急可倚信之人才，而徒供耳目之好，为左右近娱者，所不贵矣。此其朝廷便嬖俳优，以文学为贡谄导谀者之所以少也。

夫如是之弄臣，皆乘人主之骄昏，以自营其一身之富贵。若某国者，吾知免矣。”

复按：道之不明，则耻尚失所。今夫中国之翰林，所谓玉堂之署者，自唐有之。天子取一切猥杂，凡所以供奉其私者，而纳诸一曹，毗于贱者也。逮宋之后，稍稍崇优。顾所谓文学侍从，所谓报国文章，极其所为，不外如孟德斯鸠所言，以文学贡谄导谀，为人主弄臣而已。其犹非高尚之物，断断如也。然而世争贵之，父兄以此期其子弟，一若既跻其林，于人道即为造极也者，何其谬欤！若夫武人军官，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此非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男子最贵之业也耶？然而举国耻之。以其耻之，故吾国惟无赖恶少而后当兵，而当兵之业，遂若真可耻者。犹向者以其尚之，故吾国俊秀，必期词林，而词林之曹，遂若真可尚者。是不谓之耻尚失所得乎？以耻尚之失所，其国乃沦于至弱。又况农工商贾，贤者不居，美术九流，才士所鄙。则其国不特不强也，且以不富。不特不强不富也，且百为简陋，野邑湫秽，其气象乃日趋于野蛮，其学术技能，无足道者，噫！（卷十九页四四——四五）



复按：商君之治秦也，民有言令不便，与言令便者，皆以为乱化，而迁之于边城。俄国亚历山大第三之侵突厥也，民或议其战之利否，蹶然抵几曰：此何与若等事，若惟有执兵战耳！是二君者，皆真知专制之本者矣。（卷十九页四七）

一一一

原书：“君主之制，其国家为商之所疑，犹之民主之制，其国家为商之所信。是故商业之大进取，其事为君主国之所无，而为民主所恒有。”

复按：此有徵之言也。印度之开也，斯巴尼亚最先至，后乃英法相与逐鹿。然而法卒败而英卒成者，其故无他，如孟氏之言而已。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一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迩者，吾国耸于外洋之富厚，推究所由，以谓在多商业，则亦相与为其形似，设商部，立商会，鼓舞其民，使知变计。一若向有大利在前，吾民皆梦然无所见，而必待为上之人为之发纵指示也者。顾彼西人，则以我为天赋货殖之民。夫以天赋货殖之民，而成就不过如是，则其所以然之故，必不在商之能事明矣。呜呼！吾安得识如孟氏者，与之深论此事也耶！（卷廿页四——五）

一一二

原书："印之部有哥亚者，波陀牙节督假王之所驻也。尝承制予殷商以特别之利益，商不之信也。以节督之屡易其人，法令至不可恃，而商业乃降衰。为节督者，未尝谋改良也。又往往破坏其完全无弊者，以畀其后人，已则尽气竭力，收其旦暮之利而已。虽所从事者至小，犹不顾也。"

复按：取右之所言，而加诸吾国之官吏，虽不易一字可也。今夫处叔季之末流，固不得高言不求利，而为中人以下立说，亦不能无恤其私。然求利恤私矣，独怪吾人往往弃其大且久者，而从事其小且暂者，智者所为，固如是乎？曩尝与友朋私论，以为中国民智，虽无足言；然其所以自营，当不至于拙劣。乃今观之，若其中惟二政策焉！二政策何？曰无后政策，曰短命政策。无后政策者，谋仅及身，而不为子孙留余地也；短命政策者，快意当前，并不为己身计再往也。岂利令智昏，果如此乎？乃相与嗟叹者久之。友人钱塘夏穗卿曰，是非其智之不足任也，以法之敝，有以逼之，使勿如是而不能也。今夫设然诺，立威信者，就功利言功利，犹东作然，所以俟西成

之丰稔也。乃今使甲而治春畴，使乙而课秋垅，甲乙各自为其利害，则乌得不取其当前之可收者而尽之！有为后人计者，后人不汝感也，有为后日计者，后日之事非其事也。由是其政策，皆若无后短命者然。是故求中国之治，非上有圣主不能。盖自制封建为郡县以来，二三千年，尽如此矣！若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作计动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聚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中国之所恃者天子耳！生于帷幄，长于阿保，其教育之法至不善。故尊为明圣，而其实则天下之最不更事人也。惟缔造之君，发跡闾阎，如汉宣、光武、唐太宗者流，夫而后乃有赖。否则，必得宰相重臣，如明之张太岳者，犹可以粗举。顾无知人之明，而有得人之效，此至不常之事也。则安得不治世少而乱世多乎！（卷二十页一六——一七）

一一三

复按：使其国以平等为精神，将执业虽异，而于社会，皆为分功而不可阙，初无所谓贵贱者也。操术固有巧拙难易，而贵贱不甚相悬，而后诸业皆奋，而其群无废事。中国重士，以其法之效果，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皆趋于为官。百工九流之业，贤者不居。即居之，亦未尝有乐以终身之意。是故其群无医疗、无制造、无建筑、无美术，甚至农桑之重，军旅之不可无，皆为人情所弗歆，而百工日绌。一旦其国入于天演之竞争，乃傺然不可以终日。愚谓如孟氏之说，国家宜于民业，一视而齐观。其有冠伦魁能，则加旌异，旌异以爵不以官。爵如秦汉之封爵，西国之宝星，贵其地望，而不与之以吏职。吏职又一术业，非人人之所能也。如是将朝廷有厉世摩钝之资，而社会诸业，无偏重之势，法之最便者也。然此法亦必于立宪之后，乃有可言。使无变今之俗，虽日取国人而教训之，犹无益也。

观于今日出洋学生,人人所自占,多法律、政治、理财诸科,而医业、制造、动植诸学,终寥寥焉!而国家所以广厉学官,动曰培才为朝廷所任使,是上下交相失也,可以见矣!(卷二十页一八——一九)

一一四

复按:吾每睹古代之巨功,未尝不震耸流连,叹古人之志量,为今人所万万不克及者也。彼西人无论矣,乃若吾国之神禹秦皇,若汉唐之都会城邑,若隋之官道,若元之运河,虽用意不同,要皆为豪杰之能事。人类称中三才,而其功有以补天设之不足者,非以其能开通夷平,有以利民生于无已也耶!夫利成事者以机。古人用机,必不逮今之人甚远,而其事之艰巨,又常倍蓰于今时,然而犹勤为之。乃今吾国,虽数百里之铁道,无高山大川为限者,犹相视而莫肯举,是何度量相越之远耶?治西学者,每不欲学工程,以学之往往成屠龙之技故,此亦弊之必见于十年以后者也。可慨也夫。(卷廿一页七)

一一五

复按:以岛民而擅海权者,未有不为天下之强国也。盖其国以四海为天设之险,不独不易受侵也,且不受邻国交攻之影响。且既为岛国,而所居在寒带以外者,其土地未有不腴。此所以泰西英伦,其国不被外患者,至于今几及千载。而日本虽以元代之强,不能克也。盎格鲁之民族,西殖于米利坚,东蕃于澳大利亚。是二土者,虽皆大陆,顾其中本种原人,皆榛狉至弱不足自存之众。此其族之所以日益盛大,而其民所享自由,常较他种优厚者,亦此故也。
(卷廿一页一二——一三)

一一六

复按:往读美人马翰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

之盛衰强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古希腊罗马，皆海国也。希腊用蕞尔国，而能与强大波斯抗者以此。韩尼泊引加达支之师，道斯巴尼亚，绕长白山左转而入罗马，势如破竹矣，卒不能制罗马死命者，坐罗马有海军，而韩尼泊无之耳。至于后世，拿破仑竭十余年之力以图英，顾事不成，终为所困，亦以舟师先为英人所覆故也。中间若荷兰，若波陀牙，若斯巴尼亚，方其递为强国，狎主齐盟，皆当海权极盛之时代。最后甲辰日俄之战，其始也，以海军鸣，盖旅顺三铁甲毁于鱼雷，而日本已操必胜之算。乙巳五月，波罗的海旅告熸，而俄国乞和之使出矣。此实证诸历史可谓不遁之符者已！吾国开辟以来，国家拥一统无外之规，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见矣！自与各国相见以来，失败原因，莫不坐此。顾议者梦梦，尚持弃海从陆之谈。嗟呼！使弃海而从陆，则中国终古为雌。将以建国威，销敌萌，与外人争一旦之命者，可决然断其无此事也！（卷廿一页一九——二〇）

一一七

复按：读王介甫《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谓吏不良，法不善，则财莫理；财莫理，则贱人私取与之势，以与人主争黔首云云。是名理财，实以禁制天下之发财。既禁发财，而又望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所谓多所牴牾者也。（卷廿一页三五）

一一八

复按：由此言之，古欧洲之有罗马，殆无殊吾亚之有支那，故国俗之同如是。虽然，罗马分裂久矣，而中国北自龙庭，南接交趾，所犹为一家者，非独[1]地势使然也，种族齐一，其一大因也。而北族之

---

[1] 从刊本作"非犹"，今从原刊本。

强健自立性质，又不逮于日耳曼，故能有此果也。(卷廿一页三六——三七)

一一九

复按：此泰东教化，最为弱点者也。西之教，曰爱仇，曰宥人之罪，祈天宥我。东之教，曰以直报怨，曰复九世之仇。春秋韪之，以所习之如是。故每闻兼爱之说，则以为非人情。虽以孟子之贤，且訾其无父。夫所谓无父者，非真无父也，特不设差等于其间，待其父犹众人焉，曰无父耳。然不知仁心之用，发于至性之自然，非审顾衡量，而后为施。果然，则乍见孺子之入井者，必讯其父之为何如人，而后可以施匍匐之救，则所谓恻隐之端，所存不其寡欤？夫人类遍于大地之五洲，而人人有其所同得于天者，为相感召，由此而爱力生焉！此老子所谓常也。故其言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呜呼！使人道必以仁为善长，则兼爱之说，必不可攻。兼爱者不二本。孟轲氏之说，乃真二本耳！

又按：说之违真理者，则常至于牴牾。夫横渠西铭之道，兼爱也，墨道也。而程朱党，与孟子之说背驰，则必以为非墨。夫孟子固圣贤人，而以云其学说，则未安者众矣。程朱又安能尽护之？吾国之论人也，善则无不善，恶则无不恶。而不知形气之中，故无此物，莫不二者相参，而率有多寡，孟子亦人耳！虽贤圣，又安得无过言哉？必并其过者而守之，此吾学之所以无进步，而其敝常见于末流也。(卷廿一页四一——四二)

一二〇

复按：景教最禁乘人危而为己利。遇险忘己相援，尤相矜为高行，不问同种与异族也。英国宝星多品，其最贵者，曰维多利亚十字，已故君王后之所制也。临敌冲锋陷阵，著奇功瑰节，而后得之。然不多觏。独平日冒险救人，本于仁心，事迹众著，则往往得之。忆

道光间，姚公石甫观察台湾，有波陀牙船遭风入淡水港。当是时，尊攘之风甚盛，居民掠焚其舟，拘其众，姚不加察，以获丑入告。朝廷以异数酬庸。及广州议和约，西人以此事并案，有烦言。使者琦善疏其事，与前奏绝异，奉旨逮问。张亨甫方家居，闻之，徒步七千里，入都谋营救，道死杨椒山祠。天下气节之士，咸是石甫、亨甫而訾琦善（卷廿一页四二）

一二一

复按：国民权利，载在盟府，此列邦立宪之大义始基也。而吾国亦有之乎？曰有之。《春秋》昭十八年，晋为伯主，韩起聘郑请环，而子产告之曰：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云云。兹非其证欤？再不佞尝谓，春秋圣哲固多，而思想最似十九世纪人者，莫如国大夫。如不毁乡校，拒请环，不从裨竈之言而用宝，拒晋人问驷乞之立，不为国人禜龙斗、铸刑书，皆彰彰尤著明者。至其词令之美，虽在今日之外交家，犹当雄视一世。呜呼！使吾国今有一国大夫，胜于得管仲矣。（卷廿一页四五）

一二二

复按：原文于此，颇不清晰。所谓根本国家，可译殖民者之祖国，亦可译地主之国家。夫谓异族至人边境，原原而来，生聚成国，且其独立之权，统其地土，如此而云于地主之国家无害者，岂理也耶？意作者之意，必指祖国之国家也。嗟呼！大地既通，物竞弥烈，不幸主动之力，属之欧人。欧之厚，亚之薄也。虽然，天演之事，其因果非旦夕可尽，安知从此无所谓反动力者乎？以愚观之，特早

暮耳！（卷廿——页五〇）

一二三

复按：吾国自通商以来，工品之多，实大进于往昔。士大夫之论外交，往往张其害而忘其利。观今日金银之值，不敌乾嘉三分之一，可以知已！吾辈日日言漏卮，使真为漏卮，宜郡国萧条，民物凋敝久矣！其然岂其然乎？（卷廿一页五四）

一二四

复按：吾国自庚子以还，时论实以排外为有一无二之宗旨。其所异于前者，向则傲然懵然，以外人为夷狄而排之；今也耸然惕然，知外人之智力为优胜而排之。向也，欲不度德不量力而排之；今也，度德量力，欲自免于危亡而排之。故其说曰，向之排外是也，特所以排之者非耳！向之所以排外者，野蛮之术也，故虽排而外人之入愈深，而中国之受损者益重。乃今吾将为文明之排外焉，吾国其庶几有豸乎！于是又得日本之留学生，其所见所闻，皆日本三十年前之政法。众议所发，先见于拒绝外人资本之内流，而自开矿山，自造铁路，以及一切抵制利权之议，如云起矣。虽然，理财为国之道，各有时宜，而议尤不可以一端尽也。方今吾国，固当以开通为先而大害无逾于窒塞。自开自造，抵制利权之说，日牢而不可破如此。已闻留学生有言，宁使中国之路不成，矿不开，不令外国赀财于吾国而得利。此言与昔徐东海相国云，能攻夷狄，虽坐此亡国，亦为至荣。何以异乎？他日恶果，必有所见。不佞且以此获知言之称也，悲夫！（卷廿二页二四）

一二五

复按：国之大患，莫甚于无与为全局之画，与无与为长久之计也。君主之国，其用人也，各有官司，而任有期限，又束之以文法之繁，

考绩之密。是故虽有贤能，不敢为出位之思。甚且畛域显然，取适己事。求所谓公忠体国，为国家计虑深远者，有几人哉？幸而国有贤君，以四境为一家之私产，创业垂统，期子孙世守于无穷，则所谓全局之画，长久之计，彼实为之。其自宰相以下，至于吏胥，皆奉令承教，备使令而已。假令不幸，胤嗣中衰，孺子践阼，即有强辅，逼于嫌疑，则其所为，将一切皆苟且，国脉焉有不伤者乎？然此而见于古昔一统之朝，神州而外，与为邻者，皆小蛮夷，犹之可也。又不幸而见于争存极烈之时代，如今日者，则吾不知何以善其后矣！每见吾国封疆大吏之所为，其视隔省，不殊异国，痛痒漠不相关。甚且挤人于危，处己于安，以为得计。乃至一郡一邑，其为相视莫不然也！若夫用人理财，则尤不为其后者计。浅而譬之，假如有树，迟之数年，可以长成扶疏，材任梁栋，近而砍之，拱把而已，梧槚不如。顾彼操斧斤而自为计，无宁砍之。何则？虽有他日美材，于眼前人毫无所利故也。然此施于他端，犹难见耳。至于财政，将在在以信义为之基，保护谨持，庶几有立。顾当事者，但要目前之利，余且一切无以动其心，则国安得不日窘？前事若昭信之股票，近事若各省之铜圆，凡与同物，皆不为后计者之所为也。夫惟立宪之国不然。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为此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者耳。呜呼！知此则竞争之优劣，不待再计而可知矣。（卷廿二页二七——二八）

一二六

复按：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是故若右之术，惟立宪民主之国，而后可行。立宪之民，有囊橐主权，而可以监督国家之财政者也，吾国挽近言政法者，往往见外国一二政利，遂嚣然欲仿而行之，而不知其立法本原之大异。

自庚辛以还，国之所议行者亦众矣，然决知其于国终无补者，职此故耳！（卷廿二页二九）

一二七

复按：神州之地，自今以往，将大开门户，而为数十百国往来争竞之场，此虽百世可知者也。夫民虽爱国，而以常情论，终不敌于救其私。私者，切近之灾，而存亡之问题也。是故法律之施行，稍或不审，则渊鱼从雀之驱见焉，此古今法学至信之例也。议者之于立法行政也，见外人之不可以力取，而所治者之在己势力范围也，则曰非羁何忌。常欲优外族，而自抑其民，徒使吾民爱国情损，而予外人利资。且此不独见于通商之事也，名分章服，礼仪交际之间，使畸重轻，倚力所趋，将卒致此。近而譬之，法堂之上，吾民匍匐，而彼坐立焉。朝觐之际，彼族鞠躬，而吾泥首焉。问当此①之时，有不以贵贱荣辱之殊，而窃窃然怨恨国家自视其民如草芥耶！使人人皆怀此情，虽不明言，将于国大不利。夫单献公弃亲用羁，不旋踵而难作。重外人而自践其民，欲民心豫附而爱国者，特欺人语耳！敬客简主之说，万万不足以自圆也。彼为政者，尚凛之哉！（卷廿二页三六）

一二八

复按：自以人鬼为宗教，而不血食为莫大之罚，于是吾人以婚嫁为天职。而中国过庶之患兴焉。虽然，庶矣，而富教不施，则其庶也，正其所以为苦也。欧洲之民，其视子姓固不若吾人之重，而忧世之士，计学之家，方殷然以嫁娶无节为戒。故今日如法、意、英、德诸邦，其户口之数已不甚进。盖教养愈谨，必量力以为生故也。中国之蕃衍也，劳动社会，无恒产之小民，进率独优。夫众不教劣种之

---

① 从刊本作当无之时，今从原刊本。

民于竞争之世，其不能为优胜明矣！故不佞以此为吾国最难解免之问题也。（卷廿三页二）

一二九

复按：生无贵贱，此平等之极说也。虽然，种固有贵贱之殊，而智愚贤不肖，生质从以大异。今取士族之子百人，与徒隶之妻百人，分而教之，则前说之证见矣。是故言其大较，种固有贵贱之可言也。（卷廿三页五）

一三〇

> 原书："娶妻必告，以待父命者，非以父为产业主人，一家之权，有专属也，亦以父慈爱最深故，以父识虑最优故。少年阅世日浅，其智虑既微，情欲始盛，往往耽于近慕，议不反顾，其鉴衡常不足任也。"

复按：孟氏言舜娶妻，不待瞽瞍之命。然则为之主者盖尧。夫尧固本其爱国之义，而后有二女之厘降者，非今世主自由结婚者，所得以借口也。西人言自由结婚固矣，而男女之缔合者，年必甚长。常法男逾三十，女逾二十，各已长成，知自为计。其未及二十有一者，则在父权之下。即令失怙，亦有保父，代任其职，无所谓自由者也。其谨且重于婚嫁如此。然而尚有占脱辐之爻，而夫妇道苦者。今中国沿早婚之敝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曰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卷廿三页六——七）

一三一

复按：十数载以还，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年少者乐其去束

缚而得自主也，遂往往荡决藩篱，自放于一往而不可收拾之域。揣其所为，但凡与古舛驰，而自出己意者，皆号为西法。然考之事实，西之人固无此，特汝曹自为法耳。观于此章之所言，则西之处子，其礼防自持何如？自由云乎哉？吾闻欧之常言曰：女必贞，男必勇。必守此二者，而后自由，庶有豸乎？（卷廿三页九）

一三二

原书："群之方聚而成国也，其嫁娶独勤，而生齿大进。盖怨旷之苦，既所不堪，而子女之多，其累生又寡，然则彼何惮而不为合乎？至独成国称庶之后，富教乃先，则其情与前反。"

复按：此在吾国，固不尽然。人即无资以给朝夕，乃娶妻生子之事，虽赤贫犹为之。告贷于亲友，名正而言顺也。助人为嫁娶，仁至而义尽也。问以事畜之所恃，则曰天不生无禄人，儿孙自有儿孙福也。夫其信天遂性如此，又奚怪教养之难为，而中国之民，仅足为五洲当苦力乎！（卷廿三页九）

一三三

复按：计学家户口之论，十九稘间以马尔达所论为最辟。继而天演家物竞说行，于是欧洲各国，人人自危，而殖民政策，世界主义，大用于时。约而言之，皆为过庶之民谋耕地耳，为溢富之财谋业场耳。若夫生聚之计，西之罗马，东之日本，中国之古越，皆尝一用之。方其为此，其立法牖民，有极可笑者，而女无贞行，子无常亲，其于当日之生聚，为益至微，而为后世风俗之患至巨。盖苟合无别之民，其于生理，常逊于贞静有常者。且纵欲之种，又多劣弱故也。是故生聚之术，后世莫有行者，而所行常在其反。欧洲有教之民，方其为学不娶，方其执兵不娶，学成业立矣，非岁入愈二百镑者不娶，既娶之后，使家非至饶，则所生不愿逾二子女，后且以术止之。盖

恐所生或多，则其力不足办教育也。惟中国之事不然，使其家饶资，婚嫁常不出十七八，人人以多子孙为莫大之幸福，而无子为天罚。虽然，子生之后，未尝为之办教育计深远也，慈者不过多与财耳！而以不教之子，受易得之财，往往挥霍纷纭，为当身之大患。窃尝怪西国有数百千年之贵族，而中国自宋元以降，则几于无世家，身为将相守宰，数世之后，降在皂隶者，盖比比也。是可以思而得其故矣！（卷廿三页一四——一五）

一三四

复按：君士丹丁生汉魏间，东罗马之第一帝也。欧洲以景教为通行国教，自君士丹丁始。史言君士丹丁出兵时，空中忽见十字，祥云绕之，且有文曰，以此胜敌。帝乃归依，受洗礼。凯旋，乃建都于君士丹丁讷波尔，即今土耳其都也。孟氏谓景教裁抑父权，使年少者受新思想，此诚笃论。不独宗教有然，即至政俗哲理，莫不如是。而二者又有相因之致。不独父权轻而后新理进，亦新理进而父权不得不轻。此其现象，固今所在在可察者矣！（卷廿三页二七）

一三五

复按：使宗教而不任天，则一切之宗教可以废，彼之为此言宜耳。顾自学术之能事日蒸，今乃知民智国力之高下，即在此任天任人之多寡，法令之所能为众矣，岂仅户口多寡间哉？是故弥纶造化，主宰诚不可谓无，而谓人功无取者，此亡国之民也。三百年来，宗教权力，日衰于西，正由此故。而吾国之民，上者乐天任数，下者谄鬼祷祈。此其性质，实与宗教最合。而若格格不入者，种界之见太明，而多神之旧，难为一主之新故耳！不佞尝谓吾国西教，二三十年以往，尚有极盛之时，然而势不可以甚久。凡此现象，皆即今渐著端倪者也。（卷廿三页二八）

一三六

复按：人道而深于财，则虽骨肉之间，其用爱常不及禽兽。夫禽兽无自杀所生者也；有之则其种早晚灭。顾以人而或为之者，无他，计深于财故耳！吾乡三十年前，溺女之风最盛，则以乡里之俗，凡嫁女必为厚奁。否则，行路笑之，以为至辱，妇人计及财贿，则不如方乳而除之矣。即其爱男子子也，亦常不本于天性之自然，而杂出于传受产业，食报暮年，种种鄙吝之思想。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卷廿三页三一）

一三七

复按：自孟时至于今，欧各国户口，盖不止再倍于前而已。故最急者，莫如殖民之地，以资灌输。美洲先通，而澳大利加继之。二十以降，又大启非洲。是故约而言之，大地五洲，而其四皆白种之居而已。俗言膨胀，是直膨胀者矣！而问其所以致此，则最初之因，恒由于学术。其次，则民之果锐争自立为之。论世者宜有省也。

（卷廿三页三三——三四）

一三八

原书："罗马者，宗教之神京也。其中所以惠养穷孤残疾者，号最盛。其制之敝，乃使人人饱食逸居。所不尔者，独劳力勤动之民，与夫有田之农，有业之工而已！"

复按：制惟其宜而已，无所谓仁也。用之不得其理，虽至仁者可以成至不仁。久行之余，蒸为风俗，其害历世，不可以祛。夫罗马之制，自意大利一统以来，废之久矣。顾至今行其国中，呼乞者犹满道，特较前此差耳。何则？耳目习常，不以为讶愧故也。吾国

畿辅之民，岁岁有振，寒风司令，粥厂宏开。故北方之民，最无盖藏，不以仰哺于人为耻，而田畴之废，亦较他省尤。夫政府衣税食租，徒取甲民之资，以畀于乙。见谓仁政惠泽，思之亦可愧汗者矣！况课其终效，且为有害民德之尤者耶！嗟呼！习非胜是，寖成风俗。吾国官场学界之间，所累世洗涤不可祛除者，固何止一二事乎？（卷廿三页三七——三八）

一三九

复按：论惠振之无益而有害，近世钜子，莫著于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公，其言殆无以易。不谓百数十年以往，于计学未大明之世，先有孟德斯鸠，见之真切，有如此也。因悟鲁论：孔子谓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其旨非高，其行为不可及也，亦谓尧舜所不肯为耳。故其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昭然若揭矣！尝谓济人之道，莫贵于使之自立，舍此固必穷之术，于受者又无益也。夫人道之所最贵者，非其精神志气欤？顾世之讲施济者，往往养其躯体矣，而毁其志气，是以禽兽之道待其人也。夫至仁莫如天。天灾之行，若旱乾水溢者，天之所以教其民，使之知趋避，而后此能为先事之防，善自救也。是故由天之道，一害之后，其不害者可以无穷，而人类之能力益进。顾讲施济者不然，必取其事而盾之，使受害者有所恃而不为后计。此何异慈父折蔓，而旁观者不知其用爱之笃，从而沮之；顾他日放荡踰检，是旁人者又不能从其后而时芘之也，岂非反祸之乎？嗟呼！人无智愚，特眼光短长，有分别耳！

又按：至于今日振务，号善士者，大抵皆为盗而不操矛弧者耳。一闻有灾，匍匐从事，既收仁声，已亦加富。大吏从以重其人，政府或亦奖其事，大利所在，固无怪今日善士之多也！（卷廿三页三八一三九）

一四〇

复按：凡宗教之所托始，如王者之始祖焉，莫不载灵异，言感生，表圣迹，然而皆无据，贤哲难言之。自十七世纪以来，摧陷廓清，稍稍尽矣。而持世之士，方以此为大忧。盖谓使灵魂有死，天堂地狱之说，破而无余，将人心横恣，滋莫防检也。然而哲家如前之滂庞讷子，后之汗德等，皆以为不然。彼谓善者，人性也。其好善恶恶之本然，固无所待于报应之居何等。藉令其人歆天堂之极乐而后为善，畏地狱之苦趣而后不为恶，此其人固已为喻利之小人，而所行不足贵矣。于是倡为道德独立之教。道德独立者，宗教虽灭，人道亦有以自存也。总之，世法莫不相倚而立者，使民质污，道德固无由独立。方独立之说不足维世，其时宗教之义，自不可破。迨民质进，而宗教义衰，则独立道德，将自有以持世而有余。(卷廿四页九)

一四一

复按：吾译此章，不觉心怦怦然，汗浃背下霑衣也。夫孟子非至仁者欤？而毁墨，墨何可毁耶？且以其兼爱为无父，又以施由亲始为二本，皆吾所至今而不通其说者也。夫天下当腐败否塞，穷极无可复之之时，非得多数人焉？如吾墨，如彼斯多噶者之用心，则熙熙攘攘者，夫孰从而救之？今之人，嚣嚣然自谓被文明教育，以转移中国为己任者，亦至众矣。顾吾从旁徐察其所为，则一命之得失，一财之有无，虽其实至琐屑不足道，皆不惜重趼协息以争之。不能得，则挟其众势，号曰团体。阴险叵测，名曰运动。但己之有获乎，虽置人于至危所不顾。呜呼！亡国之民，莫不如此。彼方以是为争存，而不知其与庄生之豕蝨同道。可哀也已！(卷廿四页一一)

一四二

复按：宗教之多思惟，殆莫若佛。似宗神秀以上，尚犹差可，六叶以后，倡为禅宗，中国遂以不振。近世又有所谓净土宗者，舍惟念别无事业。故不独国病，而宗门亦衰矣！（卷廿四页一二）

一四三

复按：培根曰：人之畏死，犹小儿之畏空虚，非畏其苦也，畏其不可知而已。故使当前可乐，彼必不取所不可知者而尝试之也。乃至生极无憀，愿望尽绝，其趋死甘如饴耳。故老氏曰："民不畏死。"死之不足畏，以生之无可欣。死不畏，生不欣，犹欲其为怀刑服政之民，无是理也。（卷廿四页一六）

一四四

复按：宗教为物，其关于陶铸风俗者，常至深远。观东西二土之民，其于怨仇，可以见矣。西之宗教，重改过宥罪，曰此教徒之天职也。虽有至深之衅，使犯者声言歉衷，以自谢于受者，则旧怨可以立捐。乃至张脉偾兴，往往拔刃相向，或有为之解纷，则杯酒片辞，化寇仇而为石交者，事恒有之。其受谢者，不为弱懦，而度量恢廓，为人所称。脱既解矣，而犹以旧怨相绳，则其人必为国人所不数，此西国之俗也。至于吾俗，乃大不然。衅之既生，衔者次于骨髓，迁怒及其亲戚，寻仇延乎子孙。即有居间排难之家，以势相临，若不得已。虽曰解仇，察其隐微，固未尝释也。其居心如是，其揣人亦然。缊火常伏，其发也，特待时而已！故其民之相遇也，刻鳌感愤之情多，而豁达恺悌之风少也。呜呼！此固宗教使之然耳。夫《春秋》号经世，而齐桓灭纪，所不忘者，哀侯九世之仇，然而经大之矣。惟二俗之行，其于社会，利害相远，此不具论，吾所持者，特指东西

国俗之殊，与其致此之各有由而已。（卷廿四页一九——二〇）

一四五

原书："古今虽有至诚极正之教宗，但使与社会之所以存立者背驰，其究也可以生害；纵或所标道妄，顾以与社会之所以存立者相得，其用之也转以利民。

"则若远东支那所奉行之儒教，与夫近东希腊所用之斯多噶宗，一倡于孔氏，一发于芝诺。是二者，皆不信人有灵魂，与其物之不死。此其所标，可谓大谬者矣。顾其用之于社会也，转有美利之可收，为其群所托庇。乃今日所与儒宗並行之二教，曰道，曰佛，能言灵魂不死矣。而本此推行，转为其社会之大梗，是不可以深长思也耶？自注：吾闻竺赫德神甫言，支那儒者尝闻佛氏之说曰，夫使如佛所说，人之恆干等于屋庐，而灵魂为居之之主，则人子当其亲之既死，亦视之犹主人已去之屋庐……。

"夫灵魂固不死。顾用其说者，何流弊之多也！大地宗教，言此者所在而然。遂使女子妇人、臣僕奴隶，于其所敬所亲者之死也，争自杀以殉之，而以此为难能之至行。此如中美洲诸岛之民族，又若吾欧之丹麦，东方之日本，五印度、婆罗洲、塞立比，皆有如是之怪俗……。

"是故宗教之事，其于道也，固皆有所主张以为标揭。虽然，未逮事也。其谕俗而维世，必有人焉，为指导其势力之所趋而后可。……是惟基督之景教，为之乃最得其要术。其云灵魂不死固也，然其用之也，乃所以起世人之信心，使所希者，不与有生而俱亡。彼非取当前之境，使享受者求永之于无穷也。其所希者，乃大异于今世。是以灵魂不死，返形复体之说，虽景教所皆言，而其所以导人思想者，皆主于神明，而不存于形质。"

复按：窘哉！孟氏之言宗教也。由此观之，孟氏特法家之雄耳，其于哲学，未闻道耳。能言政俗，而不能言心性，即此章之论，举其大者，有数失焉：谓利害不关真伪，其失一也；以孔教不言灵魂，其失二也；以佛为主灵魂不死之说，其失三也；谓景教主灵魂不死，而独违其弊，其失四也。今请得一一而明之，夫宇宙有大例焉，曰必诚而后利，未有伪妄而不害者也。世有哲人，所以汲汲为学者，求理道之真耳。理道之真，所以为言行之是也。是非之判，所以为利害之分也。彼古今宗教所常有利者，以其中之莫不有真也。而亦未尝不害者，惟其中之尚有伪也。是故学日进，则教日休。何则？伪者渐去，而真者独存也。彼谓宗教之利行，不关真伪，独视其与政俗相得与否，其所见既甚肤，而信道尤不笃。自以谓功利主义之言，而不知其实误也。且孔教亦何尝以身后为无物乎？孔子之赞《易》也，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礼》有皋复，《诗》曰陟降，季札之葬子也，曰：体魂则归于地，魂气则无不之，未闻仲尼以其言为妄诞也。且使无灵魂矣，则庙享尸祭，所焄蒿悽怆，与一切之礼乐，胡为者乎？故必精而言之，则老子之说吾不知，而真不主灵魂者独佛耳！其所谓喀尔摩，与其所以入涅槃而灭度者，皆与诸教之所谓灵魂者大殊。至孟谓景教主灵魂不死之说，而独违其弊，则尤不知所言之何所谓也。试观十五六稘之欧史，其时宗教之争最烈，而教会之所以敢于杀人，斯巴尼亚、罗马二国之所行，所长为历史之大诟者，正坐毁躯干以救灵魂之邪说耳。嗟呼！一说之兴，至使杀人焚人者，转若心安而理得，其所杀几百千万亿之人，如是而犹以为无弊。则愚不知天下何说乃有弊也。噫！（卷廿四页二一——二四）

一四六

复按：时至今日，五洲之民，苟非最劣之种，莫不知教育为生民之最急者矣。然亦知教育以何者为最大之目的乎？教育最大之目

的，曰去宗教之流毒而已。夫宗教本旨，以明民也。以民智之穉，日用之不可知，往往真伪杂行，不可致诘，开其为此，禁其为彼，假托鬼神，震慑愚智。虽其始也，皆有一节之用，一时之功，洎乎群演益高，则常为进步之沮力。此不必求之四裔也，近之宫闱之中，远之圭筚之内，大者秩宗之所典，小者村妪之所谈，中国今日所既知其非，而犹踵其事者，岂少也哉！教育者，所以牖本有之明，扩充之，使知去其谬悠，存之真实者耳。西谚有曰：魔之第一能事，以其说谎。又曰妄则终凶。吾党日求为文明人，舍宝贵真实，别无安身立命处也。（卷廿四页二六）

一四七

复按：欧洲之所谓教，中国之所谓礼。礼之立也由人，亦曰必如是而后上下安，人物生遂，得最大幸福焉耳。夫非无所为，而为是以相苦亦明矣。圣人制礼者也，贤者乐礼者也，二者皆知其所以然而弗畔。虽然，弗畔矣，然亦可以为其达节。此君子之所以时中，而礼法不累于进化。孔子绝四，东晋通人亦曰，礼法不为吾辈设，皆此义矣。至于愚不肖不然，或束于礼，而失其所以为和；或畔于礼，而丧其所以为安。由前将无进化之可言，由后将秩序丧亡而适以得乱。化不进者，久之则腐；乱者拂戾觝突，势且不足以求存。凡此皆不足自宜于天演，而将为天择之所弃者矣。今夫中国之大坊，莫重于男女矣。顾揣古人所以制为此礼之意，亦岂徒拂其慕悦之情，而以刻苦自厉为得理欤？则亦曰，夫妇者，生民之原也。夫使无别，将字乳之劳莫谁任也。且其效于女子最不利，惟其保之，欲其无陷于不利也，故其为礼，于女子尤严，此诚非无所为而设者矣。乃至后世其用此礼也，则杂之以男子之私。己则不义，而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妾媵，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既亡，虽恩不足恋，贫不足存，甚或子女亲戚皆不存，而其身犹不可以再嫁。夫曰事夫不可以

贰，固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者，又岂理之平者哉？且吾国女子之于其夫，非其自择者也。夫事君之不可不忠者，以委贽策名，发于己也。事亲之不可不孝者，以属毛离里，本乎天也。朋友之不可不信者，以然诺久要，交相愿也。独夫妇之际，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呜呼！是亦可谓束于礼而失其和者矣！吾闻礼法之事，凡理之不可通者，虽防之至周，其终必裂。裂则旁溃四出，其过且滥，必加甚焉。中国夫妇之伦，其一事尔。他若嫡庶姑妇，前子后母之间，则以类相从，为人道之至苦，过三十年而不大变者，虽抉吾眼拔吾舌可也。（卷廿四页三〇——三一）

一四八

复按：景教之入中国，至今日而大行，是其原因众矣。大抵起于教外者多，而生于教中者少也。且其教有二宗：曰天主，曰耶稣。天主，公教也。耶稣，修教也。民之入公教也常多，其附于修教也恒少。何以故？威仪盛而作用多也。夫修教固清净矣，而如吾民心德有所不及何耶？嗟呼！景教之力，其在欧美已世衰矣。顾失于西者将生于东。特虽至盛，犹不久耳！他日乱吾国者，其公教乎？此不待智者而可知者也。（卷廿五页二）

一四九

原书："曷尝观之演剧乎，使其剧佑善人，奖忠信，则观者莫不欣。脱其反此，亦未有不蹶唇蹙頞，言其剧之不可耐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复按：孟说固然。顾入国而察其剧之所彰瘅，可以得其民之所谓德行者，为何若也。吾民之言善也，常喜奇瑰而薄中庸，故其于剧亦然。每演忠孝节烈之事，常欲以过情出之，常惨刻之意多，而乐易之风寡。又其意以轻生为大难，而以此为人道之极轨，而不知其

所欢忭赞叹者，皆野蛮之道德，而非文明之道德也。是故斯民之好善固同。而不学未化之好善，与学问开化者大有异。此又讲新民之业者，所不可不知也。（卷廿五页三——四）

一五〇

复按：民之于教也恆三候：曰物彪，曰人鬼，曰天神。吾国之旧，兼而用之，而于人鬼独重。自释氏西来，乃有象设。五代之际，穆护浸淫。至于今三百年，则景教盛焉。顾民之入于景也，其原因至多，大抵以国权之微，官吏士绅之蹂躏，小民附之，求以自卫，非深悦其法，而后皈依也。必谓民无奠居，其宗教易易，此亦一偏之论，不足概全体也。（卷廿五页五——六）

一五一

原书："民品未臻之时代，其于道德也，常好为苟难。非难不足以为美。又以其性之与凶虐野蛮近也，故人之制行，必谿刻苦卓，而后可称。以此而出家事神之人，苦行清修，近于圣神矣。以言其实，其于人道，为益寡耳。"

复按：前论谓民品未臻，则于德行，好为苟难。又常以谿刻清苦者为近道。此其言至可思，而为吾国言道学者，对证之圣药。虽然，有辨。盖人之生也，成于形气，而志虑帅之。任形气者，每乐于放肆，而循志虑者，或类于拘牵。放肆之势顺，所乐者也；拘牵之势逆，所苦者也。而人禽之关，实分于此。夫所谓圣贤人者，其功夫无他，质而言之，能以志虑驭其形气，使循理已耳。循理何？抑当前之可乐，以求免于后事之悔吝与祸灾也。使从心所欲，而未见可悔，将圣者犹为之。不然，又乌可以不介介乎？是之谓操守。嗟呼！操守者，所以自别于禽兽，而以拯社会于危亡者也。读是篇者，亦审其分焉可耳。（卷廿五页八——九）

一五二

复按：教会之有权，国家之蟊贼也。是故政法之家，恒惴惴然恶之，而顾早为之所。然考教会之所以有权，非道胜也，又非人众也。必以其主产得财之多。往在法国常苦此矣。逮革命兴，教会之产，犹世爵然，莫不破碎。察理、斐立诸君嗣世，又稍稍复，而遂为后人之累。至今竭数十年国民之力，乃克破之。比者，吾国耶稣军之众日张，而据产亦至富。顾国民犹在睡梦之中，暂得相安无事。盖虽欲去其角距，亦不知操何术以周旋也。窃计三十年之后，能者渐兴，将为国家立不倾之之基，必计及此，而民教产业之问题，始殷然多事矣。（卷廿五页一〇——一一）

一五三

复按：孟谓立宪之柄利于分，专制之柄利于合，此诚破的之论。今者，吾国议立宪矣，又云预备立宪矣，假其诚然，则所谓预备者，将正在此分合之间。虽不能分，要常以他日可分为祈响焉可耳。（卷廿五页一三）

一五四

复按：孟氏之论健矣，虽然，观诸历史，教之变也，恒非一二人之所为，要其归皆时世耳。夫时未至而变之，固危；时已至而不知变，又未始不危也。吾观泰西之革命，无论宗教治体，方其变革，其上皆主于墨守，其下乃主于更张。风潮相激，而祸乃作。尚未闻前民变教，而致革命者矣。（卷廿五页一五）

一五五

原书："乃今有宗教焉，来从绝远之国土，天时既殊，水土

亦异。推之至于法典、礼俗、是非、义理，莫有同者。而谓以其神圣清真之故，传而布之则必行，夫谁其信之？彼东方者，大抵皆专制之大国也。传教者至，往往以羁旅之臣。其初所得免于窘逐者，无他，以其所言阔远，不近事情，与吾行政之权，无关涉耳。且其君臣常大愚，于六合事变，多不通晓。传教者餉以所知，则过望大喜，故蒙被尊宠者，时时有之。乃浸假而语之以道要，祛旧所持之迷信，则争形焉。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驯是以往，邦无乃倾。则取其道并传道之人，而锢之矣。况夫西方之宗教，始固同出于一宗，而源远末益分者也。彼则曰，是说也，彼中号传守者，且自为异，而相击排焉，则吾族又安能取无实不可知之说而奉之耶！”

复按：西教之来吾土，其前后之情态，孟说实尽之。道咸以降，又先之以兵力，此其道所以滋难行也。今夫教之为物，与学绝殊。学以理明，而教由信起，方其为信，又不必与理皆合也。五百年以往，教力之大盛于欧也，彼皆隤然以旧新二约为古初之天语，上帝运无穷悲智，于以默示下民。凡说之与此异者，皆殃民之妖魅也。乃三百年以还，其中无实虚诬之言，在在为科学之所发覆。逮至法人革命，急进者乃悍然取全体而弃之，则当时势力之衰，入于人心之浅，可想见已。往者，吾国伪古文尚书之谳成，葆真之士，亦欲悉取其伪者而删之矣。顾有人焉，以谓所指为伪诸篇之中，有名言焉，关于世道人心甚钜，则以为宁过而存之。彼西人之于基督教也，事大类此。夫由是而言之，则五洲宗教，一涉于神灵默示之说，固无所谓其独真，而其道犹绵延不坠者，正在与人为善一言而已。加里届特之说固不诬也。乃迷信之徒，犹以谓必此而后其灵魂可保，不入泥犂，吾诚不知其说之所以足存。呜呼！宇宙广漠，事理难周，存而不论可耳。（卷廿五页二一——二二）

一五六

复按：治国之法，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于民；乱国之法，为上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利于上。夫求利于上，而不求便其民，斯法因人立，其不悖于天理人性者寡矣！虽然，既不便民矣，将法虽立，而其国必不安。未有国不安而其上或利者也。呜呼！今之哲学言为善，所由与古之言为善殊者。古之言为善也，以为利人，而己无与也；今之言为善也，以不如是，且于己大不利也。知为善之所以利己，而去恶且不止于利人，庶几民乐从教，而不祸仁义也，亦庶几国法之成，无往而不与天理人情合也。(卷廿六页六)

一五七

复按：此章之论，盖欲明男女之通婚，当以何者为天设之制限而不可逾耳。顾其词颇费，而推究原理，亦不尽莹。后有国民，欲为文明之通制，固宜取五洲种民，所最大同者而循之。夫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效果见于图腾之代，此经验之公例也。然所谓同姓，又非如吾中国之谓。中国专重男统，故同姓氏，虽历千载之分，而不可合。而中表之血脉至近，其通又习为固然。不知同姓不婚者，恶其血气之偏而无以剂也。如吾国之所为，义固无取。而其次则坊民之义，取易合者而禁其合，亦不可废之天则也。(卷廿六页二〇——二一)

一五八

原书："故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

复按：卢梭之为民约也，其主张公益，可谓至矣。顾其言有曰，国家之完全非他，积众庶小己之安全以为之耳。独奈何有重视国家之安全，而轻小己之安全者乎？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

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入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夫卢梭此言，与孟氏右所云云正合。吾故表而出之，使阅者得参观焉。(卷廿六页二一——二二)

一五九

复按：读此而反观吾国，可悟井田古制之所由成，与其制之所由破。夫井田之制，至于春秋定、哀之间，有存盖寡，至孟子时，扫地尽矣。故其所陈说于齐梁诸君者，常存复古之意。江河趋下，其势必不可挽，商君李悝因而毁之，以收一时之利。汉世诸公，睹并兼之害，欲以限田之法救之，然无及也。唐宋诸儒，想望太平，皆太息于先王经制之破坏，而归狱商君。虽然，商君不任咎也。试思当日即无商君，井田之制，尚克存乎？至于今世，贫富相差，其在墨守之国，犹之小耳，若夫欧美二洲，愈益无艺。其不均者，非特田畴已也，而在工商牢筴之间。方瓦德初明汽理，奈端大启力学，大地之上，凡人力所有事者，无所往而不可用机。于是劳力之众，籍手成业，百倍曩时。向之旬获十金者，今可以百，则大喜过望，以谓天下自此，将无穷民尔，乃瞬息之间，贫者益众，相悬之度，尤为古所未闻。役财收利，潮长川增，若不可极，而劳力求食者，物竞日烈，恒患无以自存。于是有心人闵之，而持社会主义者，乃日众矣。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卷廿七页三——四)

一六〇

复按：此章之后二段，真孟氏旷观千古，横览五洲，惊心动魄，

吃紧为人之言也。其言似为宗教中人而发。夫欧洲景教之祸，中古最烈，固迷信也。而以为上通帝谓，下救生民，深信极守，不可或摇，甚至言论自由，目为莫大之孽。积薪举火，以焚生人，犹曰毁其躯殼，乃救灵魂，极天下之至不仁，而信为深慈大悲之事，负具权力，不可以口舌争；而其人又修洁端直，承天畏神，至今读其历史，尚不能径指之为恶人也，而为祸常如此！中国固无教祸，而东西心德，恒不相远。若东汉之党锢，赵宋之道学，朱明之气节，皆有善志，而无善功。嗟呼！委随既不可行，守正乃或尤害。然则，何以救之？曰凛天下事理之无穷，知成心之必不可用，孔曰毋固，佛曰无所住而生其心，惟日孜孜以从事于下学，以自脱于拘虚、囿时、笃教三者之弊而已。此不佞《群学肄言》之所以译也。(卷廿八页六三——六四)

一六一

复按：哲人之言，不当如是耶！孔子欲就公山佛肸之招，而亲见南子，不为非礼。扬雄之不去莽朝，许衡之策名元代，凡此皆信道笃，自知明，知一身为元元所托命者也。吾少时见王荆公以冯道为知道，则色然骇之。及长见欧阳永叔之传冯道，又心焉非之。司马公为《通鉴》，则以魏禅汉为正统。朱晦翁作《纲目》，则以昭烈为中兴，而魏为篡夺。呜呼！言各有攸当，而义之不可以一端尽也，有如此夫！(卷廿九页二——三)

一六二

复按：同一法也，施之于彼时而利生，出之于此时而害著，其见于历史者众矣。一曰形势之不同，二曰用人之各异，三曰用意之有殊。郦食其、范增，同于立六国后，而张良极知其不可，乃固陵之策，教汉王以天下之半与韩、彭、鲸布者，又子房也。王荆公青苗雇役诸法，用之于浙东而民受赐，用之于天下而民流离。朱子社仓，

其法与荆公青苗，实不相远，而行之又以无害。凡此皆学士大夫所习闻者也。方今吾国以旧法之疲弛，处交通之时期，道在变革，谁曰不宜？顾东西二化，绝然悬殊，而人心习俗，不可卒变。窃愿当国者，知利害之无常，拘嘘之说，固不可行，而纷更之为，亦不可以轻掉也。（卷廿九页五——六）

一六三

复按：自贾谊建策，谓束缚系绁，非所以待大臣，而氂缨槃水，闻命自裁，乃贵者所以自待。由是二京自杀之事，史不绝书。而宋代以还，失地丧师，但肯一死，即无负国。春秋洎今，尸谏之事，代而有之。凡此皆吾国所独有之习惯，而他国之所绝无，即告之且不知其义之所在者也。他若苫块告亡，则为死孝；匹妇无俚，则曰殉夫。总之，吾人心脑之中，固以死为最难。苟能是矣，斯涤垢荡瑕，一切可以不论。尤可怪者，迩来别有烈士一流，或缘一时之感愤，或以一事之致争，报馆载为美谈，学堂悬为仪法，纵其事之为诚，已不知其所谓。矧其情之多伪设也耶？（卷廿九页八）

一六四

复按：此又近世言改良刑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夫吾国听讼，诚有失中之刑。顾其至此者，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谋变法者，不于其本而求之，而一切为其纵舍，将从此得二弊焉：刑不足以禁奸，而民玩法，一也；否则改良之事，徒为空文，而地方之吏，仍行其所习惯，二也。二弊起则一败从之，朝廷之刑柄不张，而猾者得以持州县之长短。呜呼！可不惧哉？（卷廿九页一〇）

一六五

原书："民法之立，有待于国宪而后成，故欲仿用他国之民

法者，必先取二国之典章官制，而较其同异。”

复按：此章又孟氏吃紧为人语，其指点最为明切，窃愿言变法者三致意也。不佞非曰吾法不当变，特变之而无其学识，姑耳食而盲随焉，其后害且烈于不变。沮吾国之进步者，必此耳食而盲随者矣。（卷廿九页一二）

一六六

复按：吾中国之于医，既不设之学矣，而又无刑以从其后。此庸医杀人之事，所以屡见也。嗟呼！日本之法西人也，一兵而二医。吾国人人至今，尚各执其阴阳五行之说，以攘臂于医界间。吾知其民智之无可言尔。（卷廿九页一三）

一六七

复按：孟氏此章言，真立法家所宜常目存者。今者事事方为更始，而法典居其最要。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吾安得议法诸君子，悉取而孰读之耶？且不佞于此忆一事焉，请为读者著之可乎？今夫军旅之法，有最重者焉，曰毋违令。上有所令，其是非然否，利钝短长，皆非其下所得以拟议者也。赴汤蹈火，笃奉信行，无稍出入而已。不如是者，虽有至练之兵，极勇之将，不可用也。故司令之权至重，而其责亦至殷。往者甲午海军，由大东沟而旅顺，由旅顺而威海，威海恃口岸炮台为声援。已而敌人自落风港潜趋，拊威海之背，口岸之炮台全失。海军屯威海者，遂成釜中之鱼。提督丁汝昌竭四十余昼夜之力，而内地之援不至，乃自杀，而以军与日人。方其为此，非各舰将弁所得与闻也。就令与闻，法不得抗。故副将杨用霖死之，而议不可反。且是时虽欲强战，而舰勇死伤仅余，亦不用命也。和议成，津海关道李兴锐以文吏议前案。大恨海军之所为，曰元帅命令，固不可以不遵。虽然，有治命，

有乱命。丁汝昌垂死之令，乃乱命也。诸舰将弁奈何遵之？贷死幸耳！乃各议降革有差。后者日俄事起，吾国中立。水提萨镇冰驻芝罘，以俄船入港，日舰越境追捕，相持不下，势欲宣战。令下，某舰长曰，战固然，以提督令故。但今日事不旋踵，而衅端法重。设他日文吏，又如李兴锐故智，以服从乱命相绳检者，我曹将奈何？萨水提语塞。幸是日亦无战事。不然，军中乃自乱也。复曰：平生尝叹吾国人，上下行事，不离两途：一曰短命，一曰绝嗣。短命者，利一日之私，不为己后日地也；绝嗣者，苟一时之安，不为后人计也。方李之议威海案也，亦迎合京外痛恶李文忠之意向耳。而孰知从此中国军中将令有不复行之忧。呜呼！法之不可自相矛盾如此。（卷廿九页二〇——二一）

《穆勒名学》按语*

一

复按：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

---

* 《穆勒名学》原名《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作者穆勒约翰（g. s. M ill, 1806—1873）系英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原书分名与辞、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归纳方法、诡辨、伦理科学的逻辑六部分。出版于1843年。

严复于1900—1902年（光绪二十六一二十八年）间，译了半部，交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后半部始终没有译出。1912—1921年间，商务印书馆又以铅字排印出版（以下简称商务本），内中颇有错字。以后商务印书馆即据此版排印严译名著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本），解放后三联书店又据丛刊本标点出版（以下简称三联本），许多错字，都以误传误，沿而未改。金粟斋本不但印刷精美，校勘也是最精审的。现据金粟斋本排印，但也参改了丛刊等本，为方便读者起见，所标页数，仍以丛刊本为据。

《穆勒名学》中按语共四十余条，今全录。

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天演论》下卷十三篇所谓“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故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部首页二——三）

二

原书：“诚者非他，真实无妄之知是已。人之得是知也，有二道焉：有径而知者，有纡而知者。径而知者谓之元知，谓之觉性；纡而知者谓之推知，谓之证悟。故元知为智慧之本始，一切智识，皆由此推。闻一言而断其为诚妄，考一事而分其为虚实，能此者正赖有元知为之首基，有觉性为之根据。设其无此，则事理无从以推，而吾人智识之事废矣。……

然所不可谨者，世人常即推知以为元知。往往一事一理，其人得之本由推较，第久习之余，其推较至速，瞬息即辨，有若元知，其实否也。”

复按：穆勒氏举此，其恉在诫人勿以推知为元知，此事最关诚妄。今请更举世俗易误之事，以备学者参观。如朝日初出，晚日将入，其时真日皆在地平之下，人眼所见特蒙气所映发之光景耳。人谓见日，此无异以镜花水月为真花真月也。又眼为脑气所统，而

眼帘受病者，往往著影不磨，遇感辄现；而人以眼帘所呈，拓之于外，遂谓当境实见种种异物。不知所见者乃眼帘中影，彷佛外物，非若平时外物形色收之眼帘也。自不知此理，而世人目能见物者遂以日多，而一切妖妄之说兴矣。（部首页六——八）

三

复按：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本人谓之哲学。顾晚近科学，独有爱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灵之学则归于心学，哲学之名似尚未安也。（部首页十四——十五）

四

复按：西字区为八类：一曰名物，二曰动作，三曰区别，四曰形况，五曰代名，六曰缀句，七曰缀名，八曰嗟叹。名物如天、地、山、川是也。动作如爱、恶、歌、哭是也。区别如方、圆、美丑，所以别名物者也。形况如勃然、莞尔、頩然、黝然，凡以写动作之不同，抑区别之殊等者也。代名者，我、尔、彼、汝是已。缀句如然而，如且、如尔迺、如抑、如虽然、如第。缀名，如之、如与、如若、如及。嗟叹若呜呼、若猗欤、若唉、若叱嗟。此其大略也。而中文则宜增语助一类，焉、哉、乎、也，为西文之所无者。但西文用字母以切音成字，是以八类之字易于为别。中文以六书制字，形、意、事、声为经，假借转注为纬；字形既立，不容增损，故变之以声。在古有长短缓急之读，迨四声用而有读破之法，本缓者急之，本仄者平之，凡以为虚实异用之别而已。故西文不可为名之字，五尺之蒙有以知之；而中文则名，非名之间，非达于文理者不能辨也。能文字者，正在用虚为实，用实为虚之事；故同一字也，在此为名物，在彼为动作、为区别、为形况，在读者自得之耳。其用散见于小学诸书，无专书言文律也。

（部甲页九）

五

原书："名之分殊，莫要于絫、察。察名何？所以名物也。絫名何？所以名物之德也。如约翰、如海、如儿，皆物之名也；以其昭著故曰察。如智、如义、如寿考、如凶短折，皆德之名也；以其附于物而后见，又可离其物而为言，故曰絫。中文之义，絫者悬也；意离于物，若孤悬然，故以取译。"

复按：絫、察之名，于中文最难辨，而在西文固无难，其形音皆变故也。如察名之白，英语淮脱也；絫名之白，英语淮脱业斯也。独中文絫，察用虽不同，而字则无异，读者必合其位与义而审之，而后可得。西文有一察名，大抵皆有一絫名为配。中文亦然，如《周易》八卦乾健、坤顺云云，皆指物德，皆妙众物而为言者也。絫，西文曰阿布斯脱拉脱，此言提，犹烧药而提其精者然。

以絫、察中文之无所分别，译事至此几穷。故稍变本文为之，期于共喻其理已耳。（部甲页十三）

六

复按：《天方夜谭》不知何人所著。其书言安息某国王，以其宠妃与奴私，杀之，后更娶他妃，御一夕，天明辄杀无赦。以是国中美人几尽。后其宰相女自言愿为王妃，父母涕泣闭距之，不可，则为具盛饰进御，夜中鸡既鸣，白王言为女弟道一古事未尽，愿得毕其说就死。王许之，为迎其女弟宫中，听姊复理前语。乃其说既吊诡新奇可喜矣，且抽绎益长，猝不可罄，则请王赐一夕之命，以褒续前语。入后转胜，王甚乐之。于是者至一千有一夜，得不死。其书为各国传译，名《一千一夜》。《天方夜谭》诚古今绝作也，且其书多议四城回部制度、风俗、教理、民情之事，故为通人所重也。（部甲页十八——十九）

七

复按：所谓一物之名，䏶称日远，至无可举之定义，此弊诸国之语言皆然，而中国尤甚。培因曰：今试观“石”之一名，既[①]以称山中矿质之物矣。乃果中之坚者亦称石，膀胱之积垢致淋病者亦称石；且同为石也，乃质理密致，略加磨砻，又谓之玉；其可揭为薄鳞而透明者，又谓之马加；铁养可吸铁者，则谓之慈石。夫语言之纷至于如此，则欲用之以为致知穷理之事，毫厘不可苟之功，遂至难矣。即为界说，势且不能。盖界说之事，在举所命之物之同德以释其名也；今物之同名者不必有同德，而同德者又不必有同名，界说之事乌由起乎？是以治科学者，往往弃置利俗之名，别立新称，以求言思不离于轨辙，盖其事诚有所不得已也。培因之言如此。顾吾谓中国尤甚者，盖西学自希腊亚理斯大德勒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故五纬非星也，而名星矣；鲸、鲲、鲟、鳇非鱼也，而从鱼矣；石炭不可以名煤，汞养不可以名砂，诸如此者不胜偻指，然此犹为中国所前有者耳。海通以来，遐方之物，诡用异体，充牣于市；斯其立名尤不可通。此如“火轮船”、“自鸣钟”、“自来水”、“自来火”、“电气”、“象皮”其物名齿陈勒勃、树胶所制。“洋枪”之属，几无名而不谬，此真穆勒氏所谓坐无所知者矣。尝记英群学家鲁拨约翰为余言：南非洲新闻，欧人驱牛运致装物入境，黑人见之则大骇，私相议曰：“是庞然大形而行于于者，非鬼物耶？白人力能使物，必遣此怪来残吾类；观其头各戴二利钩，可以知矣。”已而侦之，觉无他异，且牛甚驯伏，行稍迟，御者辄鞭之，或用

① 丛刊本作“概”，误。今从金粟斋本。

利镊刺其股，则大悟曰："前说非也。是特白人之妻耳，故为之负装；不力，虽遭鞭刺，不敢叛怨。是特白人之妻耳。"盖彼俗以妇人任重也，遂相说以解。通其语者，为记其实如是。嗟呼！智各囿于耳目之所及，彼黑人者，何尝不据其已明之理，相传之说以为推乎？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可惧也夫！（部甲页二三——二四）

八

复按：穆勒之意以谓正负二名，统宇内一切物。如曰"人"，其名尽人类矣，又曰"非人"，则物之不可以"人"称者皆属之，是宇内万物无能外此二名者矣。顾其弟子培因之意不以谓然，曰：正负二名不能尽宇内之物也。如云"白、不白"，仅能统物之可以色论者；至于色界以外之物，无白、不白之可言，则二名加之为无谓矣。虽然，名家之意，终谓即以"不白"之名被之声味，不为悖义；且从培因之说，其为分难。故仍穆说也。

又案：正负之名，指物德之存亡，与差等之名大异，且亦与反对之名不同。譬如小、大二名非正负也，贤、愚二名亦非正负也；盖小大之间尚有平等，贤愚之际犹有中材也。惟不大而后为大之负，可以尽物。言不大者，自平等以下至于更小皆尽之矣；言非愚，自中材以上至于圣贤并举之矣。由是而推，知美、丑，巧、拙，忠、奸，善、恶诸字皆不足为正负，而寻常对偶之字如晴、雨，方、圆之属，愈不可以正负言。反对之字，独有、无，动、静，数、偶①可谓正负，余即生死亦几几不得为正负之名也。说见后段（部甲页二六）

① 金粟斋本原作"数、偶"，商务本、丛刊本同。三联本改作"奇、偶"。

九

复按：此节所指皆对待之名，而无对之论几不齿及。审其用意，以既明对待，则无对者不言而喻。然不止此。盖自名理言之，天下无无对之名也。今如但言浅近，则父、子，夫、妇诸名为异名之对待，朋友一名为同名之对待，而无所对待者如水、风、草、木诸名，不并举而可论者是也。顾培因氏及诸名家则谓不然。人心之思，历异始觉。故一言水，必有其非水者；一言风、草、木，必有其非风、非草、非水者，与之为对，而后可言、可思，何有无对独立者乎？假使世间仅此一物，则其别既泯，其觉遂亡，觉且不能，何况[①]思议？故曰：天下无无对独立者也。往者释氏尝以真如为无对矣，而景教本为耶稣教之一宗，今取之以名其全教；名家固有此法则以上帝为无对矣；顾其说推之至尽，未有不自相违反者。是以不二之门，文字言语道断，而为不可思议之起点[②]也。今穆勒氏所言，固先指其粗近，而未暇遂及其精微。然透宗之义，学者又不可不略明也。（部甲页三〇）

十

原书："亚理斯大德者，古名学之硕师也。……尝取宇内万物分为十伦。……其为舛漏，乃不待谛观而始见。如帐簿然，不过取常称之名物而粗条之，于物理固未深察，亦未尝有析微穷变之功也。"

复按：穆勒氏訾议亚理斯大德十伦之粗，可谓入其室而操其戈者矣。吾闻泰西理学，自法人特嘉尔之说出，而后有心物之辨，而

① 从刊本作"何往"，误。今从金粟斋本。

② 从刊本无"之起点"三字，今据金粟斋本添。

名理乃益精。自特以前，二者之分皆未精审。故其学有形气名裴辑；有神化名美台裴辑。美台裴辑者，犹云超夫形气之学也。而柏拉图学派，至以心性之德同于有形，亚理斯大德亲受业其门，则无怪以物概之矣。顾其分类虽为穆勒氏所掊击，而后人尚有以穆为失亚旨者。如培因云：亚之十伦，非以尽一切可名之物也，非取言语所可谓之物以区分之也。亚之意固谓置一物于此，其可以言，可以谓者凡几事耳。故十伦非以类族辨物也，十伦所以询事考言也。今取喜、怒、哀、乐而问十伦当属何者，十伦不汝对也。设曰：人心之情如喜、怒、哀、乐所可论者伊何？则彼将曰：是可以论其本物也，可以量言也，可以品言也，可以所对待、感应言也。自其本旨而观之，则穆勒氏之所訾议者，彼未必皆任受也。培因之说如此。虽然，培说固亚立为十伦之本旨，然其学数传之后，实有执十伦以统摄可名之物者。故从培因氏之说，有以申十伦之旧义；用穆勒氏之说，所以救亚学之末流，此言所以各有攸当也。（部甲页三二——三五）

十一

原书："即意宗所立界说，以形体为众感之聚，秩然有则，舍此更无余物者，后之爱智家亦不从也。夫后贤最重之旨，在底质之事，其有无均不可知；所可知者止于秩然之众感，过斯以往不得赞一词，其言有非也，而其言无者亦非。故虽德儒汗德，其所标举，与比格利、洛克二家无稍差殊。汗德之言性灵与物体也，至谓有自在世界，与对待世界绝殊；立纽美诺之名译言净，言本体以命万物之本体，与斐纳美诺译言发见之感于吾心，物所可接之形表为反对。似其意主于以可接者为幻相，而以不可接者为真体矣。然亦明言物之可知者尽于形表。……自吾人有生以后，常为气质之拘，于物本体，断无可接而知之理，则纽美诺终为神阏之事而已矣。英理家罕木勒登亦谓至物本

体，斯无对待，此无对待之本体，为外为内，吾无所知，知者知其不可思议而已。即言其有，亦必自其所发现者纡迴而通之，以其形表之接于吾心者而思之。顾吾心有习，欲以为无所循附延缘而不克也。是故人心一切之知，主于所发现之形表。形表者何？不可知者之所形，不可见者之所表也。吾英理家之言如此。至法之孤生则说与此同，面加明夬。孤生之学原于日耳曼，颇有变本加厉之处。故其学多言物体生初天则之事，而所言乃与前人若合符节如此。则是分虑一致，异涂同归，而此理必为定论愈无疑矣。……总诸家前后之所发明者如此。则吾得为学者正告曰：人心于物，所谓知者，尽于觉意；至其本体，本无所知，亦无由知。"

复按：右所紬绎，乃释氏一切有为法皆幻非实真诠，亦净名居士不二法门言说文字道断的解。及法兰西硕士特加尔出，乃标意不可妄，意住我住之旨，而《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义，愈可见矣。其末段因果殊物一例，肤于谈理者往往倍之，如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据此遂谓因果当同。第不知彼所谓因者，谓瓜豆种子乎？谓种者之人乎？抑谓种者之事乎？三者任取其一，与后来瓜豆实无一相似者。若曰诚如此言，则为善者何以获善报？为恶者何以获恶报？不知此乃平陂往复之事，与名家所谓因果绝不相同；谓之因果者，常俗之用名误耳。譬如旋规作圆，有其趋左之前半规，则亦有其转而趋[1]右之后半规，同一线也，二者会合，而圆成焉。此谓之消息可，谓前半规之左者为因，后半规之右者为果不可也。何则？屈伸存于一物，而起灭不为二事故也。噫！考理求极，恒言诚有可用之时，顾其理者常不及其棼，当者常不如其谬。此察迩正名之学，所以端于无所苟也。（部甲页四九——五一）

① 丛刊本作"趣"，今从金粟斋本。

十二

复按：穆勒虽累云于心学元知之事不谈，然其所不谈者特未定之说耳，至定论要旨，亦未尝宛舌而固声也。如前二节，于万物吾心之本体，其指示学者至亲切矣。实总额里思，罗马至于竺乾，今欧言心论性诸家之所得，而具其要略于此。惟其知之明，故其言之晰如此也。大抵心学之事，古与今有不同者，古之言万物本体也，以其不可见，则取一切所附著而发见者，如物之色相，如心之意识而妄之，此《般若》六如之喻所以为要偈也。自特嘉尔倡尊疑之学，而结果于惟意非幻。于是世间一切可以对待论者，无往非实；但人心有域，于无对者不可思议已耳。此斯宾塞氏言学所以发端于不可知可知之分，"而第一义海"斯宾塞《天演学》首卷著破幻之论，而谓二者互为之根也。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但物德有本末之殊，而心知有先后之异。此如占位、历时二事，物舍此无以为有，吾心舍此无以为知。占位者宇，历时者宙。体与宇为同物，其为发见也，同时而并呈；心与宙为同物，其为发见也，历时而递变。并呈者著为一局，递变者衍为一宗；而一局、一宗之中，皆有其井然不纷、秩然不紊者以为理，以为自然之律令。自然律令者，不同地而皆然，不同时而皆合。此吾生学问之所以大可恃，而学明者术立，理得者功成也。无他，亦尽于对待之域而已。是域而外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部甲五三——五四）

十三

原书："昔法之名家摩赖耶问一医曰：不知罂粟何以食之而寐？医曰：以其物有令人嗜睡之性耳。摩乃大笑。谓理家主物有专能之说者，皆此类也。

"摩何以笑？笑医之为是答也等于无所答耳。彼非能言其

所以然也，不过取摩所问而复述之耳。然则谓雪之所以能为白者，以含白性，其与人直云雪从白觉，岂有异耶?”

复按：使穆勒之言有合，则中土药经所言诸药之性为无所发明矣。药经之言药也，凡为一药必有一性。而究之所谓寒、温、和平、有毒者，果奚由验乎？曰从其效而云之已耳。得其效于人身，推之以为诸药之性。则其所云云，与法士摩赖耶所嘲之医果有异乎？(部甲页五五——五七)

十四

原书：“品与量皆物之德也，而皆基于吾心所受于彼之从感，而其名以立，然则虽谓为其物致感之能无不可也。……万物固皆意境，惟其意境，而后吾与物可以知接，而一切之智慧学术生焉。故方论及于万物，而明者谓其所论，皆一心之觉知也。”

复按：观于此言，而以与特嘉尔所谓积意成我，意恒住故我恒住诸语合而思之，则知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言，此为之的解。何则？我而外无物也；非无物也，虽有而无异于无也。然知其备于我矣，乃从此而黜即物穷理之说，又不可也。盖我虽意主，而物为意因，不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此庄周所以云心止于符，而英儒贝根亦标以心亲物之义也。(部甲页六三——六四)

十五

原书：“总前之所得，析之极于至精，而宇内可名言者四：一曰意，心之所觉者是。二曰神，意之内主。三曰形，意之外因。二者皆物，所谓萨布斯坦思者也。……四曰法。……不佞所举可名之物，尽于此四者，使其有当，则取此四有，以代亚理斯大德之十伦可矣。”

复按：此篇穆勒氏所举可名之物，理解精深，而译事苦于不悉者，则中文之名义限之耳。虽然，以利俗文字言名理者，其苦于难达，各国之文字皆然，不独震旦也。今试总其大意，则此篇所论，发端于十伦之不可用。次言群有之无专名。次举名物矣，而以心之所觉为首类。觉分感、思、情、志四者。次言物。而物有内主、外因之分。次言德。而德有品、伦、量三者之异。如此而可名之物尽矣。然则穆勒氏固分可名之物为三干类，意、物、德也。而乃于总结全篇，忽分万物为四，有意、神、形、法者，其义何居？德既不为干类，而所谓法者又特别物伦中最简之二事以为之，于义果有取乎？窃思其旨，盖彼谓物德既缘感而后见，神、形又舍德而无可言，则德者固可附于意、物二者之间，不必自为其一类。而所举二伦，事属元知，为言一切法，言发见、变灭者所不可离。盖相似与不相似者，宇之事也；并存与不并存者，宙之事也。宇、宙为万物共有之原行，所关至巨，而不可徒以伦举也，故特标之以自为类如此。是四有者，如质学之原行然，凡吾人所可举似之名物，将于此而得其所属，抑析之而皆得所属也。穆勒氏之义殆如是欤？所愿与治名学扬搉之也。

（部甲页六八——七〇）

十六

原书："本体者自在之物也，则词又可以言自在。自在也，因果也，合之相承、并著为四伦，凡此皆词之所表者。"

复按：培因《名学》之论词蕴也，承穆勒氏之说，而废其所谓自在者。曰：凡词含自在之义者，多隐括樇简而不可见。至于谛而析之，则未有不尽于并著、相承二者。如云"某所有私会在焉，将以图不轨"者，意谓当此之时，有一种人合群以谋其私也。此其义甚繁，然析之则亦不过并著与相承二者而已。又如云"騊駼不存"，此犹云有一种兽，前之见于某所者，今也则亡，而为其地所不出者。此

虽不用“存”字，义亦自见也。又如云“格物畴人于以太有无尚所聚讼”，然此无异言光热诸力映射空中，须否以太以为傅附也。此其词虽云有无，犹云因果耳。又如言问上帝有无，实问宇宙第一原因，与其时时监观主宰之事。此虽言有无，又因果也。故曰自在一门虽不设可也。培因又谓类分万物，设最大一门使无所不冒者，亦为虚设。盖天下惟对待可言，而人心经异而后有觉。今名家所谓庇音，以统凡有名之物者，果何物耶?盖一言其物为无对，即无可言，而莫能指。故言无对、太极，而犹设言诠者，其于言下已矛盾矣。此吾所谓对待公例者也。穆勒曰：培因之立万物对待公例也，吾无间然。顾其云吾心生一正觉，必待他一正觉与为相形，而后有觉，则未敢谓然也。盖人心之觉固不待二有、二正而后形，但一有一无，或一正一负，斯可见矣。故郝伯思言：使吾心仅有一觉境绵延无尽，则浸假必至于无所觉知。然使少间，则不必别易他境，其觉固自若也。此如觉热，不必即变而入寒，但使中间有两无所觉①之一境，即可还复觉热。此其言是也。太极、庇音之对待为无物，以无对有，政亦可觉，此亦人心之所有事者也，何以言其虚设而矛盾乎?又如自在一论，虽常可以因果、并著为言，然自在实与因果、并著有异。盖培因之意以自在为无可言，故遂以此伦为可废。然“在”实与“有”同义，既有矣，斯能为感致觉，既感既觉，斯有可言，何可废乎?昔者德儒希格尔亦以不知此义，遂谓太极、庇音既称统冒万物，自不应有一切形相德感，至使有著不浑；如无一切形相德感，则太极、庇音，理同无物。以统摄群有之名为等于无，文义违反至于如此，此其弊正与②培因等耳。复案《易》言太极无极，为陆子静所不知，政亦为此。朱子谓非言无极无以明体，非言太极无以达用，其说似

① 从刊本作“两所觉”，误。今从金粟斋本。

② 从刊本作“於”，误。今从金粟斋本。

胜。虽然，仆往尝谓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故诸家之说皆不可轻非，而希格尔之言尤为精妙。吾闻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初学名理者于此事置为后图可耳，不必亟求其通也。（部甲页九六——九八）

十七

复按：是译所用德字，指凡物所具于己，无待于外，凡为物之所得者。其义至广①，举凡形、相、品、数、色、力、声、味之属无所不赅。故其用法不但与常义之专指吉德、达德者异，亦与旧义之加于物德、凶德等为宽。虽其立名稍嫌生造，然于此译，欲避生造，诚所不能②。读者但审③本书界说与其例之不乱可耳。（部甲页一〇七）

十八

复按：欧洲中叶亚学盛行，顾源远流分，往往稍变其旧。即如净宗公性法身之说，当亚之世未为定论也。观其名学十伦之说，于分性为物，显以为非，可以证矣。（部甲页一〇九）

十九

> 原书："自亚理斯大德以五旌之术分万类，而其徒波和利，乃大昌其说以教人，其术遂为科学所同用，而常俗言语名义，亦有由之。……盖使有一物于此，则所取以旌别是物者有五。一曰类，次曰别，三曰差，四曰撰、五曰寓。"

复按：五旌者，所以区词中所谓之名为何等也。其说始于希腊诸名家，而后人循而用之，以为实具甚深之义，言名理者所不可不求其瞭然者也。顾其义常兼所命，所涵为言，而穆勒氏则谓其与涵

---

① 从刊本脱一"至"字。今据金粟斋本补。

② 商务本、从刊本、三联本俱作"然欲避之而不能，"今从金粟斋本。

③ 从刊本作"读者但审其本书界说"，"其"字当衍。今从金粟斋本。

义无涉，而纯以所名之物为分，与他家之言五旌者稍异。夫旌物者非独旌其类而已也，顾亦旌其德焉。今但取其浅而易明者言之。凡物之有同德者，皆可以为类，类固从德起也。而同者之中，固有所异，因其异而区之，于是乎有别。则知乎其别，又以德也。是故别之涵德必多于其类，而类既统诸别矣，斯其涵德必寡，多寡之际而较生焉。是故类有类德，别有别德，以类容别，故以差德加之类德者，斯为别德矣。譬如车类也，益之以轻小之差而得轺之别焉，三角形类也，二边等三角形别也。别之所涵，其多于类之所涵者，有是二边等者耳，则二等边者其差数也。然则舍所涵之德，吾不知差之果何以云也。四曰撰，亦以德言之也。撰者类、别共有之德而不可为类德、别德者也。以其虽为一类，一别之所共有，而是类、是别之所以区于他类、他别者则不待此故也。必举以为喻，则三角形之内角必合而等于两正角者，三角形之一撰也；半圆内之负角必等于一正角者，半圆之撰德也；人之能言，人之撰德也。故撰德大抵可由类德、别德以为推。类、别为因，而撰为之果。撰固通其类之所同有，独以其为果而不因，故不入于类、别之旌。类、别二德者，所以为其类，其别之旌者也。五曰寓，寓者偶也，亦以德言。为一类、一别之所有，然纵无之，其物之于是类，是别自若；盖其有无初不关于物性者也。此如一国之服色、一人之姓名，不以异是而不得为是国家之民与人明矣。是则特寄焉而已，故曰寓也。名家于寓德又分二种。有不可离之寓，谓一受其成而不可变者，此如其人之好丑、长短、家世、生长之乡是已。有其可离者，此如服饰、事业、居处、官职、富贵而已；此虽百变，无关事实，故曰可离之寓德也。以五旌别物，其大经如此。（部甲页一一六——一一九）



原书："夫思籀自最广之义而言之，实与推证一言，异名而

同实。而古今常法，其事皆尽于二宗：有自其偶然而推其常然者，有即其常然而证其偶然者。前者谓之内籀，后者谓之外籀。”“盖谓内籀为由偶推常者，以其由专端散著之理，而得会通之公例。抑所本原词，已为公例，而所推之委词，为例愈公。然则所本者，固未必皆偶词偏举者矣。外籀虽曰由常推偶，然其原委二词，亦可同为公例，广狭相同，特原词恒较委词为稍广耳。”

复按：此节所指事之偶常与词之广狭，学者当为明辨，而后作者之意乃可以通。盖一词之立固有仅及一人、一事者，此在词为专端，在事为偶见。试为举似，如“子入太庙每事问”，记事之专端也；“文王视民如伤”，论人之专端也；“干将、莫邪，水断犀兕，陆斫牛马”，说物之专端也。至云“圣人承祭以敬”，云“杀一不辜以得天下所不为也”，云“良剑靡所不摧”，则会通之词，而所冒之事物广矣。此偶常、广狭之别也。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无专指者。惟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更以形数之学明之。今设云“甲乙丙三角形，乙为直角，则甲丙方必等于甲乙、乙丙二方之和”。此专指一形，最狭之词也。次云“勾股形之弦自乘等于勾股两自乘之和”，则较广矣。三云“三角形一边之方，与余二边之方，相待有定率本三角术”，则愈广矣。设又云“直线形求边方，皆可以三角术御之”。此则所冒弥广，为形学最公之词。割锥术开山于法之特嘉尔，其术之所以可贵者，亦以其能用一公式御割锥诸形之变。曰点、曰线、曰平圆、曰抛物线、曰双曲线、曰交线、曰平行线，皆圆锥一割之变也。然则其公式之所会通为何如哉？算学之公式，犹名学之公例也。故尝曰事之由偶入常，词之由专端而入会通，观诸形数之学而愈可见也。会通之词即为公例。欲为公例，先资公名，有公名而后公例有所托始。使仰观天象，而

无以别恒星、纬星、从星之异，则天学可以无作。格物之家，始也谓重、谓水、谓气、谓热、谓电、谓光、谓声，是七学者睽孤分治，终鲜大效；自咀勒出，而知一切皆力之变，故力理明是七者莫不明，而格物之学术大进。凡此皆会通之效，所谓由专入公者矣。常人智识之开亦然。鄙野之夫，所言常专专于有形、有名之庶物；有为之解悬破空，游于会通之域，则膠眙相顾，不识所言之何等。童子入塾，教以几何，于开卷之界说、公论，虽在至浅，辄需数月而后渐通。而斯宾塞尔亦言：观人之术，欲觇智识高下，但聆其言，使于名、词二者多专少公，则不待深求而知其神识之甚下。此不佞所累试而验者也。（部乙页七——一〇）

二一

复按：蓝博德谓四式联珠各有宜用，其意谓第一式宜于探索幽隐，推明物性；第二式宜于微辨异同，分疏疑似；第三式宜于标举专例，就同取独；第四式宜于擘析支流，即类知别。其书于四者一一皆有举似之释例，甚为学者所推，于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行世。

又按：英国数学家摩尔庚，穆勒同时人，著《法名学》。其书独重法式，而分推证为必然、或然。于是有《决必》、《稽或》二篇。有言曰：设谓凡乙大半皆丙，又谓凡乙大半皆甲，则有甲为丙，可以无疑。此“稽或”之术也。是说为前人论联珠者所未及，故表而出之。

又耶芳斯著《辨学启蒙》，其书之论联珠，以圆代词；观其圜之交容分处，则委词之全偏、正负，了了不纷，甚便初学，亦新术也。此书总税司赫德尝译以行世，学者参阅可也。（部乙页十七——十八）

二二

原书：“名家之于联珠也，欲执至简以驭甚繁，则会通之以

立外籀之大例，大例者，所〔即〕前言全曲公例是已，例曰：凡于一类之全而有所谓者，于其曲靡所不谓也。既曰圣人之心有七窍矣，则不独比干之心为然，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心莫不然也。其理之简浅如是，而名家以谓举凡推证之事莫不本此以为之，犹几何术有"两物等他则自相等"之公论。惟其易简，故为首基，外籀者皆此例之行也。……旧学未湮之日，尚有他例，如曰物然者然，此在当年亦号甚深微妙，而为致知之事所托始者。"

复按：全然曲然与物然者然二例固为至浅，而以其至浅，必斥其不为公例，而非致知穷理之所基，斯已过矣。几何开卷"物物等他则自相等"之言，初何尝有奥义乎？盖民智既瀹，虽若至繁，而溯所由开，莫不至简，此乾坤所以称易知易能也。今夫庖牺画象，始于奇偶，商高言数，不越方圆，而挽近中土邃文之家悟其事之不逾开阖，泰西爱智之论谓其功之出乎加减，必以其浅近易知而以为当废，则何一非童子之所与知与能者耶？独有所谓禅机玄谈，如"汝从何来，汝从何去"之对，则真穆勒氏所谓复词，羌无奥义，以之传称，锢人神智，斯可黜已。（部乙页十八——二〇）

二三

原书："……得二公例焉，一以言正，一以言负，与几何所标之公论相若。其所以为正者，曰二物与第三物恒并著者，则二物恒并著。或益审其词，则曰第一物与第二物恒并著，而第二物与第三物恒并著，则第一物与第三物必恒并著。其所以为负者，曰第一物与第二物恒并著，而第二物与第三物恒相灭，则第一物与第三物亦恒相灭。"

复按：二公例所用物字不若用德字之为愈。作者之意盖谓德亦一物，则用德不若用物于义为赅。顾常人之意，言物恒主于形质，则不若用德字之为虚灵矣。且其例可云：甲乙并著，乙丙并著，

故甲丙并著。正例。甲乙并著，乙丙相灭，故甲丙相灭。负例。（部乙页二三——二四）

二四

原书："推籀之事可以彼推此，而不必以由公推专为不二之术已也；自事实而言之，人之推籀固由专及专者多，而由公及专者少。溯民智之开也，无论自其种而言之，抑自其一身而言之，方其能推，莫不如此。故襁褓之婴亦知推证，而公名、公词之用非迟之又久则不能。孩穉之伤于火，不敢以指复触炉炭，忆前火之焠人，知此火之必更焠也。由彼之专事推此之同然，其心不必有公词焉，曰火能焠也。不独孩提为然，鸟兽虫豸之求食避害也，其有所推亦如此矣。夫谓彼下生能见会通而怀公意，理殆不然；然而谓禽兽为不能推，为无所记，则未可也。彼固亦从阅历生慧，而知所以远害自全，其用智虽不必若人之巧黠，而推知之事固无弗同。故不独焠指之孩常知畏火，而烂足之狗亦惮探汤"。

复按：此节所论与篇一第三节案辞可以相发。禽兽、孩提智力之浅，正坐不知会通，心无公例已耳。而其中灵者如犬、如马、如狐、如雁，所能推证者已多。使其能言，则有公名，既有公名斯有公例，有公例斯有学术。而设外境所遭又有以相逼者，智力之进可以无涯。故赫胥黎"化中人位论"言人所以首出庶物之故，首在能言。设当日人种于喉舌肋络有几微之异，则至今尚为吉贲倭兰，意中事耳。

又按：所言下生阅历生慧一说，与天演家之言异。天演重种习，自物竞天择之用，故存者之知避害，皆出于自然而利生，不必其能推而有所记也。二者以言其中灵者如犬、马、狐、雁可耳，至于下者殆不然也。（部乙页三二——三三）

二五

原书："不独孩提、禽兽为然。即在我辈遇有所推，其本诸载籍所垂之建言，故老相传之成训，以由公及专者常寡；而本诸耳目所睹记，邂逅所阅历，以由彼得此者为多。……家生小儿病，其亲咨于其邻之媪，媪之言病由而议用药也，舍其所经于儿女者则无以云也。顾此岂徒邻媪之为然哉？我曹遇事，使非有学问焉为之导师，则亦循媪之所为者而已矣。且使其人更事之綦多，而记忆之甚晰，依以决事，常足以释结解娆，号为能者；而其所以然之理，每欲以喻人而不能也。巧夫哲匠，器备而其功成，力运而所求得，其得心应手之际，常若有至微之理为其所独知而施诸行事者；至欲知其所以然，虽在其子，莫得传也。凡此皆以其人之所闻见者众，而于所操之业有以相谋，故遇事则由彼推兹， 为心习；初未尝荟萃所知，先标为通例公词故耳。"

复按：昔读《庄子·天道篇》言轮人扁事，尝怳然自失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今得穆勒言，前疑乃冰释矣。又吾闻凡擅一技、知一物而口不能言其故者，此在智识谓之浑而不晰。今如知一友之面庞，虽猝遇于百人之中犹能辨之，独至捉笔含豪欲写其貌，则废然而止。此无他，得之以浑，而未为其晰故也。使工传神者见之，则一晤之余可以背写。盖知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类者，曲有所类。此犹化学之分物质而列之原行也。曲而得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此亦观物而审者所必由之涂术也。（部乙页三三——三五）

二六

复按：此节文意颇未明晰①。详翫本文，似穆勒本篇说出，如第五节谓："非联珠则所会通者之诚妄不可以明，将使詖谬大昌，无以擢塞；以联珠为思诚大防，必有之而后理之真伪可决"诸语，当时名家遂滋异议。而大恉皆谓公词既从内籀而来，斯其理必皆可信，又何取他日为联珠者，乃随事而验其是非乎？使其待验，则未可以为公词矣。穆勒氏将释此难，乃取威德理之言以总牒众说，下文乃更申己意以释之云尔。（部乙页五一）

二七

复按：此节所论，当与后部篇四第三节参观，始悟科学正鹄在成外籀之故。穆勒言成学程途虽由实测而趋外籀，然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与内籀无涉；特例之所苞者广，可执一以御其余。此言可谓见极。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部乙页六六）

---

① 按指部乙篇七第八节答客难。

二八

复按：近世言西学者动称算学为之根本，此似是而非之言也。曰算学善事之利器可也，曰根本不可也。《大易》言，道之至者也，执数以存象，立象以逆意。意有时而不至，而数则靡所不该；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奇偶之变尽。故以数统理，若顿八纮之网以围周陆之禽，彼固无从而遁也。《周易》以二至矣，而太元则以三，皆绝作也。潜虚以五，则用数多而变难穷矣。夫以二准阴阳，阴阳亦万物所莫能外者也。以三准上中下，上中下万物有或外之者矣。至以五准五行，五行者言理之大诟也；所据既非道之真，以言万物之变，乌由诚乎？天地五行，开口便错。（部乙页六九——七〇）

二九

复按：《大易》所言之时、德、位皆品也，而八卦、六爻所画、所重皆数也。其品之变依乎其数，故即数推品，而有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此易道所以为外籀之学也。（部乙页七十）

三〇

复按：由是可知常智之证，恒在原而不在委；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之术无益也。吾往年闻一学人争西人之非富强，而其语皆与联珠暗合。曰：富者不远适异国以求利，今西人远适异国以求利矣，则非富也。又曰：强者无事人之保护，今西人立约以求保护矣，则非强也。此其联珠，虽以至精之例勘之，不得谓非合法也。顾其言如此，其谬安所属乎？（部乙页七五）

三一

复按：近世天学家，知地球之绕轴自转，降而益缓，特所缓至

微，虽历万年，所差不及秒耳。此与彗星之去疾来迟，皆大宇刚气译名以太与诸体互摄，各生阻力之验。（部乙页七七——七八）

三二

复按：此节所论即辟良知之说。盖呼威理所主，谓理如形学公论之所标者，根于人心所同然，而无待于官骸之阅历察验者，此无异中土良知之义矣。而穆勒非之，以为与他理同，特所历有显晦、早暮、多寡之异；以其少成，遂若天性，而其实非也。此其说洛克言之最详。学者读此，以反观中土之陆学，其精粗、诚妄之间若观火矣①。（部乙页八十）

三三

原书："使心习之既成，而一旦欲反乎其习，于吾心必形至难。此心学之一大例，而能违之者寡矣。今有两物焉，于吾见则联及，于吾思则相依，自有生以还未尝一见其分处，亦未尝各出而为思，则将见此例之行，此例于心学为意相守例。二意相守，久而弥固，其卒也乃欲孤举其一而不能。此于不学之人最易见也，故二意必连结而不可解。惟姱心善性之人，以其见闻之多异，又能好学深思以穷事物之变，夫而后二意分形，不相胶结，而向者之心习无由成也。……故往往一新理出，通人学士斥为理之所必无，或云此实其思之所不能设者；然而后起之秀，以心习之未成，而早收格物之益，乃以为正合思理，已而天下亦皆信其理之不诬。数百千年以往，亦有高明之士，达识之人，以地员对足底之说为理不可喻者矣。数十百年以往，又有算学之家、穷理之子，以地吸力有时而下而上为不可思议

① 从刊本作"苦观火矣"，误。今从金粟斋本。

者矣。”

复按：意相守例发于洛克，其有关于心学甚巨，而为言存养省察者所不可不知也。心习之成，其端在此；拘虚束教，囿习笃时，皆此例所成之果。而《庄子》七篇，大抵所以破此例之害者也。名家德摩根曰：向使地球一切人类尽操一种语言，将必有爱智之家言名与物相系之理，譬如“人”字之音，其中当含无穷妙义，凡性灵、烹饪、植行之德皆可于其音而求之云云。此虽谐言，亦至理也。中国人士，经三千年之文教，其心习之成至多，习矣而未尝一考其理之诚妄；乃今者洞牖开关，而以与群伦相见，所谓变革心习之事理纷至沓来，于是相与骇愕而以为不可思议。夫西学之言物理，其所以胜吾学者，亦正以见闻多异，而能尽事物之变者，多于我耳。（部乙页八四——八五）

三四

复按：以上二篇说理最为精深，而稍为初学所难。学者必于形数质力诸学略有问津，而后识其论之无以易也。今总其大要于此。则作者意谓科学之几何、代数，素称独为精确，而其实不然。盖其所以精确不移，以发端先为设事之故，如界说① 等，皆设事也。设事者，以意设之，而不必世之果有是物也。以所设为自然之所不有，故其确亦为他科之所不及也。独至公论，无所设事。然无所设事矣，而遂谓其理之根于良知，不必外求于事物，则又不可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于此见内外籀之相为表里，绝非二途。又以见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为白甘，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即至数学公例亦由阅历，既非申词之空言，而亦非皆诚而无所设事。言数固无所设，及物则必设也。由此不独见形、数二科为同物，且与力、质诸科但有深浅，生熟之殊，而

① 从刊本作“果说”，误。今从金粟斋本。

无性情本原之异，而民智又归一本矣。（部乙页一〇四——一〇五）

三五

复按：良知良能诸说，皆洛克、穆勒之所屏，辨见后段。（部丙页二〇）

三六

原书："何谓自然公例？曰自然公例者，最易最简之法门，得此而宇宙万化相随发现者也。或为之稍变其词曰：自然公例非他，乃极少数之公论，得此而一切世界之常然，皆可执外籀而推知之"。

复按：此段所指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必居于最易最简之数，乃足当之。后段所言，即《老子》为道日损，《大易》称易知简能，道通为一者也。（部丙页二九）

三七

原书："本形数而推者，其所得终不出于形数；欲徒从形数而得他科之公例者，其道莫由也。"

复按：此为科学最微至语，非心思素经研练者读之未易猝通。其谓从形数而推者所得不出形数，尤为透宗之论。学者每疑其言，而谓果如此云，则格物之力学，其术几无往不资形数，又如《周易》，正以形数推穷人事，岂皆妄耶？不知力学所以得形数而益精者，以力之为物固自有形数之可言；一力之施也有多寡之差，有方向之异，有所施之位点，故直线可为一力之代表，而一切形数公例皆可为力公例，则二者同其不摇矣。此易见者也。至于《周易》，其要义在于以畸偶分阴阳；阴阳德也，畸偶数也。故可以一卦爻为时、德、位三者之代表，而六十四卦足纲纪人事而无余。由此观之，穆勒之

言固无可议也。(部丙页三六——三七)

三八

复按：自力学言之，则陨石之时，二体大小虽为迥殊，而实互施摄力，不独石走趋地，地亦动而向石；特其所行之距，与体质大小作反比例，故地移至微，而石行甚远。然则石陨一果，地石二者皆为因缘，无其一者，此果不见。(部丙页四六——四七)

三九

原书："即如陨石，以力理言，石之摄地与地之摄石正同，孰分能所？即当物尘感我之时，吾之官知宜称所矣，然我之神明方且炽然起与物尘相接，自不得纯受无施；假使无施，即同冥顽，何由觉物？……总之一果之间，任分能所，所之有事正不异能；为分别者，取便说词，实则无所非能，无能非所。如言东西，别在眼位，非定相也。万化之情，无往不复，是故方其为施，即有所受。"

复按：此段所论亦前贤所未发，乃从奈端动物第三例悟出。学者必具此法眼，而后可以读《易》。(部丙四七——四八)

四〇

复按：《周易》八卦，皆常住因之代表也。作《易》者以万化皆从此出，则杂糅错综之以观其变。故《易》者，因果之书也。虽然，因而至于八，虽常住，乃非其最初。必精以云，是真常住者惟太极已。(部丙页五八)

四一

复按：培因曰：格物穷理，遇此等众因成果之事，虽统同、别异

诸术有所不行，顾以消息术求之则往往有得。假使一因增减，而果之变从之，则二者之例庶几可立，虽其理之繁不为梗也。今如觉饥之果，亦多因矣；然天寒尝使人饥，愈寒愈甚，是知寒之与饥相为因果。江海潮汐，所以知其因于日月者，以合朔弦望，分合变于上，则潮之大小异于下也。往者巴克斯医士以消息之术，考人身用力之时所溺淡质之多寡，遂定操作时肌肋增长，歇息时肌消之专例。学者可以知其术矣。虽然，已上二事，当其考时，实参外籀，而用者有不自知。且使众因之中有其特显，为现象所视为转移者，则因果之情自非难见。独至前事既多，又非独显，而流转迁变，不主故常，则欲于诸前之中，指其一二，谓果之消息视之，此固甚难，且有时渺不得朕者也。（部丙页一六三——一六四）

四二

原书："众因成果，现象斯繁，欲籀其例，则内籀之术不足专用，而格物家所操持，于是有外籀之术。非纯用外籀也，亦举其大者以称之云耳。故外籀之术有三候焉：始于内籀之实测，一也；继用联珠之推勘，二也；终以实行之印证，三也。"

复按：此篇所言第三候之印证，浅人骛高远者往往视为固然，意或惮于烦重而忽之。不知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于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是以明诚三候，阙一不可。阙其前二，则理无由立；而阙其后一者，尤可惧也。

（部丙页一六八及一七八）

《名学浅说》按语*

一

原书："邮政，所以成国家经入大宗者，以一邮丁，持百千封信件，如持一封。方其传递，不见加劳，而邮局无添雇胥役之费。所以寄信日增，邮政之利日厚。若夫电报，乃大不然。数递之报，必不能同时而并发，势必一一为之。是故求通之人愈多，则电局员胥，比例增众。假使取资过微，将成利不抵费之事。凡此诚人所易见者也。是故论事，但为比拟，多误如此。欲求免此，必自其所以然之理观之。而观所以然之理者，即用内外籀术也。"

复按：电报性质，固与邮政迥殊。报资过廉，将以失利。顾吾国电费，实是过贵。坐此不成便民进化之政，不得以前言借口也。笃而论之，宜援照各国成法，令用费一元，可打二十字，地址在内。周行全国，并蒙、辽、新疆、西藏各属。庶几为适中之政，而吾民亦以此而得智识开通生计发达之效耳。（页一二六——一二七）

二

原书："当法国第一次革命军起时，其国哲家如卢梭等，辄谓国主帝王，乃通国公仆。言仆则主存，而主为谁？通国之民是也。是故国主帝王，宜听通国人民指挥。有不然者，是背公

---

* 《名学浅说》原名《Primer of Logic》，英国耶芳斯（W. s. Jevons，1835—1882）著，出版于1876年。译本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译成，1909年（宣统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有"严译名著丛刊"本及三联书店本。全书共廿七章。前二章系绪论性质，第三章至十四章论演绎逻辑，第十五章至廿七章论归纳逻辑。此据从刊本。书中按语仅两条。

理。言此者不自知其为歧义詟词。夫谓国主帝王，宜勤民事，所行之政，宜以国民幸福为期，谁曰不然。顾如是以事国民，与编户之家，所用隶役，供奔走而仰指挥，月廪佣钱，以雇主之喜怒为去留者，固无几微之义有相合处。又安得以此例彼乎？又如代表政制，议员为乡邑所选举。而举者之意，遂谓此人，既我所举，又有代名之名，所以其人一入政界，断议出占，必如举者之意。此其误与前略同。将不知选举议员，所必求通达政体之人者，政为彼得自申其意，用所识知①，于吾人庶几有利。若必如举者指意②，则遣一走卒，示以吾所欲为，或与以限制可耳。又何必选举为耶？"

复按：今新学中所最足令人芒背者，莫若利权、人权、女权等名词。以所译与西文本义，全行乖张，而起诸不靖思想故也。（页一三二）

附：翻译按语中西名表*

《原富》中西译名表

部 甲

泉币 money〔货币〕。

斯巴丹 Spartan，即斯巴达（Sparta）之民，斯巴达者，古希腊拉哥尼亚（Laconia）之首都也。

圜法 coinage，〔即货币制度〕。

斯密氏 即指斯密亚丹（Adam Smith），英之经济学与哲学家，

---

① 从刊本作"知识"，今从三联本。

② 从刊本作"之意"，今从三联本。

* 本表与《天演论》所附的中西名表一样，也是根据《严译名著丛刊》中所附的表而编制的。对原表中不详或不确之处作了补充注释，补注文字用〔〕表示；原表未列的名词，用*注明。凡从刊本所列，但不是本按语选录中所见到的名词，则删去。

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〇年。

功力　labour，今译劳力或劳动。

值　value，〔价值〕。

供求二者　supply and demand。

真值　real price or price in labour。

计学家　economicist，即今之经济学家。

义都活第三　Edward III，英王〔爱德华第三〕，一三一二年生，一三二七年即位，一三七七年卒。

本位法钱　standard money，今译本位币。

法偿　legal tender。

几尼　Guineas，英国自一六六三年至一八一三年间所发行之金币。一七一七年其价值定为二十一先令，因最初以非洲 Guinea 之金制造，故名。

镑　pound sterling，英国金本位货币之单位，等于二十先令。

先令　shilling，英国银币之名，合一镑二十分之一。

便士　penny，英国铜币之名，合一先令十二分之一。

辜榷　monopoly，今译独占。

无待之工　independant workman，即自备资本之劳工。

马罗达　Thomas Robert Malthus，英之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生于一七六六年，卒于一八三四年，曾著有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一书。

递乘级数　geometric series，〔几何级数〕。

递加级数　arithmetic series，〔算术级数〕。

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英之著名生物学家，生于一八〇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

斯宾塞尔　Herbert Spencer，英之大哲学家，对于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生物学均有贡献，〔唯心主义哲学家与社会

学家〕，生于一八二〇年，卒于一九〇三年。

厂令　factory legislation，工厂法。

生财能事　productive power，今译生产力。

租　rent，即地租。

庸　wages，今译工资。

计学　economics，即今之经济学。

繁息　compound interest，今译复利。

户口蕃息例　theory of population，人口学说。

田租升降例　theory of rent，地租学说。

理嘉图　David Ricards，英之大经济学家，以地租学说名于时，所著《经济学原理与租税》Principl es of Polit 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尤为经济学界不朽之作。生于一七七二年，卒于一八二三年。

赢率　rate of profit，利润之率。

母财　stock，即资本也。

殖量　productivity，今译生产力。

过庶　overpopulation，人口过剩。

过富　overproduction，生产过多。

业场　land，〔土地〕。

赢　profit，〔利润〕。

图敦　即条顿民族，〔Tcu ton〕。

业品　nature of employment，职业之性质。

政约　policy，政策。

业联　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即设立公司之特权。

联　corporation，今译公司、社团、法人等。

歌颇鲁勒宪　corporation。

乡联　town corporate。

大东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今译东印度公司。

无遮通商　free trade，自由贸易。

熟货　manufactured goods，即制造品。

生货　raw material，即原料。

罗哲斯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英之经济学家，生于一八二三年，卒于一八九〇年。

安得生　James Anderson，苏格兰之农学家与经济学家，生于一七三九年，卒于一八〇八年。

威斯特　Edward West。

理嘉图租例　Ricardo's theory of rent。

环幂　extensive circle，谓耕种所及之地。

格理　Carey，Henry charles，美之经济学家，生于一七九三年，卒于一八七九年。

柏拉丁难　platinum，白金。

部　乙

积贮　accumulation of stock。

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亦译通历易事。

稘　century，今译世纪，西历纪元以每百年为一世纪。

易中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or medium of exchange。

泉　money，今译货币。

巴斯獭　Bastiat，Frédéric，法之经济学家，生于一八〇一年，卒于一八五〇年。

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英之伦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生于一八三五年，卒于一八八二年，生平著书颇多。

支费　that which supplies his immediate consumption。

息　interest，亦称利息。

息率　rate of interest，〔利率〕。

商　wholesale merchants，趸卖商。

部　丙

封君　landlord，今译地主。

小町　small proprietor，即小田主。

杨亚德　即Arthur Young，英之农业著作家，生于一七四一年，卒于一八二〇年。

部　丁

制治经国之学　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意谓行政与立法之学。

弼德　Pitt，William，按弼德以William名而相英者有二，盖父子也。一生于一七〇八年，卒于一七七八年；一生于一七五九年，卒于一八〇九年。

方锡达　未详。

谷法　Corn Law，英国限制谷物输入之条例，制定于一八一五年，废于一八四九年。

商宗　mercantile system，今译重商制度。

波陀噶尔　Portugal，〔葡萄牙〕。

新金山　Melbourne，城名，为维克多利亚（Victoria）之都会。

科仑波肇　Columbus〔哥伦布，生于一四四六年，卒于一五〇六年，北美洲发现人〕。

特兰斯哇　Transvaal，地名，在非洲南部。本为南非民主国，后属于英，一九一〇年后又为南非联邦之省。

檀香山　Honolulu，美国在太平洋北部之领地，夏威夷(Hawaii)之都会。

纽西兰　New Zealand，大岛屿名，在太平洋之南部，今为英属之自治区域。

格来斯敦　Gladstone, William Ewart，英之政治家，生于一八〇九年，卒于一八九八年。

塞布剌斯　Cyprus，地中海极东之岛屿。

贝勒斯福　未详〔当指C．W．D．Beresford〕。

震旦　印度古时称中国为震旦。

安息　Asia minor，国名，古波斯之王国，其名因建国之王阿息克(Arsaces)而来，西洋史称为帕提亚(Parthia)国，尝统辖波斯全部及其邻境之地。

穆勒　当指穆勒父子，即穆勒詹姆斯(James Mill)与穆勒约翰司徒亚特(John Stuart Mill)父子二人，并为英国著名之哲学家与经济学家。老穆勒生于一七七三年，卒于一八三六年；小穆勒生于一八〇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其关于经济学之著作，前者有《经济学纲要》(Ele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后者有《经济学原理及其对于社会哲学之一二应用》(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一书，而尤以后者为著名。

农宗　Agricultural System，今译重农制度。

部　戊

休蒙　David Hume〔休谟〕苏格兰之史学家及哲学家，生于一七一一年，卒于一七七六年。

劳叶尔　lawyers，今译律师。

阿埵尼　attorneys，今译辩诉人。

孤理密涅　criminal，今译刑事。

司域尔　civil，今译民事。

国功　public works，〔公共事业〕。

优尼维实地　university，今译大学。

哥理支　college，今译学院。

斯古勒　school，今译学校。

戴乐尔　未详。

鄂谟　Homer，西元前九世纪之大诗人〔荷马，古希腊诗人〕。

德摩知尼　Demosthenes，雅典之演说家，生于西元前三八四年，卒于三二二年。

恺格禄　Cicero，Marcus Tullius，罗马之演说家兼精政治文学，生于西元前一〇六年，卒于西元前四三年。

元学　（安托洛芝）ontology，今译本体论。

神理之学　metaphysics，今译玄学。

德行之学　moral philosophy，即伦理学。

蓝克沙　Lancashire，英国郡名，在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

约克沙　Yorkshire，英国郡名，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

佛勒德立　Frederik IV，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一年之普鲁士王，生于一七九五年。

威廉第一　William I，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八八年之普鲁士王，一八七一年统一全德。

路德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领头人〕生于一四八三年，卒于一五四六年。

汗德　Kant，Immanull，〔康德，德国的哲学家〕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〇四年。

特嘉尔　Descartes，Rene，〔笛卡儿，法国的哲学家〕生于一五九

六年，卒于一六五〇年。

鲁梭　Rousseau, Jean Jacques,〔卢梭，法国的思想家〕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洛克　Locke, John, 英之哲学家，生于一六三二年，卒于一七〇四年。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英之自然科学家，生于一八〇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

噶克洛谛　Kirkcaldy。

戈登＊　Gordon, charles George, 英国军人，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八八五年〔曾参加镇压我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乌尔斯利　Wolseley, Garnet Joseph Wolseley, 英之大将，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九一三年。

鲁黎礼整　religion, 今译宗教。

路德＊　即指路德宗(Lutheran sects)，信服 Martin Luther 教义之教徒。

葛罗云＊　即指葛罗云宗(Calvinistic sects)，法国神学者 John Calvin（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年）之教徒。

摩哈穆＊　Moham或Mohammedan, 现译穆斯林。

赢　Profit,〔利润〕。

田主　landlord,〔地主〕。

税极　incidence of taxation, 今译租税之归着。

榷法　monopoly law,〔垄断法〕。

匈噶利　Hungary,〔匈牙利〕。

罗卜　Rupee, 卢比银币，印度的货币单位。

牙侩　farmers, 包收租税之人。

西兰　Zealand, 丹麦东部之群岛。

非支　Fiji, 太平洋南部之群岛。

刚戈　Congo,〔刚果〕,非洲中部之国名。

《群学肄言》中西译名表

葛来斯敦　Gladstone,英国政治家，生于一八○九年，卒于一八九八年。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英国哲学家,生于一八二○年。卒于一九○三年。

《社会通诠》中西译名表

甄克思　Jenks,Edward,英国人，曾任英国牛津大学法律学reader。

宗法社会　Patriarchal or trlbal society〔家长制社会〕

宗法　Kinship。

图腾　Totem。

马磔　Market〔市场〕

马克　March。

福脱　Vote〔表决〕

伯理玺* President,总统。

《法意》中西译名表

卷　一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法国哲学家，兼法学家，本名斯恭达察理(Charles de Secondat)，而孟德斯鸠则其封邑之一也,生于一六八九年,卒于一七五五年。

郝伯思　Thomas Hobbes，〔霍布士〕,英哲学家，生于一五八八年,卒于一六七九年。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法哲学家，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虎哥觉罗狭　Hugo Grotius，荷兰法学家，为国际法之始祖，著有 De Jure belli et pacis〔战争与和平法〕，生于一五八三年，卒于一六四五年。

边沁　Jeremy Bentham，英哲学家兼法学家，生于一七四八年，卒于一八三二年。

平涅尔可德　Penal Code.〔刑法〕。

劳士　Laws,〔法律，法典或法则〕。

卷　二

公治　Republican,〔共和〕。

君主　Monarchical。

专制　Despotic。

庶建　Democracy，本书中又作民主。

贤政　Aristocracy;〔又称贵族政治〕。

马基顿　Macedonia。

峨特　Goths〔哥特人〕。

沃古斯达*　Augustus，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Octavianus Cesar的尊称。

维齐　Vizir.〔伊斯兰教国的大官〕。

沙丁　Sir John Chardin.〔沙尔丹〕。

旁狄非加特　Pontificate.〔意即主教的职位〕。

卷　三

荣宠非专制之精神　That Honour is not the Principle of Des-Potic Government.

卷　四

君主教育* OF Education in Monarchies。

达冷白 D' Alembert,〔达兰贝尔〕。

来格穀士 Lycurgus,斯巴达立法家。

革雷特 Crete,〔克里特〕。

安息* 国名,古代波斯的王国,其名因建国之王阿思克(Arsaces)而来,世界史称为帕提亚(Parthia)国。

沁涅特 Senate,〔古罗马的元老院,现指美法等国的参议院或上院〕。

爱阿尼 Ionia,〔小亚细亚西岸的地名〕。

德尔䠞 Delphi。

亚波乐 Apollo,〔现译阿波罗,希腊神话,称他是太阳、音乐、诗、健康等的守护神〕。

柏拉图 Plato,希腊哲学家,生于纪元前四二七年,卒于纪元前三四七年。

雅里斯多德 Aristotle,〔亚里斯多德,哲学家,生于公元前三八四年,卒于三二二年。〕

卷　五

斯巴达 Sparta。

雅典 Athens。

独治* Despotism,又称专制政治。

洛克 John Locke,英之哲学家,生于一六三二年,卒于一七〇四年。

李协旒 Cardinal Richelieu,〔李索留〕。法政治家,生于一五八五年,卒于一六四二年。

卷　六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英哲学家，生于一八二〇年，卒于一九〇三年。

格拉布流　Acilius Glabrio。

壁苏(毕苏)　Piso。

钻营干位　Intriguing for places。

亚西利安律　The Asilian Law，〔阿基利阿法〕。

氐阿(狄欧)　Dio。

戈讷烈　Cornelius。

廷尉　Tribune。

卷　七

《蜂国志》　Fables of Bees。

额里查白　Elizabeth，〔伊丽沙白〕，英女主，生于一五三三年，卒于一六〇三年。

安　Anne，〔安娜〕英女主，生于一六六五年，卒于一七一四年。

喀达林纳　Catherine，俄女主，〔叶卡特琳娜〕。生于一七二九年，卒于一七九六年。

卷　八

狄地鲁　Diderot，法哲学家，生于一七一三年，卒于一七八四年。

形质*　Nature。

美利坚　America。

卷　十

韩尼伯　Hannibal，（汉尼拔，迦太基的名将，生于公元前二四七

年，卒于公元前一八三年〕。

哈奴　Hanno，〔迦太基人，为贵族领袖，与汉尼拔为对党〕。

夏芒律　Charlemagne，西罗马帝，生于七四二年，卒于八一四年。

察理第十二　Charles XII，瑞典王，生于一六八二年，卒于一七一八年。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王，马其顿王，生于纪元前三五六年，卒于纪元前三二三年〕。

斯多噶　Stoic。

伏烈大力　Fredrick，the Great。

卷十一

威朵　Veto，〔否决〕。

穆勒约翰　John Stuart Mill，英人，哲学家，亦经济学家，生于一八〇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

卷十二

摩西呷 * Marsyas。

氐阿尼修 * Dionysius，〔希腊史学家〕。

卷十四

莫斯科洼民 *　Muscovite，〔俄罗斯人〕。

戈登 *　C. G. Gordon，英国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八八五年，曾在华组织过"常胜军"。

穆护默德 *　Mohammid。

天方　Arabia，〔阿拉伯〕。

加达支 *　Carthage，〔迦太基〕。

护登都* Hottentots，地名，在南美的智利境内。

卷十五

华盛顿* Washington，George，美国第一任大总统，生于一七三二年，卒于一七九九年。

美斐诸洲 America and Africa，〔美洲与非洲〕。

卷十六

彭碧多 Pompadour。

都巴丽 du Barry。

马利安他涅 Marie Antoinette，路易十六之后，生于一七五五年，卒于一七九三年。

加达林 Cathrine，〔叶卡特琳娜〕，俄女主。

达格玛 俄王尼古拉第二〔Nicolas Ⅱ〕之后。

卷十七

斯巴尼亚 Spain，〔西班牙〕。

斯达英 Baron de Henri stein，普鲁士政治家，生于一七五六年，卒于一八三一年。

莫斯科洼 Moscow，〔莫斯科〕。

卷十八

条顿 Teutonic。

拉体诺 Latin，〔拉丁〕。

士拉甫 Slav，〔斯拉夫〕。

卷二十

哥亚　Goa,〔果阿〕。

波陀牙　Portugal,〔葡萄牙〕。

伯理玺　President,〔总统〕。

卷二十一

根本国家*　Principal state。

卷二十三

马尔达　Thomas Robert Malthus,〔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生于一七六六年，卒于一八三四年,曾著有《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业场　Market。

君士丹丁　Constantine，罗马王,生于二七二年,卒于三三七年。

毕协主教权*　Authority to bishops。

君士丹丁讷波尔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澳大利加　Australia,〔澳洲〕。

神京*　Hospitals place。

卷二十四

芝诺　Zeno。

卷二十五

加里届特　Calicut,〔加利固特〕。

卷二十六

图腾* Totem。

卷二十七

瓦德 Watt, James, 〔瓦特，苏格兰人，蒸汽机的发明者，生于一七三六年，卒于一八一九年。〕

奈端 Newton, Isaac,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生于一六四二年，卒于一七二七年。

卷二十九

唆伦法典* The law of Solon。

《穆勒名学》中西译名表

逻辑 Logic, 也称论理学，亦即名学。

逻各斯 Logos。

字学 （斐洛逻支） Philology, 〔语言学〕。

群学 Sociology （唆休罗支），按即社会学。

心学 Psychology （什可罗支），按即心理学。

生学 Biology （拜呵罗夫），按即生物学。

贝根 Francis Bacon, 〔培根，英国人，倡归纳法，开科学研究之端，于近世哲学史上颇占重要地位。生于一五六一年，卒于一六二六年。〕

元知 Intuition, 按即直觉，亦称直观。

觉性 Consciousness, 按即意识。

推证 Inference。

理学 Metaphysics, 按即玄学，亦称形而上学。

名物　Noun〔名词〕。

动作　Verb〔动词〕。

区别　Adjective〔形容词〕。

形况　Adverb〔副词〕。

代名　Pronoun〔代名词〕。

缀句　Conjunction〔连接词〕。

缀名　Preposition〔前置词〕。

嗟叹　Interjection〔感叹词〕。

察名　Concrete name,按亦称具体之名。

𢆯名　Abstract name,按亦称抽象之名。

天方夜谈　Arabian Nights。

培因　Alexandria Bain，英国人，著述甚富,以联想派心理学名家,生于一八一八年,卒于一八六七年。

亚理斯大德勒　Aristotle〔亚里斯多德〕,生于公元前三八四年,卒于三二二年,希腊哲学家。

十伦　Ten Catergorical,按即亚里斯多德之十范畴。

特嘉尔　Descartes，Rané〔笛卡儿〕法国人，哲学家,合理派之祖,与经验派之培根齐名。

裴辑　Physics，按即物理学，此字意义迭经变迁，原指研究自然界一切物质现象之学问而言，较现代所称物理学之意义为广。

美台裴辑　Metaphysics,按即玄学,亦称形而上学。本书引论14页作理学。

意宗　Idealism,按即唯心主义,亦称理想主义。

汗德　Immanuel Kant，按今译康德,德国人,哲学家,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〇四年。

洛克　John Locke,英国人,哲学家,生于一六三二年，卒于一七

〇四年。

比格利　George Berklley〔贝克莱〕，英国人，哲学家，生于一六八五年，卒于一七五四年。

自在世界　A univers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纽美诺　Noumenon，按即本体。

罕木勒登　William Homilton〔哈密尔顿〕英国人，哲学家，生于一七八八年，卒于一八五六年。

额里思　Greece，按即希腊。

斯宾塞氏　Herbert Spencer，英国人，哲学家，倡进化主义之哲学，盖达尔文之进化论，仅囿于生物学之范围，而斯氏则取其说为根底，综合一切科学，以自树一家言，氏生于一八二〇年，卒于一九〇三年。

神　Mind。

形　Body。

萨布斯坦思　Substance。

相似　Likeness。

不相似　Unlikeness。

并有　Coexistence。

不并有　Successions。

觉　Consciousness，按即意识，亦即觉性。

感　Sensation，按即称感觉。

思　Thought。

情　Emotion，亦即情绪。

志　Volitions。

意　Feeling〔书中有时将Concept，也译作意〕。

品　Quality〔即质〕。

伦　Degree。

量 Quantity。

相承 Sequence。

并著 Coexistence，亦作并有。

自在 Noumenon，按即本体。

因果 Causation。

词 Proposition，按即命题。

郝伯斯 Thomas Hobbes，〔霍布士〕。英人，哲学家，生于一五八八年，卒于一六七九年。

庇音 Being〔存在〕。

希格尔 Hegel〔黑格尔〕，德国哲学家，生于一七七〇年，卒于一八三一年。

德* Property。

净宗 Realism，按即唯实主义。

波加利 Porphyry，新柏拉图派之杰出者，生于二三三年，卒于三〇四年。

五旌 Five Prldicables〔五概念，五范畴〕。

类（甄谱斯） Genus。

别（斯毕稀） Species〔种〕。

差（的甫连希亚） Differentia〔差别〕。

撰（波罗普利安） Proprium〔副性〕。

寓（亚锡登斯） Accibens〔偶性〕。

常德 Essential property〔固有属性〕。

寓德 Accidlntial property〔偶有属性〕。

思籀 Reasoning〔思理〕。

推证 Inference〔推理〕。

内籀 Induction，按即归纳。

外籀 Dedue tion，按即演绎。

兰博德　Johann Heinrich Lambort，德国人，哲学家，生于一七二八年，卒于一七一七年。

公词　General Formula〔一般公式〕。

会通　Generalizaticn〔归纳，概括〕。

联珠　Syllogizing，按亦称三段论法。

以太　Ether。

呼威理　William Whewell，英国人，哲学家，生于一七九四年，卒于一八八六年。

质　Matter，〔物质〕。

申词　Verbal Proposition，〔名义命题〕。

良知　Reason，〔理性〕。

宇　Space，按即空间。

宙　Time，按即时间。

能　Agent〔作用〕。

所　Patient〔感受者〕。

法眼　Lights。

三候　Three operations。

印证　Verification。

《名学浅说》中西译名表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法国人，哲学家，亦著作家，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歧义眢词　Fallacies of mabiguity。

《老子》评语*

《老子道德经》上篇

一章

常道，常名，无对待故，无有文字言说故，不可思议故。（此批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句上。）

不言无物，而曰无欲。盖物之成，必有欲者，物果而欲因也，弃果言因，于此等处，见老子精妙，非常智之可及也。（此批在“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一句上。）

动必有复，故观其徼。（此批在“常有欲，以观其徼”一句上。）

同字逗，一切皆从同得玄。其所称众妙之门，即西人所谓 Summum Genus，《周易》道通为一，太极、无极诸语，盖与此同。（此批在“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二句上。）

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二字。（此批在“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句旁。）

---

* 《老子评点》最早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日本东京印刷发行，题名《侯官严氏评点〈老子〉》。《老子》原文及王弼注文用黑字，严复评点及夹注用红字套色，相当清楚美观，但错字较多，书前有夏曾佑与熊元锷叙文。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据东京本重新排印，并校正了其中一些错字，改名《严复评点〈老子道德经〉》。此据商务本，选录其中部分评语，改名为《老子评语》。原书叙文附录于后，以作参考。

二　章

《南华》以《逍遥游》为第一，《齐物论》为第二，《养生主》为第三；《老子》首三章亦以此为次第。盖哲学天成之序也。人惟自知拘虚，大其心，扩其目，以观化，而后见对待之物论无不可齐，而悟用力最要之所在也。（此批在二章篇首，系总评一、二、三章者。）

形气之物，无非对待。非对待，则不可思议。故对待为心知止境。（此批"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句。）

试举一物为喻，譬如空气，为生物所不可少，然不觉眼前食气自由之为幸福也。使其知之，则必有失气之恶阅历而后能耳。（此批在"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句上。）

三　章

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士》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此批在三章篇首，系总评三章者。）

尚贤，君主治要也。（此批在"不尚贤，使民不争"一句上。）

虚其心，所以受道；实其腹，所以为我；弱其志，所以从理而无所撄；强其骨，所以自立而干事。（此批在"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一句上。）

四　　章

此章专形容道体，当玩"或"字与两"似"字，方为得之，盖道之为物，本无从形容也。（此批在四章篇首，系总评四章者。）

以道为因，而不为果。故曰，不知谁之子。使帝而可名，则道之子矣，故又曰众甫。众甫者，一切父也，西哲谓之第一因。（此批在"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二句上。）

五　　章

天演开宗语。（此批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上。）

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至哉！王辅嗣。（此批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上。）

法天者，治之至也。（此批在"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一句上。）

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意正如是。今夫儒、墨、名、法所以穷者，欲以多言求不穷也。乃不知其终穷，何则？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惟守中可以不穷，庄子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夫中者何？道要而已。（此批在"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一句上。）

六　　章

以其虚，故曰谷；以其因应无穷，故称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死。三者，皆道之德也。然此犹是可名之物，故不为根。乃若其所从出者，则真不二法门也。（此批在"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句上。）

万物皆用之而不屈愈出，故曰用之不勤，勤犹劳倦也。（此批在“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一句上。）

七　章

形气之合，莫不毁者。天下有自生之物而长生者乎？此采精炼神之家所不待攻而其说破也。凡读《易》、《老》诸书，遇天地字面，只宜作物化观念，不可死向苍苍搏搏者作想。苟如是，必不可通矣。如遇圣人，亦只宜作聪明睿智有道之人观，不必具汉、宋诸儒成见。若四灵为物，古有今无，或竟千世不一见也。（此批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数句上。）

八　章

以水喻道。（此批在“上善若水”一句上。）

《周易》以善继性，《老子》以善几道。周茂叔曰：“诚无为，几善恶”，皆至言也。（此批在“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句上。）

道固无善不善可论。微分术言，数起于无穷小，直作无观，亦无不可，乃积之可以成诸有法之形数。求其胎萌，又即在无穷小之内。此道之所以尽绝言蹊也。（此批在“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一句上。）

九　章

此章反喻。（此批在九章篇首，系总评九章者。）

持而盈之，冲虚之反也；揣而棁之，静重之反也。（此批在"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句上。）

十　　章

此章言玄之德。（此批在十章篇首，系总评十章者。）

玄，悬也①。凡物理之所通摄而不滞于物者，皆玄也。哲学谓之提挈归公之物德。（此批在"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一句上。）

凡六问②，皆前后相救之言。如爱民治国矣，而能无用智。天门开阖由我而能为雌。明白四达而能无为。如此，其爱民治国出于诚心，其为雌乃雄之至，其无为乃无不为也。（此批在"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数句上。）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而申、韩有救败之用。（此批在"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③"数句上。）

十一章

此章言"玄"之用，以"无"为用。近人颇尚中央集权之政策，读

---

① "玄，悬也"之上，东京本原多"元，本作玄"一句。

② "凡六问"句前，东京本原有"为此无看注自明"数字。

③ "是谓玄德"，东京本作"是谓元德"。

《老子》知惟以"虚"受物,以"无"为用者,乃能中央集权也。(此批在十一章篇首,系总评十一章者。)

十二章

凡逐物者,未有不失其本者也。为腹不为目,亦终日行不离辎重之意。(此批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全文上。)

十三章

此章乃杨朱为我,庄周养生之所本。(此批在十三章篇首,系总评十三章者。)

夫世固不足以宠辱我也,以吾惊之,故有宠辱。亦无谓贵大患也,自吾有身,而后有贵大患。闻道则不惊,得道则无身。凡皆不勉自然之事,犹长者之不欣竹马泥娃,勉者所不能也。(此批在"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数句上。)

惟无身者,能贵爱其身也。(此批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数句上。)

十四章

有可视,有可听,有可搏;使其无之,将莫之视,莫之听,莫之搏矣。夷、希、微之称,乌由起乎?然则道终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搏乎?曰:可!惟同于夷、希、微者能之。前有德国哲家谓耶和华之号,即起于老子之夷、希、微,亦奇论创闻也。

老之道纪，其形容处，大类释之涅槃。（此批在“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一句上。）

见首见尾，必有穷之物。道与宇宙，无穷者也[1]，何由见之？（此批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句侧旁。）

其不可致诘恍惚若是。然非此不能执古道以御今有，亦不能知古始矣。

执古二语，与《孟子》求故同一义蕴，科哲诸学皆事此者也。吾尝谓老子为柱下史，又享高年，故其得道，全由历史之术。读执古御今二语益信。（此批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二句上。）

十五章

十四章言道体。此章强容得道之士。（此批在“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句上。）

浊以静之徐清，安以久动之徐生。天演真相万化之成由此。（此批在“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二句上。）

十六章

夫耶稣教可谓知常者矣，以其言爱仇如己。（此批在“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句上。）

---

[1] 东京本原作“道与宇宙，皆无穷者也”。

十七章

将亡之国，民无不侮其政府者，英之察理、法之路易是已。（此批在“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句上。）

十八章

近世欧洲诈骗之局，皆未开化之前所无有者。（此批在“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句上。）

以下三章，是老子哲学与近世哲学异道所在，不可不留意也。今夫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驯至于未济[1]，亦自然之势也。老氏还淳返朴之义，独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术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术不同，而其违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矣。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此批在十八章文字上，系总评该章与十九章、二十章者。）

二十章

绝学固无忧，顾其忧非真无也；处忧不知，则其心等于无耳。非洲鸵鸟之被逐而无复之也，则埋其头目于沙，以不见害己者为无害。老氏绝学之道，岂异此乎？（此批在“绝学无忧”一句上。）

---

[1] 东京本原作“由乾坤而驯至于未既济”。

二十一章

道体如是。（此批在“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一句上。）

恍惚二字，先见于前十四章，可与此合参。（此批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一句上。）

有象之物，方圆是也；有物之物，金石是也；有精之物，草木虫人是也。以夷、希、微之德，而涵三有。甚真，故可观妙；有信，故可观徼；为一切之因，而有果可验。物之真信，孰逾此者？（此批在“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数句上。）

二十二章

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之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学，朱晦菴亦言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也。

首四语自为一节，言对待之理。

少多二语，开下抱一。

老之用在少，而释之用在无。

（以上均批“曲则全，枉则直；窪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数句。）

一者，天下之至少；而亦天下之至多。（此批在“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句上。）

此章之义，同于《大易》之谦卦。（此批在“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句上，系总评二十二章者。）

二十三章

万化无往而不复。飘风骤雨，往之盛且疾也。故其复也，亦神而速。（此批在“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句上。）

道者同道，德者同德，失者同失，皆主客观之以同物相感者。（此批在“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句上。）

信不足者，主观之事；有不信者，客观。（此批在“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一句上。）

二十四章

余食者，食而病者也；赘行者，行而累者也。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皆害其前功，犹画蛇之添足，不惟无功，且以失酒矣。（此批在“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句上。）

此章反明二十二章之意。（此批在“故有道者不处”一句上，系总评二十四章者。）

二十五章

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万化所由起讫，而学问之归墟也。（此批在“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句上。）

不生灭，无增减，万物皆对待，而此独立；万物皆迁流，而此不改。（此批在“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句上。）

其物本不可思议，人谓之道，非自名也。（此批在“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句上。）

由字得名。（此批在“强为之名曰大”句上。）

无不至。（此批在“大曰逝”句上。）

不反则改，不反则殆，此化所以无往不复也。（此批在“逝曰远，远曰反”句上。）

道即自然。特字未字异耳[①]。（此批在“域中有四大”句上。）

言其居一，则其本不可一，可知与上“亦”字，皆见轻重之字。（此批在“而王居其一焉”句上。）

熊季廉曰：“法者，有所范围而不可过之谓”。洵为破的之诂，惟如此解法字方通。（此批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上。）

---

① 东京本亦作“道即自然，特字未字异耳”。应作“特字异耳”，“未字”二字疑衍。

二十六章

二语乃物理公例，执道御时，则常为静重者矣。（此批在"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句上。）

以静重自处者，自有此验。（此批在"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句上。）

蜀相《诫子书》二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盖得诸老。（此批在"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句上。）

二十七章

《南华·养生主》一篇，是此章注疏。其所以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皆不外依乎天理。然何以能依天理，正有事在也。

管夷吾得此，故能下令如流水之原，又能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此批在"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数句上。）

《庄》曰因明，《老》曰袭明。因即袭也。（此批在"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句上。）

人二，善不善而已。吾能贵爱之，天下尚有弃者乎？（此批在"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句上。）

得此，而所为必成，所交必固，所保必安，是诚要妙。然而道左因袭，非自用也。（此批在"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句上。）

二十八章

守雌者，必知其雄；守黑者，必知其白；守辱者，必知其荣。否则，雌矣，黑矣，辱矣，天下之至贱者也，奚足贵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后一句，不知其命脉在前一句也。（此批在“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数句上。）

大制不器。（此批在“故大制不割”一句上）。

二十九章

天下非不可为也，知其神器，由袭明之术，斯可为矣；反因通之道，则败失从之矣。

老子以天下为神器，斯宾塞尔以国群为有机体，真有识者，固不异人意。（此批在“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数句上。）

验于诸或之中，知其不善者，皆由于甚奢泰，是以去之。（此批在“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句上。）

三　十　章

人主，凡一国之主权皆是，不必定帝王也。

故孟德斯鸠谓伐国非民主事，藉使为之，适受其敝。何则？事义相反，不两存也。（此批在“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一句上。）

善，一字为句。

不云胜而云果。有道之师，胜乃有果。不道者，无果也。（此批在"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句上。）

夫不得已，岂独用兵然哉？凡事至不得已而后起而应之，则不中理亦寡矣。

俄日之战，俄之所以败者，以取强也；日之所以胜者，不得已也。顾不得已前，尚有无数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藉口也。（此批在"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句上。）

不道之师，如族庖之刀，不折则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国古之以兵强者，蚩尤尚已。秦有白起，楚有项羽，欧洲有亚力山大，有韩尼伯，有拿破仑，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还，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强而不得已者也。今中国方欲起其民以尚武之精神矣。虽然，所望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取强也。甲辰七月十三日识。（此批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一句上。）

三十一章

经学家以佳兵"佳"字当作隹，而隹为惟字之简，古文宜如是。（此批在"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一句上。）

此章精旨，在今战时公法，中西人之所实行者，非迂谈无实用之言也。此章与孟德斯鸠《法意》论攻兵一篇，其旨正同。（此批系总评三十一章者。）

三十二章

朴者，物之本质，为五蕴六尘之所附。故朴不可见，任汝如何所见所觉，皆附朴之物尘耳。西文曰萨布斯坦希。

臣官，皆器也，朴散而后可臣。（此批在“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句上。）

夫重静，朴之德也。为轻根，为躁君，我守其主，则万物安能而不宾哉！

守朴，比不离辎重深一层。（此批在“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一句上。）

知止，亦不离辎重之意，对荣观而超然，未有能殆者也。（此批在“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句上。）

三十三章

逐物者智，坐明者明，智如烛，明如鉴。（此批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句上。）

有力者外损，强者内益，足而不知，虽富，贫耳。（此批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句上。）

惟强行者为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孔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孟曰：“强恕而行”。又曰：“强为善而已矣”。德哲噶尔第曰：“所谓豪傑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谓断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此批在“强行者有志”句上。）

熊季廉曰:“物之久而不敝,必其能所相得,故可引而弥长也。”(此批在“不失其所者久”句上。)

苟知死而有其不亡者,则夭寿一耳。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甚矣!人不可不识,不可不求此,死而不亡者也。(此批在“死而不亡者寿”句上。)

三十四章

大道,常道也。常道,无所不在。左右之名,起于观道者之所居。譬如立表,东人谓西,西人谓东,非表之有东西,非道之可左右也。(此批在“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句上。)

可辞可名,可指为主者皆非大道。(此批在“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句上。)

大小之名,起于比较,起于观者。道之本体,无小大也。语小莫破,语大无外,且无方体,何有比较?一本既立,则万象昭回。所谓吹万不同,咸其自己。使自为大,谁复为之小哉!(此批“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句。)

三十五章

人皆有所执,特非大象。大象,道也。即上章万物之所归者。(此批在“执大象,天下往”句上。)

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此批在“往而不害,安、平、太”句上。)

乐与饵二语，是反比。道非饵也，而用之有不既之效。（此批在“乐与饵，过客止”句上。）

三十六章

然则张、强、兴、与，皆不道早已之物，受者所当慎也。（此批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数句上。）

利器，弓矢刀剑也。观兵、尚刑，皆以利器示人者也。（此批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句上。）

三十七章

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①，皆大盛，此欲作之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而与他哲家作用稍异。（此批在“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一句上。）

老子言作用②，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亦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亦于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于黄、农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与民主本为近也。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

---

① “文物声名”，东京本原作“文物声明。”

② “老子言作用”，东京本原作“孝子言作用。”

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甲辰七月二十日。(此批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句上。)

《老子道德经》下篇

三十八章

此章大旨，谓仁义与礼不足为用，而待道而后用之。此其说，与德儒汗德所主正同。汗德谓一切之善，皆可成恶，惟真志无恶。德者，道散而著于物者也。(此批在篇首，系总评三十八章者。)

礼失，则刑生矣。(此批在“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一句上。)

此就政教言。(此批在“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句侧旁。)

此就学术言。(此批在“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一句侧旁。)

三十九章

是各得之一，即道之散见也，即德也。(此批在“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句上。)

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亦民主之说。(此批在“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一句上。)

数舆者，一之反对。(此批在“故致数舆无舆”句上。)

四十章

不反，则无以为长久；不弱，则无以必达。（此批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句上。）

无，不真无。（此批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上。）

四十一章

夫勤而行之者，不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之故。大笑者，见其反也；若存若亡者，知之而未真，见之而未明也。（此批在“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数句上。）

学广则谦，识明则慎，身修而后悟平生之多过，故曰：若昧，若退，若纇也。（此批在“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句上。）

大音过乎听之量，大象逾乎视之域。（此批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句上。）

四十二章

道，太极也，降而生一。言一，则二形焉。二者，形而对待之理出，故曰生三。夫公例者，无往而不信者也。使人之所教，而我可以不教，或我教而异夫人之所教，凡此皆非公例可知。非公例，则非不易之是非，顺之必吉，违之必凶者矣。是故居今之言事理也，视中西二俗，所不期然而合者。不期然而合，必其不可叛者矣。下此，中然而西否，或西然而中否，皆风俗之偶成，非其至矣。（此批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句上。）

强梁者不得其死，公例之一，自古皆然，故可以为教父。（此批在“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句上。）

四十三章

承上章“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反言之。（此批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句上。）

无有入无间，惟以太耳。（此批在“无有入无间”句上。）

四十四章

逐其所轻，而忘其所重也。

马季长曰：“左手揽天下之图书，右手刭其喉，虽愚夫不为”，则身固重也。故曰：“贵以身为天下”。杨朱所得于老者以此。（此批在“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数句上。）

知足，知止，两知字，大有事在。不然，亦未可以长久也。（此批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句上。）

四十五章

既缺矣，既冲矣，吾乌由识其大成大盈哉？曰：目不弊不穷验之。观大直、大巧、大辩，亦推斯术而已矣。故老之道，非其似者之所得托也。（此批在“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数句上。）

惟能为天下正者，乃老之清静也。（此批在“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句上。）

四十六章

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此批在“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一句上。）

俄之所以见败于日本者，坐不知足而欲得耳。（此批在“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一句上。）

四十七章

出弥远，知弥少，不可与上文作反对看。作反对看，其义浅矣。其知所以弥少者，以为道固日损也。夫道无不在，苟得其术，虽近取诸身，岂有穷哉？而行彻五洲，学穷千古，亦将但见其会通而统于一而已矣。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见可名也，不为可成也，此得道者之受用也。（此批在“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数句上。）

四十八章

日益者，内籀之事也；日损者，外籀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为其日损也。（此批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句上。）

虽有开创之君，栉风沐雨，百战苦辛，若汉高、唐太之开国，顾审其得国之由，常以其无事者，非以其有事者也。若夫秦、隋之君，所以既得而复失者，正欠此所谓无事者耳。诚哉！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此批在“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一

句上。）

四十九章

圣人有常道，无常心。常心与因明之用，常相反也。(此批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一句上。)

惟能救物,故能如是。(此批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句上。)

五十章

吉凶生乎动。

与《南华·养生主》旨意正同。(此批在“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数句上。)

老言无死;佛说无生。(此批在“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数句上。)

五十二章

人之于祸，而常至于不救也,其始则为之造因,其后则狃祸以为无害。使见之于小,而自守以柔,乌由殆哉!

轻敌将丧其宝,故守柔。(此批在“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数句上。)

五十三章

熊季廉曰:“侹儳自扰，损民力,侵民权,皆‘施’为之也。可不

'畏'乎!"(此批在"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句上。)

今之所谓文明,自老子观之,其不为盗夸者,亦少矣。此社会党、虚无党之所以日众也。(此批在"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句上。)

五十七章

取天下者,民主之政也。(此批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一句上。)

六十四章

熊季廉曰:"万物生遂成长,皆有一定之秩序,莫知其然而然。"庄子曰:"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足与此章相发明,皆物理历史之公例也。(此批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数句上。)

六十五章

老之为术,至如此数章,可谓吐露无余者矣。其所为,若与"物反",而其实以至"大顺"。而世之读《老》者,尚以愚民訾老子,真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此批在"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句上。)

六十九章

民日即于文明,使非动之以哀,未有能得其致死者也。(此批在"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一句上。)

七 十 章

二语对峙，非相从之子母句也。(此批在“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一句上。)

七十三章

遵养时晦，犯而不校，得情哀矜，凡此皆勇于不敢者也。天下有不敢而勇者，其勇大矣！(此批在“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句上。)

七十四章

然而天下尚有为奇者，则可知其不畏死。(此批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句上。)

熊季廉曰：“天择，司杀者也”。(此批在“常有司杀者杀”句上。)

七十六章

老之道贵因，贵不凝滞，惟柔弱者能之。(此批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句上。)

柔弱者，方死方生，故常生；坚强者，不死不生，故全死。(此批在“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句上。)

八 十 章

汉阴丈人不取桔槔，则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者也。(此批在“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句上。)

此古小国民主之治也，而非所论于今矣。（此批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数句上。）

八十一章

取天下者，民主之政也。（此批在“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数句上。）

附录一　夏曾佑序

神洲古籍，皆托物以言理，六艺是已。师法既失，则传其物，而遗其理。自后汉以至国初，所谓闻人，其所学，与周秦之六艺奚若？与前汉之六艺又奚若？今日一一可度数也。今之谈者，以为六艺之说，文曲旨隐，恃在口耳，不恃竹素，故经红休之乱，而涂径遂迷，若举理而不托物者，将毋经久而不汩？然考《老子》书二篇，言理而不托物者也，而自古及今，其说之纷呶，则倍蓰于六艺焉。韩非受学于孙卿，孙卿受学于子弓之徒，子弓受学于孔子，孔子受学于老子，相去裁五六传，非又最服膺于老子。《解老》、《喻老》二篇，为古今注老之最朔，而所言已与庄周大不同，于是老子遂为名法家之初祖。汉兴，盖公黄生之伦，其学不知其所从出，而以黄老自号，因缘际会，遂成显学。于是老子又为黄帝之大宗。顾其时犹与安期、羡门之流，不并席而坐也。自桓帝以老子与浮屠并祠，而老子乃有为大神之渐。光和中，梅瑟之法入于震旦。张角因之立太平道，以符祝为人治病，教病者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张陵为五斗米道，法亦如角，而加使人习《老子》五千文以充奸令，为鬼吏。元魏寇谦之自言，神瑞二年

十月乙卯，忽遇天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嵩岳，称太上老君受己丹法，于是老子又为道教之教宗。而较三张稍后，魏晋之间，文章之士，颇以放旷自遁，名之曰老庄，与道教同时而大异，于是老子又为名士之职志。自是以来，托于老子而自见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四者。异哉！举理而不托物者，其说之纷呶若是之甚也！若欲从而定其是非，非大愚其孰为之！

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尝为熊季廉说之，季廉以为是。曾佑闻之，亦以为是也。于是客有难者曰：严几道是，则古之人皆非矣。是必几道之学，为二千数百年间所未有而后可。其将何以立说？应之曰：君亦知流略之所从起乎？智识者，人也；运会者，天也。智识与运会相乘而生学说，则天人合者也。人自圣贤以至于愚不肖，其意念无不缘于观感而后兴。其所观感者同，则其所意念者亦同。若夫老子之所值，与斯宾塞等之所值，盖亦尝相同矣。而几道之所值，则亦与老子、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见之能相同，又奚异哉！请遂吾说。

老子生古代之季，古之世，称天以为治。主宰前定之义，原于宗教，而达于政治，凡在皆然也。周之制，凡天下之学，能为语言文字所持载者，无不集于史。老子既居其极备以观其全，复值其将弊而得其隙，沈思积验，而恍然有得于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皆其古来政教之会通也。斯宾塞等生基督宗教之季，基督之教，称天以为治，主宰前定之义，原于宗教，而达于政治，均与老子之时同。而英、法之制，凡为语言文字所能持载者，与为非语言文字所能持载者，皆备于学，则又过于周之史。斯宾塞等既居其极备以观其全，复值其将弊而得其隙，沈思积验，而恍然有得于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亦其古来政教之会通也。几道既学于西方，而尽其说。而中国之局，又适为秦汉以后一大变革之时，其所观感者与老

子、斯宾塞同。故吾以为即无斯宾塞，而几道读《老子》亦能作如是解。而况乎有斯宾塞等以为之证哉！故几道之谈《老子》之所以能独是者，天人适相合也。即吾说引而伸之，非惟证几道之说之所以是，亦可以证古人之说之所以非。盖古人之说，无不有所观感而兴，惟其所观感者，与老子时异耳。七王之季，攻战不休，非束溼无以用众。而又惩于韩、魏、赵氏、田氏、吕不韦、李园之祸，淫于李悝、商君、申不害之说，故有刑名之学。汉承秦弊，反秦之道，乃足自存，故有黄老之学。魏武原出宦官，绝儒生，恶气节。司马氏因之，益以自危。为所猜者，无胡越之可走，则惟有自汙以求免而已，故有老庄之学。西汉神话与经说合，东汉神话与经说分。神话无归，故有道教之学。其间世变虽亟，而于政教之大纲，则初无所变易。故生其间者，不能如老子之时之深远，而各守一偏曲之见以为宗极。非其人之不及几道，其天与人不相值也。言及此，而曾佑之以几道为是，古人为非，非理之至确者哉！兹季廉将刊其书以公于世，因为述其大义如此。

光绪乙巳八月，钱塘夏曾佑叙于上海

附录二　熊元锷序

癸卯，余在京师，出所评《老子》，就吾师侯官先生諟正。先生为芟薙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黄殆遍，以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其说亦间有取焉。受而读之，大喜过望，南旋，持示义宁陈子。陈子亦绝叹，以为得未曾有，促余刊行，后复请先生附益千数百言。顷来东瀛，遂钞付活版公于世，并为之叙曰：老子者，阅世久而富于经验之人也。其所言，悉得于天道、人事、物理之会通，吾国哲学之滥觞也。其文奥，其指微。古今注者，虽百千家，大率窈冥幻诡，益令读者堕煙雾，甚且为神仙妖妄之说，不可致诘。近世论

稍稍异，忧时之士，惆宗国颠危，求其故而不得，则一归咎于老子。摭拾一二疑似，资其剽剥，一时从风，无持异说者。余尝窃窃然疑之。夫《道德经》，仅为周秦诸子之一而已。考古者时一繙帑，孰与四子、五经家絃户诵，就如论者言，恐承今日末流之弊者，在彼不在此，况所剽剥，固未尝达老子本恉也哉！论者既拘于虚，而为偏曲之词，闻者复黜其实，而循盲从之轨，斯亦异矣。且吾国人为论，不察理道之真。不仅此也，一说之兴，一义之立，不必密合情事，但与其民智相得，皆风施一时，所向披靡。耳食之徒，且不审立说持义者之用意，而亦嚣嚣然鼓唇攘臂，若非此不足彰其好道之诚，见义之勇也者。所谓清议，所谓舆评，大氐皆此。此习既成，求其学术去伪崇真，思想进而愈上，难已。愿读是书者，纾神澄虑，去其所先成于心，然后知原书自经评点，字字皆有着落，还诸实地。正无异希世瑰宝，久瘗荒山，一经拭磨，群知可贵。此又余发行是书之微旨也夫！

光绪乙巳秋八月，南昌熊元锷叙于日本东京。

附录三　曾克耑序*

吾尝以象山"东海西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之言，为瞻瞩高远，迈他宋儒远甚，而以为未尽圣人之出也。岂惟东西海，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此心此理盖无不同也。识不能贯东西万里，学不足综上下千古，其何足以言道术之全之真之微哉！自俗师陋儒出，囿于时，拘于虚，奋其私智，逞其臆说，道术乃扞格而不通，迂滞而不可说者，非一日矣。芒乎？芴乎？其将忍此以终古乎？其亦有超绝之士，通古今之邮，极东西之变，以绾其枢机者乎？其诸千百世乃一遇之乎？非吾所得而知也。然自佛法入中国，而唐宋诸儒

---

* 此序原载东京本，商务本无。

多以吾儒之说通之，有以为似《易》、《论语》者矣。有以之著复性书者矣，有以之阐性理之学者矣。

自泰西之说入中国，国人初仅以形下之学目之，以为仅工制器械而已，以为仅能窥天测地而已。迨侯官严氏起，广译其书，而后知其于吾《易》、《春秋》之教，《大学》、《中庸》之精义，无二致焉。其所译书既时引吾儒之说疏通而沟贯之，复以其暇乎《老子》而评点之，又时时引西儒之说以相证明，然后知老子真南面君人之术，而非导引清谈权谋之说也。严子尝言，必博通译鞮之学，而后可读吾儒先之书，往往因西哲之启迪而吾说得以益明。吾于是知象山之说之不可易，而严氏生千载后乃能躬践之也，岂非豪杰之士哉！

余独有慨于老子之说，既蒙昧两千余岁，得严氏而后发其真，严氏一人之力不足以发之，犹必藉泰西往哲之说以发之，则东西道术之有待于疏通证明之亟也。如此而吾国经典为俗师陋儒所窜乱，暴君贼子所假借，以惑世诬民者不知其几何也，安得严子复生而一一辨证疏通之邪！不通古今，不足以言通贯；不通中外，不足以言融汇，非甚易事也。严氏往矣，其所发正仅《老子》而已，而吾经典之待发明者又不知其几何也。其责至重，其事至难，其需至切，而孰足以肩之邪？彼抱守残缺，党同伐异者，既不足与于学术之微，而局于方隅，囿于闻见，安于浅陋者，又何足语以天地之大哉？茫茫千禩，浩浩九州，安得复有千百严氏者出而肩是邪？吾尝游广漠之野，登昆仑之墟，遥睇来今，横览宙合，乃不禁睪然想望之也。

癸卯夏五月　福州曾克耑

《庄子》评语*

内篇总评

尝谓内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乱。何以言之？盖学道者，以拘虚、笃时、束教、囿物为厉禁，有一于此，未有能通者也。是故开宗明义，首告学者必游心于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遥遊》。《逍遥遊》云者，犹佛言无所住也，必得此而后闻道之基以立。

其次，则当知物论之本齐，美恶是非之至无定，曰寓庸，曰以明，曰因是，曰寓诸无竟，曰物化，其喻人也，可谓至矣。

再进则语学者以事道之要，曰《养生主》。《养生主》者，非养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薪尽火传，不知其极。

然而人间不可弃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焉，是又不可以不讲，故命曰《人间世》。一命一义，而寓诸不得已，是故庄子者，非出世之学也。

由是群己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处则为大宗师，《周易》见龙之在田也。出则应帝王，九五飞龙之在天也，而道之能事尽矣。

---

* 《〈庄子〉评点》有未刊《庄子》原文的岷云堂本（岷本），及附有《庄子》原文的影印本。这两个本子都是曾克耑根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藏评点本排印或影印的。此外，杭州大学严群教授自藏《〈庄子〉评点》（严本，未刊），系严复在亲友家读《庄子》时随手所作的评注，条目较岷本为多。但也有的评注，岷本录而严本缺。两本评注共四一五条。其中完全相同的一一〇条，基本相同而文字略有出入的九五条，岷本有而严本缺的约六〇条，岷本缺而严本有的约一四〇条。现以严本为主，以岷本校补。评语全录，同一评语，两书差异较大者，予以注明；文字稍有出入，但意义完全相同者，不再罗列。诠解文字的注释均不录。岷本，除有评语及注释外，另有圈点，说明原文中哪些地方是严复加圈的，兹亦不录。现将书名改为《〈庄子〉评语》。岷本原序附后，以供参考。

逍遥遊第一

人体发在上，故北极谓之穷发，而南方则称不毛。前以南冥为天池，此以北之冥海为天池，犹今之言南北两冰洋也[①]。（此批在“穷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一段上。）

斥鴳者，以小笑大者也。宋荣子者，以大笑小者也。皆不知逍遥遊之旨者也。夫使和以天均，则大小各有攸适矣。（此批在“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一段上。）

自此以下所反复者，即佛氏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之义。佛所谓无所住者，庄所谓逍遥遊也。执于小者固非，而骛于大者亦无当。故既云蜩鸠之笑鹏矣，而又言斄牛之不能执鼠。忧瓠落者，既有其蓬心，而巢一枝者，又无所用天下也。（此批在“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一段上。）

冥物我，故无己。绝为作，故无功。无不冒，无对待，故无名。[②]（此批在“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段上。）

齐物论第二

物有本性，不可齐也。所可齐者，特物论耳。[③]（此批在“齐物论第二”题目上。）

---

① 岷云堂本作“南北二极，今之所谓冰洋者，漆园固已了了。”

②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③ 此批岷云堂本多：“归语（原注，归有光曰，欲齐天下之物，当观诸未始有物之先。）大误”一句。

厉风济，则众窍为虚，非深察物理者不能道。凡有窍穴，其中含气，有风过之，则穴中之气随之俱出，而成真空，医家吸入器，即用此理为制。故曰：厉风过，则众窍为虚。向解作"止"，误。（此批在"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句上。）

一气之转，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也。①（此批在"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一段上。）

著于物者如是，其感于人心者亦如是。（此批在"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一句上）

其发、其留、其杀、其溺、其厌，历言人心之变。（此批在"其发若机栝"一段上。）

所萌所由，以生所为，使皆不可见，可见者，可行已信之迹也。（此批在"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一段上。）

彼是对待之名词，一切世间所可言者，止于对待，若真宰，则绝对者也。（此批在"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一段上。）

百骸九窍六藏以下，舍外物而求诸一身，又不得执之以为我，所可见者，一受成形，不亡待尽而已。（此批在"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一段上。）

① 岷云堂本作："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

夫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不独人道有如是也，而造物尤然。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寒暑之推迁，昼夜之相代，生之万物以成毁生灭于此区区一丸之中。其来若无始，其去若无终，问彼真宰，何因为是，虽有大圣，莫能答也。夫事必有所蕲至，而后有是非利害之可言，而吾生芒乎若是。然则世间一切法，尚安有是非邪正之可言乎？虽然，自其终极而言之，固无彼是而寓诸庸，则又有彼是向背之可论矣。庸者，常也，用也。夫脉，常人每分七十六至，而病热者百至。百至与七十六至，无是非善否之可言也，顾以反常，而医者变色。北行者不南辙，而缘木者非求鱼。南辙与缘木，非过也，顾以北行以求鱼则大谬。前之所以非，非于反常；后之所以非，非于失用。故曰：寓诸庸也。（此批在“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一段上。）

世人之说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抵皆随其成心而师之之说也。曰福善祸淫而不容，事偶而赦罪宥眚；中国之想像，则衮冕而圭璋；西人之为容，则袒裸而傅翼。凡此者，皆随其成心以为之说。至其真实，则皆无据。（此批在“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一段上。）

盖名立而后是非形。夫既曰指马矣，而又以为非指马，则必有名是而实非者焉。欲明其名是而实非，则与其举是以相绳，不若纠非之易喻。且名立而犹有是非之争者，物谓之而然故也。既系之于物谓矣，则是非初未定也。（此批在“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一段上。）

物论之所以可齐。（此批在“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一段上。）

道亏爱成，又一彼是方生之说。（此批在“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一段上。）

由是观之，大小寿夭，有谓而皆无谓明矣。（此批在“今我则已有谓矣”一段上。）

物论齐乎因是，是非休乎天钧，此篇之大旨也。（此批在“无适焉，因是已”一句上。）

夫居处饮食男女，乃事之至切近者，而孰为正，尚各是所是，各非所非，而不可知如此。则吾向所谓知者，安非其不知，而所谓不知者，安知其非知邪！（此批在“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一段上。）

凡物之非彼非此者，曰罔两。魑魅罔两，介于人鬼物魃之间者也。问景之罔两，介乎光影明暗之间者也，此天文学者所谓暗虚者也。室中有二灯，则所成之影皆成暗虚，必两光所不及者，乃成真影。前之罔两，既非人鬼，又非物魃；后之罔两，既非明光，又非暗影；此命名之义所由起也①。（此批在“罔两问景”一段上。）

养生主第三

依乎天理，即欧西科哲学家所谓 We must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此批在“依乎天理”一句上。）

分明是人，乃说是天，言养生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此批在“曰天也，非人也”一句上。）

上既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矣，而不以人贼天，又养生者之所当知，故以泽雉不蕲畜乎樊中，继右师天介之后。（此批在“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一句上。）

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此批在“安时而处顺”一句上。）

庄文如此篇，可谓文从字顺者也。①（此批在“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一段上，系评论全篇之意。）

人间世第四

吾读此篇，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夫庄生《人间世》之论，固美矣。虽然，尽其究竟，则所言者，期于乘物而遊，托不得已以养中，终其天年而已。顾吾闻之，人之生于世也，俛仰上下，所受于天地父母者至多，非人类而莫与。则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固必有其应尽之天职，由是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兴焉。此亦庄生所谓不可解于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岂但知无用之用，远祸全生，遂为至人已乎？且生之为事，亦有待而后贵耳。使其禽视兽息，徒曰支离其德，亦何取焉。此吾所以终以老庄为杨朱之学，而溺于其说者，未必无其蔽也。观于晋之夷甫平叔之流，可以鉴矣。（此系总评全篇）

一开口便说其杂多而扰，此与《庚桑楚》篇，老子一见南荣趎便说，人何与人①偕来之众，意正相发。（此批在“夫道不欲杂，杂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则多”一段上。）

此先言其所存于己者未定。②（此批在“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一句上。）

以他人之恶，乃显其美，是谓以人恶有其美。（此批在“是以人恶有其美也”一句上。）

回之往见卫君，而以为有瘳者，盖必以卫君为悦贤而恶不肖也。苟其如是，则安用汝述仁义绳墨之言于其前，而求有以异乎？今之求有以异者，正以其年壮行独，悦不肖而恶贤之故。夫如是，则汝惟无所诏告之可耳。一有所诏，则彼以辩足拒谏，智足饰非之才，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汝且为所夺，则反以成其恶。（此批在“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一段上。）

徒修其身者，必不足以动物，而且为好名之所擿。③（此批在“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一段上。）

虚一，似矣，而尚未离于人灾。④（此批在“端而虚，勉而一”一段上。

三者，虽免于人灾，而不足以化物。⑤（此批在“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一段上。）

---

① 帐云堂本作“子何与人”。

②③④ 此评帐云堂本缺。

⑤ 此批严本缺，今据帐云堂本补。

"太多政法而不谍"一语，宜针对颜回所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一段为解，乃合。不然，回所不言，孔子何由设想。马注非，"太多政法"，对"内直外曲"言，"不谍"，对"成而上比"言。[1]（此批"太多政法而不谍"一段。马其昶案："太多即汰侈之借字，彼虽政法汰侈，吾不以私心伺察，亦不致取戾。"）

言其术成于己，而于物不谋，故曰师心，于下下虚以应物相应。[2]（此批在"犹师心者也"一句上。）

此则教以一志，教以虚以待物，而前此回之自言，端而虚，勉而一，则以为不可，何耶？此处之虚一，将以为心齐。回之虚一，将以为谏法。（此批在"敢问心齐"一段上。）

著眼在"虚以待物"四字。[3]（此批在"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一句上。）

忘己而后能虚心待物，故为仲尼所印可。[4]（此批在"可谓虚乎"一句上。）

名也者，相札也，故教以无感其名。知也者，争之器也，故教以无知知。

门有所开，毒有所畜，均非忘己之事。有门则泄，所以为薄，有毒则聚，所以为厚。（此批在"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一段上。）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② 此评岷云堂本缺。

③④ 此评岷云堂本缺。

自“若能入游其樊”至“则几矣”为一段语。“无行地”，“为天使”，“以无翼飞”，“以无知知”，皆教回之方也。[1]（此批在“若能入游其樊……则几矣”一段上。）

“绝迹”二句，实下寓不得已注脚。此二语，就卫君边说，言其不能不吾化也，正解上文“胡以及”与“外合内不訾”数语。[2]（此批在“绝迹易，无行地难”一句上。）

“闻以有翼飞”下四语，正伸绝迹行地之义。喻其事之所以为难言，当为无翼之飞，无知之知也。郭注大谬。[3]（此批在“未闻以无翼飞者也”一句上。）

“坐驰”二字，矛盾。言其必无是也。[4]（此批在“是之谓坐驰”一句上。）

以上对其“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一句立言。以下乃教以将命之术。（此批是对“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与“丘请复以所闻”两段而言。）

此下孔子所言，外交家当奉为金科玉律。（此批在“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一段上。）

以下又推论事变之不可知，今日所种之因虽微，而其结果可以

---

① 此评帐云堂本与上评合在一起。

②③④ 此评帐云堂本缺。

至巨，观于吾国金陵、天津诸条约，皆成今日绝大厉阶，可以悟其言之无以易。（此批在“其作始也简”一句上。）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乃人事造因一公例。所造之因虽微，而将来所结之果乃至不可测。[1]（此批在“其将毕也必巨”一句上。）

定约以言，言则必有风波；约以执行，行则必有实丧。（此批在“夫言者，风波也”一段上。）

兽死不择音，盖言忿设无由，并心生厉之人，必至铤而走险，且不自知其然。（此批在“故忿设无由”一段上。）

传言者，原无取于迁令劝成，其所以为是，实丧之念阶之厉也。实丧为厉，则已私用，即至事殆成恶，不及改矣。外交家之失败，往往以此为其原因之一。（此批在“无迁令，无劝成”一段上。）

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此徒知其果，而未求其因者也。[2]此批在“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一句上。）

不就不和，则无以入游其樊。就而入，则与之俱化；和而出，则标榜流荡。惟能正其身，而后能转物，不为物所转。（此批在“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一段上。）

知此，则天下无不可与处之人。亦即前段“无门无毒”，而“寓于

---

① 此评岷云堂本缺。

② 此评岷云堂本缺。

不得已”之意。(此批在“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一段上。)

此即前菑人之旨。(此批在“是其才之美者也”一句上。)

夫转物之道，达其怒，则常处于逸，逆以犯，则常以自危。炸药，至暴烈者也，使燃之空虚，则消散寂历，恍忽而尽，置之严密，则崩崖振海，过于雷霆。(此批在“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一段上。)

读此爱马之论，可知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而忤逆之家，每多慈父。(此批在“夫爱马者”一段上。)

凡此，皆其难达之意，而出之绰然，庄生之技神矣。[1](此批在“而拊之不时”一句上。)

栎社之木，所以高于商邱之木在此。(此批在“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一段上。)

此东方生所以以朝市为大隐。(此批在“彼亦直寄焉”一句上。)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极感喟苍茫之致。(此批在“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一句上。)

德充符第五

德充符进于人间世，人间世乘物而游，尚有作用。至德充符，则德不形，而物自最之矣。

---

① 此批帐云堂本缺。

此篇扼要在“才全德不形”一语。犹《逍遥游》之无待,《齐物论》之和以天倪,《养生主》之依乎天理,《人间世》之乘物而游。

所历举者,三刑余,二恶人,以为德不形之证。(以上三批系总评全篇。)

即以下所云“心未尝死”,即老子所谓知常,佛所谓妙明,耶稣所谓灵魂不死。(此批在“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一段上。)

上答常季用心之问,末言物之视彼。(此批在“常季曰,彼为己”一段上。)

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知得其心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以其心,得其常心也。(此批在“以其心,得其常心”一句上。)

屈大均曰,心从知而得,知之外无所谓心也。常心从心而得,心之外无所谓常心也。知即心,心即常心,大抵圣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即有物皆心,不知即有心皆物。庄生之齐物,亦齐之于吾心尔。知心之外无物,物斯齐矣。屈氏所言,乃欧西惟心派哲学,与科学家之惟物派大殊,惟物派谓此心之动,皆物之变,故物尽则心尽,所言实凿凿可指,持惟心学说者,不可不深究也。(此批在“以其知,得其心”一段上。)

心未尝死,所谓得其常心。(此批在“而心未尝死者乎”一句上。)

“人则从是”二语,应常季“物何为最之”。(此批在“人则从是也”

一句上。）

前段王骀，是使人忘其兀。此段申徒嘉，乃使人忘己兀，是德充符者，能使人我皆遗形者也。至叔山无趾，而转以不兀者为天刑，其吊诡微妙，有如是者。（此批在“申徒嘉，兀者也”；至“鲁有兀者叔山无趾”一段上。）

使形者贵，故德重于形，形且贵全，何况于德。（此批在“爱使其形者也”一句上。）

所忘，所宜忘也；所不忘，所不宜忘也。（此批在“人不忘其所忘”一段上。）

不谋，接时生心也；不斲，审乎无假也；无丧，视所一也；不货，不益生也。（此批在“圣人不谋”一段上。）

所谓无人之情者，非如常解，无所喜怒哀乐也，象乎天选之形，而无所容于其际也。①（此批在“无人之情”一句上。）

此天演论所谓，吾为弱草，贵能通灵。（此批在“眇乎小哉”一句上。）

惠子之问“人故无情乎”？人上疑夺至字或真字，盖忘情太上之事，非以言其凡也。（此批在“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一段上。）

---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不益生"云者，无能为益也。[1]（此批在"惠子曰，不益生"一段上。）

形具而鸣，犹无情也。[2]（此批在"天选子之形"一句上。）

大宗师第六

"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正是方内救世人心事。读者于此处，不可遂作抑词看，致或失其旨。（此批在"是役人之役"一段上。）

庄子文中，多用游字。自首篇之名《逍遥游》以下，如"游于物之初"，"游于物之所不得遯"，"游乎天地之一气"，"游于逸荡恣睢转徙之涂"，"此所游已"，"圣人有所游"，"乘物以游心"，"入游其樊"，"游刃"，"游乎尘垢之外"，"游乎四海之外"，"游方之外"，"游方之内"，"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游于无有"，"而游无朕"。[3]（此批在"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一句上。）

自"夫道有情有信"以下，至"而比于列星"止，数百言皆颂叹之词，然是庄文无内心处，不必深加研究。（此批在"夫道有情有信"一段上。）

此一段说见道，层次极分明。（此批在"吾犹守而告之"一段上。）

---

① 此批帐云堂本缺。

② 此批帐云堂本缺。

③ 此批严本缺，今据帐云堂本补。

孔子知子桑户诸人，皆游于方之外，诚不能以世俗之礼为之拘拘。然而使己弃方之内，而从之游，则又不为也。故曰，吾与汝共之，勉之之辞也。且鱼之生也，不能去水，人之生也，岂能离道？不能离道，则方内外皆可相忘，又何必求为畸人之侔于天而畸于人乎？庄子盖知孔子之深处，故能言之如此。嗟乎！当其栖栖之时，孔子自知为天之戮民久矣。（此批在"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一段上。）

应帝王第七

此篇言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故狂接舆以日中始之言为欺德。无名人之告殷阳曰，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聃告阳子居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郭注云，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此解与挽近欧西言治者所主张合。凡国无论其为君主，为民主，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①（此批系总评全篇。）

言有出于经式仪度之外者，存而后人听而化。（此批在"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一段上。）

自夫物竞之烈，各求自存以厚生。以鸟鼠之微，尚知高飞深穴，以避矰弋熏凿之患。人类之智，过鸟鼠也远矣！岂可束缚驰骤于经式仪度之中，令其不得自由、自化？故狂接舆谓其言为"欺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德”，谓“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河凿海〔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①（此批在“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一段上。）

而民弗恃，最关治要。今所谓去其倚赖心也，必使其自喜而弗恃，而后治化，有上行之可期。（此批在“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一段上）

此段亦言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之意。②（此批在“南海之帝为儵……七日而浑沌死”一段上。）

骈拇第八

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故曰，不独手足有骈枝也，而聪明道德亦有之。凡此，皆失其性命之情者也。③

此篇之义，亦明自然。而所持之说，似深实浅，即果为庄书，亦其下者。④（以上二批系总评全篇）

与生俱生，曰性；群生同然，曰德；因人而异，曰形。骈拇枝指与生俱来，附赘悬疣，专形而然。

性 = Nature　　德 = Essence

形 = Accident　　侈于德 = Abnormal ⑤

（此批在“骈拇枝指…而侈于性”一段上。）

---

①② ③⑤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④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德者，群生之大同，非全生之本。①（此批在“而侈于性”句下，郭注。）

……王云：性者，受生之质；德者，全生之本；骈指受生而有，不可多于德；赘疣形而后生，不可多于性。此四者，以况才智德形……②（此批在“骈拇枝指……而侈于性”一段之下。）

仁义为五常之二。故曰列于五藏。多方仁义之于性，犹骈拇枝指之于形。③（此批在“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一段上。）

兼爱之迹可尚，则天下之目乱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忧之，此为陷人于难而后拯之也。然今世正谓此为仁也。④（此批在“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一句下。）

庄生之意以谓，使仁义而为人情，则行之宜愈乐，而诱然同然，皆生皆得。乃今不然，以是知其非性命之正，而为道德之骈枝也。（此批在“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⑤一句上。）

方者，人之所为；性者，天之所赋。周秦诸子所用性字，大抵与生字通。（此批在“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一句上。）

庄生最工设喻，以之剽击儒墨，其词锋殆不可当。虽然，使人类所重，而果在生，则伯夷盗跖诚可以同訾。顾人类所重，诚有甚于生者。使人人徒知求生，则天下将至于不得生，则伯夷所为，

①③④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② 此批前略、后略，均为严本所略。

⑤ 岷云堂本在此句上批“作论本旨”。

又何可议！且任其性命之情，其为说亦多端矣。夷曰，吾任吾性命之情。跖亦曰，吾任吾性命之情也，则又何道以处之。（此批在“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一段上。）

以利交者，利尽则交绝；以道交者，道失，其交亦绝。虽所以失不同，而交之绝均也。①（此批在“彼其所殉仁义也，……其殉一也”一段上。）

夫有所乐，则非主而为奴，此固庄周所不臧者也。②（此批在“非吾所谓臧也”一句上。）

任其性命之情，即《养生主》所云“依乎天理”。③（此批在“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一句上。）

闻彼见彼，属其性于物者也。自闻自见，任性命之情者也。④（此批在“非谓其闻彼也，……自见而已矣”一段上。）

马蹄第九

此篇持论，极似法之卢梭，所著《民约》等书，即持此义，以初民为最乐，但以事实言之，乃最苦者，故其说尽破，醉心卢氏学说者，不可不知也。⑤

此篇以纯任天放为主，乃前篇馀义。同言削性侵德之非，而

---

①②③④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⑤ 此批岷云堂本作：“……故其说尽破，言自由平等者，其知之。”

前主修己言，此主及物言。①（以上两段系总评全篇。）

此在名学，号比拟智辞。盖道德之于仁义，其比例未必犹纯朴之于牺樽也。②（此批在“毁道德以为仁义”一句上。）

胠箧第十

通篇如一笔书，有掉臂游行之乐，此庄文之疏通者，故世多诵之。

其来无端，最为佳构。

此篇所谓圣人，皆主才言，不主德行。③（此三段系总评“胠箧第十”。）

此说差可，然亦有坠义。④（此批在“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一段上。）

庄生所言圣人，大都言才而不言德，故圣人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也多。即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彼之发明科学者，亦圣人也。嗟夫！科学昌明，汽电大兴，而济恶之具亦进，固亦人事之无可如何者耳。（此批在“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一段上。）

---

①②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③ 此三段评语岷云堂本缺。

④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此等处最犀利。①(此批在“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一句上。)

古圣人之称,犹云智人而已。如后世之义,以圣贤君子为等级者,而后起之义也。②(此批在“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一句上。)

太史公所谓剽剥儒墨,即谓此等。③(此批在“圣人生而大盗起”一段上。)

然而以为大盗所利用之故,谓斗斛权衡符玺不必设,设而于人事无所利焉,此又过激之论,而不得物理之平者矣。(此批在“为之斗斛以量之”一段上。)

呜呼!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此中国之所以大乱也。④(此批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段上。)

佛斥一切有为法。又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亦以有为者,莫不削性侵德故也。⑤(此批在“法之所无用也”一句上。)

此说与卢梭正同,然而大谬。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诸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日至治,何足慕乎?(此批在“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一段上。)

---

①②③④⑤ 此批帆云堂本缺。

且无论乎所言之离乎事实也，就令果然，其所谓绝圣弃智者，亦做不到。世运之降，如岷峨之水，已下三峡，滔滔而流入荆扬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在山，虽有神禹，亦不能至。禹所能为，毋亦疏之瀹之，使之归海而无为氾滥之患而已。此言治者所不可不知也。（此批在"上诚好知而无道"一段上。）

甚么叫做"上悖日月之明，中隳四时之施"？日月四时之所为，岂人事所得干预者耶？我们古时文章，往往有此说不去处，虽百思不能通其理也。①（此批在"故上悖日月之明，……中堕四时之施"一句上。）

山川之精，是何等事物？②（此批在"下烁山川之精"一句上。）

在宥第十一

苦乐，对待而立，故言乐，则苦存。犹言暑，则寒存。故使治天下有尧之可欣，斯有桀之致瘁矣。必欲无桀，其必先无尧而后可。是故吾国之颂君子，以为民之父母，至矣。而文明之群，畏父母政府与畏暴虐之君等者，亦以其使民失性而不遂其炊累之功故也。③（此批在"昔尧之治天下也……是不愉也"一段上。）

法兰西革命之先，其中有数家学说正复如是。如 Laisser Fa—ire et Laisser Passer，译言放任放纵。乃其时自然党人 Quesnay 契尼 号欧洲孔子。及Gournay 顾尔耐辈之惟一方针可以见矣。不独卢梭之摧残法制，还复本初，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与庄

---

①②③ 此批岷云堂本缺。

生之论为有合也。（此批在“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一段上。）

此谓其物虽若淖约，柔而实至刚强，此数语皆写心状，郭注谬。①（此批在“淖约柔乎刚强”一句上。）

所以不可撄。②（此批在“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一句上。）

天下固衰，然而其初亦未尝盛。（此批在“而天下衰矣”一句上。）

此乃杨朱为我，三摩地正法眼藏。尝谓庄子与孟子世当相及，乃二氏从无一言，互为评骘，何耶？颇疑庄与杨为叠韵，周与朱为双声，庄周即孟子七篇之杨朱。（此批在“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一段上。）

郭注云，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矣！故善之也。此解深得庄旨，盖杨朱学说之精义也。何则？夫自修为己者也，为己学说既行，则人人皆自修自治，无劳他人之庖代。世之有为人学说也，以人类不知自修自治也。使人人皆知自治自修，则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性命之情。孟子诋杨，其义浅矣。③（此批在“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一段上。）

①②③　此批岷云堂本缺。

庄周吾意即孟子所谓杨朱，其论道终极，皆为我而任物，此在今世政治哲学，谓之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 Socialism。① （此批在“我守其一，……而人皆以为有终”一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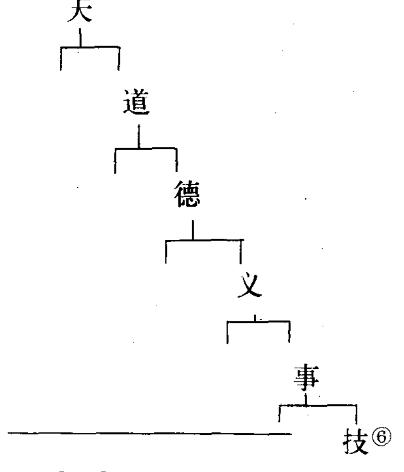
夫任物不撄，则其自致如此。如此，至人又何事乎？②（此批在“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一句上。）

“玄天弗成”，与前“皡天不宜”句，可以对参。③（此批在“玄天弗成”一句上。）

道之妙，在一而能易。④（此批在“出于道而不谋”一句上。）

天地第十二

此篇真庄文而明决，独异他篇。⑤（此批系总评全篇。）



①②③④⑤⑥ 此批岷云堂本缺。

（此批在“故通于天地者，德也，……道兼于天”一段上。）

知 = Inference　离朱 = Observation

喫诟 = Experiment①

（此批在“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一段上。）

德 = Properium (Property) ②

（此批在“物得以生谓之德”之“德”字上。）

县宇 = Abstraction ③（此批在“离坚白若县宇”之“县宇”二字上。）

坚白，本附物质而后见，今为抽象之辩，离其所附以为言，若孤悬空中者也，故曰若悬宇也。（此批在“离坚白若悬宇”一句上。）

Evolution（此批在“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一句上。）

于动而知其为止，于死而知其为生，于废而知其为起，此可谓能可不可，能然不然者矣。然而不足，又非其所以，必言所以，其惟忘己乎？此犹佛之言法尚应舍，无住生心之义。④（此批在“其动，止也”一段上。）

---

①②③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④ 此批岷云堂本多：“此一段极难解，旧注皆说不去”一句。

造句奇警如此。①（此批在"溟涬然弟之哉"句上。）

一家之术，如神农之并耕，释氏之忍辱，耶稣之信天，皆其说至高，而为人类所不可用，所谓识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此批在"识其一，不知其二"一句上。）

"孝子不谀"以下，箴世人之移于俗，义较浅显，而文特票姚，读庄者宜从此等处入手。②（此批在"孝子不谀其亲"一段上。）

"终始本末不相坐"，犹言矛盾。③（此批在"是始终本末不相坐"一句上。）

天道第十三

此篇笔意驯近，不类庄文。

此篇所言，乃反复申明内篇《应帝王》所述之旨。④（以上两批在"天道第十三"题目上。）

无为，只是顺理。然知何者为理而顺之，大有事在。⑤（此批在"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一句上。）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者，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②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③ 岷云堂本作："犹今人言矛盾。"
④⑤ 此批岷云堂本缺。

也。下必有为为天下用者，凡属国民宜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其应尽之义务也。[1]（此批在"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一段上。）

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即《养生主》篇所谓依乎天理。（此批在"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一句上。）

天运第十四

是好文字。

天固不运，地亦非处，日月更无所争。[2]（此批在"天其运乎"一段上。）

此段极精，治国者不可不知。[3]（此批在"彼未知夫无方之传"一段上。）

斯宾塞《群学肄言·政惑》篇言，宪法甚高，民品甚卑，则将视其政俗相睽之程度，终于回循故辙而后已。立法虽良，无益也。夫以卑劣之民品，而治以最高之宪法，即庄所谓，"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者也。[4]（此批在"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一段上。）

此皆道家想当然语，其说已破久矣，读者不可为其荒唐所笼罩也。（此批在"老聃曰，小子少进"一段上。）

---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②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③ 此批岷云堂本作："……惜今日欲以共和之政，行于中国者，不曾读此。"

④ 此批岷云堂本缺。

刻意第十五

用此，则其弊将为懒放，而国以危。①（此批在“不为福先”一段上。）

秋水第十七

拘虚、笃时、束教，三者皆学道之厉禁。拘虚者，所处之地不同也；笃时者，所处之时不同；束教者，所受范之外缘异也。井蛙夏虫，曲士之智，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②（此批在“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一段上。）

至乐第十八

此篇所发明者，天地无为而无不为，有变化而无死生，生时安生，死时安死，此死生之所以可齐也。③（此批在“至乐第十八”题目上。）

老庄书中所言天地字面，只宜作物化看，不必向苍苍抟抟者著想。④（此批在“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一句上。）

此章所言，可以之与挽近欧西生物学家所发明者互证，特其名词不易解释，文所解析者，亦未必是。然有一言可以断定者，庄子于生物功用变化，实已窥其大略，至其细琐情形，虽不尽然，但生当二千余岁之前，其脑力已臻此境，亦可谓至难能而可贵矣。⑤（此批在“种有几”一段上。）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②③④⑤ 此批岷云堂本缺。

达生第十九

全篇明顺可解，读庄者且当从此等入手。①（此批在"达生第十九"题目上。）

叶石林曰，物有余而形不养者，声色臭味是也。形不离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过，而反以自瘠者也。不以能弃事为贵，必知事本无而不足弃，则无以役于外，而形不劳。不以能遗生为难，必知生本不足遗，则无累于内，而精不亏。形全而精复，二者合而与天为一。则区区滞于人者，何足言哉！夫然，则不独善其生而已，虽死可也。故继言合则成体，《易》所谓精气为物者是也；散则成始，《易》所谓游魂为变者是也。生则自散移之于合而成体，死则自合移之于散而成始，是谓能移，与天合一而非人也。（此批在"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一段上。）

以上见岩下放言，其解庄颇精辟。斯宾塞谓天演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即同此例。翕以合质者，合则成体也，精气为物也；辟以出力者，散则成始也，游魂为变也。（此批在"合则成体"一段上。）

然则，全神止是不知。虽然世之〈以〉无所知而犯害者众矣。其遻物也，未尝慴也，而物终伤之。其神虽全，而形有所域。醉之坠车，固未尝无死人也，悲夫！（此批在"夫醉者之坠车"一段上。）

镆干者，杀人之器也。而非主杀者也，故复仇者于彼无所恨。（此批在"复仇者不折镆干"一句上。）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苏克拉谛之入理也,凝然柴立,瞪视不转,至于逾时。拿破仑之作战也,置地图于帐幔,其造极制胜,皆用志不分之效也。小儿为学,注意最难,唯教者知所从徐诱之,乃可渐企。至于能是,虽中材之人,势如破竹矣。此教育家秘诀也。①迩日法都元帅为聂维尔,有求以提倡美术者,答曰:舍杀敌救国而外,敢以一虑他及者,鬼神鉴之。此亦可谓用志不分者矣。(此批在"用志不分"一段上。)

鞭后只是弥其所短,此道何独养生为然,治国牖民,胥如此耳。(此批在"视其后者而鞭之"一句上。)

此犹木雁之旨。(此批在"鲁有单豹者"一段上。)

柴立中央,亦未遂得,颇疑柴立上有一无字敚去。入而藏,则出者后;出而阳,则入者后;柴立中央,则出入者皆后。②(此批在"柴立其中央"一句上。)

所谓患常生于所忽,衽席之上,饮食之间,乃真其所后也。(此批在"人之所取畏者"一段上。)

自海通以来,大抵皆虚憍恃气,夫气不可无,而不足恃,至应向景而无实,则自处于至劳,必败之道也。改革以来,争言变法,又大抵皆应向景者矣。设遇木鸡,以其冷血,不应感情,彼且议而去之焉,乌能观其所以为斗者乎?能御气而不为向景之所变,则几

① 此批至此止,"迩日法都元帅为聂维尔"以下,严本缺。

②③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矣。③(此批在"方虚桥而恃气"一段上。)

贤者得位行权，使其于职也，犹此鐻焉。不耗气而先以三日、五日、七日之斋，吾未见其政之不成也。①(此批在"未尝敢以耗气也"一句上。)

From Practice it becomes habit, and from habit it becomes reflex action. Then the 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the least interference of ones brain。②(此批在"工倕旋而盖规矩"一段上。英文大意是：实践变为习惯，习惯变为反射的行动，那么，事情无须用一点脑筋就能够做了。)

庄文中亦少此种辣快之笔。③(此批在"今汝饰知以惊愚"一句上。)

山木第二十

苏舆曰，此亦庄徒所记，旨同《人间世》，处浊世避患害之术也。④(此批在"山木第二十"题目上。)

此亦乘物而游之旨。⑤(此批在"一上一下，以和为量"一句上。)

所谓刳形去皮，非弃其国，洒其有挟之心，去其无穷之欲，虽得天下，不足累也。故曰，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又曰，虚己以游

---

①③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② 此英文批语岷云堂本缺。

④⑤ 此批岷云堂本缺。

世。(此批在"吾愿君刳形去皮"一段上。)

术诚有之,而道不敢畔,故曰一之间,无敢设也。(此批在"一之间,无敢设也"一段上。)

天下原无无故以合之人,所谓无故以合者,天属也,天属无离。(此批在"以天属者"一段上。)

此段自是寓言,断无当人君之前,而斥言昏上乱相也者,以谓贾祸,犹未也。贤者之所以自达者,固如是夫,殆不然矣。①(此批在"今处昏上乱相之间"一段上。)

与之偕游,虽受其损,犹无受然,故曰易。(此批在"敢问无受天损易"一段上。)

以社稷之存,虽畏之而不容不袭,故曰,无受人益难。(此批在"何谓无受人益难"一段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当时诸子用性字,大都与生通。谓与生俱来者,与孟子异;若用孟义,则成性正所以有天矣。(此批在"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一句上。)

所谓观物明而当己昧。(此批在"吾守形而忘身"一段上。)

美恶是一重公案。自美自恶,又是一重公案。人以为美,人以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为恶，是第三重公案。至于美恶而自忘其美恶，且不知人之以为美恶，则送君者，自厓而返矣。（此批在“阳子之宋”一段上。）

田子方第二十一

夫既不知人心矣，则一切之进退从容谏导，衹以形谍成光，而无当于振我，苟知其心，则目击道存，虽无容声可也。（此批在“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一段上。）

日新不已，所以著者，皆陈迹也。此佛所谓濯足恒河已非前水。①（此批在“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一句上。）

川上之叹，即此旨也。②（此批在“彼已尽矣”一句上。）

知此，则刍狗不至于复陈，而蘧庐亦何取于再宿，而是中有不忘者存，又不可以不察也。（此批在“吾服女也甚忘”一段上。）

此段所发明与前段同，大常即前之所不忘者。（此批在“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一段上。）

以下皆浅沓语。③（此批在“庄子见鲁哀公”一段上。）

此以言仕矣，尚未恰合，以言死生，则诚如是。（此批在“肩吾问于孙叔敖”一段上。）

---

①②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③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知北游第二十二

曰真是，曰似，曰不近，终不言知也。盖知不知，无当于道如此。（此批在“彼无为谓真是也”一段上。）

此《达生》篇所谓，合则成体，散则成始。精而言之，则人之生也，其质常聚，其力常散。死则反是。（此批在“聚则为生”一段上。）

所谓能移。（此批在“故万物一也”一段上。）

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也。（此批在“通天下一气耳”一句上。）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其不故也，以其未尝新也。（此批在“终身不故”一段上。）

所谓自然。① （此批在“天不得不高”一段上。）

“质”之与“期”，为对待字。质者，所期之地也。汉书，至质而还。以问者云期而后可。故云，其问之不及质，正针锋相对语矣。（此批在“期而后可，……固不及质”一段上。）

物物者非物，此最要义。故西教像人为真宰，哲家以其观念为最稚也。而中国唐之刘、柳言天，且谓其好恶赏罚，与人意殊，是特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不可知耳。以为同人，固可以非；以为异人，亦未必是。夫孰从而决之？（此批在"物物者与物无际"一段上。）

无所发予之狂言，犹云，无所发狂言于予。故弇堈吊曰，藏其狂言。（此批在"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一段上。）

秋毫小矣，乃至其端，乃至其端之万分未得处一焉，此算学家所谓第三等微分也。（此批在"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一句上。）

道与论道，截然两事。（此批在"所以论道，而非道也"一句上。）

光曜亦自无物，故曰，予能有无。然尚有光，可以目治，故曰，未能无无。（此批在"光曜问乎无有曰"一段上。）

此老子之夷、希、微也。（此批在"终日视之而不见"一段上。）

夫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故不得以有未有言。仲尼曰："古犹今也"，最为妙谛。（此批在"古犹今也"一段上。）

谓子孙自无而有，尚隔一尘。天地若同宇宙，则其物固为不可思议，亦不得云自无而有，若其义如此易了，何须词费乎？注者真浅人也。①（此批在"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宣颖注："子孙可自无而有，天地独不可自无而有乎？"一段上。）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一言有，则天地立见。故曰，物不得先物。且必推其初，则往复无穷。故曰，犹其有物者无已。（此批在“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段上。）

庚桑楚第二十三

庄周即不为杨朱，而其学说，则真杨氏为我者也。故《庚桑楚》之所欲得者，全其形生而已，而南荣趎所愿闻于老聃者，卫生之经而已。即其初见之为问，其所苦于智仁义者，则愁我躯也，愁我身也，愁我己也。由此言之，则师弟之所谓至德要道，嫥嫥于为我，不亦既著矣乎！且不仅是篇为然，盖其所言，莫不如是。是以残生伤性，等伯夷于盗跖。而黄帝之问于广成子也，虽求至道之精，将以养人民，遂群生，而广成子且訾以质残，不足以与于至道，独问治身何以长久，而后蹶然善之。是故极庄之道，则圣人生天行，死物化，去知与故，循天之理，于以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而已。至于儒墨所谓仁义，则指为不安性命之情，而为桀跖嚆矢者矣。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则为其道之所薄，而以为殉名，非不仁义也。以仁义之不及于道德，而使天下大骇也。是故杨之为道，虽极于为我，而不可訾以为私。彼盖亲见人心之偾骄，而民于利之勤，虽以千年之礼法，祇以长伪而益乱，则莫若清静无为，倐往侗来，使万物自炊累也。（此批系总评全篇。）

鲵鳅孽狐，皆弟子奚落先生之语。寻常之沟，步仞邱陵，谓畏垒也。（此批在“夫寻常之沟”一段上。）

简髪数米，喻劳精神于无益之治。虽若甚勤，而无补于数耳。郭注非。① （此批在“简髪而栉，数米而炊”一句上。）

---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此言指全其形生。(此批在“全汝形，抱汝生”一段上。)

宇宙，皆无形者也。宇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列于其中，而后可以指似，使无一物，则所谓方向远近皆亡；宙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变于其际，而后可以历数，使无一事，则所谓先后久暂亦亡。故庄生云尔。

宇宙，即今西学所谓空间时间。空无尽处，但见其内容，故曰有实而无乎处；时不可以起讫言，故曰有长而无本剽。宇者，三前之物，故曰有实；宙者，一亘之物，故曰有长。①(此批在“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一段上。)

移是 = relatively right ②(此批在“请尝言移是”一句上。)

知者，接也，直接之知也。知者，谟也，间接之知也。接知 = Know by intuition，谟知 =Know inference。
③(此批在“知者，接也；知者，谟也”一句上。)

全人之品在圣人上。④(此批在“唯全人能之”一句上。)

徐无鬼第二十四

所谓一者，固不必指身而言。凡物皆有一，其所爱惜保持，而有无穷之恋者，惟此一也。若果如《释文》之训为身，则但云，若无其身可矣，何必言一而转为艰深邪。(此批在“上之质若亡其一”一

---

① 此批岷云堂本多：“西文，宇(space)宙(time)。”

②③④ 此批岷云堂本缺。

段上。）

贵人之所苦者，其所接者皆伪也。虽有至美之言，固无以动其天，而见其情素。其闻相狗马之言而大悦者，诗书礼乐之陈陈，固不若是之亲切有味也。矧乎所言之入理乎！（此批在“武侯大悦而笑”一段上。）

言能由修诚应天之道，则不用偃兵而民已免于死。（此批在“修胸中之诚”一段上。）

所谓从其后者而鞭之。（此批在“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一句上。）

期不于前，则中者皆其所期，而天下皆羿。是不曰公，则是者皆是，故天下皆尧。夫使中者皆期，而是者皆是，则五言之应，何必同律，调一无当之弦，而二十五弦皆动可耳。（此批在“射者非前期而中”一段上。）

庄此等文最可爱，不独其罕譬也，思理之来，若由天外。①（此批在“庄子送葬”一段上。）

絜廉善士而隘，往往不足与言政治，今犹古也。（此批在“其为人絜廉善士也”一段上。）

以三尺歇后语为剑，汉人语容或有之，而孔庄之时未必有也。且丘愿有喙剑，是何等道邪？旧注必不可从。案，此特文家反语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耳,既知不言之言,即有三尺之喙,何济于辩,矧乎其无有也。①(此批在"丘愿有喙三尺"一段上。)

老庄之所谓仁义,煦煦孑孑者也,与孔孟所谓仁义大殊。必推极而言之,即韩愈之博爱行宜,亦恐有未尽也。夫煦煦孑孑之仁义,其终几何不伪;故曰,唯且无诚;既无诚矣,则未有不为禽贪者器;既为禽贪者器矣,则方其始用,其利天下不过一觇,而贼天下可以无穷,驯至人与人相食,其言不为过也。②(此批在"啮缺遇许由"一段上。)

此段扼要,在"惟且无诚"四字。③(此批在"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一句上。)

域,犹国也,人所托也。以域进退者,并其所托而举之,犹屠者之所为也。④(此批在"此以域进,此以域退"一段上。)

极舜之贤,不过如此。虽然,果有以泽民乎?即老而不得归休,未必遂为圣人之所恤也。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批在"而不得休归"一段上。)

是以"神人"以下十余语,仍申卷娄之意,与前二条之暖姝濡需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② 岷云堂本在此段批语前面多下列文字:"言老庄者,每言后世之乱,往往归狱先王,闻其言,亦若成理。然使舍先王之道,而用老庄之术,则天下从此果遂治乎?殆不然矣。吾则谓幸有先王,天下尚有今日,若用老庄,不知胡底?晋、宋之间,其已事矣。"

③ 此批岷云堂本缺。

④ 此批岷云堂本多:"不必云所怀所囿等空语"。

似无涉。①(此批在“是以神人恶众至”一段上。)

收视返听,求放心之说。(此批在“以目视目”一段上。)

得之生,失之死,药也;得之死,失之生,堇也。②(此批在“药也,其实堇也”一段上。)

水之守器,影之守形,皆曲肖相对,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故曰审也。第一物字,似指物之精气。殆字与审字,正相反者也。目,明之府也。耳,聪之府也。心,殉之府也。(此批在“故水之守土也审”一段上。)

不给改,犹云不及改。所以不及改者,正因其反缘功,其果待久之故。(此批在“殆之成也不给改”一段上。)

所以为己宝者能。③(此批在“而人以为己宝”一句上。)

则阳第二十五

此亦《逍遥游》之旨。④(此批在“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一句上。)

今科学中有天文地质两科,少年治之,乃有以实知宇宙之博大而悠久,回观大地与夫历史所著之数千年,真若一映。庄未尝治此

---

①②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③④ 此批岷云堂本缺。

两学也，而所言如此，则其心虑之超越常人，真万万也。所谓大人者非欤！①（此批在“客，大人也”一段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果必有因也。②（此批在“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予来年变齐”一段上。）

大疑，即欧西科学家所谓之Agnosticism。（此批在“可不谓大疑乎”一句上。）

二人，大弢、伯常骞，论謚者也。（此批在“之二人，何足以识之”一句上。）

丘里之言非道。

有通囿，既为丘里之言，是已囿之矣，恶足以拟道。（此批在“此之谓丘里之言”一段上。）

凡对待，皆阴阳也。（此批在“阴阳相照相盖相治”一句上。）

道无起讫可论，起讫非道。（此批在“睹道之人”一段上。）

化或云莫为，或云或使，犹西学之言自由与前定。季真、接子，二家当时以学派称者。（此批在“季真之莫为”一段上。）

鸡鸣狗吠，事之至近者，其为莫为，其为或使，且不可知。（此批

---

①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② 此批岷云堂本缺。

在“鸡鸣狗吠”一句上。）

有不可无之有字，读作又。道不可有，又不可无，故化固不可以为莫为，又不可以为或使。① （此批在“道不可有”一句上。）

外物第二十六

此言大之无当。②（此批在“庄周忿然作色曰，……一段上。）

任公子、监河侯两段，政用相发，其旨则物之差数，不主故常也。方其欲少，则斗升之水利于西江之水；及其国大，则连犗巨缁，贤于揭竿趣渎，此其竖义，最为明显矣。（此批在“庄周家贫”；“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两段上。）

此言小之不行。③（此批在“其于得大鱼难矣”一句上。）

此言迹不足恃。④（此批在“接其鬓”一句上。）

婴儿两句，当属下段。石师于言，有言之用，能言相处，无用之用，而究之于婴儿之得效于何者为多，知此则无用之用见矣。《徐无鬼》篇，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与此乃互相发明。（此批在“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段上。）

此段之旨，非著其不能游也，乃恶其尊古卑今，而遂至于覆坠

---

① 此批帐云堂本缺。

②③④ 此批帐云堂本缺。

而不反，火驰而不顾也。夫演门由光之所为，固不必非，而慕效者，遂至流遁而决绝。故老莱子曰，反非无伤，动非无邪。而立教者，往往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也。（此批在“演门有亲死者”一段上。）

寓言第二十七

仅以耆艾先人，而无经纬本末之道，虽老陈人而已。陈人云者，犹孔北海①之谓袁术为“冢中枯骨”也。（此批在“是为耆艾”一段上。）

和之以天倪之事如此。（此批在“有自也而可”一段上。）

似道之物，皆无始卒。无始卒者，惟环可言，则由是往复周流之事起矣。（此批在“始卒若环”一段上。）

前以云蘧伯玉，此以云孔子，夫亦寓言而已，未必其为事实也。（此批在“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一段上。）

弟子谓曾子之事亲，不系于境。孔子意谓无所系则无所悲乐，而视禄之多寡，犹虫鸟之过前也。（此批在“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一段上。）

天之可推，以有历数；地之可指，以有人据。至于死生去来之事，吾安所执而求之乎？（此批在“天有历数”一段上。）

---

① 严本作“魏武”，今从岷云堂本。

第一“莫”字，当作“或”字，盖云其无命，则或知其终；言其有命，则莫知其始；言其无鬼，则有以相应；言其有鬼，又无以相应也。（此批在“莫知其所终”一段上。）

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如此段言平等，前段言自由之反是已。（此批在“阳子居南之沛”一段上。）

让王第二十八

盗跖第二十九

说剑第三十

渔父第三十一

世传《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伪作，信哉；就此四篇中，以《说剑》为最无意义。其为战国策士之流所为而羼入者，无疑也。①（此批在“让王第二十八题目上，系总评上述四篇者。）

列御寇第三十二

阖胡尝，作胡不试解。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言其学已有成。（此批在“阖胡尝视其良”一句上。）

“彼故使彼”，应上文“使而子为墨”句。下乃云，人之求自异，至贱其所亲，而不安其相生养之事。求自异者，遁天而自杀之刑随之。（此批在“彼故使彼”一段上。）

---

① 此批岷云堂本缺。

三年技成而无用其巧，非轻之之词，知大宁者，故无近用，未若小夫之智，敝乎蹇浅也。（此批在“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一段上。）

八极，三必，六府，皆于下分疏。（此批在“穷有八极”一段上。）

多怨，多责，傀，肖，随，遭，所谓六府。（此批在“智慧外通，勇动多怨”一段上。）

神明，犹《中庸》之诚明。（此批在“明者唯为之使”一段上。）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所列而论之方术，曰墨翟、禽滑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慎到、田骈，曰老聃、关尹，终乃自叙。虽然，春秋战国方术之多，不减古欧之希腊。庄生独列此四五者，其大者则周孔，小者则史谈之六家，岂其所取，必与己为类，而有其相受递及者欤？不然，其言固不足以尽当时之道术明矣。①（此批在“天下第三十三”题目上。）

墨出于禹，故《淮南》称其用夏政。②（此批在“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一段上。）

为我之学，固原于老。孟子谓其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固标其粗，与世俗不相知之语，以为诟厉，未必杨朱之真也。（此批在“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一段上。）

---

① 岷云堂本作：三代方术之多，殆不减欧洲古之希腊。

② 此批严本缺，今据岷云堂本补。

Hegelian Philosophy。①（此批在"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一段上。）

希腊名家之 Sophistry。②（此批在"卵有毛，鸡三足" 一大段上。）

附录 曾克耑序

庄生之书何为而作也？曰：庄生盖忧世之深，用世之急，而思有以拯其敝，挽其危，其用心，视孔释无二致也。而洞玄破的，说澈于洙泗，巧譬曲喻，语妙于竺乾。乌乎！斯义也，严子几道其知之矣。其言曰，庄知义命之不可违，则述人间之世，待群己之已得，则有德充之符，处则为大宗师，《周易》见龙之在田也，达则为应帝王，《周易》飞龙之在天也。然则庄非出世之学也，彼其睹祸乱之相寻，民生之多艰，盖尝蒿目而深痛之，拨乱反正，世以期倡仁义之圣人，然圣人之利天下也几何？大盗之积，宰人之号，何其言之深痛警切也。然则庄其无术以终拯之欤？曰：是不然。彼其以人心之拘虚囿时也，则以逍遥广之，以世间美恶是非之无定也，则以天倪和之，薄禄利则有腐鼠之吓，斥争战则有蛮触之喻，齐生死则有旦暮之说，举世所冀乐畏恶者，摧剥而荡涤之务尽，则天下尚复有可慕羡争攘之事乎？盖为天下者，必有薄天下而不为之概，而后可以治天下，秕糠尘垢，犹将陶铸尧舜，何其意量之高敻闳远乎？而严子独疑其为杨之学者，以为其所谓治身之道，若与吾儒成仁取义之义殊，世苟弃仁义而用其说，则夷甫平叔之祸将立见。乌乎！庄之遗

①② 此批岷云堂本缺。

耳目，外万物，一死生也久矣，岂若世之爱其身以有冀者哉！彼其睹衰乱之世，贼虐并作，忠义之士，虽断脰绝膺，卒于天下无救，则何若全生远害，以全吾真哉。邃古以还，世之所谓忠臣烈士夥矣，然大率为一姓死耳。就有一二殉国卫族者，然事势去，众寡殊，虽见危授命，死事至烈，所裨于家国族姓者几何，此可以发简以稽者也。且自生事繁，知术辟，技巧益，而世之日趋于机变诡诈不可止也。世愈降则变益奇，祸益烈，非至如庄所谓人将相食而不止。而今适其会也，而儒者乃欲称尧舜，述阳武以挽之，斯不亦远乎！儒者每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实则元憝大猾，知空文之无足道，悍然行其素，恣其欲，孔子而后，乱臣贼子，固接迹于天下，未尝惧也。则圣人仁义之说，其于天下之利害几何，不亦较然可识乎！然则庄生之说，其可与杨朱同类而并讥之也。且庄所谓全生者，非逸其身以遗世，盖将全其真以拯世，儒之于身，则有全归之训矣，必此身修而后治平之道可行也。释之于身，疑若厌之矣，顾其所为绝欲断爱，亦所以养其身以为明见之资耳。盖必有此身此生，而后儒之仁义也，释之悲智也，乃有所托恃而程其效，何独于庄而疑之乎？严子所惧由庄之道，必流为夷甫、平叔之祸者，抑知夷甫、平叔辈之说庄，亦假仁义以说孔，貌悲智以谈释者类也，宁有契于庄之真耶！以是诟庄，吾恐庄不任也。乌乎！斯义也，严子盖始昧而终有以窥其微矣。其籀庄之卒章，乃曰，杨之为道，虽极于为我，而不可訾以为私。彼盖睹人心之偾骄，而民于利之勤，虽数千年之礼法，祇以长伪而益乱，则莫如清静无为，翛往侗来，使万物自炊累也。乌乎！庄书之闳远深微，树义至难识也。其微意孤悬于天壤，而蒙世之滋垢，亦千馀岁于兹矣。而严子生千载后乃终识之，而其始犹未能尽识，则作者之意，其真难识矣乎！彼其思遇大圣于千世之后，亦期于旦暮遇之者，而严子生千岁后，乃终有以识之，而吾乃亦于旦暮遇之，其可久秘藏而不以诏世乎！然世方以争攘为

事，机诈相角，吾恐庄生之旨，严子之解，亦终悬于天壤而莫之喻，而人相食之祸，乃弥演弥烈而终莫之拯也。悲夫！癸巳秋九月福州曾克耑。

《王荆公诗》评语 *

《宋史本传》批语

严复曰：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商君、王莽之所当，其致力之难，得效之不期，不如是之甚矣。夫其人之经术志愿文章节行，虽与异党，犹且称之，得君至专，而其君又有英明睿断之号，励精图治之诚。由来专制政府之权固为极尊，以言国力，则真、仁之后，足为善国，财赋犹未空也，人才方极盛也。而其所欲修举之八九事，至今核而言之，犹为善政。异党主之于前，来世师之于后，然而破众难行之矣，行之又不蒙其利，而其人则为累世所丛诟，言变法者或以之为殷鉴焉。此岂非载籍所传至奇之事，而人事所至不期者哉！后之论者，或訾其人为邪，此不足辩已，即或以为执拗，或以为矜己，或以为躁迫强戾，甚且谓其不宜以财政兵革为先务，而平情为思，似皆未得其症结也。且以余观之，新法之害，必不如攻者所言之已甚也；果如攻者言，则他日绍述之说必无从起。盖使行其法而举国上下皆若焦溺如彼，则幡然废罢，乃由事验，佥众同声，尚何有于洛蜀之争雁纹与章蔡之复燃死灰乎？有敢言绍述，则必有可绍可述者存焉故也。

---

* 《王荆公诗》评点，以《王临川全集》为底本，内容包括评语、和诗与注释。一九六三年福州曾克耑影印本题名为《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现以该本为据，选录其中评语与和诗，分类按序编排。和诗有与《瘉壄堂诗集》重复者，因词句有所不同，今仍照曾克耑影印本逐录。注释略去不录。曾克耑原序附后，以供参考。

嗟夫！民生而有妒忌之性，故权与名常为众矢之的，而苟且习惯本不易祛，故俗之变，常在乱亡之余，贞元之际。而荆公之大蔽二：一不知政之宜于一郡一州者不必宜于天下，犹之今日之法，其宜于甲国者不必宜于乙国也；一不知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亦不必皆吾利。微论吾所重者非也，就令而是，而智量相殊，吾之所及知及见者，彼有不及知不及见也。至于学术不同，信守互异，由是憒好之趣，烦然大殊，吾出死力以与之争，幸胜而所伤已众矣。是故西人有言，将为宰相，必知其国，而调停众异之际，尤必有操纵动静之术焉。相时而后可，得人而后行，徒自信吾道而任众人之汹汹，吾未见其能济也。辛亥七月廿八夜识。（此批在传后，总评王安石变法。）

荆公所谓变风俗，即今人所谓开民智。（此批在"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也"数句上。）

即今公债，在野则为青苗，在邑则为市易。（此批在"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数句上。）

开标法。（此批在"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句上。）

公不知天下之欲败吾法者，固不必皆奸人，而助吾法者，又未必非奸人，是其哲学逊处。（此批在"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数句上。）

此亦非所宜言。（此批在"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

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数句上。）

此又非所宜言。（此批在“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数句上。）

效尤之言。（此批在“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数句上。）

此则近于相诟矣。（此批在“帝曰：……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一段之上。）

治三代下国，试问不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当以何者为先务耶？民生方困，而国时时有亡灭之忧，当此之时而云道德风俗，所论则诚高矣，而果有效耶？（此批在朱熹评语“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一段上。）

《陶缜菜》批语

结语非他家所能。（此评“陶生养目渠养腹，各以所能为物役”句。）

《同王濬贤良赋龟得升字》批语

入后气力略竭。（此批在“谅能学此真寿类，世论妄以虫疑冰。嗟余老矣倦呼吸，起晏光景难瞻承”数句上。）

《奉酬约之见招》批语

第三韵转到本位稍拙。(此批在"川坻宁有此,园屋谅非今。雨过梅柳净,潮来蒲稗深"数句上。)

《寄杨德逢》批语

全篇是《元丰行》后语。(此批在篇首,总批此诗。)

《仲明父不至》批语

似韦储其不似陶者,以稍练也。(此批在该诗上,总批此诗。)

《与望之至八功德水》批语

似陶矣而不中腴,遂成语与。(此批在该诗上,总批此诗。)

《月夜二首》等批语

此数首皆类小谢。(此批《月夜二首》、《两山间》等诗。)

《洊亭》批语

别深怀抱,是谓诗人之思。(此批在篇首,总批此诗。)

《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批语

此二首句法多学韩南山,顾逊其妥帖,亦无其排口,退之笔力固不易到。(此批总评该首及《再用前韵寄蔡天启》。)

《白鹤吟示觉海元公》批语

长松受秽何足道,如苍生何?此公之所以难辞祸宋之咎也。(此批在"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白鹤招

不来，红鹤挥不去；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为而喜？恶者自恶，吾何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阙而追？来自来耳，吾何为而拒？吾岂厌喧而求静，吾岂好丹而非素。汝谓松死而无依邪，吾方舍阴而坐露”之上。）

《移桃花示俞秀老》批语

东风句真活泼泼地。（此批在“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等句上。）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批语

如此类诗，真不识当时所以托意者。（此批在篇末，总评此诗。）

《放鱼》批语

居士仁心托鱼鸟，然亦浅。（此批在篇首，总评此诗。）

《独卧有怀》批语

孤迥萧瑟如此境，正不易到。（此批在该诗上，总批此诗。）

《梦》批语

以生为梦矣，要不能无为，故曰“梦功德”也。（此批在“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句上。）

《车载板二首》批语

二诗皆雅健。（此批在《车载板二首》之一上，总批此二首。）

《望钟山》批语

二诗自辋川风格。(此批在《望钟山》一诗上，总批此诗与《思北山》。)

《谢公墩》批语

此数语自非他人能作。(此批在"天机自开阖，人理孰畔援。公色无惧喜，傥知祸福根。涕泪对桓伊，暮年无乃昏"数句上。)

《秋夜泛舟》批语

隐秀。(此批在篇首，总评此首。)

《次韵约之谢惠诗》批语

"惕"字颇难押而能借作顿挫，可谓能手。(此批在"慵言俟其成，邀我堂上食。百忧每多违，一诺还自惕"句上。)

《老景》批语

游戏之味，然终嫌非大雅集中所宜有。(此批总评此首。)

《杂咏八首》之八批语

此云道大莫容、才大难用，而流俗多也。(此批在该首之上，总评此诗。)

《明妃曲二首》批语

此则元虞诸人皆可到。(此批在《明妃曲二首》之一上，总批此首。)

此首实深于前，顾世俗则舍此取彼。（此批在《明妃曲二首》之二下，总批此首。）

《桃源行》批语

胜韩作。（此批在篇名下，总评此首。）

《兼并》批语

荆公相术如此。所谓清纯专制，到极好时便是父母朝廷。此在当时已做不到也。盖如大江然，既至荆扬而欲束之归峡，如在瞿唐滟滪之间，可复得耶？至于今日愈不必言矣。（此批在"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之上。）

《和吴御史汴渠》批语

此诗，今之计臣与谈中央集权者不可不读。（此批在"漕引天下半，岂云独荆扬。货入空外府，租输陈太仓。东南一百年，寡老无残粻。自宜富京师，乃亦窘盖藏。征求过夙昔，机巧到萑芒。御史闵其然，志欲穷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伤？救世讵无术，习传自先王"之上。）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批语

抵得万言书读。（此批在该诗题目下，总评此诗。）

欲不必征榷而王府自有，于是均输青苗之法遂行。（此批在该

诗“汁能权轻重，王府则多有。岂尝榷其子，而为民父母”数句上。）

荆公胸中社会主义甚富。（此批在该诗“至尊空独忧，不敢乐饮酒。智矣富阡陌，哀哉此无糗。乡闾人所怀，今或弃而走。岂无济时术，使尔安畎亩”数句上。）

入茶法。（此批在该诗“永惟东南害，茶法盖其首。私藏与窃贩，犴狱常纷纠”数句上。）

孔之均无贫，均得而各富也。荆之意乃欲均取而以富国。（此批在该诗“孔称均无贫，此语今可取。譬欲轻万钧，当令众人负”数句上。）

吾不谓此老为无误，然有经世力虑，则唐以来一人而已。使公而生于今，移其所信于古以信于今，加以询谋，中国尚有豸乎！（此批在该诗之末。）

《酬王伯虎》批语

如此等诗，皆此老独步苏黄，与之比较，适成诗人诗耳。（此批总评此诗。）

《和吴冲卿雪》批语

全体学昌黎，落想新刻，可谓精能者矣。（此批在篇首，总评此诗。）

《和冲卿雪诗并示持国》批语

凝重逊前，什能不竭而已。（此批在篇首，总评此首。）

《陈桥》、《澶州》批语

陈桥、澶州皆赵宋历史地，公于澶州有议论，于陈桥无之者，盖事有难言，而于结语稍露微旨而已。（此批在《陈桥》、《澶州》二诗上。）

《北客置酒》批语

真写得意态出，使今人竭力尽气为之，非移汉作胡，即乞灵新名词矣。（此批在篇首，总批此诗。）

结作险语，知公未尝一日忘此虏也。（此批在该诗"为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数句上。）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坦》批语

此真奇节，合与表章。以此种人而学佛，足见往日法门之盛，而一时风俗之厚尤可思也。第不知当海舶破碎时，金抱满箧，法当沉没，而师之所以不沉者操何术耶？惜介甫不深考问而令读者疑也。（此批在"道人少贾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沈浮。抱金满箧人所寄，吹簸偶得还中州。羸身归金不受报，只取斗酒相献酬"数句上。）

《送郑叔熊归闽》批语

古诗多隔韵作转，此是一韵中作转，尚有一句上二与下三作转者。（此批总评此诗。）

《寄二弟时往临川》批语

沉着，是杜派。（此批在篇首，总评此诗。）

《书任村马铺》批语

结语非过来人不能道。（此批在“尔来百口皆年少，归与何人共此悲！”二句上。）

《西风》批语

大家为诗，只是直写肝鬲，无一毫为人意，故工拙虽少异，皆传作也。（此批总评此诗。）

《韩持国从富并州辟》批语

自言不能荐贤而欲归也。（此批在“他年佐方州，说将尚不纳。况于声势尊，岂易取酬答。有如持寸莛，未足感鞺鞳。顾于山水间，意愿多所合”数句上。）

《韩持国见访》批语

解《论语》匏瓜节与集注。意谓孔子亦云不能无求食也。（此批在“余生非匏瓜，于世不无求。弱力惮耕稼，衣食当周流”数句上。）

《思王逢原》批语

此诗沉挚极矣，读之令人气厚。（此批在“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诸句上。）

《结屋山涧曲》批语

此殆意在涑水诸公。（此批在“狂风动地至，万窍各啾喧。一瓢虽易除，岂在有无间”数句上。）

《今日非昨日》批语

是波斯匿王语。（此批在“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异今日，如何能勿悲。当门五六树，上有蝉鸣枝。朝听尚壮急，暮闻已衰迟”数句上。）

《秋日不可见》批语

泓静萧瑟此境，吾何日到耶？（此批总评此诗。）

《日出堂上饮》批语

宋代已然。以公处今宜如何耶？（此批在”蚁力虽云小，能生万蚍蜉。又能高其础，不尔继者稠”数句上。）

此天下之所以卒不救也，悲夫！（此批在该诗之末。原诗：“日出堂上饮，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叹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岩幽。雨露饱所滋，凌云亦千秋。所托愿求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湿地，百蚁上穷锼。丹青空外好，镇压已堪忧。为君重去之，不使一蚁留。……语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沤。为客当酌酒，何豫主人谋。”）

《扬雄二首》批语

公契子云如是，而苏子瞻以为浅陋，此两人事事皆反对也。至紫阳以为莽大夫，而后世束缚气矜之祸成矣。（此批在《扬雄二首》之二，“子云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独称其辞。今尊子云者皆是，得子云心亦无几。……俗人贱今常贵古，子云今存谁女数”句上。）

《汉文帝》批语

此论却有所蔽，然近人亦谓自火器行而战祸日少。（此批在“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数句旁侧。）

《秦始皇》批语

如公所云，则拿破仑其人也。（此批在诗题下。）

此较近人淘汰之说何如？（此批在“天方猎中原，狐兔在所憎。伤哉六孱王，当此鸷鸟膺。搏取已扫地，翰飞尚凭凌”数句上。）

《杨刘》批语

以言今之报律又如何？（此批在“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汾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俗忌讳繁，此理宁复在？”数句上。）

《阴山画虎图》批语

此刘海峰所谓来头得勇猛者。（此批在“阴山健儿鞭鞚急，走势能追北风及；逶迤一虎出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数句上。）

《杜甫画象》批语

论杜推此为绝唱矣。（此批在篇首，总评此首。）

《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批语

公长篇必有动人惊俗高论。苏长公有凌铄千古之才，率以巧慧见长。若论傲兀甚不及也。（此批在“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亲。六书篆籀数变改，训诂后世多失真。谁初妄凿妍与丑，

坐使学士劳骸筋”数句上。）

《哭梅圣俞》批语

虽有武断，故自可喜。（此批在“诗行于世先《春秋》，国风变衰始《柏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数句上。）

如大江潮来，无风自涌。（此批在“众皆少锐老则不，翁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贵人怜公青两眸”数句上。）

此中正不知有几曲折。（此批在“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数句上。）

《送孙长倩归辉州》批语

虽以文为诗，亦自浑健。（此批总评此诗。）

《云山诗送正之》批语

造语似昌黎《山石》。（此批总评此诗。）

《老树》批语

公亦知异议者之多君子而忧其去矣。（此批在“古诗鸟鸣山更幽，我念不若鸣声收。但忧此物一朝去，狂风还来欺老树”数句上。）

《寓言九首》批语

青苗均输之法本此。（此批在《寓言九首》之四“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之上。）

《彼狂》批语

此篇是王氏天演论。（此批在“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羲画法作后程。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至言一出众辄惊。上智闭匿不敢呈，因时就俗救刖黥……”之上。）

《众人》批语

此老执拗之名所以著也。（此批在“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之上。）

《和王乐道烘蝨》批语

吾国人于洁清视为儿女家事，以此浊秽遂成性习，昧者且自以为高雅，不屑以之凌人，真去畜生道不远。嗟乎！治国亦犹此身而已，囚首垢面而谈相业，吾知其无能为也。（此批在该诗上。）

《收盐》批语

仁者之言。（此批在“海中诸岛古不老，岛夷为生今独劳。不煎海水饿死尔，谁肯坐守无亡逃”数句上。）

《寄曾子固》批语

公于子固倾倒如此，而子固乃萧然自远，不为末路诤友，则子固之过为多。（此批总评此诗。）

《既别羊王二君与同官会饮于城南因追寄》批语

非大家集中所宜有。（此批在"赤车使者白头翁，当归入见天门冬。与山久别悲忽忽，泽泻半天河汉空。羊王不留行薄晚，酒肉从容追路远……"之上，总批此诗。）

《陆机宅》批语

如此著笔，尤为高抗，其不及陆机一字者，以为不足及也。（此批在该诗上，总评此诗。）

《秃山》批语

抵得一篇马尔图户口蕃息论。此等思想皆非同时诸公所有。（此批在"吏役沧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谁使，乡人语其由。一狙山上鸣，一狙从之游；相匹乃生子，子众孙还稠。山中草木盛，根实始易求。攀挽上极高，屈曲亦穷幽。众狙各丰肥，山乃尽侵牟……狙虽巧过人，不善操锄耰。所嗜在果谷，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顾无所投。生生未云已，岁晚将安谋"之上。）

《赠曾子固》批语

此倾倒子固又如此。（此批"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尤为班与杨。"）

《杭州修广师法喜堂》批语

此其晚年学佛之意。（此批在"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之上。）

《忆昨诗示诸外弟》批语

神似昌黎。（此批总评此诗。）

《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批语

仍用前意，是病。（此批在《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之二上，总批此首。）

律句最费事处，自是对仗。如此诗须袅黄金句，可谓奇警，而对仗平沓，令人意恶。（此批在《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之三“浅浅池塘短短墙，年年为尔惜流芳。向人自有无言意，倾国天教抵死香。须袅黄金危欲堕，蒂团红蜡巧能装”数句上。）

《丁年》批语

荆公视富贵甚重，如此首结语与但愿一门皆贵仕等语，殊令人意恶。（此批《丁年》诗“炉间寂寞相如病，锻处荒凉叔夜慵。早晚青云须自致，立谈平取彻侯封”及《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诗“但愿一门皆贵仕，时将车马过茆茨。”）

《寄虞氏兄弟》批语

自袭前意，要是一病。又此联与二十四卷《寄父兄》有仙凡之别。（此批在“久闻阳羡安家好，自度渊明与世疏。亦有未归沟壑日，会应相近置田庐”句上。）

《和钱学士喜雪》批语

长篇若少回斡顿挫处，自可不作。（此批在诗末，总批此诗。）

《送江宁彭给事赴阙》批语

此诗真无益而费精神者矣。（此批在诗末，总批此诗。）

《谢安墩二首》批语

此自诗家设趣戏语。顾当日人乃据此谓作者为好事，真痴人前说不得梦也。（此批在《谢安墩二首》之一“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之上。）

《封舒国公三首》批语

此种说法乍见自佳，但诗中同此机轴真不知有几千万回。虽极隐秀，亦少味矣。（此批在《封舒国公三首》之三“开国桐乡已白头，国人谁复记前游，故情但有吴塘水，转入东江向我流”之末。）

《传神自赞》批语

此物即耶教所谓灵魂，佛家所谓元妙、明性，哲家所谓真我。（此批“我与丹青两幻身，世间流转会成尘。但知此物非他物，莫问今人犹昔人”句。）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批语

“护田”、“排闼”皆出《汉书》，作者得意在此。（此批在《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一水护田将绿选，两山排闼送青来”数句下。）

《观明州图》批语

此用楞严波斯匿王一段。（此批在“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数句下。）

《中牟》批语

此指佛肸事，谓圣人道大，以救物为急，诗忽出此道，无粮糈，非正法。（此批在“此道门人多未悟，尔来千载判悠悠”数句下。）

《神物》批语

谓人主得人宜致其用，岂但禄之而已，后谓唯刘〈累〉乃足知龙，犹昌黎马说之意。（此批在题目下，总评此诗。）

郑太夷极赏此绝，然但意句新颖耳，却无深义。（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文成》批语

此讥人主徒有喜功骛远之心而无实至之业也。（此批在“万里出师求宝马，飘然空有意凌云”数句下。）

《读汉书》批语

此意真无人道过，盖前人只说小人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可以迷邦也。

于此等诗最觇此老识力，涑水、眉山岂能望其肩背。（以上二批语批“京房刘向各称忠，诏狱当时迹自穷。毕竟论心异恭显，不妨迷国略相同”句。）

《赐也》批语

一肚皮不合时宜，尽于此等处流露。（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春雨》批语

我公相业得无类是，所谓留润者，特为绍述诸人地耳，悲夫！（此批在“九十日春浑得雨，故应留润作花时”数句下。）

《松间》批语

此章与《中牟》一首同意，而措词超妙，殆若天成。（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吴任道说应举时事》批语

贤者于名场故多落后。（此批在“独骑瘦马冲残雨，前伴茫茫不可寻”数句下。）

《夜直》批语

真千家诗语。（此批“金炉香尽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句。）

《和惠思岁二日二绝》批语

逃儒归墨矣。（此批在《和惠思岁二日二绝》之一后面，评“懒读书来已数年，从人嘲我腹便便。为嫌归舍儿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句。）

为守旧者发也。（此批在《和惠思岁二日二绝》之二后面，评“沙砾藏春未放来，荒庭终日守陈荄。遥怜草色裙腰绿，湖寺西南一径开”句。）

《三品石》批语

骂得痛快，今之从政者殆而。（此批在诗后，总评此诗。）

《相州古瓦砚》批语

此直先见绍述时事矣。（此批在“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数句下。）

《扬子二首》批语

介甫是千载下扬子云，最知子云深处。（此批在《扬子二首》之一后面，总评此诗。）

《商鞅》批语

此是不朽语，今日又大可见也。（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范增二首》批语

此革命党诗也。（此批在《范增二首》之一后面， 总评“中原秦鹿待新羁， 力战纷纷此一时。 有道吊民天即助， 不知何用牧羊儿”句。）

《世上》批语

此真惊心动魄矣。（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读蜀志》批语

苏堪有句云，“田舍意最高， 本是轻玄德”，余不谓然。

此言不是轻玄德， 人世先安七尺躬， 为有南阳桑八百， 孔明出处不匆匆。（此二批在 “无人语与刘玄德， 问舍求田意最高”数句下。）

《戏长安岑石》批语

此人所以云其执拗也。（此批在“横身势欲填苍海，肯为行人惜马蹄”句下。）

《促织》批语

此言民力未充，徒为聚敛之无益也。（此批在“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绚丝”句下。）

《乌江亭》批语

可赠康长素。（此批在诗后，原诗为：“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骊山》批语

意谓秦蔑古而亡，汉复古而亦亡也。（此批在诗后，总评此诗。）

《县舍西亭二首》批语

此二首刺用人如传舍，政之所以不成也。（此批在此诗中间，总评二首。）

《松江》批语

前人不称意时感世情之变，每指无情以为有情，此则谓惟此乃能无情耳。此文章翻巧惯技也。（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钓者》批语

此意虽高却浅。士果以利济为心，虽皇皇求仕，义耳。（此批在诗后，总评此诗。）

《咏月》批语

此谓虽得君而无如盈廷众议，何也？（此批在诗末，总评此诗。）

《神宗皇帝挽辞二首》批语

于前二帝即有哀思都无谀颂[①]，至神宗乃有将圣成能达聪求贤诸语，以此见作者措词矜慎。（此批在《神宗皇帝挽辞二首》之一下面。原挽辞："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又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释谋赋》等批语

以上八首均为佳制，而《龙赋》尤可继退之《龙说》。（此批在《释谋赋》之末，总批该首及《潭州新学诗》、《新田诗》、《猎较诗》、《云之祁祁答董传》、《龙赋》、《历山赋》、《思归赋》等八首。）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语

此最是专制谬语，就令如此，治遂成乎？公特未之思耳。（此批在"《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一段之上。）

此说亦不验。（此批在"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一段上。）

---

① 指《仁宗皇帝挽辞四首》、《英宗皇帝挽辞二首》。

和　　诗

和《即事二首》

锺山无云起，锺山无云入。若问当时云，无际锺山碧。（王荆公原诗之一："云从锺山起，却入锺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

无心即无云，有云因有心。所以云生灭，还向心中寻。(原诗之二："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和《拟寒山拾得二十首》

可见轮迴者，皆因不自由。若令得自由，溼险亦无忧。(原诗之一："牛若不穿鼻，岂肯推人磨。马若不络头，随宜而起卧。乾地终不涴，平地终不堕。扰扰受轮迴，秖缘疑这个。")

我曾为草豆，欣欣望春雨。及我身为男，梦想邻家女。我之知有我，正以有物故。物我各有需，〈纷〉然起好恶。若令无好恶，此我岂得度。(原诗之二："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秖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已。")

人之生有求，祇缘养身故。当其作梦时，此意仍未去。所以种种色，一若觉所遇。及其已死时，此身已无处。假令尚有求，宁与今殊趣。以死为梦觉，此理吾未喻。(原诗之三："凡夫当梦时，眼见种种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获。不知今是梦，道我能蓄积。贪

求复守护，尝怕水火贼。自觉方自悟，本空无所得。死生如觉梦，此理甚明白。”）

人生处一世，以气为外缘。一切爱恶欲，常为形质牵。既已不自主，云何为彼愆。所以于众生，无怒但哀怜。此是佛地语，仁者当勉旃。先生为此论，吾乃无间然。（原诗之四：“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无记未即空，实事亦非有。此如桶水倾，下语不了了。（原诗之五：“若言梦是空，觉后应无记。若言梦非空，应有真实事。燔烧阳自招，沈溺阴自致。令汝尝惊魇，岂知安稳睡。”）

若说这个有，所见便已小。若说这个无，出语成糊涂。非有非无间，犹如①说涅槃。（原诗之六：“人人有这个，这个没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过。锯也解不断，锤也打不破。作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若问无眼人，这个是甚么？便遭伊缠绕，鬼窟里忍饿。”）

根本固自立，从他有寻除。由来天下理，不在五车书。（原诗之七：“我读万卷书，识尽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谁信尔。奇哉闲道人，跳出三句里。独悟自根本，不从他处起。”）

只要自身无事，管甚张三李四。不断邪思妄想，地狱当前即是。（原诗之八：“幸身无事时，种种妄思量。张三裤口窄，李四帽檐

①原文本作“如佛”，后将“佛”字改为“如”字。

长。失脚落地狱，将身投镬汤。谁知受热恼，却不解思凉。”）

世事相因起，人功亦有神。祇须学钻燧，自尔解传薪。（原诗之九：“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火能烧手，要须方便智。若未解传薪，何须学钻燧。”）

所以嫌分别，都因自主张。能登佛地位，分别却无妨。（原诗之十：“昨日见张三，嫌他不守己。归来自悔责，分别亦非理。今日见张三，分别心复起。若除此恶习，佛法无多子。”）

看破真无趣，贪嗔又自煎。先生行乐法，獃慧如随缘。（原诗之十一：“傀儡只一枨，种种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亲看来。方知棚外人，扰扰一场獃。终日受伊谩，更被索钱财。”）

世间一切法，有变无穷尽。将变未变间，土炭有争竞。（原诗之十二：“季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问渠前世事，答我烧炭来。炭成能然火，火过却成灰。灰成即是土，随意立根栽。”）

一我分众我，都来作戏具。四天王献钵，与我复何与。（原诗之十三：“众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脱。众生若无我，已死应不活。众生不了此，便听佛与夺。我无我不二，四天王献钵。”）

爱好须嫌恶，念往即思来。由来相待立，同是没根栽。两者原无积，其如续续开。只缘心有住，无地避风雷。（原诗之十四：“莫嫌张三恶，莫爱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来思又早。见之亦何有，歘然如电扫。恶既是磨灭，好亦难长保。若令好与恶，可积如财宝。自始而至今，有几许烦恼。”）

接物起罪福，生心有苦乐。且看天渊中，鸢飞与鱼跃。（原诗之十五："失志难作福，得势易造罪。苦即念快乐，乐即生贪爱。无苦亦无乐，无明亦无昧。不属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纵贼贼喜欢，慢客客恐怖。是非虚实间，由来两相误。未识难为贫，既悟何妨富。所以佛菩萨，所争但这个。（原诗之十六："打贼贼恐怖，看客客喜欢。亦有客是贼，切莫受伊谩。乐哉贫儿家，无事役心肝。既无贼可打，岂有客须看。"）

营畜原人事，何尝祗为贫。君看世有贼，祗为拙谋生。（原诗之十七："有一种贫儿，不能自营生。若不作客走，即须随贼行。复有一种贫，常时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无亦不营。"）

以死空名利，生人未便休。只须持公道，各自识因由。懒识端宜冻，勤耕望有秋。由来贤不肖，名誉不相侔。（原诗之十八："汝无名高者，以见利贪叨。汝无行实者，以取著名高。行实尚非实，利名岂坚牢。一朝投土窟，魂魄散迢迢。"）

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坐下，所得尽平平。国弱犹能战，家贫取力耕。生天成佛者，尽是有牺牲。（原诗之十九："勇有孟施舍，能无惧而已。若人学佛法，勇亦当如此。休来讲座下，莫入禅门里。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

戒定方生慧，吾今病未能。从公一抖擞，且作在家僧。（原诗之二十："利瞋如刀山，浊爱汝灰河。汝痴分别心，即汝澹魔罗。圆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遍了一切法，不如且头陀。"）

和《适意》

十年灯火缦成邻，断简残篇说极陈。不知适意缘何事，为信捐书一语真。（原诗："一灯相伴十余年，旧事陈言知几编。到了不如无累后，困来颠倒枕书眠。"）

和《辱井》

奢淫何事堪亡国，似为身心不两谋。却怪欧洲今日事，利于刀剑巧倡优。（原诗："结绮临春草一丘，尚残宫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龙沈亦可羞。"）

和《咏月三首》①

寒光清影蟾随兔，此语吾知喻得君。闻道玉川悲月蚀，虾蟆而外更无云。（原诗之一："寒光乍洗山川莹，清影遥分草树纤。万里更无云物动，中天只有兔随蟾。"）

持管而今象可觇，冰轮无数火山熸。自他有耀为圆缺，不见常仪桂兔蟾。（原诗之三："一片清光万里兼，几回圆极又纤纤。君看出没非无意，岂为辛勤养玉蟾。"）

和《愍儒坑》

范雎蔡泽兼商鞅，皆使秦强不为身。若向先身求智力，控颐别颊尽能臣。（原诗："智力区区不为身，欲将何物助强秦。只应埋没千秋后，更足诗书发冢人。"）

---

① 仅和《咏月三首》之一、之三两首。

和《怀旧》

少年辛苦头仍黑，老大优游已白头。识得随缘薪尽理，早知霜鬓不因愁。(原诗:“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涧草百般香。身闲处处堪行乐，何事低徊两鬓霜。”)

和《贾生》

古人名位心原淡，绛灌何能阻贾生，赋服深衷人不解，只言未得作公卿（原诗:“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和《谢安》

清谈亦未能亡晋，法令如何可过秦。天子骄昏臣子谄，天能无意救斯民。(原诗:“谢公才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和《金山三首》①

江山亦自皆时事，舟壑潜移觉者稀。为问金焦山下客，别来几度见尘飞。(原诗之三:“天日苍茫海气深，一船西去此登临。丹栖碧阁皆时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和《残菊》

此与落英同为不考事实语，几见菊有飘零满地者，余试代菊诉之：黄为正色抱秋心，自向乾坤得气深。纵使风霜欺到骨，不曾飘坠到墙阴。(原诗:“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撇得一枝

① 此和《金山三首》之三。

犹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附录　曾克耑序

荆公经世大虑，为唐以来第一人，其文章节行经术志事，虽异党犹且称之，独以变法故，被谤者且千岁，乌乎！是孰使之然哉？然则锢习之不易革，陋儒之不易喻，闻道大笑之之言为不诬，而超绝不世出之士，其襟抱识力终不为世知、世谅、世则，终于世无救也，岂不大可哀邪！独其文光燄犹足震一世，世莫敢非也。然仅以文求公，抑非公之全，尤不足探其学之本源也。自金谿蔡氏为之谱，而其诬以雪；自新会梁氏为之传，而其学以显；自闽县陈氏、郑氏起而倡其诗，而闽派以立。盖公之政术歌诗沈伏且千载，一旦而悉发其真，于公可谓无遗憾矣。顾陈氏、郑氏于公诗，仅以声色格律求之，恣其剽窃摹拟而已，其于公诗本源所在，则犹未窥其微也。

独侯官严氏，以通儒雄笔，通贯中西学，既评释老庄以通其邮，复以其余力手公诗而评隲之，其于公格律声色，既有以发其微，而于学术本源之发于诗，而与西哲相通贯，浅学所不知者，则反复称道之曰：此王氏之天演论也，此马尔图之人口蕃息论也，此老胸中社会主义固其富也，其识见既非同时诸公所及。则以公诗而较苏、黄，苏、黄适成为诗人之诗，而非所语于政学之大者也。氏钻研既久，所获益深，思所以发其微，圈识之不足则评赞之，评赞之不足，乃复取其谈禅论古之作，一一而追和之，魂游魄恋，上下千古，若非公无足以发其意、厌其望者。噫！何氏向往公之至于斯极邪？曰二子者皆千古不常见之人也。

荆公当北宋积弱之初，知非变法不足图强，时君用之，则阻于曲学陋儒不之助，而反攻诽之，其说未尽行而国以敝。严氏睹清政不纲，又知非变法不足图存，时君未之用，而曲学陋儒盈天下叫嚣鼓噪，犹北宋之末也，其说不行而国亦以敝。遇不遇，虽若有维纲

施设者存，而二公破俗警顽救世泽民之旨，终悬于冥漠而莫之喻也。然则生千载之后，举世无喻之者，仰望千载之前有先觉焉，其闳识孤怀若与吾同焉，则气类相感，若唯诺一堂，有不咨嗟咏叹以向往之者邪？心神既接，旷世鲜遘，有不相喻于意言之表，而发其心声、兴其叹喟而疏通证明之者邪？氏于公治学之广，择术之正，用心之微，既有以深察而默契之矣，则本其通识，深赏以批郤导窾，抉其精，发其真，以示来兹，有不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者邪？而岂世之沾沾以笺疏自喜、寻章摘句之流所可望者哉？乌乎远矣！

癸卯夏五月　福州曾克耑。

《古文辞类纂》评语*

韩退之《原道》①批语

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转接衔递处。入后几处直接，不用关捩虚字，故笔笔不测，而意境闳奥。（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此一转最不测，直接“几何其不胥为夷也”。（此批：“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柳子厚《封建论》批语

封建何足以明有初？其说可谓至迂。（此批“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人生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

---

* 《古文辞类纂》严复批本为严复侄孙严群先生所珍藏，共有批语四百多条，起于辛亥（一九一一）六月，迄于丁巳（一九一七）又二月。严复的批语由严群先生和他的长子严名同志全部整理抄录。此据严先生抄录本选编。

① 严群案：此评文章艺术性，至于思想内容，非评点者所赞成，观《辟韩》可知。

古之时惟强权耳，安所谓就有德断曲直者！就令有此，亦必有力而后有以行其断。柳子厚以想当然造此一篇文字，故不足信。(此批"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

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其笔力可谓至健。(此批"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困平城，病流矢，与封建何涉？(此批"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

兼用民权则无虑此。故立宪之制有封建守宰之利，而无其害。(此批"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柳子厚《晋文公问守原议》批语

此议亦迂，不协事情。（此批“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宏石得以杀望之，始之者，晋文公也。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其何以救之哉！”）

李习之《复性书下》批语

三行半以前，思深而辞不达。使昌黎为之，不如是尔。（此批“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欧阳永叔《本论》批语

此自今日观之，真皮厚语矣！而前人以为至论。佛入中国，亦自不恶。盛衰治乱，别有因由，与彼无涉。唐宋儒者必以为集矢之的，于学问治术均无补也。（此批“佛法为中国患千馀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而无所施于吾民矣，此自然之势也。”）

计口授田自是必穷之治，故三代之盛时实为之。仟佰之开，势所必至，非必商君、秦政之力足以破坏之也。（此批“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吾之所为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批语

专制之朝，虽有贤相，必得明主，不然，鲜有济者。（此批“为君难者……莫难于用人，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

苻秦之败，宜有他因，似不尽由于偏信。至后唐清泰帝，则昏主耳，虽无薛文遇，亦终败也。世岂有欲夺人根据之地，而在己毫无所恃如此者？（此批“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一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唯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遂大举南伐……大败而归……遂至乱亡。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此说亦不尽确。古固有行一善策，用一信臣，而举国非之者，

然而卒以成事。(此批"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深！(此批"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

此有为而发之言，自非通论。(此批"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

甲辰日俄之争旅顺口也，守将名斯托是者，本庸才，而日本使传播于外，称其忠勇。当是时，欧洲报纸日日言斯托是善守。至十二月，旅顺卒破于日。久之，始知其谋。(此批"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尝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用括为将以代颇……遂至于败。")

苏明允《易论》批语

贵贱之分，缘何而有？当为之君臣时，孰可为君，孰甘为臣，皆应明白，不宜含混如此。此吾古人之说理，所以多谬悠之谈也。(此批总评全篇。)

天下之有贵贱、尊卑、长幼，乃至耕蚕之事，皆出于自然，而成于不得不然，圣人何力？(此批"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

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就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

苏明允《乐论》批语

不能拜、起、坐、立，何以便为无耻？真难索解。（此批“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

雷以声用耳，非以神也。（此批“雷者以神用。”）

礼乐异用，如此言，是二者所为祗一事耳。（此批“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

苏明允《诗论》批语

此论有当。（此批总评全篇。）

苏明允《书论》批语

起两句是半边语。风俗之变，原因众矣，何独圣人。（此批“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

苏明允《明论》批语

叛父母、亵神明，固不尽为雷霆所击。所不解者，雷霆所击，且不必叛父母、亵神明者耳。（此批“叛父母、亵神明，则雷霆下击之，

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

苏明允《谏论》批语

论事如此，可谓无懈矣。（此批总评全篇。）

苏明允《管仲论》批语

全篇恃“天下未尝无贤”五句，此处弱，全体委地矣。（此批总评全篇。）

此处太武断了。夫文公之臣且皆不及仲，则仲可多得耶？况人臣之于其君，所有以格其非心而絷其手足者，亦岂仅德齐、才匹而已？勋望、地势皆非一日所能致也。故仲死，虽得才如仲者，亦且无效，矧乎其不易及也。（此批“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文公死，诸侯不敢叛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苏明允《权书·孙武》批语

是又不然。言论自当作言论，勘审是非，不得以武之不能自用而遂以其言为不足信也。（此批“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书之不足信也固矣。”）

没分晓人虽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有不能。（此批“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夫岂必有人而教之？”）

忽入"勿视其众",然则孙武之病在重视三军之众而惑者耶?否则此段何著?而文家反以为秘妙如此。(此批"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益办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

苏明允《权书·六国》批语

论当,而文未高。(此批总评全篇。)

苏明允《衡论·御将》批语

梦语。(此批《衡论·御将》:"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蹄、牛亦能触……如曰:是能蹄,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骐骥,终无以服乘耶。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尝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

苏明允《衡论·田制》批语

此篇所论,非求限田,乃欲除田奴耳。(此批"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不过数世……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矣。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

苏子瞻《志林·鲁隐公》批语

盖前论所引古事相近,在人意中,后论出人意外。又前论已将

公例明白叙出，后论竟不复叙，令人自思。此二篇之所以分高下也。（此批总评《志林・鲁隐公》和《志林・平王》两篇。）

五人之事，以常法观之，几无相似处，其相去年代久远又如此，真无可牵合者也。东坡以名学内籀法 案亦称归纳法。汇而观之，通为公例。公例何？曰：与闻乱贼之谋，常无幸也。隐公、里克、李斯皆力足诛贼，不诛而受其害者也。然隐公但是寡断，里克、李斯却有私利。而里、李二人亦稍有殊处。至于郑、王二子力皆不足诛贼，但郑死而王则以智自全，是其异处。此等文字，非天分绝高人自不能作。惜抱谓其奇肆飘忽，诚然。就异观同，于同见异，所以成文，所以成其奇肆。（此批总评全篇。）

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批语

近古以八股困士，亦由此意。（此批"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苏子瞻《志林・始皇扶苏》批语

然则何以解茅焦一事？（此批"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

苏子瞻《荀卿论》批语

此篇纯为介甫而发。(此批总评全篇。)

苏子瞻《韩非论》批语

此不但非老庄，亦恐不足以服申、韩。顾其文特骁健。(此批"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

苏子瞻《始皇论》批语

此篇实不必选,目下第以二圈尤非。(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此篇立论最不合名学而有纠缠之处。盖秦之去礼,为恶其繁,而此又以便利而适得繁。(此批在篇末,总评全篇。)

"极"字下得未当。(此批"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

"制礼"恐只是限制,何以云"反初"?就如所言,亦说得含混。礼必有节目，有节目者必非"反本复初"。(此批"生民之初……巧诈不生……圣人作为器用……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

"所以视听其耳目"，造句有疵类。(此批"其所以视听其耳目

者，莫不近于迂阔。”

秦烦于法，自大者言，则亦自有其礼，特不用先王之礼耳。升降揖让，固彼所不重也。（此批“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始皇帝……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

然则如二十世纪之事行便利，“便”字若改作“功”字，意当较显否？（此批“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

是用老子之说。（此批“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

苏子瞻《留侯论》批语

第三句造句亦未惬。如云：忍人情所不能忍者，斯怡然矣。（此批“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苏子瞻《晁错论》批语

意家令欲景帝自将，当别有说，而不必出于苟求自全。特古事邈远，史文简略，其曲折不可见已。果如论言，一常识足以知其不行，安有智囊而竟出此？且使错自全意重如此，六国之难何必自己发之？窃以谓错之得祸，终由愚于忠之故也。（此批“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

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较易知也。已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至危……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

苏子瞻《大臣论下》批语

世局已变，恐此后亦有小人为国所欲去者。读者只须将篇中“君”字易为“国民之大多数”，而所谓“小人”易为“党魁”，则其法尚可用也。辛亥六月廿七夜。（此批在篇末，总评全篇。）

苏子由《商论》批语

文亦简洁明肃类商政矣。（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苏子由《唐论》批语

如云秦外无节度之援，何以处蒙恬之三十万耶？（此批“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自立。”）

王介甫《原过》批语

有而不思则失，失其智也；思而不行则废，废其勇也。闻失智废勇者矣，未闻失性废性者也。（此批“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介甫殆不识性，故言：性有失时。（此批“性失复得”。）

王介甫《复仇解》批语

杀人者死，是可绝之义；子复亲仇，是不可绝之恩。（此批“《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

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

刘才甫《息争》批语

此非调停，却是的见，海峰贤于时流远矣！（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此在事理，却不然。事理只有一诚而已；至证解确凿，固无可争。（此批“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

西人于学无争，而于教争最烈。吾国学士之有争，则学术杂于宗教故耳。（此批在篇末，总评全篇。）

韩退之《张中丞传后叙》批语

此文分五段读。议论全在前三段，后二段记闻见耳。作法见于“小人之好议论”五句。至后二段，见叙事精神，写生处，马、班无以尚也。（此批总评全篇。）

此处兼言巡、远，即惜抱注中意。（此批“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鼐按：此文两段皆专为远辨当时之诬。下一段申翰等之论，兼为张、许辨谤。而以‘小人之好议论’五句为上下文作纽。”）

柳子厚《论语辨二首》批语

姚说亦未尽然。就令相沿称如此，必有其相沿称之故。曾子虽贤，必不能以最少者使同列者称子；况又有其为父子皆在耶？又

其说于记曾子之死亦未发明。（此批篇中姚鼐之按语。）

柳子厚《辨列子》批语

微此数语，便是考据家琐碎文字，不足称文辞。（此批"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

苏子由《民赋序》批语

此特无可奈何之说耳。盖俗之未成，固无由为根本之治也。（此批"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三政奉行，不尽非法。其所以害民者，吏为之也。夫使治吏无法，则何政不可缘以为奸，岂仅保甲、青苗、均税已哉？（此批"今二圣览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

王介甫《周礼义序》批语

此三十二字乃颂当时之人君，然词意惝怳，则作者心知其无可指之实故也。（此批"然窃观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

刘才甫《海舶三集序》批语

太勉强了。（此批"人臣悬君父之命于心，大如日轮，响如霆轰，则其于外物也，视之而不见其形，听之而不闻其声。……若夫风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慑恐惧之有！"）

《张仪司马错议伐蜀》批语

蜀者，秦之殖民地也。（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苏子说齐闵王》批语

此篇之说，至今世犹有可用。（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今日之德，正复如是。丁巳又二月。（此批“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夫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

此勃牙利、罗马尼亚所以皆败。（此批“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

战、攻分言。前言战，下言攻城。（此批“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身窟穴中。……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

今之普鲁士是已。（此批“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

此是毕士马克政策。（此批“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逸，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

《虞卿议割六城与秦》批语

凡战求和者，必出于不支之败国，惟恐其讲之不成，则于是有割地之事。何则？其祸有甚于割地故也。若出于胜国，则其力已尽甚明。力已尽而以地与之，则政如虞卿之所言。此古今战局莫不如是者也。民国三年，德意志破比，侵法之北边；四年，灭塞，席捲俄之波兰，然其力已殚矣；五年，乃悉力以败罗马尼亚，入其都焉。以与英、法、俄、意为讲，以不忍战祸为辞，责诸国之悉罢。英、法、俄、意不之许也。此其事与秦索赵六城为讲正同，吾故著而出之。（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伏末段赂齐一著。（此批“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

《中旗说秦昭王》批语

中旗，汪容甫以为即钟期。（此批篇名《“中旗说秦昭王》）

此时应侯范雎殆未相。（此批“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日韩魏孰与始强？……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

《信陵君谏与秦攻韩》批语

此正用范雎后事。（此批“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其于亲戚兄弟若此。”）

事明而后词刚。凡议论文未有事理不明达而能佳者，观此篇两段可悟。（此批“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异日者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祸若

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而有郑地！……祸必百此矣！”）

李斯《谏逐客书》批语

照事意言，即去“今陛下”至“致诸侯之术也”一段约二三百字，文亦完全，但失此喻，意必精采大减，不成古今名作。即此可悟文秘。

此其佳，纯在色泽上，又说得有精采，则气为之。但见风起泉涌，而语意重复，举似拉杂，即亦不觉。（此批“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庭，犀象之器不为玩好……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致诸侯之术也。”）

击瓮弹筝，郑卫韶虞，皆耳治之事，而云“适观”?!（此批“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适观而已矣！”）

搏抗。（此批“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又萦拂。物，即指中段诸物。士，即指前段四君所得。（此批“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李斯《论督责书》批语

此书所言乃专制之极致，盖亦当时之学说，而战国之君所心仪，而欲见诸行事者也。始皇用之以一四海，胡亥用之以亡国杀

身，可以悟其说之危矣。近世西洋政治学说，其似者有墨迦维黎Nicholo Machiavelli，而德国学者，若尼采，若杜来斯基，皆尚强权、贵督责，而民权之说遂与并兴，而革命之事以起。今日之战，论者以谓即二家学说之争存也。（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深督轻罪矣，而重罪又何以督之？设等而一之，民之奸者又何惮而不为重？王荆公解杀群欲，亦同此蔽。（此批"彼惟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轻罪且深督，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荒肆、流漫、淫康皆恶词，而文以为可贵，此非胡亥乌能用之？且三者得于上，亦未尝利也。身且不存，皇言国乎？（此批"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闲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

夫仁义节烈之行即不足贵，顾由斯之术，又未必得所欲，此其所为不可用耳。申、商审事情、贵名实，其术不如是也。（此批"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

督责之政，圣人固与暴君同之。不然，方命之鲧何以殛乎？所异者，圣人之督责将以除暴禁奸，使元元得其乐利；而暴君之督责将以为荒肆之乐，淫康之娱。虽然，此必不可得者也。盖一言督责，

则耳目之运,心志之劳,不可以一顷废,而荒肆、淫康有不暇矣。即不然,而寄督责之权于其下,则篡窃祸兴。秦之胡亥与后之隋炀、唐玄，可以见矣。（此批"若此,则为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丰乐。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理、术皆悖,即文亦未遒,不识惜抱何以取之。(此批在篇末,总评全篇。)

贾山《至言》批语

止是谏与大臣射猎耳,而必远引秦事,浪费笔墨如此；文酷无裁制,真不识其所以佳也。(此批在全篇之后,总评全篇。)

贾生《陈政事疏》批语

僭奢无等一。(此批"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经制不定二。(此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不教太子三。(此批"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弃礼任法四。(此批"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

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戮辱大臣五。（此批“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贾生《论积贮疏》批语

贾生之上《治安策》，似不在长沙召回时。惜抱前言此篇为六太息之一事，果尔，二者必同时语，而孟坚分之。若两时文字，先生又乌得取此以为其所未列之一耶？（此批篇首之姚鼐按语。）

晁错《言兵事书》批语

“临战合刃”四字可汰。（此批“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

自火器盛行，而兵法大异。至于今，则战事与古尤相霄壤。大抵一新械出，则兵制必从而异。不变计者，必无幸也。至于战理、兵谋，则千古不易。此学古兵法者所当知也。（此批“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利用……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两句是一篇主意，盖欲用降胡义渠。（此批“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

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批语

所言虽至于今犹可用。今日外国之强，只是若家令之人才众耳。真其语所谓Organiser者也。（此批"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

晁错《论贵粟疏》批语

土未尽垦，利未尽出，民未尽归农，必非偶然而然。夫家令既知民之趋利如水走下矣，农桑亦一业耳，使农桑而利，则民何为而不劝趋之？使其利终逊于他途，则虽以法焉从而驱之，犹无益也。所谓入粟受爵之画，亦以济一时可耳。纵而为之，将使爵贱而不足劝；夫至爵贱而不足劝，则所谓以计为之者，亦将穷已。（此批"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所言固民物昌盛后所必至之势，而无如何。即以法为之贵贱，亦未见其必济。善为治者，但持其至平，以俟物情之自为伸缩，则农末之际，将有自然之酌剂，不至以贾众而民遂以饥寒也。（此批"……当其有年，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近日欧洲之战，英、德皆实业国，及战，则兵工具，而有乏食之虞；俄，农国也，则麦壳红朽，而火器与铁路大缺，其为德人所制坐此。（此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吾丘子赣《禁民挟弓弩对》批语

若将自“及至周衰”至“不足恃也”一段共一百五十一字删去，文字当较遒紧。因此段所言，与所论事全不相涉。凡汉初上书人，自贾山以下，大氐好言秦过。盖亦一时风会所趋。观于此文，可以见已。（此批“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抏敝，巧诈并生……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刘子政《条灾异封事》批语

以上徵《诗》，以下徵之《春秋》。（此批“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刘子政《论甘延寿等疏》批语

一衬极有声色，此辩护圣手也。此批“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群臣之勋莫大焉。”）

刘子政《论起昌陵疏》批语

假国不亡，则崇饰山陵自可长保，惟国有废兴，故秦之所为可

用为戒。是以于篇首，将天命无常，先行沈痛透发一段。而作者又为同姓，愈觉感喟苍凉。（此批“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常战慄不敢讳亡，孔子所谓‘无常’，盖谓此也。”）

节族与《外家封事》“陛下为人子孙”一段政同，特此无其哽咽动人耳。（此批“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臣窃为陛下羞之。”并及《极谏外家封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批语

一折用硬顶、紧接，最觇能事，非文境极熟者不能。譬如庸手当此，便用虚字转，云：“且即从皇太后而言之”云云，则气势音节去此天渊矣。（此批“……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刘子政《上星孛奏》批语

盖自科学日进，而变异之事一切可以前知，而纬谶、占验之学大失根据，此旧学一大革命也。且由是而天人相与之际，旧说渺不足凭，世间所有宗教失其尊严。“临下有赫”之言不为一世人之所崇信。由是善者知多福之由于自求；而小人以祸淫、福善为不必然，人欲乃以大肆。（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匡稚圭《论治性正家疏》批语

法祖、治性、正家三义。（此批总评全篇。）

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疏》批语

既得于性，复加以心，到底是怎么讲？（此批“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

稚圭所说，此两言最善，朱晦翁取之，有以也。（此批“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

贾让《治河奏》批语

独淇口河出平地不多，故可多张水门。（此批“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隄，多张水门。”）

杨子云《谏不受单于朝书》批语

吾以为最似淮南《谏伐闽越书》，意者淮南、子云皆拟信陵《谏伐韩》耶？（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论佛骨表》批语

即此古帝王年寿一事，假使古史传信而有徵，即为旷世希有之事。夫物必有其所以然，此诚何因而臻此盛耶？吾国学者视为固然，不加寻究，又可惜也。（此批“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

韩退之《禘祫议》批语

盖献懿之所以得祭者，以庀立九庙，二祖犹在坛墠之位耳。不然，则献懿宁无父、祖？（此批“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

祖以孙尊，孙以祖屈。”）

柳子厚《驳复雠议》批语

似较退之模稜为胜。（此批篇首姚鼐按语所引海峰先生之评论：“子厚此等文虽精悍，然失之过密，神气拘滞，少生动飞扬之妙。”）

欧阳永叔《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批语

吾谓世之昏乱，其病根尚不存于人主之好疑而自用，而恒由于其人之暗弱，而私欲次焉。盖主术无他，存乎知人、听言而已。不幸知圣贤者，必其人之自为圣贤，而能纳忠言至计者，必其人之明智。今其人既暗且弱矣，则往往极明之理且不必知，即幸而有知，又无力焉以见于行事。此古今乱亡之君，所以其暴虐者反少，而愿悫者恒多也。若夫私欲，则上圣而外，人而有之；但使能求其久大，无见其卑小，则其人犹足与计事，而共功名也。（此批“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

何不云：宰相不但非言者所能逐，且亦非人主之能去。去宰相、逐宰相者，宰相一己之过恶耳，于言者何与焉？（此批“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而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

曾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疏》批语

“帝”字似当从后仁、英二宗例，作“宗”，与上之太祖、太宗殊。（此批“所以为帝真宗。”）

苏子瞻《上皇帝书》批语

必如此言，则人道至今犹草衣木食可也。只缘一争，出言遂不暇省是非如此！（此批"昔子产禁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

此说固有理，然考之中西历史，亦不尽然。夫为政，惟问能审时机否耳。刚果固有危者，而以暗懦亡国者，尤比比也。汉高、唐太皆刚果人也。（此批"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三司者，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使。唐制：户部掌纳，度支掌出，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别置盐铁转运使，以掌山泽之入与督漕挽之事。中世用兵，以宰相领其事。后唐明宗以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以一大臣总判，号判三司。宋因其名，有三司使，权亚宰相。（此批"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司。"）

此数语却是专制隄防。（此批"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

如此自是持平之论。（此批"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

此是确论，故为政者非万不得已，不宜遣使。以下皆不刊之论。

(此批"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桓帝……出于无术，行此下策。……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大抵国家经数十百年之无事，人才常有壅滞之忧，是以冒进之人莫不喜劝朝廷立事。盖不如此，无以开幸进之门故也。由是必轻侮老成，纷更法度，小人蝨于其间，而乱亡之祸至矣。前清光绪末年，人人皆言变法，自军政、财政、学政，莫不有新设之局司。而少年游学东西，归名其母。迨资政院设，而国亡矣。又德国自胜法之后，实业大增，国财殷富，而户口骤加。国俗尚武，年少军官非战无统兵升转之望。甲寅，以奥皇子被戕之衅，群哗主战，遂成亘古未有之兵灾，而德且将坐此亡国。(此批"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此两语真不可解。买卖本通行之事。买者既先期付钱，何卖者乃后期而取直耶？夫人欠者则必欠人，买则先付人钱，卖则后取人值，即有一二，岂可通行？(此批"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付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

"设官置吏，为费已厚"，却是实事，官办之通弊也。(此批"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薄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

而得？”）

所论者水利、雇役、青苗、均输，至于保甲、保马则所未及。”（此批“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元气”二字，到底是何物事？（此批“人之寿夭在元气。”）

此说与前所谓“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得无矛盾？（此批“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徼幸自名，则不得者必皆以沈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东坡文字，其精能处只是透切动人。（此批“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批语

何以举成数？意有误也。（此批“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

论专制君主之兵固宜如是，然非所论于列壤争存之世。当此之时，而民畏懦不竞者，未有不为奴虏者也。然用兵终以“不得已”三字为正法眼藏，凡不得已而战者，皆义战也。主国家有民人者亦常为其不可胜，而俟其不得已可耳。不然，虽胜犹危。（此批“臣闻好

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

苏子瞻《上皇帝书》批语

羽都彭城，自古以为失计，今引以为证，所谓推波助澜，非笃论也。文人之病往往如此。（此批“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

自此以下皆所设施。（此批“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开北行之禁，以便诸冶，然后使冶十人籍官训练，以保卫利国监，固徐门户。（此批“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击刺……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

修楼橹，增守兵。（此批“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

募石工以采石甃城，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批“臣欲

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

自请留任三年，以徐守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此批“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止逃军，以清盗源。而禁将吏贷钱禁军，又所以清逃军之源。（此批“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

重郡守之权，给钱以资办公。重其权者，听法外处置，不劾失入也，而给钱在使为官酿。（此批“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阔略其小……听法外处置强盗……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得以酒予之。”）

可见吴、楚、闽、蜀之人，其轻薄由来旧矣！（此批“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傑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

其尤重者，在广登进之路，使豪杰之不能以科举自达者有以进取，而不流于为盗。又废鞭挞，以长养人才，使士无勇扎自弃；而朝廷则督荐举、擢尤贤，以鼓舞之。（此批“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

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滑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札子》批语

复案：西教谓宇宙真神独有上帝。天为清虚，地者行星之一，皆为形气中物，不足称神。观三代以前，称天略地，微考其意，亦谓天地有神，则上帝兼之，不须分立而已。至山川，转以分著，而人意有属；大地则以周遍，而因以相忘，是故地无专祭。总之，三代以前郊祀之理，与一神之说为近耳。（此批“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

疏明驳议主意，而其意尤重第二。子瞻自介甫变法之后，以墨守与之反对，故为论如此。笃而论之，即分祭天地，亦无大谬之处。故后代，圜丘、方泽，终为分而不合也。（此批“夫分祭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惟享此祭，累圣相承，惟用此礼……三也。”）

此说至陋。（此批“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语

全篇间架大抵谓：言变法必赖人才，时事难为，正坐人才之少。人才由在上之陶成。陶成不外教、养、取、任四者之得其道。今之教、

养、取、任，未能得其道也，故人才乏。苟欲陶冶成之，则必留神于向者之四事；而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又必勉之以至诚恻怛，断之于吾心，而无夺于侥幸者之邪说。虽至征诛，不可以已。虽有文王之为君，孔子之为相，其所为者如是而已。（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人才不足为通篇主脑。（此批“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此“故曰”二字无根。（此批“故曰陶冶而成之者。”）

执此篇之言以勘今世诸文明国之所为，则其用意、操术之异众矣。盖此篇所谓陶冶人才者，凡以为国家之用而已，凡以为人主之所取任而已。而今世文明国之所为不然。彼谓人道有宜完之分量，而人群以相生养而存。非教则无以合群，非学则无以完为人之量；是故教育者，欲人人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已耳，非必拔植其躬以为人才、以为国家所官使，而修政临人也。顾就令为此，将其人不过为通功易事之一涂，于以善其群之相养、相生已耳，未见其于余民为独重也。国诚不可以无士，而无农商工贾焉，亦未见其能国也。苟谓士之所为，礼乐政刑，方有事于教、学，而农商工贾之业，凡所以善其事者，有待于教、学，尤无穷也。然则一国之民既莫不待教矣，而养之、取之、任之者又谁属也？是故今文明国之于民也，教与养所同也，而取、任之道归之众举，视功给禄，无所谓饶之以财，器与名俱，无所谓约之以礼，而法之所施，上下平等，则裁之以法者，固不仅于士而后然也。惟中国以专制为人群惟一无二之治体，其所以为教化者，遂与今日文明之治无所往而恰合。若此篇所云云，其于士也，政不异欧洲三百年前之所以待宗教之徒，其于人群之进步，虽为之綦久，犹无功也。自庚子以来，中国废科举、

立学校，而责人才于斯，大抵取法西国；然不知其本原之甚异而不同，故愈益为之而弊辄见。呜呼，可忧也已！（此批总评全篇。）

以“至诚恻怛思念而行”透下“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此批“人主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

突厥之焚书也，其说正如此，舍《哥澜经》而外，皆异说也。（此批“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

课试所为仅能及此，不必訾也。（此批“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此真为书所证。（此批“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严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其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

资序易见而才具难知，固无足怪。（此批“天下之人，亦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

公所言如此，然他日当国，亦未闻于陶成人才之道有如何特具

手眼之处，不可怪乎？（此批“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

申明所以注重成才之故。（此批“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成天下之才是全篇目的。（此批“虑之以谋……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王介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批语

于本朝祖宗提出仁宗单叙，以身所亲见之故。（此批“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

先述德行，后著功效，所以百年无事之故即此晓然。其文成法立，独开生面，可谓精能之至者矣！（此批“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公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

王介甫《进戒疏》批语

秦以后，法度思想最多者，介甫一人而已。（此批“盖以谓不淫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

说得恳至动人。进戒之言固宜如是。（此批“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伏惟陛下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泽，则岂非可愿之事哉！”）

苏子瞻《对制科策》批语

论移民，不及“经费”一语。书生之论往往而然，所以都成废话。（此批“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

此等论说，至今真成无用，可一炬也。后生每以此而易视先儒，又是过失；使汝辈生于古人之时，尚不能为此说。物理之明，时代为之，与汝曹何与乎？（此批“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永思其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此议与日后说全相反。制科人习气，但求有言语塞责而已。此其所以不足贵也。（此批“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其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

亦傅会语。（此批“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

今之总理内阁，常兼财政，正与此同。（此批“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穀，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穀、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

交通便，则二政皆举。（此批“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

此虽美言，然未必利，只问所谓某者何如人耳。今所谓民国，众矣，果皆治乎？殆不然已。（此批“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

苏子瞻《策略·一》批语

说得恁地容易，真成戏论。（此批“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

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

“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此语吾解之。甚么叫做“有可忧之势，无可忧之形？”吾所不解。意者以已然为形，而将然为势欤？（此批“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

既已恍然不乐，则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岂能举无以异于常人？（此批“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苏子瞻《策断·中》批语

分兵数出以肄西戎，为此一定之计。（此批“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

管子之说亦不尽是。萃全力以攻敌之最坚，坚破，则瑕者望风靡矣。后世拿破仑及德人用兵，皆循此法。攻瑕虽济，坚者不必动也。（此批“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

管子言坚瑕，不言强弱。坚瑕、强弱，固自有辨，须知。（此批“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

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

“恃大”、“知小”二语，说得“甲午”事出。（此批“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大国而不用其所长，使小国长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哉！”）

今日中国与欧、美商战，其患正复如此。故非保护税法行，仿造洋货，必败之道也。（此批“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之。”）

苏子瞻《策断·下》批语

仅以无法言戎狄胜数，亦未甚合。戎狄之所以胜，亦必以法，特简易耳。有约束，有部勒，有号令，非是能为战乎？吾谓凡野蛮之所以能败文明者，皆在久安法敝之后，所谓腐败，如前策《教战守》一篇之所云云。习马、操弓、幕天、席地之民，穰穰麕至，以乘城郭、耕凿、久安忘战之众，其胜负固不待交绥决矣。自火器盛行之后，其事大反。今日战事，大抵法周、民巧，而早为之备者，而后有胜算之可操。巧力均，仍决于众寡。用众之待法益殷，无法者不能有幸，明矣。（此批“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

烽燧，远斥候，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弃，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

此自以意为文，不必当时情事真实如此。苏家议论有离有合，不可不细别。读者赏其文辞，多为所误，极害事也。（此批“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儁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

此文便学孙武，所言稍涉茫昧。所谓形、势、气者，亦非力厚，何由得之？（此批“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备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

苏子由《君术策·五》批语

此篇以稍遂民意为主意。（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此即政党根苗。（此批“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为敦厚，默默以为忠信。忠臣义士之气，愤闷而不得发。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轻进，喜气而不慑者，皆乐从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顾，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从事于此矣，然天下犹有所不从，其余风故俗犹众

而未去，相与抗拒，而胜负之数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溃溃，而不知其所终极。”）

光绪、宣统之间，正复如此。（此批“譬如东汉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张俭之党，慷慨议论，本以矫拂世俗之弊。而当时之君，不为分别天下之邪正，以决其气，而使天下之士发愤而自决之，而天下遂以大乱。”）

所谓革命风潮。（此批“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亦将顺流奔走，奋迅悦豫，而不暇及于为变。苟其潴畜浑乱、壅闭而不决，则水之百怪，皆将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

苏子由《臣事策·一》批语

二者所争非公私耶？（此批“天下有权臣，有重臣，……权臣之所为者，重臣之所切齿，而重臣之所取者，权臣之所不顾也。”）

凡重臣之存立，必有两因：一曰明主在上，知其利国，能优容之；次则昏庸之君，虽欲去之，而羽翼既成，势不可去。故曰：重臣不待天下归己。非笃论也。（此批“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归己。”）

宋宰相之权已重，故伊川有“系天下安危”之说。明代君上多不足言，其治乱亦系于阁辅，故光、熹稗政蝟起，尚未亡国，至怀宗累易相臣，明社遂屋。至于前清，乃无宰相，军机之位，一胥吏足以居之，故末年亦坐是不振。使光、宣之间有一重臣，其亡不如是之易也。大抵治制无全美者，用其所习；而救弊补偏，斯为得耳。（此批“后世之君，徒见天下之权臣出入唯唯，以为有礼，而不知此乃所

以潜溃其国；徒见天下之重臣，刚毅果敢，喜逆其意，则以为不逊，而不知其有社稷之虑。二者淆乱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丧乱相仍而不悟，何足伤也……臣愚以为凡为天下宜有以养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缓急之间，能有所坚忍持重而不可夺者。”）

苏子由《民政策·一》批语

难得说得不腐而实可行。（此批在篇名下，总评全篇。）

苏子由《民政策·二》批语

此说却大谬，以孝悌为利禄之涂，则矫情、诡行，靡所不至，天下尚安得有完人耶？（此批“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欤？”）

《范雎献书秦昭王》批语

画处语气、义理，皆不相接。雎所云者，听言也。而乃以综核名实作冒，岂有当乎？（此批“臣闻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1]。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

“然则”下二语亦极钝置。（此批“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

---

① 严复所批《古文辞类纂》原本在此处有一横划符号，批语中所说“画处”即指此处。

厚国家乎？”）

此数语亦皆空廓无著，所谓泛辞浮说者也。（此批“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

《范雎说秦昭王》批语

开头亦近歆动自媒，若遇多疑之主，败矣！（此批“臣闻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疎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

《周䜣止魏王朝秦》批语

喻固佳，而以发悟当前之事，却迂而不警，短长家颇有此病。（此批“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周䜣谓王曰：宋人有学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学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学者将尽行之乎，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学也将有所不行也，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愿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为后。”）

至于此喻，则奇警矣！（此批“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许绾为我祝曰：入而不出，请殉寡人以头。’周䜣对曰：‘如臣之贱也。今人有谓臣曰：入不测之渊而必出。不出，请以一鼠首为汝殉者，

臣必不为也。今秦，不可知之国也，犹不测之渊也，而许绾之首犹鼠首也。”）

《蔡泽说应侯》批语

自此以下，所谓“急与之搏力，不敢暇”，秦汉从衡家文字多如此。（此批“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故天下承而不绝。”）

《魏加与春申君论将》批语

古人谓为而未卒之功曰“业”，故孟子有“业屦”一说。伪重谓之“孽”，中庸“必有妖——疏。又《史记》张良“业为取履”，注——本先也。（此批“更赢曰：此孽也。”）

韩退之《送董邵南序》批语

此等文以后之俗手摹习者多，遂使人望而生厌。后生家必不可再蹈窠臼。（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送王秀才含序》批语

结穴亦不可效。（此批“今子之来见我也，无所挟……于其行，姑与之饮酒。”）

韩退之《送杨少尹序》批语

只取一古事比方，无他谬巧。文家以此为最上乘，竭力尽气追之，此所以成无出息文人。（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送郑尚书序》批语

此首真合作矣。(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送徐无党南归序》批语

说殊未圆。夫颜回之修于身而不朽者，亦赖有言与孔子数数称道之耳。徒陋巷、曲肱、饥卧，谓身修者遂可以不朽，其然，岂其然乎？(此批“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千百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批语

造句属辞有奥涩之趣，固稍拙滞。(此批“今一日辞事，返其庐，徒御散矣，宾客去矣……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穷闾之间。如此其于长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歉然于心邪？”)

苏明允《送石昌言为北使引》批语

顺甫云然，盖以二序皆为使外国者作耳。(此批篇首明代茅坤之评语：“文有生色，直当与昌黎送殷员外等序相伯仲。”)

明允言此，胸襟固未为陋。昌黎似此之言亦多有，谓“必不然”，信乎？(此批“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之外……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鼐按：此明允胸襟陋处，昌黎必不然也。”)

秦始皇《初并天下议帝号令》批语

所破灭者七国。凡六王、一太子。（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平淮西碑》批语

“其无用乐”下用直接。（此批“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

韩退之《南海神庙碑》批语

“他名之税”，正税以外者也。（此批“尽除他名之税。”）

沙汰冗员也。造句可玩。（此批“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其女子可嫁，与之钱财，令无失时。”）

韩退之《乌氏庙碑铭》批语

所封乃昌化郡王右领军使，非郡王也。（此批“封昌化郡王右领军使。”）

苏子瞻《表忠观碑》批语

以表文为序，机杼甚合，即序亦纯西京音节，文从字顺极矣。（此批总评全篇。）

周朝事从略，得体。（此批“谨按故武肃王镠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破刘汉宏……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显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至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始终。”）

前叙通德，总后立特功，辞气甚厚。

二证皆恰合。（此批“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至此皆谨按之辞，以下乃所请。（此批“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寺曰妙音院者为观……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

韩退之《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批语

以下详其所以起家。（此批“公少依舅氏……遂自大理评事拜工部尚书，代逸淮为宣武军节度使。”）

以下历叙生平大事可纪述者。记朝京师，凡六段。（此批“当此时，陈许帅曲环死，而吴少诚反……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积不垣。”）

以下饰终。（此批“册拜司徒兼中书令……以长庆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赠太尉，赐布粟……明年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

总赞。（此批“公先事候情，坏其机牙，奸不得发，王诛以成，最

功定次，孰与高下？”）

旁及子弟。（此批“公子公武与公一时俱授弓钺……于时弟充自郑滑节度平宣武之乱，以司空居汴。”）

以虚结实法。（此批“公之为治，严不为烦，止除害本，不多教条……故无敢犯者。”）

韩退之《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批语

凡传志，最难在写出其人特色，如此等文，不许后人依傍一字也。（此批“君天性和乐，居家事人，与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尝变节，有所缓急、曲直、薄厚疏数也。不为翕翕热；亦不为崖岸斩绝之行。俸禄入门，与其所过逢吹笙、弹筝、饮酒、舞歌、诙调、醉呼，连日夜不厌，费尽不复顾问，或分挈以去，一无所爱惜，不为后日毫发计留也。遇其空无时，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设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为辞谢。与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尝见其言色有若忧叹者。岂列御寇、庄周等所谓近于道者耶？）

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批语

此文如连环锁子甲，凡遇后段将有所开，必于前步先有引伏。此段与下“居间”一段，皆为后挥地步。（此批“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儁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坐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所重本在文章，然不胪列政迹，终嫌脱漏，故先述得州，而留

刘、柳交涉一事所后步。(此批"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另提得州时轶事,为后大开张本。(此批"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

气盛言宜,韩文之秘,取此等文字熟读之,自知所谓。(此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韩退之《李元宾墓铭》批语

若易"寿也者"以下十八字为"寿何足慕?夭何足恶?"不知可否?更深求之,则若云:"何所爱于其人而寿之?何所恶于其人而夭之?凡若是之主宰,实皆吾所不知。"此十八字固可作两义观也。(此批"寿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恶。")

欧阳永叔《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批语

此文精神全注后幅,盖边政党论动关国本故也。而"自公坐吕公贬"以下一段尤为脉络关会。苟此去之,全体都废,无怪作者恨恨也。(此批总评全篇。)

以上叙世系履历。(此批"……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 为吴国夫人"。)

以上节概。(此批"……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以上立朝风采。(此批"……明年吕公亦罢。公徙润州，又徙越州。")

以上边略。(此批"……累迁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以上将略。(此批"……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

以上范、吕交涉，而为国是所系。(此批"……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

以上晚节及党论之中于国家者。末乃以饰终及其余行作结。(此批"……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欧阳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批语

以上缘起世系。(此批"……此其所以志也。")

以上自起家至为相。(此批"……三年，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以上遭时。(此批"……故天下至今称为贤宰相。")

以上用人。（此批“……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荐者。”）

以上言论。（此批“……由是获免者众。”）

以上晚节及子孙。（此批 “……诸孙十四人。”）

以上内行。（此批“……诏配享真宗庙庭。”）

欧阳永叔《集贤校理丁君墓表》批语

从夺官著作意。（此批“失守，夺一官。”）

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批语

从孝行著笔。（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石曼卿墓表》批语

用提笔在前，全伏后段。此即望溪指其章法变化处。（此批“自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于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以及篇首评语：“方侍郎云：章法极变化，语亦不蔓。”）

结段加一咏叹，无限低徊，而文情与之俱永。（此批“呜呼曼卿……其可哀也夫！”）

欧阳永叔《永春县令欧君墓表》批语

此篇从“道同穷达异”著笔。（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右班殿直赠右羽林军将军唐君墓表》批语

此文纯从封赠下笔。(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批语

此铭特佶屈。(此批篇末之铭文:"圣既殁经更战焚…… 有考其不在斯文。")

欧阳永叔《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批语

此等叙次皆极有法,不可不著眼也。(此批"公讳颖,字孝叔……其治尤难者若是,其易可知也。")

意殁者当时必受嫌疑口语,故于志中,铭中皆急为分析如此。(此批"初,皇考侍郎为许田令时,丁晋公尚少,客其县。皇考识之曰:'贵人也。'使与之游……及晋公败,士多不免,惟公不及。"以及篇末铭文。"禄则自取,于取犹少。")

六一之文有二长技,一曰感喟,此世所尽知者;一曰综叙,此世所不尽知者。而二者实皆得之于子长。(此批"欧氏出于禹……封之乌程欧阳亭者为欧阳氏……及公,遂迁荆南,且葬焉,又为荆南之欧阳。呜呼!公于修,叔父也。铭其叔父,宜于其世尤详。")

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批语

娶妇得此,自是人生幸福之极,顾所可言不过如是。(此批"谢氏生于盛族,年二十以归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敛以嫁时之衣。甚矣吾贫可知也,然谢氏怡然处之。治其家有常法……其所以能安居贫而不困者,其性识明而知道理多此类。")

铭亦敷衍（此批篇末之铭文："高崖断谷兮京口之原……何必故乡兮然后为安。"）

王介甫《给事中孔公墓志铭》批语

先标事实，后加注考，遂觉用笔如利刃断麻。试入他人之手，闭目思之，不知此数行中当有多少葛藤。（此批"尝知谏院矣，上书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得罪然后已。"）

既出复入，既入复出。事既委折难叙，况益以所以然之故，作者只以数行了之。不但斩截峻洁，难得神采焕发如此。（此批"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度公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几，果复召为中丞。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坐狱，语连大臣数人，故移其狱。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见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与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为此，而执政又以谓公为大臣道地，故出知郓州。"）

此篇三"尝"字、两"盖"字、两"果"字、两"故"字，皆极可玩。（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画记》批语

欧公自能为此，东坡以所传为妄，未为不知言也。（此批篇首之评语："方侍郎云：周人以后，无此种格力。欧公自谓不能为，所谓晓其深处，而东坡以所传为妄，于此见知言之难。"）

韩退之《题李生壁》批语

此意已古，不可复见，假令今人更作如是语，世人当云何？（此批"是来也，余黜于徐州，将西居于洛阳。汎舟于清泠池，泊于文雅台下；西望商邱，东望修竹园；入微子庙，求邹阳、枚叔、司马相如之故文，久立于庙陛间，悲那颂之不作于是者已久。"）

柳子厚《游黄溪记》批语

学《西南夷列传》，固自不嫌其似。（此批总评全篇。）

子厚自记当时所见者如此，语与《山海经》同，无害也，何至遂为无谓乎？（此批"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鼐按：朱子谓《山海经》所记异物有云东西向者，盖以其有图画在前故也。此言最当。子厚不悟，作山水记，效之盖无谓也。后人又有以子厚此等为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

柳子厚《永州万石亭记》批语

数语可以状书，虞礼书谱不能过也。（此批"步自西门……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门，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

柳子厚《钴鉧潭西小邱记》批语

高人胜士所有乐于丘壑者，意皆在此。（此批"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潜潜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柳子厚《石渠记》批语

著此等评语，颇嫌无谓。夫子厚诸山水记何一非清冽者？乃以

是篇独蒙此目?特识耶?将以开后学耶?重作者耶?吾诚不解其著此一行之何用也。夫亦可谓无意识者矣(此批篇首之评语:"茅顺甫云:清冽。")

柳子厚《小石城山记》批语

凡人意之所予夺,彼此皆人也,非天也。天不可知,既接以人,则皆人而已。(此批"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零陵郡复乳穴记》批语

"令人而乃诚"句不可解。(此批"今令人而乃诚,吾告故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游讌南池序》批语

此文纯是唐调,宋贤不为此矣!(此批总评全篇。)

"次臣湘中为顑颔客"句颇冗弱。(此批"夫岂赵趄湘中为顑颔客耶?")

柳子厚《序饮》批语

"促数"尚可解,"纠逖"则不知何谓矣。(此批"有以促数纠逖而为密者。")

李习之《来南录》批语

"卢"、"又"二字岂连文耶?(此批"召医察脉,使人入卢又。二

月丁未朔,宿陈留。”)

如此文,吾真不识其所以为佳。适用耶?悦情耶?可谓两无取者矣。必使后人有考,系之以表,明晢多矣。(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岘山亭记》批语

夫俗亦何调之有?所谓俗者,习见、窠臼,一也;钝置、冗烦,二也;为文当避此二者。果若其宜,则亦不必避俗也。(此批篇首之姚鼐按语:“欧公此文神韵缥缈……而‘其人为谁’二句,则实近俗调,为文之疵类。”)

欧阳永叔《真州东园记》批语

当八股未废时,此文为士子所烂熟,亦以其声调谐美,于时文为宜而已。(此批总评全篇。)

欧阳永叔《浮槎山水记》批语

“浮槎”与“龙池山”句,当易为“龙池”与“浮槎山”,皆庐州界中云云,方合。(此批“浮槎与龙池山皆在庐州界中。”)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批语

吾国之学,即在古昔盛时,所教者亦士而已。至于馀民,未闻其设学以教也。至于所学问,外之则临政、治人之方而已,内之则求为识明、气充,各学其性而已。故其成才也,高则道德、性命,次则法政、措施;其所谓天地事物之变者,又皆符于陈言,而未必皆真实。如是而以辅世长民自居,贵贱之势既分,而进德、利用、厚生之途遂隘。呜乎!盖当其盛时,而衰弱之机固已伏矣!(此批“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

《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社、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光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今夫法之行也，必有其所以行；而政之废也，亦有其所以废。自三代之衰，学者慨慕古初，其贤者莫不以复古为己任，然而卒不能者，非必俗之不善也。民生降繁，世事日新，虽欲守其初，其势有必不可得故也。当此之时，脱有圣人，固当随时以为之今，不当逆流而反之古为得。其道将以日新。惟其不然，使宜进者反以日退，而暴乱从之矣。此真吾国学者之大蔽也。（此批“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馀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曾子固《筠州学记》批语

与“其守不足”一语稍不相应。（此批“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今之选士用文章，故不得

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

此数语意亦未畅。（此批“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批语

小工程耳，而利大如此，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此批“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还渠中……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馀顷，至今千有馀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馀粟散于四方。”）

杨子云《荆州牧箴》批语

然则桀之为名，有同号谥，其自名则帝癸也。泉唐夏穗卿言：尧、舜、桀、纣皆号，非名。且著文、质二家之异。如尧者，高土，质者之美也；舜者，苕华，文家之美也；桀者，枯木，质家之恶也；纣者，乱丝，文家之恶也。姑录之，以广异闻。（此批“亦有成汤，果秉其钺，放之南巢，号之以桀。”）

杨子云《豫州牧箴》批语

“州”、“巢”、“平”、“营”为韵。（此批“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带蔽屏营。”）

杨子云《交州牧箴》批语

交趾，自周至唐，皆隶版图，自宋以后，遂成荒外，乃知中国之烈，自天水所亡多矣。（此批总评全篇。）

韩退之《好恶箴》批语

“好恶”，谓交友向背也。（此批总评全篇。）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批语

颍川荀彧。彧从子荀攸。清河崔琰。燕国徐邈。颍川陈群。沛国夏侯玄。群子陈泰。瑯琊诸葛亮。襄阳庞统。零陵蒋琬。巴西黄权。庐江周瑜。彭城张昭。临淮鲁肃。瑯琊诸葛瑾。吴郡陆逊。吴郡顾雍。会稽虞翻。（此批全篇）

景差《大招》批语

北朝呼鲜卑为白虏，盖白种也。何愿船《朔方备乘》谓鲜卑即今之锡比利亚，音之转也。读此，则知其名与匈奴同古矣。（此批“小腰秀颈，若鲜卑只”。）

《庄辛说襄王》批语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二者有今人所谓积极、消极之异。（此批“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枚叔《七发》八首批语

写精神病至到。（此批“纷屯澹淡，嘘唏烦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

东方曼倩《答客难》批语

何、姚二注似不相容：何以前段为说武帝，姚以前段为说己之不拘小节而求自得。二者孰合作者之意？以余观之，姚说为多，何义大妙，然恐未必是当时意也。（此批“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意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同时批及本段前姚鼐注语：“上既云当修身矣，而东方行事乃如有遗行者，故此下复言己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节；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尤不能识之。”与本段后姚鼐转引何焯评语：“何屺瞻云：本望武帝知之不尽，反言明有所遗者，君道固然。”）

此文独出，当时固自无两。迨《解嘲》出，逊其瑰丽矣。玉辂虽行，椎轮固自可贵。（此批在篇末，总评全篇。）

司马长卿《上林赋》批语

灞、浐、泾、渭、酆、镐、潦、潏，共为八川。（此批“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

鱼鳖即令有声，亦何至于欢？“赋丽以淫”，正谓此耳。（此批“鱼鳖欢声”。）

文成，辽西县名。“颠”，即“滇”字。（此批“文成颠歌”。）

司马长卿《哀二世赋》批语

篇于赋为最短，且入题在最后幅，前半乃通常登览语，创格也。(此批在篇首，总评全篇。)

司马长卿《大人赋》批语

此段能写乘龙登天气象。(此批"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

区中隘陕正应起语。(此批"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

司马长卿《长门赋》批语

"人"、"亲"两韵似是懈笔。(此批"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以下层次自极分明：修具望幸，登台而望，下台步宫，黄昏望绝，由堂徂房，援琴写愁，颓思就床，梦而后觉，起而视夜，天已复明。后世写闺怨者，罕能出其范围也。(此批"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

司马长卿《封禅文》批语

姚评固当，第吾不解长卿于启手足时作此何意也。人之将死，

固无取于贡谀，而亦何事于诙谲如东方生也哉!(此批篇首姚鼐所采评语:"董坞先生云:封禅文相如创为之。体兼赋颂，其设意措辞，皆翔蹑虚无，非如杨、班之徒，诞妄贡谀，为蹠实之文也。通体结构，若无畔岸，如云兴水溢，一片浑茫骏邈之气。观杨、班之作而后知相如文句句欲活。")

似尚未入夸汉意。(此批"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

文意似谓:必得符如周，方可言封禅。而解者翻谓汉之得符已过于周，而不敢封禅，进让之道所以爽也。两说又似皆可通，盖下语之时，特为恢诡如此。(此批"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进让之道，何其爽欤?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譓。……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陛下谦让而弗发也。'")

直是篇终接混茫，作无归宿语。(此批"遂作颂曰: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祗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

杨子云《解嘲》批语

入此四语，以收前半幅，盖文势至此须少住也。(此批"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

韩退之《释言》批语

此篇收之辞赋，似不类，当入之杂著中。(此批总评全篇。)

政治讲义*

自叙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明之世，波兰人歌白尼，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岁岁绕日，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即日亦非常静不徙者。群从围绕，太阳居中，以空游悬行，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伟哉科学！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已，积虚而已，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乎！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

---

* 《政治讲义》，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中全录此书，係根据严复四子严璿家藏稿本排印的，文字和商务本略有不同，但错字较多。今据商务本排印。商务本中之明显错误和不妥处，据新加坡本校改。本书所译人名、地名，今参照新加坡本，将原名附后，以便读者。

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骛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

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俟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

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阁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

《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

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 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 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 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 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 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土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祠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种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 state 是已。

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

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

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

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

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二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考求政治涂术，所与古人异者，尚未切实发挥。其讲义曾经刊列报端，诸公取而观之，足以补助遗忘。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不外数条：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凡此皆前会要旨。诸公于此三者，果克了然，前夕与会，可谓不虚。

政治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

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今国家为物，既为人类所同有，其无有者，大抵地球贫瘠之区。如亚剌伯之游牧，苏格兰之山部。诸公能言其所以同有之理欤？

然则我辈今讲政治，不当如古人之法，但就本己所属之国家言之，亦不宜但取一切文明之国家言之，而置蛮夷社会于不论。夫论政治，但取己属之国家，此法不独中国古人用之，即西国古人言治，最早如柏拉图、雅里斯多德，无不皆然。如政治学西名波立狄斯Politics，此名即雅里氏所立者。其中所论，皆当时希腊所现行市府体制。其所分之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Polity，亦皆就市府之所有者言。十八世纪以前，西人言政，无出其范围者。时至今日，政法不同，决非雅里氏之说所能尽。是故仅就本国，及但取文明国而论者，其内籀之所资已狭，立例恐亦不精。而天演阶级，亦恐难见，不如通而论之之为愈也。

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故古今社会，但成团体，便是吾人所不弃者。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至于分别之余，且将见程度高者居其少数，而程度低者常居其多数也。

然而区分类别，其界画又不可不严。盖既称国家，则必有国家之实。而所谓国家之实，必细论详审，而后得之。夫谓同国之民，无异同种，而国家即可作种族观者，此其说误也。试入英、法之境，其中非种之民，不可数计。而英、法国家，可于其身，责取无穷之义务。然则国非种族明甚。但将谓今之国家，无分种族，直无异商业之公司，以保护利益而后合。且其为合，纯由法典，无天属之可言，此其说亦非。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然则国家非非种族又以明矣。惟其非种族，非非种族，故虽今世文明大进之国，言其形质，实与古时草昧者同科。何则？当

日草昧种人亦是大众聚居，生死相守之团体。其为战也以众，其为治也以众，且其中亦不尽同一血统之民，以有奴虏降人，有占藉，其非种族，非非种族，亦与今日之诸国同也。

前会讲义所发明者，有最要之公例，曰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龉龁。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

---

① 原文如此。

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

试举论之，则或曰国家所以抑强扶弱，杜奸欺，锄顽梗者也。或曰所以持人与人相将之公道，而平其不平者也。或曰所以御外侮而以存其群者也。或曰所以达一切众祈之目的者也。或曰所以扶植民德期于刑措郅治者也。或曰为最多数之人，求最大幸福者也。而最后一家，知种种目的，往往徒存虚愿，则敛其辞曰：为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至于扶植民德，演进文明，此等事任民自为可也，不必为大匠斫也。其为殊异如此。

彼盖不知有二问题之异。一曰既立国家，宜以何者为目的也。一曰历史所前有之国家，尝以何者为目的也。夫讲政治，而问国家宜以何为目的，谁曰不宜，谁不知其所关之重要。但当知此

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绝然殊异。且自吾党言之，其第一问题竟是无从作答。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故吾尝谓中国学者，不必远求哲学于西人，但求《齐物》、《养生》诸论，熟读深思，其人已断无顽固之理，而于时措之宜，思过半矣。

吾党今日，姑勿问国家之目的为何，且与观察事实，而问所已见于历史者为何等。果使从吾此说，将数时之后，自不敢发此等空论。不见彼治生理动植诸学者乎，一人一兽一草一木之生，方其治之，未尝问此人此兽此草此木以何者为目的也。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故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听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

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他学开手之事，皆以分类为先。如几何，则分点、线、面、体、平员、椭员。治天学，则分恒星、行星、从星、彗孛。政治学之于国家，何独不然，雅里斯多德之为分也，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由此言之，正不知类别国家为难为易，诸公试为我猜之。

类别有生之物，所以难者，以其物大同而又有无穷之别异。常

语谓形体心性，无两人正同者，此言确矣。而形体心性，亦无有两人悬隔者，此言亦确。人类如此，动植亦然。是知同类之中，其品格同异相杂，言异方同，言同方异，如此者莫若生物。无生之物，如金石水土，从无如此者。乃至形上之物，更无如此者。故形上诸物，别识最易，而无生之物次之，有生之物皆难，而机体愈繁者，其类别愈不易。然则欲知国家为物之类别难易，当先问其为生物之有机体否。今请先明，何者为有机之体。

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 Organism。其字原于希腊，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百骸五脏六腑，无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两间品物中，机官之最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犹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禽兽之为官品，与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降至昆虫草木，亦皆官品。如一草，其中必有根荄，为收吸土膏之官；必有皮甲，为上布水液之官；叶司收炭吐养，花司交合结子，是官品也，是有机之体也。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 Organism 之的译矣。

乃回视非官品物，则又如何？譬如一拳顽石，随指二部，羌无异同。即有异形，必无异用。去其一部，亦未见其非完体，不若官品，毁一支部，其生即伤，甚且因之得死。此二者之异，大可见也。

今试言国家，则其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盖国家为

物，非聚一群人民，如散沙聚米，便足当此名也。将必有分官设职，部勒经纬，使一群之中之支部有相资相待之用，而后成为国家。肢体不具，不可以为成人；法制不张，不可以为完国。所可导者，此理在西国，自天演学兴，而后其义大著。而吾国则自唐虞上世以来，若已人人共喻。试读明良喜起之歌，曰“元首”，曰“股肱”。更读《灵枢》、《素问》，则人身内部，自黄帝以来，即名藏府。藏府，政界中物也。而吾身所有，乃与同称。他若喉舌心膂之喻，体国经野之谈，盖吾古人之知，视国家为有机体，为官品久矣。是故天演最深之群，其中部分殊别，而亦各有专司。秩序分明是为礼，和同合作是为乐。彼西人有此，不独国家之大、朝廷之尊为然。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其中莫不有如是之组织部勒。其制立者，而后其事举。而其为如是之事者，其语曰 Organization 。此意犹云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得此而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禦侮。其物之生理，乃由此而发达，有以干事，有以长存于天演界之中。且有此之后，其团体之立，无异一身。故柏拉图言，人不当云吾指痛，当云吾身之痛在指，不当云民有饥溺，当云国有饥溺受之以民。诸公得此，可以悟合群之义矣。吾国自无此种郑重名词，遇此等事，但云定立章程而已。虽然，部署机关是一事，定立章程又是一事，不可混而同之也。

固知人身国体，二者亦有不尽相似之处。然国家为官品之大，则可断言。既为官品，则类别之难，将不下于诸生物。诸公骤闻此语，或致惊疑，将谓国土寥寥，何至诡质殊形，难分如此乎？则不知此日大地所有国家，言其大体则多同，审其内容者，皆不类。又况四五千年中，东西历史之所载者，禹不能名，契不能计，不仅草木禽兽然也。盖国家犹生物然，往往骤而视之，见其同矣，及乎考其演进，察其机关，其相诡真无穷尽。则当区以别之之顷，不得不于部

族之外，递于州家，且得一国制，竟不知当属何派者，时时有之。诸公若治此学，当自见也。

既云分类，则请举最古分类而言之。希腊诸子言治之书，其最为后来人所崇拜者，莫如雅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其分治制，统为三科：曰独治，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波里地。独治，治以一君者也。贤政，治以少数者也。民主，治以众民者也。三者皆当时治制正体，然亦有其敝焉者。独治之敝曰专制，曰霸政，曰泰拉尼 Tyranny ，亦曰狄思朴的 Despotlc。贤政之敝曰贵族，鄂里加基 Oligarchy 。民主之敝曰庶政，德谟括拉寺。其为分如此，顾名词沿用，至今有大异其始者。譬如贤政，乃当时最美之制。而法国革命之日，亚里斯托括，几成痛心疾首之名词。而鄂里加基之名，又置不用，实则今欧洲所呼为亚里斯托括者，乃希腊所訾为鄂里加基者也。又近世之人，几谓德谟括拉寺为最美后成之制。而在当时，则并非嘉号。今之所谓德谟括拉寺者，乃古之所谓波里地也。其美恶易位，有如是者。倘求其故，自是当日少数贵族主治，以美名自呼，而加主张民权之众以恶谥，称用既久，小民不加深考，循而用之，人意之中，同名异实而美恶乃异位矣。

不佞举此，乃著西人治制分科之常法，明其所由来，并溯变称之事实。虽然，此学日精，雅里氏旧有分法，实为无当。又俗人不知当雅里氏时代，希腊但有市府国家 Cltystate，壤地极小，如吾古之州蓼毛眀，但系独立，并无所奉之共主耳。若今世国家，则可谓邦域国家 Country state ，壤地广远，人民众多，不可同日而论也。但雅里氏至今，所犹为政治家所崇拜者，因其书所立大义，有历古常新而不可废者耳。

想雅里氏之分政体为独、少、众三科，当彼之时，自一切征诸事实，不同后世空谈。如专制独制，有北之马基顿，东之波斯。而巴尔干半岛之南，与海中小岛，各各独立国家，政权或操之少数，或散

之庶民，是以为分如彼。假使雅里氏生于今世，吾不知彼于诸国，欲为类别，又当如何？今假有人问仆，意大利依雅里氏分类，系何种国家，为独治乎？少治乎？众治乎？吾真不知如何置对。盖意国政令所出，不止一王，尚有他部，分其法柄。此种治制，雅里氏之时，固未尝有。未尝有，故为所不知。正如周、孔之法，所不可尽行于今者，亦以今世之事，多为其所未经耳，非薄之也。当时波斯只有一王，至尊无对。马基顿名王亚历山大，行令立法之际，虽尝咨诹臣民，顾无上治权，未闻其国另有何人何部，与之分执。如今西国也，至于雅典，则一切法政，必由国会 Ecclesia 额克勒糜，亦未有一人或少数之人分其权力。后世与古大异，在取三者，杂而用之。故柏来斯敦Blackstone谓英制一王二议院，鼎足治国，收三制之长，而无其敝云云。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几于无一不然。英伦至今，犹名独治，而有二议院分权，名已异实。而意大利、普鲁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皆以参用民权，亦名独治君主。而法、美两国，虽号民权独用，然国会而外，尚有沁涅特Senate、内阁与伯理玺 President 之独建于上。甚矣，论国之不可徒以其名也。凡如此者，谓之立宪。“立宪”，西文曰Constitutional。顾通称立宪矣，而君、臣、民治权轻重，随国不同。英国上院权最轻，而美之上院则至重，美之伯理玺，其权又比英王为大。夫美号民权，非俗所谓共和之制者欤？而英非向称独治者欤？乃独治之国王，其实权反不及共和之选主，此岂耳食者所能明瞭耶？然则立宪二字，又不可一概而论明矣。

或曰，近世国家，所号为文明种族者，大抵皆用独、少、众三权鼎足分治之形式。特时势与民智程度不同，则三者之中，往往有偏重畸轻之实。此与中国历代之内外权力，常分轻重正同。故无论何等立宪国家，苟察其实，则君主、贵族、民人三者，其权孰重，大都可见。然则雅里氏之区分，以大意言之，犹可用也。此其说近是，所

惜雅里氏当时本旨，在于名实相符。故必如所云，将其分法，舍市府国家，无所可用，入罗马之世已然，不必至今日也。盖罗马政制，复杂难分，不亚近代之英、法。如罗马国会曰康密沙 Comitia ，有时权力几于无上。而沁涅特之执国柄，为时常多。沁涅特则贵族也。虽然，沁涅特尊矣，又未闻有独操国柄者，下有康密沙之国会，上有康苏勒 Consul 之国尹，皆分其权力者也。考欧史，凡国权入于一夫之手者，必在非常事变之时。而独用民权者，亦必在山泽瘠小之国。大抵国家之事，有其事权，无论何国，皆属之一人者，有到处皆属诸会众者，又常有少数之人为谋谟之所出。盖人才难得，贵胄无多。凡此皆由于自然而非人意之有所偏属矣。雅里氏政权独、少、众三者之分，其可言而有用者止此。然谓得此三涂，遂足尽历史之一切国。此虽愚人，识其不然。盖国之相异不一端，非政权攸属人数少多所能尽其度〔别〕也。此如前谓市府国家，邦域国家，二制相异，效果极繁，不可忽也。市府国家，希腊有之，其风俗政教，皆至极高程度，所不足者，独国力耳。邦域国家，则近代皆是。十八世纪言治者，多不知有此区分。至于卢梭，乃以市府为太平之极制，过犹不及也。

尚有国家形式，非雅里氏三科所得赅者，则如神权国家，治柄出自教皇。夫教皇治柄，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行见夺。其中与寻常政府，殊异甚多，而历史中与之相类，可归一门者，亦复不少，若但守三科分法，将此等特别国家，必当置诸独治之列。如此，则其形式功用，皆不明矣。神权政府，所独异之性质，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此如古时犹太，受羁回国之后，即用此制。降则隋、唐间之回部，继穆护默而起之阿玛与亚利，在吾国最显者，莫若西藏之达赖剌麻。而东汉张角、张鲁，使其成事，亦此制也。此种政府，其在西国，谓之帝巫括拉寺 Theocracy 。帝巫括拉寺，执柄常以主祭大巫。盖大巫得众之后，未有不夺人政柄而立政府者，此历史所屡

见也。

右之政府，亦最重要之一门，所关于人类颇巨，言治者略之疏矣。此由雅里氏所分三门，无所可属之故。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一切。然则吾辈欲讲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第三会

祇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犹讲动物天演，不得独取有脊之类，虽蠔蚂虾蟹，乃至最初之珊虫海绵，皆难不录。然而文明与否，自是社会甚大区别。但既言文明，须考吾国所转译文明之字，西文系为何字，并当详其本义所从，始知西国所谓文明，究是何等境界。今问在坐诸公，有知文明在西文为何字者乎？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 。更问有知其字之原者乎？案其字乃与City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然则初级社会，固不可略，亦不便与文明社会，制成法立者，等量齐观。然文明非文明，二者之别，尚不止此。

夫初级浅演社会，与日后文明社会，其殊异固不一端。然所可通为经例者，则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取今世之英、法，与当日希腊、罗马极盛时代，虽种界犹存于人心，而谓其国制度，犹有家族余意者，固无有也。《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亦其证也。惟家族余意，绝不可见，故十七世纪欧洲

言治之家，有绝不知国家之由宗法演进者。至于近世，乃能明之。如郝伯思谓国家未立之初，只是强欺弱世界，必自拥戴一人为君，情愿将己身所享自由呈缴国家，易为循令守法，而后有相安之一日云云。果如此言，是未立国家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而其对于外物，全视本人力量如何，强则食人，弱则人食。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然持此说者，不止西儒为然，即中国先儒，亦复如此。故柳子厚《封建论》，有"争而不已，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等语。此与郝伯思、洛克所主，真无二致之谈，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此《通诠》中所言之最详者。当是时，即有孤弱，全为宗法保护，言其实际，殆较近世国家所以保其人民者，尤可为恃。然则未有君上之先，并非散沙，亦非无所统摄境界，实则秩序井然，家自为政。特其群日大，非用宗法所可弥纶。至今事异情迁，始则相忘其为种族，继后竟弃种族之思，如《拿破仑法典》所言是已。

顾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而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罗马，如希腊，如英、法等，莫不皆然。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即如罗马，当西塞禄 Cicero 时代，即是中国西汉末年，其去宗法日久，已与今日西国相若。故西〈氏〉自述罗马开基，乃由罗沐禄 Romulus 容纳无数逋亡盗贼，后乃劫夺妇女，各以为妻，因而生聚成国云云。此其所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后人乃传为确说。虽当时宗法遗迹斑斑可考，而今人能知之，当时人不知之也。罗马人名，例皆三字，其第二字常以 ius 煞尾者，即以著其氏族。可知当日人民，分族而居，后乃汇合为一。罗马如此，雅典亦然。试取其历史观之，由流溯源，无一不入于宗法。且五洲之中，浅演社会，至今犹有存者。即我中国，当三代以前；又如本朝，当未入关之日，是否宗法用事，诸君能

自见之，无待鄙人深论者矣。

总观前说，吾人因之而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此历史之一公例也。

宗法之关系国家程度如此。宗法而外，其关系国家程度者，莫如宗教。大抵初级国家，其中宗教神权皆极有力。国家程度愈进，宗教之力虽不必衰，然教会、国家，神权、政权常离为二。且治制改良之秋，宗教之说亦往往屡变。即如英国，考其旧史，后安 Queen Anne 以上，国家、教会二者，几于不可区分。他若法国、日耳曼诸邦，所立皇帝，亦是教会神权之事。此直至拿破仑破坏旧制，始成今局。总之，欧洲中叶国家，为基督、为穆护，实无一不仗宗教而后结立。至于累世之后，文明渐启，教门之力降衰，而国家亦能自立。故后世论政之家，往往忘其如此，与前忘其宗法相同。如雅里斯多德政论，已不及宗教之变，可以知已。于此等处，我辈必不能附和先贤者，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直至后来，转以前此体合过深，反为演进变化极大之阻力。然则征诸历史，吾人又得一紧要公例，曰：**初级国家，其中神权必大，常与治权混不可分；至于深演，宗教、国家，乃相离立。**

此于历史，最可见者，莫如回部。当中国梁、陈之世，有人起于亚西沙漠行国之中，独唱新宗，遂将前此散而分立之众，结成极大团体。所建者立，所攻者破，至于今，其影响犹跨三洲之间，则土耳其、亚剌伯、埃及等国是已。夫宗教能力如此，其在初级国家，几于宗法相埒，此其故亦非难言。盖团体将结，必有其所以结者，而后其群日亲，而国家之制以起。宗法谓之天合，一族之内，血胤相同。而宗教则以人合为天合，所事同神，即与余众相别。当其言宗法也，不必真同祖先，但令人心信以为然，足矣。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会，即有联合之用。每见乡人，建庙赛神，视

为要典，乃至身羁海外，犹必谨于素所奉事之神。此不特祈福禳灾已也，实则团体由之粗立，与其众程度有相得者，所谓为之犹愈于已者也。

由此观之，凡真正国家，将成未成之先，其中常有二种境界：其一家族，其一教会。但今又有一问题，问家族教会之起，是绝然两事乎？抑二物常相附而见乎？我辈不谈空理，但就自古至今历史事实言之，则二物率常并见。当穆护默之唱教也，其时并非取泛然之众以为合也，乃在种类意见、宗法制度极明之时。希百来之麦西Moses，亦倡教合群之人。其时亚伯拉罕宗法，亦已大立，此乃见于《旧约》者。又在罗马，亦系宗教宗法二者并行。由此言之，社会之中，此两现象，不能单见。特二物之间，常有畸重之处，此浅演社会之所同者。特至文明大进之时，国家常无待于二者而自为法度耳。虽然，诸公须知，即至今日，如法兰西者，可谓最文明最高级之国家，而朝野所断断以争者，尚在政教分立之事，然则古之时，可想见矣。

此二公例，所赅甚广，然非甚深难明，依历史及现实所有言之，真正国家而外，社会实有此二级。但以其治制不精，国家思想甚薄，讲此学者，往往置之，以为无与政治之数。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且使置宗法不言，则今日所见于非洲之北，亚洲之西，其中各家族社会，何以处之？若夫神权国家，则土耳其回部，及西藏等犹在。此等社会当极盛时，实且不言种族，而专言信向。如回教之法，但使崇信哥兰，便为平等法嗣，祸福同享，生死相依。故自回教观之，天下只有二种人：回教非回教，但是回教，皆兄弟也。

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其西字为1、State，2、Tribe，3、Theocracy。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

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揣，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心甘，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

雅里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如此分法，不特函括无遗，且与科学分别种类之理最合。何以故？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治权操于多寡，其关系国家之理，自不及于所以为合者，是以吾法胜也。惟国家类别，与他有机体类别不同，如动物首分有脊无脊。无脊之物，如欲进步而为有脊，于天演界中，不知当经几劫而后能。若夫宗法国家，欲进而为军国国家，固有经千载而未能，亦有历百年而即至者，但看事势所遭如何。故前言三种国家，直无异言同此国家，而有三等天演阶级而已。非绝然三物不得相企者也。尤有异者，所言三种，往往同时并见于一社会之中，而论者但取其最显著者，定其应归何类。何以言之？譬如英伦，可谓程度最高之军国国家。军国国家所以为合者，由于保护利益。然问英人以彼之所以为合，则盎格鲁同胞之意，几人人横亘胸中，故其俗谚有云："血之为物，必粘于水"。此其意即云，同种之人，终较外人为亲也。至于宗教之异，情尤显然。彼不但与多神象教为别甚深，即与回回、犹太等宗，甚至同本异支之基督教，亦立甚严差别。是故我辈称英吉利为军国国家，不过取其实行最著者为言。至于其实，则宗法、神权二者于其社会所以维系其民者，犹有至大之爱力也。

察深演国家，现象如此。乃反观浅演，其现象又何如？将谓当为宗法、神权国家之时，所谓保护利益之义，凡今日军国国家，所据以立国者，当其时乃无有乎？此虽浅人，有以决其不然也。夫宗法、宗教二物之相入难分，前既已言之矣。此如东方诸国，即如我之支那，其中宗法、宗教二者，几如一物。故孔子有言："知郊禘之义，治

天下如视诸掌。"盖吾国人鬼天神并重故也。且天子当阳，动称以孝治天下，则此邦之为宗法社会而即以宗法为神权，虽有百喙，殆难解免。然遂谓四百兆为合，无有相为保护，同享利益之意，此其说又不尽然。考古社会之将变也，设有人焉在上为政，或在下持论，而谓国家所为，宜特重保护利益之旨，而轻蔑宗法、宗教者，其人必为守旧之人所痛疾，甚至其身不免刑戮，若秦之商君，其最著者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而群目主此义者为Utilitarianism，译曰功利派。虽然痛疾之矣，而无如所值之天时人事，交迫俱来，诚欲图存有不变其立国宗旨而不得者。外有敌国强邻，内有贼民民贼，其民人有屠戮之惧，其国土有蹙削之忧，甚且为人所全胜而克服之。于此之时，全国之民身与子孙皆奴虏矣。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政，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

是故三等之异，在程度而不在性情。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即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

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

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如现时之俄国；在亚洲，如元代之中国，如现时之印度。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其国家之成立，其民人之相结，非由同种甚明，亦非由宗教之同其信奉，若云保护利益，则弱肉强食者，不知有何公共之利益，有何相为之保护？而罗马、而俄罗斯、而元、而印度，不

得谓非国家也。果使国家为有机之生物，此正如封豕长蛇，吞鹿象而入其腹中，徐徐转化之为本体。此真天演之变也。于前三者自然发达之国家，安所属乎？

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不幸历史中此种国家较之前三，尤为多有。其始合也，以威力，以恐怖。其继成也，以驯服，以渐忘。然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所以立此别者，良亦有故。盖既以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生物受自然之陶铸，本天生之种性，与乎外力逼拶之威，而一切之官体渐具，由此有以自立于天地之中，不亡于物竞之剧烈也。人群亦然。其始本于家族神权之相合，逼之以天灾人祸，相救以图自存，于是其形式渐立，其机关渐出，而成此最后之法制。凡此皆演于自然者也。乃所谓第四种之国家不然，以其不然，故不得称为有机体，亦不得称为官品，则直谓之为无机体，非官品可耳。

虽然，此无机体非官品之国家，其始常由有机体官品之社会出也。何以言之？人类相合，分处为群，境地犬牙相错，争战之事，兴于其中。且其争战也，非若近世文明之战，常终于和约与赔款也，往往志在相灭，则见灭之国，时时有之，宗庙坠地，社稷为墟，宗法、宗教二者皆尽，政府除撤，一切旧有制度，荡然无有存者。亡国臣民，身命财产，皆非己有，一听命于胜者之指挥署置而已，于是而新政府立。其中官吏，无虑皆敌人也。前此分为两群者，乃今合为一群。故不佞谓比如封豕长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鹿象机关，至此尽成齑粉，徐徐转变，化合新体。诸公思之，非如此乎？

诸公须知，吾所将此第四种国家，特为分别立论者，并非于并兼力征之国，有所憎恶诋諆。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

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如英国，便是旧有诺曼人之所剗灭者。特胜家见胜二种，一世之后，不立区分，故百年之余，合同而化耳。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

且谛而论之，此等非自然国家之中，实具二相：新胜之家，如封豕长蛇，自成有机之体，一切尚循天演之常，且是极为强立之官品，其无机而消散者，独见胜之群，见灭之国耳。譬如回部土耳其之起，乃极强有力之神权国家，组织独立政府，而所克取之基督教诸部，则颓堕委废，无有机体之可言。又如中国元代，太祖起于漠北，能取散沙之众，与之以极灵极有力之机关，于是奋迹欧、亚之间，至世祖忽必烈而破中国。当此之时，元民自有团体，自有国家，而吾族则无有此。又如今之印度，灭之者英人也。岂得谓英人在印为无团体，无机关乎？虽然，有此者自是英人，而印度之民，自是泛然之无机体。此言政治者，所当深著分别者也。

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1]之可言，皆此义也。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

① 商务本作“生病老死”，今从新加坡本。

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

第四会

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

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 Patricians 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得此，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驯至今日教力之衰，不及古之百一。顾其遗意，犹可见于典礼间。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所显然可察者也。

故欧洲古者，亦有政党，特其所争，与今世异。近世史家，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别立教史，以求国史之严洁。顾不知初级国家，政权、宗教，二者本不可分。譬如英史，当施爵尔 Stuart 朝代，政府所为，无往不涉宗教。当此时所争，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

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

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安，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弟，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也。

为此，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吾辈所立分别，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其无关系者，未暇及也。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则莫若古之希腊、罗马。此二者之程度，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其他初级社会，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方之蔑矣。希腊以风俗胜，罗马以法度胜。譬诸文章，希腊似《史记》，罗马似《汉书》，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罗马极盛之时，为可纪述，至于其他，忘之可也。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是时法虽强盛，民权未伸，国会未立。使生今世，古今二民主之相似，直是叠矩重规，不知此老更将如何称颂休明。夫古今二时，相似如此，然则其异安在？岂悠悠二千载，彼族所为，不外复古，而无进步之可言耶！

曰有之。但使自其表面观之，将二国家之相异，不过在幅员大小、户口多寡间，而其实不止此。盖希、罗当日国家，所谓市府国家，而今世国家，乃邦域国家。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非详论此二者不可。前名词正翻中文“邑”字，从口从卩。一圈之地，而有法度者也。后名词正译“国”字。古国为或，从口从一从戈。一圈之地，有兵戈之所守者也。诸公苟通二中文之义，于二种国家，思过半矣。

吾所指之希腊、罗马，非当并吞席卷，拓为帝国之时，乃当民主得权之日。此时市府民主，尚不止二者。如非洲北岸之加达支Carthage，与罗马争衡者，亦一市府民主之盛者也。他若马基顿，则

王国者也。波斯则专制帝国也。而埃及此时，成最古国。是三者，大抵皆无民权可道。故古今最要别异，在雅典、罗马二市府能以大不逾一郡县之地，众不及数兆之民，勒成独立有机之团体。而今世亚、欧、美三处国家，动括数万里之地，数十兆之民，而以经纬发皇，挈领振纲，各为独立之有机体也。

虽然，其有机则一，而所以为机不同，此非依次论之，不可见也。如今世列强，其所谓国民者，其语言皆一，而无庞杂之忧。有时一国之内，用二三种语言，然其中常有一主。如瑞士，国有三种语言，而通行者，则德语也。奥国所用尤多，而其弊在各不相下。希腊、罗马市府之世，往往语言虽同，然不为一政府之所辖，如中国之战国、三国时。希腊则有雅典 Athens，麦加拉Magara，哥林特Corinth，而意大利则有罗马、威依 Veli 及辣丁诸部。凡此皆独立而分争之市府国家矣。逮至后世，意大利、瑞士中，亦有然者。此则当十四世纪中，欧洲大陆，罗马护法皇帝权力中衰，于是往往有自立之市府。此如意大利北部之佛罗连 Florence、威匿思 Venice，日耳曼中之软薄Nuremberg、法兰佛Frankfurt等，皆此时自立之小民主矣。虽然，世运既迁之余，此等国家，其势终不可以久立，错综离合，浸假而皆成于大邦，其民人增至数十兆矣。

夫古日市府国家，其形式大似今日之租界，其与邦域政府机关，自不可相持而并论。又况当此物竞大烈之秋，求以此独立，以为兵战，尤不易者也。乃不谓十八世纪欧洲，言治诸公，尚有以复古为说者，卢梭氏其职志也。此其意甚美，然而法之良否，斯无待深论者矣。

市府、邦域二种国家，固为绝大区别，得此民生世变，因以不同。然言此之时，当知于历史中，欲分市府时代何时而终，邦域时代何时为始，则又不能。盖历史中大半为过渡之世。战争纷纭，出此入彼。即如罗马解纽，为欧史中一大事因缘。顾笃而论之，则为分结

邦域国家而有事者，只此一事，上下盖数百千年也。

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义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

市府始成，常由宗法。宗法云者，谓一群之民，所由出者同也。但人生世间，若举其最初，则谁非同种。故同种无穷，而宗法所公认之同种则有限。以此有限，加约束焉，而为宗法，即为国家。顾其同种，非此国家所统治者所能尽也。故雅典、罗马两市府，乃以公认之同种而立于所相忘同种之中。当未与异族相见之时，所公认之同种，与彼有关系；所相忘之同种，与彼无关系。无关系，故与缔结国家之果无涉。

尤可见者，凡一种人民，未与异类他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即如吾辈祖父以上，未闻自分同类人为华种，至于今日，而后称者日多。又如汉、魏以来，自呼汉种，亦必俟与北族交接，思自立别，而后有之。此在西国亦然。如希腊当鄂谟时代，无自称其种之公名，即当时所与战之杜雷国，系与同种否，至今不知。而日耳曼之众，而无总称名号，直至宋世，始自称为德意志。德意志 Deutsch 云者，犹言平民耳，其浮泛如此。他若穆护以前之亚剌伯亦然。由此可知，当日必一家族公认之同种，乃有团体，而相忘之同种，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

无宁惟是，同种之中，往往各自成国，相为寇仇，而即以其时物竞纷争之烈，天时人事相逼之急，而机关渐完，团体弥固。此即前会所言，由宗法神权，而成军国国家之理也。假使此时有异种骤然临之，如汉代之匈奴，如古希腊之马基顿，其攘外机关往往不足，以

此而剿绝涣散者，时时有之。盖彼之能事，仅资阋墙，而不足于禦外侮，此正如咸、同间中国，平洪、杨之难有余，禦英、法联军不足矣。希腊如此，意大里亦然。故当中叶，察理第五Charles V入之，所向皆破。于此之时，或市府自相联合，由小成大，或为新君之所并兼，皆成大国。然而国则大矣，而欲守往日民主市府之制，各相雄长，则其势不能。于是并合之余，必定一尊。而所合小邦，往往尚得稍享旧日自由，循用前此法律，此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与地方自治之制 Local Government 之所以成也。孟子对梁襄王猝然之问曰："定于一"。此其事，往往于西史见之矣。

由此而两种之大团体以成。使其仅资联合，为战守计，如是者，曰联邦，曰合众 Federation, Federal States。使其机关完密，尽祛别异，同轨同文，若秦代之所为者，如是曰邦域国家，曰种民国家 Country State or Nation State，而皆为一统。顾右之所言，不过指其常道，而邦域国家，历史中亦有不由联合兼并小市府而成者。假如地势平旷，坐事优游，亦有市府之治未成，有能者出，收而治之，蔚然遂成大国。大抵西史中，市府国家成立，多在山国。如希腊，如义大里，如瑞士，皆山国也。据险设防，砦堡林立，而其下则为市墟 Forum，至今入其国境，犹可得见。此皆古市府国家发达地也。踰岭而北，入于德、法之乡，则其地多大原，如中国之北方。种人居此，生聚有余，不相排挤。故日耳曼古无城堡，而市府国家，亦不多觏。夫如是之众，使有大股之异族临之，其势必不能守。何者？无可据之形势也。是故当亚洲匈奴 Huns 之入欧也，所向无前。是时斯拉夫、日耳曼两种，悉弃故地，望风而西。又丹麦人之入英岛也，其旧族避之，而趋西北，其不利于禦外仇如是。顾社会之事，每有害居利中，亦即有福随祸后者。如此等种人，其成邦域国家，乃转易于前者之市府。是故英伦国势之立，即在丹麦大入之时，阿尔伏烈 Alfred 起而号召之，从之者如归市矣。而日耳曼之有

邦域国家也，乃第五世纪，显理Henry率之，以御匈奴，于第十世纪，鄂图Otto率之，以御马支尔Magyars。故日耳曼谓显理曰城王。盖自彼而后，有城郭之可守，沙格逊Saxon肇兴于斯，而种人自称曰德意志。此又可与前例相发明者也。

总观前说，知五洲人群，既出狉榛，而经宗法教会之后，其势必成为国家。而国家常不出于二形式。或形制小狭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此希、罗之制，所以为千古所低徊景慕者也；或形制雄大，然以其大团体之结合，常泛而不深。即其政治机关亦久而难密，所谓器大则晚成，直至十九、二十两世纪，辅之以至高之民智，至烈之竞争，而后强盛，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诸公应记仆于第二会讲义，已言政治之学，大半功夫，存于分别国家形式，故所讲虽多，尚不离分别之事。适才所论，乃市府、邦域两国家分殊。其所已言，乃土地广狭与机关疏密二者。然其分殊，岂止此乎？脱其止此，则古之雅典，今之英伦，所分别者，不过一小一大而已。此说不待明者而知其疏。夫雅典为希腊之都会，而伦敦亦为英伦之都会。但历史言二国家，一则指雅典不指希腊，一则指英伦而不指伦敦。故其言国民也，前曰雅典国民Athenians，后曰英吉利English。且雅里斯多德以希腊之人而自言国政，乃其论政治完全机关也，则不称国家，而直云市府。当是时，岂无马基顿、波斯诸大国土，为雅里氏所亲见者？顾彼之意，直不以是二者为国家也，亦不以二大国之众为国民也。故其说曰："人类者，天生以为国民者也。"又曰："土地过大，遇国会国民之不能毕至者，非完全国家。"又曰："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凡兹数语，乃政治学之地义天经，而至今西人所犹奉之为金科玉律者。诸公请谨记之，庶几于此后所讲者，不至枘凿耳。

虽然，果如雅里氏言，则亦有难者，此易见也。夫国家最初之义，不过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而已。一群之中，必有出令者，必有

从令者。顾自最初言之，此二项人，必至相近，而口耳得以相接，使不相接，无此事也。然则，使所谓国家者，不必如中国之二十余省而暨满、蒙，亦不必如俄国之跨有三洲，如英国之日无停照，但令幅员如古之齐、晋，径在数百千里以上，雅里氏之说，不可守矣。顾彼西人又必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然则一有国家，将必皆为市府，而邦域国家不当有欤？乃物竞之烈，又非邦域之制不可自存，此真事之两难者也。吾辈生于亚洲帝国之中，耳熟吾国圣贤人之旧说，积习成第二性，故于此等，漠不关怀。不知异族之中所自击射渔猎[①]以来，社会汹汹，竭力尽气，流血丧元，其见诸历史之中者，只为解此区区难题，居大半也。诸公有信吾言者乎？

夫使但求有以治之，则其事诚无难。何者？地虽广大，固可分也。分省分州分府分县，而各置将帅守宰焉，吾事不既办矣乎！虽然办矣，设不得其术，将所立皆敌也。顾所谓得其术者亦无难。不见吾中国历代之所为乎！中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也。其形式万殊，而其求所以治大者则一。则于是凡国，莫不有两政府焉：一曰中央政府，一曰分治政府。分治政府者，即地方自治也。盖此广土众民，夫既以为一国矣，则事之利害，必有关于全体者。又以天时地利人情物产之各殊，必有系于其分地者。系其分地者，每最繁剧，而其事又中央之所不必问也。故法每予之以自治之权，使有事得自行其便，惟事涉全体，而宜为一律者，则受令于中央之政府。

夫如是言，则我中国之有地方自治，盖已三千余年，此非无虑之言也。盖地方自治之制，广土众民之国所不能无。虽然，邦域国家非一，其有地方自治则同。而其所以为自治者，乃有无穷之异，不独其对于中央政府，有泛切轻重之殊科，即治权所出，亦不一也。有为中央政府之所勑命者，有为地方之众所公举者，有画壤分茅，

① 商务本作“击鲜渔猎”，今从新加坡本。

世相传袭者，此治权所从受之异也。至其机关，则有出于一人之专制，有出于少数之贵族豪杰，有出于一方之议院，有合其二三而并用之者，其为异如此。是故吾国居今而言地方自治，非以其所本无而求立新制，乃因旧制行用日久，时势变迁，不足逮事，而求另立一部机关，于以补旧制之所阙。笃而论之，亦只是参用民权而已。地方之有乡约工局，犹国家之有议院内阁。此吾辈所不可不瞭然于心者也。

不佞目前所论，在区别各种国家，故于自治异制，尚未暇详，而于自治权之殊异，亦所不计。所请诸公著眼者，在一大国中，必有此二项政府；而二项政府所职，一总一分。分者必了之于地方，总者必治之于首要，此乃不可泯灭之殊异。然各国立法，厘然不同。如法兰西，则地方自治之权最小，几成中央政府之傀儡，事少自由；此谓趋重中央之政府，西语谓之 Centralized。而与此反对者，地方之权常多，虽法秉一尊，而自由之措置不少，此谓委任地方之政制，西语谓之 decentralized。则如英国三岛所行是已。委任地方之极点，则其势常成于外重。前此波斯、蒙古，所封节督，曰萨图拉白，曰宜赞，其权力几与国王无异。若夫内重之势，彼西人所以治属国者，大抵然也。

内重外重，达于极点之时，其政府常危险，而有革变之可忧，此邦域国家所有之现象也。独至市府国家，以狭小之故，自治之制，可以不立。但观雅里氏之说，彼谓国民不咸集决事者，非真国家，可知无事于地方自治矣。是故市府、邦域两国家，其政制殊异之要点，在于一单一双。单者何？独此政府更无包孕。双者何？以一大政府而包几许之小政府，此小政府，往往其先皆独立之市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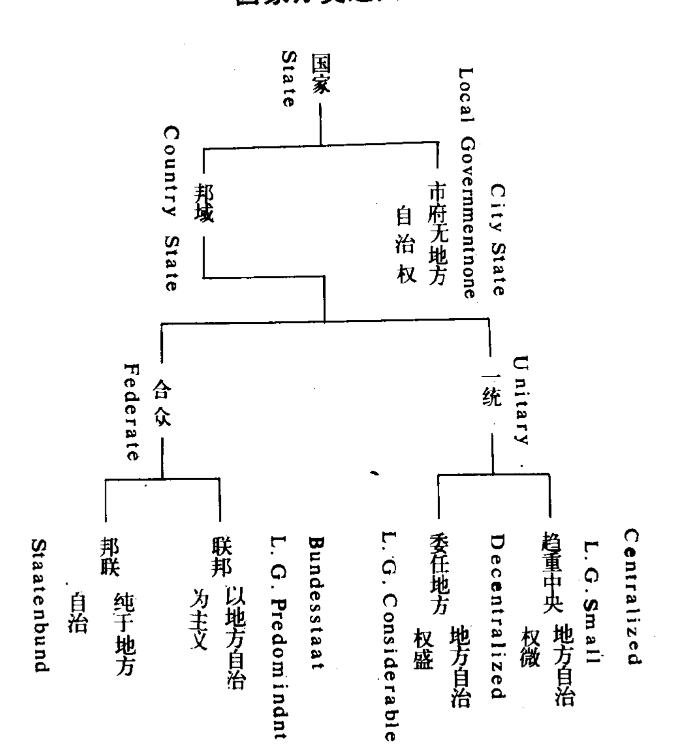
邦域国家，有一统合众之分。一统，西文谓之 Unitary。合众，西文谓之 Federation。二者皆联合无数自治之地方，而总之以中央之政府，因之成一邦域。特联合矣，而中央政府，权有轻重多少

之分。使重而多，则成英、法、俄、日诸国；使轻而少，则成北美合众之局，其相差在度数，不在形制。夫北美合三十余国，国如其旗之星数。而名之为合众者，无他，以其宪法中载明，何项政事，乃地方所得自主径行，而某某等要政，非地方政府所得自由，必裁决受命于华盛顿政府耳。夫执此而论，即英、法之制，亦岂有殊，特伦敦、巴黎政府所裁决者，大而且多而已。

故一统邦域国家，可以地方自治权之轻重而分为两等。即合众国家，亦可视其合之切泛而分为两等。其一为合众，如北美，如瑞士，如德意志，虽所合一一有自主自治之权。然以统于一尊，或为合切密，尚不失为独立之团体，而名邦域国家。此如东周时之中国，虽天王仅为守府，不可谓其非一朝，对于外族，尚可为合众之国。至于其次，则所为合者愈轻，不能视为独立团体，不可更称国家。此在欧洲中叶，有罗马之“神圣同盟”。至于今无此物矣。德国学者，有特设极切当之二名词。彼于前者，则谓之联邦 Bundesstaat，联而可指为一邦者也。于后则谓之邦联 Staatenbund，各自为邦，特联而已，不可以谓一邦也。

总前所论，此会讲义，所发明者，乃市府、邦域二国家之殊异，中及邦域国家之何由演成。有由市府而团结者，有不由市府而成立者。顾既成为邦域国家，则以幅员广远，人民众多之故。势不能复守市府政治之制，而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之制，生于其间。中央、地方二者之对待，又有泛切轻重之殊，于是有二形之可言，一为一统，一为合众。而是二者以地方得权之多寡，又可递分，有趋重中央之一统，有委任地方之一统。而合众亦有联邦、邦联之异。凡此一以贯之，实皆以地方自治权之有无多寡而见其等级者也。若夫民权之多寡有无，不在此论。市府之世，民权重矣，而独治亦行于其间。一统之朝，君权尊矣，而英、法皆民权之最盛。民权之事，请于后会及之，今未暇也。

国家分类之图


国家
State
邦域
Country State
市府无地方自治权
City State
Local Governmentnone
合众
Federate
一统
Unitary
邦联
纯于地方自治
Staatenbund
联邦
以地方自治为主义
Bundesstaat
L. G. Predomindnt
委任地方
地方自治权盛
L. G. Considerable
Decentralized
趋重中央
地方自治权微
L. G. Small
Centralized

第五会

西国学堂，每讲政治，浅学之人，多嫌沈闷，必待论及民权自由，听者始有兴会。使西国如此，其于吾人可知。况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由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並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案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二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也。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由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沓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西人之言治也，谓政府初立，惟恐机关不灵，不灵则政不举。及政举而机关灵矣，则又虑其权力之太大，侵夺个人自主之权，使一切皆听命于政府。当此之时，使暴君酷吏乘之，使民生不得喘息。此等现象，见于欧洲之十八世纪者最多。故著论者，大声疾呼，无往不持自由主义。或祀以为神，或表为徽帜。诸君试察墨西哥洋钱，其一面为飞鹰，爪棘衔蛇；其一面状若石块，周围有森森如剑戟者，即系当时人所戴之自由帽。其作作有芒，乃以示荣华之意，非石块剑戟也。其为崇

拜主义如此。然罗兰夫人则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之事，假子之名而行矣。自西力东渐，政论日变，至于今日，其变愈亟。深恐此等名词主义，后此传诸口耳者，必日益多。夫其物之美恶，因果之利害，姑未暇言，但其字既为常用若此，我辈既治此学，自不得不深考而微论之，观其实意之所属。故今夕仆与诸公所谈，将舍自由而外无他物也。

言西政诚不可不深论自由，但欲言之得理，自不能不先言管辖。管辖者，政府之专职，而自由之反对也。政治之论政府，犹计学之论财，焉有不先政府，而先自由之理。故我辈于前数会，先将各式政府，略为分晰，而后及此。且实告诸君，即此考论自由，亦系区别国家，体验政府性情之事，诸公入后，将自见之。

方民权之起也，社会之演说，草野之诗歌，奋厉激昂，嘘唏感泣，几无时不以自由为主脑，而惊心动色于奴隶之不可为。每当酣畅淋漓，往往皆欢抃雷动。故西人于此二字，其入于脑海甚深。顾即以世俗常用之故，其名词的义，渐即模糊。凡是民生幸福，无非自由，甚至其事与自由全然不属者，而亦以此称之。夫字义本与时代推移，如今日吾国新学家所云经济，其义岂为古有？而使报章言论，数数用之，其义自然渐变。然则彼用自由名词，必欲扩而充之，使于前指俗义，无所不包，是亦未尝不可。但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缕舌挢，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

是故欲论自由，自必先求此二字之的义。又此二字名词，用于政治之中，非由我辈，乃自西人，自不得不考彼中用法之如何。今不佞试举数条，期与诸公共评而已。如法国革命军之起也，自由之说最哗。歌力芝 Cole rige 者，英之名士，为诗大赞之。有谓平生见空中白云，舒卷自如，辄心乐之，以为自由之极致。是以今见法国革命，民去烦苛，其感情与之相若。夫国之政法与天之风云，岂可同

一观法？然此是诗家赏会之事，不可以常理相绳，则置之不论可矣。乃腊斯金J·Ruskin者，亦英之名宿也，独起驳之。彼谓白云舒卷，看似自由，其实不尔，有地吸力光热诸公例。当其舒卷变灭，实皆公例之行，为所管摄，不得丝毫妄动等语。此其说精矣。但既如是言，则当知一切世间，初无自由之事，岂独风云不得自由，即法民革命亦是众因成果，潜率阴驱，无一顷得以自由之理。乃不意荷〔歌〕继之又曰，虽白云起灭，不得不依自然公例，而法民则不然。何则？法民，人也。惟人能自造时世，逆挽气运，故法民之能自由者，法民之自求多福也。二家之说，自文人骚客观之，皆若可喜，而律以科学眼藏，真成儿戏之谈。此外尚有协黎Shelley者，亦名宿也。当一千八百二十年，英国工人苦饥，则著论云，凡是自由国土，必无饥民，如今英者。夫如是言，则自由名词，又兼饱暖，其转变之广，吾又乌从而诘之？

或曰，是三者皆诗人。诗贵兴象，论者不宜固执如此，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则试征诸史家何如？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又如爱国，西语曰Patriotism，可以用之于御外国，不宜用之于抗暴君，而西人常语，亦不甚分别，故法国革命党皆称爱国人。又如前会所指之地方自治，亦有称地方自由权者Local Liberty。夫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乃是两政府对立，以大字小。他处之用自由，纯是以民人对政府言；独此处之用自由，乃以小政府对大政府言。其称自由则同，而效验则由之大异。何则？使小政府而得自由，则治下之人民从之而得奴隶可也。西国法典条约之

中，因此名词不正，实形无数葛藤。如日耳曼各小国联邦，当罗马及拿破仑时代，往往名争自由，而其实乃争专制。孔子云，名不正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是故讲政治学，则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词，云可以不用者，其言过也。但用之矣，必留神其字义有种种之轇轕，必须别析界划清楚，且须认明系政界自由，而后可用。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非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

今欲问民有自由，政府以其应得法权所可行之，而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者，其界限立于何处？又各种国家，其权限大小出入何如？此其解答，亦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考希腊辣丁时代，自由名辞与奴隶对。盖其时，民有资格之殊。一等之民，有资格者，谓之自由平民，其无此者，则为奴隶。此犹浙有堕民，闽有渔户，粤有蜒家。故自由如此用者，非政治名词，乃法典名词。何以言之？因所著分别，非国民对于政府之分别，乃民与民之分别。其一有国民资格，其一无之。后世言论，有訾政府压力太重者，动云奴隶之民，其实此系喻词，犹臣下之称犬马，有意取此相方，见不得自由，有似当时之奴虏，锒铛衣赭，以力作于贵族外厩田亩之中，非实境也。夫奴隶一物，自其实境言，则不独为欧洲今世之所无，即在今之中国，舍女子作为妾婢，及满人旗仆，朝廷阉宦而外，亦无有也。且真奴隶亦不必与困苦凌虐之事常并著而不可离，奴隶诚有被虐者，然而蒙被爱宠，有过平人，威福擅专，热堪炙手者，常有之矣。特苦乐虽殊，而其人之为奴隶自若，何者？其资格固然也。

由是言之，人动谓居于暴虐政府之下者，为奴隶国民，一若政

府暴虐，则国民即无自由之事者，此于事实，亦未尽符。盖使其民生逢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缨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己之志虑。嗟呼！此在中国或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彼西民则以如是之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己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夫父母慈祥之政府，既能夺其民之自由，则反是而观，暴虐虎狼之政府，即有不夺其民之自由者，此在历史之中真不止一二觏，而所见于亚者，尤多于欧也。诸公倘信之乎？

则当元、明间，俄国尝见辖于蒙古，史言其惨虐不仁，殆古今所未曾有。顾其时俄民，则所享之自由独多，往往耕凿其中，不知政府为何等物者。蒙古之众，自择都邑，居于庐幕之中，岁时或出而行掠夺，余则若与相忘，但令莫斯科公爵与老高洛市邑之众，以时朝觐贡献可汗，为不侵不叛之臣足矣。如此之政府，至不仁矣，而国民乃至自由。余则突厥之帝国亦然，景教诸部，隶其治者，甚自由矣，而暴虐又甚。至今乃知鼓腹含哺，帝力何有，不仅唐尧之世，乃有此也。

至政府号慈仁，而国民则不自由之证，请举百年前之南美洲。当时西班牙新通[①]其地未久，殖民之国，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所管辖，此在孟德斯鸠《法意》尝论及之。其地名巴拉奎，其政府为政，无一不本于慈祥惠爱，真所谓民之父母矣。然其于民也，作君作师，取其身心而并束之，云为动作，无所往而许自由，即至日用常行，皆为立至纤至悉之法度。吾闻其国，虽男女饮食之事，他国所必任其民自主者；而教会政府，既自任以先觉先知之责，惟恐其民不慎容止，而陷于邪，乃为悉立章程，而有摇铃撞钟之号令，琐细幽隐，一切整

① 商务本作"适通"，今从新加坡本。

齐。夫政府之于民也，如保赤子如此，此以中国法家之言律之，可谓不溺天职者矣。顾使今有行其法于英、法、德、奥间者，其必为民之所深恶痛绝无疑也。且就令其政为民所容纳，将其效果，徒使人民不得自奋天能，终为弱国。总之，若谓自由之义，乃与暴虐不仁反对，则巴拉奎政府，宜称自由。脱其不然，则与前俄之蒙兀政府二者合而证之，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者矣。

然则政界自由，粗而言之，乃与管束太深为反对。夫谓奴隶为无自由者，亦以奴隶之人，其顶踵身心，悉受无限之管束耳，在我辈常人，固不能无受人管束之时，然其事或由法律，或由契约，或由然诺。然诺者，无文字之契约也。近而譬之，即如不佞既许青年会诸公，于每拜五夕，由八钟起，来讲政治，八次而止。既诺之后，每逢此时刻，即断断不得自由，倘犹自由，便乖人理，此文明之民，所以最重要约也。虽然，此皆有限制事。惟奴隶不然，终其身无自由之日，而必惟上命之承，其可哀在此。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

政界自由，其义如此。假此名词，依科学律令，不作他用，则吾辈今欲用之，但举界说足矣。不幸字经俗用，最易流变，如前所举似者，且若前之外，尚有取达他意。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考英国议院有权，亦不过我们国初之事。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

议院矣。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政府行事，必对于此而有责任，凡其所为，必受察于议院，设行事为民心所不附，议院有权以易置之。其所谓自由国者，义盖如此，此其所包，又广于前数义矣。

诸公闻吾此言，必谓此为自由的义宏旨，而无以易矣。虽然，且缓，只因欲得自由一名词，以为政治学之利用，故一路芟除荆棘，而得自由与管束相对为义。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乃今于沿用之中，又见自由之义，与议院相合。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今请问不烦苛与有议院，二义果相合乎？如其不合，二义之中何去何从？诸公于不佞所讲如是，得无嫌其琐碎而无益？然此正是科学要紧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诸公但守此戒，于科学所得，已不少矣。

自历史事实言，则国有议院，与法不烦苛，此二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也。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所责取者，赋税徭役而外，无所关也。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欲求其证，但观法国革命之事足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间，黜君权、立国会，于此之时，问法之民，其身家事业所受约束于政府者，与前孰多？夫曰其权出于国会，固也。然国会非纵人人使自主也，乃取其身家事事而约束之。宗教则曰改良，而民靡自由之信向；军政则曰征兵，而人尽兵法所部勒。总之，有议院，非治权之缩小，乃治权之大张。治权大张，而个人犹得惟所欲为者，虽三尺童子，知不然矣。

且此其故甚易明也。专制之君，本无所利于干涉。干涉者，以

其身为民役也。夫专制之性情，李丞相《督责书》一篇尽之矣。其所以务严刑峻法者，盖亦以不测之威，立慑于民，冀省事为逸乐耳。不然彼之于民本无仇也。是以专制者，所以为其不制也。吾国治世盛时，其上多宵衣旰食之君，而衰世乱时反是，职是故耳。至于议院民权，则觉事事皆切己之图，而又无物焉为之限制，虽数百千人之耳目手足，有日不暇给之势矣。国之子弟，不可不教育也，农商工贾，不可不改良也，边防不可不固，主权不可不尊，其多所约束管治也者，其多所关切忧惧者也。

是故民权政府之易为其过多，犹之君权政府之易为其太少。以此验之于欧洲诸国，则所见尤真。自十八世纪以来，民权日以增长，其政界弥变，其法制弥多，其治民亦弥密。虽论者大声疾呼，计哲诸家，力持放任主义。顾今日国家，其法制之繁，机关之紧，方之十八世纪，真十倍不翅也，若定自由为不受拘束之义，彼民所得自由于政界者，可谓极小者矣。

夫民权政府所事之过多，与专制政府所事之过少，二者为利为害，今且未暇深言。略而论之，则不佞于欧政府，当以清净无为为箴，而于亚政府则以磅礴弥纶为勖。往者法国大政家托克斐 De Tooguev ille尝论其革命以前之政府矣。其言曰：专制政府虽骄，实多胆怯，民权则不然。故专制之不事事，不独因其无所利也。高高在上，与民情悬隔，将有所为，又苦暗于情事，有似人夜行山泽间者。民权政府，既悉其情形矣，而又常常有一众之人为之后盾，此所以心雄胆奋也。

通观前说，诸公将见此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几于相灭。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今

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贵自若。即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一有议院，则议院之权，得以更置政府，故名有责政府也。夫此名既立，则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

从其常用字义言之，自由亦无安舒、畅乐、不苦诸意义。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虐政自有恶果，然但云破坏自由，实与美、法仁政无稍区别。虐政、仁政皆政也。吾既受政矣，则吾不得自由甚明，故自由与受管为反对。受管者，受政府之管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然则自由充类至尽，不止与政令烦苛、管治太过为反对也，实与政令、管治为反对。是故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无政府、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事，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之五伦莫不毁。此乃用名学之例，逐层推勘，万万无可解免者也。

故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旨非指完全自由之事。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此如格物家呼某物为寒，非真寒也，特热少耳，物未有无热者也。

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

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何如，量者课其物之几许。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吾欲诸公别义分明，故特为此危切之语气。颇虑诸公，以吾言与所素闻者大异，将起而诘曰：信如吾子言，则自由岂得为幸福乎？请应之曰：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顾吾于开讲之际，业已明告诸公，所为言此，亦不外区别国家政体之用。奈今已久留诸公，大过时刻，当俟下期，再竟其说可耳。诸公听讲，毫无倦容，其可感也。

第六会

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不佞于前会特破一夕工夫，与诸君析此疑义，且欲芟刈葛藤之后，即以此类别国家。知常语所称自由，其用法实与科学不合。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宪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 public 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

政治学所论者，政府之事也。政字中国六书，从文从正，谓有以防民，使必出于正也。然则政治，正是拘束管辖之事。而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己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如往古国家，尝取民之衣食而制节之，谓之生事律 Sumptuary Laws。乃今无此，是生事自由也。又如政府于进出口货物，听民转运贸易，不立规则，如此是贸易自由 Free Trade。但各国以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因之其所干涉放任者各异。故干涉多者，谓之无自由，而放任多者谓之自由，又此名词之一用法也。

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

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然此皆俗义，虽关系至重，科学不能从之。因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前数义矛盾两歧，前会已尽发之，故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虽然，政简其民自由矣，而政简者，其国不必皆治。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若论此时民德，则虽有极文明之国，其势不能。观诸传记之中，人类美大事业，皆有道政府所建成者，是政府不可无也。然而有政府矣，其势又易流于无责任。夫无责任云者，政府自由也。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鞻首蹙额之日至矣。是故西籍之中，虽悲歌慨慷，梦想自由，而其实非求无政府无君，特求有君有政府，而其势不得以国民为鱼肉耳。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

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

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

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其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瞶瞶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

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畲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然此是旁论，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但此时吾辈正经之事，乃是区别国家。而所以为区别者，即在政府所事不事之异同，然欲观所事不事，须先察一切政府所共事之事。所共事之事，则所谓政府之天职是已。粗而举之，则海陆之兵也。兵者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也，静则为守，动则为攻。故定和战者，其权必属于政府。其次莫如刑，西国刑权独立，此是最后之事，其初则政府主之，所以锄强梗、诘奸欺，以保民之身家者。刑法而外，则有民法。民法所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此皆荦荦大端，政府所同事者。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虽然，政府进矣，而民群亦进。民群进者，职业弥繁，而通功易事之局大也。产业降殊，力作亦异。譬如初级社会，其始皆农也，皆兵也，其产业大较皆田宅耳。时有百工，则禄以代耕，为社会所共养者。浸假或速或迟，此局必变，于是实业繁兴，其相待日益复杂。有制造、有通商，而母财之积日多；产业不止田宅，一切可动之浮产亦兴；圜法乃立，钱币乃行，而又有以信用行，而代表钱币者，则为楮钞；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凡此皆民群演进之现象也。虽其事不必关于政令，而政治界之问题，往往因之而异。当一事之出也，有问者曰：此宜

为政府所放任而听民自由乎？抑政府所宜干涉，而为之立法制耶？譬如通商，宜因之而立商部乎？假于文学，将因之立文部乎？凡此问题，其于各国也，有然有否。于是其政府之职业异，而政府之性情有时亦从以异，斯类别见矣。

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 War state，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 Law State，Der Rechstaat，商政府Trade State，Der Handelsstaat 警察政府 Police state，Der Polizeistaat，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 Culture State，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而西士始群然以国家权界为太宽。其愿望过奢，转无益于社会。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亦以政府所问过烦，人民受治太过为说。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

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群主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 Laissez-Faire, Laissez Passer。盖其意以为伦有君臣,其事由不得已。受治本人道苦趣,而非可乐之端,故其权力,即不能去,亦宜删缩至于无可复减之地位。反言之,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但云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著果效者也。

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非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已。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 Adam 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

尤有异者,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留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以谓

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省，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坛之可也，损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権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德人有刑政府之目，刑政府所为，不过守国法令，以保民权利已耳。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立法政府西名 Legislative State 也。

统五、六两会所言，使不佞发明义旨，尚非累晦，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国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如德国学者所为是已。虽然，若从其大概为论，取便言谈，则国民原有自由不自由之异。故扬子云《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而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一境戒严，军律颁行，居民自由，一切扫地，此仆所亲历者，长祝诸君勿遇此境也。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

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閭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 Jesuitism 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乃至鄙人客岁到法，犹闻其议院政教分立之争。由此可知，以吾国现在之情形，而条约任受西教诸宗流行内地，甚至神甫牧师，怙权袒护，以致地方屡起风潮，酿成交涉，杀官赔款，夺地占港，皆政界不公之事。以公道言，外人于此等事，必须受政府地方官约束者也。

宗教而外，则有军旅。各国有征兵、募兵之不同。征兵者，民莫非兵，德、法是也。募兵者，兵民分业，英、美是也。唯此亦系于国势之不同，邻敌之悬逼，历史之中，所可取为前例之证者，不一而足。今姑不尽举，使用心学子，自行隅反可耳。以上所言，见政府举措不同，民所自由亦异。所自由者，品量杂糅，一群之民，因志气各有所向，至于既久，其人情国俗，遂至于不能相喻者有之。

吾党以自由区别国家，其所为者具如此。乃今更即历史中所用此名词，以称某国自由，某国不自由者，回观所讲，似觉尚有未尽之处。如史称英民自由，萌芽森林之中，直至十七世纪国宪之成，而后自由言之有物。又云自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普享自由之实云云。凡此皆与吾人所定政法宽简之义，不尽比附者也。将此谓自由，果前定之义训所可赅，抑尚有他义，而为吾等之所忽耶？此又不可不细勘明矣。固知十七世纪以来，各国政家常论政界宽狭，而亦以此为一大问题。顾自称自由之顷，其意若不尽主政权之缩小，而常主政权施用之不同。是之不同，其事安在？今请取大较言之，则所指在议院法权，当无疑义。其称自由也，其第一义固黜无谓之干涉，而其第二义则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也。由此言之，则又须反本归原，提及雅里氏成说，彼谓众治少治者有自由，而独治之政无自由矣。且近世以来，政家所谓自由乃专属于众治者，又以少治为贵族体制，亦未闻以此名属之。如英国议院，其中议员，虽不得云通国代表，顾其所代表者民数实多。乾隆、嘉庆间，虽所代表，比今为少，而比余国，民权则为甚大，此所以群奉英民以自由之号。观孟德斯鸠所言，大可见矣。但自由二字，虽于此用法不同，而其为比较之名词则一。何以言之？英国固用民权，然其议员所代表者，非通国之民也。女子固不必论，即在男子，亦立无数之限制，必资格恰合者，而后有选举之权利。自乾隆以来，该国经数番推广，所收犹大，如进工农，然而至今，尚非通国皆举。顾不得以此之故，遂谓其国人为非自由之民。何则？比较故也。大抵一自由国之议院，其所代表民数必多，但不必尽若古世市府之事。市府者，奴隶而外，必合通国之民，而不用代表，而后称自由之实也。

如此而用自由，虽与前立定义有异，顾其中有实事真理，诸公若加考察，将见虽异实同。夫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

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颇有政家，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以谓世间虽有其名，实无其事。人之行事，不出两端，发于己志一也，从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后曰受管。故一言治，便非自力，果由自力，即不为治。此其说甚细。顾自我辈观之，吾身所行之事，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非由己欲，亦非从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诺，既诺之后，即与发起由吾无异。然则自治名词，固自可立，而以实事明之，譬如一国之民，本系各不相为，各恤己私，乃今以四郊多垒，有相率为虏之忧，于是奋然共起，执戈偕行，以赴国难。此时虽有将帅号令，生杀威严，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何则？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将政界之中，无禁制抑勒之事，虽令发中央枢纽，无异群下之所自趋，从此君民冲突之事，可以免矣。

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非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非国民？奈

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从多数矣，使十得八九，犹有说也，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以此强人，则又何说？譬如三十兆之中，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其中三百七十人然，而三百三十人否者，乌得云公乎？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于公理是非，本无可言。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乃以术之穷，舍此别无他法之故。而所谓人人自治，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又非事实明矣。

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一为独治之专制，一为自治之民主者。此其言非也。当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其说已误。即谓多人赞成之政，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其说亦不尽然。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治权本民所畏，得此则所畏者，可使极微。又民之优劣，智、德、力三者，皆有可言。从众虽于智、德二者，不必皆优，而其力之胜，固若可恃。且此乃历古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自其施行之后，人类受庇，平争弭愤，所获实多。其所可言，仅此而已。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

吾辈以天演言治，深知政界中事，往往成于自然，而非由人力。独此决策从众，与尚有一事，亦为政界所通用者，乃皆实出于人为。

其尚有一事为何？代表之制是已。自是二者行，西洋政法，为之大变，《社会通诠》言之悉矣。尤可异者，从众之法，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至于代表之制，则希腊、罗马两民主，所未梦见。此其原因，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市府国家，幅员小狭，民数鲜少，每有公事，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如希腊、罗马之国会，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即罗马政府，向有沁涅特 Senate，以聚通国之豪，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使听国事，无所谓代表者也。

取西人之古制，以与其今制相较，则吾党见二大异焉，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夫独治众治，皆其古所有者。特所谓众治，乃指一市府之民。今之国民，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古之国民，则人人皆议员也。问何能然？则以国民甚寡之故。此其事实，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如雅里斯托芬，所制《阿加黏》一齣，其开场系一市墟，当会议之顷，市之四周，用新染红绳绕之，以防逸者。盖会议为国民义务，设绳所以拦众，使入会幕之中，有或逃者，绳著其衣，染成红色，是以行人避之耳。

今世邦域国家，以数十兆之民，散处数十万方弥卢 Mile 之地，欲守古制，即亦无从。故前者雅里斯多德有云，真国家其地幂不宜过广，民众不宜过多。假使雅里骤得今日国家治之，恐其术且无从出。何者？其所论政体，固专为市府之用也。

自代表行，而此节之难题解。所解者何？以至正大公之法制，可用之于邦域国家也。世间事往往既行之余，有若至易，而在当时，则几经困难，而后得其术。又既行之后，其发达神速，不可思议，则代表一事是已。使政界而无代表，西国演进必无如是之盛，殆可决言。须知后世思想设施，每为古人所笼罩，守而不变，不独东方为然，即西人亦复如是。有若一切盛德大业，凡人道所当为，所可为，古人莫不为者。此种拘墟，西国破之独早，乃在有明中叶之时。其

原因以海道大通，累得新地，由此而勘破古人，于世界事所不及知不及为者尚夥。而古人所垂最盛之业，文章义理而外，治法是其一端，以不敢畔古，故欧洲守封建之局，终明之世，莫肯改者。直至后来，始觉此事，古人所为，亦有可以改良之处。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

虽然，诸公勿忘，我辈所谈，乃是自治之制。自治云者，吾所遵守之律令章程，乃吾所发心自定，而不由他人所压制强逼之谓也。乃今返而观之，以所立议院，有从众代表之二制，其去自治，尚隔两尘。何以言之？法出于众，所谓众者，吾之小己，不必即在其中，一也；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二也。英国户口，二十年前粗计三十七兆，而国会代表仅七百人。由是推之，一民之身，其所得与于政权者，亦至微小耳。今欲讲之明白，请一一皆推广之，至于极端。一，如英之举权，本非通国所同有也，则姑以为同有。二，如英之治权，不尽出于下议院也，亦姑以为尽出于此。三，英之政令，其放任者多，乃今以为无所放任，议院得一切而干涉之。夫国民政柄之张，至于如此，然试计英民个人，其于国家政府，所实据而有者，为权几何？则不过于建立议员之时，所以定此一局政柄，当操之以何等人者，当此之时，约得其三千万分之一耳，以云其微，则真微耳。吾闻法国政家晏博论法国民权，其时乃六十年前，法国最讲中央集权之日。其言曰："吾法人晨起揽镜，顾影见三十七兆分一之霸主而自矜，忘其全身之为奴隶。"其言可谓冷隽，而矜言自由自治之民，可以悟矣。

民权民权，彼英、法二邦，一民之权，不过如此。反而求之，至吾中国他时，以四万万之民而立宪，将一民之权，所得为何？此诸君当能自为心算，而无待吾赘言者。虽然，社会之事，有至微而必不可忽者，此类是也。故一民之政权，虽极微而不可弃，几于失之则死，得之乃生。此如鄙人尝论教育普及，其程度不必求高，但使

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其程度即令极低，如能自署己名，略识方向数目之类，果能做到，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此事非从其后徵之，闻者不肯信也。其理无他，普及之为积大耳。

代表之制，欧人以行用日久，渐成自然，转不知其关系之重，亦忘始用之难。考诸历史，希腊市府，通集国人之事，其亡由于罗马。而自其制废，古民主之治，与之偕终，史谓其民之自由，亦不复见。由是并兼攻取，横迄三洲，而罗马遂为帝国。如是历数百年，治制改良，不一而足，而其古旧民主之治，卒不可复。故欧洲中叶国家，舍专制而外，无余式也。

苟求其故，则知古之所谓民主者，市府制也。幅员日广，市府之制，必不可行。虽当时亦有聚集国民，推戴总统Consul之事，然所集者，不过都邑之民。而罗马之地，则南尽非洲，北以来因、多脑两河为界。诸君若问沃古斯达何以不用代表之制，则无异怪当日之人，何以不用汽舟。夫邦域国家，且为雅里氏思想中所无有者，而幅员既广，犹用民权，真当日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术者。后人但言罗马民权废而专制兴，不知只是市府之制不能用耳。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英国始用，时当元世，其如何发现，请考《社会通诠》可也。

虽其制发现之迟如此，而至今日，则已成最要之机关。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至法民革命，大陆民权始兴，而代表议院，至千八百四十八年而后立。至于今，若以选举权利而论，德、法民所有，且过于英。总之，自市府国家，不足自存，而民会废，中经千年专制贵族之治，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觇各国自由程度焉。

第八会

前会所讲，乃国民以众治寡之制。今夕将以此制，暂行结束。但于结束之先，宜将其反对独治之制，略为宣究，庶几诸公，于现行政制，得愈明白。夫独治者，以一人而治亿兆，非今日五洲通称专制者耶？此自今人视之，有若人类之一厄，纯由小役大，弱役强，而后有如是之一果。是从政界之中，一言自由民权，则无所往而非福。一及独治专制，直无所遇而非殃。然而力征经营，奴用虏使，专制之治，固时有然。但我辈读史论世，觉独治之制，亦有不尽然者。诸公应记吾前会标一公例，谓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今言专制，此例又可见矣。盖专制之立，必有其所以立者。究其原因，起于卵翼小民，不使为强暴所鱼肉。如一国之中，强桀小侯林立，必天王专制于上，尊无与并，而后其民有一息之安。罗马之凯撒 Caesar，英吉利之图德 Tudor 诸王，荷兰之沃郎支Prince of Orange，法兰西之元世诸王，皆以弹压群雄，为国民所归命，即因之而擅专制之柄。旧史具在，可复案也。即今俄国国民，方争立宪，其国往者，固专制中最坚之形式，国民附于沙皇[①] Tsar 者最久。夷考其由，亦以非尊主权，无以制压布哇尔 Boyars 诸酋之故。当日有女主，名安那者，以受布哇尔宪法，国民转群起叛之，必待毁此，而后相安。何者？彼知使俄皇而不专制，但为群下傀儡，将国民无喘息之时故也。即论今日之事，群下汹汹，笃而言之，亦非以尼古拉第二之专制也，乃缘此制既敝，大柄旁落，为群臣藩镇之所囚拘，侵剥下民，败坏国事。诸公既治此学，遇此等处，政宜细为分别，不可随众依人为议论也。

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此与诸公平日所闻诸学生志士者，

① 商务本作"扎尔"，今从新加坡本。

无乃异欤？虽然，历史事实，不可尽诬，而不佞亦非为顽固者游说。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

更有进者，欲知专制一名词，所以为西人言治所深恶而痛绝者，宜察其中尚有他说存焉。盖西人以治权之出，有二本之不同，而不佞则以为一本而已。请先明二本之说：二本者，彼谓治权之出，有自上而达下者，有自下而逮上者，二者厘然，若旦夜之不可以合。入继大统，缵承丕基，以厥先祖父，受命自天，奄有此国。故诏书称制，各国皆同，而群下无敢越志。如此治权，当民情极为爱戴之时，则曰民之父母，名正言顺，此所谓自上达下者也。顾今之议者，则曰国民非王者之子女，即如前言，亦亶聪明首出庶物，而后作民父母。乃生帷幕而长阿保者，果亶聪明而首出庶物矣乎？必不然矣。是故其说不足存也。曰自下逮上者，彼人君之有权，不过为国权之所托付者耳。元后者，一国之公仆也。国有兆民，举其分子虽甚贱，而其全体则至尊。小而譬之，国之君王，正如会邸公司之有经理领袖书记，乃社众畀之以权，取达社众之目的，非其人本有权利，而应为一公司一会邸之长魁也。假使其人行事，与社众之主义背驰，乃至群情不合者过半，斯其人义应告休，否则逐之可也。此等义法，卢梭《民约》，推勘最详。自其说兴，革命风潮，因之大起，此所谓国民无上之义是已。故挽近欧洲，以民主为最正之治制。乃至革命之世，兵权既盛，颇不乏专制之夫。如英之可仑谟尔 Crommell，法之拿破仑，其侵夺黔首自由，岂减察理第一CharlesI、路易十四Louis X Ⅳ。而人不之攻者，则以为彼之得权，乃由民自乐与之，彼之行权，亦为国民而后有事，与旧君保其世及之权，而自上达下者异耳。

使政界之中，果有如是之分别，则不独前二语为吾辈所当牢记，

而历史中所有最多之治制，如亚洲所今行，乃至欧洲诸国二三百载以前之所有，真皆成一片黑暗世界。其治民也，舍奴使虏用，纯恃压力而外，无他术可由。则言治之家，深恶痛绝，谁曰不宜？而无如其非事实也。何者？其制不可行也。虽欲行之，断断无此权力故也。言近古之霸主，似当为法之路易十四首屈一指。请试思路易十四之事，夫主之于奴，若白种之畜黑奴，至矣。然亦未闻纯用压力至于极点者，以其事非主人之利也。故所谓压力者，不过以势相临，谓主人有如是之压力，随时可用耳。凡为主人者，同利故相救，正如刚毅所言："宁利友朋，不资奴仆。"由此言之，使路易而为国民之所逼，彼将引邻敌之力，以自压其民乎？而英伦、布鲁士，亦将为之出兵，代平内乱乎？顾历史中并无此事，而当时即欲为此，恐亦势所不能。然则路易计将安出？或曰路易所练之兵，正于此时用耳。虽然，所练之兵，非法民耶？而如前之言，法民皆奴仆也。然则彼奴仆之中，有其擐甲执兵，敢死任战者，此在路易，非危事耶？曰彼皆党于路易，爱戴路易，而为路易之爪牙鹰犬者也。然则路易之威权，固待兵而后具。兵，民也；民，群下也，是其治权，非自上而达下，亦自下而逮上耳。虽机关相异，而由国民附之，而后有权则一。近世政府，为民心所不附则倾，而路易十四，使其师徒叛之，则亦摇手不得也。然则彼卢梭诸公之政论，分治权为由上由下者，无乃似实而实虚。所谓霸主治民，犹家君约束其童稚者，亦无是处。

若云国民之中，有少数人，党附霸朝，以其部勒之密，训练之精，因此而生势力，得以压制多数之人，此其言近信。然欲得此少数人党附，亦须要结噢咻而后得之，是其权力非无所待，而对于此众，亦不得率意径行，是其人虽对余民为无责任，而对于此众有责任也。且吾所尤不解者，卢学每谓以力服人，为专制治法之所独，不知使真专制，其所具力，理应最少。雅理氏三制之中，最不能全仗自力

者，莫专制若。谓专制以道德才智服人，谓少治众治，以力量制人，犹可说也。奈之何以专制之独夫，而谓其有制服亿兆之能力乎？且由此观之，专制之君主，无不借助于人之理。既借助矣，即对于人，不得率意径行。是故谓天下有无责任之贵族民主，于理可通，而云有无责任之专制者，古今真无此物。

此理自我辈观之，亦自明了。而古人之意，若有异者，则以天命之说 Divine Right 深入脑海故也。读班叔皮王命之论，则知汉人于宗教之迷信，而程伊川于商、周之际，亦有天命未去之说。至苏子瞻上神宗书，乃言人主所恃，人心而已。可知古人之于帝王，其得位行权，皆若天之所相，而又不言明其所以相之何如。果其灵异，存乎事实 Objective，抑不过众人心里，信以为然 Subjective。夫人君既为天之所立如此，是以东西宗教，莫不以尊君敬上，奉法怀刑，为斯人最重之名谊。政府得此，其势益隆，其植益固。虽然，使阴骘之言而信，则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鉴观有赫，所必由天眷而后存立者，初何必专制独治之政府而后然？即贵族庶建之治，倘非天相，乌能存乎！彼古人以天命属专制者，以所见政府，类多专制故耳。若夫近世，则有谓非民主立宪之治，必无当于天心教旨者矣。此真彼是各一是非之说也。

顾我辈于此，所当著眼者，在治权每得宗教之助而益张，与其所以为助之理。夫旧谓专制独治，止于以力服人，其说既为吾党之所破矣。若谓至尊之势，至重之威，天泽凛然，不可侵犯者，由于宗教为之辅。然岂皇皇上帝，果以雷霆风雨，助行权欤？或曰，是不然，宗教之力，不在形迹，而在人心意念之间。明为天命，尊为天子，于其实力，无几微增益也。而民之视之也，乃大有异，向无宗教，其不能得此无疑。路易十四，法人中之最为尪羸瘠弱者也，而其民视之，若圆光被体也者，顶礼崇奉，惟恐后人，亦因教言不敬君王，为天诛之所必及云耳。夫如是言，则专制之所以得宗教而益威者，

其力正出于民心，虽不同于前者之以形，而其治权之自下逮上，非自上达下，又以明矣。

或曰，此特专制之谲术而已。夫独夫自力之无可言固也，然少数所以制多数者，以其部勒服习之不同，而一人之所以驭兆民者，亦以其法术机诈之不测。称天而行，居之不疑，有命自天，王者不死。凡此皆所以起颛愚之迷信，用以欺世盗权者也。虽然此等之事，必事势相成，暂而行之，或可得志。若谓历史中专制之主，悉由此术，则殊不然。试更以法之路易十四为喻。夫谓彼之所以制御国民，使人望之若天神而畏服者，此中宗教之作用甚多，此言信也。夫使事出于欺，而谓路易有欺其民之意，恐路易不任受也。何则？一是威仪典则，与夫称托之隆，凡所以成王者之贵者，路易固未尝自为，而有所受之者也。其义或萌孽于数千载之前，得宗教国俗，相与酝酿抱伏之，至于路易之身，而承其利。然而发明此义之神甫师儒，虽为路易所大利，而其人与路易之身，终为二而非一。非一故可以离，离则虽持与前反对之说可也。由此观之，将路易权力之重轻，非其身所得主，且有待于他人，使彼而欲权盛力张，将必于如是之众，微伺体察，常有以餍其情，而无失其意而后可。前谓路易之权，起于人心，今又见路易之权，起于持此人心者。是以史载路易十四之待教侣最优，而其国教侣，所以助其王亦最力。论者谓近古专制柄张，无有逾于路易者，而法民之尊王团结，亦无过于此时。直至其子路易十五之中叶，其民心乃一变。有是哉！路易之视教侣，无异拿破仑之视其兵也，而谓专制治权，由上达下可乎？

吾辈前路所发明，乃历史中要理，而将以破专制人君之所恃者。夫谓受命诸天，权发自上，此专制者之所喜闻也。虽孟子之论天命也，尝谓天命即徵诸民，而或以为其说但存于理想。顾吾辈求之东西历史，见凡专制之君，未有不俟民心之归、众情之戴而能立者。其所俟之多寡强弱不同，而即以此判成败。然则卢梭诸公，分政府为

二等：一谓权发诸上，一为权发诸下者，其义荒矣。权未有不发诸下者也。虽然，专制之纯用压力，而以其民为奴虏者，固亦有之，是必见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时，即前所指为无机体国家者。顾当此时，其用压力者，必不止一人，而常为胜家之有众。胜家之众，常为军旅，而统之以一雄，此又有机体之专制也。有机体之专制，虽欲奋一夫私权，以暴虐群下，其势不能，将必有其所俯顺者。其好恶不可不同，其甘苦不可不同，否则败矣。汉高非专制之尤者耶？然入关告谕，必得父老之心，而后天下可得。项氏失民，虽强终仆，可以证矣。若于西史求之，则英之图德诸王，法之路易十四，德之维廉，俄之亚烈山达 Alexander，至今日之尼古拉 Nicholas，皆如此矣。盖其国家形式既云有机，斯不能叛天演之公例。譬诸生理，脱有谓脑力独奋，而无待于通体血液之灌输补益者，诸公岂信之乎？

既知一国治权，必本诸下而后有，则向所举以为独治众治之区别者，不可用矣。颇怪世俗论治，必谓众治，乃有公益 Commonwealth 可言；若独治之君，则必以摧斫下民为快者，此其说之误，不待论而可知。夫谓治权在手，不以公益为心，而专以莫予违为快者，专制本不尽然，即在并兼之世，固亦有伐罪吊民之事。若夫英之图德，法之路易，普之伏烈大帝等，其治权专制固也，而其号令举措，则未有不云以公益为目的者。特其为此也，则云已之行事，独对于天，乃有责任，其于国民，固无责也。此犹云其行事是非功罪，惟上帝乃足考察而赏罚之。至于国民，既为其所制矣，固不得而过问。虽然，论事当察名实，王者于国民无责，于名则然，而于实不尔。英之雅各第二，法之路易十四，皆自谓于国民无责者，然雅各则以始终误认而败，路易则以行与言反而仓，可以见矣。

由前所言，而二公例可立。一，凡独治之权，未有不赖群扶而克立者，此群扶之力，其士大夫可也，其豪杰可也，其民可也，其兵可也，甚至由于他国之众亦可。如印度国家，其扶立之者，非印民

也，乃英兵也。二，即在有机体国家，亦常有专制之形式，此种国家，虽无议院，其有待于国民之扶立则同。但所谓国民，不必大众。而在一部分之中。此一部分，大抵皆国民之秀，而有国家思想者。诸公闻此，回家时于故书中，试检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一篇看之，将悟其说，与此有互相发明者。

诸公闻此将曰，此真异闻！天下安有国民而扶立专制，甘为奴隶者乎？使明其民情，未有不欲得议院者也。吾应之曰：此在历史，亦不尽然。盖事势不同，民有虽欲立议院而不可者。此如俄国安那皇后康、雍间即位。当国时，欲立国会，舍贵族无可集为议员者，民以为与其受贵族鱼肉，转不如任至尊之专制，且约必大权不复旁落，而后载之，此其证也。乃至战争之世，其黜众治，而用专制者尤多。盖当此之时，以求存立为先，一切国民利益，众皆视为后图，而群附于战胜攻取之能者。使其事暂，将所推戴之人亦暂。使其事常，如国处难守冲散之地，如普鲁士，如路易十四以前之法国，皆必待边线已立，国有四塞之固，而后可议其余。不然，专制之治，不可以已。历史中如路易，如伏烈大帝，如拿破仑，其得位行权，皆由此理。不过，当知此等专制一立之后，虽事势变迁，其权无由解散。虽其始有救亡之用，而其终常为殃民之资，此其制所以为千古之诟厉耳。

但不佞所为诸公辨晰者，固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虽然，专制众治，固自有别，而其异果安在耶？此是第八会结穴问题。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出之。又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故不佞继此所欲为诸公发明者，乃中国此后国家，与前此数千载国家之区别。不佞郑重

以言，诸公不可不郑重以听也。

则问立宪国家与专制国家，其最要分殊，在于何者？此诚不易解决之问题也。政治之为科学，与他科学不同者，他科学如动植之类，吾辈之治之也，如堂上人听堂下之曲直。而政治不然，吾人身与其利害，而衡鉴易淆，一也。况所治之物，自鸣各殊，而不必皆实，二也。今使动物学家，欲为众生别类，彼懦懦戢戢者，方引首争鸣，吾为何等何科，有机无机，彼治其学者，未必不以所闻，转以茫然。今日世界国民，正复如是。吾近于街头，曾见《宪法古义》一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傅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又使诸公取前问题而叩之西人，彼亦将言人人异。彼将曰：立宪要点，其所以异于专制者，以下议院独有财政赋税之权，非国民所允诺，毫厘之利，不得横取，此谓囊橐法权 Right of Purse 云云。虽然，其说误也。盖使下议院之势诚重，所操法权，且不止此，若其诚轻，将并此无之。夫既有国家，则办事不能无费。西国上古王公，自有产业，山泽苑囿，遍于国中，无俟取于民而后足，此所谓水衡之钱是已。当此之时，虽有囊橐法权，不足窘政府也。且政府所为多矣，今置他端不问，而独禁其取财，亦未见其财之果可保也。不知此乃当时君民争执之顷，彼民见此，为其上之所急，得挟此以要之，取以达其最大之目的。后之论者，乃指术为鹄，失之远矣。

或又曰，立宪之与专制异者，在立法与行法，权界分明之要点。议院主于立法者也，国君宰相，下至百执事，行法者也。唐人有言，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勅。而西人亦云，非经国会公允，不得称制，著为律令。十七世纪英国风潮，所争即此立法权独立之事。此其为说，较前稍优，然而亦未尽合。夫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法意》论之详矣。故法国初立议院，凡行政诸官，不得列坐其中。然而立政

机关，因此大窒，此于事理至为易明。假如将为理财立法，而摈户部，是户部所历甘苦，于议法时，毫无用处。又如将为教育立法，而摈学务大臣，其所立章程，亦岂有当？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此言而信，则此等权界，且不可立。总之，凡此等处，各国议院法制，各有不同，而民权所伸，亦以大异，中间可以谛论者极多，惜非此时，所能为诸公推竟究耳。

大抵欲知专制立宪之异，考诸旧说，不如观见时之所实行。试举英国宰相，其为行法权固也。然以一官，为立法权之领袖，一切新法皆由宰相发起；而其身之进退，则视下议院之从违。使其议为院中舆论所归附赞成，言听计从，则其权最大；设舆论与之出入依违，则其人为处危疑之地；乃至院论与之显然反对，则宰相惟有奉身而退，明日他人入代，而组织新政府之事见矣。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其兴废，依于民情如此。

吾前者不云乎，一切政府，即在专制，其权力之成，必由群下，不过广狭殊耳。夫政府所建名号，千诡万殊，或国君其视土地，犹私家之视田业；或云天之所立，作君作师，而有符瑞感生以为天命之据。此其真伪诬信，姑不具论，但名号建矣，而所感召谁乎？必有众也。假有众相与不承，彼又乌从而得力？故名号建于上者，其归顺拥戴者存乎下，凡政府皆然。独至立宪政府，其归顺拥戴者，存乎通国太半之民，即不然，亦必有国家思想之众太半归之。

然则专制、立宪二者，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而二者不同安在？应之曰：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由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

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机关也。

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恐诸公不能猝喻，不佞不妨反覆推言，期于必明而后已。今由前路所发明，诸公当晓然，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今假向日维持政府之权力，以有因缘，坐而中变，此即言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愿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懵然不知。诸君试思此时国家现象，要当何如？曰：此如汽箱，外无汽表，早晚炸耳。炸者何？乱也。炸者何？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

往者俄罗斯，无国会议院之国也，其历史所载，君若相死于非命者最多，此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者也。彼俄君臣，未尝不知也。是故不欲其民有国家思想，迷信之以宗教，困阨之以教育，而终则临之以兵，然而其效可睹已。至于英国，则四百年无暗杀之事，此其中亦有天幸。而最足异者，则佐治第三George Ⅲ，以风狂不惠之身，享国六十年，而庶政日兴，国日强富。无他，有机关焉，以达此国民众治之力故耳。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此国家景命，所以灵长，而有万世不倾之皇室也。

是故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

不同在此。不佞于政治，本非专门，承诸公厚爱，为此八夕讨论。然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所惜八会，为时过促，于诸制尚不能详。今请为诸公总前所言，而立政治要例十二条如下：

一、凡有政府，则有约束，约束必以压力，无自由者。

二、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三、然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常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

四、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至其为此之义利公私，乃所不论。

五、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六、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亦即破坏政府之权力也。

七、但此种权力，常无机关；或有机关矣，而未正名为扶持政府者。如法之路易十四，几为全国民心之所归，然无机关以达群扶之力。英之可伦漠尔O. Cromwell，以兵众自辅，可谓有机关矣，然其名则为他用，不曰扶持其所立政府者也。此等现象，见于专制之国最多，于吾中国，正复如是。

八、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九、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

十、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

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天职而已。

十一、机关未具，扶倾政府之权力，每患不偏不公，或见或隐。其政府有独治一国之外形，不知其力之实起于下，则转以扶持者为忠顺，破坏者为叛逆，且以其物为天命之所授，而一切矫诬符命之事起矣。

十二、如此者，谓之君主，谓之专制；而若前所言者，谓之众治，谓之立宪。

天演论*

吴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揅乎质力聚散之几[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

---

* 《天演论》原名 Evolution and Ethics，即"进化与伦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初发表于1893年。严复译文，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封面题为乙未年三月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这不是定本，可能是当时人擅自将稿子拿去刊印的。书中没有自序和吴汝纶的序，也没有译例言。导言译作卮言，译文与后来的定本也不同。《天演论》正式出版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沔阳慎始基斋本。同年，严复自己据此本石印行世，为嗜奇精舍本。以后销路日广，版本益多，其中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富文书局的石印本也是较好的本子。此据慎始基斋本。

① "几"，富文本作"义"。

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

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　桐城吴汝纶叙

自　　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忱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段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

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① 知

---

① 他本作"此可与"。

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指，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　严复序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①。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

① 商务本作"自善互备"。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一、是编之译，① 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②、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天演论上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遂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

① 自"一是编之译"至"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一段，富文本、商务本均缺。

② 嗜奇本删去"新会梁任公"五字。

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赢蚌脱壳积叠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赢蚌者胡从来乎？沧海飏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　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① 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爵弗来，德人方拔、万俾尔，英人威里士、格兰特、斯宾塞尔、倭恩、赫胥黎，皆生学名家，先后间出，目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间，衔接迤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故赫胥黎谓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歌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不佞近翻《群谊》一书，即其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达尔文生嘉庆十四年，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

---

① 他本均作"物类"。

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导言二 广义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运常然也，会乃大异。假由当前一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眇，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说滥觞隆古，而大畅于近五十年。盖格致学精，时时可加实测故也。

且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溜滑胶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浊下凝；又或言抟土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蠉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逆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甚美，而无如其言之虚实，断不可证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衔接微分而来。又有一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设施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

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姑就生理治功一事，橅略言之。先为导言十余篇，用以通其大义。虽然，隅一举而三反，善悟者诚于此而有得焉，则筦秘机之扃钥者，其应用亦正无穷耳。

复　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谓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菩剌斯，布濩六合，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由通吸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illegible]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进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余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化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飞质而言。由质点内力其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芜而不精之谓，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由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

后文完也。物至于画，则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菩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肝成血①，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导言三　趋异

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之植物对；生类者，有质之物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有质可称量之物也，合之无质不可称量之声热光电诸动力，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气质而已。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体官理知觉运动，而形

① 商务本作“经肺成血”，误。

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为生类之最贵也。虽然，人类贵矣，而其为气质之所因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有生之类莫不同也。

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代异矣，而寒暑燥湿风水土谷，洎夫一切动植之伦，所与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相得者亨，不相得者困；相得者寿，不相得者殇。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不相得者将亡，而相得者生而独传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今夫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底也。而地力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逾。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传衍，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获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何则？得者只一，而失者终有徒也。此物竞争存之论，所以断断乎无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于异者匪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使奉生之物，恒与生相副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复　案：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今如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其万一者也。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生子最稀，莫逾于象。往者

达尔文尝计其数矣，法以牝牡一双，三十岁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间经数，各生六子，寿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许年，当得见象一千九百万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陆，约为方迷卢者五十一兆。今设其寒温相若，肥确又相若，而草木所资之地浆、日热、炭养、亚摩尼亚莫不相同。如是而设有一树，及年长成，年出五十子，此为植物出子甚少之数，但群子随风而飏，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为不疏，如是计之，得九年之后，遍地皆此种树，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臆造之言，有名数可稽，综如下式者也。

	每年实得木数
第一年以一枚木出五十子＝	五〇
第二年以(五〇)^{一}枚木出(五〇)^{二}子＝	二五〇〇
第三年以(五〇)^{二}枚木出(五〇)^{三}子＝	一二五〇〇〇
第四年以(五〇)^{三}枚木出(五〇)^{四}子＝	六二五〇〇〇〇
第五年以(五〇)^{四}枚木出(五〇)^{五}子＝	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第六年以(五〇)^{五}枚木出(五〇)^{六}子＝	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第七年以(五〇)^{六}枚木出(五〇)^{七}子＝	七八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第八年以(五〇)^{七}枚木出(五〇)^{八}子＝	三九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第九年以(五〇)^{八}枚木出(五〇)^{九}子＝	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① 英方尺
而	
英之一方迷卢＝	二七八七八四〇〇
故五一〇〇〇〇〇〇方迷卢＝	一四二一七九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相减得不足地面＝	五三一三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① 富文本作“一九五三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有误。

夫草木之蕃滋，以数计之如此，而地上各种植物，以实事考之又如彼。则此之所谓五十子者，至多不过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独存众亡之故，虽有圣者莫能知也。然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此达氏所谓物竞者也。竞而独存，其故虽不可知，然可微拟而论之也。设当群子同入一区之时，其中有一焉，其抽乙独早，虽半日数时之顷，已足以尽收膏液，令余子不复长成，而此抽乙独早之故，或辞枝较先，或苞膜较薄，皆足致然。设以膜薄而早抽，则他日其子，又有膜薄者，因以竞胜，如此则历久之余，此膜薄者传为种矣，此达氏所谓天择者也。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必虔刘朘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导言四　人为

前之所言，率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在深山广岛之中，或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人迹，抑前经垦辟而荒弃多年，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迳，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矣，此地之荒秽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也。忽一旦有人焉，为之铲刈秽草，斩除恶木，缭以周垣，衡从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橘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别矣。此垣以内者，不独沟塍阑楯，皆见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经意匠。正不得谓草

木为天工，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皆人为焉，无不可耳。第斯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护葺，日事删除，夫而后种种美观，可期恒保。假其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将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躏之，虫豸为之蠹，莓苔速其枯。其与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文蒙，或因飞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目，旧主人手足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战胜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为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业，谓之功，而通谓之曰人事。自古之土铏洼尊，以至今之电车铁舰，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夺天工，其说固非皆诞。顾此冒耏横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

复　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为其地最宜之种，此说固也。然不知分别观之则误人，是不可以不论也。赫胥黎氏于此所指为最宜者，仅就本土所前有诸种中，标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说自不可易，何则？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故也。然使是种与未经前有之新种角，则其胜负之数，其尚能为最宜与否，举不可知矣。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緜遥，则新种易通，其为物竞，历时较久，聚种亦多。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

在内地,而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尅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尅善鸣者日以益希。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则中国之蕃薯蓏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此见诸史传者也。南美之番百合,西名哈敦,本地中海东岸物,一经移种,今南美拉百拉达,往往蔓生数十百里,弥望无他草木焉。除则由欧洲以入印度、澳斯地利,动植尚多,往往十年以外,遂遍其境,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迁地而良如此,谁谓必本土固有者,而后称最宜哉。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之甘穆斯噶加,前土民数十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导言五　互争

难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矣。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僢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岂名学之理,有时不足信欤?

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征诸事实,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不出

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之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而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是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治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久之余，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事所必至，无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铁桥，沿河石隄，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阯微摇；且凉热涨缩，则笱缄不得不松；雾淞潜滋，则锈①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隄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久长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而务成业建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返始而后快者。不独前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重，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盍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

复　案： 于上二篇，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加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斯宾塞之言曰：人当食之顷，则自然觉饥思食。今设去饥而思食之自然，有良医焉，深究饮食之理，为之程度，如学之有课，则虽有至精至当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藉也。物莫不慈其子姓，此种之所以传也。今设去其自然爱子之情，则虽深谕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类其灭久矣，此其尤大彰

① 富文本作“绣”，误。

明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其事弥重，其情弥殷。设弃此自然之机，而易之以学问理解，使知然后为之，则日用常行，已极纷纭繁赜，虽有圣者，不能一日行也。于是难者曰：诚如是，则世之任情而过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于过，其始必为其违情。饥而食，食而饱，饱而犹食；渴而饮，饮而滋，滋而犹饮。至违久而成习，习之既成，日以益痼，斯生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习，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则乌能过乎？学问之事，所以范情，使勿至于成习以害生也。斯宾塞任天之说，模略如此。

导言六　人择

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已。至于人治则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请申前喻，夫种类之孳生无穷，常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杂投数十百本牙蘖其中，争求长养。又有旱涝风霜之虐，耘其弱而植其强，洎夫一本独荣[①]，此岂徒坚韧胜常而已，固必具与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后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争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独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现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观之，不必其至美而适用也。是故人治之兴，常兴于人之有所择。譬诸草木，必择其所爱与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牛羊勿践履；旱其溉之，

① 他本作“一木独荣”。

霜其苦之，爱护保持，期于长成繁盛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也。使其果实材荫，常有当夫主人之意，则爱护保持之事，自相引而弥长；又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其始初，则主人之庇，亦可为此树所长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使所治之园，处大河之滨，一旦刍茭不属，虑殚为河，则主人于斯，救死不给，树乎何有？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茅芦而外，无物能生；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则此木亦末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天人之际，其常为相胜也若此。所谓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盖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而必赖天行之力，而后有以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物种相刃相劘，又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譬如树艺之家，果实花叶，有不尽如其意者，彼乃积摧其恶种，积择其善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竞也，竞宜于天；后之竞也，竞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以消，善日以长，其得效有迥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谓人择。人择而有功，必能尽物之性而后可。嗟夫！此真生聚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复　案：达尔文《物种由来》云：人择一术，其功用于树艺牧畜，至为奇妙。用此术者，不仅能取其群[①]而进退之，乃能悉变原种，至于不可复识。其事如按图而索，年月可期。往尝见撒孙尼人畜羊，每月三次置羊于几，体段毛角，详悉校品，无异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术要在识别微异，择所祈向，积累成著而已。顾行术最难，非独具手眼，觉察毫厘，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难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习，数稔之间，必致巨富。欧洲羊马二事，尤彰彰也。间亦用接构之法，故真佳种，索价不赀，然少得效，效者须牝牡种近，生乃真佳，无反种之弊。牧畜如此，树艺亦然，特其事差易，以进种略骤，易于决择耳。

---

① 富文本作“取其种”。

导言七 善败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满载一舟，到澳洲南岛达斯马尼亚所。澳士大利亚南有小岛。弃船登陆，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莫有同者。此数十百民者，筚路褴褛，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于是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动植之伦，亦以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顾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而仅存，或大胜而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何如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推选赏罚之约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得渐化相安，转为吾用。设此数十百民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糜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旧种者得因以为利，灭亡之祸，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蓏牛羊，或以无所托芘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者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不知自致于最宜，用不为天之所择可也。

复　案：由来垦荒之利不利，最觇民种之高下。泰西自明以来，如荷兰，如日斯巴尼亚，如蒲陀牙，如丹麦，皆能浮海得新地。而最后英伦之民，于垦荒乃独著，前数国方之，瞠乎后矣。西有米利坚，东有身毒，南有好望新洲，计其幅员，几与

欧亚[①]埒。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无垦土。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之旧无垦地，正坐此耳。法于乾、嘉以前，真霸权不制之国也。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②]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

导言八　乌托邦

又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聪明智虑之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幸而为众所推服，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为天行之所胜。是为君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无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园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以害其草木者，罔不芟夷之，勦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竞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于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所尊显选举以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花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遂其生，勿廪廪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彫，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乾水溢，

① 他本皆作“欧洲”。

② 富文本、丛刊本均作“非洲。”

则为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途、桥梁、漕輓、舟车。致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医疗药物，所以救民之厉疾夭死[①]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防强弱愚智之相欺夺也；为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族强邻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其宜，务使民之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人自足恃者，日以益多。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

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皞皞，凡其国之所有，皆足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见，而惟人治为独尊，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兽之微，皆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错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驯至于各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

复　案：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②]不期举

① 富文本作“天死”，误。

② 富文本作“善改”，误。

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识卑下，故当明嘉、隆间，得斐立白第二为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据南美，而欧洲亦几为所混一。南洋吕宋一岛，名斐立宾者，即以其名，名其所得地也。至万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继体之人，庸暗选慑，国乃大弱，尽失欧洲所已得地，贫削饥馑，民不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当国，精勤二十余年，而国势复振，然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国又大弱。虽道、咸以还，泰西诸国，治化宏开，西班牙立国其中，不能无所淬厉，然至今尚不足为第二等权也。至立政之际，民智汙隆，难易尤判。如英国平税一事，明计学者持之盖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国民抵死不悟故也。后议者以理财启蒙诸书，颁令乡塾习之，至道光间，遂阻力去，而其令大行，通国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

导言九　汰蕃

虽然，假真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然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大乱之后，景物萧寥，无异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洎新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子孙[①]。

① 富文本作“名长子孙”，误。

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孳生，不足则争，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故治愈隆则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愈速。且德智并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胜之。如是经十数传、数十传以后，必神通如景尊，能以二馒头，哺四千众而后可。不然，人道既各争存，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天行用，所谓郅治之隆，乃儳然不终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伏于人治之大成，此诚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

设前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回之术，则就理所可知言之，无亦二途已耳。一则听其蕃息，至过庶食不足之时，徐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食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使无有过庶之一时。由前而言其术，即今英伦、法、德诸邦之所用。然不过移密就疏，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术，格致之学，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将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难者也。于是议者曰：是不难，天下有骤视若不仁，而其实则至仁也者。夫过庶既必至争矣，争则必有所灭，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莫于此之时，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圣人治民，同于园夫之治草木。园夫之于草木也，过盛则芟夷之而已矣，拳曲拥肿则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养者，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痫、残疾、颠〔颛〕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才桀之子孙，此真至治之所期，又何忧乎过庶，主人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复　案：此篇客说，与希腊亚利大各所持论略相仿。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旧行之民欲婚嫁者，须报官验明家产及格者，始为牉合。然此令虽行，而俗转淫佚，天生之子满街，育婴堂充塞不复收，故其令寻废也。

导言十　择难

天演家用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戾左契①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肖其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今吾术既用之草木禽兽而大验矣，行之人类，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说虽若骇人，然执其事而责其效，则确然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荒立国，始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人人，犹人人之出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乃可独行而独断也。果能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为独为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之主治也可，托之择种留良也亦可。而不幸横览此三洲②六十余国之间，为上下其六千余年之纪载，此独知前识，迈类逾种如前比者，尚断断乎未尝有人也。

且择种留良之术，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汧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自为施白来。施，英人最善畜鸽者也，易用中事。且欲由此术，是操选政者，不特其前识如神明，抑必极刚戾忍决之姿而后可。夫刚戾忍决诚无难，雄主酷吏皆优为之。独是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心思才力为之，亦将不可

① 他本皆作"执左契"。

② 他本作"五洲"。

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且从来人种难分，比诸飞走下生，奚翅什伯①。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戚党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儿童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抉择，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断决，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导言十一　蜂群

故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杳不可得，则所谓择种之术不可行。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资之故，其理至为微渺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将不仅于治理无以复加，且恐其术果行，则其群将涣。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则其理见矣。虽然，天之生物，以群立者，不独斯人已也。试略举之：则禽之有群者，如雁如乌；兽之有群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坚之犎，阿非利加之猕，其尤著者也；昆虫之有群者，如蚁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群，以自完于物竞之际者也。今吾将即蜂之群而论之，其与人之有群，同欤异欤？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欤？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复案：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氏于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察贰廉空，使

① 慎始基斋本原作“相佰”，误。

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雌故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酿蜜者皆雌而不交不孕，其雄不事事，俗误为雌，呼曰蜂姐。一壶之内，计口而禀，①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相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已耳。设是群之中，有劳心者焉，则必其雄而不事之惰蜂。为其暇也，此其神识智计，必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抑由悟而入也。设其中有劳力者焉，则必其半雌，盻盻然终其身为酿蓄之事，而所禀之食，特倮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扬之道②以自为也。之二者自裂房茧羽而来，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之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治之以物竞，锤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延其种族。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

导言十二　人群

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蠕泳之群同焉者也。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

① 商务本、从刊本改作“计而日禀”，误。

② 商务本作“由杨之道”。

鸟兽昆虫之于群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蜜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嫥嫥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嗜欲,亦嗜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企其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为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尽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复　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二说初立,皆为世人所大骇,竺旧者,至不惜杀人以敺其说。卒之证据厘然,弥攻弥固,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达尔文《原人篇》,希克罗德国人《人天演》,赫胥黎《化中人位论》,三书皆明人先为猿之理。而现在

诸种猿中，则亚洲之吉贲音奔、倭兰两种，非洲之戈栗拉、青明子两种为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诸兽与他猿之度多也。自兹厥后，生学分类，皆人猿为一宗，号布拉默特。布拉默特者，秦言第一类也。

导言十三　制私

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复案：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又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效物，凡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案：昆虫禽兽亦能肖物，如南洋木叶虫之类，所在多有，又传载寡女丝一事，则尤异者，然此不足以破此公例也。故禽兽不能画，不能象，而人则于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无概于中。即至隐微意念之间，皆感而遂通，绝不闻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里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稚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辗〔䩿〕，言哀已唏。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已。

或谓古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此诚极之若反，不可以常法论也。但设今者有高明深识之士，其意气若尘垢粃糠一世也者，猝于涂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中毫不一动然者，则吾窃疑而未敢信也。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

其憾之者犹人情也。案:原文如下:埃及之哈猛,必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亦已过矣。然彼以亚哈木鲁经略之重,何物犹大,乃漠然视之,门焉再出入,傲不为礼,其则恨之者尚人情耳。今以与李广霸陵尉事相类,故易之如此。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敢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兴,则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人所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大抵人居群中,自有识知以来,他人所为,常衡以我之好恶;我所为作,亦考之他人之毁誉。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及其久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

复　案: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

又案: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孟坚之识,尚未足以与此也。

导言十四　恕败

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钜，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所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顾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独用，则其群以漓。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廉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设身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谓金科玉条，贯彻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审其实，则恕道之与自存，固尚有其不尽比附也者。盖天下之为恶者，莫不务逃其诛。今有盗吾财者，使吾处盗之地，则莫若勿捕与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设批者之身，则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何？故曰：不相比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何则？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复　案：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

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此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蠲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乎！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

导言十五 最旨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譬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具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所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人治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园夫。第九篇，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中废。第十篇，论所以救庶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禽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论能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

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将

使恻隐仁爱之风衰，而其群以涣。且充其类而言，凡卹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治深[1]，而慈惠哀怜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深察世变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复　案：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其言曰《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今若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一群治化将开，其民必庶。始也以猛兽毒虫为患，庶则此患先祛。然而种分壤据，民之相残，不啻毒虫猛兽也。至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而转患孳乳之寖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2]，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虽然，此过庶之压力，可以裕食而减；而过庶之压力，又终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过其所已有。汲汲以

---

① 商务本作"狭隘酷烈之法深"。

② 商务本作"陶熔民生"。

求，若有阴驱潜率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尝有见足之一时。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己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商之场日广，业是者，于物情必审，于计利必精，不然，败矣。商战烈，则子钱薄，故用机必最省费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习者，而后倍称之息收焉。诸如此伦，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夫固有与争存而夺之食者也。不见前之爱尔兰乎？生息之夥，均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沟壑之一饱。饥馑疾疫，刀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然以经数言之，则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孑遗而长育种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抑遭遇最优，而为天之所择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仅过庶一端而已。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

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复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诒谋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然极治之世，人脑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虑，又至赜至变，至广至玄。其体既大，其用斯宏，故脑之消耗，又与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深浅、远近、精粗为比例。三比例者合，故人当此时，其取物之精，所以资辅益填补此脑者最费。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两大也。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即其中襞积复叠，亦野蛮少而浅，而欧民多且深。则继今以往，脑之为变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抑体合之为，必得脑之益繁且灵者，以与蕃变广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于此，则必啬于彼。而郅治之世，用脑之奢，又无疑也。吾前书证脑进者成丁迟，谓牝牡为合之时。又证男女情欲当极炽时，则思力必逊。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思索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沮不行。统此观之，则可知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迟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有反比例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取其说。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

导言十六　进微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竞耳。天行物竞者，救死不给，民争食也，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惟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导进其群之能。课其为术，乃不出道、齐、举错，与夫刑赏之间已耳。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才力心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必然之数也。其始焉为竞，其究也成习。习之既成，则虽主治有不能与其群相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导民取舍之间，其机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国俗，沦浃性情之后，悟其为弊，乃谋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酾杯水以救燎原，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何则？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

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相较，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是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则贫富强弱，相殊远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狭，万历间英国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苟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勒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

主三百余年之间，英国之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害群之民，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又以游惰呰窳者之种下也，振贫之令曰：凡无业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意欲绝不肖者传衍种裔，累此群也。然而其事卒未尝验者，则何居？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业，事常见诸中年以后，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贫乏，其受病虽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将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驵商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由此而观之，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详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墨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复　案：天演之学，肇端于地学之殭石古兽。故其计数，动逾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不足以见其用事也。曩拿破仑第一入埃及①时，法人治生学者，多挟其数千年骨董归而验之，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范物形，极渐至微，斯可见矣。虽然，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

① 慎始基斋本作"入麦西"，今从商务本。

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故其言曰：耶稣降生二千年时，世界如何，虽至武断人不敢率道也。顾其事有可逆知者，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至于种胤之事，其理至为奥博难穷，诚有如赫胥氏之说者。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野种者。或谓此即《汉书》所云天马。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之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又每有一种受性偏胜，至牉合得宜，有以相剂，则生子胜于二亲，此生学之理，亦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牉合有宜不宜，而后瞽瞍生舜，尧生丹朱，而汉高吕后之悍鸷，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论也。此理所关至钜，非遍读西国生学家书，身考其事数十年，不足以与其秘耳。

导言十七　善群

今之竞于人群者，非争所谓富贵优厚也耶？战而胜者在上位，持粱齧肥，驱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罔。试合英伦通国之民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人焉；其赤贫犯法者，亦不过百二焉。恐议者或以为少也，吾乃以谓百得五焉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覈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溽然在泥涂之中，日有寒饥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蠲，不足以遂生致养，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

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错之权也。则群之不进，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以并畜同牧之，是之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饥寒罹文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如而后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有徒党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竞于其群之中，而又不必胜者则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用，将使一国之众，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莫破质点，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转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牵沮之力，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而亨，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而又何虑于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群进种之至术也。

今夫一国之治，自外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言之，则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刚毅①而仁之人，夫而后国强

① 富文本及商务本等均作“勤习刚毅”。

而民富者，常智所与知也。由吾之术，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滞，将不止富强而已，抑将有进种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择种留良，如园夫之治草木哉！

复　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亲亲，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故其为术，在中国中古以来，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国。英伦民气最伸，故其术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其民所立约，名马格那吒达，华言大典。保、公二党，递主国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为，皆惟恐所傅者不去故也。斯宾塞群学保种公例二，曰：凡物欲种传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与其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丁之后，所得利益，与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灭。其《群谊篇》立进种大例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此其言乃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之大成，而施诸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菑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傅，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

导言十八　新反

前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然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善群进化，则期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

之知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公享之乐利。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摧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莫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矣。緜传虽远，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早含无穷为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之未除，天行犹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则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是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慾，屈私为群，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于可乐。

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无疑义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哲不能无过；自天行终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无怨怼，而尚觊觎其所必不可儿；自夫人终囿于形气之中，其知识无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极美备之一境，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特需时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窃尝谓此境如割锥术中，双曲线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矣，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众矣。邃古以来，凡人类之事功，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精进，则人治与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梦见

者，前事具在，岂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复 案：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曰：然则禹墨之胼茧非，而桀跖之横恣是矣！曰：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人度量相越远，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放之为，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即如婆罗旧教苦行熏修，亦谓大苦之余，偿我极乐，而后从之。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

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前吾谓西国计学为亘古精义、人理极则者，亦以其明两利为真利耳。由此观之，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盖善乐皆对待意境，以有恶忧而后见。使无后二，则前二亦不可见。生而瞽者不知

有明暗之殊，长处寒者不知寒，久处富者不欣富，无所异则即境相忘也。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

天 演 论 下

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柏庚首为此言。其言曰：格致之事，凡为真宰之所笃生，斯为吾人之所应讲。天之生物，本无贵贱轩轾之心，故以人意轩轾贵贱之者，其去道固已远矣。尚何能为格致之事乎？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薆，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斲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勾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为分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支叶以收炭气也；色非虚设也，形不徒然也，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于炭养。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

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顾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生机于无穷，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若是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抛堉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此线乃极狭椭圆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本处，成一椭圆。其二脐点，一即地心，一在地平以上与相应也。从其渊而平分之，前半飏而上行，后半陨而下趋。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仪之内，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莫能外也。

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洑，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申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盪运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麦西、希腊以来，民智之开，四千年于兹矣。而此事则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

复　案：此篇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结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而晚近生学家，谓有生者如人禽虫鱼草木之属，

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无官，曰非官品。无官则不死，以未尝有生也。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转附于子，緜緜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尽死，动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受生得形以来，递嬗迤转，以至于今，未尝死也。

论二　忧患

大地抟抟，诸教杂糅。自顶蛙拜蛇，迎尸范偶，以至于一宰无神；贤圣之所诏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虽旨类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知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尽从忧患生也。然则忧患果何物乎？其物为两间所无可逃，其事为天演所不可离，可逃可离，非忧患也。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著者也。今夫万物之灵，人当之矣。然自非能群，则天秉末由张皇，而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僿野，与鹿豕同，谓之未尝有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撄也；更进而为射猎，为游牧，为猺獠，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心鉥心，计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欤！夫转移世运，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圣人亦世运中之一物也，世运至而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

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拏，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

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居，乃能尔独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直褎然有以首出于庶物，则人于万类之中，独具最宜而有以制胜也审矣。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奋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鸷，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之患，而不为外物所吞噬残灭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又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又不知其几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鳌成，流为种智，其治化虽进，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营之德，宜为散，不宜为群；宜于乱，不宜于治，人之所深知也。

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眈眈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尝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害。凶德之为虐，较之阴阳外物之患，不啻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僇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服，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钺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以自伐也，而孰谓其始之固赖是以存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治化之兴，果有以祛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乎？抑天人互殊，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三　教源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化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沿习。故自有文字洎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考天演之学，发于商周之间，欧亚之际，而大盛于今日之泰西。此由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死生荣悴，昼夜相代夫前，妙道之行，昭昭然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俦，玄契同符，不期自合，分涂异唱，殊致同归。凡此二千五百余载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微言具在，不可诬也。

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姬周之初，额里思、身毒诸邦，抢攘昏垫，种相攻灭。迨东迁以还，二土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其更进也，则争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善夫柏庚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真，而言行能是者。东洲有民，见蛇而拜，曰：是吾祖也。使真其祖，则拜之是矣，而无知其误也。是故教与学相衡，学急于教。而格致不精之国，其政令多乖，而民之天秉郁矣。"由柏氏之语而观之，吾人日讨物理之所以然，以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于天人之际者，为事至重，而岂游心冥漠，勤其无补也哉！

顾争生已大难，此微论蹄迹交午之秋，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彼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累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

至于过是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弥勤。凡为此者，乃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禽兽者也，可多得哉！可多得哉！然而意识所及，既随格致之业，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远瞩高瞻，要识始之从何来，终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欲知鬼神之情状，则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欲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常苦于无术。观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则知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而合。而疾痛劳苦之事，乃有生对待，而非世事之傥来也。是故合群为治，犹之艺果莳花；而声明文物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世滋，声色味意之可䜣日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以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愚，其感慨于性情之隐者，亦微渺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傀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朴鄙者为尤酷。于前事多无补之悔吝，于来境深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俯仰之间，皆成糟粕。前愈酣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释、景、犹、回诸教所由兴也。

复案：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无定说。摩腾对汉明帝云，生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云，生鲁庄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周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灭度。此外有云佛生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者，莫衷一是。独

唐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法琳奉诏详核，定佛生周昭丙寅，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十九年，无丙寅岁，而汉摩腾所云二十四年亦误，当是二人皆指十四年甲寅而传写误也。今年太岁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也。挽近西士于内典极讨论，然于佛生卒，终莫指实，独云先耶稣生约六百年耳，依此则费说近之。佛成道当在定、哀间，与宣圣为并世，岂夜明诸异，与佛书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同物欤？鲁与摩竭提东西里差，仅三十余度，相去一时许，同时睹异，容或有之。至于希腊理家，德黎称首生鲁厘二十四年，德首定黄赤大距逆筭日食者也。亚诺芝曼德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斯生鲁宣间，毕，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者也。芝诺芬尼生鲁文七年，创名学。巴弥匿智生鲁昭六年。般剌密谛生鲁定十年。额拉吉来图生鲁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萨哥拉，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摩颉利图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质点之说。苏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专言性理道德者也。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号。亚里斯大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学未出以前，其为西人所崇信，无异中国之孔子。苏格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大德者三世师弟子，各推师说，标新异为进，不墨守也。此外则伊壁鸠鲁生周显二十七年。芝诺生周显三年，倡斯多噶学。而以阿塞西烈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终焉。盖至是希学支流亦稍涸矣。尝谓西人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独有周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间，创知作者，迭出相雄长，其持论思理，范围后世，至于今二千年不衰。而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虽在万里，不佞将裹粮挟贽从之矣。

论四　严意

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必自知刑赏施报之公始。使世之刑赏施报，未尝不公，则教之兴不兴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群始立。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攻窳彊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且约以驭群，岂惟民哉！彼狼之合从以逐鹿也，飚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行，是亦约也，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而已矣。民之初群，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贵势尊位，制为法令，而强之使从也。故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民之好恶为予夺，故虽不必尽善，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行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无宁惟是，群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贤不肖之至不齐。政令之所以行，刑罚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也，则其权之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备也。矧文法日繁，国闻日富，非以为专业者不暇给也。于是乎则有业为治人之人，号曰士君子。而是群者亦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赋焉，酬其庸以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群之义，为一国奉己之名，久假而不

归，乌知非其有乎？挽近数百年，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虽然，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

且刑赏者，固皆制治之大权也。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刑罚世重世轻，制治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顾古之与今，有大不相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谓诛意者也。课夫其迹，未尝于隐微之地，加诛求也。然刑者期无刑，而明刑皆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吾群，而为群所不容云尔。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之，则慈母之折葼，固可或死其子；涂人之抛堶，亦可或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诿于不幸而无辞，此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日迁善，不亦难哉！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严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如其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易俗之效。杀人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则不与谋故者同科。论其意而略其迹，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然也，朝廷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

论五　天刑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建言有之：天道福善而祸淫，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吉凶祸福者，其天之刑赏欤？自所称而言之，宜刑赏之当，莫天若也。顾僭滥过差，若无可逃于人责者，又何说耶？请循其本，今夫安乐危苦者，不徒人而有是也，彼飞走游泳，固皆同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有罪，福者有功，则是飞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祸福之耶？应者曰：否否。

飞走游泳之伦，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也，且何所证而云天之独厚于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虐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愤者，生丁槁饿，死罹刑罚，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余恶，何为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为不异于怙贼？一二人狂髯偾事，①而无辜善良，因之得祸者，动以国计，刑赏之公，固如此乎？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额里思、斯迈特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答摩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弔，何相类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疠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人为帝王，动云天命矣。而青吉斯凶贼不仁，杀人如薙，而得国幅员之广，两海一经。伊惕卜思，义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雠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剚刃于胸。此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瘅恶者衡耶？

有为动物之学者，得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警捷足，以远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彊项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觇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人之意行，则狼之为害，与鹿之受害，厘然异矣。方将谓鹿为善为良，以狼为恶为虐，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杀人，其左

① 慎始基斋本、嗜奇本皆作“愤事”，今从手稿本。

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恶耶？自我观之，非仁非暴，无善无恶，彼方超夫二者之间，而吾乃规规然执二者而功罪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刑赏之柄，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伊惕卜思事见希腊旧史，盖幼为父弃，他人收养，长不相知者也。

复　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

论六　佛释

天道难知既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于是推人意以为天意，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梦梦也，则有为天讼直者焉。夫享之以郊祀，讯之以蓍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故言灾异者多家，有君子，有小人，而谓天行所昭，必与人事相表里者，则靡不同焉。顾其言多傅会回穴，使人失据。及其敝也，则各主一说，果敢酷烈，相屠戮而乱天下，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宋、元以来，西国物理日辟，教祸日销。深识之士，辨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远如希腊之波尔仑尼，近如洛克、休蒙、汗德诸家，反覆推明，皆此志也。而天竺之圣人曰佛陀者，则以是为不足驾说竖义，必从而为之辞，于是有轮回因果之说焉。夫轮回因果之说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难知已耳。

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加于草木。自其可见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微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

其间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为，谓曰天未尝与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至，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故身世苦乐之端，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必因于昔；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必果于未来。当其所值，如代数之积，乃合正负诸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通和为无，不数数之事也。过此则有正余焉，有负余焉。所谓因果者，不必现在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之之一日。仅以所值而可见者言之，则宜祸者或反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身之尚有大负也。其伸缩盈朒之数，岂凡夫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乔答摩，其为天讼直者如此。此微论决无由审其说之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不可也。且轮回之说，固亦本之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亦实有其相似，此考道穷神之士，所为乐反覆其说，而求其义之所底也。

论七　种业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禀诸母。凡荟萃此一身之中，或远或近，实皆有其由来。且岂惟是声容气体而已，至于性情为尤甚。处若是境，际若是时，行若是事，其进退取舍，人而不同者，惟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其各受于先，与声容气体无以异也。方孩稚之生，其性情隐，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乃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暗，为刚为柔，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矣。又过是则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者与

之汇以深浅酝酿之。凡其性情，与声容气体者，皆经杂糅以转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由来旧矣。

顾竺乾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谓父母子孙，代为相传，如前所指。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则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又曰羯磨，译云种业。种业者不必专言罪恶，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人惟入泥洹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薰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期，而苦趣亦与俱永。生之与苦，固不可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所以不齐，而现前之因果，又不足以尽其所由然，用是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甲转为乙，而甲自为甲，乙自为乙，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间，则又不足以伸因果之说也，于是而羯磨种业之说生焉。所谓业种自然，如恶义[1]聚者，即此义也，曰恶义聚者，与前合揉剂和之语同意。盖羯磨世以微殊，因夫过去矣。而现在所为，又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重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竺乾以此为教宗，而其理则尚为近世天演家所聚讼。夫以受生不同，与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由此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说。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尚有难言者。世固有毕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抑或终身慆淫，而生孙乃远胜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之本然，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由是知竺乾之教，独谓薰修为必足证果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期于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否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而吾生所恃以自性自度者，亦从此而尽废。而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从以致其力乎？故竺乾新旧二教，皆有薰修证果之言，而推其根源，则亦起于不得已也。

---

[1] 商务本作“恶叉”。

复　案：三世因果之说，起于印度，而希腊论性诸家，惟柏拉图与之最为相似。柏拉图之言曰：人之本初，与天同体，所见皆理，而无气质之私。以有违误，谪遣人间。既被形气，遂迷本来。然以堕落方新，故有触便悟，易于迷复，此有夙根人所以参理易契也。使其因悟加功，幸而明心见性，洞识本来，则一世之后，可复初位，仍享极乐。使其因迷增迷，则由贤转愚，去天滋远。人道既尽，乃入下生。下生之中，亦有差等。大抵善则上升，恶则下降，去初弥远，复天愈难矣。其说如此，复意希、印两土相近，柏氏当有沿袭而来。如宋代诸儒言性，其所云明善复初诸说，多根佛书。顾欧洲学者，辄谓柏氏所言，为标己见，与竺乾诸教，绝不相谋。二者均无确证，姑存其说，以俟贤达取材焉。

论八　冥往

考竺乾初法，与挽近斐洛苏非译言爱智所明，不相悬异。其言物理也，皆有其不变者为之根，谓之曰真、曰净。真、净云者，精湛常然，不随物转者也。净不可以色声味触接。可以色声味触接者，附净发现，谓之曰应、曰名。应、名云者，诸有为法，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有大净曰婆罗门，而即为旧教之号，其分赋人人之净曰阿德门。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每为气禀所拘，官骸为阂，而嗜欲哀乐之感，又从而为其一生之幻妄，于是乎本然之体，乃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妄既指以为真，故阿德门缠缚沉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哲悟其然也，曰：身世既皆幻妄，而凡困苦僇辱之事，又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如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则绝圣弃智，惩忿窒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无他，自吾党观之，直不游于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纶已耳。夫羯摩种业，既藉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

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也。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销；生之梦泡，将有时而破。既破既销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旧教之上旨，而佛法未出之前，前识之士，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遯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无明失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炉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深知晓然；又必具审度之能，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焉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所独操，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人所谓自性自度者也。

由今观昔，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诚以谓生世无所逃忧患；且苦海舟流，匪知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其惑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胥由于心造，于是有姱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恋于一世，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将悉取而捐之。其至生事之必需，亦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乃超凡离群，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论九　真幻

迨乔答摩肇兴天竺，乔答摩或作骄昙弥，或作俱谭，或作瞿昙，一音之转。乃佛姓也。《西域记》本星名，从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誓拯群生。其宗旨所存，与旧教初不甚远。独至缮性反宗，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若与之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槁，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观之，则以为伪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玄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堕入轮转。举一切人天苦趣，将又炽然而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

此释迦氏所为迴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往者希腊智者，与挽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赖觉知而后有。见尽色绝，闻塞声亡。且既赖觉而存，则将缘官为变，目劳则看朱成碧，耳病则蚁斗疑牛。相固在我，非著物也，此所谓无真非幻也。何谓幻还有真？今夫与我接者，虽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乃得所附而著，特舍相求实，舍名求净，则又不得见耳。然有实因，乃生相果。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是知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此所谓幻还有真也。前哲之说，可谓精矣！

然须知人为形气中物，以官接象，即意成知，所了然者，无法非幻已耳。至于幻还有真与否，则断断乎不可得而明也。前人已云：舍相求实，不可得见矣。可知所谓真实，所谓不变长存之主，若舍其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亦无从以指实。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所云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见是因，从以是果故也。今使从元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乌从察？且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如挽近比圭黎所主之说者，又何所据以排其说乎？名学家穆勒氏喻之曰：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员，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设今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员者，而无赋以他形；绝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举凡可以根尘接者，皆褫之而无被以其他，则是橘所余留为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真，其真又不可见，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见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幻之有真与否，断断乎不可知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本为思议所不可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言

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故前者之说，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不独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轮之所转，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

复　案：此篇及前篇所诠观物之理，最为精微。初学于名理未熟，每苦难于猝喻，顾其论所关甚巨。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鄙人谫陋，才不副识，恐前后所翻，不足达作者深恉，转贻理障之讥。然兹事体大，所愿好学深思之士，反复勤求，期于必明而后措，则继今观理，将有庖丁解牛之乐，不敢惮烦，谨为更敷其旨。法人特嘉尔者，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少羸弱，而绝颖悟。从耶稣会神父学，声入心通，长老惊异。每设疑问，其师辄穷置对。目睹世道晦盲，民智僿野，而束教阘圠之士，动以古义相劫特，不察事理之真实。于是倡尊疑之学，著《道术新论》，以剽击旧教。曰："吾所自任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不能讳疑而言信也。学如建大屋然，务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虚，不可任也。掘之穿之，必求实地。有实地乎，事基于此；无实地乎，亦期瞭然。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藉思求理，而诐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迷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显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

耳。积'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

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迳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特氏此语，既非奇创，亦非艰深。人倘凝思，随在自见。设有圆赤石子一枚于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与其员形，其质甚坚，其数只一。赤、员、坚、一，合成此物，备具四德，不可暂离。假如今云，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关物，众当大怪，以为妄言。虽然，试思此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者，照成光浪，速率不同，射及石子，余浪皆入，独一浪者不入，反射而入眼中，如水晶盂，摄取射浪，导向眼帘。眼帘之中，脑络所会，受此激荡，如电报机，引达入脑，脑中感变，而知赤色。假使于今石子不变，而是诸缘，如光浪速率，目晶眼帘，有一异者，斯人所见，不成为赤，将见他色。人有生而病眼，谓之色盲不能辨色。人谓红者，彼皆谓绿。又用乾酒调盐，燃之暗室，则一切红物皆成灰色，常人之面，皆若死灰。每有一物当前，一人谓红，一人谓碧。红碧二色，不能同时而出一物，以是而知色从觉变，谓属物者，无有是处。所谓员形，亦不属物，乃人所见，名为如是。何以知之？假使人眼外晶，变其珠形，而为员柱，则诸员物，皆当变形。至于坚脆之差，乃由筋力。假使人身筋力，增一百倍，今所谓坚，将皆成脆。而此石子，无异馒首。可知坚性，亦在所觉。赤、员与坚，是三德者，皆由我起。所谓一数，似当属物，乃细审之，则亦由觉。何以言之？是名一者，起于二事，一由目见，一由触知，见、触会同，定其为一。今手石子，努力作对眼观之，则在触为一，在见成二。又以常法观之，而将中指交于食指，置石交指之间，则又在见为独，在触成双。今若

以官接物，见、触同重，前后互殊，孰为当信？可知此名一者，纯意所为，于物无与。即至物质，能隔阂者，久推属物，非凭人意。然隔阂之知，亦由见、触，既由见、触，亦本人心。由是总之，则石子本体，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逾意识，断断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此特嘉尔积'意'成我之说，所由生也。非不知必有外因，始生内果。然因同果否，必不可知。所见之影，即与本物相似可也。抑因果互异，犹鼓声之与击鼓人，亦无不可。是以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复案：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夫只此意验之符，则形气之学贵矣。此所以自特嘉尔以来，格物致知之事兴，而古所云心性之学微也。"然今人自有心性之学，特与古人异耳。

论十　佛法

夫云一切世间，人天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自乔答摩出，而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回旋成齐，或跳荡为汩，倏忽变现，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正如絷犬于株，围绕踯躅，不离本处。总而言之，无论为形为神，一切无实无常。不特存一己之见，为缠著可悲，而即身以外，所可把玩者，果何物耶？今试问方是之时，前所谓业种羯摩，则又何若？应之曰：羯摩固无恙也。盖羯摩可方慈气，其始在慈石也，俄而可移之入钢，由钢又可移之入镉，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醨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所遭逢，以为所受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彼是转移，绵延无已。

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而后为幻梦之大觉。大觉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义云何？学者至今，莫为定论。不可思议，而后成不二门也。若取其粗者诠之，

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相，湛然寂静，而又能仁为归。必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后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释道究竟也。此与婆罗门所证圣果，初若相似，而实则夐乎不同。至于薰修自度之方，则旧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莠。佛则又不谓然，目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彼以为为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为益几何？故欲绝恶根，须培善本；善本既立，恶根自除。道在悲智兼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流，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矣。自营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以自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涂，与旧教虽同，其坚苦卓厉，而用意又迥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三千岁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争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日源远流杂，渐失清净本来，然较而论之，尚为地球中最大教会也。呜呼！斯已奇尔。

复　案："不可思议"四字，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中经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致渐失本意，斯可痛也。夫"不可思议"之云，与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别，亦与云"不能思议"者大异。假如人言见奇境怪物，此谓"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此谓"不可言喻"；又如居热地人，生未见冰，忽闻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闻地员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翻谓世间无此理实，告者妄言，此谓"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

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此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处，界域也。谓其有物而无界域，有内而无外者也。宙者，时也。庄子谓之有长而无本剽。剽，末也。谓其有物而无起讫也。二皆其精界说。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

今欲敷其旨，则过于奥博冗长，姑举其凡，为涅槃起例而已。涅槃者，盖佛以谓三界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暂时诉合成观，终于消亡。而人身之有，则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世界如空华，羯摩如空果，世世生生，相续不绝，人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则与生俱生者，随之而尽，此涅槃最浅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文字言说，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辨，辨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为物，无形体，无方相，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言之，固与寂灭真无者，无以异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无，则无上正偏知之名，乌从起乎？此释迦牟尼所以译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脱苦趣，福慧两足，万累都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劳苦人，终无由悉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故

如渴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诚非凡夫所与知也。涅槃可指之义如此。第其所以称“不可思议”者，非必谓其理之幽渺难知也。其不可思议，即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二语。世界何物乃为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谓死，此非天下之违反而至难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议”也。

此不徒佛道为然，理见极时，莫不如是。盖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此所以毗耶一会，文殊师利菩萨，唱不二法门之旨，一时三十二说皆非。独净名居士不答一言，斯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二义相灭，不可同称也。其为“不可思议”真实理解，而浅者乃视为幽夐迷罔之词，去之远矣。

论十一　学派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希腊、犹大、义大利诸国，当姬汉之际，迭为声明文物之邦。说者谓彼都学术，与亚南诸教，判然各行，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为之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说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如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伊兰旧壤而来。追源远支交，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矣。希腊文教，最为昌明。其密理图学者，皆识斯义，而伊匪苏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挽近学者，乃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所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额拉氏

之绪言。但其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断断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虑涂，辐辏雅典。一时明哲，咸殚思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氏为穷高鹜远矣。此虽若近思切问，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宇，隐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见矣。盖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不若吾后人之亲切者。学术之门庭各异，则虽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也。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理复繁赜，决非生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近习，而亦有难窥者矣。是以格致实功，恆在名理气数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伦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名为崇实黜虚，实则捨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氏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格致气质之学，以为无关人事，而专以修己治人之业，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知阿真尼为眉目。再传之后，有雅里大德勒崛起马基顿之南。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所谓超凡入圣，凌铄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其滴髓真传，前不属于苏格拉第，后不属之雅里大德勒。二者虽皆当代硕师，而皆无与于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也。顾其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所倡高言，未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氏之学。天演之说，诚当以此为中兴，条理始终，厘然具备矣。

独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

私，迻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所持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宇宙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又常有定理大法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成败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兼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也。

复　案：密理图旧地，在安息今名小亚细亚。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二洲。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辏，文教休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时，罗马渐盛，希腊稍微，而其地亦废，在今斯没尔拿地南。

伊匪苏旧壤，亦在安息之西。商辛、周文之时，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先农神知安那最著号。周显王十三年，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生日，伊匪苏灾，四方布施，云集山积，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宣景教于此。曹魏景元、咸熙间，先农之祠又燬。自兹厥后，其地寝废。突厥兴，尚取其材以营君士但丁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五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则与漆园彼是方生之言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之雅典人。生周末元、定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修己、忠国爱人为务，精辟肫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旧教，独守真学，于威烈王二十二年，为雅典王坐以非圣无法杀之，天下以为冤。其教人无类，无著

作。死之后，柏拉图为之追述言论，纪事迹也。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希腊雅典人。生于周考五〔王〕十四年，寿八十岁，仪形魁硕。希腊旧俗，庠序间极重武事，如超距、搏跃之属，而雅里大各称最能，故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汉言骈胁也。折节为学，善歌诗，一见苏格拉第，闻其言，尽弃旧学，从之十年。苏以非罪死，柏拉图为讼其冤。党人讐之，乃弃乡里，往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罗马贤豪长者。论议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主者心知柏拉图大儒，释之。归雅典，讲学于亚克特美园。学者裹粮挟贽，走数千里，从之问道。今泰西太学，称亚克特美，自柏拉图始。其著作多称师说，杂出己意。其文体皆主客设难，至今人讲诵弗衰。精深微妙，善天人之际。为人制行纯懿，不媿其师。故西国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励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倮，谿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居起，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曰：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

斯多噶者，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间。而芝诺称祭酒，以市楼为讲学处。雅典人呼城闉为斯多亚，遂以是名其学。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大盛于西汉时。罗马著名豪杰，皆出此派，流风广远，至今弗衰。欧洲风尚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任果，重犯难，设然诺，贵守义相死，有不苟荣不幸生之风。西人称节烈不屈男子曰斯多噶，盖所从来旧矣。

雅里大德勒此名多与雅里大各相混，雅里大各乃其师名耳。者，柏拉图高足弟子，而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师也。生周安王十八年，寿六十二岁。其学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学之事，靡所不赅。虽导源师说，而有出蓝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气，而最后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盖自西人言理以来，其立论树义，与中土儒者所明[①]最为相近者，雅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学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于雅里氏。其为学者崇奉笃信，殆与中国孔子侔矣。洎有明中叶，柏庚起英，特嘉尔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加理列倭、哈尔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激者引绳排根，矫枉过直，而雅里氏二千年之焰，几乎熄矣。百年以来，物理益明，平陂往复，学者乃澄识平虑，取雅里旧籍考而论之，别其芜颣，载其菁英，其真乃出，而雅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废。嗟乎！居今思古，如雅里大德勒者，不可谓非聪颖特达，命世之才也。

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衰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西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家雄于财，波斯名王绰克西斯至亚伯地拉时，其家款王及从者甚隆谨。绰克西斯去，留其傅马支，古神巫号。教主人子，即德谟也。德谟幼颖敏，尽得其学，复从之游埃及、安息、犹大诸大邦，所见闻广。及归，大为国人所尊信，号前知。野史稗官，多言德谟神异，难信。其学以觉意无妄，而见尘非真为旨，盖已为特嘉尔嚆矢矣。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则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

---

① 商务本作“与中土儒者较明”。

论十二　天难

自来学术相承，每有发端甚微，而经历数传，事效遂钜者，如斯多噶创为上帝宰物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审诸身心之中，外察诸物我之际，觉覆载徒宽，乃无所往而可离苦趣。今必谓世界皆妄非真，则苦乐固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大地抟抟，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陷分明，弥缝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谓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斯多噶之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且张皇于后叶，胪诸简策，布在风谣，振古如兹，垂为教要。

往者朴伯英国诗人。以韵语赋《人道篇》数万言，其警句云："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沴灾，终则其利溥。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从来无不是上帝是已。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必非人类所能知。但即朴伯之言而核之，觉前六语诚为精理名言，而后六语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有蹇蹇乎不相比附者。虽用此得罪天下，吾诚不能已于言也。盖谓恶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祸胎，而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能获德慧术知故也。而吾所不解者，世间有人非人，无数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决无由增益；虽极茹苦困殆，而安危利菑，智慧亦无从以进。而高高在上者，必取

而空乏、拂乱、茹苦、困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此下愚虫豸，本彼苍所不爱惜云者，则又如前者至仁之说何？且上帝既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从横、水深火烈如此者，而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险阻于其间，是何为者？嗟嗟！是苍苍然穹尔而高者，果不可问耶？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询其所以然，吾恐芝诺、朴柏之论，自号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事自有其实，理自有其平，若徒以贵位尊势，箝制人言，虽帝天之尊，未足以厌其意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为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诚美备，无可复加，则安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以求更进之一境？计惟有式饮庶几。式食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柏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一世溃然萎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复　案：伊壁鸠鲁，亦额里思人。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阿底加。其学以惩忿瘠欲，遂生行乐为宗，而仁智为之辅。所讲名理治化诸学，多所发明，补前人所未逮。后人谓其学专主乐生，病其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犹中土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等诸禽兽。门户相非，非其实也。实则其教清净节适，安遇乐天，故能为古学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坠也。

论十三　论性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闵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不睹人世之足悲。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似为差乐。但不幸生人之事，欲忘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祸患之叩吾

阁，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而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斯多噶以此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者之甚不便何也。又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人学天也。此其言据地甚高，后之用其说者，遂有倜然不顾一切之概，然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吾为导言十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覼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道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且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而不与人治相反者也。

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斯言之本旨，恐又非后世用之者所尽知也。夫性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凡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鸢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男女，所与含生之伦同具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与禽兽异然者也。按哀乐羞恶，禽兽亦有之，特始见端而微眇难见耳。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也，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奸；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吾人性分之中，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人惟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为生之性也。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为分。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盖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

而不散，而日以强大也。

复　案：此篇之说，与宋儒之言性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相近之，善恶混之，三品之，其不同如此。然惟天降衷有恆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古"性"之义通"生"，三家之说，均非无所明之论也。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与宋儒言性诸说参观可耳。

论十四　矫性

天演之学，发端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然而其立教也，则未尝以天演为之基。自古言天之家，不出二途：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旧约》所载创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言理者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独至立教，则与前二家未尝异焉。盖天本难言，况当日格物学浅，斯多噶之徒，意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称天者，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为生者。至于天体之实，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虽好事者所乐知，然亦何关人事乎？故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天行人治之常相反。今夫天行之与人治异趋，触目皆然，虽欲美言粉饰无益也。自吾所身受者观之，则天行之用，固常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常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故彼教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至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必以理为之依。如是緜緜若存，至于解脱形气之一日，吾之灵明，

乃与太虚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天竺、希腊两教宗，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梯阶，而斯多噶未尝以是为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出于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四韦陀之诗，与希腊鄂谟尔之什，皆豪壮轻侠，目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诗曰："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不数百年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然尽丧其故。跳脱飞扬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来悼往之意多，而乐生自憙之情减。其沉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操，或有加乎前，而群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懦，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耑归大道。提婆、殑伽两水之旁，先觉之畴，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沉沦，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　案：此篇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则与国种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为表里。盖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土番猺獠，名为野蛮。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如是而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雠，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小戎》、《驷驖》之风，而秦卒以并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诗作，则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南宋最下。论古之士，察其时风俗政教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

设然诺[①]，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演恶

意者四千余年之人心不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厓之间，浩浩平沙，莽莽黄芦而止耳。迨一日河复故道，则依然曲折委蛇，以达于海。天演之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究切言之，则大抵引前人所已废也。今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曰闵世之教，婆罗门、乔答摩、什匿克三者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于违俗[②]，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比邱乞食之钵，什匿克之蓬累带索，木器自随，其忍为此态者，独无徒哉？又其一曰乐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彼则以世界为天园，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观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民自由，而不加以天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余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今则稍稍衰矣。合前二家之论而折中之，则世固未尝皆足闵，而天又未必皆可乐也。

夫生人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以为程者也。复案：赫胥黎氏此语，最蹈谈理肤泽之弊，不类智学家言，而于前二氏之学去之远矣。试思所谓哀乐相半诸语，二氏岂有不知，而终不尔云者，以道眼观一切法，自与俗见不同。赫氏此语，取媚浅学人，非极挚之论也。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限，而人事

---

① 商务本改作“好然诺”。

② 商务本作“人重于远俗”，误。

亦足有功；善固可以日增，而恶亦可以代减。天既予人以自辅之权能，则练心缮性，不徒可以自致于最宜，且右挈左提，嘉与宇内共跻美善之途[1]，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斯民最急之事也。格物致知之业，无论气质名物、修齐治平，凡为此而后有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不得谓其显于彼而微于此。是故近世治群学者，知造化之功，出于一本；学无大小，术不互殊。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演之致治雍和之极，根荄华实，厘然备具，又皆有条理之可寻，诚犁然有当于人心，不可以旦莫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矣，而亦天生有欲。以天演言之，则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若本天而言，则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亦其所以致此者异耳。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日趋善；动何机焉而民日竞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则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长，吾窃未之敢信也。且苟自心学之公例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用于好丑者为先，而用于善恶者为后。好丑者其善恶之萌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是故好善恶恶，容有未实；而好好色、恶恶臭之意，则未尝不诚也。学者先明吾心忻好厌丑之所以然，而后言任自然之道，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可耳。

复　案：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氏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何以言之？一则自生理而推群理，群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体、植物、动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动物自孑孓蠉蠕，至成人身，皆有绳迹，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学之始起，不及百年，达尔文论出，众虽翕然，

[1] 慎始基斋本及他本皆作“共跻美善之徒”，今据手稿本校改。

攻者亦至众也。顾乃每经一攻，其说弥固，其理弥明。后人考索日繁，其证佐亦日实。至今外天演而言前三学者，殆无人也。夫群者生之聚也，合生以为群，犹合阿弥巴极小虫，生水藻中，与血中白轮同物，为生之起点。而成体。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体合者，物自致于宜也。彼以为生既以天演而进，则群亦当以天演而进无疑，而所谓物竞、天择、体合三者，其在群亦与在生无以异。故曰任天演自然，则郅治自至也。虽然，曰任自然者，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道在无扰而持公道。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其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①]，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今赫胥氏但以随其自至当之，可谓语焉不详者矣。至谓善恶皆由演成，斯宾塞固亦谓尔。然民既成群之后，苟能无扰而公，行其三例，则恶将无从而演；恶无从演，善自日臻。此亦犹庄生去害马以善群，释氏以除翳为明目之喻已。又斯宾氏之立群学也，其开宗明义曰：吾之群学如几何，以人民为线面，以刑政为方圆，所取者皆有法之形，其不整无法者，无由论也。今天下人民国是，尚多无法之品，故以吾说例之，往往若不甚合者。然论道之言，不资诸有法固不可，按此指其废君臣、均土田之类而言。学者别白观之，幸勿讶也云云。而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

论十六　群治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有恶根，如前论矣，然

① 富文本作"民朱成丁"，"朱"字误。

其蔽不止此，请更论之①。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谓牧民进种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所谓择种留良，前导言中已反复矣。今所谓蔽，盖其术虽无所窒用者，亦未能即得所期也②。盖宜之为事，本无定程，物之强弱善恶，各有所宜，亦视所遭之境以为断耳。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人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请即动植之事明之，假今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楩、柟、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不毛穷发，童然无有能生者可也。又设数千万年后，此为赤道极热之区，则最宜者深菁长藤，巨蜂元蚁，兽蹄鸟迹，交于中国而已，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向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无定程，各视所遭以为断。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最善，夫宁非蔽欤！

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夫其中，然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人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

① 富文本商务本缺"请更论之"一句。

② 富文本商务本缺"所谓择种留良"以下数句。

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斯时之存，不仅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将皆为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前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隳交际，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初民旧贯，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也。

复　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

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

论十七　进化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群之常典者，群之人得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又谓民上之所宜为，在持刑宪以督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唱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前论反覆，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彼佛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说也。然法士巴斯噶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以藐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系夫其中，以约束

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直至今日，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鬼神所为，非人力也。此无他，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此二百年中之讨索，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日之初生，泉之始达，来者方多，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而言学，则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学中应历之境，以前之多所牴牾，遂谓无贯通融会之一日者，则又不然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矣。然此必非笃古贱今之士之所能也。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达尔文真伟人哉！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当前世局，夫岂偶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物竞，洪钧范物，陶炼砻磨，成其如是。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欲以数百年区区之人治，将有以大易乎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终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虚愿，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习，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力，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郅治可也。况彼后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人万万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

而勿以宴安媮乐为的者，乃能得耳。欧洲世变，约而论之，可分三际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生人安危苦乐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傺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而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当今日，固不当如鄂谟所歌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彊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慑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天演论》中西译名对照表*

上　卷

导言一　察变

天演论　本书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 Evolution一词，严氏译为天演，近人撰述，多以进化二字当之。赫胥黎于本书导言二中，实尝有一节立Evolution之界说，谓为初指进化而言，继则兼包退化之义。严氏于此节，略而未译，然其用天演二字，固守赫氏之说也。Ethics一词，今时通译为伦理学。

恺彻　Caesar, Caius Julius. 今通译恺撒。生西元前100年，卒

* 本表系抗日战争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严译名著丛刊》时所编制的。《严译名著丛刊》例言说："严先生之译名，为力求典雅故，多为读者所不能明瞭，且与近日流行之译名不尽同。本丛刊在每册之末，均附有译名对照表，一面将原文列出，一面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瞭。"今转录于此，以备读者参考。原表所列名词，分卷不分篇，今分别标明所隶篇名，以便检阅。对其中不详或不确之处作了补充注释。补注文字用（　）表示。

44年。

西洋　Atlantic Ocean. 今通译大西洋。

北海　North Sea.

黄芩　Amarella Gentians.

蜃灰　Chalk. 白垩也。

物竞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今通译生存竞争。

天择　Selection. 今通译天然淘汰。

斯宾塞尔　Spencer, Herbert. 今通译斯宾塞。生1820年，卒1903年。英之哲学家。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生1809年，卒1882年。英人。

物种原来　Origin of Species. 马君武有汉文译本，名《达尔文物种源始》。

兰麻克　De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今通译拉马克。生1744年，卒1829年。法国动物学名家。

爵弗来　Geoffroy, Saint-Hilaire, Etienne. 生1772年，卒1844年。法国博物学名家。自1795年，已疑所谓物种，为同样体型起各种变化所成。至1828年，乃著论谓生物自有生以来，不常保守其原形；而变化之重要原因，则属于生活境遇之差异也。

方拔　Buck, von. 生1774年，卒1853年。德国人。地质学名家及博物学名家。尝立物种徐缓变化之说，见其所著《加那列群岛记》(Description Physique des Isles Canaries)第一四七页。此书在一八三六年刊行。

万俾尔　Baer, Karl Ernst von. 生1792年，卒1876年。德国人。动物学名家。

威里士　Wells, William Charles. 1813年发表论文，明认天择原理，是为天择说之始。

格兰特　Grand. 英人。一八二六年，格氏作文论绿色海棉(Spongilla)，谓物种乃自其他物种所下传，且因变更之进行，以得改良。见爱丁堡哲学杂志(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第十四卷第二八三页。

倭恩　Owen, Sir Richard. 生1804年，卒1892年。英国人。动物学名家。解剖学名家。1859年著论言今日物种虽殊别，实皆自一体递分而来，其说以物种之地理分布为重要根据。

生学　Biology. 今通称生物学。

歌白尼　Copernicus, Nikolaus. 今通译哥白尼。生1473年，卒1543年。波兰人。天文学名家。近世自然科学之前驱者。

天人会通论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 今译综合哲学提纲。其第一书名Frist Principles（第一原理），第二书名 Principles of Biology(生物学原理)，第三书名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心理学原理），第四书名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社会学原理)，第五书名 Principles of Ethics（伦理学原理）。

导言二　广义

涅菩剌斯　Nebula. 今通称星云。

涅伏　Nerve. 今通称神经

导言三　趋异

计学家　Economist. 今通称经济学家。

马尔达　Malthus, Thomas Robert. 今通译马尔萨斯。生1766年，卒1834年。英国人。经济学名家，著《人口论》(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迷卢　Mile. 今通译英里，或哩；合我国2.794里。

炭养　今名二氧化碳气。

亚摩尼亚　Ammonia.

导言四　人为

哈敦　Cardoon. 今通称毛蓟。

拉百拉达　La　Plata. 南美阿根廷国境内地名。

伯林海　Behring　Sea. 今通译白令海，在亚洲东北角与北美洲西北角间。

甘穆斯噶加　Kamchatka. 今通译堪察加。半岛名。东临白令海。

导言五　互争

名学　Logic. 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

导言六　人择

人择　Artificial　selection. 今通译人为淘汰。

撒孙尼　Saxony. 今通译萨克森。

导言七　善败

达斯马尼亚　Tasmania. 今通译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洲南端之一大岛。

日斯巴尼亚　Hispania. 即西班牙。

蒲陀牙　Portugal. 即葡萄牙。

米利坚　America. 今通译亚美利加。

好望新洲　Cape of Good Hope. 今通译好望角。

导言八 乌托邦

乌托邦 Utopia. 犹言理想国。第十六世纪初年，谟尔(More)氏著书言 Utopia 为政法尽美之国。实无其地，特虚拟耳。

斐立白第二 Philip II. 今通译腓力第二。西班牙王。生1527年，卒1598年。

吕宋 Luzon.

斐立宾 Philippine. 今通译斐列滨。

查理第三 Charles III. 西班牙王。生1716年，卒1788年。

导言九 汰蕃

景尊 第五世纪时，基督教中因叙利亚之聂斯托利(Nestorius)氏，主张基督两性分离说，引起争端，而造成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唐初，传入中国，称景教者，即其一支。严氏常用景教一词，名基督教，而用景尊二字称耶稣。按《新约福音》记耶稣以七小饼数小鱼，食四千余众。是此段比喻之所本。惟此乃严氏所增，原书无之。

亚利大各 Aristocles，即柏拉图。

导言十 择难

施白来 Sir John Sebright.

导言十二 人群

原人篇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希克罗 Haeckel, Ernst Heinrich. 今通译赫克尔。生 1834 年，卒1919年。德国人。生物学名家。

人天演　Anthropogenie．英译本名The Evolution of Man．

化中人位论　Man's Place in Nature。

吉贲　Gibbon．长臂猿。产于印度及南方诸岛。

倭兰　Orang-ontany．猩猩。产于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等地之海岸及多沼泽之森林中。

戈栗拉　Gorilla．大猩猩。产于组义利亚山中。

青明子　Chimpanzee．黑猩猩。产于中央非洲西部之森林中。

布拉默特　Primates．今通称灵长类。

导言十三　制私

哈猛　Haman．今通译哈曼。

摩德开　Mordecai．今通译摩得开。

亚哈水鲁　Ahasuerus．今通译亚哈随鲁。

犹大　Jew．今通译犹太人。

亚丹斯密　Smith, Adam．生1723年，卒1790年。英国人。经济学名家。

导言十五　最旨

柏捷特　Bagehot, Walter．今通译巴佐特。生1826年，卒1877年。英国人。经济学家。

格致治平相关论　Physics and Polities．钟建闳有汉文译本，名《物理与政理》。

导言十六　进微

图德　Tudors．今译都铎尔。

额勒查白　Elizabeth．今通译伊利萨伯。生1533年，卒1603年。英之女皇。

狭斯丕尔　Shakespeare, William. 今通译莎士比亚。生1564年，卒1616年。英国人。戏曲名家。

维多利亚　Victoria. 生1819年，卒1901年。英之女皇。

芝不拉　Zebra.（美国南部，产白斑马）

导言十七　善群

约翰　John. 生1167年，卒1216年。

马格那吒达　Magna Charta. 今通译大宪章。

下　卷

论一　能实

柏庚　Bacon, Francis. 今通译培根。生1561年，卒1626年。英国人。哲学名家。近世经验哲学之始祖。

额拉吉来图　Heraclitus. 今通译赫拉克利特。生卒之年不详，大约西元前500年前后在世。希腊人。哲学名家。

麦西　Moses. 今通译摩西。以色利人首领，引之出埃及者。

论三　教源

额里思　Greece. 今通译希腊。

摩揭提　帝释前身之名。

爱阿尼　Ionia. 今通译爱奥尼亚。小亚细亚沿岸地名。其境内以弗所（Ephesus）市，为赫拉克利特诞生之地。故严氏用爱阿尼以代赫氏。

犹　Judaism. 犹太教。

德黎　Thales. 今通译退利斯。生卒之年不详，惟知其于西元前640至550年间在世。爱奥尼亚学派之初祖，亦即西欧哲学之创造者。

亚诺芝曼德　Anaximander. 生西元前611年，卒547年。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生西元前582至580年间，卒500年。

芝诺芬尼　Xenophanes. 约西元前570至470年间人。

巴弥匿智　Parmenides. 今通译巴门尼德。其生约西元前500年。

安那萨哥拉　Anaxagoras. 今通译亚拿萨哥拉。生西元前500年，卒428年。

德摩颉利图　Democritus. 今通译德谟克利特图。生卒之年不详，大约西元前460至362年间在世。

苏格拉第　Socrates. 今通译苏格拉底。生西元前469年，卒399年。

柏拉图　Plato. 生西元前427年，卒347年。

亚里斯大德　Aristotle. 今通译亚理士多德。生西元前384年，卒322年。

伊壁鸠鲁　Epicurus. 生西元前342年，卒270年。

芝诺　Zeno. 生西元前336年，卒264年。

斯多噶　Stoic.

阿塞西烈　Arcesilaus. 生西元前316年，卒241年，希腊哲学家。

论五　天刑

斯迈特　Semite. 今通译闪。

乔答摩　Gautama. （释迦牟尼的初名）

悉昙　Sutras. （经、经典）

约伯之记　Book of Job.

鄂谟　Homer. 今通译荷马。约西元前1000年在世。

青吉斯　即成吉思汗。

伊惕卜思　Edipus. 今通译厄狄帕斯。

罕木勒特　Hamlet. 今通译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所作悲剧名）

论六　佛释

洛克　Locke，John.　生1632年，卒1704年。英国人。　经验派哲学名家。

休蒙　Hume，David. 今通译休谟。生1711年，卒1776年。英国人。哲学名家，主张怀疑论者。

汗德　Kant，Immanuel.　今通译康德。生1724年，卒1804年。德国人。哲学名家。

论七　种业

种姓之说　Heredity.　今通称遗传说。

喀尔摩　Karma.（因果报应）

论八　冥往

斐洛苏非　Philosophy.　今通称哲学。考此词本由希腊之φιλos及soφια二语合成。前者之义为爱，后者之义为知。故斐洛苏非者，即爱慕知识之谓。

婆罗门　Brahma.

阿德门　Atman.（灵魂、自我）

论九　真幻

比圭黎　Berkely，George.　今通译柏克立。生1685年，卒1753年。英国人。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穆勒　Mill，John Stuart.　生1806年，卒1873年。英国人。于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皆称名家。

特嘉尔　Descartes，Rene.　今通译笛卡儿。生1596年，卒1650年。法国人。近世唯理派哲学之创始者。

耶稣会　Jesuits.

伊脱　Ether. 今通称以太。

论十　佛法

锅　Nickel. 今通称镍。

涅槃　Nirvana.

论十一　学派

密理图　Miletus. 今通译米利都。德黎及亚诺芝曼德，皆密理图人。

伊能苏　Ephesus. 今通译爱非斯。(小亚细亚一古都)

什匿克宗　Cynics. 今通译昔尼克学派(现称犬儒学派)。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取苏氏之福德合一说，而推衍之为制欲主义。

安得臣　Antisthenes. 今通译安提西尼。约西元前四五百年时在世。昔尼克学派创立人。

知阿真尼　Diogenes. 今通译提奥奇尼斯。生西元前412年，卒323年。

雅里大德勒　Aristotle. 今通译亚理士多德。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亚里斯大德。

马基顿　Macedonia. 今通译马其顿。

德谟吉利图　Democritus. 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德摩颉利图。

阿伯智拉　Abdera. 今通译亚德拉，乃德谟吉利图诞生之地。阿伯智拉之哲学家，即指德氏而言。

斯没尔拿　Smyrna 今通译士麦拿。

知安那　Diana. 先农神。今通译岱雅那。

亚烈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今通译亚历山大大王。生西元前356年，卒323年。

波罗　Paul. 今通译保罗。耶稣之门徒。

突厥　Turk. 指土耳其。

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 今通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京城。

雅里大各　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亚里大各。（在导言九案语中，曾译柏拉图为亚里大各）。

亚克特美园　Academy. 今通译亚加的米。

斯多亚　Σιοα (stoa).

奈端　Newton, Sir Isaac. 今通译牛顿。生1642年，卒1727年。英国人。数学名家。物理学名家。

加理列倭　Galileo. 今通译伽利略。生1564年，卒1642年。意大利国人。天文学及物理学名家。

哈尔维　Harvey, William. 今通译哈维。生1578年，卒1657年。英国人。医士。解剖学名家。

达尔敦　Dalton,John. 今通译道尔顿。生1766年，卒1844年。英国人。化学名家。

论十二　天难

吉里须布　Chrysicppus.今通译基利斯波。生西元前280年，卒约207年。希腊人。哲学名家。

朴伯　Pope,Alexander. 今通译蒲伯。生1688年，卒1744年。英国诗人。

人道篇　Essay on Man

伊壁鸠鲁之豕圈　Sty of Epicurus.

阿底加　Attica. 今通译阿底加。

论十三　论性

性　Nature.

清净之理 Pure reason.
群性 Political Nature.

论十四 矫性

四韦陀之诗 Vedas. 一为梨俱韦陀，二为耶柔韦陀，三为婆摩韦陀，四为阿达婆韦陀。
鄂谟尔 Homer. 严氏在论五中，译为鄂谟，今通译荷马。
提婆 Tiber. 今通译为台伯。意大利大河。
殑伽 Ganga 或 Ganges. 又名恆伽，又名恆河。印度大河。

论十七 进化

巴斯噶尔 Pascal, Blaise. 今通译巴斯噶。生1623年，卒1662年。法国人。神学家。数学名家。物理学名家。
丁尼孙 Tennyson, Alfred. 今通译丁尼生。生1809年，卒1892年。英国人。诗家。

附：《天演论》手稿*

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

西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笃信深喻而知其说之无以易也。夫岂徒文字语言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而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意，动之口舌、著之简策而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而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为古人之学，则其于古人所得以为意者，已有切肤精忨之异矣。况夫历时久远，简策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叚难明；风俗殊致，则事意参差。夫如是，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意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其所托以传之理固自若也。夫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返而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

---

* 《天演论》手稿原由严复第五子严玷带往印尼。严玷赴英治病，托友人代为保管。后严玷死于英国。解放后，其友人将严玷所留严复的书信、书稿、书批和这本《天演论》手稿全部交给我驻印尼大使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天演论》的版本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通行本。系作者经过反复修改后的定本。如慎始基斋本，嗜奇精舍本，富文本和商务本。一是在严复早期翻译修改过程中，陆续传播刻印的本子。如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吴汝纶的节本、《国闻汇编》中的《天演论悬疏》和这个手稿。

手稿用各色笔作多次修改，除自序注明"丙申重九"外，其它有的注"丁酉四月删节"，有的注"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手稿从未发表过，把它与通行本相较，可以看到严复思想的变化及《天演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些情况。通行本中的错讹之处，也可据稿本加以考校。稿本中有些字句，作者后来曾做改动，今除纯属文字修改者外，其余均注出，以供参考。

较之觇毕为学者，盖万万有加焉。此真习异国文字语言之至乐也。

今夫六经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矣。而孔子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追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此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即彼所谓外导是已；所谓推见至隐，即彼所谓内导是已。迁之言若诏之矣。此即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而后人漠然视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西国近二百年学术之盛，远迈前古，其所得于格致而著为精理公例者，在在见极，而吾《易》之所著，则往往先之。不肖于《易》至浅且尝，知傅会者学术之大禁，尤不愿躬蹈之以欺世也。顾其事有灼然必不可诬者，吾将举之以质海内之宏达。今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测万事、御蕃变，此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通而名之曰易。嗟乎！弥纶天地，岂诬也哉。大宇内事，质力相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力大例三：其首曰：凡物静不自动，动不自止。既动之，彼力路必直，速率必均。奈端之举此例也，所谓旷古之智。自其例出，而后天学大明，人事大利者也。而《易》则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而斯宾塞氏出，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欧美二洲学术政教群然趋之，法制大变。其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而《易》则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西洋自奈端治力学，首明屈伸相报之理。五十年来格致家乃断然知宇内全力之不增减、不生灭，特转移为用而已。而

《易》又曰："自强不息之谓乾。"夫物未有增减生灭而可曰自、可曰不息者也。斯宾塞得物变循环之理，自诧独知，而谓唯丁德尔为能与其义，而中土则自有《易》以来，消息盈虚之言，愚智所口熟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格物五十年，乃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有高下之差而后流也。今者太阳本热常耗，而以慧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罡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矣。故大宇积热力毋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而《易》曰：乾坤其易之缊耶？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夫息矣。诸如此者，不可偻指。呜呼！古人之作为是说者，岂偶然哉！夫以不肖浅学，而其所窥及者尚如此矣，则因彼悟此之事将无穷也。虽然，由此而必谓西学所明皆吾中国所前有，固无所事于西学焉，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则犹之未学而已耳，曷足贵乎？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书言不合，故训渐失，一也；士趋利禄，古学莫传，二也；乡壁虚造，义疏为梗，三也。故士生今日，乃转籍西学以为还读我书之用。吾之此言，知必有以为不谬者矣。

晚近风气渐开，士知弇陋为耻，故西学一道，问津日多，然亦有一二妄庸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之末；彼之所务，常在功利之间。此所谓未经鞠狱，辄成爰书，卤莽罪过，莫此为极。赫胥黎氏此书之指，本所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而其中所论与中土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图洞若观火。夏日如年，聊为迻译。至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亦不佞所不辞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自序

译　例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

一、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一、书中所指作家古人多希腊、罗马时宗工硕学，谈西学者所当知人论世者也。故特略为解释。

一、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谫陋所知，列为后案，以备参观。

卷上

卮言一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窗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中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力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陂陁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盖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啄践，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自补空缺，荣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兼并，混逐蔓生而已，而诘之者谁也①。

今者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记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计当邃古以前，坤枢未转，英吉利乃属冰天雪窖之虚，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噫！此

① 原稿中以下有“里语曰：人生如过隙驹，言其促也。其祝人则曰，如寿比终南山之寿，喻其长也。然自道眼而观之，则隙驹何必为促，即终南亦何足言长。特自隙驹以视终南，终南斯为寿耳。且由是而言，则寿者岂独终南，彼终南之草木亦何尝不寿耶？”一段文字，作者在修改时用蓝色笔勾去。

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史传所称三古以还年代，犹瀼渴之水以方大江，岂直小支而已耶？故理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换却几番面目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家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只须于当前所立处所，凿深几尺地皮，但使得见蜃灰，便识升由海底，何以故？蜃灰者，乃螺蛤蜕壳积垒而成，若用显镜细窥，其鱻旋尚多完具。问其地若不曾经沧海，此恒河沙数螺蛤者何自而来！沧海桑田，斯非荒诞矣。且也，地学之家积验各种僵石，知动植万品，率皆递有变迁。第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以彭聃之寿，而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所谓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何知晦朔，而遽以不变名之，瞽说误人，孰逾此者！

由此而观之，则知不变一言，决非天道，其悠久成物之理，乃在变动不居之中。夫当前之所见，经二十年卅年而革焉可也，历二万年三万年而后革焉亦蔑不可。但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此境既由变而来，此境亦将恃变以往①。顾唯是常变矣，而有一不变者行乎其中。六合所呈，是不变者与时偕行之功效；万化陈迹，是不变者循业发见之前尘也。此之不变者谓何？非如往者谈玄之家，虚标其名：曰道，曰常，曰性而已。今之所谓不变有可以实指其用者焉。盖其一曰物竞，其二曰天择。万物莫不然，而于动植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之时与境。及凡周身以外

① 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即此谓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而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达尔文曰：“天择者，存物之最宜者也。”①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择其最宜者而存之。一争一择，而变之事起矣。

卮言二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固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还，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渐繁，由微成著。运常然矣，会乃大异。假由今日所见一草，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在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微之则思虑智识之无形，显之则国政民风之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②，谓之天演。其说滥觞于上古，而大行于近今百年。盖格致之学明，而时时可加实测故也③。

---

① 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以下有“今之主其说以言物理天道者，欧美诸国显者无虑数十百家，于英国则以达尔文、锡彭塞、赫胥黎为之最（编者按：此句旁边有一句黄绿色加批“此译赫氏书似不宜称及赫氏”一句，显非严复本人所加。很可能即吴汝纶过目时所写。）达尔文得之以著《物种探源论》，为晚近不刊之书。讲动植之学者为之斐变。锡彭塞得之以讲生学、心学、群学，皆旁通交推，道通为一。盛矣哉！自有西学以来未之有也。锡彭塞尝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其质，辟以散其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交涵相与同变者也。而赫胥黎则谓天演义兼消息，譬之生物，由胚胎以至老死；譬之群治由狉榛以至盛强衰灭，理原一体，皆天演之事也。锡彭塞之意偏主息盈，而以消虚为异体之天耗，于理骈枝矣。盖消息同物，特正负之间异耳。诸家论天演之义异同如此”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通行本放在本段案语中，对此意加以发挥扩充。

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溷湣樛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浊下凝；又或言抟土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蠉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从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虽非不经，而无如于实事羌无左证。用天演之说，则竺乾西域诸教宗，所谓创造神异之说皆不行。今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①递相衔结而来，又有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假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此真宰之功能。惟其为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施设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草木禽兽之中已也。实则员舆之中，一切民物之事，大宇已内，由日局诸体，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今者只就生理民治一事，模略言之，作为卮言十数篇，用以通其义而已。虽然隅一举而三反，盖读者诚于是而有得焉，则筦秘机之锁钥者，其应用亦无穷耳。

卮言三

今夫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运动之植物对；生类者，物之有质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为有质之物也，合之无质之声热光电动力②，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

① 原稿中"皆"字以下有"前因后果"四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以下原稿有"凡吾儒先之所谓气者"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气质而已耳。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干官骸知觉运动，而形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最贵也。然而人贵矣，其为气质之所囚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凡有生之类，莫不同也。

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生物一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微异矣，而风水土谷，资其生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宜者亨，不相得者困；宜者寿，不相得者殇。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而不相得者将亡，而宜者独存其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届也，而地力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踰。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食指，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获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此物竞争存之论，所由断断乎不可易也。是故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迁流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寒燠燥湿水土，于异种匪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其究也，桔柚可生于朔方，狐貉亦居于南海。使奉生之衣食，恒与生相剂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何则？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于此者，非吾人今日所居之世界也。

卮言四

前之所言，皆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

---

① 以下原稿有“凡吾儒先之所谓气者”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或在深山孤岛之中，或在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垦辟，或前经垦辟，而荒弃多时，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径，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哉！此地之荒秽也。然要知此蓬蒿荆榛，既不假人力而自生，便是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忽一旦有①为之铲刈秽草，斩伐恶木，缭以周垣，横从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桔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取而培植其中。夫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固判然各别矣。此不独沟塍阑楯，皆有巧思，即一草一花，皆经意匠。正不得谓草木为天功，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之皆属人为焉，无不可也。但此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保护，日事删除，夫而后斯园美观，可期恒有。假使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必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躏之，虫豸为之蠹，莓苔速其枯，而与其地独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交萦，或因飞子而播植②。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眼，旧主人手足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臧㕓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事，谓之业，谓之工，谓之艺。而一言以蔽之曰人事。自土硎洼尊，以及今之铁舰电机，精粗迥殊，皆人事也③。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徒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草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于帝力。夫人巧足以夺天工，固不得

① 原件以下有"若柳宗元之在永州，寻得袁家渴、钴鉧潭诸胜"，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件下有"正如孟子所谓：为间不用，茅塞其间"，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下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谓其说之皆诞，顾唯此横目冒耏，手以攫而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独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若以受性降衷而论，则皆与昆虫草芥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与天理之流行已耳，此固三十年来，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①。

卮言五

于是难者曰：诚如是言，天行人治二者，同于天演矣。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二者果僢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则岂名学之理，有时亦有不足信者欤！

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皆征诸实事。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者不出同原，天行人治不能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盖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所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特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巧力而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则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治斯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时之后，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又事之众著者也。今如河中铁桥与沿河之石堰，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趾微摇；而且凉热涨缩，则筍缄不得不松；雾淞潜滋，则锈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堰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长久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立业

---

① 原稿之《卮言五》原来自本节的"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开始。但在"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旁边有黄绿色批语云："鄙意欲自此句以上均归上篇"。一句，似为吴汝纶的批语。作者在修改时采纳这一意见，将此一段全部归入《卮言四》中。

者人。然而务成业立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反始而后快者。此不独前所举之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业，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虽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请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枝左而屈右，力同出于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由是则天行人事之相反也，其原又何不可同乎①？同原而相反者，固所以成其变化者也。

卮言六

夫天行人治二者常相反而不相成，固矣。然而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与天行相反，此补天之说也。何以言之？盖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志。天行者，动其化物之机，设为当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日强，强者日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悬至信之格，以听物之自致而已。至人治乃大不然，立其所祈响之物，而尽吾力焉，为致其所宜者以辅相之，俾克自存，而可大可久也。今请更申前喻，天行者以种类孳生之无穷，每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纵不啻数十百本者，萌孽其中，竞求长养，乃又以旱干霜雪之虐，为之芸其弱而植其强。迨至一本独留，此不独坚韧胜常，且必具与境推移之能，而又或蒙天幸焉，乃能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致干霄之盛也。竞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之事，则何如乎！今夫天行之所存，必存其最宜者，然是最宜者，自人而观之，不必其最美而适用也。是以人治之兴，亦兴于人之有所择。譬如草木，必取其所好与利者而植之。即植之后，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而牛羊勿践履；旱则溉之，霜则苫之，爱护煦培，期于长成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故也。使其果实华叶，有以当乎主人之意，则其煦培爱护，将相引而弥长，又

① 原件以下有"《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乎其始初，则斯人之力，亦可为此树所常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今设所治之园，处于大河之滨，一旦刍茭不属，虑殚为河，微论于斯之时，主人救死不瞻，树于何有？即他日水退地干，而平沙无垠，纵主人精工树艺，而黄茅芦荻而外，何物能生？又设如地学家之说，北球又转为冰虚，则桃李楂梨，皆属无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斯二者皆不可知而可知者也。夫天人相胜固如此矣，然人治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亦必藉天行之力，而后可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盖物竞之相刃相劘，虽人治无从尽遏。亦唯其不可尽遏，人治乃日进于无疆。诚以天演之精，在物之生必各肖其先，而又常趋于微异，以其有异，而人择以兴。故树艺之家，其果实花叶，有未尽当其意者，彼乃递择其善种，而日摧其恶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竞也，竞宜于天；此之竞也，竞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为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消而善日长，将见树枣栗者，可使实如瓜；治蚕桑者，可使茧如瓮。乃年月间事，无假神仙之术也。凡此之谓人择。人择之行，必学问格致之事精而后可。嗟乎！此真今日谋国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卮言七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明之，其理将愈真而易见。试设英吉利有数十百民，以本国谋生之难，愿往新地开垦，于是满载一舟，前往新洲南岛达斯巴尼亚处所。新洲即澳士大利亚，其南有小岛，名达斯巴尼亚。方其弃舟登岸，其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以及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而莫有同者。于是此数十百民者，荜路褴褛，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俨然城邑矣。乃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将见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而动植之伦，亦以

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然而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而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焉而仅存，或大胜焉以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如何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举措赏罚之政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可渐化相安，转而为之用。不然，使此数十百民者，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縻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土著旧种者，将因以为利，灭绝之祸，在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窳、牛羊或以无所托庇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种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彼不知自致于最宜，而不为天之所择焉可耳。

卮言八

由垦荒以致成国，其所以然之故，前篇已约略言之，将于此篇大畅其说。今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聪明智虑之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①，幸而为众所推服，而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而不为天行之所胜。是圣人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曰：彼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圣人之于其民，犹园夫于其草木也。园夫欲其草木之殖，凡可以害其草木者，匪不芟夷勦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竞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余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立达人，与其所选举以

① 原稿以下有"此不翅中国所谓圣人者也"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华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有以遂其生，勿廪廪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而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彫，是必为致其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干水溢，则为之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涂、桥梁、漕輓、舟车。设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设之医学，制为药品，所以救民之疠疾夭死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绝民之强弱黠戆之相欺夺也；设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种强敌之侮伐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所宜，务使其民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己足恃者日以益多焉。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

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然、皞皞然，凡其国之所有，皆有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可见，而唯人治为独隆，其民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而至于一草木禽兽之微，皆其民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措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少，而良者日多。至一旦蒸为郅治，将各知其职分之所当为，与性分之所本有，通力合作，互相保持，以日进于治化无疆之

极，夫如是之国，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①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无是国也，以为仅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之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必非任天行之自然，无亦尽力于人治以补天，使物竞泯焉，而存者皆由人择而后可，及其至也，天行人治，合同而化，异用而同功②

后言九

夫人治之效，如前篇所形容者，可谓至矣。假真有如是之一日，然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敢必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固莫不孳乳而寝多。夫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有化与无化之民之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至于兵刑疾疫，则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故大敌之后，景物萧寥，有无异于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迨新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其子孙，不数十年，民气复矣，百年以往，户口之数，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滋生，不足则争，干戈之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然则治愈隆则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也愈速。又况其民之德智两隆，凡天行之致害于人事者，皆有以救而胜之；民之恒产所以仰事俯育者，又各有其畛而无相侵牟。如是则十数传、数十传而后，必得神通如耶稣，能以二馒头食四千余人而后可。不然，则人道既各争存，其势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而天行用事，所谓至治之隆，傀然有不终日之势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生于人治之大成，此诚天道人理之必然，炯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

---

① 原稿以下有“中国谓之华胥，而西人”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则所谓天地位而万物育者矣”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设前篇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移之术，则就可知而言之，其术将不出二涂而已。一则任民之孳乳，至于过庶食不足之时，然后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其国之食以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而使其民不得有过庶之一时。夫由前而言，则即今者英国与德法诸邦之所用，然其事不过移密就疎，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学，格致之事，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其行法之方，又安出耶？此又事之至难者也。于是而议者曰：是不难。天下事有骤视若不仁，而实则天下之至仁也者。今庶而过，既必至争，争则必有所灭，而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若于此之时，先去不善而存其善。夫圣人之治民，与园夫之治草木，其为道固同矣。园夫之于果实花叶，过盛则删夷之而已矣；拳曲拥肿，则拔除而已矣。夫唯如是，故其所长养者，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痫、残疾、颠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贤哲之子孙。此真郅治之所期，而又何忧乎过庶。主人对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卮言十

盖挽近天演家用其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之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锲左券而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当肖其先，而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夫其术既用于草木禽兽而大验矣，则行之人类，亦将日起而有功。此其说，虽若吓人，然执其事而择其效，则确乎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田立国之始，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

于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可独行而独断也。诚使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作君作师，而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或独或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而使主治也可，即托之以此择与留之事，亦蔑不可，然而旷览此三洲大小六十余国之间，而上下其古今之记载，此独知前识，出于人人，犹人道之出于牛羊犬马者，果其谁耶？

夫择种留良之术，其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其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则以人择人，是何异于上林之羊，欲自为其卜式；汧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而败也已。且欲行此道，是操选政者，不独具前识如神明，又必极其刚戾忍决之资而后可。夫刚戾忍决固无难，暴君酷吏，诚优为之。即今欧美诸邦，所号为民主，而实则聚数十百万人之众，称天而行，以陵驾一切者，亦皆能之。独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而不可以人力勉也。然则此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才力以思，亦不可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且从来人种难分，比之飞走下生，或相倍蓰，每有孩提之子，其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旁观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载其功。吾固知聚百十少年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决择，使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宜室宜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立断，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则尚未足以企此也。

以上于丁酉四月望日删节　复自记

卮言十一

夫聪明前识，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渺不可得，则此择种留良之术，无以行于民政之间，前论所陈，皦然如日。故以人代天，其事

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原夫斯民所以相系相属之故，其理至为微妙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则不特于治理无所复加，且虑其术果行，则其群将涣[①]。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之故，则其理明矣。虽然，天之所生，其能群者，乃不独斯民而已。试略举之：禽之能群者，如雁如乌；兽之能群者，如鹿如象。至如米利坚之犎，阿非利加之猕，则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昆虫之能群者，有蚁有蜂。凡此皆因其能群，而自存于物竞之后者也。今将即蜂之群而察之，其与民之为群同欤异欤？意或者其皆可深思，而以明夫天演之理欤？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前古三代之规，而为今日欧洲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制也。彼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故一国之民，当通力而合作，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而为上者，察式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敢并兼焉，夫而后可与言治。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雌，故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酿蜜之蜂皆半雌，而其雄不事事，而俗误以为雌，呼曰蜂姐。一壶之内，计口而禀，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以共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此虽蠉飞蠕动之所为，然核其事，而考其所以为存之理，则与前所论垦土立国之人治，其事岂异也哉！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不自知，各趣其功，而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若自其可知者言之，则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而已。然设以蜂言蜂，使其中有劳心者焉，劳力者焉，则劳心者必其雄而不事事之惰蜂。以其暇也，其所有神识智计，必为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或由悟而入也。其劳力者必其半雌，凡所为盻盻然终身勤动，以为酿蓄之事，而所禀之食，又倮

① 原稿以下有"荀卿之言曰"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亦必安而行之，而非有计较审度。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杨之道以自为也。何则？彼皆自裂房茧羽而来，各趋其方，未尝有或教焉者，或学焉者，而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而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物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治之以物竞，捶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其种，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及其既成，乃[1]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彼动物学家于殊种之蜂，由孤悬之蒲芦果蠃，渐至群聚之蜜蜂，递析区分，明其所以迭殊之故，知其为天演之一事[2]也。

卮言十二

人之有群，其初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盖群肇于众，其所聚而不散者，理与禽兽无以异也。曰：将以善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而已。其始不过夫妇、父子、兄弟之合，合久而联系之情益固。迨生齿日蕃，则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亦愈益备。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焉，或兽焉，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唯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人所与飞走蠉泳之群，同其理而无少异者也。

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鸟兽昆虫之于群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专专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耆欲，亦耆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一壶之内，新王不生，

---

① 原稿以下有“如庄周所云”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绝非恢诡无据之说”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则本其形以为事，各奋其职，以应其群之所需，相待而不可偏废，而又安用其争也哉！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虽情感知觉，亦诚有不可以齐一者。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跂其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为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凡人之性情，其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固有是人焉，而无如其非本性也。夫人之先亦远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百万年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人猺獠，由毛人猺獠，经数万年之治化，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天演之事也。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能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有其所最宜故也。其所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①。自营为私。私之一言，乃自无始以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具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尚在者也。先民②曰：人之性恶。又或曰：人为孽种，自有生以来，便含罪过。其语皆有所证，而未可以尽非也。是故凡为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此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之私大行，则群道息矣，此人所与禽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卮言十三

自营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人，侵人则争，争则群涣。故曰：自营大行，群道将息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为能群者又莫人若也。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是故要终原始，知人之所以群，与物之所以群，必有其甚异者，不仅

---

① 原稿以下有"韩非曰"三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为"荀卿"二字，作者在修改时改为"先民"。

如前所云二者已也。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余，此夫人而知之理也。独爱子之情，至于人而特挚。又以人子之生，其有待于父母之保持，较他物为最久，故其用爱也尤深①，以其所爱，及其所弗爱。然则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以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尤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儆物。凡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而无概于其中。此所谓感而遂通者也。讲生物之学者，谓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禽兽不能画，不能象，以至容止音声，凡放仿之事，庶物或亦能之，终不如人伦之独绝。无宁惟是，即情想隐微之间，皆相为感通，不能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提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笑，言哀已难，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已。

或谓古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设今日而有深识高明之士，其意气若将尘垢秕糠一世也者，骤于涂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心，毫不一动然者，吾尚未之敢信也。往者埃及之哈猛必欲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可谓过矣。然以亚哈稣鲁经略之重，而何物犹太，漠然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复案：此事与西京李将军杀灞陵尉事绝相类②。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能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一兴，则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而人所以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是故治化愈开，人与人之联系愈密，密故民气愈和，而所以和

---

① 原稿以下有“孟子曰：仁者”数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自“往者埃及之哈猛”至“西京李将军杀灞陵尉事绝相类”，原稿作“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彼尉腆焉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则真人情也”。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者，又以忧乐公而感通广也。他人之所为，常衡之以我之好恶，而我之所作，亦考之以他人之毁誉。自龆龀以至黄鲐，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其究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故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而人心之中，常有物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也。

卮言十四

夫群之不散，由人心之有天良，而天良发于人道之善为相感。其端起于至微，而其效终于至钜，夫此之为治化。治化者，固天演之一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用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①。然自礼刑之用，皆所以息忿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日消，即治化进而自营之私日减，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论之，则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所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惟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过用，则其群以漓，以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仁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如何也。今泰东西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爱。又曰：设身而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谓金科玉条，贯彻上下者也。顾此为名言，夫岂可议。且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与名教微有

① 原稿以下有"此治化之名，所以常与天行对也。班固曰：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斯言也，与以天演言治者，又何间乎"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不同。名教重利害，学问审虚实。故言理贵乎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自其实事而言之，则恕道与自存之理，固期期乎有其不相比附者也。盖为恶者，莫不欲逃其诛，此人心之所同也。今有盗吾财者，使吾而处盗之地而为计焉，则莫若勿捕而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而设批者之身，则左受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夫如是，其说果行，将天下有金科玉条，而无民约国法也。持是理以与物争存，其魂魄或为天之所择，而其身先无以存于世矣。是故恕之为道，可以行其半，而不可行其全；可以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吾恕而彼不恕，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哉！故自营尽而纯无私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

卮言十五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案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而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天演之大义，明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言，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喻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出一源。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所宜，以求得其所祈响。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有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可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之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治化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园夫为师。第九篇，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终废。第十篇，论所以救治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之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鸟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于细缊

草昧之时。第十三篇，论所以能群之吉德，始之于能感，终之于天良。人有天良，群道乃固，于此窥择种之术之不可用矣。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故恕之为用，有时而穷，而古今百王之治，不能一日废兵刑也。

统此十四篇之论而观之，则知人择之事，可以行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行诸人群之内。人群者，本克己仁让而后立也。择种之说行，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使恻隐仁爱之风日衰，而其群以涣。假令有国者，而逢过庶之患，则以为欲善吾群，则莫若顺天行之道，去其愚不肖与弱，而存贤智与强，夫如是，则凡卹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治深，而慈惠哀邻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其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乃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族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此中天择之事，所眷而存者云何？而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又奚若？国家将何所恃，而有以自立物竞之余，虽其理诚为奥赜繁衍，非此区区卮言所得尽，深察世变之士，当思之而自得于言外也夫！

此下宜附后案，著斯宾塞尔“治进自不患过庶”之旨。

卮言十六

前篇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不过天行之物竞已耳。何谓天行物竞？救死不赡，民争食也。此之虽泯，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何谓人治物竞？趋于利禄，求上人也。唯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夫主治者，或独据全权

之君主；或数贤监国，若周共和；或合通国之权，如泰西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与弊。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视民品之如何，主治者抑其次矣。然而既曰主治，斯皆有化导其群之能，而其为术，不外道、齐、举错与刑赏之间而已。盖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材力以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又不遁之理也。其始也为竞，其究也为习，习之既成，则虽天子有不能与庶物角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此导民取舍之间，所以大可惧也。故天演之事，某端恒孕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风俗，沦浃性情之后，见其为弊，乃谋所以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洒杯水以救车薪，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群之既涣，则人治已失其权，即革故鼎新者，亦不过勉为其时之最宜，以听天事之决择，此所谓人群天演也。

赫胥黎曰：人群天演，其用事与动植之天演皆不同。事功之转移易，而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国以与图德之朝相较，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里查白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则国政民俗相悬远矣。而吾民之官骸情性，则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狭斯丕尔，万历间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诵读宝贵。与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其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若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理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主相去三百余年之中，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且所谓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亦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民之得罪于群者，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以游惰啙窳者之种下也，故振贫之令曰：凡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所以使不肖者无遗育其种类，以害此群也。然其事卒未尝大验者，则又何也？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则所及者隘，一也；犯法者，失业者，事常在中年以后，故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

已婚嫁而育子矣,此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夫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盖人之至于死囚贫乏者,其受病虽恒在乎性情,而太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善乎,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至于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将帅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商贾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然则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皆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祥也审矣①。滔行失业,于种乎何尤!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且每有人种受性甚偏,乃以牉合得宜;有以剂其偏,而生子大异②。故即英伦一国而言,五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而其民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美两洲之物竞炽然。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学术、政治、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卮言十七

且今之竞于其群者,非竞于所以为存也。诚如是,则衣食足以救寒饥,居室足以御风雨,无余事矣。今之竞,非竞于所以为存也,竞于富贵优厚而已。战而胜者在上位,持梁啮肉,驰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其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网。今者合英吉利通国之民而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焉。其赤贫犯法者,自我观之,亦不过得二焉,恐议者之以为少也。吾今乃以为百人得五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计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孽

---

① 原稿以下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数字,作者修改时圈掉。

② 原稿以下有"此瞽瞍之所以有舜,而以汉高、吕雉之悍鸷,乃嗣之以孝惠之柔良,皆可于此中略窥消息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然在涂炭之中，日有寒饥之厄，周其一身者，皆猥陋不洁，不足以遂其生，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常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废之权也。则群之不善，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乃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而并畜同牧之，此其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赤贫陷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若而后能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以赴功者也，必智以虑事，忍以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得同类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以竞于群中，而又不必得胜效者，则又何哉？盖世治之最不幸，不在于贤者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于不贤者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举错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而傅之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果能沿溯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旦取其所傅者而去之，则凡以愚不肖以处上者，将皆如水中之泥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事，将使一群之民，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之莫破微尘，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循环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以任天演之自然，而听其效之自至，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自存，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其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自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广。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又何虑于前所指之二十而一之莠民哉！嗟呼！又真善群之至术也。

今夫一国之事，自外而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而言之，则有民

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忍毅而仁之人。夫而后其国强而民富者，天下所共知也。由吾之术，则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必得其宜者以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窒，盖不仅富强而已，抑且有进群之效焉。此固人事之可恃而有功者也。夫何必择种留良，法园夫之治草木；又何必任运推移，自勉于天行之最宜而后为善哉！

卮言十八

前数篇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所宜之境以遂物之生；一曰去恶种而存其善种。此自人治之事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之事，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人力致。而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而后之事则行之于教民之间，在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良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其群所公享之乐利。古者为学，形气道德之家，分而为二，今者合二为一。所论者虽道德治化，而其所由之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验证明形下者也。始于实测，继而推求，终于试验。凡政治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榷之，由以知其政之窒通，与能得其所祈响否也。夫天行物竞，固无从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无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累传以后，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已含无穷为己之性。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一日不除，天行依然用事，如日之照，无可疑者。夫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前知，然而一事分明，则今者之民，既相成群而不处于独，若私过用，则不特必害于其群，抑且终伤于一己。何则？托于群而为群所必不能容故也。是以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瘠欲，爱人屈私。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

乃不止于可乐。

今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盖无疑义。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贤不能无过，自天行常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自夫人之不能无怨怼，而常觊觎其所不可期；自夫人囿于形气之中，而知识必不能逾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必终有极美备之一时，有善无恶，有乐无忧，特需时以待之，其境必至者，真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而今之持前说者，抑何多也。此事如割锥术中，双曲线所有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伙矣。遂古以来，凡人类所有之事，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自进，则治化与日月俱新，亦有非前人所梦及者，前事具在，较然可知。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能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渐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年代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丁酉四月十七日删节　复识

是日俄罗斯使人胡王至紫竹林，以海军公所为邸，吾于案上闻炮声，知其至也。

附识。

卷　下

论　一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钩湛缒幽，然后为大乎？今夫莢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眢然不盈掬之物也。使艺之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

益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菱，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俄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斫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钩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分为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枝叶以收淡气也；色非虚设也，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①于炭养二。形不徒然也，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以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成，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然而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将然未然之生机，用以显太极无极之能事，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如此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之抛堶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复案：此线乃极狭椭圜之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之本处，成一椭圜。其二脐点，一即地心，又其一在地平以上也。从其渊即顶点而平分之，则前半飏而上行，后半陁而下降。此以见天行之从虚而息，由息而盈，从盈而消，由消反虚，生理所历，与斯同道②。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始以一本，散成万殊，以一本含万殊之能，以万殊极一本之致；又如江河然，始滥觞于昆仑，继乃出梁益、下荆襄，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简易伏变化之机，是之谓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是之谓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

① “炭”字旁边有批语云“似是炭字”四字。

② 原稿以下有“星命家所谓生旺暮绝者，亦此志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也。此大宇之内，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有生无生所莫能外也。

额拉吉赖图周时希腊人曰：世无所谓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见在。譬之濯足长流者，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何则？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言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往矣[1]。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当其发见，目击道存，要皆群力交推，屈伸相报，万流汇激，胜负相乘，大宇长宙之间，常此摩荡运行而已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精之而为神为虑，显之而为气为力。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夫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道，不可名，而为是蕃变者因耶？万世之后，而有能通其故者，犹旦暮遇之矣。

复　案：前论所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得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但挽近生学家言，以为凡有生气之物，人禽、虫介、草木，谓之有官之物；而金石、水土则为无官，无官者不死，以其未尝有生也。而有官者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其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附于其子，緜緜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得以尽死，此动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得生受形以来，递嬗迤降，以至于今，未尝死也。又，储能、效实乃力学理学家常语，即中庸之中和。

论　二

大地抟抟，诸教杂行，夫其中圣贤之所以诏垂，帝王之所制

---

[1] 原稿以下有"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又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东西微言，其同如是"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立①，虽指意悬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究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皆从忧患生也。且忧患果何物乎？夫其物既为两间所无可逃，则其事知为天演所不可离。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立者也。夫天地之性人为贵，苟非能群，则天秉无由张皇，而最贵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僿野，与鹿豕同，谓之未尝知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撄也；更进而为射猎游牧，为戎貘，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形铢心，计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欤②？

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拏，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处大地之中，乃能䏣尔自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乃褎然有以首出于庶物。然则人于天地之中，独具最宜以制胜万类也审矣。是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胜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

---

① 以上数句原作“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曰：《离骚》盖自怨生也。嗟夫！岂唯是《易》、《离骚》而已。六艺、传记之所垂，大抵皆古圣贤人发忿之所为作也。岂惟是六艺、传记而已，彼司徒之有教，司寇之有刑，周公、孔子之所制作，老聃、释迦之所教诫，降以至于欧罗之景教，天方之哥兰”。作者在修改时改为今文。

② 原稿以下存“彼老聃、庄、列之徒，未之知也。嗛嗛然訾圣智、薄仁义，谓啍啍已乱天下，未若还淳反朴之为得也。明自然矣，而不知礼乐刑政者，正自然之效。此何异乐牝牡之合而怪其终于生子乎？此无他，视圣智过重，以转移世运为圣人之所为，而不知世运至，然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而非圣人铸世运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实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挚、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外物之害，而不为所吞噬残贼无噍类者寡矣。然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亦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其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不知其几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橦成，流为种智。是以其治化虽进，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营不仁之宜于为散，不宜于为群；宜于乱而不宜于治，夫人而知之者也。

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耽耽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尝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患。凶德之为虐，较所谓阴阳外物之害，不翅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戮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伏，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钺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自伐也。而孰知其始之固赖是以生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①。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然则治化之兴，果有以袪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者乎？抑天人互殊，而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　三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是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

---

① 原稿以下有"自有记载以来，泰东西之圣智，历时数千万年，阅人数千万辈，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皆曰无所逃于忧患。庄周不云乎：人之生也，如忧俱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大群;猎,则戕害而鲜食艰食,此所谓无化之民也。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以言其条理,明者所以别于草昧。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也。然而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之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必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积习。故自有文字至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自夫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妙道之行①,死生荣悴,日夜相待夫前,昭昭乎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俦,妙契同符,不期而会,分涂异唱,殊旨同归。所谓东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西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也。是故天演之学,虽发于生民之初,而大盛于今世,此二千五百载之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灼然不可诬也②。

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殷周之际,希腊、印度,昏垫抢攘,

---

① 原稿以下有"虽迎之不睹其首,随之弗得其踪,而"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观之中土,则《易》兴中古,俟孔子而后明。而如老庄之明自然,释迦之阐空有,额拉吉赖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开智学于希腊。夷考其世,皆萃于姬周叔季之间,而时代相接,呜呼!是岂偶然也哉?复案:释迦生卒年月,至今迄无定说。或谓生于周昭二十四年甲寅,终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此摩腾对汉明帝事说也。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则云:佛以周庄王十年,即鲁庄公七年甲午生,而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至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皆云周桓王五年乙丑生,襄王五十五年甲申灭度。又或云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踳驳抵牾,莫衷一是。至贞观三年敕刑部刘德威等与法琳详核真妄,乃定佛周昭丙寅岁生,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仅十九年,无所谓二十四年,亦无丙寅,意是甲寅之误,乃周昭十四年也。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而挽近西士,偏考梵文,亦莫能定,仅云佛去耶稣降生不过五六百年,而五百年尤为近似云云。据此则以五百年为计,佛成道在定、哀间,正与宣圣并世。以六百年计,则费说得之。庄七年去耶稣生日六百九十年,匡王五年去之六百八年也。岂夜明星陨诸应,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果其征与?呜呼异矣!额勒吉赖达为西学开山,希腊之爱阿尼亚人,生于周景王十年丙寅,即昭公七年,后孔子生时仅十七年耳。馀如德莫吉利图生于周定王九年,苏格拉底生于周元王七年,柏拉图生于周考王十二年,大抵皆春秋战国之间。运会所臻,圣哲踵出如此。且夫大易明象,吉一而凶悔吝三。老氏有无身之谈,庄叟著藏山之喻,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是则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皆合。乃知疾痛危苦者,绝非世事之傥来,实与吾生而相待,并行得此而未尝失彼者也"一大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战斗几无虚日。迨有周既东，而二国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①，而民唯安生乐业，乃能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及其进也，则争有以极天赋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凡其穷物理之所以然，为人道之所当然，而日讨论于天人之际者，为斯一事而已。夫岂游心冥冥，勤其无补也哉！

顾争生已难，此微论蹄迹交午之秋，与夫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试问世之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忧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至于过此之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亦弥勤。而为此者，皆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于禽兽者也，可多得哉！意识所及，既随穷理致知之事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长虑却顾，要识始之从何来，后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识鬼神之情状，则官骸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尝苦于无术②。故合群为治之事，犹之艺树莳花，而文物声明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日滋，声色味意之可䜣日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蒙，其感而慨于性情之隐者，又微眇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浓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僿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之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浅陋者为尤酷。于前事既多无补之悔吝，于未来则怀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转晌之间，皆为糟粕；前愈酞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之幻妄，一切无可控揣。然而

---

① 原稿以下有“而夷吾相齐，仓廪实乃知礼节；仲尼策卫，既庶富而后教之”一段，作者修改时圈掉。

② 原稿以下有“夫至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知前识之旨微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常犹恋恋之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印、欧诸教所由兴也。

论　四

然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又必自知报施刑赏之公始。盖使世之报施刑赏而蔑不公，则教之兴不兴尚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盖刑赏者，天下之平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而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而群始立。其守之弥固，则其群弥坚；其畔之或多，则其群立涣。攻窳强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①。故泰西法律之家，其推刑赏之原也，曰：民既成群，必有群约。夫约以驭群，岂唯民哉？豺狼之合从而逐鹿兔也，飙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能行，而期有获，是亦约也，夫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著之读法哉？隤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之而已足矣。民之初生，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言说文字皆其后也。自其约既立，于是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遵而守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尊位贵势，为之法令而强使服从也。故其为约也，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人之好恶为与夺，故虽不必义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且夫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生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故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奋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且其故不止此，群日以益大，民日以益蕃，智愚贤不肖之至不

① 原稿以下有"班孟坚之志刑法也，其言曰：'古有圣人，作之君师，既躬明悊之性，又通天地之心。于是则天象地，动缘民情，以制礼作教，立法设刑焉。秩有礼所以崇敬，讨有罪所以明威。此之谓一人作则，范围百世而天下服也。'中国之论刑赏之原如此"一段，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齐，政令之所以行，刑赏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其权之所归，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风兴；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人之身而备。矧文法之日繁，掌故之日夥，非以为专业者必不暇给也，于是乎有业为治人之人，命之曰士君子。而是群者，遂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守，而行之以公，出赋为酬其庸而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奸雄起而窃之，乃易此一己奉群之义，以为其一国奉己之名，久假而不归，又乌知非其有乎①？此数百千年来，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至今之日，泰西之治所以非馀洲之所可及者，公治日出而民权日伸故耳②。

且刑赏固皆制治之大权，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且刑罚世重世轻，制之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而古之与今有大不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开之民，其用刑也，无所谓诛意者也③。课夫其迹，而未尝于心意隐微之地加以深求也。然而刑者期于无刑，而明刑固所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之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而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于群，而为群之所不能容云尔④。故圣人之行治也，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固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

---

① 原稿以下有“嗟夫！此世之暴君污吏接踵，治国少而乱国多也”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而其推本刑赏之政之所由来，与吾中国载籍所传，其本末之不可同则如此”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以下有“故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而汉之方兴，亦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凡此皆”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④ 原稿以下有“故舜之命士曰：眚灾肆赦。又曰：罪疑惟轻。而仲尼之述六艺也，《易》、《春秋》最严。《易》言天道，而为君子谋，故系辞焉以明吉凶。《春秋》治人事，而防乱贼，故诛意焉以著褒贬。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荀卿子曰：刑者，所以禁未也。作‘未’者大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则慈母之折葼，固可以死其子；涂人之抛墒，固足以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自诿于无妄之不幸而无辞，是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之日迁善，而以期于无刑，则邈焉不可得也。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得以自主也。故欲治化之克蒸，非深别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且治国之民，其感孚最神，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如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移俗之效焉①。杀人者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即不与谋故者同科。其谳狱也，论其意而当恕其迹；其用法也，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之为然也。朝庭、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此化国之民所目为公道而共守之者也。

论 五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语曰：天道福善而祸淫。又曰：惠迪吉，从逆凶。吉凶祸福者，天之刑赏欤？是则自其所称而言之，宜当莫夭若矣。独自世事而观之，则潜滥过差，天固有不可逃于人责者。今夫安乐危苦者，非独人而有是也，下生禽兽，亦皆有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必有罪，而福者皆有功，则彼禽兽者，何所功罪，而天亦取而祸福之耶？而议者曰：是不然，禽兽非天之所邮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且何所证而辄云天之独厚于人也？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与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之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戾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忿者，生逢槁饿，死罹刑罚，盖不胜偻指矣。且祖父之余恶，何故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乃不异于怙贼？因一二人之狂瞽偾事，而善良无罪因以得祸者，盖累千盈万而未已也。求刑赏之当固若是乎？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希腊、斯

① 原稿以下有："《诗》曰：无言不售，无德不报"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迈特古犹太国三土之人，知之审矣。是以释氏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夫希腊鄂谟希腊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吊，何相类耶？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疾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之所为，方之蔑尔。是岂皆恶而罚之所应加者哉？[①]人为帝王，动曰天命矣，然[②]成吉思残贼不仁，其视人也如草，而得国幅员之广，西讫欧罗。伊惕卜须，义人也，乃事不自知，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谟勒德孝子也，乃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己亦剸刃于胸。此二者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又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瘅恶者权耶？

昔有为动物之学者，得一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惊捷足，以远害自全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善鳔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故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见夫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以人之意行，夫而后鹿之受害，与狼之为害，二者厘然判矣。彼将以鹿为良为善，以狼为虐为恶，且由是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不仁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有人焉，其左手操刀以杀人，其右能超死而肉骨之，此其人善耶恶耶？仁耶不仁耶？自我观之，非仁非不仁，无善无恶，彼方超夫此二者之间，而吾固规规然执二者之功罪而覈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③]之说，而以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赏罚之柄，

① 原稿以下有“春秋之楚商臣，其恶为何如恶耶？乃及其身为王者，子伯诸侯，永世克禄；潘崇助之为虐，教人杀父弑君，其胸中曾不芥蒂。然而其子孙累业尊显，洎乎东汉之日尚有苗裔为校官。回、耕何罪而贫夭。货、跖何功而富寿”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自唐虞以至周，其积德累仁以有天下者宜矣。吕政、汉高以降，其先果何功德于亿兆，而使天下悉主悉臣，保世卜年，远者累百，近者数十。夫曰命者，有其所以命也。苟不知其所以命，斯亦无命之命，而姑命之曰命而已矣”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古德”二字原为“汉、宋诸儒”，作者后改为“古德”。

而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①。

论　六

夫天道之难知即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愦愦也。于是有为天道讼直者焉。享之以郊祀，讯之以蓍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②。从来言灾异者，有君子，有小人③。而持论著书，谓天行所昭，无一不与人事相表里者，则莫不同焉。顾其为说，回穴傅会，使人失据。及其弊也④，各主一说，果敢酷虐，相屠戮而乱天下，则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是以深识之士，蠹然闵之，辨物穷微，深持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勇于自信者，此远如希腊之波伦尼，近如英之洛克、休蒙，德之可汗德，其所反复著明，皆此志也。而身毒之圣人则以是有不足，必从而为之辞。于是创为因果轮回之说。因果轮回之说者，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无知者也。

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及于草木。自夫其所可知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分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其间也。曰：此其事有因果焉。因果人人所自为，虽谓之天未尝予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见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

---

① 原稿以下有"《易·传》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之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是故吾之得之也，于彼无所归功；吾之失之也，于彼无所归过。得失吾党自为之，彼悠悠者诚不能知此事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夫诗书经传之所称，夐乎尚矣，西京"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以下原无"从来"二字，作者修改时增添。

③ 以上两句原稿作"君子则董仲舒，小人则谷永、杜钦"。

④ 自此以下至"而身毒之圣人"以上，原稿作"王莽窃之以乱天下，甚矣诬天下之不可为也。盖昔者孔子知其然矣。故其教弟子也，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平居不语怪神，罕言利命。又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与其论生死鬼神之际，皆若言不尽意也者。庄周曰：'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非孔子之谓耶！"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来，天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而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身世苦乐之端，人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天道无无果之因，亥无无因之果。是故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生，必因于前世；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将果于未来，当境之所值，如代数之有积，乃合前后正负之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而后其通和为无。此不数数之事也。舍是则有正余、有负余。故所谓因果者，不必自今生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偿之日。苟仅以所见而言之，则有时宜福者，反以得祸；而宜困者，反以得亨，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人之尚有大负也。此其伸缩盈朒之数，夫岂凡夫之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骄答摩，其为天道解者如此。此微论其说之决无由审其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于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①？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未可也。且轮回之说，固本之于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又实有其相似者。此好学深思之士，所为乐反复于其说，而为求其义之所底耳。

论　七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②。吾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禀诸母，凡荟萃此一人之中，若远若近，实皆有其由来，此人人共知之事也。且岂唯声容气体有自来哉，至于性情为尤甚。今夫处如是境，际如是时，行如是事，而进退取舍，人各不同者，亦唯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诚得审考而远迹之，将晓然于其发之皆有由，其成之皆有自，凡荟萃流传，以成是人之所以为是人者，其各受于先，与声

① 原稿以下有“以比西汉以来五行灾异之说，固深远矣”句，作者修改时圈去。

② 原稿以下有“吴纲之貌，四百年尚类长沙；鄱阳之容，至七世犹传颍士”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容气体无以异也。且隐之既为性情，将见之以为德行。德制行者也，行表德者也。二者或凶或吉，有正有邪，其皆由祖考以至子孙，递嬗流传，继继绳绳而代为授受者欤？方孩提之生，其性情德行隐也，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将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愚，为柔为强，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也。过是而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与之汇而深浅酿醨之。凡其性情与其声容气体者，皆杂糅焉以转而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其由来远矣。

顾印度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以谓子孙为祖父之分身，代相为传，如前所论；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其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乃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转曰羯磨，译为种业。是种业者，不必专指罪恶为言，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唯入泥洹而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种种业，薰成种子，名为业种；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时，而苦趣亦与之俱永，何则？生之与苦，固不得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不均，忧喜之互异，而今生之性情德行又不足以尽其所以然，是用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己转为庚，而己自为己，庚自为庚，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际，则又何足明因果乎？故又不得已而有种业之说，如[1]所谓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者，即此义也。然羯磨世以微殊，不独受于父母者不同，而一己之所为，亦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有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乃释氏所最重，而标为法门者也。顾其理则为近代天演家所聚讼。夫[2]以受生之不同，与

① 原稿以下有"《楞严经》佛告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原稿此句以下原无"所谓"二字，修改时增入。

② 原稿以下有"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修习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因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论也。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断断乎尚有难言者。世固有一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亦有终身慆淫，而生孙或远过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故知释氏独以薰修为必足证果而无疑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用以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不然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且吾生之所赖以自度者，将从此而尽废，则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从而用力乎？吾故知印度薰修证果之言①，由有所不得已而后起义也。

论　八

考竺乾初法，与挽近智学家所明，不相迳庭。其言物也，皆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谓之曰净。净之云者，清净本然，不随物转者也。而其外与知、见接者，谓之曰尘，曰名。名之云者，有为之法，②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之大净名曰婆罗门，而即为其教宗之号。其分赋于人人之净曰阿德门。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或为气禀所拘，官骸所囿，而一切嗜欲哀乐之感，从而为其人一生之幻影，于是乎本然之体，乃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影之事，世人既认以为真，故阿德门常为所困。缠缚沈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识悟其然也，则曰：身世既皆幻，而举凡困苦僇辱之事，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若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乃绝圣弃智，惩忿瘠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非他，自吾觉观之，直不游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云而已耳。夫羯磨业果，既可借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而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吾

① 原稿以下有“与吾儒变化气质之论，皆”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下无“由”字，修改时增入。

② “名之云者，有为之法”原作“或为心灵，或为物质”，作者修改时改。

生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矣。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消，生之梦泡将由是而破。既破既消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教宗之大旨，而印土佛法未出已前，前识之士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遁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所谓无明生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炉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皆深识而晓然，又必具夫审度之能，习于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之所独操，而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之人所谓只合自性自度者也。

由今而观之，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者，诚以为生世既无所逃于忧患，且苦海舟流，尚不知其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者，其惑又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胥由于心造，于是有剞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恋于一世，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皆将悉取而弃捐之，甚至生事衣食之必需，亦必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而后，超凡离群而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丁酉六月初三日删节讫

论　九

迨至乔答摩肇兴西土，誓拯群生。复案：乔答摩即瞿昙之转，本为佛姓。或作乔昙弥，或作俱谭。《西域记》云，本星名，以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其宗旨所存，与旧教之婆罗门初不相远。独至缮性反宗，如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与婆罗门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槁，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慧眼观之，

则以为伪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玄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坠入轮转，举一切人天苦趣，将又炽然以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此释迦氏所为迥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曩者希腊古德，洎夫挽近西儒之言性也，皆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皆赖觉知而后有。见尽则色绝，闻塞则声亡。至于香味触法，莫不如是。而眼耳鼻舌身意，皆心之官，此所谓无真非幻者也。何言乎幻还有真也？今夫与我接者，皆物之迹，虽千殊万诡，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而后此所谓迹者，有所𤔡而自著，变者幻也、果也；不变者真也、因也。是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而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由斯而谈，则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而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此不可畔之说也。故曰幻还有真也。古德之说可谓精矣。

虽然，使更即其语而穷之，问所谓真，所谓主，所谓不变之根，若舍其常变迁流，而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此之所谓真者，又乌从而得其可指，恐亦将雀跃拊髀，而自委于吾不知也。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哉？夫曰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以是因而从之以如是果故也。今使从无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复何从而察？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又将何所据以排其说？如曰无无因之果，果必有因，则果幻者，因又何必非幻？又安知其为真、为实、为不变之主耶？是故前数家之说，所以证诸幻之有真，而不知略反其说，则以证诸真之皆幻，又未尝不可也。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圆，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假令者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圆者，而无赋以他形；断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且举凡与根尘接者，皆绝之而无易以其他，则是橘之所余留为何物耶？观相固皆妄

矣，而今者去其妄以求其真，而其真又不见也，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识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反其说以证诸真之皆幻焉，又未尝不可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皆非吾人思议之所得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谓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西儒前者之说，亦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举凡三果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转之所转，则皆取而名之曰幻。不然，则金刚般若之四句偈，何以称焉？

告富楼那曰：杀、盗、淫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其究也，不独形相为妄，意识非真，乃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之家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故执佛之理而验西儒之言，其前半与佛同也，其后半则大异，此印欧二教之所以不同，讲西学者不可不深察也。

复　案：胜代嘉、隆、万历之世，于西国为十六世纪，晦盲既往，文明之运开。当是时，格物大家如柏庚、奈端、斯宾纳吒、赖伯摄子、洛克辈出，人具特识，家传异书。而法人特加尔德首倡疑古之学，悉破前古教宗及亚理大德等沈痼主张之说，独师心知。而奈端亦以力理谈天，谓宇宙间事，皆可以力理明之。于是谈性命者，有气质家言。气质家者，其大旨谓：气在理先，气实定志也。此其说虽与中国儒先以及泰西前志背道而驰，然近今百年，格致之事日明，左证日多，而主其说者亦日以益众。有比尔主黎者，忧其说之害教也，著《性命论》以难之曰："夫言万物之变，皆气质之功能，信矣！然此所谓气质者，果何物耶？凡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果无所待而存，抑舍吾心之知，而即同于无物耶？然则，物之著有，必待吾心之知觉，而非神则终无知觉之用。是知宇宙万变，著于神而有乎心，乃神明之世

界，而非气质之世界也[1]。大氐前人之论物理也，大抵分色、净二义。色可以官接，而净虽可思拟，其情状则必不可知。何则？净由色觉，去色无从见净故也。然吾心假官觉色，故色之为事，是意非物。当其觉时，但能觉意，未尝觉物。物意之际，常隔一尘。故吾心所知，皆意非物，皆果非因。而果同因否，又不可知。或物尽于意，更无意因，如比氏所言，究亦无从断论也。西国理家所得如此。是以格致之事，以有待为基，其无待之第一义，本不二法门，更无所寄。其言说也，顾色变幻不留，而尘识多妄，故审理之家，至斥六根为贼。且废然谓万物本体真性，决非处形气者之所得窥。盖自周秦以来，西儒言理穷微之学，累变涂术，而其究也，皆以斯克布特终焉。斯克布特者，汉言疑幻者也。至比圭黎氏本洛克识由阅历之旨，倜然谓物本无，净即色，即物。其说甚为一时所宗。

论 十

夫谓一切世间，人生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然自乔答摩出，然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洄旋成齐，或跳跃为汩，倏忽见灭，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又如絷犬于株，围绕踯躅。总而言之，无论为神为形，一切无实无常而已。故不特存一己之见者，为缠著可悲，实则凡身而外，皆属无可把玩者矣[2]。顾于斯之时，前所谓羯摩业种，又何若耶？曰：羯摩固未尝动也。盖羯摩如慈气然，其始在慈石也，浸假可移之以入钢，浸假由钢又可移之以入镉，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

① 原稿以下原为"其持论如此，与佛所谓境由心造，《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可谓异唱同涂，殊条共贯者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而另改为以下这段文字。

② 原稿以下有"何则？庄生有言，吾与汝固皆梦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醨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随地随时之所遭逢，以为所受之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而彼是传移，绵延无已。

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夫而后成幻梦之大觉。大觉云何？此但如人在梦中，梦为不梦，乃亦蘧然自谓非梦，实则梦境犹未离也。夫是之谓泥洹，吾曹之论如此，而自彼言之，则泥洹究竟为何？至今尚无定论，取其最初最浅义谛，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想，湛然寂静为归，必入无余泥洹而灭度之，而后吾之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佛道究竟，其与婆罗门所证圣果，虽若相似，已夐乎不可同视之矣。至二者熏修自度之方，则前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秀。佛则不以为然，目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以谓修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唯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又何裨耶？故欲绝恶根，先培善本。道在悲智并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源，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矣。自营者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自以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术与婆罗门虽同其坚苦卓绝，而其用意又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二千载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非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他术焉。无所服从，无所诤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之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州大地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者源远流杂，渐失本真，然较而论之，尚为地中最大教会也。岂非绝奇之事也哉？

复　案：释氏转轮之说，即庄生所谓薪尽火传。自得阿

罗汉果者观之，则三界一切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属暂时诉合成观，终于消散。而斯人身世之故，皆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身世如空华，业种如空果，以空果为空华，世世生生相续不绝。人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即一切与生俱有者，亦随之而尽，此泥洹最粗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言说，①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然津而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而微指也。一是泥洹无形体、无知识、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而言之，固与寂灭无以异也。二是泥洹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灭，同于无物，则无从为辟支佛阿罗汉果，而有无上正偏知之名矣。三是泥洹湛然妙明，永离苦趣，福慧两足，而万累都捐。其欢喜安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可喻。正如方劳苦人，无由识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可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恐怖烦恼而归乐极，所得至为不可思议。故如渴骥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固非凡夫所与知者也。

论 十 一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犹大、希腊、义大利。当姬周之季，迭为声教文治之邦。论者谓：彼都学术与亚洲诸教判然各涂，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者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犹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西域而分。追源远支交，

① 原稿以下为"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维摩杜口于毗耶，空生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闻而雨华。理为神御，口之以默"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改为以下的"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一句。

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于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耳。当时希腊文教最先，其密理图学人，皆识斯要。而伊腓苏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然晚近学者，多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所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为额拉氏之绪言。但额拉之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断断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虑涂，辐辏雅典，一时明睿，咸究心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为穷骛高远者矣。此虽若近思切问，而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宇，隳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复见矣。希腊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未若吾后人之亲切者。识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则虽年代相接，而未必相知也。盖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决非吾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习见，而亦有难窥者焉。是以格致实功，恒在理、气、数三者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伦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是故名为崇实而黜虚，实则舍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气质格致之学以为无关人事，专以修己治人之事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知阿真尼为其眉目。而苏格拉氏再传之后，有雅里大德勒崛起大秦、罗马间。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可谓超凡入圣、凌跞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而滴

髓真传，前不属于苏格拉第，后不属之亚里大德勒，二者虽皆为当代硕师，而皆无与于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也。顾当德谟氏之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额拉吉来图所倡高言，尚未能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之学。天演之论，诚当以此为中兴，所谓玉振金声，始终条理者矣。

顾唯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私，迻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等所倡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宇宙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而常有定理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如海滨小儿聚沙作垒，任情划筑，成坏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并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矣。

复　案：密理图旧地，在亚洲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欧亚。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凑，文学昌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之时，罗马渐盛，希腊衰微，而其地亦废，在今名斯没尔拿地南。

伊匪苏旧地，亦在亚洲西极。在商辛、周文之世，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前农神。知安那当希腊全盛时，最为著号。至周显王十三年，希腊名王亚列占地生日，其城宇灾，四方布施，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希腊衰，其地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宣其教如此。当曹魏景元、咸熙之间，先农知安那之庙毁矣。自兹厥后，其地遂圮，突厥兴，取其材以为君士但丁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十年，为欧洲智学之祖。其所持论

前人不甚重也。至今日乃愈明，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大旨，以变言物。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现在。以火化为天地之秘机，而与神同体。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此则与庄生齐物"彼是方生，薪尽火传"之论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雅典人，生于周季元王、定王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克己、爱人、忠国为主。精辟笃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古教，独唱真学，威烈王二十二年为希腊王坐以非圣误人杀之。无著作，其徒柏拉图为叙述其言论焉。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雅典人。生于周考王十四年，寿八十岁而卒。仪状魁伟，学为武事，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言大膊也。折节为学，能为歌诗。及闻苏格拉第言，忽尽弃旧学，从之，事之十年。苏死为讼冤，国人仇之。乃弃乡里，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其贤豪长者，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得释归。讲学于雅典之雅克特美园，后人即以此为其学之号。著作繁富，精深奥衍，善言天人之际，而制行纯备，不愧其师，至今西洋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希腊学派名，因射圃之名而著号。倡其学者亦苏格拉第之徒，名安得臣者。其宗旨谓学者所以淑身而穷极幽渺者为无当，绝欲遗世以无待于外为归。于是尽斥人功，任天率性。至其流极，乃为穷丐狂倮，礼法荡然。

斯多噶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之间，而支诺为之倡始。以雅典市中画楼为讲学之地。希人谓阛阓为斯多亚，故以是名其学。行于先秦西京之间，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至今不衰，流布最为广远。欧洲人心风俗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其学靡所不包，大氐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勇果、设然诺、重犯难冒险、不苟得、不幸生之风。故西人称义烈不屈

男子，曰似斯多噶，盖所由来远矣。

雅里大德勒者，柏拉图弟子。生于周安王十八年，六十二岁卒。为希腊名王亚列山大之师。其学自天算格致，下逮修齐治平，无所不统。元、明之前，新学未出，西洋学者言理言学，必以雅氏之论为宗，盖犹中国之孔氏。迨柏庚等起于嘉靖、万历之间，痛斥运虚之学，在在以实测实验为主，于是欧洲古学之焰息矣。且引绳排根，矫往过直者有之。挽近学者平气衡言，别其芜累，存其精英，而雅氏之真乃出焉。

德谟吉利图生于春秋鲁、哀间，以富人之子游学，尽散其资。在古人中最先创为近代化学中所谓莫破微尘最小质点名曰莫破。之说者。

以上丁酉六月初五夕删改讫

论 十 二

从来学术相承，往往有发端甚微，而经历久远，效验遂巨者，如斯多噶创为造物上帝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间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度诸身心之中，外察诸于物我之际，觉复载虽宽，乃无所往而可逃忧患。今必谓世间皆妄非真，则忧喜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宇宙莽莽，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陷分明，弥纶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①？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若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其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天

① 原文以下有"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讨有罪，孽由人兴，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则张皇于后叶，载之简策，布在风谣，振古于兹，垂为教要。

英吉利有诗人朴白者，著《人道篇》韵语数万言，其惊句云："玄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无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沴灾，终则其利溥。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由来无不是上帝矣。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断非吾辈所及知。但即朴白之言而覈之，则前六句诚为至理名言，后六句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诚蹇蹇乎有不相比附也者，是又不可以不论也。盖谓恶根常含善种，福地乃伏祸胎，而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缘疢疾而获德慧术智故也。而吾所必不解者，世间有无数小虫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必无能增益。虽极茹苦危殆，而智慧未必克生，而高高在上者，必取而空乏、拂乱、茹苦、危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彼苍爱人而贱物焉，此又非极挚之论也。且上帝既至仁而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纵横、水深火烈如此者，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危苦于其间，此何为者？嗟夫！是苍苍然穹尔而高者，果不可问邪？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叩其所以然，恐斯多噶、朴白之伦所号为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为美备，无可复加，则何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而更求进是之一境，计唯有式食庶几，式饮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白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举世溃然委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其流极有必然者也。

复　案：伊璧鸠鲁希腊人，生于周显王二十七年，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希腊之阿底噶。其学以遂生行乐为宗旨，而仁智辅之。所讲名理、格物、治化诸学，多所发明。后人以其学主于乐生，病以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亦犹中国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实则其教清净节适，故能为希腊古学之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废也。

论十三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闵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又不睹人世之足悲。然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之教似为差乐。顾不幸生人之事，欲不见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忧患之叩吾阍，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①。斯多噶以吾人今者所居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之甚不便何也。且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人从天也。此其为论所据者高，后世之用其说者，遂有倜然不顾一切之概，然而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卮言十有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覼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道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直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焉而不与治功相反者也。

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何者？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此言之本旨，又非后之人用其说者之所与知也。盖性

① 原稿以下有"有时浩浩之歌，甚于戚戚之叹，使陋巷箪瓢，果为可乐，而三十之夭，等于百岁，则孔子无假贤回，而哭之亦不必恸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鸢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牝牡，所与含生之伦同焉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以异于禽兽者也。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奸；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性分之地，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①。人唯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而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以为生之性也。自夫人有是性，故能以物为与，以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概也。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之率是性力不力以为归。故斯多噶又名此理曰群性。盖唯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重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益强大也。顾今之尚此道者，何其少耶！

复　案：此篇之说与宋儒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中国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以性为相近，为善恶混，其不同如此。盖唯天降衷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非人之所设也。古"性"之义通"生"，故或善之，或恶之，或混之，均非无所明之论也。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而所谓理者，固待人而后存，待心知而后见。使六合之内，只有血气，绝无

---

① 原稿以下有"此则《周易》所谓'元'，孔子所谓'仁'，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名号不同，而其为物则一"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心知，则所谓理者亦不得而见矣。赫胥黎氏之旨，以气属天行，而以理归人治，此固自其用而言之。若自其本体而言，理亦不能舍天而专属之人也，与朱说参观可耳。

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

论十四

天演之学发之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虽然，其倡理以立教也，则实未尝以天演为之基。后之人之言天也，有曰是有始焉，如《旧约》所载造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顾其立教维世之旨，则与二未尝殊。揣斯多噶之徒之意，固以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言天道者，固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以为生者。至于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亦何关于人事乎？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任天而行，则治道末由加进。夫天行与人治异效，所在皆然，虽欲美言颂叹无益也。自其实事身受者而观之，则天行之运，固当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且常若与之为难，而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是以其究也，彼教之所谓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胥以礼焉为之依。如是而绵绵若存，以至于解脱形气之时，吾之灵明，与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此斯多噶之道之究竟也。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希腊、天竺两宗教，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则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阶梯，而斯多噶尚未尝以刻苦为必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生乎其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维达之章，与希腊鄂谟之什，豪壮轻侠，

目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语曰："风雷晴美日，䜣受一例观。"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然而不数百年之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焉尽丧其故。跳脱跋扈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天闵人之意多，而乐生自熹之情损；沈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概，或有加乎其前，而群然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儒，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专归道要。提婆、兢伽两水之旁，先觉之俦，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沈沦，颠倒而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　案：右之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实与国种盛衰强弱所以然之故相表里。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今之土番猺獠，所谓草昧之民也。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内虽不足于治，而其种常以强。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而无耻而尚利，偷生而守雌，此之民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驷驖》、《小戎》之风，而秦卒以有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歌作，而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而南宋最下。论古者察其时之民风俗尚之何如，皆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可言。然而其民设然诺，重信果，重少轻老，贵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其轻生而尚勇，死党好名，亦与中国之民风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四千余年以来之人心①，意者大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崖之间，浩浩平沙，莽莽黄芦而止耳。迨一日者，河复旧道，则依然循其故轨，曲折委蛇，以达于海而后已。今之天演之学，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而究切言之，则小异大同，大抵皆发前人所已发也。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曰闵世之教，如婆罗门、乔达摩、什匿克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脆，以生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违俗。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辟孤乞食之钵，什匿之蓬累而带索，其忍为此态者，岂无人哉？又其一曰任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如是者彼则以世界为天国，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观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人人自由而无加以夭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许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至于今日奉其道者，日益寝衰。即有一二，亦多见于康强富贵之家。而达理深识之士，则未尝笃信之，推之措施之际也。自吾党而观之，则世固未必皆可闵，而天亦未尝尽可任也。复载之宽，攘熙之乐，固不必如前教之甚可哀，亦不必如后教之皆可乐。考其真而言之，则岂徒不必而已，亦且有所不能。

今夫人世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之以为程也。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所限，而人事亦足以有功；善者固可以日增也，而恶者亦可以日减。夫天既畀人人以自辅之权能，然则

① 原稿开始有："语曰：善言天者，必有节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练身缮性，培补薰修，不独将以自致于最宜，且左提右挈，嘉与宇内共登美善之途，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生人最急之事也。学无论格致之施于气质，抑名理治化之用于修齐治平，凡皆为此而后起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而见之于民生治化之中，其用为最巨，是以近今治群学者，多以天演为宗，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推而演之，以至于郅治雍和之极。其为学也，根荄华实，厘然并具矣。又皆有条理之可寻，此诚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不可以旦暮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而亦天生有欲。道心人心，同时并赋，而不能以独存。故以天演论化尚矣。然而善固演也，而恶又未尝不演。若本天以为言，则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而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竞于善；动何机焉而民竞于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而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日消，善必自然而日长，则吾窃窃然犹未之敢信也。苟自夫心学之理而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于好丑者为先，加于善恶者为后。然则好丑者，其善恶之几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人之于意也，好善恶恶，容有不诚；而至于好好色，恶恶臭，则未尝有伪也者。学者先明吾心好丑忻厌之所以然，而后言任天演之自然，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也可，而惜乎今者尚未能也。

论十六

本天演以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不能无恶根。善可演也，而恶亦未尝不可演，此其蔽固①矣。然而其蔽不止此。挽近之言天演者，达尔文为之倡。顾达尔文专以明世间物类之所以繁

① “此其蔽固”四字原为“况善恶之名起于事效，苟所处自悬殊，则其号或可以倒置，前者论之详”，作者修改时圈改。

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其书具在，而最为时人所称述者有二义焉：曰物竞，曰天择。物竞者，物各争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也。树艺畜养之家，本其理而施以为术，农桑牧畜之事，遂日骎骎。于是谈治之家，以谓是道也，用之动植二者之间，既各得所愿矣，然则牧民之道，又何独不如是乎？鼓之以物竞，而使最宜者存，则阳长阴消，其势自必极于郅治而后已。此其愿虽宏，而见理又不能以无蔽也。今非谓如巵言之所云云，择种留良，其事之必有所窒也。今之为蔽，将其术虽无所窒，而用之者又未必即得其所期也。夫宜之为言，岂有定程哉！强弱善恶将皆各有所宜，亦视其所遭焉以为断耳。吾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而今日之最宜，即今日之最善者也①。于是拘虚笃时，遂谓最宜最善为同物，而不知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即动植二物以明之：假使今之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梗、枏、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穷发不毛，童然无有能生之者可也。又假使更数千万年，而此变为赤道极热之区，则其最宜者，深箐长藤，巨蜂玄蚁，兽蹄鸟迹，交于国中而已耳，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响之最善者哉！动植如是，人亦宜然。故曰宜无定程，亦视其所遭以为断耳。彼以天演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至善，等而一之，夫岂非蔽欤？

今夫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乎其中，然而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群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其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则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

---

① 原稿以下原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日之宜，即今日之义；今日之义，即今日之利用也"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少日减。故善自营者常利于存；不善自营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此其事殆相为消长者欤！唯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则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①，故在彼则万物相感相攻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以时雍；在彼则役物为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一变而为立达保持之隐。且斯时之存，不仅其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皆为致其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者，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坏伦纪、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氐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职分之所当守。盖以为群治既兴，人之各享其乐业安生之福。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夫初民之旧贯，使群道涣，而颓然复返于狉獉也。

复　案：刘梦得《天论》之言曰："形器者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壮而健，老而耗，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树艺，阴而揫敛；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悍，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故人之能胜天者，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者赏，违道有罚，天何予乃事耶！法小弛，

① 原稿以下有"《易》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又曰：天地闭，贤人隐。孟子曰：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亦曰，世变治乱不同，则宜而存者亦有不同故耳"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则是非驳，赏不尽善，罚不尽辜。人道驳，而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义不足以制强，刑不足以胜非，而人能胜天之具尽丧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案此其所言，正与赫胥黎氏以天行属天，以治化属人同一理解，其言世道兴衰，视法制为消长，亦与赫胥黎所言，若出一人之口。至谓天道之用在强弱，人道之用在是非，则与论五以下，所谓古今诸以神道设教者，皆不得已而为天讼直之故，尤为证彻本原也。又其后篇云：“旅者群适夫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阴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先焉，虽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也；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也。是一日之涂，天与人交相胜矣。”此其所谓莽苍，即赫胥黎所谓草昧之世；所谓郛邑，即其文治之时，其所论天人相胜之间，与赫胥氏尤为若合符节。地暌七万余里，时隔千有余年，而所言相合如此，故备录之，以为观者互考焉。

又案：前论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之天，以欲属之人者正相反矣。朱晦庵之序《中庸章句》也，曰：“心之虚灵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天理卒无以胜人欲之私。必存养省察，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动静云为无过不及之差矣。”此与斯多噶分性为二，有其粗且贱者，有其精且贵者，又若相合。但斯多噶精且贵之中尚有最精最贵、清净之理而已。通而论之，中外古今言天人之际者，不外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

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属天，而尚德属人。言学者在在期于征实。故言天也，不能舍形气；言教者，言言期以于持世，故不能外化神以言理。然而治化虽为人事，而推其原则亦属天行；好德虽由降衷，而显诸用则皆根人见。不本天赋，则无以动其几。抑人之所善所恶，又未必即天之所善所恶也。故赫胥黎氏又谓："天者有理而无善。"陆子静亦云："性无善无恶。"斯言也盖近之矣。是故知其大本，则孟子性善之言未必是，而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论亦不必非。伪者，人为，以别于性而已。诚皆起义不同，而言各有攸当者也。

论十七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国之常典者，国之人得以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之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以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致于太平。其道在听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以为民上之所宜为，在设刑宪以持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也。倡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矣。前论反复，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如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者，非谓违天逆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而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而溯自邃古以迄于今，举凡人治之进程，世世时时要皆以所胜于天者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之欧洲，其所以称强盛富有者，其故无他，其所胜之天行，而控制万物，

以前民用者，方之同时与前古各国最多故耳。据已事以验将来，则吾胜天为治之说，不可诬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弘，则吾治亦愈进，人类亦愈亨。彼佛氏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论也。顾法士巴斯葛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已耳。"以藂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之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以纽夫其中，以约勒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网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及其治之愈深，将其术之所加者愈广，由是以至于今之日。凡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非鬼神固莫能办也。此无他，则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诚哉！此二百年中之学问，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观。此自吾党而窥之，尚不外如日之初生，泉之始达已耳。来者难诬，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之日以言学，则天、算、力、质诸学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大，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而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为是中应历之境。以目前之多所触悟，遂谓其学终无贯通交融之一日，则又不通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则矣。

天演之理，固为谈气运者不祧之宗，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夫如是，则今之言化者，谓世运必以日亨，人道必止至善，执其理以考其言，亦有不必尽然者矣。且自其切且近者而言之，则人类当前之局，夫岂偶遇而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世变，洪钧炉捶，陶炼砻磨，而成如是之世局。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察其所以，皆非无所为而然。夫其

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谓以区区数百千之人治，将大有以易夫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断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之虚愿，虽愚夫妇与知之矣。然而谓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则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于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风，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而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慧，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涂，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于郅治之域可也。况夫彼后之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时万万也哉。今夫移风易俗之事，古之圣人亦尝有意于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审，见道不明，而智虑限之也。居今之日，借真学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唯去畏难苟且之心，而勿以宴乐媮生为的者，而后能得耳。是故约而论之，欧洲世变，可分三际以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盪粗豪，于人生苦乐安危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傺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今之日，固不当如鄂谟所称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即不善，亦无慑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孰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复　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达著《物类原来》一书，大恉考探世间动植二物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物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至近今百年，格致诸家，渐疑古学之不可

通。如法国之兰麻克、爵弗来，德国之方拔、方俾耶，英之威里士、格兰德、斯宾塞尔、鄂恩、赫胥黎，先后间出，目治手营，勠探审论，知有生之物，终于异而始于同。造化立其一，而以天力运之，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矣，无所谓创造者也。然而其说未大行也，自达尔文书出于五十九年，而众论始定。自兹以后，欧墨二洲治生学者大要宗其说矣。而矿事日兴，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逐渐迤演衔接钩联，其说愈备。而达尔氏之论乃不可复摇。故论者谓：自歌白尼论出，而人知地本行星，拱绕太阳，而不静处六合正中，以为众星之主；亦自达尔文论出，而知人类为生物天演中之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长，而必非如教宗创世之说，黄土抟人，使其为群物之主也。自歌白尼而天学明，亦自达尔文而生学之论定也。而同时有斯宾塞尔者，亦本天演之理，以著《天人通论》，贯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理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专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形气，统有生之类为一谈。第三书以天演言心性，执脑气之说，由下生禽兽而渐上之以至人道。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而政教、风俗、族姓、国种皆详论焉。最后第五书乃言所以进种、进化之公例要术，大抵不离天演而已。余近译其《群谊》一书，即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殚毕生精力，不治余业，以著是书，故能体大思精如此。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通论》十余帙，于客岁始成书也。达尔文生于○○○○年○○○○年卒。赫胥黎于乙酉〔未〕七月卒，年七十也。[1]

① 这段案语，通行本放在《导言一》之后，稿本则放在本书最后，似为补写，暂放于此。

日记说明

严复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原藏，共十一册。计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日记一册，宣统元年己酉日记一册，宣统三年辛亥日记二册，民国二年癸丑日记一册，民国三年甲寅日记一册，民国五年丙辰日记一册，民国六年丁巳日记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日记一册，民国八年己未日记一册，民国九年庚申日记一册。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袖珍本子写成。

日记记事十分简略。有的仅记人名，不叙事由；有的缩略文字，有一处还以△、○两个记号代替；日记中还常常数月不记事，留下很多空白页。我们整理时将空白日期一概删去。

宣统三年辛亥日记两册，一册记事，一册记卜卦（其中也有记事三条）。卜卦有卦象和对卦爻的解释，今只录释词。据释词可知，其中有不少是严复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整理时将两册按日期合并。凡日期之下注有〔另〕字各条，表示原属另一册所记。

民国五、六、八、九这四年的日记，严复用英文按日记录了自己的病况和施治情形，包括用药的次数和剂量、睡眠好坏、咳嗽轻重、体温、排泄等等。这些记录对绝大多数读者似无用处，而且所占篇幅过多，故未译载。而其中夹有的一些英文记事，则斟酌情形，选译了一部分。凡属译文，均在句首加△表示。这些篇页中用汉文插写的记事，则都保留。

日记记时，辛亥以前用阴历，每日注阳历和干支；癸丑以后用阳历，每日注阴历和星期。整理时，清代各年先列阴历日期，再用

括号注明阳历日期;民国以后各年仅列阳历日期,不注阴历。干支,星期均不列。

日记中的数目字,严复常常用商码书写,即俗称"苏州码子",整理时一律改为阿拉伯数码。

日记中对亲属朋僚的称谓多用小名、字号等,今仅就所知略加考证。凡直接用姓名称呼的较有影响的人物,则从略。

本书所录日记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文物组的同志帮助整理的。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

二月十一日（3月13日） △五时五十分自吴淞返上海。[①] △收到第一月薪给五百元。

八月初三日（8月29日） 本日奉北洋札，为新政顾问官。桐城人吴梦雏燕来来见。又，刘传绶。[②] 又，曾叔吾。

八月初四日（8月30日） 王少泉、[③] 蔡志庚、[④] 孙仲英、[⑤] 窦骏生、刘秉镛、[⑥] 陈作舟、王振纲、林郁斋、李成梅。[⑦] 木斋[⑧] 请饭。

八月初五日（8月31日） 孟双宝、小金子、三福。翠升、得福。[⑨] 郭海容、周星北、陈协中。林文彬请饭。

八月初八日（9月3日） 寄上海挂号信二封。

八月初九日（9月4日） 辟畺[⑩] 来索折稿，做至二点，仅成大

---

① 上半年日记仅记了二月初二、初十、十一这三天。兹译录十一日的日记。初二、初十两日都是用一句英文记来往吴淞事。

② 刘传绶，字心组，福建闽侯人。清末海军学生，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次长。

③ 王少泉，名劭廉，直隶天津人。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留学英国。曾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

④ 蔡志庚，名儒楷，江西南昌人。清末候补道，曾任直隶提学使。

⑤ 孙仲英，江宁人。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曾任天津逸信洋行买办。

⑥ 刘秉镛，字雅南，直隶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任天津海河工程局提调。

⑦ 李成梅，名鼎新，福建闽侯人。清末历任定远兵船管带、天津海防营务总办等职。

⑧ 木斋，卢靖别号，字勉之，湖北沔阳人。时官直隶提学使。

⑨ 以上五人，皆妓女。日记原文中前三名接写，后二名另起行，故分别点断。

⑩ 辟畺，吴闿生字，号北江。吴汝纶之子。时在直隶总督杨士骧幕中，详见《筹办海军奏稿（代）》题解。

半篇，明日尚须继作。碧城① 来谒，谈间多自辨之语。

八月十一日（9月6日） 折稿完。下午至女公学② 谈。晴而甚热，夜多蚊，甚苦之。

八月十二日（9月7日） 伯玉③ 夫妇来津。发快信两封。

八月十三日（9月8日） 是日忽凉，叔吾请客。到长发栈，与叔宜谈甚久。蔡廷幹、④ 哈卜门、⑤ 林叔泽。

八月十四日（9月9日） 到长发栈。在裕中与儿子饭。见吕复，⑥ 有诺。子妇上船，明早四点开。

八月十五日（9月10日） 开销三处局帐。⑦

八月十六日（9月11日） 曾筠圃⑧ 来。严荣官来。谒莲帅，⑨ 言严家女儿桂宝事，蒙允代为保护。法界三马路余庆里李润田⑩ 家。始译《名学启蒙》。⑪

八月十七日（9月12日） 见季北。

八月十八日（9月13日） 到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碧城。

八月十九日（9月14日） 今日最闷损。叶丹园与荣官同来。毛

---

① 碧城，姓吕，安徽旌德人。曾从严复问学。参见《代何氏甥女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题解。

② 女公学，全称为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之父创设并任校长。

③ 伯玉，名璩，小字阿璋，严复长子。参见《与长子严璩书》题解。

④ 蔡廷幹，字耀堂。清季留学美国，曾任海军部军制司长。

⑤ 哈卜门，Heckman，德国人，供职北洋水师。1894年在镇远舰上曾任炮务总管，参加中日黄海战役。

⑥ 吕复，字健秋，直隶涿鹿人。清季留学日本，曾充任顺直省议会议员。

⑦ 当时官绅常在妓院宴集，唤妓女弹唱陪席，谓之“叫局”。开销“局帐”，当指此。

⑧ 曾筠圃，又作镕浦，名宗鉴，福建闽侯人。清季留学英国，曾任外务部主事、考察宪政大臣随员。

⑨ 莲帅，指直隶总督杨士骧，字莲甫，一作莲府，又字萍石，安徽泗州人。

⑩ 李润田，名瑞霖，直隶唐山人。清季留学美国，曾任唐山路矿学堂教员。

⑪ 《名学启蒙》，英国耶芳斯原著，严复应吕碧城要求，译述讲授此书。后改书名为《名学浅说》。

翚以横批与敛之。① 译《名学》至十九节。

八月二十日（9月15日） 林松卿。林质斋。

八月廿一日（9月16日） 接到桂宝缄谢，已答。领薪水，□领去。质斋请吃羊肉馆，鸿宾楼。遇方仪廷，天仙观剧。

八月廿二日（9月17日） 见堃堃、陈毓淳、② 刘心组。得陆纯甫继周书，总务课员。

八月廿三日（9月18日） 寄信问珠。

八月廿五日（9月20日） 北洋水师学堂旧生在李公祠欢迎。培南、嘉井③ 来。碧城来。

八月廿六日（9月21日） 柯大夫，挂。纫兰，④ 挂。交曾道生五百两。

八月廿七日（9月22日） 未进京。到碧处谈。

八月廿八日（9月23日） 进京，四点钟。入学部。购贺莲青羊毛⑤ 四十三两。

八月廿九日（9月24日） 晤张燕谋，⑥ 其意欲吾动笔。

九月初一日（9月25日） 在学部看教育卷两本，平平耳。一，七十分；一，八十五分。

九月初二日（9月26日） 寄家信一封。

九月初三日（9月27日） 诸生在西郊万牲园欢迎。寄纫兰信一封。

九月初四日（9月28日） 出衙门，到五城学堂。

---

① 敛之，英华字，别署安蹇斋主、万松野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详见《〈也是集〉序》。

② 陈毓淳，字听涛，福建漳平人。毕业于天津海军学堂。

③ 培南，嘉井之弟。嘉井亦作家畛。皆严复族子。

④ 纫兰，下文亦作纫、阿兰，姓何，严复甥女。参见《与甥女何纫兰书》题解。

⑤ 贺莲青，北京著名的毛笔店，在琉璃厂。羊毛当即羊毫。

⑥ 张燕谋，名翼。详见《为张燕谋草奏》题解。

九月初五日（9月29日） 在五城学堂。学部看学凭。榕荫堂吟集。

九月初六日（9月30日） 孟绶臣①请三点饭。

九月初七日（10月1日） 拟九点钟出京，不果。求余书者甚众。得木庵、②石遗③诗集。

九月初九日（10月3日） 十二点到此，河北学务公所。

九月初十日（10月4日） 上午严吕氏率其女及两学生来。下午到碧城处。

九月十一日（10月5日） 张小秋④请。《名学》尽五十八节。接纫信，大息信。

九月十二日（10月6日） 写日字信⑤与纫。谒莲帅。寄快信与大息。《名学》尽六十七节。

九月十三日（10月7日） 廉叔、毛翚来，言十七闽学会欢迎，许之矣。发日字信，快。未出门。月色寒朗。△《名学》尽七十九节。

九月十四日（10月8日） 堃堃、毛翚、刘心组来。沈小沂、蔡志赓来。接璋信。木斋来夜谈甚久。△《名学》仅至八十九节。

九月十五日（10月9日） 荐堃堃、毛翚、严宝祺，又黄仲则、张崑玉于于仲庚。家轸送马车。到紫竹林洗澡。寄璋信。

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 接到明丽⑥信一缄。见吕碧城。丹

---

① 孟绶臣，疑为孟绂臣之误，名庆荣，直隶永年人。时任学部右丞。

② 木庵，陈书别号，字伯初，又字俶玉，福建侯官人。陈衍长兄。曾官直隶博野知县。工诗，有《木庵先生集》。

③ 石遗，陈衍别号，字叔伊。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授。以诗名，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话》等多种。

④ 张小秋，亦作筱秋，名福巘。光绪中曾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监工委员。

⑤ 日字信，系严复与甥女纫兰信，按《千字文》顺序编号。

⑥ 明丽，姓朱，严复之续弦夫人，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题解。

桂听戏。

九月十七日（10月11日） 到闽学会。该会在德源里，见王贡南、林少衡。到全乐班，叫素云。

九月十八日（10月12日） 得刘子英信。王子翔。[①]寄家信，明丽、大奶奶，快。领子九月交麦加利。寄香海领子[②]十月。寄纫月字信。

九月十九日（10月13日） 下午寄孙信有领子。方仪廷来。吕碧城来。吴辟畺来。林少衡来。得麦加利复领子。制坊联、记。洗浴。

九月二十日（10月14日） 下午到全乐班，方仪廷请。又到翠升班。见吕二姑太。寄高啸桐[③]信。

九月廿一日（10月15日） 林质斋来。见莲帅，不遇。写堃堃所托渠祖母坊联等。无南信，极念纫病势。△《名学》至122节。

九月廿二日（10月16日） 沈正增来。黄孝肃及严廉来。与碧城一词。谒莲帅，晤夏地山，[④]知菊生[⑤]已归。又晤吴彦复。[⑥]寄明丽快信，叫寄药膏。

九月廿三日（10月17日） 到客籍学堂演说，木斋、志庚在坐。接纫兰十六日快信十八始寄。写盈字信。《名学》至130节。

九月廿四日（10月18日） 莲帅下札与质斋、仪廷、吴燕来。到女子公学。寄盈字信。荣官来，说福州新坊。赴义和成。

---

① 王子翔，名光鸾，吴汝纶之女婿。

② 香海，姓孙，在两江督署办理庶务。领子亦称领状，犹今之收条。当时严复在南洋领有干薪。

③ 高啸桐，名凤岐，福建长乐人，严复密友，高凤谦长兄。参见《媿室先生小象赞》和《祭媿室先生文》。

④ 夏地山，名偕复，浙江杭县人。清末历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纽约领事、天津造币总厂总办等职。

⑤ 菊生，张元济字。浙江海盐人。详见《与张元济书》题解。

⑥ 吴彦复，名葆初，安徽庐江人，提督吴长庆之子。

九月廿五日（10月19日） 吴彦复、杨皙子度、①王鲁璠鸿年、②陈公穆③兰甫④之孙、王叔鲁⑤子展⑥之子克敏来谈半日。赴洪椿班，郭海容、庄亦颜约。碧信，属星期勿往。晚赴三福班。

九月廿六日（10月20日） 王叔鲁请，坐上有杨度、熊铁厓、⑦金伯平、⑧李伯芝、⑨黎伯颜、⑩祁君月、陈公穆、王鲁璠、吴彦复诸公。住人和里。

九月廿七日（10月21日） 吕姑太来。戈升⑪回津，带邓、罗信。皙子请，在督署花园。为严颙英作信，与女师范提调吴蔼辰⑫者。到桂香班，黄孝叔约，十二点归。

九月廿八日（10月22日） 桂稷逐出堂，作两信，与其提调吴某，无益也。到德源里，见吕姑太，劝其南去，勿在京、津之间。申刻，张仲仁、⑬徐芷生、⑭祁君月、金伯平、李伯芝、黎伯颜请。

九月廿九日（10月23日） 碧信，来取《名学》。下午到德源里，

---

① 杨皙子，名度，湖南湘潭人。时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② 王鲁璠，名鸿年，浙江永嘉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外务部主事。

③ 陈公穆，亦作公睦，名庆龢，广东番禺人。曾任天津大学堂会办、客籍学堂监督、直隶督署新政文案等职。

④ 兰甫，陈澧字，清代著名学者。

⑤ 王叔鲁，名克敏，浙江杭县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驻日使馆参赞。

⑥ 子展，王存善字。道员，曾任通商银行办事总董、汉冶萍公司董事、招商局坐办等职。

⑦ 熊铁厓，名范舆，贵州贵阳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直隶天津县知县。

⑧ 金伯平，名邦平，安徽黟县人。郑孝胥之女婿。

⑨ 李伯芝，名士伟，直隶永平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北洋师范学堂监督、直隶全省学务处会办、直隶劝业道等职。

⑩ 黎伯颜，名渊，贵州遵义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洋大臣文案等职。

⑪ 戈升，严复所用男仆。

⑫ 吴蔼辰，名鼎昌，直隶清苑人。清季留学日本。

⑬ 张仲仁，名一麐，江苏吴县人。清末任直隶督署文案、弼德院参议。

⑭ 徐芷生，名沅，江苏吴县人。曾任直隶通永道、津海关道。

送吕一百元。

九月三十日（10月24日） 昨夕十点半睡，今晨四点半醒。竟日雨。

十月初一日（10月25日） 三点到德源里。培南带钱集今诗余到。

十月初二日（10月26日） 今日甚病，不能吃饭。信与吕碧城。接大息信。

十月初三日（10月27日） 下午呈莲帅二诗，向之告假矣。

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 与彦复一册页、一像。寄昃字信。到吉庆里。接家信一封。

十月初五日（10月29日） 赴女子公学。

十月初六日（10月30日） 到麦加利。卖电灯股票。送王贡南文。

十月十八日（11月11日） 为商务印书馆作草书帖。

十月十九日（11月12日） 先母忌日。

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 译《名学》完。极望阿兰，几不自任。柯大夫来。

十月廿一日（11月14日） 大纶买缎。到西门接兰，不遇。

十月廿五日（11月18日） 给巡捕捐。

十月廿九日（11月22日） 付书箱钱一百元。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4日） 到西门。归，作信与罗大夫。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5日） 本日大怒。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日） 晚送碧城往天津。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日） 得大儿信。侯雪农刻住无锡大市桥青果巷内茅渎巷朱宅。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 嗣皇帝①登极之第二日。

---

① 嗣皇帝，指宣统帝溥仪。

十一月十三日（12月6日） 买马车，三百十七两。

十一月十五日（12月8日） 得大儿信。得雪农信。纫兰言回。

十一月十六日（12月9日） 游陈列所。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0日） 临《兰亭》一通与雪农。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 与季贞①信。

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 得碧信，即复。

十一月廿五日（12月18日） 多那孙请明日午饭。

十一月廿八日（12月21日） 搓丸。②

十一月廿九日（12月22日） 香海寄三百十四两四钱五分来，交号。

十二月十三日（1月4日） 侯雪农迁无锡东门同盛巷唯我别庐。

青春白日无公事，蠹简残编作近邻。③

世味极淡薄，才术见嗟称。

浪说诸公见嗟赏，独怜形迹滞河山。

闭塞乃非道，用舍君自知。

破屋仰见星，高论听悬河。

天地一喻指，木雁两不居。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彼美叔姬可与晤言。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减蒳斋马冯元淑，腰笏牵舟何易于。

曩过招提饭，能为青白眼。

颇薰知见香，稍窥性命学。

---

① 季贞，熊元鍌字，江西南昌人。熊季廉之弟。

② 搓丸：闽俗，冬至前夕，全家围坐捏江米圆子，谓之“搓丸”。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2日）冬至。

③ 此行以下均写于日记册最后“杂录”页上。

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往者可作吾谁与归。

斜日穿窗飞野马，暑风蚀米长强羊。

诸葛大名垂宇宙，南极一星在江湖。南极老人应寿昌。

愿见北地傅介子，恐是汉代韩张良。

天下苍生待霖雨，月明孤影伴寒松。

压众精神出群标格，秋千亭馆风絮池塘。杨补之。

露洗华桐烟霏丝柳，淡云阁雨迟日催花。

酒祓春愁花消英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

丹徒布衣未可量，竟陵主簿极多闻。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正月初一日（1月22日） 高怀见物理，烈士恶多门。

正月廿一日（2月11日） 译《法意》四版。到愚园一行。与夏剑成①缄。

正月廿二日（2月12日） 译《法意》四板半。到百老汇取影十一张。得苏戡诗。②

正月廿三日（2月13日） 译《法意》至215。伍昭扆③辞赴粤，带像与大儿，挂屏与大息。周益卿来。周庶咸来。夏建成来，示近作，抄诗与之。

正月廿四日（2月14日） 读《通史·开宗》。到张园及陈列

---

① 夏剑成，下文亦作建成、健成，名敬观，字剑丞，江西新建人。曾任江苏提学使，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监督。

② 苏戡，下文又作苏堪，郑孝胥别号，字太夷。

③ 伍昭扆，名光建，广东新会人。详见《与伍光建书》题解。

所，与雪农，遇稚辛、① 拔可、② 梦旦、③ 子仁、④ 王益斋。

正月廿五日（2月15日） 译《法意》至219。得苏堪诗。得古微⑤缄并所刻《梦窗词》一册。伯鋆来⑥付持正联幅、季贞缄。新舞台观剧。

正月廿六日（2月16日） 译《法意》至224 。伯鋆附新铭来，附吉和去赣，示其屋事。到百老会〔汇〕取照，大马路、棋盘街。棋盘街寄季贞持正字。

正月廿七日（2月17日） 译《法意》至228。伯鋆赴赣。陈陀庵⑦托其侄孙元锜入圣约翰。与木匠十五元。赴夏健成约，到王纫香处。

正月廿八日（2月18日） 译《法意》至233。发柬请客。读《神州日报》论说，所与《时报》互讦者，计十四日。柯医来诊诸儿女寒热、咳、痢时疾。

正月廿九日（2月19日） 译《法意》至237。柯医来视儿女 。张汝楫知魏蕃室在湖北武昌矿业学堂。朱古微信由苏法政学堂投递。到王纫香处。

二月初一日（2月20日） 剃发。与古微信。邓宗保⑧来辞行。

---

① 稚辛，郑孝柽字，福建闽侯人。曾任监督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事等职，郑孝胥之弟。

② 拔可，李宣龚字，号墨巢，福建闽侯人。著有《硕果亭诗集》。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

③ 梦旦，原名高凤谦，以字行，福建长乐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详见《与高凤谦书》题解。

④ 子仁，王寿昌字，福建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曾任津海关道洋务委员、上海商办铁路学堂监督等职。

⑤ 古微，亦作古薇，朱祖谋字，又字藿生，号沤尹，又号彊村，本名孝臧，浙江归安人。以词学著名，刻有《彊村丛书》。

⑥ 伯鋆，严复之侄，留学美国。

⑦ 陈陀庵，下文亦作弢弃、弢菴，陈宝琛别号。参见《与陈宝琛书》题解。

⑧ 邓宗保，又作骢保，字曼云，广东香山人。海军学生，曾任海军部视察员。

柯贞贤[①]请清和一[②]沈丽华处。译《法意》至239。金先生[③]来馆。

二月初二日(2月21日) 译《法意》至244。得姚叔节[④]缄。

二月初三日(2月22日) 镜秋生日。与苏戡诗五古一首。

二月初四日(2月23日) 题刘起潜手卷。

二月初五日(2月24日) 赴时勋[⑤]约，六马路吉庆里李凤英处。

二月初六日(2月25日) 了《万国通史·序》。邓骢保信，寄广东香山下栅,转上栅村广隆宝号交。赴精勤坊周小宝。

二月初七日(2月26日) 寄《序》与夏瑞芳。[⑥]寄香海信。寄家轸信。

二月初八日(2月27日) 到啸桐处。到玉苍[⑦]处。取琥[⑧]儿影。译《法意》至246。

二月初九日(2月28日) 译《法意》至252。夏穗卿[⑨]来。陈玉苍来。到啸桐处吃晚饭。

二月初十日(3月1日) 译《法意》至255。到愚园看画会,中有吴道子、边鸾、戴静画,不识其赝否也。余三王、吴墨井、陈洪绶诸画甚多。

二月十一月(3月2日) 译《法意》至259。得璩儿家信。

---

① 柯贞贤,名鸿年,福建人。马江船政学堂出身,曾供职芦海铁路。

② 清和一,上海坊里名,柯贞贤在此设席宴客,沈丽华即居于此处的妓女。上文之王纫香亦同此。

③ 金先生,名子善,安徽桐城人。严复请其在家设馆,教育子女。

④ 姚叔节,名永概,安徽桐城人。时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总教习。

⑤ 时勋,樊棻字,谱名君芳,晚号勤稼老人,浙江镇海人。

⑥ 夏瑞芳,字粹芳,江苏青浦人。1897年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

⑦ 玉苍,亦作雨苍,陈璧字,福建闽侯人。原任邮传部尚书,时方革职家居。

⑧ 琥,严复第三子,字叔夏,小名普贤,参见《与三子严琥书》题解。

⑨ 夏穗卿,名曾佑,字德丞,又号碎佛,浙江钱塘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曾与严复、王修植等同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

二月十二日(3月3日) 译《法意》至264。到萃隆、华英。到陈列所。所〔到〕九华堂。吴葆诚,①字和甫,外部主事。穗卿示菀生②女书。

二月十三日(3月4日) 高啸桐于本日未刻故,明日辰时大殓。

二月十四日(3月5日) 高啸桐辰刻大殓,送輓对。买绸料。读萨道义③史。何镜秋借《汤姆叔叔的木屋》两卷。

二月十五日(3月6日) 《法意》第七册脱稿。晤沈小沂。丁奶奶住吴淞路久远里,名联璋,言海澄事。付姨太百元。《通史》书橱来。

二月十六日(3月7日) 与大儿家信。付美利二十七元。付亚五④四十元。作《媿室象赞》。到新舞台。

二月十七日(3月8日) 读赫胥黎《论政府范围》一篇。江姬回闽。复读赫胥黎论卢梭平等自由之说。十二点睡。是日心事极恶劣。

二月十八日(3月9日) 读赫胥〈黎〉《论平等自由》。得太夷《记梦》诗。得侯雪农信。

二月十九日(3月10日) 读赫胥黎《论》第一卷完。

二月廿三日(3月14日) 译《法意》七册讫,交菊生。

二月廿四日(3月15日) 团团母去世,来借洋四十元。信与南通州翰墨林李晓芙、金沧江、⑤胡梓方⑥、侯毅⑦,还其文集。寄林

---

① 吴葆诚,江苏松江人。清末曾任京师译学馆教员。入民国,曾署驻英使馆二秘。

② 菀生,亦作畹生,王修植字,浙江定海人。

③ 萨道义, Ernest Mason Satow, 英国外交官。“史”当指所著《1815—1871年的远东》。

④ 亚五,下文闰二月十五日日记作阿五。严复所用马车夫。

⑤ 金沧江:严复诗集中有《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沧江(泽荣)归国》、《和寄朝鲜金泽荣》,即其人。

⑥ 胡梓方,江西铅山人。参见本书《诗庐说》。

⑦ 侯毅,字疑始,江苏无锡人。参见《与侯毅书》题解。

琴南①书本。写字了债。

二月廿五日（3月16日） 写字。付团团洋四十员。与雪农书。得[illegible]子信，即复。到商务馆。

二月廿六日（3月17日） 香海寄二月分南洋薪水。

二月廿七日（3月18日） 付麦加利312.19两。到商务馆交折。

二月廿八日（3月19日） 复香海信。得长沙实业学堂曹猛盦典球②信，即复。洗澡。韩人金泽荣沧江来，笔谈。

闰二月初二日（3月23日） 阅金沧江手略及其诗文，诗有佳者，文未。到九华堂。到和康里高宅。金泽荣未来。

闰二月初三日（3月24日） 作四律赠金沧江。

闰二月初四日（3月25日） 过高子益③家，此回輓联甚多，从京来有数十副。吴翊庭④有诔文甚佳，苏堪所书。

闰二月初五日（3月26日） 到高家。

闰二月初六日（3月27日） 到高家。

闰二月初七日（3月28日） 啸桐开弔，往陪堂作祭。

闰二月初八日（3月29日） 啸桐出殡延绪山庄，往执绋。

闰二月初九日（3月30日） 柯医来。商务印馆算译利87.6元。

闰二月十四日（4月4日） 璋子放福建度支正监理官，甚喜。

闰二月十五日（4月5日） 付阿五45元。

闰二月十六日（4月6日） 读计学书，布洛克。到高家晚饭。与金泽荣信。

闰二月十七日（4月7日） 阿五持车照会来。往愚园。夜往

---

① 林琴南，名纾，又字畏庐，别署冷红生，原名群玉，福建闽县人。清末曾在五城中学堂、京师大学堂任教。以与人合译小说著名。

② 曹猛盦，名典球，字籽谷，湖南长沙人。详见《与曹典球书》题解。

③ 高子益，名而谦，福建长乐人。高啸桐之弟，高梦旦之次兄。时在云南任勘界大臣，办理中法交涉。

④ 吴翊庭，名曾祺，福建人。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天仙，殊无味。归读《计学拾级》。寄裘可桴①。缄。

闰二月十八日（4月8日） 得碧城复。得李郁斋信，托其次孙达槐。金泽荣来。看《计学入门》至154。

闰二月十九日（4月9日） 写陈钟烊荐信与好税司。②读《计学入门》至222。信与姚叔节。到夏穗卿处。

闰二月二十日（4月10日） 到愚园。

闰二月廿一日（4月11日） 彭鹤俦信来，并诗集。到愚园。

闰二月廿二日（4月12日） 晤夏剑丞。到龙华寺。复彭信。

闰二月廿六日（4月16日 柯贞贤请，九华楼。

闰二月廿七日（4月17日） 高子益往香港。夏、沈请，愚园。看苏堪海藏楼。

三月初一日（4月20日） 弢莽至申。

三月初四日（4月23日） 饯弢莽等。

四月十四日（6月1日） 见南皮、③定兴。④程雪帅、⑤朗溪、⑥惠亭⑦来。寄香海三、四、五领子，挂号。

四月十五日（6月2日） 见过庆邸、⑧泽公。⑨在杏城⑩处饭。寄鹹字信。

---

① 裘可桴，名廷梁，江苏无锡人。

② 好税司，指税务司好博逊，Herbert Edgar Hobson，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在海关五十年，历职十余地。1912年退休回英。

③ 南皮，指张之洞，直隶南皮人。时为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④ 定兴，指鹿传霖，直隶定兴人。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⑤ 程雪帅，指新授奉天巡抚程德全，字雪楼。

⑥ 朗溪，林灏深字，福建侯官人。时任学部左参议。

⑦ 惠亭，林炳章别号，字治陶，福建闽侯人。清末为奕劻内阁参议。

⑧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时以首席军机任外务部总理大臣。

⑨ 泽公，指载泽，字荫坪，隶镶白旗，封贝子衔镇国公。时任度支部尚书。参见《与载泽书》题解。

⑩ 杏城，杨士琦字。安徽泗州人。袁世凯组阁，任邮传部大臣，号称袁氏之智囊。

四月十六日(6月3日) 寄家信。家〔寄〕领子与家井。

四月十七日(6月4日) 杨度、赞虞、[1]弢庵来。璋子来省。

四月十八日(6月5日) 袁芸台[2]来。常伯琦[3]来。萨鼎铭、[4]曾幼固[5]来。林子有[6]来。回马。郑景溪请。

四月十九日(6月6日) 绍越千[7]来。

四月廿一日(6月8日) 夜发寒热。先是，在陈石遗处做诗钟，夜食。右上牙长。

四月廿二日(6月9日) 璋子出京，下午来辞。

四月廿三日(6月10日) 作缄与范孙侍郎。[8]

四月廿四日(6月11日) 晚到津，住德义楼。家轸等来接。寒热，咳嗽甚重。

四月廿五日(6月12日) 格大夫来验肺，给三种药，嘱勿服桂哪[9]退烧等药。

四月廿六日(6月13日) 下午，吕碧城来视，谈极久。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四月廿七日(6月14日) 麦加利存款2954。寄琥儿信一封。小沂、敛之来。热稍退矣。

---

① 赞虞，林绍年字，福建闽县人。时任民政部右侍郎。

② 袁芸台，袁世凯长子克定字。时任农工商部右参议。

③ 常伯琦，名福元，江苏江宁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任京师学务处编译书局分纂、学部专门司行走等职。

④ 萨鼎铭，名镇冰，福建闽侯人。1877年(光绪三年)与严复等同以驾驶学生派赴英国学习。时任筹办海军大臣。

⑤ 曾幼固，名宗巩，福建长乐人。190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时，曾任副职。

⑥ 林子有，名葆恒，福建人。清末曾官直隶提法使。

⑦ 绍越千，即绍英，满洲镶黄旗人。时任度支部左侍郎。

⑧ 范孙侍郎，指学部左侍郎严修，直隶天津人。参见《与严修书》题解。

⑨ 桂哪，通称奎宁。

六月十一日（7月27日） 寄周庶咸信一。

六月十二日（7月28日） 腹疾。柯医来。苏堪、梦旦来。

六月十五日（7月31日） 商务馆来洋123元。

六月十六日（8月1日） 无故又为人所大怪，呜呼，难矣！西北风。

六月十七日（8月2日） 刘梦得有言："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此境非阅历人不知。痛过辄忘，可恨。

六月十九日（8月4日） 见张安帅。①

六月二十日（8月5日） 昭扆不赴京。收311.86两，并香海信。接朗溪信。

六月廿一日（8月6日） 寄七月分领子与孙香海。

六月三十日（8月15日） 晤曹典球，渠赴倭。

七月初一日（8月16日） 得郁斋信。到沁园陈列所。到圣书公会。

七月初二日（8月17日） 上海霍乱甚盛。

七月初七日（8月22日） 盛宣怀子死，霍乱症。廿一。

七月十一日（8月26日） 患聋。

七月十三日（8月28日） 寄七、八月领子与家眕。砒霜第八针，右。

八月初十日（9月23日） 寄碧城、伯玉、纫兰、卢祖华及沪寓信。

八月三十日（10月13日） 在京师，具正辞馆② 节略与学部。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 晚七点过，到夫容馆22号。过每山。

---

① 张安帅，指两江总督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

② 正辞馆，即审定名词馆，为学部下属机关。严复受聘为总纂，进行筹备工作，提出报告书。

九月初二日(10月15日) 谒匋帅。[1]其夕,在节署饭,遇晦若侍郎,[2]坐有沈冕士邦宪[3]于渊若、[4]丁春农、刘申叔。[5]

九月初三日(10月16日) 李承梅请。再过木人。

九月初四日(10月17日) 郭海容请。遇许钟嶽世方,[6]刘资颖[7]以为戒烟圣手。聆其言,颇有致。

九月十三日(10月26日) 由津回京。赞虞生日。

九月十四日(10月27日) 朗溪来。寄沪寓信。又,柯医信。又,黄字信。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 公祭张文襄。[8]爱苍[9]放贵藩。

九月十六日(10月29日) 到学部,遇两堂[10]及傅提学、[11]袁树甫。[12]寄香海及伯玉信。

九月二十日(11月2日) 开馆。[13]作信与家轸,问五、六、七、八等月薪。又作信与道生,托查清楚。

九月廿一日(11月4日) 寄字字信,明丽信。

---

① 匋帅,指直隶总督端方,字午桥,号匋斋,亦作陶斋。参见《与端方书》题解。

② 晦若,于式枚字,广西贺县人。时任吏部右侍郎。

③ 沈冕士,名铭昌,浙江绍兴人。清末历任两江督署文案、直隶督署总文案、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

④ 于渊若,名式棱,式枚之弟。时为直隶候补道。

⑤ 刘申叔,名师培,江苏仪征人。清末曾任学部谘议官。

⑥ 许钟嶽,名世方,福建闽侯人。北洋医学堂毕业,曾在学部名词馆任医科编纂。

⑦ 刘资颖,名冠雄,福建闽侯人。福建船政学堂卒业,留学英国。民国元年,任海军总长。

⑧ 文襄,张之洞谥。张卒于八月二十二日夜半。

⑨ 爱苍,沈瑜庆字,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桢长子。时由前江西布政使授贵州布政使。

⑩ 两堂:尚书、侍郎皆称堂官。时学部尚书荣庆,左、右侍郎为严修、宝熙,此处"两堂"指严、宝。

⑪ 傅提学,当指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字叔和,一字润沅,号沅叔,四川江安人。

⑫ 袁树甫,亦作树五,名嘉穀,号南耕,云南石屏人。举经济特科。清末曾署浙江提学使。

⑬ 开馆,指名词馆正式成立。

九月廿二日(11月4日)　到馆会议。请客。得孙筠①电，言薪未准发。得惠函，九日者。

九月廿三日(11月5日)　寄家轸信。得家轸言，因亏空公欵，借用1500两。弢菴生日。

九月廿四日(11月6日)　寄家轸信。

九月廿五日(11月7日)　得明丽十九日信，于时十四信尚未到。十四日信廿二日到。寄家信。见宋发祥。②

九月廿六日(11月8日)　见国子监徐坊。③ 寄仲英，托卖电灯股分卅股。寄碧城信。寄胡翼南④信，由敛之转。见南洋复部函，廿二日。得惠信，九、十七。得畇信。得朱公钊⑤信。到部竟日。

九月廿七日(11月9日)　寄香海信。得家井信，复。寄家信，中有付汇丰票32两。又取出37.5元，寄萨桐孙，买太原地毯。寄承梅相九张。孝钦⑥奉移。寄仲英信。交麦加利八、九月领状二张，共六百两。琴南、幼固生日。

九月廿八日(11月10日)　琥捐州同衔，加六级，请三品封，用公砝267两，交五城学。下午到部。见宋发祥，言矿事。

九月廿九日(11月11日)　陈衍、力钧⑦荐陈器。⑧ 郑洵甫来。家轸入银五百两，有收条。接香海信，即复。作谢缄与丰润。⑨

---

① 孙筠，字蔓蔼，福建闽侯人。

② 宋发祥，字致长，福建莆田人。留学美国。时在学部名词馆编译地质矿学名词。

③ 徐坊，字梧生，山东临清人。时任国子监丞。

④ 胡翼南，名礼垣。参见《与胡礼垣书》题解。

⑤ 朱公钊，字勉生，江苏江宁人。留学美国。曾任江南高等学堂、上海工业学校等处教职。

⑥ 孝钦，慈禧谥。慈禧于上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此时移灵普陀峪。

⑦ 力钧，字轩举，福建永泰人。曾任农商部郎中。

⑧ 陈器，福建闽侯人。清末任资政院速记科科员、候补三等秘书官。

⑨ 丰润，指张人骏。大约孙香海来信告南洋续发严复乾薪，故作"谢缄"。

九月三十日（11 月 12 日） 金巩伯来。①胡仲巽②来，言其兄不要碧城。到馆。到部。晤王祖训仰先。缮宙信，俟复寄。学画。魏冲叔③要入馆。

十月初一日（11 月13 日） 寄宙字快信。罗忠懋、蔡成焯。叔伊请。接沪寓信，九、廿六。又香海信，廿五。为爱苍与《大公报》缄。复香海快信，并寄七、十两月领状。

十月初二日（11 月 14 日） 寄保火险信。寄大儿信。晓珠迎宾。琴南、轩举、朗、杰四人请客。接胡④电，已闻仲巽言。

十月初三日（11 月 15 日） 到迎宾一行。许世芳来。刘资颖来。到馆会议。会蒯礼卿。⑤ 寄侯雪农信，东京神田三崎町三之一玉名馆。

十月初四日（11 月 16 日） 姚中实⑥来迎宾，两缄求晤，未去。寄家信。490元交夏支。又写朱公钊信。得惠信廿六写，廿九寄。与姚叔节书。

十月初五日（11 月 17 日） 晤宋发祥，言磁州矿事。仲英有回信。到馆。招王我孙。⑦

十月初六日（11 月 18 日） 寄温世珍⑧信。到馆。付于掌匮京足三百两。

十月初七日（11 月 19 日） 咳嗽稍差。禧在明⑨与格雷博士同

---

① 金巩伯，名绍城，后更名城，号拱北，浙江吴兴人。英国留学。曾任苏松太道翻译官、民政部谘议官。

② 胡仲巽，名惟贤，浙江吴兴人。其兄惟德，字馨吾，时为使日大臣，曾与吕碧城议婚。

③ 魏冲叔，名易，浙江杭县人。曾与林纾合译小说多种。

④ 胡，指胡惟德。来电告上文九月三十日日记中胡仲巽所言。

⑤ 蒯礼卿，名光典，安徽合肥人。时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

⑥ 姚中实，亦作仲实，名永朴，安徽桐城人。姚叔节之兄。

⑦ 王我孙，名世澂，福建闽侯人。留学英国。时任学部名词馆分纂。

⑧ 温世珍，字佩珊，亦作佩三，直隶天津人。清末曾任两广督署、两江督署洋务文案。

⑨ 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英国人。时被清政府聘为财政顾问。

到馆拜。林质斋来托说略。读索列《手册》。买得《广雅》，七两。

十月初八日（11月20日） 未到馆。本日十一点吃药膏稍多，先行三次。晚未复饮。寄琥儿信。顾枚良、陈小庄、陈伯寅、林肖旭[①]请陪袁树五。孙仲英快信，言黑马，复。

十月初九日（11月21日） 得璩、琥各寄缄，琥有游记，颇佳。午，图书馆请，先哲祠。晚，松孙请，下斜。[②]政界以端陶斋得处分，[③]又，琪、瑜、瑾三妃[④]未回京，议论蠭起。仲实示叔节缄。

十月初十日（11月22日） 寄璩信，快，属付五姐一百元。信问麦加利：八、九支银否？寄琥信，复昨。写洪字。林志琇、杜宗凯小山[⑤]、施作霖。[⑥]未到部。

十月十一日（11月23日） 陶斋革职，陈小石[⑦]代之。孝淑不收三十两。到部，晤严、宝。亦张请，未去。王莪孙来。林质斋来。

十月十二日（11月24日） 天津麦加利来信云：八、九月薪已支。接香海十月四日信，嘱留席，并为江小邨位置。头痛。

十月十三日（11月25日） 到迎宾看沈。曹东寅来。严侍郎来馆。

十月十四日（11月26日） 接明丽初六日所寄快信。又到迎宾一遭。右上牙浮痛，已两日。

十月十五日（11月27日） 寄香海信，并十、十一、十二月领状。

---

① 林肖旭，亦作少旭，名棨，福建闽侯人。日本留学。清末曾任学部参事。

② 下斜，街名。

③ 端陶斋得处分，据《清史稿》本传称："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

④ 琪、瑜、瑾三妃：琪，当作祺，咸丰遗妃，时称皇贵祺贵太妃；瑜，同治遗妃，时称敬懿太妃；瑾，光绪遗妃，时称端康太妃。三妃送慈禧灵至普陀峪，尚未返宫。

⑤ 杜宗凯，字小山，福建闽侯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历充各舰艇管带等职。

⑥ 施作霖，福建闽侯人。海军学堂卒业，曾充海军部二等参谋官、驻英海军留学生监督。

⑦ 陈小石，亦作筱石，名夔龙，贵州贵筑人。代端方为直隶总督。

寄明丽缄。莪孙到馆。到部。寄十月领状三百两与麦加利。接仲英信，言马已买。

十月十六日（11月28日） 寄荒字信。夜，得六号快信。胡馨吾信始到。公请袁树五，未去。

十月十七日（11月29日） 寄福州日信。得璩初五禀，上海缄，并物事。又，南京胡梓芳信。到部。到馆。

十月十八日（11月30日） 津马未来。到馆。柯医生信。

十月十九日（12月1日） 付厨工，至十一月止。付马夫四两，又五元，至十月半止。得惠十三信，编二号，快。到部。到馆。得英敛之信。仲英来。

十月二十日（12月2日） 寄菊生信。寄日本胡惟德谢缄。付马夫京足二十两。付姨太十元。

十月廿一日（12月3日） 洋人送粉青马来。到丞参堂。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得惠照信。到五城学堂。

十月廿二日（12月4日） 洋人韩布林送黑马来。到部。得琥、瑸、①璆②信，惠十五行。得柯大夫缄。得江大荣缄。七、八、九薪交银行。得宝威老德记送药。又到五城学〈堂〉。

十月廿三日（12月5日） 回拜张燕谋。付黑马330元，并旧马作一百元。杰士送蛎。看《教育心理》。

十月廿四日（12月6日） 伍钟芥字叔葆来。到部。到馆。

十月廿五日（12月7日） 京师始得雪。王子翔来。得璩信。到馆。

十月廿六日（12月8日） 寄月字。到馆。到骏利马车行。复璩信。

---

① 瑸，严复长女，字香严，江姨出。

② 璆，严复次女，字华严，朱明丽出。

十月廿七日（12月9日） 得甥寄毯末〔袜〕一双。得申廿五快信。寄三百六十元家用，并信。到部。到馆。

十月廿八日（12月10日） 寄云南高等学〈堂〉庄敬于复信。

十月廿九日（12月11日） 到馆。到部。赴观音寺浴。遇陈杰士。

十月三十日（12月12日） 伍连德①来，系与林文庆②同门，皆黄乃裳③婿。王书衡④来。评《国民必读》。白振民，⑤伍崇学，⑥胡玉缙。⑦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3日) 得惠十九信。得璩廿二信。廿一。写盈字，托李。得沪十四缄。寄汇丰31.65两。往拜陈、端、泽，皆不遇。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4日） 姚老二持老三⑧信来。杰士、伯琦来。到馆。到部，见严左堂。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5日） 到馆。寄上海信，付琥兄弟用50元。予瑸、璆信。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6日） 到馆。往南城拜客。钱幹臣、⑨曹东寅。得家井信，交京平五百两与麦加利。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7日） 到馆。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菊生寄到地图。

---

①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国际著名的防疫和卫生事业专家。曾任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外务部医官、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

② 林文庆，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生于新加坡。留学英国。时在新加坡从事医务和教育活动。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③ 黄乃裳，名黻臣，以字行，号慕华，福建闽清人。曾参加清末潮州黄冈起义和福建光复工作。

④ 王书衡，名式通，号志盦，山西汾阳人。清末曾官刑部主事。

⑤ 白振民，江苏南通人。曾任京师译学馆提调。

⑥ 伍崇学，字仲文，江苏江宁人。留学日本。时任学部司员。

⑦ 胡玉缙，字绥之，号绥庵，江苏吴县人。举经济特科。时任学部员外郎。

⑧ 姚老二，即姚仲实；姚老三，即姚叔节。

⑨ 钱幹臣，名能训，浙江嘉善人。时任顺天府尹。

十一月初六日（12 月 18 日） 到馆。信付上海，保火险622.1两。复李郁斋缄。到五城学〈堂〉。与鋆侄缄。与菊生缄。

十一月初七日（12 月 19 日） 五钟请客。看陈曾寿、① 潘清荫所编《国民必读》。

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20 日） 到馆。

十一月初九月（12 月 21 日） 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

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22 日） 寄郁斋信。寄沪寓信。曹东寅请饭。到馆。到部。到琉璃厂。

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23 日） 寄天津麦加利十一月领状。到馆。到部。

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24 日） 会议《国民必读》事。得菊生缄。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25 日） 得明丽信。到馆。得王少泉信，言哲学会。

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27 日） 到馆，理《国民必读》。请丞、参。得香海信，领十月薪，交麦加利。得璩信。得沪信，360两已到。复少泉。复香海。

十一月十六日（12 月 28 日） 到馆。寄沪信。寄艮字信。荔虎来。

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29 日） 到馆。颜惠庆② 来京，入外务部。这数日极思得蕙缳③ 信，然竟无有，至以为苦。

十一月十八日（12 月 30 日） 到馆。到部。到全蜀馆，王书衡、赵仲宣④ 请。

十一月十九日（12 月 31 日） 本日大风。未到馆。琴南为其侄

---

① 陈曾寿，字仁先，号苍虬，湖北蕲水人。清末官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

②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留学美国，得译科进士。民国元年，任外交次长。

③ 蕙缳，即严复甥女何纫兰。

④ 赵仲宣，名从蕃，江西南丰人。清末任广西劝业道、安徽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等职。

完娶，送礼五员。写菊生信。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已极。

十一月二十日（1月1日） 今日福州又无信，令人想煞。 到馆。今日交1910矣。

十一月廿一日（1月2日） 上午在家，望信之心愈切。下午四点到五城学堂，晤琴南在彼，其谈殊Egoistic，非善谈者也。

十一月廿二日（1月3日） 寄辰字信。到馆。

十一月廿三日（1月4日） 到馆。到南城翰文斋，买柳文及《遗山集》。陈杰士生日。同琴南往致美斋吃饭。

十一月廿四日（1月5日） 到馆。《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蔡麟书、颜惠庆来拜。

十一月廿五日（1月6日） 到烂面胡同晤张亨嘉。① 到部。得云字信。

十一月廿六日（1月7日） 寄宿字信，挂号。到馆。下午，到张燮均宅。兑福州京足一千两。

十一月廿七日（1月8日） 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张燮均来。郭春榆② 来。讷作霖③ 来。

十一月廿八日（1月9日） 接申信三封：香、华二严信，琥信。寄十二月费620元。属夏粹方兑四千两规元到闽。

十一月廿九日（1月10日） 电闽。寄粹方信，托兑规元四千两。到昇平园，同杰士浴。

十二月初一日（1月11日） 到馆。到部。本日京师得雪甚好。讷谟图来索履历，答以无有。

十二月初二日（1月12日） 到馆。犹雪。寄闽文兴里纫兰甥女信一。

---

① 张亨嘉，字燮钧，亦作燮均，福建侯官人。时以礼部左侍郎丁忧在家。

② 郭春榆，名曾炘，号匏庐，福建闽侯人。时任礼部右侍郎。

③ 讷作霖，名讷谟图，蒙古旗人。同文馆学生，留学俄、法。清末官外务部员外郎。

十二月初三日（1月13日） 雪愈大。到馆，改《国民必读》第四卷。孙筠廿四信至，云十月十五所寄领状六张未到，取保险单去查，又以快信复之。

十二月初四日（1月14日） 雪晴。到邮政，查云“孙信已到，有回条”云云。到馆。到部，晤严侍郎、乔丞①等。

十二月初五日（1月15日） 到馆。到部。

十二月初六日（1月16日） 郭少莱②开吊。晤畏庐。寄璩信。寄刘子英信。寄家轸信。家井银已还清。麦基③来。

十二月初七日（1月17日） 本日见上谕：“严复赏给文科进士。”辜汤生、④伍光建、王劭廉皆文科进士。⑤ 到馆。

十二月初八日（1月18日） 到馆。许世芳有电道喜。

十二月初九日（1月19日） 到馆。今日又雪。这几日望信又甚切。

十二月初十日（1月20日） 生日。在福隆堂请客，到者约四十人。幼固夫人拜寿。

十二月十一日（1月21日） 得菊生信二封，璩信，纫兰信，冬，廿四。保福山信，陈襟姪信。写列字，保险寄。写菊生信。

十二月十二日（1月22日） 到馆。李方、颜惠庆请，坐上有邹嘉来、⑥李家驹、⑦夏偕复及曹、袁、黄、黄诸人，在盔甲厂。

---

① 乔丞，指学部左丞乔树枬，字孟仙，又字茂萱，四川华阳人。

② 郭少莱，名曾准，福建闽侯人。郭曾炘之弟。清末官江西义宁州知州。

③ 麦基，Miss Maud A · Mackey，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

④ 辜汤生，名鸿铭，福建厦门人。留学英、德、法诸国。曾久居张之洞幕府。

⑤ 《瘉壄堂诗集》有《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七律一首，咏此事。结句云：“青眼高歌见两徒”，即指伍光建、王劭廉。两人皆北洋水师学堂出身。

⑥ 邹嘉来，字紫东，江苏吴县人。时任外务部右侍郎。

⑦ 李家驹，字昂若，号柳溪，汉军正黄旗人。时以内阁学士署学部左侍郎。

十二月十三日（1月23日） 到南城商务印书馆，电菊生。高子益来。宝侍郎①来。电香海。

十二月十四日（1月24日） 到馆。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詹天佑②来。

十二月十五日（1月25日） 到馆。到部，晤三堂，为荣③所留。廿二不能回申矣。得香海"领到"电。

十二月十六日（1月26日） 拜严、荣、端、在彼午饭。绍、梁、宝、于，④用新进士帖。 到五城学〈堂〉

十二月十七日（1月27日） 到馆。明恩溥⑤与英毅兰⑥来。严侍郎。颈右中寒，强痛。

十二月十八日（1月28日） 到馆。问古勒义要药。次裳请，明日六点。

十二月十九日（1月29日） 颈大痛。

十二月二十日（1月30日） 颈大痛。得淡字信，伯玉、昭扆、佩三、郁斋、彪臣、致长等信。古勒义来。

十二月廿一日（1月31日） 古勒义来。夜间极难睡。

十二月廿二日（2月1日） 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⑦骏人。

十二月廿三日（2月2日） 到昇平园浴，遇培南。古勒义来。

---

① 宝侍郎，指学部右侍郎宝熙，字仲明，号瑞臣，又号沈盦，满洲正蓝旗人。

② 詹天佑，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第一批出洋留美学生之一。建成京张铁路，特授工科进士。

③ 荣，指学部尚书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

④ 指严修、荣庆、端方、绍昌、梁敦彦、宝熙、于式枚。

⑤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公理会教士。时已辞宣教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

⑥ 英毅兰，James Henry Ingram，美国公理会传教医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任教。

⑦ 范老，指严范孙（修）。

十二月廿四日（2月3日） 了《物理》五篇。

十二月廿五日（2月4日） 到馆。作复，与陈襟姪、蓝道生、宋发祥、温佩三、伍昭扆、邱彪臣。

十二月廿六日（2月5日） 缴《国民必读》卷，到部。还于掌匮皮价八百两，天津支条。

十二月廿七日（2月6日） 到五城学堂。

十二月廿八日（2月7日） 到部。谢恩折，学部本日代呈。

十二月廿九日（2月8日） 到五城学〈堂〉。访叔伊、书衡不遇。过郭春榆。

己酉年底开销数目：

一、义全成皮衣，七百六十两。

一、同春木厂修宅，京足一百二十七两。

一、翰文斋书庄，京足一百二十五两。

一、清秘阁，京足四十五两。

一、永丰绸缎，京足五十二两。

一、东兴成裁缝，京足六十两。

一、帽店、荷包店、靴店，十五两九钱。

一、付家用，弍百壹拾元。又，京足拾两。

一、正月十三房租，京足二十五两。

一、赏部、馆诸役，京足七两七钱。

一、马夫工料，京足三十五两。

一、祥祥工食，弍拾四元。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

正月十一日(2月9日)〔另〕 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①

正月十七日(2月15日) 陈幼庸,② 长门统领,事成。

正月廿二日(2月20日)〔另〕 占开铺,得艮之明夷。卦逢六冲,寅木旺,官持世,然遇日辰变爻,两重尅制,辰土劫爻,发于萧墙之内。此占当主不利,但于主人无大损耳。但卦中子水财爻落空,亦主财尽。时至秋天,金尽木衰,诸凶见矣。

二月初四日(3月4日)〔另〕 父化进神,值空近病,逢空即愈。

二月初九日(3月9日)〔另〕 得璩正月廿六缄,即复快信,并寄回定期存款第三年福字第七十号,收单4075、795。收单未寄。寄上海麦加利缄。寄江炳星③缄。

二月初十日(3月10日)〔另〕 到石驸马大街,④ 大受触忤而归。

二月十八日(3月18日) 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一百两。

二月十九日(3月19日) 写寄家信一封。

二月二十日(3月20日) 到学部名词馆。三点到币制局。

二月廿三日(3月23日) 六点请客,海军部赵孟云等九人。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陈幼庸,名恩焘,福建闽侯人。船政水师学堂毕业。曾任北洋译学馆监督、北洋洋务局会办。

③ 江炳星,江姨太之弟。

④ 石驸马大街,严复有旧宅在此。江姨太因发间歇性精神病,与严复分居。严复移居西城太安侯胡同,江姨太留居旧宅。

二月廿五日(3月25日)〔另〕 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

二月廿七日(3月27日)〔另〕 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已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剋，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已亥日愈。①

艮之颐，占升官。寅月丙申日占，卦旺官临世，必主升官。所恨申辰二爻仇忌同动，而忌神又得回头之生，复剋于日，目下殆难得意。差喜申子辰合成生局，然须俟辰土出空之日，其三月乎？世官皆在上爻，所任者必在远方也。后于三月升云南云。②

二月廿八日(3月28日) 到币制局，会议收发新旧币事。

二月廿九日(3月29日)〔另〕 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

三月初一日(3月30日) 到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又到下斜街土地庙工艺局，买土布四元。

三月初二日(3月31日) 晤马光桢，号斡臣，福州人，财政局科员。

三月初四日(4月2日) 承荫来拜门。

三月初五日(4月3日) 吴引之来拜。

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另〕 问流年。断出空遭伤。后验于六月。③**未墓被丑冲开，**以待三土生金，虽退神，犹凶也。

三月廿一日(4月19日)〔另〕 兄爻在外化，近已有归志。戌为月破，现未成行，应于未戌丑卯诸月日。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③ 此句当系事后补记。

三月廿七日(4月25日)〔另〕 未土动化进神，日冲不散，子水父爻受日月剋，回头剋之，又受上爻进神之剋，其父必死。竟死戊日，填空日也。①

三月廿九日(4月27日)〔另〕 许潘振铎，赴晚餐。

四月初一日(4月29日) 挂号寄商务印书馆译利折子。又寄伯玉大池田契据四件。又寄上海麦加利折。又寄天津麦加利折。

四月初四日(5月2日) 赴币制局，议纸币。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 币制局会议特别会计事。

四月十五日(5月13日) 六点，随值军谘府，冯恕、②冯国璋华甫及冯耿光幼威③。

四月十七日(5月15日) 到学部、海军部。

四月十八日(5月16日) 伯潜请。

四月廿三日(5月21日) 入值军机处。寄张菊生保险信一封，内附股息收条5476元，麦加利尚有931元，计两项共5690元，京足4154.8两。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另〕 巳月戊戌日占财。财爻持世暗动，而为月将所生，但为旬空本日，冲空而实，即日可得。

五月初六日(6月2日) 得大儿信，言建言诋毁事。

五月初七日(6月3日) 复大儿信。

五月初十日(6月6日)〔另〕 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④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冯恕，字公度，京兆大兴人。曾任军谘处司长。

③ 冯耿光，字幼伟，亦作幼威，广东番禺人。曾任军谘处第二司司长，时任军谘府第二厅厅长。

④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五月十一日（6月7日） 汪穰卿请，① 坐有端午桥、吴仲怿、② 宝瑞臣、陈伯潜、曹觉生、罗叔韫。③ 瞿希马到馆。

五月十二日（6月8日） 高子益七点请，辞潘振铎。见陈淮生承修，④ 林淑珲婿也。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另〕 占出外贸易。世爻官鬼日合，日生月剋化，卯木冲之为反吟。幸戌土暗动生世，有微利可沾。

五月廿二日（6月18日） 到西苑门公所。

五月廿六日（6月22日） 英王加冕。到西苑门。

五月廿九日（6月25日） 寄永平保险四百七十二两五钱规。寄李伯行⑤ 信，又，汪穰卿信，还手卷一。泽夫人生日。

五月廿九日（6月25日）〔另〕 午月戊辰日占妹临产吉凶，得火地晋。占妹得兄爻持世，月剋而日生之，伏子水子孙，可以相抵。但占临产而子孙不见，伏于未土父爻之下，又不幸而遭月破，况是飞来剋伏。此凶占也。

六月初一日（6月26日） 洵贝勒⑥ 福晋生日。

六月初二日（6月27日） 币制局会议。

六月初四日（6月29日） 女子师范学生毕业，九十余人。曾叔吾生日。

六月初九日（7月4日） 币制局会议。大清银行在石桥别业请。到兰处，值其往二龙坑，不归，惘惘而返，已过子矣。

六月初十日（7月5日） 寄宝威45.2元兑票。

---

① 汪穰卿，名康年，详见《与汪康年书》题解。

② 吴仲怿，亦作仲怡，名重熹，山东海丰人。曾任河南巡抚。

③ 罗叔韫，名振玉，又字叔言、叔问，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时官学部参事、农科大学监督。

④ 陈淮生，名承修，福建闽侯人。留学日本，工科举人。

⑤ 李伯行，名经方，安徽合肥人。时署邮传部右侍郎。

⑥ 洵贝勒，光绪六弟载洵，封贝勒。时任海军部大臣。参见《与载洵书》题解。

六月廿八日（7月23日） 宝熙侍郎生日。

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 到币制局。宋发祥到化验所。见侗将军。① 出城拜客。

闰六月初八日（8月2日） 见盛杏老。② 到海军部。

闰六月初九日（8月3日） 中央教育会议军国民教育。到盐政处。谒逊敷。

闰六月十八日（8月12日） 到名词馆。见赫美玲。③

闰六月廿一日（8月15日）〔另〕 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

闰六月廿九日（8月23日）〔另〕 申月甲辰占兄病，得屯之震。子爻用神，月生日剋，而值青龙，又得申父极旺，动而生之，主必不死。所嫌者戌鬼临白虎，暗动剋，用申父午财为回头之剋，寅木子孙而空，又逢月破三者，然戌动乃与元神同起，翻为吉占。后至戊申病愈。④

七月初四日（8月27日） 冯公度堂庆。

七月初四日（8月27日）〔另〕 公度之母生日，七拾四岁。

七月初九日（9月1日） 到币制局。邮传部见李伯行。

七月十一日（9月3日）〔另〕 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剋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又，卦中卯木子孙化鬼，即为羁绊之事。盖卯木受剋于月，而为日建子所刑，又绝于月建，必主重症，况又化

---

① 侗将军，即溥侗，封一等镇国将军，道光长子奕纬之后。

② 盛杏老，指盛杏荪（宣怀）。

③ 赫美玲，Karl E·G·Hemeling，德国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中国海关，先后在各埠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

④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鬼，法当不起。后至辰日，其女以血枯症死。①

七月廿三日（9月15日）〔另〕 占生产。子孙虽值日建，而持世不幸化鬼，此为占胎产最忌者。虽青龙临之，无益也。

七月廿九日（9月21日）〔另〕 七月申乙卯日占出行，得世爻月破，日扶而化进神，必行之占。以月破，至亥月始克成行，寅亥合也。

八月初七日（9月28日） 到禁卫军公所，定国乐。

八月初八日（9月29日）〔另〕 蛊之蒙，占谒贵。鬼爻值月持世，但有午火回头剋，美中不足。后至子日得见。②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 夜九点，瑞澂③拿革党三十五人。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 武昌失守。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

八月廿四日（10月15日） 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④督蜀。

八月廿七日（10月18日） 晤林畏庐，以或云其尽室南行也。访夏穗卿，不遇。

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 是日起甚迟。

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 到名词馆。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 长沙失守。

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 家轸来。

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 十一箱往天津，寄荣官处。数日风声甚恶。付璩信。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 数日风信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 家轸来电话，催出京。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③ 瑞澂，时任湖广总督。次日，武昌起义后逃跑，被清廷革职拿办。

④ 岑西林，即岑春煊。光绪间曾任四川总督，此时再授川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 下午由京赴津。后知津郡此夕最危。[①]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

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 住裕中。晤孙仲英。德璀琳[②]来见。

九月廿一日（11月11日） 住裕中饭店。午前见德璀琳。午后见那森，[③]许以秦皇岛房屋借住。

九月廿二日（11月12日） 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④]自尽，朴留守[⑤]被害。由津同三儿回京。报言武昌内讧。

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 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袁项城到京。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四点，往谒袁内阁，得晤。

十月十三日（12月3日） 停战三日。伯潜来谈。

十月十九日（12月9日） 侯延爽雪舫，[⑥]山东。九点赴汉口。

十月廿二日（12月12日） 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

十月廿七日（12月17日） 到沪，住沧洲旅馆。

十月廿八日（12月18日） 赵仲宣来。

十月廿九日（12月19日） 取商务馆二千五百元，交麦加利。电闽，问璩儿行止。访柯大夫。谒杨五先生，[⑦]言回京事。到宝威行并老德记。到开平局定船。买伏兰绒十四码。到大纶买洋绉。还帐。到别发。

---

① “后知”句系事后补记。

②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德国人，任津海关税务司二十余年。

③ 那森，Edward Jonah Nathan，英国人。辛亥前来华，曾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

④ 松督，指闽浙总督松寿。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自杀。

⑤ 朴留守，指福州将军朴寿。松寿既死，留守福建，九月二十日阵亡。

⑥ 侯延爽，字雪舫，山东东平人。与严复作为议和代表同赴汉口。

⑦ 杨五先生，指杨士琦，杨士骧之弟，行五。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21 日） 金巩伯兄弟[①]来。

十一月初三日（12 月 22 日） 访郑太夷，又，张菊生。刘仲鲁[②]来。

十一月初四日（12 月 23 日） 到仁记路开平公司问船。访高子益。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③]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刘仲鲁、严又陵、许久香、张国淦乾若、章仲和、关伯珩、侯雪舫、胡莲洲、冯幼威。

陈兰生、刘庆笃、陈善同、雷多寿、庆山、熙钰、绍彝、蹇念益、齐忠甲、渠本翘、郑叔吾、张楷、朱文卿、孙多森、傅增湘、俞琴贻、邵厚甫、汪稼生、赵剑秋、唐韵涛、吴秋舫、廖凤墀、冯少峻、容辉山、杨皙子、汪兆铭、唐秀峰。[④]

---

① 金巩伯兄弟，指金绍城及其弟绍基。绍基字叔初。浙江吴兴人。

② 刘仲鲁，名若曾，直隶盐山人。时任大理院少卿、宪政编查馆提调。

③ 以下六条及名单，分别记于日记册最后空白页上。

④ 此名单，即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人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郑孝胥辛亥日记》内十月廿六日有如下一段亦可证："报言唐绍怡于十九早九点三十分乘专车赴汉，同行者有参赞杨士琦、严修，幕府有王孝绳、欧赓祥、廖恩涛、唐宝锷及袁世凯指派之各省代表：傅增湘、严复、章宗祥、刘若曾、许鼎霖、刘承恩、关冕钧、张国淦、冯耿光、孙多森、侯延爽等。尚有赶赴不及之陈善同、庆山、绍彝、齐忠甲、郑沅、朱益藩、刘庆笃、雷多寿、段钰、骞〔蹇〕念益、渠本翘、张楷诸人，则于二十一日出京。"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

4月19日 交《平报》社说一篇——《说党》六，约千四百字。

4月21日 彬亭来，付221元。

4月23日 芬来森与其妇同来，约下星期三到其家吃饭。

5月4日 大儿回京。

5月7日 付桂伯洋六千元，其四千五百元系由京拨，一千五百元由大儿处拨。又，中有太太三百元，许么二百元，纫兰四百五十五元。

5月23日 寄上海麦加利信一封，存据附。寄孙伯恒①信一封。收镜秋还款八十元，每元合京平足银七钱〇三厘，计合京足56.24两，合公足54.62两。106合规元五十八两，尚欠规142两。

5月25日 纫兰与其父赴沪。

龛暴资神理，赏心惟良知。

既秉上皇心，兼抱济物性。

5月26日 寄麦加利信，中有冰厂股单。寄《震旦报》稿一分。寄梁卓如②诗缄。新铭开头〔船〕。

5月27日 到东厂胡同委员会，议大总统权限。大学校风潮大起，学生来，拒之不见。海军部三百元，委员会二百元。

5月31日 大学堂大闹风潮。

6月1日 学生在教育部过夜，等见次长。③闻张翼死。

6月2日 秦汝翼来见。姚梓方为孔教会来见。大学教习Cartwright 来求荐批。

---

① 孙伯恒，名壮，京兆大兴人，原籍浙江余姚。北京商务印书馆分馆经理。

② 卓如，梁启超字。

③ 次长，指董鸿祎。时董以教育次长兼代总长。

8月2日 大雨，在家。

8月4日 诗寄珍午。①

8月19日 古今名童子有：项橐、甘罗；汉有黄琬、臧洪、司马朗、任延、张堪、杜安、黄香；唐有刘晏、张童子；宋有杨亿、晏殊、姜盖、蔡伯俙、曹芬；孝宗朝有女童林幼玉，特封孺人；金有麻九畴、胥持国；元有张秦山、陈元麟，张精篆籀，陈通性理。

8月23日 古读秘书者：汉有司马迁、刘向、扬雄、刘歆、班斿、班固、傅毅、曹褒、刘珍、窦章、黄香；晋、宋：左思、王俭、张缵；南齐：柳世隆；唐：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元行冲、阳城。

9月21日 早，晚车到津，看新屋。江姨风稍差，然是夕不睡也。

9月22日 春榆生日，在秀瑜家公祝。

9月23日 到乌利文买别针一车。到秀瑜处公请春榆。郑永昌来。

9月24日 到福利公司。子有来。陈表甥幼农来。林勗丞来。

9月25日 搭早车回京，八点五分开。芦花未包好，为同行所屏，不能带也。

10月30日 晤吴少莲。

12月16日 请金先生。

12月17日 请沈涛园等。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

2月4日 梁卓如请，坐有宋芝洞。②

---

① 珍午，又作珍五，张元奇字，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奉天民政使、署学部副大臣。

② 芝洞，宋伯鲁字，亦作芝栋、子钝，号芝友，又号竹心，陕西醴泉人。曾任参议院议员。

2月5日　外交部晚茶会跳舞，到者将千人。

2月7日　到副总统[1]府。大雪。

2月9日　到东城孝顺○○，[2]又，铁匠○○。临清宫[3]诗钟局。

2月13日　留英学生会。在英馆格处饭。到妇婴医院两次。

2月14日　收到义理寿[4]二百元。

2月15日　晚，璩子回。

2月16日　清峻流辈伯，魁梧秉哲尊。如觉天地窄，羡君齿发新。

2月17日　到孝顺胡同交二百元。卫西琴[5]来。

2月18日　快意风云会，所思烟霞微。

2月19日　到孝顺○○。在二头〔条〕胡同铁路同人会所诗钟。

2月20日　交译稿与卫。到临清宫伯潜处，晤汪沤客。五五送海部薪水来。

2月21日　到孝顺○○，同兰甥回寓。

2月22日　晨占卦，得"观之无妄"。临清宫诗钟会。

2月24日　到孝顺胡同看甥女，见葛医士。

2月25日　份庭夫人生日。

夜阑接软语，景晏步修廊。

2月27日　到孝顺胡同。陈焕章来。金子善回京，言其女被强昏事甚悉。

---

① 副总统，指黎元洪。

② ○○，此处当代表"胡同"。

③ 临清宫，指陈宝琛居处。

④ 义理寿，Irvin Van Gorder Gillis，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武官。

⑤ 卫西琴，Dr·Alfred Westharp，参见《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题解。

2 月 28 日 向大总统①告假，托阮斗瞻②转呈。

黄花既晚何用好，病桔虽多亦奚为。

3 月 3 日 到孝顺胡同。

3 月 4 日 夜在寓博。

3 月 5 日 阴雨。寄苏堪诗。③

3 月 7 日 今日晴，大风。得璩函，言琥姻事。到孝顺胡同。

3 月 31 日 本日会议，报告大总统原咨七大纲审查。是日，胸次极为孤偾，即看书亦不能入也。

4 月 7 日 读王贻上诗。此老有佇兴而无情，多色泽而少理，不足慰人毷氉也。

4 月 24 日 法源寺饯春。

5 月 5 日 总统府茶会。

5 月 6 日 是夜，叶宅夫妻大冲突。

5 月 8 日 为侯雪农作《万生园》诗七古一首与人。

5 月 9 日 与胡梓芳看诗并写扇。

6 月 15 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到购股汇款叁千式百元。

7 月 4 日 约法会议报告审查立法院大纲案。到东城福隆。复王子易上月廿五日来缄。

7 月 8 日 过学部街，忽病冷。

7 月 9 日 问公府主计六月顾问薪水。候全秉薰。送金靖中十元。本日得信，顾问薪水自六月起停支。

7 月 10 日 是日仍阴雨。作缄与璩儿。

7 月 16 日 参政院放假四星期。

7 月 21 日 今日晴爽，虽尚热，然有秋气。

---

① 大总统，指袁世凯。时严任职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② 阮斗瞻，名忠枢，安徽合肥人。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③ 寄苏堪诗，七律一首，见《瘉壄堂诗集·寄苏戡》。

7月22日 夜到前门。

7月23日 五叔母来，为熙官求信与刘子英。

7月25日 在铁匠胡同与李质斋①等手谈至曙。是夜，适大雨，晨始得归。

7月26日 以代认博进事，纫兰甥女大动口舌。

7月27日 嘉井来。下午大雨，不得出门。

7月28日 晴。夜博。

7月29日 下午到琉璃厂，问商务馆股单。到翰文斋、贺莲青。

7月30日 挥汗书联屏数十番。

7月31日 是日午后雨。在家博，大负。至三点始睡。

8月12日 是日，病未起床，纫兰来看。

8月13日 荣华敌勋业，才格出寻常。气壮北游句，家井赴济南。

8月14日 与公海连吉生信。

8月15日 下午大雨，数日极热。先子忌辰。②赴铁匠○○博。为商务馆与子易信。

8月17日 与琥信片，有小诗。得璩书，知日本于□舟进兵，以攻青岛。

8月18日 在叶宅博，到晓。

8月19日 午归。

8月21日 琥归。

8月22日 到叶宅博。

---

① 李质斋，名文彬，曾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手谈”，谓以雀牌博，下文亦有称“捉雀”、“雀战”者。

② 先子忌辰：是日阴历为六月二十四日。严复之父名振先，号志范，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

8月23日 柯医生同昭扆来寓。琥赴西山。

8月26日 在铁匠胡同博，先同柯医到副总统处饭。

8月27日 是日颇倦。

8月29日 复赵次山①馆长，顾巨六②局长，参政院秘书厅，吴淞王锦堂。

8月31日 弢庵晚来谈，付以琥之八字、照片。

9月16日 大息在京过生日。

9月29日 参政院开会，缺席一天。

9月30日 本日清史馆开审查会，未去。

10月2日 参政院开会，质问政府山东日人事，梁启超提议。

10月6日 到卓宅。

10月7日 卓芝南③生日。

10月8日 海军部刘冠雄请。耆年会傅嘉年请。

10月12日 到东城永昌看傢私。

10月13日 约法开会，未去。

10月15日 三点，王揖唐、④舒鸿贻⑤请陪张珍午。

10月16日 耆年会公饯张珍午，欢迎李心冶，⑥在陈宅。

10月20日 请张珍午、陈立庄、李畬曾等博。

10月21日 打发丁太⑦赴闽，付洋二百二十元。

11月9日 到陈宅饭。接丁太电，由闽来。

11月10日 伯潜生日。⑧寄丁太快信一封，付款350元。

---

① 赵次山，名尔巽，汉军正蓝旗人。时任清史馆馆长。

② 顾巨六，名鳌，四川广安人。时任政事堂法制局长。

③ 卓芝南，名孝复，号毅斋，福建闽侯人。

④ 王揖唐，亦作一堂，名赓，安徽合肥人。袁世凯为总统，历任秘书、参议、顾问等职。

⑤ 舒鸿贻，安徽怀宁人。曾任内务部民治司长。

⑥ 李心冶，亦作星冶，名兆珍，福建长乐人。详见《安徽巡按使少卿李公七十寿序》。

⑦ 丁太，严复所用男仆。

⑧ 伯潜生日，此日阴历为九月二十三日。陈宝琛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11月11日 付清华泰银68.5元。

11月14日 夜作快信与丁太。

11月16日 信与大儿，寄借据两纸。

11月24日 梁妪至。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

1月5日 雪，大暖，房六十度。△内廷①召宴，未赴。

1月6日 今日大冷。珍午请。

1月7日 阴，雪。内廷召见，未去。

1月11日 到瀛台，议宪法。

1月14日 生日，忙。

1月15日 到徵宇②席。

1月17日 到公府会议。

1月20日 阴寒。未赴公府会议。

1月21日 阴雪。参政开会。

1月24日 晴寒。诣瀛台，无会。

1月26日 季友送白鱼二尾。

1月27日 微阴。瀛台无会。

1月29日 晴暖。赌输五元。

1月30日 春气。则友、孝朋来。

2月14日 晴美。赴东城。

2月15日 晴风。到美馆演说。

2月16日 晴。到厂甸。

---

① 内廷，当指总统府。

② 徵宇，陈懋鼎字，福建闽侯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2月21日 雪,寒。周熙民①生日。

2月22日 雪后阴寒。周家诗场。夜雪。

2月27日 陆相②约,五点。阴。

2月29日 晴美。△本日代行立法院闭会。赌输四十九元。

3月1日 晴暄。琥归。

3月2日 晴,微雪。金先生来。

3月3日 风黄。赴郭家博。

3月4日 晴,风。未出门。

3月5日 张今颇③约,三点。晴风。

3月7日 晴美。在家博。

3月10日 晴旭。在宅与春、熙、珍④博。

3月17日 晴。博负32元。

3月18日 晴暄。雪农请。

3月21日 晴旭,仍风。璋归。大总统取消帝制。

3月22日 晴,风大。璋赴津,九时三十分。

3月25日 晴。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

3月29日 晴。在家博。

3月30日 晏、温订来今雨⑤会。

3月31日 晴阴。日来南中消息大恶。汤化龙等率前参、众两院被逐人,自称全国代表,要求袁氏退位。本日,拱卫军以短饷故,欲踵壬子正月故事。出京者众,车站行李堆积如山。

4月3日 晴阴。家轸来,捉雀。

---

① 周熙民,亦作希民,名登皞,福建闽侯人。时任肃政厅肃政史。

② 陆相,指外交总长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

③ 张今颇,亦作金坡,名锡銮,浙江杭县人。原任奉天都督。

④ 春、熙、珍,指郭春榆、周熙民、张珍午。

⑤ 来今雨,指当时中央公园内饭庄来今雨轩。

4月4日 风甚。与熊纯如① 书。

4月5日 阴晴。风谣稍减。

4月7日 晴阴。二点，公府召。

4月8日 晴阴。与王书衡书。

4月13日 晴阴。姚石泉②请。

4月17日 阴暄。程郁庭③来谈。夜雨。

4月19日 阴雨。儿曹赴津。

4月21日 阴。姚叔节来。

4月24日 晴阴。步溪故。

4月27日 晴。璩归。

4月29日 晴阴，晚风。璩赴津。

5月6日 风大。到珍午宅。

5月10日 晴暄。彀来。

5月11日 中、交④停止付现。

5月12日 暖。赴珍午博。

5月13日 阴雨。在家博。

5月14日 放晴。嘉井来。

5月15日 晴暖。水陆针到。

5月16日 至商务馆交。

5月17日 微阴，风。至崇效寺，花尽矣。夜雷。

5月23日 阴雨，向晚雷雨，复晴。商馆⑤官余利息单到。彀菴岛⑥至。

---

① 熊纯如，名育锡，详见《与熊纯如书》题解。

② 姚石泉，名锡光，江苏丹徒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③ 程郁庭，名树德，号戊武，福建闽侯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④ 中、交，指中国、交通两银行。

⑤ 商馆，指商务印书馆。

⑥ 岛，指青岛。

5 月 27 日 大风。袁不见客，或言已去。夜风愈大。

5 月 31 日 风。英德海战，胜负相若。

6 月 6 日 巳时，洹上薨。

6 月 8 日 洹上十点大敛，二点祭。

6 月 13 日 琥回。

6 月 28 日 项城归榇彰德。

6 月 29 日 眷来京。甚热，雨。

7 月 2 日 马毙。

7 月 6 日 琥生日。

7 月 8 日 邓曼云来告政府决议，嘱急赴津。七点半到津寓。

7 月 15 日 赌负贰百零元。秀瑜生日。

7 月 27 日 贞贞生日。

7 月 31 日 本日下午趁四点半快车到津。

8 月 10 日 △雀战，①负270 元。

8 日 17 日 雨晴不定。与冯华甫书。

8 月 18 日 今日清朗，秋令告始。过张岱杉。② 床敷须御棉矣。

8 月 19 日 秋晴。到文美斋。

8 月 20 日 晴。愁恼。

8 月 24 日 回京。

9 月 15 日 余热。弢来。

9 月 16 日 方玉衫③ 来。到《公言》。④

10 月 10 日 民党国庆日。

---

① 此日前后曾十五次用英文记载“雀战”及输赢数目，不备录。

② 张岱杉，名弧，浙江肖山人。原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方于五月卸职。

③ 方玉衫，亦作玉山，名履中，字开祥，安徽桐城人。

④ 《公言》，北洋军阀安福系所办报馆。

10月19日 弢庵生日。黎氏[1]生日。刘医来。

10月29日 携同N·溶液起程。

11月4日 诣朱迩典。[2]

11月5日 诣芮恩施。[3]

11月7日 琥赴津。

11月15日 得朱迩典信。

11月21日 奥皇约瑟死。

李哲濬子川，鲍立铉仰丞，钱锦孙伯愚，李思浩赞侯，胡铭槃引之。[4]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

2月4日 灯社[5]吟集。

2月10日 午刻，曼珠[6]逃归其家。

2月22日 送康南海[7]七古一篇。

3月11日 △俄国革命开始。

3月15日 △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

3月31日 致朱畇青[8]缄。

4月15日 △巴黎来信。

---

① 黎氏，指黎元洪。

② 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英国驻华公使，通作朱尔典。

③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美国驻华公使。

④ 此名单记于日记最后空白页上。

⑤ 灯社，以陈宝琛为社长的诗钟社。

⑥ 曼珠，新到严复家中的婢女。

⑦ 康南海，即康有为。

⑧ 朱畇青，朱明丽之父，严复继岳。

4月23日 △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同樊、罗①诸公十刹海修禊。

4月24日 △英使馆邀观电影。

4月28日 △W. B. Knapp, James M. Hunley, Rich. Barnes Dallas 与刘伯远、侯雪农来同议合同。

6月19日 寄琥信一封，快。

7月1日 宣统复辟。

7月6日 付铁匠〇〇十元。

7月11日 交津快信寄沪。

7月12日 拿张勋。

7月13日 寄沪快信。

7月19日 托电菊生。

7月23日 少泉来。夜大雨。

7月24日 接菊生信。

8月14日 宣战。

9月10日 冯妇②死。

9月24日 天津大水。

10月1日 未刻，楚同故于闽。

10月7日 萝卿本早归闽。

10月18日 内子③忌辰。

11月3日 下午四钟，见冯总统。遇刘壬三彭寿④，直隶宁河人。

11月7日 弢庵七十。

---

① 樊、罗，指樊樊山、罗掞东。

② 冯妇，指冯国璋之妻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于1914年与冯结婚。

③ 内子，指严复嫡配王夫人。同治五年(1866年)结婚，光绪十八年(1892年)死。

④ 刘壬三，名彭寿，时新任吉林财政厅长。

11月10日 琴南请。

11月11日 琴南六十六。

11月16日 段祺瑞内阁全体辞职。

11月17日 段内阁复活。

12月5日 又点①请。

12月10日 到法医院。

12月17日 朱朝舜来。

12月18日 杨裕聪来。

12月19日 每日进餐，面红气促，如干极劳力事。

12月22日 最苦日。

12月26日 太太来。浴。

12月30日 翊昌来。子易来。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

3月31日 寄蒋印秋②信一，熊纯如信一。桂中枢来。

4月2日 寄张菊生信一，并艺成堂折。寄英水陆公司折一扣。

4月6日 寄琥信，并20元。又，熊纯如信一封。

4月29日 熊冰偕熊正瑾来。孙慕韩③请，坐有汪子静。

5月1日 伯潜带林家八字、照片来。

5月5日 寄大女照片与南昌熊家。

6月13日 乾：丁酉六月初七日辰。坤：丙申三月十四日未时。

6月20日 璩来。

---

① 又点，王允晳字，福建人。

② 蒋印秋，名拯，福建闽侯人。原任海军部军衡司长，后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处司令。

③ 孙慕韩，名宝琦，浙江杭县人。时任税务处督办。

6月24日 琥归。

6月30日 先妻生日。

10月30日 定下月初一行。

11月7日 服容克药。

11月8日 作京信。

11月9日 杨绰庵与郑坦来。严廉叔来。

11月10日 信与诸女。

11月23日 与伯勋、琥抵沪，住长发栈十九号。

11月24日 寄京信。

11月25日 到宝山路拜张菊生。

11月26日 菊生来。吕季刚①来。

11月27日 菊生请晚饭，坐有梦旦、伯训，独苏堪不至，想持高节，以我为污耳。②

11月28日 琥买得《碑联汇拓》一套，32元。大侄女来。

11月29日 赴三山公所招。寄少泉信。熊纯如来。高梦旦来。

11月30日 致幼帆函。熊纯如来，谈至晚，共饭始去。蓝季北来。沙质玉来。

12月1日 三山会馆黄休民等请。大妹、熊纯如等来。纯如移住本栈。

12月2日 纯如来。吕家送礼。书蘅宗联堂。

12月3日 闻新济不往闽，须候海晏矣。沈鲁青来。罗仪程③来。

---

① 吕季刚，严复挚友吕增祥第四子，安徽滁州人。其异母姐为严璩之妻。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郑孝胥戊午日记》九月廿四日（11月27日）有云："张菊生宴严又陵及其子叔夏，约余作陪，辞之"。郑孝胥自以为效忠清室，不仕民国。所谓"持高节"，当指此。

③ 罗仪程，名序和，福建闽侯人。曾供职军谘府第四厅、参谋本部第六局。

12月4日 张菊生来。郑聪传来。闻新铭改赴闽。

12月7日 君潜① 来，将赴闽安无线电。

12月9日 晚到阳崎。

12月11日 陈几士②来。水巡警余商霖来。

12月12日 陈幼纯来。琥赴城。

12月13日 阴雨。韩秋请晚饭。琥回。取商〈务〉印书馆一千员。

12月15日 陈幼纯来。郑景云送蚌、蝤蛑、酒、鸭等物。

12月16日 到下岐看房子。写家信一封。

12月17日 到尚书庙行香。看观海。

12月18日 定轿班。琥赴省。

12月19日 得几士缄，索礼饼。琥归。廉璠请。

12月20日 送林家日单。晚，林家回蜡台一大对、面两盘，并礼饼、韡帽等一百元。

12月22日 在老屋搓丸。

12月24日 琥娶妻安床之日。床值160元。几士来。传升请。

12月27日 裁缝来量帐。团团葬其兄嫂。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

1月1日 琥在阳崎玉屏山庄娶妻，台湾林氏。天雨，然亲友至者不少，约三十席。

1月5日 日来喘甚剧，精神萎顿，殊可虑也。新妇归宁，取龙涎香至。

1月6日 得璩信。

1月7日 新妇归宁。流沙唐家姐来。十二点。

---

① 君潜，严复族侄。

② 陈几士，名懋复，福建闽侯人。陈宝琛之子。

1月8日　寄北后松孟临师母台伏二十元，双挂号。

1月9日　僧来放瑜珈焰口。寄黄孟临家伏廿元，并缄。新妇归宁，觅居在郎官巷。

1月13日　阳崎尚书公①生日，到庙行香。

1月15日　为廉璠作缄。

1月16日　接嘉井电，致送汽车。

1月17日　观澜与伯勋争执粪楻位置。为尚书庙作启募启。

1月21日　在郎官巷病发儿殆。美医金尼尔来。

1月30日　大儿归省，太太同来。

2月5日　病见转机。

2月11日　区泽民。

6月6日　进院。

6月10日　△开始记录。②

6月11日　林亲母生日。

6月13日　起服新药膏。

6月14日　福州风潮日。

6月19日　寄四女信。

6月20日　寄熊纯如信。

6月23日　寄三儿信及廉璠信。

6月24日　接珍官至信，已到津了。

6月28日　拒绝签字③之日。

6月29日　和约签字。寄熊纯如信。

---

① 尚书公，即尚书庙奉祀之神。据严复《阳崎尚书庙扶乩》诗自注："庙祀南宋陈参政文龙。"

② 次日起直至年终，每日用英文记录体温数次以及出浴、大解等情况。今略。

③ 拒绝签字，指凡尔赛和会拒绝将德国前在山东之权益交还中国，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 月 30 日 多拉斯与吕牧之同来。

7 月 4 日 郑坦来。

7 月 6 日 高梦旦来。

7 月 8 日 琥初五信到，即复。

7 月 9 日 寄大儿信济南。眉男[①]信。

7 月 10 日 复纯如书。复眉男书。

7 月 11 日 致家轸信。

7 月 12 日 起吃新药膏。

7 月 13 日 致伯鋆信。金安氏买丸。

7 月 15 日 得大儿书，即复。

7 月 17 日 与琥书。

7 月 18 日 复缄与璩，十六号。

7 月 20 日 三点，新铭开行。

7 月 21 日 得琥书，即复。与尔波缄。

7 月 24 日 致熊纯如。复徐佛苏。[②]伯鋆信，复。

7 月 25 日 复林万里[③]信。

7 月 28 日 △付七月份房租26元，家具租金16元。

7 月 31 日 △寄约翰[④]二信，为正其习作去。△得约翰信。

8 月 1 日 △与女儿同回哈同路。做风台。

8 月 2 日 复香严信。风台。

8 月 3 日 得伯玉信。又，林万里信。

8 月 4 日 与菊生片。与嘉井缄。与翰周缄。复林万里信，廉

---

① 眉男，严复四女严顼小名。参见《与四女严顼书》题解。

② 徐佛苏，湖南长沙人。参见《与徐佛苏书》题解。

③ 林万里，原名獬，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闽侯人。新闻记者，曾主持安福系的言论机关《公言报》。

④ 约翰，严复第四子璿小名，字季将。参见《与四子严璿书》题解。

璠信。

8月5日 得琥信一，子仁信，张信，熊信。

8月7日 寄伯玉信。南禅山张、王子仁信，次日发。

8月9日 出院归寓。

8月10日 寄琥信。看鲁青、菊生、苏堪，不遇。

8月14日 得嘉井复，云兑一千与翰周矣。

8月15日 寄又盘信。寄孔团信。

8月16日 得璩、琥、项等信，郁斋信。

8月17日 与琥书。

8月19日 复家驿。

8月21日 接璩信，18发；琥信。皆已复。

8月22日 见项、璿信。

8月24日 得璩信，21，即复。

8月25日 买大士膏，用起。得熊信。熊纯如信求某家传。

8月26日 福州风台海啸，为数十年所未有者，伤人坏屋，崩岸不少。孔团于是夕八点死。①

8月27日 与廉官信。与项片。阳崎因风大水。

8月28日 璩信，璿信。复璿信。琥到阳崎。

8月29日 裕聪快信，即复。

8月30日 与璩信。

8月31日 得琥信，28信，复。得廉官初三27信，言孔团于初二夕戌刻去世。

9月1日 得萨函，言工厂事，招股。

9月2日 得璩30信，即复。

9月3日 得项函，复之。

---

① 以上皆8月31日、9月4日得福建来信后追记。

9月4日 八月廿五、六，福州大风、海啸甚暴。得琥31缄，言湍缺升补事。

9月6日 得瑸信，9月3日，复；璿信，9月3日，复。赴达乐士吃晚飧。

9月9日 太夷来。红十〈字〉医院送单来，计银444.80两。

9月10日 太夷送诗集来。得顼七日信，复。与琥信，菊生信。

9月11日 得又槃信，伯匀信。复又槃。复匀信。作熊氏家传。

9月13日 得璩信，10；顼信，10；璿信，10。

9月14日 得琥信，9，复；廉璠信。

9月15日 与熊纯如书，寄《熊禧祖传》稿去。

9月16日 与璩缄。与嘉井缄，言尚书庙事。到大纶及何瑞丰。

9月17日 得璩信，14；纯如缄，13。

9月18日 与伯勋信，要护照等。

9月21日 寿华来此。托菊生兑闽160台伏。

9月22日 与琥信、顼信。

9月24日 顼廿日信。次日复。雪农十六信。已复。赫美玲信。27复。

9月25日 与琥信。湘官与何姓同来。复丁问查。①

9月29日 复勉生。寄季贞寿屏。

9月30日 寄琥信。寄郁斋。寄伯勋信。

10月1日 寄璩信。

10月4日 得顼信，30；即复。

10月5日 寄翰周、又槃信。得赫美〈玲〉信，即复。

10月6日 与琥信，新济。得琥信，2。

---

① 丁问查，又作问槎，名士源，浙江吴兴人。京汉、京绥铁路局局长。

10 月 7 日 还牙医250两。复琥信。

10 月 8 日 服崔制气急丹 3 钱。

10 月 9 日 新铭进口。与琥信。菊生、拔可来，告往长沙。电表凭单交张宅收。服气急丹。

10 月 10 日 辞伯行、亮如、达乐士、兰医。

10 月 11 日 登新铭。

10 月 12 日 午后一时开船。△自和借入100元。①

10 月 16 日 △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

10 月 17 日 黄步琼信。

10 月 18 日 严瑜信。熊纯如信。金仲永信。

10 月 19 日 得琥信，即复。复纯如信。

10 月 20 日 纯如信。

10 月 21 日 △此日为徐总统生日。△高而谦于四时去世。寄黄更生信。得琥快，15。

10 月 23 日 裕聪同师勤至。

10 月 24 日 寄琥信。裕送西土40两。

10 月 25 日 △往看新居。

10 月 27 日 △复纯如十月二十二缄。寄吴信。△得达乐士信。

10 月 29 日 寄达乐士快信。大儿挂号，郭小鹿函与伯玉，转来。

10 月 31 日 得雪农缄，达乐士电。晤刘子英，交张增春条子。拜徐大总统、吴总监，② 皆不遇。到高家，为梦旦改联对。

11 月 1 日 子英来。与达乐〈士〉信。与通叔③信。与雪农复。接吴总监缄。得达快，30。

11 月 2 日 接琥信，10月27日，即复。

---

① 此句英语中"和"字原系汉文。

② 吴总监，指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字镜潭，安徽合肥人。

③ 通叔，刘瑞潞字，湖南浏阳人。兄伯远。

11月3日 璋夜来谈。

11月4日 嘉井来谈。拟达乐士信。

11月5日 嘉井来。

11月6日 受总统任命顾问。

11月7日 与资颖信。

11月8日 与达乐信。

11月9日 高子益开吊。访菊生,不遇。

11月10日 得琥九月八日缄,即复。姚三、叶乐平、江济川、彬亭来过。

11月11日 得资颖信。

11月12日 与达快信。得琥信,即复。

11月13日 伯玉来。

11月14日 得琥信,九月七日。达乐快。熊信。

11月17日 △下午徐总统约见。

11月19日 得琥十二快,又十三信,即复。与菊生快,五百台伏。

11月21日 与琥信。

11月22日 得菊生快。

11月23日 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复刘伯远信,快。得家骅信,十日。

11月24日 得琥九月廿六信,即复。挂号复菊生信。

11月27日 得菊快、璿信。

11月28日 琥快。

11月30日 得琥初三信,即复。

12月15日 △住院。

12月23日 璿及瑸来。

12月24日 玷生日。大息、三女及璿来。

12月25日 璿及璆来。

12月27日 △午后二时，回至新寓。

12月28日 △医院来帐单，204元。

12月29日 △ 儿子Chu生日。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

1月3日 李星冶来。杨裕骢同郑师勤来，并送□□聘书。交江济川荐缄。

1月7日 本日，阳崎尚书庙上梁。

1月8日 付伯勋交刘子英心组缘簿二册，38及39。付贞贤一册，388号，退回。付弢庵一册，399号。

1月9日 交捐册四本：394、395、396、397号与曾云沛。[1] 又一本与玉苍，393号。

1月14日 复陈树藩。[2]得琥元月六号信。

1月15日 与仪程书。又，与李培之[3]督军。又，与翰周、又檠。几士来见。捐灵阳寺五拾元。

1月16日 与廉璠书。又与熊纯如，并文。△与仲泉书。

1月17日 △儿子伯玉[4]赴济南，约十日左右。

1月20日 高梦旦来。

1月22日 △作书与福州李。

1月23日 卢默生来。

1月25日 廉叔送廿元并信，即复。

---

① 曾云沛，亦作云霈，名毓隽，福建闽侯人。时任交通总长。

②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时任陕西督军。

③ 李培之，亦作培芝，名厚基，江苏铜山人。时任福建督军兼省长。

④ 原文作Soh Bayork。

1月27日 △送出耆年会请帖，订2月1日。

1月30日 △生日。召戏一台，演至晨一时。

2月1日 请耆年会。

2月8日 △杨裕聪来，遂博。

2月10日 △总统召，领取顾问薪水。

2月18日 △伯鋆归自四川。

2月19日 △出门，至东方旅社，见Chen Yu。

2月20日 觐祖[1]生。庚申、戊寅、戊申、壬戌。

2月23日 △儿子约翰去淡水。△伯鋆去福州。

3月1日 送交汇丰银行三千元。△收到Chu支票二千元。

3月3日 △阳崎来信。

3月5日 △福州来信，即复。

3月9日 △得C·C·Yen信，即复。

3月10日 尹匡时来信。

3月15日 △考克斯医师来信，渠已回上海。

3月16日 △复考克斯。

3月17日 △江西熊来一短信，即答。

3月19日 △史密斯医师复书，劝我去山间。

3月20日 △杨来，遂成博戏，彼赢去351元。

3月22日 △福州来信，旧历一月廿五日，即答。

3月23日 △高来，商谈安排西山与牯岭。

3月24日 张增春出寓他所。

4月1日 琥初七信到。

4月11日 △福州来二信，并照片。

---

① 觐祖，严复长孙。严复后为命名以侨，字彦国。此系接福州来信后，追记其生辰八字于此日。

4月19日 观明人《十八拍》画卷。谢子修①故，87岁。

5月25日 △琥福州来电。

5月26日 △医师劝告改变气候为好。

6月10日 △东安市场失火。

7月7日 兰玉生日。

7月8日 △儿子琥福州来信。

7月9日 △寄福州书。

7月11日 △直皖大战。

7月12日 △北京戒严。

7月13日 △去西城访林。

7月19日 △安福军据报已被击败。

7月22日 △去中央公园。

7月27日 △寄南昌熊书。

7月30日 △Sutung来，为万元借款。△寄信与Chia Cheo侄。

8月15日 △去西城。

8月16日 △送两联去福州阳崎。春榆来。

8月21日 △福州来信。

8月22日 △寄福州信，又寄上海信，汇琥300元。

8月29日 △携黄步琼来信往视Chen Yoh。△李拔可上海来信，告寄福州300元。

9月7日 △致书上海格雷、刘，并电家鼎。

9月11日 △收到湘官来信，告耽搁原故。赫美玲牯岭来信。

9月25日 付清秘阁21.50元。△收到海军部一月薪。王又点来。

9月28日 △福州来信。

---

① 谢子修，名銮恩，福建闽侯人，原籍长乐。

10月3日　寄福州琥信。伯勋来。

10月4日　△收到湘官寄来雪茄100支。

10月10日　△接受吴景超海山为弟子。

10月13日　沈爱苍死二十七个月矣。春榆、夷叔来访。

10月19日　△自京南行。

10月20日　夜住德义楼。△十一时半离津赴沪。

10月21日　午抵浦口。△晚九时到上海。

10月21日　△住Y．P．S．，始在41，继移33。△考克斯来。

10月24日　△赴考克斯午饭，并观其画。

10月25日　△乘考克斯车外出购物。

10月26日　△住Y．P．S．极不舒服，气喘恶化。

10月27日　△下午四时登民新，六时起碇。

10月29日　△十一时半到塔前抛锚，琥与翰周、廉官来接。

10月30日　△定居郎官巷，见吾长孙。

11月2日　与翰周、又黎、兆安博。

11月6日　△女儿来信，即复。

11月18日　几士、文访①来，遂博。

11月20日　△寄上海张信。

11月22日　△儿辈来信，即复。

11月27日　△被告知翰周已动用祠庙基金2500元。

12月8日　△与陈芝田信，谈祠庙基金。

12月15日　接京信。

12月17日　△北京女婿来信。

12月24日　琥将赴阳崎请丹。

12月25日　服罗真人符三道。翰周、又黎黄昏来。

---

① 文访，姓林，严琥妻弟。

12 月 27 日　寄陈培锟、①李拔可信。

12 月 28 日　△儿子伯玉来信，又，伯幹。

伯潜九月廿三②

芝南八月十八

春榆八月二十二

香雨四月廿八

石遗四月八日

稺星十二月五日

琴南九月廿七

雅郇十二月十五

资颖四月二十九

---

① 陈培锟，字韵珊，福建闽侯人。时任福建厦门道尹。

② 以下记于日记册末的空白页上，是九个人的阴历生日。



附录一　碑传年谱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君讳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姓严氏，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讳焕然，嘉庆庚午举人，松溪训导。祖讳秉符，嗣祖讳秉忠。父讳振先，以医名州里。君早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

沈文肃初创船政，招试英少，储海军将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文肃奉命筹边，挈君东渡调敌，勘量各海口。

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①，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郭侍郎嵩焘方使英，时引与论析中西学问同异，穷日夕弗体。比学成归，文肃已薨。李文忠伟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

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为德璀琳辈所绐，皇遽定约。慧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景庙毖于甲午之衂，特诏急人材，君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后二年，拳匪祸作，君自是避

* 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件。作于一九二一年。亦见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碑传集补》卷末集外文。

① 按严复赴英留学在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此误。

地居沪上者七年。

君初以学不见用，殚心著述。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风行海内。学者称为侯官严先生。至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君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君既以海军积劳叙副将矣，尽弃去，入赀为同知，洊擢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①，寻赐文科进士出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②，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③。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蠭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国体既变，聘君长大学，充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君恒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而戴袁者欲资之以称制，窜其名筹安会中，君始终不涖会，袁又讽君为文辟异议者，则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

近五年中，肺疾时作，辄南归避冬。今秋，自觉病深，手书遗后人。大旨谓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励业、益知、轻己、重群，语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终里第。春秋六十有九。

余交君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君归经年，秋初，犹以鼓山诗寄余，而交遂毕于此耶！悲夫！

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皆行于世。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

① 按海军部成立于1910年(宣统二年)，严复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当在是年。

② 按严复被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事，系在1909年(宣统元年)。

③ 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资政院议员事，系在1910年(宣统二年)。

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三代以君贵，赠资政大夫，妣皆夫人。配王夫人，端淑有阃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继室朱夫人，篯江淑人。子五：璩，二品衔，军机处存记道，外务部郎中，四品卿衔福建财政正监理官；瓛，殇；琥；璿；玷。女四。孙一：以侨。将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君于阳崎鳌头山之阳。以余知君深，乞为铭。铭曰：

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所钟。绎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睨犹阅世君非矇，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

辛酉十二月　闽县陈宝琛撰

《清史稿》本传*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诇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①，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

越二年，避"拳乱"南归。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

* 此据《清史稿》（中华书局校点本）卷四八六。

① 严复赴英留学日期，当在光绪三年春。

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①，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②。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③。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

① 按海军部之立，实在1910年（宣统二年），严复被特授海军协都统，亦当在是年。

② 按严复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系在1909年（宣统元年）。

③ 严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被征为资政院议员事，时在1910年（宣统二年）。

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

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侯官严先生年谱*

严 璩

府君姓严氏，讳复，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民国肇造，以侯官并入闽县，改称闽侯县。吾家先世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入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先高祖讳焕然，嘉庆庚午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先曾祖讳秉符。嗣曾祖讳秉忠。先祖讳振先。自先曾祖及先祖二世，皆以医为业。

咸丰三年癸丑（1853） 十二月初十日 府君生于闽垣之南台。是时，先祖年三十三岁，先祖妣陈太夫人年二十一岁。府君有一兄，长于府君仅二龄，幼殇，后有两妹，即适何适陈两姑也。

己未（1859） 府君七岁，始就外傅，府君童年从师数人。中间亦曾从先五叔祖厚甫公受业。厚甫公讳熢昌，先曾祖之季子也。后中光绪己卯举人。

同治二年癸亥（1863） 府君十一岁。先祖聘同邑黄少岩先生来授读。先生讳宗彝，为闽之宿儒。其为学汉宋并重，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好与府君讲述明代东林掌故。

甲子（1864） 府君十二岁。仍由黄少岩先生授读。

乙丑（1865） 府君十三岁，黄少岩先生逝世。病笃时，自荐其子

* 关于严复的年谱，较详尽的有王蘧常所撰的《严几道年谱》（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约六、七万字。这里所选的系严复长子严璩所作，字数较少，非卖品，出版者及出版年份俱不详。

孟脩先生增来继续就馆。孟脩先生，拔贡生也。

丙寅（**1866**） 府君十四岁。先妣王夫人来归。六月，府君丁外艰，家贫不再从师。时侯官沈文肃公为船政大臣，招考子弟入马江学堂习海军。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府君成文数百言以进为沈公所赏，遂录取第一。

丁卯（**1867**） 府君十五岁，入马江学堂肄业。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计五年而卒业。

辛未（**1871**） 府君十九岁，卒业大考最优等。未几，即派上建威帆船为练习生，游历各海口。嗣后船政局自制之扬武军汽舰落成，改派上扬武军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口岸。舰长为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TraCey，英之海军中校也。是时，东邻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德勒塞君在华服务三年归。濒行，谓府君曰："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府君闻之悚然。德勒塞君回英，洊擢至海军中将。光绪丙申(1896)，尚为英之海军大学校长。时已退休，不复在舰队上供职矣。

甲戌（**1874**） 府君二十二岁，春杪，有日本渔船多艘，在台东洋面遇风失事，为牡丹社生番所鱼肉。东京政府向北京政府诘责。朝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台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公赴台查办。沈公饬扬武军舰前往，并委府君随往测量台东旂来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缮具说帖呈报，沈公据以入奏，后经我国认给邮欵了结。是时随同赴台者，尚有海关税务

司英人好博逊 Mr. Hobsou。一日，好博逊昼寝，一生番突入所居。台东欧人绝少，生番见之，顿起其好奇之心，欲行凶焉。适为府君所见，急招一通事带一熟番至，向生番有言，该生番始去，好博逊始免于难。

光绪元年乙亥（1875）府君二十三年，被派赴英肄业，岁杪放洋西行。道员李凤苞为留学生监督。①

丙子（1876）府君二十四岁，入英之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己卯（1879）府君二十七岁，在英卒业东归。船政大臣吴公赞诚派府君为船政学堂教员。

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以吴观察仲翔为总办。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乙酉（1885）府君三十三岁。府君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因于是秋赴闽乡试，榜发报罢。

戊子（1888）府君三十六岁，赴都应顺天乡试。

己丑（1889）府君三十七岁，报捐同知，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 赴都应顺天乡试。 直督李公派为会办水师学堂。十月丁内艰。

庚寅（1890）府君三十八岁。直督李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

---

① 严复赴英留学，当在光绪三年（春）至五年（1877—1879）。此误。

壬辰（1892）府君四十岁。先妣王夫人弃世。庶母江夫人来归。海军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

癸巳（1893）府君四十一岁。湘阴郭侍郎卒。府君闻之，感怆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尚有挽诗五律四首,未留稿。赴闽乡试。

乙未（1895）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搆衅，海军既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 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u aud Ethics,未数月而脱稿①。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

丙申（1896）府君四十四岁。梁卓如、汪穰卿两先生创办《时务报》于上海,《原强》及《辟韩》等篇均又刊入②，鄂督张公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孝感屠君仁守作《〈辟韩〉驳议》,府君且罹不测,嗣有向张督解围者,其事始寝。

丁酉（1897）府君四十五岁。开始译亚丹斯密 Adam Smith之《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及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 之《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与定海王编修修植，钱唐夏礼部曾佑，创办《国闻报》于天津。

戊戌（1898）府君四十六岁。以荐入部。召见，德宗询近日有新著述否？对以有《拟上皇帝书》,计万言，已刊于天津之《国闻

① 我们曾看到封面题为光绪乙未年(1895)三月非正式出版的陕西味经售书处的重刊本,可证此书至迟已于1895年脱稿。以后译者屡加修订,才于1898年正式出版。

② 《时务报》上登载的只有《辟韩》一文,《原强》则未登载。

报》。德宗命抄一份呈览，未及进而政变作，孝钦后垂帘听政。府君即日出都返津。天津《国闻报》亦停刊①。

己亥（1899）府君四十七岁。译穆勒约翰 John Stuart Mill 之《群己权界论》On tiberty。

庚子（1900）府君四十八岁。继母朱夫人来归。五月，拳匪事起。府君仓皇由津避地赴沪，所有书籍，俱未携带。《群己权界论》译稿及知交函札，就中以湘阴郭侍郎来书为最多，积年以来，不下百数十通，亦均散失。计自庚辰赴津主海军教务者二十年，至是，始与脱离。　德宗奉孝钦后出都西狩，江、鄂两总督与各国订东南互保之约。上海人士开政治大会於味莼园，到者二三千人。举南海容宏君为会长，府君为副会长。　《原富》脱稿。②蒯检讨光典请译《穆勒名学》J. S. Mill, A Sytem of Logic。

辛丑（1901）府君四十九岁。直督李文忠公卒，府君有挽句曰："使生平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群己权界论》译稿为一西人所得，竟于是年邮以见还。应潞河张学士翼之招，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③。

壬寅（1902）府君五十岁。长沙张尚书百熙为管学大臣，聘府君为编译局总纂。时吴丈汝纶为总教习，同居京都，又复时相过从。吴丈深知中国之不可不谋新，而每忧旧学之消灭。府君曰："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是岁有一书近五千言，致上海《外交报》主人。具论中国教育方针，並条拟新教育行政办法。

癸卯（1903）府君五十一岁。甄克思《社会通诠》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 脱稿。《穆勒名学》半部亦已脱稿。吴丈汝纶

---

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国闻报》并未停刊，但已归日人所办。

② 《原富》各册脱稿情况，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

③ 此事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

卒，府君伤感不已。集玉溪剑南诗句为挽曰："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尚有挽诗七首，见诗集中。府君常言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有一书致东京《新民丛报》主人，论所译《原富》。①

甲辰（1904）府君五十二岁。辞编译局事出都，赴沪。知交觞府君于陶然亭，有《江亭饯别图》纪其事，题咏者甚多。 手批《老子》，为南昌熊季廉所见取去。次年熊君付刊于日本东京。

乙巳（1905）府君五十三岁。春初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约府君同赴伦敦。② 孙中山先生时适在英。闻府君之至，特来访，谈次。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归国顺途至法兰西，瑞士，罗马各处游览，折至意大利之稽诺亚，登德国邮船东归。

丙午（1906） 府君五十四岁。上海知交请求演讲政治学。计青年会演讲八次而讫。名所演讲者曰《政治讲义》，自序刊行。③ 孟德斯鸠《法意》脱稿 Montesquieu, Del'Esprit des Lois。④皖抚恩中丞铭聘府君为安庆师范学堂监督。

戊申（1908）府君五十六岁。应直督杨督部士骧之聘赴津。《名学浅说》脱稿。 旅次手批《王荆公诗集》自遣。学部新设，荣尚书庆聘府君为审定名词馆总纂。⑤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遗稿甚多，尚存教育部。

① 此事应在一九〇二年。

② 此事应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冬，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及《与曹典球书》。

③ 严复徇上海知交之请，演讲政治学，时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间，《政治讲义》于1906年刊行。

④ 《法意》最后脱稿，实在一九〇九年，见严复日记手稿。

⑤ 严复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系在1909年。

宣统元年己酉（1909）府君五十七岁。海军部新设，朝旨授府君为海军协都统①。

庚戌（1910） 府君五十八岁。朝旨赐文科进士出身②。资政院成立，府君以硕学通儒征为议员。

民国元年壬子（1912） 府君六十岁。项城袁公世凯为总统，聘府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甲寅（1914） 府君六十二岁。自欧战发生后，府君于战事新闻，每摘要论述，送总统府备览。积年余，不下数万言，俱未留稿。

乙卯（1915） 府君六十三岁。项城袁氏有称帝之意，屡遣人来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迟未数月，又遣人前来敦请府君以一篇文字表示劝进之意。府君知其意坚决，无从挽阻，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尽言之矣！必欲以吾为重，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吾欲为文，吾无从著笔也。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至冬，气喘常作，次年春暖，始平复。

丙辰（1916） 府君六十四岁。手批《庄子》。入冬，气喘仍烈。

丁巳（1917） 冬间气喘又作。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戊午（1918） 府君六十六岁。秋杪赴闽避冬。是冬气喘大剧。

---

① 按海军部成立于1910年（宣统二年）底，严复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当在是年。

② 此事应在一九〇九年。《严复与伍光建书》第四函（作于宣统元年腊月十四日）内附《初七见邸抄作》一首，有“生平献玉常遭刖，此日闻诏本不图”之诗句。所谓“邸抄”、“闻诏”，即指“赐文科进士出身”事。王遽常所撰《严几道年谱》系此事于宣统元年己酉（1909），并云：“严谱系此事于庚戌，误也”。

己未(1919) 府君六十七岁。春杪至沪,入红十字医院。秋杪北归,入协和医院。

庚申(1920) 府君六十八岁。又赴闽避冬。

辛酉(1921) 府君六十九岁。夏间至鼓山避署。入秋气喘又作,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一通训示后昆,内列三事,语至剀切。(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九月二十七日,卒于闽垣之郎官巷寓邸。十二月二十日与先妣王夫人合葬于阳崎鳌头山之阳。

附录二 著译序跋

《原富》序*

吴汝纶

严子既译亚丹氏所著计学书,名之曰《原富》,俾汝纶序之。亚丹氏是书,欧美传习已久,吾国未之前闻。严子之译,不可以已也。盖国无时而不需财,而危败之后为尤急。国之庶政,非财不立,国不可一日而无政,则财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国无时而不需财。及至危败,财必大耗,欲振励图存,虽财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败之后尤急。

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忲习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用财之数常多,而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遗弃而不理。吾弃财不理,则人之睨其旁者,势必攘臂而并争,于是财非其财。吾弃财不理而不给于用,则仍取给于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尽,于是上下交瘁,而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非其国,则危败之形立见。

---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原富》卷首。

危败之形见，而不思变计，则相与束手熟视而无如何。思变矣，而不得所以变之之方，虽终日抢攘徬徨，交走骇愕，而卒无分毫之益。中国自周汉到今，传所称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耳，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夺民财以益国用，前所谓取给于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殆之术也，节用之说，施之安宁之世，能使百政废缺不举，而财聚留于不用之地；施之危败之后，则节无可节，废缺者不举，而亦无可聚留。循是不变，是坐自困也。

所为变之之方者，何也？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而已矣。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非必奇材异智而后能也。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重农抑商，则财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财之所以通也；农者，生财之一途也。闭财之多途使出于一，所谓隘也。其势常处于不足，尚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财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则壅，故商兴焉。禹之始治水也，既与益稷予众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调有余补不足，懋迁化居以通之，是商与农并兴验也。专农一途，故不需商也。禹于九州田赋，既等而次之，至其贡篚则皆所鲜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猎，渔之所获，虞之所出，工之所作，矿人之所职，举财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无不财取为用。夫是故劝商，其每州之终必纪诸水母输则，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农抑商之谬论乎？禹之理天下之财至纤悉，不专农如此，而矿利尤远。盖荆杨之金三品，至周而犹盛，故《诗》曰：“大赂南金。”及汉武而后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黄金，取之不足更费”，其证也。然上溯神禹时已二千年矣，禹之兴矿利如此。又据九州水道推论之，使神禹生今时，其从事于今之路矿，可意决也。况乃处危败之后，则若周宣之考室，卫文之通商惠工骒牝三千，盖皆奉神禹为师法，而可以利为后而讳言之乎？

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苦财赂衰耗。说者顾谓五州万国，我为最富，是贫非吾患也。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亚丹氏言利之书也。顾时若不满于商，要非吾国抑商之说，故表而辩明之。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之说具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

光绪辛丑十一月　桐城吴汝纶

《群学肄言》序*

高凤谦

余与严子几道虽同里闬，而少不相习。严子厚余，尝数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于严子之作，亦无所不读，尤喜《群学肄言》一书。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请。严子曰，子肯为一序者，吾从子请。余何足以序此书，顾望其行世，则不能不勉一言矣。

余尝家居读书报，从女君珈侍侧，恒作而问曰：某与某孰贤？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诵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盖少年盛气，师心自用，论议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狱，曾不稍假思索。岂知天下事理恒有两端，是非相表里，得失相倚伏，执其一端以概其余，又何怪其言之易。群之为事，极天下之至赜。建一议，行一策，欲征其效，近者数年，远者数十百年，影响所及，或且遍于世界万国，其关系之巨若是。乃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

《群学肄言》一书，几二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已，亦曰言群治者之必由学耳已。夫苟诚知群学之难，学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几矣。严子所译著，大半言群治，而是书实为先导。吾敢正告世之喜谈群治者曰，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群学肄言》卷首。

《群学肄言》。

长乐高凤谦序。

《社会通诠》序*

夏曾佑

侯官先生所译《社会通诠》十四篇，为英人甄克思所著。其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疑若非今日之急务者然。然曾佑读之，以为今日神洲之急务，莫译此书若。此其故尝微论之。

神洲自甲午以来，识者尝言变法矣。然言变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变法者其所责在无君父。夫救危亡与无君父不同物也，而言者辄混。烦娆喧豗，不可以理，至于今益亟。向者以其争为不可解，乃今而知其不然。盖其支离者，皆群学精微之所发见，而立敌咸驱于公例，而不自知耳。自生人之朔，以迄于今，进化之阶历无量位，一一位中。当其际者，各以其所由为天理人情之极，而畔之则人道于是终。有终其身不闻异说见异俗者，或见焉闻焉，乃从而大笑之。如是者，自其恒干之所服习者言之，则命曰政治；自其神智之所执著者言之，则命曰宗教。宗教政治必相附丽。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将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微撼其宗教，而后政治由之而蜕。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故其宗教与政治附丽疏者，其蜕易；其宗教与政治附丽密者，其蜕难。此人天之大例矣。人之于宗法社会也，进化所必历也。而欧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迟，其出之也独早，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疏也。吾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早，而其出也历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厓，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密也。

考我国宗法社会，自黄帝至今可中分之为二期：秦以前为一期；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社会通诠》卷首。

秦以后为一期。前者为粗，后者为精。而为之钤键者，厥惟孔子。孔子以前之宗法社会，沿自古昔，至孔子时已与时势不相适。故当时瓌玮之士，各思以其道易之。显学如林，而孔墨为上首。墨子尊贤贵义，节葬兼爱，皆革宗法社会之劲者。然与习俗太戾，格而不行。而孔子之说遂浸淫以成国教。孔子之术，其的在于君权，而径则由于宗法。盖借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然终以君权之借径于此也，故君权存而宗法亦随之而存，斯托始之不可不慎矣。奚以明其然也？昔孔子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即子弓，南面即帝王之术。子弓之传为荀子。荀卿书二十篇，与《史记·李斯传》，其旨密合。夫李斯学帝王之术于荀子，既知六艺之归，相其君以王于天下，其为术皆昔所闻之荀子者也。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重珍符，壹是衷于孔教。博士具官，参于议政，西京师说，滥觞于兹。尊宠用事，抑又不逮。至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尤关宏指。盖自此以前，孔学为私家，儒分为八，未为害也；自此以后，孔学为国教，是非之准，主术之原，悉由于此，不能不定于一尊。焚书所以绝别本，坑儒所以除私师。以吏为师，吏为博士，所以颁定解。基督旧教衍于罗马，实具此例，可谓诚证也。不宁惟是，中庸为子思形容圣祖之德，其中君子并指孔子。书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盖君子以前，人伦之道有忠臣孝子，而无贞女。表章贞女事始于秦。《史记·货殖列传》，巴寡妇清能用财自卫，不遭侵暴，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又本纪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称男女顺礼。同年琅琊台刻石称合同父子。三十七年会稽刻石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凡此之文，每与并一天下并书。故知秦人亦视此为自我作始也。自此以往，有贞妇以为忠臣孝子之后盾，而五伦之制始确立而不可疑。此皆实施君子之道之证。自汉以来，用秦人所行之主

术，即奉秦人所定之是非。秦之时，一出宗法社会而入军国社会之时也。然而不出者，则以教之故。故曰：钤键厥惟孔子也。政治与宗教既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而救危亡与无君父二说，乃不谋而相应，始胶固缭绕而不可理矣。

夫欧人之变法，争利害耳，而其惨礫已如此。我国之变法，乃争是非，宜其难阻之百出也。虽然，人心执著之理，不可以口舌争，惟胪陈事物之实迹，则执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无不有此一境。而此一境者，其原理何如？其前途又何如？则将恍然有悟于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或者蜕化有期，而铁血又可以不用乎。此吾人所以歌舞于《社会通诠》之译也。

光绪癸卯十二月　钱塘夏曾佑序

《国闻报汇编》序*

西江欧化社

《国闻》者，侯官严几道先生复纠合海内闳达建设于天津者也。当戊戌年间，西人评骘中国报界以之为第一，而《时务报》不与焉，亦可以见其价值矣。惜其报纸未风行于南方，考道深识之士，仅乃得见其片鳞只爪，罔不久渴思饮，久饥思食，企一睹其完全之鸿篇巨制，而竟末由。本社同人悼之，用出箧藏全册，聊为编辑，名曰汇编。先以论说付诸剞劂，以饷我士夫于已饥之余。自余各门，从事方始，分辑校写，尚需时日。乃更以严先生近著数则，殿缀于后。先生，我国之耆宿，《国闻报》之主笔也。生平持一义，为一论，无大过不及之差。于近今更新从旧二派，常下对症之方。我国学子，智识囿于一隅，得先生以救正之，补其阙而奠其倾，其亦曰新进化之

* 《国闻报汇编》，是《国闻报》上论说文字的选集，着重辑录严复的文字。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由西江欧化社出版，编辑者爱颖，即为熊元锷。

君子所不以为谬悠而乐闻之者欤！

西江欧化社识

《严几道诗文钞》序*

蒋贞金

智尽于所学，而所学足以利天下，此通儒之业也。所学足以利天下，而天下卒受其利，此仁者之任也。中外棣通，国以多故，忧时之士，莫不奋肸扼腕，慨然出所学以求有利于天下。于是指切时政之文，与夫西方学艺之书，经重译以文中土者，几不可以䌰缕计。然一平情论之，或迂阔不切于用，或其词懭悦，百读而不可通。是非其识不足也。假楮墨之灵，而不能尽祛势利之见。故虽得名于当世，而当世不蒙其福也。侯官严几道先生，所学奄有中西之长，又益之以闳通之识。哀黄裔之不竞，惧禹甸之沦胥，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诸名著，借他山之力，唤醒国魂。复于天津自创《国闻报》以评骘时局，然后中夏学者，乃知欧美之富强，不在船炮，不在工商，而在瀹智合群。至所谓通儒之业，仁人之任者，固非浅人所得而妄居也。盖先生为大哲斯宾塞尔高弟子，而以祖国文学请业于桐城吴先生挚父。故先生每一文出，深入理奥而无闲，体势高峻，直摩周秦诸子之壁垒。贞金童年读先生所译诸书而好之笃。庚戌、辛亥之交，薄游京师，得观先生论政论学诸巨制，毕录之于简端。十稔已来，裒然成册，而缀古今体诗数十章于篇末。客秋九月，先生已归道山，身后之遗集尚未付诸梓，因急出斯编以饷同好。夫文词之惬吾心，犹羞馔之适吾口，必强天下人之所嗜以同于吾之所嗜，是谓大愚。然太羹玄酒，豹胎凤髓，至味当前，乃有人焉挥斥而峻拒之，是亦事理之所必无者也。先生往矣，而经国救民之精神则不往。好学深思之士，诚欲知五十年积弱之源，中外

* 《严几道诗文钞》，一九二二年上海国华书局出版，贡少芹、蒋贞金编。

相通之理，国医补治之方，则寥寥一编，夫岂可少也哉？

壬戌夏日句容蒋贞金太华甫叙。

附录三　师友来函

吴汝纶致严复书*

一

丙申七月十八日（1896年8月26日）

前接惠书，文艺至高。不鄙弃不佞，引与衷言，反复诵叹，穷于置对，因此久稽裁答。抑执事之微恉，何其深远而沈郁也。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跄应对，善候伺，能进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谟，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①，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缾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通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瞑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通弊，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谓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然则执事后日之事业，正未可预限其终极。即执事之自待，不得不厚，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尚望俯纳刍荛，珍重自爱，以副见慕之

---

* 吴汝纶致严复书共八封，一至三函见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刊行的吴闿生所辑《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钓声”，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徒之所仰期。幸甚，幸甚！

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某以浅陋之识，妄有论献，亦缘中国士人，未易遽与深语，故欲以外国农桑之书，遍示人人，此亦迂谬之妄见也。尊意拟译穆勒氏之书，尤欲先睹为快，献书称官，此自古法，奈何欲易之。惟鉴察不宣。

二

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

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繙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区区谬见，敢贡所妄测者，以质高明。其他则皆倾心悦服，毫无间然也。惠书词义深懿，有合于《小雅》怨诽之恉。以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岂亦[1]天演学中之所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此岂亦”，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谓天行者乎？然则执事故自有其所谓人治者在也。

大著恐无副本，临城前约敝处读毕，必以转寄。今临城无使来，递中往往有遗失，不敢率尔。今仍命小婿呈交，并希告之临城为荷。近有新著，仍愿惠读。肃颂道履，不宣。

三

戊戌二月廿八日（1898年3月20日）

接二月十九日惠书，知拙序已呈左右，不以芜陋见弃，亮由怜其老钝，稍宽假之，使有以自慰。至乃以五百年见许，得毋谬悠其词已乎。鄙意[1]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似闻津中议论，不能更为异同，乃别出一说，以致其娼妒之私，曰：严君之为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仆尝挫而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往年严公多病，颇以病废事，近则霍然良已，身强学富识闳，救时之首选也，议者相悦以解。传闻南海张侍郎，因近日特科之诏，举执事以应，诚侍郎之爱执事。顾某以为特科徒奉行故事耳，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幸勿轻于一出也。卓见何如？

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文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余子耶？况今时粗士耶？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璧。虽时不能听，要不宜惩羹吹齑，中作而辍。篇中词意，往复深婉，而所言皆确能正倾救败之策，非耳食诸公胸臆所有。某无能裨益山海，承诱掖使言，则一得之愚，谓宜将所云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及航海[2]西游之费，用扬推而言之，使读者知所筹皆切实可行，乃不为书生空谈。又如前幅所治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鄙论"，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②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杭海"，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之学，与所建白，有异于古，非陛下与内外大臣疆吏所尝学，无以知其才而区别贤否，此某所以决特科之为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而劝执事之慎于一出者为此。虽然，此不可形之封事中，以为不知己者之诟厉。彼大臣虽万不能知，万不能区别，而有一人揭其不能之隐，则恨之次骨，此绛、灌所以腐心于贾生也。则吾虽明知其不能，而必且遁为他说，以使之容纳吾言，而无中其所忌。此在凡上言者皆尔。况执事精通西学，奈何使谗间者得太阿之柄，而谓我自炫所长，以历诋公卿乎？此虽近于不直，要有合于与上大夫訚訚之指，亦用世者周身之防，似亦不宜不一措意也。愚见如此，未审有当否。

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天演论》凡己意所发明，皆退入后案，义例精审，其命篇立名，尚疑未慊。卮言既成滥语，悬疏又袭释氏，皆似非所谓能树立不因循者之所为。下走前钞福〔副〕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缀录书尾，用备采择。吕君已视事，想少清暇商榷文字矣。

四

戊戌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

惠书并新译斯密氏《计学》四册，一一读悉。斯密氏元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盖非一览所能得其深处。执事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又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此真济世之奇构。执事虚怀谦挹，勤勤下问，不自满假。某识浅，于计学尤为梼昧，无以叩测渊懿，徒以期待至厚，不敢过自疎外，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供采择。其甘苦得失，则惟作者自喻，非他人所能从旁附益也。

尊著万言书，请车驾西游，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自宜续成完书，不宜中途废止。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

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非万全之策，似不如不复枚举。但以劝远巡为一篇归宿，斟酌今日财政，于何筹此巡游经费，便是佳文。若国政之因革损益，似尚非一篇中所能尽具也。尊论利济之说，一人功成，必千因万缘，与之为辅，断无举世乖违，而能成事，最为通识。至于舟壑潜移，牛哀化虎，则尤有不忍言者，近日议法之家，皆自奋其室中之见。楚中所议科举，尤为难行。今之秀孝，虽未必果材，然国家一切屏弃不齿，恐亦有不测之忧。吾恐西学不兴，而中国读书益少，似非养育人才之本意也。《国闻报》中有治事治学为两途之论，儿道所为无疑，他人无此议也。

五

己亥正月三十日（1899年3月11日）

惠示并新译①《计学》四册、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镵刻物态，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諈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故决计纠资石印，更为校勘记二卷，稍益于未闻，俟缮写再呈请是正。元著四册奉缴，不具。

---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新绎”，今从《严儿道诗文钞》。

六

己亥二月廿三日(1899年4月3日)

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著《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

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才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

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

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抢、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文杂抄，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若欲备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鉴之类，则世盖多有。若谓足与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

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纪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不具。

七

己亥九月廿七日（1899年10月31日）

往年闻有怨女赋诗云，九月桃花三月菊，大家颠倒作春秋。岂惟怨女！凡中国声利所在，无不尽然。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生之恉远矣！盛京卿前过此，谈及我公，亦深相敬服。要亦空赞已耳。敬爱无已，忽发狂言。

八

辛丑四月十八日(1901年6月4日)

《原富》大稿,委令作序,不敢以不文辞。但下走老朽健忘,所读各册,已不能省记。此五册始终未一寓目,后稿更属茫然。精神不能笼罩全书,便觉无从措手,拟交白卷出场矣。

惠卿郎中,拟以报馆奉烦,不知张京卿以煤矿相托。窃料此后报馆不致仍前阻挠,其能久持不折阅与否,则全视办理得法不得法。若起手谨慎,渐次拓充,当可自立不败。至报纸议论,下走颇嫌南中诸报,客气叫嚣,于宫廷枢府,肆口谩骂,此本非本朝臣子所宜,但令见地不谬,立言不妨和婉,全在笔端深浅耳。若无微妙之笔,亦不涉议论,但采摭各国议论而译传之,似亦可也。廉郎所以仰烦者,固在报馆主笔,尤欲得大才译英美要册①奇书,以为有此一事,足以维持报馆。台端所译,又可压倒东亚。其意如此,能否俯就,专望见教。兹附去报馆章程,乞是正幸甚!

梁启超致严复书*

幼陵先生:

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逎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得书即

---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要删",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 此信录自《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一册,原标题下注明作于光绪二十二年。此信所讨论者,为《时务报》中所载文字,《时务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则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以后。梁信中称严复来书作于二月,如系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则《时务报》尚未出世,如系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则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到湖南去。故此函当作于一八九七年三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饮冰室合集》注明光绪二十二年,盖原书编者所误加。

思作报，而终日冗迫，欲陈万端，必得半日之力，始罄所怀。是以迟迟，非敢慢也。

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以魂魄属大小囟之论，闻诸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闻诸眉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论，觉有不安。而欧印性理之学，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说，再质之眉叔，固亦谓其不若是之易也。此亦先生所谓示人以可歆，而反为人所藉口者矣。

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

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先生以觉世之责相督，非所敢承。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

《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劄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憍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然又有疑者，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① 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多君复有二种：一曰封建，二曰世卿。故其政无论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而皆可谓之多君之世。古人自士以上皆称君。封建之为多君也，人多知之。世卿之为多君也，人恒昧之。其实其理至易明。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一切事权，皆操之上等人，其下等人终身累世为奴隶。上等之与下等，不通昏姻，不交语，不并坐，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以启超所闻，希腊、罗马昔

① 梁启超所作《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说："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与前两制相为起灭。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实为后来民治滥觞。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为当也。"梁氏此处所言，或对此段文字而发。

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展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彼其待之，且将不以人类。彼其政也，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后之世家不察，以为是实民权。夫彼民则何权欤？周厉无道，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国朝入关以前，太宗与七贝勒朝会燕飨皆并坐，饷械虏掠皆并分，谓之八公。此等事谓之君权欤，则君之权诚不能专也；谓之民权欤，则民权究何在也。故启超以为此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两层。此似与先生议院在权之论复相应。先生以为何如？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刚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国之一统未定，群疑并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则黔首戢戢受治，苶然

无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故庄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譬之禁攻寝兵，公理也，而秦桧之议和，不得不谓之误国。视人如己，公理也，而赫德之定税则，不能不谓之欺君。《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

以上所复各节，词气之间有似饰非者，有似愎谏者。实则启超于先生爱之敬之，故有所疑辄欲贡之以自决，不惟非自是之言，抑且非自辨之言也。对灯展纸，意之所及，即拉杂书之。未尝属稿，

故不觉言之长。恐有措语不善，类于龂龂致辨也者，不复省察，以负先生厚意。知我爱我如先生，其亦必不以其见疑也。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二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识之，彼时觉无以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量也，并以奉告。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实引申诸君子之言，俾涉招众生有所入耳。本拟呈先生改定乃付印，顷彼中督索甚急，遂以寄之。其有谬误，请先生他日具有以教之也。又来书谓时务诸论，有与尊意不相比附者尚多，伏乞仍有以详教。

黄遵宪致严复书*

别五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嗣闻公在申江，因大著作而得一好因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以倩麻姑背蛘搔①。团拳难作，深为公隐忧，及闻脱险南下，且忻且慰。然又未知踪迹之所在，末由敬候起居，怅怅而已。

《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此书不足观。然汉以前辨学而能成家者，只此一书耳。又如陆宣公之奏议，以体貌论，全不相似。然切理厌心，则相同也。而切实尚有过之也。《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弟妄参末议，以谓《名学》一书，苟欲以

---

* 此据王蘧常先生所藏抄件。原标题下注明："壬寅（一九〇二）年作"，月份不可考。

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页三〇六已亥续怀人诗中作："胜似麻姑背蛘搔。"

通俗之文，阐正名之义，诚不足以发挥其蕴。其审名度义，句斟字酌，并非以艰深文之也，势不得不然也。观于李之藻所谓之《名理探》，索解更难，然后知译者之费尽苦心矣。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此则弟居于局外中立，未敢于三说者遽分左右袒矣。公谓正名定义，非亲治其学，通彻首尾，其甘苦末由共知，此真得失心知之言也。公又谓每译一名，当求一深浅广狭之相副者，其陈义甚高。然弟窃谓悬此格以求是，恐求之不可得也。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华文之用，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即如《郑风》之忌，《齐诗》之止，《楚辞》之些，此因方言而异者也。《墨子》之才，《荀子》之案，此随述作人而异者也。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侔，况与之比较西文字乎？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量，窃亦有所求于公：

第一为造新字。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于武曌之撰文，孙休之命子，坐之非圣无法之罪。殊不知《仓颉》一篇，只三千余文，至《集韵》、《广韵》，多至四五万，其积世而增益，因事而制造者多矣。即如僧字塔字，词章家用之如十三经内之字矣，而岂知其由沙门桑门而作僧，由鹘图窣堵而作塔，晋魏以前无此事也。次则假借。金人入梦，丈六化身，华文之所无也，则假佛时仔肩之佛而为佛。三位一体，上升天堂，华文之所无也，则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之义而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次则附会。塞□之变为释□，苾刍之变为比丘，字本还音，无意义也。择其音之相近者而附会之，此附会之法也。次则谜语。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谜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

次则还音。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又往往径用本文，如波罗密、般若之类。又次则两合。无一定恰合之音，如冒顿、墨特、阏氏、焉支，皆不合。则文与注兼举其音，俾就冒与墨，阏与焉之间，两面夹出，而其音乃合。此为仆新获之义，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两合。荀子又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皆荀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

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凡仆所言，皆公所优为。但未知公肯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否？

弟离群索居，杜门四年矣，几几乎以泥水自蔽，一若理乱不知也者。然新字新理，日发我聋而振吾瞶，虽目不窥园，若日与海内贤豪相接，使耳目为之一舒，窃自忻幸。而浅学薄材，若河伯之见海，若望洋兴叹，茫无津涯，弥复自愧。加以老而补学，如炳烛之明，馀光无几，又自恨也。爱我如公，何以教之。草草布臆，不尽所怀。

夏曾佑致严复书*

一

几道先生执事：

得去年十二月一书，今年正月二书，所以奖进之者甚至，以佑

* 夏曾佑致严复书四函，原稿藏北京图书馆。现选录三函。此据原稿。

之冥想妄作，而得先生以为之援，其幸亦甚矣。然所以反对之者亦众，南海师弟均勿善也。佑近日又有一例，与前例不同，未知其孰是。神洲莽莽，大约唯先生能决之。前例言欲改政必先改教，有文一首在《外交报》卅五册，不知公见之否？今以为政若改则教将不攻而破。政出于教者，群之常理，惟孔教则稍有不同，盖神洲宗法社会远在孔教之先，孔教之作用幻牵及局外，真不可解。仲宣别图，不知已遂否？窃料此堂社员，将来失据，各与仲宣等，毋徒笑仲宣也。昭扆想已至津，某大令已来沪，决辞综财政之任，此局必归通州，殆无疑也，某大令乖人，宁不知此乎待公夫人。昨来此云及家无恒产，来日方长，不知所出。欲请先生为海澄于矿局图一乾俸，俾得稍资衣食。昨张让三有一函来，语亦相同，而语较强，亦附上。待公身后不惟孤贫而已，斗初之纶尚思攫以肥己。遗骨未寒，故人咸在，已出于此，将来之事，宁不寒心。支那人之社会，于饮食谦乐时尚不之觉一观生死荣悴之变，真足令人气尽！教使然耶？政使然耶？俗使然耶？

译稿事闻菊生已有书达左右，不复赘述。《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即请著安。

曾佑合十　嘉平初九日①

二

又陵先生执事：

在皖先后得手书二通，所以奖进弟子者，可谓至矣。以先生之贤圣而所以许可者如此，弟子于此亦可以自信而自壮。虽然，见许者

---

① 此处未署年份，仅署"嘉平初九日"。函中有"《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等语，知此函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公历1903年1月7日。

仅一先生，又以见我社会之不易为力也。弟子于十月杪至皖，此月重至海上赁屋于新拉圾桥北首北长康里第二百号。女已嫁却，子尚在南洋公学读书，家中只一妇，自给亦不难，故从此亦不作他往计也。

《社会通诠》因移居之故属菊生勿寄至沪，始见之而又以位置几案，整此卷帙，劳扰数日，至前日始毕。昨尽一日之力读之，谬为作序一首，其意欲从此书与本社会相资之故著笔，而笔墨潦浇，不复能举，惟神洲所以入宗法社会而不能出者，则已初明其故。文既录呈，惟先生教之焉。此文尚未缮就，稍缓即发，又一文亦当附呈。复案非一时所能猝办，鄙意不如此书先出，他日若有所见，当另录一册，名曰附卷，不必以复案名之，如此则可以省重排之劳，然亦不能预决，观书成后体段何如耳。

垂询中国前途与历验小例二端，此事宏大，非浅智所测。窃谓神洲建国以来之真历史尚在墨暗之中，未稍发现，实迹与言理均未发现。历史既未明，则前途从何而测，若强为之说，则鄙意以为今日所悬革命、立宪、藩镇之三大问题，可立一义以决之，则凡往事之所经，种智之所有，中材以下之人一言可喻者，其事可成；凡往事之所未经，种智之所未有，中材以下之人不可猝喻者，其事不可成。如此，则吾国自保以用何种方法为易行，不幸归人，以归何种政体为有益，均可决矣。此例似浅，然于社会之现情似不可易。先生以为如何？《社会之原》除《丛报》所印外尚拟作七八篇，其义始完。惟此书与《通诠》不同物，因彼详于治制而此详于宗教也。

南海已归香港，大设坛场，谓以后当改定宗旨，不惟保皇，兼当保后。任公亦归，极得意，所闻如此。此候兴居万胜。

曾佑顿首　十二月初八日①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社会通诠》……昨尽一日之力读之，谬为作序一首"。按夏曾佑的《〈社会通诠〉序》作于光绪癸卯十二月。此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即公历1904 年 1 月24日。

三

几道先生执事：

别后由汽车至塘沽待舟，六日始能南下，困顿极矣。十三日至上海，又不知所措者数日。今始定明日赴省，然到省后之境界，亦正不自知也。本班无在先者，一有缺出，即可补用。惟现在实缺者均在，闻中有一人以吝于资故，上游拟撤其任，再行拍卖署任，然亦尚未定。养子在京，时见长沙，许以函致皖中，其函缮就，即交小沂寄来，而函迄不至，想已中变，大学堂之变之阻也。试观今日教旨，皆藉政体而存，一旦不做八股，则《四书》可以不读矣。其有作宗教之论者，亦均从自保其身起见，无专为宗教者，此非吾族种性之独劣，因其教之宗旨无上帝、无灵魂、无天堂地狱，亦无清净涅槃，毕生所希望皆富贵，外无他物。富贵者，形器上之事，不能不受制于政体，而宗教亦遂不期然而然，而受制于政体矣。故今日但患不得政权，既得政权，则天下之民犹群羊然，视牧人之鞭影而动，不能知牧人将率我以遵何道也。此为中国政教与他国相异之故，而因果之位置与前例反。先生观之将谓孰是？幸有以教正之。

日俄之战，此间昨日有旅顺陷落之语，未知确否？若此信为确，则俄人横生支节之举，殆将不远。惟其若何下手尚不可知。至平易者乃责我不守中立，然兵事万变，彼或使其联盟国由粤入手，以破万国保中国独立之说，亦未可知也？先生以为如何？先生何日首途？极念。此请著安。

曾佑顿首　正月二十九日[①]

---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日俄之战，此间昨日有旅顺陷落之说，未知确否？"按日军攻陷旅顺事，时在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即公历 1905 年 3 月 4 日。

编 后 记

1962年，中华书局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一部《严复集》。作为这部书的主编王栻先生，一直为身体的健康所困扰，参加编辑的人员又时有变动，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所以，工作就拖了下来。直到今天才编成这个集子。下面简要地谈一谈编辑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过去有关严复的集子与专著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毛泽东同志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复生平文字，可以分为论文、诗词、书信、专著、翻译和按语六个方面。

我们首先看看严复的诗文集。自清末以来，曾有过几部严复的文集和诗文集。如熊元锷的《侯官严氏丛刻》、徐锡麟的《严侯官文集》、愿学子的《严侯官全集》和贡少芹、蒋贞金的《严几道诗文钞》等。但这些集子都收录不全，有的仅收几篇文章。

1、《侯官严氏丛刻》四册，熊元锷（季廉）编。南昌读有用书斋校印。1901年出版，木刻本。校勘很精审。但集中只收《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原强》、《斯宾塞劝学篇》及《上皇帝万言书》五篇文章。《劝学篇》即后来严复所译《群学肄言》中一小部份的初译本，与后来全书出版时的译文颇有不同。《丛刻》不收与《原强》等同时发表的《辟韩》，想是因为张之洞等痛恨这篇文章，编者有所顾忌的缘故。

2、《严侯官文集》一册。徐锡麟编。绍兴特别译书局发行。1903年出版，铅印本。这反映当时一个革命党人对严复文字的倾佩。集中共收十一篇文章。内《辟韩》、《西学门径功用说》及《译赫胥黎天演论序》等篇，为《侯官严氏丛刻》所未收。

3、《严侯官全集》十四册。又名《开通中国第一哲学大家严侯官先生全集》。中国愿学子辑。出版处不详。1903年出版，小字石印本。据序文所言，这些"愿学之诸子"，大率是严复在主持北洋水师学堂时的学生。此书十四册中，诗文只占一册，收录诗三首，文十篇；翻译则占十三册，收录《支那教案论》、《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未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及《社会通诠》等七种。

4、《林严合钞》四卷。皞皞子编。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1909)。铅印本。内林(纾)文二卷，严(复)文二卷。严文共二十六篇，内译书中的序言、例言及按语就占了十四篇。

5、《现代十大家文钞》二十册。编者未详。上海进步书局出版(1915年)，铅印本。内有《严几道文钞》二卷。录文二十三篇。所录也大半采自译书中的序文、例言、按语及译文节录。所以后来《严几道诗文钞》的编者曾批评这本书及《林严合钞》，说他们"大都仅录侯官译书诸序或节译之文，以充篇幅。"

6、《严几道诗文钞》六册。贡少芹、蒋贞金编。上海国华书局出版。1922铅印本。文钞五卷，录文四十三篇，诗钞一卷，录诗二三十首。严复死于1921年，这个集子出版于1922年，似为带有总结性的诗文集。这个集子所收的诗文，超过前此的几部集子。上面五部集子所收的论文，总共不过十七篇(译书中的序言及按语等除外)，而这本集子所收的论文，则有三十五篇，共约八万五千字。本书最大的缺点是，编校草率，错字极多。如《上皇帝万言书》一文，错误脱漏计有二百多处。短短一千字的《吴芝瑛传》，错误也有十一处之多。所录之文，考订也不精审，有几篇并非严复所作。

7、《晚清文选》一册。郑振铎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7铅印本。本书共录了中国近代史中自林则徐以来一百二十多家的文章。其中共收严复的文章二十三篇。编者自序说："为了要从多方面取材，有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检读一过。"并说他从阿英处，借到"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其中《中俄交谊论》、《论八股存亡之关系》、《论支那不可分》、《书本报译报后》、《论华人之可用》及《论沪上创兴女堂事》等六篇，为他书所未见。编者之所以能选出这六篇文章，是因为他手头有一部《国闻报汇编》。但《国闻报汇编》所收文章，虽然多半是严复的文字，却也有别人写的文字（详见下）。所以本书录选诸篇，有的并不是严复所作。

8、《严复诗文选》一册。周振甫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其中录文十七篇，诗三十一首。这本书是作为普及读物出版的，许多篇文字都作了详细的注释，校勘比较精审。至于所收材料，并未溢出上述诸书之外。

9、《瘉壄堂诗集》一册。抗战前，严复女儿曾送给王栻一本《瘉壄堂诗集》。这是严复死后他长子严璩所编的严复诗集。铅印本一册。1926年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系辛亥以前所作，录诗凡九十四首，下卷系民国以后所作，录诗凡一百七十二首，共约二万六千字。该集系非卖品，印的数量很少。内有好些地方是她家中人亲手校正过的墨迹。据陈宝琛所作的《墓志铭》说：严复生平，"仅存诗三百余首"。王以晢所作的《行状》也说："诗存者仅二三百首"。可见严复所遗留下来的诗，本就不多。我们后来又辑到五六十首，其中有许多是应酬之作的寿诗，这大概是严璩在编辑《瘉壄堂诗集》时有意删掉的。

其次谈书札。

1.《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

1922——1923年出版的《学衡》第六至二十期，曾连续刊载了《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共八十封，约五万字。系胡先骕据熊纯如所藏严复给他的书札加以节录。熊纯如，名锡育，江西南昌人，系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弟。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的通信频繁。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严复逝世以前十年间（1912——1921）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的汇编，于政治、思想、个人生活，无所不谈。我们认为最能反映严复辛亥革命以后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还是这一批书札。可惜在出版书刊中所能找到的严复书札，就只有这些。就是所发表的与熊纯如书札，也还只是节录，不是全文。

2.《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是将《学衡》连续刊载的这批书札汇印而成，无新材料。书仅一册，龚尹耕编。1924年的铅印本（成都）。

再次谈专著。

1、《英文汉诂》一册。约十二万字。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最早期讲解英文文法的一本书。书的内容，与思想关系较小，但自序却阐述他对学习西学的见解。

2、《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一册。约四万字（包括《老子》原文及王弼注）。1905年先在日本井木活版所出版，后又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个版本文字完全一样。惟日本版为朱墨本，黑色为老子原文，红色为严复批点文字。

3、《政治讲义》一册。约六万字。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有1930年金马书堂的刊本。当时清政府假惺惺地说要实行立宪，上海有些人请严复讲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及立宪问题。共讲八次，以后汇印成书。

最后谈严复的翻译。

《严译名著丛刊》八种。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复生平著作，用力最多者，既不是论文、诗词与书札，也不是专著，而是翻译。严复最重要的译著共有八种，当初由不同的出版处出版，以后逐渐全部转归商务印书馆出版。

1.《天演论》一册。英国赫胥黎（T.H.Huxley)原著。1898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本。自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后，翻刻本极多，我们所能看到的，总在三十种以上。解放后曾排印出版。

2.《原富》八册。英国斯密亚丹（Adam Smith）原著。1901——1902由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陆续出版。

3.《群学肄言》四册。英国斯宾塞尔（H. Spencer)原著。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以后有商务印书馆的单卷本。

4.《群己权界论》一册。英国穆勒约翰（J.S.Mill）原著。原书名《自由论》，严复改今名。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5.《社会通诠》一册。英国甄克思（E. Jenks)原著。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6.《法意》七册。法国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原著。1904——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7.《穆勒名学》（未完）。英国穆勒约翰（J. S. Mill）原著。初印本仅一册，系原书的一小部份。以后又增补重刻，但仍未完，只半部，凡八册。1905年南京金粟斋木刻本。以后有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共三册）。解放后，三联书店又出版了新的标点本（1959）。

8.《名学浅说》。一册。英国耶芳斯（W.S.Jevons）原著。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解放后，三联书店也出版了新的标点本。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系将上述八部译著汇刊而成，并附《中西名对照表》。同时，这部书的校勘也是比较精审的。

严复译著，除了上述八种外，还有早期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晚年翻译的《中国教育议》。这两部书的原作者都只是到过中国的

外国人，内容没有什么价值，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小，所以《严译名著丛刊》未收入。

9．《支那教案论》一册。英国宓克（A. Michie）原著。严复译此书甚早，大概与译《天演论》同时或更早。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未注明出版年月。南洋公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此书出版当在此之后。上述《严侯官全集》也收有此书。

10．《中国教育议》一册。卫西琴（A. Westharp）原著。先载《庸言报》，1914年由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

11．《居仁日览》石印本。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说：1914年，"自欧战发生后，府君于战事新闻，每摘要论述，送总统府备览，积年余，不下数万言，俱未留稿。"《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中也说到此事："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为欧战缘起以示此老（指袁世凯——引者）。"王栻先生抗战前曾在北京旧书铺中买到几本。解放后，夏鼐先生也于旧书铺中买到两本见赠，内一册正是欧战缘起。这些"进呈"给袁世凯看的本子，大都不署名。不过这种文字，谁也不重视，就是严复自己，虽然所译"不下数万言"，也"俱未留稿"。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严复译著。

《天演论》	约70000字
《原富》	550000字
《群学肄言》	210000字
《群己权界论》	80000字
《社会通诠》	110000字
《法意》	520000字
《穆勒名学》	290000字
《名学浅说》	100000字
《支那教案论》	30000字

《中国教育议》　　　　20000字

以上翻译共十部，约计一百九十万字。内中按语共约十九万，相当于原书翻译字数的十分之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过去所能看到的严复著译大略如下：

（一）	论文（散文）——以《严几道诗文钞》为主	约80000字
（二）	诗词——《瘉壄堂诗集》	25000字
（三）	书信——《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50000字
（四）	专著——有《英文汉诂》、《老子批注》及《政治讲义》等三种	220000字
（五）	翻译——有《严译名著丛刊》、《支那教案论》及《中国教育议》等（按语不计）	1710000字
（六）	按语——即翻译中严复自己所加的文字	190000字

以上计二百二十余万字。内中翻译及按语占一百九十万字，专著占二十二万字，论文、诗词、书札三方面，总共起来，不过十六万字。我们曾估计，在翻译、专著及诗词方面，获得大量新资料，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以较大的力量去寻找论文与书信方面的新材料。

（二）关于搜集资料的工作

我们是在上面列举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

但这批资料如要追根究底，找到其最早的出处，最全的本子，也并不容易。举例来说，在文集方面，大家都知道，天津《直报》上刊

登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及《辟韩》等四篇论文是严复生平最早期并且是最重要的论文。大家引用时，都是据根普通本子。我们总想找寻最早刊载的原文。一直找了十多年，才在天津历史博物馆找到一份《直报》，这也许是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份了。经过对校，发现大家引用的《原强》与《直报》上原文差异极大。又如诗集方面，我们以为得到一本《瘉壄堂诗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严群先生借给我们的一本，不仅有校勘文字，并且还有编者的注释文字——简单说明诗中怀念人物或酬答人物的生平。又如翻译方面，我们虽然借到很多不同版本的《天演论》，甚至还从陕西图书馆借到1895年非正式的刊本（与三年后正式出版的差异极大），但最早正式出版的本子——慎始基斋的本子却是直到最近才找到的。

关于搜集新资料，我们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进一步搜集已经刊登发表过的资料。第二，搜集还未经刊登发表过的手稿或抄稿。

搜集已经刊登过的资料，主要对象是报刊。我们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严复创办的《国闻报》。虽然两处所藏都有残缺，但互相补充，就成为全份（这可能也成为中国仅存的一份了）。我们在这份报纸上发现了许多篇向来未被人注意的严复文字。在戊戌政变之后，严复脱离了《国闻报》，又经常在《外交报》（杂志）、《新民丛报》（杂志）、《大公报》（日报）、《庸言报》（杂志）、《中外日报》、《公言报》（日报）、《平报》（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我们在这些报刊中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

此外，我们也找到几本书，如《也是集》、《瘉壄堂诗》、《海军大事记》、《学易笔谈二集》、《删亭文集》、《逻辑指要》、《蹇斋賸墨》、《广西边事旁记》、《燕山楚水》（日文），以及香港出版的《评点庄子》、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等等，其中有不少材料，今天已很难看到了。

关于未经刊登发表的手稿或抄稿，我们花的时间就更多。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严群先生。严群先生是严复的侄孙，生平最注意收藏严复文字。十多年来，他陆续整理并先后寄来了抄稿近一百篇，包括论文、诗词、书札、专著及翻译各个方面，一部分是未曾看到过的新材料，史料价值非常高。此外，还寄来不少珍贵图片。

其次，我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发现了一批严复手稿。十余年前，严群先生曾告诉我们说："严复去世后，所遗文稿全部交由严复夫人集中保管，装在一个木箱里。其中藏有论文、书信、诗词，也藏有手批的书。《天演论》手稿也在其中。后来这个箱子为他的第五个儿子严玷所保存。严玷到英国留学时，曾随身带往，以后又随身带到南洋。抗战时，他因癌病到欧洲治疗，将此箱寄存于南洋一友人处。不久，严玷病死欧洲。严复的第四子严璿后来打听到这个箱子的下落，曾到南洋寻找，但未有结果。"1962年 4 月份《历史教学》上刊登了《天演论》翻译手稿的照片，并注明原稿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么，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这一部原稿到底从那里得来？是不是就从那只箱子里发现的？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箱子已经找到了么？经查询，始知解放后，严玷友人将严复文稿交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又送回国内。这些资料现分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一批材料的确是极其丰富的。约有二十篇论文、三十首诗词，一百余封书信以及《政治讲义》残稿、有《天演论》的翻译原稿（并有自己的批注）和一些翻译未完的残稿。此外，还有1908——1920年的日记（极简单，中间又缺了四年）和十来种书的评注。这真是一个新资料的巨大来源。

再次，我们从其他许多单位及私人处也得到好些新的资料。从上海图书馆得到了《与张元济书》及《与汪康年书》共三十多封，从福建省博物馆及图书馆共得到了《与陈宝琛书》三十多封。从江西

师范学院图书馆又得到了《与熊纯如书》被节删掉的信件约三十封并补足其他信件被删节之处。从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福州市文管会、湖南社会科学院也得到若干件。私人方面，吴汝纶之孙吴防先生寄来二件，王蘧常先生寄来三件，严琥先生寄来严复给他的家书十四封，顾廷龙先生寄来《与高梦旦书》四封，祁龙威先生寄来一件，卞慧新先生也寄来几件。汤志钧先生经常帮助我们了解新材料的情况，并且也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抄寄一件。

经过这样一番搜集，《严复集》的内容大大增加了。过去，在论文方面，我们只知道有四十多篇，约八万字，现在已有了一百三十多篇，近三十万字。书信，过去我们只知道有八十封信，约五万字，现在已有了三百八十多封，约二十八万字。诗词，搜集到的有五六十首。专著，添了《庄子评点》(严群先生藏，与香港岷云堂出版的本子不同)以及《王荆公诗评点》。翻译，也添了《国计学甲部》、《计学浅说》、《有机天演》等几部翻译未完的残稿。总起来说，我们所得到的新材料，当在五十万字左右。除翻译文字外，严复自己所撰著的文字，包括按语在内，原来只有五十万字左右，现在已有一百多万了。

不过我们所已掌握的资料，还未达到"完备"的地步。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某些严复文字的线索，但一直还没有得到那些书报或文稿。譬如说，据《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严复在北京《公言报》上还有好些论文；据熊正理先生来信，严复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中外日报》上也常发表文章，但因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文章所发表的具体日期或约略日期，无法到外地进行繁重的翻阅工作。虽也查到几篇，但仍有遗漏。有人说，吴芝瑛写本《楞严经》上还有严复的序或信，我们一时也未寻获。

又如未刊稿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批点》并不是最好的本子，严复原有一部极好的《庄子批点》，为马其昶(通伯)所借去，以后未归还(见《学衡》第二十期的《书札节钞》)。马其昶藏书解放

后大概已经归公，我们也许可以循此线索，得到原批本。我们又看到章士钊的一篇文章说："（民国）七年，愚任北大教授，蔡校长曾将先生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也有人说，这工作并不草率，是认真的。无论草率还是认真，总还有这么一堆稿子，可是我们现在连他的下落也不知道。

严复的书信，也有很多尚未找到。如严复与师友吴汝纶、郭嵩焘、陈宝琛、陈三立、张元济、夏曾佑等人，与门徒伍光建、熊元锷、侯毅等人过往甚密，常有信件往来，但我们现在只找到给张元济、汪康年与陈宝琛的信，算是多一些。给吴汝纶的信，吴汝纶之孙吴防先生说，只保存了一封；给陈三立的信，据陈三立的孙女说，已无法找到；给夏曾佑的信，还不知线索。给侯毅（疑始）的一封信，是夹在侯毅出卖给南京图书馆的一堆书中，偶然发现的。给伍光建的信，最近才承严群先生寄抄几封。有的已有线索，但未能得到，如辽宁省博物馆现存严复致熊元锷书三十余封，因他们计划自己整理，所以没有提供出来，本书暂阙。

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搜集工作。盼望读者知道材料的出处或线索时，能随时告诉我们。

（三）关于整理资料的工作

对搜集到的资料，我们则分段标点，校勘文字，考订年月，辨别真伪，进一步做了整理工作。

关于文字的整理。严复的手稿与公开刊行的相较，内容颇有不同，手稿多为初稿，刊行时又作了修改，因此，凡已刊行的，我们就用已刊行本作底本，然后再加校勘。严复原稿中有很多草字，有的已经残缺，辨认殊难，为慎重起见，凡是我们不能肯定的地方，一般都加注说明，只是在错误极明显的地方，才敢于改动。因此，我

们就决定，有的只写下最简单的结论。

关于年月的考订。严复的文章、著作、书信，绝大部分已考定出写作年月，各类文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例。诗词则大多数不能考定确切年月，在《瘉壄堂诗集》中，上卷系辛亥革命以前所作，下卷系民国成立以后所作。我们只照原书排列，不再作考订。

关于辨伪工作。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日报）与《国闻汇编》（旬刊）是维新运动时期北方最重要的报刊。严复是最主要的发起人，并经常为之撰文。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前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在这里。北京图书馆藏有《国闻报汇编》六册。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说："《时务报》后，……惟天津《国闻报汇编》（当系《国闻汇编》之误——引者）成于硕学之手，精深完粹，夐乎尚矣。然仅出五册，便已戛然。"今北图藏有六册，是全部无缺的了。就六册的目录来看，严复的只有几篇翻译文字，都署名"侯官严复述"。其他各文，也都署明作者姓名，只有第一册《国闻汇编叙例》不署姓名，不过可以确定这是严复的文字。《国闻汇编》中的严复论文，只有这《叙例》一篇。

《国闻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有初开办时两个多月的比较完整，其余都是残缺的。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保存的则相当完备，两者互相补充，则恰恰凑成一份全而不缺的戊戌时期的《国闻报》（光绪23——24年即1897——1898年部分）。我们阅读后，发现在这两年全部的《国闻报》中，并没有一篇文章用严复（或严又陵或严几道或其他别号）的名义来发表的。就是那一篇著名的长达万言的《上皇帝书》，严复在面奏光绪时曾明确说是他自己所作的，在《国闻报》上也不署名。怪不得吴汝纶看到《论治学治事宜分两途》一文时，写信给严复说："《国闻报》中有治学治事宜分两途之论，几道所作无疑，他人无此议论也。"现在知道，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属于社论性质的，都是不署名的。只有一篇《八月三

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例外，但这是先用演说形式在别处发表，《国闻报》才在“照录”一栏中予以刊载。我们固然相信严复是《国闻报》上写社论的主要人物，但却不能肯定所有社论都是严复的文字。王修植、夏曾佑甚至杭慎修，都可以写社论（有几篇可以肯定的夏曾佑写的）。经过王栻先生考订，我们认为，在戊戌政变前，《国闻报》共发表了四十二篇社论（1898年的十月份除外），至少有二十三篇出于严复的手笔。

此外，《大公报》曾刊载有《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以后《外交报》又加以转载，这也是一篇不署名的文字。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严复所作无疑①。吴防先生寄给我们一篇近万字的《海军奏稿》，我们已经考定这是严复代直隶总督杨士骧拟的稿子②，并经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修改，幸而抄寄的原件还一一注明被删改了的文字，我们就恢复了严复的初稿的本来面目。

本书的编辑，得到上述许多单位和同志，特别是严群先生的大力支持；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同志负责本书的编辑事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此志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盼望读者们予以指正。

---

① 《大公报》于1907年7月15日重刊此文，并加按语说：“瘉壄堂著述向为学界欢迎。……兹《读甄克思社会通诠》一篇，虽著于四年前，然按之今日时势，仍莫不切合，……用是赓录报端，以饷阅者。”

② 参见本书所收《严复日记》。